
杜氏通典

通典卷九十四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五十四 凶十六

奔喪及除喪而後歸制 周 晉

周制奔喪之禮始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親父母也以哭答使者驚怛之哀無辭也問故問親喪所由也雖非父母聞喪而哭禮亦然也又哭盡哀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雖有哀戚猶避害也哭則遂行者不為位也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謂以君命有為者也成喪服得行則行過國至竟哭盡哀而止感此念親哭辟市朝為驚衆也望其國竟哭此斬縗者也自是哭且遂行至於家入門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括髮袒斂髮袒者去飾也未成服者素委貌深衣已成服者固自喪服矣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已殯者位在下襲絰於序東絞帶反位拜賓成踊襲服衣也不於來日又哭乃絰者發喪已踰日節於是可也其未小斂而至與在家同耳不散帶者不見尸柩也凡拜賓者就其位既拜反位哭踊送賓反位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皆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闔門相者告就次次倚廬也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拜賓送賓皆如初三日三哭之明日也既哭成其喪服於序東也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送賓奔喪者自齊縗以下入門左中庭北面哭盡哀免麻於序東卽位袒與主人哭成踊不外哭者非父母之喪統於主人也麻亦絰帶於又哭三哭皆免袒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丈夫婦人之待之也皆如朝夕哭位無變也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拜賓送賓皆如奔父之禮於又哭不括髮為母於又哭而免輕於父也其他則同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殯東西面坐哭盡哀東髽卽位與主人拾踊婦人謂姑姊女子子也東階東面階也婦人入者由闈門東髽髽於東序也不髽於房變於在室者也去纚大紒曰髽拾更也主人與之更踊賓客之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坐哭盡哀主人之待之也卽位於墓左婦人墓右成踊盡哀括

髮東即主人位經絞帶哭成踊拜賓反位成踊相者告事畢（主人之待之謂在家者也哭於墓爲父母則祖告事畢者於此後無事也）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括髮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有賓後至者則拜之成踊送賓如初衆主人兄弟皆出門出門哭止相者告就次於又哭括髮成踊於三哭猶括髮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爲母所以異於父者一括髮其餘免以終事他如奔父之禮（一括髮謂歸入門哭時也）齊縗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不北面者亦統於主人也）免麻於東方即位與主人哭成踊襲有賓則主人拜賓送賓賓有後至者拜之如初相者告事畢遂冠歸入門左北面哭盡哀免袒成踊東即位拜賓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又哭免袒成踊於三哭猶免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相者告事畢聞喪不得奔喪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乃爲位括髮袒成踊襲經絞帶即位拜賓反位成踊賓出主人拜送於門外反位若有賓後至者拜之成踊送賓如初於又哭括髮袒成踊於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於五哭拜賓送賓如初凡奔喪齊縗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奔喪哭親疏遠近之差也）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哭成踊東斂髮袒經拜賓成踊送賓反位又哭盡哀遂除於家不哭（東者東即主人位如不及殯者遂除之於墓而歸也）主人之待之也無變於服與之哭不踊（無變於服自若時服也亦即位於墓左婦人墓右也）自齊縗以下所以異者免麻　晉董勛答或人問曰己在遠聞喪除服乃歸至家之禮云何勛按奔喪禮若除服而後歸先之墓斂髮袒經不制纚衣及杖也哭盡哀遂除於墓歸不哭也家人待之如常不變服也自緦以下至墓哭盡哀而歸若服未除而歸不及殯先至墓及歸斂髮如今人椎髻以麻爲幓頭免以布闊一寸或問己在遠初不聞喪或日月已過乃聞或至家乃聞其禮齊云何勛按奔喪禮不及殯先至墓乃成服檀弓曰小功不稅稅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也小功緦麻在遠聞喪服制已過但舉哀而已不復追服也大功以上聞喪日爲始不計死者初亡之日數也若兄弟及從父兄弟大

功以上降緦麻小功者雖日月已過乃以聞日爲服制亦不討初死之日數以本親重也范堅答問周大功服既
終而奔赴云何范云未葬者有反服而臨喪已葬者素服而之墓

士爲所生母服議 兩妾子相爲附 周 晉

周制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鄭元曰妾子父在厭也王肅曰士庶子 晉解遂問司徒蔡謨曰庶子喪所生嫡母尙存不知
制輕重答曰士之妾子服其母與凡人喪母同鍾陵胡濟所生母喪自嫡兄承統而嫡母存疑不得三年問范宣
答曰按禮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春秋傳曰大夫有側室士有二宗皆斯之謂是以庶子有母之喪自居其室而
遂其情經載稟命爲慈母且猶三 況親所生乎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
爲比而屈降支子也謝奉問范汪云撫兒服所生至今四月應大祥禮云庶子爲其母無禫如此當以四月下旬
祥踰月便除居心喪邪汪答禮自天子達於庶人也虞君賓云從兄益子昔遭所生喪張帷爲次諸弟居廬未知
此何所依今兒子先有周喪今應緦麻如郎先服則情重而無變若釋齊縗著緦麻又是以輕奪重又得稱哀子
以不賀隰答云時人所行皆是士禮大夫庶子父在以尊厭降其母士賤其庶子爲母則不降若士庶子一身有
君在堂唯可杖不得居廬稱哀子也 不釋齊縗緦麻兼服之義也 徐邈答謝靜云漢魏以來通用士禮庶子父在爲所生周心
喪三年如諸侯大夫之子乃厭降而近代所不行夫爲有子之妾緦而妾有從夫之制又兩妾之子依禮宜兩相
爲庶母緦

庶子父在爲出嫡母服議 晉

晉徐邈答劉閔之問庶子服出嫡母邈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邈又答范甯問曰若但言出

母嫌妾子亦服故言出妻之子則非所生也殷仲堪答宗氏庶子服出母按王賀以父在服齊縗周父沒不服故以爲父喪之服父在齊縗周本自心喪終二十五月今雖無服當不應減三年之節也

爲父後出母更還依己爲服議　魏　宋

魏嘉平元年魏郡太守鍾毓爲父後以出母無主後迎還輒自制服郡丞武申奏云禮出妻之子爲母周記曰爲父後者無服按如記言蓋謂族別家異自有主後者無服非謂毓出母無緦麻之親還毓家者也禮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不爲降哀其無繼也成洽難喪服傳曰出妻之子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經爲繼父服者亦父後者也爲父後服繼父服則自服其母可知也出母之與嫁母俱絕族今爲嫁母服不爲出母服其不然乎經證若斯其謬耳吳商答曰出母無服此由尊父之命嫁母父不命出何得同出母乎爲繼父服者爲其父沒年幼隨母再適己無大功之親與繼父同財共居爲築宮廟四時祭祀其先此恩由繼父所以爲服耳且妾之無子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則生事之如母喪則服之三年貴父命也而今欲以出母同於嫁母違廢父命豈人子所行又引繼父云經謬也又出母之黨無服嫁母之黨自應服之豈可復同乎　宋庾蔚之謂爲父後不服出母爲廢祭也母嫁而迎還是子之私情至於嫡子不可廢祭鍾毓率情而制服非禮意也禮云繼母從爲之服非父後者也

爲人後爲出母及出祖母服議　晉

晉步熊問曰己出爲人後而母在後見出應服不己爲人後所後之母出得與繼母出同不復與親母同邪父亡己爲祖後祖母見出服之云何祖父亡與在服之有異不許猛答曰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若子則不應復服親

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爲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言如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親母爲人後者若子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爲父後者不得服出母則足明祖後母子至親無絕道則非母子者出則絕矣是以經文不見出祖母之服者苟無服則無繫祖存亡又問爲人後者爲母出妻之子爲母皆至親何以有不杖邪許猛云爲人後者爲父猶不杖何嫌母乎奉雖同於至親已出與母出義則異也

爲父後爲嫁母及繼母嫁服議　晉　宋

晉袁準云爲父後猶服嫁母據外祖異族猶廢祭行服知父後應服嫁母據劉智云雖爲父後猶爲嫁母齊縗訖葬卒哭乃除踰月乃祭按譙周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爲之服周可也又石苞問淳于睿曰聞嫁繼親凶諱便制服議者所難以爲父後者不爲出母服嫁母猶出母也或者以爲嫁與見出者異不達禮意雖執從重之義而以廢祭見譏君爲詳正也睿答曰按禮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柳若謂子思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蓋慎諸子思曰吾何慎哉喪之之禮如子云子聖人之後卽父後也如此經父卒爲繼母嫁者服而已聖人之後爲父後者服嫁母也二者分明無可嫌　宋崔凱云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鄭元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也按王肅云若不隨則不服凱以爲出妻之子爲母及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此皆爲庶子耳爲父後者皆不服也傳云與尊者爲體不敢服其私親此不獨爲出母言爲繼母發繼母嫁已隨則爲之服則是私也爲父後者亦不敢服也鄭元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不別嫡庶王肅云隨嫁乃爲之服此二議時人惑焉凱以爲齊縗三年章繼母如母則當終始與母同不得隨嫁乃服不隨則不服如此者不成如母爲父後者則不服庶子皆服也庾蔚之曰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卽情易安於傳亦無礙繼嫁則與宗廟絕爲父後者安可以廢祖祀而服之乎

為出繼母不服議 後漢 魏 晉

後漢鄭元答趙商問云繼母而為父所出不服也 魏王肅云無服季祖鍾云繼母在如母出則為父所去不服也 晉范宣曰夫繼母之所以出者非身有穢釁則必犯逆於父是以致此斥黜恩不生己義距於父非恩非義何以得服河內從事史慶遺議曰夫禮緣人情而為之制雖以義督親然實以恩斷義按繼母如母謂其在父之室事之猶母見育猶子故同之所生齊服下章云父卒繼母嫁從為之服報此明父在繼母出則不服矣繼母出自他族與己無名徒以配父有母之尊親撫養己故亦喪之如母及其出也既不終養育之恩又棄母之名若不從而見育則不服亦其宜矣

繼母亡前家子取喪柩去服議 晉 宋

晉束晳問有婦人再嫁為人繼母而亡前家子取母柩父與之去繼子之服如何步熊云當為服周亡取去亦服周 宋庾蔚之謂子當以父服為正父若服以為妻則子亦應服之如母若父與去而不服之則子宜依繼母出不服也

出母父遺命令還繼母子服議 晉 宋

晉傅元曰征南軍師北海矯公智父前取夾氏女生公智後而出之未幾重取王氏女生公曜父終之日謂公智曰公曜母年少必當更嫁可迎還汝母及父卒公智以告其母母曰我夾氏女非復矯氏婦也今將依汝居然不與矯氏家事夾氏來至王氏不悅脫縗絰而求去夾氏見其如此即還歸夾舍三年喪畢王氏果嫁夾氏乃更來每有祭祀之事夾氏不與及公智祖母并姑亡夾氏並不為制服後夾氏疾困謂公智我非矯氏婦乃汝母耳勿

葬我矯氏墓也公智從其母令別葬之公智以父昔有命母還於是爲服三年公曜以夾氏母始終無順父命竟不爲服博士劉憙云公智之父棄夾納王其在戶庭尙爲己配苟有變悔自由可也還歸夾氏則他人矣去就出處各從所執豈復矯父所得制乎故出妻之禮夫使人致曰某不敏不能從而供粢盛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子不肖不敢避誅又曰婦當喪而出則除之然則相與之禮於是絶矣少府劉克義以爲父者子之天違父與違天同公曜父臨亡知其母無守志故敕公智還其母此爲臨死情正慮審也公曜幼小在此母懷抱其見慈長以至成人過於所生而母之亡哀不過啁噍之頃衣不釋綵食不損味居處自若古今未之有也夫孝子事其親事亡若事存也女子從人出之則歸命之則反上奉夫母以爲姑下育夫兒以爲子制矯氏之家政修母氏之教命而怡然無感言非逆命也　宋庾蔚之謂臨亡使子迎母自是申子之情私而此母自處不失禮而子不用出母之服非也公曜不服當矣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　晉　宋

晉摯虞理疑云父亡服竟繼母還前親子家當爲何服此有問有夫婦生男女三人遭荒亂離散不知死生母後嫁有繼子後夫未亡得親子信請還親子家後夫言可爾後數年夫亡喪之如禮服竟隨親子去別繼子云我則爲絶死不就汝家葬也而名戶籍如故母今亡繼子當何服服之三年則不來葬服之周則無所嫁博士淳于睿等以爲當依繼母嫁從爲服周博士孫緯議曰父答雖有可爾之語夫妻枕席相順之意固非決絶之辭也繼母喪父如禮服竟之後不還私家踰歲歷年情義無二母恩不衰適見親子專自任意無所關報私隨其志絶亡夫背繼子違三從正亦義爲大矣今母雖不母子何緣得計去留權輕重而降之哉夫五服有名不可謬施施之爲

出出義不全施之於嫁嫁義不成欲降服周於禮何居名在夫籍私歸親子喪柩南北禮律私法訂其可知便決降服許令制周頗在可怪博士弟子北海徐叔中難孫云以前問不立甲乙爲名稱於義不便令以母爲甲先夫爲乙後夫爲丙先子爲丁繼子爲戊丙言可爾必慮事宜順其至情非虛欺也臨終不命知死之後制不在己故也甲不重求信之前言也本有求還之計去誓不還葬之辭生則已不得養死則不與己父同穴兢不成嫁當爲去母附之於嫁不亦宜乎　宋庾蔚之謂繼母持服竟後乃去不得謂之爲遣比之繼母嫁於情爲安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爲服議　東晉　宋

東晉元帝大興三年淮南小中正王式繼母先嫁有繼子後嫁式父式父臨終繼母求出式父許有遺命及式父亡母制服積年後還前繼子家及亡與前夫合葬式追服周國子祭酒杜夷議以爲宰我欲短三年之喪孔子謂之不仁今王式不忍哀愴之情率意違禮服已絕之服可謂觀過知仁伯魚子路親聖人之門子路有當除不除之過伯魚有既除猶哭之失以式比之亦無所愧勵薄之義矯枉過正苟在於厚恕之可也博士江泉議曰繼父嘗同居而後別者繼子猶制齊縗三月按王式母之事式父存則崇敬妻道無缺歿則制服畢葬乃歸伉儷之義大較爲畢但不能遂居哀次以此爲失方之繼父恩義爲崇式爲人子慎終志篤豈忍以母節小闕而不行服哉是以俯仰盡從其重令報以周推心乃安觀過知仁式近有也昔季路服姊周而不除仲尼抑而不貶將君子以情恕物謂式之所行免於戾矣太常曲陵公荀崧丞騎都尉薛輪議曰禮繼母嫁從爲之服報其犯出者無服按式母之求去式父之遣並無名例若以父母之過非式所得言及式奉親盡禮而母自求去者過在母矣式之追服可謂過厚若乃大親有違去就非禮宜訪之中正宗老非禮官所得逆裁御史中丞卞壼議王式繼母前嫁夫

終後嫁式父式父終持服葬訖還前夫家前家亦有繼子養至終遂合葬於前夫式爲制出母周服式辭以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就如其辭必也正名依禮爲無所據若父在與亡臧否有命明七出之責則當存時受遣告宗廟而棄之無緣以絶義之妻留家制服若式父不及禮義或以情相許或疾在困亂聽去留自由者爲相要非禮相要非禮則存亡無所得從式宜正之以禮魏顆從其理命陳乾昔屬其子尊己殉獲二婢子尊己以非禮不從春秋善之況其母乎禮婦人三從式母於夫事生奉終居喪以禮非爲既絶之妻及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不絶之驗彰於制服自去守節非爲更嫁考行無絶於夫離絶繼在夫没之後夫既没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即何異子出其母而使存無所從以居没無所歸以託終命於他人之門埋尸於無名之冢若式父亡後母尋没於式家不可以出明矣許諾之命一耳以爲母於同居之時至没於前子之門所處不同而以爲出母母依前子非爲更嫁日月遠近理有異禮長子不爲出母服出繼母又不應服式長子也又母非所生不應服坦然而式乃制服明前絶無徵違禮莫據內愧於心欲以詐眩視聽託過厚以制飾葬其事情考之正禮義不容恕式母再嫁前後俱繼何慈於彼不慈於此受之日應有過禮之貶出之者宜受莫大之責式禮義之闕發於事親傷孝敬之道虧損時教不可以居人倫銓正之任式宜請議即下禁止司徒揚州大中正陸曄淮南大中正胡弘等並貶爵免官　宋庾蔚之謂式父許後妻之請是無相責之情不得謂之爲遣妻制服依禮葬畢乃還家積年方就前家子比之繼嫁不亦可乎然式是長子則不得服繼嫁以廢祭

大夫士爲慈母服議 後漢　晉

後漢鄭志趙商問鄭元曰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不鄭元答慈母賤何得如繼母耶蜀譙周云妾不得有繼母名慈母但慈己無父命者

不過小功也

晉崔諒父命妾祝撫養諒爲子祝亡鉅鹿公裴頠議依禮服慈母如母劉智釋疑或問曰喪服傳云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爲母子是名慈母今一妾自有子一子以無母父命爲母子當如慈母服齊縗三年不答曰父有兩妾一妾無子一妾有二子分其一子令爲無子妾作子不敢違父命也而不得終爲子之道按譙周集圖云喪服齊縗三年條曰慈母如母父在爲慈母則條不見今文載所說慈於貴妾父在齊縗周慈於賤妾父在大功九月古文鄭氏說此主大夫士之妾子父命爲母子者也大夫之妾子以父在爲母大功士之妾子爲母周矣其大夫降爵一等士無爵降例也父卒皆伸按經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不別貴賤自非祖嫡大夫以爵降一等故妾之子從父例降母一等爲大夫妾雖有貴者不得體君何得不爲爵降凡此之類今文說不如古也

通典卷九十四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五十五 凶十七

前母黨爲親及服議 晉

晉蔡謨答王濛問曰前母之黨應爲親不疑喪服但問尊卑長幼拜敬之禮也代多此事但所不同惠帝時尚書令滿武秋是曹彥眞前母之兒而不爲內外之親相見如他人吾昔以問江思悛悛以爲人不疑繼母之黨而疑前母者以不相及也繼祖母亦有不相及者而皆與其黨爲親何至前母而獨疑之吾謂此言是魏時長沙人王毖身在中國遇吳魏隔絕更娶妻生昌昌父母亡後吳平聞毖前妻久亡昌爲前母追服時人疑之武皇帝詔使朝臣通議安平獻王孚以爲禮與祖父母離隔未嘗相見者不追如獻王此議則前母之黨不應爲親也獻王所據是鄭氏之說吾謂鄭義爲失時卞仁劉叔龍議謂昌應服三年吾以卞劉議爲允何琦前母黨議曰夫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者理道之本禮之大者也文條或闕而附例可明禮云生不及祖父母昆弟而父稅喪己則不若與祖乖違父既殁而聞喪豈可拘以本制不稅而廢其正服乎若未生而伯叔母終今爲伯叔父後繼嗣之道雖同原情之實則異今必從於所養而反疑於爲本乎諸侯國人生不及先代之君於其陵廟亦必曰君也此公義之正名也前母之尊固家人正稱也其易了如皦日太康初博議王昌前母服公府卞粹以爲母之非親而服三年者非一也前母名同尊正義存配父蓋以生不及故無其制非於義不可也元康中有改葬前母而疑其服司徒左長史胡濟以爲前母父之元妃所生則家之嫡長應制如改葬之服于時二代無日不允自茲以來行之不

殊禮母卒自爲母之黨服母出則不爲母之黨服而爲繼母之黨服故尊其所從則不敢不服服有所逼則不得自伸外服無二而必宜有一如向所論必所繼不及伯叔母之黨居然可見矣明以名禮爲制者不計恩逮與否也荀訥曰人有與前母家爲親者有否者訥直率意而答之謂不應親又問傳曰繼母之配父與前母同然則前母之配父理不異於繼母何以不爲親也答曰所以不與前母之黨爲親者恩情不相及故也縱令有母之父母尚存父執子壻之禮而敬事之則其子固不可以不拜之猶不得以外祖父母爲名名之不正則非親也

親母無黨服繼母黨議 後漢 宋

後漢鄭志趙商問鄭玄曰禮母亡則服其黨不服繼母黨以外氏不可貳也若母黨先滅亡無親已所未服服繼母黨不玄答曰此所問權也非禮之正假令母在本自都無親黨何所服邪權者由心　宋庾蔚之謂母亡禮應服其母之黨不服繼母之黨不可以母黨先已滅亡而服繼母之黨者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也

母出有繼母非一當服次其母者議 晉 宋

晉劉智釋疑曰親母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既卒則不服也虞喜通疑曰縱有十繼母則當服次其母者之黨也蜀譙周云其母沒自服其母之黨則繼母之黨無服出母之子爲繼母之黨服則爲其母之黨無服也　宋庾蔚之曰禮己母被出則服繼母之黨繼母雖亡己猶自服不得捨前以服後也當如喜議服次其母者之黨也

從母被出爲從母兄弟服議 晉 宋

晉王愷與褚裒兩姨兄弟王愷母被出後愷亡裒疑於服因車允以問博士朱濤之曰據禮爲服否答曰母出則服繼母之黨服褚服當無疑也車允難曰爲其母黨服則不服繼母之黨明無二外氏王今服繼母黨則不得服

出母黨明矣王既不服周氏（周氏二母之姓）褚無服王之禮濤答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不必要以相報爲名王不服褚以其母被出絕於外族褚之從母在王之室及停庾之家（王愷母更嫁庾氏）同曰從母禮云以名服不答以報服褚若不服王則是卒不爲其母黨服便成爲禮王既一絕周氏不得服褚母故其子亦然褚今服王之母何得不服王乎

宋庾蔚之曰出母絕族唯親者屬母子無絕道餘親不得有服此禮之明文褚所以服王由乎周氏王既絕周不復服褚矣褚何容獨服王邪禮有從無服而有服蓋是厭降所致豈得與義絕者同乎從母昆弟以名服者蓋明服之由不關義絕之後從母在王及母在庾誠無以異但在庾則絕王故褚不得從親者屬而服王也褚以王絕己故不服何嫌褚母之出也不服之理各有其義者也

繼嫡母黨服議　晉　宋

晉車允問臧燾曰今此妾子既服先嫡之黨又服繼嫡母之黨否燾答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母既服前嫡母黨則後嫡母黨義無以異疑於三四也燾又問徐藻藻答曰庶子若先及嫡母則服其黨若不及則服後嫡母黨外服無二此之謂也賀循問徐邈曰禮嫡母爲徒從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所生外氏亦以嫡黨爲徒從乎答曰古者庶子自服所生之黨故以嫡母黨爲徒從故嫡母亡則不服其黨今庶子既不自服其外氏而敘嫡母之親矣謂宜以名而服應推重也古今不同何可不因事求中　宋庾蔚之按禮嫡母之黨徒從徒從者所從亡則已嫡母雖有三四應服見在者之黨但今人復服所生之黨則嫡母之黨非復徒從嫡雖沒猶宜服之但外氏無二統不可悉服宜以始生所遇嫡母之黨若己生悉不及宜服最後者之黨也

娶同堂姊之女爲妻姊亡服議　晉　大唐

晉李嵩行事記云有娶同堂姊子爲婦婦母亡不制婦母服猶制同堂姊服常謂三綱之義不可得而無服多以內外姊妹爲婦則絕其本服服絕而情重何嫌不滅從姊之服月數作婦母之服耶又以謝沈所言舅爲外舅事訪魏君思難云舅本緦麻與外舅之服自可得同然娶姑之女姑亡豈可累降爲三月耶太常劉彥祖云譬如父母服本斬齊至於改葬而制緦麻也近羊彭有叔父服而改葬其父更叔之服而著改葬之服此豈以緦麻爲重也蓋禮所謂以輕爲重者也姑服雖重而天下何可無婦之父母乎禮不可闕行之何嫌但當計姑之本服以心喪居之耳　大唐永徽元年制堂外甥雖外姻無服不得爲婚姻耳

妻已亡爲妻父母服議晉　宋

晉穆帝永和中司徒符問太常云若妻已沒猶應服其父母不太常杜潛等答曰何以緦從服也明伉儷判對恭承宗廟推此言之意謂不以存亡爲異也司徒又問國子博士按禮云君母之父母服小功傳曰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喪服小記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服其黨又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徒從者所從亡則已也若母猶然妻可知矣今云不以存亡爲異何所據耶博士張憑議曰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按鄭元曰謂君母之黨又云有從重而輕者鄭元曰妻之父母也然則從重而輕與徒從者本別禮天子諸侯服妻之父母明其義重也若謂徒從服必同者則妻從夫明與夫從妻其正對豈可復夫歿則已乎所據君母爲異者且外祖之服本是親假而恩疏妻之父母本由義合劉系之問荀訥曰禮云母黨不二服親無二統故也以例推則妻黨不二服明矣然母有親繼之別又有出有卒故服外氏有降殺之禮今妻義一也無繼出之殊今服其黨孰先孰後耶訥答曰妻黨不二服禮所不載母黨有出有繼情事不同謂前妻雖卒終當同穴今妻配己理無異前不

以存亡爲異也且禮無其文當俱有服也或以爲同於徒從妻沒則不從服若夫所不服妻何得於徒從君母之黨耶步熊曰妻死更娶爲前妻父母服不答此皆徒從服耳所從亡則己不服也季祖鐘駮曰夫婦應屬從也又夫婦合葬皆爲妻妻之父母不得不服也曹述初問范甯曰有人再娶後妻無父母而前妻父母亡當有服不甯答曰禮小記云從服者所從亡則已今妻旣卒則無所從不應服也述初又難曰妻爲夫黨旣爲屬從至於夫卒服之無虧妻之父母而妻卒則已統例准情不見其義若以妻之父母不得准夫之旁親實所疑也小記所稱自謂臣爲君黨妾子爲君母黨服耳甯又答曰世間行事鮮有同者此亦無准據殆是率心而行也　宋庾蔚之謂夫妻一體之親而謂妻之父母徒從失之甚矣言應服者辨之已詳或疑外氏二統則妻之父母亦不宜二意以爲母之兩三親假不同妻之三四於己猶一非其例也

從母適族父服議晉

晉邵戢議按禮記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從母嫁於絶屬族父則無復從母之名謂不宜有服戢以爲理際會者患班序易位及嫂叔無名耳夫服以恩生班以義斷雖門外之事義掩恩至門內之事恩掩義矣同宗之道處恩義之閒故宜資之恩義今彼此獲中據易位無名便廢骨肉之服實是所疑旣有屬從鄭元說子爲母黨之服按屬從者自非出母黨及庶子受重自於其所生之黨則初無厭降之文又記云六代親屬竭矣鄭說六代之外親盡爾雅族昆弟之子爲親同姓按從母嫁於無屬名者卽與嫁他姓不異則宜服從母嫁於他姓之服矣又嘗見賀公書稱賀新渝夫人爲從姨母尋所以不主名於際會者亦是有恩掩義謂宜服也

爲內外妹爲兄弟妻服議晉　大唐

晉徐衆論云徐恩龍娶姨妹爲婦婦亡而諸弟以姨妹爲嫂嫂叔無服不復爲姨妹行喪右丞徐萬謂宜然今議者以嫂無服不得爲姨妹服不解服之爲害義邪爲傷情邪爲尊厭邪所爲尊厭者父在爲母尊卑體異故可得厭耳今嫂妹一人之體兼此尊卑齊何所厭邪緦之爲與大功之麻同皆兩服之所以敘親親之情今以嫂叔之嫌不爲姨妹制服絕有親之義傷恩昵之道殆非聖人爲服之本意乎徐彥難曰本雖中外姨兄弟之親一爲嫂叔便當以公義厭私不謂尊卑之厭也衆曰女人外屬以夫氏爲公以公厭不爲叔服可也叔以嫂是姨妹復何公厭而不服邪彥重難曰若以此服爲親則不關親服無報又公義在於夫氏豈在嫂邪衆曰就如難旨制公在叔不在嫂雖有姨之親就於公義不得服之猶可也若叔有厭則嫂無厭雖姨妹爲嫂必服之爲叔之姨兄而見服則爲嫂之姨妹何獨不見服哉若兩不相服則絕此正親豈聖人之意乎苟姨妹得服姨兄兄亦應服何無報哉彥重難曰若姨妹爲嫂而爲之服必也正名將謂之何衆答曰今姨妹爲嫂可服者以正名故也言嫂則姨妹不從焉言姨妹則嫂不與焉名別若此故可服也嫂自無服吾不爲之服姨妹有服吾爲之緦麻吾自服姨妹奚爲强謂之服嫂也哉見嫂應拜見姨妹不拜也今嫂妹同體今我自拜嫂而謂我拜姨妹不亦惑哉彥重難曰彥以爲姨妹爲嫂而不服者正以無復姨妹之名故耳衆答曰不解姨妹爲嫂便無復姨妹之名例其氏族滅其名號邪爲變化分離嫂留而妹去邪爲我嫂者是姨妹也何不得兩全哉彥難曰若如告言嫂則姨妹不從言姨妹則嫂不從未審定言嫂邪言姨妹邪衆答曰一人合兩親似一人兼兩官當其事則舉其名以應其義何拘以一名一稱哉言嫂則拜之言姨妹則服之各有所施不以此而滅彼耳彥曰平存許其稱嫂而拜則姨妹也至於亡歿便稱姨妹不拜則非復嫂也懼一人之身不得以昨日平安爲嫂明日終亡爲姨妹也衆曰吾得存之與亡爲

嫂爲妹不復異也爲我嫂故拜之是姨妹故服之情理自通何以云拜便不得制服制服便不得拜乎彥重難曰若隨其名別其義則著服臨尸不復拜也衆答曰見姨妹之尸不可以不服臨亡嫂之喪不可以不拜拜自爲嫂服施爲妹服隨其親拜應其名別其義斯之謂矣　大唐之制兩姨姑舅姊妹並不得通婚嫂叔相爲小功　議曰袁準正論云中外之親親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婚而況中外之親乎誠哉斯旨何者按婚禮娶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附遠者欲令敦睦異宗厚別者蓋以別於禽獸則姨舅之女於母可謂至親矣以之通婚甚黷情理然有若晉徐恩龍者或識昧一時不詳典故姨妹既納之爲婦諸弟安得不謂之嫂乎且男女之際必在正名名正而男女有別安有存時拜之爲嫂沒則服之爲妹徐衆乃云一人兼兩親似一人兼兩官誠如所見兩名兼行是則公私名稱混淆婚姻無別矣或者以服疑從重亦謂不然按喪服有或引或推各存正義故庾蔚之云外姊妹而爲兄弟之妻宜用無服之制兄弟之妻無服乃親於姨妹之有服也況彼既棄本親來爲我族之婦我安得棄正禮而强徇私服哉徐彥之論當矣

族父是姨弟爲服議晉

晉蔡謨答族父爲姨弟問者曰乙是甲族兄子也二人之母則姊妹也以外親言之則是從母之子應服緦麻以同宗言之則六代之親知禮無服今甲亡乙應制服否（乙者庾元規甲者庾仁也）謨按禮記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理際會先儒說曰異姓謂來嫁者也正其母與婦之名也記又云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今甲之父與乙於班爲族祖則其妻亦有祖母之名不復得爲從母也凡親屬之名妻從其夫子從其母不得爲從母則子亦不得爲從母之子也親名正服亦隨之謂乙應從同宗六代之制不應服也難者曰禮所云異姓主名理際會本是他

人唯以來嫁爲親故尊卑親疏從其所適至於從母者骨肉之親小功之服也今以所適無服之親便從無服之制是爲以疏奪親也適他人者猶爲之服來適同宗而便絕之豈其理乎答曰禮大夫之妾皆有姪娣而大夫之子於庶母無服若論本親則此庶母亦是從母也今來爲父妾則廢從母之名而從庶母之稱絕小功之服而從無服之制此禮之成典也推此而論知適他人者從其本親來適同宗則從其所適不得係本此所謂異姓主名理際會者也或有族父絕服而又是姨弟今叔親當云何徐邈答曰書稱以親九族禮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故上極四代旁親四等每服有降自五代以往則是九族之外謂之同姓而已其長幼之班拜起之節有時而可改無必不移之道也姨弟爲無服之宗人今若繫疏宗服外之名以奪母黨有服之親則未見其義也謂宜從姨弟例服散騎常侍徐衆論云庾左丞孫見遭族父喪父已絕服又是姨弟見問當服不徐答以爲當服右丞徐彥重難曰禮云尊祖故敬宗敬宗則收族收族者序以昭穆也何得以姨弟之服加於宗父乎於情乃可無傷於義實爲有害也衆答曰禮爲曾祖高祖三月又改葬緦麻服所尊又臨至親之喪而服之最輕者豈損所尊之服乎今族父無服姨弟有服自爲姨不服何爲輕服服宗父乎難云於義有害者不解害何義邪天生族父爲吾姨弟非是貶退所爲何不敬宗之有族父應拜而姨弟不應拜今族父爲姨弟今不可以姨弟不應得拜而不爲族父拜也猶不可以族父無服而不爲姨弟服也若姨弟犯過吾不顧族父與姨弟共身同體怨而笞之此不可也於其死亡以姨弟服之正合禮記絕族無施服而親者屬文

妾爲先女君黨服議 晉

晉有問者曰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爲妾子爲徒從妾身爲屬從

於理通否虞喜通疑凡稱妾者皆大夫之禮非天子諸侯文也按雜記云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明屬從也攝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此攝當爲相代攝是謂繼室則妾之後女君也有後女君則不復服先女君之黨者以當服後女君之黨故也荀訥答劉系之問曰禮妾從服女君之黨如女君此則同於近臣君服斯服不與服君母黨同也

庶子爲人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晉

晉賀循云庶子爲人後爲其母緦麻三月庶子之妻自如常禮尊所不降也自天子達於大夫皆然孔瑚問虞喜曰愚謂庶子之妻不得如禮服其私親者以爲身爲宗主奉修祭祀以別尊卑故也凡婦服夫黨皆降一等唯公子厭至尊故其妻從輕而服重盡禮於皇姑則人情所許愚謂不得以公子爲例喜答曰謂庶子爲人後上繼祖禰此則厭於承重不得伸其私情故爲所生止服緦麻其婦當依公子之妻盡禮皇姑從輕服重不繫於夫哀帝興寧中哀靖皇后有章太妃之喪尙書奏至尊緦麻三月皇后齊縗按周禮有從輕而服重公子爲公所厭故不得申舅不厭婦故得以本服綦母邃駁父子不繼祖禰故妻得伸皇姑夫人致齋而會於太廟后服不宜踰至尊亦當緦麻也

通典卷九十五終

通典卷第九十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五十六　凶十八

總論爲人後議周　漢　魏　晉

周制爲人後者子夏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又曰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等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嫡子不得後大宗也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太祖始封君也始祖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出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帝郊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收族者謂別親疏序昭穆也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代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漢石渠議大宗無後族無庶子己有一嫡子當絕父祀以後大宗不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嫡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聞人通漢云大宗有絕子不絕其父宣帝制曰聖議是也　魏劉得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晉范汪祭典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漢家求三代之後弗得此不立大宗之過也豈不以宗子廢絕圖籍莫紀若常有宗主雖喪亂要有存理或可分布掌錄或可藏之於名山設不盡存決不盡失且同姓百代不婚周道也而姓自變易何由得知夫既不知或容有得婚者此大違先王之典而傷自然之理由此言之宗子之重於天下

久矣汪子宵以爲父母生之續莫大焉三千之罪無後爲重夫立大宗所以銓序昭穆彌綸百代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禮盡於此義誠重矣方之祖考於斯爲薄若令捨重適輕爲親就疏則是生不敬養沒不敬享生人之本不盡孝子之事靡終非所以通人子之情爲經代之典夫嫡子存則奉養有主嫡子亡則烝嘗靡寄是以支子有出後之義而無廢嫡之文故嫡子不得後大宗但云以支子繼大宗則義已暢矣不應復云嫡子不得繼大宗此乃小宗不可絕之明文也若無大宗唯不得收族耳小宗之家各統昭穆何必亂乎汪又曰大宗者人之本也尊之統也人不可以無其本所以立大宗也上理祖禰尊尊之道著矣下理子孫親親之義明矣旁理昆弟天倫之理達矣存則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尊以德行別以禮義沒則禘祭太祖陳其親疏殤與無服莫不咸在此則孝子之事終矣立人之道竭矣小宗之家五代則遷安知始祖之所從出宗祀之所由來敬宗所以尊祖禰不爲重乎然要當以穆繼昭昭明大宗不可以絕則支子當有繼祖是無父者也

夫爲祖曾祖高祖父母持重妻從服議　晉　宋

晉賀循云其夫爲祖曾祖高祖後者妻從服如舅姑齊縗周也　孔瑚問虞喜曰假使元孫爲後元孫之婦從服周曾孫之婦尙存纔緦麻近輕遠重情實有疑虞喜答曰有嫡子者無嫡孫又若爲宗子母服則不服宗子婦以此推元孫爲後若其母尙存元孫之婦猶爲庶不得傳重傳重之服理當在姑矣　宋庾蔚之謂舅沒則姑老是授祭事於子婦至於祖服自以姑爲嫡所謂有嫡婦無嫡孫婦也祖以嫡統唯一故子婦尙存其孫婦以下未得爲嫡猶以庶服之孫婦及曾元孫婦自隨夫服祖降一等故宜周也

出後者却還爲本父服及追服所後父議　晉　宋

晉或問許猛云為人後時有昆弟後昆弟亡無後當得還否若得還為主否猛答曰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為人後支子可也嫡子不得後大宗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己之正以後之也推此而論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子不絕父之後本家無嗣於義得還出後者還本追服或曰甲有子景後叔父乙甲死景以降服周涉數年乙之妻又亡景服父在為母之服今叔父自有子景既還本當追服甲三年服否若遂即吉則終身無斬縗之服博士曹述初議曰禮大宗無子族人以支子後之不為小宗立後明棄親即疏叔非大宗又年尚少自可有子甲以景後非禮也子從父此命不得為孝父亡則周叔妻死制母服於義謬也今歸本宜制重以全父子之道或難曹曰禮日月過而後聞喪則有稅服當聞喪之日哀情與始遭喪同是以聞喪或在數十年後猶追服重甲死景即知喪哀情已叙為出後降周者服制耳三年之喪稱情而立聞父喪積年哀戚久除今更制重是服非稱情之義若依服失其類矣且子為父不過再周景嘗為甲已服周矣今復制重是子為父服三周也豈禮意乎答曰景於禮無後乙之義景既不得成重制於乙又闕父子之道人子之情豈得無追遠之至感乎就使情輕於日月已過而後聞喪服父之禮寧可便廢今以哀戚久除方制重服為難過矣父之於子兼尊親之至重禮制斬縗三年明其兼重也齊縗周服非所以崇尊親之至重景雖嘗為甲服周豈禮也哉而數以為父三周乎或難曰禮婦人有父喪未練而夫家遣之則為父服三年既練而見遣則已猶如為人後者亦為所後斬縗三年為父服周服制既同則義可相准若甲死未練而景歸則應為三年今喪已久於禮不應追服答曰禮婦人適人則降父服周為夫三年既練而見遣父服除矣重制已成於夫故雖及父母之家父亡不得復為父服三年不二斬之義也婦人於禮得成其重制於夫景於禮無後乙之義雖甲喪久除而景歸既已不得成重於乙今又不為甲追制重服是景為人

子終無服父之道也張湛謂曹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非大宗之主所繼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今乙雖無子於禮不應取後於甲甲之命景景之從甲皆爲違禮若如前議則兄弟以子相養者代代有之此輩甚衆時無譏議蓋同繫一祖兄弟所生猶如己子非犯禮違義故也雖非禮之正義亦是一代成制由來故事豈可以甲命獨爲非禮景從便爲失道此之得失自當與代人共之耳今所疑於景既當持服與不議者以爲景歸宜制重引稅服爲例恐非明證夫稅服者自謂日月已過而後聞喪聞喪之日卽初死之時爲制服之始今月數得全哀情得敘爲人後者父終則盡心極哀但逼於所後抑情降服以尊父命及其還歸論喪則已積年卽事則必有降殺而方復追所謂不稱情者矣過時而不知喪則是平吉之人既初聞之則同於始死與喪過而歸何得爲例若謂景既不得全重制於乙又闕子道於甲故更服重卽所謂全父子之道猶非稅服乎又設難云婦人父喪既練而見遣爲父服周以準爲人後者既還所生父喪已久於禮不追此議何疑答曰正以婦人得成制於夫景不得成重制於乙今景於禮誠無後乙之義然據受父命爲人子與婦人出適者皆爲本親降服一等爲所後及夫制服三年其義正同也今以婦人既練見遣重制已成於夫故不爲父三年今謂景本不應爲乙後然景既奉命爲乙子則許其降本親之服及其喪過而歸則重制成於所後矣若不服重制其本親乃豈可終身無斬縗之服直是率懷而言無所依據耳又范甯問孔德澤云甲無子取其族子乙爲後所生父沒降服周甲晚自生子乙歸本家後甲終乙當有服否若服當制何服孔答曰代人行之似當無服繼母嘗爲母子既出服周推此粗可相況范又難必當有服未辨服之定準云繼母既出服周此理所出爲分明釋耳孔又答云繼母出爲服周是父沒而嫁賀循要記亦謂之出當以舍此適彼不獨在嫁可以意領故不必繼於本也江熙難范云往因禮親

反因禮疏何嫌頓盡乎未若相遵於江湖既還宜各反服也　宋庾蔚之曰嘗爲父子愛敬兼加豈得事改便同疏族方之繼母嫁於情爲安

出後者爲本父母服議晉

晉王冀按喪服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按經傳爲人後者固自降其親也所以降其親者已受重於大宗必爲所後之父服斬故也制其體例若受重於大宗而不爲所後之父服斬則自非經所謂爲人後者之義也凡既受命出爲人後而不爲所後之父制服固非禮也還爲其親斬亦非禮也均其失竊居過重無居過輕夫恩由義厭情爲禮黜是以五服之疏屬有相爲重者矣天性之父子有相爲輕者矣屈伸進退有自來也今秦義則已不爲所後之父服崇恩復不成所生之喪二者並闕未知其詳將何所居且傳敘經意但爲既後大宗無二斬之道非不斬之制也談者不疑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爲非禮乃謂反服其親爲傷教斯蓋惑之大者也若不服所後之父復抑其反崇本恩則是凡爲後之子可有不服三年之服也愚謂爲後之子及所後服重則宜如禮降其所生若不及爲所後制服則宜還爲其親服斬考之義例卽之人心在可通矣

出後子爲本親服議晉　宋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史遂殷表云父翔少繼叔父榮榮早終不及持重今祖母姜亡主者以翔後榮從出降之制繼殷爲大功假二十日愚以爲翔既不及榮持重服雖名戶別繼奉養姜故如親子便依降例情制爲輕且殷是翔之嫡子應爲姜之嫡孫乞得依令遣竊去職尚書奏禮無不及還重之制翔自應降姜殷無緣還重詔可賀循爲後復議按喪服制曰爲人後者爲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時人論者多以爲後者子孫皆

計本親而降意所不安或曰嫡子不爲人後者直謂已嫡不以出後當以支子耳無明於後者之子見舍本親何以言不得爲人後邪答曰五服之制其屬有六一去本繫以名爲正名正則男女有別上下不悖若假之以號者則輕其權定之以名者則尊其統故曰有嫡子者無嫡孫何爲言無正以不得名之不得名之則卑其服若得名之則重其制此之有無尊卑之宜則是彼之後者嫡庶之例也至於庶子爲後稱名不言孝爲墠而祭以其尙有二志不專故也其子則定名而處廟以爲彼情可制此義宜悖故也豈非顧本有已復統有節哉或曰所後在五服之外父制周年而已無服疏親戚之恩非先賢之意也答曰何爲其然禮有節權恩義相顧爲所生無絶道其餘皆宜權制也夫初出後者離至親之側爲別宗之胄闕晨昏之歡廢終養之道顧復之恩靡報罔極之情莫伸義雖從於爲後恩實降於本親故有一降之差若能專心所繼後者之子上有所承於今爲同室之密顧本有異門之疏若以父服輒當後者至於生不及祖父母諸昆弟父有重制而已無服又出母齊縗而杖其子又不從服今出後者於父母乃爲不杖之周恐其子不得反重也禮失於煩故約以取通是以後者之子出母之孫其禮闕而不載生在他邦父已不稅其義幽而不彰旣以不疑父之出母何獨遲疑別宗之祖邪服之所降其品有四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之子嫁者以出降四降之名同止一身出者之子豈當獨以爲傳代稱乎生長於外不得言出猶繼父未嘗同居不爲異也又父報出子誠是疏已稠彼子以父爲旁尊則知所天在此初出情重故不奪其親而與其降承出之後義漸輕疏而絶其恩絶其恩者以一其心其心一則所後親所後親則祭祀敬祭祀敬則宗廟嚴宗廟嚴則社稷重重社稷以尊百姓齊一身以肅家道此殆聖人之意也　宋崔凱喪服駮云代人或有出後大宗者還爲其祖父母周與女子子出適不降其祖同義

凱以爲女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周所謂尊祖故敬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還當爲其祖父母大功耳又云代人有出爲大宗後還爲其父母周其子從服大功者凱以經文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周爲其兄弟降一等此指謂後者身也不及其子則當以其父所後之家還計其親疏爲服紀耳按晉劉智釋疑或問禮爲人後者爲當唯出子一身還本親也曾國孔正陽等議以爲人後者服所後之親若子爲其本親降一等不言代降一等者以爲至其子以義斷不復還本親故也禮云若子者則於本父母不若子矣劉智又按禮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此出子及其子孫皆爲人後者也甲無後故乙爲之後乙之子孫皆去其親往爲甲後皆當稱爲人後服本親不傷於後者若子則其親亦然矣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乃絶之矣儒林掾謝與稱學士張禮之從祖母丁喪本是親祖母亡父出後求詳禮典輒勅助教陳福議當諸出爲人後者還服本親皆降一等自爲後者之身文無爲後者之子追服大功如福議則禮之不應廢業王彪之答如所白則族人後大宗者出後者子於本祖無服孫不服祖於情不安是於諸儒之說義旨總謂爲人後者雖在五服之外皆降本親一等無孫不服本祖之條按記云夫爲人後其妻爲舅姑大功鄭元云不二降也其妻於舅姑義服猶不二降況其子孫骨肉至親便當無服乎禮疑則重義例亦明如禮之例諸出後者及子孫還服本親於所後者有服與無服皆同降一等謂禮之當服大功

出後子爲本庶祖母服議 晉 宋

晉劉氏問曰弟子遭所生母艱弟子有兒出後伯父承嫡當心喪三月否徐邈答曰庶祖母服禮無正條往年臨

川王服太妃已爲成制今出後承嫡者當依爲人後降本親一等宜制大功九月　宋庾蔚之謂庶子爲父後不得服其所生以服廢祭故也已出伯父即爲祖嫡何由得服父之所生乎

父爲高祖持重子當何服議晉

晉徐農人問殷仲堪曰禮服高祖父母齊縗三月若其父承重者爲當服周爲故自服其本服邪若服其本服不以父重而增者假如元孫持高祖重元孫之子來孫本都無服父服三年而子吉服俱非喪紀差降之義若來孫本無服而今有服則曾元孫宜以父承重而加也進退迷惑不知所行殷答曰祖父在而祖母沒則父服厭周祖父後亡則父服三年而孫之服一定無變是知孫之於祖自有正服不以父服爲升降又疑元孫承重來孫無變按禮記有子姪之服苟恩盡親畢縞冠元武非爲無變矣徐又問曰父在爲母雖服以周斷至練禫廬杖大制無虧故孫得遂其本服若父出後降祖在不杖周則孫不得同父之服明矣若父還反重又當從父升亦明矣如此升降由父不得恆自定也未有斬服不異至親而子正制三月之外或都無服者也他人同爨而爲之緦縞冠元武微爾吉飾求之五服故爲無變他人之不若此所大惑也殷又答曰父在爲母先王明義屈之以周服而情未有異也真親故寢苫枕凷毀瘠杖而後起創巨痛深弗可頓奪故漸之以祥練申之以禫月此蓋有由不變其本則降矣子有降而孫得遂仲堪所謂不隨父升降者也

爲庶子後爲庶祖母服議晉　宋

晉王冀答劉系之問云凡不繼大宗而立後及爲後而不爲所後制服皆非禮也然據已爲後則不得不從爲後之制若庶子立後不繼祖宗已服無重可傳亦何居而不服庶子若先受重承事則制有疑謂當與庶祖母同

宋庾蔚之謂所後父若承祖後則已不得服庶祖母也父不承重己得爲庶祖母一周庶無傳祭故不三年也

所後之母見出服議晉

晉步熊問許猛曰爲人後而所後之母見出當何服猛曰爲人後者若子繼母言如母夫言若如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繼母如母則異於親子矣

爲曾祖後服議晉 宋

晉何琦議以爲卿士之家別宗無後宗緒不可絕若昆弟以孫若曾孫後之理宜然也禮緣事而興不應拘常以爲礙也魏之宗聖遠繼宣尼琦從父以孫紹族祖荀顗無子以兄孫爲嗣此成比也　宋庾蔚之謂間代取後禮未之聞宗聖時王所命以尊先聖本不計數恐不得引以比也

通典卷九十六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五十七　凶十九

並有父母之喪及練日居廬堊室議　周　晉　宋

周制曾子問曰並有喪如之何何先何後（並謂父母若親同者同月死也）孔子曰葬先輕而後重其奠也先重而後輕禮也自啟及葬不奠（不奠於當葬者也）行葬不哀次（不哀次於在殯者）及葬奠而後辭於賓遂修葬事（辭於賓謂告將葬啓期也）其虞也先重而後輕禮也　晉杜元凱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先母後父皆服斬縗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至虞訖反服父之服既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父之服以除之訖而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服未竟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竟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喪服也又荀訥答問云代人有向曙毀廬作堊室祭畢居堊室見客者或有於廬前設位著練服事畢服母服居廬庾氏問徐廣曰母喪已小祥而父亡未葬至母十三月當伸服三年猶厭屈而祥邪答曰按賀循云父未殯而祖亡承嫡猶周此不忍變父在也故自用父在服母之禮靈筵不得終三年也禮云三年之喪既葬乃爲前喪練祥則猶須後喪葬訖乃得爲前喪變服練祥也　宋庾蔚之謂前喪既周應毀廬爲堊室而後喪猶應居廬古者受弔於庭階廬堊室自是寢處之所今雖以廬堊室爲喪位然自異於縗絰矣母喪既練而父亡爲母伸服乃問劉表諸儒及太始制皆云父亡未殯而祖亡承祖嫡者不敢服祖重爲不忍變於父在也況父在之日母久已亡寧可以父亡而變之乎意謂立服之旨皆定於始制之日女子大功之末可嫁既嫁必不可五月而除其服男子在周服之內出爲族人

後亦不可九月而除矣父爲大夫子爲父後降伯叔父大功或已兩三月日而父亡寧可得伸服周乎是知凡服皆以始制爲斷唯有婦人於夫氏之親被遣義絶出則除之

父未殯而祖亡服議 晉 宋

晉虞喜按賀循喪服記云父死未殯而祖父死服祖以周既殯而祖父死三年此謂嫡子爲父後者也父未殯服祖以周者父屍尙在人子之義未可以代重也喜以爲三禮無有此條殆是脫失祖父正統非爲旁親若父死未殯服祖但周則祖無倚廬傳重在誰假使祖爲國君已爲嫡孫祖歿已嗣此受封於祖祖之羣臣服祖三年而已爲嫡孫則服一周齊縗送葬斬杖無主雖云屍在未忍如大父何大父祖也 宋庾蔚之謂禮云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故君薨未斂入門升自阼階明以生奉之也父亡未殯同之生存是父爲傳重正主已攝行事事無所闕虞喜何謂無倚廬乎孝子之所寢處不關於主闕之何嫌若祖爲國君五屬皆斬則孫無獨周之義按賀循所記謂大夫士也

父喪內祖亡作二主立二廬議 晉 宋

晉韓伯爲殷靈符問或人答云昔亡伯喪未除而祖母見背從兄不廢父喪主而爲祖母居廬郄太尉來弔不以爲非禮也 宋庾蔚之謂父喪內祖又亡則應兼主二喪今代以廬爲受弔之處則立二廬是也人爲父喪來弔則往父廬之所若爲祖喪來弔則往祖廬之所

居重喪遭輕喪易服議 變除附 周 晉 宋

周制間傳云斬縗之喪既虞卒哭遭齊縗之喪輕者包重者特說所以易輕者之義也既虞卒哭謂齊縗可易斬服之節也輕者可施於卑服齊縗之麻以包斬縗

之葛謂男子帶婦人經也重者宜主於尊謂男子之経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之也言包[illegible]施而尊者不可貳也吳射慈云斬縗既葬縗裳六升男子經帶悉易以葛婦人易首經以葛腰帶故麻也但就五分去一分殺小之耳仍遭母及伯叔昆弟齊縗之喪其爲母更以四升布爲腰帶謂之包言以包斬縗帶也經斬縗之葛經謂之重者主於尊也婦人易首經以麻亦謂之包帶斬縗之麻帶謂之特周喪既葬服上服六升之縗裳男子帶上服之葛帶婦人經上服之葛經也

齊縗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

此言大功可易齊縗周服之節也兼猶兩也不言包特而言兩者包特著其義兼者明有經有帶耳不言重者三年之喪既練或無經或無帶言重者以明今皆自周以下固皆有矣兩者有麻有葛耳葛者亦特其重麻者亦包其輕也

服重者則易輕者也

服重者謂特之也則者則男子興婦人也凡下服虞卒哭男子反其故葛帶婦人反其故葛經其上服除則固自受以下服之受矣吳射慈云齊縗之喪既虞卒哭遭大功之喪麻葛兼服之齊縗既葬爲母七升正服縗八升經帶悉葛婦人首經以葛腰帶故麻也亦即就五分去一殺小之耳又遭大功之葬更制大功之喪縗裳男子亦麻爲腰帶經周之葛經婦人易首經以麻帶周之葛帶大功既葬亦服其功縗男子婦人悉反著周喪既葬之經帶也

服問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周之喪既葬矣則帶其故葛帶經周之經服其功縗

帶其故葛帶者三年既練周既葬差相似也經周之葛經三年既練首經除矣爲父既縗七升母既葬縗八升凡齊縗既葬或八升或九升服其功縗服其麤者也吳射慈云三年之喪既練矣有周之喪既葬則帶其故葛帶經周之經服其功縗謂三年既練縗七升男子首經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周喪更而周縗裳經帶悉麻周縗既葬爲母緦七升正服縗八升義服縗九升謂之功縗男子帶練之葛經周之麻謂既葬之麻也其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也

三年之喪既練矣有大功之喪服其功縗經帶如周

大功之麻變三年之練葛周既葬之葛帶小於練之葛帶又當有經亦反服其故葛帶經周之經差降之宜也此雖變麻服葛大小同耳亦服其功縗凡三年之喪既練始遭齊縗大功之喪經帶皆麻也

小功無變也

無所變於大功齊斬之服不用輕累重也

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

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澡麻斷本也

間傳云既練遭大功之喪麻葛重

此言大功可易斬服之節也斬縗已練男子除經而帶獨存婦人除帶而經獨存謂之單遭大功之喪男子有麻經婦人有麻帶又皆易其輕者以麻謂之重麻既虞卒哭男子帶其故葛帶經周之葛經婦人經其故葛經帶周之葛帶謂之重葛也吳射慈云既練遭大功喪麻葛重者既練男子有葛帶婦人有葛經男子首經婦人麻帶俱已除矣又遭大功之喪亦更制縗裳經帶皆麻謂之重麻大功既葬還服練縗男子帶練之葛帶經周之葛經其婦人經其練葛經帶周之葛帶謂之重葛檀弓曰婦人不葛帶謂齊斬之婦人也今此帶周之葛帶者大功既葬婦人得葛帶不服大功之葛帶而帶周之葛帶者斬縗既練婦人除葛經大五寸二十五分寸之十九若帶大功之葛帶裁大三寸六百二十五分寸之四百二十九非經帶五分去一之差也故帶周之葛帶周之葛帶大四寸百二十五分寸之七十六與練首經差之宜也男子不經大功葛經而經周之葛經者亦以非練帶之差也

雜記云有三年之練冠則以大功之麻易之唯杖屨不易

謂既練而遭大功之喪者也練除首經要經葛又不如大功之麻重也言練冠易麻

互言耳唯杖屨不易言其餘皆易也屨不易者練與大功俱用繩耳既練遇麻斷本者謂小功以下也於免經之既免去經每可以經必經既經則去之雖無變縗練無首絰於有事則免絰如其倫免無不絰絰有不免其無事則自若練服矣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如免則經其緦小功之經因其初葛帶緦之麻不變小功之葛小功之麻不變大功之葛以有本為稅稅亦變易也小功以下之麻雖與上葛同猶不變也此要其麻有本者乃變上耳閒傳云除服者先重者易服者先輕者易服謂為後之所變也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沒猶竟也其除服謂祥祭之服也卒事既祭也反喪服服後死者之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頴其練祥皆行言今之喪既服頴乃為前三年者變除而練祥祭也此主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也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未沒喪者已練祥也矣頴草名也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頴乃為前喪行練祥祭也頴音口迥反

晉謝奉議曰夫孝子之處喪服勤三年不懈不怠情思所主無不在曾子問三年之喪可以弔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君子禮以飾情三年之喪而弔哭不亦虛乎蓋以為彼興哀則不專於所重也而禮云卒哭既練遭周大功之喪皆隨所服而變代行喪者咸從此制竊有所恨夫人子之道天屬之恩可謂重矣終身之憂非一朝可消故有祥練而為其極夫以資於事父之道在公尚有奪私服之制況兼愛敬之重而更屈於支屬乎奔喪之禮起哭輒備其經帶歸於本宮即反正服於權宜兼通庶可知無大過矣

宋崔凱云斬縗既練而遭大功之喪則著大功之冠及麻麻謂男子首經婦人腰經也又易其故既練之葛以麻謂男子腰婦人首也大功之喪既葬卒哭男子復其練冠帶周之葛帶男子首經婦人腰經皆言周者斬縗練男子除首婦人除腰今大功之喪既葬首腰皆當有經大功既葬之葛經則小功之經也大四寸六分小不可以居三年之喪故皆經周經也

長殤中殤變三年之葛議　周　宋

問制服問曰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不謂大功之親為殤在

緦小功者也 間傳曰斬縗之葛與齊縗之麻同齊縗之葛與大功之麻同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則兼服之（此言有上服既虞卒哭遭下服之差也唯大功有變三年既練之服小功以下則於上服皆無易為此言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小功之葛與緦之麻同主為大功之殤長中言也吳射慈云謂大功之親為殤在小功緦麻者皆易練葛著麻絰帶以終殤之月數而反三年之葛謂若從父昆弟無孫之長殤中殤在小功婦人為夫叔又長殤在小功中殤在緦麻者也此殤麻亦斷本變三年之葛者正親親也下殤則不言殤也） 宋庾蔚之謂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既練遇麻斷本者於免絰之次云小功不易喪之練冠因說麻之有本乃能變正服之葛方云殤長中變三年之葛終殤之月算而反三年之葛是非重麻為其無卒哭之稅下殤則不得當是論周殤之大功若是大功之殤記當明之周殤最在上所以不言周耳鄭玄謂周殤長中已自大功不復指明殤服之異不於卒哭而變上服之葛又明下殤之麻雖不斷本以其幼賤亦不能變上服之葛間傳大明斬縗變受之節因備列五服麻葛之分緦小功之麻不變上服之葛已自別見故此雖連言而在兼服之例是以不復曲辯若如鄭說謂大功親之殤者其如緦小功之絰麻既斷本又與三年之葛大小殊絕安得相變邪

居親喪既殯遭兄弟喪及聞外喪議 周 魏 晉

周制檀弓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有殯父母之喪也遠兄弟者有兄弟親而道遠也）哭於側室（嫌哭殯也）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為之變位也東為若就主人位也）同國則往哭之又曰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親骨肉也）非兄弟雖鄰不往（疏無親也） 雜記曰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明所哭者異也哭為之位也）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謂後日之哭也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即位就他室如始哭之時也） 魏王肅云往哭而退不待斂也鄭記問曰或言往哭或言側室或言他室不同何也及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縗不弔如有服服其服而往雖緦必往亦當服其服不王瓚答曰檀弓言往哭不言輕重遂三年當往也雜記斬縗言功縗乃服

其服而往則齊縗亦於功縗乃服其服也哭他室者爲外兄弟明皆當先哭乃行耳異國則不往也吳射慈云緦麻必往親骨肉也踈者不往踈無親也蜀譙周云禮哭於門內之右明爲變位也後日之哭既朝哭其殯卒事出改服即位如初亦三日五哭也　晉東晳問曰有父母之喪遭外緦麻喪往奔不步熊答曰不得也若外祖父母喪非嫡子可往若姑姊妹喪嫡庶皆宜往奔也傅純云禮先重後輕則輕服臨之輕服臨者新亡新哀以表新情亦明親親不可無服及其還家復著重者是輕情輕服已行故也今新死者在于卑表應服者以官役爲限奔臨無由乃以重包之夫重服自前亡非關新死則新死無服也豈應服之親卒爲無服宜制新輕之縗以當往臨之服若新亡除既了則反服先重自然包之前後二喪人情與服得兩濟乎或難曰服以禮爲主禮有往臨之縗而無便制之服如便制輕縗恐非禮也答曰禮是經通知變而曾築王姬之館於外春秋以爲得禮之變明變反合禮者亦經之所許也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 周　晉

周制雜記曰雖諸父昆弟之喪如當父母之喪其除諸父昆弟之喪皆服其除喪之服卒事反喪服雖有親之大喪猶爲輕服者除骨肉之恩也唯君之喪不服私服言當若期大功之喪成終始皆在三年之中小功緦麻則不除殤長中乃除　晉賀循云雖有父母之喪皆爲周大功之服祥除各服其除喪之服如常除之節小功以下則不除轉輕也降而爲小功則除之殷允有兒子喪應除兒服與徐邈書云其晨當著吉服除服不當竟此日以吉服接客當兒著服見客邪又云禮云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庾太尉大喪中除妻服白帢對客終日今齋服既同且下流宜無嫌於變吉服也竟此一日然後反喪服邪

婦人有夫喪而母亡服議

晉羊祖延問曰外生車騎婦先遭車騎喪斬縗服也後遭母喪齊縗服也禮爲兩制服有所變易邪按曾子問曰

君喪已殯臣有父母喪歸家殷事卽往應依此不往服何服家服何服賀彥先卽循也答曰禮女子適人夫服三年而降其父母傳曰不貳斬旣不貳斬則不得捨其所重服其所降有分明矣國妃有車騎斬縗之服宜以包母齊縗無兩服之議唯初奔當有母初喪之服以明本親之恩成服之日故宜反斬縗之服此輕重之義也又禮君不厭臣君旣殯又有父母之喪與君俱三年故有歸家之義而猶云有君喪者不敢私服何除之有以此言之雖君父兩服當其兼喪以君縗爲主而不以己私服爲重也

居所後父喪有本親喪服議 晉 宋

晉韓康伯問荀訥云有人奉其伯後服制本除復有本父喪當復應還所生兩處作喪位不若作堊室今當服斬先斬以居堊邪答曰今身有所後重服未練雖有所生之喪無所改易旣練則當服周布冠幘首絰齊縗先喪旣練已有堊室唯當服周以居之耳不復還本家作喪位韓重問旣爲人後先服重制豈當有改然今要當有時還本哭臨其本親起弔不設喪位情爲不安可於本親兄弟次作堊室歸來處之不荀答意謂身有所後重服當不得復於本兄弟廬室作堊室歸可設哭位而已 宋庾蔚之謂禮齊縗斬縗之受服大功變旣練之服計縗升數從其麤者若升數同則不變絰帶而已今代則不然應別制本親周服還本家則著之時代不同不得全依禮今以堊室爲對弔之所故應還本家立堊室在諸弟之下以受弔設使本家遠便當於別室不得於所後靈前受本親喪之弔

有祖喪而父亡服議

宋孟氏問曰嗣子今爲孟使君持重光祿喪庭便無復主位於禮云何周續之答禮無曉然之文然意謂嗣子宜

兼持重正位之喪豈可闕三年正主邪又問曰若嗣子兼持重者光祿喪次親有廬邪又答曰禮之倚廬在東牆下蓋是寢苫枕凷之處非接賓位也謂寢息之所宜在親之殯宮於光祿喪庭若賓客饋奠凡是有事然後之喪所已則還廬次然今代皆以廬爲接賓之位位則一處從禮之變亦宜兩設也又問葬奠之禮何先何後又答禮云父母之喪偕其葬也先輕而後重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其葬服斬縗以例而推光祿葬及奠虞皆宜先於情則祖輕於尊則祖重

祖先亡父後卒而祖母亡服議 周 後漢

周制喪服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祖父在則其服如父在爲母也 後漢劉表及侍中成粲云父母亡在祖後則不爲祖母三年吳商駁曰嘗見表所作喪服後定變除爲婦人之服不踰男子孫爲祖父服周父亡之後爲祖母服而云不得踰祖也又見成侍中云以爲己自受重於祖祖母服不應三年商按假使子爲人後爲本父服周而所後者更自有子己則還家而母後亡當可以不得踰父不三年乎又從祖祖父先亡己爲小功五月而已從爲從父後從父又先亡祖母後卒可復以己先爲祖父小功今爲祖母不踰祖父復服五月乎諸如此比婦服重於夫甚衆不可具記不得踰夫之說經傳無據嫡行庶服義又不通粲又云己自受重於父不受重於祖今服祖母亦當周又齊縗章臣爲君之父母祖父母周凡臣從君所服而降一等臣從服周則君爲三年也據爲國君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君也其繼體則父與祖並有廢疾不立者也有廢疾不立則君受國於曾祖不受國於祖也不受國於祖猶服三年此則經之明例非從傳記之說也其義如此則凡爲後者皆應三年何必受重然後服斬

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議 晉 宋

晉雷孝清問曰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服制云何別開門更立廬不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曰按禮應服後喪之服承嫡居諸父之上一身爲兩喪之主無緣更別開門立廬以失居正之意至祖母練日則變除居堊室事畢反後喪之服禮無耆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代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 宋庾蔚之謂若如范說非爲反後喪之服亦應還毀堊室立廬在諸父堊室之上但二喪共位廬堊雜處恐非適時之禮謂宜始有後喪便別室爲廬兼主二喪

既練爲人後服所後父服議

宋何承天問曰婦人夫先亡無男有女已出嫁婦人亡後未周宗族之家乃以兒繼其後今既更制廬杖未知當及亡月一周便練爲取出後日爲制服之始荀伯子答曰出後晚異於聞喪晚稅服也應以亡月爲周不以出後日爲制服之始假使甲有婦及男女甲死甲兒持重服已練甲兒復死甲弟乙方以子景後甲景以爲伯持周年服訖便更制二十五月服甲婦女不合先景除服何容持三周服邪難者或疑若使甲服將除而景始出後景便是服斬旬日而除意謂若服將訖宜待除服方出後耳不可使甲婦女制四周服也何重問出適之女周而除心制既過卽吉之後而來繼之弟不爲喪始門庭凶素靈筵未毀舛錯深淺豈稱人情今謂宜待除者服爲後是也今問不待除耳若不服其殘月便當如知喪晚特一人未卽吉二條何者爲安荀重答曰意謂出後未及練者宜服其殘月以亡月爲周若將服竟出後宜延待服竟至於去廬卽練縗縞從輕此自降殺以漸所謂送死有已服生有節非明出後始爲喪主也又謂爲人後者在練則練在縗則縗何疑服旬便除然謂此語不通設使甲死其

婦女持服已再周甲弟乙持二子從遠還始聞喪以其長子景後甲景弟丁爲伯父追周服景以出後之故更緦縞旬日除所爲深淺舛錯不是過也譬如知喪晚特一人未即吉此又所疑也凡出後晚異知喪晚也旣已制本服今日月已過無緣更居再周若甲之婦女無事不吉而來繼之子門庭凶素此婦女無容避此凶居別卜吉宅又不可使婦女歌於內而繼子哭於外謂應服其殘月司馬操難爲人後者盡禮於彼而致降於此所以全受重之道成若子之義豈以眞假殊其事早晚異其制哉豈不以父子之名定於受命之辰加崇之恩起於辭親之日大義昭然無厭奪之變而使情節伸而有餘歲月屈於不足未知輕重將欲何附論云甲死甲兒持服已練甲兒死甲弟乙方以其子景後之景無緣爲伯持周服畢復更制二十五月服難曰景以甲練後方來後甲彼喪雖殺我重自始更制遠月於義何傷且昔以旁尊服不踰齊今爲其子禮窮於制事乖義異深淺殊絶豈宜相蒙共爲三年若是大功小功之親本服已訖乃爲之後亦可計本服之月以充再周之限若無服之親今爲甲嗣其義云何論云甲婦女無緣持三周服又不合先景除服難曰甲婦女二周終訖何事三周吉凶有期何必顧景亦猶自遠之兄始及袒免其居室之弟久已坐歌豈得同一論云或疑甲服垂除景出後景應服斬旬日而除意謂延待服除而出後耳難曰景以禮而行不及甲始喪蓋由事趣且夫堂階絶禴喪位無主行路悽愴骨肉悼心旣爲置後宜及三年之內情事有寄豈得持疑以俟吉祝再周之徒過哉論曰甲死婦女持服再周弟乙二子遠還以長子景後甲景弟丁爲伯父追稅服周而景以後出之故更居緦縞旬日而除舛錯淺深不復是過難曰乙之子景今來後甲旣不可與弟丁同稅周服又不可暫居緦縞旬日而除則景於甲之喪終闕徵服親爲甲子而反不如丁有周月之制處之於三年之地而絶之於一日之哀待吉之義於此爲[illegible]論曰甲婦女無緣避此凶居別卜吉

宅又不可婦女歌於內繼子哭於外難曰甲婦雖復縗麻去身號咷輟響然素服嫠居與代長戚夫何圖於吉宅何務於謳歌荀伯子答馬操難曰為人子者奉亡事存如所生不異盡禮於彼而致降於此答曰同所生者謂出後及所養耳不謂垂除而追責使同也設使所繼者是絶服之親而繼父有兄弟喪未周豈可悉追制伯叔周服乎故知及喪則同已死則異若本服大功之親雖數十載之後猶追為稅服至於出後之子在三年之外便不為繼父追服明既往不可得同也難曰乙子景今來後甲既不可與其弟丁同稅周服又不可制居縗縞旬日而除既為甲子而反不如丁豈有處三年之地而絶於一日之哀乎答云謂景應先稅周服畢然後可出後耳設使甲死已三十年乙將景丁從絶域還始聞甲喪豈可使景丁二子同稅周服然後議出後之事乎若猶使景居重甲婦女平吉已來或是朝市改易豈可方紙一孝居喪乎雖復三十年而丁猶稅服景不可以反不如丁得不待稅服畢乎設使周公更生不能易此言也

兼親服議

宋庾蔚之謂一人身而內外兩親論卑尊之敘當以己族為正昭穆不可亂也論服當以親者為先親親之情不可沒也或族叔而是姨弟若此之類皆是也禮云夫屬父道妻皆母道夫屬子道妻皆婦道此言本無親也若本有外屬之親則當推其尊親之宜外親不關母婦之例無嫌其昭穆之亂故可得隨其所親而服之若外甥女為已子婦則不用外甥之服是從親者服也外娣妹而為兄弟之妻亦宜用無服之制兄弟妻之無服乃親於外親之有服也至若從母而為從父昆弟之子婦則不可以婦禮待之由外親之屬近而尊也其餘皆可推而知矣

典卷九十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五十八　凶二十

生不及祖父母不稅服議 周　晉　北齊

周制喪服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盧植曰謂父客他所子生服竟乃歸父追服子生所不見恩淺不追服也鄭元曰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當其時則服稅喪者喪與服不相當之言王肅云謂父與祖離隔子生之時祖父母已死故曰生不及祖父母者至長大父稅服己則不服也諸父伯叔也昆弟諸父之昆弟也

晉賀循云生於他方不及見其父母諸父昆弟若聞喪之月日已過不爲稅服以未嘗相見恩情輕也若日月未過服之如常按魏時諸儒問云日月已過或父已亡獨聞喪當稅之不若宜稅稅何服答曰父卒而爲祖後服斬與父在異者也湻于纂問湻于睿云按小記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注云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纂省此注良謂賢聖失之甚矣據降而緦小功者稅之蓋正親而重骨肉也今父在則祖周父亡則三年此非重與若但以不見則割其正親之本變而忍惻怛之痛使與諸父昆弟同制此其可乎尊祖之義於是疏矣又禮爲慈母之父母無服亦云恩不能及恩不及者慈母之父母則可也今以他故生不見祖而以爲非時之恩意實不厭睿答曰賢聖及先儒初無疑怪此者以其緣人情而恕之降在小功不稅自正也非不相識者也聽當依就莫不厭也禮記明文先師之議可信者也不信聖賢而欲意斷直而勿有正防此輩周三年者傳重焉故也而不識見何所傳乎何所重乎劉智按禮小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子則否智以爲生不相及二文相

害必有誤字昆弟相連之語易用爲衍（衍勝也）至親並代不得以不相見而無相服之恩也若令生不相及者稅服則父雖已除後生者不得追服也凡不服者不服則父雖稅其子孫無緣服也以此推之弟衍字可知也虞喜通疑曰據文云父稅子不當其時則服之可知也當時雖服猶生不相見則恩義疏不責非時之恩於人以情恕之也若父以他故居異邦生己復更居一邦生弟然則例不稅服以生不相見故也文上言不及而下有弟字者明生不及相見理中可有弟矣已死而兒亦不稅此義兩施非衍也蔡謨以爲禮大功猶稅況此三親情次於所生服亞於斬縗雖不相見或者音問時通而絕其稅服豈稱情乎夫言生不及者謂彼已沒己乃生耳豈是同時並存之名哉若鄭說不以生存爲主但不相見便爲不及則此祖父郞復可言生不及孫而父亦生不及子兒復生不及弟也此辭不順亦已甚矣自古及今未有此言也鄭君見禮文有弟不得先兒生不知所以通其義故因而立此說非禮義也吾謂此直長一弟字耳（長音直兩反）書歷千載又更暴秦錯謬非一王氏說云己生之時祖父母已卒也諸父謂伯叔也昆弟者伯叔之子也此於情爲允又生不及之名亦得通然既謂諸父爲伯叔而復稱伯叔之兄弟於文煩重又不說己聞兄喪當稅與否於制亦闕未盡善也然猶賢乎鄭氏以同時並存爲生不及荀訥答曰別示并曹主簿書其中兒在南竪喪亡已三年其兒子該等未曾相見應爲服否記云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先儒以爲父異邦而生己不及祖在時歸見之故過時則不服也記云不及而諸儒以爲不見文義各異然則不及當謂生不及此親在時也意謂音問既通情義已著雖未相見禮疑從重猶稅服孫略議曰記云不及祖謂不及並代而不相服略昔親行其事時人咸不見許　北齊張亮云小功兄弟居遠不稅曾子猶歎之而況祖父母諸父兄弟恩親至近而生乖隔而鄭君云不責人所不能此何義也生不及者則是已

未生之前已沒矣乖隔斷絶父始奉諱居服而已否者尋此文意蓋以生存異代後代之孫不復追服生代之親耳豈有並代乖隔便不服者哉

小功不稅服議晉 宋

晉元帝制曰小功緦麻或埀竟聞問宜全服否得服其殘月以爲永制束晳問步熊熊答曰禮已除不追耳未除當追服五月賀循曰小功不稅者謂喪月都竟乃聞喪者耳若在服內則自全五月徐邈答王詢曰鄭元云五月之內追服王肅云服其殘月小功不追以恩輕故也若方全服與追何異宜服餘月 宋庾蔚之謂鄭王所說雖各有理而王議容朝聞夕除或不容成服求之人心未爲允愜若服其殘月人心得宜則應多少不同今喪寍心制既無其條則是前朝已自詳定無服殘月之制

庶祖母慈祖母服議晉 宋

晉劉系之問爲庶祖母服經無其文不知爲有服否王冀答曰庶祖母服經誠無文然亦無不服之制以情例推之謂自應服何以言之禮妾子父沒爲母伸三年子既得伸孫無由獨屈假令嫡祖在禮婦人不厭則無復所屈按禮唯有祖母文無嫡庶之别蓋以明尊尊之義而人莫敢卑其祖也禮記云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庶祖母可也此謂父妾無子父命子爲之後或子或孫唯其班第既受命爲後則服之無嫌由此言之妾之無後而託後於人者猶爲之服況親子之孫而可有不服之義邪制服爲允又劉智釋疑問云按喪服小記慈母之父母無服孫宜無服慈祖母矣又曰慈母與妾母不代祭孫不祭慈祖母何服之有智曰禮爲親母黨服爲繼母之黨不服不妨孫服繼祖母也禮孫爲祖後如子所言妾母不代祭者據奉之者身終則止耳豈有妾子先亡孫持喪事

而終喪便不祭也虞喜通疑云慈母雖賤服之如母明矣其父先亡已養於祖以祖母之服服之周可也不得復傳重三年同於繼祖母也　宋庾蔚之云按喪服傳釋慈母如母以爲妾之無子妾子無母父命以爲母子然後慈母之義全也賀云有子之妾有母之子並乖經傳所說如母之義何由而生子不違父之命豈從失禮之命小記云慈母之父母無服今子服慈母如母猶無所從況可得從父服慈祖母乎且先儒所云婦人不服慈姑者婦從夫尚猶不服則子不從明矣

君父乖離不知死亡服議 魏 晉

魏劉德問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瓊答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玄駮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祠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　晉博士徐宣瑜云君亡宜從公羊窮舟車人履所至不得者按代子卽位鄭玄注云君父亡令臣子心喪終身深所甚感心喪是也終身非也謂從元心喪可也荀組云至父年及壽限中壽百歲行喪制服立宗廟於事爲長禮無終身之制

父母乖離知死亡及不死亡服議 晉 東晉

晉蔡謨曰甲父爲散騎侍郎在洛軍覆奔城皋病亡一子相隨殯葬如禮甲先與母弟避地江南聞喪行服三年而除道險未得奔墓而其弟成婚或謂服可除不宜以婚者謨謂凶哀之制除則吉樂之事行矣且男女之會禮之所急故小功卒哭可以娶妻三年之喪吉祭而復寢曾文於祥月而納幣晉文未葬喪而納室春秋左氏傳曰婦養姑者也又曰娶元妃以奉粢盛由此言娶妻者所爲義大矣所奉事重矣又夫冠者加己之服耳非若婚娶有事親奉宗廟繼祠之事而猶有金石之樂婚則三日不舉金石之樂孰若不舉之戚加己之事孰若奉親之重

今議其婚而許其冠斯何義也不亦乖乎又曰或疑甲省墓稽留者謨以為奔墓者雖孝子罔極之情然實無益之事非亡身之所也故禮奔喪不可夜行避危害也今中州喪亂道路險絶墳墓毀發名家人士皆有之而無一人致身者蓋以路險體弱有危亡之憂非孝子之道故也而曾無譏責何至甲獨云不可乎且甲尋已致身非如不赴之人也塋兆平安非如毀發之難也又是時甲母篤病營醫藥而不可違闕侍養投身危險必貽老母憂勤哉昔鄭有尉止之亂子西子產父死於朝子西不儆而先赴見譏於典籍子產成列而後出見善於春秋此經典之明義也按吳雷思進參方傳軍事亡在新汲為賊焚燒失喪其子不奔迎禮云久喪不葬主人不變者停柩在殯者耳不得施於所圍左丞熊遠啟云父母死河北賊中如襄國平陽可依此制若王化所被人跡所及可往而不往非以篤孝道也詩人喪馬猶求之林下不得漫依東關吳平之初如此例皆詣東關尋求唯桓陵不往求宋岱不迎母並加清議其為制旦有進則又司徒李允祖父敏浮海避公孫度不知存亡尋求積年不得允父見鄉里與父同年者亡乃制服徐景山勸娶而生允劉智釋疑曰遇亂離析計父母之年已過百年可終卒矣而不得音問計同邑里同年者於其死日便制喪服或以為終身或不許者如何智答曰父母死生未定則凶服不宜在身繼祀為重然則言不宜制服必繼代祀者吾以為得之矣凡服喪而無哀容得以不孝議之處厭降不得服其親而哀情至者吾得以孝篤稱之雖虞喜通疑云或以當終身服喪如是曾閔所能僅行非凡人所逮也謂宜三年求之不得乃制服居廬祥禫而除孔衍乖離論曰聖人制禮以為經常人之教宜備有其文以辨彰其義卽今代父子乖離不知自處之宜情至者哀過於有凶情薄者禮習於無別此人倫大事禮所宜明謂莫測存亡則名不定名不定不可為制孝子憂危在心念至則然矣自然之情必有降殺故五服之章以周月為節況不聞凶何

得過之雖終身不知存亡無緣更重於三年之喪也故聖人不別爲其制也御史中丞劉隗奏上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營宮歡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　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征南大將軍王敦上言自頃中原喪亂父子生乖或喪竄客寄奔迎阻隔而皆制服將向十載終身行喪非禮所許稱之者難空絕婚娶昔東關之役事同今日三年之後不廢婚宦苟南北地絕非人力所及者宜使三年喪畢率由舊典也太常賀循上尙書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蓋出人情非官制所裁也右丞蔡謨引奔喪禮有除喪而後歸則未有奔除服之文也宜申明告下若直據東關之事非聖人所行恐不足以釋疑也循重議禮奔喪除而後歸者自謂喪葬如禮限於君命者耳若屍靈不收葬禮不成則在家與在遠俱不得除也況或必須求覓以其喪禮待己而成者邪若別以爲義未足以服人心也直以禍難未銷不可終身居服故隨時立制爲之義斷使依東關故事大將軍上事謂可從也帝告下曰若亡於賊難求索理絕者皆依東關故事行喪三年而除不得從未葬之例也唯親生離吉凶未定心憂居素出自人情如此者非官制所裁普下奉行中郎李幹自上父母分迸不知所在今妻亡不婚吉事不接丞相王導上幹情事難奪可更選代詔曰前敦循所奏唯聞喪不得奔者作制如李幹此竟未決之宜急議定荀組表曰有六親相失及不知父母沒地者以未指得死亡之問沒地處所情慮無異然以未審指的希萬一之存未忍舉哀則有終身之戚不涉吉事或推一身承一宗之重傳祖考遺體無心婚娶遂令宗祀絕滅於一人及犯不孝莫大無後之罪此實難處然臣以爲此非聖人不以死傷生之教也兩路粗通久無音問覆可知矣但不了死地耳如此之徒宜以王法斷之令舉哀制服勤三年凶不過三年此近亡於禮者之禮也詔曰組所陳不知父母存亡者令行服此於有情其尙有疑然要當詳議此理令可

經通不得以難安隱而直爾置之皆一代事理道所宜先明杜夷議曰苟組雖慮宗允承絕魂靈餒而莫祀亦何可不念父母之或餬口於四方或已死而不服視死猶生也或云死而服之視生猶死也恐視死猶生賢於視生猶死也且又死之與生非意所度春秋甲戌己丑陳侯鮑卒信則傳信疑則傳疑謂此宜疑之以避不敏博士江泉議將迸離隔便令行喪按舊事未覩其例昔宰咺致賵春秋譏其豫凶事子路赴衛仲尼雖知必死須使者至而哭之然則吉凶事大存亡應審方今正道始通各令尋求之理盡乃後行喪於禮未失虞豫議曰子當越他境以求其舟檝所經人跡所至可前而進見難而退若山川之險非身所涉雖欲沒命則孝道不全宜廢榮利之勢居憔悴之戚此慘怛之行表德義之所先也征西司馬王愆期議令雖父子分乖存亡不定昔宋岱與母離隔吳平其母尚存推此安可必其無異乎故先明授受不廢謂宜使婚宦及時也孫綽議云三千之責莫大於不祀之痛必俟清平而婚或有絕祀之門矣虞譚議曰諸失父母者疑行服之制以禮除喪而歸未奔者無不除之制若廢祭絕嗣皆不可行宜詳條制萬代可述蔡謨議父子流離存亡未分吉凶無問人道不可終凶宜制立權禮其過盛年之女可聽許嫁其男宜尋求理極道窮乃得聘娶魯文公以大祥之月納幣於齊春秋善之傳曰孝也今乖離之子不廢婚禮而末俗多有歡宴之會致貽譏議以成疑惑今慎行之士莫知所從求下禮官考詳永為典式博士環濟議云春秋之義納室養姑承繼宗祀聘納事在可許仕進須俟清平

通典卷九十八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五十九 凶二十一

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 周 漢 晉 宋

周制齊縗不杖周章昆弟相爲服及姑姊妹適人無主者與孫之爲祖父母同姑姊妹報則天子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王者後及無主者其服與士爲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天子之卿大夫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諸侯及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爲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天子元子及諸侯卿大夫無主者與士爲姑姊妹適人無主者同諸侯之卿大夫爲姑姊妹女子子爲命婦無主者亦如之命婦無主者爲其昆弟之爲士者亦如之 漢石渠禮議曰經云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何戴聖以爲唯子不報者言命婦不得降故以大夫之子爲文唯子不報者言猶斷周不得申其服也宣帝制曰爲父母周是也（吳射慈云士爲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齊縗周） 東晉征西庾亮府倉曹參軍王群從父姊喪無主後繼子俄而又卒群以爲姑姊妹無主後者反歸服經雖不及從設教必自親始以經言則宜不降以記論例在加服又與此姊同在他邦無餘親情所不忍準經不降不亦可乎通諮府王及僚寀詳斷荀訥曰若從姊夫沒無子無主後反服可也今已立後殯葬有主祭足下制小功之服方以爲後者沒更與本親之情尋其始則喪非無主論其終則五月之末繼以大功之受於制則情禮已降於服則非輕重之序庾亮答曰存沒禮終而喪其嗣此之無後雖復可哀然非復本宗之所知矣故不得以小功之末以亡者喪後而反服大功也 宋庾蔚之謂王群從姊喪亡之初有繼兒群已

制小功之服凡服皆定於始制之日豈得以葬竟兒亡方欲追改其服乎異於女子爲夫所出申服於父母也經文多略可以類推舉近親知有服則疏者知無服凡經於五服之內文有未備皆於公子章發凡以明例無主後之不降文不及從又無發凡以明之是知相矜止於周服而已晉朝喪亂移都於江南郡之卿士同奉天子何他邦之有乎

叔母寡姑遣還未嫁而亡服議 晉

晉王景平問婦人夫沒無男其姑愍其少寡欲令更出要其兄迎歸未有所適而亡伯叔之子應爲服否谷士風議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出之義今姑愍彼無嗣令還其黨欲令更出則衛莊姜遣陳嬀之比也於兄弟之家者兄弟宜服周受姑命而歸宗夫之餘親不應有服虞子卿駁曰士風所議婦人夫沒無子有歸宗更適之義昔姜氏令殺適立庶歸齊怨魯陳嬀以子死君卒於禮宜歸此婦非姜氏義絕之倫無陳嬀應出之事其姑愍其守寡欲令更適此蓋代俗之常意非教訓之道也衛共伯之妻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不去就有姑命未可要謂之必出也季思龍以爲谷氏所據之徵雖失然所執之意未爲非也婦人之禮執箕帚養舅姑供祭祀者也今歸母氏缺此三事何婦禮之有姑以宜出而遣兒以可出而迎辭姑從兄是爲欲出之意定也李彥仲以爲姑有嫁婦之文故令歸母氏之黨已絕之理理自灼然

寡叔母守志兄迎還密受聘未知而亡服議 晉 宋

晉有問曰甲叔母乙寡守節十餘年其母在兄壬迎乙還家景求婚於壬壬意許定已剋吉日而乙暴亡甲應有服否裴主簿議凡秉節遂志義不二醮者固必杜漸慮始專於夫家何得假跡晨昏以之媒幣余以爲景壬交幣

之辰則弔乙義絶之日許參軍駁曰乙喪夫無子勵操十載心期同穴志固金石雖潛交媒幣而乙不與知苟聘至之非我則無愧於幽明矣昔宋姬守志梁寡高行焚身毁形焉知景至之時乙無若人之絜疑必從重重則宜服予因以爲不應絶也　宋庾蔚之云甲叔母乙便是執操之人㫖是母欲奪而嫁之乃逆靑杜漸防微古賢不足責也許君之言當附於理

已拜時而夫死服議夫父母喪附　晉

晉鄭澄問弟女當適武留縣兒留去年自將兒來拜時其兒今卒不知弟女當奔弔否若弔着何服范甯答曰禮曾子問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縗而往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謂斬縗也謂既親拜舅盖當重於吉日耳鄭又問若拜舅爲重於吉日應服斬誠如來告若拜傍親復云何昔荀殷拜時而卒庾家女不往弔不被譏何也再答曰三代殊制禮有因革意爲娶女有吉日理輕於拜舅復重於拜餘人荀氏海內名族庾則異行之門想其不奔弔必有所據又陳仲欣拜時婦奔喪議曰夫拜時出於末代或恐歲有忌而吉日不辰辰時也言雖逢吉日有此變禮既無文於古及其損益故當使今之情制不失古之義㫖亦宜以前事之得中者爲後事之元龜輒尋今人拜時壻身發家交拜者往往長迎而盡婦人之禮按記婦至壻揖婦以入共牢而食夙興沐浴質明贊見婦於舅姑則與拜而長迎然後婦禮乃備者不相依準至於三月廟見鄭元云以舅姑沒者耳若以三日擬三月施之二親沒則可若其親尙存豈容借言乃以衆人所行失禮之事反議許長迎而爲非則是賤於準禮而貴於衆失可得然乎又記云娶女有吉日而死壻以齊縗而弔既葬而除夫死亦然又在途之女而夫父母沒布深衣以赴喪又記云女未廟見而死雖不祔於王姑而壻不杖歸葬於女氏示未成婦鄭元云雖不備喪禮猶爲服

齊縗依準古義無不赴哀之文若苟以今失爲是而以古禮先儒爲非人則未如之何夫拜時雖非古旣女交拜亦敬愼重正但未見婦於姑然夫妻之分定矣若謂猶非定則女子可嘗絳紗使他丈夫發而相見拜以爲婿輒可委去女子之分固若是乎夫稱妻者係夫之言稱婦者有姑舅之辭凡娶妻誠盡婦禮所以事其所生而代中有三日行敬或上堂見姑又設有甲乙二親不存娶妻雖已三日無可致敬又未烝嘗則與拜時未敬舅姑事殊而理同豈聞今人以爲非妻乎由斯而言迎婦入家發蒙交拜夫妻之禮定致敬舅姑爲婦之禮畢以明婦順耳情禮不相背故可推情以言禮凡人有喪猶或悽愴況已入夫門而不卹其哀乎若謂與古禮相準而合情者夫家尙中祥祥日可赴哀赴哀而情敬伸矣仲欣又書曰庾揚州以拜舅姑擬之廟見同先配而後祖尋陳鍼子之譏鄭忽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鄭云配謂同牢食而後祭無敬神心故曰誣其祖未三月而祭非禮也又記曰婦共牢食沐浴俟明乃見舅姑以明婦順今當思禮傳所以同異而謬以拜時爲先配後祖未是尋書之意也且代人三日先配及同牢行禮不以爲嫌又今人拜時皆未施敬舅姑誠準婚已交禮未及三日故也設有婚未三日而夫有大喪必盡哀而婦義已成矣旣以拜時準婚未三月則是俱已入門交禮同未致敬舅姑情義赴哭之例不得云異

郡縣守令遷臨未至而亡新舊吏爲服議　魏　宋

魏河南尹丞劉綽問曰士孫德祖以樂陵太守被書遷陳留已受印綬發邁迎吏雖未至左右已達未入境而亡不知樂陵送故吏當持重乎陳留迎吏當持重乎河南尹司馬芝答曰德祖見陳留太守故樂陵守耳樂陵吏以舊君服復何疑也劉綽難云雖去樂陵其義未絕陳留雖迎其恩未加今使恩未加而服重恩未絕而服輕乎禮

娶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縗而弔既葬除之謂樂陵宜三年矣芝答德祖已受帝命君名已定乃欲以已成名之君比未成之婦何邪綽又難陳留之吏既未相見而使三年是責非時之恩禮云仕而未有祿違而君薨弗爲之服明服以恩不以名也 宋庾蔚之曰爵位以受命爲判德祖已受陳留之印則於樂陵爲舊君矣不俟迎至乃相見也陳留君吏之名雖判而恩實未接同吉日之婦於情爲安令吏爲君齊縗以弔按宛令還爲元城已來在道元城左右奉闕錄主簿衆吏在後未到令死二縣吏疑所服馬博士以爲宛君臣未絕舊吏不得不服元城宜弔服加麻賈博士以爲已正名元城然未入境可依女在塗之服宛當爲舊君之服或問長吏還在傳舍而死彼迎吏未至此二國吏服誰當輕重孫叔然答曰古者諸侯以國爲家衛出其君於襄牛不書出奔以未出境也衛侯奔死焉傳曰猶在境內則衛君也雖出傳舍固當以君服之彼迎吏依娶女有吉日夫死斬縗弔既葬除之

吏受令君使聞舊君薨服議晉

晉范甯答問者曰禮銜命出使而君薨在道則反入境則遂其事然則聞舊君之喪反命而後赴也又問曰仕今君之朝欲奔舊君之喪而今君不許可以輒去乎甯答事君當不義則爭之三諫不從去之可也君有戎役之事王命所制此禮權也

與舊君不通服議周 晉

周制檀弓魯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歟對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爲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鄭元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兵主來攻伐曰戎首也盧植曰戎兵也言人君待臣不以禮不舉兵爲行誅之首誅之則善矣又何反服之有 戰國時齊宣王問孟子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答曰諫行言聽膏澤下

於人有故而去（案毋遂云謂有他故不得不行或避怨仇者也）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安其所往如此則為之服若諫不行又搏執（若送四徒然也）此之謂寇讐何服之有耶　晉或問云君無道而臣見黜放君薨為服否許猛答曰君無道則當三諫不從則適他國若既亡不越境君雖無道猶責以臣禮惠帝元康中趙郡吏蘇宙不奔弔於郡將中郎關中侯曹臣移冀州大中正臣以元康四年為先定公薨背還濟北穀城墓宅妾居太學博士趙國蘇宙昔先公臨趙以宙為功曹後為察孝前臣遭難宙為鎮東司馬趙之故吏有致身敘哀者有在職遣奉牋者唯宙名諱不至宙今典禮學之官口誦義言不可廢在三之義於宙應見論貶博士蘇宙移國子博士被符不省請議郡將曹公昔臨儆國見接有布衣之交高遊盡歡謂千年可畢不意後會遏為功曹尋被州召不為公察孝也欲深其罪崇飾虛名以惑明時宙雖不德數受教於君子竊有故將之喪而忘奔赴之哀過蒙殊恩忝佐方岳銜命守制無因致身禮聞父母喪不得奔赴為位斂髮成踊襲絰割孝子之心以終君之命謂之禮也往聞喪設位盡哀仰則先哲俯順王度儀刑古典不失舊物若此為罪不敢逃刑聞凶則因發健步書弔嫡孫健步迴說喪已還東阿留書付其從子綜宙尋被召為博士王事敦我不遑啟處如宙凶薄天討其罪孤獨無子代之哀人也按穀梁傳曰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人弔魯人不弔魯人曰吾君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周人喪魯人不弔是其下成康未為久也（下猶去也言去成康之時不遠無愧於不住也）禮無臣祭君之文時俗之所行非先王之令典也庶子不得祭父臣之祭君也求之禮傳無弔祭之文國子博士謝衡議云大夫去國其妻長子為舊君服傳曰妻言與人同長子言未去也言去則無服矣是違諸侯之天子不反服違天子之諸侯亦不反服以在外也今之官長皆自外來假借一時共相臨尹去則在外體違事絕恩輕義疏至於死亡隔限遠路或有難故不得時往奔赴之義無所施也博士周袁議云事君之道資於

事父委質之日貳乃辟也苗受署而退義已周矣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所以哀其喪矜其孤也苟能致書唁弔祭闕之可也河內太守孫兆議曰秦罷侯置守漢氏因循郡守喪官有斬縗負土成墳此可謂竊禮之不中過猶不及者也至於赴奔弔祭故將非禮典所載是末代流俗相習委巷之所行耳非聖軌之明式也今之郡守內史一時臨宰轉移無常君遷於上臣易於下猶都官假合從事耳又當故將未殯之前已受天子肅命之任王事敦我寧勿所職詩不云乎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孝子之情猶不得將養父母而況遠赴弔祭故將乎其議貶者可謂行人失辭仲尼所以非子路由爾責於人終無已也元康中又南陽張觀告太常稱其父昔為丹陽郡有二臣主簿劉宣留頌等理罪除名今觀父亡居在郡下宣等不來臨喪又不奔葬凡人有喪匍匐救之況於君臣之義乎而宣等敢懷讎君之心公肆夷狄之行（按宣頌告太常自理云近為陳事犯忤加鞭付獄宣頌默然待放戮辱放退君臣道絕抱罪之人不敢見靈柩也）博士馬平議云按禮君臣之道有合離之義宣等昔為君所棄是為義絕義絕之臣責其自親於君已見放逐求還親臨喪事於事則近偽於禮無此制也又梅陶為章郡太守孫虛為功曹虛怏怏不欲時有蜀賊偵邏誤為賊至陶及虛皆散走曉知非賊至悉還陶大怒書佐還晚欲斬之虛執據不聽陶後移邑虛詣郡自理駮陶七事戴邈為州都言依事絕太尉留虛為從事中郎不復與陶相聞溫縣領校向雄送犧牛不呈郡太守吳奮送牛值天大熱多渴死奮召雄與杖雄不受曰呈牛亦死奮下雄獄後雄為黃門郎奮為侍中同省不相見武帝敕雄詣奮王隱議曰禮雖云君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當為小惡也三諫不從則去不見齒於其君則不敢立其朝至如仲子稱人以國士遇我我以國士報之人以凡人遇我我以凡人報之此猶輕於戎首則可逢而避之至死不往可也雄無詔敕逢避未可非也

秀孝爲舉將服議 魏 宋

魏景元元年傳元舉將僕射陳公薨以諮時賢光祿鄭小同云宜準禮而以情義斷之服弔服加麻可也三月除之司徒鄭公云昔王司徒爲諫議大夫遭舉將喪雖有不反服今不同古便制齊縗三月漢代名臣皆然　宋庾蔚之謂白衣舉秀孝既未爲吏故不宜有舊君之朝尊卑不同則無正服弔服加麻可也今人爲守相刺史又無服但身蒙舉達恩深於常謂宜如鄭小同弔服加麻爲允今已違適爲異與舊君不通議論不弃弔故郡將喪

郡縣吏爲守令服議 魏 宋

魏令曰官長卒者官吏皆齊縗葬訖而除之（蜀譙周云大夫受畿內之采邑有家臣雖又別典鄉遂之事其下屬皆止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無復采邑之家臣郡縣吏權假斬縗代至則除之）　晉喪葬令曰長吏卒官吏皆齊縗以喪服理事若代者至皆除之武昌太守徐彥與征西桓溫牋云蔡徐州薨主簿服斬王征北薨於京都王丞相時在喪庭徐州主簿以服事諮公公謂輕重可依蔡侯時比中郎劉公薨於淮陰州主簿相承持重至郄太宰薨州主簿改服齊縗中興以來江南皆從之公卿以下至邑宰吏服其君齊縗則無從服之文而由來多有從服者陶大司馬遭兒子喪府州主簿從服時卞光祿經過自說爲太傅主簿太傅喪母已不從服此是用晉令也郄太宰遭姊喪吏服爲疑郄問譙秀言不應從服諸主簿仍便從服既服君旁親則服君便應重矣乃二公之薨府州主簿服齊縗　宋庾蔚之謂晉令云代至而除施之州郡縣長吏宜用齊周之制禮代殊事異理有大斷今州府之君既不久居其位暫來之吏不得以爲純臣則齊周之制不爲輕也君齊矣豈有從乎子妻其猶不從本無議於傍親卞光祿所行是也二公是吏從服姪姊可謂恢疏罔其乖遠矣

通典卷九十九終

通典卷一百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　凶二十二

喪遇閏月議 東晉　宋　齊　梁　後魏

東晉孝武帝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而遇閏博士謝攸孔粲議按左氏春秋經魯襄公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卒其間相去四十二日是則乙未閏月之日也經不書閏月而書十二月明閏非正宜附正之文其不曰二十九年正月是附前月之證又禮記曰喪事先遠日則祥除應在閏月尚書左丞劉遵議喪紀之制歲數者沒閏而三年之喪閏在始末者用含之論時有不同唯當本乎閏之所繫可以明折衷經傳具四時以編年一時無事經書首月及其有事隨月而載初不書閏者以閏附正月不應時見也唯魯文公六年書閏月不告朔指見告朔之餘無事也又文公元年閏三月後故傳曰於是閏三月欲審所附此明證設此閏遭喪者取其周忌應用來年三月既合喪期大數得周忌定日何休亦以為然朝論同之不嫌原其所由在乎閏附前月而不屬後故也始喪在閏月以附前祥除遇之豈得屬後立閏有定所而施用有彼此求之理例殊不經通且喪宜從重不貳之道祥用遠日禮之正典愚謂周忌故當七月二十八日大祥應用閏月晦既得周忌之正不失遠日之義禮之遠日誠非出月遇閏而然蓋隨時之變耳劉遵用閏月祥散騎常侍鄭襲議云中祖簡祖皆以閏崩祥除之變皆用閏之後月先朝尚爾閏附七月用之何疑荀司徒亦以閏薨荀家祥亦用閏之後月諸荀名德相繼習於禮學故號為名宗議者引周官左氏而非公羊穀梁今按周官左氏傳所書自書閏月中事閏月長三十日

長音直兩反三十日中何得無事不明閏月非附月之理也議者稱三年之喪二十五月遇閏之年便二十六月三年之喪不應以閏爲月議者稱禮傳終身之哀忌日之謂不唯周年子卯之謂代不用子卯閏月及大月三十日亡至於無閏之年及與小盡都是無忌所以古人用子卯也簡文皇帝七月二十八日崩己未之日今年己未在閏月十日時不用子卯而用二十八日久矣若己未在他月今者不能變改閏附七月己未在閏今者用閏益遠周之情也吏部郎中劉耽議以爲喪禮之制周年沒閏者議以閏非正月故略而不數是以邱明謂之閏三月公羊則曰天無是月由此言之閏無定所隨節而立其名稱則在上月是以卒於閏者則以所附之月爲周至於祥變理不得異豈有始喪則附之於前祥變則別之於後以例推之情所未安且夫禮雖制情亦復因情制禮若情因事伸則古人順而不奪是以每於祥葬咸用遠日斯所以即順物情因可伸之故數年則沒閏喪禮所不嫌附於前月春秋之明義愚謂國祥用閏月晦旣合經傳附前之義又得遠日伸情之旨且喪宜從重古今所同詳尋理例謂此爲允太常丞殷合議謂忌不可還存終月也祥不必本月尙遠日也謂宜以七月二十八日爲忌閏月晦而祥尙書右丞戴謐議尋傅士所上祥事是專用吳商議也商之所言依公羊何氏注及禮之遠日也禮稱三年之喪十三月而小祥二十五月而畢春秋傳曰三年之喪其實二十五月此喪服之大數周月之正文也又云喪以月者數閏以歲者不數閏是爲有閏則十四月而祥二十六月而除不用喪月之常數所以重周忌之正也夫練除之節喪禮之大終身之哀忌日之謂喪中遇閏禮不可略周忌之月不可以移故緣情以立制變文而示義也至閏在喪表三年之限已全周忌之正已得何故於此而復延月邪議者據左氏之閏三月公羊無是月穀梁附月餘日以明閏非月數皆應屬前之證按推考分度隨以置閏閏月之所在年中無常要當有繫以名其所在

三月後謂之閏三月非三月也天無是月非常月也非無此月所在無常也穀梁亦云積分以成月經傳之文先儒舊說並不謂閏是餘日不別月數而以六十日爲一月也三年之喪禮之所重其爲節文不專一制亡在於閏喪者之變祥除之事無復本月應有所附以正所周閏在三月後附於三月喪紀無違順序有節合三傳三禮意也若閏非月數皆屬以前功服葬月何以數之於葬則數於祥則否用舍二義未知安也凶事遠日言月中之遠耳若遷一月當是遠月豈遠日之義邪卜葬之遠不出於月卜祥之遠而乃包閏卜同遠異復非所宜也按何休云閏死者數閏以正周月非死月不得數大較粗同但其年無閏而以乙未爲閏之日考較經傳未之詳耳商采尋便爲正義不亦謬乎閏在喪中略而不計祥除値閏外而不敢重周忌也閏亡無正推以附前喪期不闕順序不悖合禮變也鄭襲難范甯曰以閏三月五日死者當以來年何月祥何月爲忌日答曰謂之閏月者以餘分之日閏益月耳非正月也非正月則吉凶大事皆不可用故天子不以告朔而喪者不數以閏月死旣不數之禮十三月小祥二十五月大祥自然當以來年四月小祥明年四月大祥也所謂忌日者死者之日月耳今以閏月來年無閏月安得有忌日邪當以後歲閏月五日爲忌是五年再有忌日也難曰忌日之感終身之慼罔極之恩不離一日今須後閏則三年之忌不亦遠乎傳稱子卯不樂謂之疾日先儒以爲甲子乙卯誠如是自宜以日辰爲忌遇之而感耳御史中丞譙王臣恬議云夫閏非正數故附前月爲稱至於月也豈得爲一臣請以宿度論之閏所附月盡之夕盈猶見乎又閏之初豈不始魄以玆言之可不謂兩月邪天無是月正數耳非無此月也若用閏祥則虧二十五月之大斷失周忌之正典出於祥月非卜遠日之謂二三無據義實致疑愚謂正周而除於禮爲允會稽內史郗愔書云省別書并諸議具三禮證據誠所未詳然恐祥忌異月於理旣爲不安又十三月而祥二十

十五月而畢明文煥然而閏在周內合而不數者則閏正月遭艱便應以十二月祥於時則未及周年於忌則時尙平吉若由天無是月故略而不計則凡在五服皆應包閏具如足下所請若云情重則宜包情輕故宜數是爲制之由情而未本乎歷數必天無是月則雖情有輕重而含閏宜一且齊縗之制遇閏而包降爲大功則數而除天性攸同而包數異制以月爲斷者數閏以年爲斷者除閏推此而言則除數所由蓋以所遇爲分斷非本情之所以以後月爲周者故是上之所論以吉爲忌於理不通故耳云閏在周後將非其喻至於凶事尙遠蓋施於卜日祥葬制無定期故不得節伸物情務從其遠耳若理例坦然義無疑昧豈得不循成制而以過限爲重或謂閏者蓋年中餘分故宜計其正限以補不足今再周無閏則不補小月之限閏在周後便欲以六十日爲一月者當以既已遇閏便宜在盡其月節故也月節之難足下釋之且節必在閏月之中則合月從節卽復進退致闕按鄭玄云以月數者則數閏以數者雖有閏不數之又射慈云三年周喪歲數沒閏三九月以下數閏也尙書僕射謝安等參詳宜準經典三年之喪十三月而練二十五月而畢禮之明文也祥除必正周月請依禮用七月晦至尊釋除縞素俯就卽吉詔可　宋孝武帝孝建元年湘東國刺稱國太妃以去年閏六月二十八日薨未詳周忌當在六月爲取七月博士邱遹之議論月亡者應以本正之月爲忌謂三閏論雖各有所執商議爲允宜以今六月爲忌左僕射建平王宏謂遹之議不可準據按晉代及皇代以來閏月亡者皆以閏之後月祥宜以來年七月爲祥忌大明元年二月有司又奏太常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十八日薨今爲何月末祥除下禮官議正博士孫休議尋三禮喪遇閏歲數者沒閏閏在周內故也鄱陽哀王去年閏三月薨月次節物則是四月之分應以今年四月末爲祥按晉元明二帝並以閏月崩以閏後月祥先代成準則是今比太常丞庾蔚之議禮正月存親故有忌日之感四時既變人情亦衰故有二祥之殺是則祥

忌皆以周月爲議而閏亡者明年無其月不可以無其月而不祥故必宜用所附之月閏月附正公羊明義故班
固以閏九月爲後九月月名旣不殊天時亦不異若用閏之後月則春夏永革節候亦殊縱然人以閏臘月亡者
若用閏後月祥忌則祥忌應在後年正月祥涉三載旣失周歲之義冬亡而春忌又乖致感之本譬今年末三十
日亡明年末月小若去年二十九日親尚存則應用後年正朝爲忌此必不然若其不然則閏亡者亦可知也通
閏並用閏附於正而正不假閏得閏便祥何待於閏且祥忌異月亦非禮意　齊高帝建元三年有司奏皇太子
妃穆以去年七月薨其年閏九月未審當數閏月爲應以閏附正月若數閏者南郡王兄弟便應以此四月晦小
祥（按杖周服十一月小祥）至於祥月不爲有疑否左僕射王儉議三百六旬尚書明義文公納幣春秋致譏穀梁云積分而
成月先儒咸謂三年周喪歲數沒閏大功以下月數數閏夫閏者蓋是年之餘日而月之異朔所以吳商云合閏
以正周閏允協情理今杖周之喪雖以十一月而小祥至於祥縞必須周歲凡厭屈之禮要取象正服祥縞相去
二月降小祥亦以則之又且求之名義則小祥本以年限考於倫例則相去必應二朔今以厭屈而先祥不得謂
此事之非周事旣同條情無異貫沒閏之理固在言先縱然祥在此晦則去縞三月依前準例益復爲疑謂應須
五月晦乃祥此國之大典八座丞郎研盡同異尚書令褚淵難儉議曰厭屈之典由所尊奪情故祥縞備制而年
月不伸今以十一月而祥從用可知旣計以月數則應數閏以成典若猶含之何以異於縞制疑者正當以祥之
閏月數相懸積分餘閏厤象所私計月者數閏故有餘月計年者包含故致盈積據理從制有何不可儉又答曰
三閏之義通儒所難但祥本應周屈而不遂語事則名體具存論哀則情無以異跡雖數月義實計年閏是年之
歸餘故宜總而包之周而兩祥沿尊故屈祥則沒閏象年所伸屈伸兼著二途具舉經紀之旨其在茲乎如使五

月小祥六月乃閏則祥之去縞事成三月是為十一月以象前周二朔以放後歲名有區域不得相參曾襄二十八年十二月乙未楚子卒唯書上月初不言閏此又附正之明義也鄭射王賀唯云周則沒閏初不復區別杖周之中祥將謂不俟言矣成休甫云大祥後禫有閏別數之明杖周之祥不得方於緦縞之末節恩如彼就例如此祠部郎中王珪之議謂喪以閏施功緦以下小祥值閏則略而不言今雖厭屈祥名猶存異於餘復計月為數追屈慕之心以遠為近日既餘分月非正朔含而全制於情唯允僉議據理詳博謹所附同褚淵始雖議難再經往返未同僉議依舊八座丞郎通共博議為允以來五月晦小祥其祥禫自依常班下內詔可　梁天監四年掌凶禮嚴植之定儀注以亡月遇閏後年中祥疑所附月帝曰閏蓋餘分月節則各有所隸若節屬前月則宜以前月為忌節屬後月則宜以後月為忌祥逢閏則宜取遠日　後魏宣武帝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武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龍武數閏月詣府求仕領軍將軍元珍上言按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武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即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珍復上言龍武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是為大尤罪其焉舍又省依杜祥禫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鴻又駁曰按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武生自戎馬之鄉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心非貪榮求仕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喪事尚遠日誠如鄭義龍武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之致乎正如鄭義武罪宜科

忌日議 子卯日附 周 漢 大唐

周制檀弓云忌日不樂 謂死日也言忌日不用舉吉事 祭義云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 忌日親亡日謂之忌者不用舉他事如有時日之禁也 祥善也志有所至至於親以此日亡其哀心如喪時也 忌日必哀 漢翼奉上疏曰北方之情好行貪狼申子主之東方之情怒行陰賊亥卯主之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 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物而潤故多所好多所好則貪而無厭故為貪狼也東方木木生於亥盛於卯木性受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而陰氣賊害故為陰賊也張晏曰子卯相刑故為忌也鄭玄曰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為吉事所以自戒懼也 大唐武太后天册萬歲中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廻欲以十二月入城時以為凱旋合有樂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王方慶議曰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若有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 見音樂篇

納后值忌月議 晉

晉穆帝納后值忌月范汪與王彪之書云尋起居注九月是康皇帝忌月禮止云忌日不樂都無忌月語不審是疑不若當疑於九月建八月其間當下六禮便為至遲不復展如此當伸至十月忌不應以為忌邪足下可以示曹諸賢取定也博士曹耽為不見禮有忌月學淺不敢以所見便言無之博士荀訥按禮唯云忌日不樂無忌月之文所謂忌日當是子卯今代所忌更以周年日數此事與古不同王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時忌歲輒共視禮無忌月今者所據正當以禮經為明僕射周閔等云禮止有忌日不樂了無忌月語王者當仗經典存遠體君舉必書動為代法故當如皇太后令尅此九月宜以為定

通典卷一百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六十一　凶二十三

爲廢疾子服議 晉 宋

晉劉智釋疑問曰今有狂癡之子不識菽麥不能行步起止了無人道年過二十而死者或以爲禮無廢疾之降殺父當正服服之邪以爲殤之不服爲無所知邪此疾甚於殤非禮服所加也禮之所不及以其從例所知故也不宜服矣此二者將爲從智荅曰無服之殤至愛過於成人以其於生性自然未成因斯而不服以漸至於成人順乎其理者也至於廢疾多感外物而得之父母養之或不盡理而使之然仁人痛深不忍不服故禮不爲作降殺不得同殤例也王徽之問劉玢廢疾兄女服記云其夫有廢疾又無子傳重者舅爲之服小功又云長子有廢疾降傳重也此二條皆以其廢疾降嫡從庶謂如此雖非嫡長而有廢疾既無求婚許嫁理且慶弔烝嘗皆不得同之於人不知當制服不劉玢答若嫡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與衆子同在齊縗蓋以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亦非降也喪服經齊縗章爲君之祖父傳曰從服也鄭注曰爲君有祖之喪者祖有廢疾不立也從服例降本親一等君服斬故從服周唯孫不敢降祖此亦是廢疾不降之一隅也　宋庾蔚之以爲疾病者不愈而亡彌加其悼豈有禮無降文情無所屈而自替其服者邪殤服本階梯以至成人豈可以病者準之篤其愛者以病彌可悲矣薄其恩者以病則宜棄矣病有輕重參差萬緒故立禮者深見其情杜而不言無降之理略可知矣嫡不爲後是其去傳重之加非

降其本服劉智劉玢所言近爲得理矣

罪惡絕服議 周 晉 宋

周制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盧植曰公族諸侯同族也磬縊也郊外曰甸去國城百里內也不與國人同慮兄弟故縣之甸人鄭元曰不於市朝隱之也縣縊殺之曰磬）公三宥之有司不對走出致刑於甸人公又使人追之曰雖然必赦之有司對曰無及也反命於公（白已刑殺）公素服不舉爲之變如其倫之喪無服（盧植曰變飲食降其月如其等之喪也鄭元曰素服於凶事爲吉吉事爲凶非喪服也鄉大夫死則皮弁錫縗以弔同姓則緦麻以弔今無服不往弔也倫謂親疏之比）親哭之（不往弔爲位哭之而已）

晉劉智釋疑問曰昆弟骨肉以罪惡徙流死者諸侯有服不答曰凡以罪惡徙者絕之國君於兄弟有罪者亦絕也舊說諸侯於兄弟有弔服服緦絰此不服則無緦絰素服而已不弔臨其喪也諸侯之身體先君奉祭祀是以不得盡其情於所絕耳然則不爲父後者則服之矣御史中丞裴祗兄弟等乞絕從弟儀曹郎耽喪服表曰耽受性凶頑往因品署未了怨恨親親言語悖逆譬絕骨肉其兄司空秀二息從纂景以下蒙亡耽皆不制服發哀昔二叔放流鄭段不弟皆經典所絕耽應見流徙未及表聞之頃耽憂恚荒越遂成狂病前郎檻閉今以喪亡罪應彰聞穢辱宗冑耽見周親以下皆宜絕服葬不列墓次請處斷戶曹屬韓壽議云祗表稱二叔放流鄭段不弟大義滅親至公之道然猶作鴟鴞之詩成王封其子胡於蔡明王篤愛親親無已之意也今耽直由病喪神故有悖言非管蔡鄭段之元惡而祗等心棄引致不加痛傷於禮不喪於情不安東閣祭酒李彝議昔公孫敖爲亂而亡襄仲猶帥兄弟而哭不廢親愛春秋所善也耽狂疾積年亡殁之後追論往意絕不爲服竊所未安主簿劉繼議以爲先王制禮因情而興五服之議以恩爲主是以明親親之分正恩紀屬恩崇則制重意殺則禮降昔周公誅管蔡鄭伯克叔段皆正以王法絕不爲親耽凶頑悖戾背義忘親存無歡接之恩絕無禮服

之制循名責實不服當矣宜如祇所上記室督田岳議以爲五服之制本乎親屬故賢不加崇愚不降禮昔公孫敖既納襄仲之妻又以幣奔莒至其卒也仲欲勿哭傳曰喪親之終也情雖不同無絶其愛親親之道也叛君爲逆納弟妻爲亂亂逆之罪猶不廢喪故允子啟明而唐堯不絶象之傲狠有虞加矜周公戮弟義先王室鄭伯滅段傳不全與議者稱此皆非所據又諸侯絶周公族爲戮然猶私喪之也（私喪猶言心喪）喪禮大制動爲典式與其必疑寧居於重學官令徐宣議云昔閼伯實沈親尋干戈而還於商夏朱象頑傲凶國害家然唐無絶姓之文虞有封庳之厚斯以重天性篤所承也周公刑叔罪在黨協祿父欲周之亡蓋爲王室耳非以流言毀公爲戮也召公猶懼天下未解特使兄弟之義薄乃作棠棣之詩以示恩親也耽以凶愚命卒骨肉所哀夫行過乎仁喪過乎哀未宜絶也　宋庾蔚之謂夫聖人設教莫不敦風尚俗睦親糾宗者也每抑其侈薄之路深仁弟之誨公族有罪素服不舉恩無絶也若凶悖陷害則應臨事議其罪豈但不服而已裴耽以狂病致卒無罪可論田岳之議足爲允也

師弟子相爲服議　周　魏　晉　宋

周制禮記檀弓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無喪師之禮）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顏回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無服不爲縗也弔服而加麻心喪三年）又曰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鄭元曰心喪戚容如喪父母而無服也又曰師吾哭諸寢盧植曰有父道故於所寢哭之奔喪云哭師於廟門外）　魏王肅曰禮師弟子無服以弔服加麻臨之哭之於寢（蜀譙周曰爲師如本有服降而無服者其爲師少長所成就者雖服除心喪皆三年曹弁敏問曰弔服加麻者幾時而除鄭稱答曰凡弔服皆加麻者三月除之師朋友嫂叔族姑姊妹嫁者皆弔服加麻者爲師出入常絰出則變服）　晉賀循謂如朋友之禮哭者雖出行猶絰所以尊師也按禮記夫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喪顏回若

喪子而無服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於是門人廬於墓所心喪三年蓋師徒之恩重也無服者謂無正喪之服也孔子之喪二三子皆絰而出注曰爲師也然則凡弔服加麻者出則變服矣新禮弟子爲師齊縗三月摯虞駁曰仲尼聖師止弔服加麻心喪三年淺教之師暫學之徒不可皆爲之服或有廢興悔吝生焉宜定新禮無服如舊范甯問曰奔喪禮師哭於廟門外孔子曰師吾哭之寢何邪徐邈答曰蓋殷周禮異也　宋庾蔚之謂今受業於先生者皆不執弟子之禮唯師氏之官王命所置故諸王之敬師國子生之服祭酒猶粗依古禮弔服加麻既葬除之但不心喪三年耳

朋友相爲服議周　漢　魏　晉

周制檀弓云曾子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鄭玄曰宿草謂陳根也爲師心喪三年於朋友期可也王肅曰謂過周不復哭　又曰朋友吾哭寢門之外　漢戴德云以朋友有同道之恩加麻三月　魏劉德議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謂主幼而爲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爲虞祔不田瓊荅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於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又問朋友無所歸於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己館皆當停柩於何所荅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於己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於西階也　晉曹述初問有仁人義士矜幼攜養積年爲之制服當無疑邪徐邈答曰禮緣情耳同爨緦又朋友麻

除心喪議晉

晉蔡眇之問徐野人云從弟心喪當除此月不知猶應設祭者爲應施牀爲地席邪其大兄昔在西知喪晚心制乃應除朔月其妹先除不知便可著綵衣不徐荅曰禫者喪事之極也故於此日設祭而告終自爾之後沈哀在

心故謂之心喪外無節文故服祭並闕也晦日唯哭以寫哀而已既各盡其服從禮而除矣著縗衣無所疑

周喪察舉議晉

晉武帝太始中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孝廉舉天水中正姜䛒言太常楊旌遭伯母之喪幾時而被孝廉舉又已葬未及爲人後不按旌以去六年二月遭伯母喪其年十一月葬十二月應舉不爲人後鄉閭之論以孝廉四科德行高妙清白冠首必不謂在哀之人禮之所責也博士祭酒劉憙議禮周之喪卒哭而從政進貢達士爲政之務也此敬君之命爲下之順禮因殺而順君命可也今旌十二月被舉過既葬之後因情哀殺而順君命三年之喪則終其服周之喪一月而已明情有重輕也又按律令無以喪廢舉之限博士爰幹議按禮周喪之末可以弔人也君子之仕行其義也今以喪在四科之一雖無著稱亦應無咎博士韓光議孝廉清白克讓爲德旌本周喪之戚猥當貢舉不能辭退詩人有言受爵不讓旌應貶矣毘陵內史論江南貢舉事江表初附未與華夏同貢士之宜與中國法異前舉孝廉不避喪孝亦受行不辭以爲宜訪問餘郡多有此比按天水太守王孔碩舉楊少仲爲孝廉有周之喪而行甚致清議今欲從舊則中夏所禁欲不舉則方士所闕闇塞意淺甚以爲疑震議曰（本論無姓）孝舉古之名貢尋名責實模格宜高夫以宜高之資必以邁俗爲稱動擬清流行顧禮典況齊縗之喪身有伯叔之痛腰麻貫絰對而不言不處大夫之位不統邑宰之官時無盟戰代無寇戎不受聘使之命不率師旅之役喪禮宜備哀情宜畢古者周喪過三月而從政謂若今之職司有公除也公除之制蓋由近者多事在官不復從禮權宜之事耳今當舉者咸出布衣或在吏次且貢選之道在不拘之地推讓之宜得順其心官無推讓之刑法無必行之制平日且猶遜讓況周年之憂乎若從公除則非正官之例也若從高貢之舉於情爲慢喪於舉爲昧

榮著之於禮義則未聞今戎車未息禮制與古不同今諸王官司徒吏未嘗在職者其高足咸有一舉便登黃散其次中尚書郎被召有周喪正假一月耳何至孝廉獨不可耳爲孝廉之舉美於黃散耶如所論以責孝廉之舉則至朝臣復何以恕之宜依據經禮分別州國之吏與散官不同又議曰震以王官司徒吏皆先由州郡之貢而後升在王廷策名委質列爲帝臣選任唯命義不得辭故遭周喪得從公奪之制周則迫命俯就至於州郡之吏未與王官同體其舉也以孝順爲名以廉讓爲務在不制之限於時可得固讓於宜可得不行況兼周喪焉可許乎據情責實於義不通苟居容退之地雖小必讓苟在不嫌之域雖大不辭是黃散可受而孝廉可拒也故孝在得申之位動則見恕是以州國之與王官不同之理在乎此矣若乃權時制宜越常從變則孝非特命之徵舉非應務之首屢代無縱橫之務校禮則不覩其事唯宜折之以禮從其優者也

通典卷一百一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二　凶二十四

改葬服議　周　漢　魏　晉　東晉　宋　後魏

周制喪服曰改葬緦（馬融曰棺有弛壞將亡尸柩故制改葬棺物敗者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新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緦周以下無服鄭玄曰服緦者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見尸柩不可無服服緦三月而除之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春秋穀梁傳魯莊公三年葬桓王傳曰改葬也（范甯曰改葬當言改以明之猶郊牛之口傷改卜牛是也傳當以七年乃葬故謂之改葬）改葬之禮緦舉下緬也（范甯曰緦者五服最下言舉下緬上從緦皆反其故服因葬桓王記改葬之禮不謂改葬桓王當服緦也江熙曰葬稱公舉五等之上改葬之禮緦舉五服之下以喪緬邈遠也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之禮以其爲交神明也不可以純凶況其緬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唯輕言緬釋所以緦）漢戴德云制緦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遣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陳鑠問趙商云親見尸柩不可吉服既虞可除何爲乎三月商答曰經云改葬緦三月而除三月一時無他變易今既緦無因便除故待三月除以順緦之數）魏王肅云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而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肅又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待有三月之服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加麻（吳徐整問射慈云改葬緦其奠如大斂從廟之廟從墓至墓禮宜奠也又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邪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曰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從禰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牲天子太牢諸侯少牢）晉袁準正論云喪無再服然哀甚不可無服若終月數是再服也道遠則過之可也道近旬月可也或問何親服緦大功以上可也　東晉賀循答傅純云鄭玄云三月者以親覩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哀但遲速不可限故不在三月章也王氏虞畢而除且無正文鄭得從重故要記從之殷仲堪問范甯曰從兄道林當遷改事先儒並不疑緦服代所多用且當依行至於釋除王鄭

不同何者為允爾荅曰改葬者非常故不在五服之章葬遲者自當以畢事為斷亦猶久喪服踰三年又云父喪未葬主喪者不除當其為主五服皆然苟有事故葬必踰期此非常之通服也成帝咸和四年太尉庾亮改葬服齊縗咸康三年司空何充改葬亦然蔡謨以為改葬斬縗禮言緦者謂緦親以上皆反服也范汪與江惇書曰孝子重覩靈櫬哀心慟踊何以緦服臨至親之喪三月而除此乃儀禮數字了無首尾今人有疑孫放改葬其祖放開壙服斬縗一門反服從行者待柩至以縗絰迎於郊二月事畢放父四月晦除放兄弟二月晦除此皆反服孟陋難放曰未嘗有斬服旬月而除者放荅曰禮亦有積年而無變久喪是也或再以喪哀親壓臨壙是也或旬月而除既葬即吉是也或服重而月促齊縗三月是也何琦云皇祖恩遠猶不敢以輕服服之況以緦臨父母之葬乎若傳重之孫改葬其父則為二斬於禮亦違順鄭玄三月之義則進退有疑從王肅虞除之文則就吉倉卒從蔡謨則闕於二斬且喪服齊縗三月之例而緦無異條也王濛曰改葬緦奪之以斬可也今若極重制於旬日同至痛於始哀而就吉不漸於禮有疑于濟荅曰蔡謨云傳云不以兄弟之服服至尊者乃始喪正服耳且斬縗之末便自縞冠麻衣乃輕於緦麻然猶以服至尊矣范宣曰斬縗既葬則布同於齊縗既練則同大功大祥之後略如緦麻禮之次序也安得反服始服不從其變又既葬緦服三月者非也直訖葬為斷矣若改葬不過一旬安可便脫乎禮云一時時踰思變故取節焉若道達艱故不得時畢則猶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可待葬訖而除元帝建武初以溫嶠為散騎侍郎嶠以母亡值寇不臨殯葬欲營改葬固讓不拜詔曰溫嶠不拜以未得改卜葬送朝議古人之制三年非情之所盡存亡有斷不以死傷生耳腰絰而服金革之役者豈營官邪隨王事之緩急也今姦逆未梟平陽道斷奉迎諸君猶未得徑進嶠特一身於何濟其私艱而以理閡自疑不服王命邪其令三司八座詳議昔伍員挾弓去楚為吳行人以謀楚志在報讐不苟滅身也溫嶠遭艱

昔在河朔日尋干戈志刷讐恥萬里投身歸赴朝廷將欲因時竭力憑賴王威以展其情此乃嶠之志也有司奏按云建武元年辛未詔書依禮久喪未葬唯喪主不除以他故未葬人子之情不可居殯而除故期於畢葬遠近之斷也若亡遇賊難喪釁無處求索理絶固應三年而除不得因從未葬之例也按辛未之制已有成斷皆不得復遂私情不服王命以虧法憲參議可如前詔嶠受拜重告中丞司徒諸如嶠比者依東閤故事辛未令書之制嶠不得已乃拜　宋庾蔚之謂改葬所以緦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緦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玄說卒緦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設故也　後魏明帝神龜元年侍中國子祭酒崔光上言被臺祠部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子羣臣服制輕重四門博士劉季明議按喪服記雖云改葬緦文無指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又太常博士竊謂鄭玄得服緦之旨謬三月之言如臣所見請依服緦既葬爲除實以爲允詔可

嫡孫有父喪未練改葬祖服議晉

晉段凝問嫡孫居父喪未練而改葬祖當何服又出養子爲所生父喪齊縗改葬合當何服荀訥云禮父母喪偕葬先輕後重謂便當以重服而葬也若服重可以臨葬則爲人後者亦當著齊縗耳禮無的文此意決耳步熊問改葬但言臣子妻爲君父夫三者而孫爲祖後亦宜緦不審受重於祖父亡後祖墓崩不知云何許猛云按經文以謂諸有三年者皆當緦如注意舉此三者明唯斬者耳今父卒孫爲祖後而葬祖雖不受重於祖據爲主雖不爲祖斬亦制緦以葬也

有小功喪及兄喪在殯改葬父母服議魏晉

魏荀俁云有小功喪服改葬父母服以重包輕宜便服小功王肅以爲宜服改葬緦卒事反故服　晉蔡謨荅或問改葬服緦今甲當遷葬而先有兄喪在殯爲當何服謨荅亦應服緦禮三年之喪既練而遭緦麻之喪則服其服往哭之凡喪相易皆以重易輕至於此事則以輕易重所以然者臨其喪故也卑者猶然況至尊乎謂甲臨葬應改服緦麻

改葬父母出適女服議晉

晉庾蔚問女子適人今改葬兒既服緦女子當有服不王翼荅云喪禮改葬緦鄭氏以爲臣子妻以例推之女子雖降父母卽亦子也今男女皆緦於義自通

改葬前母及出母服議晉

晉胡濟改葬前母服議云今禮無其章不服特爲之法故取繼母服準事目下得申孝養之情推此所奉前繼一也以爲前母改葬宜從衆子之制又劉鎭之問父尚在母出嫁亡今改葬應有服不徐廣荅云改葬服緦唯施極重此既出嫁未聞兒有服之文然緣情立禮令制服奉臨就從重之義合卽心之理亦當無疑於不允也

母非罪被出父亡後改葬議晉

晉王濬王沉與其叔征南將軍昶書曰亡母少修婦道事慈姑二十餘年不幸久寢篤疾會東郡君（按東郡君沈父）初到官而李夫人亡（按李夫人沈祖母）是時亡母所苦困劇不任臨喪東郡君自痛遠不得嘗藥而婦宜親侍疾而不得臨終手書責遣載病大歸（按大歸謂被遣還本也）遂至殞亡東郡君後深悼恨之慈妣存無過行沒銜出名春秋之義原心定罪乞迎亡母神柩改葬墓田上當先姑慈愛之恩次釋先君既往之恨下蠲亡靈無負之恥博士薛諝議以爲春秋

原心定罪仲尼稱父有諍子然則論罪不可以不原心爲子不可以不義諍來書云尊親以不幸遘疾不任理喪禮疾則飲酒食肉蓋急於性命而權正禮也夫厚養忘哀禮之所許況尊親嬰沉篤疾而被七出之罰乎向使叡時家有壯子明證本末直道而爭豈令慈母以非罪受不義哉考諸典禮稽之原情其昭告先靈先靈東郡君還安兆域使嚴父無違理之舉慈母雪沒代之恥不亦可乎沉重與叔昶書述薛議其叔荅許之沉祭先考東郡君文云孝子沉敢昭告烈考東郡君沉亡母郭氏恪勤婦道齊孝之節克順於先姑天降氛氣厲門太夫人遘疾歷旬郭時又遇篤疾弗獲嘗禱夫人不幸遂至殞沒烈考卒承大變憂慟荒迷未詳聽察謂郭供養有闕遂載病大歸尋便殞亡烈考深用悼恨濟及沉仰惟烈考舊心鑒亡妣素行還迎之議考禮度衷未及施行濟不幸夭沒沉敢述濟意謀之通儒咨之邦族咸以爲亡妣時宜改葬沉轉受命於征南君按謂王昶叔謹詣鄴迎郭靈柩以某月日安厝庶順烈考之舊心全祖親之慈愛者也

改葬反虞議 晉 宋

晉尚書下問改葬應虞與不按王肅喪服記云改葬緦既虞而除之傅純難曰夫葬以藏形廟以安神改葬之神在廟久矣安得退之於寢而虞之乎若虞之於寢則當復還祔於廟不得但虞而已國子祭酒荀訥以爲虞安神之祭神已在廟改葬不應復虞虞則有主訥謂純言爲當韓蚪問賀循曰按傅純曰問鄭氏改葬三月又譏王氏以既虞爲節云改葬之神在廟久矣不應復虞見府君所荅唯云宜三月謂王氏爲短鄭爲長而不荅應虞之義此爲應虞否也循荅曰凡移葬者必先設祭告墓而開塚從墓至墓皆設奠如將葬朝廟之禮意亦有疑既設奠於墓所以終其事必爾者雖非正虞亦似虞之一隅也但不得如常虞還祭殯宮耳故不甚非王氏但不許其便

除然禮無正文是以不明言也殷仲堪問范甯曰荀訥議太后改葬既據言不虞朝廷所用賀要記云三月便止何也甯荅曰賀無此文或好事者爲之邪不見馬鄭賀范說改葬有虞神已在廟虞何爲哉吳射慈答徐整問改葬虞曰不在殯宮又不爲位何反虞之有宋庾蔚之謂神已在廟無所復虞但先祭而開墓將窆而奠事畢而祭靈遂毀靈座若棺毀更斂則宜有大斂之奠若移喪遠葬又有祖奠遣奠也

父母墓毀服議曾祖從祖墓毀附 東晉 宋 梁

東晉大興二年司徒荀組表言王路漸通士人得視塚墓多聞凶問朝野所行不同或有輕重斬杖者復有制齊縗三月緦麻三月者直素服盡哀者人生不同性有厚薄是以聖人制禮居中使賢者俯就不肖者企及臣謂墓毀之制改葬緦麻當包之矣鄭康成王子雍皆云棺毀見屍痛之極也今遇賊見毀埋無輕重也以禮無明文行者致異臣以爲宜使明禮大臣議爲正制詔司徒表禮雖無墳墓毀廢正文然依附名例不爲無準吾謂改葬緦通制也已修復不臨尸柩素服可也而士大夫率意輕重不同其下太常議定國子祭酒杜夷議墓既修復而後聞問宜依春秋新宮之災哭而不服博士江淵議凡所以改葬者必由邱墓崩壞露殯其痛一也愚以爲發墓依改葬服緦三月漢時有盜高廟寶器者違禮之士以爲其罪輕於長陵之土雖同主於敬事實有異愚以爲墓毀更復不應比廟災而不行服也侍中黃門侍郎江啟表按鄭元云親見尸柩不可無服如鄭義以見而服不見不服也司徒臨潁前表改葬之緦不以吉臨凶今聽其墳墓毀發依改葬服緦麻不得奔赴及已修復者唯心喪縞素深衣白幘哭臨三月孔仰墓毀論曰按禮聖人制殯葬之意蓋以死者不可復存而孝子不忍棄其親故爲棺槨葬埋推其本心固在不忍棄之中爲禮節以順孝子情耳原聖人之意蓋以無知處形骸故以幽閉長久爲安

以有知爲神靈故以寢廟尊嚴爲顯尊嚴故可修潛隱故不犯比之邱陵同之自然而不敢修若遇寇發露可以補復其外而不可改內哭泣之日以事訖爲節故廟災有三日哭之之文墓毀無制哭之日竊推大理恐不加異於廟災也苟以無知處之則雖加開發不能益死者之苦但人情不忍見聞見聞之日有哭泣一日五日或十日過者不足褒不及不足貶故聖人不爲之禮永和十二年修復峻平四陵大使開陵表至尊及百官皆服緦尚書符問皇太后應何服博士曹耽胡訥議爲人後者爲之子元帝繼武帝於景帝爲曾祖禮爲曾祖後斬縗三年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斬縗則無齊皇太后宜正服斬縗改葬當緦鄭注止於臣子妻王氏通謂三年者王氏近情則宜緦領國子博士荀訥議如鄭玄註則皇太后不應有服緦謂今皇太后上奉宗廟下臨朝臣宜有變禮不得準之常制太常王彪之上言二學博士荀訥曹耽等議如有臣雖與之同議議各有辭太后臨朝稱制體同皇極則亦宜服緦議有二君之嫌尚書范汪亦同彪之云太后臨朝君禮有何不盡而若何疑於服遂上皇太后緦服

或問曰曾祖墓從祖墓毀發哭制云何范宣曰禮不見在遠直聞墓發制唯經見改葬緦此施臣子妻是承嫡者當依此禮非嫡有降但三日哭從祖一日哭可也　宋庾蔚之謂人子之情無可輟聖人以禮斷之故改葬所服不過於緦緦服雖輕而用情甚重意謂聞其親屍柩毀露及更葬便應制服奔往縱已修復亦應臨赴苟途路阻礙猶宜制緦依三月而除豈可以不及葬事便宴然不服乎　梁天監元年臨川獻王所生妾謝墓被發不至埏門蕭子晉傳重禮官何佟之議以爲改葬服緦見柩不可無服故也此止侵土壙不及於槨可依新宮火災三日哭服而已帝以爲得禮也

通典卷一百二終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禮六十三　凶二十五

假葬墻壁間三年除服議 晉

晉武帝太康中尚書令衛瓘表前太子洗馬濟陰郄詵寄止衛國文學講堂十餘年母亡不致喪歸便於堂北壁外下棺謂之假葬三年即吉詔用爲征東參軍或以爲城寺之內屋壁之間無葬處不成葬則不應除服主者連欲明用權不過其舉下司徒部博士評議詵表自理曰臣生三月而孤隨母依外祖舅爲縣悉家以咸寧二年母亡家自祖以下十四墳在緱氏而墓地數有水規悉遷改常多疾病遂便留此此方下濕唯城中高故遂葬於所居之宅祭於所養之堂不知其不可也詔問山濤濤答言詵前喪母得疾不得葬遂於壁後假葬服終爲平輿長史論者以爲不合正禮是以臣前疑之詵文義可稱又甚貧儉訪其邑黨亦無有他詔問應清議與否濤云自爲不與常同便令人非恐負其孝慕之心宜詳極盡同異之論竟州大中正魏舒與濤書郄詵至孝中間去郎正爲母耳居喪毀瘁殆不自全其父喪在緱氏欲改葬不能自致故過時不葬後於家堂北假葬埏道通堂中不時閉服欲闋乃閉葬後經年乃見用作平輿監軍長史任意傷俗以葬不時閉常爲作口語其事灼然無所爲疑瓘書云凡以意相是非者不可輕以相貶也

三年而後葬變除議 周 晉 宋

周制喪服小記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盧植曰謂遭變三年後乃葬者虞祔後必行小祥大祥祭也鄭元云再祭練祥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王肅

其不同者異月也謂葬後一月練後一月大祥也除重服宜有漸閒一月若異時矣故言不同時者但不同月耳鄭元同　晉杜元凱云自天子諸侯以下若赴時速葬則赴虞至於卒哭必須其哀殺也若過時不葬則以麻終喪而除至葬復修服既祔明一月練而祭又明一月大祥而祭必再祭者象本當再歲故也若二十五月而葬則便祥除不復練也束晳問步熊曰三年喪不葬五年後復葬當練否熊答曰禮云練祥之閒必異月與此同也袁準正論曰先儒以為再祭小祥大祥也而喪者已祥則除大祥不應服禫且虞在既葬不在日月禫在喪終不在早晚故宜禫不宜祥虞喜釋疑曰若如鄭意既祔明月練而祭又明月祥此則葬至祥合為三月適足為一時何得言不同時而除練祥皆周之正數再祭當為練祥不得闕而用禫又按袁準云有練無祥失之矣鄭元言練祥是也余謂喪服既終喪已踰月然猶再祭者存其大制耳此二祭蓋同日而異時時謂日也非三月之時禮亦有一日再祭檀弓云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王蒼問范甯曰人有父在遭母喪十七月乃得葬便當頓除更復練祥邪答曰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練祥之祭也主喪不除未葬不變也十七月既祥即除服不禫可知也　宋庾蔚之問答曰有葬在小祥之月此月復有虞祔之禮便用晦祥於理為速此與久喪復異取後月祥練於情允否答曰三年後葬祥不在葬月耳今未為絕久祥理取後月也又問曰葬與練祥三事各月猶未足伸漸殺之情況乃練祥三變而可共在一月邪虞喜之言不近人情盧鄭王皆以此不同時日良有由也言各有當亦不嫌同辭春夏秋冬既各為一時一日有十二時然十二月何為不得各為一時之言也

久喪不葬服議

周　漢　晉　東晉　梁

周制禮記喪服小記曰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鄭元曰其餘謂旁親也以麻終月數不葬者喪不變也盧

云主喪者不除以喪主爲正耳其餘旁親者以麻各終其月數除　漢石渠禮議蕭太傅云以麻終月數者以其未葬除無文節故不變其服爲稍輕也已除喪服未葬者皆至葬反服庶人爲國君亦如之宣帝制曰會葬服喪衣是也或問蕭太傅久而不葬唯主喪者不除今則或十年不葬主喪者除否答云所謂主喪者獨謂子耳雖過期不葬子義不可以除鄭志趙商問主喪者不除且以今言之人去邦族假葬異國禮不大備要亦有反舊土之意三年闋矣可得除否明爲改葬緦之例乎爲久不葬也或答云葬者送亡之終假葬法後代巧僞反可以難禮乎吳徐整問射慈曰久喪不除小祥練可知耳有故未得葬遂至二十八月服制已過可得變否豈服十年五年至葬乃止乎答云主雖不得變其餘旁親亦不除日月竟自釋之耳　晉陳氏問劉世明曰其餘以麻終月數者注云謂旁親不指言衆子當除也然人皆分斷之於意否耳劉答云父謂衆子爲庶子庶子不謂父爲庶父也父得卑其庶子而降之庶子不得降其父也然子之於親體同服等非旁親之謂也喪服大功章女子之嫁者降伯叔父母及姑姊妹注謂此旁親而經無降父之文明衆子及女雖不承嫡猶非旁親也故記云兄弟之喪內除親喪外除外除者謂由外設飾以散其哀也故靈柩未安則服不變服不變則哀未衰未衰之喪不可卒除也然則未葬而除自謂旁親得以麻終者耳又問久而不葬葬後幾月日便可除世人有踰月者有旣虞便除者夫改葬猶三月乃除情爲不輕於改葬也若應三月乃除者廬帳亦當三月乃毀復有先後邪答曰記云三年而後葬者必再祭注云謂練祥也葬月虞明月練又明月祥記此亦得三月不爲輕於改葬也禮虞而柱楣翦屏練而毀廬居堊室祥而除禫而牀今此虞及練祥雖爲局促猶追償其事若在異月以其本異歲也練祥之服變除之宜宜如其節也又問云三年而後葬及父在爲母過期乃葬亦當復日中反虞安神位與否答云凡久而不葬則包諸過葬節者也爲母旣周亦爲久而不葬矣夫虞所以安神也葬者動棺舉柩新離常處懼鬼神無所依歸所以將窆之間

奠於墓左成壙而歸虞於殯宮不忍一日未有歸也今久而不葬棺槨動移鬼神不安無以爲異練祥皆追此亦宜然又記云葬日虞是明文也毀除之節在士虞禮練而後遷廟不復在殯今此旣葬明月練亦當以其月遷廟

東晉徐靈期問張憑云親喪未葬出適女應除否答曰禮云久喪不葬主喪者不除又云主人不除此無緣獨施男子正嫡一人故當總謂男女衆子耳又無明文別言已出之女猶應除也今論者據已服周故謂宜從除例然緣情處意猶有所疑女隨外出降從周制至於居喪之例同於重者誠以天性難可盡奪本重不得頓輕何必旣降盡與周同禮者人情而已疑則從重若當釋縗絰以處殯宮襲吉服以對棺柩非孝子之所安也　梁劉昭難劉世明云喪無二孤廟無二主受弔之禮唯喪主拜稽顙餘人哭踊而已諸言喪主唯謂一人不斥衆子世明答云若屍柩無所葬者則爲後者與衆子同除矣

父母死亡失屍柩服議　後漢　晉

後漢桓翩問汜閣云久喪不除者爲當衆子盡然邪故質爲耳答云昔嘗送鄭君到代陵代陵有人其父死不得其屍其子行喪隨制降殺閣與亡者相知而往弔之還問鄭君所駁異義之事不孝莫大於無後終身不除此爲絕先人之統無乃重乎鄭君答云庶子自可攝祭閣覆云無庶子當何以又云族人可以其倫代之閣又覆言云無族人云何則不復相答推此而詳但使一嫡子不除耳　晉劉智釋疑云問者曰久而不葬喪主不除若其父遠征軍敗死於戰場亡失骸骨無所葬其服如何智云此禮文所不及也以理推之凡禮使爲主者不除不謂衆子獨可無哀誠以旣變人情必殺喪雖在殯不爲主者可以無服然則爲主者之服何以哀獨多也以喪柩在不可無凶事之主故也今無所葬是無屍柩也凶服無施則爲後者宜與衆子同除矣訖葬而變者喪之大事畢也

若無屍柩則不宜有葬變寒暑一周正服之終也是以除首絰而練冠也亡失親之骸骨孝子之情所欲崇也可令因周練乃服變縗絰雖無故事而制之所安也

婦喪久不葬服議 晉 宋

晉夏侯盛議曰婦喪既周而未葬服當除否答云凡婦喪夫爲主子不以杖即位避父之尊也主喪不變禮有明文然子亦不除魏孟叔難盛曰嫡子婦死其舅亦爲喪主家貧經年不葬舅及子孫並不得除邪豈可爲一嫡婦使三代累載不釋服乎盛答仲由傷貧之言啜菽飲水盡其懽還葬而無槨豈有非之者哉若知禮者自當不淹久魏又難曰舊時夫爲妻杖居倚廬服並如三年之制令人通所不行即自宜隨時而除何應以喪主爲斷盛答曰棄先王之教而令隨俗意所未可今人不禫不杖蓋失禮耳顧氏問王虞云從外弟婦亡未葬令服訖又無子其夫便是喪主當時除服否答曰禮云主喪者不除其文不別喪之輕重須俟葬訖不知世人有妻喪用此禮否杜挹問徐邈曰亡婦遂未得葬挹服便周既無別喪主多云未應得除今定云何答曰無子爲主按禮本不應除即於下流多不能備禮今自宜變至葬反服亦無不可之理也 宋蔡廓問雷次宗云禮稱唯主喪不除恐此正施於嫡傳重者耳按漢蕭太傅云主喪獨謂子也又按王肅云斬縗之喪未葬直云主喪不除而王舉重爲言明正謂孝子不變餘皆除也今世人爲妻亦不除主喪將宜除邪雷次宗曰不言三年而云主喪是不必唯施子孫也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殯柩尙在豈可弁冕臨奠夫主妻喪以本重故也謂不宜除庾蔚之曰喪服小記云爲兄弟既除喪及葬反服其服此是至葬反服之明文未解漢宣帝何故復爲祥制集禮論者不記至葬反服之禮而載諸變除以明之可謂棄本逐末雜記云姑姊妹之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不爲主

夫若無族則東西家若又無則里尹主之喪大記云喪有無後無無主此皆謂喪事之主也服問云君所主夫人妻太子適婦此謂君雖尊統一家但爲適者主喪耳而小記又云久喪不葬者不除是居周功之喪也若女子適人及男子爲人後者皆隨其服而釋除緣其出有所屈故也素服心喪以至過葬但今世輕於下流之喪妻猶去其杖禫不容復有未葬不除也議者疑不得以下流之未葬以廢祖禰之烝嘗且未葬亦可十年五歲常試言之夫子許貧者還葬而無槨是明亡者急於送往不容甚久可知若事遲過於服限亦不得停殯在宮而饗樂在廟旣吉凶不可以相干亦在心所不忍也

禁遷葬議 周 魏

周禮地官媒氏禁遷葬者與嫁殤者 鄭元曰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也殤十九以下未嫁而死者生不以禮相接死而合之是亦亂人倫者也鄭衆云嫁殤者謂嫁死人今時娶會是也則俗謂之冥婚也 魏武帝愛子倉舒歿司空掾邴原女早亡時帝欲求合葬原辭曰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帝乃止

招魂葬議 東晉 宋

東晉元帝建武二年袁瓌上禁招魂葬表云故尚書僕射曹馥歿於寇亂嫡孫允不得葬屍招魂殯葬伏惟聖人制禮因情作教故槨周於棺棺周於身然則非身無棺非棺無槨也允無喪而葬招幽魂氣於德爲愆義於禮爲不物監軍王崇太傅司馬劉洽皆招魂葬請臺下禁斷博士阮放傅純張亮等議如瓌表元興元年詔書下太常詳處賀循荅啟辭宜如瓌所上自今以後禁絕犯者依禮法荀組非招魂葬議據亦如前或引屈原招魂荅曰屈原本非折衷或引漢之新野公主魏之郭循招魂葬荅曰末代所行豈禮也又引周易載鬼以爲證荅曰此可以

定有神未足以通招魂也或引橋山有黃帝之塚是葬神也荅曰時人思帝葬其衣冠非葬神也治中王裒同組
意裳引墓中靈座爲證以形神本相依而設座不謂靈可藏也今無形可依則當唯存於廟耳組子奕附組意云
夫葬既下柩將闔戶還迎神反虞則墓中之座無神可知干寶駮招魂葬議云時有招魂考之經傳則無聞焉近
太傅公既屬寇亂屍柩不反時奕議招魂葬東海國學官令曾國周生以爲宜爾盛陳其議皆多無證實以爲人
死神浮歸天形沉歸地故爲宗廟以賓其神衣衾以表其形棺周於衣槨周於棺今失形於彼穿塚於此知亡者
不可以假存而無者獨可以僞有哉未若之遭禍之地備迎神之禮宗廟以安之哀敬以盡之周生議云魂堂几
筵設於窆寢豈唯斂屍亦以寧神也荅者曰古人有言夫禮者其事可陳也其義難知也是以君子重於義禮夫
別嫌明疑原情得旨者不亦微乎故其爲制有以順鬼神之性有以遠生者之情然則塚壙之間有饋席本施骸
骨未有爲魂神也若乃釘魂於棺閉神於槨居浮精於沉魄之域匱遊氣於窒塞之室豈順鬼神之性而合聖人
之意乎則葬魂之名亦幾於逆矣周生又云昔黃帝體仙登遐其臣扶微等斂其衣冠殯而葬焉則其證也荅曰
孔子論黃帝曰生而人利其化百年死而人畏其神百年亡而人用其教百年此黃帝亦死言仙謬也就使必仙
何議於葬孔衍禁招魂葬議云時有歿在寇賊失亡屍喪皆招魂而葬吾以爲出於鄙陋之心委巷之禮非聖人
之制而爲愚淺所安遂行於時王者所宜禁也何則聖人制殯葬之意本以藏形而已不以安魂爲事故既葬之
日迎神而返不忍一日離也況乃招其魂而葬之反於人情而失其禮虛造師事以亂聖典宜可禁也李瑋宜招
魂葬論難孔衍引禮祖祭是送神也既葬三日又祭於墓中有靈座几筵飲燕之物非唯藏形也引周武尙祭於
畢季子復命於墓成公夢康叔相奪余饗既葬迎神而返傳求神之道孝子未忍離其親耳且宗廟是烝嘗之常

宇非爲仙靈常止此廟也猶圓丘是郊祀之常處非爲天神常居此丘也詩曰祖考來格知自外至也又曰神保聿歸歸其幽冥也卜宅安厝亦安神也伯姬火死而叔弓如宋葬恭姬皆其證也宋玉先賢光武明王伏恭范逡並通義理亦主招魂葬豈皆委巷乎孔衍答曰祭必立壇不可謂神必墓中也若神必墓中則成周雒邑之廟皆虛設也又帝丘及詩來格聿歸皆所以明魂無不從耳旣葬三日祭墓亦猶飯含不忍其虛耳恭姬之焚以明窮而彌正不必灰燼也就復灰燼骨肉雖灰灰則其實何緣舍埋灰之實而反當葬魂乎此皆末代失禮之舉非合聖人之舊也北海公沙歆宜招魂論云神靈止則依形出則依主墓中之座廟中之主皆所綴意髣髴耳若俱歸形於地歸神於天則上古之法是而招魂之事非也若吉凶皆質宮不重仞墓不封樹則中古之制得而招魂之事失也若五服有章龍旂重旒事存送終班秩百品飾生以推亡依情以處禮則近代之數密招魂之理通矣招魂者何必葬乎蓋孝子竭心盡哀耳陳舒武陵王招魂葬議云先太保生沒廣場求依太傅故事招魂葬按禮無招魂葬之文時人往往有招魂葬者皆由孝子哀情迷惑宜以禮裁不應聽遂張憑新蔡王招魂葬議云新蔡王所繼先王昔永嘉之難覆歿寇虜靈柩未返今求招魂靈安厝謹按禮典無招靈之文若藏虛棺以奉終則非原形之實埋靈爽於九泉則失事神之道懼非古人之情禮所未安也博士江淵議凡葬之言藏所以閉藏屍柩非爲魂也今招魂而葬無屍而殯或無殯而窆各任近情以長虛事非禮所許宜如司徒所上以明永制（蜀譙周論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屍者爲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屍柩也若魂氣則無不之爲得與藏諸）宋庾蔚之論葬以藏形廟以饗神季子所云魂氣無不之盍可得招而葬乎

周制檀弓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孔子之父郰叔梁紇與顏氏之女徵在野合生孔子後叔梁紇亡徵在恥焉不告）殯於五父之衢（[illegible]徵在亡欲有所就而問也孔子亦爲隱焉殯於家則知之者無由怪己欲發問端也五父衢名蓋郰曼父之鄰）人之見者皆以爲葬也（見柩行於路）其慎也蓋殯也（慎當爲引聲之誤也殯引飾棺以輴葬引飾棺以柳翣孔子是時以殯引不以葬引時人見者謂不知禮也引以刃反）問於郰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曼父之母與徵在爲鄰相善也）曰吾聞之古者墓而不墳（墓謂兆域也今時封塋也古殷時也土之高者曰墳）今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不識也於是封之崇四尺（東西南北言居無常也聚土曰封封之周禮也周禮曰以爵等爲邱封之度崇高也高四尺蓋周之士制也識音志）孔子先反（當修虞事）門人後雨甚至（後待封也）孔子問焉曰爾來何遲曰防墓崩（言所以遲者修之而來也）孔子不應（以其非禮）三（三言之以孔子不聞）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　魏王肅聖證論曰孔子少孤不知其墓肅解曰聖人而不知其父死之與生生不求養死不奉祭斯不然矣　晉賀循論以爲防是舊墓也夫子葬又新其墳故謂之修非墓崩後之言也墳新雨甚故頹毀頹毀故悵怛不應耳所以言不修墓者言由己修之故倒毀也又蔡謨論曰學者疑此久矣王氏又以爲不然謨以爲聖人雖鑒照至於訓世言行皆不聖之事也故咨四岳訪箕子考蓍龜每事問皆其類也不知墓者謂兆域之閒耳防墓崩者謂墳土耳言古不修墓者謂本不崩無所修非崩而不修也今崩而後修故識焉此自識崩非識修也夫子言此者稱古以責弟也又范宣禮二墓論曰史記及孔安國說皆爲實錄未生之前不可以逆責夫子也既長謁墓固以識其外矣但母不告其內義無强請然祔葬宜詳是以問焉記但言不知其墓非都不知也所以不應者欲言非禮則弟子有忘敬之情欲言是禮則墓不須防而固然言及宅兆是以流涕耳防亦防虞此豈地名猶傳言文公之入也無衛非無康叔之國也　齊張融評孔子既得合葬於防言既得明未葬時未知墓處也雖仲由之言亦孔子不知其墓若徵在見娉則當言墓以告孔子何得不知其墓

通典卷一百三終

通典卷一百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六十四 凶二十六

帝王謚號議 有熊氏 顓頊 堯舜 周 大唐

黃帝之號按白虎通云先黃後帝者古者質生死之稱各特行合而言之美者在上黃帝始制法度得道之中萬代不易後代雖盛莫能與同後代德與天同亦得稱帝不能制作故不得復稱黃也 黃者中和美色黃承天德最盛淳美故以尊色為謚也

顓頊按五經通義曰顓頊者顓猶專頊猶愉幼少而王以致太平 時十三年 常自愉儉嗛 苦簟反 約自小之意故兩字為謚 帝堯帝舜先號後謚也帝者德盛與天同號謚雖美終不過天也故如其次道之 周制春官太師掌大喪帥瞽而廞作柩謚 廞興也興言王之行謂瞽諷誦其治功之詩也廞許金反 文王武王先謚後號 王者德薄傳位與子賢不肖同稱王號者所共臣者所專故上謚下號上其美者

說曰按大戴禮云謚者行之跡也號者功之表也樂記曰聞其謚知其行白虎通曰號法天也法日也日未出而明謚法地也法月也月已入有餘光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生於己名生於人五經通義曰號者亦所以表功德號令天下也謚之言列陳列所行善有善謚惡有惡謚亦以為勸戒也問曰天子有天下大號諸侯竊有國大號乎答曰天子居無上之位下無所屈故立大號以勸勉子孫諸侯有爵祿之賞削絀之義鈇鉞之誅故無所有國之號也趙商問鄭志曰曲禮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而武王即位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謚爵何也答曰周道之業興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初為凡為人父豈能盡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追謚矣郊特牲云死而謚之今也古者生無爵死無謚 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謂之爵死有謚周制爵及命士雖及之猶不謚也當記時死則謚之非禮也 質家兩言為謚成湯是也文

者一言爲謚文武是也號無質文謚有質文（號者始也為本故不可變周以後尤文以為本生習事善故有善謚故合言文王武王）或以名配者德薄因名配謚祖甲是也質家不連號謚（生則為號死則言謚故不連號成湯是也）文家連號（欲但言謚不忍死之欲但言號又是實死故以號謚文王武王是也）桀紂先號後謚者別誅絕不嫌也禮記曰唯天子稱天以誄之（以其無尊也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天子至尊故稱天以誄之）又白虎通云天子崩大臣至南郊謚之（元經通義曰大臣吉服之南郊告天還素服稱天而謚之）以爲臣子莫不欲褒稱其君掩惡揚善者故於郊明不得欺天也　大唐元陵謚册文維某年月日哀子嗣皇帝臣諱伏以聖德之大上與天合人道近曆鮮克究知敢盡其所見泣以敘財成之業伏惟大行皇帝紹休七聖臨照八極以至道御羣有以至化懷遠方登假於上數聞在下肇加元服頃昇儲闈生知之敏動與神契承順玄宗也齊栗之容著奉養肅宗也愛敬之禮深履蒸蒸翼翼不絕馳道日朝寢門此則首冠百王大舜周文之孝也其於崇儒尚齒尊道貴德窮理盡性之學經天緯地之文包荒含垢之量迪哲允恭之善斯又睿聖不測同符乎三五無得而稱也當祿山叛亂陷覆二京以天人之重授元戎之律師之所及狂寇殲夷復宗社之阽危拯生靈於焚燎則乾維重搆宸極以安及史盜間釁三河屢梗在撫軍之際思明隕命乘輿踐祚之初朝義授首則梁陳底定朔易從風其或屈强於大梁背誕於南越莫不朝爲梟獍夕爲鯨鯢此高光之功神武之略也自是萌勿羣后賓延萬靈滂潏鬱泱之刑寢焚瘞懸沉之禮備衣冠有淪於脇從者釋而靡問靈祇有闕於禮祀者秩而致享聖讒說求讜言扇以祥風浸以膏澤九譯奉貢四夷來賓丕冒日出罔不率俾猶復嚴恭寅畏顧省闕遺兢兢業業日昃不暇故得元功廣運協氣旁流靈契畢發元符洊至則瑞璧出於泗清瀾變於河其餘昇祉鱗羽呈祥草木者不可殫記方議櫜弓偃霸臻於太和告禪於石閭鏤功於金版遽承憑几之命奄遘綴衣之酷號天叩地罔所依歸今龍輴就啟蜃輅將駕采鴻儒碩生之議考公卿百辟之請僉以謚

德大業匪號謚莫宣是用虔奉古訓發揚茂實謹遣攝太尉某奉册上尊謚曰睿文孝武皇帝廟曰代宗伏惟明靈降格膺茲典禮誕錫純嘏貽宴後昆嗚呼哀哉

皇后謚及夫人謚議 國妃命婦附 東晉

白虎通云后夫人謚臣子共於廟定之或曰出之於君然後加之婦人天夫故由君而已婦人本無外事是故不於郊五經通義云婦人以隨從爲義夫貴於朝婦貴於室故得蒙夫之謚或曰文王之妃曰文母宋恭公妻恭姬是也又云夫人無爵故無謚或曰夫人有謚夫人一國之母修閨門之內則下以化之故設謚章其善惡公羊曰葬宋恭姬稱其謚賢之也卿大夫妻命婦也無謚者以賤也妾無謚亦以卑賤無所能與猶士卑小不得謚也 東晉穆帝時彭城國上言爲太妃李求謚太常王彪之以爲由於婦人無爵既從夫爵則已無實爵以從爲稱也以從爲稱則無謚可知春秋婦人有謚者周末禮壞耳故服虔注聲子之謚非禮也杜氏注惠公仲子亦云非禮婦人無謚秦始以來藩國王妃無有謚者中興敬后登祚乃追謚耳瑯琊武王諸葛妃恭王夏侯妃元帝猶抑蒸蒸之至不追謚今彭城太妃不應謚

太子無謚議 國君嗣子附 周 東晉

周制士冠禮云天子之元子士也士無謚是知太子無謚以未得有所施行故不得設謚 東晉瑯琊世子未周而卒大司農表瑯琊世子降君一等宜謚哀愍太常賀循云謚者所以表功行之目也故古者未居成人之年及名位未備者皆不作謚也是以周靈王太子聰哲明智年過成童亡猶無謚春秋諸侯即位之年稱子踰年稱君稱子而卒皆無謚名未成也未成爲君既無君謚時見稱子復無子謚明俱未得也唯晉之申生以仁孝遺命年過成人晉人悼之故特爲謚諸國無例也及至漢代雖遵茲義過於古禮然亦未有未踰年之君而立謚也殤沖二帝皆已踰年

方立謚按哀沖太孫各以幼齡立謚不必依古然皆卽位臨官正名承重與諸下定君臣之義尊成體具事無所屈且天下之名至貴體其尊者亦宜殊禮故隨時定制有立謚之事也瑯琊世子雖正體乎上生而全貴適可明嫡統之義未足定爲謚之證也

諸侯卿大夫謚議 周 魏 東晉

周制諸侯薨臣子跡累其行以赴告王王遣大夫會其葬因謚之（春秋魯文公元年天王使叔服來會葬是）春秋魯桓公七年葬蔡桓侯然得桓謚者明謚天子所加非獨臣子也又太史掌小喪賜謚（小喪卿大夫也）小史掌卿大夫之喪賜謚讀誄（其讀誄亦以太史賜謚爲節事相成）曲禮曰既葬言謚曰類（王肅曰謂類象其行請於天子以求謚也）又曰公叔文子卒（衛獻公之孫也名拔或作發）其子戍請謚於君（盧植曰君衛靈公也）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葬者其時）請所以易其名者（盧植曰無謚則當書名故易其名也）君曰昔者衛國凶饑夫子爲粥與國之餓者是不亦惠乎（謚法曰愛人好與曰惠）昔者衛國有難夫子以其死衛寡人不亦貞乎（魯昭二十年齊豹北宮喜褚師圃公子朝作亂靈公奔死鳥是時文子爲政靈公克復國故曰以其死衛寡人謚法曰外內用情曰貞）夫子聽衛國之政修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班次也謂位祿之次法令之制也謚法曰道德稱聞曰文）故謚貞惠文子（後不言貞惠者文足以兼之）白虎通曰卿大夫老歸有謚者别尊卑章有德也大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謚也士冠禮生無爵死無謚卿大夫有爵故有謚士無爵故無謚　魏劉輔等啟論賜謚云古者存有號則沒有謚必考行迹論功業而爲之制漢不修古禮大臣有寵乃賜之謚今國家因用未革臣以爲今諸侯薨於位者可有謚主者宜作得謚者秩品之限尚書衛覬奏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爲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迹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於襲封者則不賜謚尚書趙咨又奏云其諸襲爵守嗣無殊才異勳於國及未冠成人皆不

應賜謚黃門侍郎荀攸議以爲古之謚紀功懲惡也故有桓文靈厲之謚今侯始封其以功美受爵土者雖無官位宜皆賜謚以紀其功且旌奉法能全爵祿者也其斬將搴旗以功受爵而身在本位類皆比列侯自關內侯以下及名號賜爵附庸非謚所及皆可闕之若列侯襲有官位比大夫以上其不治官理事則當宿衛忠勤或身死王事皆宜加謚其餘襲爵既無功勞官小善微皆不足錄八座議以爲太尉荀顗所撰定體統通敘五等列侯以上嘗爲郡國太守內史郡尉牙門將騎督以上薨者皆賜謚　東晉元帝太興三年詔古者皆謚名實相稱頃來有爵乃謚非聖賢本意通議之有司表云劉毅宜謚以申毅忠允匪躬贈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斯誠聖朝考績以著勳之美事也按謚者行之迹而號者功之表今毅功德並立而有號無謚於義不體竊以春秋之事求之謚主於行而不繫爵然漢魏相承爵非列侯則皆沒其高行而不加之謚至使三事之賢臣不如野戰之將士臣願聖代舉春秋之遠制改近代之舊服

君臣同謚議 周　晉　東晉

周桓王時蔡侯卒謚桓侯五經通義曰有德則善謚無德則惡謚故同也　晉武帝太康八年十月太常上謚故太常平陵男郭奕爲景侯有司議奏以爲大晉受命祖宗謚號羣下未有同者蓋因近代淺情習於所見也奕謚與景皇帝同可改謚曰穆侍中王濟等議曰按主者議謚避帝而不避后既不修古典不嫌同稱復乖近代不襲帝后之例至於無窮之祚若皆有避於制難全侍中成粲等議以爲謚號國之大典使上下邇德罔有荒怠宜遠稽聖代同符堯舜不宜遵襲魏氏近制詔賜謚曰簡　東晉孝武太元四年光祿勳王欣之表伏尋太康中郭奕謚曰景有司執孝宗同號臣聞姬朝盛明父子齊稱諸侯與周同謚經諸哲王不易之道也宜遵古典訓範來裔

徐邈議按郭奕謚景詔實不以犯帝謚而改也又武帝永平元年詔書貴賤不嫌同號周公謚文君父同稱名行不殊謚何得異自今以後其各如禮倘書奏文武舉其一致聖賢有時而同故文王經緯天地孔文子不恥下問所以為文也逮稽周典嘉號通乎上下近惟太康改謚匪嫌同稱自頃議者或乖體尚之實非所以經綸無窮永代垂式王欣之所表抑實舊典宜如所陳詔可

單復謚議 東晉 大唐

東晉時太常蔡司空謚議云博士曹耽等議曰謨可謂善始令終者矣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司空左長史孔嚴與王彪之書云博士引禮之義以通高尚之事穆誠是美謚然蔡公德業既重又是先帝師傅居總錄之任則是參貳宰相考行定名義存實錄不可不詳彪之答按謚法布德執義曰穆謂此名自殊為不輕太始初張皇后大寧庾太后並謚曰穆魏司空陳泰王昶賀循皆名士也並謚曰穆此與蔡公名體相應中朝復謚亦不勝單安平獻王孚齊獻王攸並單謚自頃復謚者非大晉舊典必重復謚也蓋是近來儒官相承近意耳皆顧命重勳或居分陝或處阿衡蔡公存謙素之懷不當此任於今詠之所以不復謚欲令異於數公所以標沖虛之德美也又中朝及中興曾居師傅及錄臺事者亦皆不復謚山李二司徒吾族父安豐侯近賀司空荀太尉顗周光祿顗或曾師傅或曾總錄並不復謚吾謂此謚弘美不應翻改按謚法條有限而應謚者無限亦何得令名德必皆齊同違準周之文武則後代不應復得通用此名近校晉朝舊比山濤荀顗周顗謚康羊祜荀勖同謚成此例甚衆不可悉載近朱伯高謚簡時倘書符郤已不應與和嶠同謚蔡為太常據上論可同理甚有義遂便施行蔡家固當有此故事準例如此復無所為疑 大唐之制太常博士掌凡王公以下擬謚皆跡其功德而為之褒貶 諸謚職事官三品以

上散官佐吏錄行狀申考功勘校下太常擬謚記申省議定奏聞　無爵稱子沈約謚法云晉大興三年始詔無爵者謚皆稱子　養德邱園聲實明著則謚曰先生大行則大名小行則小名舊有周書謚法大戴禮謚法又漢劉熙謚法一卷晉張靖撰謚法兩卷又有廣謚一卷梁沈約總集謚法凡一百六十五卷　告贈謚於柩如開元禮武德以來通太常所謚有異議者略件如後　咸通三年太常博士袁思古謚贈揚州大都督高陽郡公許敬宗曰繆議曰敬宗位以才昇歷居清級棄長子於荒徼嫁少女於夷落聞詩聞禮事絕於趨庭納采問名唯聞於黷貨白珪斯玷有累清塵易名之典須憑實行敬宗孫太子舍人彥伯訴屈戶部尙書戴至德問博士王福時其故答曰昔晉司空何曾既忠且孝徒以日食萬錢所以貶爲繆醜況敬宗忠孝不逮於曾飮食男女之累過之而定謚爲繆無負於許氏矣詔令尙書省集五品以上重議禮部尙書楊思敬議稱按謚法既過能改曰恭請謚爲恭　景雲元年太常謚贈荆州大都督舒國公韋巨原曰昭戶部員外郎李邕駮曰三思引之爲相阿韋託之爲親無功而封無德而祿同族則醜正妄石他人則附邪楚客謚之曰昭良恐未當博士李處直請依前定　開元七年太常博士張星謚贈工部尙書宋慶禮曰專議曰慶禮太剛則折至察無徒有事東北所亡萬計所謂害於家凶於國按謚法好功自是曰專禮部員外郎張九齡駮之曰營州鎭彼戎夷扼喉斷臂逆則制其死命順則爲其主人是稱樂都其來尙矣尋罷海運克廣歲儲邊庭晏然河朔無擾與夫興師之費轉輸之勞較其優劣孰爲利害而云所亡萬計一何謬哉妄有踐其迹以制實貶其謚以徇虛采慮始之謗聲忘經遠之權利義非得所孰謂其可請以所議更下太常乃謚曰敬　十八年太常寺謚贈太師燕國公張說爲文貞左司郎中楊伯成駮曰謚者德之表行之迹將以激勵風俗檢束名教固無虛稱是存實錄準張說罷相制云不肅細微之人然乖周順之旨又致仕制云行虧半古防闕周身未免瓜李之嫌而喧衆多之口且玉之有瑕尙可磨也人之斯玷焉得追諸謚曰文

貞何成勸沮請下太常更據行事定謚工部侍郎張九齡又立議請依太常爲定未決玄宗爲製碑文賜謚曰文貞　永泰中太常博士獨孤及謚贈涼州都督太原郡公郭知運曰威右司員外郎崔厦駮之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餘年今請易名竊謂非禮謹按禮經云禮時爲大又曰過時不及非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戍請謚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所以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旣沒名不浮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合謀謚今乃申請竊將有爲而作嗣子英乂頃屬多故屢御方隅朝廷策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合無妄之求況今裂土者接軫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唯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等於草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若知運合謚而不以其時則嗣子廢先君之德若不合謚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譏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寺重議及答曰禮時爲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謚順也公叔戍請謚適當葬前謹按三百禮經三千威儀曾不言已葬則不追謚況三王殊途不相沿禮新禮則死必有謚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杲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爲節制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謚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貴位不當以子之貴加榮於父若知運者處方面重寄列位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等豈待因嗣子之德然後作謚今之征鎭者率多起屠販皁隸之中雖逢風雲化爲王侯而其間有祖父爵位與知運等當請謚者有幾何乃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廢禮竊謂近誣竊考載籍徵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前議獨孤及又謚吏部尚書呂諲曰肅度支員外郎嚴郢駮曰今所議荊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台司無損無玷

躬之能者乃抉瑕掩德非中道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謚皆有二字以彰善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害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威烈宏規不可備舉傳敘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謚擬於形容請謚呂公曰忠肅及重議曰謹按舊儀凡沒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謚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謚則有司存朝廷辨可否宜存眾議今駁議撰謚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亂庖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道謚法在懲惡勸善不在字多必稱其大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以下朴散禮壞乃有二字之謚非古也其源生於衰周漢興蕭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致太平其事業不一謂一文不足以紀其善於是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謚雖黷禮甚矣然猶褒不失人唐興參用周秦之制以魏徵為文貞蕭瑀為貞褊其杜如晦封德彝陳叔達溫彥博岑文本唐休璟魏知古崔日用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者謚不過一字不聞子孫佐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褒一字不必為貶若褒貶果在字數則是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慎靚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也杜如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然肅者以謹之從政威能閑邪德可濟眾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甯俞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以賈詡之籌算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普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智略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慙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字二字之降乎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往事請依前定　大歷十三年太常謚贈司徒楊綰曰文貞工部郎中蘇端駁曰夫道德博聞曰文清白守節曰貞且元載與司徒友敬殊深推為長者首舉清要人莫與京及司徒寵望漸高載畏其偪旋又知載贓壞綱紀心貳於君既懼其疑因為疏儁有口皆知載惡而獨曾無一言或有發載之

懸諡旨未明抱誠坐法者司徒時居上列奏達非難不能因此披衷陳詞全忠士之命露凶狡之私而乃宴安自泰優游過日使元載禍大滅身竟勞聖上防伺之慮豈守節不隱邪豈懷道無毒邪非謂文貞明矣洎元載當恩於下招怨於上使北塞人勞有過時之戍西郊虜入無弭災之惠磁邢堅義之士將死復生梁宋傷夷之人或寒或餒搜訪旌恤中外所急載皆絕之使王澤不及於下為行路所嗟而楊公當聖上惟新之日屬天下得賢之望誠宜不俟終日造次速言乃寂寥厭悟噤閉謀猷貪食萬錢之賜虛承一心之顧豈慈惠愛人乎既曰不慈不惠何以謂之文有隱有毒何以謂之貞乎古者諸侯有國卿大夫有家上以報祖宗下以處子孫之義也楊公歷處厚俸人謂儒宗曾不立家又無私廟竊使人老闕敬祖之禮位極亡祭禰之宮凡在衣冠誰不歎恨又乖大義克誠慈仁接禮之義矣曰文與貞曷可以議聖人立諡盡公而無私之謂也所以周宣不敢私於父諡曰厲漢宣不敢私於祖諡曰戾百王明制歷聖遵則昔公叔文子有死衛之節脩班制之勤社稷不辱方居此諡爰及太宗初魏公徵有匡救公直之忠中宗末蘇公瓌有保安不奪之節所以諸賢異衆諡文貞者不過數公至於燕國公張說先朝輸能名節昭著省司尚謂不可至今人故稱之由是言之焉可比德請牒太常更詳他諡以守彝章庶乎青史之筆不乖於周漢黃泉之魂免慙於蘇魏別敕諡為文簡　贈司空陳國公竇抗諡曰博贈左衛大將軍宇文士及初諡為恭黃門侍郎劉洎駁之曰士及居家侈縱不宜為恭竟諡為縱工部尚書楊昉諡曰恪定州刺史定襄郡公于匡濟諡曰果廣州都督謝方叔諡曰勤以上五人按諡法並無乃有一時之議所以不具其年

卒哭後諱及七廟諱字議　周　晉

周制左傳云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曰敬鬼神之名也諱避也生者不相避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王肅曰周人

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死哀遽故卒哭乃令諱始禮不諱嫌名鄭元曰爲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王肅曰音相似者也二名不偏諱偏謂二名不一一諱也孔子母名徵在言徵不言在不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逮及也謂幼孤不及識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瞿諱之由心此謂庶人也嫡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父母猶諱祖耳君所無私諱盧植曰但爲公家諱不得爲私家諱也鄭元曰謂臣於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詩書不諱教學臨文不諱盧植曰教詩書典籍教訓也臨文謂禮文也詩書執禮皆雅言故不諱禮執文行事故言文也鄭元曰爲其失事正也廟中不諱盧植曰不諱新君歷於祖禰也鄭元曰謂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上也王肅曰親則名君不諱君也大功小功不諱入門而問諱盧植曰鄰國之君猶吾君也鄭元曰皆爲敬主人也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盧植曰殷朝夕奠尙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是爲以生道事之畢矣復以鬼道始事之也已者辭也旣生事畢從生至死也鬼事始已者從死至卒哭也鄭元曰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之也已辭也旣卒哭宰夫執木鐸王肅曰木鐸鈴也以木爲舌也以命於宮盧植曰宰夫於周禮爲下大夫小宰之副也大喪小喪掌小官之戒令帥執事而治之大喪君也小喪屬官也戒令郎所謂舍故而諱新之屬曰舍故而諱新鄭元曰故爲高祖之父當遷者也周說帝乙爲成湯書之帝乙六代王天之錫命疏可同名王肅曰故謂五廟毀者自寢門至於庫門盧植曰振木鐸從寢門至庫門也寢門之內新君所處庫門之內廟所在也鄭元曰百官所在也庫門宮外門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也王肅曰百官所在也庫門宮外門雜記曰王父母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鄭元曰父爲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爲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爲羣祖諱也王肅曰王父母之兄弟伯父叔父姑姊妹皆父之所諱也

晉孫毓七廟諱字議乙丑詔書班下尊諱唯從宣皇帝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按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羣祖親盡廟遷乃舍故而諱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轉降蓋所以殊名位之數理上下之序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闡爲顯考以下謂之親廟親廟月祭屬近禮崇周武王時諸盩張流反爲顯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也禮大夫所有公諱又曰子與父同諱明君父之諱臣子不可以不諱也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此時獻武已爲遠祖鄰國大夫猶以犯諱爲失辭而作戒著於春秋大晉龍興弘崇遠制損益因改思臻其極以爲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

正廟臣下應諱禮有明義宜班下諱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嚴之典下防僭同之謬束晳不得避諱議云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師雨師皆爲訓詁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廻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曾肄言語臨時訓避而已太常博士華簡言按周禮大宗伯職云槱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晳議按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以從乃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 大唐武德九年六月太宗居春宮總萬幾下令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旨近代以來曲爲節制兩字兼避廢闕以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者並不須諱避顯慶五年正月詔孔宣設教正名爲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鈔寫古典至於朕名或闕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非立書之本自今以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上書犯帝諱及帝所生諱議 晉

晉博士孔晁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詔曰晁自理頗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値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瞿然長吏以上足閑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有謬語者不可具責又古者內諱不出宮但勿聽以爲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御問以煩簡書也又都官曹奏以吳興郡上事有春字犯會稽鄭太妃諱下制書推之王彪之謂今皇太后臨朝奏事詣太后爲政應復犯會稽太妃諱不都官郎傅讓尚書王劭議並謂不應復諱尚書陸納等並謂故應諱王尚書

謂朝臣所諱君之母妻諱者以是小君故耳君之所生非小君也亦不上諱榜非羣下所應諱且瑯琊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章皇太妃諱並不須下令天下同諱宜更詳之右丞戴謐議云朝臣所諱君之母妻施於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榜非羣下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門號縣名亦不宜改須於天下而國朝之臣陳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官號獨易餘莫之諱將於大體有不通邪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諱乎施於小君誠有其文母以子貴亦有明義若以事經至尊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並行復是所疑衆官皆從尚書令王彪之議凡訓體憲章經典無文者則當準已行之舊令議者所從是右丞議也按右丞議云門縣改名既須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竟以為門縣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明穆皇后臨朝除光祿勳字義體同爾並皆須下者令知官名之改非須下令人皆諱之也謂上書奏事詣先帝令上書為諱耳太后及朝臣並應諱之義今者奏事詣太后何諱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遠推之乎議又喻以父之所諱竊以父子天性君臣異族君之所諱何必盡同元明哀三帝之朝無以所生之諱須行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之諱耳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以小君之諱列於諱榜故天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榜故天下不同諱於時主相賢明朝多儁彥今所應準而議云非今所議竊所未達又云母以子貴三帝之母不以子貴邪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嫌既不解哀帝所生何以獨非今嫌又今上即位所生李淑妃諱何以不須下天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卒土同諱之乎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普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土同諱乎謂王尚書傳郎議為允

山川與廟諱同應改變議東晉

東晉康帝諱岳太學言被尚書符解列尊諱無訓詁是五山之大名按釋山篇曰山大而高曰嵩今取諱宜曰嵩如辭體訓宜詳其嵩議未允當更精詳禮文正上徐禪議謹按輒關博士王質胡訥許翰議按爾雅無嵩訓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恆也周禮謂之五岳詩人謂之高山字無詁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之別宜曰高取義為訓宜如前曰嵩

已遷主諱議魏 大唐

魏王肅議高皇諱明皇帝既祔儒者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乃或同名答曰殷家以甲乙為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舍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穀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豈可不復為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為稱非能為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以為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為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為犯其諱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為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為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按漢氏不名諱常曰臣妾不得以為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墠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一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為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因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 大唐

永徽二年十月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奏言依禮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當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上表稱太子名議 東晉 大唐

東晉孝武泰元十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燾議按禮記云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嗣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列以君前臣名之義言則爽表未爲失禮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太子名者今省無先比即其驗也昔武皇帝代尚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儲君名諱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仗前賢因循先比則爽表所稱爲違舊準徐乾議禮記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按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稱武王名發可明矣徐邈議云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皆周禮也名之與謚並是人倫所以相稱殷尚質無諱議其遇名字如姓位耳箕子答武王而邦其昌知於時未有諱也周公於成王六年始制周禮曲備節文而諱名稱謚然猶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厥後先儒以爲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則是父前子名也　大唐武太后長安二年正月鱗臺監兼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按典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爲太子皇儲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啟事稱皇太子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有觸犯臨事論啟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爲皇太子時改弘教門爲崇教門沛王爲皇太子改崇賢館爲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則成例

並爲軌模伏請改換從之

父諱與府主名同議 晉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疊父名遐疊求解職事博士謝詮曰按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幷諱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無以比宜聽解職博士許幹議曰按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疊自列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垂恩不許疊解可使換官

授官與本名同宜改及官位犯祖諱議 東晉 晉 大唐

晉江統上言選臣叔父春爲安成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皆得改選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以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吏人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託辭迴避則有廢官擅犯憲制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令吏人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名嚴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官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職官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合於義爲弘元康七年尚書敕自今以後諸身名與官職同者與觸父祖諱同例 東晉康帝咸康八年詔以王允之爲衛將軍會稽內史允之表郡與祖會名同乞改授詔曰祖諱孰若君命之重邪下八座詳之給事黃門侍郎譙王無忌議以爲春秋之義不以家事辭王事是上之行乎下也夫君命之重固不得崇其私又國之典憲亦無以祖名辭命之制也 大唐延和元年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議者以爲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嫌曾乃就職

內諱及不諱皇后名議 周 晉

周制曲禮曰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也質對也婦諱不出門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耳檀弓曰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雜記曰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禮記曰母之所爲其親諱子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爲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瞿凡不言人諱者亦爲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爲諱與妻母之親同名重則諱之王肅曰同名同從祖昆弟所諱之名也從祖昆弟之父小功之親也於禮不諱妻名重則諱之

晉武帝太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下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

通典卷一百四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五　凶二十七

喪禮雜制

周制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術道也親親父母為首尊尊君為首名世母叔母之屬也出入女子之嫁者及在室者也長幼成人及殤者也從服若夫為妻之父母妻為夫之黨服從服有六有屬從子為母之黨服有徒從臣為君之黨服有從有服而無服公之子為妻之父母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為公子之外兄弟有從重而輕夫為妻之父母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為其皇姑徒從者所從亡則已謂若為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謂若自為己之母黨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輕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自猶用也率循也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恩重者為之三年義重者為之齊縗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右縫別吉凶者吉冠不條屬也條屬者通屈一條繩若布為武垂下為纓屬之冠象太古喪事略也吉冠則纓武異制為右縫右辟而縫之小功以下左縫左辟象吉輕也緦冠澡纓有事其布以澡為纓大功以上散帶大功以上哀重初而散之小功緦輕初而絞之女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婦為舅姑惡笄有首以髽卒哭子折笄首布總言以髽則髽有著笄者明矣笄有首者惡笄之有首也惡笄者櫛笄也折笄首者折吉笄之首也吉笄者象笄也何以言子折笄首而不言婦終之也櫛笄以櫛木為笄或曰榛笄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摘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笄折其首者為其大飾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也者終子之恩於父母也適音地的反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祔自為之以其祭於祖廟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即位自因也禁哭謂大祭祀時也雖不哭猶朝夕奠自因用故事適墓不登壟不歌為不敬也壠冢也墓塋域也不歌非樂所助葬必執紼紼引車索臨喪不笑宜有哀容見柩不歌入臨不翔鄰有喪舂不相相送杵聲里有殯不巷歌哭日

不歌（哀未忘）送喪不由徑送葬不避塗潦（所哀在此）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喪止復常（謂已除喪）讀樂章君子已孤不更名（重本也）已孤暴貴不爲父作諡（子事父無貴賤）居喪不言樂祭祀不言凶（非其時也）喪食雖惡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飽而忘哀亦非禮也視不明聽不聽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故有病飲酒食肉五十不致毁六十不毁七十飲酒食肉皆爲疑死（病猶憂也疑猶恐也）有服人召之食不往大功以下既葬食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也弗食（黨猶親）功縗食菜果飲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鹽酪可也（功縗齊斬之末）孔子曰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病則飲酒食肉毁瘠爲病君子弗爲也毁而死君子謂之無子（毁而死是不重親也）孔子曰小功以上非虞祔練祥無沐浴（言不有飾事則不沐浴也）齊縗之喪既葬人請見之則見不請見人小功請見人可也大功不以執贄唯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來求見可見也不避涕泣言至哀無飾）三年之喪祥而從政周之喪卒哭而從政九月之喪既葬而從政小功緦麻之喪既殯而從政（以王制言之此謂庶人也從政從爲政者教令謂徭役也）曾申問於曾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所謂哭不偯也）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頹乎其順也（此殷之喪拜也順者先拜賓順於事）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此周之喪拜也至者先觸地無容哀之至也頎音懇）三年之喪吾從其至者（重者尚哀戚也自周以下如殷可也）大功廢業或曰大功誦可也（許其口習故也）小功不爲位也者是委巷之禮也（譏之也位謂以親疏序列哭也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爲也）子思之哭嫂也爲位（善之也禮嫂無服）曾子曰居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增其香味爲其疾不嗜食）以爲薑桂之謂也高子皋之執親之喪也（子皋孔子弟子名柴）泣血三年（言泣無聲如出血也）未嘗見齒（言笑之微）君子以爲難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小子識之子貢曰夫子何善爾曰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慕謂小兒隨父母啼呼也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還然識音志）子貢曰豈若速反而虞乎孔子曰小子識之我未之能行也（哀戚本也祭祀末也）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尚右（放孔子也）孔子曰二三子之嗜學也我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尚左（復正也喪尚右右陰也吉尚左左陽也）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哀也）而難爲繼也（失節之中）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也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慎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故戒之）子思曰吾何慎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逾主人也）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縗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縗（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也世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其俗之失禮也送猶禮也說音吐活反蟜音居沼反魯之達禮者也）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夾羨道爲位也）曰噫毋（噫弗悟之聲毋禁止辭也毋音無）曰我喪也斯沾（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夫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瀆其所爲斯音賜）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專猶司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也敬姜者康子從祖母）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疾也謂不及其日月也）子路去魯謂顏回曰何以贈我（贈送也）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也展省視也）又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也）有焚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其盡心備之附於身謂衣衾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其哀隆於父母也殷事朔望薦新之奠也）曰君既啟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反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姑之喪者內子大夫嫡妻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縗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縗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怪以重服而爲人執事也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爲人謂於其所爲服天子諸侯之喪斬縗者奠爲君服者皆斬縗唯主人不奠大夫齊縗者奠君服斬縗者不奠避正君也齊縗者其兄弟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縗者不奠避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謂既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縗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縗者不與祭大夫齊縗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諸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縗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故也以賓相可也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者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大功將至避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類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初貞觀中呂才爲太常博士與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三卷并舊書行者三十七卷詔頒下之才病其有穿鑿拘忌者故著論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於殷周之際乃有卜擇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擇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天下萬姓悉總配之行事吉凶依此爲灋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庾等爲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閒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

弁人有其母死而孺子泣者（言聲無節）孔子曰哀則哀矣（此誠哀也）而難爲繼也（失節之中）夫禮爲可傳也爲可繼也故哭踊有節子思之母死於衛（子思孔子孫伯魚之子也伯魚卒其妻嫁於衛）柳若曰子聖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觀禮子盍愼諸（柳若衛人也見子思欲爲嫁母服恐其失禮故戒之）子思曰吾何愼哉吾聞之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謂時可行而財不足以備禮）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吾何愼哉（謂財足以備禮而時不得行也喪之禮如子贈襚之屬不踰主人也）季武子寢疾蟜固不說齊縗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唯公門說齊縗（季武子魯大夫季孫宿也世爲上卿強且專政國人事之如君蟜固能守禮不畏之矯其俗之失禮也道猶禮也說音吐活反蟜音居沼反魯之達禮者也）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國昭子齊大夫）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鄉婦人東鄉（夾羨道爲位也）曰噫毋（噫弗寤之聲毋禁止辭也毋音無）曰我喪也斯沾（斯盡也沾讀曰覘覘視也國昭子自謂齊之大夫家有事人盡視之欲人觀之瀆其所爲斯音賜）爾專之賓爲賓焉主爲主焉（專猶司也時子張相）婦人從男子皆西鄉（非也）季康子之母死陳褻衣（褻衣非上服陳之將以斂）敬姜曰婦人不飾不敢見舅姑將有四方之賓來褻衣何爲陳於斯命徹之（言四方之賓嚴於舅姑也敬姜者康子從祖母）子路曰傷哉貧也生無以爲養死無以爲禮孔子曰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還疾也謂不及其日月也）子路去魯謂顏回曰何以贈我（贈送也）曰吾聞之也去國則哭於墓而後行反其國不哭展墓而入（無君事主於孝也展省視也）又謂子路曰何以處我（處猶安也）子路曰吾聞之也過墓則式過祀則下（居者主於敬也）有焚先人之室則三日哭（謂人燒其宗廟也哭者哀精神之有虧傷）故曰新宮火亦三日哭（火人火也新宮火在魯成三年）子思曰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言其日月欲其盡心脩備之附於身謂衣衾也）曾子問曰君薨既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居家者因其哀後隆於父母也殷事朔望薦新之奠也）曰君既啓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哭而反送君（言反送君則既葬而歸也歸哭者服君服而歸不敢私服）曰君未殯而臣有父母之喪則如之何孔子曰歸殯反於君所有殷事則歸朝夕否（其哀雜主於君）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士其在君所之時則攝其事也）

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朝夕否（謂夫之君既殯而有舅結之喪者內子大夫嫡妻也妻爲夫之君如婦爲舅姑服齊縗）曾子問曰大功之喪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饋奠在殯時也）孔子曰豈大功耳自斬縗以下皆可禮也曾子曰不以輕服而重相爲乎（怪以重服而爲人執事也）孔子曰非此之謂也（非謂爲人服謂於其所爲服）天子諸侯之喪斬縗者奠（爲君服者皆斬縗唯主人不奠）大夫齊縗者奠（服斬縗者不奠避正君也齊縗者其兄弟）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服齊縗者不奠避大夫也言不足者謂殷奠時）曾子問曰小功可以與於祭乎（謂既虞卒哭時）孔子曰何必小功耳自斬縗以下與祭禮也曾子曰不以輕喪而重祭乎（怪使重者執事）孔子曰天子諸侯之喪祭也不斬縗者不與祭大夫齊縗者與祭士祭不足則取諸兄弟大功以下者曾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問已有喪服可以助所識者祭否）孔子曰緦不祭又何助於人曾子問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謂新除喪服也）孔子曰說縗與奠非禮也（執事於人之神爲其忘哀故也）以儐相可也父有服宮中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宮中子與父同宮者也禮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與者謂出行見之不得觀也）大功將至避琴瑟小功至不絕樂姑姊妹其夫死而夫黨無兄弟使夫之族人主喪妻之黨雖親弗主（此謂姑姊妹無子寡而死也夫黨無兄弟無緦之親也其主喪不使妻之親而使族人婦人外成主必宜得夫類也）夫若無族矣則前後家東西家無有則里尹主之（喪無無主也里尹閭胥里宰之屬也）或曰主之而祔於夫之黨（妻之黨自主之非也夫之黨其祖姑也）

初貞觀中呂才爲太常博士與諸陰陽學者十餘人撰陰陽書凡五十三卷并舊書行者三十七卷詔頒下之才病其有穿鑿拘忌者故著論曰易曰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蓋取諸大壯逮於殷周之際乃有卜擇之文故詩稱相其陰陽書云卜惟洛食此則卜擇吉凶其來尚矣至於近代師巫更加五姓之說言五姓者謂宮商角徵羽天下萬姓悉總配之行事吉凶依此爲灋至如張王等爲商武庾等爲羽欲以同韻相求及其以柳姓爲宮以趙姓爲角又非四聲相管其間亦有同是一姓分屬宮商復有複姓數字徵羽不別驗於經典本無斯說諸陰陽書亦無此語

但是野俗口傳竟無所出之處唯按堪輿經云黃帝對於天老乃有五姓之言且黃帝之時不過姬姜數姓暨於後代賜族者多至如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並是姬姓子孔殷宋華向蕭亳皇甫並是子姓苗裔自餘諸國準例皆然因邑授官分枝布葉未知此等諸姓是誰配屬宮商又檢春秋以陳衛及秦並同水族齊鄭及宋皆爲火姓或承所出之祖或繫所屬之星或取所居之地亦非宮商角徵共相管攝此則事不稽古義理乖僻者也又敘祿命曰謹按史記宋忠賈誼司馬季主云夫卜筮高談祿命以悅人心矯言禍福以盡人財又按王充論衡云見骨體而知命祿此則命祿之書行之久多矣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尋本非實祿但以積善餘慶不假建祿之吉積惡餘殃豈由刦殺之災皇天無親常與善人禍之所應其猶影響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絕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學也祿在其中豈得生當建命武王憂勤損壽不關月値空亡長平坑卒未聞共犯三刑南陽貴士何必俱當六合歷陽成湖非獨河魁之上蜀郡炎燎豈由災厄之下今時亦有同建祿而貴賤懸殊共命胎而夭壽更異按春秋魯桓公六年九月魯莊公生今按長曆莊公生當乙亥之歲建申之月以此推之莊公乃當祿之空亡依祿命書法合貧賤又犯句絞六害背驛馬生身剋驛馬三刑當此生者並無官爵火命七月生當病鄉爲人尫弱身合矬陋今按齊詩譏莊公猗嗟昌兮頎若長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唯有向命一條法當長壽依檢春秋莊公薨時計年四十五矣此則祿命不驗一也又按史記秦莊襄王四十八年始皇帝生宋忠注云因正月生爲此名政依檢襄王四十八年歲壬寅此年正月生者命當背祿法無官爵假得六合奴婢尙少始皇又當破驛馬生驛馬三刑身剋驛馬法當望官不到金命正月生當絕下絕下爲人無始有終老而彌吉今驗史記始皇乃是有始無終老而彌凶唯建命生法合長壽計其崩時不過五十祿命不驗二也檢漢武故事帝以乙酉歲

七月七日平明時生亦當祿空亡下法主無官爵雖向驛馬尙隔四辰依祿命法少無官爵老而方盛今驗漢書帝即位年始十六末年以後戶口減半祿命不驗三也又驗後魏書　云孝文皇帝皇興元年八月生今按長曆其年歲在丁未以此推之孝文背祿背命并驛馬三刑身剋驛馬依檢祿命書法無官爵命當父死中生法當生不見父今檢魏書孝文身受其父之禪禮云嗣王位定在於初喪踰年之後方始正號是以天子無父三老也孝文受禪異於常禮躬爲天子以事其親而祿命倒云不合見父祿命不驗四也又按沈約宋書云宋高祖癸亥三月生依此而推祿之與命並當空亡依祿命書法無官爵又當子墓中生唯宜嫡子假有次子法當早卒今驗宋書高祖長子先被篡殺次子義宗享國多年高祖又當祿命墓下生法得嫡孫財祿今檢宋書其孫劉劭劉濬並爲篡逆幾失宗祧祿命不驗五也敘葬書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禮云葬者藏也欲使人不見之然孝經云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以其復土事畢長爲感慕之所窀穸禮終永作魂神之宅朝市遷變豈得先測於將來泉石交侵不可先知於地下是以謀及龜筮庶無後艱斯乃備於愼終之禮曾無吉凶之義暨於近代以來加之陰陽葬法或選年月便利或量墓田遠近一事失所禍及生人巫者利其貨賄莫不擅加利害遂令葬書一術乃有百二十家各說吉凶拘而多忌且天覆地載乾坤之理備焉一剛一柔消息之義詳矣成於晝夜之道感於男女之化三光運於上四氣通於下斯乃陰陽之大經不可失之於斯須也至於喪葬之吉凶乃附此爲妖妄傳云王者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大夫經時而葬士則踰月而已此則貴賤不同禮亦異數欲使同盟同軌赴弔有期量事制宜遂爲常式法既一定不得違之故先期而葬謂之不懷後期而不葬譏之殆禮此則葬有定期不擇年月一也春秋有云丁巳

葬定公雨不克葬至於戊午襄事禮經善之襄成也雨而成事若汲汲於欲葬禮記云卜葬先遠日蓋選月終之日所以避不懷也今檢葬書以己亥之日用葬最凶謹按春秋之際此日葬者凡有二十餘件此則葬不擇日二也禮記又曰周尚赤大事用平旦殷尚白大事用日中夏尚黑大事用昏時鄭元注云大事者何謂喪葬也此則直取當代所尚不擇時之早晚春秋又云鄭卿子産及子太叔葬鄭簡公於時司墓大夫室當葬路若壞其室卽平明而堋不壞其室卽日中而堋子産不欲壞室欲待日中子太叔云若至日中而堋恐久勞諸侯大夫來會葬者然子産既云博物君子太叔乃爲諸侯之選國之大事無過喪葬必若義有吉凶斯等豈得不用今乃不問時之得失唯論人事可否曾子問曰葬逢日蝕舍於路左待明而行所以備非常也若依葬書多用乾艮二時並近半夜此卽反與禮違今檢禮傳葬不擇時三也葬書云富貴官祿皆由安葬所致壽命延促亦由墳壠所招然今按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以日愼一日則澤及於無疆苟德不逮而人無援於此則非由安葬吉凶而論福祚延促臧孫有後於魯不關葬得吉日若敖絶祀於荆不由遷厝失所此則安葬吉凶不可信用其義四也今之喪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古之葬者並在國都之北兆域既有常所何取姓墓之義趙氏之葬並在九原漢之山陵散在諸處上利下利蔑爾不論大墓小墓其義安在及其子孫富貴不絶或與三代同風或分六國而王此則五姓之義大無稽古吉凶之理何從而生其義五也且人臣名位進退何常亦有初賤而後貴亦有始泰而終否是以子文三巳令尹展禽三黜士師卜筮一定更不迴改墓塚既成曾不革易何因名位無時暫安故知官爵弘之在人不由安葬所致其義六也野俗無識皆信葬書筮者誑其吉凶愚人因而僥倖遂使擗踊之際擇葬地而希官品荼毒之秋選葬時以窺財祿或云辰日不宜哭泣遂莞爾而受弔

問或云同屬忌於臨壙乃吉服不送其親聖人設教豈其然也葬書敗俗一至於斯其義七也

禮廢周

周制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幾旅衆孔子曰四太廟火日食后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太廟始祖廟宗廟皆然主於始祖廟也諸侯相見揖讓入門不得終禮廢者六天子崩太廟火日食后夫人之喪雨霑服失容則廢夫人君之夫人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簠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則廢既陳謂夙興陳饌牲器時也天子七祀言五者關中言之孔穎達曰關通也按周法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今舉中五以兼上下當祭而日食太廟火接祭而已矣如牲至未殺則廢接祭而已不迎尸也諸侯之祭社稷俎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則廢大夫之祭鼎俎既陳籩豆既設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君之太廟火日食三年之喪齊縗大功皆廢外喪自齊縗以下行也齊縗異門則祭其齊縗之祭也尸入三飯不侑酳不酢而已矣大功酢而已矣小功緦室中之事而已矣室中之事謂賓長獻士之所以異者緦不祭然則士不得成禮者十一所祭於死者無服則祭謂若舅舅之子從母昆弟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揖讓而入聞齊縗大功之喪如之何冠者賓及贊者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醴徹饌而埽即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同門也不醴不醴子也其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如將冠子而未及期日而有齊縗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廢吉禮而因喪冠俱成人之服也及至也除喪不改冠乎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太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斯乎有冠醮無冠醴酒為醮冠禮醴重而醮輕此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醴明不為改冠改冠當醴之父沒而冠則已冠埽地而祭於禰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謂禮之

通典卷一百五終

通典卷一百六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六十六　開元禮纂類一　序例上

五禮篇目

謹按斯禮開元二十年撰畢自後儀法續有變改並具沿革篇爲是國家修纂今則悉依舊文不輒有删改本百五十卷類例成三十五卷冀尋閱易周覽之者幸察焉

大唐開元年之制五禮其儀百五十有二

一曰吉禮其儀五十有五　一冬至祀昊天於圜丘　二正月上辛祈穀於圜丘　三孟夏雩祀於圜丘　四季秋大享於明堂　五立春祀青帝於東郊　六立夏祀赤帝於南郊　七季夏祀黃帝於南郊　八立秋祀白帝於西郊　九立冬祀黑帝於北郊　十臘日祀百神於南郊　十一春分祀朝日於東郊　十二秋分祀夕月於西郊　十三祀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　十四夏至祭皇地祇於方丘　后土同　十五孟冬祭神州於北郊　十六仲春上戊祭太社太稷　十七祭五嶽四鎮　十八祭四海四瀆　十九時享太廟　二十祫享太廟　二十一禘享太廟　二十二拜陵　二十三太常節行諸陵　二十四孟春吉亥享先農耕籍　二十五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親桑　二十六有司享先代帝王　二十七薦新於太廟季夏祭中霤於太廟　二十八孟冬祭司寒納冰　二十九興慶宮祭五龍壇　三十皇帝視學　三十一皇帝太子釋奠於孔宣父　三十二國學釋奠於孔宣父　三十三仲秋釋奠於齊太公　三十四巡狩告圓丘　三十五巡狩告社稷　三十六巡狩告宗廟　歸格於祖　三十七皇帝巡狩　三十八封祀於太山　禪於社首山　三十九時旱祈太廟　四十時旱祈太社　四十一時旱祈嶽鎮以下於北郊　報儀同　四十二就祈嶽鎮海瀆　四十三諸州祭社稷　四十四諸州釋奠於孔宣父　四十五諸州祈社稷禱諸神禜城門　四十六諸縣諸里祭社稷　四十七諸縣釋奠於孔宣父　四十八諸縣祈社稷及諸神　四十九諸太子廟時享　五十三品以上時享其廟　五十一三品以上祫享其廟　五十二三品以上禘享其廟　五十三四品五品時享其廟　五十四六品以上春祠　五十五王公以下拜埽　寒食拜埽附

二曰嘉禮其儀有五十　一皇帝加元服　二納后　三皇帝正至受皇太子朝賀　四皇后受太子朝賀　五皇帝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六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七皇帝正至受羣臣朝賀　八皇帝千秋節受羣臣朝賀　九皇后正至受羣臣朝賀　十皇后受外命婦朝賀　十一皇帝明堂讀春令　十二讀夏令　十三讀秋令　十四讀冬令　十五於太極殿讀五時令　十六養老於太學　十七臨軒冊皇后　十八臨軒冊皇太子　十九內冊皇太子　二十臨軒冊立王公　二十一朝堂冊諸臣　二十二冊命內婦　二十三遣使冊授官爵　二十四朔日受朝　二十五朝集使辭見　二十六皇太子加元服　二十七皇太子納妃　二十八皇太子正至受羣臣賀　二十九皇太子受宮臣朝賀　三十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　三十一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　三十二親王冠　三十三親王納妃　三十四公主降嫁　三十五三品已上子冠　三十六五品已上子冠　三十七六品已下子冠　三十八三品

已上婚三十九四品已下婚四十朝集使禮見四十一任官初上四十二鄉飲酒四十三正齒位四十四宣赦書四十五羣臣詣闕上表四十六羣臣起居四十七遣使慰勞諸番四十八遣使宣撫諸州四十九遣使諸州宣制五十遣使諸州宣赦書

三曰賓禮其儀有六一蕃國主來朝二戒蕃國主見三蕃主奉見四受蕃使表及幣五宴蕃國主六宴蕃國使

四曰軍禮其儀二十有三一親征類於上帝二宜於太社三告於太廟四禡於所征之地五軷於國門六告所過山川七宣露布八勞軍將九講武十田狩十一射宮十二觀射十三遣將出征宜於太社十四遣將告太廟十五遣將告齊太公廟十六祀馬祖十七享先牧十八祭馬社十九祭馬步二十合州伐鼓二十一合朔諸州伐鼓二十二大儺二十三諸州縣儺

五曰凶禮其儀十有八一凶年振撫二勞問疾患三中宮勞問四皇太子勞問五服制度六皇帝為小功以上舉哀七敕使弔八會喪九冊贈十會葬十一致奠十二皇后舉哀弔祭十三皇帝太子舉哀弔祭十四皇太子妃舉哀弔祭十五三品已上喪十六五品已上喪十七六品已下喪十八王公已下喪

卜日禮

凡有大祀中祀應卜日者昊天上帝五方上帝皇地祇神州宗廟皆為大祀日月星辰社稷先代帝王嶽鎮海瀆帝社先蠶孔宣父齊太公廟諸太子並為中祀應卜日及冊命大事加元服納后巡狩親征封禪太子納妃出師命將並卜日於太廟南門之外若雩祀之典有殊古法傳曰龍見而雩自周以來歲星差度今之龍見乃在仲夏之初以祈甘雨遂為晚矣今用四月上旬十日叉先雩之祀合用季春吉巳若其年節氣晚即於節氣後十日也將卜前一日以右校埽除太廟南門之外守宮設太常卿以下次於門外之東皆西向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其占者以太卜官之明卜者為之俱就次各服公服謁者贊引各絳公服守宮布卜席於闑西閾外西向謁者告事具謁者引太常卿升立於門東西面贊引引太卜令卜正占者門西東面卜正先抱龜奠於席上西首灼龜具奠於龜北[illegible]龜立於席東北面太卜令進受龜詣太常卿前示高太常卿受視訖太卜令受龜少退俟太常卿曰皇帝來日某祇祀於某尚饗若將有策命大事及國有冠婚之禮則曰來日某有某事庶乎從之太卜令曰諾遂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興授卜正龜負東扉卜正坐作龜訖興太卜令進受龜示太常卿卿受示反之太卜令退復位東面與眾占之訖不釋龜進告於太常卿占者曰某日從授卜正龜謁者進太常

卿之左曰禮畢謁者引太常卿以下還次卜者徹龜守宮徹席以退若卜冊命大事太常卿以光奏聞也若上旬不吉卽卜中旬中旬不吉卽卜下旬皆如初禮若卜吉日及非大事皆太卜令蒞卜卜正占者視高命龜作龜

筮日禮

國有小祀應筮日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州縣社稷釋奠以及諸神祀並爲小祀應筮日及諸王冠婚公主降嫁等並筮日於太廟南門之外將筮前一日右校埽除太廟南門之外守宮設太卜令以下次於門外之東皆西向其日平明太卜令卜正占者其占者以太卜官之明筮者爲之也俱就次各服公服贊引絳公服也守宮布筮席於闑西閾外西向贊引引太卜令升立於門東西面卜正占者立於門西東面卜正開櫝出策兼執之東面受命於太卜令太卜令曰皇帝來日某祭某神於某尙饗若將有冠婚等則曰來日某有某事從之卜正曰諾遂右還西向以櫝擊策遂述曰假爾太筮有常皇帝來日某祭某神尙饗乃釋櫝坐筮訖興執卦以示太卜令太卜令受視反之卜正退復位東面與衆占之訖進告於太卜令占者曰某日從贊引進太卜令之左曰禮畢贊引引太卜令以下還次卜正徹櫝策守宮徹席以退不吉卽筮中旬下旬如初其王公以下筮日各附於本篇

神位用樂及籩豆等數附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在壇上每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甄俎各一都六百八十九座壇之第一等祀東方青帝靈威仰南方赤帝赤熛怒中央黃帝含樞紐西方白帝白招拒北方黑帝叶光紀及大明夜明等七座籩豆各八簠簋甄俎各一也第二等祀天皇大帝北斗北辰天一太一紫微五帝座並差在行位前餘內官諸座及五星十二辰河漢都四十九座齊列在十二陛間每座籩豆各二餘如上也第三等祀中官市垣座七公日星帝座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二座及二十八宿並差在前列餘百四十三座齊列在十有二陛間每座籩豆等如二等也又祀外官百五座籩豆簠簋俎各一也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籩豆等與外官

同所謂昊天上帝者蓋元氣廣大則稱昊天遠視蒼蒼即稱蒼天人之所尊莫過於帝託之於天故稱上帝按此星神之位蓋渾儀制圖聖人觀象羲和所職推步有徵傳曰萬物之精上為衆星故天有萬一千五百二十星地有萬一千五百二十物星之與物各有所主今並依郊壇圖為也

正月上辛祈穀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高祖神堯皇帝配都七座也又祀五帝於壇第一等籩豆等數如冬至國家前禮祀感生帝於南郊後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祈穀實準左傳郊祀后稷以祈農事故啟蟄而郊郊而後耕詩曰噫嘻春夏祈穀於上帝則祈穀之文傳之歷代上帝之號元屬昊天而鄭康成云天之五帝遞王四時王者之興必感其一因其所感別祭尊之故夏正之月祭其所生帝於南郊以其祖配之故周祭靈威仰以后稷配之因以祈穀據所說祀感帝之意本非祈穀先儒此說事恐難憑且感帝之祀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祈穀之禮於祈穀之壇祭五方帝夫五方帝者五行之精九穀之宗今二禮並行六神咸祀也

孟夏雩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籩豆等如冬至都十七座也又祀五帝於壇第二等籩豆各四簠簋俎各一也又祀五官句芒祝融后土蓐收玄冥也於內壝之外每座籩豆各二餘各一國家前禮雩祀五方帝五帝五官於南郊後禮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且雩祀上帝蓋為百穀以祈甘雨故月令云命有司大雩帝用盛樂以祈穀實鄭玄云雩於上帝也夫上帝者天之別號元屬昊天祀於圓丘尊天位也且雩祀五帝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二祀並行以成大雩帝之義也

季秋大享明堂祀昊天上帝以睿宗大聖真皇帝配座又以五方帝五帝五官從祀籩豆等同雩祀都十七座國家前禮祀五方帝五帝五官於明堂後禮祀昊天上帝於明堂準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武於明堂以配上帝先儒以為天是感精之帝即太微之五帝此即皆是星辰之例按上帝之號皆屬昊天鄭玄所引皆云五帝周禮曰王將旅上帝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張大次小次則上帝與五帝豈可為一孝經云上帝即五帝故云嚴父莫大於配天下云宗祀文王以配上帝明上帝即天矣且祀五方帝於明堂行之自久記曰有其舉之莫可廢也今二禮並行以成月令大享帝之義也

立春日祀青帝於東郊以太昊配句芒歲星三辰七宿從祀 立夏日祀赤帝於南郊炎帝配祝融熒惑三辰七宿從祀 季夏日祀黃帝於南郊軒轅配后土鎮星從祀 立秋日祀白帝於西郊少昊配蓐收太白三辰七宿從祀 立冬日祀黑帝於北郊顓頊配玄冥辰星三辰七宿從祀正座配座籩豆各十二五辰五官三辰七宿籩豆各二餘各一也以上樂舊用本音皆以黃鍾為均三成準周禮云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既云天神皆降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又準周禮樂三變唯致邱陵之祇今改用六變

臘日蜡百神於南郊都百九十二座大明夜明在壇上每座籩豆各十簠簋瓿俎各一神農伊耆五官每座籩豆各四簠簋瓿俎各一五星十二辰后稷五方田畯嶽鎮海瀆二十八宿五方山林川澤每座

(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邱陵墳衍原隰青龍朱鳥白獸元武鱗羽毛介於菟井泉等八十五座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皆準禮定也)

春分朝日於東郊　秋分夕月於西郊(以上籩豆各十簠簋甑俎各一也)舊用黃鍾之均三成新改用天神之樂圜鍾之均六成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於國城東北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南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於國城東南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　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已上四祀舊不用樂籩豆各八簠簋俎等各一也)

夏至日祭皇地祇於方丘壇上以高祖神堯皇帝配座(每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甑俎各一都七十二座)祭神州地祇於壇第一等(籩豆各四餘如上也)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五山五川五林五澤五邱五陵五墳五衍五原五隰於內壝之外各依方面(每座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皆準舊禮為定)　立冬後祭神州地祇於北郊以太宗文武聖皇帝配座(每座籩豆各十二簠簋甑俎各一也)舊樂用姑洗三成準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鄭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為皇地祇則宗伯黃琮所祭者二是皇王封城內之神州則兩圭有邸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為定既曰地祇其樂合用函鍾之均八變

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后土配)　太稷(后土配每座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鉶俎各三)舊樂用姑洗之均三變社稷之祀於禮為尊豈同邱陵只用三變合依地祇用函鍾之均八變之樂

五嶽四鎮四海四瀆每年五郊迎氣日各一祭(東嶽岱山祭於兗州界東鎮沂山祭於沂州界南嶽衡山祭於衡州界南鎮會稽山祭於越州界中嶽嵩高山祭於河南府界西嶽華山祭於華州界西鎮吳山祭於隴州界北嶽恒山祭於定州界北鎮醫無閭山祭於營州界祭東海於萊州界祭東瀆大淮於唐州界祭南海於廣州界祭南瀆大江於益州界祭西海及西瀆大河於同州界祭北海北瀆大濟於河南府皆本州縣官祭之以上四祭每座籩豆各十簠簋各二俎各二)

太廟九室每歲五享(謂四時孟月及臘也每室籩豆各十二簠簋各二鉶俎各三)　又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祫禘之月則不時享)祫禘之時

功臣配享於庭高祖室殷開山劉政會淮安王神通河間王孝恭太宗室房元齡魏徵屈突通高士廉高宗室馬周李勣張行成中宗室桓彥範敬暉張柬之崔元暐袁恕己睿宗室蘇瓌劉幽求也每時享因祭七祀春祀司命及戶夏祀竈季夏別祀中霤秋祀門及厲冬祀行若臘及禘祫則徧祀之蕭明皇后廟孝敬皇帝廟二廟新修享儀準大廟例

孟春吉亥享先農后稷配季春吉巳享先蠶二享準舊禮定每座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鉶俎各三

仲春之月享先代帝王帝嚳享於頓邱帝堯享於平陽稷契配帝舜享於河東皋陶配夏禹享於安邑伯益配殷湯享於偃師伊尹配周文王享於酆太公配武王享於鎬周公召公配漢高祖享於長陵蕭何配每座簠簋各二籩豆各十俎各三新加帝嚳餘準舊禮為定

仲春仲秋上丁釋奠於太學孔宣父為先聖顏子為先師凡九十五座先聖先師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鉶俎各三其七十二弟子及左邱明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眾杜子春馬融盧植鄭玄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元凱范甯等從祀諸座籩豆各二簠簋俎各一其七十二弟子新加餘依舊定其名具太學篇中也

州縣祭社稷每座籩豆各八簠簋各二俎各三

仲春仲秋釋奠於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每座籩豆各十簠簋各二鉶俎各三新加享禮

孟冬祭司寒籩豆各八簠簋俎各一餘準舊禮為定

仲春興慶宮祭五龍壇五座每座籩豆各八簠簋俎各二也新撰享樂用姑洗之均三變

隱太子廟章懷太子廟懿德太子廟節愍太子廟惠莊太子廟惠文太子廟以上六廟每年四享籩豆各十簠簋各二俎三並新加此禮

仲春祀馬祖仲夏祀先牧仲秋祭馬社仲冬祭馬步以上四祭皆於大澤用剛日也凡有祭祀皆準前例若封禪之禮則依圓丘方澤神位為定若巡狩望祭親征禡類祈禱昭告並各依本位為定

凡祀昊天上帝及配座用蒼犢各一五方上帝五人帝各用方色犢一大明青犢一夜明白犢一皇地祇及配座用黃犢各一神州及配座用黝犢各一凡祀之牲皆養在滌大祀九旬中祀五旬小祀一旬其牲方色難備者聽以純色代之大小依禮告祈之牲不養凡祭祀牲不得捶扑損傷死即還

之有齋疾者與替也宗廟社稷帝社先蠶先代帝王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孔宣父齊太公諸太子廟並用太牢若冬至祀圜丘加羊九豕九祭方丘加羊五豕五蜡祭神農伊耆星辰以下每方各用少牢其方不熟則闕之若行幸祭大山川用太牢中山川及州縣社稷釋奠用少牢其風師雨師靈星司中司命司人司祿及行幸祭小山川及馬祖馬社先牧馬步各用羊一軷祭用羝羊一凡肉皆實俎其牲皆升右胖體十一前節三肩臂臑後節二肫胳正脊一脡脊一橫脊一長脅一短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並脊從首爲正脅旁中爲正凡供別祭用太牢者犢一羊一猪一酒二斗脯一段醢四合若供少牢者去犢減酒一斗郊廟籩盤五齊三酒並見本儀中也凡用籩豆各十二籩實以石鹽乾魚乾棗栗黃牛脯菱芡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餈豆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拍酏食糝食用籩豆各十籩減糗食粉食豆減酏食糝食用籩豆各八籩又減白餅黑餅豆減脾析菹豚拍用籩豆各四籩實石鹽乾棗栗黃牛脯豆實芹菹兔醢菁菹魚醢也用籩豆各二籩實栗黃牛脯豆實葵菹鹿醢用籩豆各一籩實牛脯豆實鹿醢其應用牛脯者亦通用羊脯用簠簋各二簠實黍稷飯簋實稻粱飯用簠簋各一簠實稻粱簋實黍稷㽅實大羹鉶實肉羹凡神祀之物當時所無者則以時物代之

通典卷一百六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六十七　開元禮纂類二　序例中

大駕鹵簿

導駕先萬年縣令次京兆牧次太常卿次司徒次御史大夫次兵部尚書自縣令以下並正道威儀各乘輅其鹵簿各依本品給之次清遊隊白澤旗二分左右各二人執二人引二人夾也金吾折衝二人各領四十騎戎服分左右次金吾大將軍二人分左右各二人執䂎矟騎從自龍旗以前檢校次金吾果毅二人領虞候佽飛四十人騎夾道單行分左右引到黃麾仗也次外鐵甲佽飛二十四騎並行分左右廂各六重引到步甲隊次朱雀旗一騎執二騎引二騎夾金吾折衝都尉一人領四十人執橫刀矟弩弓箭騎從也次龍旗十二各一騎執並戎服被大袍橫行正道每一旗前二人騎爲二重引前每旗後亦二人護後副竿二分左右又金吾果毅二人騎領也次指南車次記里鼓車次白鷺車次鸞旗車次辟惡車次皮軒車並駕四馬駕士各十四人匠一人次引駕十二重重二人並行正道騎帶橫刀白皮軒車後均布至細仗前一重弓箭相間金吾果毅一人檢校次鼓吹令二人次棡鼓十二面金鉦十二面次大鼓百二十面次長鳴百二十具次鐃鼓十二面歌簫笳各二十四次大橫吹百二十具節鼓二面笛簫篳篥笳桃皮篳篥各二十四次棡鼓十二面金鉦十二面次小鼓百二十面次中鳴百二十具次羽葆鼓十二面歌簫笳各二十四自前棡鼓以下工人皆自副並騎分左右橫行每鼓皆二人夾每隊皆有主帥五人以上統領次殿中侍御史二人次黃麾一人執二人騎夾次太史令一人次相風轝轝士八人次棡鼓金鉦各一司辰一人典事一人刻漏生四人分左右次行漏輿正道匠一人轝士四十八人次鉞戟前隊左右武衛果毅各一人騎騎分左右次五色繡幡一次金節十二次罕畢各一左罕右畢次朱雀幢一次左青龍幢右白虎幢各一次導蓋一叉次稱長一次鉞戟各百四十四人分左右也次左右衛將軍各一次御馬二十四疋分左右也次尚乘奉御二人分左右也次左青龍旗

右白虎旗各一左右衛果毅各一人各領二十五八騎分左右次通事舍人八人騎分左右次侍御史二人次御史中丞二人次御
史二人次拾遺二人次補闕二人並騎分左右次起居郎一人在左次起居舍人一人在右次諫議大夫二人在左次給事中
二人在右次黃門侍郎二人在左次中書侍郎二人在右次左散騎常侍三人在左次右散騎常侍二人在右次侍中二人在左
次中書令二人在右自通事舍人以下一人皆步從之次香蹬一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分左右次班劍儀刀左右厢各十二行也次左右衛郎
將軍一人領散手羽衛三十人橫刀騎在副仗矟內也次左右驍衛郎將各一人各領翊衛二十八人甲騎具裝執副仗矟在散手外均布曲折至後門次左右衛供
奉中郎將四人領雜動翊衛四十八人帶橫刀騎分左右在三衛仗內也次玉輅青質玉飾駕青騮大祭祀納后則乘之太僕卿御駕士四十一人千牛將軍一人陪乘次左右衛大將
軍各一人夾玉輅次千牛將軍一人次中郎將二人分左右次千牛備身分左右騎在玉輅後次御馬二疋次左右監門校尉各
一人在後門內檢校次牙門二人執四人夾次左右監門校尉各十二人騎監當後門十二行仗頭各一人次左右驍衛翊衛各三隊每隊三十五人並帶
矟弩箭橫刀相間前第一隊各大將軍領統鳳旗第二隊各將軍一人領執飛黃旗第三隊各郎將一人領執吉利旗也次左右衛夾轂廂各六隊隊三十八每隊各折衝一人果毅一人檢校也次
大繖二在牙門後次孔雀扇各四分左右也次腰轝一次小團扇四次方扇十二花蓋二次大輦一尚輦奉御二人殿中少
監一人騎從次諸司侍奉官二人分左右次御馬二十四疋分左右次尚乘直長二人分左右次大繖二孔雀扇八夾繖次
小扇十二次朱畫團扇十二次花蓋次俾倪十二次元武幢一次絳麾二次細矟十二次後黃麾一次殿中侍御
史二人騎分左右次大角百二十具金吾果毅一人領橫行十重也次後部鼓吹羽葆鼓十二面工人十二歌簫笳各工人二
十四次鐃鼓十二面工人各十二歌簫笳各工人二十四次小橫吹百二十具工人百二十笛簫觱篥笳桃皮觱
篥各工人二十四次方輦主輦二百人也次小輦一主輦六十人也次小轝一奉轝十二人次尚輦直長二人分左右次左右武衛五牛
旗轝五黃牛旗處內赤青左右各八人執左右威衛隊正各一人檢校次乘黃令一人丞二人騎分左右檢校玉輅等次金輅赤質以金飾駕赤騮六鄉射還飲至則乘之次象

輅黃質以象飾駕黃騮六行道則供之次革輅白質以革飾駕白騮六巡狩臨兵事則乘之各駕士三十二人次五副輅各駕四馬駕士各二十八人次耕根車青質蓋三重駕六馬耕耤則乘
之駕士三十二人次安車金飾駕四馬臨幸則乘之次四望車金飾駕四馬拜陵臨弔則乘之駕士各二十四人次羊車駕果下馬一小吏十四人次屬車十二駕牛駕士各八
人次門下中書省祕書省殿中監等局官各一人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二馬駕士十二人次豹尾車駕二馬駕士十二人次左右威衛
折衝都尉各一人領掩後二百人各執大戟刀楯弓箭及弩各五十人為一行並橫行次左右領軍將軍各一人各二人執䂍稍步從次前後左右廂步甲隊
四十八隊前後各二十四隊並鍪鎧弓刀楯五色相間隊引各三十人次左右廂黃麾仗廂各十二部部各十二行並執弓刀戟楯及孔雀氅鵝毛氅雞毛氅等行引十人左右領軍
黃麾仗首尾廂各五色繡幡二十口十口引前十口掩後廂各獨揭鼓十二重重二人在黃麾仗外次左右衛將軍各一人驍衛武衛威衛領軍衛
各大將軍一人檢校黃麾仗次殳仗左右廂各十八人廂別二百十五人執殳二百十五人執叉每殳一叉一相間次諸衛馬隊左右廂各二十四隊從十二旗隊別
主帥以下四十人每隊皆折衝果毅一人檢校前第一隊辟邪旗第二隊應龍旗第三隊玉馬旗第四隊三角獸旗第五隊黃龍負圖旗第六隊黃鹿旗第七隊飛麟旗第八隊駃騠旗第九隊鸞旗第十隊鳳旗第十一隊飛黃
旗第十二隊麟旗第十三隊角端旗第十四隊赤熊旗次後第十五隊兕旗第十六隊太平旗第十七隊犀牛旗第十八隊鵕鸃旗第十九隊騼騄旗第二十隊騶牙旗第二十一隊蒼烏旗第二十二隊白狼旗第二十三隊龍
馬旗第二十四隊金牛旗次元武隊元武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金吾折衝一人領五十騎分執矟弩次元武隊前大戟隊後當正道執殳仗行內置
牙門一二人執四人夾騎分左右次牙門左右廂各開五門門二人執四人夾並騎分左右第一門在左右威衛黑質步甲隊後白質步甲隊前第二門在左右衛步甲隊後左右領軍黃麾仗
前第三門在左右黃麾仗後左右驍衛黃麾仗前第四門在左右領軍衛黃麾仗後左右衛步甲隊前第五門在左右武衛白質步甲隊後黑質步甲隊前右自清遊以下諸衛將軍並平巾幘紫褊襠大口袴錦螣蛇金隆起帶弓
箭橫刀中郎將折衝果毅皆平巾幘緋褊襠各口袴錦螣蛇銀梁金隆起橫刀弓箭佽飛執旗人引駕三行並武弁緋褊襠大口袴供奉並武弁朱衣各一人步從餘文武官及導駕官並朱衣冠履依本品服其工人駕官並絳
衣平巾幘餘並戎服準式若法駕減大駕太常卿司徒兵部尚書白鷺車辟惡車大輦五副輅安車四望車屬車減四其清遊
隊持鈒隊元武隊皆四分減一諸隊鼓吹三分減一餘同大駕縣令以後御史大夫以前威儀亦三分減一小駕
又減法駕御史大夫指南車記里鼓車鸞旗車皮軒車象輅革輅木輅耕根車羊車黃鉞車豹尾車屬車小輦小

轝諸隊仗及鼓吹各減大駕半餘同法駕縣令州牧威儀減半其新製苣文旗雲旗刃旗肆神幢長壽幢及左右千牛將軍玄瑞牛文左右衛瑞馬文左右驍衛大蟲文左右武衛瑞鷹文左右威衛豹文左右領軍白澤文左右金吾辟邪文左右監門獅子文並繡為袍文將軍中郎將皆同並冬正大會通服之

一 皇太后皇后鹵簿

清遊隊旗一人執二人引二人夾領三十人並帶橫刀直𥏝弩弓箭而行次虞候佽飛二十八人夾道單行次內僕令一人在左內僕丞一人在右次黃麾一人執次左右廂黃麾仗廂各三行行列百人左右領軍衛各領五色繡幡六口次內謁者監四人給事二人內常侍二人內侍一人並騎分左右次內給使百二十人分左右單行後進宮人車次偏扇團扇方扇各二十四分左右宮人執次香蹬一內給使四人舁次重翟車青質金飾駕四馬受冊從祀享廟則乘之駕士二十四人次行障六具分左右宮人執次坐障三具分左右宮人執次內寺伯二人領寺人六人騎分左右夾重翟車次腰轝一執者八人次團扇二次大繖四次孔雀扇八分左右次錦花蓋二次小扇朱畫團扇各十二並橫行次錦曲蓋二十次錦六柱八扇分左右自腰轝已下並內給使執次宮人車次後黃麾一次供奉宮人在黃麾後次厭翟車朱質金飾駕赤騮四親蠶採桑則乘之次翟車黃質金飾駕黃騮四寍於家則乘之次安車赤質金飾駕赤騮四臨幸及弔則乘之駕士各二十四人次四望車朱質駕牛拜陵臨弔則乘之次金根車朱質駕牛常行則乘之駕士各十二人次左右廂各牙門二門二人執四人夾次左右領軍衛廂各百五十人執殳盡鹵簿曲折陪後門左右折衝一人以領鹵簿後所開牙門並在殳仗行內前後部鼓吹金鉦棡鼓大鼓小鼓長鳴中鳴鐃吹簫鼓橫吹節鼓御馬並減大駕之半

皇太子鹵簿

家令次率更令並乘軺車次太保次太傅次太師自家令已下並正道威儀鹵簿各依本品三師各乘軺次清遊隊旗一人執一人引二人夾領三十騎次左右清道率府率各一人次外清道直盪二十四人騎分左右夾道單行次龍旗六各一人騎執每一旗前二人騎為二重引前每旗後亦二人重騎護後次

細引六重[二人並行正道] 次率更丞一人 棡鼓金鉦各二面[左鼓右鉦] 次大鼓三十六面[騎橫行正道] 次長鳴三十六具[騎橫行正道]

次鐃吹一部[鐃鼓二面各一騎執二人騎夾] 簫笳各六[騎並橫行] 次棡鼓金鉦各二面一騎執[左鼓右鉦] 次小鼓三十六面 次中鳴三十六具[並騎橫行正道] 次鞭馬十疋[分左右二人執] 次廄牧令一人[在左] 丞二人[在右] 次左右翊府郎將各一人[騎領班劍] 次左右衛翊衛二十四人[騎執班劍] 次通事舍人四人[騎分左右] 次司直二人[騎分左右] 次文學四人[騎分左右] 次洗馬二人[騎分左右] 次司議郎二人[騎分左右] 次太子舍人二人[騎分左右] 次中允二人[騎分左右] 次中舍人二人[騎分左右] 次左右諭德二人[騎分左右] 次左右庶子四人[騎分左右] 次左右副率各一人 親勳翊衛廂各中郎將一人 並領儀刀六行[第一行親衛二十三人第二行親衛二十五人第三行勳衛二十七人第四行勳衛二十九人第五行翊衛三十一人第六行翊衛三十三人皆曲折騎陪後行] 次三衛十八人[騎分左右] 郎將二人[騎分左右在六儀刀仗內夾輅] 次金輅[赤質金飾駕四馬從祀享正冬大朝納妃則供之] 僕一人馭 左右率一人執儀刀陪乘 駕士二十二人 次左右衛率各一人夾輅 次左右率各一人 副率各一人[騎領細刀弓箭]

次千牛騎執細刀弓箭 次左右監門府直長各六人 監後門 次左右衛率府[廂各翊衛二隊並騎在執儀刀行外前後過三衛仗] 厭角隊各三十六騎[分執騎弓箭矟弩各郎將一人領] 次繖二扇 四次腰轝一 團扇二 小方扇八 次內直郎二人[檢校腰轝] 次鞭馬十疋 分左右 次典乘二人分左右 次朱漆團扇六 紫曲蓋六 次諸司供奉官人 次大角三十六具[橫行六重] 次鐃吹一部[鼓二面簫笳各六並騎橫行] 次橫吹一部[橫吹十具節鼓一面笛簫篳篥笳各五並騎橫行] 次令宮師二人 次副輅駕四馬[駕士二十二人] 次軺車[金飾駕一馬五日常朝及朝饗宮臣出入行道則乘之駕士十四人] 次四望車[金飾駕一馬臨弔則乘之駕士十人] 次左右廂步隊十六隊[隊別三十人果毅一人皆執弓箭刀矟弩相間] 次左右司禦率各一人[檢校步隊] 次儀仗左右廂各六色[色九行行六人皆執戟弓箭弩刀楯儀鋋五色幡油戟相間] 廂各獨揭鼓六重[重二人皆儀仗外] 次左右廂各百五十人執殳[並分前後在步隊儀仗外馬隊內前接六旗後盡鹵簿廂各果毅一人主帥七人騎領分前後] 次左右廂馬隊廂各十隊[隊引主帥以下三十一人並戎服帶橫刀弓箭弩矟隊引旗一果毅一人領之] 次後拒隊旗一領 三十騎 果毅一人領 前當正道 殳仗內開牙門 次左右廂各開牙門三[前第一門左右司禦率府步隊後左]

右率府步隊前開第二門左右衛率府步隊後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前開第三門左右司禦率府儀仗後左右率府步隊前每門皆二人執四人夾左右監門副率各二十人直長二人騎來去檢校也次左右清道率府副率二人仗內檢校并糾察非違率聽得驟矟從者並不得將入儀仗內次少師次少傅次少保隊仗引盡則次三少正道乘輅威儀各依本品文武官以次陪從若常行及常朝去諸衛隊鼓吹金輅四望車家令率更詹事太保太師少保少師其隊仗三分減一清道儀刀鞭馬各減半乘輅車餘同六仗其二傅皆乘犢車依式導從不得過十人太傅加清道二人導引其鹵簿內導從官三師三少若有事故及無其人則闕之摠不須攝餘若有事故及無其人卽別遣人攝行若皇太子在學太傅少傅導從如式

皇太子妃鹵簿

清道率府校尉六人騎分左右爲三重引帶弓箭橫刀次青衣十人分左右次導客舍人四人分左右引道次內給使六人朱衣分左右後盡內人車次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八各分左右宮人執並間采衣次行障四具分左右夾車宮人執次坐障二具夾車宮人執次典內二人騎分左右次厭翟車駕三馬駕士十四人次閤帥二人領內給使十八人分左右次六柱二扇內給使執次供奉內人乘犢車次繖一正道行雉尾扇二團扇四曲蓋二並分左右各內給使執次戟九十分左右在內給使單行前與青衣齊後盡內人車

親王鹵簿

清道六人爲三重次幰弩一次青衣十二人分左右次車輻十二人分左右次戟九十分左右次絳引幡六次內給使左右廂各三行行四十八各執刀楯弓箭及矟並戎服次棡鼓金鉦各一面一騎執二人騎夾次大鼓十八面騎橫行正道次長鳴十八具騎橫行正道次小鼓十面中鳴十具分左右單行中鳴在小鼓外節一夾矟二次告止幡四次傳教幡四次信幡八次儀鋋二次儀鍠六次油戟十八次儀矟十次細矟十次儀刀十八次鞕馬八次府佐六人騎分左右次象輅一駕四馬駕士十八人次繖一扇一次朱漆團扇四曲蓋二次麾幢各一次大角八騎二重橫行正道次鐃吹一部鐃鼓一面簫笳各四騎橫行次橫吹一部橫吹六騎節鼓一騎二人夾騎笛簫簫笳各四騎橫行正道

羣官鹵簿

一品清道四人（爲二重四品已上並二人）幰弩一騎青衣十人車輻十人（三品八人自下遞減二人）戟九十（二品七十三品六十四品五十）絳引幡六（二品已下闕之）刀楯弓箭矟各八十（二品六十三品五十四品四十）棡鼓金鉦各一大鼓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四品八）長鳴十六（四品已下闕之）節一夾矟二告止幡二傳教幡二信幡六（其信幡二品三品四品二餘同一品）誕馬六（二品三品四疋四品二疋）儀刀十六（二品十四自下遞減二其一品府佐四人夾行）革輅一（四品木輅並駕四馬駕士十六人自下品別減二人）繖一朱漆團扇四（三品至四品各三）曲蓋二（二品已下一）僚佐本服陪從麾幡各一大角八（角自二品至四品各減二）鐃吹一部鐃簫笳各四（一品二品三四品各一）橫吹一部橫吹六（二品三品四四品一）節鼓一（二品已下並闕）笛簫篳篥笳各四（四品已下各一）

右應給鹵簿者職事四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爵郡王已上及二王後依品給國公準三品給官爵兩應給者從高給若京官職事五品身婚葬并尚公主娶縣主及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並準四品給凡自王公已下在京拜官初上正冬朝會及婚葬則給之（婚及拜官初上正冬朝會上銷弓箭刀楯大小鼓橫吹大角長鳴中鳴也）凡應導駕及都督刺史奉辭至任上日皆依品給（奉辭去銷弓箭刀楯金鉦棡鼓大小鼓橫吹大角長鳴中鳴）

內命婦四妃九嬪婕妤美人才人鹵簿（太子良娣已下同）

清道二人青衣二人（青衣九嬪四人餘並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六（九嬪十四餘並十）行障三具（九嬪已下二具）坐障二具（九嬪已下一具並婦人執）厭翟車（九嬪翟車婕妤已下安車並駕二馬馭人十九嬪已下八）內給使十六人（九嬪十四餘並十人）從車六乘（九嬪四餘並三乘）繖一大扇一（九嬪已下無大扇）團扇二內給使執戟六十（九嬪四十餘並二十）

外命婦鹵簿

一品清道二人青衣六人（二品青衣四人三品四品二人）偏扇團扇方扇各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四品八）行障三具（二品三品二具四品一具）坐障二具

已下並一具厭翟車從人十六夾車駕一馬馭人八非公主王妃並乘白銅飾犢車駕牛馭人四二品從人十四已下各減二從車六乘二品三品四乘四品二乘繖一大扇一二品已下無大扇團扇二戟六十二品四十三品二十四品無戟

通典卷一百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六十八　開元禮纂類三　序例下

君臣冕服冠衣制度

大裘冕無旒金飾玉簪導以組為纓色如其綬（令云冕長尺六寸廣八寸元表纁裏以下廣狹皆準此例）裘以黑羔皮為之（令云元領褾襟緣朱裳後有詔夏月以黑代之）白紗中單（令云皂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𩤃大帶（令云素帶朱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紐約用組黻蔽膝也隨裳色）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珮元組雙綬六采（令云元黃赤白縹綠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朱韈赤舄祀天神地祇則服之　袞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令云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黈纊充耳玉簪導元衣纁裳十二章（令云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衣褾領為升龍皆織成為之龍山以下每章一行重以為等每行十二也）白紗中單（令云黻領青褾襈裾黻加龍山火三章毳冕以上山火二章絺冕山一章元冕無章）革帶大帶劍玉珮綬韈與上同舄加金飾享廟謁廟及朝遣上將征還飲至踐阼加元服納后元日受朝及臨軒册拜王公則服之　鷩冕服七章（令云三章在衣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餘同袞冕有事遠主則服之　毳冕服五章（令云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也）餘同鷩冕祭海岳則服之　絺冕服三章（令云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餘同毳冕祭社稷先農則服之　元冕服（令云衣無章裳刺黼一章）餘同絺冕蜡祭百神朝日夕月則服之　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組纓翠緌玉若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令云朱領褾襈裾）白裙襦（令云亦裙衫也）絳紗蔽膝白假帶方心曲領其革帶劍珮綬與上同白韈黑舄（令云若未加元服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也）諸祭還冬至受朝元會冬會則服之　武弁金附蟬平巾幘餘同前服講武出征四時蒐狩大射禡類宜社賞祖罰社纂嚴則服之　弁服（令云弁以鹿皮為之）十二琪（令云琪以玉珠為之）白玉簪導絳紗衣素裳革帶白玉雙佩鞶囊小綬

白韈烏皮履朔日受朝則服之 黑介幘白紗單衣白裙襦革帶素韈烏皮履拜陵則服之 白紗帽令云赤烏紗帽 白裙襦白韈烏皮履視朝聽訟及宴見賓客則服之 平巾幘金寶飾導簪冠文皆以玉紫褶令云赤白褶 白袴玉具裝眞珠寶鈿帶靴乘馬則服之 翼善冠其裳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幘通著之 皇太子衮冕垂白珠九旒令云以組爲纓色如其綬 青纊充耳犀簪導元衣纁裳九章令云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織成爲之每章一行重以爲等每行九 白紗中單令云黼領青褾襈裾 革帶金鉤䚢大帶令云素帶不朱裏亦純以朱綠細約用綠隨裳色火山二章 玉具劍令云金寶飾玉褾首 瑜玉雙珮朱組雙大綬令云四采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丈八尺三百三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三玉環 朱襪赤舄令云舄加金飾 侍從祭祀及謁廟加元服納妃則服之 具服遠遊三梁冠加金附蟬九首施珠翠黑介幘髮纓翠緌犀簪導絳紗袍白紗中單令云皂領褾襈裾 白裙襦白假帶方心曲領絳紗蔽膝其革帶劍珮綬與上同白襪黑舄未冠則雙童髻空頂黑介幘雙玉導加寶飾謁廟還宮元日冬至朔日入朝釋奠則服之其朔望日入朝通服袴褶五日常朝亦準此 公服遠遊冠簪導以上並同前 絳紗單衣白裙襦革帶瑜玉隻珮方心紛鞶囊令云長六尺四寸廣二寸四方色同大綬 白韈烏皮履五日常朝元日冬至受朝則服之 烏紗帽白裙襦白襪烏皮履視事及宴見賓客則服之 弁服犀簪導組纓玉璂九絳紗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隻珮白韈烏皮履朔日及視事則兼服之 平巾幘金飾犀簪導紫褶白袴玉梁珠寶鈿帶靴乘馬服之 進德冠九璂加金飾其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若服袴褶則與平巾幘通著之 羣官衮冕垂青珠九旒以組爲纓令云纓色如綬以下旒纓皆如之 青纊充耳簪導令云五品以上乃通用犀 青衣纁裳服九章令云每章一行重以爲等每行九五章在衣龍山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皆降爲繡鷩冕以下亦每章一行各依旒數 白紗中單令云中單黼領朱裏皆純中單青領青褾襈裾 革帶鉤䚢大帶令云二品以上素帶不朱裏皆純其外上以朱下以綠五品以上素帶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紐約皆用青組黼皆裳色毳冕以上火山二章絺冕山一章元冕無章 金玉飾劍令云三品以下用玉不得加珠翠 山元玉珮綠綟綬令云親王朱綬 朱襪赤舄第一品服之 鷩冕八旒服七章

章數已具前數水蒼玉珮紫綬金飾劒餘同袞冕第二品服之　毳冕七旒服五章水蒼玉珮紫綬金飾劒餘同袞冕第三品服之　絺冕六旒服三章水蒼玉珮青綬金飾劒餘同袞冕第四品服之　元冕五旒衣無章裳刺黻一章水玉珮黑綬金飾劒餘同袞冕第五品服之　爵弁色同爵無旒無章元纓簪導青衣纁裳白紗中單令云青領褾襈裾也革帶鉤鰈大帶令云練帶紕其垂內外以緇紐約用青組爵韠韈赤履九品以上服之凡冕服及爵弁服助祭及親迎則服之若私家祭祀三品以上及褒聖侯祭孔宣父服元冕五品以上服爵弁六品以下服進賢冠凡冕制以羅為之其服用紬為之其黻用緋也　遠遊冠三梁黑幘青綏凡文官皆青綏以下準此也　諸王服之親王卽加金附蟬

進賢冠三品以上三梁五品以上兩梁九品以上一梁三師三公太子三師三少五等爵尚書省秘書省諸寺監太子詹事府三寺及散官親王傅友文學諸州縣關津嶽瀆等流內九品以上服之也　武弁平巾幘武官及中書門下省殿中省內侍諸衛及太子諸坊諸帥府及戍鎮流內九品以上服之若侍中中書令左右散騎常侍則加貂蟬侍左者左珥侍右者右珥

灋冠一名獬豸冠一角為獬豸之形御史以上服之　高山冠內侍省內謁者監內謁者服之　卻非冠亭長門僕服之凡應冠而未冠者並雙童髻空頂幘五品以上雙玉導金飾二品以上加寶飾六品以下無飾　朝服亦名具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白裙襦赤裙衫革帶鉤鰈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韈舄劍雙綬一品以下五品以上陪祭朝饗拜表大事則服之六品以下去劍珮綬餘並同　公服亦名從省服冠幘纓簪導絳紗單衣白裙衫革帶鉤鰈假帶方心韈履紛鞶囊雙珮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朔望朝謁見東宮則服之其六品以下去紛鞶囊雙珮並同若致仕官以理去官被召謁見皆服前官從省服　弁服以鹿皮為之通用烏紗也　牙簪導五品以上通用犀也　纓玉璂朱衣素裳革帶鞶囊小綬雙珮白韈烏皮履一品九璂二品八璂三品四品六璂五品五璂六品以下去璂及鞶囊綬珮　文官職事九品以上尋常公事服之泥雨則通著常服　平巾幘簪導五品以上通用犀六品以下通用角　冠支令云皆金飾五品以上通用玉　紫褶令云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　並白大口袴起梁帶三品以上玉梁寶鈿五品以上金梁寶鈿六品以上金飾隱起　烏皮靴武官及衛官尋常公事則服之文官乘馬亦通服之武官陪位大仗加螣蛇裲襠也　進德冠五品以上附山雲璂數準弁以金飾梁及靴趺三品以上加金絡也　內外百官文武官九品以上十月以後二月以前常服及白練裙襦通著之五品以上行六品以下冠去璂珠若服袴褶非陪位大仗則與平巾幘者通著袴褶五品以上通用紬綾及羅六品以下通用小綾　凡典謁武弁絳公服學生黑介幘青襟服齋郎介幘絳褠服外州品子等皆平巾

幘緋衫大口袴朝集從事則服之若外官拜表受制皆朝服　凡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婚並假以四品冕服若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及五品等爵皆爵弁服若庶人婚聽假以絳公服若刻漏生漏童服青袴褶總角之服令云諸流外官行署三品以上介幘絳公服方心革帶鉤鰈假帶襪履九品以上絳褠衣制同絳公服袖狹形直如褠不垂朝去方心假帶餘同公服其非行署者太常寺謁者祝史贊引鴻臚寺司儀諸典書學內侍省典引太子右春坊掌儀內坊導客舍人諸贊王公以下舍人公主謁者等各準行署依品服自外及在雜職掌無官品者皆平巾幘緋衫大口袴藥童奉禪年少者皆總角髻朝集從事則服之餘條目自有制者不用此例黑介幘簪導深衣青褾領革帶襪履未冠者雙童髻空頂黑介幘去革帶國子太學四門學士後士參見則服之律書算學士州縣學士則黑介幘白裙襦外官拜表受制皆朝服本品無朝服者則公服諸職事官三品以上有公爵者嫡子謂經命訖者婚聽假以四品冕服諸五品以上子孫九品以上子及五等爵婚皆聽假以爵弁服庶人婚聽假以絳公服諸州縣倉督市令縣錄事佐史里正岳瀆祝史齋郎並上介幘絳褠衣平巾幘緋褶大口袴紫褠尚食局典膳局主食大官署監膳史食官署掌膳服之平巾綠幘青布袴褶尚食局主膳典膳局典食大官署食官署供膳良醞署奉禪服之五瓣青袴褶青耳屩羊車小吏服之總角髻青袴褶漏刻生漏童服之諸衣冠應入鹵簿異於本制者從鹵簿

皇后王妃內外命婦服及首飾制度

皇后服首飾花十二樹小花如大花之數并兩博鬢也褘衣令云染青織成爲之文爲翬翟之形素質五色十二等素紗中單令云黼領羅縠褾襈皆用朱色蔽膝令云隨裳色以緅爲褾襈皆用翟爲章三等大帶令云隨衣色朱裏紕其外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青衣革帶青襪舃令云舃加金飾白玉雙珮元組雙大綬令云章采尺寸與乘輿同受冊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　鞠衣黃羅爲衣其蔽膝大帶及衣革帶並隨衣色餘與褘衣同唯無翟親蠶則服之　鈿釵禮衣十二鈿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加雙珮小綬去舃加履宴見賓客則服之　皇太子妃服首飾花九樹小花如大花之數並兩博鬢也褕翟青織成爲之文褕翟之形青質九色九等素紗中單令云黼領羅縠褾襈皆同朱色蔽膝隨裳色用緅爲領緣以褕翟爲章二等大帶令云隨衣色不朱裏紕其外上以朱錦下以綠錦紐約用青組青衣革帶青襪舃令云舃加金飾瑜玉雙珮純朱雙大綬章綬尺寸與皇太子同也受冊助祭朝會諸大事則服之　鞠衣黃羅爲之其蔽膝大帶革帶並隨衣色餘與褕衣同唯無翟從蠶則服之　鈿釵禮衣九鈿服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加雙珮小綬去舃加履宴見賓客則服之　內外命

婦服花釵（施兩博鬢寶鈿飾一品九樹二品八樹三品七樹四品六樹五品五樹寶鈿準花樹）翟衣青質（羅為之繡為翟編次於衣一品翟九等二品八等三品七等四品六等五品五等）並素紗中單（令云黼領朱褾襈亦通用羅縠）蔽膝（隨裳色以緅為領緣加以文繡重翟為章二等一品以下同）大帶以青衣革帶青韈舄珮綬內命婦受冊從蠶朝會則服之其外命婦及受冊從蠶大朝會亦準此 鈿釵（一品九鈿二品八鈿三品七鈿四品六鈿五品五鈿）禮衣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加雙珮小綬（令云去舃加履）內命婦尋常見外命婦朝參辭見及禮會則服之 六尚寶林御女采女及女官等服禮衣通用雜色制與上同唯無首飾珮綬七品以上有大事則服之尋常供奉則公服（公服去中單蔽膝大帶也）九品以上大事及尋常供奉並公服東宮準此女史則半袖裙襦 凡公主王妃珮綬同諸郡縣主內命婦各準品服外命婦各從夫及子若不同夫及子而加邑號亦準品花釵（覆笄而已并兩博鬢任以金銀雜寶飾也）大袖連裳青質素紗中單（朱褾襈也）蔽膝（隨裳色朱為緣帶也）大帶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紐約用青組）以青衣革帶韈舄履（同裳色也）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妻及九品以上女嫁則服之 花釵（以金銀琉璃等塗飾）連裳青以青衣革帶韈履（同裳色也）庶人女嫁則服之 凡百官女嫁聽服母服廟見本生蔭高準兄弟凡王公以下及婦人服飾等級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

齋戒

凡大祀齋官皆前七日集尚書省太尉誓曰某月日祀昊天上帝於圜丘（其誓各隨祭享祀事言之）各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散齋理事如舊夜宿止於家正寢唯不弔喪問疾不作樂不判署刑殺文書不行刑罰不經穢惡致齋唯祀事得行其餘悉斷（凡大祀之官散齋四日中祀三日小祀二日致齋大祀三日中祀二日小祀一日其致齋日三公於都省安置所司鋪設其餘官皇城內有本司者於本司無者於太常郊社太廟齋坊安置皆日未出前到齋所至祀前一日各從齋所晝漏上水三刻向祀所仍令平明清所行之路道次不得見諸凶穢衰絰過訖任行其哭泣之聲聞於祭所者權斷訖事非應散齋者惟清齋一宿於本司及祀所凡大祀中祀接神齋官祀前一日皆沐浴九品以上皆官給明衣齋郎升壇行事亦權給潔服應齋官所習禮臨時闕者通攝事行致齋之日先不食公糧及無本司者大官準品給食祈告一日清齋者設食亦如之凡散齋有大功以上喪致齋

有周以上喪並聽赴即居緦麻以上喪者不行宗廟之祭其在齋坊病者聽還死於齋所同房不得行事也

祈禱

京都孟夏以後旱則祈岳鎮海瀆及諸山川能興雲雨者於北郊望而告之 又祈社稷又祈宗廟皆七日一祈不雨還從岳瀆如初旱甚則修雩秋分以後不雩初祈一旬不雨即徙市禁屠殺斷繖扇造土龍雨足則報祀祈用酒脯醢報用常祀皆有司行事凡齋未及祈而雨及所經者皆報祀凡州縣旱則祈雨先社稷又祈界內山川能興雲雨者餘準京都例若岳鎮海瀆州刺史上佐行事其山川判司行事縣則縣令縣丞行事祈用酒醢脯報以少牢也 霖雨不已禜京城諸門 門別三日每一日禜不止乃祀山川岳鎮海瀆三日不止祈社稷宗廟若州縣禜城門不止祈界內山川及社稷三禜一祈皆準京都例並用酒脯醢國城門報用少牢州縣城門用特牲也

雜制

皇帝天子 天下通稱 陛下 對揚咫尺上表通稱也 上 至尊 臣下內外通稱 乘輿 服御所稱 車駕 行幸所稱赴車駕所曰赴行在所也 皇太子以下率土之內於皇帝皆稱臣皇后以下率土之內於皇帝太皇太后皆稱妾六宮以下率土婦人於皇后同稱妾百官上疏及對皇太子皆曰殿下 百官自稱名宮官自稱臣 文武官朝參 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朔望日朝五品以上及供奉官員外郎監察御史每日參昭文崇文國子生及諸縣令每季參若雨霑服失容及泥濫並停凡車駕巡幸每月朔兩京文武官職事五品以上表參起居州界去行在所三百里內者刺史遣使起居若車駕從比州及州境過刺史朝見巡狩還去京三百里內刺史遣使參起居皇太子欲行未發前一日在京文武官職事五品以上詣宮奉辭還日明朝詣宮奉參凡京文武職事五品以上假使者去皆奉辭還皆奉見六品以上奉勅差使亦如之 凡踐阼加元服冊皇后皇太子及元日并巡狩親征封禪拜郊及諸大禮 諸州刺史都督及京官五品以上外者並拜表疏賀皆禮部爲奏也 每年二時遣三公分行諸陵 太常卿爲副也 太陽虧 有司先奏其日置五鼓五兵於大社皇帝不視事百官各守本司不理務過時乃罷 月蝕 奏擊鼓於所司救之 五嶽四瀆崩竭及皇帝本服大功以上親及外祖父母后父母百官一品喪 皇帝不視事三日 國忌日皇帝本服小功緦麻親百官五品以上喪 皇帝不視事一日 凡祥瑞依圖書合大瑞者隨則表奏 百官詣朝上表奉賀告廟頒下自外諸藩並申所司元日以聞 位版制 皇帝方尺二寸厚三寸題云皇帝位皇太子方九寸厚二寸題云皇太子位百官一品以下各七寸厚一寸半題云某品位 籍田

所收九穀納於神倉以擬粢盛及五齊三酒有餘穰稾供犧牲也凡祭器祭服有破弊不任修理者與替訖器則埋之服則燒之凡祭天神皆焚柴地祇皆瘞埋祭山者庋縣祭川皆浮沉香以祭祀訖及焚埋之若埋訖皆令所在官司差人守當六十日止若埋幣以火焚破則不守也均胙肉貴者不重賤者不虛謂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凡前貴於上後貴於下祝版凡天地郊祀及太廟欲至享日所司準程先進版取署令人送往若臨時卒急並令附驛其版仍令先支一年所用數若署版後祭官有故即削除題所替行事人也五陵上食皆朔望上食歲冬至寒食日各設一祭如節祭共朔望日忌日相逢依節祭料若橋陵除此日外每日進牛口羊食圜丘五郊諸壇差側近人守掌王公以下郊廟合祭臨時遇雨霑服失容即以常服從事若已行事遇雨則不脫祭服也立春前兩京及諸州縣門外並造土牛耕人各隨方色季冬晦行儺大內六隊東宮三隊百官致敬凡文武官三品以下拜正一品東宮官拜三師四品以下拜三少自餘內外屬官所本司四品拜二品五品拜三品六品拜四品七品拜五品八品拜六品九品拜七品衛列曹拜長史局署丞拜令助教拜博士諸州別駕長史鎮將縣令拜刺史縣丞拜縣令其準品應致敬而非相統屬則不拜凡致敬者若非連屬應敬之官相見或貴或賤懸隔或有長幼親戚者任隨私禮百官祠廟凡文武官二品以上祠四廟三品以上祠三廟五品以上不須兼祭四廟外有始封祖通祀五廟牲用少牢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祭祖禰於正寢用特牲從祖父官有高下皆用子孫之牲也百官終稱凡百官身亡三品以上稱薨五品以上稱卒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稱死也

百官葬墓田一品方九十步墳高丈八尺二品方八十步墳高丈六尺三品七十步墳高丈四尺四品六十步墳高丈二尺五品方五十步墳高一丈六品以下並方二十步墳高不過八尺其域及四隅四品以上築闕五品以上立土堠餘皆封塋而已矣碑碣石獸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龜趺趺高不過九尺七品以上立碣圭首方趺趺上高四尺其獸等二品以上六事五品以上四事方相魌竿凡四品以上用方相七品以上用魌頭五品以上設竿九尺六品以上長六尺明器三品以上九十事五品以上六十事九品以上四十事四神駞馬及人不得尺餘音樂鹵簿不過七寸三品以上帳高六尺方五尺女子等不過三十人長八寸園宅方五寸奴婢等不過二十人長四寸五品以上帳高五尺五寸方四尺五寸音樂僕從二十五人長七寸五分園宅方四尺奴婢十六人長二寸六品以下帳高五尺方四尺音樂僕從二十人長七寸園宅方三尺奴婢十二人長二寸有三梁帳蚊幬若三品以上優厚料則婦人梳洗帳並準式居官遭喪凡斬衰三年齊衰三年者並解官齊衰杖周及爲人後者爲其父母若庶子爲其母者申其心喪皆爲生己若嫡繼慈養改嫁或歸宗三年以上斷絕者及父爲長子夫爲妻並不解官假同齊衰周也給假凡齊衰周給假三十日葬五日除服三日齊衰三月五月大功九月並給假二十日葬三日除服二日小功五月給假十五日葬二日除服一日總麻三月給假七日出降者三日葬及除服各一日無服之殤本品周以上給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二日總麻一日若聞喪舉哀其假三分減一師經受業者喪給三日冠給假三日婚給假九日除程周親婚假五日大功三日小功一日周以下百里內除程私忌日給假一日忌前之夕聽還凡內外官三年一給定省假三十日五年一給拜掃假五十日並除程凡遭喪被起者以服內忌日給假三日大小祥各七日禫五日每月朔望各一日祥禫

給禫凡私家祔廟給五日四時祭給假一日

通典卷一百八終

通典卷一百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六十九　開元禮纂類四　吉一

皇帝冬至祀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夏雩祀及攝事並附

齋戒祀官齋戒如別儀

前祀七日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其二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前致齋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西序及室內俱東向尚舍直長張帷於前楹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晝漏上水一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入陳於殿庭如常儀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凡齋者則結珮俱詣閤奉迎上水二刻侍中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帝服袞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結珮乘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即御座東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通事舍人分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祀之官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二日於本司一日於祀所其無本司者皆於司所也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各於本司館清齋一宿無本司者各於家正寢諸祀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布各習禮於齋所攝事無皇帝齋儀上辛雩祀同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陰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也前祀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雩祀侑神作主孟夏太宗文武皇帝廟前祀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器守壝每門二人每隅一人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焉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攝事守官設祀官公卿等次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上辛零祀守官設文武侍臣次爲）於大次之前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上辛零祀於大次之後俱南向）設諸祀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祀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西壝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酅公之西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其褒聖侯若在朝位於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大次褒聖等儀上辛零祀同）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南方午陛之東饌陳於東門外西方及南方午陛之西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上辛零祀但有壝東方之外饌爲）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設十二鎛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雷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於壝上近南北向磬簴在西鐘簴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壇下重行北向相對爲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爲上南方北方以西爲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上辛零祀則東門內攝事亦然）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上辛零祀無分獻位以下皆然）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皆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以上位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位於中壝（上辛零祀內壝）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位於介公酅公之南西

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褒聖以上至從祀位)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等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又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黃牲一白牲一元牲一(雩祀五方色牲各二)又赤牲一白牲一(上辛雩祀無日月牲)在南皆少退以北爲上又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酒罇之位上帝太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五帝日月各太罇二在第一等(上辛則五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在第一等神座之左而右向無日月以下諸座攝事亦然也)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階間各概罇二在壇下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罇皆加勺羃五帝日月以上皆有坫以置爵雩祀無日月以下罇其五帝太罇犧罇各二罍一在第一等五人帝犧罇各二在第二等五官象罇各二在壇下)設御洗於午陛東南亞獻終獻同洗於卯陛之南俱北向(攝儀但設洗午陛東南北面雩祀設亞獻之洗於御洗東南五官洗於罇北)設分獻罍洗罇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篚羃各於其方陛道左俱內向執罇罍篚羃者各於罇罍篚羃之後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前一日晡後(上辛雩祀皆祀日未明五刻爲)太史令郊社令各常服帥其屬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焉)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壇第一等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北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雩祀又設五人帝座於第二等如五方之陛位又設五官座於壇下東南西向北上無日月以下諸星位)大明於東陛之南(上辛並無大明以下位矣)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稾秸又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五官十五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座皆內向

其內官有北辰座於東陛之北曜魄寶於北陛之西北斗於南陛之東天一太一皆在北斗之東五帝內座於曜魄寶之東並差在行位前又設二十八宿及中官百五十九座於第三等其二十八宿及帝座七公日星帝席大角攝提太微太子明堂軒轅三台五車諸王月星織女建星天紀等十七座並差在行位前又設外官百五座於內壝之內又設衆星三百六十座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十有二道之間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所司陳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北東西廂（昊天上帝及配帝五帝日明之座設訖卻收至祀日未明五刻郊社令太史令各服其服升壇重設之其內官中官外官衆星等諸座一設定不收也）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二刻去壇二百步所（享明堂則於明堂所廟享則於廟所皆二百步所爲）諸衛之屬禁斷行人（廟享則太令整拂神幄爲）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諸儀二人（享廟則太廟令帥府史也）及齋郎以罇坫篚冪入設於位（廟享則籩豆簠簋鉶皆設位加以巾蓋諸器物皆濯而陳之升壇者各由其陛升廟堂者自東陛爲）晡後三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公卿以下俱就東壝門外位（廟享則無壝外公卿位爲）諸太祝與廩犧令以牲就牓位謁者引司空（諸儀並引太常卿也）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行埽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出還本位初司空將升又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御史入詣壇東陛升視滌濯（於視濯執罇者皆舉冪告潔廟享升東階）訖引降就省牲位南向立廩犧令少前曰請省牲退復位太常卿省牲廩犧令又前舉手曰腯還本位諸太祝各循牲一匝西向舉手曰充俱還本位諸太祝與廩犧令以次牽牲詣廚授太官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鼎鑊申視濯漑謁者贊引各引祝官御史（廟享但引御史）省視饌具俱還齋所（享廟則進饌者入徹籩豆簠簋鉶數以出而已）祀日未明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廟享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洗肝以鬱鬯又取膟膋每座各實一豆俱置饌所膟膋腸間脂也）

鑾駕出宮

（上辛雩祀並同）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尙舍設行宮於壇東南向隨地之宜守宮設從祀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鑾駕出懸而不作）其日晝漏上水五刻鑾駕發引發引前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也）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爲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郎設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以下及介公酅公褒聖侯朝集使諸方客使等並駕出之日便赴祀所）所司陳大駕鹵簿於朝堂發前一刻搥三鼓爲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通事舍人引從祀羣官各就朝堂前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階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令進玉輅於太極殿西階之前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帝服袞冕（上辛服通天冠絳紗袍也）乘輿以出降自西階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如常黃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進發俛伏興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鑾駕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出承天門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敕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傳音如常不鳴鼓吹不得諠譁其從祀之官在元武隊後如常儀駕將至諸祀官俱朝服結珮謁者引立於次前重行北向西上駕至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

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入行宮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宿衛如式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文武羣官集行宮朝堂文左武右舍人承旨敕羣官等各還次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入從祀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人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大罇爲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汎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配帝著罇爲上實以沈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五帝日月俱以太罇實以汎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醍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沈齊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衆星之散罇實以旨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各實於上罇玉上帝以蒼璧青帝以青圭赤帝以赤璋白帝以騶虞黑帝以元璜黃帝以黃琮日月以珪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天帝日月內官以下各從方色各長丈八尺上辛則五方帝各太罇爲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其用玉昊天上帝以四圭有邸餘同無日月以下罇雩祀同圓丘又有五人帝之幣亦放其方也太祝以玉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也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壇東陛御史一人太祝二人升行埽除於上及第一等御史一人太祝七人升行埽除於下上辛雩祀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埽除於上令史祝史埽除於下訖各引就位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攝儀無從祀羣官客使上辛雩祀同大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人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壇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爲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埽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謁者贊者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請中嚴乘黃令進玉輅於行宮南門外迴輅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爲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皇帝升輅

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進發還侍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若行宮去壇稍遠奏升輅如式）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若將軍升輅即降立於輅右為）侍中進當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各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改服大裘而冕（上辛雩祀袞服袞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為）至中壝門外（上辛雩祀內壝）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禮部尚書與近侍者陪從如常儀（大珪如搢不便請立定近侍承奉為）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未明三刻下至此再拜儀上辛雩祀同）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白上辛雩祀同為）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起以興奠訖俛伏而後興他放此）鼓柷奏元（國諱改為）和之樂乃以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蔟為徵姑洗為羽作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圜鍾三奏黃鍾太蔟姑洗各一奏也）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為）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無太常卿至皇帝拜上辛雩祀同也）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正座配座太祝跪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諸太祝俱取玉及幣亦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以下皆謁者引太尉太和樂上辛雩祀同）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攝則太尉升南陛北向立）樂止正座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珪跪奠訖執珪俛伏興太尉則搢笏）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配座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攝則太祝授太尉太

尉奉玉幣進奠皇帝受幣太常卿引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太宗親座前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太尉行還立無樂也初皇帝將奠配帝之幣謁者七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俱進跪奠於第一等神座上辛則謁者五人各分引獻官奉玉幣奠五方帝座攝事同雩祀五人帝五官相次而畢餘星座之幣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進奠於首座餘皆祝史齋郎助奠訖引還復位攝則太尉奠配座諸太祝及諸獻官各奉玉幣進於神座訖還罇所上辛無星以下座也初衆官拜訖祝史各分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攝則太尉升上辛雩祀同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攝事則於太祝奠毛血訖其太官引饌入上辛雩祀同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黃鍾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皆奏黃鍾饌各至其陛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青帝之饌升自寅陛赤帝之饌升自巳陛黃帝之饌升自未陛白帝之饌升自酉陛黑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諸饌各隨便而升上辛無大明以下饌攝事同雩祀五人帝饌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簋既奠卻其蓋於下也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又進設外官衆星之饌相次而畢上辛無外官以下饌雩祀又進設五官饌並無衆星饌也初壇上設饌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攝則謁者引太尉詣罍洗上辛雩祀同也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

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訖樂止攝則太尉洗拭匏爵無樂作以下儀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其後太常卿引皇帝詣上帝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則謁者引太尉升自南陛詣上帝罇所執事者奉爵太尉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攝儀皆謁者引太尉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攝則云天子某謹遣太尉封某臣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上辛雩祀同昊天上帝大明南至長晷初昇萬物權輿六氣資始式遵彝典慎脩禮物上辛云惟神化育羣生財成庶品雲雨作施普博無私爰因啓蟄式遵農事雩祀云爰茲孟夏龍見紀辰方資長育式遵常禮敬以玉帛犧牲粢盛庶品恭致燔祀表其寅肅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禋燎祗薦潔誠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凡攝事祝版應御署訖皇帝北向再拜侍臣奉版郊社令受遂奉出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上辛又謁者五人各引五方上帝太祝皆取爵於坫酌汎齊各進奠於神座訖還罇所雩祀同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攝則云皇帝臣某謹遣太尉封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履長伊始肅事郊禋用致燔祀於昊天上帝伏惟慶流長發德冠思文對越昭升永言配命上辛云時惟孟春敬祈嘉穀用致禋祀昊天上帝伏惟高祖睿哲狗齊欽明昭格祭祀之禮肅奉舊章雩祀云時維正陽式遵恆典伏惟道叶乾元德施品物永言配命對越昭升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皆取前腳第二骨也加於俎以胙肉共置一俎上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

向進（攝則言授）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以授齋郎）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退鼓柷作舒和之樂退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自此以上凡攝皆太尉為初獻其儀依皇帝行事贊佐皆謁者太祝齋郎）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攝則太常卿為亞獻自下並改太尉為太常卿）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階升壇詣昊天上帝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訖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拜訖謁者引太尉詣配帝犧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訖謁者引太尉進高祖神堯皇帝座前（雩祀太宗）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上辛五方祝各取爵酌醴齊供奠訖還罇所雩祀同）訖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立跪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訖謁者引太尉卻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則同以光祿卿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升酌盎齊獻正座配座（雩祀并獻五方帝也）終獻如亞獻之儀（上辛五帝祀亦各配獻之）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初太尉將升獻（攝則太常卿將升獻）謁者七八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拭匏爵訖各由其陛升（雩祀太尉將升獻贊引引五帝獻官酌醴齊奠太昊氏餘座齋郎助奠五帝將畢五官獻官酌醍齊奠句芒氏餘座祝史助奠）詣第一等俱酌汎齊訖各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各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引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醍齊各進跪奠於內官座首興餘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第二等獻官將升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罍洗盥手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沈齊（攝儀盎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外官酒罇所俱酌清酒（攝儀醍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衆星酒罇所酌旨酒（攝儀沈齊）以獻

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上辛雩祀無日月已下獻儀也諸獻俱畢武舞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也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樂作一成止攝事則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則謁者進太尉之左白請就望燎位也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也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幣祝版日月已上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及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柴壇西過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上幣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諸祝史又以內官已下之禮幣皆從燎上辛無日月已下牲[illegible]禮幣皆[illegible]幣雩祀有五帝幣[illegible]者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則謁者前白禮畢則太尉出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上辛雩祀無內壝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鑾駕還宮上辛雩祀並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槌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槌二鼓爲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乘馬者服袴褶五刻頃槌三鼓爲三嚴通事舍人分引羣官客使等序立於大次之前近南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左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乘輿出次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

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敕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進發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臣導從如來儀諸方客使便還館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入嘉得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鍾左右鍾皆應鼓柷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敔樂止入太極門鼓柷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上閤廻輅南向侍中進鑾駕前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戛敔樂止初文武羣官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承旨敕羣官並還皇帝旣入侍中版奏請解嚴扣鉦將士各還其所

通典卷一百九終

通典卷一百一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七十 開元禮纂類五 吉二

皇帝季秋大享於明堂（攝事附）

將祀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祀七日戒誓百官皇帝散齋致齋並如圜丘儀（祀官齋戒同）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明堂東之外道北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相向諸祀官次於壁水東門之外道南從祀官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壁水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重行每等異位北向東上（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文武官之後攝事無大次已下儀守宮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壁水東門外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壁水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明堂前庭如圜丘之儀右校清埽明堂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樂懸之南）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堂之東南西向設祀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攝事設祀官公卿位於明堂東南）執事者位於公卿之後近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北上設御史位於堂下一位在東南西向一位在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堂上午陛之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北縣之間（攝則於此下便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無太祝已下至褒聖侯之位也）太祝奉玉帛位於柴壇之南皆北向設從祀文官九品已上於執事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

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巳上於介公酅公之後西方北方蕃客於武官之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褒聖侯於文武三品之下若有諸州使人分方位各於文武之後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等門外道於東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南上牲數如雩祀之儀設酒罇之位明堂之上下昊天上帝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室內神座之左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堂下東南西向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二在堂下神座之左五方帝各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各於室內神座之內左向五帝各著罇二在堂上各於神座之左俱內向五官各象罇二在階下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堂上之罇皆於坫階下之罇皆藉以席俱加勺冪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東階東南攝事設祀官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五官罍洗篚冪各於酒罇之左俱右向其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其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堂之上下罇坫之間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明堂太室之內中央南向席以藁秸設睿宗大聖貞皇帝神座於上帝之東南西向席以莞設青帝於本室西向赤帝於火室北向黃帝於太室南戶之西北向白帝於金室東向黑帝於水室南向席皆以藁秸設太昊炎帝軒轅少昊顓頊之座各於五方帝之左俱內向差退若非明堂五室皆如雩祀圓丘設座之禮設五官座於明堂之庭各依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如圓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設罇罍玉幣升行埽除門外位儀舞人就位皇帝出行宮之次羣官入就位近

侍臣陪從儀並同圜丘（攝亦如圜丘攝事）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位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諸獻官俱詣東陛升堂立於罇所太祝與諸獻官皆跪取玉幣於篚立於東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配帝太祝立於西南隅東向北上五方帝五官諸太祝及獻官又取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振太和之樂）皇帝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已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已下皆如之攝則謁者引太尉升南陛奠玉帛）皇帝升堂北面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帛（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面五方帝之太祝奉玉帛各奠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訖太祝又以配帝之幣授侍中（攝事者謁者贊授太尉上下皆然）侍中奉幣西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面跪奠於睿宗大聖真皇帝神座前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五帝之獻官各奠幣於神座各還五官之祝次奠幣神座各還罇所皇帝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皆奉毛血之豆立於堂下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階升諸太祝迎取於堂上俱進奠於神座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罇爵一如圜丘之儀（攝則太尉既升奠）太常卿引皇帝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攝事云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昊天上帝惟神覆燾羣生甄陶庶類不言而信普博無私謹擇元辰祗率恒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禋祀式展誠敬皇考睿宗大聖真皇帝配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天地神座還罇所

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引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睿宗大聖眞皇帝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謁者五人引五方帝之太祝詣罍洗盥手俱取匏爵於坫酌汎齊各進奠於神座前還罇所樂止配帝太祝一人持版進於皇帝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考睿宗大聖眞皇帝祗率舊章肅恭恆禮敬致禋祀於昊天上帝惟皇考德光宇宙道叶乾元中錫無疆實膺嚴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恭明薦侑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南方北向立樂作其飲福還宮並如圓丘儀攝事亦同雩祀攝事

皇帝立春祀青帝於東郊立夏祀赤帝於南郊季夏土旺日祀皇帝於南郊立秋祀白帝於西郊立冬祀黑帝於北郊及攝事並附

齋戒攝事祀官齋戒如圓丘儀

前祀七日平明太尉誓百官於尚書省曰某月某日祀青帝於東郊章揚其職不供其事國有常刑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如圓丘儀

陳設

前祀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則衛尉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道南北向西上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蕃客等次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壝之內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各如圓丘之儀右校埽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樂懸之南外壝之內攝事則其壇於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一丈高丈二尺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在壇之東南西向攝事則設

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以北為上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設祀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位於其後設祀官及從祀羣官位及門外等位一如圜丘（攝事則御史位於壇上）設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配帝牲牓少退南上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御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青帝（夏赤帝季夏黃帝秋白帝冬黑帝）酒罇於壇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二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一在壇上於青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歲星三辰句芒氏（夏祝融季夏后土秋蓐收冬元冥已下放此）俱象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左皆右向七宿壺罇二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上帝配帝之罇置於坫星辰以下罇藉以席皆加勺冪設座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星辰以下罍洗篚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各於其後又設玉幣之篚於壇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設青帝靈威仰神位（赤帝赤熛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叶光紀）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稾秸設帝太昊氏神座（夏神農季夏軒轅秋則少昊冬顓頊已下倣此）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歲星三辰之座於壇之東北七宿之座於壇之西北各於其壇南向相對為首設句芒氏之座於壇之東面西向席皆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如圜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率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

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下實以清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其歲星三辰句芒氏之象罇俱實以醍齊七宿之壺罇俱實以沈齊元酒各實於五齊之上罇

禮神之玉東方以青圭南方以赤璋中央以黃琮西方以騶虞北方以元璜其幣各隨方色長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豆籩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

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御史博士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壝門當壇南重
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已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諸太祝
詣卯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軍駕將至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
諸方客使先置者各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
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各引文武九品已上從祀就壝外位攝則無車駕將下至壝外位儀至太樂
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令司空入陳掃除訖出復位如常儀皇帝
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贊引各引從祀羣官介公酅公諸方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
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攝則司空入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俱就門外位司空掃除訖各引入就位贊再拜謁者進太尉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無皇帝停大次下至太常卿奏謹具儀皇
帝服大裘而冕攝服袞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內壝外殿中監進
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
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郎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
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
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角音夏徵音季夏宮音秋商音冬羽音乃以黃鍾之均文舞之舞樂六成偃麾戛敔樂
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攝事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上下請太祝俱取玉幣

於餕各立於鐏所其奠玉幣及毛血並如圓丘儀（攝則太尉爲初獻受玉幣登歌作肅和之樂餘亦如圓丘攝事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皆如圓丘之儀（攝事如圓丘攝事儀）太祝持版得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某日子嗣天子臣某（攝事云嗣天子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青帝靈威仰獻春伊始時維發生品物昭蘇式遵恆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肅恭燔祀暢茲和德帝太昊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夏云昭告於赤帝赤熛怒朱明戒序長嬴馭節庶品蕃碩用遵恆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敬禋祀肅昭養德帝神農氏配帝作主季夏云黃帝含樞紐爰茲溽暑實惟土潤戊己統位黃鍾在宮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修燔祀式虔厚德帝軒轅氏配神作主秋云白帝白招拒素秋伊始品物收成祗率舊章展其恆禮帝少昊氏配神作主冬云黑帝叶光紀元冥戒序庶類安寧實此積歲祗率恆典帝顓頊氏配神作主）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興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鐏所執鐏者舉冪侍中取爵侍中贊酌汎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當太昊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某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帝太昊氏爰始立春盛德在木用致燔燎青帝靈威仰惟帝布茲仁政功叶上元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配神作主尚饗訖興（夏云昭告於帝神農氏時維孟夏火德方融用致明禋於赤帝赤熛怒惟帝表功協德允斯作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配神作主季夏云告於帝軒轅氏時維季夏位膺土德率明禋於黃帝含樞紐惟帝功施厚地道合上元謹以云云秋云告於帝少昊氏時維立秋金德在馭用致燔燎於白帝白招拒惟帝立德茲義叶此神功謹以云云冬云告於帝顓頊氏時維立冬水德在馭用致禋燎於黑帝叶光紀惟帝道合乾元允茲升配謹以云云）其飲福及亞獻至還宮並同圓丘之儀（攝官同圓丘攝事）

皇帝臘日禮百神於南郊攝事附

齋戒　如圓丘儀從祀官及攝事齋戒並如前儀

陳設

前禧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攝事衞尉設祀官公卿已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衞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東西向（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方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之外）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則無文武侍臣蕃客等次）前禧一日太樂令設宮懸歌鍾歌磬如圜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三尺右校為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禧一日奉禮設御座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位於壝門外如圜丘之儀（攝事如圜丘之儀）設日月酒罇之位大明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夜明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西南隅北向神農氏伊耆氏各著罇二各於其壇上五星五官后稷各象罇二七宿田畯龍麟朱鳥騶虞元武等各壺罇二麟羽嬴毛介等散罇二俱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方岳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俱蜃罇二邱陵墳衍原隰井泉水墉坊郵表畷於菟猫等俱散罇二各設於神座之右而左向（伊耆氏以上之罇置於坫星辰以下之罇藉以席皆加勺羃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獻罍洗篚羃各於其方陛道之左右俱內向執罍洗篚羃者各立於罇罍篚羃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又謁者引諸祀官詣廚省饌具訖還齋所禧日未明十刻太樂令帥工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日青牲一月白牲一其餘方各少牢一）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日月神座於壇上大明於北方少東夜明於大明之西俱南向席皆以藁秸神農伊耆神座各於其壇上俱內向設后稷氏神座於壇東西向設五官田畯之座各於其方設五星十二次二十八宿五官岳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

梟神座各於其方之壇其五方神獸鱗羽嬴毛介水墉坊郵表畷於菟猫等之座各於其方壇之後俱內向相對爲首自神農伊耆已下百九十座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鑾駕出宮如圓丘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罇之次太罇爲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神農伊耆氏之著罇實以盎齊五星三辰五官后稷田畯之象罇俱實以醍齊七星之壺罇實以沈齊五方岳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蜃罇實以沈齊邱陵已下之散罇實以清酒元酒各實於諸座之上罇禮神之玉大明夜明以珪璧大明之幣以青夜明以白神農氏幣以赤伊耆氏幣以元五星以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內壝之饌幔內其日未明二刻奠玉幣毛血等如圓丘儀皇帝服元冕出次壇上神位大明夜明鼓柷作無射夷則奏永和蕤賓姑洗太蔟奏順和黃鐘奏元和凡六均均一成俱以文舞攝事如圓丘之攝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其設饌盥洗奠爵並如圓丘儀攝事亦同太祝持版進於神座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事名以下改皇帝爲太尉皆謁者贊引敢昭告於大明惟神晷耀千里精烜萬物覺寤蛰蒸化成品彙今則璇璣齊運玉燭和平六府孔脩百禮斯洽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板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再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夜明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匏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夜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敢昭告於夜明惟神貞此光華恆茲盈減表斯寒暑節以運行對時育物登成是賴豐年之報式備恆禮謹以制幣犧齊

粢盛庶品致其燔燎備饗訖興皇帝再拜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少退當兩座前北向立樂作其飲福受胙並如圜丘儀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太尉（攝則謁者引太常卿已下放此）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大明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夜明罇所取匏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訖謁者引太尉進夜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再拜謁者引太尉少東當兩座前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引光祿卿（攝臣同以光祿卿為終獻）詣罍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升壇謁者二人分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酌酒一獻帝伊耆氏一獻神農氏跪奠爵神座前俛伏興向神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降還本位初伊耆氏獻官將升謁者五人各引獻官詣分獻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歲星一獻熒惑一獻鎮星一獻太白一獻長星各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於獻官奠訖七星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各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凡讀祝文每一番獻酒從東方祝文為始讀祝訖次南方次西方餘神亦同也）獻官再拜訖太祝各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謁者遂引五方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各詣酒罇所酌酒一獻東岳一獻南岳一獻中岳一獻西岳一獻北岳俱奠於神座少退向神立岳鎮海瀆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井泉皆祝史助奠相次俱畢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訖太祝奠版於神座還罇所謁者各引獻官還本位初酌岳鎮酒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酒一獻句芒氏一獻祝融氏一獻后土氏一獻蓐收氏一獻元冥氏后稷田畯等各祝史助奠訖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訖興（餘與東方同唯無后稷）獻拜祝史奠版於神座贊引遂引五官獻官等

詣罍洗酒罇所酌酒分獻五靈其鱗羽羸毛介猫於菟坊水墉昆蟲等皆齋郎助奠相次俱畢祝史持版跪讀祝文訖興拜訖奠版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攝事謁者引太尉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南行經懸內當柴壇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幣饌物祝版置於柴上戶內諸祝以星辰七宿已上之禮幣皆從燎神農伊耆氏岳鎮已下之祝俱詣瘞埳以玉幣饌物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炬燎初唱可燎埳東西廂各四人置土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攝事謁者白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國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已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其神農以下祝版燔於齋所

伊耆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帝伊耆氏惟帝體仁尚義崇本念功爰創嘉祀息農饗物今九土攸宜百穀豐稔備茲八禮大旅四方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帝尚饗

神農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帝神農氏惟帝肇興播植粒此黎元今時和歲稔神功是賴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帝尚饗

東方歲星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東方歲星七宿惟神列位垂象叶贊穹蒼昭晰羣生蕃阜庶類今時和歲稔恆禮是率謹陳嘉薦庶神饗之南方中央西方北方準此

東方岳鎮海瀆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東方岳鎮海瀆惟神宣導坤儀興降雲雨亭毒庶品實賴滋液年穀順成用遹大禮謹薦嘉祀溥及一方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井泉庶神咸饗南方西方北方準此

句芒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句芒氏惟神贊陽出滯發生品物萌者畢達仁德以宣用陳明薦神其臨饗

后稷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后稷氏惟神誕降嘉種播茲百穀蒸庶以粒乂此萬邦爰及田畯實勸農穡謹薦明祀庶神饗之

祝融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祝融氏惟神典司火正濬曜昭明式贊南訛厥功以致豐年之薦庶神臨饗

后土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惟神式贊黃道典司土正居中執信是興稼穡年穀既登庶饗嘉薦

蓐收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蓐收氏惟神典司金正式贊西成執矩懷莊尚義趨力豐年之報饗茲嘉祀

元冥氏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元冥氏惟神典司水正

贊序幽都厥務安盜積藏斯在豐年之祀庶饗明薦

蒼龍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諱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蒼龍之神惟神體備幽明質兼小大實爲鱗長質明造物歲稔年登實資弭患式陳嘉薦百靈是屬爰泉東方鱗羽臝毛介衆族猫於蔑坊水墉昆蟲諸神咸饗其朱鳥騶虞元武祝文首尾並與此同麟祝文發首亦同

朱鳥之神惟神肇自火精冠茲羽族輔時宣化效祥蹈禮年和歲稔有賴厥功

麟之神惟神體信爲質惟和是歸作長毛宗表靈玉牒年穀豐稔實資官助式陳嘉薦庶神臨饗

騶虞之神惟神性履至仁稟靈金宿贊育生類實參利物爰茲報功用率恆祀

元武之神惟神誕稟辰精長茲介族先知稱貴誠齊攸底伊此豐年有憑宜慶

鑾駕還宮如圜丘之儀


杜氏通典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七十一 開元禮纂類六 吉三

皇帝春分朝日於東郊秋分夕月及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圓丘儀諸應祀之官齋戒如別儀

陳設

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攝事衛尉設祀官公卿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設文武侍臣次又設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次（攝事無御座及文武侍臣至蕃客等次）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設歌鐘歌磬於壇上如圓丘之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於神壇之右內壝之外）方八尺高一丈開上南出戶方三尺前祀一日奉禮設御位及望燎位祀官從祀羣官諸州使人蕃客等位於內壝之內皆如圓丘之儀（攝則設祀官公卿位內壝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餘同圓丘）設酒罇之位太罇二著罇二罍一在壇上於南隅北向（罇皆置於坫加勺羃設爵於罇下）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羃者各立於罇罍篚羃之後設玉幣之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溉又謁者引諸祀官詣廚省饌具訖俱還齋所祀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大明青牲一夜明白牲一）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大明（夕月云夜明放此）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

稽設神位於座首

鑾駕出宮 如圜丘之儀

奠玉帛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帛 凡罇之次太罇爲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犧罇實以清酒其元酒各實於上罇犧罇無元酒禮神之玉以珪有邸其幣大明以青夜明以白 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 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 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 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 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壇下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及從祀羣官諸國蕃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出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通事舍人分引從祀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元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 侍中負寶陪從如式 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 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 至南內壝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西面立 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 謁者贊引各

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攝則初司空入謁者贊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贊拜訖謁者進太尉之左曰請行事獻皆以太尉為初獻下放此）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均以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攝則奉禮贊曰衆官再拜）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取玉帛於篚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升奠）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東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帛（每受物搢鎮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大明（夕月云夜明）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攝則謁者引太尉）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攝則太尉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俎初皇帝既入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鍾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之儀如圜丘）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

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大明惟神宣布太陽照臨下土動植咸賴幽隱無遺時惟仲春敬遵常禮（夜明云昭著元象輝耀陰精璞悉授時仰觀取則爰茲仲秋用率常禮）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祇祀於神尚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祝以爵酌上罇福酒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加於俎太祝持俎以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皇帝受以授左右（攝則太尉受以授齋郎）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攝則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太常卿下為亞獻皆倣此）洗匏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著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大明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太祝以爵酌罍福酒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皇帝儀興攝事同以光祿卿為終獻）詣罍洗盥洗匏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太祝進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太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攝則謁者引太尉）皇帝就望燎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太祝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降自南陛南行經懸內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玉帛祝版饌物置於柴上戶內

訖奉禮曰可燎東西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內壝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仗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祝官及從祀羣官諸國蕃客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俱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

鑾駕還宮（如圓丘之儀）

立春後丑日祀風師

前祀三日諸應祀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並如別儀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衛尉設祀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郊社令積柴於燎壇（其壇在神壇之左內壝之外）方五尺高五尺開上南出戶祀日未明三刻奉禮郎設祀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皆以北為上設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御史位於壇上西南隅東向令史陪其後於壇下設奉禮位於祀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西向北上設祀官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帥齋郎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象罇二置於坫北向西上設幣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烹牲於廚祀日未明三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風師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罇實以醴齊其元酒實於上罇）太史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

引御史太祝及令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行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祀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謁者贊引各引祀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門外初太官令出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升自東陛進當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進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訖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官令引饌入詣南陛升壇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自南陛升壇詣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謹遣具位臣姓名敢昭告於風師含生開動必佇振發功施造物實彰祀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拜訖謁者引獻官立於南方北向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神前胙肉加俎興以俎西向進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復位太祝進跪徹籩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遂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太祝執篚跪取幣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自南陛降壇南行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祝版饌物置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

事者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以下並同風師儀

有司行事祝文曰百昌萬寶式仰膏澤率遵典故用備常祀其首尾與風師文同

立秋後辰日祀靈星

有司行事祝文曰維九穀方成三時不害憑茲多祐介其農穡

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

有司行事每座象罇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皆有坫以西為上設司中司命司人司祿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以西為上　初獻司中祝文曰時屬冬寧億兆康乂用率常禮報茲祉福　次獻司命祝文曰賴茲正直黎庶康寧資此良辰用申常禮　次獻司人祝文曰星紀已周兆庶寧阜備茲蠲吉式薦馨香　次獻司祿祝文曰元英紀時歲事云畢聿遵典故脩其常祀飲福及行事如風師之儀

通典卷一百十一終

通典卷一百十二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七十二　開元禮纂類七　吉四

皇帝夏至日祭方丘（后土同孟冬祭神州及攝事附）

齋戒

前祭七日戒誓皇帝服衮冕前祭二日太尉告高祖神堯皇帝廟如常告之儀（告以配神作主）孟冬祭神州則告太宗文武聖皇帝廟餘並如圓丘之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攝事衛尉設祭官公卿以下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祭官之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北上諸國之客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西向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東向皆北上武官三品以下七品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攝事無御座以下至此儀）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少北南向（壇上及神州東方南方之饌陳於東門外西向西方北方之饌陳於西門外東向神州無西門之饌）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外樹靈鼓於北懸之內道之左右餘如圓丘儀又爲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御位（攝事無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

西南當瘞埳北向設祭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東南隅西向副位於西南隅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祭之官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向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向皆北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北面東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南門之外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東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三師位於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介公酅公於道西東向皆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壝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重行東面俱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南每國異位重行東面皆北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牲牓於東壝之外當門西向黃牲一居前又黃牲一在北少退元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南向設皇地祇酒罇於壇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罍一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一在壇下皆於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罍一在壇上皆於皇地祇酒

罇之東北向西上（孟冬北郊酒罇於神州酒罇之東如夏至之儀）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嶽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俱蜃罇二邱陵墳衍原隰俱概罇二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神州以上之罇置於坫以下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羃設爵於罇下孟冬儀壇上之罇置於坫壇下之罇藉以席）設御洗及設玉幣之篚等並如圓丘儀（孟冬祭同）祭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帥其屬升設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孟冬神州則設太宗文武聖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州地祇神座於第一等東南方席以藁秸又設嶽鎮海瀆以下之座於內壝之內各於其方皆有原隰邱陵墳衍之座又設中嶽以下之座於壇之西南俱內向自神州以下六十八位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

省牲器（如別儀）

鑾駕出宮（服以袞冕餘如上辛圓丘儀孟冬北郊亦同圓丘）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為上實以泛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為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為上實以泛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以上孟冬同神州太罇實以泛齊五方岳鎮海瀆之山罇實以醍齊山林川澤之蜃罇實以沈齊邱陵以下之散罇實以清酒元酒各實於諸齊之上罇禮神之玉皇地祇以黃琮其幣以黃配帝之幣亦如之神州之玉以兩珪有邸其幣以元孟冬同嶽瀆以下之幣各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入實饌及禮官就位御史太祝行掃除等並如圓丘儀（孟冬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從祭官客使等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左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五品以上從祭之官皆就壝外位（攝事無駕至大次下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介公酅

公諸方客使皆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孟冬神州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至中壝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侍者從入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儀皇帝至版位太常卿請再拜及請行事並如圓丘儀（攝事如圓丘攝事儀）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林鍾為宮太蔟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作文舞之舞樂舞八成（林鍾太蔟姑洗南呂皆再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奠玉幣及奏樂之節並如圓丘（攝事則太尉奠玉帛下倣此）登歌作肅和之樂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皇地祇（孟冬神州）神座俛伏興及奠配座並如圓丘儀（攝事同圓丘攝事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陳饌之儀如圓丘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以太蔟之均（自後接神之樂用太蔟）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皇地祇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神州之饌升自北陛孟冬神州升自南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還罇所又進設獄鎮以下之饌相次而畢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酌獻跪奠奏樂之儀並如圓丘（攝事如圓丘攝事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臣某（攝則云謹遣太尉臣名下放此）敢昭告於皇地祇乾道運行日躔北至景風應序離氣效時嘉承至和肅若舊典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備茲祇瘞式表誠慤高祖神堯皇帝配神作主尚饗太祝俛伏興（孟冬神州云包函區夏載植羣生溥被域中穎茲厚德式遵彝典用謙元辰敬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明獻厥誠備茲祇瘞皇祖太宗文武聖皇帝配神作主）皇帝再拜（攝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

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泛齊訖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高祖神堯皇帝神座前東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某敢昭告於高祖神堯皇帝時維夏至肅敬訓典用祇祭於皇地祇惟高祖德叶二儀道兼三統禮膺光配敢率舊章（孟冬云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德被乾坤格於上下昭配之儀欽率舊章）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太祝俛伏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奠版於神座還罇所樂止皇帝飲福受胙及亞獻終獻盥洗酌獻飲福並如圜丘儀（唯皇地祇太尉亞獻酌醴齊時武舞作合六律六同爲異耳）初太尉將升獻贊者一人引獻官詣罍洗盥洗匏爵訖升自己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酌泛齊進奠於神州座前引降還本位謁者五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各詣酒罇所俱酌醍齊訖引獻官各進奠爵於諸方嶽鎮海瀆首座餘座皆祝史助奠相次而畢引還本位又贊引五人各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酒罇所酌沈齊獻山林川澤如嶽鎮之儀訖又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訖詣酒罇所俱酌清酒獻邱陵以下及齋郎助奠如上儀訖各引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祝徹豆及賜胙皇帝再拜奏樂並如圜丘儀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上下諸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玉幣齋郎以俎載神州以上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降壇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物置於埳諸祝又以嶽鎮以下之禮幣及牲體皆從瘞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六人置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引皇帝還大次樂作從祀羣官諸方客使御史以下出並如圜丘儀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一祭五嶽四鎮四海四瀆

諸嶽鎮海瀆每年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設蔡州界已具歷代祀山川篇）前祭五日諸祭官各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別儀前一日嶽令瀆令清掃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壬地方深取足容物（海瀆則埳內為壇高丈四尺皆為陛）贊禮者設初獻位於壇東南亞獻終獻於初獻南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贊唱等諸位於終獻西南西向北上設獻官等望瘞位於瘞埳之東北西向（祭海瀆無望瘞位）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向以北為上祭器之數罇六籩十豆十簠二簋二俎二嶽瀆令帥其屬詣壇東陛升設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罇皆加勺有坫以置爵）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南陛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祭日未明烹牲於廚（其牲各隨方色齋郎以豆先取血毛置於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牛羊豕皆用右胖前脚三節節一段肩臂臑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下節載上股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稷黍簠實稻粱籩十實以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十實以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胉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凡祭官各服其服（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元冕六品以下爵弁若有二品以上各依令）嶽令瀆令帥其屬入詣壇東陛升設嶽神瀆神座於壇上近北面南向席以莞又實罇罍及玉（凡罇一實醴齊一實盎齊一實清酒其元酒各實於上罇祭神之玉兩珪有邸）祝版置於坫嶽令瀆令又以幣置於篚齋郎以豆血皆設於饌所（其幣長丈八尺各隨方色）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罇者升自東陛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祝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降行掃除於下訖（瀆則掃除埳外訖）各就位質明贊禮者引祭官以下俱就門外位立定一刻頃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祝跪取玉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掌饌者帥齋郎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贊禮者引初獻詣壇升自南陛進神座前北向立祝以玉幣東向進初獻受玉幣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少退北

向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還本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掌饌者帥齋郎降自東陛復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進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某官某敢昭告於東嶽岱宗維神贊養萬品作鎮一方式因春始（南嶽云夏始中嶽云季夏西嶽云秋始北嶽云冬始）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朝薦於東嶽岱宗尙饗　東瀆大淮惟神源流深泌潛潤溥洽阜成百穀疏滌三川青春伊始用遵典秩　南瀆大江云惟神總合大川朝宗巨海功昭潤化德表靈長敬用夏首脩其常典　西瀆大河云惟神上通雲漢光啟圖書分導九枝旁潤千里素秋戒序用率常典　北瀆大濟云惟神泉源淸潔浸彼遐遠播通四氣作紀一方元冬肇節聿脩典制訖興初獻再拜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祝以爵酌淸酒進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祝率齋郎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以授初獻初獻受以授齋郎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飲福酒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陛詣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少退北面再拜祝以爵酌淸酒進於亞獻之右西向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虛爵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者引亞獻降復位初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盥洗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進神座前徹豆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唱者引初獻就望瘞位西向立於獻官將拜嶽令進神座跪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詣瘞埳以饌物置於埳（祭海瀆獻官拜訖瀆令及齋郎以幣血沈於瀆瀆令退就位）東西廂各二人實土半埳贊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

下出祝與執罇罍篚冪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再拜訖遂出祝版燔於齋所

通典卷一百十二終

通典卷一百一十三

唐 京兆 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三 開元禮纂類八 吉五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大社

齋戒 如前祭方丘儀

陳設

前祭三日尙舍直長施大次於社宮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尙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祭官次於齋坊之內（攝事無設大次義但守臣設祭官次）三師於北門之外諸王於三師之北俱東向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齋坊南門之外重行東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北門之外道東西向以南爲上諸州使人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東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東北西面俱南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東門之外道北南向以西爲上諸國之客於東門之外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北向俱以西爲上（攝事無三師以下至此儀）前祭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北東方西方磬簴起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東鐘簴次之設十二鎛鐘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靈鼓於南懸之內道之左右植建鼓於四隅置柷敔於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鐘歌磬各於壇上近北南向皆磬簴在西其匏竹者各立於壇下南向相對爲首（凡懸皆展而編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南爲上南方北方以東爲上右校淸埽內外又爲瘞埳二於南門之內於稷壇西南（攝事無埋坎二於樂懸之北）方深取足容物北出陛前祭一日奉禮設位北門之內當社稷壇北南向（將祭奉禮郎一人守之在位版東北立五步所南向）又

設望瘞位西門之內當瘞埳南向（攝事無御位以下至此儀）設祭官公卿位於西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其後少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南為上設御史位於壇上正位於大社壇東北隅西向副位於大稷壇西北隅東向（攝事令史陪後）設奉禮位於樂懸西北贊者二人在北差退俱東面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北東向北上（攝事無奉禮位）設協律郎位各於壇之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太樂令位於南懸之門南向設祭官位三師位於北門之內道西俱南面東上設介公酅公位於道東南面西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執事北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方值文官每等異位重行西向皆以南為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北門之內道西於諸王西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西方北方於道東於介公酅公東北重行南向以西為上諸蕃客位於北門之內東方南方於諸州使人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南面以東為上西方北方於諸州使人之東每國異位俱重行南面以西為上設門外位祭官公卿以下皆於西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東為上三師位於北門之外道西諸王於三師之北俱東向介公酅公位於道東西向皆以南為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西門之外祭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東門之外道北每等異位重行南面以西為上諸州使人位東方南方於諸王西北重行東面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東北西面俱南上設諸國客位東方南方於武官東北每國異位重行南向西方北方於道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皆以西為上（攝事無三師北門內位至此儀但設祭官門外之位）設酒罇之位太社太罇二著罇二罍二壇上西北隅南向設后土氏象罇二著罇二罍二於太社酒罇之西俱南向東上各置於坫皆加勺冪（罍皆置於罇下）設太稷后稷酒罇於其壇上如太社后土之儀設御洗各於太社太稷壇之西北南向亞獻之洗又各於西北南向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

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謁者引光祿卿詣廚省饌具訖還齋所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攝事齋郎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牲皆用剉）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太社太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設后土氏神座於太社神座之右后稷氏神座於太稷神座之左俱東向席以莞設神座各於席首

鑾駕出宮 如方丘之儀

奠玉帛

祭日未明三刻諸祭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太罇為上實以醴齊著罇次之實以盎齊罍為下實以清酒配座之罇亦如之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禮神之玉太社太稷俱以兩珪有邸幣色皆以元）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皆設於神廚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西門當太社壇北重行南面以東為上（凡引導者每曲一逡巡）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者各升自西陛立於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太社壇西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降又詣太稷壇行掃除如太社之儀訖各引就位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謁者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祭羣官皆就門外位（攝事謁者贊引引祭官各就位無駕將至至此儀）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北道東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壇西陛升行掃除於上升稷壇亦如之訖降行視樂懸訖引就門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各引祭官通

事舍人分引從祭文武羣官介公酅公諸國客使先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絺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社宮西門外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受進皇帝搢大珪執鎮珪華蓋侍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儀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皇帝至版位南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祭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謁者白太尉下倣此）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順和之樂乃以函鍾爲均文舞八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侍中中書令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西向進皇帝搢鎮珪受玉帛（凡授物皆搢鎮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乃以應鍾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社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西向跪奠於后土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帛西向進皇帝受玉帛登歌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南向跪奠於太稷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降自北陛樂

作皇帝還版位南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各由其陛升諸太祝迎取於壇上俱進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配座之饌入自左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太蔟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各進徹毛血之豆降自西陛以出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配座之饌升自西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簋簠奠訖却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西陛復位諸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之儀並如圓丘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社壇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西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社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面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同）敢昭告於太社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弘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禮敬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備茲禋瘞用申報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土氏爰茲仲春（仲秋）揆日惟

吉蠲修常事薦於太社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惟通典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於表位作主侑神尙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社神座前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爵東向進皇帝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減太社神座前三牲胙肉各置一俎上太祝以俎授司徒司徒持俎東向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詣罍洗樂止謁者引司徒陞壇西陛以從皇帝至罍洗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常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太稷壇升自北陛樂止謁者引三公三公與齋郎奉俎升自西陛立於罇所皇帝詣太稷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敢昭告於太稷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萌黎茲惟仲春仲秋恭以玉帛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式陳瘞祭備脩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尙饗訖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式擇吉辰敬脩恆禮薦於太稷惟神功叶稼穡闡脩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制幣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醴齊陳於表位作主配神尙饗訖興皇帝再拜

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前還鐏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太稷神座前南向立樂作皇帝飲福受胙如太社之儀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北陛還版位南向立樂止謁者引司徒降自西陛復位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皇帝獻后土氏將畢謁者引太尉（攝事則引太常卿下同）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西陛升壇詣太社酒鐏所執鐏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土氏酒鐏所取爵於坫執鐏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土氏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太社神座前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東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自西陛詣罍洗爵詣太稷壇升獻如太社之儀訖引降復位初太尉獻后土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與光祿卿爲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諸太祝各豆還徹鐏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順和之樂作太常卿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羣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齋郎以俎載牲體稷黍飯爵酒各由其陛壇南行當瘞埳西行諸太祝以玉幣饌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實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祭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祭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工

人二舞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如方丘之儀

季冬禮太社如上儀

太社祝文曰維神降祐百穀時登謹以玉帛犧齊粢盛庶品恭薦於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

后土氏祝文曰今時和年登恭薦禮祀於太社惟神功協水土作主配神謹以云云

太稷祝文曰惟神主茲百穀粒此黎元謹率常禮恭以玉帛云云

后稷祝文曰今時和年登敬薦禮祀於太稷惟神功協稼穡作主配神云云

通典卷一百十三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七十四　開元禮纂類九　吉六

皇帝時享於太廟

凡一歲五享謂四孟月及臘宗廟三年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及諸享攝事並附

齋戒

將享有司卜日如常儀皇帝散齋四日於別殿致齋三日於太極殿服通天冠絳紗袍結佩並如圜丘儀應享官齋其序例儀祫禘儀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廟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享官次於齋坊之內攝事右校清掃內外守宮設享官公卿以下次於齋坊九廟子孫於齋坊內近南西向北上文官九品以上於齋坊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又於其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介公酅公於廟西門之外近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向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大次及九廟子孫以下至此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圜丘儀所異者樞路鼓及設歌鐘歌磬於廟堂上前楹間耳右校清掃內外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廟東陛東南西向攝事無御位下做此設享官公卿位於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攝則公卿位於道北執事位於道南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一位於西南東向一位於東南西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

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之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南北向設從享之官位九廟子孫於享官公卿之南昭穆異位（雖有貴者以齒）文官九品以上位於子孫之南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南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內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南少西當文官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南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南俱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位於朝集使之後）設門外位享官公卿以下皆於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子孫之位於享官公卿之東少南文官九品以上於子孫之東東方南方朝集使於文官之東東方南方蕃客又於其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設介公酅公位於西門之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西少南西方北方朝集使於武官之西西方北方蕃客又於其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東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之後攝事無九廟子孫以下至此儀）設牲牓於東門之外當門西向以南爲上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祝史陪其後俱北向設諸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各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罇彝之位於廟堂上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春夏每室雞彝一鳥彝一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秋冬每室斝彝一黃彝一著罇二壺罇二山罍二皆加勺冪（凡宗廟罍皆以綌）皆西上各有坫焉（祫享設罇彝於廟堂上下每座斝彝一黃彝一犧罇二象罇二著罇二山罍二在堂上皆於神座之左獻祖太祖高祖高宗罇彝在前楹間北向懿祖代祖太宗中宗睿宗罇彝在戶外南向其壺罇二太罇二山罍四在堂下階間北向西上禘享則雞彝鳥彝餘同祫享）設簋鉶籩豆之位於廟堂之上俱東側階之北每座四簋居前四簠次之次以六甄次以六鉶籩豆爲後每座異之（祫禘攝事簋簠甄鉶與正數半之）皆以南爲上屈陳而下設御洗於東階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珪瓚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祫禘儀享日未明五刻太廟令服其服布昭穆之座於戶外自西序以東皇八代祖獻祖宣皇帝皇六代祖太祖景皇帝皇高祖高祖神堯皇

帝皇祖高宗天皇大帝座皆北廟南向皇七代祖懿祖光皇帝皇五代祖代祖元皇帝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皇考睿宗大聖眞皇帝座於南廟北向每座皆設黼扆莞席紛純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几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廟所禁斷行人太廟令整拂神幄祝史各取毛血每座共實一豆祝史又洗肝於鬱鬯又取膟膋共實一豆俱置饌所餘並如圓丘儀膟膋腸間脂禘祫祝史取肝於鬱鬯餘並同圓丘儀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東西朝堂如常儀前一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鑾駕出懸而不作享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餘並與圓丘儀同唯祭官稱享爲異耳

晨祼

享日未明四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雞彝斝彝及犧罇象罇著罇壺罇之上罇皆實以明水山罍之上罇實以元酒鳥彝黃彝實以鬱鬯犧罇著罇實以醴齊象罇壺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禘祫之罇斝彝及五齊上罇皆實明水山罍上罇實以元酒黃彝實以鬱鬯犧罇實以汎齊象罇實以醴齊著罇實以盎齊壺罇實以醍齊太罇實以沈齊山罍實以清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簋簠未明三刻奉禮帥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史太祝宮闈令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諸太祝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祫禘則太廟令帥其屬陳瑞物於廟庭太階之西上瑞爲前中下相次及伐國所得寶器上次先後亦然俱藉以席攝事不陳瑞物寶器未明二刻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詣東

陛升堂詣獻祖室入開埳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置於座（祫禘則未明二刻陳腰輿於東陛之東每室各二皆西向北上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帥內外執事者以腰輿自東陛升詣獻祖室入開埳室太祝宮闈令奉出神主各置於輿出詣座前奉神主置於座訖以次奉出懿祖以下如獻祖儀）訖引太廟令以下次奉出懿祖次奉出太祖次奉出代祖次奉出高祖次奉出太宗次奉出高宗次奉出中宗次奉出睿宗神主置於座如獻祖之儀（皇祖妣以下神主皆宮闈令奉出俱座而處右）訖引太廟令以下降還本位（攝事贊引各引享官俱就門外位無駕將至下至從享官位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引享官通事舍人分引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太廟令以祝版奉御署訖近臣奉出太廟令受各奠於坫通事舍人引文武五品以上從享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座者皆脫舄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司空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司空再拜訖謁者引司空詣東陛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復位初司空行樂懸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次入就位（攝事無九廟子孫以下至皇帝再拜儀但享官再拜耳）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奉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鎮珪皇帝執鎮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請行事凡攝事皆太尉初獻）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跪奠訖俛伏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乃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作文德之舞樂舞九成（黃鍾三奏大呂太蔟應鍾各再奏）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

者皆再拜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如常樂）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鎮珪（凡受物則搢珪奠訖執珪俛伏興）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瓚於篚興進皇帝受瓚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拭瓚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樂止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攝事皆太尉升陛盥洗酌獻）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鬱鬯訖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圜鍾之均（自後登歌皆歌圜鍾）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祫禘少退攝事同）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次祼懿祖次祼太祖次祼代祖次祼高祖次祼太宗次祼高宗次祼中宗次祼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各奉毛血及肝膋之豆於東門外齋郎奉爐炭蕭稷黍各立於肝膋之後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肝膋與奉爐炭蕭稷黍者以次入自正門升自太階諸太祝各迎取毛血肝膋於階上俱入奠於神座前祝史退立於罇所齋郎奉爐炭皆置於室戶外之左其蕭稷黍各置於爐炭下降自阼階以出諸太祝俱取肝出戶燔於爐炭還罇所

饋食

皇帝既升祼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重行西向以南為上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無射之均（自後接神之樂堂下皆奏無射）饌至太階樂止祝史俱進徹毛血之豆降至阼階以出饌升諸太祝迎引於陛上各設於神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阼階復位諸太祝各取蕭稷黍濡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

至罍洗樂止皇帝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晨祼之儀訖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升自阼階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侍郎贊酌醴齊訖光大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卿又引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面立樂止（祫享樂終八節止諸座皆然）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於獻祖宣皇帝（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下放此）祖妣宣莊皇后張氏氣序流邁時惟孟春（孟夏孟秋孟冬）永懷罔極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恭修時享以申追慕尚饗讀訖興（以下諸室祝文並同祫享祝云若度遷周歲序云及永懷追慕伏增遠感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汎齊肅雍明獻恭備祫享餘字並同禘享祝云祇薦禘事太祖以下稱臣）皇帝再拜訖又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彝所執罇者舉冪（攝事太尉詣罍洗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醴齊他放此）侍中取爵於坫進皇帝受爵侍中贊酌醴齊訖長發之舞作太常卿引皇帝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俛伏興太常卿又引皇帝出取爵於坫酌醴齊訖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少西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戶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於懿祖光皇帝祖妣光懿皇后賈氏讀祝文訖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祖罇彝所如上儀大政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太祖景皇帝祖妣景烈皇后梁氏餘如上儀次代祖大成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諱敢昭告於代祖元皇帝祖妣元貞皇后獨孤氏獻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罇彝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高祖罇彝所如上儀大明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高祖神堯皇帝祖妣

太穆皇后竇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太宗罇彞所如上儀崇德之舞作祝文曰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曾祖太宗文武聖皇帝曾祖妣文德聖皇后長孫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高宗罇彞所如上儀鈞天之舞作祝文曰孝孫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祖考高宗天皇大帝皇祖妣太聖天后武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中宗罇彞所如上儀酌醴齊文和之舞作祝文曰孝姪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伯考中宗孝和皇帝和思皇后趙氏訖次太常卿引皇帝詣睿宗罇彞所如上儀景雲之舞作祝文曰孝子開元神武皇帝臣諱敢昭告於皇考睿宗大聖眞皇帝皇妣昭成皇后竇氏訖興皇帝再拜訖又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奠版於神座出還罇所皇帝拜訖曲終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東序西向立壽和之樂作皇帝獻將訖謁者引司徒詣東階升立於楹閒北面東上皇帝獻訖諸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侍中侍中受北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祭酒奠爵俛伏興諸太祝各帥齋郎持俎進太祝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又以籩豆取稷黍還罇所以胙肉各置一俎上以飯共置一籩以飯授司徒司徒奉進皇帝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胙肉授司徒司徒受俎以次進皇帝每受以授左右謁者引司徒降復位皇帝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虛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升自阼階（攝事則太尉將復位謁者引太常卿下放此）詣獻祖罇彞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次詣懿祖

罇彝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東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謁者又引太尉取爵於坫酌盎齊訖謁者引入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少西訖興謁者引太尉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太尉次獻太祖次獻代祖次獻高祖次獻太宗次獻高宗次獻中宗次獻睿宗並如上儀訖謁者引太尉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左北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虛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詣罍洗盥洗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引光祿卿降復位武舞止登歌作雍和之樂諸太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登歌止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門樂止殿中監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九廟子孫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廟令與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

鑾駕還宮（如圜丘儀）

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惟中霤季夏別祭祫禘之日偏祭之如臘享）

司命戶以春竈以夏中霤以季夏王日門厲以秋行以冬

祭日未明一刻太廟令帥其屬入布神席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以北爲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在水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太廟令與良醞令屬入實罇罍

如常其執罇彝篚者各位於罇彝篚之後初太祝以下入祝史與執罇彝篚者次入就位遂於堂上設饌訖太官丞引饌入祝史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於光祿卿將升獻贊引引獻官詣彝盥洗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贊引引獻官進西面跪奠於司命神座少退西向立祝史持版進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司命三陽煦物四序惟始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司命尚饗戶云時維歲首升陽贊滯竈云時維夏始盛陽作統門云時維孟秋升陰紀物厲云時屬實沈氣序清肅行云時維冬首盛陰作紀讀祝文訖興獻官再拜祝史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其七祀祝版祝史一人讀之）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詣酒罇所酌獻並如上儀訖贊引引還本位於堂上徹豆祝史進徹豆還罇所臘享祝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獻祖宣皇帝祖妣宣莊皇后張氏肅承靈佑錫茲介福時和年登率遵彝典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虔恭齋栗備茲清祀尚饗（餘室祝文惟此太祖以下稱臣）臘享祭七祀文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今時和年豐式遵常禮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司命戶竈中霤門厲行尚饗獻官唯獻司命餘座齋郎助奠餘如上儀

祫禘以功臣配享

享日未明一刻太廟令布功臣神座於太廟之庭吏部尚書贈司空鄖國公殷開山光祿卿渝國公劉政會開府儀同三司淮安靖王神通禮部尚書贈司空河間元王孝恭

右配享高祖廟庭太階之東少南西向以北為上（下並放此）

司空贈太尉梁國文昭公房元齡特進贈司空鄭國文貞公魏徵洛州都督贈尚書左僕射蔣國忠公屈突通開

府儀同三司贈司徒申國文獻公高士廉

右配享太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爲上

司空太子太師贈太尉英國貞武公李勣中書令贈尚書右僕射高唐縣公馬周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傅北平縣公張行成

右配享高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爲上

侍中譙國公桓彥範侍中平陽郡公敬暉中書令兼吏部尚書漢陽郡公張柬之特進博陵郡公崔元暐中書令南陽郡公袁恕己

右配享中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爲上

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贈司空許國文貞公蘇瓌尚書左丞相太子少保徐國公劉幽求

右配享睿宗廟庭少南西向以北爲上

諸座各設版於座首（其版文各具題官爵姓名）每座各設壺罇二於左北向元酒在西加勺冪爵於罇下設洗於終獻罍洗東南北向太廟令與良醞令以齊實罇如常堂上設饌訖太官令帥進饌者出奉饌入祝迎引於座左各設於座前太官令以下出祝還罇所亞獻將畢贊引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諸助奠者皆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首座前東面奠爵贊引引還本位於獻官進奠諸助奠者各進奠於座還罇所於堂上徹豆祝進首座前徹豆還罇所

通典卷一百十四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纂

禮七十五　開元禮纂類十　吉七

皇帝孟春吉亥享先農{攝事附}

齋戒

前祀五日皇帝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一日於太極殿一日於行宮餘同上辛儀

陳設

前享三日陳設如圓丘儀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樂如圓丘儀唯樂懸樹路鼓爲瘞埳於壇壬地外壝之內爲異前享一日奉禮設御位如圓丘儀唯設望瘞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西南東面南上爲異{攝事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前享二日衛尉設享官公卿以下次於外壝東門外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宮懸前享一日奉禮郎設享官公卿位於內壝東門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如式又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東面南上設協律郎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太樂令於北懸間享官門外位皆於東壝外道南如式}又設御耕籍位於外壝南門之外十步所南向設從耕位三公諸王諸尚書諸卿位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各依推數爲列其公王尚書卿等非耕者位於耕者之東重行西向俱北上介公酅公位於御位西南東向以北爲上尚舍設御耒席於三公之北少西南向奉禮又設司農卿位於御耒席東少南西向廩犧令於司農卿之南少退諸執耒耜者位於公卿耕者之後非耕者之前西面{御耒耜一具三公耒耜三具諸王尚書卿各三人合耒耜九具以下耒耜太常各令籍田農人執之攝事無設耕籍位以下至此儀}設酒罇之位於壇上神農氏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東南隅北向后稷氏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神農酒罇

之東俱北向西上（罇皆加勺羃有坫以置爵）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於東陛之南俱北向執罇罍篚羃者各位於罇罍篚羃之後設幣篚於壇上各於罇坫之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坫罍洗篚羃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謁者引光祿卿詣廚視濯漑（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光祿卿以下每事訖各還罇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各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農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設后稷氏神座於東方西向席皆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鑾駕出宮

乘耕根車於太極殿前餘同圓丘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及從享之官各服其服郊社令頁醞令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皆加元酒各實於上罇幣皆以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入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其御史及禮官等入再拜掃除及就位如圓丘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就門外位司空行掃除及從享羣官客使等次入就位並如圓丘儀（攝事自未明三刻至此與正儀同）初未明三刻諸衛列大駕仗衛陳設如式侍中版奏外辦請中嚴乘黃令進耕根車於宮南門外迴車南向（若行宮去壇稍遠嚴警如式）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質明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璽陪從如式）皇帝升車訖乘黃令進耒太僕受載如初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還侍位鑾駕動之大次並如圓丘儀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如圓丘儀初皇帝降車訖乘黃令受耒耜授廩犧令而橫執之左其耜之耜所置於席遂守之（凡執耒耜皆橫之授則先其耒後其耜）皇帝停大次半

刻頃其奏辦出次太常卿請行事並如圓丘儀（攝事衆官拜訖謁者白太尉有司謹具請行事如初未明三刻下至此儀）協律郎舉麾工鼓柷以角音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接神皆奏姑洗）作文武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奠玉幣奏樂之節並如圓丘儀（攝事謁者引太尉升奠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神農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又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后稷氏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面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配座升自東陛太祝迎取於壇上進奠於神座前太祝退立於罇所皇帝既升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神農之俎皇帝既至版位樂止（攝事無）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祝史進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神農氏之饌升自南陛配座之饌升自東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攝事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樂作其盥洗奏樂及齋郎奉俎並如圓丘之儀太常卿引皇帝詣神農氏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攝事云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帝神農氏獻春伊始東作方興率由典則恭事千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肅備常祀陳其明薦以后稷氏配神作主尚饗訖興皇帝再拜（攝事太尉再拜下倣此）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稷氏酒罇所（酌獻樂作並如神農氏唯皇帝東向立爲異）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

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某敢昭告於后稷氏土膏脈起爰修耕籍用薦常事於帝神農氏惟神功協稼穡實允昭配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尙饗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攝事太祝酌罍福酒）其飲福受胙樂舞等並如圓丘儀（攝事亦同圓丘攝事）初皇帝將復位謁者引太尉詣罍洗（攝事謁者引太常卿爲亞獻）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太尉自東陛升壇詣神農氏象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武舞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北向再拜謁者引太尉詣后稷氏象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太尉酌盎齊謁者引太尉進后稷氏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謁者引太尉少退東向再拜謁者引太尉進神農氏神座前北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太祝持爵進太尉之右西向立太尉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太尉興再拜謁者引太尉降復位初太尉獻將畢謁者引光祿卿詣罍洗盥手帨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光祿卿（攝事同）降復位武舞止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承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瘞位奉禮帥贊者就瘞埳西南位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就望瘞位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祝各執篚進神座前取幣各由其陛降壇詣埳以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太常卿前奏禮畢請就耕籍位（攝事謁者進太尉之左白禮畢享官執事再拜出如圓丘攝事）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耕籍位南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攝事無詣耕籍位）

皇帝將詣望瘞位謁者引三公及應從耕侍耕者各就耕位司農先就位諸執耒者皆就位皇帝初詣耕位廪犧令進詣御耒席南北面跪伏搢笏解耒韜出執耒起少退北面立司農卿受耒以授侍中侍中奉耒進皇帝受以三推侍中前受耒耜反於司農司農反於廪犧令訖還本位廪犧令復耒於韜執耒起復位立皇帝初耕執耒者以耒耜各授侍耕者皇帝耕訖三公諸王五推尚書卿九推訖執耒者前受耒耜退復位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入自南門還大次樂作皇帝出自內壝東門殿中監前受鎮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享官及從享羣官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太常卿率其屬以次耕於千畝其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 如圜丘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設會於太極殿如元會儀 唯不賀不上壽爲異

皇后季春吉巳享先蠶 攝事附

齋戒

先祀五日散齋三日於後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尚寢設御幄於正殿西序及室中俱東向致齋之日晝漏上水一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服帥司仗布侍衛司賓引內命婦陪位並如式六尚以下各服其服詣後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后服鈿釵禮衣結珮乘輿出自西房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即御座東向

坐六尙以下侍衛如常一刻頃尙儀前跪奏稱尙儀妾姓言請降就齋室興退復位皇后降座乘輿入室六尙以下各還寢直衛者如常司賓引陪位者退散齋之日內侍帥內命婦之吉者使齋於齋室攝事無以上儀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於其寢致齋二日一日於其寢一日於享所亞獻終獻則致齋二日皆於其所也六尙以下應從升者及從享內外命婦各於其寢清齋一宿諸應享之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光祿卿監取明水火太官令取水於鑑取火於陽燧火以供爨水以實罇前享一日諸衛令其屬未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每門二人每隅一人享日未明給使代執與女工人等俱清齋一宿攝事同

陳設

前享三日尙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尙舍奉御鋪御座尙舍直長設內命婦及六尙以下次於大次之後俱南向守宮設外命婦次大長公主長公主公主以下於南壝之外道西三公夫人以下在其南俱重行每等異位東向北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攝事守宮設享官次於東壝內道南北向西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北向前享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內壝之內如圓丘儀諸女工人各爲位於懸後東方西方以北爲上南方北方以西爲上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爲瘞埳於壇之壬地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又爲採桑壇於壇南二十步所方三丈高五尺四出陛尙舍量施帷幔於外壝之外四面開門其東門使容厭翟車前享一日內謁者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壇之西南當瘞埳西向設亞獻終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設司賛位於樂懸東北掌賛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司賛掌賛位於瘞埳西南東面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內命婦位於終獻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外命婦位

中壝南門之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西向當內命婦位差退太夫人以下於道西去道遠近准公主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又設御採桑位於採桑壇上東向設內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北每等異位南向西上設外命婦採桑位於壇下當御位東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執御鉤筐者位於內命婦之西少南西上（尚功執鉤典製執筐）設內命婦執鉤筐者位各於其採桑位之後（尚功下四典執鉤典製下女史執筐）設門外位享官於東壝之外道南從享內命婦於享官之東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從享外命婦於南壝之外道西如設次之式（攝事內謁者設三獻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為上又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當瘞埳西向又設典正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女史各陪其後糾察違失設掌贊位於樂懸東北女史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掌贊女史位於瘞埳西南東向南上設典樂舉麾位於壇上南陛之西東向設司樂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三獻以下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面西上無設御位下至此儀）設酒罇之位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御洗於壇南陛東南（攝事無御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於壇上罇坫之所晡後內謁者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壇者自東陛）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神厨及諸司供事便次守宮與金吾相知量於壇東張設）享日未明五刻司設服其服升設先蠶氏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莞設神位於座首

車駕出宮

前享一日金吾奏請外命婦等應集壇所者並聽夜行其應採桑者四人各具女侍者進筐鉤載之而行監門先奏請享日未明四刻開所由苑門諸親及命婦以下以次入詣壇南次所各服其服其應採桑者筐鉤各具女侍者執授內謁者監內謁者監受之以授執鉤筐者享日未明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內侍奏裁）未明二刻搥二鼓

爲再嚴尚儀版奏請中嚴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車駕鹵簿未明一刻搥三鼓爲三嚴司賓引內命婦入立於庭重行西面以北爲上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尚服負寶如式）內僕進厭翟車於閤外尚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服鞠衣乘輿以出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內命婦從出門皇后升車尚功司製進筐鉤載之仗衛如常內命婦及六尚等乘車陪從如式其內命婦應採桑者四人各服其服典製等進筐鉤載之諸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警蹕如常不鳴鼓吹諸衛前後督攝如常內命婦宮人以次從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其服尚儀及司醞各帥其屬（攝事則女史及司醞各帥其屬）入實尊罍及幣（犧尊實以醴齊象尊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尊其幣以黑）大官令實諸籩豆簠簋俎等內謁者帥其屬詣廚奉饌入設於饌幔內（內侍之屬與司膳等掌之其牲之內不上神俎者亦太官付內謁者同時進入以供頒胙自餘供享之物並請祠前一日先入）駕將至女相者引先置享官典內引引命婦俱就門外位（女相者以尚儀下女史充攝事賛明女相者引享官以下就壝外位掌賛帥女史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典正女祝女史祝史典女執尊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掌賛曰再拜女史承傳典正以下皆再拜訖典正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就位女祝以典賛充女祝史以典賛下女史充）駕至大次門外迴車南向尚儀進車前跪奏稱尚儀妾姓言請降車興還侍位皇后降車乘輿之大次華蓋織扇侍衛如常儀尚儀以祝版進御署訖奉出奠於坫初皇后降車訖尚功司製進受鉤筐以退（內命婦鉤筐則內命婦降車訖典製等進受之）典賛引亞獻及從享內命婦就門外位司賛帥掌賛先入就位女相者引尚儀典正女史女祝史（女祝史以尚儀下女史充）典女執尊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北面西上立定司賛曰再拜掌賛承傳（凡司賛有詞掌賛者承傳）尚儀以下皆再拜訖尚儀以下各就位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賛引亞獻終獻女相者引執事者司賛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俱入就位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尚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尚儀版奏外

辦皇后出次望瘞侍衛如常陪從如式尚服負寶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凡尚宮前導皆司言先引入自東門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后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尚宮興司言退立於左立定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尚宮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攝事女相者各引享官入就位立定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相者進尚宮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無駕至以下至此儀典樂跪舉麾凡取物者皆跪而取以興奠物亦跪奠訖而後興鼓柷奏永和之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壇下享神之樂皆奏姑洗三成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衆官再拜享官及內外命婦在位者皆再拜壇上尚儀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攝事掌贊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女祝史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尚宮引皇后正和之樂作皇后每行皆作正和之樂皇后詣壇升自南陛攝事女相者引尚宮升壇以下皆尚宮行事六尚以下量人從升以下升皆如之皇后升壇北面立樂止尚儀奉幣東向進皇后受幣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尚宮引皇后進北向跪奠於神座興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再拜訖登歌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內外命婦拜訖女祝史奉毛血之豆立於內壝東門之外於登歌止女祝史奉毛血入升自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女祝史退立於罇所皇后既升奠幣攝事尚宮既升奠幣下倣此司膳出帥女進饌者進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皇后既降復位司膳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攝事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饌至陛樂止女祝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饌升南陛尚儀迎引於壇上攝事女祝史迎引於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羃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却其蓋於下設訖司膳帥女進饌者降自東陛復位尚儀攝事女祝還罇所尚宮引皇后詣罍洗樂作攝事女相者引尚宮無樂皇后至罍洗樂止尚儀跪取匜盥沃水司言跪取盤興承水皇后盥手司言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后帨手訖司言受巾跪奠於篚司言跪取爵於篚興進皇后受爵尚儀酌罍水司言奉盤皇后洗爵司言受巾皆如初皇后拭爵訖尚儀奠匜司言奠盤巾皆如常尚宮引皇后樂

作詣壇升自南陛樂止尚宮引皇后（攝事無皇后至罍洗以下至此儀但女相者引尚宮詣酒罇所）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尚儀贊酌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后每酌獻及飲福皆作壽和之樂攝事奏雍和）尚宮引皇后少退北向立樂止尚儀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后某氏敢昭告於（攝事女祝持版祝云皇后某氏謹遣某官妾姓敢昭告於）先蠶氏惟神肇興蠶織功濟黔黎爰擇嘉時式遵令典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

訖興皇后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尚儀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后拜訖樂止尚儀以爵酌上罇福酒西向進（攝事女祝以爵酌罍福酒進於尚宮之右西向立）皇后再拜受爵跪祭酒啐奠興尚儀帥女進饌者持籩俎進尚儀減神前三牲胙肉（以取前腳第二骨）各置一俎上又以籩取稷黍飯共置一籩尚儀先以飯籩西向進皇后受以授左右尚儀又以胙俎以次進皇后每受以授左右皇后跪取爵遂飲卒爵尚儀進受復於坫皇后興再拜訖樂止尚宮引皇后樂作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自此以上若攝事儀皆尚宮行事女相女祝贊之以下倣此）

皇后獻將畢典贊引貴妃詣罍洗盥手洗爵訖（攝事則女相者引尚儀為亞獻）典贊引貴妃自東陛升壇詣象罇所執罇者舉冪貴妃酌盎齊典贊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典贊引貴妃少退北向再拜尚儀以爵酌罍福酒持爵進貴妃之右西向立貴妃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尚儀進受爵復於坫貴妃再拜典贊引貴妃降自東陛復位如初

貴妃獻將畢又典贊引昭儀（攝事女相者引尚食為終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典贊引昭儀降復位尚儀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司贊曰賜胙掌贊唱眾官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酒者不拜攝事賜胙則掌贊唱賜胙女史唱再拜也）承和之樂作尚宮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一成止尚宮前奏（攝事女相者白）請就望瘞位司贊帥掌贊就瘞埳西南位尚宮引皇后樂作至望瘞位西向立樂止於眾官將拜尚儀執篚進神座前取幣自北陛降壇西行詣瘞埳以幣置於埳訖司贊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尚

宮前贊禮畢請就採桑位尙宮引皇后樂作詣採桑壇升自西陛東向立樂止初白禮畢司贊帥掌贊還本位

親桑

皇后將詣望瘞位司賓引內外命婦採桑者俱就採桑位（內外命婦一品各二人二品三品各一人）諸執鉤筐者各就位皇后既至採桑位尙功奉金鉤自北陛升壇進典製奉筐從升皇后受鉤採桑典製奉筐受桑皇后採桑三條止尙功前受鉤典製以筐俱退復位皇后初採桑典製等各以鉤授內外命婦皇后採桑訖內外命婦以次採桑女史執筐者受之內外命婦一品各採五條二品三品各採九條止典製等受鉤與執筐者退復位司賓各引內外命婦採桑者退復位司賓引婕妤一人詣蠶室尙功帥執鉤筐者以次從至蠶室尙功以桑授蠶母蠶母受桑切之以授婕妤婕妤食蠶灑一簿訖司賓引婕妤還本位尙儀前奏禮畢退復位尙宮引皇后還大次樂作入大次訖樂止司賓引內命婦內典引引外命婦各還其次尙儀典正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司贊曰再拜尙儀以下皆再拜訖出女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車駕還宮

皇后既還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后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爲再嚴尙儀版奏請中嚴皇后服鈿釵禮衣五刻頃搥三鼓爲三嚴內典引引外命婦出次就門外位司賓引內命婦出次序立於大次之前六尙以下依式奉迎內僕進厭翟車於大次門外南向尙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乘輿出次華蓋侍衛警蹕如常皇后升車鼓吹振作而行內命婦以下乘車陪從如來儀車駕過內典引引外命婦退還第駕至正殿門外迴車南向尙儀進當車前跪奏稱尙儀妾姓言請降車興還侍位皇后降車

乘輿入侍衛如常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

勞酒

車駕還宮之明日內外命婦設會於正殿如元會儀唯不賀不上壽為異

通典卷一百十五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七十六　開元禮纂類十一　吉八

皇帝拜陵

將拜陵所司承制內外宣攝隨職供辦前發二日太尉告太廟如常儀將作先修理拜謁之所及寢宮務極潔敬不得喧雜尚舍直長去陵十里所設行宮奉御鋪御座齋室如常儀守宮設從駕百官及皇親諸親并客使位及次如常儀尚舍又於拜陵所道西量設小次又於寢宮前之西南設大次東向如常儀守宮量設侍臣次於大次西南設羣官應陪位者次於侍臣次之西南隨地之宜皆東向北上文官在北武官在南朝集使於武官之南尙食先備太牢之饌珍羞庶品務極豐潔（太常滌牲牢及粢盛光祿司農及掌祠人供辦如式）拜謁前一日皇帝至行宮詣齋室仗衛如式陵令以玉册進御署訖近臣奉出陵令受訖奉禮設御位於陵東南隅西向（其有山谷隘狹則隨地設位望陵而拜）又設位於寢宮之內寢殿東階之東南西向又設百官位於陵所行從官及皇親諸親并客使等分方位於神道左右相對為首又設百官位於寢宮大次之前分方序立如常並隨地之宜拜謁日未明五刻諸衛量設黃麾仗於陵寢陳布（其陵寢舊宿衛人各依本職掌不得移動）未明三刻行從百官及諸皇親五等已上諸親三等以上并客使等應陪位者俱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其布位及進嚴典儀相讚設之）近仗就陳如常未明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素服乘馬以出敕侍臣上馬曲直華蓋繖扇侍衛如常儀詣陵西南小次所控馬以入少頃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步出次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導皇帝至位太常卿前奏請再拜（博士與太常卿退立於後）皇帝再拜太常卿又前奏請再拜皇帝又再拜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

陪位者皆再拜又再拜訖(凡贊拜進退皆通事舍人贊相以後准此)少頃太常卿前奏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禮曰奉辭贊者承傳陪位者再拜又再拜太常卿引皇帝還小次乘馬出次敕侍臣上馬儀仗侍衛詣寢宮皇帝從陵迴詣大次乘馬以入其仗衛等各立以俟其行從百官及皇親諸親并客使等並依位序立於大次之前所司嚴潔具酒饌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步出大次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導皇帝至寢宮南門仗衛停於門外(其應從入之官臨時奏聽進止)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前導皇帝入內門取東廊進至寢殿東階之東南西面立定太常卿前奏再拜訖引皇帝升東階當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又當皇后神座前再拜訖入進省服翫拂拭牀帳敕所司進太牢之饌加備珍羞陳設(若有太子諸王公主陪葬栢城內者並於寢殿東廊下所司致祭功臣陪葬者於東廊下各奠饌布位量定獻官行事)太常卿引皇帝出詣酒罇所酌酒進(其罇坫陳於當戶外之東南如常儀)皇帝入奠酒三爵訖當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二人對持玉册於室戶外之右東向一太祝東向跪讀祝文訖皇帝再拜又再拜若更進奠服翫卽躬自執陳訖太常卿引皇帝出戶當神座前北向立太常卿奏請辭皇帝再拜又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出中門太常卿前奏請權停(其從官及行事官並出大門外奉候)其守宮使內侍官引內官率寢宮內人謁見訖皇帝出侍衛如常儀還大次少頃若猶宿卽乘馬還行宮若更向前陵卽於大次更進發(皆近侍先奏取進止與仗衛計會)

皇后拜陵

所司先設大次於寢宮之東隨地之宜東向鋪御座如常又設先朝妃嬪次於大次之南守宮設大長公主長公主及諸親婦人命婦等次於妃嬪之南皆東向及拜謁之處皆障以行帷前一日內謁者設中宮御位於寢宮東大次前近東東向又設先朝妃嬪以下位於御位西南各於其次之東皆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司贊位於妃嬪東北東面掌贊二人在南差退皇后發行宮後皇后乘四望車如常行之式之大次改服假髻白練單衣服內典引

各引妃嬪以下就位立訖內侍版奏外辦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每尚宮前導皆司言先引）出就位（尚服負璅寶以從如式）立定尚儀前奏再拜退復位皇后再拜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諸陪位者皆再拜少頃尚儀又前奏請再拜辭皇后再拜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諸陪位者皆再拜尚宮引皇后還大次謁寢宮如常儀皇后初還大次內典引各引陪位者退皇后拜陵訖於寢宮東大次改服鈿釵禮衣（若服常服臨時聽進止）乘輿詣寢宮司服負璅寶以從侍衛如常先朝妃嬪大長公主長公主陪後如常式至宮北門降輿入大次皇帝既入寢宮尚宮引皇后侍從如常詣寢殿前西階之西東面立其妃嬪公主等陪從立於皇后之南皆東面北上又設司贊位於妃嬪東北東面掌贊二人在南差退在位者立定尚儀前奏請再拜皇后再拜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妃嬪以下皆再拜訖尚宮引皇后升自西階入室（妃嬪公主等仍立於階下）詣先帝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尚宮又引皇后詣先帝皇后神座前北面再拜訖復引皇后進省先后服翫訖引退西廂東面立進食訖皇帝出尚宮引皇后從出降自西階復階下位尚儀奏再拜皇后再拜訖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妃嬪以下皆再拜訖請皇后之大次更衣妃嬪以下皆更衣皇后出寢宮北門乘四望車還行宮侍從如來儀

太常卿行諸陵

所司先擇吉日行日之朝車府令具軺車駕一馬清道青衣團扇曲蓋繖扇俱詣太常寺門布列以候守宮先於陵南百步道東設次西向北上右校令具翦除利器以備灑掃太常卿公服乘車奉禮以下公服陪從到次降車停便定奉禮設卿位於北門外之左西向陵官在卿位東南執事官又於其南俱西面北上設奉禮位在陵官之西西面贊者二人在南少退謁者引太常卿出次就位贊引諸官以次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

俱再拜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諸官以次入奉行畢謁者引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太常卿贊引引諸官各就便坐少頃乘車發行次詣諸陵奉行如上儀若應須灑掃及芟薙修理皆即隨事處分

薦新於太廟

薦新之日太廟令帥齋郎灑掃廟之內外太官先饌所薦之物於神廚若有酒者廟司設罇坫罍洗如式謁者引太常卿入立於門東之內道北面謁者贊引稱再拜太常卿再拜進饌者奉饌入自正門升自太階各詣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徹之如式訖降自東階以出謁者引太常卿升自東階詣獻祖室戶前盥洗酌獻訖再拜又再拜若無酒即俱再拜訖謁者引太常卿復位謁者贊拜訖謁者引出

薦新物 附

冬魚蕨筍蒲白韭薹小豆稍豆蘘荷芰人子蕎麥粢春酒桑落酒竹根黃米粳米糯米粱米稷米茄子甘蔗芋子雞頭人苜蓿蔓菁胡瓜冬瓜瓠子春魚水蘇枸杞芙茨子藕大麥麪瓜油麻麥子椿頭蓮子栗榛甘子李櫻桃杏林檎橘棋庵羅果棗兔脾麞鹿野雞薦新物皆品物時新堪供進者所司先送太常令尙食相知揀擇仍以滋味與新物相宜者配之以薦皆如上儀

有司享先代帝王

前享五日諸享官各散齋三日於正寢致齋二日於其廟所如別儀無廟者祭於壇其壇制准州社壇其祭官以當州長官充無以次通取也諸享官致齋之日給酒食及明衣各習禮於齋所前享一日所在縣官清掃內外整拂神座無廟者享日未明縣官帥其屬入詣壇東陛升設神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席以莞以後陳設行事依在廟之位設配座於神座東南西向席以莞又爲瘞埳於廟後壬地方深取足容物贊禮者設初

獻位於東階東南亞獻終獻於初獻之南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爲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南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廟堂東北西向又設贊唱者位於瘞埳東北南向東上設享官以下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以北爲上（無廟者卽設享官以下位於壇壝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西上）祭器之數每座罇六籩十豆十簋二簠二鉶三俎三縣官帥其屬升設罇於廟堂上前楹間室戶之外北向正座之罇在西配座之罇在東（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幣篚於罇所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在篚加勺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篚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牛羊豕皆載右胖前脚三節節一段皆載之後脚三節節一段去上節載下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正脅代脅短脅各二骨以餘皆不設簋實稷黍簠實稻粱籩十實石鹽乾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十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脾析菹豚胉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諸享官以下各服祭服（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玄冕六品以下爵弁）縣官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每座之罇一實醴齊一實盎齊一實清酒其玄酒各實於上罇幣用帛長丈八尺色用白也）祝版各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執罇者升自東階（壇則升自東陛以後倣此）立於罇所執罇罍篚者各就位升自東階行掃除於上降掃除於下訖各引就位質明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少頃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以次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祝跪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南門之外（壇則奉饌陳於東壝門之外）贊禮者引初獻升自東階（其壇則升自南陛以後初獻升降皆准此）進當神座前北向立祝以幣東向進初獻受幣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入跪奠於神座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初獻入當配座西壁下東面立祝以幣北向進初獻受幣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進東面跪奠於配座興退復位東面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壇則升自南陛）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掌饌者帥執饌

者各復本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詣盥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入詣神座前跪奠爵興出戶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帝嚳云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諱謹遣具官姓名敢昭告於帝高辛氏惟帝能序三辰功施萬物式遵祀典敬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祇薦於帝高辛氏尙饗　帝堯云敢昭告於帝陶唐氏惟帝則天而行光被四表式遵祀典敬以制幣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唐司徒惟公敬敷五教弘贊彝倫率由舊章配享於帝陶唐氏云云　帝舜云敢昭告於帝有虞氏惟帝道光七政績宣五典式遵舊章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臯陶氏惟神爰定五刑載敷九德率由舊典云云　夏王禹云敢昭告於夏王禹惟王克平九土功施萬代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伯益氏惟公贊敷下土克蕃庶物率由舊章配享於夏王禹云云　殷王湯云惟王革命黜暴功濟天下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伊尹氏惟公弼諧政道功格天地率由故實云云　周文王云惟王受命作周經緯天地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太公惟公純德孔明翼成周室率由舊典云云　周武王云應天順人克定禍亂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周文公召康公惟公道光十亂功著分陝率由舊典云云　漢高帝云神武膺期撫安區夏式遵祀典云云配座云敢昭告於蕭相國惟公翼成漢業厥功惟茂率由舊章云云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官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初獻酌醴齊贊禮者引初獻入東面跪奠於配座前興進立於西壁下東面立祝持版入立於配座之左北面跪讀祝文訖興初獻再拜祝進跪奠版於配位興還罇所贊禮者引初獻出戶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於初獻之右西向立初獻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各帥執饌者以俎跪減神座前三牲胙肉各取前脚第二節共置一俎上

以授初獻初獻受以授掌饌者初獻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初獻興再拜贊禮者引初獻降復位於初獻飲福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神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入詣配座前東向跪奠爵興退於西壁下東面再拜出戶北向立祝各以爵酌清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於亞獻之右西面立亞獻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復於坫亞獻興再拜贊禮者引亞獻降復位初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盥洗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贊禮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再拜訖贊唱者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禮者引初獻就望瘞位西向立贊唱者轉立於望瘞東北位初獻官拜訖祝各進神位前跪取幣興降自西階（壇則降自南陛）詣瘞埳北南面以幣置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埳東西面各二人填土半埳贊禮者進初獻之左白禮畢遂引初獻以下出贊唱者還本位祝與執罇罍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祝版焚於齋所

祭中霤

季夏土王日祭中霤於太廟之庭前祭三日請祭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如別儀前一日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具特牲之饌未明一刻太常令帥其屬入布神座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席以莞設神座於座首設酒罇於神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入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俱實以巾爵也）奉禮設太廟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皆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寶

明諸行事之官各服其服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先入詣神座前西向再拜訖各就位立定贊引引太廟令又贊引引執事者向就位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贊引引太廟令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太廟令酌酒贊引引太廟令進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西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開元神武皇帝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中霤賴茲保養眈庶以安式荷神功祇率常禮爰以特牲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酒明祀於神尙饗訖興太廟令再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太廟令之左北面立太廟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太廟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太廟令以下皆再拜贊引進太廟令之左白禮畢遂引太廟令以下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孟冬祭司寒 納冰開冰附

前三日諸祭官散齋二日於家正寢致齋一日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衛尉陳設如常祭日未明十刻太官丞具特牲之饌未明一刻郊社丞入布神座於廟北南向設神位於座首又帥其屬設酒罇於座東南設洗於酒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上林令設桃弧棘矢於冰室戶內之右（祭訖遂留之）奉禮設上林令位於神座東南執事者陪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質明上林令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丞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官丞監實籩豆簠簋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就門外位立定太祝與執

罇罍篚冪者先入立於神座前北向俱再拜訖各就位贊引引上林令又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贊拜上林令以下皆再拜太官丞出詣饌所贊引進上林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於座首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罇所贊引引上林令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林令酌酒贊引引上林令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開元神武皇帝謹遣某官姓名致昭告於元冥之神順茲時令增冰堅厚式遵常典將納凌陰謹以元牡秬黍嘉薦清酌明祀於神尙饗訖興上林令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上林令之右西向立上林令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還罇所上林令俛伏興再拜贊引引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太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位立定贊引贊拜上林令以下皆再拜贊引進上林令之左白禮畢贊引引上林令以下出其祝版焚於齋所

興慶宮祭五龍壇

將祭有司筮日如別儀前祀三日凡應祭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祭二日守宮設祭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爲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太樂令設判懸之樂於壇南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前祀一日晡後一刻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清齋一宿奉禮設獻官位於壝東南西向執事位於獻官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爲上郊社令帥齋郎設散罇五龍各二於壇上東南隅北向西上（罇加勺冪有坫以置爵）設洗於壇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祀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

人以鸞刀烹牲於廚（牲以少牢）未明三刻郊社令帥齋郎各服其服升設五龍座於壇上近北南向東上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上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設於饌幔內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向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執罇罍篚冪者皆再拜訖自東陛升立罇所各就位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工鼓柷乃以姑洗之均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訖復位太祝取幣於篚立於罇所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謁者引獻官詣南陛升北向立太祝以幣授獻官獻官受幣登歌作以南呂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向跪奠幣於青龍座前諸座皆太祝助奠俱畢獻官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太官令引饌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饌於神座前訖降復位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引升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清酒謁者引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於青龍之座太祝等助奠諸座俱畢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青龍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祝文臨時制撰）讀訖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獻官再拜謁者引降復位太祝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眾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奉禮又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太祝以下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再拜訖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如沈玉於川臨時別取進止）

卷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七十七　開元禮纂類十二　吉九

皇帝皇太子視學

視學前一日所司灑掃學堂之內外尚舍設大次於學堂之後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大次之東皆隨地之宜並如常儀尚舍設御位學堂上北壁下當中南向監司設講榻於御座之西南向設執讀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尚舍又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南西向設文官三品以上座於皇太子之南少退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三品以上座於講榻西南當文官重行東面北上設侍講座於執讀西北武官之前東面北上（其執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講之南東面）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西階下典儀設版位皇太子於東階東南西面執經於西階西南東面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東南重行西面北上武官三品以上於執經西南侍講執讀執如意等於執經之後重行東面北上學生分於文武官之後皆重行北上設典儀位於東階之西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

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應從駕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諸衛陳設仗衛侍中版奏外辦皇帝乘馬文武侍從並如常行幸之儀駕將至祭酒師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迎於路左（學生青衿服）駕至大次門外降入如常

視學

皇帝既入大次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學官各服公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謁者賛引引文武三品以上及執經以下學生等入就堂下位皇太子立於學堂門外之東西向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大次升自北階即御座南向坐侍臣及近侍量人從升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舍人引皇太子就位立（諸衛率庶子等量人從入立於皇太子東南西向北上）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以下在位者皆再拜侍中跪奏稱請敕皇太子及公王等升坐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面稱敕皇太子及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皇太子以下應坐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皇太子及羣官坐者各升座訖（其公服者脫履於階下及降納皆如常）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遂行如意侍講者執如意就論議座以次論難侍中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事舍人各降堂下位若有敕賜會則侍中前承制降詣堂下宣勑及太官下食案等並如常儀皇帝降座還大次侍衛如常儀羣官以下會訖皆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學生仍青衿服）

車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量時刻版奏外辦皇帝出次文武官陪從還宮如來儀初駕出國子祭酒帥監官學官學生等奉辭於路左如常式

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國學釋奠仲春仲秋釋奠於齊太公廟並附）

齋戒

皇太子散齋三日於別殿致齋二日於正殿前致齋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及室內俱西向又張帷於前楹下（殿若無室張帷為之）致齋之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晝漏上水一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

近仗就陳於閤外通事舍人引宮臣文武七品以上袴褶陪位如式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並結珮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上水三刻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結珮以出侍衛如常皇太子卽座西向坐侍臣夾侍如常一刻頃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就齋室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座入室文武侍臣各還本司直衛者如常典謁引陪位者以次出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散齋皆於正寢致齋一日於本司一日於享所其無本司者皆於享所）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享羣官監官學官學生等各於本司及學館俱清齋一宿並如別儀（國學及齊太公廟將享館司先申享日本司請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凡應享之官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如別儀無皇太子散齋以下儀）

陳設

前享三日典設郎設皇太子便次於廟東西向又設便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守宮設文武侍臣次各於便次之後文左武右設諸次享官於齋坊之內從享之官於廟東門之外隨地之宜（國學設獻官以下次於齋坊太公儀同國學）前享二日太樂令設軒懸之樂於廟庭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鍾簴次之北方磬簴起西鍾簴次之設三鎛鍾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樹路鼓於北懸之間道之左右植建鼓於三隅置柷敔於懸內柷在左敔在右設歌鍾歌磬於廟堂之上前楹間北向磬簴在西鍾簴在東其匏竹者立於堂下階間重行北向相對爲首（凡懸皆展而懸之）諸工人各位於懸後右校掃除內外又爲瘞埳於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陛（自設軒懸以下國學太公儀並同）前享一日奉禮設皇太子位於東陛東南西向（國學設三獻位於東門之內道北執事則近南西向北上太公儀同國學）又設望瘞位於廟堂東北當埋埳西向（望瘞與國學同太公儀並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皇太子東南執事者各位於後俱重行西向北上（國學無亞獻以下儀太公並同）設御史位於廟堂之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又設奉禮贊者位於埋埳東北南面東上

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上前楹之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北向自御史位以下與國學同太公儀同國學設從享官七品以上位國學則館官位太公儀設廟官位於樂懸之東當執事西南向監官學官位於樂懸之西當宮官東向於國學則設學官位懸西當館官東向太公廟設廟官位同設學生位於宮官監官學官之後俱重行北上國學學生位於學官館官後有觀者於門內道左右相對為首太公無學生設門外位為亞獻終獻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執事位於後每等異位俱北向西上國學設三獻門外位如常儀太公儀與國學同監官學官位於獻官東南國學則館官學官位太公儀廟官位從享官位於學官之東俱重行北面以西為上設酒罇之位於廟堂之上先聖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前楹間北向先師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先聖酒罇之東俱西上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其先師之爵同置於一坫太公及留侯同上洗設於東階東南亞獻之洗又於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設幣篚二各於罇坫之所典設郎設皇太子座於學堂之上東壁下西向監司設講榻於北壁下南向又設執讀者座於前楹間當講榻北向守宮設太傅少傅座於皇太子西北南面東上若有令詹事以下坐則設座於皇太子西南北向東上侍講者座於執讀西北執如意者一人立於侍講之西三館學官非侍講者座於侍講者之西皆北面東上若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設座於侍講之北南面東上設論議座於講榻之前近南北面設脫履席於西階之南東向掌儀設版位宮官七品以上東階東南西向北上執經侍講等於西階西南監官及學官非侍講者於侍講者之後有上臺三品以上觀講者位於執經之北少退重行皆東面北上學生分位於宮官學官之後皆重行北上又設掌儀位於宮官西北贊者二人在南皆西向國學無設皇太子座下至此儀晡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升堂者自東階謁者引祭酒司業詣廚視濯溉凡導引者每一曲一逡巡太公儀引三獻視濯溉贊引引御史詣廚省饌具司業以下每事訖各還齋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祝史以豆取毛血置於饌所遂烹牲其牲用太牢二正座及先師首俎皆升右胖十一折左邸明以下體

(分餘體升之國學太公並同)未明五刻郊社令帥其屬及廟司各服其服升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間東向(國學設神座於廟室內西楹間東向太公儀拂神幄)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西上(若前堂不容則又於堂外之東至陳而北東向南上)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國學儀其七十二弟子名已具悉代祀先儒爲太公儀無先聖神座以下至此)

出宮(國學無此儀太公同)

前出宮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享宮官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奉禮設從享宮官位於東宮朝堂如常文武宮臣七品以上依時刻俱集於次各服公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就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左庶子負璽如式)俱詣閤奉迎僕進軺車於西閤外南向(若須乘輦則聽臨時進止)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車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之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著具服遠遊冠乘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車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儀中允進當車前跪奏稱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當車前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夾車而趨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諸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庶子以下夾侍於車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諸中允退復位內率升訖中允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車動太傅乘車訓導少傅乘車訓從出延喜門不鳴鼓吹從享宮臣乘馬陪從如常儀

饋享

享日未明三刻諸享官各服祭服諸陪祭之官皆公服學生青衿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犧觶)

實以醴齊犧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加明水酒加玄酒各實於上罇其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太官令帥其屬實諸籩豆簠簋俎等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
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令史祝史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
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
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降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國學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謁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學生就門內位太公儀無學生位餘同國學
皇太子將至謁者贊引引享官及從享學官等俱就門外位學生皆入就門內位皇太子至廟門外迴車南向內
率降立於車右左庶子進當車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車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車乘輿之便次侍衞
如常郊社令以祝版進皇太子署訖近臣奉出郊社令受各奠於坫國學無皇太子將至以下至此儀太公並同未明一刻謁者贊引
引享官宮官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國學無謁者以下儀太公同太常令帥工人二舞次
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其升堂坐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謁者引祭酒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祭酒再
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階升堂行掃除於上降行樂懸於下訖引還本位初祭酒行樂懸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及
陪祭之官次入就位國學則謁者引司業太公儀引亞獻皇太子停便次半刻頃率更令於便次門外東向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
子出便次侍衞如常儀率更令引皇太子至廟東門中允進笏皇太子執笏近侍者從入如常儀皇太子至版位
西向立每立定率更令退立於左率更令前啟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其先拜者
不拜率更令前啟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國學初司業行掃除訖謁者贊引各引享官以下學官以上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及學生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祭
酒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無停便次以下儀太公儀亞獻掃除就位至入拜訖謁者白初獻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興鼓柷奏永和之
樂以姑洗之均自後堂下接神之樂皆奏姑洗作文舞之舞樂舞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率更令前啟

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國學無率更下至再拜太公儀並同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太祝各跪取幣於篚立於罇所率更令引皇太子永和之樂作皇太子每行皆作永和之樂國學引祭酒升東階無樂下做此太公廟謁者引初獻官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太子升堂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樂止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北向進皇太子搢笏受幣每受物搢笏奠訖執笏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南呂之均率更令引皇太子進西面跪奠於先聖神座前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再拜訖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立又太祝以幣授左庶子左庶子奉幣西向進皇太子受幣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北向跪奠於先師首座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再拜登歌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各奉毛血之豆立東門外於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升自東階太祝迎取於階上進奠於先聖及先師首座前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初皇太子既奠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初皇太子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奏雍和之樂自後酌獻皆奏雍和之樂饌至階樂止祝史各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階以出饌升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羃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設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率更令引皇太子詣罍洗樂作皇太子至罍洗樂止左庶子跪取匜盥沃水又左庶子跪取盤盥承水皇太子盥手中允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太子帨手訖中允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於篚興進皇太子受爵左庶子酌罍水又左庶子奉盤皇太子洗爵中允又授巾皆如初皇太子拭爵訖左庶子奠盤匜中允受巾奠於篚皆如常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升自東階樂止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左庶子贊酌醴齊訖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西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國學云開

元神武皇帝謹遣祭酒某封姓名下同太公儀云謹遣某官某封敢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茲末學依仁游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祇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等配座尚饗訖興太公祝云爰定六韜載成七德功業昭著生靈攸仰俾茲末學克奉舊章謹以張留侯等配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先師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左庶子取爵於坫進皇太子受爵左庶子贊酌醴齊樂作率更令引皇太子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率更令引皇太子少退北向立樂止皇太子既奠首座爵餘座皆齋郎助奠引相次而畢其亞獻終獻齋郎助奠亦如之太祝持版進於先師神座之左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皇太子某敢昭告於先師顏子等七十二賢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於先師孔宣父惟子等或服膺聖教德冠四科或光闡儒風貽範千載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訖興太公配座張留侯等祝云惟子等宣揚武教光贊韜鈐大濟生靈貽範千載云云皇太子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皇太子拜訖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詣東序西向樂作太祝各以爵酌上罇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授左庶子左庶子奉爵北向進皇太子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跪減先聖及先師首座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腳第二骨加於俎又以籩豆取稷黍飯興以胙肉各共置一俎上又以飯共置一籩太祝以飯籩授左庶子左庶子奉飯北向進皇太子受以授左右太祝又以俎授左庶子左庶子以次奉進皇太子每受以授左右訖皇太子跪取爵遂飲率爵左庶子進受爵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太子俛伏興再拜樂止率更令引皇太子樂作皇太子降自東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文舞出鼓柷作舒和之樂出訖戛敔樂止武舞入鼓柷作舒和之樂立定戛敔樂止初皇太子將復位謁者引國子祭酒國學謁者引司業下倣此太公儀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祭酒升自東階詣先聖酒罇所

執罇者舉冪祭酒酌盎齊訖武舞作謁者引祭酒進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少退西向再拜謁者引祭酒詣先師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祭酒酌盎齊謁者引祭酒進先師首座前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祭酒少退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祭酒詣東序西向立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祭酒之左北向立祭酒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祭酒興再拜謁者引祭酒降復位初祭酒獻將畢謁者引司業國學謁者引博士下倣此太公儀引終獻詣罍洗洗訖升酌盎齊終獻如亞獻之儀訖謁者引司業降復位武舞止太祝等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永和之樂作率更令前啟再拜退復位皇太子再拜國學無率更令至再拜太公儀同國學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及學生皆再拜樂一成止率更令前啟請就望瘞位率更令引皇太子就望瘞位西向立國學謁者引祭酒太公儀引初獻奉禮帥贊者轉就瘞埳東北向初在位者將拜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以篚取幣降自西階詣瘞埳以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廂各四人寘土半埳率更令前啟禮畢國學太公儀進初獻之左白云率更令引皇太子出門還便次樂作國學謁者遂引祭酒出無率更下至樂作太公儀同皇太子出門樂止中允進受笏侍衛如常儀國學無皇太子出門等儀太公儀同謁者贊引各引亞獻以下以次出初白禮畢奉禮帥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贊引引出學生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坊

講學國學儀無齊太公同

皇太子既入便次改服常服執經侍講執讀執如意等及三館學官並服公服學生仍青衿服餘皆常服掌儀帥者先入就位謁者各引羣官及學生等次入就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便次若須乘馬臨時聽進止侍衛如

常儀至學堂後降輿升自北階卽座坐（太子左右侍衛量人從升太傅少傅各就座坐）掌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及學生等在位者皆再拜（執經不拜）左庶子跪奏請令執經等升俛伏興又左庶子稱令曰諸左庶子退降詣西階下立於執經等之前北面宣令曰執經以下並升坐應坐者皆再拜（執經不拜）通事舍人引執經以下升各就座坐（其升坐者皆脫履如式）訖執讀讀所講經執經釋義訖執如意者以如意授侍講侍講興受進詣論議座北面問所疑執經爲通之訖興退以如意授執者退還本座執如意者以如意次授諸侍講者皆如上儀總訖左庶子跪奏禮畢羣官皆起通事舍人各引降復下位皇太子降座降自北階入學堂後便次羣官以次出執經以下改服常服（學生仍靑衿服）

還宮

皇太子旣入便次左庶子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太子改服公服停便次一刻頃搥一鼓爲一嚴有司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二刻頃又搥二鼓爲再嚴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國子祭酒以下學生以上並出就學外道左奉辭三刻頃又搥三鼓爲三嚴僕進軺車於門外如常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次學門外降輿乘車侍衛如常左庶子奏請及車右升降侍臣上馬文武陪從皆如來儀車動鼓吹振作如式至國子祭酒以下奉辭處權停車國子祭酒以下皆再拜通事舍人承令宣勞及拜皆如常車至城隅鼓吹止過廟鼓吹作至延喜門鼓吹止入延喜門鐃吹作至重明門宮官文武俱下馬皇太子乘車入太傅少傅還皇太子至殿門廻車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車俛伏興皇太子降車乘輿入侍臣從至閤門左庶子版奏請解嚴將士還本所

皇太子東脩國學東脩附

東帛一篚（五匹）酒一壺（二斗）脩一案（五脡）

其日平明皇太子服學生之服（學生青衿服國學儀並言學生下倣此）至學門外博士公服執事者引立於學堂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太子（國學賓禮者引學生下倣此）立於門外之東西面（不自同於賓客）陳束帛壺酒脯案於皇太子之西面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出立門西東向曰敢請事皇太子少進曰某方受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皇太子無辱（若已封王則云請王無辱學生云請子無辱下倣此）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爲儀敢固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皇太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皇太子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篚者以篚東面授皇太子皇太子執篚博士降俟於東階下西面相者引皇太子執事者奉壺酒脩案以從皇太子入門而左詣西階之南東面奉酒脩者立於皇太子西南東面北上皇太子跪奠篚再拜博士答再拜皇太子還避遂進跪取篚相者引皇太子進博士前東面授幣奉壺酒脩案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執事者取酒脩幣以東相者引皇太子立於階間近南北面奉酒脩者出皇太子拜訖相者引皇太子出

通典卷一百十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七十八　開元禮纂類十三　吉十

皇帝巡狩告圜丘告社廟及歸格禮並附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攝事同)前一日皇帝齋於太極殿如郊祀之儀凡應告之官清齋於告所(告社齋於社所告廟齋於廟所)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羣官客使等各於本司及公館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社則社門廟則廟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

陳設

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道北南向(社則西門廟則東門)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社則守宮廟同社)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告官及從駕羣官次各於常所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北向(社無饌幔廟同社)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社則於壇北廟於庭)設登歌及舉麾位於壇上(廟於殿上)並如常儀(自社此則右校清掃內外爲瘞埳二於樂懸北如常)前一日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一丈二尺開上南出戶高四尺(社無燎壇廟同社)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將告奉禮郎一人守之在版位西南五步所西向社設御位於北門之內當社壇南向廟於東階東南西向)設望燎位當柴壇之北南向設告官及從駕羣官版位於內外如常儀郊社令(廟則太廟令)帥府史一人(社二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及玉幣之篚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廟酒罇位於室上前楹間各於室外之左北向每室春夏雞彝一鳥彝一犧罇二秋冬斝彝一黃彝一著罇二皆加勺冪俱西上各有坫以置罇)一執罇罍篚

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史令郊社令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神位於座首廟太廟令整拂神幄又帥府史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烹牲於廚社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廚牲用黑牛二齋郎以豆取牲血如常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座席位如常廟每室各一幄

鑾駕出宮社廟同

皇帝服衮冕之服乘玉輅備大駕及嚴鼓時奏請進發內外器服皆如常儀

親告告社則薦玉帛及進熟告廟則晨祼及饋食

其日未明三刻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玉幣太廟實以汎齊凡罇皆二其元酒各實於上罇禮神之玉以蒼璧其幣以蒼社太罍實以醴齊配座以象罇實亦如之明水實於上罇玉兩珪有邸太祝各以幣置於篚幣隨牲色各長丈八尺晨祼雞彝斝彝犧罇著罇之上實以明水鳥彝黃彝實以鬱鬯犧罇著罇實以醴齊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簠簋入設於內壝東門外饌幔內社於中廚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引就位廟又未明一刻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升東階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各就位訖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以下及從告羣官客使先置者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領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之大次協律郎太樂令帥工人各入就位凡升壇坐者皆脫履於下降納如常社降輅之大次郊社令以祝版進署如常儀謁者贊引各引從駕羣官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及諸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就位太樂令帥工人各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告官及從告羣官客使次入就位升壇者脫履如上儀太廟令以祝版進署通事舍人引從駕羣官就門外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謁者贊引引從駕羣官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常社停大次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告廟同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

侍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

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社無謁者引下至如常廟同社）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博士退立於左皆社儀皇帝南面立）通事舍人各引從告官及諸王介公酅公諸方客使以次入就位立定（社無通事舍人各引下至此廟同社）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贊者皆承傳）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凡取物者皆跪伏而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後興）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鍾之均作文舞之舞六成偃麾戞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戞敔而後止社奏順和之樂以函鍾之均樂八成廟奏永和之樂以黃鍾之均樂九成黃鍾三奏大呂太蔟應鍾各再奏）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衆官皆再拜（廟則晨祼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太和之樂作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搢鎮珪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黃門侍郎受巾跪奠於篚黃門侍郎又取瓚於篚興進皇帝受瓚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瓚黃門侍郎又授巾如初皇帝拭瓚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升階樂止侍中以下量人從升太常卿引皇帝詣獻祖樽彝所執樽者舉冪侍中贊酌鬱酒訖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圜鍾之均自後登歌皆歌圜鍾太常卿初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樽彝所執樽者舉冪侍中取瓚於坫進皇帝受瓚侍中贊酌鬱酒訖太常卿引皇帝入詣懿祖神座前北向跪以鬯祼地奠之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出戶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次祼太祖次祼代祖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並如上儀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阼階至版位西向立樂止）諸太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廟無太祖取玉帛至罇所）太常卿引皇帝太和之樂作（皇帝每行皆作太和之樂）皇帝詣壇升自南陛（社升北陛以下升降皆北陛）近侍者從升如常儀皇帝升壇北向立（社南向立）樂止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社西向進）皇帝受玉帛登歌作肅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社南向）跪奠於天帝神座（社太社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社南向）再拜訖登歌止樂作（社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東方西向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南面進皇帝進西向跪奠於后土氏座興太常卿引少退再拜訖登歌止皇帝降自北陛樂作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奠玉幣於太稷氏升降如太社壇）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初羣官拜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內壝東門之外司徒奉天帝之俎

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階樂止饌升於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登簋徹之如式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社儀皇帝奠玉帛訖降還版位下有進熟篇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司徒奉太社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太社太稷之饌入自正門后土后稷之饌入自左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太社太稷之饌升自北陛后土后稷之饌升自西陛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廟儀於此有饋食篇皇帝既升祼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獻祖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無射之均自後接神皆奏無射饌至太陛諸太祝迎引於階上樂止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復位諸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盥手洗爵侍中黃門侍郎贊洗如晨祼之儀太常卿引皇帝樂作升阼階樂止詣獻祖罇彝所侍中贊酌醴齊壽和之樂作每酌獻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入詣獻祖神座前北面跪奠爵俛伏興出戶北向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讀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入跪奠版於神座興出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懿祖罇彝所酌獻皆如初儀唯不盥洗訖太常卿引皇帝詣東序西向立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皇帝至罍洗樂止侍中跪取匜興沃水又侍中跪取盤興承水皇帝盥手黃門侍郎跪取巾於篚興進皇帝帨手訖受巾跪奠於篚遂取匏爵於篚興進皇帝受爵侍中酌罍水又侍中奉盤皇帝洗爵黃門侍郎又授巾皆如初皇帝拭爵訖侍中奠盤匜黃門侍郎受巾奠於篚皆如常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社則升太社北陛樂止近侍者從升如常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社升西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天帝社云太社下倣此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社醴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獻及飲福酒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跪社南向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面立樂止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社西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社廟同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社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后土氏酒罇所酌獻西向奠爵讀祝文如上儀訖太常卿引皇帝詣太稷壇升降酌獻如太社儀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面立樂作太祝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以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廟皇帝獻將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前楹間北面諸祝各酌福酒合置

祭啐如常儀諸太祝各帥齋郎進俎太祝減神前胙肉加於俎興以胙肉共置一俎上授司徒司徒奉俎西向進

皇帝受以授左右朝祝帥齋郎減胙肉又以籩取黍稷飯肉共一籩先以飯授司徒司徒奉進授皇帝以授左右次受胙皇帝再拜跪取爵遂飲卒爵侍中進受爵

以授太祝太祝受爵復於坫皇帝俛伏興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社降北陛太常卿引詣太稷行事如太社訖降北陛廟降阼階還版位西向立樂止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廟司徒奉復位登歌作諸祝入室徹豆登歌止

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樂作太常卿前奏稱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衆官皆再拜樂一成止

太常卿前奏請就望燎位社則望瘞下倣此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至望燎位社則就望瘞位南向立樂止於羣官將拜諸太

祝各以篚進神座前取玉帛祝版齋郎以俎載牲體黍稷飯爵酒興各自其陛降壇南行當柴壇南東行自南陛

登柴壇以玉帛饌物置於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社則降壇南當瘞埳西行諸祝以玉帛饌物置於埳奉禮曰可瘞埳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太常卿前奏禮畢廟無望燎儀太常卿引皇帝出內壝門社出宮門廟出廟門殿中監前受鎮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

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引各從告官及從駕羣臣諸方客使以次出贊引引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

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工人以下以次出社廟祝版燔於齋所

鑾駕還宮社廟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金輅鼓吹振作奏請還宮如常儀

巡狩告圜丘有司攝事告社廟附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社廟同前二日守宮設告官以下次各於常所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社無設陳饌幔廟同社右校掃除壇之內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社爲瘞埳二於壇北如常廟埳於北門內道西前一日諸告官清齋於告所社於社所廟於廟所

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社則社宮門廟則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廟又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瘞埳西向又設奉禮位於瘞埳東北南向贊者二人在西少退太廟令整拂神幄）郊社令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皆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太官令先具饌酒脯醢告日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座位如常（廟無未明四刻以下儀）未明三刻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廟則廟令）良醞之屬入實罇罍及玉幣（天帝太罇二著罇二一實以明水為上一實以醴齊次之山罍各二一實以元酒為上一實以清酒次之玉以蒼幣以蒼社正座太罍二一實明水為上一實醴齊次之配座象罇二其實亦如之皆山罍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玉兩珪有邸幣以黑各一丈八尺廟每室春夏用兩犧罇秋冬用兩著罇一實明水為上一實醴齊次之山罍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幣以白長一丈八尺）太祝以玉帛置於篚設於饌所（社無饌幔廟同）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再拜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社一刻廟又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廟令以下皆再拜升自東階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如儀訖各就位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未明一刻（社廟則質明）謁者引告官（廟又贊引引執事者）以下俱就門外位立定又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社無謁者以下）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辭贊者皆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謁者白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社於西門）初太官令出太祝跪取玉（廟取幣）於篚興各立於罇所謁者引告官升自午陛北向立（社升北陛南向立）太祝以玉東向授（社西向授）告官受玉進北面跪（社南面）奠於天帝神座俛伏興（社奠太社）少退北向西拜（社謁者又引告官詣太稷壇如太社之儀）謁者各還本位太祝還罇所（廟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廟堂戶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授告官受幣北面跪奠於獻祖神座前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告官次詣懿祖以下告如上儀訖謁者引還本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官令引饌入升自午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敬之如式社饌入如正儀）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復位（社西陛）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告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升自南陛詣天帝酒罇所（社告官詣太社壇升北陛）執罇者舉冪告官酌醴齊謁

者引告官詣天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社進太社前南向跪奠）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社西向）訖興告官再拜訖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告官拜訖謁者引告官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社引詣太社前南面立廟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自阼階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告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升自東階詣獻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告官酌醴齊訖謁者引告官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出戶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訖興告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告官拜訖謁者引告官以次奠如獻祖之儀唯不盥洗訖謁者引告官詣東序西向立）太祝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告官之右西向立（社東向廟北向）告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告官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告官降復位（社告官拜訖別引詣太稷壇升獻如太社訖引降復位）太祝各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告官及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社望瘞位廟同社）謁者引告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廟西向立）初衆官將拜太祝以篚取玉幣及祝版置於柴上戶內（瘞則寘於埳社祝版焚於齋坊廟同社）柴東西各四人以炬燎火半柴（社則瘞左右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告官之左白禮畢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御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太廟儀初白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御史太史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歸告禮同

皇帝巡狩

鑾駕出宮

將巡狩所司承制先頒告於東方諸州曰皇帝二月東巡狩各修平乃守考乃職事無敢不敬戒國有大刑鑾駕將發告圜丘宗廟社稷皆如別儀皇帝出宮大備鹵簿皆如常儀軷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如親征之禮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州縣致祭

燔柴告至

將告將作先於泰山下修圓壇四出陛[若先有封禪祀天壇即不須別築]前告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之內[又設文武侍臣次陳饌位]設宮懸樂燎壇之制[一如圓丘之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行宮應告之官皆於告所清齋一日近侍之官應從升者及從告羣官諸方客使皆於其所俱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御位於壇之東南西向設告官司徒執事者御史奉禮贊者協律郎太樂令望燎位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介公酅公文武九品以上官諸方客使蕃客等位並如上辛圓丘儀[其褒聖侯等亦如之]設告官以下門外位於東西壝門之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並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告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烹牲於廚[蒼牲一騂牲一]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三刻諸告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玉[天帝太罇二配帝著罇二俱實以汎齊其明水各實於上罇玉以蒼璧幣一丈八尺]太祝以玉帛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皆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各就位皇帝服袞冕乘輅發行宮奏請進發內外器服如常儀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告官通事舍人引從告羣官東方刺史縣令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駕至大門外次迴輅南向[其降輅之大次謁者引告官及從告羣官入就位皇帝奠玉帛等儀並如圓丘]初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其奉饌奏樂之儀並如圓丘天帝之饌升自南陛配帝之饌升自東陛]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降自東陛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樂作[其盥洗酌獻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圓丘其祝文臨時撰]訖興皇帝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

其酌獻配帝奏樂讀祝之儀並如圜丘皇帝拜訖樂止太常卿引皇帝進天帝神座前北向立樂作太祝各以爵酌福酒其飲福受胙奏樂皇帝還版位之儀並如圜丘謁者引司徒降復位太祝各進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其眾官受胙皇帝望燎及太祝燎牲體玉幣皇帝還大次禮官工人次出等儀並如圜丘

鑾駕還行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帝改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輅奏請還宮如常儀

望秩於山川

柴之明日望秩祀於嶽鎮海瀆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將祭所司先為壇於祭所其神皆以尊卑為敘重行南向前三日守宮設祭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之外道北南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設登歌於壇上皆如常儀右校掃除壇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北之壬地外壝之內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祭官各清齋於祭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祭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俱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下一位於東南西向一位於西南東向令史各陪其後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協律郎位於壇上在西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設望瘞位於瘞埳之東西向設祭官以下門外位於外壝東門之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設酒罇之位嶽鎮海瀆各山罍二山林川澤俱蜃罇二邱陵墳衍原隰俱散罇二各於壇上南陛之東北向西上其嶽壇上加山罍二罍置於山罇東北向皆加勺冪設玉篚於罇坫之所設洗於壇南陛東南如常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郊社令帥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齋

郎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遂烹牲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入設神座各於壇上北方南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祭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入實罇罍及玉（山罍實以醍齊壺罇實以沈齊散罇及山罍皆實以淸酒齊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祭神之玉以兩珪有邸）太祝以幣置於篚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等奉禮郎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壇南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詣壇東陛升行掃除於上令史祝史行掃除於下訖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謁者贊引各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順和之樂以蕤賓之均（自後壇下之樂皆奏姑洗）樂三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太祝取玉於篚立於罇所謁者引獻官詣嶽壇升自南陛北向太祝以玉幣東向授獻官受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函鍾之均謁者引獻官進北面跪奠於嶽神之座俛伏興謁者引退北面再拜訖登歌止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初獻官升奠玉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登歌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饌至陛樂止饌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嶽神座前（籩豆蓋冪徹之如式）設訖太官令以下降自東陛以出太祝還罇所其鎮海以下之饌皆祝史迎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相次而畢訖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醍齊訖樂作謁者引詣嶽神座北向跪奠爵興謁者引獻官少退北向立樂止初獻官進奠爵祝史各以爵酌奠鎮海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興獻官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獻官拜訖樂止太祝酌罍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帥齋郎

進俎太祝減神前三牲胙肉（皆取前脚第二骨）加於俎西向授獻官受以授齋郎獻官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受爵復於坫獻官興再拜謁者引獻官降復位諸祝各徹豆如常訖還鐏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獻官不拜）順和之樂作奉禮又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樂一成止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西向立於衆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玉幣齋郎以俎載毛血等各由其陛降壇詣瘞埳以物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埳東西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又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出贊引引工人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肆覲東后

望秩之明日肆覲東后於告至之前刺史縣令皆先奉見如常將作先於行宮之南爲宮壇方三百步面一門爲壇於壝內三分壝二在南壇方九丈六尺高四尺四出陛（南面兩陛餘三面各一陛）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壇南如殿庭之儀前一日尚舍鋪御座於壇上近北南向又設解劍席於南陛之西南守宮於門外量設百官次文東武西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次於文官之南蕃客次於武官之南所司陳輦輅於壇南如常典儀設羣官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東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壇西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東方刺史縣令於壇南三分庭一在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爲上若有蕃客則位於刺史之西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爲上設典儀位於南陛之東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爲上設東方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蕃客位於武官之南

每國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其日未明三刻諸衞各以其方器服量設牙旗於壝外四面未明一刻諸衞各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鈒戟陳於壝內如殿庭之儀羣官及刺史以下各集就次服其朝服蕃客集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近仗陳於行宮門外諸侍衞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行宮門外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戶部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刺史縣令俱執贄通事舍人引就門外位（贄各以其土所有錦綺繒布葛越之屬俱五兩爲一束而執之仍飾以黃帊）其餘當土常貢之物並盛以篚其屬執之列於縣令位後通事舍人引文武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衞如常儀皇帝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樂止腰輿退其羽儀華蓋仍侍於御側通事舍人引東方刺史以下入就位鴻臚引蕃客次入就位初刺史入壝門懸下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執贄者俱跪奠贄興在位者皆再拜訖跪取贄興（凡拜奠贄皆如之）侍中前承制降詣刺史東北西面立稱有制（蕃客則舍人承旨宣勑）刺史以下皆再拜宣制訖又再拜戶部引諸州貢物兩行各入於刺史位前東西陳之龜爲前列金次之丹漆絲纊四海九州美物重行量陳於後訖執物者各退立於東西廂文武前側立通事舍人引刺史爲首者一人執贄詣解劍席跪解劍脫舄執贄興舍人接引升壇詣御座前北面跪奏稱具官臣姓名等敢獻壤奠遂奠贄俛伏興又舍人跪舉以東授所司舍人引刺史降詣解劍席跪佩劍納舄興通事舍人引復北面位初爲首者奠贄通事舍人引在庭者以次奠贄於位前訖各俛伏興引退復位訖刺史以下俱再拜戶部尚書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所司受贄其執貢物各進執物所司引退俱出東門

初刺史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鎭表文別爲一案俟於西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東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初刺史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詣東階下西面立刺史將升奠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立於階下刺史執贄升階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執所奏之文以次升初戶部尚書奏退復位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武羣官刺史以下及諸國蕃客俱再拜訖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就門外位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乘輿降自北陛警蹕侍衛如來儀入行宮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設會如正會之儀

考制度

朝覲之明日左右丞相以考制度事奏聞命太常卿采詩陳之以觀百姓之風俗命市納賈以觀百姓之所好惡命典禮者考時月定日同律觀禮樂制度衣服正之山川神祇有不舉者爲不敬宗廟有不順者爲不孝不孝不敬者則長官黜以爵革制度衣服者爲叛叛者長官有討有功德於百姓者加爵賞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如東巡狩之禮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如南巡狩之禮十有一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如西巡狩之禮歸格於宗禰用特如別禮若告封禪如別儀

通典卷一百十八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七十九　開元禮纂類十四　吉十一

皇帝封祀泰山禪社首山附

鑾駕進發禪儀無此篇

皇帝將有事於泰山有司卜日如別儀告昊天上帝太廟太社皆如巡狩之禮告太廟高祖祝文加封祀配神作主之意告睿宗祝文加禪祭配神作主之意皇帝出宮備大駕鹵簿輅於國門祭所過山川古先帝王名臣烈士皆如巡狩之禮通事舍人承制問百年所經州縣刺史縣令先待於境至泰山下柴告昊天上帝於圓丘壇如巡狩告至之禮有司攝事前祀所司以太牢祭於泰山神廟如常式

齋戒

前七日太尉戒誓百官封云封於泰山禪云禪於社首山齋儀同封祀皇帝散齋於行宮後殿四日致齋於前殿三日服袞冕結珮等並如圓丘儀百官如別儀

制度

將作大匠先領徒於泰山上立圓臺廣五丈高九尺土色各依其方又於圓臺上起方壇廣一丈二尺高九尺其臺壇四面各為一陛玉板長一尺三寸廣五寸厚五寸刻牒為字以金填之用金匱盛其玉牒文中書門下進取進止所司承旨請內鐫其名檢等並依後制郊社令積柴為燎壇於山上圓臺之東南量地之宜柴高一丈二尺方一丈開上南出戶方六尺又為

圓壇於山下三成十二陛如圓丘之制隨地之宜壇上飾以元四面依方色壇外爲三壝郊社令又積柴於壇南燎如山上之儀又爲玉册皆以金繩連編玉牒爲之每牒長一尺二寸廣一寸二分厚三分刻玉塡金爲字少府監量文多少爲之又爲玉匱一長一尺三寸幷檢方五寸當纏繩處刻爲五道當封寶處刻深二分方取容受命寶印以藏正座玉册制度如玉匱又爲黃金繩以纏玉匱金匱又爲石礮以藏玉匱用方石再累各方五尺厚一尺縱鑿石中廣深令容玉匱礮旁施檢處皆刻深三寸三分闊一尺南北各二東西各三去隅皆七寸纏繩處皆刻深三分闊一寸五分爲石檢十枚檢石礮皆長三尺闊一尺厚七寸皆刻爲三道廣一寸五分深四寸當封處大小取容寶印深二寸七分皆有小石蓋制與封刻處相應以檢擫封印其檢立於礮旁當刻處又爲金繩三以纏石礮各五周徑三分爲石泥以封石礮以石末和方色土爲其封玉匱金匱石礮同用受命寶並所司量時先奏請出之爲距石十二枚皆闊二尺厚一尺長一丈斜刻其首令與礮隅相應分距礮四隅皆再累爲五色土圓封以封石礮上徑一丈二尺下徑三丈九尺禪禮制度將祭將作先於社首山禪所爲禪祭壇如方丘之制八角三成每等高四尺上闊十六步設八陛上等陛廣八尺中等陛廣一丈下等陛廣一丈二尺爲三重壝量地之宜四面開門玉册石礮玉匱金匱金泥檢距圓封立碑等祀如封並之儀

陳設

前祀三日衛尉設文武侍臣次於山下封祀壇外壝東門之內道北皆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設諸祀官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西上三師南壝之外道東諸王於三師之南俱西向北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祀官之東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文官之東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東俱北向西上介公酅公於南壝之外道西東向諸州使人於介公酅公之西東向諸方之客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西向西方北方於

介公酅公西南東向皆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於西壝之外道南北向東上設諸饌幔各於內壝東門西門之外道北南向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壇上及東方之饌陳於東門外南方及西方之饌陳於西門外北方之饌陳於北門外）前祀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山下封祀壇之南內壝之外如圜丘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禪儀祭前三日尚舍壇長施大次於外壝東門內道北南向尚舍鋪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於大次前東西相向諸祀官於東壝外文官九品以上於祀官東皇親諸親又於其東介公酅公於西壝外道南武官九品以上於介公酅公西蕃客又於其西褒聖侯於三品文官下有諸州使分於文武官後設陳饌幔於內壝東西門外道北南向其壇上及東方饌陳於東門之外南方西方北方饌陳於西門外陳樂懸則樹靈鼓右校掃除又為瘞埳於壇壬地）前祀一日奉禮郎設祀官公卿位於山下封祀壇內壝東門之外道南分獻之官於公卿之南執事者位於其後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於壇上一位於東陛之南西向一位於西陛之南東向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設協律郎位於壇南陛之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北懸之間當壇北向設從祀之官位三師位於懸南道東諸王位於三師之東俱北面西上介公酅公位於道西北面東上文官從一品以下九品以上於執事之南東方諸州刺史縣令又於文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俱以北為上武官三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西方值文官皇親五等以上諸親三等以上於武官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向諸州使人位於內壝南門之外道西重行東面皆以北為上設諸國客使位於內壝東門之外東方南方於諸王東南每國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於介公酅公西南每國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其褒聖侯於文官三品之下諸州使人各於文武官後（禪儀奉禮設御位壇東南設祀官位於內壝東門外道南分獻官於祀官南執事者位於後設御史位二於壇東南西向令史陪後設奉禮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協律郎於壇上太樂令於北懸間並如常設望瘞位於壇東北從祭官於執事南皇親又於南諸州刺史縣令又於南蕃客又於南介公酅公於內壝西門外道南武官於後蕃客於武官南設門外位於東西壝門外道南皆如設次之式）設牲牓於山下封祀壇之外當門西向蒼牲一居前（正座）又蒼牲一（配座）青牲一在北少退南上次赤牲一次黃牲一次白牲一次元牲一（以上五方帝座）又青牲一

大明又牲一夜明也禪禮設牲牓東壝外如式正座黃牲一居前配座黃牲一在北少退神州幽牲一在南少退設廩犧令位於牲西南令史陪其後俱北向設太祝位於牲東各當牲後祝史陪其後俱西向設太常卿省牲位於牲前近北又設御史位於太常卿之西俱南向設昊天上帝酒罇於圓臺之上下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於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於方陛之東北面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皆於昊天上帝酒罇之東北向西上其山下封祀壇設五帝日月俱太罇二在神座之左其內官每陛間各象罇二在第二等中官每陛間各壺罇二在第三等外官每陛間各概罇二於內壝之內衆星每道間各散罇二於內壝之外凡罇各設於神座之左而右向五帝日月以上之罇置於坫內官以下罇俱藉以席皆加勺冪設爵於罇下禪儀設皇地祇太罇二著罇二犧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東南隅北向象罇二壺罇二山罍四在壇下南陛之東北向俱西上設配帝著罇二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在壇上正座罇東北向西上神州太罇二在第一等每方岳鎮海瀆俱山罇二山林川澤各蜃罇二邱陵以下各散罇二皆於壇下皆加勺冪設罍洗各於壇南陛東南亞獻之洗又於壇東南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設分獻罍洗篚冪各於其方陛道之左俱西向執罇罍篚冪者各於罇罍篚冪之後各設玉幣之篚於壇之上下罇坫之所祀日未明五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昊天上帝神座於山圓臺之上北方南向以三脊茅爲神籍設高祖神堯皇帝神座於東方西向席以莞神位皆於座首又太史令郊社令設五方帝日月神座於山下封祀壇之上青帝於東陛之北赤帝於南陛之東黃帝於南陛之西白帝於西陛之南黑帝於北陛之西大明於東陛之南夜明於西陛之北席皆以藁秸設五星十二辰河漢及內官之座於第二等十有二陛之間各依方面凡席皆內向其內官中有北斗北辰位南陛之內差在行位前設二十八宿及中官之座於第三等亦如之布外官席位於內壝之內衆星席位於內壝之外各依方次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禪禮神位皇地祇神座於壇上北方南向席以藁秸睿宗大聖眞皇帝座於東方西面席以莞神州於第一等席以藁秸東南方岳鎮以下於內壝內各於其

方嶽以下於壇西南俱內向席皆以莞所司陳其異寶及嘉瑞等於樂懸之東西廂禪禮無瑞物

省牲器

省牲之日午後十刻去壇二百步所諸衛之屬禁斷行人晡後二刻郊社令丞帥府史三人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凡升壇者各由其陛贊引引御史諸太祝七人與祝史行掃除於下其五星以下羊豕所司各依令先備如常儀並如別儀禪禮無五星以下羊豕餘同

鑾駕上山禪無上山儀

前祀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衛尉設祀官從祀羣官五品以上便次於行宮朝堂如常儀前祀二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圓臺東門外道北又於山中道設止息大次俱南向尚舍奉御鋪御座衛尉設從駕文武羣官及諸方使應從升者於圓臺南門之外文東武西並如常儀郊社令設御洗於圓臺南陛之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設巾 其日奉禮設御位於圓臺南當壇北向設羣官五品以上版位於御位之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為首設東方諸州刺史縣令位於文官之東諸州使人位於武官之後設蕃客位東方南方於文官東南每國異位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西南每國異位北面東上設御史位於圓臺東西 如祀禮設奉禮贊者位於羣官東北西面設執事位於東門之內道南西面皆北上前祀一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祀前一日侍中奏裁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從祀官五品以上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大駕鹵簿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陳於行宮門外謁者贊引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侍臣結珮俱詣行宮門外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令進輦於行宮門外南向侍中版奏請登山皇帝服袞冕乘輦以出稱

警蹕如常儀黃門侍郎進當輦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輿進發俛伏興退復位鑾輿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侍中中書令以下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輿而趨駕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請鑾輿權停勑侍臣上馬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鑾輿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在黃鉞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請鑾輿進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常鼓吹不鳴不得諠譁從祀官在元武隊後如常（若復先置則聽臨時節度）車輅鼓吹待於山下御史大夫刺史縣令前導如式至中道止息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奏請降輦如常皇帝降輦之大次羣官皆隨便而舍停大次三刻頃侍中奏請皇帝出次升輦進發如初駕至臺東門外大次前迴輦南向侍中進當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皇帝降輦之大次如常儀通事舍人承旨敕從祀羣官退就門外位（禪儀鑾駕出行宮如封泰山之儀）

薦玉幣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以玉幣及玉册置於山上圓臺壇上坫所（禮神之玉蒼璧幣以蒼配座之幣亦如之）又以玉匱金匱金繩金泥盛於篚置於石𥓓之側良醞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罍玉幣（凡六罇之次太罇爲上實以汎齊著罇次之實以醴齊犧罇次之實以盎齊象罇次之實以醍齊壺罇次之實以沈齊山罍爲下實以三酒配帝著罇爲上實以汎齊犧罇次之實以醴齊象罇次之實以盎齊山罍爲下實以清酒其元酒各實於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昊天上帝以蒼璧昊天上帝及配帝之幣以蒼禪祭日未明三刻以下實罇至饌幔內與夏至北郊同也）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禪禮自未明二刻下至掃除訖就位與夏至方丘同駕將至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諸方客使俱就門外位自鑾輿至大次以下至進熟與方丘同）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文武五品以上從祀之官皆就圓臺南立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大裘而冕出次華蓋侍衛如常儀（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

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入自東門殿中監進大珪尚衣奉御又以鎮珪授殿中監殿中監受進皇帝皇帝搢大珪執鎮珪繅藉華蓋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謁者引禮部尚書太常少卿陪從如常（大珪如搢不便請先定近侍承奉之）皇帝至版位北面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謁者贊引各引祀官次入就位立定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正座配座太祝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壇升自南陛侍中中書令以下及左右侍衛量人從升（以下皆如之）皇帝升壇北向立太祝加玉於幣以授侍中侍中奉玉幣東向進皇帝皇帝搢鎮珪受玉幣（凡受物皆搢鎮珪奠訖執鎮珪俛伏興）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太常卿引皇帝進北面跪奠於昊天上帝神座（禪則皇地祇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立於西方東向又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北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東面跪奠於高祖神堯皇帝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東向再拜訖登歌止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降自南陛還版位西向立樂止太祝還罇所

山下封祀壇（其日自山下五步立人直至下壇遞呼萬歲以爲節）

祀日未明三刻諸祀官各服其服郊社令帥其屬以五帝及日月中官外官以下之玉幣各置於坫所（五帝之玉以四珪有邸日月以珪璧幣各依方色）良醞令帥其屬各入實罇罍玉幣（五帝俱以太罇皆實以汎齊日月之罇實以醴齊其內官之象罇實以醍齊中官之壺罇實以沈齊外官之概罇實以清酒衆星之散罇實以旨酒其元酒各實於五齊之上罇禮神之玉青帝以青珪赤帝以赤璋黃帝以黃琮白帝以騶虞黑帝以元璜日月珪邸五帝日月以下幣皆從方色）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各設於饌幔內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未明一刻謁者贊引各引祀官皆就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次入就位文舞入陳於懸內武舞立於懸南道西謁者引司空入行掃除訖出復位於皇帝奠玉幣也封祀壇謁者贊引各引祀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

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元和之樂乃以圜鐘之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圜鐘三奏黃鐘太簇姑洗各一奏之）文舞之舞樂舞六成偃麾戛敔樂止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七人各引獻官及諸太祝奉玉幣各進奠於神座如常儀將進奠登歌作肅和之樂以大呂之均餘星座幣亦如之進奠訖各還本位初羣官拜訖夜明以上祝史各奉毛血之豆立於門外登歌止祝史奉毛血各由其陛升壇以毛血各致其座諸太祝俱迎受各奠於神座前諸太祝與祝史退立於罇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幣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各陳於內壝門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昊天上帝之俎初皇帝既至位樂止太官令引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鐘之均（自後接神之饌樂皆用雍和）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降自東陛以出（昊天上帝之饌升自午陛配帝之饌升自卯陛）諸太祝迎引各設於神座前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盥手洗爵等並如圜丘儀太常卿引皇帝樂作皇帝詣壇升自南陛訖樂止謁者引司徒升自東陛立於罇所齋郎奉俎從升立於司徒之後太常卿引皇帝詣昊天上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侍中贊酌汎齊訖壽和之樂作（皇帝每酌飲福皆作壽和之樂）太常卿引皇帝進昊天上帝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册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册文訖俛伏興（册文並中書門下撰進少府監刻文）皇帝再拜初讀册文訖樂作太祝進奠册於神座還罇所皇帝再拜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配座以下至終獻光祿卿降復位並如圜丘儀皇帝將拜獻太官令引饌入其山下封祀壇五帝日月以下之饌亦相次而入俎初入門雍和之樂作以黃鐘之均饌至陛樂止祝史俱進跪徹毛血之豆

降自東陛以出木帝之饌升自寅陛火帝之饌升自巳陛土帝之饌升自未陛金帝之饌升自酉陛水帝之饌升自子陛大明之饌升自辰陛夜明之饌升自戌陛其內官中官衆星之饌所由師長皆先陳布諸太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設訖謁者引司徒太官令帥進饌者俱降自東陛以出司徒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於山上太尉之亞獻也封祀壇謁者七人分引五方帝及大明夜明等獻官詣罍洗盥手洗匏爵訖各由其陛升俱酌汎齊訖各引降還本位初第一等獻官將升謁者五人次引獻官各詣罍洗訖各由其陛升詣第二等內官酒罇所俱酌醴齊各進跪奠爵於內官首座興餘座皆祝史齋郎助奠相次而畢謁者四人次引獻官俱詣罍洗盥洗各由其陛升壇詣第三等中官酒罇所俱酌盎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外官酒罇所俱酌醍齊以獻贊引四人次引獻官詣罍洗盥洗詣衆星酒罇所俱酌沈齊以獻其祝史齋郎酌酒助奠皆如內官之儀訖謁者贊引各引獻官還本位武舞六成樂止舞獻俱畢上下諸祝各進跪徹豆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元和之樂作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俱再拜樂作一成止

燔燎

終獻將畢侍中前跪奏曰請就望燎位太常卿引皇帝就望燎位太祝奉玉幣等就柴壇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侍中前跪奏禮畢太常卿引皇帝出贊引引祀官以下皆出其山下封祀壇獻官獻畢奉禮曰請就望燎位諸獻官俱就望燎位諸太祝各取玉幣等就柴壇自南陛下置於柴上戶內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六人以炬燎火半柴訖奉禮曰禮畢獻官以下皆出禋儀皇帝既升奠玉幣下至跪奠爵俛伏興皆與方丘同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樂止太祝二人持玉冊進於神座之右東向跪又太祝一人跪讀冊文訖俛伏興皇帝再拜祝文並中書門下進少府監刻訖讀祝文訖至配座讀冊亦皆如之其拜奠並同方丘配座初讀冊訖至眞土牛熖太常卿引皇帝還版位與方丘同

封玉册封檢附

燔燎畢(禪儀皇帝既就望瘞位)侍中跪奏稱具官臣某言請封玉册太常卿引皇帝自南陛升壇北向立(近侍者從升如式少府監具金繩泥等並所用物立於御側符寶郎奉受命寶立於侍中之側)謁者引太尉進昊天上帝神座前(禪儀進皇地祇神座前)跪取玉册置於案進皇帝受玉册跪疊之內於玉匱中纏以金繩封以金泥侍中取受命寶跪以進皇帝取寶以印玉匱訖興侍中受寶以授符寶郎通事舍人引太尉進皇帝跪捧玉匱授太尉太尉跪受皇帝興太尉退復位側身奉玉匱太常卿前奏請再拜皇帝再拜訖入次如常儀太尉奉玉匱之案於石䃭南北向立執事者發石蓋太尉奉玉匱跪藏於石䃭內執事者覆石蓋檢以石檢纏以金繩封以石泥訖太尉以玉寶徧印訖引降復位將作帥執事者以石距封固又以五色土圜封後續令畢其功(禪儀同)配座玉牒(禪儀太尉又進睿宗大聖眞皇帝座跪取玉册內金匱)封於金匱皆如封玉匱之儀訖太尉奉金匱從降俱復位(封禪還以金匱內太廟藏於高祖神堯皇帝之右室如別儀)太常卿前奏禮畢(若有祥瑞則太史監跪奏訖侍臣奉賀再拜三稱萬歲內外皆稱萬歲訖又再拜)太常卿引皇帝還大次樂作皇帝出東門(禪禮皇帝出中壝門)殿中監前受鎭珪以授尚衣奉御殿中監又前受大珪華蓋侍衞如常儀皇帝入次樂止謁者贊引各引祀官通事舍人分引從祀羣官以次出復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訖贊引引出工人二舞以次出(禪禮祭訖以奇禽異獸合瑞典者皆縱之神祀所)

鑾駕還行宮(禪儀同)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伍)轉仗衞於還途如來儀二刻頃侍中版奏請中嚴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諸祀官服朝服皇帝出次升輦降山下至圓壇所權停乘黃令進玉輅太僕升執轡以下入宮並如圓丘儀

朝覲羣臣(禪祭訖行此禮)

封之明日朝覲羣官及岳牧以下於朝覲壇如巡狩儀皇帝服袞冕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入自北壝門由北陛升壇即御座符寶郎奉寶置於座扇開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及岳牧以下入就位如常儀通事舍人引上公一人舒和之樂作公至西陛就解劍席樂止脫舄跪解劍置於席興相禮者與通事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稱具官臣某等言天封肇建景福惟新伏惟開元神武皇帝陛下萬歲無疆俛伏興通事舍人引上公降壇詣解劍席跪帶劍納舄樂作通事舍人引復位立定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上公以下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上公之東北西向稱有制上公及羣官皆再拜訖宣云封禪之慶與公等同之上公及羣官又再拜舞蹈三稱萬歲訖又再拜引退

考制度如巡狩儀

通典卷一百十九終

通典卷一百二十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　開元禮纂類十五　吉十二

時旱祈太廟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校掃除內外又爲瘞埳於北門之內道西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廟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奉禮設版位於內外並如常儀設望瘞位於堂之東北當瘞埳西南又設奉禮位於瘞埳東北南向贊者二人在西少退太廟令拂拭神幄又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御幣篚入設皆如常儀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太官令先饌酒脯醢告日未明三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及幣每室春夏用兩犧罇秋冬用兩著罇一實明水爲上一實醴齊次之山罍二一實玄酒爲上一實清酒次之幣以白各長一丈八尺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博士太廟令宮闈令太祝以下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奉禮有詞贊者皆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訖升行掃除於上太廟令以下升自東階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九室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訖各引就位質明謁者引祈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帥進饌陳於東門之外初太官令出諸太祝俱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謁者引祈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廟室戶前北向太祝以幣東向授祈官受進幣北面跪奠於獻祖神座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謁者引祈官次進幣於懿祖以下諸室皆如上儀訖謁者引還本位諸太祝各還罇所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自太

階諸太祝迎引於階上各設神座前訖太官令以下降復位諸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祈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升自東階詣獻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祈官酌醴齊訖謁者引祈官入詣獻祖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出戶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其文爲水旱癘疾蝗蟲及征伐四夷各臨時制之）訖興祈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俛伏興還罇所謁者引祈官次詣懿祖以下諸室皆如獻祖之儀（惟不盥洗）訖謁者引祈官詣東序西向立諸太祝各以爵酌罍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爵進祈官之左北向立祈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復於坫祈官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諸太祝各入室跪徹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既飲福者不拜）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訖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轉就瘞埳東北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祈官將拜諸太祝各執篚進神座前跪取幣興降自太階詣瘞埳以制幣置於埳訖奉禮曰可瘞東西面各四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奉禮贊者還本位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太廟令太祝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若得所祈報祠用太牢受胙與時享同餘與告禮同祭文臨時制撰）

時旱祈於太社

將祈有司卜日如別儀行事薦獻與巡狩告社稷禮並同太社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太社爰以農功久闕時雨惟神哀此蒼生敷降靈液謹以清酌脯醢明薦於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太稷祝文同）后土氏祝文曰嗣皇帝某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后土氏餘同社（后稷文同得雨報用太牢瘞幣血飲福受胙與正祭同餘與告禮同太社祝文曰往以久闕時雨敢陳情誠惟神昭祐降茲嘉液率土霑洽蒼生咸賴謹以玉帛清酌醴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太社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太稷后土氏后稷祝文並同每配座

時旱祈嶽鎮以下於北郊

將祈有司筮日如別儀（就祈及樂同）前二日守宮設祈官以下次於東壝之外道南北向以西為上設陳饌幔於內壝東門外道北南向右校掃除壇之內外又為瘞埳於壇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諸祈官清齋於祈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俱清齋一宿奉禮設祈官位於內壝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設御史位於壇下西南東向令史陪其後設奉禮位於祈官西南贊者二人次之少退俱西向北上設望瘞位於壇之東北西向又設祈官門外位於東壝之外道南每等異位重行北向以西為上郊社令以酒罇入設於位嶽鎮海瀆各山罇二山川各蜃罇二每方皆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皆有坫以置爵）設罍洗篚冪各於其方皆道之左俱內向執罇罍篚冪者位於罇篚之後其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設嶽鎮海瀆及諸山川神座各於其方俱內向席皆以莞設神位各於座首未明一刻諸祈官以下各服其服郊社與良醞令之屬入實罇罍（山罇實以醴齊蜃罇實以沈齊其明水各實於上罇）太祝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嶽鎮海瀆皆有幣各依方色俱一丈八尺）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入設於內壝東門之外饌幔內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與執罇罍篚冪者入詣南方山川之西南當門重行北向以西為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冪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行掃除如常儀出還齋所奉禮以下次還齋所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謁者引獻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太祝各取幣於篚以授獻官

獻官受幣詣東嶽座諸太祝各奠幣於諸嶽鎮海瀆之座謁者引獻官再拜訖降還本位於獻官初受幣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獻官奠幣再拜訖太官令引饌入諸太祝迎引於座首各奠於神座前施設訖太官令以下還本位諸祝各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東嶽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東嶽神座前東向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進奠祝史以爵酌酒助奠東鎮以下還罇所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東方嶽鎮海瀆久闕時雨黎元恇懼惟神哀救蒼生敷降嘉液謹以制幣清酌脯醢明薦於東方嶽鎮海瀆尚饗太祝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謁者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嶽鎮海瀆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並同）訖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初獻東嶽贊引次引獻官就罍洗盥手洗爵訖詣東方山川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訖贊引引獻官進詣東方山川首座前跪奠爵興少退東向立初獻官奠酒齋郎酌酒助奠訖還罇所祝史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文同嶽祭）祝興獻官再拜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獻官再拜訖贊引引獻官以次獻諸方山川如東方之儀（諸方祝文皆同）訖贊引引獻官還本位諸祝各進跪徹豆如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將拜諸太祝各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埳奉禮曰可瘞東西廂各二人寘土半埳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御史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御史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祝版燔於齋所（報祠用牲幣飲福受胙於東方嶽鎮山川首座之前其山川唯飲福卽不受胙埋幣血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與報祉同）

時旱就祈嶽鎮海瀆

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宿所司清掃內外又為瘞埳於壇南如常奉禮設祈官位於壇東南執事者位

於祈官東南奉禮位於執事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北上又設太祝奉幣位於瘞埳之南北向（海瀆則設奉幣位向沈所）又設祈官以下門外位於南門之外道東重行西面北上設罇坫罍篚各於常所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之後其日未明祈官以下各服其服所司帥其屬入設神座及實罇罍如常儀太祝以幣置於篚（幣各依方色長丈八尺）掌饌者實籩豆（籩一實脯豆一實醢）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及執罇罍篚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者各就位贊引引太祝升自東陛行掃除於上訖降行掃除於下皆就位質明謁者引祈官贊引引執事者俱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祈官拜訖太祝跪取幣於篚以授祈官祈官奉幣置於神座祈官拜訖降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進設於座前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復執事位謁者引祈官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祈官酌酒謁者引祈官進北面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文與祈社同嶽鎭海瀆各隨其稱）祝興祈官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祈官拜訖謁者引祈官降復位太祝進跪徹豆如式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祈官就望瘞位西向立於在位者將拜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幣置於埳東西面各二人實土半埳（海瀆則以幣沈之）奉禮曰再拜祈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祈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祈官出贊引引執事者以次出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奉禮贊者以次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雨報祠用特牲其沈瘞幣血及飲福受胙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與北郊報祠同[illegible]）

久雨禜祭國門

將祭有司筮日如別儀前一日諸祭官清齋於祭所右校掃除祭所太官丞先饌酒脯醢鐏以瓢爵其日質明郊社丞帥其屬設神座皆內向設酒鐏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鐏之左俱內向並實以巾爵執鐏罍洗篚者各位於鐏罍洗篚之後奉禮設獻官位於罍洗之左而右向執事者於其後皆以近神爲上郊社丞與良醞之屬實鐏罍獻官以下俱就位立定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祝與執鐏罍篚者各就位太官丞出詣饌所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丞以下還本位祝還鐏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鐏所執鐏者舉冪獻官酌酒進神座前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向座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嗣天子遣具官姓名昭告於國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於神尚饗祝興獻官再拜太祝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鐏所獻官再拜訖謁者引還本位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鐏所祝與執鐏罍篚者俱復執事位謁者贊拜獻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每祭皆如之祝版皆燔於齋所若霖雨止報祠用少牢飲福與祈同祝文曰前日以霖雨式陳誠禱惟神降祉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少牢粢盛庶品明薦於神尚饗

諸州祈社稷縣祈附

前二日本司掃除壇之內外又爲瘞埳於壇北如常設上佐縣則縣丞以下倣此以下次於社壇西門之外道北隨地之宜前一日諸祈官皆於祭所清齋一日掌事者饌酒脯醢設上佐位於稷壇西北掌事以下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重行東向以南爲上設贊唱者位於上佐東北東面南上設望瘞位於瘞埳北如常設上佐以下門外位於西門之外道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爲上其日夙興本司帥其屬守社壇四門去壇九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斷行人掌事者入

設神席罇坫罍洗篚冪如常祭之儀（每座各一籩豆篚實巾二爵二每座皆爵一置於坫）質明上佐以下各服其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洗以祝版各置於坫又以幣各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為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各升自西階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入詣稷壇升行掃除訖諸祝出奉幣篚入就瘞埳北位贊禮者引上佐以下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贊者引上佐升壇北陛南向跪奠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訖復位又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奉幣升稷壇跪奠如社壇之儀訖掌饌者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各設於神座前訖掌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贊禮者引上佐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社壇北階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佐酌酒進詣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面跪讀祝文曰歲月日子（如常）刺史姓名（縣則縣令姓名下倣此）謹遣具位姓名敢昭告於社神（自社稷以下祝文並與國祈同）尚饗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上佐再拜訖贊禮者引上佐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上佐酌酒進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南向跪讀祝文尚饗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上佐再拜訖贊禮者引上佐降自北階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稷壇之北階升獻如社壇之儀獻訖贊禮者引上佐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贊者引上佐就望瘞位南向立祝以篚進於神前取幣及血黍稷飯皆寘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埳東西各二人寘土

半埳贊者進上佐之左白禮畢遂引出諸執事者以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降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得雨報祠以羊豕其祭器之數及飲福受胙瘞幣血皆與正祭同餘與祈禮同祝文自社稷及后土后稷等並與國祈報同）

諸州祈諸神縣祈附

前一日本司設上佐（縣則縣丞以下倣此）以下次於祈所隨地之宜又爲瘞埳於神座之南方深取足容物諸祈官皆於祈所清齋一日掌事饌酒脯醢（每座一籩豆各一）祈日質明去祭所七十步（縣五十步）禁止行人上佐以下各服其服祝帥掌事者奉席入設神座於北廂南向（若更有諸座則以西爲上）贊禮者帥執罇者設罇於神座之左北向設洗於酒罇東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執罇罍篚者各位於罇罍篚之後設上佐以下位於神座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爲上設贊唱者位於上佐西南西向設望瘞位於瘞埳之南北向西上設門外位於東門之外道南北向西上掌事者入實罇罍洗以祝版置於坫又以幣置於篚設於饌所（其幣各長一丈八尺）贊禮者引上佐以下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者入當神座前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各就位祝進神座前行掃除訖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白請行事還本位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初白請行事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上佐上佐受幣跪奠於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訖復位掌饌者引饌入祝迎引於座首各設於神座前訖執饌者退復位祝還罇所贊禮者引上佐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上佐酌酒贊禮者引上佐詣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文與祈社同）訖興上佐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若更有諸座祈官酌獻皆如其儀唯不盥手奠祝文）（興同）贊禮者引上佐還本位祝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者曰再拜上佐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上佐之左

[illegible]

引上佐以下出詣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其祝版燔於齋所若祈海瀆等其幣沈之設奉幣位各向所祈之水沈之時節一與瘞同若祈先代帝王其瘞幣如正祭之禮得雨報祠牢饌飲福受胙瘞幣血皆同祭社之禮若非嶽鎮海瀆先代帝王唯飲福不受胙其瘞埳之位仍依祈禮若海瀆沈幣又并沈血位及沈之時節準祈沈之禮若報祠先代帝王瘞幣與祈同餘皆與祈禮同祝文與祈社同

諸州禜城門縣禜附

若霖雨不止禜祭城門設神座皆內向設瓢齎之罇各於神座之左設罍洗及篚於酒罇之左俱內向設司功縣則位於洗罍之左而右向執事者位於其後皆以近神為上贊禮者贊拜無幣不為瘞埳餘與祈諸神同祝文曰

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姓名縣則縣令姓名遣具位姓名昭告於城門霖雨淹久害於百穀惟靈降福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嘉薦明告於城門尚饗若雨止報祠用特牲飲福餘與禜同祝曰前以霖雨式陳誠禱惟靈降祉應時開霽餘同上

通典卷一百二十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八十一　開元禮纂類十六　吉十三

諸州祭社稷諸縣祭社稷附

前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倣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祭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皆於壇所（上佐為亞獻錄事參軍及判司為終獻若判司及上佐有故並以次差攝之縣則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若縣令以下有故並以次差不足則州官及比縣充）諸從祭之官各清齋於公館一日（從祭官刺史未出之前先赴祭所齋皆如別儀）前一日本司先修除壇之內外（其壇方二丈五尺高三尺四寸出階三等）為瘞埳二於壇西門之外道北南向（縣埳於壇北方深足容物）設刺史次於社壇西門外道北南向（縣令同）諸祭官以下次於刺史次西北俱南向以東為上前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社稷壇四門去壝九十步所（縣七十步）禁止行人本司設刺史位於北門之內道西南向（若刺史有故攝祭初獻位於亞獻之前東面縣令位同）設亞獻終獻位於社稷壇西北設掌事者位於西門之內道北俱每等異位東向南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東北東面南上設州官位於祭官掌事者之北東面（縣從祭官位同）府官位於東方當州官西面俱重行南上（縣無府官以下至此）設望瘞位於埳北南向東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於西門之外道南州官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面以東為上（縣從祭官位同）府官於東門之外道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祭器之數每座尊二籩八豆八簋二簠二俎三羊豕腊各一俎縣同）掌事者以罇坫升自西階各設於壇上西北隅配座之罇在西俱南向東上皆加勺冪社稷皆罇一配座皆罇四各置於坫設洗於社稷北陛之西去壇三步所南向罍水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爵六巾二加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篚洗之後祭日未明烹牲於廚（祝以豆二取牲血）夙興掌饌者實以祭器（牲體羊豕皆載右胖前腳三節肩臂臑節

一段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黍稷簠實稻粱籩實石鹽乾魚棗栗菱芡鹿脯豆實韭菹醓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筍菹魚醢若土無者各以其類充之本司帥掌事者以席入自西門詣壇西階升設社稷神座各於壇上近南北向又設后土氏神座於社神之左后稷氏神座於稷神之左俱東向席皆以莞設明諸祭官及從祭之官各服其服祭官服祭服從祭之服應公服者公服非公官者常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座罇二一實元酒爲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祝以幣各置於篚與血豆俱設於饌所社稷之幣皆用黑各長丈八尺贊唱者先入就位祝與執罇罍篚者入自西門當社壇北重行南向以東爲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者升自西階立於罇所執罍篚者各就位諸祝詣社壇升自西階行掃除訖降詣稷壇升掃除如社壇之儀降掃除於下訖皆就位刺史將至縣則縣令將至下倣此贊禮者引祭官及從祭之官與掌事者俱就門外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贊唱者先入就位縣令贊禮者引下倣此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自西門就位南向參軍事立於刺史之東少退南向贊禮者引祭官以下及從祭之官以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行事退復位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西門之外祝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北階升社壇南向跪奠幣於社神座前訖興少退再拜祝又以幣授刺史參軍事引刺史升稷壇南向跪奠幣於稷神座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社稷之饌升自北階配座之饌升自西階諸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於左本司與執饌者降自西階復位諸祝各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縣令贊禮者引下同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自社壇北

階升詣社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社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西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於社神惟神德兼博厚道著方直載生品物含養庶類謹因仲春（仲秋）祗率常禮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備茲明薦用申報本以后土句龍氏配神作主尚饗（縣祝文以下並同）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詣后土氏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后土氏前祝文曰爰茲仲春（仲秋）厥日惟戊敬修常事薦於社神惟神功著水土平易九州昭配之義實通祀典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侑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進當社神座南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於刺史之右東向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祝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社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脚第二骨）共置一俎上興祝持俎東向進刺史受以授左右刺史跪取爵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自北階詣罍洗盥手洗爵自稷壇北階升詣稷神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爵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曰敢昭告於稷神惟神播生百穀首茲八政用而不匱功濟萌黎恭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備茲瘞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尚饗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配座酒罇所刺史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后稷氏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南面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后稷氏爰以仲春（仲秋）恭修常禮薦於稷神惟神功叶稼穡闡修農政允茲從祀用率舊章謹以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作主配神尚饗訖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

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稷神座前南向立飲福受胙如社壇之儀訖參軍事引刺史降自本階還本位初刺史獻將畢贊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不受胙）亞獻將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唱曰賜胙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西面白請就望瘞位參軍事引刺史就望瘞位西向立祝於神前取幣及血寘於埳贊唱者曰可瘞埳東西面各二人寘土半埳參軍事進刺史左白禮畢遂引刺史出還次贊禮者引祭官以下出次諸祝及執罇罍篚者降復掌事位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以出其祝版燔於齋所

諸州釋奠於孔宣父（縣釋奠同）

前享三日刺史（縣則縣令下倣此）散齋於別寢二日致齋於廳事一日亞獻以下應享之官散齋二日各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上佐為亞獻博士為終獻若刺史上佐有故並以次差攝博士有故取參軍以上攝縣丞為亞獻及簿尉通為終獻縣令有故並以次差充當縣闕則差比縣及州官替充）其日助教及諸學生皆清齋於學館一宿前享二日本司掃除內外又為瘞埳於院內堂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南出階本司設刺史以下次於門外隨地之宜前享一日晡後本司帥其屬守門本司設三獻位於東階東南每等異位俱西面設掌事位於三獻東南西面北上設望瘞位於堂上之東北當瘞埳西向設助教位（縣學官位下倣此）於西階西南當掌事學生位於助教之後俱東面北上設贊唱者位於三獻西南西面北上又設贊唱位於瘞埳東北南向東上設三獻門外位於道東每等異位俱西面掌事位於終獻之後北上祭器之數與祭社同掌事者以罇坫升設於堂上前楹間北向先聖之罇在西先師之罇在東俱西上皆加勺冪先聖爵一配座爵四各置於坫設幣篚於罇所設

洗直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執罇罍洗篚者各位於罇罍洗之後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其實與祭社同）本司帥掌事者設先師神席於先聖神座東北南向席皆以莞質明諸享官各服祭服助教儒服學生青衿服本司帥掌事者入實罇罍及幣（每座罇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醴齊次之禮神之幣用白各長丈八尺）祝版各置於坫贊唱者先入就位祝二人與執罇罍篚者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各就位祝升自東階行掃除訖降自東階各還齋所刺史將至贊禮者引享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助教學生並入就門內位刺史至參軍事引之次（縣令贊禮者引下倣此）贊唱者先入就位祝入升自東階各立於罇後刺史停於次少頃服祭服出次參軍事引刺史入就位西向立參軍事退位立於左贊禮者引享官以下次入就位（凡導引者每曲一逡巡）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參軍事少進刺史之左北面白請行事退復位祝俱跪取幣於篚興各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伏取以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本司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進先聖神座前西向立祝以幣北向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西向跪奠於先聖神座前興少退西向再拜訖參軍事引刺史當先師神座前北向立祝又以幣西向授刺史受幣參軍事引刺史進北向跪奠於先師神座興少退北向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本司引饌入升自東階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豆蓋冪先徹乃升簠簋既奠卻其蓋於下籩居右豆居左簠簋居其間羊豕二俎橫而重於右腊特陳於左）設訖本司與執饌者降出祝還罇所參軍事引刺史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刺史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帨手訖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刺史受爵執罍者酌水刺史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刺史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參軍事引刺史升自東階詣先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

引刺史詣先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刺史（縣令下倣此）具官姓名敢昭告於先聖孔宣父惟夫子固天攸縱誕降生知經緯禮樂闡揚文教餘烈遺風千載是仰俾玆末學依仁遊藝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祗奉舊章式陳明薦以先師顏子配尚饗祝興刺史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酒罇所取爵於坫執罇者舉冪刺史酌醴齊參軍事引刺史詣先師神座前北向跪奠爵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左西向跪讀祝文曰敢昭告於先師顏子爰以仲春（仲秋）率遵故實敬修釋奠於先師顏子惟子庶幾具體德冠四科服道聖門實臻壼奧謹以制幣犧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從祀配神尚饗祝興刺史再拜訖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刺史拜訖參軍事引刺史詣東序西向立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太祝持一爵進刺史之左北面立刺史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祝各帥執饌者進俎跪減先聖先師神座前胙肉（各取前腳第二骨）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取黍稷飯共置一籩興祝先以飯進刺史受以授執饌者刺史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刺史興再拜參軍事引刺史降復位初刺史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獻飲福如刺史之儀（唯不讀祝文亦不受胙）訖降復位亞獻畢贊禮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洗升獻如亞獻之儀訖復位（自此下至瘞祝版如祭社儀唯祝取幣降西階為異）

州學生束脩（縣禮同）

束帛一篚（五疋）酒一壺（二斗）脯一案（五脡）

其日平明學生青衿服至學門博士公服若儒服立於學堂東階上西面贊禮者引學生立於門東西面（不自同於賓客）陳束帛篚酒脯案於學生西南當門北向重行西上將命者出立於門西東面曰敢請行事學生少進曰某方受

業於先生敢請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也不德請子無辱將命者出告學生曰某不敢爲儀敢固以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請子就位某敢見將命者出告學生曰某不敢以視賓客請終賜見將命者入告博士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將命者出告執篚者以篚東面授學生博士降俟於東階下西面贊禮者引學生執酒脯者從之學生入門而左立於西階之南東面執酒脯者立於學生西南東面北上學生跪奠篚再拜博士答拜學生還避遂進跪取篚贊禮者引學生進博士前東面授幣執酒脯者從奠於博士前博士受幣贊者取酒幣以東執酒脯者出贊禮者引學生立於階間近南北面再拜訖引出

諸里祭社稷

前一日社正及諸社人應祭者各清齋一日於家正寢（正寢者謂人家前堂待賓之所）應設饌之家先修治神樹之下又爲瘞埳於神樹之北方深取足容物掌事者設社正位於稷座西北十步東面諸社人位於其後東面南上設祝奉血豆位於瘞埳之北南向祭器之數每座罇酒二并勺一以巾覆之俎一籩二豆二爵二簠二簋二（無禮器者量以餘器充之）祭日未明烹牲於廚（唯以特豕祝以豆取牲血置於饌所）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載右胖折節如州縣制分載二俎其罇一實元酒爲上一實清酒次之籩實棗栗豆實俎醢簠實黍稷簋實稻粱）掌事者以席入社神之席設於神樹下稷神之席設於神樹西俱北向質明社正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以盥水器入設於神樹北十步所加勺巾二爵一於其下盛以箱又以酒罇入設於神北近西社神之罇在東稷神之罇在西俱東上南向（置爵二及祝版於罇下）執罇者立於罇後掌事者入實罇酒訖祝及執罇者（其祝以社人有學識者充之）入當社神北南向以東爲上皆再拜執酒罇者就罇後立其執盥者就盥器後立贊禮者引社正以下俱就位立定贊禮者贊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祝詣罇所贊禮者再拜社正以下皆再拜掌事者以饌入各設於神座前（菹醢居前左右箱黍稷在

其間俎在其外訖掌事者出贊禮者引社正詣盥器所執盥者酌水社正洗手取巾拭手訖洗爵拭爵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酒罇所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社神座前跪奠爵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社神座東西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某坊村則云某村以下準此社正姓名合社若干人等今昭告於社神惟神載育黎元長茲庶物時屬仲春仲秋日惟吉戊謹率常禮恭用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社神尚饗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等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酒罇所取爵酌酒訖贊禮者引社正詣稷神座前南向跪奠酒於饌右興少退南向立祝持版進於稷神座西東向跪讀祝文曰若干人等敢昭告於稷神惟神主茲百穀粒此羣黎今仲春吉戊秋云仲秋謹率常禮恭以特牲清酌粢盛庶品祗薦於稷神尚饗祝興社正以下及社人俱再拜贊禮者引社正立於社神座前南向立祝以爵酌社稷神福酒合置一爵進社正之右社正再拜受酒訖跪祭酒遂飲卒爵祝受爵還罇所社正興再拜贊禮者引社正還本位立定贊禮者再拜社正及社人俱再拜訖祝以血置於埳埳東西各一人實土半埳贊禮者少前白禮畢遂引社正等出祝與執罇者復位再拜訖出其餘饌社人等俱於此飲如常會之儀其祝版燔於祭所

諸太子廟時享

齋戒

將享有司卜日如別儀凡應享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太樂工人等清齋並如別儀

陳設

前享三日右校清掃內外守宮設享官以下次於齋坊之內前享二日太樂令設軒懸之樂於廟庭如式前享一

日奉禮設享官以下位於東門之內道北執事位於道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以北為上設奉禮位於樂懸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設協律郎位於廟堂之上前楹間近西東向設太樂令位於樂懸之間北向設門外位享官以下皆於東門外道南每等異位北向西上前享一日晡前三刻廟令帥府史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其籩豆鉶甑陳於廟座之東加以巾蓋籩豆各十鉶四俎二瓚一簋簠各二蕭蒿坫盤各一罍洗各一設器物者濯而陳之晡後三刻贊引引博士詣廚省視濯溉還齋所享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帥宰人以鸞刀割牲膟膋共實一豆置於饌所

晨祼

享日未明四刻諸享官各服朝服廟令良醞令各率其屬入實罇罍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其三罇之上罇實以元酒爵七勺二篚一幷設洗於堂下其器並以烏漆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三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博士宮闈令及執罇罍篚冪者入自東門當階間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引引博士升堂上各就位宮闈令埽室出開神主置於座訖還執事位未明二刻謁者引享官俱就東門外位太樂令引工人入訖贊引亞獻先入就位再拜訖行掃除復位謁者引享官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享官等再拜訖謁者進初獻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協律郎俛伏舉麾工鼓柷奏肅和之樂三成偃麾戞敔樂止奉禮曰衆官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謁者引初獻詣罍洗盥手洗瓚訖謁者引初獻升自東階詣取爵飲以授齋郎虛爵俛伏興再拜訖贊引引復位贊引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堂詣罇所酌酒入奠於神座前興退戶外再拜訖少退立齋郎酌酒兩爵合置一爵亞獻再拜跪受爵啐酒遂飲卒爵以爵授齋郎俛伏興再拜訖引復位次引終獻如亞獻之儀引復位訖奉禮曰賜胙贊者曰再拜飲福酒者不拜奏肅和之樂一成止贊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訖贊引進初獻之左白禮畢贊引各引享官以

次出贊引引博士以下俱就執事位奉禮曰再拜博士以下皆再拜引出宮闈令納神主如常儀其祝版燔於齋坊

三品以上時享其廟 四品五品六品以下附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主人公服立於門東西面掌事者各服其服立門西東面北上設筮席於闑西閾外西面筮者開韇出冊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曾孫某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非必丁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則己亥辛亥苟有亥爲可筮者曰諾進就筮席西面以韇擊冊遂述曰假爾太筮有常孝曾孫某來日丁亥祗享於廟尚饗乃釋韇坐筮訖興降席東面旅占曰從筮吉退若不吉即筮遠日還如初儀贊禮者進主人之左告禮畢掌事者徹筮席先享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并執事者各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廟所國官僚佐之長爲亞獻其次爲終獻無則親賓爲之子孫及凡入廟者各於其家清齋皆一宿四品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若有廟者如五品以上之儀無廟者筮於正寢之堂主人公服立於堂上楹間近東西面掌事者近西東面北上設筮席於主人之西筮者開韇出冊兼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春祠其餘並同五品以上儀亞獻終獻親賓爲之前一日之夕清掃內外掌廟者整拂神幄六品以下無廟者但清掃內外贊禮者設主人之位於東階西面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掌事者位於終獻東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子孫之位於庭重行北面西上設贊唱者位於終獻西南西面又設亞獻以下位於門外之東執事者在南差退俱西向設牲於南門之外當門北面以西爲上掌牲者位於牲西北東面諸祝位於牲後俱北向設亞獻省牲位於牲前近東西向設祭器之數每室罇二簋二簠二瓶二鉶二俎二籩豆一品二品各十三品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簠簋鉶甑俎各一籩豆各二掌事者以罇入設前楹下各於室戶六品以下無廟者不言室戶之東北面西上皆加勺冪首座爵一餘座皆爵四置於坫四品五品六品以下皆置於爵下加勺冪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簋在前簠次之瓶次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

爲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九品以上同六品以下當東榮餘同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羃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羃凡器物皆濯而陳之執罇罍洗篚者各於罇罍洗篚之後掌牲者以牲就榜位贊禮者引亞獻入詣東階升堂徧視滌濯於視濯執罇者皆舉羃告潔訖引降就省牲位亞獻省牲掌牲者前東面舉手曰腯還本位諸祝各循牲一帀北面舉手曰充俱還本位祝與掌牲者以次牽牲付廚贊禮者引終獻詣廚省鼎鑊視濯漑亞獻以下每事訖各還齋所執饌者入徹籩豆簠簋以出享日未明烹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皆載右胖前腳三節節一段肩臂臑皆載之後腳三節節一段去下一節載上肫胳二節又取正脊脡脊橫脊短脅正脅代脅各二骨以並餘皆不設簋實稷黍簠實稻粱籩實石鹽乾脯棗栗之屬豆實醓醢菹之類六品以下簋實稷簠實黍坫實脯棗豆實菹醢餘同五品以上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室二罇一實元酒爲上一實醴齊次之祝版各置於坫四品五品六品於罇所諸祝與奄人四品五品無奄人六品以下於正寢室內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皆再拜訖升自東階以次出神主各置於座夫人之主奄人奉出俱並席處右四品五品祝奉訖升整拂几筵六品以下祝設神座於正寢室內祖在西東面禰在祖東北皆有几筵質明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俱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鉶居其間羊豕二俎橫陳重於右腊俎特於左四品五品同六品特牲俎橫於前執爐炭蕭稷膟膋者各從其俎升置於室戶外之左六品無廟則設於堂戶外之左餘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下施設訖掌饌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而專反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人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爵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凡取物者跪俛伏而取以

興奠物則奠訖俛伏而後興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某祖酒罇所六品以下詣祖下倣此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酒贊禮者引主人進詣某祖座前北面跪奠爵興出戶北面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西向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面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祝持版進祖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無封者單稱官六品以下稱孝孫餘同無官者稱名敢昭告於某祖考某謚封祖妣某邑夫人某氏時惟仲春夏云仲夏秋云仲秋冬云仲冬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四品五品云柔毛剛鬣嘉薦普淖六品以下無柔毛餘同五品醴齊恭薦禋享春云祠夏云礿秋云嘗冬云烝於某祖考某謚封某祖妣夫人某氏配尚饗祖考及孫各依尊卑稱號其祝文四品以下同訖興主人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以次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四品五品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座前近東西向立餘同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一祝持爵進主人之左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入減神前胙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徧取黍稷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次授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四品五品六品復於罇所下倣此主人興再拜贊禮者引主人降自東階還本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某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清酒贊禮者引亞獻進詣某祖神座前北向跪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詣先祖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再拜奠爵興出戶北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如上儀訖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五品以下同六品詣祖座近東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亦如初獻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徹者籩豆各一少移於故處贊唱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禮者引亞獻以下出子孫以次出諸祝及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者出諸祝與奄人匱神主納於祏室如常儀訖祝版焚於齋所四品五品以下無匱神主

褒

聖侯祀孔宣父廟及王公以下皆用此禮唯祝文別

三品以上祫享其廟禘享附

前享五日筮於廟門之外齋及設位牲榜祭器省牲皆如時享之儀掌事者以罇坫入設於廟堂上皆於神座左昭座之罇在前楹間北向始祖及穆座之罇在戶外南向俱以近神爲上皆加勺冪若始祖在曾祖以下則設罇依親廟之式其首座罇一[illegible]座罍四各置於坫禘享其未毀廟之罇坫於前楹下各於室戶之東皆北向西上設祭器於序東西向每座簋在前簠次之甑次之鉶次之籩次之豆次之俎在後每座異之皆以南爲上屈陳而下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三巾二於篚加冪凡器皆濯而陳之執罇罍篚冪者各位於罇罍篚冪之後享日未明牽牲於廚夙興掌饌者實祭器牲體折節所載及諸祭器所實如時享掌廟者設神座於廟堂之上自西序以東始祖座於西序東向昭座於始祖座東北南向穆座於東南北向俱西上若始封者仍在曾祖以下則空東面之座依昭穆南北設之每座皆有屏風几席設跌匱如式禘又設未毀廟主各於其室如時享主人以下各服其服掌事者入實罇罍每室四罇一實醴齊爲上一實盎齊次之元酒各實於上罇設元酒者重古陳而不酌祝版各置於坫諸祝與奄者入立於廟北面西上掌事者持腰輿從入立於東階下西面立定祝與奄者皆再拜訖帥腰輿升自東階詣始祖廟入開埳室出神主置於輿出詣座前以主置於座以次出神主如上儀訖還齋所夫人之主奄人奉出俱並而出處右禘又以次出毀廟主如上未毀廟主出置於室內之座如時享質明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諸祝與執罇罍者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祝以下皆再拜各就位掌饌者帥執饌者奉饌陳於門外贊禮者引主人入就位又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請行事退復位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籩居右豆居左簠簋甑鉶居其間羊豕二俎橫陳重於右腊俎特於左執爐炭蕭稷膟

膋者從其俎升設於神座之左少後其蕭稷各置於爐炭下施設訖掌饌者以下降出諸祝各取蕭稷擩於脂燔於爐炭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詣罍洗執罍者酌水執洗者跪取盤興承水主人盥手執篚者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手執篚者受巾跪奠於篚遂取爵興以進主人受爵執罍者酌水主人洗爵執篚者又跪取巾於篚興進主人拭爵訖受巾跪奠於篚奉盤者跪奠盤興贊禮者引主人自東階升堂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醴齊贊禮者引主人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神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敢昭告於始祖考某謚封祖妣夫人某氏歲序推遷伏增遠感謹以柔毛剛鬣明粢薌萁嘉齊恭薦祫事（禘云禘事）於始祖考某謚封始祖妣夫人某氏配尙饗（祖考及子孫各以尊卑稱號其祝文同）訖興主人再拜祝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贊禮者引主人依昭穆酌獻如上儀（唯不盥洗）訖贊禮者引主人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合置一爵祝持爵進主人之左北向主人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諸祝各帥執饌者以俎進減神座前胙肉共置一俎上又以籩徧取稷黍飯共置一籩祝先以飯籩進主人受以授左右祝又以俎以次進主人每受以授左右訖主人跪取爵遂飲卒爵祝進受爵復於坫主人降自東階還本位西向立主人獻將畢贊禮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始祖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亞獻酌盎齊贊禮者引亞獻進詣始祖神座前西向跪奠爵興少退西向再拜贊禮者引亞獻以次酌獻如上儀贊禮者引亞獻詣東序西向立諸祝各以爵酌福酒如初獻之儀（唯不受胙）又贊禮者引終獻升獻飲福如亞獻之儀訖降復位諸祝皆進神座前跪徹豆興還罇所贊禮者曰再拜非飲福受胙者皆再拜贊唱者又曰再拜贊禮者進主人之左白禮畢遂引主人出贊者引亞獻以下及子孫以次出諸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復執事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諸祝以下皆再拜執罇罍篚

者出諸祝與奄者匱神主置於輿納於埳室如常儀

王公以下拜掃寒食附

先期卜日如常前一日掌事者設次於塋南百步道東西向北上備芟翦草木之器贊禮者設主人以下位塋門外之東西面以北為上其日主人到次改服公服無者常服贊禮者曰再拜主人以下俱再拜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入奉行墳塋（稍盡感慕有泣無哭）至於封樹內外環繞哀省三周其荊棘應與荒草連接者皆隨即芟翦不令火田得及掃除訖贊禮者引主人以下復門外位贊禮者再拜主人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引之次遂還第若解滿或遠行辭墓若外官解滿或京官辭墓哭而後行其寒食上墓如前拜掃儀唯不占日（古者宗子去他國庶子無廟孔子曰許望墓而為壇以時祭即今之上墓義或有激然神道尚幽不可逼瀆塋域宜設於塋南門山門之外設淨席為位遙祭以時饌如平生所嗜若一塋數墓每墓各設位席昭穆異列以西為上主人盥手奠爵三獻而止徹饌訖主人以下泣辭塋食餘饌者可於他處避不見墳此孝子之情）

通典卷一百二十一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二 開元禮纂類十七 嘉一

皇帝加元服

卜日

皇帝將加元服卜日如別儀

告圓丘方丘附

前一日諸告官清齋於告所其守衛及設罇坫等並前一日陳設如巡狩圓丘攝事儀告方丘自前一日陳設及告官清齋等亦如之為埋埳於壝南外壝之內北出陛未明二刻諸告官各服其服郊社令良醞令入實罇罍及玉帛太罇二一實明水為上一實汎齊次之山罍二一實元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玉以四珪有邸幣以蒼告方丘太罇二一實明水一實醴齊玉兩珪有邸幣以黃未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質明謁者引告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以下入就位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定奉禮曰再拜謁贊者承傳凡奉禮者謁贊者皆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儀至禮畢燔祝版於齋所並同巡狩告圓丘攝事儀告方丘其儀同但改昊天為皇地祇其玉帛埋之

告宗廟

其禮與巡狩告宗廟儀有司攝事同唯祝文臨時撰

臨軒行事

先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冠席於太極殿中楹間南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加次席黼純守宮設羣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並如常儀設協律郎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南皆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橫街南當文官皆重行東面北上設朝集使位分方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中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蕃客位各分方於朝集使六品之南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九品之後又設太師太尉位於橫街之南道東北向西上又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於東西朝堂皆如元日之儀其日諸衞勒所部屯門列黃麾仗如常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侍中版奏請中嚴太樂令鼓吹令帥工人入就位奉禮郎設罍洗於阼階東南罍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實巾加冪尚舍奉御設席於東房內近西又張帷於東序外殿中監陳袞服於東房內席上東領元衣纁裳十二章八章在衣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玉鉤鰈大帶青帶朱裏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鈎用組之朱韍三章龍山火鹿盧玉具劍火珠鏢首白玉雙珮元組大雙綬六綵元黃赤白縹綠純元質長二丈四尺五百首廣一尺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朱韈赤舄金飾繢纓玉簪及櫛三物同箱在服北向尚舍奉御設莞筵一紛純加藻席繢純加次席黼純又在南尚舍奉御實醴罇於東序外帷內坫在罇北實角觶柶各一加冪饌陳於罇西籩豆各十二俎三在籩豆北設罍洗於罇東罍在洗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北肆實巾加冪執罍罇籩豆及在廷罍篚者並絳公服立於其所袞冕垂白珠十二旒以組為纓色同其綬黈纊充耳玉導於箱太常博士一人立於西階下近西東面諸侍衞之官各服其

器服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羣官入就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西階立於西房外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著空頂黑介幘雙童髻雙玉導絳紗袍以出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將出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吹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即御座南向立樂止（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皇帝之左）通事舍人引太師太尉就位（凡太師太尉進皆舍人導引）太師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臣在位者皆再拜太師升自西階太師初行樂作至階樂止太師升立於西階上東面太尉詣阼階下盥洗盥手升東階詣東房內取纚櫛箱進跪奠於御座西端太師詣御座前跪奏稱請坐退復位皇帝坐太尉進當御座前少左跪脫空頂幘置於櫛箱櫛畢設纚興少西東面立太師降盥初降樂作盥訖詣西階下樂止太常受冕左執項右執前升西階進當皇帝前左樂作太師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壽考惟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西階上位太尉進皇帝前少左跪設簪纓興復位皇帝興太常卿引適東房殿中監進徹櫛纚箱以退皇帝著袞服太常卿引即席南向坐樂止太尉詣序外帷內盥手洗觶酌醴加柶覆之面葉立於序內南向太師進受醴面柄進御前北面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承天之休壽考不忘訖跪進觶興退降立於西階下東面將祝殿中監帥進饌者奉饌設於御座前皇帝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間太師取脯一以進皇帝皇帝奠觶於薦西受脯御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上右手嚌之授太尉太尉加於俎降立於太師之南皇帝帨手（侍中一人進帨巾）取觶以柶祭醴啐醴建柶奠觶於薦東皇帝初受觶休和之樂作奠觶訖樂止太師太尉俱復橫街南位太師初行樂作至位樂止典儀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太師太尉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禮畢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太常卿引入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

入訖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

見太后

其日冠訖著通天冠服詣太后所御殿如常朝見之式尚宮引就殿前北向再拜訖尚宮引出還宮如常

謁太廟

將謁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太尉以下清齋於廟所近侍之官應從入廟者各於本司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前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太廟南門之外道西東向尚舍奉御鋪御座守宮設文武侍臣次於大次之後文左武右俱東向設太尉以下次於齋坊內設三師次於侍臣次之西東向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常儀右校清掃內外前一日奉禮設御位於樂懸之南道西北向設太尉以下及御史等位於內外如常儀設酒罇之位於廟堂上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每室雞彝一鳥彝一犧罇二山罍二皆加勺冪皆西上各有坫（以置瓚爵）設罍洗篚如常（篚實珪瓚巾爵）其執罇罍篚冪及烹牲並如巡狩告謁儀日未明三刻太尉以下各服其服太廟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鷄彝犧罇上罇皆實以明水山罍之上罇實以元酒鳥彝實以鬱鬯犧罇實以醴齊山罍實以清酒）太官令帥進饌者實籩豆行掃除及奏出獻祖以下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訖各就位如巡狩告儀質明謁者引太尉以下俱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次入就位（其升堂坐者皆脫履於階下降納如常）謁者引太尉贊引引執事者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尉以下皆再拜（其先拜者不拜）謁者進太尉之左白有司請行事其行事儀至讀祝文如時享攝事儀（唯無燔膟膋及瘞毛血）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孝曾孫皇帝某（太祖以下稱臣）謹遣太尉臣名敢昭告於獻祖宣帝祖妣某氏敬遵常典禮加元服以今吉辰祇見謹以一元大武明粢薌合

犧其嘉蔬嘉薦醴齊尙饗訖興太尉再拜初讀祝文訖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尉拜訖樂止謁者引太尉以次獻皆如獻祖之儀（唯不盥洗）徧獻訖其飲福受胙如常儀訖謁者引太尉降復位贊引引御史太祝及執罇罍篚冪者俱就執事位重行西面立以俟皇帝既謁廟出門太祝等升復位訖登歌作雍和之樂諸祝各進入室徹豆出還罇所登歌止奉禮曰賜胙其贊拜及納神主燔祝版並如時享攝事儀

親謁

前出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守宮設羣官五品以上次東西朝堂如常謁書漏上水三刻鑾駕出宮發引前七刻搥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一刻侍中奏裁）發引前五刻搥二鼓爲再嚴其鑾駕發引之儀與時享出宮儀同唯陳小駕鹵簿乘金輅爲異駕迴通事舍人引文武羣官不從者退就次以俟駕至大次迴輅東向將軍降立於路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乘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引三師各就便座各服其服出立於大次門外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西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華蓋侍衛如常（侍中負寶陪從如式）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凡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至廟門外殿中監進鎭珪皇帝執鎭珪華蓋仗衛停於門外三師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初入門太和之樂作至版位北向立樂止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稱請再拜皇帝再拜少頃太常卿又奏稱請再拜皇帝又再拜訖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出還大次初行樂作出門樂止殿中監受鎭珪華蓋侍衛如常儀皇帝既還大次請解嚴轉仗衛至既入閤侍中版奏請解嚴叩鉦將士各還本所如時享還宮儀

會羣臣

皇帝見廟之明日會羣臣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詞云具官臣某言伏惟皇帝陛下吉辰元服禮備樂和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

羣臣上禮

前一日守宮量設次於東朝堂如常儀其日應上禮之官依時刻各集於次皆服朝服奉禮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首又設中書舍人位於吏部爲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事舍人各引應上禮之官就位定令史二人對舉表案禮部郎中引就中書舍人前取表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表入進通事舍人引在位者退

皇帝納后

卜日告圓丘方澤並如加元服儀其祝文臨時撰

臨軒命使

將行納采制命太尉爲使者宗正卿爲副使吏部承以戒之（問名納徵納吉告期并奉迎並同使）前一日尚書奉御設幄座於太極殿如常守宮設羣官客使等諸應陪位者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一位於懸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羅輦皆如元日之儀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南皆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橫街南當文官皆重行東面北上設朝集使位各分方於文武官當品之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下（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蕃客位各分

方於朝集使六品之南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九品之後設典儀位於懸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使者受命位於大橫街南道東副使又於其東少退俱北面奉禮設門外位於東西朝堂如元日儀其日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如常儀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位各服其服通事舍人引就朝堂前位侍中量時刻版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就舞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就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羣官入就位又引使主副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面黃門侍郎引主節執幡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出自西房即御座坐南向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通事舍人引使主副入就位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稱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中宣制曰納某官女為皇后命公等持節行納采等禮宣訖使主副又再拜侍中還侍位黃門侍郎引主節於使者東北西面授使者使者受付主節主節立於使後黃門侍郎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立於使者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取制書（持案退自使後立於使者之左）西面授使者使者受制書置於案持案者退立於使後中書侍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使者主副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侍中前跪奏稱侍中某臣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升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初使主副乘輅備儀仗而行鼓吹備而不作從者乘車以從其制書油絡網犢車載而行自後皆如之

納采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大門外道右南向其日大昕使主副至於后氏大門外掌次者迎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皆）

公服主人受於廟（無廟者受於正寢）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使主副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門北上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東面令史二人對舉制案立於使者之南執鴈者又在其南俱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如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主人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揖使者共入於階使者及宗正卿入幡節先導其持節案及執鴈者從入幡節立西階之西東面（自後幡節皆如之）使者由西階升於兩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及執鴈者在使副西南俱東面主人升阼階詣使者前北面持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奉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持節者脫節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宣制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訖升進北面受制書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使副取鴈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受鴈主人再拜進受鴈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儐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進於主人後少西儐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進授使者訖復位再拜持節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階以出

制文（凡六禮皆以版長一尺二寸博四寸厚八分后家答版亦如之）

皇帝曰咨具官封姓渾元資始肇經人倫爰及夫婦以奉天地宗廟社稷謀於公卿咸以為宜率由舊典今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采

答文

皇帝嘉命訪婚陋族備數采擇臣之女（姑姊妹則云先臣某官之遺女）未閑教訓衣履若而人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封臣姓

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問名

使者既出遂立於內門外之西東向並如納采位初使者降主人降立於內門內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子若而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至主人受鴈訖出如納采儀使者出立於門內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使者降主人延使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公奉制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之儐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儐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儐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儐者入告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改設二筵東上（各用莞筵紛純加藻席纘純）設甒醴於東房西牖下加勺冪坫在罇北實觶二角柶二一籩一豆實以脯醢在坫北又設洗於東階東南如常訖儐者引主人降迎使者於內門外之東西面揖使者先入使者入門而左副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階主人曰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某位升使者曰某敢終辭主人升阼階使者升西階副從升俱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使者及副西階上北面答再拜主人受几於序端掌事者內拂几三奉兩端西北向以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之掌事者一人又執几以從主人進西北向使者序進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東階上北向再拜送使者以几筵進北面跪各設於座差退於西階上北面東上俱答再拜立於階西東面南上贊者二人俱升取觶降盥手洗觶升實醴加柶於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受醴面柄進使者筵前西北面立又贊者執觶以從使者西階上北面各一拜序進筵前東南面主人又以次授醴使者受俱復西階

上位主人退復東階上北面一拜送掌事者以次薦脯醢於筵前使者各進升筵皆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間各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各以柶兼諸觶上蹶降筵於西階上俱北面坐俱啐醴建柶各奠觶遂拜執觶主人答拜使者進升筵坐各奠觶於薦東降筵序立於西階上東面南上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幣篚升東階以授主人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掌事者一人又奉幣篚立於主人之後使者西階上俱北面再拜主人進詣楹間南面立使者序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幣篚授使者使者受退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又以幣篚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副使副受退立於使者北俱東面主人還東階上北面拜送使者降西階從者逆受幣使者當廷實揖馬以出牽馬者從出使者出大門之外西東面立從者逆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告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反於寢使者奉答表詣闕進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封姓兩儀配合承天統物正位於內必俟令族重章舊典今使者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問名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問臣名族臣女夫婦所生先臣故某官之遺元孫先臣故某官之遺曾孫先臣故某官之遺孫先臣故某官之孫女年若干欽承舊章謹奉與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若女祖以上在則直云某官臣之孫女静語

納吉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以下至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如納采儀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從制某也納吉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若而人龜筮云吉臣占在焉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以下至使者降自西階以出如納采儀使者出立於內門外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使者降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儐使者如問名之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人謀龜筮僉曰貞吉敬順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吉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太卜元吉臣陋族卑鄙憂懼不堪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納徵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如初其日大昕使主副至后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執事者入布幂於內門之外元纁束帛陳於幂上六馬陳於幂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於幂東西面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主副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北上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東面令史二人對舉制案立於使副南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某祗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於大門外之南北面主人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人幡節前導

持案者從入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於內門使主副立於門西東面北上主人立於門東西面儐者引主人揖使者先入門至階使副從入由西階升立於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者在使副西南俱東面主人由阼階詣使者前北面立執事者坐啟匱取珪加於元纁上及牽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執珪者在馬西俱北面持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退復位使副奉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持節者脫節衣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訖升進北面受制書退以授左右仍北面立儐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進主人後少西儐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者訖退復位再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等降自西階以出立於內門外之西使副在南少退俱東面初主人受制書訖左右受玉帛於庭受馬者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面而出主人降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儐使者如納吉之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之女有母儀之德窈窕之姿如山如河宜奉宗廟永承天祚元纁珪馬以章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納徵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降婚卑陋崇以上公寵以豐禮備物典冊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名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告期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以下至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制使某告期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謹奉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迎使者以下至禮畢如納采儀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謀於公卿大筮元龜罔有不臧率遵典禮今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告期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制告曰惟某月某日可迎臣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告期

有司以特牲告如常告禮祝文臨時撰

册后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后氏第大門外之西如常尙舍設尙宮以下次於后氏閤外道西東向障以行帷其日臨軒命使如納采命使之儀（太尉為正使司徒為副使）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册案及寶綬者在南差退持節者在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大門外之南北面設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內門外亦如之設內謁者監位於內門外主人之南西面謁者監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掌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內謁者監又先置一案於閤外近限使主副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至后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次尙宮以下至客之次內僕進重翟以下大門外道西東向北上諸衛令其屬布后儀仗如常使者出次謁者引使者以下就門外位主人朝服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

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册儐者入告遂引主人出迎於大門外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各就位立定奉册寶案者進當使副前使副受册寶持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册寶進授使者退復位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册寶東面授內謁者監復位內謁者監持册寶入立於閤外之西東面跪置册寶於案俛伏興尚宮以下入閤奉后首飾褘衣（其衣服所司先進）傅姆贊出尚宮引降立於庭中北面尚宮跪取册尚服跪取寶綬興立於后之右少前西向司言司寶各一人進於后左少前東向尚宮稱有制尚儀贊皇后再拜皇后再拜宣册訖尚儀又贊皇后再拜皇后再拜尚宮奉册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尚服又奉寶綬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寶訖尚儀贊皇后升座尚宮引皇后升座南向坐內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司贊曰再拜掌事承傳內官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尚儀前跪奏稱禮畢皇后降座尚宮引皇后入於宮主人儐使者如告期之儀前使者乘輅而還詣闕復命

册文

維某年月日皇帝使使持節太尉封某司徒封某册命某官女某氏為皇后咨爾易階乾坤詩首關雎王化之本實由內輔是故皇英嬪虞帝道以光太任姒姬周允克昌皇后其祗勗厥德以肅承宗廟虔恭中饋敬盡於婦道帥導於六宮作範儀於四海皇天無親惟德是依可不慎歟

命使奉迎

其日晡後侍中量其時刻版奏請中嚴晡後三刻皇帝服袞冕出升所御殿宮人侍衛如常文武之官五品以上立於東西朝堂如常儀奉迎前一日守宮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設使副及內侍次於使者次西俱南向尚舍

設宮人次於閤外道西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位於使者之南持案及執鴈者又在南差退持節者在使者北少退俱東向奉禮位於使副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東面設內侍位於大門外道左西面其日司贊設宮人以下位於堂前使主副朝服發朝堂乘輅持節備儀仗至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位宮人等各之次奉迎文武官至宿衞及列鹵簿如常儀尙儀奏請皇后中嚴量時刻姆傳導皇后尙宮前引出升室宮人等侍衞如常儀皇后將出主婦出於房外之西南向文武奉迎者皆陪立於大門外文東武西北上位定謁者引使者詣大門外位使副內侍等各就位主人立於內門外堂前東階下西面儐者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奉制以今吉辰率職奉迎儐者入告主人曰臣謹奉典制儐者出告入引主人出門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持節者前導使副及持案執鴈者次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堂西階使者先升立於兩楹間南面使副在使者西南持案及執鴈者在使副西南俱東面主人升東階詣使者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奉制書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有制主人再拜使者宣制畢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訖升進北面受制書退授左右訖主人再拜進受鴈授左右仍北面立儐者引二人對舉答表案進立於主人後少西儐者取表以授主人主人受以授使者訖退復位再拜謁者引使者及使副降自西階以出復門外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使主副俱再拜使者曰令月吉日某等承制率職奉迎內侍受以入傳於司言司言受以奏尙儀奏請皇后再拜皇后再拜訖主人升自東階進西面誡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人退立於東階上西面母誡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命訖腰輿進皇后升輿以降尙宮前導六尙以下侍衞如常皇后升重翟以几姆加憬內宮侍從及內侍導引應乘車從者如鹵簿常儀迎使及百官當

引從者皆退隨便立皇后車出大門外以次乘車馬引從如常

制文

皇帝曰咨某官姓歲吉月令吉日惟某率曰典禮令遣使持節太尉封某宗正卿封某以禮迎

答文

皇帝嘉命使者某重宣中詔令月吉辰備禮以迎螻蟻之族猥承大禮憂懼戰悸欽承舊章肅奉典制某官臣姓某稽首頓首再拜承制詔

同牢

其日內侍之屬設皇后大次於皇帝所御殿門外之東南向鋪座如常將夕尚寢設皇帝御幄於所御之殿室內之奧東向鋪地席重茵施屏幛初昏尚食設洗於東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二爵二)設后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皆加勺冪饌於東房西牖下籩豆各二十四簋簠各二瓴各三皆加巾蓋俎三罇於室內北牖下元酒在西加冪勺南柄(冪夏用絺冬用組)又罇於房戶外之東無元酒坫在南加四爵合巹(其器皆烏漆惟器以陶巹以匏)皇后重翟入大門鳴鐘鼓(其鐘鼓所司先陳設鳴鐘鼓者所以聲告內外)鹵簿止於外近侍應從者如常皇后從承巷至大次前迴車南向施步障舉尚儀進當車前跪奏請降車輿退復位皇后降車御輿司輿率繖扇等司燈率執燭者布列前後皇后入就大次嚴整訖尚宮引皇后詣所御殿門外之東西向立尚儀跪奏外辦請降座禮迎皇帝降座尚宮前引詣門內之西東面揖后以入尚食徹罇冪酌元酒三注於罇尚寢設席於室內之西東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次席黼純對席亦準此)皇帝導后升西階入室即席東向立皇后入立於罇西南向皇帝盥於南洗皇

后盥於北洗尚食率其屬以饌入設醬於席前葅醢在其北俎三入設於豆東豕俎特於俎北（豆東葅醢之東）尚食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又在東設湆於醬南（饌要方也）設對醬於東（對醬后醬也設之當特俎）葅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尚食啟會郄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啓發也豆蓋徹於房）各加匕箸尚寢設對席於饌東尚食西面跪奏饌具興皇帝揖皇后對席西面皆坐尚食跪取韭葅擩醢授皇帝又尚食跪取韭葅擩醢授皇后皇帝及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尚食又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右手授皇帝又尚食取黍實於左手遍取稷稻粱反於右手授皇后皇帝及皇后俱受祭於豆間尚食各以胏加於俎司飾三人以巾授皇帝及皇后俱帨手訖尚食各跪品嘗饌訖各移黍置於席上以次授胏脊皇帝及皇后皆食三飯卒食尚食二人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詣酒罇所酌酒進授皇帝及皇后俱受爵祭酒尚食各以肝從皆奠爵振祭嚌之尚食皆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飲訖尚儀俱進受虛爵奠於坫再酳如初三酳用巹如再酳尚食俱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罇進北面俱奠爵興再拜跪取爵祭酒遂飲卒爵奠拜執爵奠興降奠於篚還侍位尚儀北面跪奏稱禮畢興皇帝皇后俱興尚宮引皇帝入東房釋冕服御常服又尚宮引皇后入幄脫服尚宮引皇帝入尚食率其屬徹饌於東房如初皇后從者餕皇帝之饌皇帝侍者餕皇后之饌

皇后表謝

皇后至宮之日服展衣出司言引尚宮尚宮前導及左右侍從如常升正殿兩楹間北面立又尚儀以謝表授皇后又尚儀以案俟於前皇后置表案上尚宮贊拜皇后再拜訖尚儀以表降殿授內侍內侍因中書以聞初內侍出門皇后降殿還寢如常

朝皇太后

其日大昕所司設皇太后御座地席於所御之殿南尚食帥司膳設側罇甒醴於東房內東壁下加勺冪籩一豆一實以脯醢設於罇北又設洗於罇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巾蓋角觶一角柶一其日皇后夙興沐浴尚儀版奏請皇后中嚴饌明六尚及諸侍衛宮人俱詣寢殿奉迎尚儀版奏外辦皇后服禕衣加首飾御輿尚宮前導降自西階以出侍衛如常至皇太后閤外皇后降輿障扇侍從如常立於西廂東面皇后將至尚儀奏請皇太后中嚴皇后既至閤外尚儀奏皇太后外辦皇太后服禕衣首飾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太后出即御座南向坐侍從如常皇后執笲棗栗腶脩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入升西階北面再拜跪進奠於皇太后座前皇太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尚儀尚儀引皇后入升西階北面再拜進跪奠笲於皇太后座前皇太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退北面又再拜司設設皇后席於戶牖之間近北南向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立於席西南向尚食入東房盥手洗觶酌醴加柶面柄出進詣皇后席前北向立皇后進北面再拜受醴尚食薦脯醢於席前皇后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閒以柶祭醴三始一扱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降席北面跪啐醴建柶興北面再拜進升席跪奠觶於薦東興降席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降自西階以出御輿而還侍從如常儀初皇后出閤尚儀跪奏稱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后降座入室如常

皇后受羣臣賀

右如正冬賀儀唯辭云具官臣某等言伏惟殿下徽猷昭備至德膺期凡厥黔黎不勝慶躍

皇帝會羣臣

右如正冬會儀唯樂備而不作上壽辭云具官臣某等言皇后坤儀配天德昭厚載克崇萬葉明嗣徽音凡厥兆庶載懷鳧藻臣等不勝慶忭謹上千萬歲壽

外命婦朝會

右如正冬朝會儀唯賀辭云某位妾姓等言伏惟殿下坤象配天德昭厚載率土含識不勝抃舞會辭惟加謹上千萬歲壽

羣臣上禮

右如加元服上禮之儀

皇后廟見

前一日皇后清齋於別殿內官應從入廟者俱清齋一日於廟所諸衛令其屬晡後一刻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廟門與太樂工人俱清齋一宿前二日尚舍直長施皇后大次於太廟北門內之西東向周以行帷尚舍奉御鋪御座尚舍直長又量設內官以下次於大次之後守宮設外命婦妃主以下次於廟北門外之西道北南向東上周以行帷設行事太尉以下次於齋坊之內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廟庭如式前一日右校清掃內外內謁者監設皇后版位於樂懸之北道西北向設外命婦位於其次前北面東上奉禮設太尉以下及御史等位於內外並如常儀設酒罇於廟室之上前楹間各於室戶之左北向每室彝二罇二（春夏用雞彝犧罇秋冬用斝彝黃彝著罇）山罍二皆加勺冪皆西上各有坫（以置爵）設洗於東階東南北向以下至太祝持版如加元服謁廟儀太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孝曾孫開元神武皇帝某（太祖以下稱臣某）謹遣太尉封臣名敢昭告於皇祖某謚

皇后某氏（太祖以下廟則稱妾某氏）將伸祗見謹以一元大武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敬薦尙饗訖與太尉再拜初讀祝文樂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前俛伏興還罇所太尉拜訖樂止謁者引太尉以次獻皆如獻祖之儀（惟不盥洗徧獻訖以下如加元服謁廟儀唯執事則每事訖還齋所）

車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其日晝漏上水四刻車駕出宮發引前七刻槌一鼓爲一嚴（三嚴時刻前一日內侍中奏裁）發引前五刻槌二鼓爲再嚴尙儀版奏請中嚴司贊設內命婦版位於皇后所御殿閤外道東重行西向北上內命婦各服其服所司陳小駕鹵簿發引前二刻槌三鼓爲三嚴司贊引內命婦各就位六品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室奉迎（尙服負璽如式）內僕進重翟於閤外尙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首飾褘衣乘輿以出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升車仗衛如常六尙等乘車陪從如式司賓引內命婦退隨近以俟諸翊駕之官皆乘馬駕動稱警蹕如常不鳴鼓角諸衛前後督攝如常外命婦三品以上及公主縣主皆先詣各就次俱服其服車駕將至內侍之屬守廟四門內謁者贊外命婦妃主等出次內典引引就位立駕過引還次初駕將至內侍之屬守廟四門駕至廟北門迴車北向尙儀進當前跪奏稱尙儀妾姓言請降車興還侍位皇后降車升輿入大次繖扇華蓋侍衛如常尙儀鹵簿停於廟外皇后停大次半刻頃司言引尙宮立於大次門外當門西向尙儀版奏外辦皇后出次侍衛如常（尙服負璽陪從如式）司言引尙宮尙宮引皇后（凡尙宮前導皆司言先引）至版位北向立尙宮與司言退立於左皇后立定尙宮前奏請再拜皇后再拜少頃尙宮又奏請再拜皇后又再拜訖司言引尙宮尙宮引皇后還大次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后停大次八刻頃槌一鼓爲一嚴轉仗衛於還途如來儀三刻頃槌二鼓爲再嚴尙儀版奏請中嚴皇后

改著鈿釵禮衣五刻頃槌三鼓爲三嚴六尙以下詣大次奏迎內僕進重翟於廟北門外尙儀版奏外辦馭者執轡皇后乘鑾出次華蓋侍衛如常皇后升車鼓吹振作而還六尙等升車陪從如來儀皇后將出門內謁者贊引外命婦等出次內典引引就位駕至位所內侍奏請駕權停外命婦再拜訖內侍承令令外命婦還外命婦又再拜車駕過內典引引外命婦各還第駕至所御殿閤外迴車南向尙儀進當車前跪奏稱尙儀妾姓言請降車還侍位皇后降車輿以入侍衛如常於車駕將至司賓引內命婦俱就位皇后既入司賓引內命婦退內侍版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

通典卷一百二十二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八十三 開元禮纂類十八 嘉二

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朝賀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皇太子次於承天門外朝堂北西向又於東宮朝堂設宮臣次如式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如臨軒儀典儀設皇太子位於橫街南道東北面設典謁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奉禮設宮臣版位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依時刻宮官俱集於次各服其服諸衛率各勒所部陳設如常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典謁引宮臣各就位如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右庶子負璽如式）俱詣閤奉迎僕進金輅於西閤外南向內率一人執刀立於輅前北向中允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在中允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具服遠遊冠（若未冠則雙童髻）絳紗袍升輿而出左右侍衛如常儀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輅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中允進當輅前跪奏稱中允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如此儀）輅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內率夾輅而趨出出重明門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請輅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左庶子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中允奏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諾中允退復位內率升訖中允奏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輅動三師乘車訓導三少乘車訓從鳴鐃而行文武宮臣皆乘馬以從至長樂門鐃吹止至次前迴輅西向內率降立於輅右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

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舍人引就次坐侍衛如常其日依時刻將士塡街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皇太子既就次侍中版奏請中嚴進仗就陳於閤外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衛之官各服其服符寶郎奉寶詣閤奉迎典儀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羣官四品以下次入就位皇太子出次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入立於太極門外之東西面（諸衛率左右庶子舍人及近侍者量人從入）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之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工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卽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舍人引皇太子入就位（諸衛率左右庶子以下從入者立於皇太子東南西面北上）皇太子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舍人引皇太子詣西階初行樂作至階樂止舍人引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稱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陛下與天同休（冬至云天正長至伏惟陛下如日之升以下諸正至賀詞並同）俛伏興舍人引降樂作復位樂止皇太子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皇太子東北西面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制訖皇太子又再拜典儀唱再拜皇太子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皇太子既出公主入朝賀如別儀

皇太子朝賀皇后前一日守宮設皇太子次於崇義門內隨地之宜其日司贊設皇太子版位於皇后正殿之庭懸南北面皇太子朝皇帝訖舍人引皇太子從納義門詣崇義門內次權停外命婦朝賀將訖舍人引皇太子出立於肅章門外命婦出訖內謁者監引皇太子至肅章門司賓承引皇太子入就位立定司贊唱再拜皇太子再拜訖司賓又引皇太子詣階升當御座前北面跪賀（其賀詞同賀皇帝唯改云殿下）俛伏興引復位皇太子再拜尙儀前承令降詣皇太子西北東面稱令旨皇太子再拜宣令訖又再拜司贊唱再拜皇太子又再拜司賓引皇太子至閤內謁者監承引以出舍人引皇太

子乘車還宮如來儀

皇帝皇后正至受皇太子妃朝賀

其日依時刻諸衛率各勒所部陳布妃儀仗如常內廄尉進車於閤外司測量時刻啟外辦妃服首飾褕衣乘車以出侍衛如常入至下車所妃降車侍從如常內侍所司引詣閤外皇帝即御座南向坐侍衛如常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詞與上同唯加尊號耳）賀訖起司賓引降復位妃再拜訖尚儀前承敕降詣妃西北東面稱有敕妃再拜宣敕訖又再拜司賓引妃出詣皇后所御殿立於閤外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皇后內閤奉迎如式皇后出即御座南向坐近侍如常司賓引妃入立於庭北面立定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賀詞同上）賀訖起司賓引降復位妃再拜訖尚儀前承令降詣妃西北東面稱令旨妃再拜宣令訖又再拜司賓引妃出乘車還宮如來儀（若諸王妃奉敕同朝則各服其服先至皇太子妃車所侍隨入位在皇太子妃南北面西上唯不升於階上外與皇太子妃同若別朝亦準皇太子妃式）

皇帝正至受羣臣朝賀（并會）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鋪御座如常守宮設羣官客使等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鼓吹令分置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尚舍奉御設解劍席於懸西北橫街之南並如常儀典儀設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橫街之南道東（褒聖侯於三品以下）介公酅公於道西武官三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西少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文官四品五品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諸州朝集使位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南方於文官三品之東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西重行北面東上四品以下皆分方位於文武

官當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亦如之設諸親位於四品五品之南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方客位三等以
下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
東上四等以下分方位於朝集使六品之下重行每等異位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面
奉禮設門外位於東朝堂每等異位重行西面褒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西朝堂之前武官於介公之南少退每等
異位重行東面諸親位文武官四品五品之南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州朝集使位東方南方於宗親之南每等異位
重行東面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朝集使之下亦如之諸方客位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
面北上西方北方於西方朝集使之南東面北上其日依時刻將士填街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大仗屯門及陳於
殿庭如常儀羣官諸親客使集朝堂皆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
麾位諸侍位之官各服其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主客戶部贊羣官客使
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又通事舍人引四品以下及諸親客使等應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
皇帝服袞冕冬至則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
皆應協律郎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以姑洗之均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
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通事舍人引王公以下及諸方客使等以次入就位皇太子若來朝皇太子朝出訖典謁引王公以
下入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公至位樂止羣官客使等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皆再拜訖通事舍
人引上公一人詣西階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就席脫舄跪解劍置於席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進當御
座前北面跪賀稱某官臣某言賀詞與太子同唯稱尊號爲異賀訖俛伏興通事舍人引降階席後上公跪著劍俛伏興納舄樂作

復橫街南位樂止羣官客使等皆再拜侍中前承詔降詣羣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羣官客使等皆再拜宣制曰履新之慶與公等同之（冬至云履長之慶與公等同之）宣訖羣官客使等皆再拜訖舞蹈三稱萬歲訖又再拜侍中還侍位初羣官將朝中書侍郎以諸州鎮表別爲一案俟於右延明門外給事中以祥瑞案俟於左延明門外俱令史絳公服對舉案侍郎給事中俱就侍臣班班初入戶部以諸州貢物陳於太極門東西廂禮部以諸蕃貢物最可執者蕃客手執入就內位其重大者陳於朝堂前初上公將入門中書侍郎降引表案入詣西階下東面立給事中降引祥瑞案入詣東階下西面立上公將升賀中書令黃門侍郎俱降各立階下初上公升階中書令黃門侍郎各取所奏之文以次升上公賀訖中書令前跪奏諸方表訖黃門侍郎又進跪奏祥瑞訖俱降置所奏之文於案各還侍位侍郎與給事中引案退至東西階前案遂出侍郎給事中還侍位初侍中宣制訖朝集使及蕃客皆再拜訖戶部尚書進階間北面跪奏（其尚書奏仍侍黃門侍郎奏祥瑞訖）稱戶部尚書臣某言諸州貢物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禮部尚書以次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禮部尚書臣某言諸蕃貢物請付所司俛伏興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尚書退復位侍中還侍位太府率其屬受諸州及諸蕃貢物出歸仁納義門執物者隨之典儀曰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北面位者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其冬至受朝則不奏祥瑞貢物及無諸方表）

會

朝訖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引二舞入立於懸南面尚舍奉御鋪羣官升殿者座文官三品以上於御座東南西

向（褒聖侯於三品之下）介公酅公於御座西南東向武官三品以上於介公酅公之後朝集使都督刺史及三品以上東方
蕃方於文官三品之後西方北方於武官三品之後蕃客三等以上東方南方於東方朝集使之後西方北方於
西方朝集使之後俱重行每等異位以北為上設不升殿者座各於其位又設羣官解劍席於懸之西北橫街之
南並如常儀尚食奉御設壽罇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設坫於罇南加爵一太官令設升殿者酒罇於東西廂近
北設殿庭羣官酒罇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羃俱障以帷施設訖吏部兵部戶部主客贊羣官客使俱出次通事
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各引升殿者次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
絳紗袍（冬至則不改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奏太
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座如常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
通事舍人引王公以下及諸客使以次入就位王公初入門樂作至位樂止羣官客使立定（若朝會日別設位贊拜陳引如朝禮其日
二舞與工人俱入就位）侍中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諸王公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
階上西面稱制延王公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羣官客使皆再拜侍中還位羣官拜訖通事舍人
引應升殿者詣東西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王公以下各脫舄跪解劍置於席上俛伏興通事舍人接引
上公一人升階少東西面立定以下各立於座後立定光祿卿進詣階間跪奏稱臣某言請賜羣官上壽俛伏興
侍中稱制曰可光祿卿進詣酒罇所西面立通事舍人引上公詣酒罇所北面立尚食奉御酌酒一爵授上公上
公搢笏受爵通事舍人引上公進到御座前北面授殿中監殿中監受爵進置御前上公執笏通事舍人引上公
退北面跪稱某官臣某等稽首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某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興再拜羣官客使等

上下俱再拜立於席後侍中前承制退稱敬舉公等之觴羣官客使等上下又再拜殿中監取爵奉進近臣遞進皇帝舉酒休和之樂作羣官客使等上下皆三舞蹈稱萬歲皇帝舉酒訖殿中監進受虛爵以授尚食奉御奉御受爵復於坫樂止初殿中監受虛爵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羣臣客使等上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上公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俱就座俛伏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其笙管者進詣西階間北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俛伏起立於席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御奉酒進皇帝舉酒太官令又行羣官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皆再拜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就座俛伏坐飲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樂三終尚食奉御進受虛觶復於坫登歌訖降復位觴行三周尚食奉御進御食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執笏俛伏起立座後殿中監到階省案尚食奉御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官令又行羣官案（御若不食羣官案先上訖不須輿）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就座俛伏坐皇帝乃飯休和之樂作羣官客使等上下俱飯御食畢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太樂令引二舞以次入侍若賜酒侍中承詔詣東階西面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執笏俛伏起再拜搢笏立授觶就席俛伏坐飲訖俛伏起立授虛爵執笏又再拜就座酒行十二徧會畢殿上典儀唱可退階下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通事舍人引降階俱詣席後跪著劍俛伏興納舃樂作復橫街南位樂止位於殿廷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客使等在位者皆再拜（位於殿庭者拜於席後）若有敕賜物侍中前承制降詣羣官東北西面稱有制羣官客使等皆再拜侍中宣

制詑羣官客使等又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以次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皇帝若服翼善冠袴褶朝集使著公服（升座者服如式）若設九部樂則去樂懸無警蹕太樂令帥九部伎立於左右延明門外羣官初唱萬歲太樂令卽引九部伎聲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如式

皇帝千秋節受羣臣朝賀并會

前三日所司供備如式前一日尙舍鋪御座內外張設並如常御樓之儀尙舍光祿供辦如式尙食先置壽罇於樓上御座之東又置壽罇於樓前之東南（皆有坫羃）其日平曉陳引仗衛如常儀百官常服咸就橫街南依東西班序立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常服御座候褰簾通事舍人引羣官詣橫街北壽罇之南俱北面中書門下及供奉官如常式立定典儀贊再拜橫街南北百官俱再拜詑尙食奉御酌壽酒以授殿中監殿中監以授侍中侍中執酒以立殿中監受侍中之酒侍中執笏稍前跪奏稱千秋令節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奏詑興再拜羣官上下皆再拜內所司酌壽罇之酒以進皇帝受酒承制宣云得卿等壽酒與卿等內外同慶皇帝舉酒羣官上下又再拜三呼萬歲舞蹈又再拜詑詣座所太官令酌酒以進侍中執酒以出羣官等俱出謝酒詑就座太常卿引樂作止如常儀（其橫街南羣官應有常食者引就座如式餘退）其羣官所獻甘露醴酎尙食等所由並其日平曉於樓之便門奉進會畢樓上褰簾羣官各出就位立定典儀贊再拜羣官等俱再拜（若臨時別有進止隨事贊相）垂簾羣官退

皇后正至受羣官朝賀

前一日尚寢率其屬設御幄座如外命婦朝儀守宮設次於宮城門外如常儀其日未明一刻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肅章門外奉禮設文武羣官諸親蕃客使等衛於宮城門外如朝堂之式典儀設文武羣官位於肅章門外文東武西俱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諸親位於文武五品之下朝集使蕃客等分方位次如常設典儀贊者位於羣官東北差退西向北上又設內給事位於羣官之北南向若與外命婦同時朝則典儀於肅章門外設羣官等版位文武羣官依時刻集列門外俱就次各服其服若與上臺同上朝賀則上臺禮畢羣官仍朝服典謁引從納義門西行就版位尚儀奏請中嚴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內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典謁引文武羣官入就位尚儀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以出即御座南向坐侍御警蹕及設琮璽於御座並如常儀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出就南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文武羣官等俱再拜典儀引爲首者一人進內給事前北面跪賀詞至正並與賀皇帝同唯伏惟殿下與時同休爲異耳賀訖俛伏興典謁引退復位羣官等皆再拜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入依式奏聞內給事承令出謁者監引內給事復南面位稱令旨羣官等皆再拜內給事宣令云履新冬至云履長大慶與公等同之羣官等又再拜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入典謁引羣官等尚儀前奏禮畢皇后降座以入侍衛警蹕如常儀

皇后正至受外命婦朝賀并會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守宮設外命婦次如常儀尚寢率其屬設御幄於皇后正殿北壁南向又設命婦爲首者脫舄席於西階前近西東向如式司樂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內僕進重翟以下於肅章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司贊設命婦版位於殿庭大長公主以下在東太夫人以下在西諸親婦女之下宗親在東異姓在西俱重行北面相對爲首內謁者設外命婦等位於肅章門外大長公主以下於道東太夫人

以下於道西俱重行相向北上命婦有從夫之爵無夫有從子之爵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西向掌贊二人位於司贊之南差退俱西向受朝日依時刻諸衞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肅章門外如常儀外命婦等依時刻集到宮門外至下車所道西東向以車爲次北上車次定命婦等皆降車內典引引之次各服其服尚儀奏請中嚴宮官侍衞者皆朝服司寶奉琮寶依式俱詣內閤奉迎司樂帥女工人入就位典樂升就舉麾位司贊先入就位內典引引命婦俱就肅章門外位尚儀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以出警蹕如常儀皇后出自西房典樂舉麾奏正和之樂即御座南向坐司寶奉琮寶置於御座如常偃麾樂止（凡樂皆典樂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司賓承引命婦以次入就位爲首者初入門舒和樂作至位樂止命婦等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皆再拜司賓引爲首者一人詣西階爲首者初行樂作至階樂止爲首者脫舄升進當御座前北面跪賀稱妾姓等言（賀詞與羣官同）賀訖起司賓引爲首者降階納舄樂作復位立定樂止司贊者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司言承前令降自西階詣命婦西北東面稱令旨外命婦等皆再拜宣令曰履新之慶（冬至云履長之慶）夫人等同之司贊者曰再拜贊掌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司賓以次引出爲首者初行樂作出閤樂止內典引承引以出尚儀前奏禮畢還侍位皇后降座樂作入自東房侍衞警蹕如來儀樂止女工人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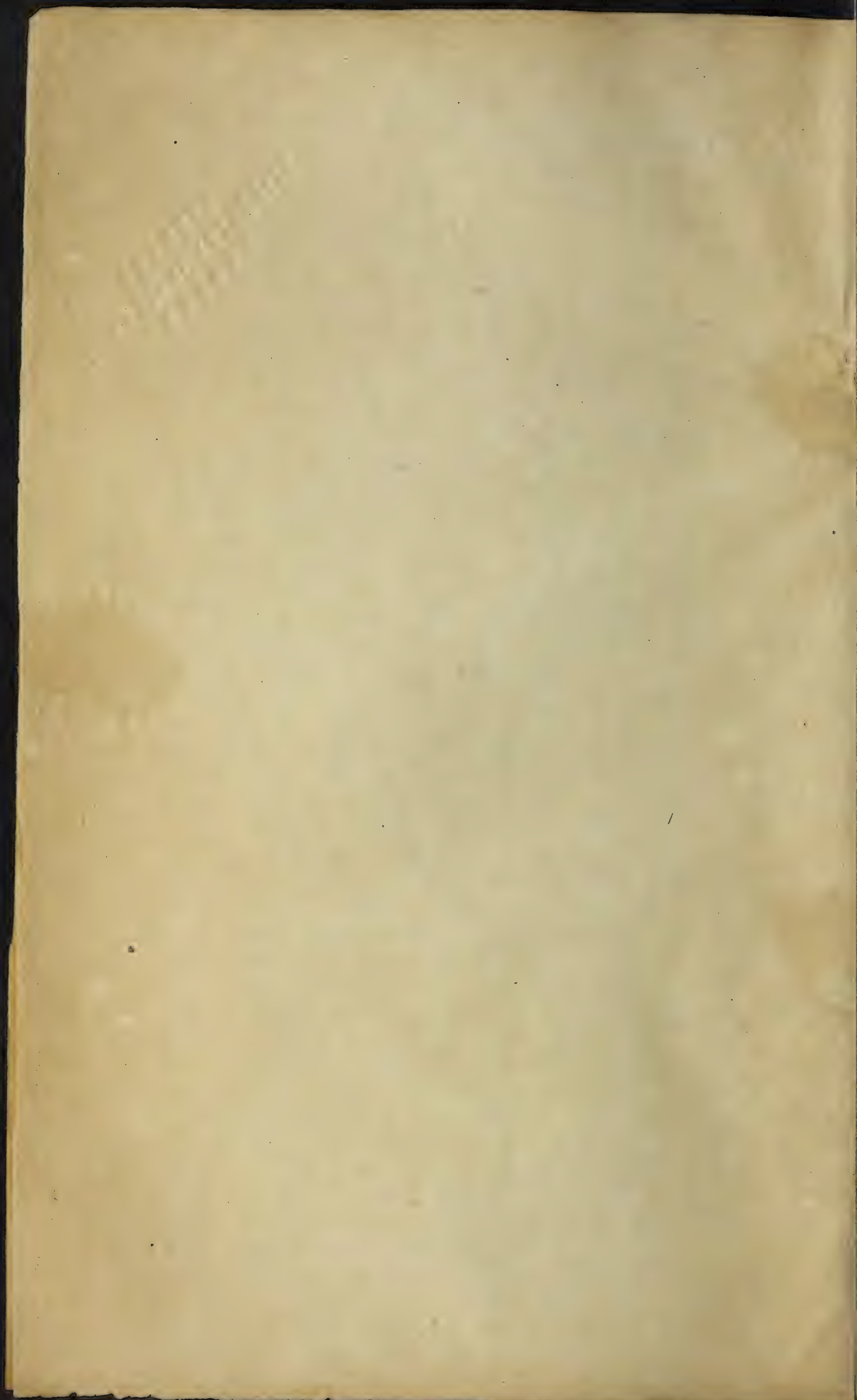
會

朝訖尚寢帥其屬鋪外命婦等之座於殿上大長公主以下於御座東南重行西向太夫人以下於御座西南重行東向設不升殿者座席於東西廊下皆如上儀又量設脫履席於東西階下尚食設壽罇於殿上東序之端西向有坫罍一於罇下設升殿者酒罇於東西廊下近北設廊下者酒罇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冪俱障以帷設訖

司樂帥諸樂人就位內典引引外命婦俱詣肅章門外位尙儀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以出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后出自西房典樂舉麾正和之樂作即御座南向坐司賓奉琮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偃麾樂止司賓承引外命婦以次入就位爲首者初入門樂作至位樂止外命婦立定（若朝會別日賀拜如朝禮）司言前承令降諸命婦西北東向稱令旨夫人等升席座司贊曰再拜贊者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訖司賓引外命婦應升殿者詣東西階樂作爲首者至階樂止俱就席脫舄於階下以升司賓引爲首者一人升階近東西面立以下各就席後立司賓引不升殿者詣東西廊下席後立上下立定司賓引爲首者詣酒罇所北面立尙食酌酒一爵以授爲首者司賓引爲首者至御座前北向授尙食尙食受爵進置御座前司賓引爲首者退北面爲首者跪奏稱妾姓等言元正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妾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興再拜外命婦等皆再拜訖司言前承令宣令云令旨夫人等同納景福外命婦等又再拜尙食取爵奉進皇后舉酒樂作外命婦等皆三稱萬歲皇后舉酒訖尙食受虛爵復於坫樂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司賓引爲首者就席後立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就位尙食進酒至階司贊曰酒至興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興立席後尙儀至階省酒尙食奉酒進皇后舉酒樂作如常又行外命婦酒酒至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再拜受觶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俱就座坐飲皇后舉酒訖尙食受虛爵復於坫樂止觴行三周尙食奉御食食升階司贊曰食至興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立席後尙食至階省案尙食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又行命婦案（若不食外命婦御案先上訖不須興）設食訖司贊曰就座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就席坐皇后飯樂作外命婦等俱飯御食畢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諸伎以次作若賜酒司言前承令詣東階上西向稱賜酒階下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再拜立受觶坐飲訖起立授虛觶又再拜就席坐酒行

十二徧會畢司贊曰司 起宰贊承傳外命婦等皆起立席後司賓引降各納舄樂作俱引復階下位樂止其廊下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司贊曰再拜宰贊承傳外命婦等在位者皆再拜若有束帛則尚功帥其屬以束帛先立於東西廂司言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命婦西北東面稱令有外命婦等皆再拜宣令訖外命婦等又再拜尚功帥其屬以次受束帛訖外命婦等又再拜司賓引命婦等以次出樂作出門樂止內典引承引次出尚儀前奏禮畢遂還侍位皇后降座樂作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樂止

通典卷一百二十三終




杜氏通典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八十四 開元禮纂類十九 嘉三

皇帝於明堂讀五時令

陳設

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月令承以宣告前三日尚舍直長施大次於青龍門外道北南向仲春於青陽太廟季春於青陽右个孟夏於朱雀門外道東西向仲夏於明堂太廟季夏於明堂右个孟秋於白虎門外道北南面仲秋於總章太廟季秋於總章右个孟冬於元武門外道西東向仲冬於元堂太廟季冬於元堂右个尚舍奉御設御座守宮設文武官次於大次之後文官在左武官在右俱南向夏俱西向秋俱北向冬俱東向設羣官次於壁水東門之外夏南門之外秋西門之外冬北門之外文官在北夏在東秋在南冬在西武官在南夏在西秋在北冬在東俱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青陽左个仲春於青陽太廟季春於青陽右个孟夏於明堂左个仲夏於明堂太廟季夏於明堂右个季夏土王日讀土令於太廟太室孟秋於總章左个仲秋於總章太廟季秋於總章右个孟冬於元堂左个仲冬於元堂太廟季冬於元堂右个近西東向夏近北南向秋近東西向冬近南北向守宮設三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座於堂上文官於御座東北南向夏東南西向秋西南北向冬西北東向武官於御座東南北向夏西北東向秋西北南向冬東北西向俱重行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無長官者次官一人升判官不合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東南北向有案夏西南東向秋西北南向冬東北西向設文官解劍席於丑陛之左仲春於寅陛之左季春於卯陛之左孟夏於辰陛之左仲夏於巳陛之左季夏於午陛之左孟秋於未陛之左仲秋於申陛之左季秋於酉陛之左孟冬於戌陛之左仲冬於亥陛之左季冬於子陛之左設武官解劍席於卯陛之右仲春於辰陛之右季春於巳陛之右孟夏於午陛之右仲夏於未陛之右季夏於申陛之右孟秋於酉陛之右仲秋於戌陛之右季秋於亥陛之右孟冬於子陛之右仲冬於丑陛之右季冬於寅陛之右皆內向太樂令展宮懸於青陽左个之庭仲春於青陽太廟之庭季春於青陽右个之庭孟夏於明堂左个之庭仲夏於明堂太廟之庭季夏於明堂右个之庭季夏土王之日讀土令於太廟太室之庭孟

（秋於總章左个之庭仲秋於總章太廟之庭季秋於總章右个之庭冬於元堂左个之庭仲冬於元堂太廟之庭季冬於元堂右个之庭孟）設舉麾位於堂上寅陛之南北向（仲春於堂上卯陛之南季春於堂上辰陛之南俱北向孟夏於堂上巳陛之西仲夏於堂上午陛之西季夏於堂上未陛之西俱東向孟秋於堂上申陛之北仲秋於堂上酉陛之北季秋於堂上戌陛之北俱南向孟冬於堂上亥陛之東仲冬於堂上子陛庭下之東季冬於堂上丑陛庭下之東俱西向）一位於樂懸東北南向（夏於樂懸東南西向秋於樂懸西南北向冬於樂懸西北東向）典儀設三品以上及應升堂者位於懸東（夏於懸南秋於懸西冬於懸北）文左武右俱重行西向（夏北向秋東向冬南向）相對為首設非升堂者位文官四品五品於懸北（夏懸東秋懸南冬懸西）六品以下於其東（夏於其南秋於其西冬於其北）絕位俱南向（夏俱西向秋俱北向冬俱東向）武官四品五品於懸南（夏懸西秋懸北冬懸東）六品以下於其東（夏於其南秋於其西冬於其北）當文官俱北向（夏東向秋南向冬西向）皆重行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西北（夏於懸東北秋於懸東南冬於懸西南）贊者二人在東差退俱南向（夏俱西向秋俱北向冬俱東向）奉禮設門外位各於次前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西上（夏北上秋東上冬南上）

鑾駕出宮

前出宮三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守宮設從駕之官五品以上次於承天門外東西朝堂如常前二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於殿庭如常儀其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奉禮設從駕羣官五品以上位文官於東朝堂之前西向武官於西朝堂之前東向俱重行北上從駕羣官五品以上俱朝堂次各服其服（其六品以下並從發駕之前先赴朝堂所俱就次各服其服）所司陳小駕鹵簿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之屬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謁者引從駕羣官各就朝堂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西閣奉迎（侍中奉寶如式）乘黃令進金輅於西閣外南向千牛將軍一人執長刀立於輅前北向黃門侍郎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又在黃門之前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攝衣而升正立

執轡皇帝服通天冠青紗袍（夏絳紗季夏土王之日黃紗秋白紗冬黑紗）珮蒼玉（夏珮赤玉季夏土王之日珮黃玉秋珮白玉冬珮元玉）御輿以出由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千牛將軍前執轡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侍中中書令以次侍如常儀黃門侍郎進當鑾駕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鑾駕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當鑾駕前跪奏稱具官某言俛伏興）鑾駕動又稱警蹕黃門侍郎與贊者夾引以出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駕至太極門偃麾戛敔樂止出太極門鼓柷奏采茨之樂出嘉德門戛敔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至順天門外（於明堂讀令則至承天門）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請鑾駕權停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皆上馬諸侍衛之官各督其屬左右翊駕在黃麾內符寶郎奉六寶與殿中監後部從侍中中書令以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奉供官人內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敕車右升侍中前承制退稱詔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請鑾駕發引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傳音如常鼓吹振作而行其從駕之官在元武隊如常儀

讀令

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青陽左个之庭如常（仲春青陽太廟之庭季春青陽右个之庭孟夏明堂左个之庭仲夏明堂太廟之庭季夏明堂右个之庭孟秋總章左个之庭仲秋總章太廟之庭季秋總章右个之庭孟冬元堂左个之庭仲冬元堂太廟之庭季冬元堂右个之庭）未明羣官俱集次各服其服駕將至典謁各引先置羣官俱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迴輅南向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御輿之大次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典謁引文武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典謁引羣官非升座者入就位刑部

郎中以月令置於案覆以帊令史二人俱絳公服對舉案立於武官五品以上東南郎中立於案後北面（夏令史對舉案於五品武官西南郎中立於案後東面秋於五品武官西北郎中立於案後南面冬於武官東北郎中立於案後西面）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御輿出次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入自青龍門（夏入自朱雀門秋入自白虎門冬入自元武門）皇帝初入門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升自寅陛（夏升自巳陛秋升自申陛冬升自亥陛）入即御座東向坐（夏南向坐秋西向坐冬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侍臣夾侍如常儀戞敔樂止典儀一人升立於左个東北南向（夏東南西向秋西南北向冬西北東向）典謁引公王以下入就西面位（夏北面位秋東面位冬南面位）上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凡公行皆作舒和之樂）公至位樂止羣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凡典儀有詞贊者皆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公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左个東北南面（夏東南西面秋西南北面冬西北東面）稱詔延公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與儀承傳堂下贊者又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典謁者以次引西面位者（夏典謁引北面位者秋引東面位者冬引南面位者）各詣其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俱升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舃通事舍人各引升立於座後刑部郎中奉案進立於卯陛下侍中跪奏請讀月令俛伏興侍中稱有制曰可侍中退復位刑部郎中再拜就解劍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舃取令持案者仍立於下通事舍人引刑部郎中奉令升自卯陛（夏升自午陛秋升自酉陛冬升自子陛）詣席南北向位跪（夏席西東向秋席北南向冬席東西向）置令於案俛伏興立於席後堂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並就座俛伏興坐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使言聲可了讀令訖堂上典儀唱可起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以令置於案與羣官俱跪佩劍俛伏興納舃典謁各引還本位公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典謁引西面位者出（夏北面秋東面冬南面）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降座御輿出之便次警蹕侍衛如來儀出門

樂止典謁引南北面位者以次出夏引東西面秋引東北面冬引西東面

春令其文具小戴禮篇故不繁載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持節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輒離部位皇帝停大次一刻頃搥一鼓爲一嚴轉仗衛位於還塗如來儀三刻頃搥二鼓爲再嚴將士布隊仗侍中版奏請中嚴五刻頃搥三鼓爲三嚴謁者贊引各引羣官序立於次前文武侍臣詣大次奉迎乘黃令進金輅於大次門外南向夏北向秋西向冬東向千牛將軍立於輅右侍中版奏外辦太僕卿升執轡皇帝御輿出次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卿立授綏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發引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如來儀黃門侍郎贊者夾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權停敕侍臣上馬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訖黃門侍郎奏稱請敕車右升侍中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復位千牛將軍升訖黃門侍郎奏稱請鑾駕發引退復位鼓傳音鑾駕動鼓吹振作而還文武羣官皆從如來儀鑾駕至承天門外侍臣下馬所鑾駕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千牛將軍降立於輅右訖鑾駕動千牛將軍夾輅而趨鑾駕入嘉德門大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采茨之樂至太極門戛敔樂止入太極門鼓柷奏太和之樂駕至橫街北當東閤廻輅南向侍中進當鑾駕前跪奏稱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輅御輿以入繖扇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戛敔樂止初文武羣官至朝堂通事舍人承旨敕羣官並還皇帝既入侍中版奏請解嚴叩鉦將士各還其所

皇帝於太極讀五時令

禮部尚書先讀令三日奏讀時令承以宣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廂南向尚舍直長設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及諸司長官座於殿上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無長官者次官一人升判官不合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西南東向有案去御座二丈設解劍席於東西階下如常儀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西階之東西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並如朔朝之儀典設文武三品以上及應升殿者位於南橫街之南道東設武官位於道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向相對爲首非升殿者位於殿庭文東武西如常設典儀位於北橫街之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近南西面武官於西朝堂近南東面每等異位重行北上俱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於殿庭如常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便次各服其服侍中量時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入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入就位典謁引羣官各就門外位刑部郎中以時令置於案覆以帊令史二人俱公服對舉案立於右延明門內道北郎中立於案後東面典謁者引非升殿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出自西房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卽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偃麾戛敔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侍臣夾侍如常儀典謁引公王以下入就北面位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羣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請延公王以下等升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詣東階上西向稱詔延公王等升殿上典儀承傳階上贊者又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典謁以次引北面位者詣東西階公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公王以下俱升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舄通事舍人以次引升殿者立

於座後刑部郎中引案進立於西階下侍中跪奏請讀時令俛伏興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退復位刑部郎中再拜就解劍席跪解劍俛伏興脫舄取令持案者仍立於階下通事舍人引刑部郎中奉令升自西階詣席西東向跪置令於案俛伏興立於席後殿上典儀唱就座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並就座俛伏興刑部郎中讀令每句一絕使言聲可了讀令訖殿上典儀唱可起公王以下皆起通事舍人引公王以下及刑部郎中退降刑部郎中以令置於案興羣官俱跪佩劍俛伏興納舄典謁各司還本位典儀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典謁引北面位者出持令案者自右延明門而出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太和之樂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來儀從至閤樂止典謁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讀夏令興春令同讀秋令興冬令同設刑部郎中讀令座於御座東南西向令案立於右延明門內道北郎中立於案後西面升降自東階餘與讀春令同皇帝若御翼善冠則羣官皆袴褶服陳解劍席若不設樂懸去警蹕

皇帝養老於太學

陳設

前三日尚舍直長設大次於學堂之後隨地之宜設三老五更次於學堂南門外之西羣老次於其後俱東向設羣官次文官於門外之東重行西向武官於羣老之西重行東向皆北上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座於堂上東序西向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設三老座於西楹之東近北南向設五更座於西階上東向設國老三人座於三老座西階不屬焉皆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設衆國老座於堂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皆蒲筵緇布純加莞席元帛純若三品以上則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凡五品以上致仕者為國老設庶老座於國老座後皆蒲筵緇布純六品以下致仕者為庶老太樂令展宮

懸於學堂之庭設登歌於堂上及舉麾位等皆準元會之儀典儀設文官五品以上位於懸東六品以下在其南俱重行西向北上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懸西六品以下在其南當文官俱重行東向北上蕃客分方位於文武官六品之南（若有諸州使人分方位於文武官九品之後）學生分位於文武官之後奉禮設門外位如設次之式尚舍奉御設罇於東楹之西北向左元酒有坫以置爵

鑾駕出宮（如前讀令儀）

養老

仲秋之月擇吉辰皇帝親養三老五更於太學所司先奏定三師三公致仕者用其德行及年高者一人為三老次一人為五更尚食先具牢饌鑾駕將至通事舍人引先置之官皆就門外位學生俱青衿服入就位鑾駕至太學門迴輅南向侍中跪奏請降輅俛伏興皇帝降輅乘輿入大次繖扇侍衛如常通事舍人引文官五品以上從駕之官皆就門外位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就位如正會之禮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入就位鑾駕出宮量時刻遣使迎三老五更於其第三老五更俱服進賢冠乘安車前後導從如常禮其國老庶老則有司先戒之鑾駕既至太學三老五更及羣老等俱赴集其次羣老各服其服太常少卿贊三老五更俱出次引立於學堂南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奉禮贊羣官出次引立於三老五更之後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升立於學堂北戶之內當戶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戶侍衛如常（侍中負寶陪從如式）殿中監進大珪皇帝執大珪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每太常卿前導皆博士先引）協律郎跪俛伏舉麾太和之樂作皇帝降迎三老於門內之東西面立侍臣從立於皇帝之後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皇帝立定樂止三老五更皆杖各二人夾扶左右太常少卿引道敦史執筆以從三老入門舒和之樂

作三老五更立於門西東面北上奉禮引羣官隨入立於其後初三老立定樂止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三老五更去杖攝齊以答再拜畢皇帝揖進三老在前五更從仍杖夾扶入初至階皇帝揖升俱就座後揖立樂止侍衛文官量人從升皇帝西面再拜三老三老南面答再拜皇帝西面再拜五更五更答再拜休和之樂作三老五更俱坐三公授几九卿正履訖殿中監尚食奉御進珍羞及黍稷等皇帝省之遂設於三老前樂止太常卿引皇帝詣三老座前執醬而饋訖太常卿引皇帝詣酒罇所取爵侍中贊酌酒訖太常卿引皇帝進執爵而酳尚食奉御以次進珍羞酒食於五更前國老庶老等皆坐又設酒食於國老庶老前國老庶老等皆食皇帝即座太樂令引工升奏韶和之樂三終三老乃論五孝六順典訓大綱格言宣於上惠音被於下皇帝乃虛躬請受教史執筆錄善言行事終二舞坐於懸中訖禮畢三老以下降筵太常少卿及奉禮引導皆如初太常卿引皇帝從以降階太和之樂作皇帝逡廵立於階前樂止三老五更出舒和之樂作太常卿引皇帝升立於階上三老五更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禮畢退復位太常卿引皇帝降還大次三老五更升安車導從而還通事舍人引羣官及學生等以次出明日三老詣闕表謝

鑾駕還宮 如前讀令儀

通典卷一百二十四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八十五 開元禮纂類二十 嘉四

臨軒册命皇后

卜日告圜丘方丘太廟以上並有司行事如常告儀

臨軒命使

將行册禮所司奏請太尉爲使司徒爲副前一日尚食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庭陳設樂懸內外官次侍衛警蹕並如納后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樂止通事舍人引册使副入就位太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唱曰再拜贊者承傳命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侍中前承制降詣使者東北西面稱有制册使再拜侍中宣制曰册某氏爲皇后命公等持節展禮宣制訖又俱再拜侍中還侍位黃門侍郎持節西面授太尉太尉受付主節立於使後黃門侍郎退中書侍郎引册案及琮璽綬案立於册使東北面中書侍郎取璽持案者退自使後立於太尉之左西面授太尉受册置於案持案者退立於使者後中書侍郎又取琮璽綬以授太尉太尉受置於案皆如受册之儀中書侍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臣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册使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太尉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侍衛警蹕如來儀入自東房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

皇后受册

前一日守宫於肅章門外道西近南隨便設太尉司徒等次東向北上又於命婦朝堂設外命婦次如常尚寢率其屬於皇后正殿設御幄座南向又設皇后受册位於殿庭階間北向又設命婦等脫舄席於西階前近西東向司樂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並如常儀內僕進重翟以下於肅章門外道東西向以北為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皇后殿正南門之外如常儀典儀設册使位於肅章門外之西東向北上設內侍位於使副之南舉册案及琮璽綬者又在南差退俱東向又設內給事位於北厢南向又設內謁者監位於其東南西向內謁者設外命婦位於命婦朝堂分左右廂大長公主以下在東太夫人以下在西並每等異位重行南向以北為上司贊設內命婦及內官非供奉者位於受册正殿之庭東廂西向重行北上又設內命婦等朝位於殿庭御道左右近南大長公主以下在道東北面西向太夫人以下在道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東為上又設司贊位於東階東南典贊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內侍版奏皇后請中嚴外命婦依時刻俱赴集朝堂次各服其服內謁者監先置二案於肅章門外近限太尉司徒既受命出至朝堂俱乘輅備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册琮璽綬各以油絡網犢車載而行內侍之屬與所司守掌之至永安門外降輅謁者引入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掌次者俱引入次內典引引外命婦就朝堂位司樂工人入就位典樂升就舉麾位司贊帥典贊者先就殿庭位內典引各引外命婦兩行俱以次進至肅章門司賓接引進入立於皇后正殿閤外如朝堂之位謁者引太尉就肅章門外持節者立於太尉之北少退東面內謁者監引內給事就南面位內謁者監退復位內命婦等應陪列者各服其服司賓引就陪列位尚儀版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自

正殿西房侍衛警蹕如常儀首飾褘衣所司先進典樂舉麾奏正和之樂凡樂皆典樂舉麾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皇后至兩楹間南向立定樂止初內給事既就南面位太尉進內給事前北面跪稱太尉封臣某司徒封臣某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冊訖俛伏興復位內謁者監引內給事詣肅章門傳告司言司言入詣皇后前跪奏訖興還侍位初司言入奉冊琮璽綬者以次進當司徒前司徒取冊琮璽綬以次進授太尉舉案者以次退司徒授訖退復位內侍進太尉前西面以次受冊琮璽綬東面授內謁者監量以內謁者等助舉之退復位內謁者監持冊琮璽綬等進立於肅章門外跪置冊琮璽綬於案俛伏興初司言奏訖尚儀贊皇后降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初行樂作立定樂止初皇后將降又尚宮詣門取冊尚服詣門跪取琮璽綬興進俱入立於皇后之右西向司言司寶各一人進立於皇后之左少前東向尚宮稱有制尚儀贊皇后再拜尚宮宣冊訖尚儀又贊皇后再拜尚宮奉冊進授皇后皇后受以授司言尚服又奉琮璽綬以次授皇后皇后以授司寶訖尚儀贊皇后升座皇后御輿繖扇侍衛如常皇后升初行樂作卽御座南向坐司寶奉琮璽置於御座樂止司賓引內命婦等陪列者以次進就北面位為首者初行典樂舉麾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內命婦皆再拜司賓引為首者一人詣西階初行樂作至階樂止為首者脫舄升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某妃妾姓等言伏惟殿下坤象配天地昭厚載凡厥兆庶不勝慶躍訖起司賓引為首者自西階降納舄樂作復位樂止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內命婦等皆再拜司言前承令降自西階詣內命婦西北東面稱令旨內命婦等皆再拜宣令訖在位者又再拜司贊曰再拜典贊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司賓以次從隨使出門各還其寢為首者初行樂作至門樂止司賓又引外命婦以次入為首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司贊曰再拜掌贊承傳外命婦等皆再拜訖司賓引為首者一人進升奉賀復位拜樂止及宣令拜

拜辭等皆如內命婦之儀訖引出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司言又奏羣官賀訖尚儀跪奏稱尚儀妾姓言禮畢還侍位皇后降座樂作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樂止女工人退册命使者乘輅詣朝堂降車所降輅入至太極殿庭大橫街南御道東北面西上立中書令於太極殿東北西面太尉等再拜復命曰奉制授皇后備物典册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太尉等進鹵簿幡節等還本司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表謝　朝皇太后　皇帝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會外命婦　皇后廟見右並如納后儀

臨軒册命皇太子

臨軒册命

卜日告圜丘告方丘太廟並有司行事如常儀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座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守宮設皇太子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設羣官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建鼓之外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設皇太子版位於橫街之南道東北向設羣官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俱西面北上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以下橫街之南俱東面諸親於五品以上之南皇帝親於東異姓親於西蕃客分方於六品以下之南皆以北為上並如常儀若有朝集使分方於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人分方於朝集使九品之後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皆如元日之儀其日皇太子日未出前二刻宮官應從者俱服其服諸衛勒所部陳設如常儀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詣閤奉迎僕進金輅於閤外南向

左內率一執刀立輅前北向贊善一人在侍臣之前贊者二人又在中正之前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具服遠遊冠（若未冠則雙童髻）絳紗袍升輿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左內率前執轡皇太子升輅僕立授綏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式贊善進當輅前跪奏稱贊善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退復位（凡贊善奏請皆進當輅前跪稱具官臣某言訖俛伏興）輅動贊善與贊者夾引以出左右內率夾輅而趨至侍臣上馬所贊善稱請輅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諸贊善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上馬左庶子以下夾侍於輅前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馬畢贊善稱請令車右升左庶子前承令退稱令曰諸贊善退復位左內率升訖贊善奏稱請發引退復位皇太子輅動三師乘車訓導三少乘車訓從鳴鐃而行文武宮臣皆乘車以從至下車所鐃吹止至次前迴輅西向內率降立於輅右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舍人引皇太子就便座侍衛如常儀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殿庭如常儀羣官諸親客使等依時刻俱集朝堂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通事舍人引羣官客使各就朝堂前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舍人各引羣官客使以次入就位皇太子出次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入立於殿外之東西面（諸衛率左右舍人及近侍者量人從入）黃門侍郎以册及寶綬各置於案皆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案立於門內道北西面册案於北中書侍郎立於案後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協律郎偃麾戞敔樂止舍人引皇太子入就位（三師三少以下從入者立於太子東南西面北上）皇太子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

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典儀曰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中書令降立於皇太子東北西面中書侍郎一人引册案又中書侍郎一人引璽綬案進立於中書之南少退俱西面中書侍郎取册授中書令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皇太子再拜讀册訖皇太子再拜進受册退授左庶子中書侍郎取璽綬進授中書令皇太子又進受璽綬授左庶子中書令以下還侍位持案者以案退典儀曰再拜皇太子再拜典儀又曰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皇太子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鼓吹振作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蕃客先出

朝皇后

前一日所司設皇太子次於永安門外之西東向周以行帷鋪座如式又設三師三少等便座於西南東向北上其日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及陳布於皇后正殿南門之外皇太子將至尚儀版奏請中嚴皇太子受册訖舍人引皇太子三師三少導從及餘侍衛皆如常儀詣皇后所御之殿閤外道東西面立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皇后內閤奉迎尚儀版奏外辦皇后首飾褘衣御輿以出卽御座南向坐侍衛如式內謁者監引皇太子至肅章門其侍衛之官並立於門外司賓承引皇太子立於庭北面立定皇太子再拜訖司賓引皇太子至閤內謁者監承引以出舍人引之次侍衛如式三師三少以下各之次

謁太廟

前一日右校掃除廟之內外守宮設太子次於廟西南東向又設三師以下及文武官次於皇太子次之後少近

西俱東向奉禮設皇太子版位於廟庭道東北向其日皇太子入受册所司轉函簿仗衛於永安門西以俟皇太子朝皇后訖出舍人引之次侍衛如常儀進金輅於次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次乘輅奏請發引及侍臣陪從鐃吹聲作皆如初儀至安上門街當廟西鐃吹止至次前迴輅東向內率降立於輅右左庶子進當輅前跪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乘輿入次侍衛如常儀皇太子入次一刻頃率更令立於次門之外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出侍衛如常率更令引皇太子入自南門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庶子二人一人贊左一人贊右舍人二人從近仗量人從入皇太子至位立定率更令奏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少頃率更令奏殿下辭皇太子再拜辭率更令前奏禮畢率更令引皇太子出自南門入次侍衛如常皇太子既入便次有司轉仗衛於還塗如來儀僕進金輅於次前如常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乘輿出自升輅侍衛如常侍臣上馬陪從皆如來儀輅動過朝鳴鐃而行至重明門宮官文武俱下馬皇太子乘輅入三師三少還皇太子至東閤前迴輅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俛伏興皇太子降輅乘輿以入侍臣從至閤左庶子版奏請將士各還本所

會羣臣皆如元會之儀其日上壽辭曰具官某等稽首言皇太子岐嶷夙著令月吉日光踐承華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

羣臣上禮

前一日守宮量設次於東西朝堂如常其日應上禮之官依時刻集於次皆服其服奉禮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設中書舍人位於文武官爲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謁者引上禮之官就位立定令史二人對舉表案禮部郎中引中書舍人前取表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表入進謁者引在位者退

皇后受羣臣賀皆如元日奉賀之儀其賀辭同會禮謹奉賀以內給事宣令答云知

皇后會命婦皆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辭云具位妾姓等言餘同上

皇太子會羣臣皆如元會之儀其賀云伏惟殿下固天攸縱德業日新式光宸宮普天同慶某等情百常品不勝忻悅左庶子宣令答云某以不敏夙恭禮訓祇奉朝命慚懼惟深

皇太子會宮臣皆如元會之儀其上壽同上

宮臣上禮

前一日守宮量設次於東宮朝堂如常其日應上禮之官依時刻各集於次皆服朝服奉禮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朝堂前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設皇太子舍人位於文官爲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差退俱西向通事舍人各引上禮之官皆就位立定令史二人對舉表案詹事前承引就太子舍人取表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舍人以表入謁者引在位者皆退

內冊皇太子

卜日告圜丘方丘太廟並有司行事如常儀

臨軒命使其儀與臨軒冊后命使同惟司徒爲副宣制曰冊某爲皇太子爲異

皇太子受冊

前一日守宮設冊使次於重明門外道西副使次又於其西俱南向並鋪牀席又設宮臣文武官次於東宮朝堂如常所司陳設皇太子羽儀車輿及樂懸等並如元日受朝儀掌筵設皇太子受冊位於內殿之庭階間北向掌儀設宮臣版位於殿庭文官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皆西面北上武官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

以下於橫街南當文官皆東面北上奉禮設朝堂前位如常其日諸衛率所部屯門列仗如式宮官於册使未到之先量時刻赴集次改服朝服各就朝堂前位太尉司徒既受命出至朝堂乘輅備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册璽綬各以油絡網犢車載而行至東宮朝堂降輅謁者引就次持節者前導持案者從之掌次者延入次初册使將至通事舍人各引宮臣入就殿庭位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宮臣入訖通事舍人引太尉司徒入立於左閤門外西面北上持幡節册璽案者至閤門外並以給使代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著雙童髻絳紗袍就受册位所司先奏請左庶子一人引導相禮典直承引太尉以下入太尉立於階間南面司徒立於太尉東南西面節在太尉東少南西面册璽案在司徒西南東面掌書二人立於皇太子之左少前東面司徒就案取册進東面授太尉持節者脫節衣太尉稱有詔左庶子贊皇太子再拜皇太子再拜太尉宣册訖左庶子又贊再拜皇太子又再拜左庶子進請太尉前受册退授皇太子受以授掌書司徒又次取璽綬進東南授太尉左庶子進太尉前受退授皇太子受以授掌書訖持節者加節衣左庶子贊引皇太子退典直各引太尉以下出至閤外通事舍人承引以出其璽及幡節等並轉付令史主節又通事舍人各引宮臣以次出太尉司徒乘輅詣朝堂至降車所降輅入太極殿庭大橫街南御道東北向西上立中書令於太尉東北西面太尉等再拜復曰奉詔册皇太子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太尉等退鹵簿幡節等還本司

皇太子朝謁

其日册訖皇太子著雙童髻絳紗袍詣皇帝所御殿如常內朝之式至閤司賓引至殿前北面再拜司賓引退詣皇后所御殿前北面再拜司賓引出還宮如常

謁太廟　皇帝會羣臣　羣臣上禮　皇后受羣臣賀

皇后會外命婦　皇太子會羣臣　皇太子會宮臣　宮臣上禮（右並如臨軒冊命儀）

臨軒冊命諸王大臣

將冊命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羣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上下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羣臣版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東六品以下於大橫街之南俱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懸西六品以下於大橫街南俱東面以北為上並如常儀設受冊者位於大街之南東重行北面西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西面武官於西朝堂東面俱每等異位重行北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受冊者服朝服從第備鹵簿與羣官俱集朝堂次羣官各服其服贊者乃引羣官俱出次典謁引就朝堂前位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引羣官入就位又引受冊者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向中書侍郎以冊置於案令史二人皆絳公服對立於左延明門內道北西面侍郎立於案後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樂止通事舍人引受冊者以次入就位立定受冊者東北西面中書侍郎引冊案進入於中書令之南少退俱西通事舍人引為首者一人少前北面中書侍郎取冊進授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受冊者再拜中書令讀訖受冊者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受冊者進

受詔典謁引退復位又通事舍人引次受册如上儀遍册訖中書令以下還侍位持案者以案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受册者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若册三師三公親王皇帝服袞冕之服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諸衛設黃麾半仗受册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册畢初行樂作出門樂止餘同上儀册開府儀同三司太子三師驃騎大將軍左右丞相京都牧河南牧並如臨軒册命儀

朝堂册命諸臣

前一日守宮設受册者次者東朝堂其日平明受册者朝服升輅發第備鹵簿詣朝堂至降車所降輅謁者絳公服引就次奉禮設受册者版位於東朝堂前近南北向又設舍人宣册位於其北南向將册舍人引受册者就版位立舍人公服先以册書置於案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案又舍人引中書舍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出詣宣册位持節者立於舍人之東少南西向持案者立於舍人西南東面持節者脫節衣持案進舍人前舍人取册持案者退復位舍人稱有制受册者再拜宣册訖又再拜又舍人引受册者進舍人前北面受册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典謁引舍人幡節前導而入謁者引受册者退受册者升輅還第如來儀册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特進輔國大將軍光祿大夫鎮國大將軍侍中中書令諸衛大將軍六尚書太子詹事太常卿都督及上州刺史在京者並同上儀

册內命婦三品以上

前一日守宮設使者及册案使次於肅章門外及永安門外皆道右東向司設設受册者位於其寢庭近南當階間北向其日典儀設册使位於肅章門外之西東向北上舉册案者位在南差退俱東向內謁者監先置案於肅章門外近限使者公服發朝堂乘輅鹵簿鼓吹持節如式其册以油絡網犢車載而行至永安門降輅謁者引入其册下置於册案則隨使而入掌次者俱引入次受册者花釵衣司言引就受册位侍從如常謁者引册使入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持册案者立於使副西南俱東面持節者脫節衣持册案者以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册於案持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册進授使者退復位內給事進使者前面西受册進立於肅章門外跪置册於案俛伏興退司言詣閤跪取册興進立於受册者之北南面稱有制受册者再拜宣册訖又再拜受册者進受册以退初册入閤少頃謁者引使者出就永安門外次更衣乘馬各還其第鹵簿幡節俱還本司

遣使册受官爵

前一日受册之官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西南向其日使者至守次者引就次以制書置於案使者以下皆服朝服受册者著朝服非朝服者公服出立正寢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贊禮者引使者持節前導立於大門之西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令史二人對舉册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贊禮者引受册者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又贊禮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持册案者次之入門而左使者詣階間南面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持册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贊禮者引受册者入立於使者之南北面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册案者取册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受册者再拜宣册訖受册者又再拜贊者引受册者進使者禁北前受册退立東階東南西面持節者加節衣贊禮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之俱復門外持案者從位贊禮者引受册者出

門東西面再拜送賛禮引使者還於次賛禮者引受册者入

朔日受朝 其朔日讀時令則不行此禮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宫設文官次於朝堂如常儀太樂令展宫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向一位於樂懸東南西向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文官三品以上位於横街之南道東設武官三品以上位於道西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設文官四品五品位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横街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北上設武官四品五品位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横街之南當文官每等異位重行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樂懸東北賛者二人在南少退又奉禮設門外位文官於東朝堂西面武官於西朝堂東面皆每等異位重行北上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列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羣官朝集官俱就次各服公服吏部兵部賛羣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入陳於殿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典儀司賛者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四品以上先入就位侍中版奏外辦有司承旨索扇皇帝弁服絳紗衣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黄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跪俛伏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儀協律郎偃麾戞敔樂止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以次入就位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賛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典儀又曰再拜賛者承傳羣官在位者又再拜舍人引羣官北面位者以次出公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有司承旨索扇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

止舍人引東西面位者以次出皇帝若御翼善冠則羣臣皆服袴褶不設樂懸去警蹕

朝集使引見奉辭附

前一日尚舍奉御先奏於御殿所設御座如常儀其日依時刻所司量加隊仗陳列如常式典儀於殿庭橫街之南北設版位如常儀其日朝集使夙興並集朝堂各服其服朝京官文武九品以上並服袴褶諸侍奉官及京官文武四品以上就位如式通事舍人引京官文武三品以上及朝集使俱就所御殿門外序立以次侍中進奏外辦皇帝常服卽御座南向坐侍衛如常儀通事舍人分引京官文武三品以上詣橫街南相對北面位立定典儀曰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各引就街北東西班停立又通事舍人分引朝集使入北面位東方南方在東西方北方在西立定典儀曰再拜朝集使等俱再拜通事舍人承旨詣朝集使東北面立稱有制朝集使等皆再拜舍人宣敕訖又再拜答制先定行首一人跪奏舍人爲奏聽進止若承恩慰問卽舞蹈訖又再拜舍人宣敕訖侍中奏禮畢皇帝還宮如來儀侍臣退羣官等以次退其朝集使奉辭皆准奉參之儀其京官但常參官列版位其朝集使三品以上引升殿賜食四品以下於廊下賜食並臨時奏聽進止

通典卷一百二十五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六　開元禮纂類二十一　嘉五

皇太子加元服

告太廟先期如常告之儀

臨軒會賓贊

所司先奏請司徒一人爲賓卿一人爲贊冠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整飾御幄於太極殿衛尉設羣臣朝集使諸蕃客次於左右朝堂太樂令展宮懸之樂於殿庭設舉麾位於殿上一位於懸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横街之北西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横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諸蕃客又在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五品以上位於横街北東面北上諸州使人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其南六品以下位於横街南諸州使人六品以下及蕃客等又於其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賓受命位於横街南道東北面贊者位又於其後少東北面奉禮郎設門外文官一品以下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一品以下位於門西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並以北爲上其日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如常儀羣臣各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量時版奏請中嚴協律郎大樂令帥工人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先置羣官入立定又引賓贊入立於太極門外道東西向黃門侍郎引主持節中書侍郎引制書案

立於樂懸東南面西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升輿出自西房卽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樂止通事舍人引賓贊入就位賓贊初行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侍中及舍人前承制侍中降至賓前稱有制公再拜將加冠於某之首公其將事公少進北面再拜稽首辭曰臣不敏恐不能供事敢辭侍中升奏又承制降稱制旨某公將事無辭公再拜退復位侍中退舍人至卿前稱敕旨卿再拜將加冠於某之首卿宜贊冠卿再拜舍人退黃門侍郎引主節至賓所主節授黃門侍郎黃門侍郎執節立於賓東北面賓再拜受節付主節訖又再拜主節立於賓後黃門侍郎退中書舍人引制書案至賓所取制書在賓東北西面立賓再拜受制書執立又再拜持案者立於賓後中書侍郎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賓贊出賓贊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侍衛警蹕如來儀入自東房樂止舍人引一品以下以次出初賓贊出門賓以制書置於案升車從輅而行威儀鼓吹詣東宮降輅入次賓贊具服其一品以下以次出蕃客各還館九品以上詣東宮朝堂次服其服就位如冠儀

冠

前一日衞尉設賓次於重明門外道西南向贊冠次又於其西南向並鋪牀席又於重明門內道西施一次擬會賓贊設文武羣官九品以上及羣親并宮臣次如常儀奉禮設文武羣官九品以上諸親在五品之下及宮臣外位如常儀設殿庭位文武羣官共典儀共宮臣合班諸親在五品下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皆以北爲上

又設皇太子位於閤外道東西向設三師位於閤外道西三少位於三師之南少退東向典儀又設皇太子受制位於樂懸北北面所司設軒懸之樂於殿庭又設舉麾位於庭上一位於懸下有司設皇太子羽儀車輿於殿庭如常儀典設郎帥其屬鋪解劍席於懸之東北冠日平明宮臣皆朝服非宮臣者公服三師三少公服並集於重明門外次宗正卿乘犢車侍從詣左春坊權停左右二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工人及諸行事之官各入就位奉禮郎設罍洗於東階東南罍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巾加勺羃典設郎鋪皇太子冠席於殿上東壁下近南西向設賓席於西階上東向設主人席於皇太子席西南西向設三師席於冠席北三少席於冠席南典設郎張帷幄於東序內設褥席於帷中又張帷幄於序外擬置饌物等內直郎陳服於帷內東領北上衮冕服元衣纁裳九章白紗中單黼領褾襈裾革金鉤䚢大帶朱韍二章玉具劍火珠鏢首瑜玉雙珮珠組雙大綬四綵赤白縹紺純朱質長一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廣九寸小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面首半之間施二玉環白韈赤舄金飾象笏遠遊冠服絳紗袍白紗中單皁領褾襈裾白方心曲領假帶絳紗蔽膝白練裙襦白韈黑舄其革帶劍珮綬笏與冕服同緇布冠元衣素韠白紗中單青領褾襈裾[illegible]韈革帶大帶笏緇纚用皁羅巾方六寸屬帶於前兩隅犀簪二物同箱在服南櫛實於箱又在南莞筵四紛純繅席四繢純又在南良醞令實側尊甒醴加勺羃於序外帷內設罍在洗北篚在洗南東肆實巾一角觶角柶各一加羃太官令實饌豆九籩九於罇西俎在豆北執在庭罍洗者絳公服立於罍洗之南北向執帷內罇罍洗籩豆俎等並絳公服立於罇罍豆俎之所冕白珠九旒犀導組纓青纊充耳遠遊三梁冠金附蟬九首施朱翠黑介幘犀導肆髮纓綏緇布冠青組纓屬於冠冠冕各一箱盛奉禮郎二人各執立於階之西東面北上主人各攝冠者庶子為之升諸東序帷內少北戶東西面立典謁引羣官以次入就常位初賓贊入次左庶

子版奏外辦通事舍人引三師等入就閤外道西位東面立皇太子著空頂黑介幘雙童髻玉導寶飾綵衣（紫褶綠袴織成褾領綠錦紳烏皮履）乘輿以出洗馬迎於閤門外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輿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輿洗馬引之道東位西向立左庶子又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三師三少答再拜洗馬引就階東南位三師訓導在前三少訓從於後千牛仗二人夾左右其餘仗衛列於師保之外通事舍人引宗正卿入見皇太子訖通事舍人引出迎賓洗馬引皇太子初行樂作至階東西面立偃麾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宗正卿引迎賓於門東西面賓立於門西東面宗正卿再拜賓不答拜賓入門樂作主人從入立於樂懸東北西面賓入贊冠者從入舍人引賓贊詣殿階閤南立樂止贊冠者立於賓西南東面節在賓東少南西面制案在贊冠西南東面賓就案取制執洗馬引皇太子詣受制位北面立皇太子初行樂作至位樂止主節脫節衣賓稱有制皇太子再拜宣詔曰制皇太子某吉日元服率由舊章命太尉就宮展禮訖皇太子又再拜少傅進詣賓前受制書退授皇太子皇太子受制書付庶子案退洗馬引皇太子師保等如式升東階（贊人從升）初行樂作至階樂止入東序帷內近北西向立師保等就席位訖賓升西階宗正卿升東階各立席後初賓升舍人引贊冠者詣罍洗盥手升自東階詣序帷內於主人贊冠之南俱西面贊引皇太子出立於席東西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二箱坐奠於皇太子南端興席北少東西向立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面坐脫空黑介幘置於箱櫛畢設纚興少北南面立賓降盥主人從降樂作賓升樂止主人從升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頂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立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厥幼志慎其成德壽考維祺以介景福乃跪冠興復位東面立賓之贊冠進筵前東面跪結纓興復位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帷

內著元衣素裳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筵進前東面跪脫緇布冠置於黑介幘之箱櫛纚依舊不解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遠遊冠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祝曰吉月令辰乃申嘉服克敬威儀式昭厥德眉壽萬年永受祺福乃跪冠興復位主人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帷內著朝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賓揖皇太子進升筵西向坐賓之贊冠者進筵前東向跪脫遠遊冠置於纚箱櫛纚依舊不解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右執項左執前進皇太子筵前東向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其服以成厥德萬壽無疆承天之慶乃跪冠興賓復位賓之贊冠者跪受簪結纓興復位皇太子興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適東序著袞冕之服以出立於席東西面贊冠者徹纓櫛二箱入於帷內主人贊冠者又設醴皇太子席於室戶西南向下莞上藻賓之贊冠者於東序帷內盥手洗觶典膳郎酌醴加柶覆之面柄賓之贊冠者受面葉立於序內南面立賓揖皇太子贊冠者引皇太子就筵西南面立賓進受醴加柶面柄進皇太子筵前北面立祝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厥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皇太子筵西拜受觶賓復位東面答拜贊冠者興進饌陳於皇太子筵前皇太子升延坐左執觶右執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饍葅徧擩於豆以授皇太子又祭於籩豆之間贊冠者取胏一以授皇太子皇太子奠觶於薦西興受胏郄左手執本坐繚右手執末以祭上左手嚌之興以授贊冠者加於俎皇太子帨手興取觶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筵末坐啐醴建柶興降筵西南南面坐奠觶再拜執觶興賓答拜皇太子升筵坐奠觶於薦東興降筵贊冠者引皇太子降自西階立於西階之東南面賓初答拜訖降立於西階之西近南東面引賓之贊冠者隨降立於賓西南東面皇太子立定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厥字君子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奉敕字某皇太子

再拜曰某雖不敏敢不祗奉又再拜洗馬引皇太子降初行樂作至阼階下位樂止三師在南北面三少在北南面立定皇太子西面再拜三師等答再拜以出於三師拜訖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前稱禮畢皇太子乘輿以入侍臣從至閤如常儀初皇太子降通事舍人引賓贊及宗正出就會所

會賓贊

賓既出於會所門外之西東面北上宗正卿立於門東西面立定一揖一讓而入宗正卿立於座東西面賓贊立於座西東面俱再拜就座俛伏坐遂行酒酒至賓主俱興再拜就席坐飲食至賓主俱興設食訖賓主俱坐食會訖贊立於西廂東面南上宗正卿立於東廂西面執事奉束帛之篚以授宗正卿又執事者奉束帛篚立於宗正卿之後後牽乘馬入陳於庭北首西上賓贊俱迴北面西上再拜宗正卿以幣篚進西南向授賓執事者以幣進授贊冠者宗正卿與執事者退復位賓贊降從者互受幣賓當庭實揖左右馬以出三馬從出從者互受馬宗正卿出門東西面賓出門西東面北上宗正卿與賓俱揖而退賓贊就車輅詣順天門外復命

朝謁

朝前衛尉先於順天門外東朝堂之北設太子次又於後設三師三少及詹事等次皇太子冠訖諸衛尉率依常行鹵簿陳列威儀仗衛前後部鼓吹備列師傅以下宮臣皆服其服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乘輿以出儀衛侍從如常禮洗馬前導皇太子出重明門左庶子跪奏請降輿升輅又左庶子稱令曰諸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輿升金輅三師乘軺車訓導在前三少亦乘軺車訓從在後威儀仗衛依鹵簿發引鳴鐃而行至長樂門鐃吹止至順天門次迴輅西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輅就次又左庶子稱令曰諸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降輅洗馬前導入

次左庶子侍右舍人引三師三少詹事就次皇太子停於次少頃舍人奏聞典儀先於皇帝所御殿前設皇太子位左庶子跪奏請入又左庶子稱令曰諸左庶子俛伏興皇太子出次左庶子等夾侍舍人引洗馬導引當門揖引入外宮諸儀衛鹵簿等悉陳列於門外皇太子自東上閤洗馬左庶子等從入至皇帝所御殿前位北向立從官陪後左庶子贊拜皇太子再拜侍中宣敕戒曰事親以孝接下以仁使人以義養人以惠訖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雖不敏敢不祗奉又再拜訖引下詣皇后所御殿至殿院內給事奏聞出則皇太子入洗馬左庶子等不入太子至皇后所御殿前北向立再拜尚儀前承令降詣皇太子西北東面稱令曰皇太子再拜宣令戒之詞如皇帝皇太子再拜少進稱臣夙夜祗奉不敢失墜又再拜司言引至閤舍人承引以出皇太子還如來儀

皇太子謁太廟

前一日皇太子宿齋於正殿其宮臣從入廟者宿齋於家正寢所司掃除廟之內外衛尉設皇太子次於正寢西南角東向又設三師以下及宮官次於皇太子之後少近西俱東向又設宮官次於東宮朝堂奉禮郎設皇太子版位於朝堂道東北向典儀設宮臣位於重明門外文官在東西面武官在西東面每等異位重行俱以北為上其日未明所司依鹵簿陳設於重明門外宮臣應從者依時刻集朝堂次皆服朝服非朝服者服常服諸率各勒所部陳設於式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僕策輅於西閤外南向左右執刀立於輅前北向舍人引宮官各就位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其庶子負寶如式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僕奮衣而升正立執轡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洗馬引皇太子升僕立授綏命車右升訖車驅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式出重明門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車輅權停請侍臣上馬俛伏興退稱侍臣上馬贊者唱侍臣上馬文武侍

臣皆上馬宮官上馬畢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發引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車輅動鐃吹不作文官在左武官在右至下馬所侍臣並下車馬皇太子至次所迴輅南向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洗馬引入次侍臣立如常皇太子入次一刻頃左庶子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出次俛伏興皇太子出次謁者引家令家令引皇太子入自南門三師三少導從如式庶子二人一人贊左一人贊右舍人二人從近仗量人從入皇太子至位立定家令奏請殿下再拜皇太子再拜少頃家令奏禮畢謁者引家令家令引皇太子出自南門升輅還宮如來儀至重明門外皇太子乘輅入將士停三師三少還皇太子至殿前迴輅左庶子跪奏請殿下降輅俛伏興皇太子降入侍臣從至閤左庶子跪奏請將士各還本位（其還宮鳴鐃吹如常）

會羣臣

皇太子冠見廟之明日皇帝會羣臣如元會之儀其上壽詞云皇太子爰以吉辰載加元服德成禮備普天同慶臣等不勝悅慶謹上千萬歲

羣臣上禮

先上禮三日本司宣令諸應上禮文武之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前一日衛尉量設次於東朝堂晝漏上水七刻各集於次皆朝服奉禮郎先設上禮之官位於東朝堂南文東武西北面重行相對為首又設中書舍人位於文官為首者之北南向設奉禮郎位於文官東北贊者二人在東南差退俱西向牛酒在文武二位之間少前舍人各引應上禮之官就位定令史二人對舉賀録案禮部郎中引就中書舍人前取賀録授舍人訖引案退奉禮郎

唱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中書舍人奉賀錄入進舍人引在位者退酒十二斛犢十二頭赤繩爲籠頭奏

訖並付所司

皇太子會宮臣

皇太子會宮臣如常會之儀上壽與上同詞

宮臣上禮

先上禮一日詹事宣告上禮之官詹事以下七品以上晝漏上水七刻皆朝服集東宮南門之左典儀先設羣官位於中門外北面以西爲上牛酒置其位西五步少近晝漏上水八刻通事舍人引羣官皆就位定詹事丞奉羣官簡錄案於詹事前東面跪授導客舍人導客舍人西面立受迴南向立典儀唱再拜詹事以下俛伏興皆再拜導客舍人以簡錄案入通事舍人引羣官詹事以下退酒九斛盛以銅鍾一斛犢九頭赤繩爲籠頭皆付所司

通典卷一百二十六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七　開元禮纂類二十二　嘉六

皇太子納妃

臨軒命使

將行納采制命使者吏部承以戒之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衛尉設羣官次於東西朝堂太樂令展宮懸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横街之北西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六品以下位於横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合班蕃客又於其南皆西面北上設武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横街北東面北上朝集使五品以上合班諸親位於其南六品以下位於横街南朝集使六品以下蕃客等又在南皆東面北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一人在南少退俱西向設舉麾位於殿上西階之西東面設使者受命於横街南道東北面西上奉禮設門外位文官一品以下五品以上位於順天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武官五品以上位於道西每等異位俱重行東面以北為上未明二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布黃麾半仗入陳於殿庭如常儀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朝服侍中量時刻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就陳於閤外太樂令以下帥工人入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諸侍臣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各贊羣官出次典謁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袞冕出坐如常儀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吏部與禮部侍郎贊使主副出典謁引就受命位侍中前承

制降詣使者西北東面稱有制使主副俱再拜侍中還侍位典謁引使主副出初使者將出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使主副乘輅備儀仗而行從者乘車以從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大昕使者公服至於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主人受其禮於廟（無廟者受於正寢）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作儷儲宮允歸令德率由舊章使某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不教若而人既蒙制訪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副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左手執之儐者引主人迎於大門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間俱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曰某奉制納采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鴈退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降自西階以出

問名

使者既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將加卜筮奉制問名儐者入告主人曰制以某之子備數於儲宮臣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副主人拜迎入俱升堂南面如納采儀使者曰某奉制問名將加諸卜筮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

北面受雁少退仍北面曰臣某第某女某氏出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退於阼階東左右受雁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東廂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公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其儀與納后禮賓同

納吉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以下儐者出請事如納采儀使者曰加諸卜筮占曰協從制使某也納吉儐者入告主人曰臣某之女弗敎惟恐不堪龜筮云吉臣某謹奉典制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雁授使副主人迎拜入俱升堂南面並如納采儀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雁使者降自西階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雁於序端主人降立於內門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賓使者皆如問名之儀

納徵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儀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執事者設布幕於內門之外元纁束帛陳於幕上乘馬陳於幕南北首西上執事者奉穀珪以匱俟於幕東西面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常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大門內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制使某以玉帛乘馬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祇奉典制儐者出告又儐者引主人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至於內門外使者立於門西東面北上主人立於門東西面執事者坐啟匱取珪加元纁上興以授使副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受玉帛謁者引使者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

右牽乘馬者從入三分庭一在南首西上使者升自西階立於楹間俱南面西上主人升自東階進使者前北面使者曰某奉制納徵主人降階間北面再拜稽首升進北面受玉帛使者降自西階出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初使者降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玉帛受馬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前西出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賓使者如納吉之儀

告期

前一日主人設次設几筵及儐者受命請事等並如納采儀使者曰詢於龜筮某月某日吉制使某告期其授雁升堂受命之儀一如納采使者曰某奉制告期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再拜以下禮畢如納采其賓使者如納徵儀

告廟

有司以特牲告如常禮祝文臨時撰

册妃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如常設宮人次於使者西南俱東面鄣以行幃其日奉禮設使者位於大門外之西東向使副及內侍位於使者之南舉册案及璽綬命服者在南差退俱東向設主人位於門南北面設使者以下及主人位於內門外儀皆如之設典內位於內門外主人南西面設宮人位於門外於使者之後俱重行東向以北為上障以行幃設贊者二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典內先置一案於閤外近限使主副朝服乘輅持節備儀仗鼓吹備而不作至妃氏大門外使者降輅掌次者延入次宮人等各之次掌嚴奉褕翟衣及首飾內廐尉進厭翟車於大門之外道西東向以北為上諸衛率其屬布妃儀仗如常使者出次典謁引使者以下持節者前導及宮人典

內各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俱東向主人朝服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立定少頃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典謁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持案以下從之主人入門而右至內門外各就位立定奉册寶案者進當使副前使副受册寶奉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册寶進授使者退復位內侍進使者前西面受册寶東面授典內退復位典內持册寶入立於閤外之西東面跪置册寶於案典內俛伏興奉衣服及侍衛者從入皆立於典內之南俱東面北上傅姆贊妃出引立於庭中北面掌書進跪取玉寶興進立於妃前南向掌嚴奉首飾及褕翟與諸宮侍衛者次入侍衛如常典內還復位司則前贊妃再拜還侍位妃再拜司則進掌書前北面受册寶進妃前南向授妃妃受以授司閨司則又前贊妃再拜還侍位妃又再拜訖司則前請妃升座還侍位司閨引妃升座南向坐宮官以下俱降立於庭重行北向以西爲上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宮官以下皆再拜訖諸應侍衛者各升立於侍位司則前啓禮畢妃降座司閨引妃入室主人賓使者如禮賓之儀使者乘輅而還

臨軒醮戒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衛尉設次於東朝堂之北西向又設宮官次於重明門外如常儀其日前三刻宮官俱集於次各之次皆服其服諸衛各勒所部依圖陳設左庶子奏請中嚴內僕進金輅於閤外南向率一人執刀立於輅前北向前二刻諸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以次詣閤奉迎左庶子負璽如式宮官應從者各出次立於門外文東武西重行相向北上左庶子奏外辦太僕齎衣而升執轡皇太子著衮冕之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皇太子乃升僕立授綏車驅左庶子以下夾侍如常出門車權停令車右升輅陪乘宮臣上馬訖皇太子車動鼓吹振作如式文武官皆乘馬如常至承天門下車所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

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就位侍衛如常儀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座於太極殿阼階上西向衛尉設羣官次於朝堂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乘黃令陳車輅並如常儀其日尚舍直長鋪皇太子席位於牖間南向（其席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尚食奉御設酒罇於東序下有坫加勺設羃實爵一又陳籩脯一豆醢一在罇西晡前三刻典儀設羣官版位於內奉禮設版位於外如朝禮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立仗入陳於殿庭羣官依時刻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近仗就陳於閤外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晡前二刻諸衛侍之官各服其器服侍中中書令以下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吏部兵部贊羣官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門外位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皇帝出自西房卽御座西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如常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羣官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初羣官入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侍從如常式皇太子每行事左庶子執儀贊相）至懸南北面立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皇太子再拜典儀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詣西階皇太子脫舃舍人引升就席西南面立尚食奉御酌酒於序進詣皇太子西南東面立皇太子再拜受爵尚食直長又薦脯醢於席前皇太子升薦座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右祭酒興降席西南面坐啐酒奠爵再拜執爵興奉御受虛爵直長徹薦還於房舍人引皇太子進當御座東面立皇帝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皇太子曰臣謹奉制旨遂再拜舍人引皇太子降自西階納舃訖典謁引舍人舍人引皇太子出門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出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入自東房警蹕侍衛如常儀侍臣從至閤

親迎

前一日衛尉設皇太子次於妃氏大門之外道西南向設侍衛羣官次於皇太子次西南東向北上皇太子既受命遂適妃第執燭馬前鼓吹振作如式侍從如常皇太子車至妃氏大門外次前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之次車將至主人設几筵如常禮女如別儀妃服褕翟花釵立於東房侍從如常主婦衣禮衣鈿釵立於房戶外之西南向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之內西向（在廟則主人以下者祭服）儐者公服立於主人之左北向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就位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出次立於門西 東面侍衛警蹕如常儐者進受命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左庶子承傳進跪奏如常皇太子曰以茲初昏某奉制承命左庶子俛伏興傳於儐者入告主人曰某謹敬具以須儐者出傳於左庶子奏如初儐者引主人迎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答拜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答再拜主人揖皇太子先入掌畜者以雁授左庶子進東南向奉授皇太子既執雁進入侍衛者量入侍從及內門主人讓曰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弗敢先主人又曰固請皇太子入皇太子曰某固不敢先主人揖入皇太子從入皇太子入門而左主人入門而右及內門主人揖入內霤將曲揖當階揖皇太子皆報揖至於階主人曰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皇太子升皇太子曰某固敢辭主人又曰終請皇太子升皇太子又曰某敢終辭主人揖皇太子報揖主人升立於阼階上西面皇太子升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雁俛伏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內廐尉進厭翟於內門外傅姆導妃司則前引出於姆左傅姆在右保姆在左（執燭及侍從如式）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戒之西階上施衿結帨命之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

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恭敬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妃既出內門至輅後皇太子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與為禮妃升輅乘以几姆加幜皇太子馭輪三周馭者代之皇太子出大門乘輅還宮侍衛如來儀妃仗次於後主人使其屬送妃以賓從

同牢

其日司閨設妃次於東閣內道東南向掌筵鋪褥席將夕司閨設皇太子幄於殿室西廂東向鋪地重茵施屏障設同牢之席於室內皇太子之席西廂東向妃東廂西向（席皆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席間量容牢饌典膳監設洗於阼階東南東面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二中二爵）設妃洗在東房筵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皆加勺巾冪饌典膳監先饌於房西牖下籩豆各二十簠簋各二鉶各三瓦甒一皆加巾冪蓋俎三罇在室內北牖下元酒在西加冪勺南柄（冪夏用紗冬用綌）罇在房戶外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爵合卺（其器皆烏漆惟瓠以陶卺以瓢）皇太子車至侍臣下馬所車權停文武侍臣皆下馬車右降立於輅車右勳右車夾輅而趨車至左閤迴輅南向左庶子進當輅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降輅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輅入俟於內殿門外之東西面侍衛如常儀左庶子以下皆退妃至宮門鹵簿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如常入至左閤外迴輅南向司則進當輅前啟請妃降輅掌筵依式執扇前後執燭如常儀妃降輅就次整飾司閨引妃詣內殿門西東面皇太子揖妃以入又司閨前升自西階妃後升執扇燭者陳於東西階內皇太子即席東向立妃即席西向立司饌進詣階間北面跪奏稱司饌妾姓言請具牢饌興司則承令曰諾司饌率其屬升奉饌入設於皇太子及妃座前醬在席前菹醢在其北俎三入陳於豆東豕俎特在北（豆在菹醢之東）司饌設黍於醬東稷在東設湆於醬南（饌在西也）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菹

醯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豕俎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司饌啟會郤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啓發也豆盡徹於房內各
加匕筯設訖司饌北面跪奏饌具興皇太子及妃俱坐司饌跪取脯擩於醢取韮葅擩醢授皇太子又司饌取脯
擩於醢取韮葅擩醢授妃皇太子及妃俱受祭於籩豆之間司饌興取黍實於左手徧取稷反於右手授皇太子
又司饌取黍實於左手徧取稷反於右手授妃皇太子及妃各受祭於葅醢之間司饌俱興各立取胏皆絕末跪
授皇太子及妃俱受又祭於葅醢之間司饌俱以胏加於俎掌嚴授皇太子巾又掌嚴授妃巾皇太子及妃皆帨
手以柶扱上鉶徧擩之祭於籩豆之間司饌品嘗皇太子饌又司饌品嘗妃饌司饌各移黍置於席上以次跪授
胏脊皇太子及妃皆食以湆醬三飯卒食司饌北面跪奏稱司饌妾姓言請進酒司則承令曰依奏興司饌北面
俱盥手洗爵於房入室詣酒罇所酌酒進北面立皇太子及妃俱再拜興一人進授爵皇太子一人以爵授妃皇
太子及妃俱受爵司饌俱退北面答再拜皇太子及妃俱坐皇太子及妃俱祭酒司饌各以肝從司則俱進受虛
爵奠於篚司饌又俱洗爵酌酒再酳皇太子及妃俱受爵俱飲司則進受虛爵奠於篚三酳用巹如禮再拜皇太
子及妃立於席後司則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罇進北面俱奠爵興再拜皇太子及妃俱答拜司則俱坐取爵
祭酒遂飲卒爵奠爵遂拜執爵興降奠爵於篚還侍位司饌北面奏稱司饌妾姓言牢饌畢司則承令曰諸司饌
徹饌設於房司則前跪奏稱司則妾姓言請殿下入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入於東房釋冕服著袴褶司則啟妃
入幃幄皇太子及妃俱入室媵餕皇太子之饌御餕妃之饌

妃朝見

其日晝漏上水一刻所司列御座於所御殿阼階上西面其席莞席紛純加藻席畫純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司設設皇后座於室戶外之

西近北南向尚食帥司膳設酒罇於房內東壁下有坫加勺冪（罇用瓦甒實以醴酒）籩一豆一實以脯醢設於罇北又設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東北肆（篚實以巾一冪一角一栖一）其日夙興妃沐浴司則啟請妃內嚴質明諸衛帥其屬陳布儀仗如常儀近仗入陳於寢門外內廐尉進厭翟於正寢西階之前南向司則啟外辦妃服褕翟加首飾以出降自西階升輅侍衛如常至降車所司則贊妃降輅司言引妃入仗衛停於閤外障扇侍從如常妃至寢門之外立於西廂東面諸衛勒所部屯門布仗近仗入陳於所御殿閤外如常侍中奏請皇后內嚴妃既至寢門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以出升自阼階即御座西向坐侍衛如常儀尚儀又奏皇后外辦皇后褘衣首飾司言引尚宮尚宮引皇后出即御座南向坐侍從如常妃奉笲棗栗司饌又執奉笲腶脩以從司則引妃入立於庭北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東面跪奠笲於御座前皇帝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妃自西階降復北面位奉笲腶脩再拜司言引妃升進北面跪奠笲於皇后座前皇后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言引妃退立於西序東面又再拜司設設妃席於戶牖之間近北面南向司言引妃立於席西南向尚食又入東房盥手洗觶酌醴齊加柶面柄出進詣妃席前北向立妃進東面再拜受醴尚食薦脯醢於席妃升席坐左手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降席進東面跪取觶興即席坐奠觶於薦東興降席司賓引妃降自西階出閤乘車還宮障扇侍從如來儀

會羣臣

皇帝會羣臣於太極殿如正至之儀唯上壽辭云皇太子嘉聘禮成克崇景福臣某等不勝慶忭謹上千秋萬歲壽

卷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八　開元禮纂類二十三　嘉七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羣臣賀幷會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西向守宮設羣官等次東宮朝堂伶官師展軒懸之樂於殿庭以姑洗之均又設三鎛鐘姑洗東則大呂各依其位設登歌以南呂之均及設麾於殿上並如常儀典設郎鋪羣官牀座於殿上文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西南重行北向武官三品以上於皇太子西北重行南向俱以東為上朝集使三品以上及都督刺史各依方於文武官之下設不升殿者座席於殿庭東西廂文官四品五品於懸東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武官四品五品於懸西六品以下於橫街之南當文官每等異位俱重行東向北上朝集使非升殿者分方各依文武官當品之下諸州使人分方各於朝集使之下亦如之諸親於四品五品之下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掌儀仍各設版位奉禮設門外位於東宮朝堂之前文官在東武官在西俱每等異位重行相向北上諸親位於文武四品五品之下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設諸州朝集使位東方南方於宗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西面西方北方於異姓親之南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俱以北為上典膳量設罇於廊下近北設不升殿者酒罇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羃俱障以帷其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文武羣官依時刻集朝堂次各公服左庶子量時刻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伶官師帥工人二舞入就位又伶官師一人升就位舉麾掌儀帥贊者入就位吏部兵部贊羣官俱出次通事

舍人各引就門外位又舍人引羣官非升殿者先入就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著從省服(未冠則雙童髻)以出侍衛如常伶官師舉麾奏承和之樂皇太子即座西向坐偃麾樂止(凡樂皆伶官師舉麾工鼓柷而後作偃麾戛敔而後止)掌儀一人升就西階上東面立贊者二人立於階下通事舍人引羣官以次入就位公初入門舒和之樂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迎公王興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立於座後(若有三公諸伯叔則降立於東階下西面公至階則升立詣於座後皇太子升降伶官舉麾樂作止如式)公至階樂止公以下升座者俱脫履於階下(所司先設脫履席)通事舍人接引羣官升就位立定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羣官爲首者一人進皇太子前東面立賀稱元正首祚景福惟新伏惟皇太子殿下與時同休(冬至賀云天正長至伏惟殿下與時同休)賀訖退復位皇太子答再拜左庶子前承令進宣令訖羣官上下又再拜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坐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坐掌儀唱就座贊者承傳羣官上下就座皆就座俛伏坐伶官師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其笙管者詣階間北面立典膳郞進酒至階掌儀唱酒至興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俛伏興立席後左庶子到階省酒典膳郞奉酒進皇太子舉酒食官令又行羣官酒酒至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再拜(若皇太子遣停拜即止)羣官皆搢笏受觶掌儀唱就座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就座俛伏興飲皇太子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曲典膳郞進受虛觶復於坫登歌訖降復位觴行三周典膳郞進食食升階左庶子到階省案掌儀唱食至興贊者承傳羣官上下俛伏興立座後典膳郞品嘗食訖以次準置皇太子前食官令又行羣官案(太子若不食及宮臣案先下訖不須興)設食訖掌儀唱就座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就座俛伏坐皇太子及飯奏休和之樂羣官上下俱飯皇太子食畢樂止仍行酒遂設庶羞伶官師引二舞以次入酒行九徧會畢掌儀唱可起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降座俛伏興還

侍位皇太子降立於座後掌儀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上下皆再拜皇太子答再拜通事舍人引羣官降納履以出公初出樂作若有三公諸伯叔皇太子升降伶官師舉麾作止如式公出門樂止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請殿下升座俛伏興還侍位樂作皇太子升座坐樂止羣官出畢非升座者仍立於殿庭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興樂作皇太子降座以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又通事舍人引侍殿庭者以次出皇太子若服袴褶羣官及宮臣皆袴褶朝集使公服升座者脫履如式若設四部樂則去樂懸無警蹕伶官師帥四部伎立於左右嘉善門外羣官初坐伶官師引四部伎聲作而入各就座以次作如式

皇太子元正冬至受宮臣朝賀

前二日本司宣攝內外各供其職前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正殿東序西向衛尉設宮臣次於重明門外伶官師展軒懸之樂於殿庭以姑洗之均設麾於殿上西階之西又設爲首者解劍席於懸西橫街之南並如常儀設宮臣版位於懸南文東武西俱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設典儀位於東階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設宮臣門外位文官道東武官道西重行相向以北爲上

受朝

其日未明三刻開諸宮殿門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宮臣依時刻集重明門外各服其器服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伶官師帥工人入就位又伶官師一人升就位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通事舍人引宮臣俱就門外位又舍人引六品以下先入就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皇太子將出仗動伶官師跪俛伏興舉麾鼓柷奏承和之樂皇太子

升自阼階即座西向坐偃麾戛敔樂止通事舍人引宮官五品以上以次入就位宮臣初入門奏舒和之樂至位樂止宮臣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宮臣在位者皆再拜訖通事舍人引為首者一人詣西階為首者初行樂作至解劍席後樂止為首者就席解劍置於席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進當皇太子座前東面跪賀其賀詞與羣官同俛伏興通事舍人引降詣席後為首者跪著劍俛伏興樂作復懸南位樂止宮臣俱再拜左庶子前承令降詣宮臣西北東面稱令旨宮臣俱再拜宣令訖宮臣又再拜左庶子還侍位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宮臣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出還次為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左庶子前跪奏稱左庶子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興樂作降座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會

伶官師登歌於殿上以南呂之均典設郎鋪宮臣座席於殿上文官於皇太子幄座西南重行北向武官於皇太子西北重行南向俱以東為上設不升殿者座席於東西廊下設解劍席於懸西横街之南俱以北為上典設郎設壺罇於殿上西序之端東西有坫加爵一於罇下又設升殿者酒罇於西廊下近北設殿下者酒罇各於其座之南皆有坫冪俱障以帷設訖通事舍人引宮臣出次俱就門外位左庶子奏外辦皇太子服遠遊冠絳紗袍以出侍衛如常皇太子將出仗動樂作皇太子升自阼階即座西向坐樂止典儀一人升就東階上西面立通事舍人引文武宮臣以次入就位宮臣初入門樂作為首者至位樂止宮臣立定若朝會別日設會贊拜如朝禮左庶子前承令降命宮臣升座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應升殿者詣西階為首者初行樂作至解劍席樂止宮臣各脫舃履跪解劍置於席上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升階宮臣為首者一人升立於階西東向以下各就座後立於其位又通事舍人

引廊下位者就座後上下立定典膳郎前跪稱典膳郎臣某言請賜宮臣上壽俛伏興左庶子稱令曰諾典膳郎退升詣酒罇東面立通事舍人引爲首者詣酒罇之所北面立典膳郎酌酒一爵授爲首者搢笏受爵通事舍人引爲首者詣皇太子座前東面授左庶子左庶子受爵進置皇太子前爲首者執笏通事舍人引爲首者退東面跪稱某宮臣等稽首言正元首祚（冬至云天正長至）臣等不勝大慶謹上千萬歲壽俛伏興再拜宮臣等上下皆再拜立於席後左庶子前承令少退宣令訖宮臣上下又再拜左庶子取爵奉進皇太子舉酒奏休和之樂宮臣上下皆舞蹈三稱萬歲皇太子舉酒訖左庶子進受虛爵以授典膳郎典膳郎受爵復於坫樂止初左庶子受虛爵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爲首者就座後立殿上典儀唱就座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俱就座俛伏坐伶官師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位坐又引笙管進詣階間北面立典膳郎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左庶子到階省酒典膳郎奉酒進皇太子舉酒食官令又行宮臣酒酒至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再拜俛伏興坐飲皇太子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之樂三終行觴三周典膳郎進食皇太子食奏休和之樂食畢樂止仍行酒設庶羞之奠如會羣官儀伶官師引諸伎以次入樂作若賜酒左庶子前承令詣東階上西向稱賜酒殿上典儀承傳階下贊者又承傳宮臣上下皆執笏俛伏起再拜搢笏立受觶就座俛伏坐飲訖俛伏起授虛觶再拜執笏又再拜就座俛伏坐酒九行徧會畢殿上典儀唱可起階下贊者承傳宮臣上下皆俛伏起立席後通事舍人引宮臣降詣解劍席後跪著劍俛伏興納舄履樂作復懸南位樂止位於東西廊下者仍立於席後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宮臣在位者皆再拜（廊下者拜於席後）諸伎俱作通事舍人引宮臣以次出爲首者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左庶子跪奏稱左庶

子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興奏承和之樂皇太子降座以入侍衛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皇太子與師傅保相見

前一日衛尉設師傅保次於宮門外道南西向伶官師展軒懸於殿庭以姑洗之均其日質明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典儀設師傅保位於西階之西東向三少位於師傅保之南少退俱東向北上太師太傅太保及三少至宮門通事舍人引就次左庶子奏請中嚴伶官師帥工人就位通事舍人引師傅保及三少立於正殿門西差退俱東向左庶子奏外辦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俱詣閤奉迎皇太子著從省服以出左右侍衛如常儀承和之樂作至東階下西面立樂止通事舍人引師傅保三少入就位樂作如常師傅保立定皇太子再拜師傅保答再拜若三少特見則三少先拜通事舍人引師傅保出樂作止如常師傅保出門左庶子前跪稱左庶子臣某言禮畢皇太子左右侍衛及樂奏如來儀

皇太子受朝集使參辭

前一日典設郎設皇太子幄座於東宮正殿東序西向又設宮臣次及朝集使次於重明門外其日質明所司設宮臣及朝集使次於殿庭諸衛率各勒所部屯門列仗東宮文武官依時刻集朝堂就位服袴褶朝集使並就次服公服左庶子量時刻版奏請中嚴近仗就陳於閤外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就閤奉迎通事舍人各分引羣官及朝集使就門外位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常服卽座西向坐通事舍人引宮臣入就位如常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在位者皆再拜又通事舍人前引朝集使橫行北面立定掌儀曰再拜朝集使皆再拜通事舍人承令詣朝集使前稱有令朝集使皆再拜宣令訖又再拜舍人引宮臣以次出其辭禮亦如之

親王冠百官一品以下盡九品庶人並附其嫡子但以品第庶子與親王同其降殺則異

前三日本司帥其屬筵日筵賓於廳事五品以上嫡子筵於廟門外無廟筵於正寢之堂主人公服立於楹間之東西面於寢則堂上楹間近東掌事者各服其服立於門西東面於寢則楹間近西東面布筵席於主人之西西面餘並如別儀前三日筵賓如來日之儀主人謂將冠者之父也賓謂可使冠子者前一日主人至賓第掌次者引之次主人公服出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賓公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公服進於賓左之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皇子某王一品以下曰某之子其下倣此將加冠請某公教之相稱各隨官爵儐者入告賓出立於門左西面再拜主人答再拜主人曰皇子某王將加冠願某公教之一品以下云吾子下倣此賓曰某不敢恐不能供事一品以下加以辱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某公教之賓曰王重有命某敢不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還賓拜送主人命使者戒贊冠者如戒賓一品以下主人戒贊冠者如戒賓亦通使子弟戒之前一日掌次者設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其日夙興掌事者一品以下贊者庶子同設洗於阼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六品以下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冪篚在洗西南肆篚實巾一勺一加冪席於東房內西牖下無房者張帷陳衣於席東領北上袞冕服青衣纁裳九章五章在衣山龍華蟲火宗彝四章在裳藻粉米黼黻一品袞冕服同上二品鷩冕服七章三章在衣華蟲藻火四章在裳宗彝粉米黼黻三品毳冕服五章三章在衣宗彝藻粉米二章在裳黼黻四品繡冕服三章一章在衣粉米二章在裳黼黻五品元冕衣無章裳刺黼一章六品以下爵弁服青衣纁裳白紗中單黼領青褾襈裾革帶鉤鞢大帶青帶紕其外上朱下綠紉約用組一品二品大帶皆紕其外上以朱下以綠三品大帶四品五品帶皆紕其垂外以元內以黃紉約皆用青組六品以下練帶紕其內外以縞約用青組中單青領素朱黻二章山火三品以上飾以裳色山火二章四品繡冕山一章五品元冕無章六品爵韠劍飾以珠玉三品以上飾以金玉四品五品飾以金山元玉雙珮纁朱雙綬四綵赤黃縹紺純朱質纁文織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間施二玉環一品雙珮山元玉五品以下水蒼玉雙綬一品綠綟綬四綵紫黃赤綠質長丈八尺二百四十首廣九寸二品三品紫綬三綵紫黃赤純紫質長丈六尺一百八十首廣八寸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一品施二玉環四品青綬三綵青白紅純青質長丈四尺一百三十首廣七寸五品黑綬二綵青紺純紺質長丈二尺一百首廣六寸皆有小雙綬長二尺六寸色同大綬而首半之六品以下無劍珮綬朱韈赤舄五品以上同六品以下白韈赤履庶人黑介幘服絳公服方心

革帶紛鞶假帶韈履庶子以上皆同遠遊冠絳紗單衣白紗中單皁領褾襈裾白裙襦赤襦彩一品以下進賢冠假帶曲領方心絳紗蔽膝白韈黑舃一品以下革帶鉤鰈佩雙綬六品以下無劍綬八品以下去中單曲領蔽膝黑履庶人黑介幘服白裙襦青領革帶韈履緇布冠服青衣素裳白紗中單青領褾裾素韠其革帶大帶劍佩綬與冕服同韈舄與遠遊冠服同三品以上中單革大帶劍佩綬與冕服同韈舄與進賢冠同六品以下中單革帶緇帶與爵弁同韈履與進賢冠服同庶人帶韈履與介幘服同去韠緇纚其纚用皁巾方六寸屬於前兩隅犀簪櫛實於箱在服南莞筵三紛純加藻席三緇純在南三品以上莞筵四加藻席四四品五品蒲筵四緇布純加萑席四元帛純六品以下蒲筵四不加萑席其庶子各如其品嫡子之席各用三罇於房戶外之西兩甒元酒在西加勺冪設坫於罇東置二爵加冪豆十籩十在服北俎三在籩豆北凡牲醴節折如離肺俎三實羊豕及腊一籩實脯棗之類豆實葅醢之屬一品以下則罇甒醴在服北加勺羃設在罇北實角觶角柶各一加羃饌陳於坫北四品以下無坫同設篚庶子甒於房戶外之西兩甒元酒在西加勺羃設坫於罇東置二爵於坫加羃饌陳於服北一品俎三籩十豆十三品八四品七五品六六品以下用特牲俎一籩二豆三庶子同嫡子牲器設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實以巾質明賓贊至於主人大門外掌次者引之次賓贊俱公服諸行事者各服其服六品以下無公服者服常服執罇罍篚者皆就位冕青珠九旒青纊充耳犀簪導組纓色如其綬三品以上袞冕垂青珠九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角簪導鷩冕七旒毳冕五旒餘皆同袞冕四品五品絺冕垂青珠四旒以組為纓色如其綬青纊充耳角簪導元冕三旒餘同絺冕六品以下爵弁元纓庶人則黑介幘庶子同嫡子遠遊冠三梁金附蟬黑介幘纓青緌犀導三品以上進賢冠三梁纓青緌犀導四品五品以上二梁六品以下一梁庶人則黑介幘緇布冠青組纓冠冕各一箱各一人執之待於西階之東西北上設主人之席於阼階上西面設賓席於西階上東面皇子席於房戶之西南面房外戶東俱下莞上藻一品以下冠者席於主人東北面庶子如親王儀主人公服立於阼階當東序西面親公服非公服者常服立於罍洗東南西面北上一品以下諸尊者停別室賓者公服立於門內道東北面皇子雙童髻空頂幘玉導金寶飾綵緌褶錦紳烏皮履四品五品導飾以金六品以下無金飾立於房內南面主人贊冠者公服立於房內戶東西面賓及贊冠者出次立於門西贊冠者少退俱東面北上儐者進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賓曰皇子某王將冠某謹應命三品以下云某子有嘉禮命執事庶子同儐者入告

主人迎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答拜（凡賓主拜揖入出皆贊者相導）主人揖贊冠者贊冠者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入賓及贊冠者次入及內門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與賓入贊冠者從至內霤將曲揖賓報揖主人及階主人立於階東西面賓立於階西東面主人曰請公升（一品以下請吾子升他倣此）賓曰某備將事敢辭主人曰固請公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公升賓曰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立於席東西面賓升自西階立於席西東向贊冠者及庭盥於洗升自阼階入東房立於主人贊冠者之南俱西面主人贊冠者引皇子出立於戶外之西南面賓之贊冠者取纚櫛簪箱跪奠於皇子筵東端（一品以下筵南庶子筵東）興席東少北南面立（一品以下席北少東西面立庶子南面）賓揖皇子賓主俱即席坐皇子進升席南面坐（一品以下西面坐庶子南面）賓之贊冠者進筵前北面（一品以下東面庶子北面）跪脫雙童髻置於櫛箱畢設纚興復位賓主俱興賓降盥主人從降賓東面辭曰願主不降（一品以下云吾子下倣此）主人曰公降辱敢不從賓降至盥洗盥手訖詣西階賓主一揖一讓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執緇布冠者升賓降一等受之右執項左執前詣皇子筵前北面跪冠興復西階上席後東面立（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乃跪奠冠興）賓之贊冠者進筵前北面跪設頍結纓興復位（一品以下東向跪結纓庶子同親王而無頍）皇子興賓揖皇子適房賓主俱坐皇子著青衣裳之服出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皇子進立於席後南面（一品以下進升席西面坐一品以下庶子同親王）賓降盥主人從降辭對如初賓盥手跪取爵於篚興洗訖詣西階賓主一揖一讓升主人立於席後西面賓詣酒罇所酌酒進皇子筵前北向立祝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皇子筵西拜受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饌者薦籩豆於皇子筵前皇子升筵坐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祭酒興筵末坐啐酒執爵興降筵西跪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冠者升筵跪奠爵於薦東興立筵西執饌者徹薦爵賓揖皇子進升筵南面坐

[一品以下無賓降盥主人從降下至此儀其一品以下嫡子三加冠後酌醴以醮之又有醮辭其庶子則醮而不醴親王冠同於庶子]賓之贊冠者跪脫緇布冠置於箱櫛畢設纓興復位賓降二等受遠遊冠[一品以下進賢冠庶人黑介幘]左執項右執前詣皇子筵前北面跪冠[一品以下詣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乃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坐設簪結纓興復位皇子興賓揖皇子適房賓主俱坐皇子著朝服[一品以下庶子者絳紗服庶人則白襦襴服]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皇子進立席後南面賓詣酒罇所[一品至三品嫡子冠禮無賓詣酒罇所以下執饌者徹薦爵立俟]取爵酌酒進皇子筵前北面立祝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其服[庶子云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皇子筵西拜受爵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執饌者薦籩豆皇子升筵末坐啐酒執爵興筵西跪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皇子升筵坐奠爵於薦東興立於筵西南面執饌者徹薦賓揖皇子進升席南面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庶人脫黑介幘]置於箱櫛畢設纓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六品以下爵弁庶人則黑介幘]左執項右執前詣皇子筵前北面跪冠興復位賓之贊冠者坐設簪結纓興復位皇子興賓揖皇子適房賓主俱坐主人贊冠者徹櫛箱入房皇子著袞冕之服[庶子及六品以下爵弁服庶人絳公服]出房戶西南面立賓主俱興賓揖皇子進立於席後南面賓詣酒罇所取爵酌酒進皇子筵前北面立祝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咸加其服[庶子云爾服]肴升折俎承天之慶福壽無疆皇子筵西拜受爵賓復位東面答拜[三品以上賓之贊冠者跪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賓主俱坐冠者著絳紗服庶人白襦襴服出房戶西南面賓主俱興賓揖冠者進升席西向坐賓之贊冠者跪脫進賢冠庶人黑介幘置於櫛箱畢設纓興復位賓降三等受冕六品受爵弁庶人黑介幘右執項左執前進冠者筵前東向立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及跪興復位賓之贊冠者設簪結纓興復位冠者興賓揖冠者適房賓主俱坐主人贊冠者徹纓櫛簪箱及筵入於房又筵於室戶西南向冕者著冕服六品以下爵弁服庶人絳公服出戶西南面賓主俱興主人贊冠者盥手洗觶於房酌醴加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立賓揖冠者就筵西面立賓進受醴於室戶東加柶面柄進冠者筵前北面立祝曰甘醴維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筵西拜受觶賓復西階上東面答拜一品以下庶子與親王儀同]執饌者薦籩豆設俎於籩豆之南皇子升筵坐左執爵[一品以下用觶下倣此]右祭脯醢贊冠者取胏一以授皇

子奠爵於薦西興受肺左手執本坐右絕末祭上左手嚌之興加於俎皇子帨手執爵祭酒興筵末坐啐酒興降筵西南面坐奠爵再拜執爵興賓答拜皇子升筵坐奠爵於薦東興贊冠者引皇子降立於西階之南東南面初皇子降賓自西階直西序東面立主人降自阼階直東序西面立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君子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孟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皇子曰某雖不敏夙夜祗奉賓出主人送於內門之外一品以下賓答拜賓主俱坐冠者升筵跪奠觶於薦東興進北面跪取脯降自西階入見母進奠脯於薦前退再拜以出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於西階下初冠者入見母賓主俱興賓降當西序東向立主人降當東序西向立冠者既見母出立於西階之東南向賓少進字之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於嘏永受保之曰字某冠者曰某雖不敏夙夜祗奉賓出送於內門外一品以下庶子取脯見母如嫡子儀如親王主人西面請賓曰公辱執事請禮從者賓曰某既得將事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賓就次主人入初賓出皇子東面見諸親拜之皇子答拜一品以下及冠者西南拜賓之贊冠者答拜庶子同皇子入見內外諸尊於別所賓主既釋服改設席訖賓贊俱出次立於門西東面主人出門東西面主人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賓贊從之至階一揖一讓升各就座後立定俱升座會就賓主俱興賓立於西階上贊冠者在北少退俱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上西面一品以下及衆賓降立於西階下東面庶子同掌事者受束帛之篚升授主人於東序端主人執篚少進西面立又掌事者奉幣篚升立於主人後於幣篚升牽馬者牽兩馬入陳於內門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北面賓還西階上北面贊冠者立於左少退俱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贊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東上主人授幣篚賓受之退復東面位於主人授幣篚掌事者又以幣篚授贊冠者退復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拜送賓贊降自西階從者迓受幣賓當庭賓東面揖牽馬者從出迓受馬於門外賓降主人降送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退主人入四品以下於衆賓降並立於西階下掌事者以幣篚升授主人於序端賓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賓受幣退復東面位主人還阼階北面再拜送賓降自西面從者拜受幣賓出

主人送賓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退主人入庶子同親王儀孤子則諸父諸兄戒賓冠之日主人皆而迎賓拜揖讓如冠主冠於阼醴之庶子醴之及禮賓拜送皆如上儀明日見廟者冠者朝服無廟者見祖禰於寢賓明賛禮者引入廟南門中庭道西北賓賛再拜訖引出六品以下見祖禰於正寢冠者公服庶人常服質明張几筵於正寢賛禮者引入至庭北面再拜訖引出五品以下子孫九品以上子冠假用出身品服其三品以上大功以上親冠同八品九品之服

皇子詣閤至次著朝服通事舍人引皇子入詣皇帝所御之殿至閤近臣奏皇帝卽御座南向坐近臣引皇子入立於階間北面再拜訖近臣引皇子至皇后殿閤外近臣附奏皇后卽御座南向坐司言至閤引皇子入立於階間北面再拜司言引出閤皇子出還第如來儀

通典卷一百二十八終

通典卷一百二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八十九　開元禮纂類二十四　嘉八

親王納妃一品以下至庶人並附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百官皆云賓下准此）於大門外道右南面（一品以下先使媒氏通書女氏許之乃致納采之禮前一日設次如親王其後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設次皆如之）其日大昕使者公服乘犢車備儀仗至於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公服一品以下使者入次主人公服無使者犢車儀仗等事凡百官以下皆云女氏）主人受其禮於廟（無廟者以正寢）掌事者布神席於室戶外之西莞筵紛純加藻席畫純南向右雕几（三品以下布席室戶外之西右几）使者公服（不合公服即常服）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無謁者引）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於大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某公貺室某王（謂皇弟皇子一品以下賓曰吾子有命貺室某也吾子女父其壻父凡百官以下相稱皆云吾子下倣此）某王率由先典使某也請納采（某王主婚者也某也使者名一品以下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上某壻父名下某使者名）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蠢愚又弗教某王命之某不敢辭（某王亦謂主婚者）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退立於後使者左手執之主人迎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至內霤將曲揖當階揖至階揖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使者曰某敢終辭主人升東階當阿（阿棟也）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納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鴈如儀自西階以出

問名

納采禮畢使者既降立於廟門（一品以下內門下準此）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為誰氏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退立於後儐者引主人迎於廟門外之東西面揖使者以入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入門而左二揖至階三讓如初主人升阼階當阿西面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曰致問名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入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鴈還立西階上東面主人還阼階上西面曰某第某女某氏出使者降出立於廟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儐者入告主人曰吾子為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禮從者儐者出告使者曰某既得將事敢辭儐者入告主人曰先人之禮敢固以請儐者出告使者曰某辭不得命敢不從儐者入遂引主人升立於序端掌事者徹几改筵東上（莞筵紛純加藻席繢純一品二品雕几三品彤几四品以下漆几主人設神席亦准此）設鐏甒醴於東房內西牖下加勺冪坫在鐏北實觶一角柶一加冪籩豆在坫北實以脯醢設洗於東房筵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巾加勺冪）設訖儐者引主人降迎使者報揖主人入使者從入至階一讓升（一品以下二揖至階三讓升）主人於阼階上北面再拜旋立於階東西面賓於西階上北面答拜旋立於階西東面主人受几於序端掌事者內拂几（奉兩）端西北向進主人東南向外拂几三振袂內執進之北向使者迎受於筵前東南向以俟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西面立使者以几避進北面坐設於座左興退於西階上北面答拜旋立於階西東面贊者盥手洗觶酌醴加柶於觶覆之面葉出房南面主人立受醴面柄進筵前北面立使者西階上北面一拜進筵前東南面受醴復

西階上位主人還阼階上北面一拜送贊者薦脯醢於筵前使者進升筵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興以柶兼諸觶上獵降筵於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使者進升筵坐奠觶於薦東降筵立於西階上東面掌事者牽兩馬入陳於門內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一品以下無馬）又掌事者奉篚幣升自東階主人受於序端進西面立使者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楹間南面立使者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主人以篚幣授使者使者退立於西階上東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使者降自西階從者迓受幣使者揖馬以出牽馬者從之使者出大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迓受馬主人出門東西面拜送使者退主人入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告於主人曰賓不顧矣主人乃還於寢（一品以下又於使者歸主人公服立於階下西面使者入告立於主人之左北面曰某既得事敢告主人曰聞命使者退立主人入以下復命准此）

納吉

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贊禮者（一品以下掌事者）延入次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主人大門外之西東面（一品以下無謁者）主人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公有貺命加諸卜占曰吉某王使某也敢告（某王主婚者一品以下云某使某也敢告上某壻父下某使者）儐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教恐弗堪某王有吉某與在焉某不敢辭儐者出告其拜迎升堂受鴈之儀並如納采唯致命云納吉爲異使者立於廟門外（一品以下次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鴈於序端主人降立於阼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禮賓如問名之禮

納徵

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賓之掌事者入布幕於廟門之外（百官入次門外）元纁束（元三疋纁二疋合束之）陳

於幕上乘馬（四品五品兩馬六品以下鹿皮二其執皮內攝之手相向左手幷執前足右手幷執後足）在幕南北面西上掌事者奉璋以匱俟於幕東西面（一品以下無璋）主人掌事者設几筵如初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某公有嘉命貺室某王率由先典（一品以下儐曰有嘉命貺室某也有先人之禮束帛乘馬六品以下云束帛儷皮）使某也以玉帛乘馬請納徵儐者入告主人曰某王順先典貺某重禮某敢不承命儐者出告又儐者引主人迎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主人揖入使者從入主人入門而右使者入門而左至於內門主人立於門東西面使者立於門西東面（一品以下賓立於門西東面）掌事者坐啟匱取璋（一品以下無璋但取元纁而已六品以下取儷皮）加於元纁上興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奉玉帛主人揖與使者俱入牽馬者從入陳於庭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主人入三揖至階三讓如初主人升阼階當阿西面使者升西階當阿東面使者曰敢納徵（六品以下執儷皮釋外足見文）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進立於楹間南面使者進立於主人之西俱南面使者授玉帛降自西階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還阼階東左右受玉帛於序端主人立於阼階下西面主人還受玉帛受馬者自左受之以東牽馬者既授馬自門西而出儐者進受命出請事使者曰禮畢其禮賓如問名之儀

請期

前一日設次其日大昕使者至妃氏大門外其主人設几筵儐者出請事並如納吉儀使者曰某公有賜既申受命矣某王使某也請吉日（一品以下既申受命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儐者入告主人曰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儐者出告使者曰某王命聽命於某公（一品以下云吾子吾子壻父名也）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唯命是聽儐者出告使者曰某王使某受命於某公公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甲乙）儐者入告主人曰某敢不敬須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其受鴈及禮賓

並如納徵之儀

册妃

其日妃氏親屬咸集使者公服乘輅備儀仗至妃氏大門之外贊禮者延入次使主副以下俱公服使者出次與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使副立於使者西南史二人對舉册案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俱東面主人公服以出贊禮者引立於東階東南諸宗人立於主人東南俱西向外姻立於西方東面皆北上妃嚴於別室以俟姆服禮衣立於其右（傅保各一人）女相者綵禮衣帥女贊者二人綵禮衣立於內寢東階東南西面北上贊禮者公服引主人出門東西面再拜使者不答拜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使副以下從之主人立於閤外之東西面與謁引使者入閤立於內寢階間南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使副立於使者西南持册案者又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俱東面女相者引妃出障以行帷其侍從提挈如式姆左右以相進當使者南北面立持節者脫節衣又女相者引宗人外姻之婦人於序位之東西廂俱北上（宗人在東外姻在西）立定史舉案詣使副前使副受册史以案退復位使副舉册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女相者曰再拜女贊者承傳妃再拜使者讀册訖女相者曰再拜女贊者承傳妃再拜訖女相者引妃少前傅姆進受册以退其羽儀依式俱進持節者加節衣與謁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俱復門外位主人拜送於門外使者還主人入初使者出女相者引妃入

親迎

其日大昕妃父服其服告於禰廟（以酒脯告之一獻無廟者告於寢一品以下其日大昕壻之父女之父各服其服告於禰廟將行父醮子於正寢贊者布席於東序西向又設席於戶牖之

間南向父公服庶人常服坐於東序西向子服其上服其一品衮冕二品鷩冕三品毳冕四品絺冕五品元冕六品爵弁庶人絳公服升自西階進立於序西南面贊者酌酒進北面以授子子再拜受爵贊者進脯醢於席前脯
醢出自房子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擩於醢薦祭於籩豆之間祭酒執爵興降席西南面跪啐酒奠爵再拜執爵興贊者受虛爵還爵所子進於父席前東面父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庶子
但云往迎爾相勗率以敬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降出初昏設洗於阼階東南東西當東霤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加勺羃篚在洗西南肆實爵二巾二加羃設婦洗於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加勺羃篚在洗東北肆實
以巾加羃陳設於東房內西牖下一品以下牲用少牢及腊六品以下用特牲及腊皆三俎籩三籩三豆一其豆數一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四品十五品八六品六壻及婦共牢婦之籩籩及豆籩之數各視其夫牲一體皆
折節俎簠實稷黍簋實稻粱鉶實以羹豆實醢醬醯菹籩豆鉶加蓋俎加羃尊於室中北牖下元酒在西加勺羃面柄又設尊於房戶外之東加勺羃無元酒篚在南肆實爵加巹加羃夫婦酌於內尊四爵兩巹凡六夫婦各
三爵初婚王著衮冕之服乘輅備儀仗從者乘車後部從詣妃第三品以下主人乘革輅四品五品木輅五品非京官職事者乘青通幰犢車六品以下青偏幰犢車
備儀仗從者公服乘車以從婦車及從車各准其夫至婦氏大門外延入次車將至主人布席百官以下贊者布席於室戶外之西西上右几又席於戶內南向
設尊甒醴於東戶東北隅加勺羃篚在尊南三品以上醴尊於房內東壁下坫在北籩豆一又在坫北四品以下篚在北實觶一角柶一脯醢在篚南
王至妃氏大門外降輅贊禮者引王停次妃著花釵褕衣纁納入於房卽席南向立百官以下女官准其夫服花釵翟衣一品花釵九樹翟九
等二品花釵八樹翟八等三品七樹翟七等四品六樹六等五品五樹五等入於房卽席南向立六品以下花釵大袖之服庶人花釵連裳服姆禮衣在其右從者陪其後主人一品以下父公
服升自阼階立於房戶外之東西面內贊者詣醴尊所以觶酌醴加柶覆之面柄進妃筵前北面妃降席西南面
再拜受觶內贊者薦脯醢於席前妃升席跪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祭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
扱再祭興筵末跪啐醴建柶尊觶於薦東一品以下豆東降筵西南面再拜升席立內贊者徹薦觶主人降立於東階
東南西面贊禮者贊王一品以下皆云賓賓壻也下倣此出次立於門內東左右羽儀及執燭者如常儐者進受命出於東西面
曰敢請事王曰以茲初婚某將請承命一品以下云以茲初婚某父使某將請承命儐者入告主人曰某固敬具以須儐者引主人迎
於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王答拜主人逡巡百官以下無逡巡主人揖王報揖主人入掌畜者以鴈進王受鴈左手執之

以入內門主人曰請王入曰某弗敢以先主人又曰固請王曰某固不敢以先主人揖王報揖王與主人俱入左右從者如常主人揖入及內霤將曲揖當階揖王皆報至階主人曰請王升王曰某敢辭主人曰固請王升王曰某敢固辭主人曰終請王升王曰某敢終辭主人升阼階西面立王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跪奠鴈興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王入門母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於王拜訖姆導妃出於母左父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母戒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鞶囊也婦人鞶絲所以盛帨巾之屬）妃出車後王授綏姆辭不受曰未教不足以為禮妃乘以几從者二人坐相對持之（一品以下無持几者）姆加幜王乃御輪三周馭者代之王出大門乘輅還第如來儀妃輿導次從而行（一品以下主人使其屬送之）

同牢（一品以下同牢與親迎不別篇）

初婚掌事者設洗陳饌如一品儀籩豆各十六簠簋各二甑各一皆加勺蓋俎三羊豕及腊羊豕皆節折罇坫於室內北牖下元酒在西加冪勺皆面柄（冪夏用絺冬用錫）又設罇於房戶外之東加勺冪無元酒坫在南實四爵合巹加冪王至降輅東以俟妃至降車北面立王南面揖妃以入及寢門又揖以入贊者徹罇冪酌元酒三注於罇妃從者設席於奧東向（西南隅謂之奧一品以下若室內窄則席於堂上楹間東向設罇於室戶東）王導妃升自西階入於室即席東面立妃入立於罇西南面王盥於南洗妃從者沃之妃盥於北洗王從者沃之盥訖王及妃俱復位立贊者以饌入設於席前贊者設醬於席前菹醢在於北俎三入設於豆東腊特於俎北（豆東菹醢之東）設黍於醬東稷稻粱在東設湆於醬南設對醬於東（對醬婦醬也設之當特俎）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於腊北其西稷稻粱設湆於醬北司饌啟會郤於簠簋之南對簠簋於北

啓發也皆加匕箸王從者對席於饌東贊者西南告饌具王揖妃妃即對席西面皆坐贊者皆授箸各以葅擩於醢皆祭於豆間又皆祭黍贊者各取胏皆絶末以授皆祭贊者以胏加於俎（凡祭與食者皆贊者贊之）贊者各移黍置於席上授胏脊皆食以湆醬三飯卒食贊者二人俱洗爵於房酌於室內之罇詣饌南北面（一品以下戶西北面）以酳王及妃皆興再拜受爵贊者北面答拜王及妃皆坐祭酒贊者以肝從皆奠爵取肝振祭嚌之贊者皆受實於俎豆各取爵皆飲訖執爵興贊者受爵王及妃皆再拜贊者以爵覆於坫王及妃俱坐（一品以下仍立）贊者又以爵酌再酳王及妃受爵不祭而飲卒爵（一品以下立受爵飲）贊者受爵覆於坫三酳用巹如再酳（一品以下主人及婦立於席後）贊者皆降東階洗爵升酌於戶外罇入詣於饌南北面跪（一品以下入戶西北面）奠爵興再拜皆坐取爵祭酒遂飲卒爵遂拜執爵興降奠於篚（一品以下夫婦答拜降奠爵於篚）王出妃退立於罇西南面（一品以下主人出脫衣於房）贊者徹饌設於東房內如初（婦脫衣於室袵於奧）又徹室內酒罇以出王脫冕服於房妃從者受之妃脫服於室王從者受之姆受巾王從者袵於奧妃從者袵良席於東皆有枕北趾（一品以下無交）（受服姆受巾）王入燭出妃從者餕王之餘王從者餕妃之餘贊者酌戶外罇酳之（王從者皆婦人）妃從者侍於戶外呼則聞

妃朝見（一品以下見舅姑附）

其日依時刻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妃夙夜沐浴著花釵服褕衣乘厭翟車以出侍從如常入至降車所妃下車司賓引妃立外閤外近臣入奏皇帝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妃奉笲（笲竹器元表纁裏）棗栗司賓引妃入立於庭北面妃再拜司賓引妃升自西階進北面跪奠於皇帝前興皇帝撫之尚食進徹以東司賓引妃降復位又再拜尚儀承敕降詣妃西北東面稱敕旨妃再拜宣敕訖又再拜司賓引妃出遂詣皇后所御之殿立於閤外奉笲腶脩六尚以下各服其服俱詣閤奉迎尚儀入奏皇后即御座南向坐近臣如常司賓引妃入立於庭北面再拜司賓引

妃升自西階進北面跪奠於皇后前興皇后撫之尙食進徹以東司賓引妃降復位又再拜尙儀前承令降詣妃西北稱令旨妃再拜宣令訖妃又再拜司賓引妃出閤侍從如常妃乘車還第如來儀

一品以下見舅姑儀質明贊者見婦於舅姑立於寢門外贊者布舅席於東序西向布姑席於房中之西南向舅姑俱即席坐婦執笲棗栗自門外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跪奠於舅席前舅撫之贊者進徹以東婦退復東面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受笲腶脩婦從者執俟於階下升進北面再拜進跪奠於姑席前姑撫之內贊者徹以東退復北面位又再拜贊設婦席於室戶西南面在姑席之西少北側尊甒醴於房內東壁下加勺羃籩豆各一實以脯醢在尊北設洗東房近北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北肆篚實以爵巾角柶各一加羃婦立於席西南面內贊者盥手洗爵酌醴加柶面柄出房詣婦席前北面立婦進東面拜退復位內贊者西階上拜送內贊薦脯醢於席前婦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擩於醢祭於籩豆之間加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於觶面葉興降席西東面坐啐醴加柶興拜內贊者答拜婦進升席跪奠觶於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授婦氏從入於寢門外婦盥饋儀舅姑入於室婦盥饋贊者布席於室之奧舅姑共席坐俱東面南上贊設尊於室內北牖下饌於房內西牖下具饌如同牢牲體皆節折右胾之於舅俎左胾之於姑俎婦入升自西階入房以醬進設於舅姑席前其他饌從者設之加匕箸俱以南為上俎入各設於豆東訖贊者各授箸舅姑各以韭菹擩於醬祭於籩豆之間又祭飲訖乃食婦入於房內盥手洗爵入室酌酒詣舅進奠爵於舅席前少東西面再拜舅取爵祭酒飲之婦受爵出戶入房奠於篚又盥洗爵酌酒酳姑如酳舅之禮設婦席於室內北牖下尊東南面婦徹饌設於席如初西上婦親徹醬設之其他從者設之婦進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將餕舅辭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乃餕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酒酳婦婦降席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訖執爵興降席東面立內贊受爵奠於篚婦進西面再拜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凡庶子婦舅不降而婦降自西階以出

婚會

主人及賓俱公服饌以籩豆簠簋俎鉶罇爵巾坫其日主人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立賓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進於賓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顧（王則稱王以下准此）儐者入告賓引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顧賓曰敢辭主人曰敢固請賓曰辭不得命敢不從主人拜賓答拜主人還賓遂與諸親從之掌事者先鋪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設賓之宗室席位於賓西南賓之異姓席位於宗室之南又於西廊下（一品以下於西階下）設異姓席位皆重行東向以北為上設主人席位於東階

上西向設主人宗室席位於主人東北設異姓席位於宗室之北皆重行西向以南為上又設主人異姓席位於東廊下（一品以下於東階下）重行西向以北為上賓至於主人大門外之西東向賓之宗室立於賓西南異姓立宗室之南俱重行東面以北為上儐者引主人出立於大門外之東西面主人諸親立於大門外之東重行西面以南為上立定主人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主人揖賓報揖儐者引主人以入又儐者引賓以入賓之諸親以次從入至門內主人諸親從入如常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及諸親以次升各立於席後其在庭者亦如之立定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一品以下執爵者下倣此）酌酒升自東階酒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執觴者以酒授主人儐者引主人進詣賓前北面立賓自席西進東南向受酒儐者引主人退復位賓還席後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又以酒授主人及諸親賓主俱祭而飲諸親不祭而飲觴行一周食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掌食者以醯醬豆授主人儐者引主人進設於賓席前賓曰請公無辱主人曰不敢忘禮儐者引主人復位執饌者以饌進設於賓主席前加以匕箸執饌者又以饌設於眾賓以下設訖賓主及諸親皆坐賓主皆祭而食諸親不祭而食於賓祭主人辭曰疏食不足祭賓主俱食三飯而止主人曰請公食賓更飯食畢遂進庶羞觴如常會畢賓主及諸親俱興儐者各引賓主以下降出賓主及賓之諸親皆復門外位主人諸親復門內位主人再拜送賓退儐者引主人入

婦人禮會

女賓乘車入至下車所內儐者引入主人迎送於門內相稱之辭各准其夫餘如丈夫之禮

饗丈夫送者

其日掌事者鋪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又設眾賓席於賓西南設從者席位於

西廊下（一品以下西階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儐者引賓以下立於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向以北爲上立定儐者引主人出立於門東西向主人揖賓報揖儐者各引賓主以下入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以次升立於席後立定賓主以下俱坐遂進酒設食如婚會之儀會畢賓主以下俱興儐者引賓立於西階上東面主人掌事者牽馬入陳於門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一品以下無馬）又掌事者奉束帛之篚升授主人主人執篚西面立賓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篚賓受之退立於西階上北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儐者引賓以下降自西階從者迓受篚賓及庭東面揖左馬以出牽馬者從之賓出大門外之西東面立從者迓受馬（一品以下無受馬儀）初賓降儐者引主人降自東階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

饗婦人送者

其日女儐者鋪賓席於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又設衆賓席於廊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女相者引賓以下立於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爲上立定女相者引主人出立於門外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賓入衆賓以下從入賓入門西東面立定俱坐遂進酒設食如婚會之儀會畢賓主上下俱興女相者引賓立於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束帛之篚升以授主人主人執篚進於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賓進立於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出從者迓受篚衆賓以下從出初賓降女相者引主人降送於門內賓出女相者引主人入（一品以下內相者引賓升主人迎送於閤內相稱之辭各准其夫酬以東帛如丈夫之禮）

公主出降

冊公主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太極殿如常守宮設羣官次於東西朝堂奉禮設版位太樂令展宮懸典儀設舉麾位如常又設文武羣官版位五品以上於橫街北六品以下於橫街南文東武西俱重行諸親於五品之南（皇親在東諸親在西）設典儀位如常儀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冊使立於懸北西上俱北面（副使立於冊使東少退以後准此）其日諸衛屯門列仗如常冊使羣官等依時刻集朝堂次改服朝服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位侍中量時刻版奏請中嚴鈒近仗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諸守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先請寶俱詣閤奉迎通事舍人分引王公羣官入就位又通事舍人引冊使及副使並入立於殿門外道東西面以俟黃門侍郎帥主節奉節及幡立於階仗南節在前中書侍郎先請冊置於案令史絳公服各對舉案立於節南道東西面中書侍郎立於案後侍中版奏外辦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柷樂作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扇開協律郎偃麾戛敔樂止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典儀贊拜羣官在位者俱再拜訖通事舍人引冊使入就位冊使等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冊使等皆再拜侍中進當御座前北面跪奏稱侍中臣某言冊公主請命使俛伏興又侍中少前稱制曰可退復位侍中承制降詣使者北面稱有制冊使副等俱再拜侍中宣制曰冊某公主命公等持節展禮宣制訖使副等又再拜侍中還侍位贊禮者引冊使少前黃門侍郎引主節詣冊使東北主節以節授黃門侍郎（主節者後立於使左）黃門侍郎持節西南授冊使跪受興付主節幡隨節立於使左黃門侍郎退贊禮者導中書令詣冊使東北面立又贊禮者導中書侍郎引詣公主冊案立於中書令之右中書令於案取公主冊（舉案者皆由後立於使左以後准此）授冊使冊使跪受興置於案（持案者退立於使後以後准此）贊禮者引中

書令與册使俱北向退復位典儀曰再拜再拜訖通事舍人引册使等右旋而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册使等初行樂作出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所司承旨索扇扇上皇帝興太樂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來儀侍臣從至閤扇開樂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在位者以次出舉册者及册使至長樂門外次如後儀

公主受册

尚儀二人（讀册）司贊一人（引公主）掌贊二人（知贊拜）女史四人（對舉册案）

前一日尚舍守宮計會設使者及册案便次於光範門及長樂門外皆道右東向司贊設公主位於長樂門外內殿前近南當階北面西上又分設內命婦應陪位者位於公主東北及西北嬪御等在東階宮官等在西階重行相對北上又於內命婦之前設尚儀位二皆東向以北爲上又於尚儀位南少退設司贊位掌贊二人陪其後其日典儀設册使位於長樂門外之西東向北上又設舉册案者位二在南差退東向內謁者監先取公主册案置於長樂門外近限內命婦以下及應在位者並服禮衣先就位公主花釵翟衣司言引就受册位侍從如常儀通事舍人引册使副使等出就位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持册案者立於册使副西南俱東向持節者去節衣持册案者以案進册使之右北向相次而立內侍二人引使者詣門內謁者舉案少前使取公主册跪置册於案俛伏興通事舍人引册使副使等俱進就次以俟尚儀帥女史詣門舁册案入各就尚儀之前對舉册案皆東向司贊曰再拜（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司言贊公主再拜尚儀取公主册於案（持案者退）少前北面稱有制司言贊公主再拜尚儀執册跪讀訖退復位以册進授公主公主受册以授司言訖司贊曰再拜公主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司贊少前稱

禮畢司言引公主退在位者以次退掌贊報內謁者監禮畢內謁者監傳報册使等詣太極殿前南横街南北面西上立中書令立於册使等東北西面册使再拜復命曰奉制册命某公主禮畢又再拜中書令奏聞册使等退幡節各還本司

納采

前一日主人設使者次於大門之外道右南向（其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禮皆如之）其日大昕使者至於主人大門外擯禮者延入次（凡賓主及行事者皆公服）使者出次擯禮者引至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立於東階下西面儐者立於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立於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朝恩貺室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敢不敬從儐者出告掌畜者以鴈授使者其餘並如一品婚儀

問名

使者既出至主人還阼階上西面曰皇帝第某女封某公主餘行事並如一品婚儀（其禮使者於戶牖之間贈之儷幣及兩馬詞云吾子爲事故至於寡人之室寡人有先皇之禮請禮從者）

納吉

其日大昕使者至請事使者曰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主人曰某公有吉寡人與在焉寡人不敢辭如納采之儀

納徵

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掌事者布幕於內門外元纁束帛陳於幕上乘馬在幕南北首西上掌事者奉璋以覆俟

於幕東使者曰朝恩貺室於某公之子某公有先人之禮使某也以束帛乘馬請納徵主人曰某公順先典貺以重禮寡人敢不承命餘並如一品婚儀

請期

其日大昕使者至入次至請事依常禮使者曰某公有賜既申受命某公使某請吉日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既前受命唯命是聽使者曰某公命某聽命於王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公使某受命於王王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餘並如一品婚儀

親迎

其日大昕壻之父告廟醮子並如一品婚儀子再拜降出乘輅備儀仗詣主人之第賓將至內贊者布席於東房當戶南向設罇甒醴等於東房主人醴公主如一品醴女之儀公主著花釵褕翟纁袡入房以下並如一品醴女儀訖主人降立於東階東南西面贊禮引賓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儐者進受命出門東面曰敢請事賓曰某王命某之父以茲初婚命某將請承命儐者入告主人曰寡人固敬具以須至奠鴈出如常禮初賓入門主婦出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於賓拜訖姆導公主出主人少進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花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主婦戒之於西階上施衿結帨戒之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公主出以下並如常儀

同牢

初昏掌事者設洗於東階東南及陳設牢饌籩俎之數各依其品羊豕節折大羹在於爨（其器皆明烏漆惟罇以陶巹以匏）餘並如一品儀

見舅姑

見之日公主夙興沐浴著花釵服褕翟舅服公服姑著鈿釵禮衣其儀同一品婚禮公主降西階以出無敢脯授

婦氏之儀

盥饋舅姑

公主盥饋以少牢舅姑公主服如見禮及酳舅姑訖內饗者設公主席於舅姑東北南面餘並如一品禮

婚會如一品婚儀

婦人禮會如一品婚儀

饗丈夫送者

同一品儀加送以乘馬設從者乃於西廊下

饗婦人送者

女相者引賓升降酬以束帛餘如丈夫禮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九十 開元禮纂類二十五 嘉九

朝集使於尚書省禮見幷辭

其日奉禮郎先布版位於尚書省都堂之前京官九品以上位在東每等異位朝集使位在西亦如之皆以北爲上京官及朝集使俱常服謁者絳公服先引京官入就位又謁者引諸方朝集使等入就位奉禮立於朝集使之北差退贊者陪其後京官及朝集使序立訖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朝集使等俱再拜京官等逡巡揖避再拜訖京官等俱答拜朝集使等逡巡揖避再拜訖謁者贊稱禮畢羣官等各以次退朝集使亦退其辭禮亦如之

任官初上 諸州上佐附

應册命之官受册訖朝集使乘輅備儀鳴鐃吹詣太廟南門至下車所鐃吹止受册者降輅謁者引入立於廟庭北面西上立定再拜訖又再拜辭謁者引出乘輅鳴鐃而還 若先受制書者發卯備儀仗詣太廟如上儀 道詣本司將至卑官先引俱公服俟於別席所初上者至降輅贊禮者引入停於後堂改著公服儀仗陳廳事之前贊禮者引卑官俱立於內門之外西廂每等異位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初卑官就門外位贊禮者引初上者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面贊禮者引卑官以次入立於西階西重行東面以北爲上立定卑官俱再拜初上者答拜贊禮者引卑官出贊禮引初上者就後堂卑官俱更衣贊禮者引應坐者入立於廳事東西階下其應致敬者 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北上者立於門外之東西面北上 贊禮者引初上者出升堂就榻後應坐者俱升詣座後立定初上者升座應坐者各依其班而坐其應致敬者入立

於東西階下俱以北為上而諸流外官入立於庭重行北面西上再拜訖就東階下品官之後本司以印及職掌置於案本司引入升諸座前本司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座上之案訖本司引案降出諸司以次諮判三條事訖俱興立於座後贊禮者引初上者還後堂以外降出設會如常儀官卑不合拜廟者俱詣上所下判官者禮見而已若六品以下初上皆常服若先任者尊及官位等先任者俟於東階下西面新任者入立於西階下東面再拜先任者答再拜訖新任者還於廳事立於東階下與卑官相見如上儀諸州縣丞長史以下初上准此

京兆府河南牧初上諸州刺史都督附

其日州牧備儀仗至州停於後堂兵曹設儀仗於廳事門庭如常儀本司設牧位於廳事楹間近北南向設州官長史司馬位於堂下東方西向設錄事參軍以下位於司馬之南重行西向皆以北為上設縣官位庭中近西諸鄉長位於縣官之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州助教縣博士助教依鄉長班長史以下集於州南門之外州官在東縣官在西鄉長史在州官東南各有次俱公服鄉長常服司功整次紙名入諮贊禮者引牧出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面左右侍從如常贊禮者立於牧南少退俱西向贊禮者引州官入就位次引縣令以下入門而左又引鄉長入門而右俱入就位立定贊禮者引牧升自東階即位南向立又引縣令及鄉長五品以上自西階升堂進當牧前重行北向如在位庭之儀立定上下俱再拜牧答拜上下在位者皆逡巡避位贊禮者引縣令以下及鄉長俱出贊禮者引牧降入贊禮者引長史以下次俱更衣本司量設牧座於堂上訖贊禮者引縣令及鄉長俱就西階下又長史以下入立於東階下俱北向贊禮者引牧出升堂就榻後長史以下并縣令職事五品以上應升者合班俱升詣座後立定牧升座諸應坐者俱坐州縣佐史以下入庭中重行北面西上州縣學生位於其後俱再拜訖

就東階下品官之後立錄事以印及職掌置於案錄事一人引入升詣座前錄事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牧案訖錄事引案降出諸司以次諮判三條事訖坐者俱興贊禮者贊牧興引還後堂長史以下降出設會如常儀諸刺史初上准此其鄉長武官七品以上及德行有聞者皆升堂

萬年長安令初上河南洛陽縣令禮同諸縣令附

其日令停於後堂設令位於廳事楹間近北南向設鄉長位於南方重行北面以西爲上其勳官出身班博士助教依鄉長班又設丞位於東方西向設主簿及尉位於丞南少退西向北上鄉長以下俱集於縣南門外之西各有次司功整次紙名入諮贊禮者引令出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向侍從如常儀贊禮者立於令之南少退俱西向贊禮者引丞以下入就位又引鄉長入就位立定贊禮者引令升自東階即位南向立贊禮者引鄉長文武官五品以上自西階進當令前重行北面以西爲上立定上下在位者俱再拜令答拜上下在位者皆逡巡避位贊禮者引鄉長降自西階以出鄉長在庭者繼出贊禮者引令降自東階以入又引丞以下以次出本司量設牀座於堂上訖贊禮者引鄉長入立於廳事西階下丞以下立於門外道西東面俱北上贊禮者引令出升堂就榻後又贊禮者引丞入及鄉長文武官五品以上俱升詣座後又贊禮者引主簿及尉入立於東階下立定令升座諸應坐者俱坐錄事及坐者以下入立於庭中北面西上學生位於其後俱再拜訖就東階下縣尉後立錄事以印及職掌置於案錄事一人引升入詣座前錄事取印及職掌以次進置於令案訖錄事引案降出諸司以次諮判三條事訖丞及鄉長俱興贊禮者贊令興引還後堂鄉長降出設會如常儀諸縣令初上准此其鄉長文武官七品以上及德行有聞者皆升堂

鄉飲酒正齒位附

鄉飲酒之禮刺史爲主人（此爲貢人之中有明經進士出身兼德行孝悌灼然明著往表門閭及有秀才皆刺史爲主人若無上佐攝行事）先召鄉之致仕有德者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與之行禮而賓舉之（介以下無其人則闕正齒位每年季冬縣令爲主人鄉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爲賓次一人爲介又其次爲三賓又其次爲衆賓）主人戒賓立於賓大門外之西東面賓立東階下西面將命者立於賓之左北面受命出立門外之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某子臨之將命者入告賓出立於門東西面北向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吾子學優行高應兹觀國某日展禮請吾子臨之賓曰某固陋恐辱命敢辭主人曰謀於父師少師莫若吾子賢敢固以請賓曰夫子申命之某敢不敬須主人再拜賓拜主人退賓拜送主人戒介亦如之（戒辭曰某日行鄉飲酒之禮請吾子臨之正齒位無戒賓）其日質明設賓席於楹間近北南向設主人席於阼階上西向設介席於西階上東向設正賓（正齒位云三賓下做此）席三於賓席之西各南向皆不屬焉又設堂下衆賓席於西階西南面北上（正齒位設衆賓席於楹間近南北向東上）設兩壺於賓席之東北少退元酒在西加勺冪置篚於壺南東肆實以爵觶設贊者位於東階東西面北上賓介及賓至立於廳事大門外之右東向北上執事者俱就位主人出迎賓於門外之左西面拜賓賓答拜又西南面拜介介答拜又西南面揖衆賓衆賓報揖主人又揖賓賓報揖主人先入門而右西面賓入門而左東面介及衆賓序入立於賓西南東面北上衆賓非三賓者皆北面東上（凡賓主拜揖周旋皆有相贊正齒位衆賓立於三賓之後）主人將進揖當階（據禮作陳）揖賓皆報揖至階主人曰請吾子升賓曰某敢固辭主人曰固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曰終請吾子升賓曰某敢終辭主人升自阼階賓升自西階當楣北面立執罇者徹冪主人適篚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賓席前西北面獻賓賓西階上北面立主人少退賓進於席前受爵退復西階上北面立主人退於阼階上北面拜送爵賓少退贊者薦脯醢（正齒位薦醢下做此）於賓席前（正齒位賓以下年六十者三豆七十四豆八十五豆九十及主人皆六豆）賓自西方升席南面立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

(折俎)賓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於籩豆之間遂祭酒啐酒(啐嘗也)興降席東適西階上北面跪卒爵興適罇實之進主人席前東面南酢主人主人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退復阼階下北面立賓退復西階上北面拜送爵贊者薦脯醢於主席前主人由席東自北方升席贊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主人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啐酒興自南方降席復阼階上北面跪卒爵執爵興跪奠爵於東序端興適篚跪取觶實之以酬復阼階上北面跪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觶執觶興適罇實之進賓席前北面賓拜主人少退賓旣拜主人跪奠觶於薦西興復阼階上位賓遂進席前北面跪取觶復西階下位主人北面拜送賓進席前北面跪奠觶於薦東興復西階上位(酬酒不舉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以全交也)主人北面揖遂降立於阼階下西面賓降立於西階西當西席東面(主人將興)(介爲禮故賓不居堂上位)主人進延介主人揖介介報揖至階一讓升主人升阼階介升西階皆當楣北面立主人詣東序端跪取爵興適罇實之進於介席前西南面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退復位主人於介右北面拜送爵介少退主人立於介西階之東贊者薦脯醢於介席前介進自北方升席贊者設折俎(正齒位無折俎)介跪左執爵右取脯醢遂祭酒執爵興自南方降席北面跪卒爵執爵興介授主人爵主人適罇實之以酢於西階上立於介右北面跪奠爵遂拜執爵興介答拜主人跪祭遂飲卒爵執爵進跪奠爵於西楹南還阼階上揖降介降立於賓南主人於阼階前西面揖衆賓遂升適西楹南跪取爵適罇實之進於西階下南面獻衆賓之長升西階上北面拜受爵主人於衆賓長之右北面拜送贊者薦脯醢於其席前衆賓之長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醢祭酒執爵興退於西階上立飲訖授主人爵降復位主人又適罇實之進於西階上南面獻衆賓之次者如獻衆賓長之禮又次一人升飲亦如之主人適罇實酒進於西階上南面獻堂下衆賓每一人升受爵跪祭立飲贊者徧薦

脯醢於其位訖主人受爵奠於篚主人與賓一揖一讓升賓介衆賓序升即席設工人食於堂廉西階之東北面東上側邊曰廉工四人入先二瑟後二歌工持瑟升自西階就位坐工歌鹿鳴卒歌升入立於堂下北面奏南陔訖乃間歌南有嘉魚笙崇丘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乃合樂周南關雎召南鵲巢合謂歌與衆聲俱作也樂工人將間則毋作淫聲不雅之曲訖司正升西階司正謂主人之贊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慮有懈惰立司正以監之跪取觶於篚興適罇實之降自西階詣階間右還北面跪奠觶拱手少立跪取觶遂飲卒觶奠觶再拜賓降席取觶於篚適罇實之詣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進立於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賓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主人答拜賓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阼階上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再拜賓少退主人受觶賓於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同皆禮殺賓揖復席主人進西階上北面酬介介降席自南方進立於主人西北面主人跪奠觶遂拜執觶興介答拜主人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立介拜主人少退介受觶主人於介東北面拜主人揖復席司正升自西階近北面立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自西方進北面立於介右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也某者衆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一以某字別之受酬者由介東尊介使不失故位司正退立於序端東面避受酬者又使其贊相上下介跪奠觶遂拜執觶興某子答拜介立飲執觶適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某子某子受觶介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揖復席司正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自西方立於某子之左北面某子跪奠觶遂拜執觶興受酬者拜某子受立飲卒觶適罇實之進西階上西南面授之受酬者受觶某子立於受酬者之右揖復席次一人及堂下衆賓受酬亦如之於某子卒受酬者以觶跪奠於篚復階下位司正適阼階上東面受命於主人主人曰請坐於賓司正迴北面告於賓曰請賓坐賓曰唯命賓主之詞皆司正傳賓坐各就席坐若賓主俱公服者則皆降脫履於階下主人先左賓先右禮畢降納如常正齒位於楹間北面乃揚觶而言曰朝廷率由舊章敦行禮教凡我長幼各相勸勵忠於國孝於親內睦於閭門外比於鄉黨無或愆墮以忝所生賓主以下皆再拜司正跪奠觶再拜跪取觶飲卒觶興賓主以下皆坐司正適篚跪奠觶興降復其位司

正降復位乃羞羞進也所進者肉胾臨正齒位無進羞無算爵算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三賓以上豐者二人行爵以下取足也正齒位又無算燕樂亦無數或間或合盡飲而止也主人之贊者興爲燕訖賓主俱興賓以下降自西階主人降自東階賓以下出立於門外之西東面北上主人送於門外之東西面再拜賓介逡巡而退

宣赦書

其日質明本司承詔宣告內外隨職供辦守宮設文武羣官次於朝堂如常儀羣官依時刻皆集朝堂俱就次各服其服奉禮設文武羣官次版位於順天門東西當朝堂之南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設中書令位於羣官之北南向刑部侍郎帥其屬官陳金雞於西朝堂之東南向置鼓杖於金雞之南遂擊鼓每擊投一過刑部侍郎錄京師見囚集於羣官之南北面西上囚集訖鼓止通事舍人引羣官各就位中書令受詔訖遂以詔書置於案令史二人對舉案通事舍人引中書令持幡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詣門外位立持節者立於中書令之南少西令史舉案者於中書令西北俱東面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詣中書令前中書令取詔書持案者以案退復位中書令稱宣詔羣官皆再拜宣詔訖羣官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刑部尚書前受詔書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通事舍人引中書令幡節前導而入通事舍人引羣官還次

羣官詣闕上表

前一日守宮設文武羣官次於朝堂如常儀其日量時刻文武羣官集俱就位各服朝服奉禮設羣官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設中書令位於羣官之北南向設奉禮位於羣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奉禮郎贊者先就位謁者引羣官各就位禮部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表案立於奉禮之北南面

立定典謁引中書令出就南面位禮部郎中引表案詣中書令前郎中取表以授中書令受表郎中舉案退復位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通事舍人引中書令以表入奏退復位南面稱宣詔羣官再拜宣詔訖又再拜謁者引爲首一人進北面受表退復位舍人引中書令入謁者引羣官還次

羣官奉參起居

前一日守宮設文武羣官次於朝堂如常儀其日依時刻文武羣官九品以上俱集朝堂次奉禮設文武羣官位於東朝堂之前文左武右重行北面相對爲首又設奉禮位於文武官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少退俱西向又設通事舍人位於文官爲首者之北少東西向並如常奉禮帥贊者先就位舍人各引文武羣官俱就位立定舍人引爲首者少進通起居訖退復位奉禮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入奏訖舍人承旨出復位西面稱敕旨羣官在位者皆再拜宣訖又再拜舍人及羣官俱退

皇帝遣使詣蕃宣勞

前一日執事者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東南向其日使者至執事者引就次使者以下俱公服蕃主朝堂立於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執事者引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使副立於使者西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令史二人對舉詔書案立於使副西南俱東向執事者引蕃主迎使者於門外之南北面再拜使者不答拜執事者引使者入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入門而左使者詣階間南面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使副立於使者西南持案者立使副西南俱東面執事者引蕃主入立於使者之南北面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使者前使副取詔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詔蕃主再拜使者宣詔訖蕃主又再拜執事者引蕃

主進使者前北面受詔書退立於東階東南西面持節者加節衣執事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執事者引蕃主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於次執事引蕃主入

皇帝遣使諸州宣撫

前一日本司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南向又設應集之官次於大門外文官在道東武官於使者次西南俱南向相對爲首其日使者將至刺史出城迎於一里外相去九十步許刺史於路左下馬使者下馬皆少進使者命刺史乘馬使者與刺史俱乘馬而行（使者至鎭及縣其鎭將與縣令迎與刺史同若使者五品以上鎭將縣令六品以下則使者不下馬命鎭將縣令乘馬而已若臨邊者不出迎）應集者至州門外各就次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應受制者及應版授官路遠不及期者則使至別定某日）本司設使者位於廳事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之南北向設應集官之位於刺史後每等異位若有諸老則位於諸官之後俱重行北面以西爲上又設刺史以下位於大門外之東每等異位重行西面以北爲上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若別日宣勞則使者停於館應集者至日乃集）刺史入使者以下皆公服制書及版案置於案贊禮者引應集之官就門外位諸老應受版者齒位（八十以上者杖於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贊禮者引使者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使副立使者西南持制書及版案立於使副西南俱東面北上（若版多則量加於案）立定參軍引刺史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外之東西面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持幡節者前導入門而左使副以下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面立持幡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幡在南使副立於使者西南持案者立於使副之南少退使俱東面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使副前使副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副以制書進授使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刺史等再拜宣制訖刺史等又再拜行參軍引

刺史進詣使者前北面受制書訖退立於東南西面贊禮者以次引應受制者別受制如上儀（凡同制書者皆同拜）訖引於
刺史東南西面北上若有版授史以案詣使副前使副取版進授使者皆如初贊者引為首者一人少前使者稱
有制為首者再拜宣制訖為首者又再拜贊禮者引為首者進詣使者前北面受版若有束帛賑恤依式宣付（凡耆老
者拜八十以上一坐再拜九十以上子弟拜受）訖引立刺史之後又引次受者亦如之訖持節者加節衣贊禮者引使者出使者幡節導
之以出使副以下從之俱復門外位諸老以版授子弟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府之官及諸老出復門外位
立定刺史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及諸老還次若在諸縣宣勞版授如在
州之儀使者若於隨便宣制受賜物者縣令先集鄉望立於館門外之南重行北面西上使者至立於門西東面
鄉望俱再拜使者入詣廳事前南面立鄉望隨入宣勞受及拜送皆如上儀凡使至先問百年者有則宣制頒餼
（酒米牲物）皆子弟代受之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制勞會

前一日本司設使者次於大門外道右南向又設應集之官次於大門外文官道東武官於使次西俱南向相對
為首其日質明應集之官道州門外各就次服朝服非朝服者以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事階間內南向設刺
史位於使之南北向設應集之官位於刺史之後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又設刺史以下位於大門外之
東每等異位俱重行西面以北為上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制書置於案使者以下皆公服贊禮者引應集之
官俱就門外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階東南西面使者出次贊禮引使者立於門西東面史二人對
舉制書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行參軍引刺史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行參軍引刺史先入立於內

門外之東西面立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入門而左持案者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刺史等再拜宣訖又再拜行參軍引刺史進詣使者前北面受制書退立於東南西面贊禮者次引應受制者別受制如上儀（凡同制者皆同宣拜）訖引立於刺史東南西北上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俱就門外位刺史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各還將會本司設刺史以下位於廳事之庭如常儀又鋪使者席於使者之東西向州官之席於刺史之後各依資品俱南上席於庭者文官在東武官在西皆北上又刺史以下各服公服若常服贊禮者行參軍引刺史又贊禮者引應會之官俱就門外位立定贊唱者先入就位贊禮者引使者先入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會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贊禮者引使者行參軍引刺史又贊禮者引應升階者詣東西階以次升各立於席後其位於階下者又引就席後上下立定俱就席俛伏坐遂行酒酒至上下皆俛伏興立於席後俱再拜搢笏立受酒升席俛伏坐飲酒行三周進食食至上下皆俛伏興立於席後設食訖俱升席俛伏坐食訖仍行酒會畢俱興各以次引降復位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以次引出（若無璽使會位贊拜亦准此）

皇帝遣使詣諸州宣赦書（鎮與州同）

其日本司設使次於州之大門外道南西向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以赦書置於案應集之官至州門外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本司設使者位於廳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南北面設應集之位於刺史之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設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向俱每等異位重行以

北爲上本司錄州見囚集於州門之外北面西上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立於東南西向使者出次贊禮者引立於門西武官之前少北東向史二人對舉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行參軍引刺史迎於大門外之南北面再拜行參軍引刺史先入立於內門之東西面州官立於其後贊禮者引使者入門內而立持案者從之使者詣階間就位南向立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赦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赦刺史以下皆再拜宣赦書訖又再拜舞蹈又再拜本司釋囚行參軍引刺史進使者前北面受赦書退復位贊禮者引使者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行參軍引刺史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復門外位刺史拜送贊禮者引使者還於次行參軍引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還次

諸州上表

前一日本司設應集之官次於州大門外文官道東武官道西俱南向相對爲首其日夙興本司設使者位於廳事階間南向設刺史位於使者位之南北向設應集之官位於刺史之後文官在東武官在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設贊者位於東南西向北上設應集之官門外位文官於門東西向武官於門西東向俱每等異位重行以北爲上質明應集之官至州門外各就次服朝服非朝服者公服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俱就門外位贊唱者先入就位佐史對舉表案立於贊唱之西北向（表每一等爲一案）刺史朝服以出行參軍引就位贊禮者引應集之官以次入就位立定贊禮者引使者入門而右詣階間就位南向立贊禮者引表案詣使者取表贊禮者引案退復位餘表案位於使者西北南向東上贊唱者曰再拜刺史以下皆再拜贊禮者引使者出舉表案者從之參軍引

刺史入贊禮者引州官以次出上表者若止一人則不須諸官陪位上表者立於廳事東階東南西面持案者立於上表者東南俱西面使者入立於階間南向持案者以案進上表者前上表者取表持案者退復位上表者詣使者前授表退北面再拜使者出上表者入

通典卷一百三十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九十一 開元禮纂類二十六 賓

蕃主來朝以束帛迎勞

前一日守宮設次於候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蕃主服其國服所司引立於東堂下西面（凡蕃主進止皆主司先引制使皆謁者前導）使者朝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從者執束帛立於使者之南蕃主有司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勞某主（稱其國名）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館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與蕃主俱入使者先升立於西階上執束帛者從升立於使者之北俱東面蕃主升立於東階上西面使者執幣稱有制蕃主將下拜使者曰有後制無下拜蕃主旋北面再拜稽首使者宣制訖蕃主進受幣（采五匹爲一束其蕃主答勞使各以土物其少多相准不得過勞幣勞於遠郊其禮同蕃主還贈於遠郊亦如之勞蕃使即束帛也）退復位以幣授左右又再拜稽首使者降出立於館門之外西東面蕃主送於館門之外西面止 答使者蕃主揖使者俱入揖讓升蕃主先升東階上西面使者升西階上東面蕃主以土物儐使者再拜受蕃主再拜送物使者降出蕃主從出門外皆如初蕃主再拜送使者還蕃主入鴻臚迎引詣朝堂依方北面立所司奏聞舍人承敕出稱有敕蕃主再拜宣勞訖又再拜所司引就館如常儀

遣使戒蕃主見日

前一日守宮設次於館門之外道右南向其日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蕃主服其國服降立於東階下西面蕃國諸官立於蕃主之後西面北上使者服朝服出次立於門西東面蕃主有司出門東西面曰敢請事使者曰奉制

戒集某主見日有司入告蕃主迎於館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使者與蕃主俱入使者升自東階西面使者稱有制蕃主再拜宣制曰某日見蕃主又再拜稽首使者降出蕃主送於館門之外西面再拜使者還蕃主入

蕃主奉見奉辭禮同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幄於太極殿北壁南向守宮設次太樂令展宮懸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尚舍奉御鋪蕃主牀坐於御座西南東向並如常儀設蕃主版位於懸南又設蕃國諸官之位於蕃主後依其班重行北面以西爲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西面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所司迎引蕃主於承天門外通事舍人引就次本司入奏鈒戟近仗入陳如常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蕃主服其國服出通事舍人引立於閤外西廂東面若更有諸蕃以國大小爲序蕃國諸官各服其服立於蕃主之後俱東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右五鐘皆應協律郎舉麾鼓柷奏太和之樂及姑洗之音皇帝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符寶郎奉寶置於御座侍衛如常儀偃麾戛敔樂止如常通事舍人引蕃主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主再拜稽首侍中承制降詣蕃主西北東面稱有制蕃主再拜稽首宣制訖蕃主又再拜稽首侍中面奏又承制降勞敕命升坐蕃主再拜稽首舍人引蕃主樂作蕃主上階樂止舍人接引升至坐後蕃主就坐俛伏坐侍中承制勞問蕃主俛伏避席將下拜侍中承制曰無下拜蕃主復位拜對如常侍中回奏又承制勞還館舍人引蕃主降自西階典謁者承引樂作復懸南位樂止蕃主再拜稽首訖舍人引蕃主樂

作蕃主出門樂止初蕃主升坐舍人引蕃主諸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舍人承敕降詣西階畔蕃國諸官西北東面稱敕旨蕃國諸臣俱再拜稽首宣敕訖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對訖又再拜稽首舍人回奏又承敕降勞還館蕃國諸官俱再拜稽首於階蕃主出舍人引蕃國諸官以次出訖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鼓柷奏太和之樂皇帝降座乘輿入自東房侍衛警蹕如常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受蕃國使表及幣其勞及戒見日如上儀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幄於所御之殿北壁南向守宮設使者次太樂令展宮懸舉麾位於上下並如常儀其日典儀設使者位於懸南重行北面以西為上庭實位於客前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面諸衛勒所部列黃麾半仗屯門及入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如常儀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使者服其國服奉書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閤外西廂東面從者執幣玉庭實立於後俱東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令撞黃鍾之鐘如上儀符寶郎置寶於座侍衛如常儀樂止中書侍郎一人令史二人持案先伺於西階東面北上舍人引使者及庭實入就懸南位使者初入門太和之樂作立定樂止（大蕃大使為設樂次蕃大使及大蕃中使以下皆不設樂懸及黃麾仗）中書侍郎帥持案者進詣使者前東面侍郎受書置於案迴詣西階侍郎取書升奏持案者退初侍郎奏書有司各帥其屬受幣馬於庭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承制降詣使者前問蕃國主使者再拜對訖又再拜舍人迴奏又承敕問其臣下使者再拜對又勞使者以下對拜及舍人迴奏並如常儀舍人承制敕勞還館使者以上皆再拜舍人引使者

以出樂作止如常儀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如上儀侍臣從至閤樂止

皇帝宴蕃國主

前一日尚舍奉御整設御幄於所御之殿北壁南向尚食奉御太官令命各具饌守宮設次太樂令設登歌於殿上展宮懸於殿庭舉麾位於上下鼓吹令設十二案乘黃令陳車輅尚輦奉御陳輿輦並如常儀其日尚舍奉御鋪蕃主牀坐於御座西南蕃國諸官應升殿者坐於蕃主之後設不升殿者坐席於西廊下俱東面北上尚食奉御設御酒罇太官令設蕃主以下酒罇並如常儀設蕃主版位於懸南又設蕃國諸官之位於蕃主之後俱重行北面西上設典儀位於懸之東北如常儀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太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位協律郎入就舉麾位所司迎引蕃主至承天門外通事舍人引入次（凡蕃客出入升降皆掌客監引）所司入奏鈒戟近仗入陳如常典儀帥贊者先入就位侍中版奏請中嚴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符寶郎奉寶俱詣閤奉迎蕃主服其國服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閤外西廂東面蕃國諸官各服其國服立於蕃主之後俱東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乘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侍衛並如常儀皇帝將出仗動太樂令撞黃鐘如上儀一人升立於東階上贊者二人立於階西面通事舍人引蕃主入蕃國諸官從入蕃主入門舒和之樂作蕃主至位樂止其有獻物則從之入陳於蕃主之前以西為上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主及蕃國諸官皆再拜侍中承旨降敕蕃主升坐蕃主再拜蕃主奉贄（其贄隨其國所有一以輕者為之）曰某國蕃臣某敢獻壤奠侍中升奏又侍中承旨曰朕其受之侍中降於蕃主東北西面稱有制蕃主再拜宣制訖蕃主又再拜訖以贄授侍中侍中以贄授所司又所司受

其餘幣俱以東舍人承旨降敕蕃國諸官等坐蕃國諸官俱再拜通事舍人引蕃主又通事舍人引蕃國諸官應升殿者詣西階蕃主初行樂作至階樂止通事舍人各引升立於坐後初蕃國諸官詣西階其不升殿者通事舍人分引於廊下席後立定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坐俛伏坐太樂令引歌者及琴瑟至階脫履於下升就坐位笙管者就階間北面立尚食奉御進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俛伏興立坐後殿中監到階省酒尚食奉御奉酒進皇帝舉酒良醞令又行酒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再拜訖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坐俛伏坐飲皇帝初舉酒登歌作昭和三終尚食奉御進受虛觶奠於坫登歌訖降復位觴行三周尚食奉御進食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執笏俛伏興立坐後殿中監到階省案尚食奉御品嘗食訖以次進置御前太官令又行蕃主以下食案設訖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就坐俛伏坐皇帝乃飯休和之樂作蕃主以下皆飯御食畢樂止蕃主以下食訖尚食太官俱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若賜酒舍人前承旨詣受賜者前蒙賜者執笏俛伏起立坐後舍人稱賜酒蒙賜者再拜酒至蒙賜者搢笏受觶就席俛伏坐飲卒觶俛伏起立授虛觶又再拜就席俛伏坐會畢通事舍人贊蕃主興蕃主以下皆俛伏興立坐後通事舍人引降樂作復懸南位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蕃主以下皆再拜若有賮餼舍人前承旨降宣敕蕃主以下皆再拜太府帥其屬以衣物以次授之訖蕃主以下又再拜通事舍人引出樂作至門樂止侍中前跪奏稱侍中臣某言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興太樂令令撞蕤賓之鐘如常儀

皇帝宴蕃國使

前一日尚舍奉御設御幄於所御之殿北壁南面太官令具饌守宮設使者次太樂令展宮懸於殿庭設舉麾位於上下並如常（若大蕃中使及中蕃大使以下則不設樂及黃麾仗）其日尚舍奉御鋪使者牀坐於御座西南設不升殿者坐席於西廊下俱東面北上典儀設使者位於懸南重行東面北上設典儀贊者位於懸之東北如常儀諸衛各勒所部列黃麾半仗皆與上儀同蕃使以下服其國服出次通事舍人引立於閤外西廂東面從者立於使者之後重行東面北上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與上儀同典儀一人升立東階上贊者二人立於階下俱西面典儀引使者以下入就懸南位使者初入門舒和之樂作至位樂止立定典儀曰再拜贊者承傳使者以下皆再拜舍人前承旨降勑使者升坐使者以下皆再拜通事舍人引應升殿者詣西階樂作止如常通事舍人引升立於坐後其不升殿者分引詣廊下席後上下立定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就坐俛伏坐酒至階殿上典儀唱酒至興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俛伏興立坐後太官行酒殿上典儀唱再拜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再拜搢笏受觶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蕃使以下諸客皆就坐俛伏坐飲觴行三周食升階殿上典儀唱食至興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執笏俛伏興立坐後太官令行諸客案設食訖殿上典儀唱就坐階下贊者承傳上下諸客皆就坐俛伏坐上下諸客皆飯諸客食訖太官令俱徹案又行酒遂設庶羞二舞以次入作若賜酒舍人前承旨詣受賜者前蒙賜者執笏俛伏起立坐後舍人稱賜酒蒙賜者再拜餘與宴蕃國主禮同皆倣上儀

通典卷一百三十一終

通典卷一百三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九十二　開元禮纂類二十七　軍一

皇帝親征類於上帝 宜社附

鑾嚴

鑾嚴前一日本司承制宣攝內外諸司各隨職備辦尚舍奉御施御幄於太極殿北壁下南向如常守宮設羣官文武次於東西朝堂如常儀典儀設羣官位於殿庭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為首乘黃令陳革輅及玉輅以下及車旗之屬如常未明一刻開諸宮門諸衛勒所部列黃麾仗屯門及陳於殿庭如常儀其日平明留從之官悉集朝堂次侍臣服平巾幘袴褶其將帥等及從行之官亦平巾袴褶留守之官公服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各列於殿庭上水三刻通事舍人引羣官俱詣閤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武弁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御座南向坐典儀唱再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訖中書令承旨勅百僚訖通事舍人以次引羣官出侍中跪奏禮畢俛伏興皇帝降御座乘輿入自東房侍中從至閤如常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諸應告之官及羣官客使等各於所司及公館諸軍將各於正寢俱清齋一宿若在營之齋於軍幕餘如郊祀儀

陳設

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圜丘儀社設大次於社宮西門者外道北南向設告官等次以下如祭社之儀又設軍將次於外壝南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燎壇瘞官版位等並如告圜丘之儀又設軍將位於懸南每等異位重行北面西上軍將門外位於南壝外道東西向北上社軍將位次於社宮北門之外道東西向北上設樂懸等如祭社儀又爲瘞埳二於神座北如常又前一日奉禮設御位於北門內當社壇南向設太祝等奉血毛位於埳北如常郊社令帥府史一人及齋郎以樽坫罍洗篚冪入設皆如常未明十五刻烹牲如常蒼牲二每一正座一配座社烹牲於廚用黑牛二齋郎以豆取毛血如常未明四刻太史令郊社令各服其服升設神座如常儀

鑾駕出宮社同

皇帝武弁乘革輅備大駕及嚴鼓侍中奏請發內外器服皆如常儀前後備六軍諸軍嚴鼓一准大駕

薦玉帛禮與巡狩告社同

其日未明二刻下至太常卿引皇帝至內壝門並如巡狩圜丘親告儀天帝太罇二實以汎齊明水實於上罇山罍二一實元酒爲上一實清酒玉幣以蒼唯無禮部尚書太常卿陪從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以下至奠玉帛訖降壇還版位樂止並如巡狩親告儀

進熟

皇帝既升奠玉帛太官令出帥進饌者以下至皇帝降壇還版位謁者引司徒降復位並如巡狩圜丘親告儀宜社自引司徒降復位以上同巡狩告社儀皇帝既降壇謁者引諸軍將詣壇東階升進立於天帝神座前北面西上宜社立於太社神座前南面西上初軍將升太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進立於軍將之西東面北上宜社於軍將東西面南上軍將俱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興太祝各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軍將受以授齋郎軍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

於坫軍將俱興再拜謁者引軍將降復位太祝各進跪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衆官再拜衆官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者不拜元和之樂作太常卿前奏請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及燎燔以下至燔祝版並如巡狩親告儀宜社

自皇帝再拜以下至燔祝版並如巡狩告社儀

鑾駕還宮如郊社儀宜社附

皇帝親征告於太廟

齋戒

將告有司卜日皇帝清齋及應告官清齋等並如巡狩告儀又諸軍將各於正寢清齋宿一若在營於軍幕諸衛令其屬守廟門工人俱清齋如常儀

陳設

前告三日陳設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次於南門外道東西向北上前二日設樂懸前一日設御座及從駕官位如巡狩告廟儀又設軍將位門外道東每等異位重行西向北上設罇罍洗篚告日未明十五刻烹牲等並如巡狩告廟儀

鑾駕出宮

皇帝服武弁服乘革輅前後備六軍嚴鼓並准大駕餘同圜丘儀

晨祼巡狩告廟同

饋食

皇帝既升祼下至酌獻九室訖降復位並如巡狩告廟儀又皇帝既降謁者引諸軍將升自東階進立於睿宗大聖至孝皇帝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軍將升諸太祝各帥齋郎以爵酌福酒進立軍將之東西面北上以下至啐奠降復位如類上帝儀登歌作諸祝各入室徹豆還罇所以下至燔版於齋坊如類上帝儀

鑾駕還宮

皇帝既還大次侍中版奏請解嚴（將士不得輙離部伍）皇帝仍武弁乘革輅還宮如常儀　凱旋告日陳俘馘於南門外北面西上軍實陳於後其告奠之禮皆與告禮同

解嚴

未解嚴前一日本司各隨職供辦尚舍奉御設御座於太極殿中楹間南向如常守宮設文武百官次於東西朝堂奉禮設文武官版位如初典儀設位於殿庭文東武西皆重行北向相對爲首設典儀位於東階革輅旌旗之屬於殿庭其日平明諸衛各勒所部屯門列仗百官服袴褶督將戎服皆集朝堂次書漏上水五刻侍中版奏請中嚴鈒戟以次列於殿庭上水七刻典謁引羣官以次入就位上水十刻應奉迎之官詣閤奉迎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御輿以出曲直華蓋警蹕如常皇帝出自西房卽御座侍臣夾侍如常典儀稱再拜贊者承傳羣官皆再拜通事舍人以次引羣官出侍中跪奏稱禮畢俛伏興還侍位皇帝降座御輿入自東房侍臣從至閤如常

皇帝親征禡於所征之地

將祭有司卜日如別儀前祭一日皇帝淸齋於行宮凡應祭之官淸齋於祭所近侍之官與從祭羣官及諸軍將

皆於軍幕清齋一宿諸衛令其屬各以其方器服守衛壝門亦清齋一宿御舍直長施大次及羣官軍將等次如類上帝儀右校修除祭所又爲瘞埳於神座西北內壝之外方深取足容物前一日奉禮設御位於神座東南西向設望瘞位於神座西南當瘞埳北上設諸祭官位於御位東南執事者位於其後俱重行西向北上設御史位一位於神座西南東向一位於神座東南西向設奉禮位於祭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俱西向北上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瘞埳西南設從祭羣官位於祭官之南俱重行西向北上設軍將位於南廂重行北向西上設門外位祭官以下皆於東壝之外道南從祭羣官位於祭官之南俱重行北向西上軍將位於南壝外道東重行西向北上兵部侍郎建二旗於南門外（去門三十步）郊社令帥府史及齋郎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於位犧罇二象罇二山罍二皆於神座東南俱北向西上（罇皆加勺冪有坫以置爵）又設御洗於酒罇東南諸將罍洗又於其東南北向及設篚冪如常（篚實以巾爵）執罇罍者如常設幣篚於酒罇之所祭日未明十五刻太官令先備特牲之饌（牲以犢）未明四刻郊社令奉熊席入設黃帝軒轅氏神座於壝內近北南向兵部侍郎置甲胄弓矢於座側建矟於座後未明二刻郊社令良醞令各帥其屬入實罇罍及幣（犧罇實以醴齊象罇實以盎齊山罍實以清酒齊皆加明水酒加元酒各實於上罇）太官令帥進饌者實諸籩豆簠簋未明一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與執罇罍篚者入當御座前重行北向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御史以下皆再拜執罇罍者各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行掃訖引就位皇帝服武弁之服詣祭所諸將與從祭之官皆戎服陪從如常駕將至謁者引行事之官皆就東門外位駕至大次門外下馬之大次郊社令以祝版進御署如常謁者贊引各引從駕羣官及諸軍將俱就門外位謁者贊引各引祭官及從祭羣官諸軍將等次入就位皇帝停大次半刻頃太常博士引太常卿立於大次門外當門北向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出次博士引

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入門仗衛停於門外近侍者從入如常皇帝至版位西向立（每立定太常卿與博士退立於左）太常卿前奏再拜退復位皇帝再拜奉禮曰眾官再拜眾官在位者皆再拜太常卿前奏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於罇所（凡取物者皆跪俛伏而取以奠物既奠訖俛伏而後興）太常卿引皇帝進神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授侍中侍中奉幣東向進皇帝受幣太常卿引皇帝進北向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再拜訖太常卿引皇帝還版位西向立於眾官拜訖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之外謁者引司徒出詣饌所司徒奉俎皇帝既復位太官令引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訖謁者引司徒以下還本位太祝還罇所太常卿引皇帝詣罍洗侍中黃門侍郎贊洗授巾爵並如常儀謁者引司徒進立於罇所齋郎奉俎立於司徒之後皇帝洗爵訖太常卿引皇帝詣罇所執罇罍者舉冪侍中贊酌醴齊訖太常卿引皇帝進軒轅氏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太常卿引皇帝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文臨時撰）訖興皇帝再拜太祝進奠版於神座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以授侍中侍中受爵西向進皇帝皇帝再拜受爵跪祭啐奠爵受胙至還本位如常儀謁者引亞獻上將詣罍洗盥手洗爵酌盎齊奠啐受福如上訖還本位謁者又引次將終獻如亞獻儀太祝進徹豆如式奉禮曰賜胙以下至望瘞位禮畢還大次並如常其寘土埳東西各四人若備六軍及嚴鼓作止如類告之禮

皇帝親征及巡狩郊祭有司軷於國門

車駕出日右校先於國門外委土為軷（軷為山象也）又為瘞埳於神座西北方深取足容物太祝布神座於軷前南向太官令帥宰人刳羊郊社令之屬設罇罍篚冪於神座之左俱右向置幣於罇所駕將至太祝立於罇洗東南西向祝史與執罇罍篚者俱就罇罍所立太祝再拜詣罇所取幣進跪奠於神座興還本位進饌薦脯於神座前加

羊於軷西首太祝詣罍洗盥手洗爵詣罇所酌酒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少退北向立讀祝文訖（祝文臨時撰）太祝再拜還本位少頃太祝帥齋郎取幣爵酒饌物宰人舉羊肆解之太祝幷載埋埳實之執罇者徹罍篚席駕至權停太祝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太僕卿左執轡右受酒祭兩軹及軓前（軹轂末軓軾前）乃飲受爵而退遂驅駕轢軷上而行

皇帝親征及巡狩告所過山川

前一日諸告官俱清齋於告所執事者先修除告所又為瘞埳當神座之南如常太官令備牢饌（嶽鎮海瀆用太牢中山川用少牢小山川用特牲若行速即用酒脯）告日郊社丞布神座席於告所近北南向設酒罇於神座之左面右設洗於酒罇東南北向其執罇者位如常奉禮設告官位於罍洗東南西向執事者位於其後北上設奉禮位於告官西南東向贊者二人在南少退所司實罇罍俎豆太祝實幣篚齋郎取豆血（幣長一丈八尺各隨方色）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執罇罍篚冪者次入就位謁者引告官以下次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太祝以幣授告官告官受幣謁者引告官詣神座前北面跪奠幣俛伏興少退再拜告官復位太官丞引饌入太祝迎引設於神座前太官丞以下還本位謁者引告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引告官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告官酌酒跪進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祝文臨時撰）訖興告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告官之右西向立告官再拜受爵跪祭啐奠爵及受胙以下望瘞等至燔版位並如常儀實土則埳東西各二人

平蕩寇賊宣露布

其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仍承制集文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羣官客使至俱就次各

服其服奉禮設羣官版位於東朝堂之前近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相對爲首又設客使位如常儀設中書令於羣官之北南面量時刻吏部兵部贊羣官客使出次謁者贊引就位立定中書令受露布置於案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之典謁者引中書令舉案者從之出就南面位持案者立於中書令西南東面立定持案者進中書令取露布持案者退復位中書令稱有制羣官客使皆再拜中書令宣露布訖羣官客使又再拜皆舞蹈訖又再拜謁者引兵部尚書進中書令前受露布退復位兵部侍郎前受之典謁引中書令入謁者引羣官客使各還次

遣使勞軍將

前一日執事者先設使者次於營南門之外道右南向使者至謁者引入次使者將到兵部先集大將以下於南門之外列左右廂俱重行北向相對爲首使者出次謁者引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吏二人持制書案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立定大將北面再拜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入門而左持案者從立於幕前南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東少南西面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又謁者引大將以下入立於使者之南依左右廂俱重行北面相對爲首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大將以下俱再拜宣詔訖大將以下又再拜謁者引大將進使者前北面受制書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持案者從之俱復門外位大將以制書授左右拜送使者於門外使者退大將入初使者出諸將以下以次出若賜衣物使者出次立於門外立定執事者以衣物立於案南俱東面北上使者入衣物隨入初大將受制書復位執事者以衣物徧授之大將以下受訖又再拜

皇帝講武

仲冬之月講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請講武兵部承詔遂命將帥簡軍士有司先芟萊除地為場方一千二百步四出為和門又於其內墠地為步騎六軍營域處所左右廂各為三軍皆上軍在北中軍次之下軍在南東西相向中間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間前後各相去五十步為三軍進止之節又別墠地於北廂南向為車駕停觀之處前三日尚舍奏御設大次及御座於其中如常儀前一日講武將帥及士卒集於墠所禁止諠譁依方色建旗為和門於都墠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綵牙旗旗鼓甲仗威儀悉備於墠所大將以下各有統帥如常式步軍大將被甲冑乘馬教騎大將亦乘馬教習士眾為戰隊之法凡教為陣少者在前長者在後其還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長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鉦鼓刀楯為前行持矟者次之弓箭為後行將帥先教士眾習見旌旗指麾之蹤旗臥即跪旗舉即起金鼓動止之節聲鼓即進鳴金即止知刑罰之害賞賜之利持五兵之便戰鬬之備習串跪起及行列險隘之路講武日未明十刻軍士皆嚴備五刻將士皆貫甲步軍各為直陣以相俟將軍依儀各依格備物大將軍各依格處分軍中立於旗鼓之下（凡六軍各鼓十二鉦一角四並於其軍後表之下）鑾駕出如常式講武日未明七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出宮以剛日）侍中奏開宮殿門及城門未明五刻搥二鼓為再嚴侍中版奏請中嚴文武官應從者俱先置文武官皆公服所司為小駕依圖陳設未明二刻搥三鼓為三嚴諸衛各督其隊與鈒戟以次入陳於殿庭諸侍衛之官各服其器服諸侍臣俱詣西階下奉迎（侍中負寶如式）乘黃令進革輅於太極殿前皇帝服武弁之服餘並如圓丘儀駕至墠所兵部尚書介冑乘馬奉引至講武所入自都墠北和門兩步軍之北當空南向黃門侍郎奏稱請降輅還侍位皇帝降輅入大次而觀兵部尚書停於東廂西向三仗小退以通觀路領軍減小駕騎士立於都墠之四周侍臣依左右廂立於大次之前東西面

北上文武九品以上皆公服文東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步重行北上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都墠北和門外東方南方立於道東西方北方立於道西皆向輅而立以北為上駕至和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拜訖皇帝入次謁者引諸州使人鴻臚卿引蕃客東方南方立於大次東北南向以西為上西方北方立於大次西北南向以東為上若有觀者立於都墠騎士仗外四周任意然後講武諸州使人及蕃客立定吹大角三通中軍將各以鞞令鼓二軍俱擊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軍諸帥果毅以上各集於中軍大將旗鼓之下左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東西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東上右廂中軍大將立於旗鼓之西東面諸軍將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聽誓大將誓曰今行講武以教人戰進退左右一如軍法用命有常賞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訖左右三軍各長史二人振鐸分循以警眾諸果毅各以誓詞徧告其所部遂擊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騎從皆行及表擊鉦騎從乃止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擊鼓有司舉旗士眾皆起騎驟徒趨及表乃止整列位定東軍一鼓舉青旗為直陣西軍亦鼓而舉白旗為方陣以應之次南軍一鼓而舉赤旗為銳陣北軍亦鼓而舉黑旗為曲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黃旗為圓陣西軍亦鼓而舉青旗為直陣以應之次西軍鼓而舉白旗為方陣東軍亦鼓而舉赤旗為銳陣以應之次東軍鼓而舉黑旗為曲陣西軍亦鼓而舉黃旗為圓陣以應之凡陣迭為主客先舉者為客後舉者為主從五行相勝之法為陣以應之每變陣二軍各選刀楯之士五十人挑戰於兩軍之前第一第二挑戰迭為勇怯之狀第三挑戰為敵均之勢第四第五挑戰為勝敗之形每將變陣先鼓而為直陣然後變從餘陣之法五陣畢兩軍俱為直陣又擊三鼓有司偃旗士眾皆跪又聲鼓舉旗士眾皆起騎馳徒走左右軍俱至中表相擬擊而還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復本列侍中跪奏請觀騎軍又侍中稱制曰可侍中

俛伏興二軍吹角擊鼓譟衆俱進及表乃止皆如步軍唯無跪起耳騎軍東西迭為主客為五變之陣皆如步軍之法每陣各八騎挑戰於兩陣之間如步軍法五陣畢俱大擊鼓而前盤馬相擬擊而罷遂振旅而還凡步騎二軍之士滿則滿數省則半之損益隨時唯不得減將帥凡相擬擊皆不得以刃相及凡步士逐退過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過也騎士不在此例（若因田狩則令講武軍士之外先期為圍觀訖乘馬鼓行親禽如別禮狩訖乘輅振旅而還如常儀）講武罷侍中跪奏稱侍中臣某言講武禮畢請還俛伏興皇帝降御輿侍衛如常儀皇帝升輅太僕御立授綏升訖敕車右升千牛將軍升輅陪乘黃門侍郎奏請鑾駕發引以下如圓丘還宮儀唯不作鼓吹不撞蕤賓解嚴訖將士各還明日羣官奉參起居如別儀

皇帝田狩

仲冬狩田之禮前期十日兵部徵衆庶修田法虞部量地廣狹表所田之野前狩三日本司建旗於所田之後隨地之宜前一日未明諸將各帥士徒集旗下不得諠譁質明弊旗後至者罰之兵部分申田令遂圍田其兩翼之將皆建旗及夜布圍訖（若圍廣或先期二日三日）圍闕其南面（且據南面及狩隨地所向）駕出以剛日其發引次舍如常將至田所皇帝鼓行入圍鼓吹令以鼓六十陳於皇帝東南西向六十陳於皇帝西南東向皆乘馬（各備簫角）諸將皆鼓行赴圍乃設驅逆之騎百有二十既設驅逆皇帝乘馬南向有司斂大綏以從諸公王以下皆乘馬帶弓矢陳駕前後所司之屬又斂小綏以從乃驅獸出皇帝之前初一驅過有司整飭弓矢以前再驅過本司奏進弓矢三驅過皇帝乃從禽左而射之每驅必三獸以上皇帝發亢大綏皇帝既發然後公王發公王發亢小綏諸公既發以次射之訖驅逆之騎止然後百姓獵凡射獸自左而射之達於右腢為上射達左耳本為中射達右耳本為次射左髀達於右䯚

為下射羣獸相從不盡殺已被射者不射又不射其面不翦其毛其出表者不逐將止虞部建旗於田內乃雷擊駕鼓及諸將之鼓士徒譟呼諸得禽者獻於旗下致其左耳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其上者以供宗廟次者以供賓客下者以充庖廚乃命有司饁獸於四郊以獸告至於廟社其因講武以狩則先設圍亦如之也

通典卷一百三十二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九十三 開元禮纂類二十八 軍二

皇帝射於射宮

前一日太樂令設宮懸之樂鼓吹令設十二案於射殿之庭當月之調登歌及以其合東懸在東階東西面西懸在西階西東面南北二懸各登歌廣開中央廟門中央(避箭位也)張熊侯去殿九十步設乏於侯西十步北十步(乏侯邊避矢物以革爲之高廣七尺先有埒爲之則不設)設五福庭前少西(福長三尺博七寸厚一寸半龍首蛇身以委矢)布侍射者位於西階前東面北上布司馬位於侍射南東面獲者於乏東東面侍射射位於殿階下當御前少西橫布南面侍射者弓矢俟於西門外陳賞物於東階下少東置罰豐於西階下少西(豐所以承罰爵形似豆大而卑)設罰罇於西階西南北以堂深設篚於罇西南肆實爵加冪

其日質明御服武弁出樂作警蹕及文武侍衛皆如常儀文武官俱公服典謁引入見樂作及會如元會儀酒三徧侍中奏稱有司既具請射侍中前承制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皆降文官立東階下西面北上武官立西階下東面北上持鈒戟隊羣立於兩邊千牛備身二人橫奉御弓矢立於東階上西面執弓者在北設坫於執弓者之前置御決拾笥於其上(決今之射韝拾今之射捍)獲者持旌自乏南行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負侯謂背侯向內立會衆射者見侯爲旌深有志於中)侍射者出西門外取弓矢兩手奉弓搢乘矢於帶(搢插乘矢四矢)於殿下射位西東面司馬奉弓自西階升當西楹前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西行十步北行至乏止司馬降西階復位千牛郎將一人奉決拾以笥千牛將軍奉弓千牛郎將奉矢進立於御榻東少南西面郎將跪奠笥於御榻前少東拂以巾取決興贊設決訖千牛郎將又跪取拾

興贊設以笥退奠於坫上復位千牛將軍北面張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一（弓左右隈謂弓上面下面以衣袂摩拭上面再度下面一度也）西面左執弣右執箭以進御訖退立於御榻東少後千牛郎將以巾拂矢進一一供御御欲射協律郎舉麾先奏鼓吹及樂騶虞五節御乃射第一矢與第六節相應第二矢與第七節相應以至九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千牛將軍以矢行奏中曰獲下曰留上曰揚左曰左方右曰右方（留矢短不及侯揚謂矢過侯左右謂矢偏不正也）御射訖千牛將軍於御座東西面受弓決拾退奠於坫上復位侍射者進升射席北面立左旋東面張弓南向挾矢協律郎舉麾樂作不作鼓吹奏樂貍首三節然後發矢若侍射者多則齊發第一發與第四節相應第二發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協律郎偃麾樂止射者右旋東面弛弓北面立乃退復西階下位（其射八多少臨時聽進止若九品已上俱蒙賜射則六品以下後日引射所司監之）司馬升西階自西楹前南面揮弓命取矢降復位取矢者以御矢付千牛郎將於東階下侍射者矢加於楅北階侍射者釋弓於位歷前北面東上所司奏請賞侍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東西面監唱射矢取矢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於東階下西面北上不中者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俱再拜所司於東階下以付賞物訖退復西面位酌者於罰罇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於豐上退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進豐南北面跪取豐上爵立飲卒爵跪奠豐下退復東面位酌者北向跪取虛爵酌奠如初不中者以次繼飲皆如初訖典謁引王公以下及侍射者庭前北面相對爲首再拜訖引出持鈒戟隊復位御入奏樂警蹕如常儀所司以弓出中門外付侍射者引訖出若御射無侍射之人則不設楅不陳賞物不設罰罇若御燕遊小射則常服不陳樂懸不行會禮王公以下事訖出無北面再拜之儀

皇帝觀射於射宮

前一日設宮懸登歌張麋侯如親射儀設第一楅於庭前少西第二楅於第一楅南二步以次五楅陳賞物罰豐如親射布王公以下釋弓矢席位於中門外左右俱北上布三品以上會席位於殿上如常儀布第四品五品會席位於東西階南在樂懸南東廂者西面西廂者東面俱北上（若殿上人少四品五品亦升之）布六品以下會席位於樂懸之南北上（若四品五品升殿則在懸內）布王公以下將射位於東西階前北上布左右司射位於王公將射位前左者西面右者東面俱北上布司馬位於右司射南東面布三品以下及左供奉官射席位於御座東楹間少前布三品以上及右供奉射席於御座西楹間少前（席橫布各容六人）布四品以下射席於殿階下如殿上儀布獲者位於乏之東東面取矢者在獲者南俱東面（獲者謂看矢蹤密者）置左右司射各三人司馬一人其日質明王公以下具服持弓矢分為左右引入至中門外位皇帝服武弁服出樂作警蹕如常儀王公以下皆跪釋弓矢於位典謁引入見會如常儀（凡射先行會禮）酒三徧所司奏請賜王公以下射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王公以下將射者皆降庭前北面相對為首再拜訖典謁引出復中門外位跪取弓矢興兩手奉弓搢乘矢典謁引入就將射位左右司射及司馬及獲者皆就位執罰觶者位於觶南執筐者立於筐南皆北面酌者立於觶西東面獲者持旌南行十步當侯東行至侯負侯北面立左右司射各一人先導射皆搢乘矢於帶兩手奉弓左者從東階右者從西階至階左者西面右者東面相顧立定俱升進各當席前北面俱進升射席立定左廂者右旋西面張弓右廂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個（挾謂置矢於弓）司馬執弓自西階升當右射者前左旋南面揮弓命獲者去侯獲者持旌去侯西行十步當乏之北行至乏止乃射左司射一發右司射一發更迭射訖左司射左旋西面弛弓右司射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定俱少退各從東西階降於階下相向立定乃退復位左右司射各於王公位前北面次北王公從首六人引從東西階升如司射

之儀至射席相對爲首北面立左者右旋西面張弓右者左旋東面張弓俱南面挾一個所司奏請以射樂樂王公以下（若兩番則每番唯射取中侯未須奏請作樂相應）侍中前承制曰可通事舍人承傳西面告太常卿太常卿於西懸內東面命樂正曰奏樂閒若一（言奏七節節間疎數如一也）司射自西階升當御前少西東向誓曰無射獲無獵獲（不得射侯邊獲者不得獵過獲者之傍）射者俱逡巡司射退降復位司射又升西階誓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雖中不釋筭也）射者又逡巡司射乃退降復位協律郎舉麾作貍首之樂三節訖左右俱一發使與第四節相應左右又一發使與第五節相應以至七節射訖協律郎偃麾樂止左廂射者左旋西面弛弓右廂射者右旋東面弛弓俱北面立少退從東西階降立於階下相向北上立定乃退左右司射各以次取六人俱升射如初四品以下射於殿下館射席升降及射與樂相應如殿上儀射訖者三品以上及近侍之官釋弓於下復會位四品以下皆復會位坐其未射者立繼射如初射總訖司馬升殿攝弓命取矢取矢者上中下矢各一人持其不中者矢一人持至庭前其第一矢跪如第一楅北闊其以下次加楅訖取矢者各立楅南北面王公以下各降說弓庭前北面立所司奏請賞射中者罰不中者侍中承制退稱制曰可所司立楅之西東面監唱射矢取六人者各唱中者姓名中者立東階下西面北上依射中疎密爲第其不中者（謂四矢俱不中侯也）立於西階下東面北上依品爲序東西俱再拜所司東階下以次付賞物受訖者退復西面位（若賜多且置於位御入後持出中門外付之）酌者於罰罇西東面酌進北面跪奠爵豐上立於豐南少西不中者豐南北面橫奠弓跪取爵立飲卒爵跪奠爵豐下取弓退復東面位酌者繼酌奠於豐不中者以次飲皆如初若更射則取矢者以矢就東西面位付射者訖左右司射各從首取王公以下六人升射如初始作樂與樂相應如上儀其賞罰皆如初訖典謁者引中者及不中者及不射者皆庭前北面各依品相對再拜訖出復中門外持鈒戟者復位御入樂作警

躍如常所司持矢出中門外付射者訖引出若御不親觀射則不設樂懸王公以下各執弓矢入庭前北面拜訖通事舍人宣敕賜王公以下食王公等皆再拜典謁引王公以下就東西廊下食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右司射引王公以下皆如御前之儀射訖王公以下皆北面相對立通事舍人宣敕云射中者依算賜物不中者罰酒王公等皆再拜其受賞及罰皆如御前之儀北面再拜取矢訖引出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宜於太社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諸告官致齋於社所守宮設告官以下位各於常所諸將位於社宮北門外道西東向南上右校清掃內外又爲瘞埳二於南門內壝西南如常奉禮設告官以下版位如常儀設諸將位於北門內當太社壝南面東上諸將門外位於北門外道西東向南上郊社令帥其屬設罇罍玉帛等如式執罇罍者位如常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牢饌質明告官等各服其服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席頁醞之屬入實罇罍玉幣太罍及郎座象罇實醴齊元酒各實於上罇玉社稷兩珪有邸幣以元一丈八尺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入行掃除如常儀訖就位贊引引告官以下俱就門外位謁者引告官贊引引執事者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西門外告官等入謁者引諸將俱就門外位告官入訖謁者引諸將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大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還本位諸祝俱取玉幣於篚各立於罇所謁者引告官詣太社壝升北陛以下至奠玉幣酌飲福受胙如巡狩告社攝事儀初告官詣稷壇贊者引諸將詣太社壝升西陛進立於太社神主前南面東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進諸將東西面立諸將皆再拜受爵跪祭酒啐酒奠爵俛伏興諸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諸將受以授齋郎諸將俱跪取

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於坫諸將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詣太稷壇飲福受胙如太社儀訖還本位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引出初諸將出諸祝各進跪徹豆以下及告官望瘞玉幣至禮畢如巡狩告社儀若凱旋唯陳俘馘及軍實於北門南面其告禮如上儀祝版燔於齋所

制遣大將出征有司告於太廟齊太公廟附

將告有司卜日如別儀前一日諸告官致齋於廟所衛尉設告官以下次各於常所右校掃除內外奉禮設告官版位於內外如常設諸將位於廟庭橫階南道東每等異位重行北面南上又設諸將門外位於南門外道東重行西向北上太廟令整拂神幄又帥其屬以罇坫罍洗篚冪入設皆如常儀告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先具牢饌如常其饌每室用特牲一太公廟具酒脯醢未明二刻奉禮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御史太祝以下再拜入行掃除皆如常自將告以下至此與太公廟儀同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宮闈令自東階升入開埳室奉出獻祖以下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各引就位又贊引引告官以次入就位立定其先拜者不拜太公廟贊引引廟令太祝等入當階間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廟令以下皆再拜升自東階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出帥進饌者奉饌陳於東門外謁者引諸將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還本位諸祝取幣於篚各立於罇所太官令以下至此太公廟儀同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室戶前北向立太祝以幣進東向授告官告官受進入室北面跪奠於獻祖座俛伏興出戶北向再拜訖次懿祖以下並如上儀謁者引還本位祝還罇所太公廟謁者引告官升東階詣太公座前北向立太祝以幣東向授告官告官受進北面跪奠於太公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再拜訖謁者引告官留侯座受幣奠亦如之太官令引饌入自正門升太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之屬還本位訖太祝各還罇所謁者引告官盥洗酌獻讀祝文自九室以下及飲福受胙皆如常儀再拜訖謁者引告官降復位太公廟奠幣訖謁者

引告官升自東階酌獻太公及留侯並如常儀告官飲福將訖謁者引諸將升東階進當皇考睿宗大聖貞皇帝廟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詣諸將之東西面北上諸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授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於坫諸將俛伏興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復位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引出諸祝各進神座前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賜胙贊者唱再拜在位者俱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太公廟無諸將拜獻之儀奉禮曰再拜告官以下皆再拜訖謁者進告官之左白請就望瘞位謁者引告官就望瘞至禮畢如常儀其賓士瑫東西各二人太公廟同上太廟令納神主如常儀祝版燔於齋坊若凱旋唯陳俘馘及軍實於南門外北面西上其告儀如上

仲春祀馬祖

將祀有司筮日如別儀以下先牧馬社馬步皆筮日前祀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如別儀前祀二日守宮設祀官次於東壝外將南北向西上陳饌幔於內壝外郊社令積柴於燎壇方高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饌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設神座於壇上席以莞南向奉禮設獻官位於壇東南西向執事位又於東南俱西向北上設奉禮位於獻官西南贊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設奉禮贊者位於燎壇東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當柴壇北南向設祀官等門外位於東壝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設酒罇於壇上東南隅北向洗於壇東南北向執罇篚者位於罇所如常未明一刻太祝獻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與良醞令入實罇罍及幣質明謁者引獻官以下俱就門外位奉禮郎帥贊者先入就位贊引引太祝與執罇罍篚冪者入當壇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禮曰再拜贊者承傳太祝以下俱再拜太祝與執罇者升東階至罇所執罍洗篚冪者各就位謁者引獻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禮曰再拜

在位者俱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有司謹具請行事退復位太官令出詣饌所太祝跪取幣於篚興立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神座前北面立太祝奉幣東向授獻官獻官受幣進北面跪奠於神座俛伏興少退北面再拜謁者引獻官還本位太官令引饌入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壇上設於神座前訖太官以下降復位太祝還罇所謁者引獻官詣罍洗盥手洗爵訖謁者引獻官升自南陛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獻官酌酒謁者引獻官進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俛伏興少退北向立太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謹遣具官臣姓名昭告於馬祖天駟之神爰以春季遊牝於牧祇薦制幣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馬祖天駟之神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奠版於神座俛伏興還罇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獻官之右西向立獻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飲卒爵太祝進受爵於坫獻官俛伏興太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授獻官獻官受以授齋郎謁者引獻官降自南陛還本位太祝進跪徹豆俛伏興還罇所奉禮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謁者進獻官之左白請就望燎位謁者引獻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禮又帥贊者退立於燎壇東北位太祝進神座前跪取制幣祝版爵酒又以俎載牲體黍飯興降自南行當柴壇東南行自南陛登柴壇以幣酒祝版饌置柴上訖奉禮曰可燎東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者以炬投壇上火半柴謁者進獻官之左白禮畢遂引獻官以下出奉禮贊者還本位贊引引太祝以下俱復執事位立定奉禮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贊引引出

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馬社　仲冬祭馬步附

前享三日應享之官散齋二日於正寢致齋一日於享所右校掃除壇之內外為瘞埳於壇之右地方深取足容物衛尉設享官次於東壝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具特牲之饌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設贊者位於瘞埳西南

同馬祖儀設瘞埳位於壇之西南北向設享官以下門外位以下至讀祝文如馬祖儀祝文曰昭告於先牧之神肇開牧養厥利無窮式因頒馬爰以制幣云云尚饗訖興獻官再拜太祝進跪徹以下至燔版如馬祖儀其埳實土東西各二人祭馬社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賴於今式用典儀爰以制幣云云尚饗馬步祝文曰惟神爲國所重在於閑牧神其屏茲凶慝使無有害載因獻校爰以制幣云云尚饗

合朔伐鼓二至二分及諸州合朔伐鼓附

其日合朔前三刻郊社令及門僕各服赤幘絳衣守四門令巡門監察鼓吹令平巾幘袴褶帥工人以五色執麾旒分置四門屋下龍蛇鼓隨設於左東門者立於北塾南面南門者立於東塾西面西門者立於南塾北面北門者立於西塾東面門側堂曰塾麾制各長一丈旒以方色各長八尺一隊正一人著平巾幘袴褶執刀帥衛士五人執五兵於鼓外矛處東戟在南斧鉞在西矟在北郊社令立攢於社壇四隅以朱絲繩縈之太史官一人著赤幘赤衣立於社壇北向日觀變黃麾次之龍鼓一面次之在北弓一張矢四隻次之諸工鼓靜立候日有變史官曰祥有變工人齊舉麾龍鼓齊發聲如雷史官稱止工人罷鼓其日廢務百官守本司日有變皇帝素服避正殿百官以下皆素服各於廳事前重行每等異位向日立明復而止諸州伐鼓其日見日有變則廢務所司置鼓於刺史廳事前刺史及州官九品以上俱素服立於鼓後重行每等異位向日刺史先擊鼓執事代之明復俱止

大儺諸州縣儺附

大儺之禮前一日所司奏聞選人年十二以上十六以下爲侲子著假面衣赤布袴褶二十四人爲一隊六人作一行執事者十二人著赤幘褠衣執鞭工人二十二人其一人方相氏著假面黃金四目蒙熊皮元衣朱裳右執戈左執楯其一人爲唱帥著假面皮衣執棒鼓角各十合爲一隊隊別鼓吹令一人太卜令一人各監所部巫師

二人令以下皆服平巾幘袴褶州縣儺方相四人執戈楯唱率四人侲子都督及上州六十人中下州四十人縣皆二十人方相唱率縣儺二人皆以雜職差之其侲子取人年十五以下十三以上充之又雜職八人四人執鼓鞉四人執鞭戈令以小鼓以逐惡鬼於禁中有司先備每門雄雞及酒擬於宮城正門皇城門設祭太祝一人齋郎三人右校爲瘞埳各於皇城門外之右方稱其事先一日之夕儺者各赴集所具其器服依次陳布以待事諸州縣儺則前一日之夕所司帥領宿於府門外其縣門亦如之其日未明諸衛依時刻勒所部屯門列仗近仗入陳於階下如常儀鼓吹令帥儺者各集於宮門外諸州縣未辨色所司白刺史縣令請引儺者入內侍詣皇帝所御殿前奏侲子備請逐疫訖出命內寺伯六人分引儺者於前長樂門承安門以次入至左右上閤鼓譟以進方相氏執戈揚楯諸州縣儺將辨色官者二人出門各執青麾引儺者入無官者外人引導於是鞭擊鼓鞉俱譟呼鼓鞭戈楯而入唱率侲子和曰甲作食殃胇胃食疫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諸食咎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神追惡鬼凶赫汝軀拉汝幹節解汝肌肉抽汝肺腸汝不急去後者爲糧唱率侲子以下諸州縣儺同周呼訖前後鼓譟而出諸隊各趣順天門以出分詣城門出郭而止儺者將出祝布神席當中門南向出訖宰手齋郎酌牲匈磔之神席之西藉以席北首齋郎酌酒太祝受奠之祝史持版於座右跪讀祝文諸州縣儺官者引之編索諸室及門巷訖官者引出中門所司接引出乃鼓譟而出大門外分爲四部各趣四城門出郭而止初儺者入祝五人各帥就事者以酒脯各詣州門及城四門儺者出便酌詣奠脯於門右祝而止乃舉酒脯埋於西南以爵脯以瘞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天子遣太祝臣姓名昭告於太陰之神元冬已謝青陽馭節惟神屛除凶厲俾無後艱謹以清酌敬薦於太陰之神尚饗訖興奠版於席乃舉牲幷酒瘞於埳訖退其內寺伯導引出順天門外止諸州縣儺其祝文曰維某年歲次月朔日子祝姓名敢昭告於太陰之神暑寒往來陰陽之常度惟神以屛磔厲謹以酒脯之奠敬祭於神尚饗

通典卷一百三十三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九十四　開元禮纂類二十九　凶一

賑撫諸州水旱蟲災 賑撫蕃國水旱附

皇帝遣使賑撫諸州水旱蟲災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使者未到之前所在長官先勒集所部僚佐等及正長老人本司先於廳事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位東向大門外之左設長官以下及所部位重行北向西上於廳事之庭少北設使者位南向又於使者位之南三丈所設長官位北向其所部僚屬則位於長官之後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北面相對爲首正長老人則位其南重行北面西上使者到所司迎引入便次長官及所部嚴肅以待正長老人等並列於大門外之南重行北面西上至時使者以下各服其服所在長官及所部僚佐亦各服公服行參軍引長官以下出就門外位立司功參軍引使者就門外位立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史二人對舉制案列於使者之南俱少退東向行參軍贊拜長官及所部在位者皆再拜訖行參軍引長官等以次先入立於門內之右重行西面司功參軍引使者入幡節前導持案者從之使者到庭中位立持節者於使者東南西面行參軍引長官以下俱入就庭中位立定持節者脫節衣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行參軍贊再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使者宣制書訖行參軍又贊拜長官及諸在位者皆再拜行參軍引長官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訖功曹參軍引使者以下出復門外位行參軍引長官及諸在位者各出即門外位如初行參軍引使者以下還便次長官退其正長老人等任散 蕃國賑撫

同諸州禮其國王供待及出入卽館賓食之屬則如常但略其燕好

勞問諸王疾苦（問外祖父后父大臣都督刺史及蕃國主附中宮問外祖父及諸王附東宮問外祖父諸王附其問師傅保宗戚上臺貴臣同勞問諸王之禮）

皇帝（中宮云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東宮云皇太子）遣使勞問諸王疾苦（外祖大臣等各隨言之）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中宮則內給事一人爲使）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於庭中近北設使者位南面（皇太子儀東向）又於使者位之南（皇太子儀位之東）三丈所設主人位北向（皇太子儀西向）其府國僚屬並陪列於庭中之左右國官在東府僚在西俱以北爲上（中宮及皇太子儀無府國官以下儀）使者至受勞問者第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及受勞問者皆公服贊禮者（中宮則內典引下皆倣此）引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向史二人（中宮則內給使二人）奉制書案（中宮及皇太子云令案下准此）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受勞問者立於門東西向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贊禮者引使者入就庭中位立持案者立於其右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就庭中位北面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中宮稱太皇太后等有令）受勞問者再拜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復位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出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隨出各卽門外位受勞問者再拜訖贊禮者引使者以下退就次又贊禮者引受勞問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制則子弟代受如上之儀（都督刺史禮同所異者諸導引之官以所勞問州府有司充之其使於京師者則謁者導引）

勞問外祖母疾苦（中宮問外祖母附其問妃主宗戚婦女同東宮問外祖母附其問妃主母疾苦同）

皇帝（中宮云太皇太后皇后東宮卽云皇太子）遣使勞問外祖母疾苦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內給事一人（皇太子則閤官一人）爲使所司先於受勞問者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便次南向又於內寢庭少北（皇太子儀西階前）設使者位南向（皇太子儀東向）又於使者位之南（皇太子儀位東）三丈所設受勞問者位北向（皇太子西向）使者至受勞問者大門外掌次者延入次使者服公

服攝迎者亦公服使者出次立於門西東面給使二人奉制書案（皇太子令書案中宮同餘倣此）立於使者之南差退贊禮者引攝迎者出立於門東西面攝迎者再拜訖贊禮者引攝迎者先入立於門內之右西面內典引引使者入就內寢庭位立（皇太子儀使者東面立）持案者立於使者之右（皇太子儀給使奉令書案隨入立於使者之南差退）受勞問者服朝服女侍者引就庭中位立持案者以案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等即稱有令）受勞問者再拜女侍者進詣使者前受制書退授受勞問者受勞問者又再拜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出女侍者引受勞問者退贊禮者引攝迎者隨出各就門外位攝迎者再拜內典引引使者退即便次贊禮者引攝迎者入若受勞問者疾未間不堪受制則攝迎者於外堂之庭拜受制書如上禮其異者受制書詣閤授女侍者女侍者受奉入授受勞問者　凡有勞問無正篇者皆臨時約准上禮而爲之凡內侍之屬充使則內侍內常侍以下准所慰勞者尊卑臨時准約　皇太子於諸王妃主以下疾苦其存問家人親屬之禮率爾遣近侍勞問則主人受勞問之者待之亦從家人親屬之式不拜迎拜送及不爲授受之禮

五服制度　斬縗三年　齊縗三年（杖周　不杖周五月　三月）　大功（長殤九月中殤七月成人九月）　小功（殤成人並五月）　緦麻（殤成人並三月）

斬縗三年正服

子爲父（則斬縗三年）　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重稱子者別於男子言在室關已許嫁）　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縗周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服既虞而出則小祥亦如之既除喪而出則已）

加服

嫡孫爲祖（謂承重者爲曾祖高祖後亦如之）　父爲長子（重其當先祖之正體又將代己爲宗廟主故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與禰也於庶子之嫡孫乃爲其嫡予三年矣）

義服

為人後者為所後父（受重故三年為所後祖亦如之凡為人後者不以嫡子也）妻為夫（夫尊而親）妾為君（妾謂夫為君）國官為國君（布帶繩屨既葬除之）

縗冠

右正服加服縗裳三升義服三升半冠同六升右縫通屈一條繩為武垂下為纓冠外縪（凡服上曰縗下曰裳布八十縷為升外畢者冠前後屈而出於武外厭之）婦人之縗連裳以六升布為總（總束髮也）童子亦連裳

絰帶屨

右苴麻絰帶首絰大九寸左本在下繩纓五分首絰去一以為腰絰大七寸二分絞垂兩結相去四寸婦人絰如男子又有絞帶（苴惡貌也首絰象緇布冠之缺項腰絰象大帶絞帶象革帶五分腰絰去一為之齊縗以下用布）菅屨外納（外納納其餘於外也）婦人屨亦如男子

杖

右苴竹杖其大如腰絰長齊其心本在下主婦亦杖諸婦則不杖童子不杖其當室者則絻而杖（童子及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然而童子當室杖者尊為喪主）

絻

右狀象冠廣寸無辟積童子當室亦服之

總論制度

三公以下皆三月而葬而虞三虞而卒哭十三月小祥除首絰練八升布為冠纓武亦如之婦人練總除腰絰二十五月大祥除靈座（自後有祭設几席）除縗裳去絰杖十五升布深衣布縞冠素紕纓革帶素屨婦人除縗裳去絰縞總

衣履如男子二十七月禫祭元冠皂纓仍布深衣革帶吉履婦人緇總衣　如男子踰月復平常

齊縗三年正服

子爲母（舊志父卒爲母周今改與父在同）爲祖後者祖卒則爲祖母（爲曾高祖後者爲曾高祖母亦如之）母爲長子

加服

繼母如母（繼母之配父與親母同）慈母如母（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爲子生則養之如母死則喪之如母貴父之命也）

義服

繼母爲長子　妾爲君之長子（與嫡妻同不敢輕服夫之正統）

縗冠

右正服加服縗裳四升義服五升其纓四升半成布四升冠七升右縫布纓武冠內縪（前後縫於武內厭殺）

絰帶屨

右牡麻絰帶首絰大七寸二分本在上繩纓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腰絰大五寸七分半布代絞帶屨內納

杖

桐杖大如腰絰通圓之長齊其心本在下十三月小祥除首絰練九升布爲冠纓武亦如之其他祥禫變除與斬縗同踰月復平常

齊縗杖周正服

父卒母嫁及出妻之子爲母皆報（父卒爲父後者爲嫁母無服母猶服之不爲出母之黨服則爲繼母之黨服）爲祖後者祖在爲祖母（爲曾祖高祖後者亦如之）

義服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若繼母出則不服若繼母出嫁子從而寄育則服不從則不服）夫爲妻

齊縗不杖周正服

爲祖父母（父所生庶母亦同唯爲祖後者乃不服）爲伯叔父　爲兄弟　爲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幷傳重於嫡孫所傳重非嫡及養子爲後者服之皆如衆子婦服）爲兄弟之子（女在室亦然報之）爲嫡孫（有嫡子則無嫡孫凡爲後承嫡者雖曾孫元孫與孫同）爲姑姊妹女子子在室及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無主無祭主謂無夫與子人之所哀憐不忍降之）女子子爲祖父母（雖出嫁猶不敢降其祖）妾爲其子

加服

女子子適人者爲兄弟之爲父後者（出嫁猶不降爲父後者婦人有歸宗之義故不自絕其族類）

降服

妾爲其父母（凡妾爲私親如衆人）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凡爲人後者本親降一等其妻又降夫一等）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

義服

爲伯叔母（服與伯叔同）爲繼父同居者（子無大功之親母與之適人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是謂繼父同居繼子之子不從服爲繼父不報）妾爲嫡妻（嫡妻不爲妾服）妾爲君之庶子　婦爲舅姑（其夫爲曾祖高祖後者其妻從服亦如舅姑）爲夫兄弟之子（男女同報）舅姑爲嫡婦（其夫應三年者然後爲其婦齊縗周）

齊縗五月正服

爲曾祖父母（本三月以其降殺太多故新議改從五月）女子子在室及嫁者爲曾祖父母

齊縗三月加服

爲高祖父母（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爲恩殺也）女子子在室及嫁者爲高祖父母（不敢降其祖也）

義服

爲繼父不同居（先同今異繼父有子及有大功之親雖同住亦爲異居元不同者不服）

右降服亦繐裳四升冠七升正服五升冠八升義服六升冠九升右縫布纓武冠內緝前後縫於武內厭縫之（婦則布總精麤亦如男子之冠）其絰帶與三年同其杖三年及杖周皆桐杖各大如腰絰通圜之長齊其心本在下麤屨內納不杖周則麻屨五月三月則繩屨其三年者與齊縗同杖周者十一月小祥十三月大祥十五月禫逾月除復平常禫變節皆與斬縗同其父卒母嫁出妻之子爲母及爲祖後祖在爲祖母雖周除仍心喪三年義服齊縗三月者縗裳六升冠九升絰帶與周親同而繩屨

大功殤（長殤九月中殤七月）正服

爲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殤者男女未成人而死可哀傷者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爲殤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八歲以下爲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服周者哭之十三日大功九日小功五日緦麻三日）爲叔父之長殤中殤　爲姑姊妹之長殤中殤　爲兄弟之長殤中殤　爲嫡孫之長殤中殤（嫡曾孫嫡元孫亦同）爲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義服

爲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成人九月正服

爲從父兄弟（今之同堂兄弟姊妹之在室者）爲庶孫（女在室亦然）

降服

爲女子子適人者出降者兩女各出不再降若兩男各爲人後亦如之出母爲女子子適人者女服同爲兄弟之女適人者報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在室者報

右成服繐裳八升冠十升餘皆與長殤同

義服

爲夫之祖父母　爲夫伯叔父母報報者旁尊不足以尊降爲夫之兄弟女適人者報　爲人後者其妻爲本生舅姑　爲衆子婦

右降服繐裳七升正服繐裳八升冠同十升義服繐裳九升冠十升婦人則布總精麤如男子冠牡麻絰首絰大五寸七分半長殤及成人皆九月絰以纓中殤皆七月絰無纓傴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腰絰大四寸六分布帶繩屨

小功五月殤正服

爲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叔父之下殤　爲姑姊妹之下殤　爲兄弟之下殤　爲嫡孫之下殤　爲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從父兄弟姊妹之長殤　爲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

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兄弟之長殤　爲姪丈夫婦人之長殤出嫁姑爲之服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之長殤

義服

爲夫之兄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殤　爲夫之叔父之長殤

右降正服冠縗同 十升義服十一升澡麻絰帶澡謂去其垢不絕其本冠左縫不厭婦人布總精麤如男子首絰大四寸六分五分

首絰去一以爲腰絰大三寸七分布帶吉屨無絇婦人縗絰精麤如男子降服不澡

成人正服

爲從祖祖父報祖之兄弟也兄弟之孫女在室亦如之爲從祖父報父之同堂兄弟同堂兄弟之女之在室亦如之爲從祖姑姊妹在室者報父之同堂姊妹及己再從

姊妹爲從祖兄弟報再從兄弟爲從祖祖姑在室者報祖之姊妹爲外祖父母 爲舅及從母丈夫婦人報母之兄弟姊妹

降服

爲從父姊妹適人者報同堂姊妹爲孫女適人者 爲人後者爲其姑姊妹適人者報

義服

爲從祖祖母報祖之兄弟妻爲從祖母報父之同堂兄弟妻爲夫之姑姊妹在室及適人者報 娣姒婦報 爲同母異父兄

弟姊妹報 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從母謂妾子爲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嫡母卒則不服爲庶母慈己者謂庶母之乳養己者爲嫡孫之婦有嫡婦則無嫡

孫之婦曾孫元孫爲後者服其婦如嫡孫之婦母出爲繼母之父母兄弟從母母卒則爲其母之黨服不爲繼母之黨服嫂叔報兄嫂弟妻同

右降服縗裳十升正服縗裳十一升冠同十一升義服縗裳十二升冠與縗同其絰如小功五月唯麻斷本

緦麻三月殤正服

爲從父兄弟姊妹之中殤下殤 爲庶孫丈夫婦人之中殤下殤 爲從祖叔父之長殤 爲從祖兄弟之長殤

爲舅及從母之長殤 爲從父兄弟之子之長殤 爲兄弟之孫之長殤 爲從祖姑姊妹之長殤

降服

為人後者為其兄弟之中殤下殤　為姪丈夫婦人之中殤（出嫁姑為之服）為人後者為其姑姊妹之中殤下殤

義服

為人後者為從父兄弟之長殤　為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　為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成人正服

為族兄弟（三從兄弟三從姊妹出嫁即無服）為族曾祖父報（曾祖之兄弟曾孫女出嫁即無服）為族祖父報（曾祖之兄弟同堂兄弟孫女出嫁則不服）為曾孫元孫為外孫（女子子之子）為從母兄弟姊妹（今謂之姨兄弟姊妹）為姑之子（外兄弟姊妹）為舅之子（內兄弟姊妹）為族曾祖姑在室者報（曾祖之姊妹）為族祖姑在室者報（祖之同堂姊妹）為族姑在室者報（父之再從姊妹）

降服

為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父之同堂姊妹及己之再從姊妹）及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父報（謂同堂伯叔父）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若無嫡母及嫡母卒則申妻子服外祖父母舅從母服）為從祖祖姑適人者報（祖之姊妹）為人後者為外祖父母（本生外祖父母）為兄弟之孫女適人者報

義服

為族曾祖母報（曾祖兄弟之妻）為族祖母報（祖之同堂兄弟之妻）為族母報（父之再從兄弟之妻）為庶孫之婦　女子子適人者為從祖伯叔母（同堂伯叔）為庶母（父妾有子者）為乳母　為壻（女子子之夫報）為妻之父母（從妻服之）為夫之曾祖高祖父母　為夫從祖祖父母報（夫之祖兄弟及妻）為夫之從祖父母報（夫之父同堂兄弟及其妻）為夫之外祖父母報　為夫之從祖兄弟之子（夫之再從兄弟之子）為夫之從父兄弟之妻　為夫之從父姊妹在室及適人者　為夫之舅及從母報

改葬緦（子為父母妻妾為夫既葬除之）

右降正義服冠纓同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冠右縫不厭婦人總精麤如男子之冠澡麻斷本以爲絰首絰大三寸七分五分首絰去一以爲腰絰二寸九分布帶吉屨無絇皇家所絕旁親服者皇弟子爲之皆降一等凡童子不總當室則總

縗裳制度

凡縗外削幅裳內削幅幅三袧削猶殺也袧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凡裳前三幅後四幅若齊裳內縗外齊緝也凡五服之縗一斬四緝緝裳者內展之緝縗者外展之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者也適辟領也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適博四寸出於縗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兩之爲尺六寸出於縗者旁出縗外也縗長六寸博四寸廣長當心衣帶下尺衣帶下尺者腰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衽二尺有五寸衽所以掩裳際者上正一尺燕尾二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衽屬幅屬猶連也連幅謂不削也衣二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衣自領至腰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袪尺二寸袪袖口也

通典卷一百三十四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禮九十五　開元禮纂類三十　凶二

訃奏

皇帝爲外祖父母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奉御先於別殿設素牀褥席爲奉哀成服位南向尚衣奉御先製小功五月之服守宮先於舉哀殿外門之外隨便設百官文武次如常其日舉哀前三刻諸衛屯門列仗如常諸應陪慰者並赴集次所典儀於舉哀殿門外布百官位亦如常又於殿前設諸王三品以上哭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首諸親位於文武官五品之下（皇宗親在東異姓親在西）又於階下當御位北向設太尉奉慰位文武百官到入次改服素服侍中版奏請中嚴亦在三刻之前尚衣奉御以篋奉繐服升立於殿東閤北面典謁引諸王百官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俱就門外位文武侍衛之官詣閤奉迎舉哀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素服御輿出升別殿降輿卽哭位南向坐侍衛如常至時侍中跪奏請爲故某官（若某郡君）舉哀俛伏興皇帝哭十五舉聲侍中跪奏請哭止成服俛伏興皇帝止尚衣奉御以篋奉繐服進跪授興仍贊變服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成服已侍中又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帝哭通事舍人引諸王文武百官三品以上入就殿庭位舍人贊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贊哭羣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羣官在位者皆止舍人引諸王爲首者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又舍人次引百官文武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在位者皆再

拜舍人引三品以上退出其四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謁贊拜贊哭贊止引退如殿庭之儀侍中跪奏請哭止俛伏興皇帝止御輿降還侍衞從至閤如初所司宣仗散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帝服縗服出即位次哭如初百官不集自後朝晡凡三日而止

爲皇后父母舉哀與爲外祖父母禮同其異者製緦麻三月之服朝晡再器而止

爲諸王妃主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尙舍奉御先於肅章門外道東設大次南向周以行帷御座設素牀褥席守宮隨便於丞安門外設文武官五品以上便次其日舉哀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前二刻諸衞列仗如常典儀於大次前量遠近設一品以下應陪集者哭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首百官皆集次改服素服就位又於大次前設奉慰位前一刻文武侍衞之官詣閤奉迎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素服御輿複道以出從幃宮後門入之大次其無複道者百官於外門外爲位立降卽哭位南向坐侍衞如常至時侍中跪奏請爲故臣某官若主若妃舉哀俛伏興皇帝哭通事舍人贊羣官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若百官爲門外位者俟入大次通事舍人引三品以上入次前位四品以下仍門外位舍人贊哭羣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羣官在位者皆止舍人引文武官行首各一人詣奉慰位跪奏慰俛伏興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訖有門外位者典謁贊拜贊哭贊止侍中跪奏請哭止俛伏興又奏請還宮退本位立皇帝哭止御輿降還其侍衞從至閤如常所司宣仗散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帝仍初服出位次哭如初侍衞如常百官不集自後本服周者凡三朝哭而止本服大功者其日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若皇太子陪舉哀則素服左庶子啓引從帷宮南門入至大次前啓再拜訖引升東間之南北面哭於百官哭止皇太子哭止進御座前跪俛伏興再拜於百官退引降拜還如初其宮官等應陪拜慰者則隨班於上臺自下皆然

一為內命婦宗戚舉哀與為諸王妃主禮同其三夫人以上其日仍晡哭而止其九嬪以下一舉哀而止亦隨恩賜之深淺

為貴臣舉哀與為諸王禮同其異者一舉哀而止貴官謂職事二品以上散官一品其餘官亦隨恩賜之深淺

為蕃國主舉哀與為貴臣禮同其異者城外張帷幔為次向其國而哭之至三聲而止

臨喪

皇帝臨諸王妃主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舍直長先設行宮大次於主人第大門外之西南向守宮於主人大門外隨便設諸從駕文武之官便次其所臨者五屬之親於乘輿未到之前並先集列於主人之第其執事先於其寢北設幃幔為主人五屬婦女拜哭次其日未出宮前四刻侍中版奏請中嚴出宮前三刻搥一鼓為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侍中奏裁所司整設小駕鹵簿於所出宮門外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又搥二鼓為再嚴奉禮於所出宮門外設陪從之官位如常尚舍奉御先於主人第大門外便殿之內設皇帝便座南向又於主人堂上中間設素下牀席為哭位亦南向與儀又於主人庭中設陪從官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為首又於御座前階下設奉慰位主人執事於堂下設五屬之親位於東階之東重行西面北上又設五屬婦女位於堂北幔下主女位於東廂西面南上妻妾位於西廂東面南上眾婦人位於北廂重行南面諸親在東相對為首以服精麤為序而尊者差前其五屬外內並臨於此所諸陪從之官各常服赴集其位有司整列皇帝四望車以下及仗衛之屬應列鹵簿者於內外如常儀出宮前一刻又搥三鼓為三嚴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如常侍中版奏外辦皇帝服常服御輿以出繖扇華蓋侍衛警蹕如常儀皇帝降輿升車黃門侍郎進當車前跪奏稱黃門侍郎臣某言請乘輿發退復位凡黃門侍郎奏請皆進跪奏稱某官臣某言訖俛伏興駕動警蹕如

常黃門侍郎與贊者夾輅以出至侍臣上馬所黃門侍郎進跪奏稱請駕權停勑侍臣上馬俛伏興侍中前承詔退稱制曰可黃門侍郎退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上馬畢黃門侍郎奏稱請乘輿發退復位鑾駕動稱警蹕鼓吹不作文武羣官應陪從者乘馬以從駕至行宮門外侍中進跪奏請降車俛伏興退復位皇帝降車御輿就大次其輿輦以下鈒戟仗衛之屬陳列於大次之前左右皇帝變服素服其陪從之官各舍於便次變服素服其侍臣及武官不變服主人相者引主人內外五屬之親各服縗服就堂下外內位次哭典儀一人立於堂下東階東南贊者二人立於其南少退俱西面皇帝變服訖御輿出侍御如常主人免絰去杖司儀令引出大門外望見乘輿止哭再拜迎仍引主人先入門右西面立不哭其未殯即遥拜迎拜送於大門內皇帝至堂侍中跪奏請降輿升俛伏興於所臨喪者非尊秩則御輿升堂皇帝降輿升自東階卽哭位坐巫祝各一人先升巫執桃立於東南祝執茢立於西南相向千牛四人執戈隨升二人先二人後侍臣夾升列於戶內外及階下左右其仗衛鹵簿止列於門外內如常司儀令引主人入中庭北面典儀稱拜主人內外皆再拜勑引主人升司儀令引主人升立於戶內之東西面侍中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帝哭典儀稱哭贊者承傳唱可哭凡典儀有詞贊者皆承傳主人以下在位者皆哭典謁引諸從官應陪臨者入卽班位立定典儀稱拜從官在位者皆再拜典儀稱哭從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典儀稱止從官在位者皆止典謁引諸王爲首者一人進舍人接引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典謁接引還本位又典謁次引[illegible]三[illegible]行首一人進舍人接引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典謁引從官在位者出又典謁次引諸[illegible]典儀稱哭止主人以下皆止司儀令引主人降立於庭中之東北

於大門外拜送皇帝至大次降輿即御座變服司儀令引主人哭還廬次皇帝停大次未發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所司先奏三嚴搥鼓整列仗衛鹵簿於還途如來儀奉禮於行宮南門外道左向道重行設陪從之官位文左武右陪從之官於便次變服常服赴集位所典謁引就班位三嚴已侍中版奏外辦皇帝御輿出侍衛警蹕並如初皇帝降輿升車黃門侍郎奏請及羣臣陪從鼓吹不作並如來儀乘輿至殿前（若閤外）迴車侍中跪奏請降入俛伏興皇帝降車御輿入侍臣從至閤如初侍中版奏解嚴將士各還其所百官皆退

臨外祖父母喪（皇后父母宗戚貴臣並與臨諸王妃主禮同）其臨諸王妃主喪及凡內喪則並幸其前寢次也（其尊應就喪廬寢者則臨殯寢所）凡臨諸王妃主尊親者及師保傅與三老五更二王後喪則敬同外祖其所臨幸者若第鄉宮闕率爾往還則容不備鹵簿與嚴鼓皆稟當時別儀注其內外文武陪從官準駕備略（備謂官從具略謂減省之）車駕若經太廟則侍中跪奏式過乃復常

除服

除外祖父母喪服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別殿外門外隨便設百官文武便次如初於除服前之夕尚舍奉御於別殿設素下牀席焉至日平曉而除服（外祖父母則五月先下旬之吉也其從朝制公除則外祖父母五日也）於除服前三刻侍中版奏請中嚴諸衛勒所部屯門列仗如常典儀於別殿前設諸王百官三品以上位如初又設奉慰位如初設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位於別殿門外如初百官文武應陪臨者並赴集大門便次各服素服典謁引就別殿門外位尚衣奉御以篋奉素服吉屨升殿位於殿東間北面立腰輿進於寢庭侍衛之官詣閤奉迎如常式除服前一刻侍中版奏外辦

皇帝仍服縗服御輿出左右直衛鈒戟警蹕並如初皇帝升別殿降輿卽哭位坐侍衛如初侍中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帝哭十五舉聲侍中跪奏請哭止從禮制除服俛伏興皇帝止尙衣奉御以篋奉衣履進跪授興仍贊變除（於變除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變除已侍中又跪奏請哭俛伏興還本位皇帝哭通事舍人引諸王百官三品以上入各就班位定舍人贊拜羣官在位者皆再拜舍人贊哭羣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羣官在位者皆止舍人引諸王爲首者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又舍人次引百官文武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三品以上出其四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謁贊拜贊哭贊止引退如三品以上之儀侍中跪奏請哭止還俛伏興皇帝止御輿降還其夾御之官從至閤如初所司奏宣解嚴如常儀

除皇后父母喪服（與除外祖父母禮同其異者后父母三月先下旬之吉除也公除則三日而除之）

勅使弔

弔諸王妃主喪

太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主人第大門外之右設使者次南向其日使者至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縗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哭於東階下婦人立哭於殯所如常儀使者素服出次司儀引立於大門外西東面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史二人對舉弔書案立於使者之南差退俱東面（城外者不持節）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絰司儀引主人出門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司儀引使者入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內外止哭使者入門而左立於階間南面節在使者之東少南西向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司儀引主人進當使者

前北面持節者脫節衣史以案進詣使者前使者取弔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有制弔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進受弔書退立於東階下西面哭持節者加節衣司儀引使者持節者先導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主人以弔書授左右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取弔書於階下升奠於柩東使人若須私弔則通名引入弔如常禮訖引出若朝使致賻賓至主人迎受如弔書儀唯賻物當事者受以東（東藏之也）其賻物簿如受弔書儀

勑使弔外祖父母喪（后父母宗戚貴臣蕃國主等喪並與弔諸王妃主喪同）

賵賻

其賵賻之禮與弔使俱行則有司先備物數（多少準令）其日使者至主人大門外便次物輿陳於使者幕南東西爲列馬陳於使者東南北首西上於使者以下入卽庭中位物輿陳於使者位南亦東西爲列馬從入陳於庭北首西上於使者出主人有司受而以東其特行也亦準弔禮

會喪

制遣百僚會王公以下喪

守宮先於主人第大門外隨便量設百官次應會弔者便次其日司儀令先於主人第前寢庭北面重行設百官位以西爲上百官應會弔者並赴集主人第門外便次各服素服司儀以次引入就班位立定司儀贊可哭諸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儀贊可止諸官在位者皆止司儀引諸官行首一人升詣主人前席位展慰（非應致敬者則立慰）訖引降出又司儀引諸在位者以次立（不致敬者出應致敬者再拜引退）

榮贈

勅使榮贈諸王

守宮於主人大門外之西設使者及使副次南向其使人及副公服從朝堂受册載於犢車使人及副各備鹵簿鼓樂備而不作至主人大門外降車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縗服司儀引主人以下就東階下位婦人升就堂上位皆立哭使者出次謁者絳公服引立於門西東面使副立於使者之南持節者立於使者之北少退史二人對舉册案立於使副西南俱東面城外者無鹵簿不持節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絰司儀引主人出門止哭迎使者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謁者引使者入持節者先導使副及持册案者次之內外止哭使者升立於柩東北廂南面持節者在使者之東少南西向使副立於持節南持册案者立於使副東南俱西面司儀引主人升立於階上當使者北面持節者脫節衣史以册案進使副前使副取册案退復位使副以册進使者受稱有制主人降於階間北面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升復北面位內外止哭使者讀册訖主人降於階間北面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升詣使者前受册退跪奠於柩東興降立於東階下西面初使人授册訖持節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先導使副及持案者次之出復門外位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絰杖哭而入其使者應私弔則通名引入弔如常禮引出

勅使榮贈外祖父母

后父母貴臣蕃國主並與册贈諸王禮同若主人六品以下則拜及受制皆於堂下

會葬

遣百僚會王公以下葬

並與百僚會喪禮同

凡册贈使者之尊卑並準吉授者册贈妃主則內侍之屬爲使其先行事者亦如之同準吉授凡册應謚者則文無謚又致祭焉而致祭不必有贈謚凡贈官通以璽印而璽綬凡册贈之禮必因其啟葬之節而加焉其或既葬者則主人仍於靈寢受之其禮如初其或既除服乃追而册贈者主人受之於廟禮亦如之其異者主人不哭其服則公服若單至介幘其於靈寢若廟並先設祭以告神其未立廟者則受之於正寢

致奠

勑使致奠諸王妃主喪

守宮於主人大門外量設便次使者至掌次者引之次內外緦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就東階下位婦人就堂上位皆立哭使者公服出次謁者絳公服引立於門西東面執事者陳牢饌於使者東南當門北向西上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謁者引使者入內外止哭使者升自東階立於柩東少北南面執事者以牢饌入升設於柩東西向南上司儀引主人升自西階立於階上當使者北面執事者酌酒西面奠於席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位將歸幽宅制使某奠主人降詣階間北面哭拜稽顙內外俱哭謁者引使者及從者降出復門外位初主人拜稽首訖司儀引主人退哭於東階下使者出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

勑使致奠外祖父母喪

后父母貴臣蕃國主喪奠並與諸王妃主禮同

通典卷一百三十五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九十六　開元禮纂類三十一　凶三

中宮舉哀

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爲父母祖父母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舉哀前三刻尙寢於後別殿東壁下設薦爲舉哀位西向爲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前二刻內謁者監於別殿前幔下設六宮哭位重行北向西上其六宮並集列於閤外次司贊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階下俱西面前一刻尙儀版奏外辦至時引后出升殿侍衛如常內侍版奏請尙儀傳奏稱某官（若某夫人）以某月日辰薨后啼若哭（父母啼祖父母哭）六宮從哭盡一哀后問故又哭盡哀乃變素服六宮皆素服哭不絕聲又盡哀司賓引六宮入各就班位司贊稱拜掌贊承傳（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六宮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哭六宮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在位者皆止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下司賓引六宮退尙儀跪奏請哭止后止從臨者皆止后退舍別次六宮以下侍衛如初於閤哭臨如常禮其日晡臨晡前二刻奏嚴六宮赴集一刻奏辦至時引后就哭位餘各如常尙儀跪奏請哭后哭六宮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哭止六宮在位者皆止無復拜禮其他贊引如初自後奔赴如別禮若有疾故未及奔喪則自後朝晡赴集奏引即位哭及於閤臨皆如初以至成服而後奔喪后爲父母之舉哀也其有在宮公主（爲外祖父母小功）亦服素服引升即位於戶內之東北面與后俱哭臨於六宮等退也贊止引退其有曾祖高祖父母薨舉哀與爲祖父母同（爲外祖父母儀

同其異者於別宮次其日晡後臨凡三朝臨而止為諸王妃主與外祖父母同其本服大功者其日晡哭而止其本服小功下者一舉哀而止為內命婦宗戚等並與為諸王妃主同其九嬪以下一舉哀而止

成服

為父母祖父母 后聞喪有奔喪之禮故成服篇在舉哀之後

三日成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寢先於后舉哀別殿東壁設素下牀席為后成服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尚服先製后齊縗周之服又製六宮之服亦如之其日成服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其別殿上女侍臨者代哭如初成服前二刻司贊於別殿前幔下整設六宮哭位如初又於殿上后位前設席為奉慰位六宮並仍初服集列於閤外次女侍者各以篋奉其縗服進授仍贊變服焉司贊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階下俱西面尚服以篋奉縗服升東階北面立成服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至時后仍初服即位六宮以下侍衛如初尚儀跪奏請哭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奏請哭止成服后止尚服以篋奉縗服進跪授興仍贊變服焉 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 變服已尚儀又跪奏請哭后哭司賓引六宮入即班位立定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司贊稱哭六宮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在位者皆止司賓引六宮行首一人升詣后前跪奏慰興司賓引降還本位司贊稱拜六宮在位者皆再拜訖司賓引六宮退尚儀跪奏請哭止后止從臨者皆止后退舍別殿六尚以下侍衛如初於閤哭臨如初其日晡臨晡前二刻奏嚴六宮赴集一刻奏辦引即位哭臨如初其有公主應從成服者則製小功五月之服引即位哭如初與后俱成服哭臨先拜慰如六宮之儀於六宮退贊止引退自後朝晡哭臨如初以至卒哭 若公除則如別禮 其為曾祖高祖父母則與其六宮成齊縗三月之服如常禮 為外祖父母成服與為祖父母同其異者與六宮俱成小功五月之服其日內外應交慰者赴集奏引即上下位次哭臨撫慰及拜哭奉慰如常禮自後皆然外命婦及百官三品以下並無服諸親等亦赴集奉慰如

皆自後亦然其況王妃主以下哭則舉哀之日奉慰

奔喪

后奔父母祖父母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備舍先設行宮便殿於主人大門內之右南向又於便殿之後及左右廂量設六宮以下陪從者便次又於喪寢前設障幔爲六宮以下拜哭次主人五屬之親於車駕未至之前並集列於主人第其日出宮前四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出宮前三刻諸衛等備列常行仗衛鹵簿於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內謁者監於主人第喪寢戶西（若殯西）設薦席爲后哭位東向（其奔祖父母喪則戶內之西南廂北面）又於喪寢庭幔下北面重行設六宮以下拜哭位次北向西上鴻臚於喪寢北張幃幕爲主人五屬婦人哭位其六宮以下從者各素服集列以俟陪從如常式（已成服則服縗服）內僕進垔車其仗衛之屬應充鹵簿者並以次陳列次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未出宮前一刻其六尚以下應陪從者並以次進迎如常式小輿進於中庭至時尚儀版奏外辦后仍舉哀之服升輿出（已成服則服縗服）三面周以白布行幃至閤外后降輿升垔車內僕執御其內侍以下前導夾引輿六尚以下乘車陪從如常儀六宮等應從者乘車以次序從如常仗衛夾引后哭從臨者隨哭不絕聲於后未至之前司儀贊主人內外五屬之親各出就前堂哭位五屬婦人出就後幕下位俱如喪寢之儀內謁者監一人升立於喪寢東楹之南內給使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后至主人第降車所尚儀跪奏請降車入后降車仍哭入自閤門三面周以行幃從臨者仍哭從不絕聲六尚以下哭從如初侍者夾扶主人降詣東階之南仍立哭（其奔祖喪則主人仍立哭以待）衆主人並降立於主人之後西面北上立哭（以服精粗爲序）后至喪寢庭主人哭止再拜仍立哭女侍者扶引后哭升自西側

階進戶西跪憑戶撫心哭從臨者皆哭於后之升也內謁者監及司賓引六宮以下從奔者各權舍於便次其餘衛鹵簿屯列於外內如常式主人以下應升者升各即位哭后哭盡一哀仍扶引即位哭從臨者仍哭（若已殯則先引進靈前跪憑靈哭盡哀興引退西面再拜乃即位而哭）內謁者監及司賓引六宮以下入即班位內謁者監稱拜給使承傳唱可拜（凡內謁者監有詞給使皆承傳）六宮以下皆再拜內謁者監稱哭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內謁者監稱止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止（若已成服則引行首升拜慰如常禮）內謁者監稱拜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內謁者監及司賓引六宮以下退還便次尚儀跪奏請哭止后止從臨者皆止后降即便殿內侍版奏解嚴（將士仍不得輒離部伍）其服已則百官應奉慰者皆赴奉慰如常禮自後后依時哭臨如常禮（其為外祖父母喪則自後奏引哭於後寢次）其未成服而奔則至成服日即與主人俱成服其奔父母之喪則成服而還宮其有別勅令還宮則隨旨期其未即還宮也則諸鹵簿仗衛及六宮以下應還者先還其六宮以下之留者與后依時哭臨及成服如后之禮於后還宮日之朝諸應奉迎之官及仗衛鹵簿等並赴主人第奉迎如式於還宮日車從未發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諸衛整列仗衛鹵簿於還途如來儀至時尚儀版奏外辦后哭拜訖六尚夾引后降出常侍從者夾引左右如初主人拜送如常禮后出內門奏哭止升車從臨者皆止三面周以行幃六宮以下各乘其車序從如初至閤外尚儀跪奏請降入后降車升輿入內侍以下陪從至閤如初內侍版奏解嚴諸列鹵簿者各還其所自後赴葬及練祥則出入如初禮　皇太后皇后於父母若祖父母之喪已葬已還而不赴葬則於啟日之朝與六宮以下服縗服奏引各即上下位次哭臨拜慰如初若父在若祖父在為母若祖母之喪十一月而小祥則與六宮以下於位次行變除之禮易以練總除腰絰哭臨受慰如常禮其禀旨行公除之禮則十三日而除其行除禮如別條（后臨外祖父母喪並與奔祖父母喪禮同其異者乘犢車其仗衛羽儀之屬則如平常而位於喪寢中間之西北壁下南面即位乃

哭其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哭於前堂婦人哭於後庭聽升者待令乃升皇太后皇后每出臨者須嚴鼓並須準所臨遠近及鹵簿備略稟旨在於當時

臨喪

臨內命婦喪

后臨內命婦喪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降臨前二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尚寢先於命婦以下寢中間北廂設素下牀席為后哭位南向小輿進於內庭降臨前一刻尚儀版奏外辦后服素服升輿出常侍從者侍衛如常式至內命婦以下喪寢降輿即位哭侍衛如常式於后之將至也女侍者啟引亡者所生皇子降東階之南西面再拜已成服則去杖又女侍者啟引亡者所生皇女出北戶降寢北南面再拜引並升復位哭如初尚儀跪奏請哭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尚儀跪奏請哭止撫慰皇子等后止女侍者引皇子就后前跪哭后撫慰皇子興再拜仍立哭又引皇女進撫慰如撫慰皇子之禮尚儀跪奏請還后升輿引降還侍衛如初於后之降也侍者啟引皇子降拜引升復位哭女侍者啟引皇女降拜引升復位哭並如初

除服

后除父母祖父母喪服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尚服先製后及六宮以下素服內謁者監先於宮別殿閤外整設六宮以下便次如初又於別殿前整設障幔為六宮以下拜哭次如初以十三月而除服於除服前之夕后晡臨已有司除其故位次而設新下牀席焉其日平明後而除服於除服前三刻尚儀版奏請中嚴六宮以下各其司奏嚴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臨如初除服前二刻司贊於別殿前幔下整設六宮以下位次如初又於堂上后位前設席為跪奏慰位

如初六宮以下仍縗服集列於閤外便次女侍者以篋奉素服進授仍贊變除焉司贊一人升立於堂上東楹之南掌贊二人立於堂下並西面尙服以篋奉素服升東閤北面立前一刻尙儀版奏外辦后仍服縗服出升卽位次侍衛如初后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尙儀跪奏請哭止從禮制除服后止尙服以篋奉素服進跪授興仍贊變除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其侍臨者亦從變除變除已尙儀又跪奏請哭后哭司賓引六宮以下入卽班位司贊稱拜掌贊唱司拜凡司贊有詞掌贊皆承傳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拜司贊稱哭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贊稱止六宮以下在位者皆止司賓引六宮行首一人升進后前席位跪奏慰興司賓引降還本位司贊稱拜六宮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賓引六宮以下出各還宮寢如常尙儀跪奏請哭止還后哭止從臨者皆止后降還內寢侍衛如初除外祖父母服與祖父母同其異公除之禮則五日而除

遣使弔

弔外祖父母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內給事二人爲使者守宮先於主人第大門之外右設使者次南向其日使至掌次者延入次內外縗服司儀引主人以下俱立哭於東階下婦人立哭於殯所如常儀使者素服出次內典引引使者立大門外之西東面內給使二人以案奉令書立於使者之南差退俱東面司儀入告主人去杖免絰司儀引出門止哭迎於大門外見賓先入立於門右北面內典引引使者以下入內外止哭使者入門而左立於階間南面持案者立於使者西南東面司儀引主人進當使者前北面內給使以案進詣使者前使者取弔書持案者退復位使者稱令弔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司儀引主人進受弔書退立於東階下西面哭內典引引使者以

下出復門外位主人以弔書授左右司儀引主人出內門止哭拜送於大門外使者還主人杖哭而入取弔書於階下升奠於柩東若使者須私弔則通名引入弔如常禮訖引出

弔諸王妃主喪及弔宗戚喪皆與遣使弔外祖父母喪禮同凡葬及練祥使弔之禮並同

東宮舉哀

皇太子爲諸王妃主舉哀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齋師先於宜秋門外道東設皇太子次南向周以行幔設素下牀褥席守宮於重明門外設宮臣七品以上便次其日舉哀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舉哀前二刻諸衛率列仗如常掌儀於次前設宮臣五品以上哭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首又設一品以下七品以上於帷宮門外亦如之又於次前設奉慰位宮臣七品以上應陪慰者並赴集便次改服素服前一刻通事舍人引一品以下俱就門外位文武侍衛之官並詣閤奉迎如常式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服素服升腰輿出閤從帷宮後門入降輿就哭位卽坐侍衛如常儀左庶子跪奏請爲某王若某公某王太妃舉哀俛伏興皇太子哭通事舍人引宮臣五品以上入各就班位立定舍人贊拜宮臣在位者皆再拜舍人贊哭宮臣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舍人贊止宮臣在位者皆止舍人引宮臣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舍人引退還本位舍人贊拜宮臣在位者皆再拜舍人引宮臣等出其六品以下位於門外者典謁贊拜贊哭贊止引退皆如門內之儀左庶子跪奏請哭止俛伏興還本位皇太子止升腰輿還侍衛從至閤如常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太子仍初服出卽位次哭如初其宮臣等非近侍者其日晡臨不集皇太子於師保傅奏慰再拜則左庶子奏興受答再拜乃坐哭自後本服周者三朝

哭而止本服大功者其日晡哭而止本服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其有皇子皇孫應陪舉哀者皇子則位於皇太子之下絕位皇孫則位於東間之南北面與皇太子俱哭於引宮臣以下退已乃贊止引退其應拜慰者引進跪奉慰如常禮自下皆然爲兄弟舉哀則於內別殿三朝哭而止爲兄媛一舉哀而止師傅保與諸王同宗戚與妃主同人臣與諸王同並一舉哀而止宮臣通第三品以上其餘官隨恩深淺

爲外祖父母舉哀幷成服除服妃父母附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齋師先於東宮別殿北壁下設素下牀席爲皇太子舉哀成服位南向有司先製皇太子小功五月之服其爲妃父母則製緦麻三月之服所司先於重明門外之左右量設宮臣以下次其日舉哀前三刻餘與爲諸王妃主舉哀同又設一品以下九品以上哭位於舉哀殿門外亦如之又於階下當舉哀位北向設奉慰位宮臣應陪臨者並赴集便次服素服齋師以篋奉縗服升立於殿東間北面立典謁引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俱就門外位文武侍衛之官詣閤奉迎舉哀前一刻左庶子版奏外辦至時皇太子服素服升輿出升別殿降卽哭位坐侍衛如常左庶子跪奏請爲故某官若某郡君舉哀俛伏興皇太子哭十五舉聲左庶子跪奏請哭止成服俛伏興皇太子止哭齋師以篋奉縗服進跪授興仍贊變服爲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成服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以下至成服訖請哭止如諸王妃主儀皇太子止升輿降還侍衛從至閤如常其日晡哭則晡前二刻奏嚴一刻奏辦皇太子服縗服出卽位次哭如初宮官不集自後朝晡凡三日而止　將除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重明門外之左右設宮臣次如初於除服前之夕有司於別殿設下牀席爲其日平明而除服外祖父母則五月后父母則三月並先下旬之吉其從朝制公除則外祖父母五日后父母三日而除之於除服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除與爲外祖父母舉哀禮同宮官文武應陪臨者並赴集便次各改服素服掌儀引就門外位齋師以篋奉素服吉履升殿東間北面立腰輿詣寢庭侍衛之官

詣閤奉迎如常式除服前一刻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仍縗服御輿出升堂降輿即位其近侍之官從升侍衛夾引如常儀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太子哭十五舉聲左庶子跪奏請哭止除服俛伏興皇太子止齋師奉衣履進跪授興仍贊變服爲（於變服權設步障已而去之）於變除已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還本位（除與爲諸王妃主舉哀同）皇太子於師傅保奉慰再拜則左庶子奏興受答再拜乃坐哭皇太子爲外祖父母除服則皇子等位於太子之下差退卽位次哭變服素服又哭引退如皇太子之儀其皇孫等服素服侍者引卽庭拜引升位於東閒之南北面與皇太子俱哭於皇太子變服已重哭則引進皇太子前跪奉慰俛伏興再拜復位哭於宮官等退贊哭止引復階下位拜退

臨諸王妃主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於重明門外之左設三師等次又於主人第大門外之右設皇太子便次南向又於大門之左右隨便設陪從之官次其所臨者五屬之親先集列於主人之第其執事先於寢北設障幔爲主人五屬婦人拜哭次其日出宮前四刻左庶子版奏請中嚴出宮前三刻搥一鼓爲一嚴（三嚴時節前一日左庶子稟裁）二衞率等備列常行仗衞鹵簿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又搥二鼓爲再嚴奉禮於重明門外之左右設宮官從者位文東武西重行相向皆以北爲上齋師先於主人第大門外次內設皇太子座南向又於主人堂上中間近北設素下牀席爲皇太子哭位南向掌儀於主人庭設從官之位文東武西重行北面相對爲首又於皇太子座前階下設奉慰位主人執事於堂下設五屬之親位於東階之東重行西面北上（以服精麤爲序而尊者差前下皆準此）又設五屬婦女位於堂北幔下主女位於東廂西面南上妻妾位於西廂東面南上衆婦人位於北廂南面諸婦在

西諸親在東相對爲首（其五屬內外並陪臨於此所）其陪從宮官以下皆常服赴集其位有司整列皇太子四望車及副車仗衞之屬應列鹵簿者於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一刻又撾三鼓爲三嚴諸侍衞之官俱詣閤奉迎左庶子版奏外辦皇太子服常服升輿以出扇蓋及侍從如常儀皇太子降輿升車中允進跪奏稱中允臣某言請車發俛伏興退復位（凡中允奏請皆進跪奏稱某官臣某言訖俛伏興）車動中允與贊者夾引以出至侍臣上馬所中允奏稱請車權停令侍臣上馬左庶子承令退稱令曰諸中允退稱侍臣上馬贊者承傳文武侍臣皆退上馬畢中允奏請車發退復位皇太子車動鼓吹不作三師乘車訓導三少乘車訓從宮臣文武應陪從者皆乘馬以從如常至主人大門次前左庶子進跪奏請降車俛伏興還侍位皇太子降車升輿入次其車輿以下鹵簿仗衞之屬列於次前之左右皇太子變服素服其陪從之官各就次變服素服侍臣及文武官不變服相者引主人內外五屬之親各服縗服就堂下位次哭掌儀一人立於堂下東階東南贊者二人立於其南差退俱西面皇太子變服訖升輿出侍衞左右如初主人免絰去杖相者引出門外遙見輿止哭再拜迎仍引主人先入門左西面立不哭（若未殯則通拜迎拜送於大門之內）相者贊衆主人以下皆止哭皇太子至堂左庶子跪奏請降輿升俛伏興（於所臨之喪非尊者則仍輿升堂）皇太子降輿升自東階卽哭位（應拜者則奉引拜畢乃哭）侍臣夾升列於戶內外及階下之左右其仗衞鹵簿止列於門內外之左右並如常儀司儀引主人進中庭北面掌儀稱拜主人以下應拜者皆再拜令引主人升司儀引主人升立於戶內之東西面左庶子跪奏請哭俛伏興皇太子哭掌儀稱哭贊者承傳唱可哭（凡掌儀有詞贊者皆承傳）主人以下及在位者皆哭通事舍人引諸從官應陪位者入卽班位立定掌儀稱拜從官在位者皆再拜掌儀稱哭從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掌儀稱止從官在位者皆止通事舍人引從官行首一人進詣奉慰位跪奉慰俛伏興引退還本位掌儀稱拜從官在位者皆再拜

謁者引從官出左庶子跪奏請哭止撫慰主人俛伏興皇太子止興就主人前執手訖主人再拜皇太子復位哭又盡一哀（凡所臨非本服五服之親則一哭而止）左庶子跪奏請哭止俛伏興皇太子止掌儀稱止主人以下在位者皆止司儀引主人降立於庭中之東北面掌禮稱拜主人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左庶子奏請還皇太子降升輿出侍衛如初司儀引主人先出俟於大門外拜送皇太子至次降輿即座服常服司儀引主人哭還廬次皇太子停大次未發前三刻左庶子版奏請嚴有司依式先奏三嚴搥鼓如初二衛率等整列仗衛鹵簿還途如來儀奉禮設宮官陪從者位於皇太子次前道左文武皆重行向道陪從之官各於次變服訖謁者各引就班位三嚴已左庶子又奏外辦皇太子升輿出升車還宮左庶子奏請及宮官陪從不鳴鼓吹皆如來儀到重明門外宮官文武皆下馬三師三少各還皇太子至殿前迴車南向左庶子跪奏請降車俛伏興皇太子降車乘輿入侍臣從至閤左庶子奏請解嚴將士各還其所宮臣皆退

臨外祖父母喪（妃父母師傅保宗戚宮臣並與諸王妃主禮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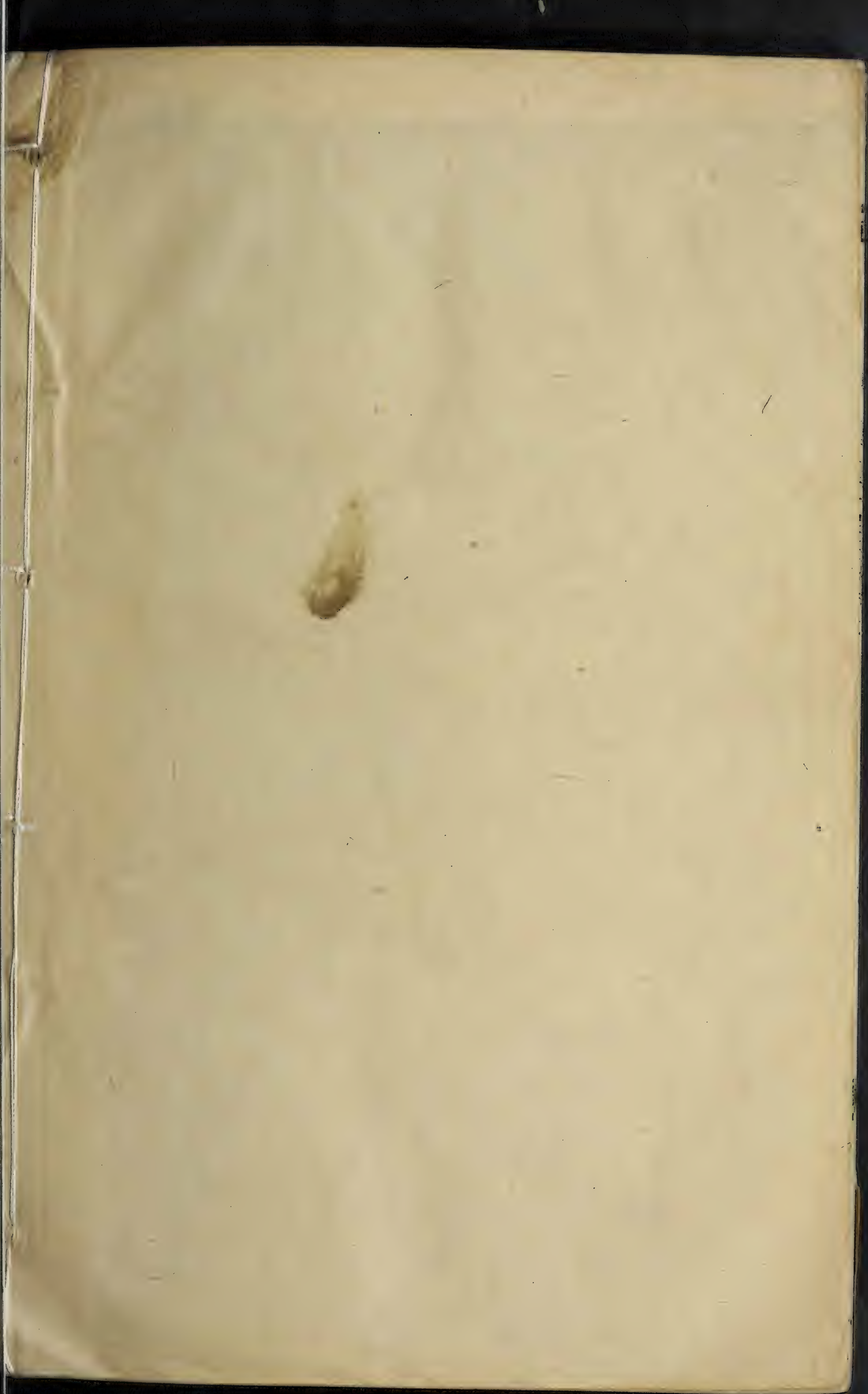
其臨諸王妃主以下內喪則並位於前寢次（其尊親應就喪殯寢者則臨殯可）凡所臨諸王妃主以下喪若未殯若已殯或臨啟引或練禫皆以本服親疏及恩賜深淺而為疏數之異其親臨之儀及主人迎待之式其禮如初其所臨者若鄰宮闕率爾往還則容不備常行仗衛與嚴鼓皆稟當時別旨而為儀注其宮臣陪從文武之官亦準臨時備略（備略之言警衛備也略之言不備）皇太子每過太廟則左庶子奏式過乃復常

遣使弔（弔諸王妃主外祖父母妃之父母師傅保宗戚貴臣上臺貴臣與訃奏弔儀同）

賻贈（其所弔宮臣薨葬若有賻贈之禮如訃奏賻贈唯無馬賻）

遣使致奠致奠外祖父母后之父母師傅保貴臣並與訃奏致奠同






杜氏通典

通典卷一百三十七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九十七　開元禮纂類三十二　凶四

東宮妃聞喪

聞父母祖父母喪

皇太子妃爲父母祖父母舉哀其日赴喪者至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訖舉哀前三刻司則版啟請中嚴掌筵先於別殿東壁下設薦爲妃舉哀位西向爲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別殿前設幔下北面設良娣以下位西上前二刻女侍臨者集列於閤外便次司則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至前一刻司則版啟外辦至時引妃出升殿侍衛如常與內版啟赴聞司則傳啟稱某官（若某夫人）以某月日辰薨妃啼若哭（父母啼祖父母哭）盡一哀問故又哭盡哀妃改素服良娣以下侍臨者皆素服哭又盡哀女侍者（以司閨下女史爲之）引良娣以下入各就位司則稱拜女史承傳（凡司則有詞女史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下女侍者引良娣以下退司則跪啟請哭止妃止從臨者皆止妃退舍別次侍從者侍衛如常於閤哭臨如常禮其日晡臨前二刻啟嚴良娣以下赴集一刻啟辦至時引各復位司則跪奏請哭妃哭臨如初良娣以下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皆止但無拜其他如前儀妃爲父母之舉哀也其妃女亦素服引升位於戶內之東北面與妃俱哭於良娣以下之退也贊止引退自後奔赴如別禮其有疾故未及奔則自後朝晡赴集啟引即位哭臨如初以至成服（聞外祖父母喪則於別宮次其日晡臨後三朝）

哭臨而止為諸王妃主本服大功者其日晡臨而止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為昆娣宗戚與諸王妃主同昆媛以下一舉哀而止其日內外府交慰者赴集啓引即上下位次哭臨撫慰及拜哭奉慰如常禮其日宮官等應奉慰者赴集宮門奉慰如常禮自後皆然三日成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掌筵先於妃舉哀別殿東壁設素下牀席為妃成服位西向為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所司先製妃齊縗周之服又製昆娣以下服亦如之其日成服前三刻司則版啟中嚴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不絕聲前二刻司則於別殿前幔下整設昆娣以下哭位如初又於殿上妃位前設席為奉慰位昆娣以下仍初服集列於閤外次女侍者各以篚奉其縗服進授仍贊變服焉司則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掌嚴以篚奉縗服升東閤北面立成服前一刻司則版啟外辦妃仍初服即位侍衛如初司則跪啟請哭妃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跪奏請止成服妃止掌嚴以篚奉縗服進跪授興仍贊變服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變服已司則又跪啟請哭妃哭女侍者引昆娣以下入即位司則稱拜昆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昆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昆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女侍者引昆娣行首一人升詣妃前席位跪奉慰興女侍者引降還本位司則稱拜昆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女侍者引昆娣以下退司則跪啟哭止妃止從臨者皆止妃退舍別室如常禮侍從者侍衛如初於閤哭臨如初其日晡臨前二刻啟嚴昆娣以下赴集一刻啟辦引即位哭臨如初其有妃女應成服者則製小功五月之服引升即位如初與妃俱成服哭臨先拜慰如昆娣之儀於昆娣以下退贊止引退自後朝晡哭臨如初以至卒哭若公除則如別禮其為曾祖高祖父母則與昆娣以下俱成齊縗三月之服如常禮為外祖父母諸王妃主昆娣宗戚等舉哀並與祖父母聞喪禮同其異者於別宮次其日晡臨後三月哭臨而止諸王妃主以下一舉哀而止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設行宮便殿之後及左右廂設良娣以下及諸陪從者便次如式又於喪寢前設障幔為良娣以下拜哭次主人五屬之親於妃未至之前集列於主人第其日出宮前四刻司則版啟請中嚴出宮前三刻諸率等備列常行仗衛鹵簿於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二刻導客舍人於主人第喪寢戶西（若殯西）設薦席為妃哭位東向（其奔祖父母喪則戶內之西南廂北面）導客舍人又於喪寢庭幔下北面重行設良娣以下哭位陪從者各服素服集列以俟陪從如常（已成服則服縗服）內廐尉進輿車其仗衛鹵簿並以次整列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一刻司閨以下應陪從者並以次進迎如常小輿進於內庭至時司則又版啟外辦妃仍舉哀之服升輿出（已成服則服縗服）三面周以白布行帷至閤外妃降輿升至車內廐尉執御輿內以下前導夾引輿司閨以下乘車陪從如常儀良娣以下應陪從者乘車以次序從如常仗衛夾引妃哭從臨者隨哭不絕聲於妃未到之前司儀贊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出就前堂哭其位如殯堂之儀導客舍人一人升立於喪寢東楹之南內給使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妃至主人第降車所司則啟請降入妃降車仍哭入自閤門三面周以行帷從臨者仍哭從不絕聲司閨以下哭從如初侍者夾扶主人降詣東階之南仍立哭（其奔祖父母喪則主人仍立哭以待）眾主人並降立於主人之後西面北上立哭（以服精麤為序）妃至喪寢庭主人哭止再拜仍立哭女侍者扶引妃哭升自西側階進戶西跪憑戶撫心哭從臨者仍哭於妃之升也導客舍人引良娣以下從奔者各權舍於便次其仗衛鹵簿屯列於外內如常主人以下應升者升各就位哭妃哭盡一哀仍扶引即位哭從臨者仍哭（若已殯則先引進靈前跪還靈哭盡哀啟引退西面再拜乃即位哭）導客舍人引良娣以下入即班位導客舍人稱拜給使承傳唱再拜（凡舍人有詞給使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導客舍人稱哭良

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導客舍人稱止長娣以下在位者皆止（若已成服則引行首升慰皆如常禮）導客舍人稱拜長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訖導客舍人引長娣以下退還便次司則跪啟妃哭止妃止哭從臨者皆止妃退降即便次典內版啟解嚴（將士仍不得輒離部伍）其成服已則宮官等應奉慰者並赴奉慰如常禮自後妃依時哭臨如常禮（其爲父母若祖父母喪則自後啓引哭於後廳次）其未成服而奔則至成服日即與主人俱成服其奔父母之喪則成服而還宮其有別勅令還宮則隨旨期其未即還宮也則長娣以下及鹵簿仗衛應還者先還留者與依時哭臨及成服則如妃之禮於妃還宮日之朝也諸府奉迎之官及仗衛鹵簿等並赴主人第奉迎如式於還宮日車發前三刻司則版啟請中嚴諸率等整列仗衛鹵簿於還塗如來儀至時司則版啟外辦妃哭拜訖主人以下各列本次拜辭如初（其尊及長則不降拜）司閨扶引妃降出侍從者如初妃至中門啟哭止升車從臨者皆止三面周以行帷長娣以下乘車序從如初妃至閤外司則跪啟請降入妃降車升輿入典內以下陪從至閤如初典內版啟請解嚴諸列鹵簿者各還其所自後赴葬及練祥則出入如初禮皇太子妃於祖父母若父母之喪不赴葬則於啟日之朝也與長娣以下服縗服啟引各即上下位次哭臨拜慰如初若父在若祖父在爲母若祖母之喪十一月而小祥則與長娣以下於位次行變除之禮易以練總除腰絰哭臨受慰如常禮其稟旨行公除之禮則十三日而除其行除禮如別條

臨喪

臨外祖父母喪

與奔祖父母喪禮同其異者乘常行之車其仗衛羽儀之屬則如平常而位於喪寢中間之西北壁下南面即位乃哭其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哭於喪寢前後庭應升者如太子臨外祖父母喪主人以下待之禮皇太子妃每

出臨若須嚴鼓並須準所臨遠近及仗衛備略（備如常　略不備）稟旨在於當時

臨昆弟以下喪

妃臨昆弟以下之喪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降臨前二刻司則版啓請中嚴掌筵先於喪寢中間北廂設素下牀席爲妃哭位南向腰輿進於內庭降臨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妃服素服升輿出常侍從者侍衛如常至喪寢所降輿升喪寢卽位坐哭侍從者侍衛如常於妃之將至也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子降東階之南西面再拜（已成服則去杖）又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女出北戶降寢北面再拜引並升復位哭如初司則跪啓請哭妃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跪啓止撫慰妃止女侍者引亡者之子詣妃前跪哭撫慰之子興再拜引退復位又引亡者之女如上禮司則跪啓請還妃升輿引降還侍衛如初於妃之降也侍者啓引亡者之子降拜引升復位哭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女降拜引升復位哭並如初

除喪

除父母祖父母喪（除外祖父母喪附）

妃除父母祖父母喪服之制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所司先製妃及昆弟以下素服導客舍人先於別殿閤外整設昆弟以下便次如初又於別殿前整設障幔爲昆弟以下拜哭以十三月而除服於除服前之夕妃晡臨已有司除其故位次而設新下牀席爲其日平明後而除服於除服前三刻司則版啓中嚴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臨如初除服前二刻司則於別殿前幔下整設昆弟以下位次又於殿上妃位前設席爲爲跪奉慰位昆弟以下仍縗服集列於閤外便次女侍者以篚奉其素服進授仍贊變除爲司則一人升立於堂上東楹之南

女史二人立於堂下並西面掌嚴以篋奉素服升東階北面立前一刻司則版啟外辦妃仍服縗服引出升即位次常侍從者侍如初妃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跪啟哭止從禮制除服妃止掌嚴以篋奉素服進跪授興仍贊變除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其侍臨者亦從變除變除已司則又跪啟請哭妃哭女侍者引昆娣以下入即班位司則稱拜女史承傳唱可拜凡司則有詞女史皆承傳昆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昆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昆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女侍者引昆娣行首一人升進妃前席位跪奉慰興女侍者引降還本位司則稱拜昆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女侍者引昆娣以下出各還宮寢如常禮司則跪啟請哭止還妃哭止從臨者皆止妃降還內寢侍衛如初除外祖父母服與祖父母服同其行公除之禮則五日而除之

通典卷一百三十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九十八　開元禮纂類三十三　凶五

三品以上喪上（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初終

有疾丈夫婦人各齊於正寢北墉下東首（墉牆也東首順生氣）養者男子婦人皆朝服齊親飲藥子先嘗之（嘗度其所堪）疾困去故衣加新衣（爲人來穢惡也）徹樂清掃內外（爲賓客來問）分禱所祀（盡孝子之情也五祀及所封境內名山大川四品五品祀中霤門戶竈行六品以下祀門及行）侍者四人（六品以下俱四人也）坐持手足（爲不能自屈伸內喪則婦人持之）遺言則書之屬纊以候氣（纊新綿置於口鼻）氣絕廢牀寢於地（人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反也）主人啼餘皆哭（哀有深淺者）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父爲長子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皆素冠不徒跣女子子嫁者髽六品以下內外皆著素服妻妾皆被髮徒跣女子子不徒跣出嫁者髽出後人者爲本生父母素服不徒跣主人主婦衣服無改男女隨事設帷幃）齊縗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謂齊縗婦人也）內外皆素服（素服謂有服者白布十五升無服者不服列綵則常所素衣）主人坐於牀東啼踊無數衆主人在主人之後兄弟之子以下又在其後俱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妾及女子子在妻之後哭踊無數兄弟之女以下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槀哭坐（六品以下又孫及兄弟孫在諸子之後女孫及兄弟女孫在兄弟女子子之後服精麤爲坐先後下準此）內外之際隔以行帷（帷堂內門南北隔之）祖父以下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下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六品以下爲嫡子三年者則草薦）外姻丈夫於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若舍窄則宗親丈夫在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外姻丈夫在戶外之西北面東上）諸內喪則尊行丈夫外親丈夫席位於前堂若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戶西東上凡喪位皆以服精麤爲序國

官位於門內之東重行北面以西爲上俱袞巾帕頭舒槀薦坐參佐位於門內之西重行北面以東爲上俱素服舒席坐哭（自國官以下六品以下無）斬縗三日不食齊縗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

復（始死則復）

復於正寢復者三人（復謂招魂復魄四品五品則二人）皆常服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霤（六品以下則升自前東榮榮屋翼也）當屋履危北面西上（危棟上）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長聲呼其復（男子皆稱字及伯仲婦人稱姓其復者人數依其夫也六品以下男子稱名）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六品以下以箱）升自阼階入以覆尸（若得魂返魄然）復者徹舍西北扉降自後西（不由前降不以虛返因徹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自是行死事所徹扉之薪以充煮沐六品以下西榮餘同）復衣不以襲斂（浴則去之）乃設牀

設牀

設牀於室戶內之西去腳舒簟設枕施幄（六品以下不施幄）去裙遷尸於牀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斂衾大斂所用之衾黃表素裏也死衣病時所加新衣）楔齒用角柶（爲將含也）綴足以燕几校在南（綴猶拘也校几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之則不使辟戾）侍者坐持之其內外哭位如始死之儀乃奠

奠（六品以下於含而後奠文與此同）

奠以脯醢酒用吉器無巾柶升自阼階奠於尸東當腢（鬼神無象故設奠以依憑）內喪內贊者皆受於戶外而設之（凡內喪皆內贊者行事）既奠贊者降出帷堂（初氣絕室內設帷至此事小訖故室帷堂若有赴者遣赴赴禮合在此下含篇後爲與敕使弔篇宜相近故列在後也）

沐浴（自沐浴下至設重其事皆可同時而興）

掌事者掘坎於階間近西南其廣尺長二尺深三尺南其壤爲塊竈於西牆下東向以俟煮沐新盆盤瓶六鬲（四品

五品四甒六品以下二甒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新此器者重死事埋竈累土爲竈盆以盛水盤以承濡濯瓶以汲也甒瓦甖受二升有蓋濯謂滌溉沐巾一浴巾二用絺若綌實於笲巾所以拭也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絺細葛綌麤葛也笲竹器也櫛實於箱若簞浴衣實於篋浴衣以浴所衣之衣其制今之眠帕也六品以下櫛及浴衣各實於箱皆具於西序下南上水淅稷米六品以下淅粱米取潘煑之又汲爲湯以俟浴以盆盛潘及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執潘及盤入主人皆出戶外象平生沐浴子孫不在旁主人出而袒簀謂牀簀去席主人以下於戶東北面西上主婦以下皆於戶西北面東上俱立哭其尊行者丈夫於主人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之西北面東上俱坐哭婦人權幛以帷主人以下既出及沐櫛櫛梳束髮用組挋用巾挋晞也清也浴則四人六品以下則二人抗衾二人浴拭用巾挋用浴衣設牀於戶東袵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牀設枕翦鬚斷爪如平常鬚髮爪盛以小囊大斂內於棺楔齒之柶浴巾皆埋於埳寘之著明衣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訖內外入就位哭乃襲

襲

陳襲事於房內襲衣三稱六品以下一稱西領南上朝服一稱常服二稱凡陳衣者實之以箱篚承以席明衣裳今用生絹單衫舄一六品以下履一帛巾一方尺八寸充耳用白纊面衣用玄方尺纁裏組繫六品以下裏亦纁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一寸廣五寸削約於內旁寸著以綿組繫握手所握者面衣及手衣皆通餘色六品以下縶手衣一具執服者陳襲衣庶襚繼陳不用庶衆也不用不襲也多陳之爲榮少納之爲實將襲具牀席於西階西內外皆出哭於戶外其位如浴時襲者以牀升入設於戶東布枕席如初自庶襚盡陳以下六品以下無執服者陳襲衣於席祝去巾六品以下襲者去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握手納舄若履凡衣死者左袵不紐將襲辟奠既襲則設六品以下皆納履著手衣既襲乃覆以大斂之衾始死時所覆衾內外俱入復位坐哭諸尊者於卑幼之喪及嫂叔兄弟娣姪婦哭朝晡之間非有事則休於別室

含

贊者奉盤水及筭(筭竹器)飯用粱含用璧(四品五品用稷與璧六品以下粱與貝)升堂含者盥手於戶外贊者沃盥含者洗粱璧(四品五品洗稷璧六品以下洗粱貝)實於筭執以入祝從入北面(六品以下無祝從)徹枕去楔受筭奠於尸東含者(六品以下主人含)坐於牀東西面鑿巾(巾先覆面將含當口鑿之六品以下去席)納飯含於尸口既含主人復位楔齒之柶與沐巾同埋於坎(六品以下於此後用奠與上文同)

赴闕(六品以下無)

遣使赴於闕使者進立於西階東面南上主人詣使者前北面曰臣某之父某官臣某薨(若母若妻各隨其稱四品以下言死餘同)謹遣某官臣姓某奉聞訖再拜使者出主人哭入復位

勑使弔

使者公服入立於寢門外之西東面相者入告主人素冠降自西階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立於門右北面內外皆止哭開帷(帷堂之帷事畢則下之)使者入升立西階東面進主人於階下北面使者稱有勑主人再拜使者宣勑云某封位薨(無封者稱姓位四品五品云某封薨餘同)情以惻然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使者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親故為使弔者既出易服入向尸立哭十數聲止降出主人唯勑使出升降自西階(主人升降自西階者親始死未忍當主位)

銘

銘名旌也

帛以絳廣充幅(四品以下廣終幅)長九尺韜杠(杠名旌竿也杠之長準其絳也王公以下杠為龍首四品五品幅長八尺龍首韜杠六品以下幅長六尺韜杠)書曰某官封之柩(在棺曰柩婦人其夫有官封云某官封夫人姓之柩子有官封者云太夫人之柩郡縣君隨其稱若無封者云某姓官之柩六品以下亦如之)置於宇西階上

重

重木刊鑿之為縣孔也長八尺(四品五品長七尺六品以下六尺)横者半之置於庭三分庭一在南以沐之米為粥實於鬲既實

以疏布蓋其口繫以竹䈟縣於重木覆用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後西端在上綴以竹䈟祝取銘置於重殯堂前楹下夾以葦席簾門以布又設葦障於庭

陳小斂衣

小斂之禮以喪之明日各陳其斂衣一十九稱（無者各隨所辦六品以下服一稱於東房西領下則衫）朝服一稱自餘皆常服陳於東序（四品五品以下於東房）西領北上紾一凡斂非正色不入紟絞不入乃奠（將小斂又奠）

奠

饌於東堂下（凡奠器皆素六品以下無漆以下至虞祭其器同）籩豆瓦甒二實醴及酒觶二（六品以下瓦甒一實酒觶一）角柶一（六品以下無）少牢及腊（六品以下特牲）三俎籩豆各八（籩實鹽脯棗栗之屬也豆實醯醬葅醢之類也四品五品則籩豆各六六品以下籩豆之數各二實亦如之）設盆盥於饌東布巾（爲奠者設盥喪事略故無洗）贊者辟脯醢之奠於尸牀西面乃斂

小斂

將小斂具牀席於堂西又設盆盥於西階之西如東方（爲舉尸者設盥）斂者盥訖與執服者以斂衣入主人以下少退西面主婦以下少退東面內外俱哭斂者斂訖覆以夷衾設牀於堂下西楹間袵下莞上簟（尸臥之席）有枕卒斂開帷主人以下西面憑哭主婦以下東向憑哭俱南上（凡憑尸父母先妻子後）訖退乃斂髪

斂髪

男子斂髪衺巾帕頭（六品以下則男子以衺巾束髪）女子斂髪而髽主人以下立哭於尸東西面南上主婦以下坐哭於尸西東面南上祖父母以下仍哭於位各如初外姻丈夫婦人哭於位各如初斂者舉尸男女從奉之還於堂仍覆以夷

衾（棺衣）哭位皆如室內

奠

贊者盥手奉饌至階豆去蓋籩俎去巾冪升奠於尸東醴酒奠於饌南西上訖其俎祝受巾巾之（六品以下奉饌升奠於尸東階）

（斂者受巾巾之）奠者徹襲奠自西階降出下帷內外俱坐有國官僚佐者以官代哭無者以親疏爲之夜則爲燎於庭厥

明滅燎乃大斂

陳大斂衣

大斂之禮以小斂之明日其日夙興陳衣於序東三十稱（無官各隨所辦六品以下上服三稱西領南上）各具上服一稱西領南上自餘

皆常服冕具導簪纓在北內喪花釵衾一（衾以黃爲表素爲裏六品以下朝服公服常服具各爲一稱制用隨所有）

奠

奠於堂東階下兩甒醴及酒（六品以下酒置於席）甒醴在南各加勺（六品以下無）篚在東南肆（四品五品云東肆）實角觶二木柶一（六品以下

一籩一豆）豆在甒北籩次之牢饌如小斂籩豆俎皆冪以功布有篹席素几功布巾在饌北掘殯埳於西階之上（喪從外來

者殯於西楹之間）乃斂

大斂

將大斂棺入內外皆止哭升棺於殯所棺中之具灰炭枕席之類皆先設於棺內置棺訖內外皆哭熬八筐（熬所以惑

蚍蜉令不至棺旁四品五品則六筐六品以下則二筐）黍稷粱各二（六品以下無）皆加魚臘燭俟於饌東設盆盥於東階東南（六品以下設盆盥於饌西）祝盥

訖（六品以下掌事者盥於門外）升自阼階徹巾者授執巾執巾者降待於阼階下祝盥（六品以下掌事者盥）贊者徹小斂之饌降自西階

設於序西南當西霤（六品以下西榮）如設於堂上（堂上謂尸東凡奠設序西者事畢而去之）乃適於東階下新饌所帷堂內外皆少退立哭御者斂丈夫加冠婦人加花釵覆以衾（六品以下御者設覆以衾）斂訖開帷主人以下西面憑哭主婦以下東面憑哭退復位次諸親憑哭斂者四人舉牀男女從奉之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夷衾內外皆復位如初設熬穀首足各一筐旁各二筐（六品以下一筐）以木覆棺上乃塗之設帟於殯上（帟柩上承塵）祝取銘置於殯（六品以下既殯設靈座於殯東）

奠

將奠執巾几席者升自阼階入設於室之西南隅東面右几加以巾（四品以下升自阼階設於座右加以巾）饌者以饌升入室西面設於席前（六品以下設於靈座前席上殯於外者施蓋訖設大斂之奠於殯東）祝受巾巾俎（六品以下掌事者受巾）奠者降自西階以出下帷內外皆就位哭如初既殯設靈座於下室西間東向施牀几案屏幛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生當殷奠之日不饋於下室（下室謂燕寢無下室者則設靈座於殯東朝夕進常食之具於靈前如平常也自當殷奠之日以下六品以下無文）

廬次

將成服掌事者先為廬於殯堂東廊下（六品以下於牖下）近南北戶設苫凷於廬內（諸子各一廬凡廬五品以上營之）齊縗於廬南累墼為堊室俱北戶翦蒲為席不緣（父兄不次殯所各在其正寢之東為廬次堊室祖為嫡孫居堊室[illegible]牀皆南面西出戶）父不為衆子次於外（於庶子略自若居寢）大功於堊室之南張帷席以蒲小功緦麻於大功之南設牀席以蒲婦人次於西房若殯堂無房者次於後若別室

成服

三日成服（皆除去死日數六品以下則并死日為三日）內外皆哭盡哀內外俱降就次著縗服無服者仍素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杖

三日而後食杖而後能起衆子[illegible]杖以病故也童子婦人不能病故不杖亦不居廬不著菲屨若嫡子雖童亦杖幼不能自杖人代執之所謂當室杖者也自此以後唯嫡子及有爵之庶子皆得杖在位其庶子無爵者杖於他所不杖在位凡正寢戶內曰室戶外曰堂廣杖不入室祔杖不升堂以今言之即廬靈堂戶之內外也周人祔在卒哭今之百日也哀衰敬生故其杖不升靈寢當之堂前其縗服及杖皆致之於廬內應杖者朝夕哭則杖之哭孝子出無異適唯向殯及向壙墓而已遠則乘車近則使人代執杖六品以下則不著菲屨升立哭於殯東西向南上齊縗以下就位婦人升詣殯西位若殯還西壁婦人皆位於殯北南面東上尊行者坐內外皆哭盡哀諸子孫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皆撫哭盡哀就祖前哭亦如之女子子對祖母及諸母哭遂就祖父前哭如男子之儀唯諸父不撫之耳訖各復位伯叔母以下就主婦哭亦如之如遭親孝子荒迷三日而食及成服矣以尊卑內外聚居哀哭諸尊者降出還次主人以下降立於阼階下外姻在南少退俱西面北上哭盡哀各還次闔戶小功以下各還歸其家自成服之後諸尊者及婦人於諸親男女之喪有事則哭於殯所無事有時須哭者或在正寢則於北壁下舒席南面坐哭父母喪食粥朝米四合暮米四合不能食粥以米爲飯婦人皆以米爲飯

朝夕哭奠朝奠日出夕奠日入

每日先具朝奠於東階下瓦甒二實以醴及酒樿杓疏布冪角觶一木柶二籩一豆一實以脯醢也六品以下瓦甒一實以酒素勺疏布冪籩一豆一實脯醢內外夙興各縗服凡言縗服應杖者皆杖以下準此男子就東階下位若升哭於殯東也其位如始成服之式婦人升詣殯西位內外皆哭凡朝夕哭皆開帷質明掌事者升自阼階入徹奠出置於序西南如殯東之儀又以朝奠入至阼階豆去蓋籩冪去巾冪升阼階入設於室如初執饌者出降自西階日出後少頃內外皆止哭各還次朝夕之間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哭於其次無時至夕內外俱就位哭徹朝奠進夕奠如初儀日入後內外俱止哭各還次哭者出闔門自是以後至於啓殯每朝夕如上儀

既殯大功以下異門者歸於家

賓弔親故同

賓至掌次者引之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內外縗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爲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再拜稽顙爲首者復北面位弔者俱哭十餘舉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

親故哭 五品以下無

若有親故哭殯者內外俱升就殯堂位尊者坐（若賓敵體以上賓初入則起賓坐亦坐賓起亦起）內外俱哭相者引賓入升堂立於殯東西面南上尊者坐俱哭盡哀尊者起相者引出卑者再拜訖乃就主人前稍南東北面執爵相者引以次出（恩深者賓拜訖主哭盡哀或就孝子撫哭盡哀而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降還次

州縣官長弔

若刺史哭其所部主人設席於柩東西向刺史素服將到相者引主人去杖立於門內之左北面刺史入升自東階卽座西向坐哭主人升就位哭刺史哭盡哀將起主人降復階下位刺史降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杖哭而入

刺史遣使弔

若刺史遣使弔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內外俱縗服主人以下就階下位婦人入就堂上位內外俱哭使者素服執事相者引入門而左立於階間東面使者致辭主人拜稽顙相者引主人進詣使者前西面受書退復位左右進受書主人拜送於位相者引使者出使者若自入弔哭如上弔儀客出少頃內外止哭各就位

親故遣使致賻 六品以下無

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篚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凡賻遺以貨財使者隨執其物不限以玄纁）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官（無官封者即稱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相者引使者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迎受之不委於地（其餘賻物從者執之立於使者東南北面西上掌事者受之以東藏之）

殷奠

每朔望具殷奠饌於東堂下瓦甒二實以醴及酒角觶二角柶一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二鉶六籩六豆設盥於饌東布巾（爲盥者盥）其日內外夙興縗服升就位哭質明執饌者徹宿奠遂以饌入至阼階去巾蓋升入室設於席前酹奠訖毀俎以巾執饌者降自西階以出少頃內外各還次既出閤門及夕執饌者升徹殷奠進夕奠如常禮若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物新出者）其日不饋於下室（不饋於室者爲殷有黍稷）

卜宅兆六品以下筮宅

既度宅兆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宅葬居也兆域也南其壤者爲將北首故壤南）既朝哭主人遂哭出乘堊車詣宅兆所出國門止哭（六品以下出郭門止哭）掌事者先設主人以下次於宅兆東南將到主人又哭至宅兆所主人停於次止哭涖卜者一人（國官若僚佐之長涖之無者親賓爲之）緇布冠不緌布深衣因喪屨（涖卜者非國官則吉冠服素）祝及卜師凡行事者皆吉冠素服掌事者布卜筮席於兆南北向西上相者引涖卜筮者及祝立於卜筮席西南東面南上卜師筮師立於祝南東面北上相者引主人詣卜筮席南十五步許當內壤北向立相者立於主人之左少南俱北向親賓及從者立於筮席東南重

行西面諸親北上諸賓南上立定相者少進東面稱事具退復位主人免首絰左擁之涖卜者進立於主人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櫝出策兼執之（櫝藏策器）執櫝以擊策（擊之以動其神）進立於涖卜前東面南上涖卜者命曰孤子姓名爲父某官封某甫（某甫父字也無封者去封四品以下父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下皆準此）度茲幽宅無有後艱（度謀度也宅居也言爲父卜筮葬居今謀此以爲幽冥居域之處得無有後艱難乎謂有非常崩壞若內喪云爲某母夫人某氏）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訖右旋就席北面坐命龜筮東面稱占曰從還本位主人絰哭從者哭盡哀止相者進主人之左東面稱禮畢相者遂引主人退立於東南隅西面又相者引卜者立於主人之後重行西面俱北上掌事者徹卜席當安墓處立一標又於四隅各立一標當南門兩廂各立一標祝師掌事者入鋪后土氏神席於墓左南向設酒罇於神座東南加勺冪設洗於酒罇東南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以巾爵加以冪）相者引告者及祝與執罇罍篚者俱立於罍洗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爲上（國官若僚佐之長若無國官僚佐者親賓及主人告俱去絰杖）立定俱再拜祝與執罇罍篚者先立於罇罍篚之後執饌者以脯醢跪設於神座前興還本位相者引告者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罇所酌進跪奠於神座前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若主人自告父稱孤子母稱哀子名字）敢昭告於后土氏之神今爲某官姓名（若主人自告云爲父某官封某甫母太夫人若郡君某氏各隨官職稱者）營建宅兆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於后土之神尚饗訖興告者再拜相者引告者還本位西面再拜相者引出掌事以下俱復位再拜遂徹饌席罇罍以出主人哭還去墓三里許止哭及國門又哭內外升哭於位主人入升詣殯前北面哭盡哀止哭西面再拜降就次（有國官僚佐從主人入就門內哭主人拜俱再拜主人降就次若不從又卜筮擇地如初儀）

卜葬日（六品以下筮日）

既朝哭主人及諸子以下出立於殯門外之東壁下西面南上卜師抱龜（六品以下筮人執櫝藏筴器）在其南東面闔門東扇主婦立於其內掌事者設卜席於閾外闑西相者詣主人前東面告事具遂引主人立於門南北面相者立於主人之左少退俱北面主人免首絰左擁之涖卜者進立於主人東北西面卜師少進（筮則筮人開櫝出筴兼執之少進）涖卜前東面受命涖卜命曰孤子某來日卜葬某父某官封某甫（母則云為某母太夫人某氏）考降無有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云神上下得無近於告悔）卜師曰諾遂述命訖右旋進就席西面坐（六品以下筮人執櫝擊筮）命龜曰假爾太龜有常乃作龜（筮云太筮）訖興以龜退東面稱占曰從（筮云以卦東面稱占曰從順）主人絰興諸子以下哭盡哀相者告於主婦哭入遂使人告於親賓（諸親及僚友卜日不來者）卜師以龜退（筮則筮人以櫝退）掌事者徹卜席相者進（六品以下涖筮進）告禮畢主人興諸子以下入升詣殯前北面立哭內外俱哭盡哀內外各還次若不從又卜擇如初儀

啟殯

葬有期前一日之夕掌事者除葦障備啟奠（具饌如大斂）設賓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立內外夕哭如常儀啟殯之日內外夙興縗服主人及諸子皆去冠絰以袞巾帕頭（國官亦以袞巾帕頭）內外升階就位哭（尊行者坐國官及僚佐就下位哭之）祝縗服執功布（功布長五尺也六品以下祝素服執功布長三尺）升自東階詣殯南北向內外皆止哭祝三聲噫嘻乃曰謹以吉辰啟殯既告內外皆哭盡哀內外各還次祝降與執饌者升徹宿奠如常祝取銘置於重北肂之掌事者升徹殯塗訖設席於柩東升殯於席上又設席於柩東祝執功布升以拂柩覆用夷衾降出周設帷東面開戶（若不為坎而殯則徹塗訖設席於柩東）相者引主人以下升哭於帷東西向妻妾女子子以下哭帷西東向俱南上諸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諸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丈夫帷東北面西上婦人帷西北面東上（尊者坐）內外俱哭祝與進饌者

各以奠升設於柩東席上祝酌醴奠之內外俱哭於位如未成服之禮親賓致奠如別儀有國官僚佐者以官代哭無者以親疎為之晝夜不絕聲

贈謚 六品以下無

告贈謚於柩（無贈者設啓奠訖即告謚）其日主人入升立於饌東西面祝持贈謚文升自東階進立於柩東南北向內外皆止哭祝少進跪讀文訖興主人哭拜稽顙內外應拜者皆再拜祝進跪奠贈謚文於柩東興退復位內外皆就位坐哭

親賓致奠

啓之日親賓致奠於主人設啓奠後諸奠者入立於寢門之外東向（謂卑幼者其有故則遣使）祭具陳於奠者東南北向西上相者入告內外卑者皆興立哭於位又相者引奠者入升當柩東西面奠者哭祭具從升於柩東奠者之西西向南上設饌訖執饌者降出奠者止哭詣酒罇所取爵酌酒跪奠於柩東興少退西面立內外皆止哭奠者曰某封若某位伯叔（各從官爵稱之）將歸幽宅謹薦奠若異姓各從其稱若使者云某封若某姓位聞某封若某官將歸幽宅使某奉獻奠畢應拜者再拜內外皆哭主人哭拜稽顙奠者哭盡哀止相者引執事者以次徹饌而去

通典卷一百三十八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禮九十九　開元禮纂類三十四　凶六

三品以上喪中 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將葬陳車位

啟日之夕納柩車於大門之內當門南向進靈車於柩車之右內外所乘之車陳於大門外丈夫之車門西婦人之車門東俱服重者在上以近門及北方為上女子子妻妾之車以木為之不漆飾無者以邃蒢衣車以蒲纏轅轂若白土堊之以麤布為幌幰周及大功之車以白土堊之或衣邃蒢皆以布為幌幰其布如服布也掌事者先於宿所張吉凶帳幕凶帷在西吉帷在東俱南向設靈座於吉帷下如常式

陳器用

啟之夕發引前五刻搥一鼓為一嚴無鼓者量時而行事陳布吉凶儀仗方相黃金四目為方相六品以下設魌頭之車魌頭兩目也誌石大棺車及明器以下陳於柩車之前一品引四披六鐸左右各八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二品三品引二披四鐸左右各六黼翣二畫翣二四品五品引二披二鐸左右各四黼翣二畫翣二六品以下引二披二鐸畫翣各二唯無黼黻翣耳凡引者轜車索也披者繫於轜車四旁執之以備傾覆鐸者以銅為之所以節挽翣者以木為筐廣二尺高二尺四寸其形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黼黻翣畫黻文於翣之內緣畫以雲氣畫翣者內外四緣皆畫雲氣庶人無引披鐸翣

進引

二刻頃搥二鼓為二嚴六品以下無鼓嚴掌饌者徹啟奠以出初徹奠內外俱興立哭於位執紼者皆入掌事徹帷持翣

者升以翣障柩執紼者升執鐸者入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六品以下無纛下皆準此）掌事者取重出倚於門外之東執旌者立於執纛南北面（諸執披紼鐸旌纛翣者皆布深衣介幘六品以下但執旌者立於西階南北面餘皆同）陳布將訖槌三鼓為三嚴進靈車於內門外南向祝以腰輿詣靈座前（內喪則婦人執腰輿）祝於輿左西向跪昭告曰孤子某（母云哀子）謹用吉辰奉歸先寢（若新卜宅云奉遷幽宅四品以下先兆幽宅）靈車就引神道紆回惟以荒寥無任纏絕輿立少頃腰輿出降自西階羽儀（六品以下云威儀）從者如平生詣靈車後少頃輿退

引輴（四品以下舉柩下皆如此）

將引輴（輴即柩車）執鐸者俱振鐸引輴降就階間南向初輴動及進止執鐸者皆振鐸每振者先搖之搖訖三振之其持翣者常以翣障於輴降階執纛者卻行而引輴止則迴北面立執旌者亦漸而南輴止迴北向立主人以下以次從輴而降主婦又次其後降

輴在庭位

輴至庭（庭內先施席以居柩）主人及諸子以下立哭於輴東西向南上祖父以下立哭於輴東北南向西上異姓之丈夫立哭於主人東南西面北上婦人以次從降妻妾女子子以下立哭於輴西東向南上祖母以下立哭於輴西北南向東上異姓之婦人立哭於主婦西南東面北上內外之際障以行帷（凡帷用如服布）國官立哭於執紼者東南北面西上（六品以下無國官）僚佐立哭於執紼者西南北面東上

祖奠

庭位既定祝帥執饌者設祖奠於輴東如大斂之儀祝酌奠訖進饌南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奉柩車

式遵祖道尙饗少頃徹之

輴出升車

執披者執前後披執紼者引輴出（四品以下無）輴車動旌先纛次主人以下從哭於輴車後婦人次哭於後輴出到轜車執紼者解紼屬於轜車（四品以下惟柩出到轜車餘同）設帷障於輴車後執紼執披者如常遂升柩內外俱哭位如在庭之儀

遣奠

既升柩祝與執饌者設遣奠於柩東如祖奠之儀祝酌奠於饌前少頃徹之

遣車

既遣奠掌事者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五苞六品以下二苞）以繩束之盛以盤載於車列旌前

器行序

徹遣奠靈車動從者如常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無鼓吹）去靈車後次方相車（六品以下魌頭車也）次誌石車次大棺車次輴車（誌石與大棺若先設者不入陳布之次四品以下無輴車）次明器輿次下帳輿次米輿（五穀米實以五筲各斗三升羃用疏布）次酒脯醢輿（酒實以壺各五升羃用功布醢實於二甕各二升羃用疏布）次苞牲輿次食輿（食盤椀具自足方相以下駕士馭士舁明器下帳等人皆介幘深衣六品以下魌頭無駕士）次銘旌次纛次鐸（鐸分左右）次轜車

諸孝從柩車序

主人及諸子俱絰杖縗服（禿者縗巾加絰）徒跣哭從諸丈夫婦人各依服精麤以次而從哭出門內外莫行者皆乘車馬哭不絕聲

郭門親賓歸

出郭若親賓還者權停柩車內外尊行者皆下車馬依服之麤細爲序立哭如式相者引親賓以次就柩車之左向柩立哭盡哀卑者再拜而退婦人亦如之

諸孝乘車

親賓既還內外乘車馬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雖無親賓還主人及諸子亦乘至車去塋三百步皆下

宿止

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進腰輿於靈車後羽儀從者如常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降出遂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每至停宿之所設靈座進食如初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轅祝設几席於柩車東

宿處哭位

初至宿處內外皆就柩車所主人及諸子以下於柩車之東西面南上妻妾女子子婦人於柩車之西東面南上祖父以下柩車東北南面西上異族有服者於柩車東南西面北上祖母以下於柩車西北南面東上異姓婦人又於柩車西南東面北上國官於帷外柩之東北面西上僚佐於柩之西北面東上俱立哭自國官以下六品無

行次奠

凡停宿進酒脯之奠於柩東如朝奠之儀既設奠內外各還次迭哭不絕聲及夕內外就柩車所哭進夕奠如朝奠之儀訖迭哭如常厥明又就位哭進朝奠亦如之若食頃徹之吉凶儀仗依式發引內外從哭如初儀

親賓致賵

賓有賵禮在主人設祖奠之時賓立於大門外西廂東面從者以篚奉玄纁立於賓西南俱東面牽馬者以馬陳

於賓東南北首西上相者入告遂詣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對賓前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敢賵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賓之從者坐奠饋取幣興詣賓前西面以授賓退復位相者引賓入牽馬先以馬入陳於輴車南北首西上六品以下於柩車南賓入由馬西當輴車東南北面立內外權止哭賓曰某謚封若某位將歸幽宅敢致賵辭畢而哭內外皆哭主人拜稽顙賓止哭相者引賓進輴車東西面奠幣於車上相者引賓又由輴車前以西而出初賓出掌事者由主人右詣輴車東西面舉幣以東東藏之也受馬者由前旋牽馬者後適其右受之牽者由前以西而出賓將出主人拜稽顙送之

塋夕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於墓門內道西張帷幕設靈座如初

到墓

乘車者皁行見壙而下導及塋而下序哭靈車至帷門外迴車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頃入詣靈座前少頃以輿降出遂設酒脯之奠如初柩車至壙前迴南向丈夫婦人之位如遣奠之儀

陳明器

掌事者陳明器於壙東南西向北上

下柩哭序

進輴車四品以下布席於柩車之後張帷下柩於輴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以次進憑柩哭盡哀各退復位內外卑者再拜辭訣相者引主人以下哭於羨道東西面北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婦人皆障以行帷哭於羨道西東面北上

入墓

施席於壙戶內之西（四品以下遂下柩於壙空）執紼者屬紼於輴（六品以下無執紼者）遂下柩於壙戶內席上北首覆以夷衾

墓中祭器序

輴出（四品以下無輴車但有持翣者）持翣者入倚翣於壙兩廂遂以下帳張於柩東南面米酒脯陳於下帳東北食盤設於下帳前苞牲置於四隅醯醢陳於食盤之南藉以版明器設於壙內之左右

掩壙

掌事者以玄纁授主人主人授祝祝奉以入奠於靈座主人拜稽顙旌銘誌石於壙門之內置設訖掩戶設關鑰遂復土三主人以下稽顙哭盡哀俱就靈所哭掌儀者設祭后土於墓左如後儀

祭后土

先於墓左除地爲祭所柩車到祝吉服鋪后土氏神席北方南向設酒罇於神座東南北向設洗於酒罇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以巾爵實於篚既復土告者吉服（國官僚佐之長無者親賓充也）相者引告者與祝及執罇罍篚者俱立於罍洗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爲首立定俱再拜祝與執罇罍篚者俱就罇罍篚之後相者進告者之左北面曰請事掌饌者以饌入祝迎引設於神座前置設訖掌饌者出相者引告者詣罍洗盥手洗爵相者引告者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告者酌酒進跪奠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於后土之神某官封謚窆茲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於后土之神尚饗訖興告者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相者引告者退復位再拜相者引告者出祝以

下俱復位再拜徹饌席以出

反哭

既下於壙槌一鼓爲一嚴[無鼓者量時陳布也]掩墓戶槌二鼓爲再嚴內外裁靈所槌三鼓爲三嚴徹酒脯之奠進靈車於帷外陳布儀衛[六品以下唯陳布也]如來儀又進腰輿入詣靈座前少頃出詣靈車後少頃輿退靈車發行內外從哭如初儀出墓門尊行者乘車馬去墓百步許卑者乘馬以哭從靈車到第內外皆下車馬靈車入至西階前迴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頃升入詣靈座前主人以下從升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少頃腰輿降出內外俱升諸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婦人哭於靈西東面南上諸祖母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哭於南廂丈夫於帷東北面西上婦人於帷西北面東上有親賓弔哭者升堂西向靈哭如常其弔於庭者稱痛當奈何餘如常儀盡一哀相者引主人以下降各還次沐浴以俟虞[斬縗者沐而不櫛齊縗者以下櫛]

虞祭

柩既入壙國官若僚佐之長與祝[六品以下無國官以下同]先歸修虞事牢饌如殷奠器用烏漆先造虞主以烏漆匱置之盛於廟烏漆趺一皆置於別所[虞主用桑主皆長一尺方四寸上頂圓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刻一寸一分又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而下與底齊其趺方一尺厚三寸將祭出神主置於座其匱安於神主之後四品以下無]具饌於堂東靈車將至掌事者先施靈座於寢堂室內戶西東向於靈車之南北設帷東出戶[若室內窄則設靈座於堂]腰輿將入祝奉虞主入置於靈座東向設素几於右[自腰輿以下四品以下無]掌事者設洗於西階西南北向東西當西霤[六品以下西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南肆篚實爵一巾一加羃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在東羃用絺加勺南柄既沐浴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內外升詣靈所主人及諸子倚杖於室

戶外及應拜者哭於靈東西如初內外皆哭祝與執罇罍篚者各就罇罍篚所立執饌者以饌入俱升自東階陳設如殷奠之儀訖掌饌者降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執罍洗者酌水主人盥手執篚者取巾於篚興授主人主人拭手訖受巾奠於篚又取爵興以授主人執罍洗者又酌水主人洗爵（爵無足者）執篚者又授巾主人拭爵訖受巾奠於篚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醴相者引主人進詣靈座前西向跪奠爵於饌前俛伏興少退西向立祝以祝文進立於神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曰維年月朔日子孤子哀子某（孫稱哀孫爲母及祖母所稱也父祖則稱孤子孤孫）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妣則云妣夫人某氏孫爲喪主則稱祖妣）日月遄速奄及反虞叩地號天五情靡潰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哀薦祫事於考某官封謚尚饗祝興主人哭再拜內外應哭者皆哭再拜祝進跪奠版於靈座興出復位哭盡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杖降西階各就次妻妾女子子以下各還別室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少頃祝與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匱主（四品以下無主）闔戶巳出掌事者埋重於門外道左間日再虞後日三虞禮皆與初虞同又間日爲卒哭祭其虞祝辭再虞云哀薦虞事第三虞云哀薦成事

卒哭祭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改廬翦屏柱楣塗廡不塗見面（塗廬裏不塗廬外）翦蒲爲席不緣以木爲枕牢饌如虞祭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几筵啟匱出神主置於座以出（自啓匱以下四品以下無）掌事者設洗於西階西南北向東西當西霤（六品以下當西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南肆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掌事者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內外縗服俱升

主人及諸子倚杖於室戶外俱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妻妾女子子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內外各就位坐哭（應拜者立）掌饌者以饌升入室於靈座前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罇所主人酌醴相者引主人進跪奠於靈座俛伏興少退西面立應拜者陪於後祝持版入立於靈座之南北面內外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哀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妣云妣某夫人氏日月不居奄及卒哭追慕永往攀號無逮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餘與四品同下皆準此）哀薦成事於考某官封謚尚饗主人以下哭再拜內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興還罇所（祝讀版訖興跪進版與主人哭同時）相者引主人退復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少頃與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跪主人闔戶以降自卒哭之後朝一哭夕一哭蔬食飲水周而小祥

小祥祭

主人有司先制栗主并趺匱等如桑主之禮（四品以下無）前一日之夕毀廬為堊室設蒲席周喪堊室者除之設地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牢饌及器如卒哭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四品以下無主人加整拂几筵以出）祝於靈座之西更設喪主座東向祝奉喪主置於座訖祝出迎栗主入置於舊靈祝開匱奉出栗主置於靈座訖設几於右乃出（四品以下無奉主儀）掌事者設罍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右北墉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內外縗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先就位（應拜者立）哭盡哀相者引降主人杖就次主婦以下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經著練冠妻妾女子子除腰經周服者皆除之丈夫素服吉冠履婦人素服吉履相者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內外俱升就位哭

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於靈座前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哀子（父歿稱孤）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諡（妣云妣夫人某氏）歲月䆄迫奄及小祥攀慕永遠重增屠裂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祗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諡尙饗主人哭再拜內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前興還罇所（主人哭拜與祝興奠版同時）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主人依次立）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少頃祝與進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匱主闔戶以降其喪主祝奉出埋之於廟門外之左（四品以下但祝闔戶以降無匱主儀）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哭無時哀至則哭）始食粢果飯素飲食水漿無鹽酪不能食鹽酪耳又周而大祥

大祥祭

前一日之夕除堊室張帷入備內外受服（謂之大祥之服）各於其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牢饌及器如小祥之禮其日夙興內外各服其縗服並於次哭盡哀除服者著除服訖又哭盡哀止昧爽前（六品以下云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靈筵啟匱出神主置於座右几筵以出（四品以下唯祝入整拂几筵以出）掌事者設罍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牖下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者先入立於罇罍之後內外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室於座前置設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罍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哀子（父喪稱孤子）某敢昭告於某官

封謚（妣云妣夫人某氏）日月逾邁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蹐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祗薦祥事於考某官封謚尙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主人以下各還外寢妻妾女子子以下還於寢祝闔戶與執罇爵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匣主（四品以下但掌事者除靈座）闔戶而出閒月而禫自大祥之後外無哭者食有醯醬

禫祭

前一日掌事者先備內外禫服各陳於別所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仍宿於外寢牢饌及器如大祥之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拂几筵啓匱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唯設几筵於奠）掌事者設罍洗篚於東階東南如常篚實爵一巾一加羃設瓦甒二於座之左北牖下醴酒在東羃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主人及諸子妻妾女子子仍祥服（爲長子者二年亦祥）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祥服應禫服者著禫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設於座前訖執饌者出相者引主人降自東階詣罍洗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東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座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妣曰妣夫人某氏）禫制有期追遠無及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祗薦禫事於考某官封謚尙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再拜內外皆哭祝興跪進奠版於座還罇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寢內相者內引妻妾女子子以下降自西階側還於寢祝闔戶與執罇爵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以出祝匱神主闔戶以降祔廟如別儀

自禫之後內無哭者始飲醴酒食乾肉

祔廟（六品以下云祔祭將祔卜日如常儀四品以下筮日如常儀）

將祔掌事者先於始祖廟室內西壁下為埳室（四品以下無此儀）前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及諸執事者俱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一日掌事者清掃室之內外其廟應遞遷者皆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但遞遷者設座無神主下同）主人以酒脯告遷訖遂撤牀幄以次遷神主置於幄座又奠酒脯醢以安神少頃掌饌以出掌廟者以次置神主納於埳室訖（六品以下但前一日掌事者清掃正寢之內外其日未明掌事者設曾祖之座於正寢室內之奧東向）又設考之祔座於曾祖室內東壁下西向右几（祔則祔於曾祖姑亦如之言曾祖及曾祖姑者據孝子之言於亡者祖及祖姑也祔於曾祖則曾祖姑配有事於尊可以及卑者六品以下設考之祔座於曾祖座東北南向皆右几餘同）設主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設子孫位於南門內道東北面西上設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設掌事以下位於終獻東南俱西面北上（亞獻終獻以國官僚佐若無親賓充）設贊唱者位於主人西南西面設酒罇於堂上室戶之東南北向西上設洗於阼階東南北向東西當東霤（六品以下云東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篚實爵三巾二加冪（其爵數每廟三）祔日內外夙興掌饌者先具少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簋二（六品以下具特牲之饌二座各俎一簋二餘同）簠二鉶二酒罇二其二罇一實玄酒為上一實清酒次之（上罇加元酒者重古）其籩豆一品者各十二（二品三品各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者各四）主人及行事者各服祭服掌事者具腰輿掌廟者開神主置於座降出（曾祖妣祔主並而處右若異姓則出曾祖妣神主而已）執罇罍篚者入就位（四品以下則主人以下皆入就位又諸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六品以下則諸婦人位於西階西南餘與四品以下同）內外俱就寢室所祝進座前西面告曰以今吉辰奉遷神主於所執輿者以輿升入進輿於座前祝納神主於匱置於輿祝仍扶於左（若祔妣則閽寺之屬扶於右）降自西階子孫內外陪從於後至廟門諸婦人停於門外周以行帷俟祭訖而還神主入自南門升自西階入於堂諸子孫從升立於室戶西重行東面以北為上行事者從入各就位輿者詣室前迴輿西向祝啟匱出神主於座輿降立於西階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自東階各

就位自內外各就顯室以下四品以下無祝立定贊唱者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掌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入於室各於神座前施
設訖掌饌以下降出相者引主人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主人酌酒相者引主人入
室進北面跪奠爵於曾祖神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主人出詣酒罇所取爵酌酒入室進東向跪奠於神座前俛伏
興出戶北面立羣祖及考皆如之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某敢昭告
於曾祖某官封謚若無官封但云曾祖之靈母云曾祖妣夫人某氏不告曾祖祖某官封謚若祔母云祖妣某氏以下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考某官封謚若祔母云妣某氏如
父在不可遷遷祖妣先妣宜於廟東北當別立一室藏其主待考同祔某罪積不滅歲及兇喪先王制禮練主入祔宗廟上遷昭穆繼序是用適於
皇考封謚以遷王考封謚祭祔孫某封謚無官封者但云以適遷於祖躋祔某孫若母同祔則云適遷於祖姑夫人某氏以躋祔孫婦夫人某氏各隨所稱無官封者但云以適遷於祖姑某氏以躋祔
孫婦某氏謹以潔牲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祗薦於曾祖某官封謚曾祖妣某氏配祖某官封謚祖妣某氏配考某
官封謚若祔母則云曾祖妣某氏祖妣某氏尚饗興主人再拜祝進入奠版於曾祖神座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出降還本位初主
獻將畢相者引亞獻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詣酒罇所酌酒入進北面跪奠於曾祖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亞獻詣酒
罇所取爵酌酒入進東面跪奠於祖神座考亦如之俛伏興出戶北面再拜訖又入室立於西壁下東面再拜相者引
出降復位亞獻將畢相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手升酌終獻如亞獻之儀訖相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入徹豆還罇所
贊唱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相者引主人出又相者引在位子孫以下出掌饌者入徹饌以出掌廟者與祝闔寺
者納曾祖神主於埳室出又以腰輿升詣考神座前祝納主於匱置於輿詣考廟出神主置於座進酒脯之奠於
前少頃徹之祝納神主於埳室自掌廟者以下六品以下無齊縗三年其虞卒哭祥禫變除之節與斬縗同父在為母為妻當
二祥及禫日月之期雖異其儀節則同周服以下變除依其月算各以其日之晨備縗服升就位哭盡哀降詣別

室釋縗服著諸服又就位哭盡哀出就別室終日哭門者至夕各還其家

通典卷一百三十九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禮一百　開元禮纂類三十五　凶七

三品以上喪下　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改葬

卜葬

將改葬者吉服卜宅兆其餘如葬卜宅兆之儀先於塋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南向開戶

啟請

其日內外諸親應集者皆至墓所各就便次主人衆主人妻妾女子子俱緦麻服餘周親以下皆素服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以行帷俱立哭盡哀卑者皆拜

開墳

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皆哭止祝三聲噫嘻啟以開墳改葬之故其意敍改葬所出之事隨時爲之內外又哭盡哀權就別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

舉柩

掌事者設席於幕下舉柩出置於席上內外俱從柩哭於幕所主人以下柩東西面主婦以下柩西東面俱南上丈夫周親以下於主人東北南面西上婦人周親以下於主婦西北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主人東南北面西上

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尊者坐）國官於帷門外之東北面西上（六品以下國官以下儀無）僚佐於帷門外之西北面東上皆舒席爲位

奠

祝以功布拭棺改加新褚設洗於幕西南隅罍水在西加勺冪篚在洗東南肆巾二爵一於篚加冪設席於柩東設啟奠於席上設進酒之罇於饌南主人詣罍洗盥手洗爵進酌酒奠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再拜內外卑者俱再拜少頃徹奠

升柩車

既奠進轜車（六品以下柩車下準此）於帷門外南向掌事者升柩於轜車遂詣施設所內外俱哭從掌事者先設牀於幕下有枕席周設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於柩東婦人於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降柩置於轜入設於牀東（若於墓所即斂初奠訖不進轜車設牀於柩東而加枕席遂舉尸以斂之）舉尸出置於牀南首柩初入定內外就位哭如墓所之儀

斂

陳衣於幕東帷內明衣裳及上服各一稱西領南上冕（六品以下則弁若冠）具導簪纓在北內喪則花釵衾一（衾以黃為表素為裏）具饌於幕東兩甒醴酒柩初至幕下舉尸於牀主人衆主人稍退仍西向妻妾女子子稍退仍東向遂斂丈夫加冕（六品以下則弁若冠）婦人以花釵又覆以衾於主人衆主人妻妾女子子憑哭斂將訖掌事者以冠入設於西廂藉以席於棺入內外皆止哭置棺定乃哭舉者四人入舉牀男女從奉之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衾設帷於棺東內外就位如初

奠

既斂祝執巾几席入設於柩東右几加以巾掌事者設罇洗於幕西南隅如初祝以饌升設於席前施設訖執饌者降出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奠於席前興少頃西面再拜內外卑者皆再拜訖主人以下各退就位俱坐哭

設靈

既斂設靈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施牀帷屏几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常

進引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進轜車於凶帷外（六品以下進柩車於凶帷外）當門南向（其下帳明器及苞牲等與陳於轜車前少西東向）其日進引前晝時刻槌一鼓爲一嚴（六品以下無鼓但量時而已）陳靈車儀仗如常（在陳車篇）少頃槌二鼓爲再嚴侍靈者俱詣靈所腰輿威儀入陳如常進靈車於帷外南向少頃三鼓爲三嚴掌事者入徹饌以出內外皆興立哭於位執紼者入掌事者徹帷持翣者入以翣障柩執披紼者各進執鐸者各入夾於柩前東西相向執纛者（六品以下無纛下準此）立於鐸南執銘旌者入立於纛南北面（諸執披紼鐸旌纛者皆布深衣介幘六品以下則執銘旌者立於柩前近南面餘同）

告遷

三嚴訖祝帥腰輿入詣靈座前西向告曰以今吉辰用卽宅兆少頃輿出詣靈車後少頃退（若內喪女祝迎之）執紼者引輴（四品以下無執紼輴車但將舉柩皆振鐸而已）旌先纛次鐸次轜車而引輴初動執鐸者皆振鐸每振鐸先搖之搖訖三振之其持翣者常以翣障柩於輴車進執鐸者夾左右每出及進止皆振鐸內外俱從柩後柩出到轜車後執紼者解紼屬於轜車設帷帳於輴車後掌事者升柩

哭柩車位

丈夫俱立哭於轜車東重行西面婦人哭於轜車西重行東面俱南上外姻丈夫哭於轜車東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婦人哭於轜車西南重行北面以東爲上國官哭於外姻之東北面西上僚佐哭於國官之西北面東上立定（六品以下無國官）

設遣奠

設遣奠之饌於轜車東匱設訖相者引主人酌酒進奠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哭再拜內外皆哭卑者再拜若食頃徹之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則五苞六品以下則二苞）載於輿以之墓

轜車發

既徹奠吉凶儀仗依式進引靈車動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則既徹奠吉凶威儀依式進引）主人衆主人以下皆以次步從哭於柩車後妻妾女子子以下皆步從哭於丈夫之後障以行帷轜車去停所三百步親賓有還者弔哭如別儀辭訖進引導者乘車馬從柩者更哭不絕聲

宿止

掌事者先於宿所張吉凶帷幕吉帷在右凶帷在左將至宿所尊者俱下車馬步哭靈車到帷門外迴車南向祝帥腰輿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出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柩車至於凶帷內外哭於柩車所其位如初掌饌者進酒脯之奠於柩車東席上既設奠內外各還次更哭不絕聲及墓內外俱就位哭進夕奠如初訖內外各還次迭哭終夜及明嚴鼓內外又就位哭進朝奠於柩東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迎靈發引導者

乘車馬哭從如上儀

到墓

到墓尊者俱下車馬靈車到帷門外迴車南向祝帥腰輿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退設酒脯之奠柩車至壙前迴車南向內外哭位如遣奠之儀掌事者布席張帷於柩東後下柩於輴（四品以下則下柩於席上）主人以下妻妾女子子各前撫柩哭盡哀退復位周親以下又前撫哭盡哀退復位俱再拜辭執紼者屬紼於輴掌事者下柩於壙輴出既窆親賓先還者弔哭如別儀國官之長奉玄纁束帛（六品以下則掌事者奉玄纁）授主人主人受以授祝主人稽顙再拜祝奉以入奠於柩東持翣者入倚翣於壙內兩廂執事者以下帳明器苞牲酒米等物入置於壙內皆藉以版施銘旌誌於石壙戶內置設訖掌事者掩壙戶加關鑰復土既復土內外俱就靈所哭墓左祭后土如葬之儀

虞祭

初下柩於墓掌事者具虞祭之饌設罍洗篚於靈幕西南如常內外既就靈所哭掌饌者進虞祭之饌於靈座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奠於靈座前興少退西面立內外皆止哭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孝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妣郡縣夫人鄉君某氏各隨所稱）改遷幽宅禮畢終虞夙夜匪寧啼號罔極（四品以下則攀號永遠無所追及餘同）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祗薦虞事於考某官封謚（四品五品則謹以潔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餘同四品五品）尚饗主人哭再拜內外皆哭卑者再拜盡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練服著素服而還掌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王公以下居喪雜制

舉哀

如聞喪哀者於聞喪所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著素服子妻妾女子子俱被髮周親以下婦人去首飾子於堂上東壁下西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於北壁下南面以西爲上妻妾女子子於西壁下東面以南爲上周親以下婦人於北壁下南面以東爲上內外之際障以帷若婦人在別堂舉哀則周親以下婦人在北壁下南面西上（周親以下舉哀哭位亦然）三日成服及廬堊室苫凷薦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以其精神不在於此）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待於墓東西向婦人待於墓西東向俱北上奔喪者素服至於墓南北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再拜於家不哭

奔喪

奔喪之禮如聞親喪以哭答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過州至境則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州境哭（此父母之喪）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自西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被髮復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各還次奔喪者乃還以厥明坐於殯東如初未成服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斂以後至者自用日數）凡奔喪齊縗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即位而哭齊縗以下奔喪者升殯東西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尊卑撫哭亦如之訖內外各還次三日成服者賓弔者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爲之拜賓婦人奔喪入自闈門（側門日闈）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子則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西序若西室妻妾女子子被髮（出嫁女收髮）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內外

俱還次奔喪者乃還次周喪以下婦人奔喪者升哭拜又盡哀尊卑撫哭及還次皆如之奔喪者不及殯先之墓北面近隧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西面主婦以下哭待於墓右東面皆北上（主人以下內外到墓先拜而後哭於相者禮畢則再拜辭）奔喪者盡哀再拜又於隧東被髮復位坐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憑靈哭主人以下升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若經宿主人以下哭盡哀皆再拜哭降堂相者告就次主人以下各就次三日成服齊縗周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再拜遂冠而歸哭就次如上儀奔喪者若妻妾女子子皆被髮於隧西哭盡哀髽如常餘如男子齊縗周以下婦人奔喪哭於隧西餘如丈夫之禮

三殤

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及大小斂與成人同其長殤有棺及大棺中殤下殤有棺靈筵祭奠進食葬送哭泣之位與成人同其苞牲及明器長殤三分減一中殤三分減二唯不復魂無含事辦而葬不立神主既虞而除靈座其虞祝辭云維年月朔日父云告子某若兄云告弟某若弟云弟某昭告某兄日月易往奄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傷猥至情何可處弟則曰悲痛無已至情如割）今以（弟祭兄則云謹以）潔牲嘉薦普淖明齊溲酒薦虞事於子某弟某兄某魂其饗之（弟祭兄云尚饗）嫡殤者時享皆祔食於祖無別祝文亦不拜（設祔食之座於祖座之左西面一獻而已不祝不拜者以其從食其祖祝辭末云孫某祔食）庶子不祔食庶子之嫡祔如嫡殤禮凡無服四歲以上略與下殤同又無靈筵唯大斂小斂奠而已三歲以下斂以瓦棺葬於園又不奠

初喪聚主

凡遭喪[illegible]有主者則取羣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而後主各歸其廟(藏於祖廟象有凶事聚也)

飲食節

父母之喪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二十兩曰溢一溢爲米二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也)不能食粥則以爲飯菜羹婦人皆以爲飯諸縗絰之喪蔬食飲水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不飲酒九月之喪猶周之喪

哭節

凡哭斬縗若往而不反齊縗若往而反大功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容可

居常節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凷寢不脫絰帶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毀瘠不形視聽不衰(爲其廢事形骨見衰)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常若親存隧道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縗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所以養衰老人年五十始衰)喪食雖惡必充虛虛而廢事非禮飽而忘哀亦非禮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斬縗唯而不對齊縗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illegible]喪事不言樂(非其時也)父母之喪不避泣涕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人來見己可以見之不避涕泣言至哀無飾也)非喪事不言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者言己事爲人說爲語)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杖而起謂有官爵者 面垢而已謂庶人) 凡廬堊室之內不與人坐在堊室之內非時見於母則不入門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兄弟各處異方而父母喪各依聞喪日月而除之三年之喪凡見人皆不去絰父母之喪賓客已弔而重來者主人哭而見其去也又哭之其未葬必備縗絰而後見居父母之喪遠行而還者必告父有難未除則子不衣文綵三年之喪雖功縗而不弔(功縗謂既練之後服布如大功謂之功縗) 凡三

年及周喪不數閏（禫則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為正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

不及期葬

速葬者速虞三月而後卒哭（謂不及期而葬既葬即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其大祥則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為大祥祥而即吉無復禫矣其未再周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必練祥禫者明深衣不可頓除之故為之漸以安孝子之心禫一月者終二十七月之數）久而不葬者皆變服唯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之皆無受服至葬乃反其服虞則除之若亡失尸柩則變除如常禮

外喪

凡死於外者小斂而反則子素服繞巾帕頭徒跣而從大斂而反亦如之凡死於外大斂而反毀門西牆而入

諱名

卒哭而諱凡父之所諱子亦諱之母之所諱不言於內妻之所諱不言於其側

追服

小功以下日月過制而聞喪則不追服（猶為舉哀）降而在緦小功者追服之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母兄弟而父追服己則否（謂子生於外者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已不及見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己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當其時則服之）

喪冠嫁娶

因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盡哀乃出（言雖者明齊縗以下皆可因喪冠也以其冠月因喪服則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也次廬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下殤之小功則

不可此皆謂可用吉禮之時也父大功卒哭而可冠子嫁子小功卒哭而可娶婦已大功卒哭可以冠子小功卒哭可以娶妻必皆祭乃行也下殤小功齊縗之親除而後婚凡冠者其時當喪則因喪而冠也三年之喪如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縗絰而受之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也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薦之於宗廟貴君之禮父母之喪不遺人居重喪者志不在施惠人遺之雖酒肉受也三年之喪既葬尊者遺之食則食不避粱肉若酒醴則辭也見於顏色者則不可

樂禁

父有服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至則辟琴瑟小功至則不絕樂

主諸喪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必虞此謂兄弟或在他方或無親嗣而為之主

婚遇喪

娶妻有吉日而壻之父母喪則壻之伯叔父使人致命於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受命而不敢嫁壻既免喪女父母使人請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喪亦如之親迎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則女素服縰總以赴喪其縗服與成服之禮同壻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婚之禮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反壻親迎未至而有周大功之喪則夫改服於外次婦改服於內次即位而哭既虞卒哭壻入束帶相見而已不行初婚之禮娶婦有吉日而婦死壻齊縗而往弔既葬除之夫死亦如之妻服斬縗

室次節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居堊室舅姑服嫡婦不為次昆弟之女適人者不為次次謂堊室之屬也

諸先遭重喪後遭輕喪皆爲制服往哭則服之反則服其重服其除之也亦服其服而除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他室注明所哭者異哭之爲位凡言兄弟小功緦麻之親皆是無他室哭於門內之右近南者謂之變位也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謂後日之哭也朝入奠於其殯既乃更卽位就他室哭如始至之時

通典卷一百四十終

通典卷一百四十一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樂一

夫音生於人心心慘則音哀心舒則音和然人心復因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慘則韓娥曼聲哀哭一里愁悲曼聲長歌衆皆喜忭斯之謂矣是故哀樂喜怒敬愛六者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叶律呂諧五聲舞也者詠歌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動其容象其事而謂之爲樂樂也者聖人之所樂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無故不徹樂士無故不去琴瑟以平其心以暢其志則和氣不散邪氣不干此古先哲后立樂之方也周衰政失鄭衛是興秦漢以還古樂淪缺代之所存韶武而已下不聞振鐸上不達謳謠俱更其名示不相襲知音復寡罕能制作而況古雅莫尙胡樂荐臻其聲怨思其狀促遽方之鄭衛又何遠乎爰自永嘉戎羯迭亂事有先兆其在於玆聖唐貞觀初作破陳樂舞有發揚蹈厲之容（象其威武也）歌有麤和嘽發之音（麤謂初用干戈平戎既平子愛百姓有和樂之心嘽謂樂心發謂喜心言天下既安功成而喜樂也嘽音昌善反）表興王之盛烈何讓周之文武豈近古相習所能關思哉而人間胡戎之樂久習未革古者因樂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風俗將欲閑其邪正其頹唯樂而已矣

樂一

歷代沿革上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皞 顓頊 帝嚳 唐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後漢 魏 晉 宋

伏羲樂曰扶來亦曰立本　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謀 見帝系譜及孝經緯又按隋樂志曰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闋神農五絃事與功偕其來尚矣

黃帝作咸池 咸皆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堯增修而用之周禮曰大咸按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鄭注云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民得以有族類而樂記曰咸池備矣鄭注云咸池黃帝所作樂名也堯增修而用之兩注不同賈公彥曰周公以堯時所存黃帝咸池爲堯樂名則更爲黃帝樂立名曰雲門雲門之與大卷爲一名也　少皞作大淵 見皇甫謐帝王代記　顓頊作六莖 莖根也謂澤及下也又樂緯云樂名五莖　帝嚳作五英 英謂華茂也又樂緯云樂名六英　堯作大章 章明也言堯德章明也　舜作大韶 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周禮曰大磬　書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 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公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也　聲依永律和聲 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 倫理也八音能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

百獸率舞石磬也音之清者拊亦擊也磬清者和則餘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則神人和可知也於音爲禹作大夏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命登扶氏爲承夏之樂有鐘鼓磬鐸鞉鐘所以記有德椎鼓所以謀有道擊磬所以待有憂搖鞉所以察有說理天下以五聲爲銘於箕簴湯作大濩湯以寬理人而除邪惡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言盡濩救於人也紂棄先祖之樂迺作淫聲書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尊之敬營卑褻之事作過制伎巧以資耳目之娛周武王作大武武以武功定天下也周公作勺勺言勺先祖之道勺讀曰酌勺取也又有房中之樂歌以后妃之德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人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入得以有族類也卷音其爰反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邦國以諧萬人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聲者六呂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鐘爲首律長九寸各因而三之上生者三分益一分下生者三分去一分爲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者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度律均鐘言以中聲定律以律立鐘之均也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也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魅動物羽嬴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九奏而應之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饗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以黃鐘之鐘大呂之聲爲之均也黃鐘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孝經說曰王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是也乃奏太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祇太蔟陽聲第二者應鐘爲之合咸池大咸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者南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鎮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乃奏蕤賓歌函鐘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陽聲第四者函鐘爲之合函鐘亦名林鐘函戶南反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夷則陽聲次五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爲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乃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射陽聲之下者夾鐘爲之合夾鐘一名圜鐘先祖謂先公先王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凡日月蝕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災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會稽青州之沂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兗州衡在荆州嵩在荆河州華在雍州恒在幷州傀猶怪也傀音鬼大怪之異災謂天地之奇變若星辰飛隕及地震裂爲害者去樂藏之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懸

札瘥癘也凶凶年也災水火也弛釋下之若今休兵鼓之爲　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衞者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慢聲謂侮慢不恭　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藏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完陳厲公子則敬仲也莊二十二年遇難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在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衰怨刺之詩起王澤竭而不作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於諸侯益壞缺矣　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惟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　漢興樂家有制氏魯人善樂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鏗鏘金石之聲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嘉善也善神之至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爲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薺才私反乾豆上奏登歌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休成樂叔孫通所奏作　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帝唐山夫人所作也高帝姬唐山姓也　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帝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而五行仍舊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言自制作也　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遵前代之法　孝景采武德舞以爲昭德以尊太宗廟文帝也　至孝宣采昭德舞爲盛德以尊世宗廟武帝　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　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不失節能以樂終也大抵皆因秦舊事

焉（抵歸也）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僮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之）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官肄業而已（肄音弋二反習也）至武帝乃立樂府（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采詩夜誦（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言辭或祕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圓丘（用上辛依周禮郊天日也辛取齋戒自新之義）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然未有本於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昔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娀（音嵩）姜嫄禼稷始生元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亶甫之妃也）太任太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漢之樂有異於此故無得而稱焉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才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曅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河間王所獻雅樂立太樂春秋鄉射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鏘不曉其意而欲風諭眾庶其道無由（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宜風示海內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強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淳于長也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而鄭衞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遜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衞之聲興則淫僻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

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馬何武奏樂人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沈湎自若陵夷壞於王莽也　後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元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祀明堂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歌青陽夏歌朱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皓冬歌元冥並舞育命之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明帝永平三年東平王蒼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功德也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薦之光武之廟時樂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曰雅頌樂辟雍鄉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子宴羣臣之所用也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也又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章帝元和元年籍田元武司馬班固奏籍田歌辭用商頌載芟祠先農自東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　魏武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調雅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始設軒懸鍾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唯夔好古存正文帝受禪後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明帝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於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爲名樂官自如故爲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爲

大予樂官至是改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高祖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夫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所以章明聖德）今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二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樂鈞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又奏祀圓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元衣裳白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絿黑韋鞮咸熙舞者冠委白其餘服如前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同服奏於朝廷則武始舞者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白布絿黑韋鞮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此三舞者皆執羽籥其餘服如前（自並以降文武二舞冠服並同不復重出）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非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周房中之樂也往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焉宜改安世之名而爲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爲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爲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元雲黃雀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之意（是時吳亦使韋昭制吹鐃部十二曲以述堅權功德）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蓋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傅元爲之詞又令荀勗張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九年荀勗以杜夔所製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隋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蓋採此爲名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荀勗遂典知樂事啓朝士

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悅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魏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曰宣文舞傅元又作先農先蠶歌詩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悅之舞自武帝受禪命傅元改漢鼓吹鐃歌還為二十二曲述以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鼖鼓鼓軍事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王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是減為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為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關出塞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為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為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鍾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於此禮自造新詩而已舊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蓋以歌詠絃節本有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二代三京襲而不變則於今難以意言於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大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帝大寧末又詔阮孚等損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大樂官以戴綬為令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勗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正鍾磬未竟而勗薨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郎藩修定金石以施郊廟尋遇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為荊州與謝尚共為朝廷修復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溫等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　有來者謝尚時鎮壽陽於是采拾樂人以備太樂并製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

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太元中破苻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　宋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晉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撰歌辭七首並合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太樂諸歌辭時王韶之又撰二十二章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悅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之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樂於是使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爲韶舞宣烈爲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爲名章皇太后廟奏文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注登歌人上殿絃管住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住下接廢帝元徽五年太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梁裴子野宋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節羣生之流放天子之於士庶未嘗去其樂而無非僻之心也及周道衰微音失其序亂代先之以怨怒亡國從之以哀思優雜子女蕩目淫心充庭廣奏則以魚龍靡慢爲瓌瑋會同饗覲則以吳趨楚舞爲妖妍纖羅霧縠侈其衣疎金鏤玉砥其器在上班賜寵臣羣從風而靡王侯將相歌伎塡室鴻商富賈舞女成羣競相夸大互有爭奪如恐不及莫爲禁令傷風敗俗莫不在此一音又收反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樂二

歷代沿革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齊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彥回之辭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爲新曲其太廟二室及郊配辭並尚書令王儉所作其祀南郊羣臣出入奏肅成之樂牲出入奏引牲之樂薦籩豆呈毛血奏嘉薦之樂迎送神奏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高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飲福酒奏嘉胙之樂就燎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奏休和之樂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容之樂瘞埋奏隸幽之樂餘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容宣烈之樂賓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太祝祼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胙送神奏肆夏其羣臣出入牲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兩郊明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四年籍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歌二章六年制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妓（黃門班在五品）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謝朓造辭　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爲通以定雅樂莫不知韻（語在制造篇中）初齊永明中舞人所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讌履（綦音忌）於是去筆

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雅樂以武舞爲大壯舞取易云大者壯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舞爲大觀舞取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爲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徹食之雅焉皇帝出入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注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允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爾允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貳公弘化寅亮天工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徹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至是爲牷雅取左氏傳牲牷肥腯北郊明堂太廟並同用降神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爲諴雅取尚書至諴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改爲永胙至是改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遠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注奏隸幽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祀昊天上帝也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成齊及梁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者而升之于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吹宋齊並用漢制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監七年將有事于太廟詔曰禮云齊日不樂今親奏始出宮振作鼓吹外可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定制初武帝之在雍鎮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識者言白銅謂金蹄謂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以鐵騎揚

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即位之後更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絃帝既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勸天道仙道神王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音敗)設無遮大會則爲之其後臺城淪沒簡文帝受制於侯景以簡文女溧(音栗)陽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於西州奏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筵帝潸然出涕景興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言索超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在荊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沒爲奴婢

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隸幽帝還便殿奏休成衆官入出並奏肅成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奏肆夏齊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樂唯改七室舞辭文帝天嘉元年始定圜丘明堂及宗廟樂都官尚書到仲舉奏衆官出入皆奏肅成牲出入奏引犧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宣帝太建元年定三朝之樂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祠用宋曲宴准梁樂蓋取人神不雜也五年詔尚書左丞劉平儀曹郎張崖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天嘉中所用齊樂盡以韶爲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令跪贊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楯曲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報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

左僕射徐陵議曹郎中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先會一日太樂展宮懸高絙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舉麾於殿上擊柷應之舉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誡登奏變韶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序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及後主嗣位沈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歌詞綺豔相高極於輕蕩男女唱和其音甚哀　後魏道武皇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未遑創改因時而用之代歷分崩頗有遺失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彥海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曾祖祖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舞皇始舞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製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於廟門奏迎神曲由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由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陛步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祭天子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于北郊方澤樂用神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有百五十章六年冬詔大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太武帝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破沮渠氏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其後古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孝文帝太和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求集羣官議定其事并訪吏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廣修器數甄立名器以諧八音詔可雖經眾議率無洞曉音律樂部不能一

立其事彌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列於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後又詔中書監高閭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樂典歷年未精而閭卒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州人張陽子義陽人倪鳳皇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磬管絃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初御史中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復上言其事太師高陽王雍等奏停之先是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司及蕭寶寅等奏言仲儒輒持己心輕欲製作不可依許詔曰如所奏（語在製造篇中）正光中詔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門生河間信都芳博採古今樂事芳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至普泰初前廢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武帝永熙二年春稚瑩復議曰按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今請改韶舞爲崇德武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懸神來讌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禮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詔曰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其舞但依舊爲文武而已餘如議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正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舛謬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悉令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孝文皇帝因討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圜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

冬元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自宣武已後始愛胡聲洎於遷都屈茨琵琶五絃箜篌胡直胡鼓銅鈸打沙羅胡舞鏗鏘鏜鎝（上音湯下音荅）洪心駭耳撫箏新靡絕麗歌音全似吟哭聽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絕音皆初聲頗復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諸天諸佛韻調婁羅胡語直置難解況復被之土木是以感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飈或踴或躍乍動乍息蹻（羌嬌反）腳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論樂豈須鐘鼓但問風化淺深雖此胡聲足敗華俗非唯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戇帽闊帶小鞾自號驚緊爭入時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不重從容俱笑寬緩蓋驚危者勢不久安此兆先見何以能立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哀細獨表衰微操絃歙籥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　北齊文宣初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鎛鐘於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編磬各一筍簴合二十架設建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藥典御祖珽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未移其俗至道武破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天興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懸而鐘管不備樂章既闕雜以簸邏廻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書長孫承業（各雅已具後魏事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鐘鼓律呂奐然大備自古相襲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為准珽因採魏安豐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無所號所謂洛陽舊樂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之樂羣臣入出奏肆夏牲入出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祖配饗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祼地

奏登歌其四時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禰諸祠室並奏始基之樂爲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爲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爲宣政之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爲光大之舞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爲休德之舞其出入之儀同四郊之禮其時郊廟宴享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即是晉初舊聲魏太武平涼所得也秦漢二代是魏晉相承之樂其吳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十曲皆改古名以敘功德古文有黃雀釣竿二曲略而不用蓋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爲差諸王爲州皆給鼓吹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樂器皆有衣並同色鼓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等然吹笙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唯賞胡戎樂耽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爲伶人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遂倚絃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　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粱氏樂器及建六官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差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及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濩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濩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濩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濩武德之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濩降神正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濩獻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濩獻熟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宮懸依

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驁音遨）五等諸侯元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濩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乃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按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樂合奏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及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六年罷掖庭四夷之樂其後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鍾石取周官制以陳之宣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爲十五曲述受魏禪及戰功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吹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弊以至於亡　隋文帝開皇二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既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以下將罪之諤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帝意稍解九年平陳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朝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爲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隷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爲房內曲命婦人幷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祕書監牛弘祕書丞姚察散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內史舍人虞世基等更共詳議按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

享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已爲六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妣之祭今既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焉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圜丘（黃鍾所以宣六氣也耀魄天神最爲尊極故奏黃鍾以祀之）奏太蔟歌應鍾以祭方澤（太蔟所以贊陽出滯昆崙厚載之重故奏太蔟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修潔百物玉帝神州天地之次故奏姑洗以祀之）奏蕤賓歌林鍾以祀宗廟（蕤賓所以安靜社稷祖宗有國之大故奏蕤賓以祀之）奏夷則歌小呂以祀社稷先農（夷則所以詠歌九穀實在秋成故奏夷則以祀之）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巡狩方嶽（巡狩所以示人軌物訓秩觀風故奏無射以祀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圜丘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其餘享祀皆一變皇帝入出奏皇夏羣官入出皆奏肆夏舉酒上壽奏需夏迎送鬼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咸夏宴饗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爲八曲古有宮商角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爲五音其聲悉依宮商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爲十三曲并內官所奏天高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合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唯用登歌而不設懸古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東漢太子丞鮑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則殿庭月調之義也祭祀既已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律正月懸太蔟之均及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人君性情允協陰陽之序也幷撰歌詩三十首並令施用先是文帝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侍省盧思道等製清廟歌詞十二曲令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至仁壽中煬帝爲太子時從饗於太廟乃上言清廟之詞文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於是詔吏部尚書牛弘開府儀同柳顧言祕書丞許善心內史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創製雅

樂歌詞煬帝大業元年詔修高祖廟樂雅新造高祖歌九首仍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而帝矜奢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搜周齊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並付大樂倡優㹛雜咸來萃止其哀管雜聲淫絃巧奏皆出鄴城之下高齊之舊曲也　大唐太宗文皇帝留心雅正勵精文教貞觀之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爲之折衷漢以來郊祀明堂有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祼地迎牲飲福酒今夕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神諸樂多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以夏爲名隋氏因之今國家以和爲名旋宮之樂久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復廢累代會黃鍾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鍾廢而不擊反謂之啞鍾祖孝孫始爲旋宮之法造十二和樂合四十八曲八十四調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和樂其目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休和昭和祴和（音陔）正和承和豐和宣和又制文舞武舞文舞朝廷謂之九功舞武舞朝廷謂之七德舞樂用鍾磬柷敔晉鼓節鼓琴瑟筝筑竽笙簫笛篪塤錞于鐃鐸撫拍舂牘謂之雅樂唯郊廟元會冬至及册命大禮則辨其曲度章句而分始終之次焉

夾鍾宮元（大歷十四年國諱改爲）和一變　黃鍾角元和一變　太蔟徵元和一變　姑洗羽元和一變　右四曲冬至於圜丘大祭奏之以文舞六變降神替昭夏若祭五方上帝日月則黃鍾宮奏元和以文舞三變降神若其送神皆奏一變

林鍾宮順和一變　太蔟角順和一變　姑洗徵順和一變　南呂羽順和一變　右四曲夏至於皇地祇大祭

則奏之以文舞八變降神替昭夏若祭祀社稷及神州籍田則於太蔟宮奏順和以文舞三變降神若其送神皆奏一變

黃鍾宮永和三變　大呂角永和三變　太蔟徵永和二變　應鍾羽永和二變　右四曲於宗廟大祭則奏之以文舞九變降神替昭夏若四時小祭則於無射宮奏永和以文武三變神降也若送神皆奏一變

無射宮永和　夷則宮永和　蕤賓宮順和　姑洗宮順和　太蔟宮順和　黃鍾宮元和　右六曲於雩壇蜡百神各奏一變總六變以文舞降神替昭夏若送神則於黃鍾宮奏元和一變

九德之歌（宗廟登歌則奏之替昭夏若大祭則於大呂宮奏之若四時小祭則於夾鍾宮奏之）肅和（奠玉及諸郊登歌同奏之替昭夏祭祀之日懸下奏黃鍾登歌奏大呂懸下奏太蔟登歌奏應鍾）雍和（諸郊廟有司行事進俎及酌酒讀祝文徹豆奏之替咸夏）壽和（諸郊廟皇帝親行事酌酒讀祝文同奏之替咸夏）宮音（土王日祭黃帝奏黃鍾宮三變降神替舊宮音）商音（立秋日祭白帝奏太蔟商二變降神替舊商音）角音（立春日祭青帝奏姑洗角二變降神替舊角音）徵音（立夏日祭赤帝奏林鍾徵三變降神替舊徵音）羽音（立冬日祭黑帝奏南呂羽三變降神替舊羽音）凱和（諸郊廟武舞則奏之六成替舊武舞）太和（皇帝臨軒受朝入出則奏之替皇夏）舒和（王公朝會入出及諸郊送神二舞郎入出同奏之替肆夏）休和（皇帝食舉及羣臣上壽則奏之替需夏）昭和（皇帝元日上壽酒登歌奏之替舊登歌）採茨（皇帝乘輿出則奏之）祴和（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之）騶虞（皇帝大射則奏之）貍首（諸侯射則奏之）九功（殿庭朝會文舞則奏之替舊文舞）七德（殿庭朝會武舞則奏之替舊武舞）正和（皇帝入宮受朝出則奏之替房內）承和（皇太子殿軒懸受朝入出奏姑洗宮替肆夏）豐和（享先農則奏之）宣和（孔宣父廟齊太公廟奏之）漢明帝養老亦奏樂自後遂亡今郊社廟而用宮懸二舞改名易調爲與舊釋奠唯有登歌今設軒懸兩師山川並不設樂於是雅樂大備故天下靡然向風矣凡有事於太廟每室酌獻各用舞焉獻祖室用光大之舞（黃鍾宮調）懿祖室用長發之舞（黃鍾宮調）太祖室用大政之舞（太蔟宮調）代祖室用大成之舞（姑洗宮調）高祖室用大明之舞（蕤賓宮調）太宗室用崇德之舞（黃鍾宮調）高宗室用鈞天之舞（黃鍾宮調）中宗室用文和之舞（太蔟宮調）睿宗室用景文之舞（黃鍾宮調）孝敬廟用承光之舞諸太子廟用凱安之舞

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樂皆六成夾鍾宮調三成黃鍾角調一成太蔟徵調一成姑洗羽調一成共六成郊迎氣黃帝用黃鍾宮調青帝用姑洗角調白帝用太蔟商調赤帝用林鍾徵調黑帝用南呂羽調祭皇地祇神州社稷樂皆八成林鍾宮調二成太蔟角二成姑洗徵二成南呂羽二成享宗廟之樂九成黃鍾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太蔟徵三成應鍾羽二成其餘祭祀三成而已皆用姑洗之均

通典卷一百四十二終

通典卷一百四十三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樂三

十二律

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為樂聲之均吹建子之律以子為黃鍾十一月之辰名子子者孳也陽氣至此更孳益而生故謂之子也律法也隸首作數博物志曰隸首黃帝臣一說隸首算法者大撓作甲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又博物志曰容成氏造歷黃帝臣也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圜矩方權衡平准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廣於萬故一十百千萬可得而綜也丑為大呂十二月之辰名丑丑者紐也言居終始之際故以丑為名寅為太蔟正月之辰名寅寅者津也津者塗之義正月之時生萬物之津塗故謂之寅卯為夾鍾二月之辰名為卯卯茂也言陽氣至此物生孳茂也故謂之卯辰為姑洗三月之辰名辰辰者震動之義此月物皆震動而長故謂之辰巳為中呂四月之辰名巳巳者起也物至此時皆長而起也故謂之巳午為蕤賓五月之辰名午午者長也明物皆長故謂之午未為林鍾六月之辰名未未者味也言時物向成皆有氣味故謂之未申為夷則七月之辰名申申者身也言萬物皆身體而成就故謂之申酉為南呂八月之辰名酉酉者緧縮之義此月時物皆縮小而成也故謂之酉戌為無射九月之辰名戌戌者滅也言時衰滅也故謂之戌亥為應鍾十月之辰名亥亥者劾也言陰陽氣劾殺萬物故謂之亥陽管有六為律者謂黃鍾十一月之管謂之黃鍾黃鍾者是陰陽之中若天有六氣降為五味天有六甲地有五子總十一而天地之數畢矣故以六為中黃鍾者是六律之首故以黃鍾為名黃者土之色陽氣在地中故以黃為稱鍾者動也聚也陽氣滔動於黃泉聚養萬物萌芽將出故名黃鍾也太蔟太者大也蔟者湊也言正月之時萬物之生隨於陽氣蔟地而出故謂之太蔟姑洗姑之言枯洗者洗濯之義三月之時物新絜洗除其枯改柯易葉謂之姑洗亦云姑者古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古而就鮮蕤賓蕤者葳蕤垂下之義賓者敬也五月陽氣下降陰氣始起共相賓敬謂之蕤賓夷則夷平則法也七月之時萬物皆成平均結實皆有法則故謂之夷則亦云夷者傷之義言秋之時萬物始被刑法而傷其性故以為名無射射者出也言冬時陽氣上萬物收藏不復出射厭也九月之中物皆成實而無可厭惡也又云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復又隨陽而起無有終極故以為名也此六者為陽月之管謂之律律者法也言陽氣始生各有其法又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之通達陰管有六為呂者謂大呂十二月之時陽方生育之功其道廣大故謂之大呂呂者侶也言與陽為侶對

生萬物又呂者距也言陽氣欲出陰氣不許恐出爲己故距之應鍾十月之時歲功皆成應陽之功收而積聚故謂之應鍾又應者應和之義言萬物聚於上中應陽氣而動於下故謂之應鍾南呂南者任也八月之中物皆含秀懷任之象陰任陽功助陽成功之義也故謂之南呂林鍾林者茂也盛也六月之中物皆茂盛積於林野故謂之林鍾又林衆也言萬物成就種類衆盛謂之林鍾也中呂又云小呂四月之時陽氣盛長陰助功微故謂之小呂夾鍾夾者佐也二月之中物未盡出陰佐陽氣聚物而出故謂之夾鍾又夾者言萬物爲孚甲而夾至此分解所夾鍾聚而出之因以爲名此六者陰月之管謂之爲呂呂者助也所以助陽成功也所以變陰陽之聲故爲十二調調各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乃成爲樂故有十二懸之樂焉周禮春官太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六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謂之八音以合陰陽之聲者陰陽各有合也黃鍾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元枵太蔟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似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爲之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蔟之九二太蔟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上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下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者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上六下乃一終矣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也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矣凡爲樂器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爲之齊量數度度廣長也齊量量侈弇之所容也凡和樂亦如之和樂謂調故器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者一曰宮宮者義取宮室之象所以安容於物宮者土也土亦無所不容故謂之宮又宮者中也義取中和之理其餘四聲而和調之二曰商商者金也金堅強故名之亦當時物皆強堅成就之義也三曰角角者觸也言時萬物象因氣觸動而出角者木生從地而出觸動之義也四曰徵徵者止也言物盛則止象陽氣盛而止又徵者火也火生炎盛之義也五曰羽羽者舒也時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八音者八卦之音卦各有風謂之八風也一曰乾之音石其風不周乾主於石故磬音屬之其風周之不周不周者象天道盡誠無不周

二曰坎之音革其風廣莫坎主皮革故音屬之其風謂之廣莫廣者大也莫者虛無也時風體大養物於地下陽氣虛無難見之道故以廣莫為名三曰艮之音匏其風融艮主於匏故以笙竽之聲屬之其風謂之融融者明也建寅之時風養物出於地物有可明見故謂之融四曰震之音竹其風明庶震主於竹故以簫篪之音屬之其風為明庶庶者衆也言風之生物明見者衆故為明庶五曰巽之音木其風清明巽主木故柷敔之音屬之其風謂之清明清者潔也明者淨也言風生萬物皆清潔明淨故謂之清明六曰離之音絲其風景離主於絲故琴瑟之音屬之其風謂之景景者大也其風養萬物皆長大明盛也故謂之景七曰坤之音土其風涼坤主於土故塤音屬之其風謂之涼涼者陰也故謂之涼八曰兌之音金其風閶闔兌主於金故鐘音屬之其風謂之閶闔閶者倡帥之義闔者復闔之理謂時萬物將歸復於土陽倡而入陰隨而闔也故謂之閶闔月令云正月其音角謂樂器之聲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屬木以其清濁中人象也春氣和則角聲調其二月三月不見者並同正月他物倣此四月其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徵清事之象也夏氣和則徵聲調中央土其音宮聲始於宮宮數八十一屬土以其最大也七月其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秋氣和則商聲調十月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冬氣和則羽聲調樂記曰宮為君居中總四方商為臣秋義斷決角為人春物並生各以區別人之象也徵為事夏物盛故多事羽為物冬物聚也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五者君臣人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怗音昌占反懘音昌制反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彼義反注同其官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人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荒猶散也陂傾也書曰王耄荒易曰無平不陂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志微意細也吳公子札聽鄭風而曰其細已甚弗堪也簡節少易也奮末動使四支也賁讀為憤憤怒氣充實也春秋傳曰血氣狡憤肉肥也狄滌往來疾貌濫僭差也此皆民心無常之效也肉或為潤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為本以其聲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篪或為簨簴鞉徒刀反椌苦江反楬苦八反壎音喧篪音池然後鐘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鐘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

武君子聽鐘聲則思武臣（號令所以警衆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橫音光浪反）石聲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言磬聲清響能明別於節義也）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謂廉隅）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濫猶攬也會猶聚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聞讙囂則人意動作）君子之聽音聲非徒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所合之也（合成己之志意也）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

伏羲氏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冬日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已前但有五音此二者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音五聲為正二聲為變變者和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者謂日有五故聲亦有五日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是五行合為五日五聲之音生於日也律生於辰者十二律出於十二辰子為黃鍾之類是也餘已見上文）漢書云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至崑崙之陰取竹生於嶰谷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為黃鍾之管因制十二管吹以准鳳鳴而定律呂之音用生六律六呂之制以候氣之應而立宮商之聲以應五聲之調鳳有雌雄鳴亦不等故吹陽律以候於鳳吹陰律以擬於皇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聲六律旋相為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為均八音相生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為十二律旋相為宮若黃鍾之均（以黃鍾為宮黃鍾下生林鍾為徵林鍾上生太蔟為商太蔟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角此黃鍾之調也姑洗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若大呂之均（以大呂為宮大呂下生夷則為徵夷則上生夾鍾為商夾鍾下生無射為羽無射上生中呂為角此大呂之調也中呂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太蔟之均（以太蔟為宮太蔟下生南呂為徵南呂上生姑洗為商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太蔟之調也蕤賓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夾鍾之均（以夾鍾為宮夾鍾下生無射為徵無射上生中呂為商中呂上生黃鍾為羽黃鍾正律之聲長非商三分去一之次此用其子聲為羽也黃鍾下生林鍾為角林鍾子聲短非中呂為商之次故還用林鍾正管之聲為角夾鍾之調有四正聲一

[illegible]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羽是三分去一之次太呂下生夷則為角夷則子聲短非蕤賓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還用其聲為角此為姑洗之調亦正聲四子聲一也

中呂之均以中呂為宮中呂上生黃鐘為徵正聲長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徵是其三分去一之次黃鐘下生林鐘為商林鐘子聲短非中呂為宮之次故還用正聲為商林鐘上生太蔟為羽太蔟正聲長非林鐘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也太蔟下生南呂為角此中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

蕤賓之均以蕤賓為宮蕤賓上生大呂為徵大呂下生夷則為商夷則上生夾鐘為羽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為羽之次故用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鐘上生無射為角子聲短非夷則為商之次還用正聲為角此蕤賓之調亦二子聲三正聲也

林鐘之均以林鐘為宮林鐘上生太蔟為徵太蔟正聲長非林鐘為宮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亦是徵三分去一之次太蔟下生南呂為商南呂上生姑洗為羽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為羽之次故用子聲亦是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鐘為角應鐘子聲短非南呂為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為角此林鐘之調亦子聲二正聲三也

夷則之均以夷則為宮夷則上生夾鐘為徵夾鐘正聲長非夷則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夾鐘下生無射為商子聲短非夷則為商之次故還用正聲為商無射上生中呂為羽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鐘為為角黃鐘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為角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夷則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

南呂之均以南呂為宮上生姑洗為徵姑洗正聲長非南呂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姑洗下生應鐘為商應鐘子聲短非南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正聲為商應鐘上生蕤賓為羽蕤賓上生大呂為角大呂正聲長非應鐘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蕤賓上生大呂為角正聲長非應鐘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亦是三分去一之次此南呂之調正聲二子聲三也

無射之均以無射為宮無射上生中呂為徵中呂正聲長非無射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亦是三分去一之次中呂上生黃鐘為商黃鐘正聲長非無射為宮之次故用子聲為商亦是其宮之次黃鐘下生林鐘為羽林鐘正聲長非黃鐘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羽林鐘上生太蔟為角太蔟正聲長非黃鐘為商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無射之調正聲一子聲四也

應鐘之均以應鐘為宮應鐘上生蕤賓為徵蕤賓正聲長非應鐘三分去一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徵蕤賓上生大呂為商大呂正聲長非應鐘為宮之次故用子聲為商大呂下生夷則為羽夷則正聲長非蕤賓為徵之次故用子聲為羽夷則上生夾鐘為角夾鐘正聲長非大呂為商之次故用子聲為角此應鐘之調亦正聲一子聲四也

此謂迭為宮商角徵羽也若黃鐘之律自為其宮為夾鐘之羽為中呂之徵為夷則之角為無射之商此黃鐘之五聲也大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姑洗之羽為蕤賓之徵為南呂之角為應鐘之商此謂大呂之五聲也太蔟之律自為其宮為中呂之羽為林鐘之徵為無射之角為黃鐘之商此謂太蔟之五聲也夾鐘之律自為其宮為蕤賓之羽為夷則之徵為應鐘之角為大呂之商此為夾鐘之五聲也中呂之律自為其宮為夷則之羽為無射之徵為大呂之角為夾鐘之商此謂中呂之五聲也蕤賓之律自為其宮為南呂之羽為應鐘之徵為太蔟之角為姑洗之商此謂蕤賓之五聲也林鐘

之律自爲其宮爲無射之羽爲黃鍾之徵爲夾鍾之角爲中呂之商此謂林鍾之五聲也夷則之律自爲其宮爲應鍾之羽爲大呂之徵爲姑洗之角爲蕤賓之商此謂夷則之五聲也南呂之律自爲其宮爲黃鍾之羽爲太蔟之徵爲中呂之角爲林鍾之商此謂南呂之五聲也無射之律自爲其宮爲大呂之羽爲夾鍾之徵爲蕤賓之角爲夷則之商此謂無射之五聲也應鍾之律自爲其宮爲太蔟之羽爲南呂之徵爲林鍾之角爲姑洗之商此謂應鍾之五聲也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者也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五聲十二律起於黃鍾之氣數黃鍾之管以九寸爲法度其中氣明其陽數之極故用九自乘爲管絃之數九九八十一數管數多者則下生其數少者則上生相生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以本起三才之數也又生取之數不出於八以本法八風之義也宮從黃鍾而起下生得八爲林鍾上生太蔟亦復依八而取爲商其增減之數以三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三分宮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一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以爲徵故徵數五十四也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則分各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則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去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爲羽故羽數四十八羽生角三分羽數四十八則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爲角故角數六十四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聲本制唯以宮商角徵羽各得上下三分之次爲聲其十二律相生之法皆以黃鍾爲始黃鍾之管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仍得一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之管六寸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之管八寸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之管五寸三分寸之一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之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之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之管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分寸之二百四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之管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之管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爲七寸分寸之一千七十五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之管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無射上生中呂無射之管長六寸萬七千六百八十三分寸萬二千九百七十四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中呂之法

又制十二鍾準為十二律之正聲也鳧氏為鍾（鄭元云官有代功若族有代業則以氏名官也）以律計自倍半半者準半正聲之半以為十二子律制為十二子聲比正聲為倍則以正聲於子聲為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為半但先儒釋用倍聲自有二義一義云半以十二正律為十子聲之鍾一義云從於中宮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半之以為子聲之中其為半正聲之法者以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為均子聲則四寸半黃鍾下生林鍾之子聲（三分去一故林鍾子聲律三分）林鍾上生太蔟之子聲（三分益一太蔟子聲之律四寸）太蔟下生南呂之子聲（三分去一南呂子聲之管長二寸三分寸之二）南呂上生姑洗之子聲（三分益一姑洗律長三寸九分寸之五）姑洗下生應鍾之子聲（三分去一應鍾子聲之律長二寸二十七分寸之十）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三分益一蕤賓子聲之律三寸八十一分寸之十三）蕤賓下生大呂之子聲（三分去一大呂子聲之律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一）大呂上生夷則之子聲（三分益一夷則子聲之律長二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五百九十）夷則下生夾鍾之子聲（三分去一夾鍾子聲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夾鍾上生無射之子聲（三分益一無射子聲之律二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三千二百六十二）無射下生中呂之子聲（三分去一中呂子聲之律三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二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遷長於中呂）此半正聲法其半相生之法者以正中呂之管長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中呂上生黃鍾（三分益一得八九五萬九千四十寸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為黃鍾）黃鍾下生林鍾三分去一遞以六生所得林鍾之管寸數半之以為林鍾子聲之管以次而為上下相生終於中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各以為子聲之律故有正聲十二子聲十二分大小有二十以為二十四鍾通於二神迭為五聲合有六十聲卽為六十律其正管長者為均之時則通自用正聲五音正管短者為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為五音亦皆三分益一減一之次還以宮商角徵羽之聲得調也

歷代製造漢　魏　晉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歷 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蓋掌音律也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元成等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 又造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中央一絃下有尺分寸六十律之節史官傳之至後漢建武之後不能定其絃緩急矣王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有百餘人令劉歆領之造銅律其所制與房不殊

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郎中令鑄銅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作亦爲時人見知夔令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魏武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爲精而玉之謬也明帝青龍中鑄大鐘高堂崇諫曰夫禮樂者爲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凰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是以政平形措和之至也新舂發鑾商辛以隕大鐘既鑄周景以死存亡之機恆由此作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焉

晉張華荀勗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短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皆各用蕤賓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定也因宮穴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定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穴疏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勗爲暗解 初勗常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未諧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 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識勗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勗自以爲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爲異己乃出咸爲始平相後有田夫耕於野得周玉尺勗以校己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伏咸之妙復徵咸歸

梁武帝天監元年下詔博採古樂竟無所得帝既素

善音律詳悉舊事遂自制立四器名之爲通通受聲亮廣九寸直長九尺臨岳高寸二分每通施三絃一曰元英通應鍾絃用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强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蔟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二寸一分强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百九十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强林鍾絃用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分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三分大强無射絃用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九分强因以通聲轉推用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爲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蔟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攷古夾鍾玉律并周代古鐘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旋以七聲莫不和韻　陳山陽太守毛爽習京房候氣術陳亡祖孝孫學之於爽周歲之日日異其律冬至之日以黃鍾爲宮林鍾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鍾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隨月異宮匝歲而復　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至後漢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儒在江左之日頗受琴又常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不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歷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

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少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宜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至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謂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羽角徵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序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林鍾為徵則一任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仲儒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下柱有高下絃有麤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房準九尺之內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為於準一寸之內亦為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為二千分又為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常準尺分之內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準

平面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麤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即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爲主清調商爲主平調以角爲主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如錦繡自上代以來消息調准之方並史文所略出仲儒愚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平仲儒尋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急緩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掌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尋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瞻足正可麤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寅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尠或通曉仲儒雖麤述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製造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　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　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常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祇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即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即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即角聲也

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即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即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即羽聲也七曰俟利簁華言斛牛聲即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蔟林鍾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十二以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為宮乃用黃鍾為宮應用南呂為商乃用太蔟為商應用應鍾為角乃取姑洗為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明其指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並立議正之有萬寶常者妙通鍾律徧解六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樂可否對曰此亡國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樂聲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請以水尺為律以調樂器上遂從之遂造諸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並撰六樂譜十四卷論八音旋相為宮之法改絃移柱之變為八十四調百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聲時人以周禮有旋宮之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通見寶常時創其事皆哂之至是試令為之應手成曲無所凝滯見者莫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紀其聲雅淡不為時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太子洗馬蘇夔駮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為七調七調之作所出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為天始林鍾為地始太蔟為人始是為三始姑洗為春蕤賓為夏南呂為秋應鍾為冬是

為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為七今若不以二變為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於是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府黃鍾乃以林鍾為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呂為變徵乖相生之道今請雅黃鍾宮為調首清樂去小呂還用蕤賓為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為之以為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問推為儒首帝素不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為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為宮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譯唯取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簨簴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究音律寶常又修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璧翣殷之崇牙懸八用七盡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竟為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為案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案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於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飛灰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為和氣灰全出為猛氣吹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

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初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當時四海全盛聞其言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饑餒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初有盧賁蕭吉並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機去寶常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金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正雖公議不服然皆謂以爲神煬帝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令言之子常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變色急呼其子曰此曲興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　大唐高祖受禪後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正月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樂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情設教以爲撙節治之興替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此樂陳之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之將亡也爲伴侶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也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懽者聞之卽大悅憂者聞之卽大悲悲悅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人悅者悲乎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其聲且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業雜用吳楚之音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而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祭圜丘以黃鍾爲宮郊朝方澤以林鍾爲宮宗廟以太蔟爲宮五郊廟賀享宴則隨月用律爲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唯扣七鍾餘五鍾虛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扣鍾皆徧無復虛懸也凡祭天神奏元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

奏雍和皇帝祭饗酌酒讀祝文及飲福酒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禮旋宮之義亡絕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為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為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惟用其七餘有五鍾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為宮黃鍾為角太簇為徵姑洗為羽奏元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皇地祇方丘以函鍾為宮太簇為角姑洗為徵南呂為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禘祫宗廟以黃鍾為宮大呂為角太簇為徵應鍾為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上帝黃鍾為宮奏元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元和順和永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鍾為宮奏元和之曲神州社稷籍田並以太簇為宮雨師以姑洗為宮山川以蕤賓為宮並奏順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為宮饗先妣以夷則為宮奏永和之曲大饗讌會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食舉以月律為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皇帝大射奏騶虞之曲並以姑洗為宮皇太子奏狸首之曲皇太子軒懸姑洗為宮奏永和之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鍾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鍾凡黃鍾蕤賓為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為宮其樂八變太簇夷則為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為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為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鍾為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終上公九終侯伯七終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然後樂教大備（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試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二枚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在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未半里馬驚墜殆死常觀人迎婦聞婦玉聲曰此婦人不利姑是日姑有疾竟亡其知音皆此類也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亦之夔弼皆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

於夔欲以樂不和爲之罪雖扣鐘聲使夔闇辨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又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爲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錯磬數處而去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此應僧大喜疾亦愈前上巳三年十一月敕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祠享皆將陳設自今以後圓丘方澤太廟祀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乾元元年三月肅宗以太常舊鐘磬自隋以來所傳五聲或有錯差謂太常少卿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鐘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內定太常進入上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二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又於內造樂章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三終

通典卷一百四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樂四

權量虞　漢　魏　隋　大唐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弍遵斯制秦滅學之後紛綸莫定　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絫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子北方北方黑謂黑黍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鍾之長（黃鍾九寸）一謂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也位於北方太陰為智為水水曰潤下智者謀謀而深故為權北方之義也大小有准輕重有數各應其象五權謹矣　魏初杜夔造斛餘周禮所謂嘉量也深尺方尺實一鬴（音輔）臀一寸實一豆耳三寸實一升重一鈞聲中黃鍾晉氏播遷亡其彝量　隋制前代三升當今一升三兩當今一兩一尺二寸當今一尺　大唐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秤尺升合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於樂署至武延秀為太常卿以為奇翫以

律與古玉斗升合獻爲開元十七年將考宗廟樂有司請出之敕惟以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今正聲有銅律三百五十六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斛左右耳與臀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銘云大唐貞觀十年歲次元枵月旅應鍾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協律郎張文收奉敕修定秤盤銘云大唐貞觀秤同律度量衡匣上有朱漆題秤尺二字尺亡其跡猶存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皆三之一斛一秤是文收總章年所造斛正圓而小與秤相符也

金一 鍾 棧鍾 鎛 錞于 鐃 鐲 鐸 方響 銅鈸 銅鼓

鍾世本云黃帝工人垂所造山海經云炎帝之孫鼓延始爲鍾又禮記云垂之鐘鄭元云垂堯時鍾工未知孰是周禮冬官考工記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鍾口兩角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此四名者鍾體也鄭衆云于鍾脣之上祛也鼓所擊處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此二名者鍾柄也甬並音勇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衆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鄭元云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謂之景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鄭衆云枚鍾穴乳也鄭元云今時鍾乳挾鼓與舞每處有九四面三十六于上之㩎謂之隧㩎所擊之處㩎敝也隧在鼓中窒而生光有似夫隧㩎音靡又莫賀反窒音烏華反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修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分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銑徑之六與舞修相應舞修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修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其銑之形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間者亦爲從篆以分之鉦間亦當六今時鐘或無鉦間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并衡數也以其甬長爲之圜參分其圜去一以爲衡圍衡居甬上又小參分其甬長二在上一在下以設其旋今衡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半當甬之中央是其正鍾已厚則石太厚則聲不發已薄則播太薄則聲散侈則柞側柏反弇則鬱聲不舒揚長甬則振鍾掉則聲不正掉音徒弔反是故大鍾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爲之厚小鍾十分其鉦間以其一爲之厚言若此則不石不播鼓鉦之間

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鼓外鉦外則近之外二鉦外一鼓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淺則躁躁則易竭也聞音問下同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深則安安難息為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厚鐘厚也深謂窐之也其窐圜爾雅曰大鐘曰鏞中者曰剽音漂小者曰棧春秋左氏傳曰景王將鑄無射無射鐘名律中無射伶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伶樂官也州鳩其名夫樂天子之職也職所主也夫音樂之輿也樂因音而行也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以發也天子省風以作樂省風俗作樂以移之器以鐘之鍾聚也以器聚音也輿以行之樂須音而行也小者不窕窕細不滿也窕音他刁反下同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也槬音戶化反下同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感不充滿人心也感音戶暗反下同槬則不容心不容也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不堪其能久乎　棧鐘東晉初得則爾雅所謂鐘小者棧也小而編次之曰編鐘　鎛如鐘而大按前代有大鐘若周之無射非一皆謂之鐘　錞于古禮器也錞音淳圜如碓頭大上小下周禮以金錞和鼓宋史云今人間猶時有其器則宋非朝廷所用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錞于獻始興王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二尺四寸圓如筩音動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芒當心跪注錞于以手震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後周平蜀得之斛斯徵觀曰錞于也依干寶周禮注驗之如其言也　鐃如編鐘而無舌有柄搖之以止鼓漢鼓吹曲有鐃歌釋名曰鐃聲鐃鐃也　鐲鉦也形如小鐘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為金鐲節鼓近代有如大銅疊縣而擊之以節鼓呼曰鉦　鐸大鈴也周禮以金鐸通鼓三禮圖云其匡以銅為之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　方響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類也方響以鐵為之修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鐘磬人間所用者纔三四寸　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圓數尺或謂齊穆王素所造　銅鼓鑄銅為之虛其一面覆而擊其上南夷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

豪家則有之大者廣丈餘（西戎有吹銅角者長可二尺形如角）

石二　磬　磬

磬世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句作磬（古史考曰堯時人也禮記曰叔之離磬）周禮冬官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矩有半（必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一矩有半觸其弦則磬之倨句也磬之制有大小假此矩以定倨句非用其度耳）其博為一（博謂股博也博廣也）股為二鼓為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為鼓博以其一為之厚（鄭衆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也鄭元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厚一寸）已上則摩其旁（鄭衆云磬聲太上則摩鑢其旁鄭元謂大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已下則摩其耑（已下聲濁也短而厚則清）磬師掌教擊磬（教視瞭也磬亦編如鐘）教縵樂燕樂之鐘磬（鄭元云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不學操縵不能安絃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二樂皆教其鐘磬）㲈（虛嬌反）爾雅云形似犁錧以玉石為之書云泗濱浮磬泗濱石可為磬近代出華原也

土三　埙　缶

埙（許袁反）世本云暴辛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周畿內有暴國豈其時人乎（宋均曰爲埙久矣此掌其官也）爾雅曰燒土為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秤錘六孔小者如雞子大者曰嘂（音叫）缶說文曰瓦器也所以盛酒漿秦人鼓之以節歌也爾雅云盎也坎其擊缶（澠池會秦王為趙王擊缶是也李斯云擊甕扣缶者秦之聲也）

革四　鼓　齊鼓　擔鼓　羯鼓　都曇鼓　毛員鼓　荅臘鼓　雞樓鼓　正鼓　節鼓　撫拍　雅

鼓世本云夷作鼓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搖之曰鼗周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軍旅以正田役（音聲五聲合和者）教為鼓而辨其聲用（教為鼓教擊者大小之數又別其聲而用事也）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鼓神祀祀天神也）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鼓社祭地祇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鼓也鬼享享宗廟也）以鼖鼓鼓軍事（鼖鼓長八尺鼖音扶雲反）以鼛鼓鼓役事（鼛鼓長丈二尺鼛音古刀反）以晉鼓

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奏謂樂作擊編鐘）冬官考工記韗人爲皐陶（鄭衆云韗書或爲鞠皐陶鼓木也鄭鞠從革耳韗音運鞠音陶）長六尺有六寸左右端廣六寸中尺厚三寸（板中廣頭狹爲穹隆鄭衆云謂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如此乃得有腹）穹者三之一（鄭衆云穹讀爲志無空邪之空謂鼓木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鄭元讀如穹蒼之穹穹者居鼓面三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此鼓合十二版也）上三正（鄭衆云謂兩頭一平下央一平鄭元謂三讀當爲參正直也參直者穹上一直兩端又直各居二尺二寸不邪曲也此鼓兩面以六鼓差之賈侍中云晉鼓大而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大鼓謂之鼖鼖鼓鼓軍事鄭衆云鼓四尺謂革所蒙者廣四尺）爲皐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皐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鼖鼓同以磬折爲異）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啓蟄孟春之中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乃所以取象冒蒙鼓以革也）革鼓瑕如積環（革謂急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音問下同）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禮記云夏后之鼓足殷楹鼓周懸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懸懸之簨簴詩殷頌曰植我鼗鼓周頌曰應棟懸鼓棟以刃反）應鼓在大鼓側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鞀（音桃）大鞀謂之鞞月令仲春修鞀鞞是也然則鞀鞞卽鼗類也（帝王世紀曰帝嚳命垂作鞞）又有鼉鼓焉近代有腰鼓大者瓦小者木皆廣首而纖腹 齊鼓如漆桶大頭設齊於鼓面如麝臍故曰齊鼓 擔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 羯鼓正如漆桶兩頭俱擊以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之兩杖鼓 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槌擊之 毛員鼓似都曇而稍大 荅臘鼓制廣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俗謂之揩鼓 雞樓鼓正圓而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 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 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節不知誰所造傅元節賦云鐄鐘唱歌九韶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此則所從來亦遠矣（鐄音橫）撫拍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也 雅周禮春官笙師掌教應雅以教祴樂（教教祴夏也鄭衆曰雅狀如漆桶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革鞔之有兩紐疏畫之賈公彥云長疏而畫之賓醉而出奏祴夏以此器築地爲之行節明不失禮祴鼓來反）

絲五 琴 瑟 筑 箏 琵琶 阮咸 箜篌

琴世本云神農所造琴操曰伏羲作琴所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大絃爲君寬和而溫小絃爲臣清廉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琴操曰廣六寸象六合也又上曰池言其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一絃琴十有二絃柱如琵琶擊琴柳惲所作惲嘗爲文詠思有所屬搖筆誤中琴絃因爲此樂以管承絃又以片竹約而束之使絃急而聲亮舉以擊之以爲節曲楊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爲少宮少商說者不同又琴之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定爾雅曰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今無其器齊桓公曰號鐘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綠綺伯喈曰焦尾而傅元琴賦云非伯喈也一云焦尾蔡邕琴

瑟世本云庖羲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爾雅曰大瑟謂之灑禮圖舊云雅瑟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易通卦驗曰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鐘之琴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琴用桑木五尺七寸槐取氣上也桑取氣下也

筑不知誰所造也史籍唯云高漸離善擊筑漢高祖過沛所擊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似箏細項按今制身長四尺三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頭七寸五分上闊七寸五分下闊六寸五分

箏秦聲也傅元箏賦序曰代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柱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能關思哉今清樂箏並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彈箏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

琵琶傅元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爲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敘也柱十有二配律呂也四絃法四時也以方俗語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也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爲名釋名曰推手前曰批引手却曰把杜摯曰秦苦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鼓之並未詳孰

實其器不列四廂今清樂奏琵琶俗謂之秦漢子圓體修頸而小疑是絃鼗之遺制傳元云體圓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銳下曲項形制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蓋謂通用秦漢之法梁史稱侯景之害簡文也使太樂令彭雋齎曲項琵琶就帝飲則南朝似無曲項者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舊彈琵琶皆用木撥彈之大唐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搊琵琶者是也風俗通所謂以手琵琶之知乃非用撥之義豈上代固有搊之者（手彈法近代已廢自裴洛兒始爲之） 阮咸亦秦琵琶也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朗於古墓中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同因謂之阮咸咸世實以善琵琶知音律稱（蒯朗初得銅者時莫有識之太常少卿元行沖曰此阮咸所造乃令匠人改以木爲之聲甚清雅） 箜篌漢武帝使樂人侯調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宋孝武大明中吳興沈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懷遠亡其器亦絕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今按其形似瑟而小絃用撥彈之如琵琶也 豎箜篌胡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二絃豎抱於懷中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鳳首箜篌頸有軫

木六 柷敔 舂牘 拍板

柷敔不知誰所造樂記曰聖人爲椌楬（謂柷敔也椌苦江反楬苦八反）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旁開孔內手於中擊之以舉樂 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碎竹以擊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 舂牘周制舂官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虛中如筩無底舉（鄭衆曰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髤畫以兩手築地應長六尺五寸賓醉而出以節之髤許牛反） 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節睢陽操用舂牘後代因之

拍板長闊如手重十餘枚以韋連之擊以代抃抃擊其節也情發於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聲以節舞龜玆伎人彈指爲歌舞之節亦抃之意也

匏七　笙　竽

笙世本云隨作笙不知其何代人也禮記曰女媧之笙簧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鳳之身列管匏內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大笙謂之簧小笙謂之和詩傳云吹笙則簧鼓矣蓋笙中之簧也周禮春官大司樂笙師掌教龡竽笙鄭衆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教之視瞭也龡音吹爾雅曰笙十九簧者曰巢十三簧者曰和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耳釋名曰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竹母曰匏以匏爲之故曰匏　竽亦笙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荆梁之南尚仍古制南蠻笙則是匏其聲甚劣

竹八　簫　管　篪　七星　篴　笛　篳篥　笳　角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爾雅曰編二十三管長一尺四寸者曰䇾音言十六管長尺二寸者曰筊音交凡簫一名籟前代有洞簫今無其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邕時無洞簫矣　管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大者曰簥音嬌中者曰篞乃結反小者曰篎音妙古者以玉爲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邕章句曰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說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詩云嘒嘒管聲周禮孤竹之管於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之管於宗廟奏之鄭元云孤竹竹特生者也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　篪世本云暴新公所造舊志云一曰管非也雖不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琯則是已有此器新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大篪謂之

沂音銀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胡吹非雅器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詩云仲氏吹篪 七星不知誰所作其長盈尋 籥不知誰所作按禮記葦籥伊耆氏之樂則伊耆氏已有籥矣周禮有籥師掌教國子秋冬吹籥歷代文舞之樂所執羽籥是也詩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短小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產中者曰仲小者曰箹中音丁仲反箹音握 笛馬融長笛賦此器起於近代出於羌中京房備其五音又稱邱仲主其事不言所造風俗通曰邱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武帝時人後更有羌笛二說不同未詳孰實今橫笛去觜其加觜者謂之義觜笛橫笛小吹鼓也漢靈帝好胡笛宋書云有胡笛小篪出於胡吹郎謂此歟胡吹歌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路旁兒此歌詞元出於北國知橫笛是北名也 篳篥本名悲篥出於胡中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一名笳管以蘆爲首竹爲管 笳杜摯有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晉先蠶儀注車駕住吹小箛發吹大箛箛即笳也古有胡笳漢舊筝笛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 角書記所不載或出羌胡以驚中國馬馬融又云出吳越

八音之外又有三

一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似篳篥也 二貝大蠡也容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 三葉銜葉而嘯其聲清震橘柚尤善或云卷蘆葉爲之形如笳首也

樂懸周 漢 魏 宋 梁 隋 大唐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凡樂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叩聽其聲具陳次以知完不 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樂懸謂鍾磬之屬懸於筍虡者鄭衆云宮懸四面軒懸去其一面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形曲春秋傳曰請曲懸繁纓以朝諸侯之禮元謂軒懸去南面避王也判懸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懸懸之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 凡懸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鍾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虡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爲之肆半

之者謂諸侯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懸鐘東懸磬士亦半天子之士懸磬而已鄭衆云以春秋傳曰歌鐘二肆故孔子之堂闕金石之音魏絳之家有鐘磬之樂　漢丞相田蚡扶粉反前庭羅鐘磬置曲旃光武又賜東海恭王鐘簴之樂卽漢代人臣尚有金石樂漢樂歌云高張四懸神來燕饗謂宮懸也漢儀云高廟撞千石之鐘十枚卽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簴也鐘當十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者皆言漢代不知用宮懸按漢章和代竇用旋宮漢代羣儒備言其義牛弘祖孝孫所由準的知漢代之樂爲最備矣後漢則亡矣　魏杜夔修雅樂稍備遭晉喪亂江左金石不具本史云至孝武帝太元中破苻堅獲樂工楊蜀等正四廂樂金石始備　宋文帝元嘉中鐘宗之更調金石十四奚縱之又改之晉及宋齊懸鐘磬大準相似皆十六架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鐘衡大於鎛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鎛鐘太蔟之宮東方西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面起南所次皆如黃鐘之宮設建鼓於四隅懸內四面各有柷敔諸家著晉史者皆言太元四年四廂金石大備其實樂府止有黃鍾姑洗蕤賓太蔟四格而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焉在　梁去衡鐘十二鎛鐘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鐘則設編磬各一簴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用之　隋參用儀禮及尙書太傅爲宮懸陳布之法北方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林鍾次之大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蔟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南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黃鍾次之蕤賓次之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大射則徹北面而加鉦鼓又准儀禮宮懸四面設鎛鐘十二簴各依辰位又甲丙庚壬各設鐘一簴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簴共爲二十簴其宗廟殿庭郊丘社並同樹建鼓於四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爲均四廂同作蓋取毛

詩傳曰四懸皆同之義古者鎛鐘據儀禮擊為節檢而無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聲韻克諧　大唐潛蓬萊宮成充庭七十二架武后遷東都乃省之皇后庭諸后廟及郊祭立二十架同舞八佾先聖廟及皇太子朝廟並九架舞六佾懸間設柷敔各一柷於左敔於右錞于撫拍頓相鐃鐸次列於路鼓南舞人列於懸皆登歌二架登於堂上兩楹之前編鐘在東編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殿庭加設鼓吹於四隅燕享陳清樂西涼樂架對列於左右廂設舞筵於其間舊皇后庭但設絲管隋大業尙侈始置鐘磬猶不設鎛鐘以鎛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不革開元中大樂曲制凡天子宮懸太子軒懸之樂鎛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簴（宗廟與殿庭同郊丘社稷則二簴而別去編鐘磬各二簴）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鎛鐘在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四隅建鼓左柷右敔又設笙竽笛簫篪塤繫於編鐘之下偶歌琴瑟箏筑繫於編磬之下其在殿庭前則加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羽葆之鼓大鼓金錞歌簫笳置於其上焉又設登歌鐘簴鼓琴瑟箏筑於堂上笙笳簫篪塤於堂下（宮懸登歌工人皆介幘朱連裳革帶烏皮履鼓人及階下工人皆武弁朱褠衣革帶烏皮履若在殿庭加白練褡襠白布襪鼓吹工人亦如之）軒懸之樂去其南面鎛鐘編鐘編磬各三凡九簴設於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亦如之餘如宮懸之制凡宮懸軒懸之作奏二舞以為眾樂之容一曰文舞二曰武舞宮懸之舞八佾軒懸之舞六佾文舞之制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以引之（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廟服委貌冠元絲布大袖白練領褾白紗中單絳領褾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其執纛人衣冠各同文舞謂之九功）武舞之制左執干右執戚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四人持金錞二人奏之二人執鐃以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廟平冕餘同文舞若供殿庭服武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布大袖裲襠甲金飾白練褡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布鞾其執旌人衣冠各同當色舞人餘同工人也武舞謂之七德）凡鐘簴飾以崇牙旒蘇樹羽宮懸每架則金五博山軒懸則金三博山鼓承以花趺覆以華

蓋樂懸橫曰簨豎曰虡飾簨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鍾簨以鷙獸磬簨以鷙鳥上則樹羽旁懸旒蘇周制也懸以崇牙殷制也飾以博山後代所加也凡樂器之飾天地之神尙赤宗廟及殿庭尙彩東宮亦用赤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鼓餘與宮懸之制同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及殿庭用玉凡有事於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靈鼓靈鼗宗廟及禘祫用路鼓路鼗皆建於宮懸之內凡有大燕會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有景雲之舞慶善樂之舞破陣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其十部所用工人樂器在清樂及四方樂中備每先奏樂三日太樂令宿設懸於庭其日率工人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

通典卷一百四十四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樂五

歌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者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其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說文曰詠歌也從言永聲也爾雅曰徒歌謂謠齊歌也　虞書曰九功惟序九序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以勸之使致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又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因庶尹允諧故作歌以戒之安不忘危也敕正也奉天命以臨民惟政在順時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皋陶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乃賢以成其美賡音加孟反）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怠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以申戒）帝王世紀曰舜恭己無為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　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音（昔有娀氏二女居九成臺天帝使鷰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視之鷰遺二卵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歌始為北音夏后孔甲游於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冥迷入人室主人方乳或曰后來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后乃取以歸曰以為我子誰敢殃之後析橑斧破斷其足孔甲曰嗚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王南征殞於漢中王右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周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處作歌始為西音此蓋四方之歌也）夏太康失道畋游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　周禮春官太師祭祀帥瞽登歌小師掌教絃歌（教謂教瞽矇出音絃謂琴瑟歌依詠詩也）樂師帥學士而歌徹（徹於有司徹而歌詠也）樂記師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

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鉤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有如此事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注云匏笙也）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引其聲也嗟歎和續之也不知手足舞蹈懽之至也）

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遂留不去以卒其業

又有韓娥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去也又過逆旅人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韓娥還復爲曼聲長歌衆皆喜躍抃舞不能自禁非向之悲也乃厚賂遺之故雍門之善歌哭卽韓娥之遺聲也（許愼曰曼聲長聲也）

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人皆化齊人緜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

漢有虞公善歌能令梁上塵起武帝時李延年善歌爲協律都尉

但歌四曲自漢代無絃節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稱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

齊有朱顧仙善聲讀曲齊武朱子尙又善歌二人遂俱蒙厚賚

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爲樂令精解聲律初改四曲別江南上雲樂內人王金珠善歌吳聲四曲又製江南歌當時妙絕今斯宣達選樂府少年好手進內習學吳弟安泰之子又善歌次有韓法秀又能妙歌吳聲讀曲等古今獨絕

大唐貞觀中有尙書佽貴和妾名麗音特善唱行天清暢舒雅合嚼姿態有喉牙吐納之異後改號方等女亦傳其母伎方等卒後有郝三寶亦善歌行天有人引三寶歌之諸女隔簾聽之發聲便笑三寶初不知怒曰亦堪女郎終身倣效何忽嗤笑女曰上客所爲殊有乖越請一聽之始發一聲三寶便拜伏曰眞方等聲也誠遠所不及也

雜歌曲

白雪周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謂之三調大唐顯慶二年上以琴中雅樂古人歌之近代以來此聲頓絕令所司臨習舊曲至三年十月太常寺奏按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者臣今准勑依琴中舊曲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白雪歌辭又樂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奏和雪詩十六首以為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付太常編於樂府　明君漢曲也漢宣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以待詔王嬙配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為作此歌晉石崇妓綠珠善舞以此曲教之而自製新歌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英晉文王諱昭故晉人謂之明君

相和漢舊曲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夜宿為十七曲朱生宋識列和等復合之為十三曲　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已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類是也（魏晉之代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素彈箏朱生善琵琶尤發新聲故傅元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代越古今而無儷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　鳳將雛漢代舊歌曲也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及言鳳將雛然則鳳將雛其來久矣特由聲曲訛變以至於此矣　碧玉歌者晉汝南王妾名寵好故作歌之　懊儂歌石崇綠珠所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及東晉隆安初人間訛謠之曲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齊高帝謂之中朝歌　子夜歌者有女子曰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帝太元中瑯琊王軻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章郡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為章郡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此時以前人也　長史變者晉司徒左長史王廞臨

敗所製　阿子歌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童子輩或歌於道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又呼歡聞否以爲送聲後人演其聲以爲此二曲宋齊時用莎乙子之語稍訛異也　桃葉歌者晉王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作歌

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充所製也　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爲魯軌所殺宋武帝使內直督護丁旿五音收殮殯之逵之妻帝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歌是宋武帝所製云督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面斷行旅

讀曲歌者宋人爲彭城王義康所製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四弟　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章郡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爲文帝所怪徵還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聲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窗不開烏夜啼夜夜憶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辭曰歌舞諸年少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　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名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羣少歌謠通暢因作此曲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樓中美年少出入見依投

莫愁樂者出於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中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　襄陽樂者劉道彥爲襄陽太守有善政百姓樂業人戶豐贍蠻夷順服悉緣沔而居由此有襄陽樂歌也隋王誕作襄陽樂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刺史夜聞羣女歌謠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也其歌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隄曲隄上諸女兒花豔驚郎目　壽陽樂者南平穆王爲荊河州作也

棲烏夜飛者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荊州來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云日落西山還去來

三洲歌者諸商客數由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又因三洲曲而作采桑　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布衣時常游樊鄧登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昔經樊鄧後假楫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啟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敕歌者常 為感憶之聲梁改其名為商旅行　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內及長為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所歡語訛遂成楊叛兒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鑪　襄陽蹋銅蹄者梁武西下所作也沈約又作其和　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辭所謂哀思之音不合中和梁武因之改辭無邪句　常林歡者蓋宋梁間曲宋代荊雍為南方重鎮皆王子為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為樂土故宋隨王誕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曰宜城投音豆酒今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在荊山北荊州有長林縣江南謂情人為歡常長聲相近蓋樂人誤長為常　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所造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為詩太樂令何胥采其尤輕豔者以為此曲　驍壺者蓋是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投壺有躍矢為驍壺是也　汎龍舟煬帝幸江都宮所作又令太樂令白明達造新聲期萬歲樂藏鉤樂七夕樂相逢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鬬雞子鬬百草還舊宮樂掩抑摧藏哀音斷絕

舞

夫樂之在耳曰聲在目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

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起也　虞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樂記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爲樂）總干而山立（總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亂武之治也皆坐以象其人無事）且夫武始北出（象觀兵孟津時）再成而滅商（成猶奏也再奏象克殷時）三成而南（誅紂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有南國疆界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陝東西而治之也）六成復綴以崇（六奏象兵還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天子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將夾舞者振本鐸以爲節也武舞戰象也四伐者伐四方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以爲一伐）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衆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犛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元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文舞有持羽籥者所謂籥舞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以爲節也）賓饗則亦如之　五經通義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得之先文樂持羽毛而舞以武得之先武舞持朱干玉戚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玉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舞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之制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褻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

公莫舞卽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使不相害高帝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又有公無渡河曲然則其聲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巴渝舞者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因率賨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鬭及定三秦封因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舞高帝樂其猛銳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爲名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臺弩渝行辭本歌曲有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創其調晉及江左皆製其辭　槃舞漢曲至晉加之以杯謂之世寧舞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釋云七槃陳於廣庭顏延之云遞開於槃扇鮑昭云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爲舞也干寶云晉武帝太康中天下爲晉代寧舞矜手以接槃反覆之（至危之象言晉代之士苟貪飲食智不及遠）至宋改爲宋世寧至齊改爲齊代昌舞今謂之槃舞隸清部樂中　鞞舞未詳所起然漢已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植鞞舞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隨段煨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敢充之黃門僅以成下國之陋樂焉　明之君漢代鞞曲也梁武帝時改其曲詞以歌君德也　鐸舞漢曲也晉鞞舞歌亦五篇及鐸舞歌一篇幡舞一篇鼓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鞞舞故二八桓元將卽眞太樂遣衆伎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啟增滿八佾相承不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詞猶存舞並闕其鞞舞梁謂之鞞扇舞也幡舞扇舞今並亡　白鳩吳朝拂舞曲也揚泓拂舞序云自到江南見樂府舞曲或云白凫鳩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皓虐政思屬晉也隋牛弘請以鞞鐸巾拂舞陳之殿庭帝從之而去其所持巾拂等　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之言沈約云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俳歌云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卽白緒也梁武帝又令沈約改其

辭乃有四時白紵之歌約集所載是也今中原有白紵曲辭旨與此全殊　監代樂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
仙仙是也宴樂必舞但不宜屢耳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沙定王舞是也魏晉已來尤重以舞
相屬謝安以屬桓嗣是也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鞞拂雜舞合之鐘石施於廟庭鶴舞馬舞竹
書穆天子傳亦有之宋鮑昭又有舞鶴賦此舞或時而有非樂府所統今翔麟鳳苑廐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
節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五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樂六

清樂

清樂者其始卽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典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遷播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隋平陳後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爲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者而補之以新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先遭梁陳亡亂而所存蓋尠隋室以來日益淪缺　大唐武太后之時猶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有　白雪　公莫　巴渝　明君　明之君　鐸舞　白鳩　白紵　子夜　吳聲四時歌　前溪　阿子歌　團扇歌　懊儂　長史變　督護歌　讀曲歌　烏夜啼　石城　莫愁　襄陽　棲烏夜飛　估客　楊叛　雅歌　驍壺　常林歡　三洲　采桑　春江花月夜　玉樹後庭花　堂堂　泛龍舟等共三十二曲明之君雅歌各一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曲其吳聲四時歌雜歌春江花月夜並未詳所起餘具前歌舞雜曲之篇　又七曲有聲無辭　上林　鳳雛　平調　清調　瑟調　平折　命嘯等通前爲四十四曲存焉當江南之時巾舞白紵巴渝等衣服各異梁以前舞人並十二人梁武省之減用八人而已令二人平巾幘緋褶舞四人碧輕紗衣裙襦大袖畫雲鳳之狀漆鬟髻飾以金銅雜花狀如雀釵錦履舞容閑婉曲有姿態沈約宋書惡江左諸曲哇淫至今其聲調猶然觀其政已亂其俗已淫旣怨且思矣而從容雅緩猶

有古士君子之遺風他樂則莫與為比樂用 鐘一架 磬一架 琴一 一絃琴一 瑟一 秦琵琶一 臥箜篌一 筑一 箏一 節鼓一 笙二 笛二 簫二 篪二 葉一 歌二 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管絃者唯 明君 楊叛 驍壺 春歌 秋歌 白雪 堂堂 春江花月夜等共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中訛失與吳音轉遠以為宜取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中有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聲調以失云學於俞才生江都人也自郎子亡後清樂之歌闕焉又闕清樂唯雅歌一曲辭典而音雅閱舊記其辭信典自周隋以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琴調蔡邕五弄調謂之九弄雅聲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昔唐虞訖三代舞用國子欲其早習於道也樂用瞽師謂其專一也漢魏以來皆以國之賤隸為之唯雅舞尚選用良家子國家每歲閱司農戶容儀端正者歸太樂與前代樂戶總名音聲人歷代滋多至有萬數

坐立部伎

安樂後周武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代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為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為髮畫襴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 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摯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為衣象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拂為習弄之狀五師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抃以從之服飾皆作崑崙象 破陣樂大唐所造也太宗為秦王時征伐四方人間歌謠有秦王破陣樂之曲及即位貞觀七年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陳之形令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為三變每變為四陣有往來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發揚

蹈厲聲韻慷慨和云秦王破陣樂饗宴奏之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人間遂有此歌豈意今日登於雅樂然其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亦不忘於本也右僕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寔宏濟之盛烈爲將來之壯觀文容習儀豈得爲比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爲過矣其後若殿廷奏天子避位公卿以下坐宴者皆興爲

慶善樂亦大唐造也太宗生於武功慶善宮及既貴宴宮中賦詩被以管絃舞童十六人皆進德冠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教洽而天下安樂也正至饗宴及國有大慶奏於庭先是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高宗時太常博士裴守眞奏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讙吟攸屬贊九成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饗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並請守眞議是

大定樂高宗所造出自破陣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綵文甲持槊歌云八紘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　上元樂高宗所造舞八十人衣畫雲水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曰上元　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泰百王皇帝萬歲寶祚彌昌　光聖樂高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鳥冠五綵畫衣兼以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自安樂以後皆雷大鼓雜以龜茲樂聲振百里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涼樂最爲閑雅其舊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合之鐘磬以饗郊廟自武太后革命此禮遂廢自安樂部謂之立部伎

讌樂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舊制奏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康國至貞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樂付太常至是增爲十部伎其後分爲立坐二部立部伎有八部一安樂後周平齊所作周代謂之城舞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八紘同軌樂高宗平遼時作也六上元樂高宗所造七聖壽樂武太后所作八光聖樂高宗所造坐部伎有六部一讌樂張文收所作又分爲四部有景雲慶善破陣承天等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烏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五龍池樂元宗所作六破陣樂元

宗作生於立部伎也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采古朱雁天馬之義製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絃爲諸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景雲舞八人花錦袍五色綾袴綠雲冠烏皮靴慶善舞四人紫綾大袖絲布袴假髻破陣樂舞四人緋綾袍錦衿褾緋綾袴承天樂舞四人紫袍進德冠並金銅帶樂用 玉磬一架 大方響一架 笛箏一 筑一 臥箜篌一 大箜篌一 小箜篌一 大琵琶一 小琵琶一 大五絃琵琶一 小五絃琵琶一 吹葉一 大笙一 小笙一 大篳篥一 小篳篥一 大簫一 小簫一 正銅鈸一 和銅鈸一 長笛一 尺八一 短笛一 揩鼓一 連鼓一 鞉鼓二 浮鼓二 歌二 按此樂唯景雲舞近存餘並亡 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造也舞十二人畫衣冠也 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造也舞四人畫衣五綵鳳冠 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常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作鳥象今嶺南有鳥似鸜鵒養之久則能言名吉了音料 龍池樂元宗龍潛之時宅於崇慶坊宅南坊人所居變爲池瞻氣者亦異焉故中宗末年汎舟池內元宗正位以宅爲宮池水逾大瀰漫數里爲此樂以歌其祥也舞有七十二人冠飾以芙蓉 小破陣樂元宗所作也生於立部伎破陣樂舞四人金甲胄自長壽樂以下皆用龜茲樂舞人皆著靴唯龍池樂備用雅樂笙磬舞人躡自讌樂並謂之坐伎初太宗貞觀末有裴神符妙解琵琶初唯作勝蠻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悅之高宗之末其伎遂盛流於時矣自武太后中宗之代大增造坐伎踏舞隨亦寢廢

四方樂

周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夷之舞韎音妹大饗亦如之旄人掌教夷樂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凡四方之舞以舞仕者屬焉又有鞮鞻氏上音低下音屢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歙而歌之讌亦如之作先王樂貴能包

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東夷之樂曰侏離離言陽氣所通萬物離地而生也南蠻之樂曰任任言陽氣用事萬物懷任也西戎之樂曰禁禁言陰氣始通禁止萬物生長北狄之樂曰昧昧言陰氣用事萬物衆形暗昧其聲不正作之四門之外各持其方兵獻其聲而已自周衰此禮則廢　東夷二國高麗百濟　高麗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鞾五色縚繩舞者四人椎髻於後以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鞾雙雙併立而舞樂用　彈箏一　搊箏一　臥箜篌一　竪箜篌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義觜笛一　笙一　横笛一　簫一　小篳篥一　大篳篥一　桃皮篳篥一　腰鼓一　齊鼓一　擔鼓一　貝一　大唐武太后時尚二十五曲今唯能一曲衣服亦寖衰敗失其本風　百濟樂中宗之代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爲太常卿復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闕舞者二人紫大袖裙襦章甫冠皮履樂之存者箏笛桃皮篳篥箜篌歌　南蠻二國扶南天竺　扶南樂舞二人朝霞衣朝霞行纏赤皮鞋隋代全用天竺樂今其存者有羯鼓都曇鼓毛員鼓簫横笛篳篥銅鈸貝　天竺樂樂工皁絲布幞頭巾白練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也行纏碧麻鞋樂用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篳篥横笛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琵琶銅鈸貝其都曇鼓今亡　西戎五國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　高昌樂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皮帶紅抹額樂用　答臘鼓一　腰鼓一　雞婁鼓一　羯鼓一　簫一　横笛一　篳篥二　五絃琵琶二　琵琶二　銅角一　竪箜篌一今亡　笙一　龜茲樂二人皁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舞四人紅抹額緋白袴奴烏皮靴樂用　竪箜篌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笙一　横笛一　簫一　篳篥一　答臘鼓一　腰鼓一　羯鼓一　毛員鼓一今亡　雞婁鼓一　銅鈸二　貝一　疏勒樂二人皁絲布頭巾白絲布袍錦衿褾白絲布袴舞二人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樂用　竪箜篌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

一 橫笛一 簫一 篳篥一 答臘鼓一 腰鼓一 羯鼓一 雞婁鼓一 康國樂二人皁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衿褾舞二人緋襖錦袖綠綾渾襠袴赤皮靴白袴奴舞急轉如風俗謂之胡旋樂用 笛鼓二 正鼓一 小鼓一 和鼓一 銅鈸二 安國樂二人皁絲布頭巾錦衿褾紫袖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奴赤皮靴樂用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豎箜篌一 簫一 橫笛一 大篳篥一 雙篳篥一 正鼓一 銅鈸二 箜篌一

乞寒者本西國外蕃之樂也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縣令呂元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君能謀事則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澆灌衢路鼓舞跳躍而索寒也禮記曰立秋之日行夏令則寒暑不節夫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理均影響可不戒哉景雲二年右拾遺韓朝宗諫曰傳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今之乞寒濫觴胡俗伏願三思籌其所以至先天二年十月中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戮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易焉知無駒支之辯由余之賢哉且乞寒潑胡未聞典故裸體跳足盛德何觀揮水投泥失容斯甚法殊魯禮褻比齊優恐非干羽柔遠之義樽俎折衝之道願擇編言特罷此戲至開元元年十二月敕臘月乞寒外蕃所出漸浸成俗因循以久自今以後無問蕃漢即宜禁斷

北狄三國 鮮卑 吐谷渾 部落

北狄樂皆爲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後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眞人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周隋代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目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淨王太子企俞也其餘不可解咸多可汗之詞按今大角即後魏代邏迴是也其曲亦多可汗之詞北虜之

俗皆呼主為可汗吐谷渾又慕容別種如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其詞虜音不可曉梁有鉅鹿公主歌詞似是姚萇時歌其詞華音與北歌不同梁樂府鼓吹又有大白淨皇太子小白淨皇太子企喻等曲隋鼓吹有白淨皇太子曲與北歌校之其音皆異大唐開元中歌工長孫元忠之祖受於侯將軍貴昌并州人也亦代習北歌貞觀中有詔令貴昌以其聲教樂府元忠之家代相傳如此雖譯者亦不能通知其詞蓋年歲久遠失其真矣絲桐唯琴曲有胡笳聲大角金吾所掌　龜茲樂者起自呂光破龜茲因得其聲呂氏亡其樂分散後魏平中原復獲之有曹婆羅門受龜茲琵琶於商人代傳其業至於孫妙達尤為北齊文宣所重常自擊胡鼓和之周武帝聘突厥女為后西域諸國來媵於是有龜茲(至隋有西龜茲齊龜茲五龜茲凡三部開皇中大盛於閭閈)疏勒安國康國之樂帝大聚長安胡兒羯人白智通教習頗雜以新聲初張重華時天竺重譯致樂伎後其國王子為沙門來遊中土又得傳其方伎宋代得高麗百濟伎魏平馮跋亦得之而未具周師滅齊二國獻其樂合西涼樂凡七部通謂之國伎隋文帝平陳得清樂及文康禮畢曲而黜百濟至煬帝乃立清樂龜茲西涼天竺康國疏勒安國高麗禮畢為九部平林邑國獲扶南工人及其匏琴陋不可用但以天竺樂傳寫其聲而不列樂部　高昌樂者西魏與高昌通始有高昌伎隋文帝開皇六年高昌獻聖明樂曲帝令知音者於館所聽之歸而肄習及客獻先於前奏之胡夷大驚大唐平高昌盡收其樂又進讌樂而去禮畢曲今著令者唯十部(龜茲疏勒安國康國高麗西涼高昌讌樂清樂伎天竺凡十部)南蠻北狄國俗皆隨髮際斷其髮令舞者咸用繩圍首反約髮抄內於繩下　又有新聲自河西至者號胡音聲與龜茲樂散樂俱為時重諸樂咸為之少寢

散樂隋以前謂之百戲

散樂非部伍之聲俳優歌舞雜奏　後漢天子臨軒設樂舍利獸從西方來戲於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魚跳躍嗽水作霧翳日而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輝耀日光以兩大繩繫兩柱相去數丈二倡女對舞行於繩上切肩而不傾如是雜變總名百戲　江左猶有高絙紫鹿跂行鼈食齊王捲衣笮鼠夏育扛鼎巨象行乳神龜抃戲背負靈岳桂樹白雪畫地成川之伎　晉成帝咸康七年散騎侍郎顧臻表曰末代之樂設禮外之觀逆行連倒四海朝覲言觀帝庭而足以蹈天頭以履地反天地之順傷彝倫之大乃命太常悉罷之其後復高絙紫鹿又有天台山伎　齊武帝嘗遣主書董仲民按孫興公賦造莓苔石橋道士捫翠屏之狀尋省焉　梁又設跳鈴劍擲倒獼猴幢青紫鹿緣高絙變黃龍弄龜等伎陳氏因之　後魏道武帝天興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修雜戲造五兵角觝麒麟鳳凰仙人長虵白象白武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人車高絙百尺長趫幢跳丸以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前明元帝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爲鐘鼓之節　北齊神武平中山有魚龍爛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拔井種瓜殺馬剝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　後周武帝保定初詔罷元會殿庭百戲宣帝即位鄭譯奏徵齊散樂並會京師爲之蓋秦角觝之流也而廣召雜伎增修百戲魚龍漫衍之伎常陳於殿前累日繼夜不知休息　隋文帝開皇初周齊百戲並放遣之煬帝大業二年突厥染干來朝帝欲夸之總追四方散樂大集東都於華林苑積翠池側帝令宮女觀之有舍利繩柱等如漢故事又爲夏育扛鼎取車輪石臼大盆器等各於掌上而跳弄之并二人戴竿其上舞忽然騰透而換易千變萬化曠古莫儔染干大駭之自是皆於太常教習每歲正月萬國來朝留至十五日於端門外建國門內綿亙八里列爲戲場百官起棚夾路從昏達曙以縱觀之至晦而罷伎人皆衣錦繡繒綵其歌者多爲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髦者殆三萬人初課京兆河南製此服而兩

京繒錦爲之中虛六年諸夷大獻方物突厥啟人以下皆國主親來朝賀乃於天津街盛陳百戲自海內凡有伎藝無不總萃崇侈器翫盛飾衣服皆用珠翠金銀錦罽絺繡其營費鉅億萬關西以安德王雄總之東都以齊王暕總之金石匏革之聲聞數十里外彈絃擫管以上萬八千人大列炬火光燭天地百戲之盛振古無比自是每年爲常焉　大抵散樂雜戲多幻術皆出西域始於善幻人至中國漢安帝時天竺獻伎能自斷手足刳剔腸胃自是歷代有之大唐高宗惡其驚人勑西域關津不令入中國睿宗時婆羅門獻樂舞人倒行而以足舞極銛刀鋒倒植於地抵目就刃以歷臉中又於背下吹篳篥其腹上曲終而亦無傷又伏伸其手兩人躡之旋身繞手百轉無已漢代有橦末伎又有盤舞晉代加之以柸謂之柸盤舞梁有長橋伎跳鈴伎擲倒伎跳劍伎今並存又有舞輪伎蓋今之戲車輪者透三峽伎蓋今之透飛梯之類也高絙伎蓋今之戲繩者也梁有獼猴幢伎今有緣竿伎又有獼猴緣竿伎未審何者爲是又有弄椀珠伎歌舞戲有大面撥頭踏搖娘窟礧子等戲元宗以其非正聲置教坊於禁中以處之婆羅門樂用篳篥二齊鼓一散樂用橫笛一拍板一腰鼓三其餘雜戲變態多端皆不足稱也　大面出於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面以對敵嘗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爲此舞以效其指麾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　撥頭出西域胡人爲猛獸所噬其子求獸殺之爲此舞以象也　踏搖娘生於隋末河內有人醜貌而好酒常自號郎中醉歸必毆其妻美色善自歌乃歌爲怨苦之詞河朔演其曲而被之管絃因寫其妻之容妻悲訴每搖其身故號踏搖云並代優人頗改其制度非舊旨也　窟礧子亦曰魁礧子作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之國亦有之今閭市盛行焉若尋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上太常太常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

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然所奏部伎並取當時進止無准定）

前代雜樂

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傳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於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為一樂之名也然則短簫鐃鼓此時未名鼓吹矣應劭漢鹵簿圖唯有騎執菰菰即笳不云鼓吹而漢代有黃門鼓吹漢享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短簫伎錄並云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元雲遠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為鼓吹今之從行鼓吹為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摛每寢夢聞鼓吹有人為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摛擊杜弢戰歿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謝尚為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諮事翼以鼓吹賞尚射破便以其副鼓吹給之齊梁至陳則甚重矣各製曲辭以頌功德焉至隋亡　西涼樂者起苻氏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為之號為秦漢伎後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魏代至隋咸重之其曲項琵琶豎箜篌之徒並出自西域非華夏舊器揚澤新聲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聲調悉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代豐曲有于闐佛曲工人平上幘緋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舞今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五綵接袖烏皮靴其樂器用　鐘一架　磬一架　彈箏一　搊箏一　臥箜篌一　豎箜篌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笙一　簫一　大篳篥一　小篳篥一　長笛一　橫笛一　腰鼓一　齊鼓一　擔鼓

一貝一　銅鈸二今亡　禮畢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爲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謚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爲名其曲有散華樂等隋平陳得之入九部樂器有笙笛簫篪鈴槃鞞腰鼓等七種三懸爲一部工人二十二人今亡

通典卷一百四十六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樂七

郊廟宮懸備舞議　魏　宋　梁　大唐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屬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宏也漢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太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懸之樂也天地之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圜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之樂八佾之舞奏可肅又議曰說者謂周家祀天唯舞雲門祀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八佾似失其義矣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頹享五大夫樂及徧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宗廟事之大者賓客讌會比之為細王制曰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乎周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之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而用之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韎音莫拜切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也又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大享及燕曰如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尚書盧毓奏叶律中郎將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祀天咸池祀地又今宗廟用宮懸則祀天地宜用宮懸傅士趙怡以為古無四懸自周始耳未

有作古樂而用近懸也按今天地之樂懸請之上下管與虞舜笙鏞同不言二懸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侍中繆襲議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承漢氏韶武魏承舜又周爲二王之統故文始大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禮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以兼雲翹祀圓丘以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宮懸如延年議司空衛臻議圓丘宜用大韶樂宜宮懸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　宋武帝永初始調金石文帝元嘉十八年有司奏二郊宜奏登歌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孝建二年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按禮祭天地有樂者爲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圓丘之上天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呂歌應鍾舞咸池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樂竊以爲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祼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漢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爰逮晉氏太始之初傅元作晉郊廟歌詩三十二篇太康中荀藩受詔成父勗業定金石四懸用之郊廟是則相承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歌雖奏而舞象未陳懼闕備禮方茲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況出祇降神輟樂於郊祭昭德報功有闕於廟享謂郊廟宜設備樂於是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萬秋議　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懸按周官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文按所以不宮懸者事

人禮縟（音辱 數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袞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爲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旨直言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卽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特直以致敬所應施用耳

大唐麟德二年十月詔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韞而未伸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依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衣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於懸南列坐若舞卽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舊別設

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據貞觀禮郊享日文舞奏元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人著委貌冠服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人著平冕手執干戚奉麟德二年十月敕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破陣樂並改器服俱以慶善樂不可降顧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曲依舊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舞既不可廢并器服總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日依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而作其安置舞曲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奏聞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年中所造武舞準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卽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靖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象兵還振旅）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唯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今禮奏武舞六成而數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行其武舞凱安請依古禮及貞觀禮六成樂坐立部伎內破陣樂五十二徧修入雅樂只有兩徧名七德立部伎內慶善樂五十徧修入雅樂只有一徧名九功上元舞二十徧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

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舞猶舞未畢今更加破陣樂慶善樂恐獻酌以後歌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慶善樂上元舞三曲並請修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於事爲便破陣樂有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大韶大夏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之武舞先儒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請應用二舞日先奏神功破陣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勅於圜丘方澤太廟祠享日則用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於天皇酌獻降復位（高皇在位尊號天皇）以後即作凱安六變樂止其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舞三曲待改修訖以次通融作之即得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從之開元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參軍趙愼言論郊廟用樂表曰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調鄭元云此無商調者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尅木作者去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實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心感者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祇如宮聲爲君商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爲臣道便爲剛乎其三祭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人神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最陋屠沽之流用以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遠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顏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準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又按周禮奏太蔟歌應鍾以享地祇注云地祇謂神州社稷也太蔟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亥）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

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祉卽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但太簇黃鍾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乃是陽合於陽非特違其禮經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黃鍾請改爲應鍾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器茵褥總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於方色舞者常持皁飾工人恆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其工人衣服請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褾袖又以樂治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樂教國子中和祇庸孝友其國子諸生請教而樂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害不生其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請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二十五年太常卿韋縚合博士韋逌直太樂李尙沖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詮敘前後所行用樂章爲五卷以付太常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隋太常舊相傳有燕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妾趙方等所詮集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是縚又令太樂令孫元成更加整比爲七卷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太山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福飲福酒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鍾元和之樂禪社首送神用林鍾宮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用永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代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大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眞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徹俎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黃鍾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愼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律請編入史册萬代施行乃下制

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別舞議 宋 大唐

宋顔竣七旬反議曰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準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天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衆經郊祀有樂未見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於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其惟不襲名號而已今樂典淪滅知音代寡改作之事臣闇其語正德大豫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爲宣化之舞大豫爲興和之舞庶足以光表世烈悅彼後昆前漢祖宗廟處所各異主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合食殿庭共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別制後漢東平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祇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之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竣據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連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之作樂非爲祭天也按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尙書云肆類于上帝春秋傳曰告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稱故或謂之昊天或謂之上帝或謂之昊天上帝不得以天有數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既以配天爲義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同故變言上帝耳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

天神爲五帝後冬至所祭爲昊天竣又云二至之祀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掃地而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質素無害以樂降神茍萬秋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東平王蒼以謂前漢諸祖別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祫祭始祖之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祖宗不宜人人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別廟之禮晉氏以來登歌頌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樂舞何獨不可迭奏茍所詠者殊雖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有舞樂豈復是異廟邪衆議並同　大唐貞觀十四年六月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誠潔而廟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祕書監顏師古議曰伏惟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崇瓜瓞詩云濬哲維商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久有深智虞夏二代發貞祥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爲辭太祖景皇帝迹肇沮漆教漸豳岐胥宇之志既勤靈臺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允言遐遠之期惟天所命長與福祚流於子孫也廟樂請奏永錫之舞代祖元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寶啟蕃昌用集寶命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歷揖讓受終奄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祜式崇勿替誕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謂終始之道皆能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詩有大明之篇稱文王有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厚德載物凝暉麗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言坤道至靜柔順利貞資生庶類皆暢遂也廟樂請奏光大之舞給事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在天式彰於嚴配前聖所履莫大於茲鍾律革音播鏗鏘於享薦羽籥成列申蹈厲於蒸嘗爰制典司加崇稱號循聲覈實敬闡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彝範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廟

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丕錫之舞代祖元皇帝廟樂請奏大有之舞高祖大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之舞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 七廟登歌請每室別奏詔曰可

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議 魏 陳

梁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卽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記載初無宗廟郊禋徧舞之文唯明堂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武大夏者止欲備其文武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受周以武功所以兼之而不用濩者濩武舞也周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此明功德所須蓋止施禘祭不及四時也今四時之祭而不徧舞者何夫祭尙於敬不欲使樂繁禮縟故季氏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强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彼義反倚乙𠗲反以臨祭其爲不敬大矣他日祭子路與焉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儒者知子頹宴享猶舞六代不知有司跛倚不敬已大若依肅議用六代樂者郊既有迎神之樂又有登歌各頌功德徧以六代繼之出入方待樂終然後罷祭者此則乖仲尼韙晏朝之旨若三獻禮畢卽便卒事則無勞於徧舞也 陳武帝欲設備樂有司議以梁武帝議爲非時碩學名儒朝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卽注同祠部侍郎姚察乃轉引經籍獨違羣議據梁樂爲是當時驚駭莫不懾服

舞佾議宋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依舊給伎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博士傅崇議以爲未詳此人數所由唯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例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卽古之女樂也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旣降二列又一例輒減二人通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

宗廟迎送神樂議宋　梁

沈約宋書曰東晉及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恆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爲並乖其義立廟居靈四時致享以申孝思之情夫神升降無常何必恆安故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曰祖考來格漢書安世房中歌曰神來宴娭詩云三后在天又云神保遹歸歸於天也此蓋言神有去來則宜有迎神明矣卽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有迎尸送尸今近代雖無尸豈可無迎送之禮又傳元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　梁有司議曰漢禮樂志云太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宋孝建則奏肆夏元徽則奏昭夏魏晉無文齊則因宋按周禮尸出入奏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無迎送之義郊特牲曰殷以樂降神周以鬯降神殷尚質據天而

起先聲樂乃灌地周尙文據地而生先灌地乃擊樂以殷而言止施郊壇清廟嚴閟此唯靈宅主安於龕神若是依既無出入何事迎送歌陽而迎彌非降神之敬儒者云周祀尸出入奏肆夏今無復尸卽以迎神尸非神神非尸迴此迎神失之以遠宗廟則應省迎送樂武帝制曰禮云祭之日樂與哀半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尙書有高宗肜日之文詩著絲衣繹賓尸之作故儒者說言今日之祭明日又祭殷曰肜周以爲繹肜繹之祭在乎門傍名以爲祊此豈不以神靈不測於此庶或遇之殷人求陽周人求陰今已絕灌地之禮宜在求陽之義尸非神神非尸今可得言主非神神非主以不若爾主雖安於龕室神則無所不之送迎之樂彌會陰陽不測之理前儒之議如似可安今隨人所用

散齋不廢樂議 後漢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改國家齋日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尙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 音姬 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宴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張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

臨軒拜三公奏樂議 晉

晉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引太始閒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而樂止王者諸侯尊卑雖殊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爲嘉禮是以準昔儀注謂宜作樂今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也又按秦

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膺休命光啟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大會武帝詔曰情懷哀慘每歲正會以四方集故不從心耳此日可不會循如前典無不應會但時有險夷故謂異耳非謂斯時不應會也太常蔡謨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宿設懸於殿庭今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敘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準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至於隨時之宜或樂制未備非守禮之官所裁詔曰三公鼎司皇帝有典拜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又言臨軒三公不應有樂禮無其文按衛宏所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揚賓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庸於樂

三朝行禮樂失制議晉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璧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又叔

孫通所製漢儀後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食舉樂歌詩十二篇三元肇發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邪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製四篇復襲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唯詩雅云武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髣髴其事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鐘鼓而無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郎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昊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歌詩傳元述具存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禮記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以相示郊特牲云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太師職云大祭祀帥瞽登歌金奏擊拊小師職云大祭祀登歌擊拊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韋爲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深苟在廟中

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按登歌各頌祖宗之功烈去鐘徹竽以明至德所以傳云其歌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檢以經記悉施郊廟耳非元日所宜奏也若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升工席殿以歌祖宗君臣相對便應涕淚豈可獻酬舉爵以申歡宴邪若改辭易旨苟會一時則非古人登歌之義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侑皆合鐘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大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則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巴渝舞雜武舞議 魏 宋

魏文帝黃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 至明帝景初元年尚書奏考按三代禮樂遺典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晉又改魏昭武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武帝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次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 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正德舞為前舞大豫舞為後舞建武二年有司奏宋承晉氏郊廟之樂未有名稱直號前舞後舞有乖古制於是改前舞為凱容謂之文舞後舞為宣烈謂之武舞何承天三代樂序云正德大豫二舞蓋出於二容樂然則其聲節有古之遺音焉晉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舞初不言因革昭業等兩舞承天空誤二容竟自無據按正德大豫二舞即出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何以知之宣武魏昭武舞也宣文魏文始舞也魏改巴渝為昭武五行曰大武今凱容舞則執籥

翟此卽魏文始舞也宣烈舞有牟弩有干戚牟弩漢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代止革其辭與名不變其舞舞相傳習至今不改瓔識所造正是雜用二舞以爲大豫耳夷蠻之樂雖陳宗廟不應雜以周舞也遂皆稱雅正以爲盛德歷代景行所差實遠

皇后樂議 魏 隋

魏文帝黃初二年侍中繆襲奏曰文昭皇后四懸之樂當銘顯其均族次第依太祖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書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於宮懸樂器音均宜如襲奏可 隋牛弘修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鐘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金石弘等采肅統言以取正焉煬帝大業元年祕書監柳顧言增房中樂益其鐘磬奏曰房內樂者主爲王后絃歌諷誦以事君子文王之風由近及遠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鐘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鐘磬鄭元曰燕房中樂也以此而論房中之樂非獨絃歌必有鐘磬也請以歌鐘各設二簴土革絲竹並副之女伎隸習朝燕則用之詔曰可

東宮宴會奏金石軒懸及女樂等議 梁 大唐

梁武帝天監六年東宮新成皇太子出宮後於崇正殿宴會兼殿中郎司馬褧議謂既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座其事重宜依禮會奏金石軒懸之樂舊東宮元會儀注宮臣先入入時無樂至上宮客入方奏樂天監中掌賓禮賀瑒議按禮賓入而懸興示易以敬也和易以敬宮人皆然謂不應有異愚以宮人始入便應奏樂制曰宜瑒又議上宮元會奏大壯武舞大觀文舞舊東宮儀注既不奏問樂府有綴是舊儀注闕制曰學者今止充應猶未見

其儀更可議曰按禮記云天子爲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而求諸侯舞時王之樂可知也況皇儲養德春宮式瞻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爲制曰依議瑒又議上宮元會始作樂先奏相和五引今未審東宮元會同不制曰宜同　大唐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作樂崇德以感神人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媟黷無廁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强國富秦人反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聖名賢嫉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爲樂必務治容哇咬動心蠱惑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殿下監撫餘閑宴私多適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教習章示羣僚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禁斷

皇帝幸東宮鼓吹作議晉

晉武帝時儀曹關皇太子某月某日納妃依禮舊不作樂未審至尊明幸東宮應作鼓吹與不與曹郎虞龢議謂輿駕度宮雖爲婚行迹實遊情求治作鼓吹非嫌

國忌廢樂議　過密不設懸議晉　大唐

晉有后喪下太常曰朝廷過密則素會時云應懸而不樂博士孔恢議曰素會宜都去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應作而不作耳故夫子曰加於人一等非爲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諱尙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廷也於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作　大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卽位詔宜以來年正月二日受朝其樂懸及享羣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有司言依禮享祀郊廟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忘伏尋故實漢魏祗祔之後庶

尊如舊國之大禮祠典爲先今既逾年理宜從吉若不肄習實慮不調誠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大歷十四年十二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眞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樂鄭注云去謂釋下也是知哀重者藏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遏密懸而不樂恢以爲宜都公懸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尙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懸如有大臣薨歿則量事輕重懸而不作敕付所司

大喪而弟嗣位未三年廢樂議晉

晉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爲自古帝王相承雖世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僖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書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縗麻卒禮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宴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大喪在殯梓宮未返廢樂議晉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爲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尙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忿兆庶怨嗟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如矜黎庶塗炭之困以廢歡悅伎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南閤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宴會衆樂備奏倡伎兼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取則於朝廷敦從之

皇后崩服未終廢樂議晉

晉符問章皇后雖服限未終后主已入廟當作樂不博士徐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譏之今宜不懸虡又引周禮有憂則弛懸今天子蒙塵攝王不宜作樂但先人血祀不可廢耳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太后父喪廢樂議晉

晉征北將軍褚裒薨皇太后之父未葬太后居喪符問皇帝元會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鍾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宜為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夏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為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末不盡徹樂以為合禮亦非所以證今明喻也禮云將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自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鍾歌籥之音實聞於內殿非禮所謂不舉樂之說今所欲存者輕所為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敦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議謂應設鼓懸鍾而不作

皇后母喪廢樂議晉

晉時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熊遠表宜廢小會遠言被符冬至後小會廣昌鄉君喪殯日淺禮大夫死廢一時之祭祭猶可廢況餘事乎冬至唯宜羣下奉賀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議示太常賀循曰咸寧二年武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舊事明文卿詳疑處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

三月之內猶錫縗以居不按吉事如遠所啟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宜已為定制誠非羣下所得輒論

公主喪廢樂議 晉

晉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應作樂不博士荀訥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舉樂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已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

太子所生喪廢樂議 晉

晉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司馬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曰母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據於義為短今愍懷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嘗膳既處其重無緣復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舉樂

大臣喪廢樂議 周 晉

禮記檀弓曰智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來入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智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矣（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舉樂大臣喪重於疾日）晉賀循議曰上車騎大將軍未葬表不應作鼓吹鼓吹之興雖本為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於宮庭發明大節以此為盛與樂實同按禮於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也

忌月不廢樂議 晉

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於時疑不定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忌月卽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訥所議　大唐武太后天冊萬歲二年清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宜平契丹凱旋欲以十二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以為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不奏鸞臺侍郎王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無忌月軍樂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終




杜氏通典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

三皇無爲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補遂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偏海內強弱相幷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參政郡縣緬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足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陵邑以爲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貳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主權外分藩翰既崇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元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顯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元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實安邊之良算爲國家之永圖元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爲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十纔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城府坊州安臺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拔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倉粟多者百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麋耗天下若斯之甚）於是驍將銳士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

又如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凶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獨卑弱而忠韓彭皆強大而悖賈誼覩七國之盛獻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改作末大本小終爲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名向使制置得其適宜諸侯孰不信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豈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爲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而至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馴其性苟求其用授以銛刃委之專宰刑權一去物情隨之噬臍之喻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爲龍蛇鳥獸人之聰穎方列軒冕知吉凶冠婚之禮習慶弔俯仰之容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鵝鸛之勢隨地形而變陣颷馳電發之疾因我便而乘敵勝負頃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循古得不令衆心繫名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銳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旍幟指麾習器械利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命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徵則謝艾梟鳴牙旍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沈水而破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甲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似昔賢難其道神其事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兵術之要也以爲孫武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精其理今輒捃摭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幷頗相類者纂之庶披卷足見成敗

在斯矣凡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頗相類不必一二皆同覽之者幸察焉其與孫子義正相叶者即朱書其言頗相類者即與墨書其法制可適於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

第一敘兵　收衆　選擇附　立軍　今制附　論將　捜才附

第二法制附　雜教令附

第三料敵制勝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察而後動　驗虛聲知無實　敵降審察

第四間諜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臨敵易將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敗　推誠　示信　示義

第五撫士　明賞罰　賞宴不均致敗　行賞安衆　分賞取敵　行賞招降　示惠招降　軍師志堅必勝　軍將驕敗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軍行自表異致敗　師行衆悲恐敗　聲感人附　守則有餘守拒法附

第六示弱　示怯　示緩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强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第七佯敗引退取之　僞稱敗怠敵取之　引退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鬬襲其營　示退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兵機務速　掩襲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第八避銳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堅壁挫銳　不戰挫銳　敵饑以持久弊之　因敵饑乘其弊而取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力疲夾攻敗之　陣久疲致敗　出其不意　擊其不備　攻其不整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彼我之情）一曰道（德化）二曰天（陰陽寒暑）三曰地（慈愛）四曰將（經略）五曰法（制作）道者令人與上下同意也（謂道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佹（佹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處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沈竈生蛙人無叛疑心矣）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言以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度）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敗而況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易見也凡用兵之法曰費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夫頓兵挫銳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雖當時有用兵之術不能防其後患）兵聞拙速（雖拙有以速勝）未覩巧之久者也（言其無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籍猶賦也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遂因食於敵遠方入國因糧而動兼惜人力舟車之運不至於三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取資用於我國因糧食於敵家也晉師館穀於楚是也）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言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新序傳曰好戰窮武未有不亡者也）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得用兵之利也（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足使利也若秦伯見襲鄭之利不顧崤函之敗吳王矜伐齊之功而忘姑蘇之禍）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敵國來服為上以兵擊破為次）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全卒為上破卒次之（自一校下至百人）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人以下至五人也）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未戰而敵自屈服）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縻軍（縻御也又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兵不可以從中御）不知軍中之事而欲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夫治國尚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吾不知其變軍國一政以用治民則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也）不知三軍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覆疑矣（不得其人之意亡知之君既闇於用臣不知權變而謬以為勢位授非其人則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若趙不用廣武而任成安君）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三軍之衆疑其所任惑其所為）

則鄰國諸侯因其乖錯作難而至也

敘兵

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掌軍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井田之制地方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於是戎馬車徒干戈素具矣術音遂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具軍禮篇歷代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眚猶瘦也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爲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正執治其罪放弒其君則殘之殘滅之犯令凌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謂有禽獸之行此禁暴靖民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爲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強兵家之技巧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奮盛起也秦昭以銳士勝銳勇利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偷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鉅大也渙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髀褌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冑兜鍪也冠冑帶劍者冠兜鍪而又帶劍也贏謂擔負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試之而中科條也復謂免其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竹仲反復方目反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陿阸其使人也酷烈陿地小也阸固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狃之首爲賞慶導之以刑罰狃串習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使得隸役五家是

(相君長也)是最爲有數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持也)雖地廣兵彊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鰓鰓懼貌也軋踐轢也鰓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猶未本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詢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爲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爲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秦人爲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爲仇敵猋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爲下矣(猋音標)

管子曰夫爲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告軍費)制器(兵器)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使習武藝)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也)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至於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變一)田宅富厚足居也(變二)不然則州黨與宗族足懷樂也(變三)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他往故得民致死四變也)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變五)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變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變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變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爲戰而德於君九變)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丈五之溝漸

車之水(漸音子廉反)陵阜崎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刀楯三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宵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二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谿谷阻難則用步卒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獵散反復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迺行具邊防匈奴篇)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三曰纂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具邊防拓跋氏篇)

收衆

後漢建安中劉表為荊州牧(今江陵郡)劉備時在荊州衆力尚少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荊州令凡有游戶皆使自實因錄以益衆可也備言其計故表衆遂强

選擇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貌尫弱不勝衣甲及戎具所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强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勝舉衣甲器仗須徹札陷堅須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取中

立軍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家所出人也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為兩四兩為卒百人也五卒為旅五百人也五旅為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為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也)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為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明皆其

（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之里以爲三軍擇其賢人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因田獵之功過行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率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整旅）秋以田曰獮治兵（順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同恤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先教習之士）　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六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陳故曰以正合以奇勝也）　一說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比參曰伍五人爲列（列有頭）二列爲火（十人有長立火子）五火爲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爲官（百人立長）二官爲曲（二百人立候）二曲爲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爲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爲裨（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爲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也）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卽分爲七軍如或少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爲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為一隊）計五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千人　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兵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隊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廂各二軍軍各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千八百五十人　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二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十人守輜重諸圍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且以二萬人為軍四千人為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為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六面援中軍六總管下各更有兩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口幕四總管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列各十八口幕四步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十二營街各別闊十五步計當百八十步通前當千三百十六步以圍三徑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卽向南北東西各步二百十四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四面既定卽斜角更安四標準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擘配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三尺六寸地併衝塞總盡若地土寬廣不在賊庭卽五步以上下幕準算折若地狹安置不得卽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凡以五十人為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相得意者結為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為一中隊又合五中隊為一隊餘又五人押官一人隊頭執旗一人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二人卽充五十至於行立前卻當隊並須自

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者，九人隊失小隊二人者，臨陳日，仰押官、隊頭便斬。不救人，陳散，計會隊內少者，勘不救所由斬。

今制附

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傔減大將半）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陳，辨金鼓及部署，傔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騎、司胄、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一人，副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六分支甲，八分支頭牟，四分支戟，一分支弩，一分支棒，三分支弓箭，一分支槍，一分支排，八分支佩刀）纛大將六口，中營建出。引軍門旗二口，色紅，八幅，出前列。門鎗二根，以豹尾為刃榼（苦盍反）出居紅旗後，止居帳門前左右。五方旗五口，中營建出，隨六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方而建。嚴警鼓十二面，營前左右行列，各六面，在六纛後。角十二具，於鼓左右各列六具，以代金。隊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為誌認，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陳將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將。陳將鼓百二十五面，恐設疑警敵用（每隊驢六頭，幕五口，每火鍋一，乾糧面袋以皮為之，不然，馬盂、刀子、錯子、鉗子、鑽子、藥袋、火石袋、鹽袋、用氈帛，解結錐、袴奴、抹額、六帶帽子、氈帽子、攣子、總鞢（總莫恩反，鞢奇孔反）鋸、鑿各二分，鐮四分，切草刀二分，行布槽一分，大小瓢二分。馬軍鼓轡、革帶、拔氈、被馬氈音二絆、插擔，每馬一疋，韋皮條各皆三絆撻音撻）

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之輔，輔周必強，輔隙則國必弱。

論將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中軍帥也）趙衰曰：「郤縠可（衰初危反）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

(志也謂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勞也賦猶取也庸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偃之兄也)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也犨赤周反)終勝楚於城濮　戰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此子徒能讀其父奢書傳之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者必是兒也及是其母上書具言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即有不稱妾得無隨罪孚王許諾之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眾降秦秦悉坑之　漢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卬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為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三百乘彀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謂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

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　漢武帝以李廣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嘗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陳就善水草屯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取飲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　鐎音譙形如鋗鋗音火元反即銚也俗呼鍋銚音挑）幕府省約束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而無以禁其士卒亦佚樂咸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及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明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陳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若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權不敢動望見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咸服權攻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之幾復獲權（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師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懸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惰以致命之兵擊貪惰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則必固是以魏武雜選武力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宜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矣）

搜才附（凡爲將統戎在知士之器局當設科目差等優異應機而任以收其效）

選士之科沈謀審略出入者詞辯縱橫能移奪人之性情堪辯說者能往來聽言語情覘四方之事軍中覽之偽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堪間諜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逕路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入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引彊徹札戈鋋劍戟便於利用挺身捕虜搴旗斬將堪陷陳者趫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趫起嬌反覘甘厭反）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鈎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要資權譎以取勝耳）罪犯者父子兄弟破執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故贅壻入虜欲昭迹揚名者（贅音章銳反）

通典卷一百四十八　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二

孫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用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武法是謂必取文恩武罰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信著者與衆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言恩不可純任還爲己害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爲鼓鐸鐸金鐸也聽其音聲以爲耳候視不相見故爲旌旗瞻其指麾以爲目候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齊之以法教使强弱不得相踰紛紛紜紜鬬亂而不可亂旌旗亂也示敵若亂以金間之紛紛旌旗像紜紜士卒貌言旌旗翻轉一合一離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散擾之若亂然其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擾而不亂者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齊轉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沌沌步驟奔馳視其行陳縱橫圓而不方然則指趣各有所聽故王子曰將欲內明而外暗內治而外渾所以示敵之輕已者也渾胡本反沌陟損反

法制附

太公曰教戰之法必申三伍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陳而方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令吏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衆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又覆軍誡法曰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者斬又曰凡行軍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使歸而葬此堅軍全國之道也軍人被創即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

即治視轘之宜夜驚吏士堅坐陳將持兵無讙譁動搖有起離陳者斬軍門常交戟謹出入者若近敵當譏呵出入者三略曰軍中巫祝不得與軍人卜筮吉凶爲其誤惑軍士也　周末吳王闔閭以孫武爲將而謂武曰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武分爲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又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人食不甘味勿斬也武曰臣既已受命而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武使使報吳子曰兵既整齊王試下觀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子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卒以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　晉伐齊阿鄄阿今濟陽郡東阿縣鄄音絹今濮陽郡鄄城縣是也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平仲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景公以爲將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重者以監軍乃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暮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也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桴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外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

復反所侵之地　吳起教戰法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旌旗勇者持金鼓弱者給厮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戰陳三鼓趣食四鼓白辨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　孫臏曰用騎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散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津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爲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

後漢魏武軍令吾將士無張弓弩於軍中其隨大軍行其欲試調弓弩者得張之不得著箭犯者鞭二百沒入吏不得於營中屠殺賣之犯令沒所賣及都督不糾白杖五十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行三里辟矛戟結幡旗止鼓將至營舒幡旗鳴鼓至營訖復結幡旗止鼓違令者髡翦以徇軍行不得斫伐田中五果桑柘棘棗　船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幢幡旗鼓各隨將所載船鼓三通鳴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後不得易違令者斬　步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住者結屯住幡後聞急鼓音整陳斥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而立表制戰陳之宜諸部曲者各自安部陳兵疏數兵曹舉白不如令者斬兵若欲作陳對敵營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陳臨陳皆無讙譁明聽鼓音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臨戰兵弩不可離陳離陳伍長什長不舉發與同罪無將軍令有妄行陳間者斬臨戰陳騎皆當在軍兩頭前陷陳騎次之遊騎在後違令髡鞭二百兵進退入陳間者斬若步騎與賊對陳

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騎特從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還此但謂獨進戰時也其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吏士向陳騎馳馬者斬吏士有妄呼大聲者斬追賊不得獨在前在後犯令者罰金四兩士將戰皆不得取牛馬衣物犯令者斬進戰士各隨其號不隨號者雖有功不賞進戰後兵出前前兵在後雖有功不賞臨陳牙門將騎督明受都令諸部曲都督將吏士各戰時校督部曲督住陳後察凡違令畏懦者有急聞雷鼓音絕後六音嚴畢白辨便出卒逃歸斬之一曰家人弗捕執及不言於吏盡與同罪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軍將伍旗各準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東方木（今是青爲與皂色相亂故改爲碧）黃中央土土既不動用爲四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卽住臥卽迴審細看大將軍所舉之旗須依節度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陳之時則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其旗如兵數校多軍營復衆若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卽每營各別畫禽獸自爲標記亦得不然旗身旗脚但取五方色迴互爲之則更易辨唯須營營自別務使指麾分明（凡將出師其旌旗切須堅牢若或傾側衆生異議也）諸教戰陣每五十人爲隊從營纏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立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隊塞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卽向大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卽出向前各進五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卽一時散立第二聲絕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目看大總管處大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角動齊唱嗚呼嗚呼嗚呼（聲並去）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鬭唱殺齊入敵退敗訖可趁行三十步審知

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金鉦動即須息叫御行膊上架槍側行迴身向本處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一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爲一隊其隊法及卷幡舉槍簇隊鬬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即十隊合爲一隊即是五百人爲一隊法及舉幡舉槍簇隊鬬戰法並依前聽第一聲角絕即散二百五十人爲一隊第二聲角絕即散五十人爲一隊如此凡三度即教畢諸十將一時取大將賞罰進止第三角聲絕即從頭發引還軍一云刻出營豎矛戟舒旗幡鳴鼓角行三里辟矛戟結旗幡止鼓角未至營三里復豎矛戟舒旗幡鳴鼓角至營復結旗幡止鼓角臨陣皆無諠譁明聽鼓音謹視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視所指聞三金音止三金音還又云教戰練兵中間隊須加減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交跳盪隊戰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爲一隊添入中隊計會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爲隊如不須更合隊便即交戰一準前捺槍解幡如須加兵合隊即看大總管處赤皂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爲一隊準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爲一隊如須教戰卷幡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了欲散還營看大總管處兩旗臥即分散御爲一百五十人隊各依舊立又兩旗臥即散五十人爲一隊還依舊初立聽角聲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第二聲絕一時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聽還營進止如放散更聽一會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前進而不進應却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不簇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隊應擘而錯擘入他隊言語諠譁不聞鼓聲旌旗分擾疏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令子總管以下錄一本教依兵士教旗法以上並衛公兵法一云凡教旗於平原曠野登高遠覘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旗次之左右牙官駐隊如偃月形爲後騎下臨平野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爲左右皆要兵刃精新甲冑幡幟

分為左右廂各以兵馬使長班布其次陳間容陳隊間容隊曲間容曲以長參短以短參長迴軍轉陳以後為前以前為後進無奔迸退無趨走孫子所謂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者奇正也以正合以奇勝聽音覩麾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甲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左右廂齊離合之與離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向而旋右右廂陰向而旋左左右各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疏密朱旗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天聚則法地如此旦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者吏士之罪務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綵旗十二口各樹於左右廂陣前令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廂奪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參聚散之形勝負之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一士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漸至三軍之衆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人多少以左右廂將為交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旗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合圍地處候先擇定訖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步卒槍幡守圍有漏獸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以觀進止斯亦教戰一端也趙國公王琚教射經上篇曰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棸一膝橫順席執弓必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竪按席稍吐下弰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微拳令指第二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頭指第二指節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衆差池如鳳翮使當於心又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平直然後擡弓離席目睨其的按手頭下引之令滿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右膊肘平如水準令其射可措杯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者非初直也架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直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失威儀而不主皮

不得緩緩則力難爲而箭去遲唯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爲滿地平之中爲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至然後發箭故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鏃同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馬上與暗中則乖此爲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弓左箭發則靡其弰厭其肘仰其腕目以注之手以駐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爲也下篇曰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體調其氣息一其心志謂之楷式知此五者爲上德故曰莫患弓軟服當自遠莫患力羸恆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致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之使其的縱橫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箭惡其孺(音儒)頤惡傍引頸惡却垂胸惡前亞背惡後偃皆射之骨髓疾也故身前竦爲猛武方騰頦前臨爲封兕欲闕出弓弰爲懷中吐月平箭闊爲弦上縣衡此皆有威容之稱也　又曰凡控弦有二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句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胡法力少利馬上漢法力多利步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其指末齪弦則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即脆而易中其致遠乃過常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祕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爲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㧊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却其頭指使不得則和美有聲而後快也射之道備矣　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戰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一二發所以戰陣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用於弩也可不雜於短兵當別爲隊攢箭注射則前無立兵對無橫陳復以陳中張陳外射番火輪迴張而復出射而復入則弩不絕聲敵無薄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山奪水守隘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尅教法令曰

張弩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揎手（揎音宣）屈衫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看張張有闊狹右胜右膊還復當心安
箭高舉射敵遠擡弩頭敵近平身放敵在左右迴身放敵在高上挈脚放放箭訖喝殺卻塹拗喝尾覆弩還著地
夫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撾鼓千搥（撾陟瓜反）三百三十三搥為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為一疊
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昬明畢之每營中兩廂置土馬十二匹大小如常馬具鞍令士卒擐甲冑（音[illegible]）
弓矢佩刀劍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習其事

雜教令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古之善為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三軍
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曰盡忠益時輕行重節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
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捨遊辭巧飾虛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贊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眾勸功
之要術昔馬謖軍敗諸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
蓋諸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
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乃怒而前獲首而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
雖壯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化可謂不濫矣凡人耳
目不可以視千里之外因人耳目而視聽之即無善不聞無惡不見故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三者並進則明不
可蔽如能賞罰不欺明於察聽則千里之外隱微之事莫不陰變而為忠信若賞罰直於耳目之前其不聞見者
誰肯用命哉故上無疑令則下不二聽動無疑事則眾不二志由是言之則持軍之急務莫大於賞罰矣　諸每

營病兒各定一官人令檢校煮羹粥養飼及領將行其初得病及病損人每朝通狀報總管令醫人巡營將藥救療如法仰營主共檢校病兒官量病兒氣力能行者給傔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頭如不能乘騎畜生遞前給驢二頭傔二人轝將行如棄擲病兒不收拾者不養飼者檢校病兒官及病兒傔人各杖一百未死而埋者斬　諸將士不得倚作主帥及恃己力强欺傲火人全無長幼兼管撻懦弱減削糧食衣資幷軍器火具恣意令擎勞逸不等　諸應請甲數葉行數於甲襟上鈔記其袍秤知斤兩於袍背上具注斤兩幷槍量長短尺丈軍司並立爲文案如事了却納取授勘數長短斤兩同即納如有欠少隨即科決徵備其軍器常須磨礪修補亦不得毁棄　諸兵士死亡祭埋之禮祭不必備以牲牢埋不必備以棺槨務令權宜輕重折衷如賊境死者單酌祭酹墓深四尺主將使人臨哭內地非賊庭死者準前祭哭遞送本貫　諸兵士隨軍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幷衣資弓箭鞍轡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及己姓名仍令營官視檢押署營司鈔取一本立爲文案如有破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即鈔爲文記五日一申報營司如其勘檢衣資與簿不同物有贓數即是偷來並仰當火隊見有他物即須勘當狀送營司其衣資不上文歷縱使道失官不爲理亦不得遞相寄附即是盜來受寄及寄物人並科罪　諸拾得闌遺物當日送納虞候者五分賞一如緣軍須者不在分賞之限三日內不送納官者後殿見而不收者收而不申軍司者並重罪三日外者斬　諸有人拾得闌物隱不送虞候旁人能糺告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糺告者杖六十其隱物人斬　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合罰限三日內　諸軍內不得扇動兵士恐嚇隊伍謬作是非敗損營壘　諸營幕作食事須及早天暗以後即須滅火如夜有文牒須讀及鈔寫者須先狀上營主　諸軍內行僞無首從同罪貲財沒官官典取兵士十錢以上絹一尺以上重罪盜軍資雜物幷被

賊偷賂一錢以上無首從同罪如貨易官物計滿一疋無首從同罪應減截兵馬糧料一升以上無首從同罪棄擲軍糧二升以上無首從行盜一疋以上無首從並同罪　諸軍中有樗蒱博戲賭一錢以上同坐所賭之物沒官　諸營各令作異旗一放馬每隊作記旗放驢其馬中夾放驢令四面援馬放其驢馬子並於驢羣四面圍遶驢羣知更牧放狂賊偷馬例須奔走驢羣在外驅趁稍難以此防閑亦甚允便營別即令別放諸軍不得相交非直發引之時不難忽有不虞追喚亦易　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營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不許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即知驢馬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檢校逐水草合羣放牧仍定一虞候果毅專巡諸營水草各令分界牧放不許參雜　諸營除六馱外火別遣買驢一頭有病疹擬用搬運如病人有偏併其驢先均當隊馱如當隊不足均抽比隊比營（比音毗）　諸每營折衝果毅先各請馬衛參往來自合乘騎隊馬當直擬防機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騎其雜畜除非警急兵士不得輒騎　諸軍馬聚會其數既眾應行六畜並仰明為軍印仍須別為營印防閑失擬憑理認　諸營兵發以後捉得闌遺畜生亦有兵士失卻驢馬衣服馱運不能勝舉并仰於捍後虞候處取闌遺畜生馱至前營其六畜卻分付虞候不得不經虞候擅取者及借不送并翦破印及毛尾者斬　諸六畜隨軍如有死者須詣所部官陳牒檢驗是當營六畜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剝皮如印不是本營印即是盜他六畜殺　諸將雜畜不得非理誤死損違衝壞諸軍內馬畜不得擅借人乘用　諸非圍獵不得乘官馬遊獵若因巡檢便行即聽及迴換軍司六畜并重科諸應乘官馬事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及打脊破（以上並衛公軍令具所科罪若臨敵則須重平居則校輕隨時裁定）　諸將三日巡本部吏士營幕閱其食飲麤精均勞逸卹疾苦視醫藥有死即上陳以禮祭葬優給家室有死於行陳同火收其屍及因

敵傷致斃並本將校具陳其狀亦以禮祭葬弔贈如但爲敵所損即隨輕重優賞　有糺告違教令者比常賞倍之　有告得與敵通情者其家妻妾僕馬資產悉以賞之　有糺告主者欺隱應所給比常賞倍之　搴旗斬將陷陳摧鋒上賞　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給戰士每收陳之後裨將虞候輩收斂對總帥均分　與敵鬬旗頭被傷救得者重賞　漏洩軍事斬之　背軍逃走斬之　後期斬之（有故不坐）　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明斬之　與敵私交通斬之（言語書疏並同）　或說道釋祈禱鬼神陰陽卜筮災祥訛言以動衆心與其人往還言議斬之　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煙塵斬之　凡言覘候或更相推託謬說事宜兼復漏洩者並斬之　吏士所經[illegible]因便侵掠斬之　姦人妻女及將婦女入營斬之　不戰而降敵沒其家　凡有私仇須先言狀合其避仇若不言因戰陳報復者斬之　布陳旗亂吏士驚惶罪在旗頭斬之　陳定或輒進退或輒先取敵致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干之行便斬之　或有弓弩已注矢而迴顧者或干行失位者後行斬前行不動行斬干失之行守圍不固一火及主吏並斬之　遇敵攻圍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致陷者全部隊皆斬之　設奇伏掩襲務應機速捷前將先合後將即副進退應援乘者並斬之　爲敵所乘失旗鼓節鉞者全隊斬之　戰敵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者免坐不得者一旗皆斬之　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皆斬之　一將與敵裨將以下不等差主率不齊力同戰更相救助者仗法斬之　吏士雖破敵濫行殺戮發塚墓焚廬室踐稼穡伐樹木者皆斬之　擒獲敵人或有來降者直領見總帥不得訪問敵中事若違因而漏洩者斬之　破敵先虜掠者斬之（入敵境同）　凡隱欺破虜所收獲及吏士身死有隱欺其資物兼違令不收卹者斬之　違總帥一時之令斬之　飲宴集聚音樂者違律　軍中奔走車馬違律（自陳將軍以下並步大營騎入者同）　更鋪失候犯夜失號止宿他火違律　軍行舍信各以校部前後爲次失位及

樵蘇取水出表外者違律　凡有見奇異禽獸蟲蛇雜類詭怪之狀或近軍伍或入營壘當時報本將領見總帥輒有傳說者違律　吏士在行營切防爲人謟誘如有親故賭遺書信使人往來即領見本將詰辨眞僞或射擲遺書獲者不得輒開密封送上總帥而違者違律　凡違律詳輕重論罰而爲等差衞公李靖兵法悉已載之於所未盡者故以此具之

通典卷一百五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三

孫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索其勝負之情索音山格反搜索之義曰主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智能主君也先考校兩國之君主知誰能也若荀息斷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不能強諫是也天地孰得視兩軍所據知誰能天時地利法令孰行設而不犯犯而必誅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者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誰兵器強利士卒簡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陣惶惑將不素習臨陣闇變賞罰孰明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吾以此知勝負矣以此上七事斷得情知勝負也知吾卒之可用以擊之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用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用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頓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是必走之兵夫料敵制勝計極險易利害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為人所擒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籌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喜怒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為其勝負也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相敵情觀其所據則氣勢死生可得而知之角之而知不足有餘之處角量也角量彼我軍馬之則長短可知也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能料知敵情審其虛實者勝也知衆寡之用者勝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或可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尅在和不在衆是也上下同欲者勝言君臣和同勇而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虞待不虞者勝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是也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曰寡人將既精能曉練兵勢君能專任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者是矣此五者知勝之道此上五事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審知彼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尅之者勝負各半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外不料敵內不知己用戰必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知地之便知天

（時孤虛而向背晦暝風雪為之語說）

料敵制勝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蔿為委反）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棄民不養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為本不可以力強）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不蓄義讓而力戰）後終為晉所滅　春秋時秦伯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先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側室支子）有寵而弱不任軍事（弱年少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也（肆暫往而退也）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自有散位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秦晉志未能堅戰拒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　春秋時晉師伐楚月晦楚晨壓晉而陣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閒（古莧反）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罷老不代）鄭陣而不整（不整列也）蠻軍而不陣（蠻夷從楚者不結陣）陣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也故兵家以為忌）在陣而囂合而加囂（囂諠譁也陣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鬭心（人恤其所底也）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剋之終敗楚於鄢陵　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不明敵人之攻不能加也（未可加兵）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能約督）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先陣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毆衆白徒故百戰百勝也又曰善攻者料衆以攻衆（量吾衆寡彼衆寡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

令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存則我不能亡之也故不攻）以貪攻貪貪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其實宜避之）釋堅而攻毳釋難而攻易夫國搏不在敦古（在於合今時宜搏聚也）治世不在善政（在於權宜）霸王不在曲成（在於全大體也）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以何勝對曰以治爲勝不在衆乎起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鬪鼓不進鬪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爲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却如節左右應麾雖絶成陣雖散成行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又曰凡敵有不卜而與戰有不占而避之疾風大寒早興寤遷剖冰濟度盛夏炎熱興役無間行饑驅渴務取於遠師久無糧士衆怨怒妖祥疑惑上不能止軍資既竭時多霖注欲掠無便師衆不多地土不利人馬疾疫道遠日暮士卒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將薄吏輕士卒無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陣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類擊而勿疑若土地廣大人衆富盛上愛其下惠施流布賞信刑察發止得時行陣居列任賢使能師徒習教兵甲精銳四鄰有助大國之援凡如此類憚而避之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爲大將軍信因問王曰今東嚮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大王自料習勇仁彊孰與項王漢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嗚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爲人恭謹人有疾病涕泣與之分食至於功當封爵者印刓（五凡反）弊忍不能與此乃特婦人之仁耳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爲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

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翳也）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定秦滅項項籍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然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王誠能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即定矣

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耳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其後不為百姓萬世慮也布果出下計上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將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敗死（時劉賈都丹徒）漢終破布

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陣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張遼審計立擒賊首亦同料敵之義）

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兵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長洲之苑將士聞之恐權延見羣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

江也劉表治水軍艨艟鬬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軍水陸俱下此則上江之險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
愚謂大計不如迎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材兼仗父兄遺烈據有江東地方數千里
兵精足用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為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豈可迎之邪請為將軍籌之使北土已安操
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船檝可也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為操後患
且捨鞍馬仗舟檝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土必生疾病
此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請得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為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
但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也權拔刀斫前奏
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曹操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　蜀大將諸葛亮悉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
五丈原魏大將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為久駐之本耕者雜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
私焉屢使交書又致巾幗（音虢）婦人之飾以怒宣王王亦屢表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勒懿及軍吏以下不許出
戰姜維謂亮曰辛毗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
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邪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
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焉亮長史楊
儀結陳反旗鳴鼓若將向懿懿遽退不敢追經二日乃行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儀多布鐵蒺藜懿使軍
士二千人著輭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步徑進追至赤岸方知審問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
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孔明料吳不降明矣司馬不料亮死暗矣）　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守又遣大將

侯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尅壽陽　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耀兵漢沔席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多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人難慮始皆戀邑居既還惡移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中山公護及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竪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尋殺之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乎察將之材能察敵之彊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利先勝而後戰守地而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驕下怨可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去迷就士衆猜嫌可振而走重進輕退遇逢險阻可邀而取若敵人旌旗屢動士馬數顧其卒或縱横其吏或行或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護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而不疑勁風劇寒剖冰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而未定合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爲天贊我也豈有不勝哉若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不相親而各逞己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而不敢擊不知而擊者敗地利不得而卒多戰阨者敗勞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絕澗者敗陣無選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也夫兵者盜十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勝故白起對秦王曰明王愛其國忠臣愛其名臣竊伏其重誅而不忍爲辱君之將又嚴顏謂張

飛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咸盡其名節就死而不求生者蓋知敗衂之恥斯誠甚矣又曰凡與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算將揣其謀則如之何對曰士馬驍雄示我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不戰見小利佯爲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內實嚴警外爲弛慢恣行間諜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忿或厚賄以相悅移師則減竈合營則偃旗智足以及謀勇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舍非全軍而不使以多擊少必取於晨朝以寡擊衆必俟於日暮如此則兵多詭伏將有深謀理須曲爲防慎不可失其規畫故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國無小蜂蠆有毒且鳥窮則啄獸窮猶觸者皆自衛其生命而求免於禍難也若困而不鬬乃智不逮於鳥獸其將能乎必須料敵制勝誡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又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曰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孰與己和主客孰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騎畜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工巧孰與己能秣飼孰與己豐資貨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保其勝哉夫軍無小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其實而似詐亦受之但當明聽其實參會衆情徐思其驗鍛鍊而用不得逆詐自聽挫折愚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說稱敵寡弱輕侮衆心而不料其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勇士輒掠財畜獲其首級將闘不斷而重賞之忽敵無備必爲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杖而立汲而先飲者倍程逼迫饑渴兼也夫欲行無窮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梗概而已若遇小寇而有不可擊者爲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銳而地險騎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蓄必死之心將懷擒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可鬬也者彼將愚昧而政

令不行士馬雖多而衆心不一鋒甲雖廣而衆力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繼卒無攻戰之志旁無軍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爲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攻不遂鬬不勝哉衛公兵法悉出孫子如本已具不復重出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敵有十五形可擊新集始至行陣未定未食雖結陣須餽食不順逆風向月建後至敵後來不得地勢奔走行軍失次用力不齊陳布不均不戒我示弱誘敵不設備勤勞倍道兼行人馬未息衣甲馳路雖陣不堅將離大將已去獨任小吏素不威服長路趨戰爭利日夜不息候濟牛渡疾擊不暇貪利求勝不暇整陣險路泥濘阻狹車馬單行左右難救擾亂行列失敘進退不齊縱不相連橫不相對或坐或立驚怖卒阨相逢都無備擬鼓噪掩擊三軍震懾不定陣數移動人馬數顧帥有十過勇而輕死可暴貪而好利可遺仁而不忍可勞知而心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誑廉潔而愛人可侮慢而心緩可襲剛毅自用可誘懦志多疑可惑急而心速可久孫子曰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此言伏姦之地當覆索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兩水地也蔣者水草之聚生也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翳薈草木之相蒙蔽可以藏兵處必覆索之也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人者欲人之進也其所處者居易利也所居利也言敵去我近但遣輕捷我欲使前就之其所處者平利也挑徒弔反衆樹動者來也斬伐樹木除道進來故動衆草多障者疑也結草爲障欲使我度稠草中多障蔽者敵必避去恐追及多作障蔽使人疑有伏爲鳥起者伏也下有伏兵往藏觸鳥而驚起也獸駭者覆也敵廣陣張翼來覆我故驚駭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車來行疾塵相銜故高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薪采來也塵散行而條達各行所求少而往來者營軍也欲立營壘以輕兵往來爲斥候故塵少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其人來使辭卑使閒覘之敵增備也必進來也辭詭而强進驅者退也詭詐也來驅馳無所畏是敵欲退者也輕車先居其側者陣也陣兵欲戰也輕車馳車在陣側無約而請和者謀也未有要約而使來請和有間謀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自與偏將期也半進半退誘也倚仗而立者饑也倚仗矛戟而立者饑之意汲役先飲者渴也向人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疲勞也敵人來見我之利而不能擊進

晝疲勇也。鳥集者，虛也。敵大作營壘示我，而鳥集止其中者，虛也。夜諠呼者，恐也。軍士夜諠呼，將不勇也。軍擾者，將不重也。無威重也。旗動者，亂也。旌旗謬動，抵東西傾倚者，亂也。吏怒者，倦也。軍吏恚怒將者疲倦也。粟馬食肉，軍無懸缻，不及其舍者，窮寇也。殺馬食肉，不復積蓄，無縣甕之食，欲死戰，窮寇也。罌即缶之頸也。行諄諄翕翕，徐言人入者，失其眾也。諄諄，語貌。又不足貌。翕翕者，不眞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人入者，與之言安徐之貌也。此將失其眾也。諄，章倫反。翕，許及反。數賞者，窘也。軍不素敵，數賞欲士卒之力戰者，此恐窘也。窘，渠殞反。數罰者，困也。數行刑罰者，教令廢弛，是困軍也。先暴而後畏其眾者，不精之至也。先行暴於士卒，而後欲畏已者，此將不精之極也。來委謝者，欲休息也。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其伏也。此必有伺諜也。

察而後動

春秋時，齊師伐魯，敗退，魯莊公將逐之。曹劌曰：「未可。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而奔也。劌，居衛反。登軾而觀之，其旗靡，其轍亂，曰：「可逐之。」又春秋時，秦晉戰於羈馬，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事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憖，闕也。魚覲反。晉大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故失常節也。駢，蒲田反。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晉裨將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果夜遁。春秋時，晉師伐齊，齊侯畏眾，齊師夜遁。師曠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烏得空營，故樂也。邢伯曰：「有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及，故鳴也。班，列也。齊師其遁。」叔向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春秋時，晉師伐楚，將戰，楚子登巢車以觀晉軍。巢車，車上爲櫓。楚將子重使太宰伯州黎侍於王後。州黎，晉伯宗子，先奔楚也。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虔，敬也。「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夷，平也。行，戶郎反。「皆乘矣。」乘，承證反。「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右，將帥。左，軍佐。「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鬼神也。竟敗楚於鄢陵。東晉末，宋武帝自京口

舉義兵討桓元元將桓謙屯於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賊有伏兵謂小將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指往摸之摸音莫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　宋雍州刺史袁顗舉兵反顗魚起反沿流入鵲尾與官軍相持既久官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顗將劉胡攻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已平官軍之衆並懼宋將沈攸之曰不可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輒動錢溪信尋至果大敗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遂大潰　後魏將司馬楚之討蠕蠕潛遣姦覘蠕如兖反覘丑廉反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爲驗賊將至矣卽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　西魏將韓果性强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輒能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爲間偵者間古莧反偵丑鄭反果登高視之所疑之處往必有獲　周武帝帥師攻圍高齊後主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椿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幾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不須張幕可代疑也時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衆出汾水關自率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齊人覩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衆稍逼憲又迴軍赴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庵爲帳幕也不疑軍退翌日始悟周人設疑齊人不察庵音諳

驗虛聲知無實

後漢末劉備遣將吳蘭屯下邳曹公遣曹洪征之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洪曰卽飛實斷道者當

伏兵潛行今反張聲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集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東晉末宋武帝率兵北伐圍南燕慕容超於廣固未下時後秦姚興遣使告宋武云慕容見與隣好又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一萬逕據洛陽晉軍若不退者便當長驅而進宋武呼興使答曰語汝姚興我定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送來劉穆之聞興使馳入而宋武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答具語穆之穆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詳云何率爾便答曰未能威敵正促彼怒爾若燕未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宋武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故不語爾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懼自強之辭耳興竟不能出師廣固終拔擒慕容超平齊地

敵降審察

楚漢相持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將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走　後魏万俟醜奴（万音墨俟音其）宿勤明達等反叛寇掠涇州魏將崔延伯率眾討之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眾軍將出營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關俄而宿勤明達率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逕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二萬人　西魏大將周文征東魏戰於邙山裨將于謹率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

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返

通典卷一百五十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四

孫子曰用閒有五有因閒有內閒有反閒有死閒有生閒五閒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因閒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內閒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反閒者因其敵閒而用之者也敵使閒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為我閒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歸相語故曰反閒死閒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閒知之而待於敵閒者也作詐誑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閒知之吾閒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閒則死矣又云敵閒來閒我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閒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閒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為貸死相敕勿洩佯不祕密令敵閒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去必歸敵必信為往必死故曰死閒生閒者反報者也卑己有賢才智謀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已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閒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閒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洩我情實賞莫厚於閒厚賞之類其用事莫密於閒閒事不密則為己害非聖智不能用閒不能得人之用非仁義不能使閒非微密者不能得閒之實用意密而不漏閒事未發而先聞其閒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欲擊所欲擊之軍城之所欲攻所欲攻之城者人之所欲殺所欲殺之人者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為新舊有急則呼之則不見呵止亦因此知敵之情令吾閒必索知之敵閒之來閒我者因以利導而舍之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可令詭其辭故反閒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閒而用之因是而知之故因閒內閒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閒而知敵情因閒內閒者皆可得使因是而知之故為誑事可使告敵因是可得而攻也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閒往返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在因是而知之故生閒可使如期五閒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閒之用厚其祿豐其財故反閒不可不厚也反閒五閒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昔伊呂之在夏殷為殷周反閒豈不重之哉故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為閒者必成大功

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

間諜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於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元蓋用此術也以自通）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盟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因間諜無由得入楚軍）　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不備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　戰國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師使他將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僇（音戮）先人燕軍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　戰國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音寺）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具示緩篇此則反用彼間也）　戰國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爲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爲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子爲將終爲秦將白起所敗　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以亞父范增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

平恣所爲不問出入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已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大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來卽佯驚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太牢因更以草菜之具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悟反間而亡　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捨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齊無備襲齊破之田廣烹食其此偶成韓信用死間之勢　漢高帝被匈奴單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嚮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　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卽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具聲言退誘敵破之篇斯亦同死間之勢　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爲內應以火爲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

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衆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具聲言退誘敵破之篇斯亦同班超破莎車之勢　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拒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僞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遣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略皆不見用孝寬知其離沮因出奇兵

掩襲道常及琛等嵴溯遂淸（溯音泗）　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情狀以告周文帝　齊斛律光字明月爲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今絳郡稷山縣）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祖珽因續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童歌之於路穆婆提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萱以饒舌斥己也（陸令萱卽後主乳母）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啟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　大唐衛公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亦以唐儉爲死間之勢）　李靖兵法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之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卽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其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采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詞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殷勤僞相親暱朝夕慰喻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遣聰明者潛於複壁中聽所間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是竊論心事

我知計遣使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彼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為不覺舍其厚利而善啗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則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為實我即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為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春秋時息侯伐鄭鄭伯與戰於境息侯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鬭）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音於鬼反） 漢武帝患匈奴屢為邊患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日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饑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之後而無忿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為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之政故乃遣劉敬奉金千斤結和親至今為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憂者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固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為效矣竊以勿擊為便 漢元帝時朱崖儋耳二郡夷數反賈捐之上書請不擊便其略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秦氏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而天下潰畔賴聖漢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攘却匈奴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造

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盜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敺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悁居掾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荆蠻大邦爲讐自古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皆可且無以爲於是遂罷其郡(具邊防南蠻篇) 後漢光武建武中北匈奴衰弱臧宮馬武上書請臨塞厚懸購賞喻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及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帝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具邊防匈奴篇) 魏將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吳將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吳之勢基諫曰昔吳將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蜀將姜維因洮上之利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既勝之後必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取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政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心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昔武皇帝破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之 宋文帝勵精爲治俗阜人康元嘉數十年間比漢之文景自以財殷力盛遂經略中原命王元謨等大舉北伐遂至後魏太武親率二十萬衆至於瓜步喪師蹙國斯不量力黷武之謂也 陳宣帝即位數年遣吳明徹率師十萬渡江盡克淮南之地息師不二三載更攻後周之彭城大敗於呂梁明徹并將卒並沒江左削弱自此之由斯亦不量力而黷武窮兵之累也 後周武帝伐齊軍次

并州齊將安德王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拒帝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城東門令諸軍繞城置陳至夜延宗率其衆排東門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爲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閫下積屍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嶮僅乃得出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周武窮兵幾於不濟）

臨敵易將

戰國燕昭王使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卽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以騎劫代毅遂爲齊將田單所敗得齊地復歸於齊　秦師伐趙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閒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　晉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荆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政（西陵今夷陵郡）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於孫皓元凱欲閒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晉軍將至使其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皓不悟致敗）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文帝遣鄖公韋孝寬爲東道元帥師次沁（沁音七鴆反）水水漲未得渡長史李詢上密啟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等並受尉遲迥饋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文帝以爲憂欲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卽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鄖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所以致敗於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爲諸將舊來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僞縱有異意必不敢動文帝大悟卽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爲諸將節度竟成大功（隋文帝悟之而勝）

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故曰不從中御）

軍政不一必敗

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音延)聞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參倉含反)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欲專其所行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改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苦高反)之間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欲爲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旃趙穿子)請挑戰不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猶登也)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先縠不可(不肯設備)隨會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帥將也覆謂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皆敗績 春秋時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熸(熸音尖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中重主喪亡故其戰人無復氣勢也)吳將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剋其愛雖小必濟(剋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敵楚大將死其師熸薳越爲帥帥賤多寵政令不一(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於越也薳爲委反)七國同役而不同心(七國楚頓胡沈蔡陳許也)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吳子從之戰於雞父(音甫)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囚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我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 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險阻征之不一二年不可定也今皆來集其衆

雖多莫相歸伏軍無適（音的）主一舉可滅爲功甚易吾是以喜

軍無政令敗

後魏末原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州人李賢乃招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勝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驅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群賊大驚一戰而敗狼遁走追斬之

推誠

後漢更始初光武爲蕭王定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各歸營勒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由是皆服　東晉末劉道規爲荆州刺史桓元餘黨苟林屯江津桓謙軍枝江二寇交逼以絶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西魏將王羆之守華州也（今馮翊郡）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臣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視其誠信皆無異志

示信

春秋時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諜閒也）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　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不背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世之政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之功乎是以先之眾皆悅服　魏明帝自征蜀至長安遣張郃諸軍勁卒四十餘萬向劍閣諸葛亮有戰士萬二千更下者八千時魏軍始陳番兵適交亮參佐咸以敵眾強多非力所制搉權停下兵并聲勢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為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敕速遣於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住者憤踊咸思致命臨軍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司馬宣王一戰大尅此之由也

示義

春秋時晉將荀吳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邑）鼓人或請以城叛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人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適歸）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能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也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人而頓兵何以事君吳曰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猶保守也賈音古）賈怠無卒（終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尅鼓而返不戮一人　秦末天下兵起范增說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

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能復立楚之後也乃求楚懷王孫心立為懷王以從民欲　漢楚相持之際項羽擊陳留外黃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令之舍人卑也以其幼弱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強音其掌反）外黃恐故且降大王大王至又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　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請發喪漢王從之遂為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王放殺義帝江南大逆無道寡人親為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於是諸侯多從之　晉征南大將軍督荊州諸軍事羊祜至鎮務修德行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潘景陳尚來寇祜追斬之而美其死節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為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常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祜豈酖人者時談以為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　東晉末宋武帝為將北伐後秦姚泓以檀道濟為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為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悅

相率歸之者甚衆　後魏遣將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尅之將盡以其人爲軍實副將酈範曰齊四履之地號爲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定也今皇威始被人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義示之軌物然後人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無益軍聲失之有損軍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成敗之機足爲鑒矣若飛書告諭可不攻自伏縱其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　隋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尙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尙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其數千人法尙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陳始交法尙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　大唐武德中李靖旣尅江陵降蕭銑時諸將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旣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旣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所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鎭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爭下

通典卷一百五十一終

通典卷一百五十二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五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撫士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亡寒）　又晉聲子詒楚謂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　戰國魏以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嬴（音盈）糧與士分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謂之曰母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五城　劉項相持之際田橫據有齊地漢將韓信灌嬰平齊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人入海居嶋（音島）中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大者橫身小者徒屬）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謂其客曰陛下所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改猶可知也遂自剄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以王者禮葬橫既葬二客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島中聞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　漢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

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之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　後漢桓帝以段熲爲破羌將軍征羌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爲死戰　皇甫規延熹中爲中郎將持節監討零吾等羌會軍中大疾死者十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　魏將諸葛誕守壽春以司馬氏累代擅權遂舉兵稱匡輔魏室爲辭司馬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且招且戰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曰爲諸葛公死無恨以至於盡無一人降時人比之田橫矣戌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既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其得士心如此　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寶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力　又王思政守潁州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川灌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任城遽辱王命力屈道窮計無所出惟當效死以謝朝恩耳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明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涕泗交流無屈撓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遂無叛者　後周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初齊攻晉州恐周師卒至於城南穿塹自喬山屬於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陳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御馬從數人巡陳處分所至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士感見知之恩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北塹列陳

帝欲薄之以礙塹遂止自旦至日中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塡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退遂一北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齊衆大潰　大唐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兵士到者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不能起太宗招至牀前問其所苦仍勒州縣厚加供給凡在征人欣然縱有病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巖城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爲之吮血由是從行文武競思奮勵及軍迴行次柳城招集戰亡人骸骨設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恨　司空李勣每將兵在軍識其臧否聞人片善扼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克捷及薨哭之或有嘔血者

明賞罰

後漢大將曹公每攻城破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有功者若勛勞宜賞則不悋萬金無功望施分毫不與

賞宴不均致敗

春秋時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食音嗣）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爲政今日之事我爲政與入鄭師故敗

行賞安衆

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及所親愛所誅皆平生讎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爲之奈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舊嫌）計羣臣所

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三月上置酒封齒爲什邡侯因趣丞相亟定功行封羣臣皆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矣趣讀曰促

分賞取敵

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奈何對曰楚軍且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於是發使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圍羽垓下

行賞招降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爲也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遍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及聞豨將皆故賈人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賈音估

示惠招降

春秋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爲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饑者食之爲之令主而供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爲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　蜀大將關羽圍魏氏之樊留兵將

備公安及南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守將麋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是公事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朝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羽還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

軍師志堅必勝

春秋時晉師伐齊陳於鞌晉解張御郤克鄭邱緩為右及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所以御左輪朱殷（烏閑反）豈敢言病吾子忍之邱緩曰自始合茍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推車）張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以其病敗君之大事擐甲執兵固即死也（即就也擐音患）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畢正反）轡右援枹（音桴）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軍）齊師敗績　東晉將周訪討江沔間賊杜曾訪有眾八千進至張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眾心令小將趙允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允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允號哭還戰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敕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定漢沔　東晉將朱伺善戰人或問之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

唯以刃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軍將驕敗

春秋末吳子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强圖之奈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擊之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　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說高陵君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項梁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其將章邯夜銜枚擊梁大破定陶梁敗而死（梁自號武信君）　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將略地河南州縣多下之隋文帝遣將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倪塢與迥將劉子昂劉裕得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音了）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　隋末翟讓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郡通守張須陁以兵攻讓讓數爲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很可一戰而擒之公但列陳以待保爲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詐與戰不利軍稍卻密發伏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陁衆大潰之遂斬須陁於陣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春秋楚大饑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楚之小國）楚使廬戢梨侵庸庸遂之囚子楊窗（窗戢梨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潘尫曰不可姑且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

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也輕楚故但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於臨品（驛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部也兩道攻矣）楚將子越自石溪子員（音筠）自仞以伐庸遂滅之

軍行自表異致敗

春秋時狄人伐衛戰於滎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敗遂滅衛　東晉末桓元篡晉宋武帝起義討之元敗泝流奔荊州留其將何澹之郭詮郭昶之守湓口宋武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旍旗甚盛無忌謂將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宜亟（紀力反）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獲因縱兵乘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使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然因乘勝逕進無忌鼓譟赴之澹之遂潰（何澹之表而不處何無忌悟而取之）　宋晉安王子勛（音勳）舉兵潯陽宋將殷孝祖討之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者十伍相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陳為矢中而死　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戰邙山時周文見齊神武出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逐齊神武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為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

東魏將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大將周文率衆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陳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沒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仰呼索縣繩又不得拔刀劍門追兵至敖曹奮頭詬曰來吾與爾開國公追者斬之

師行衆悲恐敗

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逸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衆伐魏至參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慙憤嘔血因而寢疾却還道卒

聲感人附

夫聲感人享宴將士以激勵於衆酒酣使拔劍起舞作朋角觝伎鼓叫呼以增其氣絲竹哀怨之聲不可奏使人悽愴損銳氣挫壯心則難勝敵漢王圍項羽垓下令師人四面楚歌羽衆久苦征戰思歸遂潰晉將劉琨守太原羣胡圍之琨計窘吹笳聲寥亮胡人久倦征戍夜聞遂潰並具先攻其心篇中斯以聲感人也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先容之廟堂處其危難然後高壘深溝使兵士練習故敵不得勝以待敵之可勝以此守備之固待敵之闕則可勝之不可勝在己言守備之固制敵在外可勝在敵守備之固自修理以俟敵之虛解已見敵有闕漏之處然後可勝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若敵曉練兵事策與道合深為己備者亦不可強勝之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敵有備也己料敵見敵形者則勝負可知若敵密而無形亦不可強使為敗故范蠡曰時不至不可強生事不究不可強成不可勝者守也形藏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可勝者攻也敵攻己乃可勝也己見其形彼寡我衆則可攻故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守備者務因其山川之阻邱陵之固使不知所攻言其深密藏於九地之下又曰城有所不攻固而多糧

守則有餘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

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强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憊果自解去

守拒法附

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疏地下灌溉可汎邑闕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徙之　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阻險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　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狹闊以此為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夫功之內（以城中壯男為一軍壯女為一軍老弱為一軍三軍無令相遇壯男壯女則志散而力不專遇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勇人更慮壯夫不戰）　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盡者投藥毒之木石甎瓦茭芻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糗糒魚鹽布帛醫藥功巧戎具鍛冶秸稾茅荻蘆葦灰沙鐵炭松樺蒿艾脂麻皮氈荊棘篚籬釜鑊盆甕礨木鍬斧錐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鐮長梯短梯大鉤連鏁連枷連棒白棒蘆竹為稕（之順反）插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間所要公私事物一切修緝拋石大小隨事　壘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至六七寸　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　城門懸板木為重門　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　城門先造連拒馬鎗壯銳以鏁連

之 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竈十所 卻敵上建堠樓以版跳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 城壕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大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率則百里可知 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下建女牆臺內通闇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氈幕置弩手五人備乾糧水火 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驍勇簡募或十隊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喻激勵赴救 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欲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表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擂(音畾)拯板舉蒼旗須灰炭稕鐵舉赤旗須檑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瓴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須皮氈麻鏁鍬钁斧鑿舉雙兎城上舉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丁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者點檢常旗備擬物為八部城內對敵營自鑿城內為闇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門先自鑿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不得近門棧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貯積泥厚塗之防火箭飛火 轉關橋一梁端著橫檢拔去其檢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傾水中 鉤(音呦)籬戰格於女牆上跳出椽出牆三尺著橫檢椽安鐫以荊柳編為之長一丈闊五尺懸安椽端用遮矢石 布幔複布為之以弱竿懸挂於女牆八尺折拋石之勢則矢石不復及牆 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

徑七寸兩稍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吼敗隊之卒鸞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鸞尾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燒之松明以鐵鏁縋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乘城而上夜中城外每三十步縣大燈於城半腹置警犬於城上吠之處即須加備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行鑪鎔鐵汁舁行以灑敵人游人鐵筐盛火加脂蠟鏁縣縋下燒穴中堙城人　灰麩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目因以鐵汁灑之　連梃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　鉤竿如槍刃為兩岐叉用飛梯及人　鉤竿如鎗兩旁有曲刃可以鉤物　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妄火車中囊敗火滅　天井敵攻城為地道來返自於地道上直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加火薰之敵人自焦灼　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甖用薄皮裹口如鼓使聽耳者於井中託甖而聽則去城五百步內悉知之審知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仍用鞴袋鼓之又先為桔槔縣鐵鏁長三丈以上束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燻之敵立死　城上八隊之間安轉關小抛二機關大抛一雲梯撞抛等其鬪先從城身用木出跳為重女牆高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縣生皮氈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貯水防火先約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奸人放火但令便近主當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大將領親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抛打手抛既衆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力不齊矣　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氈帽仰視不便袍甲厚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帥還迫人衆煩鬧我作轉關女牆騰出城外以轆轤墜鐵索索頭安鐵鴟脚當聚鬧之處擲下撥人敵若兵衆氣盛將卒有疑即迴易左右前

後或替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審察安危隨時變改飛書檄必誘我人速封馳送大將每夜巡城皆改易契令信人持偽契巡行所由不覺罰之覺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與語　敵若縱火焚樓堞以麤竹長一丈鎪音搜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袋貯水三四石將筩內於袋內急縛如濺筒令壯士三五人撮水口急蹙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水合筩漆之而用並小濺筒二十具兼助之門內常以瓮貯水添用　敵若推轒車我作麤鐵鐶并屈桑木為之用索相連轒頭適到速以鐶串轒頭於其傍便處分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兩射自然敗走　敵若木驢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敦之其法以熟鐵闊徑長一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鏁擲下敦訖以轆轤挽上若木驢上有生皮并泥敦著即舉速放火炬灌油燒火　凡敵攻城多背𨸏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內薄築長高於敵臺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　又於城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鉤陌刀錐斧隨要便以為之備若敵攀女牆踊身待其身出十鉤齊搭擊入城中斧刀助之　城若卑地下敵人壅水灌城速築牆壅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團周而視水高中而闊築牆牆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立立後於牆內取土而薄築之精兵備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船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檝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斫營決彼隄堰覺即急走城上鼓噪急出兵助之　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內多穿坑穽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入穽中　城門外預擇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開門驍勇齊擊乘勝逐北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應接易為　敵攻日久衆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衆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衆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擁守防我城門我當乘間驍雄四出與城上人應期內外齊攻專精與疲怠者尤絕必須審察賊

多僞謀其所穴之孔於城內深門爲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啟發機關自然先墜　鐵菱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　陷馬坑長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字相連狀如鉤鏁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路皆設之　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事十字鑿孔縱橫安檢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中門巷要路人馬不得奔馳　木柵爲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堞乃建立木爲之方圓高下隨事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短爲閤道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爲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閤道內柱上布板木爲棧立欄杆於柵上縣門擁牆濠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　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絕處置之無山亦於孤迥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便常以三五爲準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徑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以板爲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開覷賊孔及安視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兩張拋石壘木停水甕乾糧麻蘊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平安舉一火聞警因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卽烽子爲賊所捉一烽六人五人爲烽子遞如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知文書符牒轉牒　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山谷間牧馬兩匹與游奕計會有事警急煙塵入境卽奕馳報探　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道鑿闊二丈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入境卽知足跡多少　游奕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泉井者充常與烽鋪土河計會交牌日夕邏候（邏盧箇反）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游奕人知其副使子將並久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通典卷一百五十二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六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爲道故能用示之不能用言已實能用師外示之怯也若孫臏示弱而制龐涓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理去道也言多疑設其近誑曜敵軍示之以遠本從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度夏陽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待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多設變詐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亂之使彼倉惶離亂而不集聚合於利而動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不合於利而止

示弱

春秋時晉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爲謀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時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兵易以豉反行胡郎反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錡魚騎反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子廉反子反死之鄭叛吳興則苗賁皇之爲也

漢初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匿藏徒見老弱及羸畜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胔老弱胔音漬謂死者之肉也一說讀曰瘠瘠瘦也此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三十餘萬衆兵業已行帝怒以爲沮吾軍沮謂止壞也材汝反械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

解　後漢末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羣下衆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擊乃申命士衆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陳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賊遂大敗　陳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居守北齊軍入據石頭遊騎至於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之初尉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兵定關東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

示怯

周初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强則如之何對曰當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入我伏兵齊起急擊前後衝其兩旁　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署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閒諜厚遇單于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牧為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戰國韓魏相攻齊將田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

素皆悍勇而輕齊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軍（蹶猶挫也紀劣反）五十里走者半之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幷行逐之（幷畢正反）孫子度其行期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刎　隋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宋世謨等衆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兗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為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為京觀　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能為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佯不勝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撤幕設方陳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讓僅以身免

示緩

戰國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問趙奢奢對曰道遠險狹難救譬猶兩鼠鬭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兵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奢縱兵擊破之閼與圍解　後漢末曹公進軍攻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周迴四

十里初令淺示若可越審配遥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馬延臨陳降遂克鄴城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欲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戰攻但恐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鈔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安肯束手當示無能爲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撞競發矢石雨下晝夜攻而拔之　後魏末万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告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大將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爲柵者亦有數處且田且守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諸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聲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棄平亭而走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初岑彭將兵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卽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陽於河

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閒伐木開道直襲黎邱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　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先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弇音甘　張步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勒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旣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恟懼費敢悉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又令將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晝中居二城之閒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勒諸將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勒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卽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者也若先攻西安定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幷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閒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大懼遂將衆亡歸劇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於笠澤夾水而陳越爲左右句卒句卒鉤伍相著別爲左右屯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爲犄勢以分吳軍而三吳越春秋曰越伐吳起軍於江南乃具左右軍將有私卒六千人爲中軍日昏乃令左軍銜枚泝江五里右軍銜枚沿江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來攻我乎亦分其軍爲二陳拒越[illegible]江乃以其中軍銜枚潛涉不譟以襲攻之吳師大敗此語左氏傳同其語小異故附於注末　漢王

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軍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以木爲器如罌缻以度軍無船且尚密）襲安邑虜魏王豹　漢吳王濞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下邑吳師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吳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乃大敗之（亞夫悟之而勝）　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　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漢江州縣）泝江都江而上（江都江成都江）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漢軍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後漢馬援爲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先零羌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吾音鉛牙）援乃潛行閒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後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長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　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　後漢末曹公擊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眾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

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軍竪柵爲甬道而南既爲不可勝且以示弱渡渭爲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爲營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爲備因畜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　後漢末蜀將關羽圍曹公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堰城晃到詭道作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堰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沔水死曹公曰今日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　後漢末田國讓守馬城爲鮮卑攻圍之十重國讓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國讓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赴兩頭俱出發虜不意虜衆散亂皆無弓馬步走二十餘里僵屍蔽地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於遼水文懿遣將軍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阻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赴之乃汎舟潛濟急東北斜趣襄平衍等恐襄平無守夜潰走　魏將郭淮討叛羌其羌師屯河關白土故城據河拒官軍淮見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土故城擊大破之　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攻陽遂有備不得上　十六國前燕將慕容垂討丁零翟釗於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就西津爲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泝流而上釗先以大衆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其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於河南釗聞而奔還士衆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數百騎北趣白鹿垂遣追擊之盡擒其衆　東晉末

宋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曰往年劉敬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音浮）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乃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衆軍乃倍道兼行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其將侯煇譙詵等率衆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齡石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艣四面並登斬侯煇譙詵仍迴軍以麾南城即時潰散　宋劉道濟為益州刺史刑政失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出東門破賊三營斬首數百級賊雖敗已復還合方明復偽出北門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於是奔散　西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反魏將獨孤信討之信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并力拒守信因危道趨綢松嶺（綢直留反）賊不虞信兵之至覩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　西魏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反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襲之事畢然後天明遲於事耳）　陏漢王諒作亂遣其將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不足圖也乃令軍中修攻河陽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艘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溴（古閴反）水兩軍

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

示無備設伏取之

後魏將傅永守楚王戍蕭齊將裴叔業來攻永令塡塹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人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存此足矣何暇逐之　後周韓褒爲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徑先是高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民旣不及設備以故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便人耳目以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以我之清淨待彼之諠譁此治人心者也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元默）

示强

春秋時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於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桔胡桔反柣徒結反）又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門道上市）懸門不發效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懸門施於內城門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言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閒也幕帳也）　春秋時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楚屬之小國）麇人率百

濮將伐楚（百濮夷也麇居筠反）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也）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
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
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 春秋時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玉從晉師晉退
三舍楚師不止晉師又次於城濮楚師背酅（音攜）而舍（酅丘陵險阻名） 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莫杯
反）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也） 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
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 晉車七百乘韅（呼見反）靷（引與進反）鞅（於兩反）靽（音半五萬二千五百人也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
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備修） 晉侯登有莘（古國名）之墟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盛以示强）終敗楚
師 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觀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疏建旌旗以爲陳
示衆也） 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物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以揚塵） 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也） 春
秋時晉聲子聘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以爲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
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麗而還鄭
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則析公之爲也 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從李廣（中官之幸貴者）勒習兵擊
匈奴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被射傷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鵰者也（鵰善飛故使善射者射之）廣乃遂
從百騎以馳三人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遙見匈奴有數千騎見
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
匈奴必以我爲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

近卽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胡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縱馬臥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卒不敢擊向夜半時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朝廣乃歸其大軍　後漢廉范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虜遙見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朝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虜自此不敢向雲中　後漢虞詡爲武都太守以討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卽停車不進而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旁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强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强弩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出北郭門入換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奔因掩擊大破之　蜀將諸葛亮屯於陽平遣魏延軍幷兵東下亮唯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魏延軍錯道逕前當六十里偵（昌鄭反）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勅軍中皆臥旗偃息不得輒出菴幔開四門掃地卻飲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北趣山亮謂參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强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爲恨矣　後漢末陳登爲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束一聚相

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互然其聚城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級　西晉杜元凱伐吳陳兵於江陵遣牙門管定周旨及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郡都督孫歆震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度江也旋皆破之　十六國後趙石勒荆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於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諜還告晉南中郎將周撫以爲勒軍大至懼而奔於武昌敬遂入襄陽焉　十六國前涼張重華以謝艾爲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音遙）車冠白帢（苦洽反）鳴鼓而行秋遥觀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音朔）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伋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走馬奔大夏也　東晉末宋武帝爲將討海賊孫恩恩在扈瀆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旣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旣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衆以爲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稍集　東晉末桓玄篡晉宋武帝起義討玄使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陳皆殊死戰無不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煙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　蕭齊將馮道根守阜陵初到阜陵理

城隍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徐混反）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　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卽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　梁雍州刺史嶽陽王詧雖稱藩於西魏而尙有二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觀之以爲三萬懼而服焉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之

後漢初麗萌董憲反與蘇茂佼彊（佼音效）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日日諸將請進賊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衆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　十六國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於高堠（今絳州聞喜縣界）遂圍洛陽勒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堠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對曰劉曜乘高堠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攻金墉此其無能

爲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鑾旗親駕必覩旌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皐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至成皐勒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於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人於城西彌悅勒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騎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城西而北擊其前鋒大戰於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陳擒曜以徇於軍

通典卷一百五十三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七

孫子曰佯北勿從（北奔走也敵方戰形勢未衰便奔走而陣却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陣兵從卒亂所以多爲變）

佯敗引退取之

春秋時晉楚戰於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於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却者）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側巾反）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帥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

春秋時楚將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將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衡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前還與戰）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

戰國秦師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爲將拒秦將王齕（恨勿反）於長平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軍令軍中有敢洩言武安君將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刼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秦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

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時馬服子與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降皆抗之　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當左費將軍當右漢王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却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後漢初馮異與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難以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却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　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誡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遂大敗之　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清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眞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乃上策也木汗從之卽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眞寧趣樹敦吐谷渾娑周王率衆逆寧寧擊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卽吐谷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其王先已奔賀眞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偽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偽稱敗怠敵取之

隋末楊元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元與元感戰兵始會元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元感矣官軍稍怠元感與數千騎乘之元兵於是大潰

引退設伏取之

春秋時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殪於計反死也衷竹仲反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返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 春秋時吳侵楚楚將養由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楚地）大敗吳師 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退 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於廩丘晉將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廬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進屯於景亭兗州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於外揚聲將歸河北張平以爲信然入於空營季龍迴擊敗之遂陷廩丘 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來伐至三城勃勃率騎禦之興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勃僞退伏以待之興將姚榆生等追伏兵夾擊皆擒之 後魏万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民以挑之醜奴大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强盛往復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數十爲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便騎馬東出似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

騎追岳東行十餘里依横嵐設伏兵待之賊以路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嵐東岳乃迴與賊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步卒萬餘　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萬來救太宗自率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牢四月建德自滎陽西上築壘千坂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東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伏李勣程齩（齩五巧反）金秦叔寶令尉遲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衆大驚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却遂引賊以入伏内李勣等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昨旱反）斬首數百級

聲言退誘敵破之

後漢西域莎車國王不服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疎勒諸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兹龜兹王遣將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疎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歸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衆皆以爲然乃陰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兹龜兹聞之喜使其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至鷄鳴馳赴莎車軍營掩覆之胡皆驚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　十六國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因大泣歎曰死中復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魁楊定皆羸師以誘之雖蕞（蕞本外反）爾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鬬況乾歸而可覩風自散乎今宜部陣而前步騎相接徐俟諸軍大集可以一舉滅之延不從戰敗死之　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音誥）亹（音門）有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太乙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前天意欲吾迴師燒攻具而還次於川巖閒李士

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進軍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士業於懷城遂進克酒泉　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海鹽宋武帝為將築城於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宋武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宋武所在曰夜已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宋武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魏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偽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者趙兒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將士饑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千日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趙師拒於井陘信與趙軍戰良久棄旗鼓走趙空壁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持漢赤幟從間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漢幟二千趙軍既攻信不克歸營見之遂驚潰走　隋末羣盜起隋將張須陀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萬須陀纔萬人勢力不敵去賊六七里地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卻必輕來追我其衆若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皆曰願行於是須陀委柵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燄漲天明月奔還須陀卻逐之大破賊衆明月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設伏引敵鬭襲其營

隋末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在東都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二萬營於洛南李密軍於偃師北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衆遲明度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遠出兵以拒之陣未成兩軍以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示退乘懈掩襲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橫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驍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　後魏將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爲副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卽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剋　後魏末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弒遂舉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國魏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可易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且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西魏末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引入吾城且彌

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定能制之以此還軍策之上者盜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比觀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盜豈不能斬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并獲簟廉王　隋遂州獠反隋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栅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敵退追奔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詡謂繡曰不可追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亟紀力反）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及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皆驗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斷後追兵雖精兵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　後周大將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爲敵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敗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衆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齊人不悟而不追擊耳）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戰銳等隊打賊敗其駐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遙叫作聲援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趁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縱賊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齊將段韶與右丞相斛律光率師伐後周五月攻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壘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加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為然遂圖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謂光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其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眾

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洿下皆由急疾之流激得其勢）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討敵如鷹鸇之所搏撮也必能挫折禽獸者皆由伺候之明邀得屈折之節也王子曰鷙隼一擊百鳥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萬獸無以爭其威）不責於人（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師眾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孟明也）故能擇人而任勢也（權變之明能簡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迴避也）方則止圓則行（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由兵勝負之形）故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言形勢之相因）是以善戰者其勢險（險猶疾也）其節短（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遠擊近）勢如彍弩節如發機（在度內不遠發則中彍張也言形勢之彍如弩之張奔擊之易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所以破精也）然用兵之法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多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勢之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迫動則生變化）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示以遠近其道里先敵者至也）故迂其途（示之遠也）而誘之以利（已外張形勢迴從遠道敵至於應爭從其近皆得敵情誑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此先知迂直之計者也是以軍爭為利眾爭為危（善者則以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交爭有所奪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舉軍

而爭利則不及（遲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也）是故卷甲而趨利則日夜不處（行不休息）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若慮上二事欲行速疾卷甲束伏潛軍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爲敵所擒也若秦伯擊鄭三帥皆獲是也）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而一至（百里爭利非也三將軍皆爲擒也强弱不復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以半至（蹶猶挫也前軍之將以爲敵所蹶敗）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走而趨利三分之二至）以是知軍爭之難

兵機務速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且布之謀主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城潰生擒布　蜀將諸葛亮伐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往雍郿（音眉）爲後鎮宣王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反攜反）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覩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忌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　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安之紿（音殆）達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搆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吳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復一

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水柵以自固宣王度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劉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　十六國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果大敗之　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褐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姦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則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初　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迎戰敗退走信令忠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　隋末高祖義師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鎮河東二人同心

非造次可進欲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卽班師將恐義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爲賊爾何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赴霍邑遂平老生　大唐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杲其將宋羅睺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之歷反)墌(之恕反)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太宗具知賊中虛實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仁杲遂開門降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尙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以發故剋也羅睺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遂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盡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追不及迴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成算諸君盡不見也　武太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溫爲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旣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舉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算也敬業以爲然乃自率兵四千人南渡以擊潤州思溫密謂杜求仁曰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并力度淮率山東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以悔之所以遂敗　衛公李靖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導之

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之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掩襲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勳理晥城（今同安郡）恃兵強士勇橫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左自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矣擊之路由不便幸因將軍神武而臨之且上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府未能過也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為外援勳然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孫策多謀而善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羝（音低）羊觸藩羸（力為反）其角不能退不能進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廬江果為策所襲勳窮蹙遂奔於曹公　後漢末袁紹將許攸降曹公言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把束薪所歷道有問者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掠抄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為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燔其糧穀寶貨紹故敗　後漢末蜀將關羽遣麋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屯陸口蒙外倍修恩厚與關羽結

好羽多留兵備南郡恐蒙有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理病爲名羽聞之必徹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還建業羽果稍撤備而悉衆赴樊城蒙遂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更衣爲商人以理征棹達曙兼行過羽所置屯戍輒縛之羽遂失驚師次於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無復鬭心稍稍而散羽竟爲吳師所擒荆州遂平　東晉末宋武帝秉政劉毅爲荆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率兵討之遣裨將王鎭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鎭惡進路揚聲劉藩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兗州刺史藩爲副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鎭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鎭惡次之舸留一乙士(卒之次者)對舸岸上豎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次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鎭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藩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不入又遙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燄漲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悉被火燒矣行命閉諸城門鎭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大開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軍攻金城西門鎭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南門毅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食時就鬭至中晡西入退散及歸降略盡鎭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金城內亦未信裕自來鎭惡至軍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鎭惡因命鬭且共語衆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厲事前陣散潰毅左右

兵猶閉東門閤拒戰鎮惡慮暗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毅慮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死　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進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澀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迴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甘言厚幣乘懈襲之

東晉初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勒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畜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於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　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皋圖逆召高涼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爲反耳頃者京師危迫羽檄徵兵徧於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於泉願且勿行遣使詣之曰身疾篤請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爲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洗氏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唱言琛貢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謹令妻洗氏傳啟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出迎洗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洗氏入據其州盡收其衆

通典卷一百五十四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八

孫子曰銳卒勿攻强而避之避其所長也彼府庫充實士卒强盛則當謹避以待其虛欲以弱制强不可支也少而逃之高壁壘勿與戰也彼衆我寡不可敵則軍自逃以匿其形不若則能避之引兵備之强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待利而動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敢與大邦為仇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强又不能弱所以敗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理變者也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孤特之象也言敵前有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陣必有倚伏詐誘之謀審察以待勿輕邀截也此理變詐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理氣者也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故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

避銳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暴寇卒至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曰暴寇之來必精且强善守勿應潛伏路傍暮去必醉朝乘重裝驍騎逐擊勢必梟當過我伏內如雪逢湯　後漢末袁尚據鄴率兵圍擊兄譚於南皮留蘇由審配守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皆以為此歸師人自為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來當避之若循西山來者此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臨滏音釜水為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城中崩潰　東晉末宋武帝伐南燕慕容超嶺南賊盧循徐道覆乘虛襲建業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為慮謂道覆曰大軍未至晉吏部尚書孟昶便覩風自裁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定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宋武奔還拒守宋武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洲乃成擒耳於是登石頭城以覩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宋武顧左右

失色既而回泊蔡洲道覆猶日日欲上循禁之使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宋武慮其從白石步上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賊遂率衆數萬屯丹陽郡宋武率諸軍馳歸衆慮賊過江咸謂當逕還拒戰宋武乃先引軍還石頭衆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頓既入城解兵息士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陣於南塘參軍褚叔度朱齡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長刀矛鋋刃甲耀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矟並結陣以待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連營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焱音標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備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以火攻破之俄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攻破四十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率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堅壁挫銳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陳(厭窄其未備)軍吏患之裨將范匄(音蓋)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中而疏行(戶郎反)首(疏行首者當陳前決開營壘為戰道)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書曰楚師輕窕(土凋反)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　秦將王翦率兵六十萬擊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壯士擊大破楚軍鄿南因而滅其國

漢景帝初吳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戰遂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烏路反)亞夫於帝帝使人告之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為將軍(楚相張尚諫吳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卽走亞夫軍會下邑吳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饑數挑戰遂死奔亞夫壁亞夫終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臥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饑死遂以叛散　後漢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賊於鄡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鹵與虜同掠奪取之)絕其糧道積月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高湖重連賊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戰於蒲陽悉破降之　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馬景王使鎮東將軍毌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死地其鋒未易當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敝之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卒趣合榆斷要其歸路儉帥諸軍以為後繼恪懼而遁欽逆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十六國前趙劉曜遣將討氐羌大酋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遊子遠頻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日劉曜自來猶無

若我何況此偏師自欲降乎遂率勁卒五萬人晨壓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有專諸之勇慶忌之捷士馬之强人百匪敵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遲直吏反明設覆而出戰擒伊餘於陳盡俘其衆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潯陽已發東下宋朝惶駭宋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至於覆敗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夫應變之術不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戰不得自然瓦解請頓新亭以當其鋒休範果敗 大唐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於析思歷反墌之恕反城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戰諸將咸請戰太宗曰我士卒新經挫衄銳氣猶少賊驟勝必輕進好鬬我且閉壁以拒之待其氣衰而後擊可一戰而破此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糧盡軍中頗攜其將翟長孫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行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是盡銳攻梁實冀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宗度賊久疲復謂諸將曰彼氣將衰吾當取之必矣申令諸軍遲明合戰復令將軍龐玉陳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以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大潰 武德中太宗率師往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時年十七從軍太宗登玉壁城觀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敗之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於清江銑遣其將乘勝入北山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卽勢寡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銳師水戰孝恭果敗奔於南岸（河間違之而敗）

敵饑以持久斃之

後漢初河南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蕃（音反）去憲所百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敕各堅壁以待其弊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　後漢王霸馬武旣破周建蘇茂營賊復聚衆挑戰霸堅臥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吉堯反）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旣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萬入兗州界刺史劉岱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鬭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唯以抄掠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選精銳兵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劉岱違之而敗）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强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違之而敗）　隋煬帝征高麗九軍已渡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帝意會高麗國相乙支

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僞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隨擊之大敗（文德七戰七北還延令敵饑疲亦有持久之義） 隋末宇文化及弑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告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於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丁仲反）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知略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於密者前後相繼 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爲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爲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基等絕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乃遁

因敵饑乘其弊而取之

漢王以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因其饑而遂取之今釋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終滅羽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春秋時齊師伐魯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戰於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剋之 晉將毋邱儉文欽反司馬景王遣鄧艾督太山軍屯樂嘉欽將攻艾景王銜枚徑造樂嘉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

謀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鼓諫而欽不能應鶩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鶩小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鶩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鶩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衝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王遣驍騎八十翼而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

致敵力疲夾攻敗之

後漢初光武遣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為茂建所敗武將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諍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兵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十六國前燕慕容儁已剋幽薊至於冀州冉閔帥騎拒之與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閏言於閔曰鮮卑乘勝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震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兵為三部掎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勵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剋閔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鏁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方陣而前閔乘駿馬左仗雙刃右執鉤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萬餘級俄而燕騎大至圍

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里爲恪所擒

陣久疲致敗

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音祀）水東彌亙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邱以觀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也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剋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之曰賊若不動止宜引歸如其覺動宜引東出士及纔遇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騎將建旗列隊自武牢城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引其陣却上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齩（音咬）金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表裏俱奮賊徒大潰生擒建德　武太后初徐敬業起兵於揚州武太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於高郵之下阿谿散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燒而退孝逸進擊大破之

孫子曰出其不意（攻其空虛之塗也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識）

出其不意

後漢初光武遣鄧禹西征至河東禹擊更始將王匡禹軍不利戰罷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整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輒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經廣漢德陽亭趣涪（音浮）出劍閣西四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

之曰攻其不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緜竹列陣相拒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遂進軍至城都蜀主劉禪面縛舁櫬詣軍門降　晉將鎮南將軍杜元凱伐吳樂鄉城晉牙門管定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歆先遣軍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江陵吳都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陴晉師攻剋之　晉末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乂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乂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乂奉惠帝討方於城內方軍遙見乘輿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於十二里橋人情挫衄無復固志或勸方夜遁方曰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爲成功耳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七里乂既新捷不以爲意忽聞方壘成乂師乃出戰遂大敗

西晉末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於渚陽勒分遣諸將連出挑戰頻爲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備攻具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解外救不至內糧罄絕必敗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老彼師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剋張賓曰聞就六眷剋來月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末柸所可勿復出戰示之以弱速鑿北壘爲突門二十餘道候賊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敵必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柸之衆既奔餘自摧散擒末柸之後王浚指辰而定勒納之即以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於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候

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於城上會孔萇督諸突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柸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乘勝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甲馬五千匹就六眷收其遺衆屯於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并以末柸三弟爲質而請末柸諸將并勸殺末柸以挫之勒曰遼西鮮卑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質而遣末柸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也　東魏西荊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募赴之東魏北清(音肯)太守宋帶劍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劍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卽執之一郡遂定　東魏大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趨潼關高敖曹圍洛州(今上洛郡)　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居綺反)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與之相持必得行其策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剋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差跌(徒結反)悔無所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鬭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剋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比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旦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周文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焚輜重棄城而去齊神武亦撤橋而退周文初與諸將謀咸難之周文乃隱其事佯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尚書直事郎中宇文深對曰竇泰歡之驍將也亟勝而輕敵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援之內外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泰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卽救之則竇可擒也旣擒竇泰歡勢自沮(慈呂反)迴軍擊之可以制勝周文喜曰是吾心也君

卽吾之陳平也　後周末隋文帝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拒命隋文遣將梁睿討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破之王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州聞梁睿將至惎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劍閣一將指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睿遣將分道攻惎自午及申破之惎奔歸於謙睿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惎守城而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惎卽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斬之　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拒之雨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音的弓馬是憑今雨瀰時弧矢俱弊突厥人衆如鳥鎩所八反翮我屋宿火食槍槊侈利料我之逸揣敵所勞此而不乘夫復何時今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驅其後虜俗進不相讓退不相救自此以北澗谷深長時有一道貫魚以度因而追之彼十萬騎坑穽中物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曉兵者所解也諸君勿疑於是潛師夜出冒雨而進醜徒震駭因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焉二可汗內離頡利欲戰不可因請和而去　貞觀中蘇定方率兵討突厥賀魯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凌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二百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所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埋瘞骸骨存問疾苦復其產業賀魯所虜掠者悉檢責還之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以追賀魯遂擒歸於京師　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李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掩至相謂曰唐兵

若不傾國而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數驚四年靖進擊定襄城破之突厥諸部落並走磧北突利可汗來奔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於京師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之頡利雖外請朝謁而內懷持疑靖揣知其意是時詔遣鴻臚卿唐儉攝戶部尚書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既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非君所及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將逼其牙帳七里虜始覺列兵未及行陣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首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遂滅其國復定襄恆安之城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　貞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征之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

孫子曰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不備之處）

擊其不備

春秋時衛人燕師伐鄭（南燕姞姓姞巨乙反）鄭將祭（側介反）足原繁洩（私列反）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將以制人敗燕師於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　魏將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袁尚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宜亟擊

之翌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藩破之水道得通　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禿髮傉檀（內沃反）檀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於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以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爲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於姑臧夷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而歸　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隋將王世充守東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兵得二萬人馬千餘匹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之者卽入縱火焚之密軍由是大驚而潰

攻其不整

春秋時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烏宏反）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頭白有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以求勝）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宋商之後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勍強也言楚在險隘不得陣列天所以佐宋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雖因阻擊之猶恐不勝也）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音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胡耇元老之稱）明恥教戰求殺敵也（以明設刑戮以恥不果）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及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殺敵人則當可不須鬭也）三軍以利用也（爲利興也）金鼓以聲勢也（鼓以佐士衆之聲氣）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巖不整陣也儳音讒宋公違之而敗）　後漢末曹公討鮮卑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平剛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

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大敗也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能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吾也恃吾不可攻也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

先設備而勝

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史倚相謂荆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陣而吳人果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少休小人爲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剋從之遂破吳軍　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率諸軍在前與賊人隔湖水滿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營宜爲之備諸軍皆驚恐夜半賊人果遣十部來燒營寵掩擊大破之　晉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李特營李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遂害曾元張顯等　十六國北燕馮跋蒲撥反據遼東其弟萬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所在遹奉主上光踐寶位列土疏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牆棄友于而爲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茲嫌同扶王室萬泥不從刻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密嚴備仍人課草十束之火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萬泥等

通典卷一百五十六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九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有餘力也言己先處形勢之地以待人之來則軍有備士馬閑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若敵已處便勢之地己方赴利士馬勞倦）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言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往必能引致敵人己不往從也）能使敵自致者利之也（以利誘之）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理力者也（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逸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饑虛此理人力者也）

以逸待勞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西魏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隨郡克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拔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漴音崇水流衝曰漴）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竟陵郡皆降如忠所策　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寇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師遠輸遠師遠輸者則百姓貧（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近師者貴賣則百姓財竭（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國家虛也）

師不襲遠

春秋時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使告於秦伯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臯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此道在二殽之間南谷中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而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此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人天奉我也（奉與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為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縗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遂敗秦師於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孫子曰餌兵勿食（以小利來餌己士卒無取也）

餌敵取勝

後漢末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渡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渡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為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　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白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

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白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　晉將劉牢之宋武帝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收斂故恩復得逃入海（孫恩以此得獲免）　晉將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十六國南涼禿髮傉檀（傉奴沃反）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采掠傉檀因分擊大破之　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乜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析敦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乜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據先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乜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乜列河於嶺上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敗悉收得乜列河之衆　隋煬帝征高麗隋將于仲文率衆從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迴擊大破之

軍勝虜掠被追襲多敗（傉檀以悅聽獲致敗亦貪之累故附餌亂之後）

十六國南涼禿髮傉檀伐北涼沮渠蒙遜於姑臧至番禾苕藋（徒弔反）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古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遊師早度嶮嶮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遊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大敗而還

抽軍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馬被賊圍遶抽拔須設方計一時齊拔賊卽逐背揮戈因此必敗其兵共賊相持事須抽拔者卽須隔一隊抽一隊所抽之隊去舊隊百步以下遂便立隊令持戈槍刀棒並弓弩等張施待賊張施了卽抽前隊如賊來逼所張弓弩等人便卽放箭奮擊如其賊止不來其所抽隊便過向前百步以下隊便準前立隊張施弓弩等待賊旣張施訖準前抽前隊隔次立陣卽免被賊奔壓其被抽之隊不得急走須徐緩而行如賊相逼卽須迴拒戰其隊頭押官押後副隊頭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隊頭便斬違失節度者斬全隊

卑辭怠敵

孫子曰卑而驕之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邀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卜之猶卑靜而下之

戰國燕軍大破齊國齊將田單守卽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飯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卽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卽墨卽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强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食而忽略可貨以賂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前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於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招矩時

主矩未暇為備遣使奉牛酒詐降於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以身免　大唐貞觀初突厥頡利自原州却歸時遣李靖討之頡利計窘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為藩臣太宗遣唐儉安修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頡利不肯朝覲謀待草青馬肥將踰沙磧靖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寬須率精騎齎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督軍疾進奄踰白道過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說不虞官兵之至靖軍奄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孫子曰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言應變出奇無窮竭）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後漢初赤眉青犢十餘萬眾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眾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不動選敢死士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間行（傅著）純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眾驚走追擊遂破之　宋柳元景為隨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力少糧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眾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為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眾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蕭齊末梁武帝發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頓於越城呂僧珍猶守白板齊主東昏將李居士密覘知城中眾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併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

人出其後守陴者復踰城而下（陴，婢支反）內外齊擧居士等應時奔敗　陳將周炅鎮安蘄等州高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蘄與炅相遇炅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　隋漢王諒據并州反隋將楊素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嶺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獲數萬

兩軍相對繼遣軍助卽勝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其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異，姓名也）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以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禆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觀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卽齊王宮視中之壞臺也東觀記作寰臺）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布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後漢末呂布復從東昏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命婦人守陴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隄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明日復來曹公隱兵隄裏出半兵隄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隄步騎並進遂大破之　大唐武德初王充據東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太宗以精騎陣於北邙登後魏宣武陵以觀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布陣以當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卽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表裏合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地既險

臨賊多排穳（穳矛也子管反）騎戰稍難太宗親自射之莫不應弦而倒起辰及午賊衆始退因乘之追於城塹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東魏大將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渡蒲津其將薛琡曰（琡昌六反）西賊連年饑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王無渡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軍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力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齊神武達之而敗）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晉司空劉琨守太原遣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衆大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强之有寇已垂至胡可舍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焉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戰僞收衆而北澹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澹兵大敗　梁將陳慶之與仲宗伐後魏之渦陽（渦孤和反）魏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陣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搆隙自太原舉兵趣洛陽帝遣將元斌之斛斯椿（丑倫反）鎮武牢遣使告周文帝謂左右曰

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為難若一處得渡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孝武遂之而敗）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至許原西周文帝至渭南徵諸州軍皆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渡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卽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子兮反）三日糧輕騎渡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軍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觀周文軍少競馳而進不為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周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為二遂大敗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

孫子曰忿速可侮（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猶忿疾急不計其難可動作欺侮）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義不可以慍恚之故而合戰也）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也（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慍怒而鬬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慍可以復喜悅而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言當慎之）故曰明主慎之良將儆之此安危之道也（儆戒也）

挑戰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欲擊何如起曰合賤而勇者將而擊銳交合而北告而勿罰觀敵進取一來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不起此將有謀若其衆追北旗幟雜亂自止自行或縱或橫貪利務得凡若此類將令不行　楚漢相持彭越數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

軍盡得楚國貨賄曹咎自刎於汜水之上　十六國姚襄據黃落前秦苻生遣將苻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爲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怒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果怒盡銳出戰羌僞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於三原羌迴騎拒襄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宋將沈攸之反自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宋郢州今江夏郡）遣人告郢州守將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卻攸之軍因之敗潰　隋末高祖起兵自太原至霍邑隋將宋老生守城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指麾若將圍城者老生怒開門出兵高祖因謂隴西公建成曰汝看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趨東門命太宗引右軍直趨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列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咸卻太宗自南原遙見塵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其陣後表裏齊譟隋師大潰遂擒老生而平霍邑

孫子曰凡處軍視生處高（高陽也視謂自前生也處軍當在高）戰降無登（無迎高也降下也謂山下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逐也）此處山谷之軍也喜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是爲必勝軍無百疾邱陵隄防必處其高陽而右背之（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右之職戰之便也）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也（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陳兵待敵勿輒攻趨也既駐勢不便有礧石之衝也）背邱勿迎也（敵背邱陵爲陣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迎而擊也）

敵處高勿攻

蜀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兵之利也故鬬戰之利惟氣與形也　後周遣將討高齊師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韶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值周軍卽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陣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卻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城之圍並卽奔遁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荀攸曰繡仰食於劉表久而勢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從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曹公還之故敗）　曹公既克鄴袁尚袁熙遂奔遼東衆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服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矣公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其急之則併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假託安衆

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於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吼聲）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師禦於殽而敗之（聲自柩出故曰君命也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正衆心也）　燕將騎劫代樂毅攻齊卽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又令曰當有神人爲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爲師乎田單乃起返走引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衆心乃安竟破燕軍　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

斬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為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為在今誠以吾衆為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說令）廣以為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功然足下卜之鬼乎（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假託鬼神乃可與起耳故勝廣曉其意則為魚書狐鳴以威衆也）勝廣喜念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構火狐鳴呼（去聲）曰大楚興陳勝王（間謂竊令人行也次於廣所次舍處旁側叢祠中為之叢謂草木之岑蔚者也祠神祠也構謂結起也）卒皆夜驚恐且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而號令衆遂從之　世說新書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皆水出乘及前水　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陽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踊躍爭進乃使精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十六國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於武威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為殿下吞之重華以艾為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十六國後燕慕容寶遣將慕容賀麟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沮水依漸洳澤以自固（洳而據反）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　東晉末宋武帝討慕容超圍廣固城數月不拔或說裕曰昔石勒將石季龍攻曹嶷瞻氣者以為澠（音繩）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季龍從之而嶷降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段龕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跡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大半時有蒼鵝飛入帳坐衆咸驚愕其將胡蕃獨賀曰蒼者胡色也鵝者我也胡虜

歸我之徵衆大悅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平廣固

東晉末嶺南賊盧循寇建業宋武帝擊破走至彭蠡湖乃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帝所執麾竿折旛沈水衆並恠懼帝歡笑曰往年覆舟之戰旛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卽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掠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尙有數千人逕還廣州　梁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恟懼許拱反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　隋末李密據興洛倉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以惑之衆皆請戰遂破密

通典卷一百五十六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十

孫子曰絶斥澤唯亟去無留斥鹹鹵之地水草浸洳不可處軍也亟紀力反為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不得已為與敵戰而會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為固守此處斥澤之軍平陸處易軍之利也而右背高前死後生戰便此處平陸之軍也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引兵深入其地與敵行陣相守被敵絶我糧道又越我前後吾欲與戰則不敢以守則不固為之柰何太公曰夫入敵地必按地形勢勝便處之必依山陵險阻水草為固謹守關梁險塞敵若卒去不遠未定而復反彼用其士卒若太疾則後不至後不至則行亂而未及陣急擊之以少克衆　太公曰夫出軍征戰安營陣以六為法亦可方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徙開牙門常背建向破太歲太陰太陰大將軍凡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者邱墓之間地柱者四下中高地獄者四高中下是也　太公曰以步與車馬戰者必依邱墓險阻强弩長兵處前短兵弱弩居後孫子曰强弱長短雜用更發更止敵人車馬雖衆而至堅陣疾鬬材士强弩以備前後孫子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解也武王曰我無邱墓又無險阻敵人之至甚衆以車騎翼我兩傍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為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士卒十行布鐵蒺藜遙見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迎廣以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持行馬進退闌車以為壘推而前後直而為屯以强弩備我左右然則命我三軍皆疾戰而必勝也孫子曰以步兵十人擊之騎一匹　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審知地圖轘轅之險謂路形若

轘而又還曲維氏東南有轘轅道濫車之水（其水深泚能汎車）名山通谷經川（謂常川也）陵陸邱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苴草謂其草深茂能有所翳藏）道里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困謂其地墝埆不可種藝殖謂墝田可播殖者）必盡知之（凡如此者兵主所當知也）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藏謂苞蘊如心）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　大唐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護府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崗將士云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徙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不任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便利也）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鄉導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腑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冠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遙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覩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故煙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豈不得保其全哉（必須先覘敵國道路遠近水潦山川谿谷險阨城邑大小溝渠深淺蓄積多少兵革之數豪傑姓名審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附

衛公李靖兵法曰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卽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當十八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無賊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不得使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花軍出日右虞候

引前其營在中營右廂向南左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同丑未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近本軍卓幕得相統攝急緩須有救援若欲得放馬其營幕即狹長卓務取營裏寛廣不使街巷窄狹如其招隊兵少量抽不戰隊相助如兵有多少準數臨時加減其隊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諸地帶半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兩翅向險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逼賊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諸道狹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鋒隊爲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其次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其統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準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加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第三隊爲戰隊第四第五隊爲駐隊每隊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遙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諸軍當軍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

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駐隊等旗別樣別造軍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

諸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又勞煩故建旗幟用爲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住旗臥即迴審細看大將（大將方面旗東方碧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專看方色旗亞處即是其方賊來便須捍禦攻擊具法制篇中）

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總管給十面營別給鼓一面行即負隨纛下晝夜及在道有警急擊之傳響令諸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之

時先軍卒逢寇賊先軍卽急擊之鼓中腰及後軍聞聲急須向前相救中腰逢賊卽須擊鼓前軍聞聲便住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卽擊鼓前頭中腰聞聲卽須住並量抽兵相救如發引稍長鼓聲不徹中腰支料更須置鼓傳響使前後得聞其諸營自須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卽急擊令諸軍有警備　諸行軍立營數則多計或逢泥溺或阻山河同聽角聲俱共齊發路狹難進途飼馬驢應發營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卽被鞴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卽發引右一軍被鞴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卽發引右二軍被鞴以後諸軍每聽角聲裝束被鞴準此每營各出一戰隊令取虞候進止防有賊至便用騰擊前有賊前頭用後有賊迴捍後如其路更細小卽須更加角聲仍令虞候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迴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準前排比催迫急過　諸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爲首次右虞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其次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處卽令三五騎馬於上立四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準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旣先發安營踏行消路修理泥溺橋津檢行水草左虞候排窄路橋津捍後收拾闌遺排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賊迴入先左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第準前却轉其虞候軍職掌準初發交換諸軍營各量置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賊部伍甚易若零疊散行牽率難就萬一賊至並非所管　諸軍討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引之時須先爲方陣應行之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道引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兩行戰鋒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戰鋒隊與前般左右行戰鋒隊

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相當又其次一分準上最後一分亦準上初發第一分引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四行兩行輜重抽縮兩行戰鋒擮引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長引其戰鋒卽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充後面亦易其方陣立卽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稠引常令輜重併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行卽須相褁若得逢川陸平 坦彌加穩便其戰鋒輜重等隊分布使均諸軍馬既逼賊庭探候事須明審諸營住及營行前後及左右廂肋上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發引稍長肋上卽便量加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人每令遙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旗無賊此旗常卷見賊卽須速展軍營見旗展卽知賊至須覓穩處既先知賊來得設機伏整齊部伍前迎出戰其最遠及以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被賊捉將諸軍馬擬停三五日卽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爟烽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置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遊弈馬騎晝日遊弈候視至暮速作食喫訖卽移十里外止宿慮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深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中著人止宿以聽賊徒如覺來報烽烟皆舉烽遞報軍司知覺十騎以上五十騎以下卽放一炬火前烽應訖卽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卽放兩炬火準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同卽放三炬火準前應滅前烽應訖卽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卽且投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之烽卽須差人急走告知賊路既置爟烽軍內卽須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畜生遣人遠探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果毅一人都押 諸軍營將發之時當營跳

還奇兵馬軍去營二三里外當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依營四面去擬徹幕處二十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
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兵輜重隊二十步引馬軍去步軍二里外行引　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盪奇兵
馬軍並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發準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於本隊下安置若有警急隨方
禦捍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馬令羣牧放　諸兵馬發引或逆泥濘或阻山河其路有須填補有須開拓
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諸軍取充虞候子右虞候先將此兵修理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排窄路捍後收拾
闕遺　諸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隊共掘一厠諸行軍出師兵士不得浪費衣資廣為喫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
中下營須去城十里外要有市買入城營司判官許差人押領不許輒入城郭恐兇酗酒鬭打偷盜姦非亦不損
暴田苗也　諸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句當四司官典司兵及左右令分頭巡隊問兵士到否如有卒忽未到
即差本隊本火主將畜生及水食却迎取如其地走遠差人捕捉許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頭巡檢驗驢馬羣先
有脊破即令翦毛洗瘡傳藥療救不許連絆如新打破作瘡腫并有擊絆即將所由人領過營主量事決罰司胄
及佐下營訖即巡隊檢校兵甲等色如有破壞損汙須即修緝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為按記準法科結司
倉及佐提搦兵士糧食封署點檢勿令廣費　諸軍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
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并押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留五疋馬并鞍轡放飼防有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隊前百
步外各著聽子二人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合眼睡其晝日諸軍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示
動靜　諸軍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不得高聲唱號行者敲弓一下坐者扣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當
營界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押鋪宿盡更巡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都

巡　諸軍營常須慮有卒急要設外鋪每夜軍別量抽三五人於當軍前或於要側三五里外穩便要害之處安置外鋪仍令各將一兩面鼓自隨如夜中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卽從鳴鼓大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　諸軍營下定每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十里外遊弈以備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　諸晝日有賊犯營被犯之營卽急擊鼓諸營亦擊鼓相應應訖無賊之營卽止唯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輒止　諸軍各著衣甲持仗看大將五方旗所指之方卽是賊來之路裝束兵馬出前布陣諸軍嚴警如須兵救一聽大總管進止不得輒動　諸夜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傳警一如晝日非賊去不得輒止仍須盡力禦捍百方防備諸軍擊鼓傳警訖鼓音卽止各自防備不得輒動被犯之營賊侵逼急卽令告中軍大總管自將兵救餘軍各準常法於營前後出隊布陣以聽進止　諸狂賊夜來犯被犯之營但擊鼓拒戰不得叫喚諸營擊鼓傳警訖鼓音卽止當頭著衣甲防備被犯之營既鼓聲不止大總管自將兵救先與諸將平章兵士或隨身將胡桃鈴爲標記不然打鼓從內向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營聞鼓鐸之聲卽知大總管兵至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變處分每晨朝卽共諸軍將論一日事至暮卽共論一夜事若先爲久長定法則恐有漏洩狂賊萬一得知翻輸機便（其胡桃鈴或鐸之類皆不可先定恐賊知誤人也）　諸且以二萬人軍用一萬四千人戰計二百八十隊有賊將出戰布陣先從右虞候軍引出卽次右軍卽次前軍卽次中軍卽次後軍卽次左軍卽次左虞候除馬軍八十隊其步軍有二百隊其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各二十八隊共五十六隊其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五隊共一百隊（其分人定隊具軍制篇中）須先造六隊以三隊合爲一隊慮防賊徒併兵衝突其隊居當軍中心安置使均得其大隊一十五隊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通五十八隊合有一百七十隊爲戰駐

等隊隊別通隊及街閒空處據地二十步十隊當二百步以八十五隊為駐隊塞空處其馬軍各在當戰隊後駐軍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音發其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弩手俱捨弓弩令駐隊人收其弓弩手先絡膊將刀棒自隨即與戰鋒隊齊入奮擊其馬軍跳盪奇兵亦不得輒動若步兵被賊壓迴其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即須却迴整頓緩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鋒等隊即須齊進奮擊其賊却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趁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後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輒動前却打賊退敗收軍舉槍卷幡一依教法如營不牢固無險可恃即軍別量抽一兩隊充駐隊使堅營壘如其輜重牢固不要防守駐隊亦須出戰也　諸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為首其次右軍其次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候其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本軍戰鋒隊駐隊前布列待五方旗節度如戰鋒等隊打賊不入其跳盪奇兵排後即入每入山谷林木蒙密之處并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踏清靜不然兵引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旅其收軍還營却抽左虞候先入即左軍後軍中軍前軍右軍右虞候　諸賊徒恃險因山布陣不得橫列兵士分立宜為豎陣其陣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相間引前兩駐隊兩邊相翊布列即定諸軍既聽角聲並角聲節度一準前看黃旗向賊亞鬬鼓聲發諸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叫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齊入戰鋒等隊排比迴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却立不亞及聞金鉦聲乃止膊上架槍引還各於舊處準前聽角聲卷幡候隊一準前如便放散即更聽一會角聲依軍次發引　諸方陣既成逢賊鬬戰或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

有斷絕須面別各定總管都押句當勿令斷絕　諸軍將戰每營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折爲五等當軍等別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鬬如更須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得輒用亦各一官押領使堅壘各令知其部伍不使紛雜自餘節度一依橫陣　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後左右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五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橫列鼎足分布爲隊隊副一人於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傔人又居後立督戰觀不入便斬並須先知左肩右膊行立依次　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陣立隊訖聞鼓聲發戰鋒隊卽入其兩戰隊亦排後卽入若戰隊等隊有人不同入同隊人能斬其首者賞物五十段別隊見不入人能斬其首者準前賞物唯駐隊人不得輒動凡與敵鬬其跳盪奇兵馬軍等隊卽須量抽人下馬當之隊別量抽捉馬人先定名字若臨鬬時捉馬人有前却及應捉擾亂失次第致失鞍馬者斬若其賊退步趁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得卽乘馬趁審知賊退擾亂驚怖然或騎馬逐北仍與諸隊齊進其折衝果毅當鬬之時雖蹔下馬賊從敗退以後卽任騎馬檢校騰逐　諸軍弩手隨多少布列五十人爲一隊人持弩一具箭五十隻人各絡膊將陌刀棒一具各於本軍戰隊前雁行分立調弩上牙去賊一百五十步內戰齊發弩箭賊若來逼相去二十步卽停弩持刀棒從戰鋒等隊過前奮擊違者斬如其共賊相持守捉城邑其弩守等卽依弩式看旗發用　諸隊頭共賊相殺左右傔旗急須前進相救若左右傔如被賊纏繞以次行人急須前進相救其進救人又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參前急須進救其前行人被賊殺後行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使便斬但有隊被賊纏繞此隊亦須速救臨陣不救者皆斬凡將

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衆如領一人每軍定一官知高聲營別有虞候差主帥一人知高聲營四面各差一人知高聲隊別亦定一人知高聲　諸見賊聲高喧鬧者仰押隊官及隊頭便斬押隊官隊頭不斬者即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前或在後須傳聲喚隊及人者仰押隊官自傳兵士不得輒傳（以上並衛公兵法）　凡置營左有草澤右有流泉背山險向平易通達樵采牧飲相近地又有八種不堪安營山中之高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獄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多石少草無水謂之窮極敝邑破營謂之虛耗川谷衝口柴草乾深謂之天竈窩崇鼇形四面坳瀉謂之沃燋皆急過勿留亦不得飲死水　凡軍行營壘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丑豔切）審知各令候吏先行定得營地壁五軍分數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又先使候騎前行持五色旂見溝坑揭（去列反）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鼓五數應之仍須數相接立旗鼓令相聞若見渡水踰山深谷林藪精騎驍勇搜索數里無聲四周絕跡高山樹頂令人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禦然後分兵前後以爲鎮拓乃令輜重老少次步後馬切在整肅防敵至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地狹徑亦以部曲鱗次或須環迴旋轉以後爲前以左爲右行則魚貫立則鴈行到前止處遊騎精鋭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師多少咸表十二辰豎六旂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旂豎午地白獸旂豎酉地元武旂豎子地青龍旂豎卯地招搖旂豎中央其樵采牧飲不得出表外　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侔每一大營有四十子營營各四十幕爲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內八間開三徑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楯後弩旗鼓中央大將凡安營之法其道略同而附於此

失據要地及水草

戰國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則知主客之向背地利若不悉知往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　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遂解閼與之圍（與音餘）　後漢初諸將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悉軍栒邑未及至（栒音詢）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狃忕小利（狃忕猶貫習也謂貫習前事而復為之爾雅曰狃復也郭景純曰謂狃忕復為之也狃音友九反忕音逝貫音慣復扶又反）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鋒也遂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後漢武都參狼羌為寇殺長吏馬援將四千餘人往擊之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　蜀諸葛亮兵要云軍已近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為一部人持一白幡登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尋高而前第一見賊轉語後第二第二語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察之　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走之　魏將諸葛誕胡遵等伐吳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水軍拒之及恪上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劉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奉舉帆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大雪

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著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東晉末宋武帝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於臨朐（其俱反）謂其將公孫五樓曰宜進據川原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符領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退因而大敗　十六國後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登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精騎以迎登使將尹緯領步卒據廢橋以掠登登因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人者蓋謂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曰先帝登遐人情擾懼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事去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大潰　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依力川後秦姚興將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於勑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　東魏將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周文部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之　隋文帝初突厥寇蘭州隋將賀樓子幹率衆拒之至河洛㤥（古哀反）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擊大破之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行軍下營雖有泉澗而乏水處差人監當勿令濁亂并有踐踏其放牧草亦然

識水泉隔山取水越山渡險

軍行砂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羊蹤尋之有水　烏鳥所集處有水　地生葭葦蘆荻菰蒲之處下有伏泉　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　渴烏隔山取水以大竹筩雄雌相接勿令漏洩以麻漆封裹推過山外就水置筩入水

五尺卽於箭尾取松樺乾草當箭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卽應而上　踰越山阻以絚繫竿頭引挂高處礙固勝人便卽令上又增絚次引人又加大絚續更汲上則束馬懸車可以力辦

據倉廩

隋末天下大亂李密起兵於雍邱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將李勣言於密曰今人多阻饑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源武濟河掩襲卽日剋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通典卷一百五十七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兵十一

孫子曰安能動之(攻其所愛)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歸路攻其君主也)上兵伐謀(敵始有設謀伐之易)其次伐交(不令合)

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同

春秋時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　戰國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必刃反)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邱員反)救鬬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今魏趙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直走大梁魏師遂退　漢先零罕幵(音汧)二種羌解仇合黨爲寇漢將趙充國討之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爲背叛故與罕幵解仇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請先討先零若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猶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幵之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　王莽末光武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尋王邑嚴尤討之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軼等十餘騎夜出既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必奔走則昆陽自

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坐不生得以見責讓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謂邪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所雲車十餘丈瞰臨城中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百里或爲地道或衝輣（蒲萌反）撞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戶而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光武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勝遂前因大敗之（王邑違先攻宛所以敗也）　王莽末王郎起河北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城光武圍數十日連攻不剋耿純說曰久守王饒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兵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爲反間開門內漢兵遂拔邯鄲郎黨悉平　後漢將軍耿弇與竇固合兵萬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弇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弇奮身而起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鈔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千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弇降　後漢末袁紹曹公相持於官渡沮（側居反）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爲支軍於外以絕曹公之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公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我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又不用竟爲曹公所敗（袁紹違之而敗）　後漢末魏武征河北師次頓邱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乃引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魏武要擊於內黃大破之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汎舟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人云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大衆在此則巢窟虛矣我直

指襲平必人懷內懼懼而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　東晉將蘇峻反攻尅石頭城據之晉將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侃將救之長史殷羨曰若大業步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侃督護竟陵太守李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遂潰　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衆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與行臺侯景救之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荊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攻之慶之果棄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　東魏將齊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雖聚凶黨強弱可知若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以同困獸若不與其戰而逕趣長安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敗而歸（齊神武違之而敗）　隋末王世充與李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亦渡洛水陳兵與充相對東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兵多馬騎長槍宜平寬放縱充兵多戈矛排穳宜險隘然南逼洛水北限大山地形褊促騎不成列充縱排穳蹙之密軍失利密與數騎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渡南岸即棄馬西上直向充本營左右麾旋相繼而至充營內見密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北顛殞大喪師徒密之此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而成功充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秦末沛公破南陽郡守宋齮(魚綺反)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偃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帀(黎或作遲音犂天未明之頃已圍之爭畢方明又言黎黑也亦未明之候也)南陽守欲自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都也連城數十民庶衆積蓄多吏民自以為降必死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相攻士死傷者必多引兵去宛宛必隨足下後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有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無有不下者　蕭齊末梁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郢州(今江夏郡)攻未拔蕭穎胄在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軍因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併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資儲聽此氣息兵若前進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扼喉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懽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拒我師固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能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其憂且丈夫舉動言靜天步況擁七州之兵以誅羣豎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貽我醜聲此是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無不風靡遂克建業　大唐武德初宇文化及據聊城淮安王神通進兵躡之祕書丞魏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莘人為其固守若至莘郎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乏用

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不下如不能剋莘而遠造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可獲莘人阻我糧運化及縱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退散　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輔公祏音石賊一軍舟師三萬頓於當塗柵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陸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諸將皆云二軍並是強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掩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祏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將之兵亦是勁勇二軍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此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陸俱進苦戰破之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餘衆雖多不敢復戰擁兵東走相次擒獲

孫子曰兵之形象水水之行也避高而就下兵之形也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 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勝之若神 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 衝突其虛空也

必攻其易

春秋時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 拒方陣 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鬭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 不能相枝持也 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 萃聚集成也 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 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陣法 戰於繻葛 鄭地 命二拒曰旝動而鼓 旝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旝古外反 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　春秋時楚伐隨軍

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攜離也）隨將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不從季梁謀）戰於速杞隨師敗績（少師違之而敗）　春秋時吳楚二師陣於柏舉吳子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剋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春秋時晉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師入楚三日館穀　東晉將王敦反兵至石頭城欲攻晉將劉隗（五罪反）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將周禮少恩兵不爲之用必敗禮敗隗自走敦從之禮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　後周末隋文帝遣將韋孝寬率兵討尉遲迥於相州軍進至鄴迥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三千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寛等軍失利而卻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陣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拔鄴城　大唐太宗嘗謂羣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揮習觀其陣即知强弱常以吾弱對其强以吾强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返擊之無不潰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輕易致敗

春秋時鄭公子歸生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宋將狂狡輅（吾駕反輅迎）鄭人鄭人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爲擒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爲果致果爲毅易之戮也（易反易也）　春秋時吳子諸樊伐楚門於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啟之將親門（啟開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死疆其

少安吳子門爲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　隋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川時吐谷渾主至覆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師我眞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既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命降賊不肯下定和不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乘敵亂而取之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王不從靖謀致敗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進兵擊之賊大敗又乘勝進入其郛郭攻其水城尅之悉取其舟艦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銑內外阻絕城中攜貳由是懼而出降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 我專一而敵分散也 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 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是爲十共擊一也 則我衆而敵寡者 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 能以衆敵寡者則吾所與戰者約矣 言約少而易勝 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 言舉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舉不知吾所集 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與戰者寡矣 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也 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不備者無不寡 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士卒無不分散而少也 寡者備人者也 敵分散而少者皆先備人也 衆者使人備己者也 敵所以備己多者由我專而衆故也 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千里而會戰 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必戰之日則可千里而期會先往以待之若敵已先至可不往以勞之 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 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趣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數十里之間也 故善用兵者辟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夫善戰者必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令敵知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寡則專備多則分分則力散專則力并

分敵勢破之

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之故漢王得出走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臯間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平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將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壁不與戰終以此斃楚也 蜀先主劉備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羣臣曰備不曉兵權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為軍者為敵所擒此兵忌縱營不相救一軍潰則眾必恐矣數日果有備敗書至蜀主軍勢分故敗 梁將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也耀軍於張公洲高旗巨艦遏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觀之不悅曰彼軍上有如堤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人聲鼓而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眾彼寡宜分其勢僧辯然之乃以強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陣衝其中景遂大潰棄城而遁 後魏末賊莫折後熾所在寇掠原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眾甚多數州之人皆為其用我若總為一陣并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勢既不分眾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繞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守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眾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僕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與賢遇乃棄寧與賢接戰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審敵勢破之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勢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未可則擊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曰百里而趨利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趨利者半至善動敵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奇動之以本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已齊法令已行奇正已設布陣已定誓衆已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地利已據鼓角已震風勢已順敵人雖衆其奈我哉譬虎之有牙兕之有角身不襒捍手無寸刃而欲搏之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勵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路大阜深澗龍蛇盤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饑渴風波驚擾將吏縱横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遇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之矣是以良將用兵審其機勢而用兵氣仍須鼓而怒之感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鷙鳥之攫猛獸之搏必修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伏量其形勢遠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適此機乃智不及於鳥獸亦何能取勝於勍寇乎乃須怒士勵衆使之奮勇故能無强陣於前無堅城於外以弱勝强必因勢也

布陣大勢分易敗

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於洛陽東東魏大將齊神武繼後西魏大將周文帝率軍救信進軍至於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晨周文帝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背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周文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虜其甲士

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晨至未戰數十合氣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又未知周文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唐公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卽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　隋文帝遣將賀若弼伐陳陳後主令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驃騎大將軍蕭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亙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惜軍勢

魏末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軍將曰今圍壘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刃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禦兵之要也書奏報聽之壽春竟拔司馬文王與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其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距衆議終至制敵擒寇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

力少分軍必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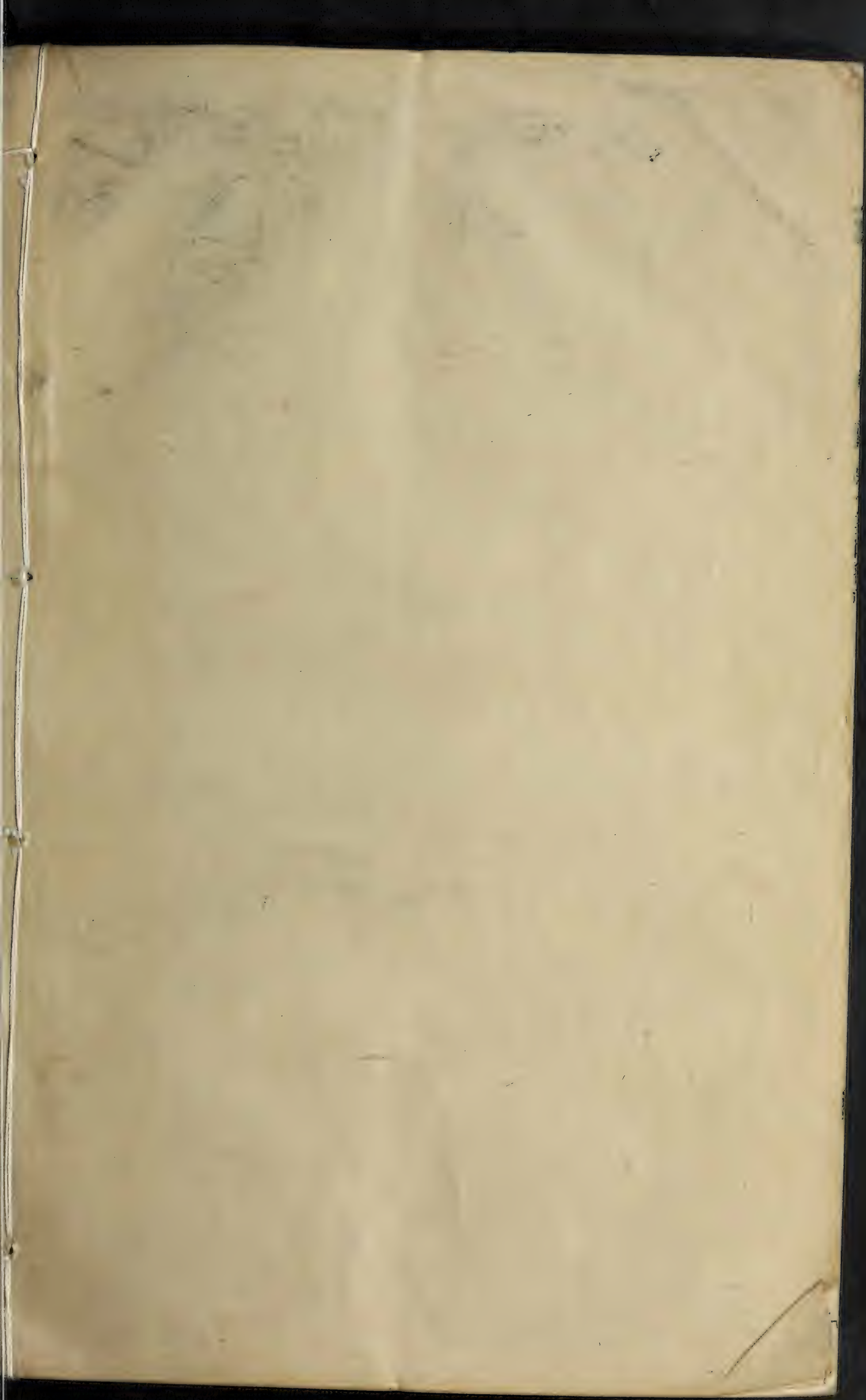
漢高帝末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楚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遂西

與上兵遇斬西六戰布軍敗走　後漢初漁陽太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豈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拒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隆軍去朱浮遠遂不能救引而去　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乃進軍攻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之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旛旗使煙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略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尚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尅　十六國前秦苻堅遣將呂光領軍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里爲營深溝高壘廣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龜茲王帛純毀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國來救溫宿尉頭等國王合七十餘萬眾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鎖射不可入眾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拒之光曰彼眾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是遷營相接陣爲句鎖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戰於城西大敗之純遁走王侯降者三

十餘國呂光悟之而歸

通典卷一百五十八終






杜氏通典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唐京兆杜佑君卿纂

兵十二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故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九地之名凡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入人之地未深意尚未專輕走謂之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交地者數道往來交通無可絕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先至其地交結諸侯之衆為助也入人之地深倍城邑多難以返者為重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道里多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圮地少固也沮洳之地圮音皮美反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為圍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為圍地也疾戰則存不疾則亡者為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前退則有阻又糧乏絕故為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尚飽強志殊死戰故可以俱死也是故散地則無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輕地則無止志未堅不可遇敵爭地則無攻三道攻當先至得其地者不可攻交地則無相絕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交結於諸侯重地則掠蓄積糧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圮地則行無稽留不可止圍地則謀發奇謀也則當權謀詐譎可以免難死地則戰殊死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其屬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續以備不虞也爭地吾將趣其後利地在前當進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交地吾將固其結交結諸侯衢地吾將謹其市衢地四通交易之地市變事之端也方與諸侯結和當謹約使勿殆使諸侯爭之重地吾將繼其食將掠彼也深入當繼糧不可使絕也圮地吾將進其塗疾過去也疾行無留圍地吾將塞其闕以一士心也塞其闕不欲走之意也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又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有遠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得便利則勝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居通地先據其地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當致於人無致於已先據高地

分為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糧道也可以往難以返曰掛地掛相牽也掛掛形曰敵無備出而勝之敵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敵無備而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支形曰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利我也佯背我去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隘形曰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盈滿也以兵陣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形者兩山之間通谷也敵怒勢不得撓我也先居之前必齊阨口陣而守之以出奇也敵即先居此地齊口陣勿從也即半隘陣者從而與敵共爭此地利也險形曰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居高陽之地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之來擊之則勝若敵先居則引而去之勿從也雖險先據不可致於人也夫遠形均勢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曰深草蘙穢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阻險者所以止禦車騎也李靖曰此車騎之敗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眾也眾少可以夜擊敵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是以塗有所不由扼難之地所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為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由也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地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利薄也窮困之卒臨陷之軍不可攻為死戰也當利守之以待隙也地有所不爭也皆與上同曹公曰操所以置華費而得入徐州十四縣縣小地形可爭得而易失則不爭凡地有絕澗遇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郄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為絕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為天井深水大澤葭葦蒙蘢所隱蔽為天牢可以羅絕人者為天羅陂湖泥濘地形陷者為天陷山澗迫狹地形深數尺長數丈或邱陵坑坎地形墝埆為天郄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之背則我凶矣此六者當迎不當背也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高石崇者為山眾樹所聚為林堆者為險一高一下者為阻水草坑塹者為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為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按地形知勝負

周書陰符太公曰步貴知變動車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進故三軍同名異用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險絕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車之困地容車貫阻出而無返者車之患地左險右易上陵仰坂車之逆地深塹黏土車之勞地隱帶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月不止泥淖難前車之陷地凡騎以陷

敵而不能破敵敵人佯走以步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背踰限長驅不止敵伏我兩傍又絕我後此騎之困地也往無以返入無以出陷於天井塡於地牢此騎之死地也所由入者隘所由去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强少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大澗深谷蓊穢林草此騎之竭地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戰於兩水之間乘敵過邑是謂表裏相合左有深溝右有峭坑高下與地平覩之廣易進退相敵此並騎之陷地汙下沮澤進退漸洳者騎之患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務避也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而敵盛守修其城壘整其軍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問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騎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愼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我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又問曰交地吾將絕敵令不得來必全吾邊城修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阨塞若不先圖敵人已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旣吾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也又問曰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士實吾資糧令吾車騎出入瞻候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又問曰我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絶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又問曰吾入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我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又問曰吾入圍地前有强敵後有險難敵絶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鬬後拓左右掎角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旍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有師甚衆據險高壘守以强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不能長久則如之何起曰車騎步徒分軍五衢敵人必惑莫知所如敵若堅守急行間諜以觀計謀彼聽吾說解軍而去不聽吾說吾軍疾戰勝而勿追不勝疾歸或佯北安行設伏疾鬬一結其後一絶其路兩軍銜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吾軍交至必有其利又問曰谿谷險阻與敵相逢彼衆我寡則如之何起曰息而待之持弓滿弩且備且慮亂則擊之勿疑理則退後隨之凡過山谷邱陵亟行勿留高山深谷卒然遇敵必先鼓譟乘之又問曰左右高山地甚隘狹卒逢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爲之奈何起曰此爲谷戰勇者雖衆勿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刃以爲前行分車列騎退隱四方且拒且去乘勢不減敵若堅陣行山列

營應須更圖又問曰敵近而薄我我無道路我衆甚懼爲之柰何對曰爲此之術我衆彼寡分而襲之彼衆我寡合陣從之又問曰若暴寇近薄驅我馬牛取我禾稼爲之柰何對曰寇暴之至善守而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退還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必散雖衆可破也

自戰其地則敗

春秋時鄖人軍於蒲騷(音蕭)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楚將屈瑕病之大夫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其近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從之遂敗鄖師於蒲騷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固守不出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采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鬬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衆聚穀蓄帛保城避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戰必因勢勢者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後魏太武帝親征後燕將慕容德於鄴戰前軍敗績德又欲攻之別駕韓諲進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不固二不宜動隍池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衆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據險隘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常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爲之柰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牧采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　後漢末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郃屯漢中蜀先主進兵漢中次於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妙才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妙才軍斬妙才曹公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據險終不交鋒積日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退還先主遂有漢中　魏將曹爽之伐蜀司馬景王同行出駱谷次於興元蜀將王林夜襲景王營堅臥不動林退景王謂諸將曰費禕已據險拒守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紀力反還軍以爲後圖爽等引退禕果馳兵趣三嶺爭險乃得過　東晉末大將宋武帝討南燕慕容超超召羣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阻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勑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弊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未可以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強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其將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以爲天時不如地利但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晉乃攝莒梁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兵四萬就段暉等於臨朐戰敗超奔還廣固宋武圍

嚴固數月而拔齊地悉平矣

塞險則勝否則敗

春秋時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楚左司馬沈尹戌謂楚將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以方城外人毀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阨烏革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楚大夫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陣自小別至於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子常違左司馬戌之言故敗）漢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音墻）字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請罷邊備以休天子人民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上言以為不可其略曰自周秦漢興以來匈奴寇掠甚矣其北邊有陰山東西二千餘里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至孝武帝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安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視通烽火而已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城因山巖石木柴殭落谿谷水門卒徒築理功費久遠不可勝計今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理累世之功不可卒復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帝納之（具在邊防匈奴篇中）後魏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并州潞川頻勝寶在中山引羣臣議之中山尹符謨曰魏軍強盛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盛殆

難爲敵宜杜險拒之中書令眭息爲反遂曰魏軍多騎師剽銳馬上齎糧不過旬月宜令郡縣聚千家爲一堡深溝高壘清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既罄不過六旬自然窮退尙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資强寇且又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設備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山不尅進據博陵魯口諸將觀風奔退郡縣悉降於魏寶違塞險之計故敗　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充於東都王充勢窮竇建德自河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王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勞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今我據武牢扼其襟要若賊恃盛冒險爭鋒吾當攻之必矣賊若不戰旬日之間王充自潰彼敗我振兵足以臨之矣一行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并力將若之何秦府記室薛收進曰王充據東都府庫塡積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建德總十餘萬衆來拒王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速戰若縱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相資給則伊洛間戰鬭不已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據成皐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之衆一戰必尅建德破則王充自下不過數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蕭瑀等奈何遂請退兵太宗曰善而從之留齊王元吉圍王充親率三千五百人趣武牢守之不與戰相持二十餘日五月建德謀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必將襲武牢太宗聞之遂牧馬千餘匹於河渚間以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陣於汜水東太宗候其陣久卒饑令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賊陣動因而諸軍奮擊之大潰竟如太宗本策

死地勿攻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

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我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傍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谷峻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又問曰吾在死地糧道已絕敵伏吾險進退不得則如之何武曰燔吾蓄積盡我餘財激士勵衆使無生慮鼓呼而衝進而勿顧決命爭强死而須鬬若敵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伏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傳令軍中使發也）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而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飱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陣趙軍遙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軍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音遲）水上擒趙王歇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拊音孚武反）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

十六國後涼呂光遣二子紹纂伐段業南涼禿髮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懼我

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强有闚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戰則有泰山之安不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段業悟而不敗　梁將陳慶之守濡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千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靡費糧仗其數極多諸君並無鬬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為抄暴耳吾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圍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吹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矣　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音桓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為圓陣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因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　南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將楊忠與柱國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返命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為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衆來追至於河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　大唐衞公李靖兵法曰若敵人在死地無可依固糧食已盡救兵不至謂之窮寇擊此之法必開其去道勿使有鬬心雖衆可破當精騎分塞要道輕兵進而誘之陣而勿戰敗謀之法也

總論其地形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軍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三軍困敗饑飽勞逸地利爲寶不其然矣且以彼此俱利之地則讓而設伏翻其所愛而傍襲之彼此不利之地則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平易之所則率騎而與陣險隘之處則勵步以及徒往易歸難左險右阻沮洳幽穢坦塹溝瀆此車之害地也有入無出長驅迴驅大阜深谷洿泥塹澤此騎之敗地也候視相及限壑分川斯可以縱弓弩聲塵既接深休盛薄斯可以奮矛鋋蘆葦深草則必用風火蔣潢翳薈則必率其伏平坦則方布汚斜則圓形左右俱高則張翼後高前下則銳衝凡戰之道以地形爲主虛實爲佐變化爲輔不可專守險以求勝也仍須節之以金鼓變之以權宜用逸待勞掩遲爲疾不明地利其敗不旋踵矣或有進師行軍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逕前窮後絕雁行魚貫之嚴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住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知窮力竭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知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於此可不慎之哉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一前因敗爲功轉禍爲福矣已具前篇吳子孫武問答語中

勵士決戰 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戰者危事亦不必常勝若非激勵無以成功今故附於死地勿攻之後他皆類此也

昔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若今敵人圍我斷後絕糧吾欲徐以爲陣以敗爲勝奈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可爲四衝陣以驍騎驚其君親左軍疾右軍迭前迭後往敵之空吾軍疾擊鼓呼而當又問曰敵疏其陣又遠其後跳我流矢以弱我弓弩勞我士卒爲之奈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車騎獵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以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

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　戰國秦圍趙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餘糧肉而人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之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會魏信陵君以師來救秦軍遂退　戰國齊上將田單率師將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吾以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尅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攻狄不能下壘枯丘單乃懼問魯仲連子對曰將軍在卽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插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志聞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夜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足以樂生而惡死此之所以不勝也田單明日結髮厲氣立於矢石之間引枹而鼓之狄人乃下　秦末秦軍攻趙項羽救之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秦將王離九戰絕其甬道大破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皆莫敢縱及楚擊秦將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之睡反)恐　後漢將吳漢率兵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騎迎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其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明日建茂合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三千餘人齊鼓而進

建軍大潰還奔城漢長驅追擊大破之　十六國前秦苻堅將王猛討前燕慕容暐暐遣將慕容評屯於潞川以拒之猛與評相持遣裨將郭慶之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燒其輜重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賣水鬻薪有可乘之會評又求戰乃陳於潞原而誓衆曰今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覩評師之衆惡之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蚝大吏反)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大敗評衆俘斬五萬　十六國前秦苻健爲姚萇所殺苻生率兵伐姚萇皆刻鋒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每戰以長矟句刃爲方圓大陣知其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　東晉末宋武帝作相舉兵伐後秦姚泓以王鎮惡爲前鋒軍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鎮惡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耳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踴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　隋時突厥入寇隋將楊素擊之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舁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而

還者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時稱名將

衆寡勢百相懸勵士攻其師

王莽末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尋王邑來討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重時伯升已拔宛三日而光武尚未知及僞使持書報城中云宛下兵到而佯墮其書尋邑得之不憙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勢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噪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乘卒初銳用之

劉項爭天下之際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羽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跂而思歸及其銳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人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漢王從之終滅項籍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遣將于仲文先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迥將檀讓初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所及也

激怒其衆

春秋時晉侯逆秦師使大夫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謂奔梁求秦）入用其寵（爲秦所納）

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墮泥中）秦伯獲晉侯以歸（晉曲而怠秦直而怒所以勝也）

春秋時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謂隨侯曰請下之弗許而後戰（請下之服也）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戰於速杞隨師敗績（若用季梁之謀則勝矣）

戰國燕將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妄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戮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塚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遙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皆十倍大敗燕師

後漢度尚為荊州刺史討桂陽賊渠帥卜陽潘鴻等從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攻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鬬心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併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代諸卿但不併力耳所亡小小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尚乃令秣馬蓐食明晨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大破平之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終

通典卷一百六十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十三

孫子曰下政攻城言攻城屠邑政之下者所害者多攻城之法為不得已修櫓轒轀上汾下溫具器械三月而後成修櫓長櫓也轒轀四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梯浮格衝飛石連弩之屬攻城總名言修此攻具經一時乃成也距闉又三月而後已距闉者踊土積高而前以附於城也積土為山曰堙以距敵城觀其虛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將不勝心之忿而蟻附之則殺士卒三分之一守過二時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忿多使士卒蟻附其城殺傷我士民三分之一也而城不拔者此攻城之災言攻趣不拔還為己害故韓非曰夫一戰不勝則禍豎矣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言伐謀伐交不至於戰故司馬法曰上謀不鬬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言以威刑服敵不攻而取若鄭伯肉袒以迎楚莊王之類毀人之國而不久也若誅理暴逆毀滅敵國不暴師眾也故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不與戰敵而必完全得之料勝於天下不頓兵血刃故用兵之法什則圍之以十敵一則圍之是為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勁不用十也曹公操所以倍兵圍下邳生擒呂布若敵壘固守依附險阻彼一我十乃可圍也敵雖盛所據不便未必十倍然後圍之伍則攻之若敵并兵自守不與我戰彼一我五乃可攻戰也或與敵人內外之應未必五倍然後攻之又曰兵之情圍則禦禦相持也窮則同心守禦不得已則鬬勢有不得已也言鬬太過戰不可以惡勝走不能脫恐其有降人之心者過則從陷之甚過則計從也圍師必闕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開其一面以示生路此用兵之法若圍敵平陸之地必空一面以示其虛欲使戰守不固而有去留之心若敵臨危據險強救在表當堅固守未必闕也此用兵之法又曰倍則分之己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彼一我二不足為變故疑兵分離其軍也故太公曰不能分移未可語奇微乎微微至於無形言其微妙所不可見神乎神神至於無聲故能為變化司命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故能料敵死生若天之司命又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也善攻者務因天時地利為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

圍敵勿周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張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鐘城弇先擊祝阿自旦攻城

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　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爲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也帝卽敕宮撤圍緩賊衆分散遂斬臣等　後漢末將軍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餘賊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人無定主故賞降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況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撤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旣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忠等皆降　後漢末曹公破袁尙拔鄴進圍壺關公曰城拔皆坑之連月不能下其將曹仁謂公曰夫圍城必開之所以開其生路也今公許之必死將卒自以爲守且城固而糧多攻之則士卒傷守之則曠日持久今頓兵堅城之下攻必死之虜非良計也曹公從之遂降其城　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於河北其時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同會於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洹音袁）時神武馬不滿二千步卒不至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陣連繫牛驢自塞之於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自塞其缺士皆必死是以破敵也見死地勿攻篇）

圍師量無外救緩攻取之

十六國前燕慕容恪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軍勢有宜緩以尅敵有宜急而取之

若彼我勢成且有强援慮腹背之患者須急攻之以速大利如其我强彼弱外無救援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弊兵法十圍五攻此之謂也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攻守勢倍軍之常法若其促攻不過數旬尅之必矣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反耕嚴固圍壘終尅廣固　前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燕將慕容恪等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於恪曰護窮寇假合王師既臨事則上下喪氣必士卒攝魂敗亡之驗也殿下前以廣固天險守易攻難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之道未易卒圖今圍之窮城樵采路絕内無積蓄外無强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哉吾嚴固圍壘休養將卒以重官美貨間而離之事淹勢窮其釁易動我則未勞而寇已弊此爲兵不血刃坐以制勝也遂列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護南奔於晉悉降其衆

攻城戰具附

攻城戰具作四輪車上以繩爲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凡力有餘者攻先絕諸國之交使無外救糧多而人少攻而勿圍糧少而人多圍而勿攻）　以大木爲床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有檢梯節長丈二尺有四桄桄相去有三尺勢微曲遞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　以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上建雙陛陛間橫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槔狀其竿高下長短大小以城爲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埋脚著地逐便而用其旋風四脚亦可隨事而用謂之抛車　作軸轉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鐵鉤繩連車行軸轉引弩弓持滿弦牙上弩爲七衢中衢大箭一鏃刃長七寸廣五寸箭簳長三尺圍五寸以鐵葉爲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

齊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隕樓櫓亦顛墜謂之車弩　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則用攻其城謂之小頭木驢　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土山今謂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幷四面蒙之屋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土山卽孫子所謂距闉也）鑿地爲道行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圖而燒之柱折城摧　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止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卽今之板屋也　以板爲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使趫捷者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　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鏃內簳中射油散處火立然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　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羣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孫子曰彼敵不得至者害之也（至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敗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犬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溪萬鹿不敢過此守之上也）故飽能饑之（絕其糧）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空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悉棄捐）是以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芻草之屬）

絕糧道及輜重

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與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

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虜掠不至十日而韓信之頭可致於戲下不然必爲所擒矣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陳餘違之而敗　漢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禦之亞夫問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剽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淮泗口糧道絕彼吳必將斃而糧絕矣乃以全強制其疲極破吳必矣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吳軍　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莽爲莽將甄阜梁邱賜所敗復收會兵衆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臨沘水潢音黃沘音吡阻兩川間爲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享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爲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邱賜至食時陣潰遂斬阜賜　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沮授言於紹曰北兵數重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持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曹公軍不利出復壁紹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曹公乃爲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紹爲地道欲襲曹公曹公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會紹遣淳于瓊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沮授說紹可遣將別爲軍於表以絕曹公之鈔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備可輕兵襲之不慮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乃選精銳步馬兼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出人負束薪時有問者紿音怠之曰袁

公恐曹操抄掠後軍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薪火光亙天地破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

蜀將姜維率衆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謂諸將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軍各堅壘勿與戰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十六國前趙劉曜遣將劉允西伐張駿之武威駿遣將辛巖韓璞東拒劉允屯於狄道城韓璞進渡沃干嶺辛巖曰我擁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以滅之不爾久則生變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日辰星逆行白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爲禍更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允亦不能久也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允聞之大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糧廩將懸難以持久今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若敗辛巖璞等自潰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得還士衆咸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於沃干大敗之璞軍遂潰死者三萬餘人

十六國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荊河州而去留將姚豹守城住西臺勒將以驢千頭運糧以饋姚豹晉將祖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姚豹宵遁　十六國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暐師至潞川燕將慕容評率兵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於高山因焚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邱陵三軍莫有鬬志因而大敗　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悉

衆救其前軍迎壁待封敗之待封踰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遂大敗（郭待封失輜重所以致敗）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風燒之戰之助也）二曰火積（燒其積蓄）三曰火輜（燒其輜重）四曰火庫（當使間人入敵營燒其兵庫也）五曰火隧（墜墮也以火墮入營中也矢頭之法以鐵籠火著箭頭强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燒）煙火素具（燒烟具也先具燒燧之屬）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燥者旱也）日者宿在戊箕東壁翼軫也（戊翼參四宿此宿之日則風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蕭世識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飛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當見利則進知難則退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所爲）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發於上風勿攻下風（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必爲所害也）晝風久夜風止（數常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至縱火亦當如風之長短）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既知起五火五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故以火佐攻者明（取勝明也）

火攻

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班師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葦葭用絕火勢（蕭世識曰敵用火勢焚吾門思火滅門敗吾當便積薪助火使火勢盛敵不得入亦拒火之方也）　後漢末漢將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剋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少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　後漢末劉表死曹公剋荊州得劉琮水軍沿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

領兵逆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熛煙張天（熛音剽火飛也）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　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其腳皆繫火一時驅放羣雞飛散火爇羌營因而奮擊羌將姚襄大敗走之　後周遣將伐高齊齊將段韶與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至西境有栢谷城者乃絕嶮古城千仞諸將莫敢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　隋文帝時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積儲皆非窖地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火兵火獸火禽火盜火弩附

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縕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而乘之靜而不亂拾而勿攻（凡火攻皆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穗糧軍營於秸草宿莽之中因風而焚之）　火獸以艾熅（於問反）火置瓢中開四孔繫瓢於野猪麞鹿項上針其尾端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　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上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器敗火發　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　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

乘風取勝

後漢楊璇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力强吏人憂懲璇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音敗）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者即今排袋）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彀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其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寇大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郡境以清

陳武帝有江東梁將王琳率兵東下陳遣大將侯瑱等拒之瑱等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風至急琳謂得天時將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以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爲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兵潰亂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爲陳軍所殺殆盡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强（水以爲衝故强）水可以絶而不可以奪（水但能絶其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

水攻

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淄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幷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兵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音維）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敗走　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絶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僞立堰（音偃）以爲捕魚而潛從堰下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衆敗退唯卓全師而還　後漢末

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水灌城尅之（具兵機務速篇） 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界水陸爲栅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栢拍於其上綴以大索相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栅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 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栅涯（音厓）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於木栅之外用遏船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栢拍以臨賊栅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水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 大唐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背反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洺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戰遽令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爲神黑闥與二百餘騎奔於突厥悉虜其兵衆河北悉平

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者以速爲神機者時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荆州城下士弘既敗銑衆莫不震讋（之涉反） 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靖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水平及水戰具附

水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木闊狹微小於池匡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爲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天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 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

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　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齒及照鈌以度竿上尺寸爲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則山崗溝澗水源下高深淺可以分寸而度　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爲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櫓帆席絙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　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牕矛穴置抛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莫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爲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　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左右前後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　鬬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　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鷗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　遊艇無女牆舷上置槳（音獎）床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　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爲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此江海之中戰船也

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引敵使寬而渡之）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渡而擊之利（半渡勢不并故可敵）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待敵不得渡也）視生處高（水深亦當處其高前向水後當使高處也）無迎水流（恐溉我也逆水流在下流也不當處人之下流也爲其水流溉灌人也或投毒藥於上流也）此處水上之軍也上而水來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渡水而遂張上而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上過水以占也欲以中絕軍凡地有水欲漲沫先至皆爲絕軍當待其定也）

敵半涉水擊必勝

春秋時晉將陽處父侵蔡（處音杵 父音甫）楚將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而軍處父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避楚使渡成陣而後戰）遲速惟命不然紓我（紓緩）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子上悟之不涉終被讒而誅之彰楚君不明） 楚漢相持項羽自擊漢將彭越於梁地令其將大司馬曹咎守成皋漢將挑楚軍咎渡汜水戰漢將候半涉擊大破之 後漢末青徐黃巾三十萬眾入渤海界欲與黑山賊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賊棄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敗復大破死者數萬人 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眾寡不敵依水為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為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渡（蜀主語之不敗） 大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燕竇建德率眾十萬來至范陽均謂藝曰眾寡不敵今若出鬭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為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分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之必矣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擊之大破

軍行渡水附

軍行遇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栰以木罌渡用木縛瓮為筏受二石力勝一人罌間闊五寸底以繩句聯編槍於其上形長勿方前置拔頭後置稍左右置棹 又用槍栰槍十根為一束勝力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栰皆去鑽刃以束為魚鱗次橫檢而縛之可渡四百一十六人以此為率多少用濟 又用蒲栰以蒲九尺圍顛倒為束十道縛似束槍為栰量長短多少無蒲亦用葦栰量大小以濟人 又用挾絙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浮

渡水次引大絚於兩岸立大橛急定絚使人挾絚浮渡大軍可為數十道　又用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繫其孔束於腋下浮渡

禦敵水軍絕下流敗之

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遣將崔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為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人久反竹為絚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　後周將達奚長儒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勇士七千來為聲援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因擒明徹

通典卷一百六十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十四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言水因地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言其有變化故地有方圓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之若神懸權而動量敵而動也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五行謂金木水火土四時謂春夏秋冬言五行更王四時迭用日有短長月有生死兵無成勢盈縮隨敵日月盛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

因機設權

春秋時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也　春秋時楚師伐吳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却之鍼職深切　春秋時邾人城翼翼邾邑也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也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也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南山行不欲過武城大夫徐鉏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濕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敗邾師　春秋時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羣狄於太原無終山戎也初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便車阨烏介切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烏克車每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為必克也請皆卒去馬用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陣也行戶郎切五乘為三五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五分為三五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也未陣而薄大敗之　戰國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

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燕七十餘城皆復爲齊　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少出兵所以示弱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　後漢末袁尚擊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尚聞鄴急棄平原而救求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尚曰當何所辦孚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令釋戎器著平上冠持問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輒捶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繩引之孚得入城中鼓譟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訖將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幼爲不如敺出之省穀配乃夜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幡兼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孚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而歸尚明曰曹公聞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　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爲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子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成冰堅如鐵石功不逵曙百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　吳將周瑜使甘甯據夷陵魏將曹仁圍甯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嶮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擊獲馬三百餘匹方船載還

吳將賀齊討黟音伊歙賊帥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方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處以戈

拓山爲緣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十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嶮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師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蟲有毒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蟲彼必無能爲也遂伐木爲棓與棒同布陣四面羅列俱鳴鼓角勒兵待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而降之　十六國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留將姚豹守譙城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膽氣也　十六國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沖攻之堅將慕容垂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前鋒次於沔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於樹枝上光照數里沖懼退還上明　東晉末大將宋武帝北征廣固嶺南賊將徐道覆謂其師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稱力少不能得致即賤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物而市之贑古暗切石水急出船甚難皆儲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覆舉兵案賣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幷裝之旬日而辦遂舉衆寇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　東晉末宋武帝作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俄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帝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輒爲魏人所殺掠遣軍纔過岸率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旿音午率七百人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爲却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仍吏切羽毛飾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並未動宋

武先命將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旣舉超石馳往赴之幷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以衆少兵弱四面俱至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遣善射叢箭射之魏衆旣多弩不能制超石遂行別齎大鎚幷千餘張矟乃斷矟長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衆不能當遂奔潰　宋檀祗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暗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敗却入祗密語左右曰賊乘暗得入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將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　宋將宗慤征林邑圍區粟城林邑王范陽邁遣將范毗沙達率萬餘人來救慤謂諸將曰寇衆我寡難與爭鋒乃分軍爲數道偃旗臥鼓慤潛進令曰聽吾鼓噪乃出山路榛深賊了不爲備卒見軍至驚懼退走慤乘勝追討敗歸林邑仍攻區粟拔之汎海陵山徑入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軍阻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阻渠不得渡以具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集然後擊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堅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爲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皆潰亂慤率兵直渡渠奮擊陽邁遁走其衆奔散遂克林邑　蕭齊將曾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後魏荊河州之太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卽夜分兵爲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旣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卽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領兵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趨淮水火旣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覩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　梁將侯景反兵逼建業衆皆危懼梁將羊侃爲守城督因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

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倒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頻攻不捷會侃病死城乃陷　後魏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魏大將長孫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算略抗衡當以河山嶮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勢縱曹操復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取蒲坂飛棹西岸置兵死地人有鬬心潼關之賊必覩風而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尅稚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蒲坂又不能進雖有此計猶用爲疑侃曰孫珍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爲人使未可使人一朝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圖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尙保舊村若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欵其無應烽者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人遂傳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侃頗有力　後魏末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人屯據薊城魏將侯淵率騎七百討之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

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臬內應遂遁走追擒之　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魏將爾朱榮自太原討之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噪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勒軍士各齎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不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乃分命壯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　西魏將王羆爲華州刺史嘗修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將韓軌從河東宵濟襲羆羆不知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臥未起閤外洶洶有聲羆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遂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　東魏遣將斛律金寇洛陽師至於河北周文帝患其渡河乃於上流縱火船而下以燒河橋金先備小艇半盛以水鐵鎖連之一旦絕中流火船至而不前須臾火滅而橋獲全遂進軍洛陽　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於城南塹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截其道仍選戰士屯於塹上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上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作長鐵鉤利其鋒刃火竿每來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又於城西面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復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而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壞處豎木柵以捍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城竟以

全　西魏末蠕蠕侵魏魏大將元纂禦之蠕蠕遂逃出塞纂令將士于謹率二千騎追之至郁郅原前後七十戰盡降其衆率輕騎出塞覘賊屬騎奄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衆者賊遙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爲慮乃進軍逼謹謹常乘駿馬一紫騧音瓜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追騎賊遂奔走因得入塞　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城東魏太尉高岳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臥鼓偃旗寂若無人者岳恃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噪而上思政選城中勇騎開門出戰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備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欑子算切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退思政卽命據其兩土山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頹壞岳悉衆苦攻分任迭進一旬之中晝夜不息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又屬大雪平地三尺衆斃於鋒刃及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乃更修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怪堰成水大至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不敢逼城齊文襄乃率步騎十萬來自於堰下督厲士卒增功築堰時盛夏水壯城北面遂壞頃之水便溢滿無措足之地遂被擒文襄義而禮之　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援既絶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掠抄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各持囊遣官司部分各給糧者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遂訓遣之瑱等聞之畳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敦又增修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

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趨船船中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卽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爲士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見之謂餉船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捍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

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隋文帝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移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即尉遲迥）賞賜將士金鄉人以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遙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卽屠之彼意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噪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轞送京師河南悉平（寬毗羅之衆妻子如呂蒙襲南郡恤關羽之衆戚屬同）

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爲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一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策其一事請多造船須船既多賊必防擬更甚今南地無馬請付傍江諸州二十歲以上老馬令秣飼以平陳爲名賊必懼而求馬擬戰密敕刺史令私買博大船江南下濕特不宜馬不逾周年並當死盡終不爲彼用陳主叔寶果大造船市馬輸船既多方覺不便而止高熲請所博得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魚蓮遨遊爲名造船教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平

陳也　隋煬帝初漢王諒據并州反代州總管李景爲諒將喬鍾馗所圍隋將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山谷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馗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張天鍾馗軍不知所爲伏兵發擊之因而大潰　隋將劉方率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戰不利於是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陳方詐爲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　大唐貞觀中北狄鐵勒薛延陁發同羅僕骨回紇等衆合二十萬渡漠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思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陁乘之及塞太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太宗誡之曰延陁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已疲瘦夫用兵之道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勅思摩燒薙秋草延陁糧餉日盡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齧啜林木枝皮略盡卿等掎角思摩不須前戰候其將退一時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陁之衆破之先是延陁擊突厥沙鉢羅及社爾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則援馬以追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行其法突厥先合輒退延陁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之而延陁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陣率長矟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萬徹率數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之乃大敗　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厥突於黑山至朔川謂其下曰兵法術詐者謂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前遣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兵多餒死所以敗也狡寇狃怵不可以不備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散走賊驅車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

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衆奔潰自是緝遺糧運無敢近者

多方誤之

春秋時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員音筠對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肄焉肄猶勞也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疲弊於道亟肆以罷之亟音器罷音疲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終於吳師入郢郢楚都也　春秋時吳伐越越子句踐禦之陳於檇李檇將遂切句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輒為吳師所擒欲使吳師亂取之而吳不動矣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主頸行戶郎切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也臣干旗鼓犯軍令也不敏於軍之行前不敢逃刑將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　後漢末曹公征關中進軍渡渭馬超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求送任子公用賈詡計偽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等問遂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與剋日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遂超等走涼州　魏將田國讓率兵擊鮮卑軻比能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抄軍前後斷截歸路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燃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煙火不絕以為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　魏末諸葛誕文欽反據壽春招吳請援司馬景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二者今當多方以亂之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聚糧完守外結吳人自為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遊軍之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

也且堅守三面若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水賊水賊破欽等必爲我擒矣誕欽等出攻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內不相協及至窮蹙轉相疑貳誕殺欽欽子鴦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巡城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因令攻而拔之　東晉初前燕慕容廆胡罪切封略漸廣據棘城晉平州刺史東夷校尉崔毖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之落其計矣靜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十里廆簡銳士令皝音晃摧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皝翰皆廆之子　十六國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遼西太守李朗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滅其族遣將李旱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既聞其家盡誅也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師於北平旱候知之襲剋令支遣裨將追朗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所以追旱還者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盈其怠卒然掩之必剋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齊末東昏侯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配精兵三千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冑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爲雍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獸龐慶國詣江陵徧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

畏襄陽又加以唇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邪我總荊州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出不能爲計況以無算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即授首諸軍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邱梁武復令天獸齎書與穎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策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迺先遣天獸往州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事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膂閫必謂行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迭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　東魏初齊神武破爾朱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抄掠每揚聲云欲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驅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克之　後周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刧周將陸騰討之獠因山爲城攻之不可拔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技示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　後周將周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己奔於陳僞告猛曰法尚步兵不願降北人皆竊議盡若叛還欲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爲然引軍急進法尚乃佯爲畏懼自保於江曲猛陳兵挑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僞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村北軍合復前　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船取其舸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矣　隋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徵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

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雖集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策陳人益弊　隋賀若弼鎮淮南先是弼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爲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爲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遂滅陳　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陳兵拒之兩陳將交太宗以數騎出謂曰不念昔日香火之言乃來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內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慮我無惡意更欲與王固盟約耳於是戢軍引却也

孫子曰上兵伐謀（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其上故太公云善除患者慮其未生善保勝者出於無形也）

先攻其心

戰國齊將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爲上務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爲心者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心也　漢王既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衆漢兵圍之而皆爲楚歌楚人久苦征戰因敗思鄉遂潰（斯亦攻心之機）　蜀大將諸葛孔明率衆定南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斯攻心服之具邊防南蠻篇）　晉大將司空劉琨守太原羣胡攻圍久未下琨計窘吹笳聲悲寥亮羣胡夜聞之愁思遂潰散（斯亦攻心之機也）

奪敵心計

後漢初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第一（鎮守處也）遣軍師皇甫文出謁恂辭理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

文峻之心腹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兵十五

孫子曰必生可虜將弱怯則有必生之意可急擊而取之

敵無固志可取之

春秋時晉師伐楚至於郯吡必切楚師出陣楚將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則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可也奪敵戰心先蘇見切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帥荀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兩手曰掬中軍裨將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於河故敗而先濟先具舟有必生之意　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光也榮齊大夫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行略其地無久攻意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眾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南及沂齊侯納太子諫遂不敗　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水名將擊之夫槩謂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楚人為食吳人及之奔食而又從之敗諸雍澨五戰及郢奔食食者走不陣澨音誓　漢將趙充國討先零羌羌久屯聚解弛覩見大軍乘車重欲渡湟水道阸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諸將校皆曰善虜果赴水溺死者數百於是破之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不拔而去漢將皇甫嵩進兵擊之董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眾勿追今我追國是追歸眾追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況大眾

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矣　晉將劉毅泝江追桓元戰於峥嶸洲於時官軍數千元兵甚盛而元懼有敗衂常漾輕舸於舫側故其衆莫有鬭心官軍乘風縱火盡銳爭先元衆大潰

隋煬帝征高麗大將宇文述與九軍過鴨綠水又東濟薩水去高麗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高麗國相乙支文德遣使僞降請述曰遂旋師者奉其主高元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五百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人還至遼東城唯三千七百人耳

孫子曰歸師勿遏若窮寇遠還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敢能死戰徐觀其變而勿遠遏截之

歸師勿遏

後漢末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絶軍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爲地道悉過輜重設守兵會明賊謂公爲遁也悉軍來追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而與吾爭死地吾是以知勝矣　十六國前秦苻堅自伐晉於壽春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於華澤堅將苻叡以芮反竇衝姚萇討之苻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驅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復從戰於華澤叡敗績被殺　十六國夏赫連勃勃伐南涼禿髮傉檀大破之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曰勃勃天姿雄驁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自爲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度趣萬斛堆阻水

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淩埋車以塞路勃勃乃勒衆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 十六國後涼呂弘攻段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爲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爲弘所敗業歎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爲變者也（兵一分一合以敵爲變兵法詐詭以利動敵心或合或離爲變化之術）故其疾如風（進退應機）其徐如林（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大不移）侵掠如火（猛烈也）不動如山（守也不信敵之詐惑安固如山）難知如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動如雷霆（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指嚮分衆（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指嚮則分離其衆）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大陣動則亂因乘而敗之（違不動如山之義也）

東晉前秦苻堅率兵來伐晉晉將謝石謝元拒之堅遣其將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堅師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晉將使謂堅將苻融曰若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明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却軍令得過我以鐵騎向水逼而殺之不然因其濟水而覆之於是麾軍却陣軍遂奔退制之不可止元以八千精卒度淝水逼之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擊死者相枕堅爲流矢所中單騎遁走 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從隋文帝遣將韋孝寬討之迥男惇（都昆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東拒之（沁七鴆切）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

大唐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業於揚州起兵以匡復皇家爲辭月餘日間致精卒數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敬業率軍拒於下阿谿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衣甲非厚者居衆後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噪而奔擊乃大敗焉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晉相宋武帝率兵拒之出輕利鬭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殉之於是衆軍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陷宋武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焰翳天賊衆大敗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潯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怪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乘勝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幷其八威振天下勢慴內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智度而遲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剋也若少緩之則諸葛亮明於理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爲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悔之又問曄曰今尚可擊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曹公遣之而失

晉鎮南將軍都督荊州杜元凱襲吳樂鄉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六十里虜都督孫歆沅湘以南至於交廣望風送款時衆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剋今將暑熱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大舉元凱曰昔燕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

強齊今王師兵威已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也遂指授羣師直詣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遂平吳國先議者慙而謝焉　十六國蜀李特攻晉將張徵徵軍潰特議欲釋徵還涪（音浮）諸將進曰徵軍連戰士卒傷滅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而寬之徵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復進攻徵徵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徵生擒徵子存以徵喪還之　東晉將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　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金剛遁走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弊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糇糧已竭士卒疲頓願且停營待兵糧咸集而後決戰太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其勢逐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遂策馬而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饑乏為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太宗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軍中苦饑此夕唯有一羊太宗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飽而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翟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戰小為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　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杲大破之乘勝遂逼折墌城賓抗等苦諫曰賊主猶堅據城雖破其將宗羅睺未可卽逼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算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已破餘衆何足為虞凶魁之計盡於此矣遂率衆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陴者皆亂爭自投而下仁杲窮蹙開門請降

乘勢先聲後實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

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旣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齊師夜遁　漢王遣韓信破陳餘後信購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音疲）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强也齊燕相持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鎭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醳者順時劉逵曰醳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並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因敵懼遂取之

春秋時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稱舍於墓（舍墓謂將發冢也）師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也兇懼恐懼聲也音吁勇反）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晉侯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　晉將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餘里縱遣將侯暉譙悅屯平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劉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由內江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祇可因其兇懼而攻之勢當必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

萬餘人悉爲蜀所虜耳從之翼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縱之城守相次瓦解

推人事破災異

周武王伐紂師至氾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怯而愚將拘之若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逆太歲龜灼告凶卜筮不吉星變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刳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所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　大唐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遣趙郡王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將發兵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憂懼之深耶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盌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時人服其識度而能安衆竟平公祏焉

散衆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鍖也示必死鑕之日反鍖竹林反）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凡平城陽瑯琊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輛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　後魏末河北賊葛榮爲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魏將以賊徒既衆若卽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榮乃普告衆聽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擢其渠帥量才受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其處分之機速焉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節制也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迴風雨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壘赤氣臨軍皆敗之兆若烟非烟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雨之占其來久矣

風雲氣候雜占語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附於末篇

太公曰凡興軍動衆陳兵天必見其雲氣示之以安危故勝敗可逆知也其軍中有知曉時氣者厚寵之常令清朝若日午察彼軍及我軍上氣色皆須記之若軍上氣不盛加警備守輒勿輕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察氣者軍之大要當令三五人參馬登高若臨下察之進退以氣為候　凡興兵動衆忌大風雷而陰不見日　凡氣初出如甑上氣勃勃上積為霧霧為陰陰氣結為虹霓暈珥之屬如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為災必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候之期內有風雨災不成或有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求戰無誠實言及九日內必覺備之吉或日月陰沉無光不雨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日久陰不雨下謀上也　凡敵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或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或敵上氣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皆不得擊　凡氣上與天連軍中將賢良　凡氣如龍如虎如火煙之形或如火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尖而卑或氣黑如門上樓皆猛將氣　凡敵上氣青而疏散者將怯弱前大後小將怯不明　凡軍上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有氣如赤杵在黑雲中皆有伏兵或兩軍相當赤氣在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有雲絞絞綿綿此以車騎為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以步卒為伏兵或有雲如山岳在外有伏兵不可不審察也　凡降人之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降之象或有氣上黃下白名曰喜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風不旁勃旌旗暈暈順風而揚舉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　凡敵軍上氣如山隄上林木不可與

戰在吾軍大勝或如火光亦大勝或敵上白氣坌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不可擊在吾軍必大勝　或敵上氣黃白厚潤而重者勿與戰　或遥視軍上雲如鬭雞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頭向敵者戰必勝　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擊有赤黃氣干天亦不可攻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虎狀其軍不可攻　若逆風來應氣旁勃牙旗折陰不見日旌旗激揚敗候也　若雲氣從敵所來終日不上吾軍不可出出則不利若風氣俱來此爲敗候在急也　凡敵上氣色如馬肝如死灰或類偃蓋皆敗徵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軍必敗或軍上氣昏發連夜照人則軍士散亂　或軍上有氣五色雜亂東西南北不定者其軍必敗　或軍上有赤氣炎炎降天將死衆亂

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敗軍也　或有雲氣蓋道蒙蔽盡山此敗候　凡城中有白氣如旗者不可攻　或有黃雲臨城有大喜慶　或有青色如牛頭觸人者城不可攻屠　或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天鉞也不可伐伐者死　或城上氣如火烟主人欲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　或氣如杵從城中向外者內兵突出主人勝不可攻　或城上有雲分爲兩彗狀者攻不可得　凡攻城圍邑過旬日不雷雨者城有輔助疾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　凡攻城圍邑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遶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

城上有赤氣如飛鳥擊之可敗也　或有氣出入者人欲逃　或有氣如灰氣出入覆其軍上者士多病城屠

或城上無雲氣士卒散　或城營上有赤雲狀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　攻城有白氣繞城而入者急攻可得若有曲蛇從城外入城者三日內城屠此皆敗氣　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擊若有雲如變青蛇雲去可擊大勝　伏兵氣如幢節在黑雲中轉高銳不可擊　城營上見有雲如雄雞城必降　邊城雲如蛟龍所見處軍將

失魄　敵上有雲長如引索如陣前鋭或白黑色有謀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黃色急去　敵上有氣如牽牛未可擊有雲如坐人赤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　凡占軍氣與敵相對將當訪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留令清朝若日中時察彼軍及我軍上氣皆紙筆錄記上將軍將軍察之若我軍上氣不善但警備鎮守勿接戰敵在東（日出時候之）在南（日中候之）在西（日入候之）在北（夜半候之）每庚子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臺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便有氣

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鋭不可擊　氣如隄阪前後摩地避之勿擊　見彼軍上氣如塵埃沸粉其色黃白如旗旛暉暉然無風而動將士勇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　對敵或有氣來甚卑不蔭覆人上下掩搆蓋道者大賊必至食不及飽嚴候之　凡雲起旺相者吉囚死者凶有勝無實勝虛高勝下澤勝枯長勝短厚勝薄我軍在西賊軍在東西高東下西厚東薄西澤東枯西長東短則我軍勝也（他皆倣此）　兩軍相對遙見軍上有氣紛紛勃勃如烟如塵賊凶敗　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　若我軍無氣將修德撫士衆存問寒暑警誡固守有赤色氣如火從天下入軍軍亂將死有黑氣如牛猪者瓦解之氣軍必散有白雲如瓜蔓連結部隊相逐須臾能而復去及至八九而不斷者賊必至嚴守之　若兩氣蒙圍城有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內兵當突出凡氣安即軍安也氣動搖則軍不安氣四散去軍破且敗其氣如群羊擊之必大尅　兩軍相當有氣如飛鳥徘徊在其城上或來而高者兵鋭不可擊　兩軍相去十里內三里外軍上無氣是死兵擊之必大勝也　兩軍欲戰視彼軍氣氛氳如焚生草之烟者初必精鋭不可當待其氣散擊之必勝其氣黑出如山帶黃是謝氣敵人自降　軍敗之氣如群鳥亂飛即伐之必大勝　氣乍明乍暗皆有詐謀氣過旬不散城有大輔即去之勿攻　凡敵上氣如雙蛇飛鳥如鈌垣如壞屋如人無頭如驚麞如走鹿相逐如雞相向皆爲敗軍殺將之氣　敵上氣如

國倉正白見日益明者將士猛銳不可擊之　敵上氣黑中有赤氣在前精悍不可當　敵上氣如轉蓬者擊之立破　天子雲如千石倉如高樓如城門華蓋或赤黃正四方　遊兵氣如彗雲掃除或數百丈萬萬無根本

敗軍之氣如破車如人無足無臂　若下輕其將妖怪並作衆口相惑當修德審令繕礪鋒甲勤誠誓士以避天怒然後復擇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饌震鼓鐸之音誠心啟請以備天門觀其祥應矣　若人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音宛以鳴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衆心乃可用矣雖云用賢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封功賞勞則不禱而福從共苦同甘則犯逆而功就然而臨機制用亦有此為助焉

通典卷一百六十二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

前志曰夫人有生萬物之最靈者也然而爪牙不足供其欲趨走不足避其害無毛羽以禦其寒暑必役物以爲養任智而不恃力者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能勝物羣而聚之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人既羣居不能無爭怒爭之情乃有刑罰輕重之理興矣刑於百度其最遠乎又曰聖人因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又曰鞭扑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但用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爾歷觀前躅善用則治不善用則亂在乎無私絕濫不在乎寬之與峻又病斟酌以意變更屢作今揩掇經史該貫年代若前賢有誤雖後學敢言亦庶幾成一家之書爾前代搢紳之徒多設三皇之言又不載其刑法故以五帝爲首云

刑一

刑制上黃帝　虞　夏　殷　周　秦　漢　後漢　魏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 舜聖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 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 流宥五刑 宥寬也以流放之法寬五刑 鞭作官刑 以鞭為治官事之刑 扑作教刑 扑榎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 金作贖刑 誤而入刑出黃金以贖 眚災肆赦怙終賊刑 眚過也災害也賊殺也過而有害當緩赦也怙姦自終當刑殺之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舜陳典刑之義敕天下敬之憂不得其中也 於是流共工於幽洲 幽洲北裔水中可居者曰洲 放驩兜於崇山 黨於共工故放之崇山崇山南裔 殺三苗於三危 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時為諸侯三危西裔 殛鯀於羽山 羽山東裔也在海畔按司馬遷曰舜流四凶於四裔以禦魑魅此一明四凶不死也又舜典云流宥五刑者五刑中有死既以流放代死此二明四凶不死也又舜典言舜美皋陶作士曰五流有宅孔安國注云五流有宅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此三明四凶不死也按洪範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或者謂便殺之所以殛鯀至羽山而自死者也 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五流各有所居之地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 惟明克允 言皋繇能明五刑施之遠近前古五帝之代據左氏載晉叔向所言夏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刑與皆叔世也言九刑以墨一劓二剕三宮四大辟五又流六贖七鞭八扑九故曰九刑也三辟者言三王始用五刑之法故謂之三辟也班固又云五帝畫象而人知禁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始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而孝經緯亦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墨蒙赭衣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若如三家之言則前五帝皆同畫象不用肉刑其後以為不然何也按舜典云流宥五刑五刑者以傷刻肌肉亦謂之肉蓋書美大舜以流放之寬代刀鋸之毒若如三家之言五帝不用五刑矣則帝舜何得言以流放代之足明帝舜以前行五刑明矣其後舜又贊美皋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又知帝舜初立之時暫廢五刑後又用耳且尚書經正聖哲所傳左氏班書何忽而不據其讖緯之言固不足徵也荀卿曰肉刑皆蓋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矣誠哉是言 夏啟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於社 載社主有奔北者則戮之主前以社主陰陰主殺 後又作禹刑 殷作湯刑 晉叔向曰夏殷作刑皆叔世也言晚時 洎紂無道迺重刑辟有炮烙之刑 具喚酷篇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 正月朔日布五刑於天下又懸書重之浹旬十日也 又執旌節以宣布於四方而憲邦之刑禁 憲表也刑禁者國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又懸其書於象魏布憲則以旌節出宣令之亦懸書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重故丁寧焉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 新國新闢土立君之國用輕法為其未習教也 二曰刑平國用中典 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 三曰刑亂國用重典 亂國篡弒叛逆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 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無罪 凡報仇讎者書於

士殺無罪（謂同國不避者將報之必先言於士無罪也士主獄官也）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親者辜之（親緦服以內焚燒也辜之言枯也謂磔之）殺人者踣諸市

三日（踣謂斃之音妨付反）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者遏訟者告而誅之（謂吏人相殺傷見血耳攘獄者距不受也過訟者過止訟者也）坐爲賊盜者其孥

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舂人槀人此二官之役今之奴婢古之罪人箕子爲之奴罪隸奴也從坐沒入縣官者）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

爲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刖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謂刑平邦用

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黥面人無妨禁衛也）劓者守關（以醜貌遠之也）宮者守內（人道既絕於事便也）刖者守囿（驅禽獸無急行）髡者守積（王之同族不處宮刑

是不虧其類也但髡頭而已凡王族皆於隱處罰之故使守積音恣）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孔安國曰王即位過四十年而耄亂忽荒言百年大其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命呂侯度作刑（度時

代所宜也）訓夏贖刑（穆王命呂侯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從輕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多於初制五百章）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及流贖鞭扑）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爲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

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

道以亂政者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伎奇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固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

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春秋時子產相鄭國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遺書

以非之子產報曰吾以救世弊也（具雜議篇上）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武公三年誅

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子三人長武公爲太子次德公次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爲君後三父等復共殺出子立武公）孝公初衛鞅請

變法令令人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

不分異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爲私鬬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

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爲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

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龍杜摯極非之（具雜議篇上）令之初作一日臨渭論囚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鬬秦人大治而大悅（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魏代語中）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士卒死者皆戮其屍）其後嫪毒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懸首於木上曰梟）車裂徇滅其宗輕者爲鬼薪（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律曰鬼薪作三歲）後又體解荆軻及平六國制曰人藏詩書及偶語棄市（禁人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城旦四歲刑也）燕人盧生竊言始皇樂以刑殺爲威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星隕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具峻酷篇）漢高帝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故言抵抵至也當也）蠲削秦法兆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三族注已具上）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菹爲醢也）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劭曰此輕罪不髡其耏鬢曰耐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當從寸故改耏爲耐言耐罪以上皆當先請也顏師古曰耐頰傍毛也音而）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禦止）遂令蕭何攈摭秦法（攈摭謂收拾攈音九問反摭音之石反）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

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文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過誤之言以爲妖言）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上造爵滿十六者也侯內外孫也耳孫元孫之子也言已遠但耳聞之也今以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事從其輕也城旦起行理城舂者婦人不參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鬼薪已具上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爲粲皆二歲刑也）人年七十已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不加肉刑髡鬄也若參及之言也謂七十以上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除挾書律（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人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一罪疑者與人（從輕斷之）於是刑法大省斷獄四百（具寬恕篇）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鈦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及吏受賕枉法（謂曲法而受賂者）守縣官財物而卽盜之（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殺人害重受賕盜物賕汙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爲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爲隸臣妾）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罪降爲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在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具肉刑議篇）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斬右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笞五百代斬左趾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受其官屬所理所行所將（行謂按察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爲盜（他物謂非飲食）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贓（畀與也以所受之贓與捕告者）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

之磔謂張其尸也具寬恕篇復下詔曰耆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乳產師侏

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鞫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罪死欲腐者許之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又以

笞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百其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笞臀先時笞背畢一

罪乃得更人更人更易行笞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徵發煩數人窮犯法遂令張湯

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為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并連坐而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之急

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為縱出則急誅之為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本定律九篇叔孫通又加十八篇張湯又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合為六十篇大辟四百

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況文書既繁主者不能徧睹或罪同而論異具舜

案篇孝宣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

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置廷平四人平之具雜議篇成帝鴻嘉初又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鬭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

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平帝

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人八十曰眊言老昏暗也七歲曰悼言未成人若死亡可哀悼刑罰

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弱其明敕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

上七歲以下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驗者即驗問就其所居而問之定著令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

莽莽敗之夷其三族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具峻酷篇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在法網弛縱無以懲肅

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

人者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法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

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代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爲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寢之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於令陳寵又代躬爲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請讞五十餘事著於令寵復鉤校律令條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鉤猶勘也音工侯反溢出也曰令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寢並具寬恕篇安帝永初中法禁苛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爲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西漢文景只除宮刑令復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即其事矣今申明除之解贓吏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版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修不同其議遂止具肉刑議篇於是乃定甲子科記鈦左右趾者易以木械是時乏鐵故易以木焉又以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撾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刑體裸

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爲秦相漢承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集爲令甲以下三百餘篇及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糅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元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子又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刑爲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喝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爲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律囚律有

繫囚獄鞫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雜法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所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爲請賕律盜律又有教辱强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其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爲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小愆之及不如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不宜復爲法故復別爲之留律秦代舊有廄置乘傳副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故後漢但設騎置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爲郵驛令其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爲變事令以警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爲警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爲償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爲償贓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其不見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爲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爲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爲免坐律諸律令中有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爲增於旁章科令爲省矣更依古義制爲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名以爲律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污瀦或梟葅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跡也賊鬭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讎所以止殺害也殺繼母於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異財也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爲義之蹤也二歲刑

以上除家人乞鞫之制所以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此皆魏代所改其大略如是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今女既嫁則為異姓之妻如或產育則為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宜隨夫之罰於是有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羣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大密於是命賈充鄭沖荀顗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頎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歸於益時其餘未宜除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為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亡沒為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為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三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通典卷一百六十三終

通典卷一百六十四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二

刑制中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晉武帝太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有犯盜賊詐偽請求者則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於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以爲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謾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鬬兩和相害謂之戲無變相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倡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羣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詔書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之變也卑與尊鬬皆爲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爲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道逕射不得爲過失之禁也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謂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呵人取財似受贓囚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縱持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爲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意善

功惡以金贖之故律制生罰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囚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復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數不可并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其防親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閑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敘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猲不以罪名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六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與為受求所監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於四支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姦貞猛弱候在視息出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當為戲怒子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殺傷人他皆勿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喝殺之賊燔人廬舍積聚盜贓五疋以上棄市即燔宮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元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

情或取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機格之上稱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奏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爲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之體焉夫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刑殺者似冬震曜之象髡罪者似秋彫落之變贖失者是春陽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輒相依准法律之義也　東晉元帝爲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剏議斷不循法人立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臨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委之大官非爲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爲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謂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爲駮議者若違律令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此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舊典也是時帝以權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爲晉王大理考擿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設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廢君臣之義廢則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著爲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故荐臻刑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　宋文帝時蔡廓爲侍中建議以爲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

虧教傷情義莫此爲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乞鞫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以爲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死太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具寬恕篇）劉秀之爲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送之謂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爲都官尚書奏改定刑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研究之實愚謂此制宜革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辨必收聲吞釁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齊武帝令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爲一書凡千五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　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杖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爲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爲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僞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曰衞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爲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爲死罪大罪梟其首其次棄市刑二歲以上爲耐罪言各隨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爲贖罪贖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

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於五罰五罰不服正於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犯法違捍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牒啟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四有械杻升械及鉗並立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靻（古則反）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尺二寸梢長二尺七寸廣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荊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靻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靻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及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貲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黵面為劫字（黵音都感反）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讁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

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捕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少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具梁篇）議曰按法用刑誠難差異然酌於人情通於物理衣冠之與黎蒸如草木之有秀茂若戮一士族雖或無冤如摧茂林擢翹秀或覩其疹瘁則多傷憫之懷使人離心皆如崩角若戮一匹庶縱或小屈如斬叢撥蕪未覺其彫殘乃鮮嗟歎之議免俗惶駭不猶愈乎儻謂不然立覩其患武帝深旨未可為尤前志著八議之科近法有收贖之制豈比下俚便令同鑄往事足徵未可多咎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又存贖罪之律復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昭然而不款伏則上測立立測者以土為垛高一尺上員劣容四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髠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鏁三重其五歲刑下並鏁一重五歲四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唯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鏁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拲手至市脫手械及拲手焉（拲音拱兩手曰拲）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

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治署理察囚徒冤枉　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圃溷女子入舂槁其痼疾不逮於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定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怨言乃刑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凶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閻眞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十一年誅崔浩具峻酷篇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成帝太安中以庶士多因酒酗致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程日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贓二丈皆斬具峻酷篇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孝文帝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櫍砧也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

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疋義贓二十疋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贓謁之路殆絕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從邊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仰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送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即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至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於縣男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並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齊神武秉魏政遷都於鄴羣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贓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武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鬬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轘之（轘音患）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投於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

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歲者又加笞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鏁輸作左校而不髠無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上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宮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訟繫之罪刑年者鏁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桁戶郎反）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逕二分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為一負閑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殿繁局十負為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為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惡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具舞素篇）　後周文帝秉西魏政命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刦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廄牧十九曰雜

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五曰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若報讎者造於法（造七報反）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拲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鎖之徒以下散之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拲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坐當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五年以下各以一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事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煩而不要

又勑除復讎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爲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地頃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具峻酷篇

隋文帝初令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改爲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 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杖桄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品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勑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理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理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爲律尙嚴密

故人多陷罪又勑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盜賊八曰鬭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員斷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奏取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有盜一錢亦死（具峻酷編）煬帝卽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勑修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爲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三百六十斤舊制疊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爲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爲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鬭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廐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蓋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斂繁滋盜賊蜂起更爲嚴制

通典卷一百六十四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三

刑制下大唐

大唐高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刼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宗卽位制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令刪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具寬恕篇又定令千五百九十條爲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行之又刪武德貞觀以來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纂錄不可悉載取其朝夕要切簡易精詳則臨事不惑耳他皆類此七年十二月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日不須追身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無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十卷頒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緝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庶免遺忘貞觀二年七月刑部侍郎韓回奏刑部掌律令刑名按覆大理及諸州應奏之事並無爲諸司尋格式文比年諸司每有予奪悉出檢頭下吏得以生姦法直因之輕重又先有勅當司格令並書廳事之壁此則百司皆合自有程式不惟刑部獨有典章訛弊日深事須改正勅旨宜委諸曹各以本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節仍准舊例錄郎官廳壁左右丞勾當事畢日奏其所請諸司於刑部檢事待本司寫格令等了日停武太后臨朝又令有司刪定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以來垂拱以前詔勅便於時者編爲新格二卷太后自制序其二

卷之外新編六卷堪為當司行用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為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神龍中又刪定垂拱及格神龍元年以來制勑為散頒格皆七卷又刪補舊式為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龍三年八月勑應酬功賞須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始比例其制勑不言自今以後及永為常式者不得攀引為例）景雲初又勑刪定格式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元宗又令刪定格式令名為開元格又刪定律令名為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又令刪緝舊格式律令及勑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之勑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略件文要節如後（開元十四年九月勑如聞用例破勑及令式深非理道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二十五年九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以前制勑不入新格式者望並不在行用）

名例律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贖銅從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其贖銅從六斤至十斤）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其贖從二十斤至六十斤）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

（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十惡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偽）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及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及支解人造畜蠱毒厭魅）六曰大不恭（犯廟諱改為恭謂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與服御物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如本方及封題誤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不牢固指斥乘與情理切害及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謀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及作樂釋服從吉改嫁）十曰內亂（謂姦小功以上親父妾及與和者）

八議一曰議親（謂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二曰議故（謂故舊）三曰議賢（謂大德行）四曰議能（謂有大才藝）五曰議功（謂有大功勳）六曰議貴（謂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者）七曰議勤（謂有大勤勞）八曰議賓（謂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諸八議者犯死皆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裁（議者原情議罪稱定刑之律而不正決之）流罪以

下減一等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　謀反及大逆者皆斬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餘律應緣坐者准此）伯叔父母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卽雖謀反辭理不能動衆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斬（謂結謀眞實而不能爲害者若自述休徵假託靈異妄稱兵馬虛說反由傳惑衆人而無眞狀可驗者自從妖法）父子母女妻妾流三千里資財不在沒限其謀大逆者絞諸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眞實之計而無狀可尋者流二千里諸謀叛者絞已上道者皆絞（謂協同謀計乃坐被驅率者非餘條被驅率准此）妻妾流二千里若率部衆百人以上父母妻妾流三千里所率雖不滿百人以故爲害者以百人以上論（害謂有所攻擊掠之者）卽亡命山澤不從追喚者以謀叛論其抗拒將吏者以上道論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者皆斬（犯姦而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謀殺緦麻以上尊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卽尊長謀殺卑幼者各依故殺減二等已傷減一等已殺者依故殺法諸部曲奴婢謀殺主者皆斬謀殺主之周親及外祖父母者絞已傷者皆斬諸妻妾謀殺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部曲奴婢謀殺舊主者罪亦同（故夫謂夫亡改嫁舊主謂主放爲良者餘條故夫舊主准此）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謂非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而故告者下條准此）卽嫡繼慈母殺其父及所養者殺其本生並聽告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雖得實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所犯雖不合論告之者猶坐）卽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一等小功緦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卽非相容隱被告者論如律若告謀反逆叛者各不坐其相侵犯自理訴者聽（下條准此）諸告緦麻小功卑幼雖得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減一等誣告重者周親減所誣罪二等大功減一等小功以下以凡人論卽誣告子孫外孫子孫之婦妾及已之妾者各勿論　諸子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缺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缺者須祖父母父母告乃坐）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

逆叛者皆絞(被告者同首法)告主之周親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親徒一年誣告重者緦麻加凡人一等小功遞加一等卽奴婢訴良妄稱主壓者徒三年部曲減一等　諸同居若大功以下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爲隱部曲奴婢爲主隱者皆勿論卽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隱減凡人一等若犯謀叛以上不用此律　諸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　諸放部曲爲良已給放書而壓爲賤者徒二年若壓爲部曲及放奴婢爲良而壓爲賤者減一等各還正之　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一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卽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三等　諸居父母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各離之知而共爲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　諸居父母喪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　諸謀殺人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流三千里造意者雖不行仍爲首(僱人殺者亦同)卽從者不行減行者一等(餘條不行皆准此)　諸以毒藥藥人及賣者絞(謂堪以殺人者雖毒藥可以療病買者將與毒人皆絞賣者不知情不坐)卽賣買而未用者流三千里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九十若故與人食並出賣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死者絞卽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盜而食者不坐)　諸有所憎惡而造厭魅及造符書呪詛欲以殺人者各以謀殺論減二等(於周親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者各不減)以致死者各依本殺法欲病苦人者又減二等(卽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卽於祖父母父母及主直求愛媚而厭呪者流二千里若涉乘輿者皆斬

諸殘害死屍(謂焚燒支解之類)及棄屍水中者各減鬭殺罪一等(緦麻以上尊長不減)棄而不失及髡髮若傷者各又減一等卽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皆謂意在於惡者)　諸穿地得死人不更埋及於墳墓燻狐狸而燒棺槨者徒二年燒屍者徒三年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卑幼各以凡人遞減一等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

於主墓燻狐狸者徒二年燒棺槨者流三千里燒屍者絞 諸强盜（謂以威若力而取其財先强後盜先盜後强等若與人藥酒及食使狂亂取財亦是得闌遺之物毆擊財主而不還及竊盜發覺棄財逃走財主追捕因相拒捍如此之類事有因緣者非强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者絞殺人者斬（殺傷奴婢亦同雖非財主但因盜殺傷者亦是）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疋者絞傷人者斬 諸竊盜不得財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十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 諸監臨者（若相主財物而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十疋絞（本條亦有加者累加之） 諸盜經斷後仍更行盜前後三犯者流二千里犯流者絞（三盜止數赦後爲坐）餘親屬相盜者不用此律 諸司有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得枉法者減二等卽同事共與者首則併贓論從者依已分法

諸監臨主守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疋加一等至三十疋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者二十疋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 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之物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四疋徒一年八疋加一等五十疋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强乞取者准枉法論 諸官人因使於使所受送遺及乞取者與監臨同經過處取者減一等（糾彈之官不減）卽雖乞取者各與監臨罪同 諸貸所監臨財物者坐贓論（受乞未上亦同餘條取受及相犯者准此）若百日不還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强者各加二等（餘條强者准此）若賣買有賸利者計利以乞取監臨財物論强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計利准枉法論卽斷契有數違負不還五十日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卽借衣服器玩之屬經三十日不還者坐贓論罪止徒一年 諸監臨之官私役所監臨及借奴婢牛馬駝騾驢車船碾磑邸店之類各計傭賃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卽役使非供已者（非供已謂流外官及雜任應供官事者）計傭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其應供已驅使而收傭者罪亦如之（供已求輸傭直者不坐）若有吉凶借使所監臨者不得過二十人不得過五日其餘親屬雖過限及受饋乞貸皆勿論（親屬謂緦麻以上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屬餘條親屬准此）營公廨借使者

計傭賃坐贓論減二等即因市易贓利及懸欠者亦如之　諸監臨之官受猪羊供饋謂非坐者坐贓論強者依強取監臨財物法　諸率斂所監臨財物饋送人雖不入己以受所監臨財物論　諸監臨家人於所部有受乞借貸役使賣買有贓利之屬各減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者各減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監臨及家人有犯者各減監臨家人一等　諸去官而受舊官屬士庶饋與若乞取借貸之屬各減在官時三等謂家口未離本任所者　諸因官挾勢及豪強之人乞索者坐贓論減一等將送者為從親故相與勿論　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若貸之人及貸之者無文記以盜論文記謂取抄署之類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物若出付市易而私用者減一等坐之雖貸推同餘條公廨准此即主守私貸無文記者依盜法所貸之人不能備償者徵判署之官下條私借亦准此　諸坐贓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等十疋徒一年罪止徒三年謂非監臨主守而因事受財者與者減五等　諸人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官者計合還主之分坐贓論減三等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　諸鬬毆人者笞四十謂以手足擊人者傷及以他物毆人者杖六十見血為傷非手足其餘皆為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傷及拔髮方寸以上杖八十若血從耳目及內損吐血者各加二等　諸鬬毆人折齒毀缺耳鼻眇人一目及折人手足指眇謂虧損其目而猶見物若破骨及湯火傷人者徒一年折二指二齒以上及髡髮者徒一年半

諸鬬毆以兵刃斫射人不著者杖一百兵刃謂弓箭刀矟矛穳之屬即毆罪重者若兵刃傷刃謂金鐵無大小之限堪殺人者及折人肋眇人目墮人胎徒二年墮胎者謂辜內子死者乃坐　諸鬬毆折跌人肢體及瞎其一目徒三年折跌人肢體者骨蹉跌失其常處　其辜內平復者各減二等餘條損跌平復准此及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若斷舌及毀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　諸鬬毆殺人者絞以刃故殺人者斬雖因鬬而用兵刃殺人者與故殺同謂人以兵刃逼已因用兵刃相殺傷者皆依鬬法餘條用兵刃准此不因鬬故毆傷人者加鬬毆傷人罪一等雖因鬬但絕時而殺傷者從故殺傷法謂忿競之後各以分散聲不相接去而復來是名絕時　諸保辜者手足毆傷人限十日

以他物傷者二十日以刃傷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毆傷不相須餘毆傷及殺傷各准此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內及雖限內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以他故謂別增餘患而死者　諸同謀共毆傷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為重罪原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等若先下手重者餘各減二等至死者隨所因為重罪其不同謀者各依所毆傷殺其事不可分者以後下手為重罪若亂毆傷不知先後輕重者以謀首及初鬬者為重罪餘各減二等　諸毆制使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及吏卒毆本部官長徒三年傷者流二千里折傷者絞折傷謂折齒以上若毆六品以下官長各減三等減罪輕重加凡鬬一等死者斬詈者各減毆罪三等須親自聞之乃成詈即毆佐貳者徒一年傷重者加凡鬬傷一等死者斬　諸造妖書及妖言者絞造謂自造休咎及鬼神之言妄說吉凶涉於不順傳用以惑衆者亦如之傳謂傳言用謂用書其不滿衆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者杖一百即私有妖書雖不用徒三年言理無害者杖六十　諸夜無故入人家內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格殺之勿論若知非侵犯而殺傷者減鬬殺傷二等其就拘執而殺傷者以鬬殺傷論至死者加役流　諸盜官文書印者徒二年餘印杖一百謂貪利之而非行用者餘印謂印物及畜產者　諸無官犯罪有官事發流罪以下以贖論謂從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內者不以官當除免十惡及五流者不用此律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官犯罪去官事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各勿論餘罪論如律有官犯罪無官事發有蔭犯罪無蔭事發無蔭犯罪有蔭事發並從官蔭之法　諸犯私罪以官當徒者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不以實受賕枉法之類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各加一年當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其有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官同為一官勳官為一官先以高者當若去官未敘准此例次以勳官當行守者各以本品當仍各解見任若有餘罪及更犯者聽以歷任之官當歷任謂降所不至者其流內官而任流外職犯罪以流內官當及贖徒一年者各解流外任　諸流配人在道赦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赦原謂從上道日總計行程有違者有故

者不用此律若程內逃亡亦不在免限卽逃者身死所隨家口仍准上法聽還　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加役流反逆緣坐流及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　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有官爵者各從官當除免法）　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刑（緣坐應配沒者不用此律）　卽有人教令罪其教令者若有贓應備受贓者備之　諸犯罪時雖未老疾而事發老疾者依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犯罪時幼小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　諸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官主（轉易得他物及生產蕃息皆爲見在）　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徵（別犯流及身死者同）　餘皆徵之（盜者倍備）　若計備賃爲贓者勿徵諸平贓者皆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平功備者計人日爲絹三尺牛馬駝騾驢車亦同船及碾磑邸店之類亦依犯時價值備賃雖多各不得過其本價　諸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正贓猶徵如法）　其輕罪雖發因首重罪者免其重罪卽因問所劾之罪而別言餘罪者亦如之卽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爲首及相告言者各聽如罪人身自首法（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本服周親雖捕告俱同自首法）　其聞首告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謂止坐不赴者罪）　卽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者聽減一等（自首贓數不盡者止計不盡之贓科之）　其知人欲告及亡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卽亡叛者雖不自首能還歸本所者亦同其於人損傷（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本應過失者聽從本法）　於物不可陪償（本物見在首者聽同免法）　卽事發逃亡（雖不得首所犯之罪得減逃亡之坐）　若越度關及姦（私度亦同姦謂犯良人）　幷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例　諸共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於法不坐者歸罪於其次尊長謂男夫）　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卽共監臨主守爲犯雖造意者仍以監守爲首凡人以常從論　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謂非應累者唯具條其狀不累輕以加重若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　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卽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法不等者以

重贓併滿輕贓各倍論累謂上累見發之贓倍謂二尺爲一尺不等七以强盜枉法等贓併從竊盜受所監臨之類即監臨主守因事受財而同事共與若一事類受及於所監守𩔖盜者累而不倍其一事分爲罪二罪法若等則累論罪法不等則以重法併滿輕法罪法等者謂若貿易官物計其等准盜論計其枉以盜論之類罪法不等者謂若詐請官器仗以亡失併從毀傷以考校不實併從失不實之類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論其應除免倍沒備償罪止者各盡本法　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謂戶俱不附貫若不由家長罪其所由即見在使任者雖脫戶及計口多者各從漏口法脫口及增減年狀謂老疾中小之類以免課役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減等非免課役及漏無課役口者四口爲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滿四口杖六十部曲奴婢亦同　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別籍異財不相須下條准此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以子孫妄繼人後者徒二年子孫不坐　諸擅發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二百人加一等千人絞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輒發兵者雖即言上而不待報猶爲擅發文書未行即不坐給與者隨所給人數減擅發一等亦謂不先言上待報者皆令發遣即坐其寇賊卒來欲有攻襲即城屯反叛若賊有內應急須兵者得便調發雖有所屬比部官司亦得調發給與即言上各謂急須兵不容得先言上若不即調發及不即給與者准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權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　諸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覆者斬若連接寇賊被遣斥候不覺賊來者徒三年以故致有覆敗亦斬　諸主將以下臨陣先退若寇賊對陣捨仗投軍及棄賊來降而輒殺者斬即違犯軍令軍還以後在律有條者依律斷無條者勿論　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謂非弓箭刀盾短矛者弩一張加二等甲一領及弩三張流二千里甲三領弩五張絞私造者各加一等甲謂皮鐵等具裝與甲同即得闌遺過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造未成者減二等即私有甲弩非全成者杖一百餘非全成者勿論　諸告人罪非叛以上者皆令三審應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並得叛坐之情每審皆別日受辭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別日受辭者聽當日三審官

人於審後判記審訖然後付司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切害謂殺人賊盜逃亡與强姦良人及更有急速之類）不解書者典爲書之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辯定放之卽鄰伍告者有死罪流告人散禁流以下責保參對誣告人者各反坐卽糾彈之官挾私彈事不實亦如之（反坐致罪准前人入罪法至死而前人未決者聽減一等其本應加杖及贖者止依杖贖法則誣告官人及有蔭者依常律）若告二事以上重事實及數罪等但一事實除其罪重事虛反其所贖卽罪至所止者所誣雖多不反坐其告二人以上雖實者多猶以虛者反坐（謂告二人以上但一人不實罪雖輕反其坐）若上表告人已經聞奏事有不實反坐罪輕者從上書詐不實論　諸誣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者加所誣罪二等　諸投匿名書告人罪者流二千里（謂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已告者棄置懸之俱是）得見者皆卽焚之若將送官司者徒一年官司受而爲理者加二等被告者不坐輒上聞者徒三年　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爲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役流若事須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謂婚姻良賤赦限外蔽匿應改正徵收及追見贓之類）　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獄官酷已者聽之卽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爲人侵犯者餘並不得告官司受而爲理者各減所理罪三等　上元元年十二月刑部奏准名例律法云獄成謂贓狀露驗及尚書省斷訖未奏疏云贓謂所犯之贓見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爲驗雖在州縣並爲獄成尚書省斷訖未奏者謂刑部覆訖未奏亦爲獄成今法官商量若款自承伏已經聞奏及有勑付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謂同獄成臣今與法官審加論議仍永爲恒式勑旨依二年六月刑部奏請按五刑笞杖徒流死是也今准勑除削絞死罪唯有四刑每有恩赦須降死刑不免還斬絞勑律互用法理難容又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析京城知是蠹害決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開二門勑旨斬絞刑宜依格律處分寶應元年九月刑部大理奏准式制勑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

無文至死者爲準式處分又制勑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載杖數請准至到與一頓決六十並不至死勑旨依建中三年八月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其餘各犯別罪應合處斬刑自今以後並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勑旨依　原夫先王之制刑也本於愛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往古朴淳事簡刑省唐虞及三代刑制其略可知令主則輕虐后遂重於善也則云罰不及嗣其不善也乃云罪人以族斯則前賢臧否之辨歟秦法苛峻天下潰叛漢祖蠲除約定三章大辟之罪猶誅三族孝文雖罷肉刑新垣亦罹斯酷其後顏異陷反脣棄市楊惲坐諷議腰斬洎乎曹馬經綸之際忤者三族皆夷後魏有門房之誅歷代蓋治時少罕遇輕刑亂時多常遭重典國家子育萬姓輕簡刑章徵之前代未有其比所以幽陵之盜西軼犬戎之寇東侵京師傾陷皇輿巡狩億兆戮力大憝旋殲自海內興戎今以累紀征繕未減杼柚屢空烝庶無離怨心者是由刑輕之故或曰荀卿有言代治則刑重代亂則刑輕（所以治者乃刑重所以亂者乃刑輕）欲求至治必用重典斯乃一端偏見諒非適時通論也夫刑之輕重利害已粗言之矣夫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謂之君子則曰賢人欲求賢人固不易得矧天下數百千郡縣豈得眾多君子乎佑以爲條章繁雜而決斷必不及條章輕簡而決斷或時漏故老氏云其政悶悶其人淳淳（政教寬大悶昧似若不明則人淳然而質朴）其政察察其人缺缺（政教苛察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凋弊）又語曰寧失不經仁恤之旨也

通典卷一百六十五終

通典卷一百六十六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刑四

雜議上　虞　周　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虞書云帝謂皋陶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是汝之功勉之　周制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辟法也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乎天　一曰議親之辟若今宗室有罪先請是也　二曰議故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三曰議賢若今廉吏有罪先請是也賢謂有德行者　四曰議能能謂有道藝者傳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爲社稷之固也宥之以勸能者　五曰議功謂有大勳勞立功者　六曰議貴若今吏墨綬者有罪先請是也　七曰議勤謂憔悴以事國　八曰議賓謂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爭財曰訟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詩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　禮記曰刑人不在君側公族有死罪則磬於甸人不於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　而無宮刑其刑罪則纖剸亦告於甸人纖讀曰殲殲刺也剸割也宮以刀鋸割刺之告讀曰鞫　刑肅而俗弊則人不歸也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大戴禮曰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爲銜勒以官爲轡以刑爲筴以人爲手而御天下　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途不與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汙穢者則曰簠簋不飾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正以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有譴法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

者聞命則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捽才忽反）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東周之季王澤寖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非之曰（遺其書以非之）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顏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預設但不宣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閑防也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辟法也為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因危文生詐妄徼幸而成巧則弗可治也）今吾子制三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以制三辟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取證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喻微細）亂獄滋豐賄賂並行（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報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言雖非長久之法且救當時之弊）

議曰古來述作鮮克無累或其識未至精或其言未至公觀左氏之紀叔向書也蓋多其義而表其詞孟堅從而善之似不敢異於前志豈其識或未精乎按虞舜立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孔安國注曰陳典刑之義勑天下敬之憂不得其中）又按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懸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斂漢宣帝患決獄失中置廷尉平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救衰亂之起也今宜刪定律令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後之論者卽云上古議事不為刑辟夫有血氣必有爭心羣居勝物之始三皇無為之代既有君長焉則有刑罰焉其俗至淳其事至簡人犯者至少何必先定刑名所以因事立制叔向之言可矣自五帝以降法教益繁虞舜聖哲之君後賢祖述其道刑章輕重亦以素設周氏三典懸諸象魏皆以防

民謟令避罪辜是故鄭昌獻疏蓋以發明其義當子產相鄭在東周衰時王室已卑諸侯力政區區鄭國介於晉楚法弛民怠政壞俗微觀時之宜設救之術外抗大國內安疲甿仲尼兄事聞死出涕稱之遺愛非盛德歟而叔向乃謂赫胥栗陸御宇之時徒陳閑誼行禮致治之說雖虞夏之盛亦未可在殷周之初固不及研尋反覆斯言諒同玉巵無當矣詳左氏之傳或匪至公晏嬰張趯譏議則別先儒註釋亦已昌言所紀叔向此書有如曲護晏子也或曰按孔穎達正義云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深淺待至臨事議其輕重也按孔議會叔向之言前已論之矣又按左傳晉趙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爲刑書爲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文公又爲被廬之法以爲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爲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棄禮徵書故不尊貴且宣子之刑夷之蒐晉國之亂制也又議曰夫經籍指歸誠要疏議固當解釋本文豈可徒爲臆說詳左氏載夫子所議令守晉國舊法范宣子所爲非善政也故錄本傳以證之佑誠憯學輒議前賢儻遇精鑒莚識庶幾爰終原始幸詳鄙見　秦孝公納衛鞅言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有獨知之慮者必見傲於人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立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人安衛鞅曰龍之所言時俗之言也常人安於習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業法古無過循禮不邪衛鞅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不循故

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禮者不足多孝公竟變法令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荅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絶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刑法不一於是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選于定國爲廷尉黃霸等爲廷平獄刑號爲平矣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爲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治其末政衰聽怠則廷平招權爲亂首矣薛宣爲丞相時弟循爲臨菑令後母常隨循居官宣迎後母循不遣後母病死循去官持服宣謂循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駮者執意不同猶如色之間雜）循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免丞相加特進久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毀宣不供養行喪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復封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爲傷之）會司隸缺況恐咸爲之遂令明欲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下有司議御史中丞衆等議（史失衆姓）奏曰況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敕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循言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隸舉奏宣而公令明欲迫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明杜絶論議之端（鬲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鬬同臣聞敬近臣爲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撫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居處畜産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誅（遂成也言舉意不善雖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浸近也傷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亦作侵犯也其義兩通長竹兩反）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手傷人爲功使人傷人爲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廷尉直駮議曰律曰以刃傷

人完爲城旦舂其賊加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以詆欺成罪(詆毀也丁禮反)傳曰遇人不以禮而見疻者與疻人之罪鈞惡不直也(以杖手毆擊破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之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罪同毆也疻音紙痏音鮪)咸厚善脩而數稱宣過惡流聞不可謂直(言咸爲脩而毆宣是不義而不正)況以故謀傷咸謀計已定後聞置司隸因前謀而趣明(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爲司隸故造謀也本爭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人爭鬭無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人無所措其手足(措置也)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謂尋其本)原況以父見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誣欺輯(音集)小過成大辟陷死刑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以賊傷人不直(以受其財)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以其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同謀者皆從此科)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皆是廷尉況竟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宣坐免爲庶人歸故鄉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大司空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此其引令條之文也發謂其犯法之時也)明有所記也(記志)長犯大逆時乃始等見爲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解免也)請論廷尉孔光駮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懲創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

班固曰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代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率天下犯罪者千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從耐罪以上至右趾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冤死者多此和氣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云伯夷降典折人惟刑(言伯夷下禮法以導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禮

制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淩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强擅私爲之囊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矣狃詐習也寖漸也狃音女九反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省謂減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其罪事止聽訟所以爲末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寍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以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故也凡此五疾獄刑之所以蕃也 按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後漢章帝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三年旱長水校尉賈宗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陰氣微弱陽氣發洩故招致災旱帝下公卿議陳寵議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蘭射干生月令仲冬芸生荔挺出一陽始生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正春皆始十一月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爲正周以爲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雞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二陽爻生鴈北鄉陽氣上通諸生皆動萌芽月令季冬雉雊雞乳至正月陽氣以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蟲始振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今正月也天子迎春東郊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刻見故曰人以爲正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蟲始振三微成著以通三統統者統一歲之事王者三統遞用周環無窮故曰通三統三禮義宗曰三微三正也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泉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芽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正月萬物始達其色皆黑人得加功以展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以成之各法其一以改正朔也易乾鑿度曰三微而成著三著而成體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殷周歲首皆爲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刑獄無留罪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刑獄無留罪今言孟冬未詳明大刑必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寍事欲靜月令仲冬君子齋戒身欲寍事欲靜以待陰陽之定若以行刑不可謂寍靜也議者或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有災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此言之災害自爲他應不以改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漢興蕭何草律季秋論囚論決也俱避立春之月不計天

地之正三王之春實頗有違帝納之遂不復改時羣臣上言古者肉刑嚴重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姦宄不勝宜增禁科以防其源詔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詳覽得失故破矩為圓斵雕為朴蠲除苛政更立疎綱海內歡忻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疵詆欺無限桃茹之饋集以成贓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故國無廉恥家無全行至於法不得禁止為弊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自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常貰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為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為輕侮法和帝即位尚書張敏上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容恕著為定法者則是故設姦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為之減者以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託義者得減謬殺者有差使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遵在醜不爭之義又輕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瞻顧彌復增甚難以垂之萬載臣惟孔子垂經典皐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人為非未曉輕侮之法將何以禁必不能使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議者或曰平法當先論生臣愚以為天地惟人為貴殺人者死三代通制今欲趣生反開殺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語曰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枯即為害秋一物榮即為異王者體天地順四時法聖人從經律願陛下留意廣令評議天下幸甚從之　晉惠帝之代政出羣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諫之曰夫天下之事多途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擾賴恆制而後定先王知其然也是以辯方分職為之准局准局既立各掌其務刑賞相稱輕

重輕二故下聽有常辜吏安業也舊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已刑法所加各有常刑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寓於時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天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視阿棟之間求索瓦之不正者得棟上瓦小斜十五處或是始瓦時斜蓋不足者風起倉卒臺官吏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未至之頃便競相禁止復興刑獄昔漢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張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而不墳同乎山壤是以邱坂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盡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年八月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騷擾驅馳各競負於令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墉之內火即已滅主者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免皆在法外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爲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尊禮大臣之體臣愚以爲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産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准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頗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劉頌爲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臣職思其憂伏惟陛下爲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爲當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義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聽之斷而上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

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明其事理詳匪他求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明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無文則議而行之故其事理也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主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出法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人主執斯格以責羣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因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則因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羣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因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因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盡當則宜改之若謂已善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為教上古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準非聖人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朴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托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美論理則違然天下之大事務衆雜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旁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準也夫出法權制措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如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恆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包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準不牽於凡聽之

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恆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概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爲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爲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爲駮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曰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且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議不可二臣以爲宜如頌所啟爲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議曰昔先王議事以制自中古以來執法斷事既已立法誠不宜求法外小善也若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按啟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駮按隨以事聞也　東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爲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映議以爲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時議贊以廣爲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姦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爲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爲奴而不爲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駮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有時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命者豈不擯絕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唯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安帝義熙中劉毅鎮姑熟常出行而鄢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

斷以犯蹕罪止贖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誤過傷人三歲流刑況不傷乎

通典卷一百六十六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五

雜議下宋　梁　後魏　大唐

宋前廢帝景平中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坐息男道符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埋之爲道符姑雙女所告正周棄市刑司空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明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尚弘通物理母之卽刑由子伏法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匪宜愚謂可特原之遐裔詔從之文帝元嘉七年鄒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非有分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俱非先王明罰臯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固當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理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內愧終身稱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絕事理固然也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塚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跡强劫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兇赫者易應

澀密者雖知且山原爲無人之鄉邱壠非常途所踐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劾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家無村甲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步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步內赴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孔淵之大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吳共罵母黃忿恨自縊死遇赦律文子殺傷毆父母梟首罵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赦免刑補兵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毆傷若同殺科則疑重同毆傷及罵制則疑輕准制唯有傷於父母遇赦猶梟首無罵母致死遇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所不原詈之致死則理無可宥罪疑惟輕經文之旨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支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兵有枉正法詔如淵之議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已歿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爲周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爲非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之際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既糺送則餘人無應

復告並合赦之沛郡相縣唐賜往北村朱起彭家飲酒還得病吐蠱蟲十餘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張手自破視五臟悉爢碎郡縣以張忍行刳剖賜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妻痛遵往言而識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露尸猶爲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大理爲斷謂副不孝張同不道詔如凱之議也　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召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虬啟按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爲非景慈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乞鞫不審降罪一等豈得避五歲之刑忍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於交州　後魏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羌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迴爲婢迴轉賣與梁之定而不言狀按律掠人和賣爲奴婢者死迴故買羌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賣人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也羌皮賣女告迴稱良張迴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各非詐然迴轉賣之日應有遲疑而決從眞賣於情固可處絞刑三公郎中崔鴻議曰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親及妾與子婦者流蓋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彼無天性支屬罪應一例明知是良決便眞賣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贖無跡永沈賤隸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曰檢迴所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爲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分盜人買賣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准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强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强盜俱得爲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

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儕竊謂五服
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疎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者皆以發
意爲首明買賣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羌皮不云賣則迴無買心則羌皮爲首迴爲從可也且旣一爲婢賣
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爲可原轉鬻爲難恕張迴之儕宜鞭一百賣子葬親誠孝可美而表賞之議未加
刑罰之科已及恐非敦風化之謂詔曰羌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迴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
五歲先是皇族有譴者不特訊時有宗士元顯富犯罪須鞫宗正約以舊制尙書李平奏以帝宗磐石周布天下
其屬籍疎遠廕官卑末無良犯憲理須推究請立限斷以爲定式上詔曰雲來綿遠繁衍代滋植籍宗氏而爲不
善者亘亦多矣先朝旣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爲暴諸在議請之外可依常法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
按以死坐其母訴稱一身年老更無周親例合上請檢籍不謬及憐母身亡州斷三年服終後乃行決主簿李瑒
駮曰按法例律諸犯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無成人子孫旁無周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養其親終
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李憐旣懷酖毒之心母在猶闔門投畀況今已死給假殯葬足示仁寬不合更延可依
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神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智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慧猛姦亂毆
主傷胎遂逃門下處奏容妃慧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限防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慧猛恕死髡鞭
付宮餘如奏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人聽出身進一階厮役免役奴婢爲良按輝無叛逆
之罪未可募同反者王者理天下不爲喜怒增減不由親疎改易按闘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孫者五
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初平四年先朝舊格

諸刑流及死律者皆首末判定然後處決且事必因本若以輝逃避便應懸募未有捨其首罪而成其末從容妃等罪止姦私律處不越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按智壽口訴妹已適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晉未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謂在室之女從父母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律許周親相隱況姦私之醜豈得使同氣證之按律姦罪無相緣之坐不可因失輝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人於市與衆棄之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及奏如纂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冀擒獲容妃惠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醜敗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詔獄竊復一歸大理而尚書理本納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損化之多少有辜執憲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坐尚書悉奪祿一秩　大唐律曰八議（具刑制下篇）　諸疑獄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為異議不得過三貞觀十四年尚書左丞韋悰句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者四十價奏其乾沒上令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為官木橦貴所以百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者無由而賤矣但見司農識大體而不知其過上乃悟顧謂韋悰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遂罷司農罪二十一年刑部奏言准律謀反大逆父子皆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官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昆弟孔懷人倫雖重比於父子情理有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子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輒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為太甚必其反茲春令鍾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人逮深文於刑措之日臣將不可物論誰宜詔從之永徽二年七月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州都督受左智遠及馮盎妻等金銀奴婢詔付羣臣議奏上怒令於朝堂處盡御史大夫唐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於刑賞古先聖王惟刑是恤

今天下太平合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勳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身計今議齡之事有輕有重重者至流死輕者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藩贓罰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臣竊以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務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僻處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官必於常法之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臣既處法官敢不以聞詔遂配流嶺南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有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刊革遂使生死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賞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賈誼見之必爲痛哭焉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條科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例格式復更刊定其科條言非直書其事無假飾文其以准加減比附原情復舉輕以明重不應爲而爲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者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朝堂決杖流皎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不可輕行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退而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則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伷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唐　京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六

肉刑議　漢　後漢　魏　晉　東晉

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逮繫長安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痛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聯也之欲反）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妾願沒入爲官婢贖父刑罪天子悲憐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人弗犯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左右趾一）而姦不止吾甚自愧夫訓道不純愚人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刑者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繇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議定律令諸髡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具刑制上篇）

班固曰善乎孫卿之論曰時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治古爲上古至治之時）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扶味反純之允反）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人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以懲其未也（懲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古無象刑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遠推治古之聖君但以象刑而天下自理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稱宜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

代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周書甫刑之辭也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虞書益稷曰皋繇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序施用刑法皆明白也又安有菲履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弊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制是猶以鞿而御駻突鞿羈也以繩縛馬曰鞿駻突惡馬也馬絡頭曰羈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罔謂羅網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逸同吏為姦贓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數萬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人愈嫚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然則惟思所以清源正本之意刪定律令篹音撰一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欲死邪欲腐邪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詆毀誣也丁禮反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罪之中殷天人之和殷亦中也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矣

後漢獻帝之時天下既亂刑法不足以懲罪於是名儒大才崔寔鄭元陳紀之徒咸以為宜復肉刑及曹公下令荀彧博訪百官欲復申之少府孔融議以為古者俗龐善否區別吏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代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以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必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

人不爲非也適足絶人還爲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罹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魏武秉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羣深陳其便相國鍾繇亦贊成之王循等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芳正始中征西將軍夏侯元河南尹李勝又議肉刑竟不能決夏侯太初著論曰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當有犯何荀班論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是亦妖逆之類也如其可改則無取於肉刑也如亡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與盜吏受贓枉法男女淫亂死者皆復古刑斯罔之於死則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邪猶稱以滿堂聚飲而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爲之不樂此亦願理其平而必以肉刑施之是仁於當殺而忍於斷割懼於易死而安於爲暴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邪仲尼曰旣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下愚不移以惡自終所謂翦妖也若饑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李勝曰且肉刑之作乃自上古書載五刑有服又曰天討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劓刵之屬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歷三代經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譏也今諸議者惟以斷截爲虐豈不輕於死亡邪云妖逆是翦以除大災此明主治世之不能無也夫殺之與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傷人者不改則刖劓何以改之何爲疾其不改便當陷之於死地乎妖逆者懲之而已豈必除之邪刑一人而戒千萬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盜斷其足淫而宮之雖欲不改復安所施而全其命懲其心何傷於大德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

刑代之矣慈父猶施之於弱子況君加之百姓哉且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腕系蹄在足則猛獸絕其蹯（扶元反）蓋毀支而全生也夫一人哀泣一堂爲之不樂此言殺戮者之不當也何事於肉刑之間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此時也長城之役死者相繼六經之儒塡谷滿坑何恤於鼻之好醜乎此吾子故猶哀刑而不悼死也夏侯答曰聖賢之治世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反善矣李又曰易曰屨校滅趾無咎仲尼解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滅趾謂去足爲小人懲明矣夏侯答曰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傷人而能改悔則豈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流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瘡故刖趾不可以報施而髡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爲罰已重不厭衆心也李又曰暴之取死亦有由來非自然也傷人不改亦治道未洽而輕刑不足以大戒若刑之與殺俱非自然而刑輕於殺何云殘酷哉夫刖趾不可報施誠然髡輸固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爲罪已重夷人之面截其手足其以髡輸償之不亦輕乎但慮其重不惟其輕不其偏哉孔氏之論恐未足爲雅論也（凡往復十六文多不載）　丁謐又論曰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敎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昔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人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寇攘矯虔苗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兇頑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晉武帝初廷尉劉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竊以爲議者徇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

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爲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聊生雖有廉士介者茍慮不首死則皆爲盜賊豈況本性姦頑無賴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於姦盜又不制之屬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横肆爲法若此道不盡善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也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從而赦之此爲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爲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年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爲也乃去其爲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絶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道路有今之困瘡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爲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爲戮終身作戒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爲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爲惡之具此爲已刑者皆非良士也豈與全其爲姦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爲不識時務之甚也周禮三赦三宥施於老幼悼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爲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宥之至於自非此族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也暨至後代以時險多難因赦解結權而行之又不以寬罪人也而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愈數而獄愈塞

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且為惡無具則姦息去此二端獄不得繁故無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上不見省　東晉元帝即位廷尉衛展上言古者肉刑事經前聖漢文除之加增大辟今人戶凋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詔內外通議於是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主所能易者乎時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為外張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縱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不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可懲而況於刑然甿者冥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思為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誠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今中興祚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寬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弊習玩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不在刑例則進退為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為復肉刑以代死是誠帝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為刑罰之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而寬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代所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宮刑陷罪更眾是為輕其刑誘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毒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困此何異斷刖常人以為恩

仁也恐受刑轉廣而爲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殺以制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爲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安帝元興末桓元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代風淳人謹圖像既陳則機心遂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爲季末澆僞設網彌密利巧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劓刵不足止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善徒有酸慘之聲而無濟俗之益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以之抗言元皇所爲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愼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肢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時王朗夏侯元論多與琳合故遂不行

詳讞　周　漢　魏　晉

周易噬嗑卦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又賁卦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變更也）周西伯立有明德時諸侯有獄皆請決焉虞芮有爭田者久不能決乃來求平及入周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皆慚而返兩棄其田周官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也造至也使訟者兩至入束矢乃理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造音糙）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也劑今券書也獄者各取券書入鈞金又三日乃理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三十斤爲鈞）以三刺斷庶人獄訟之中（中謂罪正所定）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人（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聽人之所

則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寬也人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劓則也又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耳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顧視不直則眊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念也淺深俱有罪本心有善惡悉其聽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猶輕重也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吏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吏司寇吏也正如周禮鄉師之屬漢有廷平秦置丞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周禮鄉師之屬辯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職聽於朝司寇聽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爲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爲面三槐三公之位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之重刑也周禮王欲宥之乃命三公會其期也三公以獄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宥寬也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穆王作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之辭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於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五刑弗簡正於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以贖五罰弗服正於五過不服不應罰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所在五過罪與犯決者同其審察之能使之不行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於聽獄乎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又曰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又曰聽獄之術三理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又曰今之聽人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人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乃刑殺焉

漢高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使有罪不論無罪久繫自今以後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當爲處斷報亦論也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景帝中五年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爲市朋黨比周以苛爲察以刻爲明有罪者不伏罪姦法爲暴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人心不厭者則讞之厭服也後元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

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所讞之人不爲罪失）欲令理獄官務先寬自此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宣帝置廷平員四人使平刑獄

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訴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涕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伏子文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爲平人班下天下以爲體式

吳孫權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請付法登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黃門從汝求蜜邪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伏侍中刁元張邠啟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鞫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晉陸雲爲浚儀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餘日遣去密令人隨後伺之謂曰不出行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於是一邑稱爲神明

決斷漢　後漢

漢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因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

全因呼族人爲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劍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女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劍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其女及壻省其手書顧謂掾吏女性强梁壻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劍與之夫劍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劍當聞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蔽女惡壻温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又漢時臨淮有一人持匹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來共庇蔭雨霽當別因共爭鬬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核實良久人莫肯首服宣曰縑值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操之而縑主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界本主　後漢鍾離意爲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與弟並分居各得田十頃並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並妻子輒追計直作劵沒取其田並兒長大訟常掾史議皆曰孫並兒遭饑賴常升合以長成人而更爭訟非順遜也意獨曰常身爲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稍以升合劵取其田懷挾姦詭貪利忘義並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界並妻子衆議爲允謝夷吾爲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章帝巡狩幸南陽有詔敕夷吾入傳錄見囚徒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於其中夷吾首錄囚徒有亭長姦部人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爲長吏以劫人而得言和目覩刺史決當云何須臾夷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爲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吏之官理亭長罪帝善之

考訊附大唐

大唐律諸審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不首實者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若訊未畢更移

他司仍須拷鞫者相移他司者連寫本案俱移則通計前訊以充三度卽罪重害及疑似處少不必皆須滿三者囚因訊致死者皆須申牒當處長官與糺彈官對驗　諸拷囚不得過三度總數不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保取放之若拷滿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卽有瘡痛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決邂逅致死者勿論仍令長官等勘驗違者杖六十拷決之失立案不立案等　諸拷囚限滿不首反拷告人其被殺盜家人親屬告不反拷被水火損敗亦同拷滿不首取保並故違者以故失論　諸赦前當罪不斷者若處輕爲重宜改從輕處重爲輕卽從輕法其有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常赦所不免謂雖會大赦猶處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反移鄉者敎書定罪名合從輕者不得引律比附入重違者各以故失論　諸犯罪在市杖以下市決之應合蔭贖及徒以上送縣其在京市非京兆府並送大理寺駕幸之處亦准此　諸決大辟罪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府刑部三覆奏在京者決前一日二覆奏決日三覆奏在外者初日一覆奏後日再覆奏縱臨時有敕不許覆奏亦准此覆奏若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其京城及駕在所決囚日尙食進蔬食內敎坊及太常寺並停音樂　諸決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囚加五人五品以上聽乘車並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皆日未後乃行刑犯惡逆以上不在乘車之限決經宿所司卽爲埋瘞若有親故亦任已瘞之卽囚身在外者奏報之日不得驛馳行下　諸決大辟罪官爵五品以上在京者大理正監在外者上佐監決餘並判官監決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在京決死囚不拘此皆令御史金吾監決若囚有冤枉灼然者停決聞奏　諸囚死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內權殯其棺在京者將作造供在外者用官物給若犯惡逆以上不給官地去京七里外量給一頃以下擬埋諸司死囚隸大理檢校置塼銘於內立牓於上書其姓名仍下本屬告家人令取卽流移人在路及流所徒在役死者亦准此　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

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以下杻長六寸以上二尺以下闊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鏁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氂小頭二分二氂常行杖大頭二分七氂小頭一分七氂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考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腿背均受者聽即殿廷決者皆背受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終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刑七

守正　周　秦　漢　後漢　隋　大唐

周代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陣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僕御）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死）不敢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也）臣之罪重請歸死於司寇（致死於司寇使戮也）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明絳故為特設禮會）　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略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屬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至於無刑也　漢文帝嘗行中渭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蹕過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乃罰金耶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是法不信於民也帝良久曰廷尉當是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帝大怒曰此人無道吾欲族之君

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議法者以逆順爲本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抔音步侯反謂手掬之不忍言毀徹故云取土耳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 議曰釋之爲理官時無冤人綿歷千祀至今歸美所云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爲之輕重是法不信於民也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斯言非矣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其口禍福及乎人故易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周官司寇察獄至於五聽三訊罪惡著形方刑於市使萬人知罪而與衆棄之天生烝民樹之以君而司牧之當以至公爲心至平爲治不以喜賞不以怒罰此先哲王垂範立言重慎之丁寧也猶懼暴君虐后倉卒致怒殺戮過差及於非辜縱釋之一時權對之詞且以解驚蹕之忿在孟堅將傳不朽固合刊之爲後王法以孝文之寬仁釋之之公正猶發斯言陳於斯主或因之淫刑濫罰引釋之之言爲據貽萬姓有崩角之憂俾天下懷思亂之志孫皓隋煬旋即覆亡略舉一二蓋唯害人者矣嗚呼載筆之士可不深戒之哉 後漢光武爲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爲軍市令帝舍中兒犯法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之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也帝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乃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其餘重刑慎法執正御人類如是 光武建武中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爲治天下乎臣請得自殺即以頸擊楹流血被面帝令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不從帝強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時爲吏者趨於法矣 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

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前漢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專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漢制棨戟為斧鉞（有衣之戟曰棨）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重死刑）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平如矢賞罰均）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　章帝時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濩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四人四人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帝怒甚吏恐諸所連及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朗試以建等物色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罪為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曰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邪朗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奏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爾臣見拷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拷一連十拷十連百又陛下問公卿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九族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歎知其多冤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朗出後二日車駕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人　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囚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以曠為忠直遣每朝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囚徒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為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閤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大理少卿不能馭掌囚使曠觸挂大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謬言求入死罪三也帝解顏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杯酒飲訖并以

杯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　大唐貞觀初太宗務止姦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受饋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卽行極法是爲陷之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僚曰矩廷折不肯面從天下何憂不治其年溫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不首與爾死罪雄固言是眞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斷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旣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於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胄但能爲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七年貝州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上率土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九月八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上閤右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不覺合罪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大理卿戴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食飲舟船誤不如法者皆死若錄功捨過非憲司所決若當罪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法也何得以無忌一人國戚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彝執議如初胄又駁之曰校尉緣無忌致罪於法當輕若論其過誤則其情一也而死生頓殊敢以請乃免校尉死刑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僞爲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擬賣獄乎胄曰陛下旣付所司臣不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旣知不可而寘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十一年五月

為上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入者各依律文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懷州人吳法至浪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輿羣斷處斬今仲文稱妖同罪異罰卿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邪挺拜謝趨退出自是憲司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妖言論上謂亮曰日者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為輕朕時怪其所執不為處斷卿今日復為執奏不過欲自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衒亮默然就列上因之曰爾無恨色而我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請屈我所見其仲文宜處於妖言　上元三年九月左武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為斫昭陵柏大理奏遂欲破其產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狄仁傑執奏稱不當死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柏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退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為難臣愚以為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時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魏文帝將徙冀州士家十萬戶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言瞑目之後羞見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象魏徒流死罪具有差等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恆則萬姓何所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請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下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為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

武太后時徐弘敏字有功延載初爲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縣尉顔餘慶與博州刺史虺沖同反餘慶博州人沖先放與債於貴鄉百姓遣家人歛索託餘慶爲徵所得徵錢沖家人自買弓箭餘慶兼修啓狀於沖直叙寒温并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遂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來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實其弓箭非餘慶爲市遂奏餘慶與沖同謀反曹斷緣會永昌赦稱其與虺貞同惡魁首並已伏誅其支黨未發者將從原放遂准律改斷流三千里侍御史魏元忠奏餘慶爲沖徵債叶契凶謀又通書啓卽非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沒奉敕依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可以謝愆汙其宮室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與虺沖交涉爲沖理債違敕是情於沖致書往反爲驗既屬永昌恩赦在餘慶罪卽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曰其與虺貞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赦原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尚書曰殲厥渠魁名例律曰造意爲首魁卽其帥首乃原謀魁帥首謀已露者既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從原宥伏請既標並字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斷爲支黨必餘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逃亡亦應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捕亡之流將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爲支黨況非常之恩千載罕遇莫大之罪萬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生之伍更入死條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復罪卽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謂聖朝決不當爾餘慶請當依律斷爲支黨處流有功玉陛具奏太后大怒抗聲謂有功曰若爲喚作魁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原謀太后曰餘慶可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虺沖敗日並合伏誅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敕徵債與虺沖買弓箭何爲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違敕徵債誠如聖旨所買弓箭狀不相關太后又謂曰二月與沖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又對曰所通之書據

狀是寒温其書捜檢不獲餘慶先經奏訖通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卿更子細勘問是支黨不是
支黨奏來當時百僚供奉及仗衛二三百人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變奏對無差人皆服其膽力直而不撓故
左相蘇良嗣男踐言踐忠踐義推事使金吾將軍邱神勣奏稱請依法絞刑者奉勅依頃又有勅蘇良嗣往者頻
被言告指驗非虛朕以其年逼桑榆情敦簪履掩其惡迹竟不發揚洎乎歸壤之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子重
發逆蹤所司執法論科請申毀柩之罰朕念勞志切惟舊情深是於囚殺之科特降非常之霈式延恩於朽骼俾
流德於幽魂特免斲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奏蘇良嗣作逆先死准勅免斲棺矜其籍沒其
男踐言等緣坐既在勅無文請准法處絞刑奉依者有功斷執奏曰踐言踐忠良嗣之子緣其父逆合坐絞刑但
爲勅稱屈法申恩特降非常之霈又言念勞志切惟舊情深特免斲棺之刑寬其籍沒之典兩節皆具特字信知
恩是非常父免斲棺之刑子無緣坐之死既寬籍沒之典理免收錄其家按名例律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遇恩
原減亦准罪人原減法又云卽緣坐家口雖配沒罪人先死者亦免斲棺爲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父既得遇殊
恩子便不拘常律踐言等並卽不合緣坐盡錄奏者奉勅踐言等緣坐合死朕好生惡殺不忍加刑宜特免死配
流逆人邱神勣弟神鼎幷男晙被奴羊羔告反司刑司直劉志素推案奏稱神鼎身居文職黑褫子卽是武夫之
衣若不夙懷叛心擬投豫州無故不合輒造文燒卻反狀分明請付法者曹斷神鼎處斬家口籍沒者有功批云
邱神鼎邱神勣之弟兄先反弟合沒官憑狀以推事跡可驗在於斷結理固難踰羊羔稱投豫州作兩箇皂褫假
令是實終在赦前況乃涉虛何以爲據往時縱犯今日方告准赦據勅不合推科使人爲鼎著皂衣將爲叛逆曹
司以燒卻文狀處以叛謀切尋此途頗傷苛酷且衣之五采隨人好尚武夫一著豈限元黃燒書雖匪赦前推勘

須窮窟穴或言周易或道卜書既云抛著廁中又云鼎自裂破書既著標便非反書必是反書書論何事爲是謬
帳爲是讖圖竟不甄明遂無承款即處以斬乃籍沒其家請更詳審務令允當者劉志素又批神鼎反逆夙蘊苞
藏非只一途豈惟今日虺貞豫州作逆之歲於時秩滿神泉準其家在西京言旋即合歸舍爲與虺貞相應迂水
道下蔡州更至荊襄路過淹留遂經一歲當闘豫州起逆星夜即向唐州接荊河界首於懸泉館遂共男晙俱作
黑褐襖子擬充戰服即明事相應接及闘貞敗星夜走來神都即將襖子布施天宮寺明知原來所造緣反近以
兄勸反彰之後復燒卻反逆文書此反不誅誰反合殺況又至澤哀矜重令來中丞推覆追奴問鼎勘接逾明論
其本慾辜當萬死徐丞內縱姦匿外詐平反奉敕令推反人得實盜敢隱默者又曹依前斷者舉中秋官詳議者
符下員外鄭思齊判凡斷刑名須得指實朦朧作狀斟酌結刑司刑此中過爲非理欲令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指
歸遣議何事仰尋所推之按取堪憑信之由處分訖中者曹斷又依前者有功又批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狀未
分不反何爲燒書法家無文臆度使人的知是反鞫按何不具言當時按狀朦朧奏後方便覷（普蕭反）略人命至重
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須平屈輕無宜入重恐乖泣辜之惠方虧祝網之慈在愚所窺請更商度者劉志素又批神
鼎謀反與虺族同謀苞藏日深又共逆黨連結有功侮文弄法黨逆不忠批退欲縱反人每事唯希僥倖不尋按
狀孟浪即批批即不據科條法外豈得依允惟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功意故縱逆人之平即請申秋官及臺集
衆官議奉敕依得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十七人依志素議以緣坐爲允又得夏官尚書楊執柔等百二十
二人等議並無反狀准更差明使推准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推事使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釋放汾州司
馬李思順臨川公德懋之子也被韋秀告稱思順共秀竊語云汾州五萬戶管十一府多尙宿衛好設齋解大雲

經上道理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思順恰第三兄弟五箇者監察御史李恆等奏稱據思順潛謀逆節苞藏禍心研覈始引唐興辯占復承齋讖請從極法奉敕依奏者司直裴談斷處斬刑家口籍沒者主簿程仁正批合從妖處絞只向韋秀一人道狀當不滿衆合斷三千里者裴談又判請依前斷錄奏者焦元亶判退司寺官御議者有功議曰謀危社稷罪合反條自述休徵坐當妖例反依斬法妖從絞論律著成文犯標定狀狀在事難越狀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舍文而斷獄譬乘馬不俟銜勒遏流不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司直批從妖說不恥下問竊欲當仁李思順解大雲經韋秀稱共竊語私解明非衆說竊語不合人知虛實唯出秀辭是非更無他證縱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蹤元非背叛之事即從叛逆籍沒其家便是狀外棄文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滿衆處流三千里焦元亶判具申秋官請議者右臺中丞李嗣等二十人議稱請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畫一者留守司府卿丁思言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錄奏敕思順志懷姦慝妄說圖讖唯其犯狀合寘嚴刑爲其已死特免籍沒者緣有功議遂免沒家推事使顧仲琰奏稱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僞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緣坐奉敕依曹斷家口籍沒有功議按賊盜律謀反者處斬者正爲身存身亡即無斬法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爲因他犯非己所犯例是因緣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滅合滅比於徒坐徒坐頻會鴻恩今日御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捨敕遣戮屍除非此途理絕言象伏惟逆人徐敬業同柳明肅之輩身先殞沒不許推尋未敢比附敕文但欲見其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寧容沒官申覆依有功所議斷放此後援例皆免沒官者三數百家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恆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元淑里正元得戶人緣祖分事因相告言或以反逆相喚或

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盜無叶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卽以實論頗亦苛酷槍欃元無影響星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眞實之計流三千里疏云口陳欲反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商度用此當宜如不使推請從鄖見將或未允終須重推錄奏敕依得宗君哲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見流三千里奉敕依會赦免御史郭弘霸奏宕州刺史皇甫懷節爲芳州司倉薛瓌所告稱共芳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處斬籍沒者有功批執曰思徵芳部宣條懷節宕州分竹爰因羌叛奏使討擒暫見思徵屛人共語卽疑懷節與徵同謀同謀須述謀由共語當論語狀語既無狀謀又無由思徵伏誅一無牽引薛瓌陷辟方始言瓌元共徵同情懷節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瓌合知徵在不知語由徵死誰明反狀有此州刺史奉敕討羌白日入州官人參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卽平章反謀察獄以情未聞此理羌走出界無賊可擊所領之兵更留何用爲此放散致將爲反節實擬反更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放卻非誣之狀於此更明懷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鞫無反爲發兵遲斷爲官當會赦總免推事左臺監察御史盧侹奏稱告事人閻趙推之得款唐子產與推之手狀遣告長孫仲宣實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產得款與推之手狀令告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鎗矟謀反是實其長孫仲宣是子產親舅爲子產先與三舅庶幾妾成蹊私通仲宣既知卽罵辱子產爲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告謀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放令人告事處應反坐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爲首教令爲從推之爲首處斬子產爲從處絞推之在禁告密因得引見遂訴枉屈武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產手狀卽告令子產引虛自是子產之罪何得枉斷殺推之宜令停決正斷奏聞者有功重執曰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產處得奉敕勘當具狀是誣付法科繩已斷

處斬奏書臨決恩旨遣停聖上爲子產引虛則將推之枉死但教令告事律著正文告者爲首教者爲從若其事虛受責推之合當重科如其反實論功子產纔霑薄賞律開此條本防避罪爭功在於憲司固當守文奉法奉敕依奏遷有功爲侍御史長壽二年有敕公坐流私坐徒以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限赦後百日內自首如其不首依法科罪者有功以爲犯罪未發許首而原豈有未發之罪要令百日自首不首依法科罪深以爲不便乃奏曰周易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非常之恩寬殊死之罪已發覺者咸赦除之是戢其改過之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赦前未發覺之罪赦後必須令 其自首且鬬訟律云以赦前事告言者以其罪罪之若使無人告言所犯終無自發如告赦前之罪准律以罪罪之今赦前之事罪不自首者還依律法論科卽國家肆眚之恩徒自頒於天下便是萬萬有罪一罪不霑雖密雲有靄於四郊甘雨莫滋於南畝臣愚竊爲陛下不取經圖長久深爲未便臣忝當耳目之地謬處駮正之司知無不爲正在今日特乞天恩將臣所見付羣官 集議商推利害之狀具行藏之理奏聞庶刑獄不煩人無怨讟太后曰前代帝王可卽能達道理自我作古所奏不須有功奏曰陛下聖斷所稱自我作古臣卽不敢然臣請付羣臣集議未知許議否太后曰令五品以上議奏時人皆歎其忠諫有功前後執正大獄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頻 被推彈亦經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時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卽其子弟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勘獲日卽酬官賞由是告密之輩推覈之徒因相誣搆共行深刻新開總監之內洛州牧院之中遞成祕獄互爲嶮網塞戶塼窗粗杖大枷追攝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棒闌門苦楚掠拷非罪亦承來俊臣旣便決雲弘嗣亦手刃張虔勗郭弘霸傳李思徵之首王弘義亦梟毛元素之元朝野屛氣道路以目於斯時也誰敢忠正遂於羣邪之側衆諂之傍子

然介立守法不動抑揚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險易如一於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畏嫉甚於仇讎矣（徐公事蹟並潘好禮纂錄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以執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授一品官）論曰詳觀徐大理之斷獄也自古無有斯人豈張于陳郭之足倫固可略舉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逢令主（西漢文帝時張釋之為廷尉于定國宣帝時為廷尉東漢陳寵郭躬章帝時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誠吐至公用能竭節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令從己作威而作周政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於斯時而能定以枉直執法守正活人命者萬計將死復捨忤顏鱗者再三以此而言度越前輩（徐大理有功久為法官歷秋官郎中司刑少卿後贈大理卿前後雪冤獄甚多被酷吏薛季昶等奏有功黨援兇逆太后赫怒付法司結刑三經斷死則張于之輩豈足比其難乎）神龍元年正月韋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尹思貞以發生之月執奏以為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司因以非法害之思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愍太子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詿誤者並配流未行有韋氏黨密奏請盡誅之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令依舊斷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司憲清望耳目之官有犯流當即流不可決杖可殺而不可辱也十年八月冀州武強縣令裴景僊犯乞取贓積五千匹事發上大怒令集眾殺之大理卿李朝隱奏曰景僊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僊曾祖故司空寂往昔締構首參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僊獨存今見承嫡據贓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代宥賢功實宜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俾就投竄之役則舊勳不棄平典斯允手詔不許朝隱又奏曰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而取十五匹便抵死刑乞取為贓數千匹止當流坐今若乞取得罪便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當加何辟所以為國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私隨人曲矜僊命射兔魏苑驚馬漢橋初震皇赫竟從逆議豈威不能制而法貴有恆又景僊曾祖寂定為元勳恩

倍恆數若寂勳著莫僭罪特加則叔向之賢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罪念功乞垂八德遂決一百流配

宥赦 周 漢 後漢 北齊 大唐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又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也）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宥寬也人言殺殺之言寬寬之上服劓墨下服宮刵之刑）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識謂愚人無識過失謂若律過失殺人不坐死者遺忘若仇讎當報不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惷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精察能得其理）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刑疑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劓辟疑赦其罰惟倍（倍百爲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　禮曰凡疑獄汎問與衆共之衆疑赦之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者宮刑也丈夫割勢不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矣）　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慎無赦而已章帝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令不及皆當重論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爲赦前犯死罪而繫或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

益於諸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　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閶闔門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大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猶徵正贓餘贓非見在及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降原唐武德四年王世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侍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今月十三日發雷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除赦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以更新何因世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則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罰欲遷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天寶十三載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弘通情理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宜並放歸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

禁屠殺贖生附大唐

大唐武太后聖歷三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疏曰春生秋殺天之常道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擐其鸞刀烹之鶴鼎所以充庖廚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殊塗同歸今者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遺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乃以魚爲命河西諸國以肉爲齋一朝禁止倍生姦弊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

加有貧賤之流刲割爲事家業倘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益恐嚇惟長姦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倚依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奉月令順天經造次合禮儀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爲盡善（禁止屠殺以活飛走亦同赦宥用極生人故附於此下同）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乂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爲業魚鼈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於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物支供易殫費之若小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則常支又闕與其拯物豈若愛人且鬻生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救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人其福勝彼二年九月敕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求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禁斷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刑八

寬恕　殷　漢　後漢　宋　大唐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者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乃叛桀而歸湯　漢文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人或咒詛上以相約而復相謾（謾欺也初爲要約共行咒詛復相欺誑中道而止無實事）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人之愚無知抵死自今有犯此者勿聽治時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秦惡政務在寬厚恥言人過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訐相斥罪也）吏安其官人樂其業風流篤厚禁網疏闊選張釋之爲廷尉罪疑者予民（從輕之斷）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謂普天之下重罪者）有刑措之風感齊女子淳于緹縈言除肉刑（具肉刑議）景帝之初制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罪人不孥德侔天地然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爲人（謂不能自起居）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監所行所將（行謂按察音下更反）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罷磔曰棄市（先是諸死刑皆磔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具刑制上篇）　宣帝制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論（凡首匿者言爲謀首而藏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元帝爲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書故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語而誅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用德

教尙周政（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視）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卽位下詔曰法令者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罪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其大辟之罪二百（甫刑卽周書呂刑也初爲呂侯號曰呂刑後改爲甫侯故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附之稍增律條也奇居宜反）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滅死及可蠲除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甫將明之材（自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烝人之詩言王有誥命則仲山甫將之國有不善則仲山甫明之也）不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但鉤摭細微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毛舉言舉毫毛之事塞當也）是以大議不立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理道者也（塞謂不通）班固曰自建武承平人亦新免兵革之禍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强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吏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淸矣（十少其八）然而未能稱意比崇於古者以其疾未除而刑本不正也　後漢章帝初尙書陳寵上疏曰今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詆毀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帝納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絶鉆鑽諸慘酷之科（說文曰鉆鐵銸也其炎反銸音陟葉反鑽臏刑謂鑽去臏骨也）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初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爲尙書王莽篡位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藏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爲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愼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寬平也元和三年廷尉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從輕者四十餘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律令陳寵又代躬廷尉數議疑獄每附經典事從輕恕活者甚衆寵復鉤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除之（鉤猶勘也音工侯反溢出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禮經三百曲禮三千鄭元曰經禮

篇多亡本數未聞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爲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輕刑之名）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幷合爲三千悉删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俾傳之無窮會寵得罪遂寢　宋文帝元嘉中王弘爲衛將軍輔政上疏曰同伍犯法士人不科罪然每詰讁轉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即法廢不行依事糺責則物以爲苦謂宜更其制使得憂苦之實又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爲重宜進主守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補兵旣小寬人命亦足以爲懲戒從之　大唐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爲十二條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靜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删大業苛慘之制五十三條務存寬簡以便於時及太宗初令公卿更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唯斷其右趾應死者多蒙全活太宗尋又矜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忍瑀曰古之肉刑乃死刑之外陛下於死刑之內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爲寬法上曰朕意以爲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上疏駁律令遂令參軍删改之於是與房元齡等建議以爲古肉刑旣廢制爲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則是爲六刑減死意在於寬加刑又殊煩峻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役流三千里居作殿中監盧寬持私藥入尚食廚所司議當重刑上曰止是錯誤不解遂赦之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可矜疑容可皆以律斷對曰原情宥罪非臣下所敢上請侍臣曰古人云鬻棺之家欲歲

之疫非欲害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曰今但選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卽姦偽自息上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卽其職也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及尚書議之後大理引囚過次列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演曰如鄭善果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與諸囚同例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又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坐孫配流會有同州人房强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强當從坐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爲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概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反逆有二一爲興師動衆二爲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詳議於是元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爲王父尸按令祖有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翻死據理論情深爲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役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爲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爲允從之自是比古死罪殆除其半據隋代舊律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慘變重爲輕者不可勝紀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蝕及假日並不得奏決死刑因大理丞張蘊古交州都督盧祖尚並以忤旨被誅斬帝尋追悔遂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卽殺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奏初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瞀亂有妖妄之言詔大理丞張蘊古按其事蘊古奏好德顚病有徵法不當坐理書侍御史權萬紀劾蘊古貫屬相州好德兄厚德爲其刺史情在阿縱又盧祖尚固辭交州並處斬既而悔之遂有此制上又曰古之行刑君爲徹樂減膳朕廷無恆設之樂莫知何徹然對食卽不啖酒肉自今以後令供御官知刑人日勿進酒肉教坊及太常並宜停教曹司斷獄多據律令雖情在可矜而不

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死而情在可宥者宜錄狀奏自是全活者甚衆其五覆奏決以前一日一覆奏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而已著之於令四年十一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太宗以暇日觀明堂圖見五臟之系皆附於背乃歎曰夫箠者刑之最輕者也死者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致死自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詔有此制）五年十二月上親錄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八人歸於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下詔悉原之高宗即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人唯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全少甚嘉也總章二年五月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者多致殞斃乃下詔曰別令於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內有竊盜及蠱害尤甚者今量留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廢武太后長壽三年五月敕貶降官並令於朝堂謝之仍容三五日裝束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開元十年六月敕自今以後准格敕應合決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貶之色杖訖許一月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則臨時發遣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至是有雀巢其樹於是百僚上表賀以爲幾至刑措天寶元年二月敕官吏准律應犯枉法贓十五匹合絞者自今以後特加至二十匹仍即編諸格律著目不刊六載正月敕自今以後所斷斬絞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詳定處分

論曰聖唐刑名極於輕簡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遞減唯輕開闢以來未有斯比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惜人命務在哀矜臨於剿絕仍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感茲煦嫗藏於骨髓雖太后革命二紀安祿山傾陷兩京西戎侵軼賊泚竊發皇輿巡狩宇內憂危兆億同心妖氛旋廓刑輕故也國家深仁厚德固可侔於堯舜夏殷以降無足徵矣

囚繫　夏　殷　周

周易旅卦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月令曰命有司修法制繕囹圄去桎梏　夏桀不循祖法而爲虐政召湯囚之夏臺　殷紂立無道囚文王於羑里　周官司寇凡害人者寘之圜土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反於中國三年不齒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害人爲百姓害者寘置也弗使冠飾者著黑幪若古之象刑明刑者書其罪於大方版著其背任之以事若今罰作也舍釋也反於中國者舍之還鄉里也出謂逃亡也）凡囚者上罪梏拲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拲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謂非盜賊自以他罪拘者拲者兩手共一木桎梏者兩手各一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不拲手足各一木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雖有上罪或拲或桎而已弊斷也拲音居勇反弊音必勢反）

舞紊　漢　梁　北齊

漢武帝以張湯爲廷尉所治卽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刻者卽上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所治卽豪必舞文巧詆（詆誣也）卽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釋湯所言（下戶羸弱湯欲佐助雖具文奏之又口奏言雖律令之文合致此律聽上裁察蓋爲此人希恩宥也於是上得湯此言往往釋其人蓋未奏之前口豫言之也）遷御史大夫時大興兵伐匈奴縣官空虛湯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强并兼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輔助也以巧詆助法言不公平）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勝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駮（不曉其指用意不同）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爲市（弄法而受財若市買之交易）所欲活則傅生所欲陷則予死比（傅讀曰附）議者咸冤傷之杜周爲廷尉其治大抵倣張湯（倣依）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冤狀客有謂周曰君爲天下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以爲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　梁武帝敦睦親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臣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卽按以法其緣坐老

幼不免一人逃亡則舉家質作人既窮迫姦宄益深後帝親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久長之計誠能反是天下幸甚帝銳意儒雅疏簡刑法自公卿大夫咸不以鞫獄爲意姦吏招權巧文弄法貨賄成市多致枉濫大率二歲刑以上歲至五千人是時徒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十械(任卽保)若疾病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宮視事見而愍之乃上疏曰臣奉敕權視京師雜事竊見南北郊壇宮東府太官下省左裝等處並啓請四五歲以下輕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愆目不異而甲付錢署乙配郊壇錢署三所於事爲劇郊壇六處在役則優今聽獄官詳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難遇其人流舞易啓其萬將恐玉科重輕全關墨綬金書去取更由丹筆愚謂宜詳立條制以爲永准　北齊武成帝河清中有司奏上齊律其不可爲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平秦王高歸彥謀反須有約罪律無正條於是遂有別條權令與律並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則附依輕議欲入則附從重法姦吏因之舞文出沒至於後主權幸用事有不附之者陰中以法綱紀紊亂卒至於亡

峻酷　殷　秦　漢　梁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三苗作五虐之刑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始爲截人耳鼻椓竅黥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　殷紂爲炮烙之刑(膏銅柱加之以炭令有罪者行焉名曰炮烙之刑)又醢九侯脯鄂侯周西伯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烙炮之刑紂許之後淫亂不止比干死爭紂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剖而觀之諸侯皆叛　秦孝公納衛鞅說變法令舍人無驗者罪棄灰於路者刑步過六尺者罰初令之作也一日臨渭決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具刑制上)始皇專任獄吏燕人盧生竊歎曰帝親幸獄吏樂以行殺爲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下攝伏謾欺以取容始皇聞之怒曰諸生在咸陽者吾使廉問或

爲妖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按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誣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三十六年有星墜下東郡至地爲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而地分帝聞之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其石胡亥以趙高爲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胡亥從之羣臣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十二人戮死尸於市六公子戮死於杜財物沒入縣官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時山東羣盜大起不能禁胡亥責李斯斯懼乃阿意以書對曰夫賢主必能行督責之術則人不犯故韓子曰慈父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胡亥悅行督責益嚴刑者相半死尸成積於市以殺人多者爲忠臣丞相去疾及李斯與將軍馮劫諫胡亥以寇盜並起皆苦於轉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君不能禁盜又欲罷先帝所爲何以在位遂下之吏去疾劫曰將相不辱皆自殺高因譖李斯子由爲三川守與盜通令高按問斯高詐爲御史十輩往訊斯斯以實對輒令榜掠斯急上書高令棄之不奏後胡亥使人驗斯斯懼如前使者乃誣伏遂具斯五刑腰斬咸陽市夷三族　漢義縱河東人也以鷹擊毛鷙爲治（言如鷹隼之奮擊毛羽執取飛鳥也）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重罪三百餘人縱一切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報殺四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者亦二百餘人郡中不寒而慄竟坐事誅嚴延年爲河南太守其治務在推折豪强扶助貧弱貧弱雖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强而侵小民者以文內之（飾文而入之於罪也）衆人所謂當死者一朝出之所當生者詭殺之（詭違正理而殺之）吏民莫能測其意深淺戰慄不敢犯禁按其獄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反幡也音）吏忠盡節者厚遇之如骨肉皆親鄉之出身不顧以是治下無隱情然疾惡太甚中傷者多尤巧爲獄文善史書所欲誅殺奏成於手中主簿親近史不得聞知奏可論死奄忽如神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總集郡府而論殺）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育以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奏報行決也）母大驚便止都亭不

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顧反也乘因也欲以立威豈爲民父母意哉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言多殺人者已亦當死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言素意不自謂如此行矣去女東歸掃除墓地耳言待其喪至也遂去歸郡見昆弟宗人復爲言之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王溫舒爲河內太守先爲廣平都尉時皆知河內豪姦之家及往以九月至令郡具私馬五十匹爲驛自河內至長安設方略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臧奏行不過二日得可論報至流血十餘里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郡中無犬吠之盜溫舒竟坐誅尹賞爲長安令長安中姦猾浸多閭里少年羣輩殺吏受賕報仇相與探丸爲彈爲彈丸作赤白黑三色而共探取之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其黨與有爲吏及他人所殺者則主其喪事城中薄暮塵起剽劫行者死傷橫道枹鼓不絕枹擊鼓椎也音孚賞以三輔高第選守長安令得一切便宜從事賞至脩治長安獄穿地深方各數丈致令辟爲郭致謂積累也令辟甎甓也郭謂四周之內也致讀如本音又音緻令音零辟音避歷反以大石覆其口名爲虎穴乃部戶曹掾史與鄉吏亭長里正父老五人五家爲五人五人者各其同伍之人也雜舉長安中輕薄少年惡子惡子不承父母教命者無市籍商販作務而鮮衣凶服被鎧扞持刀兵者悉籍記之凶服危險之服鎧甲也扞臂衣也籍記爲名籍以記之得數百人賞一朝會長安吏車數百兩分行收捕皆劾以爲通行飲食上隆下垌羣盜賞親閱見十置一置放也其餘盡以次內虎穴中百人爲輩覆以大石數日一發視皆相枕籍死便輿出瘞寺門桓東瘞埋也舊亭傳於四角面百步築土四方上有屋屋上有柱出高丈餘有大板貫柱四出名曰桓表縣所治夾兩邊各一桓陳宋之俗言桓聲如和今猶謂之和表即華表楬著其姓名楬杙也作杙於瘞處而書死者名也楬音竭杙音弋並從木百日後乃令死者家各發取其尸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莽討敗之夷三族誅及種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後陳良終帶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燒殺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

莽令劉忠收其家族以醋酖毒藥尺白刃叢棘埋之　梁元帝即位於江陵帝素苛刻及周師至獄中死囚且數千人有司請釋之以充戰士帝不許並令棒殺之事未行而城陷　後魏太武帝太平眞君十一年六月誅司徒崔浩清河崔氏無遠近及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皆浩之姻親盡夷其族初崔浩修國史標立石銘刊國記浩本書事備而不典既刊在衢路往來行者以爲言事遂聞發浩及祕書郎吏以下數百人盡死浩之將誅也幽縶置之檻內送於平城南使衛士數十人溲（疎有反）其上呼聲嗷嗷聞於行路自宰司之被害未有如浩之甚文成帝太安四年始設酒禁是時年穀屢登士人多因酒致酗訟或議王政故一切禁之釀酤飲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日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外部州鎭至有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疵失所窮理有司苦加訊測而多相誣逮輒劾以不敬諸司官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一刑六十二秦州刺史于洛侯爲政貪酷殘忍部人王當犧奪人豫脛纏一具洛侯輒鞭當犧一百截其右腕又王隴客刺殺王羌奴王愈二人依律死罪而已洛侯拔隴客舌刺其本并刺胸腹二十餘瘡隴客不堪痛苦隨刀戰動乃立四柱磔其手足命將絕始斬其首支解其體分懸道路見之者無不傷楚歎愕合州驚震人懷憤怨文王元壽等一時反叛有司糺劾孝文帝詔使者於州常刑人處宣告兵人斬洛侯以謝百姓　北齊文宣帝自六年之後遂以功業自矜酷暴昏狂任情喜怒爲大鑊長鋸剉碓之屬並陳於庭意有不快則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臠噉以逞其意時楊遵彥秉政乃命憲司先定死罪囚置於仗衛之中帝欲殺人則執以應命謂之供御囚經三月不殺者皆免其死帝嘗幸金鳳臺受佛戒多召死囚編蘧蒢爲翅令之飛下謂之放生墜皆致死帝以爲歡時有司折獄又皆酷法訊囚則用車輻縐杖夾指壓踝又立之燒犁耳上或使以臂貫燒車釭既不勝其苦皆致誣伏　後周宣帝性

殘忍暴虐自在儲貳惡其叔父齊王憲及王軌宇文孝伯等及即位並先誅戮由是內外不安俱懷危懼其後荒淫日甚惡聞其過誅戮無度疎斥大臣又數行肆赦爲姦者皆輕犯刑法政令否塞下無適從於是又廣刑書要制而更峻其法謂之刑經聖制宿衛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沒上書字誤者科其罪又作礔礰車以威婦人其決人云與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既酣飲過度有下士楊文祐因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恆常醉政事日無次鄭譯奏之帝怒命賜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歌猛又諷諫鄭譯又奏之又賜猛杖百二十是時下自公卿內及妃后咸加箠楚上下愁怨　隋文帝性猜忌素不悅學既任智而獲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恆令左右覘內外小有過失則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贓汚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數四嘗怒問事揮楚不甚即令斬之十年尚書右僕射高熲理書侍御史柳彧等諫以爲朝堂非殺人之處殿廷非決罰之地帝不納熲等乃盡詣朝堂請罪曰陛下子育羣生務在去弊而百姓無知犯法者不息致陛下決罰過嚴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請自退屏以避賢路帝於是顧謂領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問其狀元舉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數百故多致死帝不懌乃命殿內去杖欲有決罰各委所由後楚州行參軍李君才上言帝寵高熲過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內無杖遂以馬鞭笞之自是殿內復置杖未幾怒甚又於殿廷殺人兵部右侍郎馮基固諫帝不從竟於殿廷行決帝亦尋悔宣慰馮基而怒羣臣之不諫者也開皇十六年有司奏合川倉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問其事以爲主典所竊復令孝卿馳驛斬之沒其家爲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盜邊糧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沒官十七年詔又以所在官人不相敬憚多自寬縱事難克舉諸有殿失雖備科條或據律乃輕論情則重不

即決罪無以懲肅其諸司屬官若有僭犯聽於律外斟酌決杖於是上下相驅迭行捶楚以殘暴爲幹能以守法爲懦弱是時帝意每尚慘急而姦回不止又定盜一錢棄市法聞見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盜一榱桷三人同竊一瓜事發卽時行決有數人劫執事而謂之曰吾豈求財者邪但爲枉人來耳而爲我奏至尊自古以來體國立法未有盜一錢而死者而不爲我以聞吾更來而屬無類矣帝聞之爲停盜取一錢棄市之法帝嘗發怒六月棒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固爭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殺帝報曰六月雖曰生長此時必有雷霆天道旣於炎陽之時震其威怒則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殺之帝猜忌愈甚臣僚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臣衣劍之不齊者或以白帝帝謂之曰爾爲御史何縱捨自由命殺之諫議大夫毛思祖諫又殺之左領軍府長史考校不平將作寺丞以課麥䴸遲晚武庫令以署庭荒蕪獨孤師以私受蕃客鸚鵡帝察知並親臨斬決仁壽中用法益峻帝旣喜怒不常不復依准科條時楊素正被委任素又稟性高下公卿股慄不敢措言素與鴻臚少卿陳延不平蕃客館庭中有馬屎又庶僕氈上樗蒱旋以白帝皆於西市棒殺而搒捶陳延殆至於斃大理寺卿楊遠劉子通等性愛深文每隨衙奏獄能希旨帝大悅並遣於殿庭三品行中供奉每月有詔獄專使主之候帝所不快則按以重抵無殊罪而死者不可勝言遠又能附楊素每於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隨素所爲輕重其臨終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煬帝大業中外征四夷內窮嗜欲兵革歲動賦斂滋繁窮人無告聚爲盜賊帝乃更立嚴刑敕天下竊盜以上罪無輕重不待聞奏皆斬百姓轉相羣聚攻掠城邑誅罰不能禁帝以盜不息乃益肆淫刑九年又詔爲盜者籍沒其家自是羣盜大起縣官人又各擅威福生殺任情矣及楊元感反帝誅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州刺史庫狄士文至州發姦擿隱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得千餘人而奏之士文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泣之聲徧於州境至嶺南遇瘴癘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聞之令人捕捉捶撻盈前而哭者彌甚有京兆韋焜爲貝州司馬河東趙達爲清河令二人並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爲之語曰刺史羅刹暴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和生喫人士文竟坐免田式爲襄州總管專以立威爲務每視事於外必盛氣以待其下官屬股慄無敢仰視有犯禁者雖至親昵無所容貸其女壻京兆杜寧自長安省之式誡寧無出外寧久之不得還竊上樓瞻眺以暢鬱思式知之笞寧五十其所使奴常詣式白事有蟲上其衣衿揮袖拂去之式以爲慢己立即棒殺之或僚吏姦贓部內刧盜者無問輕重悉禁地牢中寢處糞穢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終不得出每赦書到州或未暇省讀先召獄卒殺重囚然後宣示百姓其暴刻如此由是除名爲百姓王文同爲恆山郡守有一人豪猾每持長吏長短前後守令咸憚之文同下車聞其名召而數之令左右刳木爲大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踣心於木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毆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吏人相視懾氣及煬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有沙門齋戒菜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至河閒召諸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箠殺之有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結聚惑衆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數千人復將殺之百姓號哭於路諸郡驚駭各奏其事帝聞而大怒遣使者達奚善意馳鏁之斬於河閒以謝百姓讐人剖其棺臠其肉而噉之斯須咸盡　大唐武太后臨朝屬徐敬業反越王貞等起兵欲立威刑以服天下將移神器漸引酷吏務令深文長壽年有上書人言嶺表流人有陰謀逆者乃遣司刑評事萬國俊就按之若得反狀便行斬決國俊至廣州徧召流人擁之水中以次加戮三百餘人一時併命然後鍛鍊曲成反

狀仍更誣奏云諸道流人咸有怨恨若不推究為變非遙太后又命攝監察御史劉光業王德壽鮑思恭王處貞屈貞筠等分往劍南黔中安南嶺南等六道按鞫流人光業誅九百餘人德壽誅七百人其餘少者不滅數百人亦有雜犯及遠年流人枉及禍焉時周興來俊臣等相次推究大獄乃於都城麗景門內新置推事使院時人謂之新開獄俊臣又與御史侯思止王弘義郭霸李敬仁評事康暐衛遂忠等招集告事者數百人共為羅織以陷良善前後枉遭殺害不可勝數又造告密羅織經一卷其意旨皆羅網善人織成反狀俊臣每鞫囚無問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於甕火四圍繞炙之或絶其糧餉至有抽衣絮以啖之者又作大枷凡有十號一曰定百脈二曰喘不得三曰突地吼四曰著即承五曰失魂膽六曰實同反七曰反是實八曰死豬愁九曰求即死十曰求破家又令寢處糞穢備諸苦毒有制書寬囚徒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自是海內兇懼道路側目天授二年正月御史中丞知大夫事李嗣真以來俊臣等用法嚴酷上疏曰臣聞陳平事漢祖謀疏楚君臣乃用黄金五萬斤行反間之術項王果疑臣下陳平反間遂行今告事紛紜虛多實少當有兇惡焉知必無陳平先疎陛下君臣後謀良善陛下昨語臣云我比已作此意便是愚臣管測先天而天不違至如羅織之徒即疎間之漸陳平反間其遠乎哉王制曰凡制刑決獄以成告於正正聽之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三公以獄成告於王王三宥之然後制刑臣竊見比日獄官一單車使推訖萬事即定法家隨斷輕重不推有無即時便決不待聞奏此權由臣下非審慎之法倘有冤濫何由可知況乎九品之官專命推覆操殺生之柄竊人主之威按覆既不在秋官省審復不由門下事非可久物情駭懼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若假此威權便是竊國家利器也不可不慎麟臺正字陳子昂上書曰臣聞之聖人出必有驅除蓋天人之符應休命也日者東南纖

孽敢謀亂常陛下順天行誅罪惡咸服豈非上天意欲彰陛下神武之功哉而執事者不察天心以為人意惡其亂首倡禍法合誅屠將息姦原窮其黨與遂使陛下大開詔獄重設嚴刑冀以懲勸於天下大者流血小禦魑魅今朝廷惶惶莫能自固海內傾聽以聾恐愚臣昧焉竊恐非五帝三王伐罪弔人之意也頃年以來伏見諸方告密因累百千輩大應所告以揚州為名及其窮竟百無一實遂使姦臣之黨快意相讐睚眦之嫌則稱有密一人被訟百人滿獄使者推捕冠蓋如市咸謂陛下愛一人而害百人天下喁喁莫知寧所伏願念之臣天下幸甚京兆府萬年縣主簿徐堅上疏曰臣聞書有五聽之道慮失實情也令著三覆之奏恐致虛枉也比見有敕勘當反逆命使者得實便決殺人命至重不可再生倘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願絕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悅見祥刑之意聖歷元年武太后謂侍臣曰往者來俊臣等推按刑獄朝臣遞相牽引咸承反逆中間疑有枉濫更遣近臣就獄親問皆得手狀承引不虛近日俊臣死後更無聞有反者然則以前就戮者不有冤濫者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破家者皆是枉酷自誣而死告者特以為功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陛下令近臣就獄問者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日以後臣以微軀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者乞陛下得告狀但收掌不須推問太后大悅曰以前宰相皆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太后頗悟於是監察御史魏靖上疏曰來俊臣所處極法以其羅織良善臣聞郭霸自刺而唱快萬國俊披遮而遽亡崔獻可臨終膝攣於項李敬仁將死舌至於臍皆衆鬼滿庭羣妖橫道唯徵集應若響隨聲備在人傳不為虛說伯有晝見殆無以過此亦羅織之一據也倘使平反者數人衆共詳覆來俊臣等所推大獄庶鄧艾獲申於今日孝婦不濫於昔時恩渙一

流天下寃甚於是制錄來俊臣邱神勣等所推鞫人身死籍沒者令三司重檢勘有寃濫者並皆雪免矣中宗神龍元年制以邱神勣來子珣周興萬國俊來俊臣魚承曄王景昭索元禮傅游藝王弘義張知默裴籍焦仁亶侯思止郭霸李敬仁皇甫文備陳嘉言劉光業王德壽王處貞屈貞筠鮑思恭等自垂拱以來多枉濫殺人者所有官爵並令追奪於是天下稱慶

開元格附

周朝酷吏來子珣（京兆府萬年縣）萬國俊（荊州江陵縣）王弘義（冀州）侯思止（京兆府）郭霸（舒州同安縣）焦仁亶（蒲州河東縣）張知默（河南府緱氏縣）李敬仁（河南府河南縣）唐奉一（齊州金節縣）來俊臣周興邱神勣索元禮曹仁悊王景昭裴籍李秦授劉光業王德壽屈貞筠鮑思恭劉景陽王處貞（以上檢州貫未獲及）

右二十三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尤重身在者宜長流嶺南遠處縱身沒子孫亦不得仕官

陳嘉言（河南府河南縣）魚承曄（京兆府櫟陽縣）皇甫文備（河南府緱氏縣）傅游藝

右四人殘害宗支毒陷良善情狀稍輕身在者宜配嶺南縱身沒子孫亦不許近任

敕依前件

開元十三年三月十二日

通典卷一百七十終



杜氏通典

通典卷一百七十一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

天下之宜國宰物尙矣其畫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焉遵德遠覃四夷從化卽人爲治不求其欲斯蓋覊縻而已竊論封域之廣狹乎堯舜地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五帝之至德也武丁成王東則江南西氐羌南荆蠻北朔方三代之大仁也秦氏削平六國內取百越北卻匈奴築塞河外地廣而亡逮戰國之酷暴也漢武滅朝鮮閩越開西南夷通西域逐北狄天下騷然人不聊生追悔前失引咎自責下詔哀痛息戍輪臺旣危復安幸能覺悟也隋煬逐吐谷渾開通西域招來突厥征伐高麗身弑祀絕近代殷鑒也夫天生烝人樹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患在德不廣不患功不廣秦漢之後以重斂爲國富卒衆爲兵强拓境爲業大遠貢爲德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則天下怨咨羣盜蜂起大則殞命殲族遺惡萬代不亦謬哉則五帝三王可以師範凡言地利者多矣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纖介畢書樹石無漏動盈百軸豈所謂撮機要者乎如誕而不經偏記雜說何暇編舉（謂辛氏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羅含湘中記盛弘之荆州記之類皆自述鄉國靈怪人賢物盛參以他書則多紕謬旣非通論不暇取之矣）或覽之者不責其略焉

州郡一

序目上　上古　唐虞　三代　秦　漢　後漢并三國　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昔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易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舉其大數）及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矣若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雍荆豫梁徐冀青兗揚）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如舊制也舜攝帝位分為十二州（雍荆豫梁冀幽并青營徐兗揚）故虞書云肇有十二州也　夏氏革命又為九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殷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分統天下（冀荆豫雍揚兗徐幽營則禹貢青州也）載祀六百及乎周初尚有千八百國而分天下為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畿又外曰蠻畿（要服也）又外曰夷畿　又外曰鎮畿又外曰藩畿（荒服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即九畿也各相去五百里為限也）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揚荆豫青兗雍幽冀并）其後諸侯相并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吞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國知土地所在三十一國不知其處也）蠻夷戎狄不在其數　逮乎下分地理上配天象所定躔次總標十三及周之末唯有七國（秦昭王時西周盡獻其地邑三十六口三萬受獻而歸其人至莊襄王滅東西周王國七城而已）　秦制

天下爲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 漢興以秦地太大更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改雍曰涼梁曰益又置徐州復禹舊號南置交阯初爲交阯後爲交州北有朔方初爲朔方後爲幷州凡爲十三州部刺史司隸幷荆兗揚荆河冀幽青徐益交涼而不常所理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 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幷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爲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河南府豫治譙今譙縣兗治昌邑今魯郡金鄉縣徐治郯郯音談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臨淄縣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幷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河各反今趙郡高邑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歷陽今郡縣益治雒今永昌郡荆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桓帝永興初有鄉三千六百八十二亭萬四千四百二十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 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兗青徐涼秦冀幷揚雍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治壽春今郡徐治彭城今郡荆治襄陽今郡涼治武威今郡餘並因前代有郡國六十八東自廣陵文帝黃初六年親征幸廣陵故城及旋師留張遼屯江都齊王嘉平後屬吳即今郡壽春毌邱儉諸葛誕皆鎮之合肥明帝青龍元年滿寵於合肥西北三十里築新城吳軍頻攻不拔即今廬江郡故魏明帝云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之也沔口建安十五年文聘爲江夏太守鎮爲其後吳軍頻攻不拔青龍後屬吳即今漢陽縣西陽黃初中滿寵令將守之今齊安郡襄陽建安二十四年徐晃守之蜀將關羽攻不下重兵以備吳江淮之間除鎮兵處更無人居青龍之中孫權遣數千家佃於江北爲滿寵破之西自隴西今郡是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齊王嘉平五年蜀將姜維來伐攻隴西南安皆不克祁山明帝太和二年蜀將諸葛亮攻祁山城不拔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漢陽明帝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來伐遣兵備於此即今天水郡陳倉建安二十四年因蜀將破夏侯妙才於漢中遂令張郃守陳倉太和二年諸葛亮以數萬人攻陳倉將軍郝昭以千人守二十餘日不拔在今縣東三十里故城是攻郿又不克在今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並今扶風郡重兵以備蜀 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今郡梁治漢中今郡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建安末破魏將夏侯妙才後遂有漢川以魏延鎮守後蔣琬姜維相繼鎮於此即今郡地興勢後主延熙七年將軍王平守之魏大將軍曹爽攻不克今洋川郡興道縣也白帝先主章武元年屯之遂爲重鎮後主

建興十五年吳將全琮來攻不克即今雲安郡並爲重鎭　吳主北據江南盡海置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廣孫權置治番禺今南海郡荊治南郡今江陵郡郢治江夏即今郡揚治建業今丹陽郡江寧縣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自孫權黃武初破蜀先主後得之孫皓天紀四年晉軍沿流來伐守將吳彥請增兵皓不從今巴東郡西陵建安二十四年因蜀將關羽北討魏將于禁等於襄陽陸遜爲宜都守鎭此黃武初蜀先主來伐遜大破之後步闡陸抗並鎭焉即今夷陵郡樂鄉吳孫皓建衡三年陸抗所築樂鄉城後朱然修之成爲晉王濬攻樂鄉獲水軍督陸景平西將軍施洪以城降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南郡自建安末克關羽後蜀將麋芳來降遂得之孫皓鳳凰元年將張咸任延並守之晉軍平吳當陽侯杜元凱趨於此即今江陵郡巴丘建安十九年魯肅孫皓寶鼎元年萬或並鎭守即今巴陵郡夏口建安十三年孫權征黃祖克之後遂置兵鎭孫皓天紀元年孫愼守之及晉平吳將軍胡奮趨於此即今江夏郡武昌權權甘露元年城武昌陸遜諸葛恪滕允鎭守及晉平吳將軍王戎趨於此即今江夏郡是皖城建安十九年孫權克之權赤烏四年諸葛恪屯此今同安郡皖音患牛渚圻孫皓天紀末何植鎭守晉下吳大將王渾趨於此即今宣城郡當塗縣采石也濡須塢建安十七年築後曹公頻來攻不克在今歷陽縣西南百八十里並爲重鎭其後得沔口孫權嘉禾後陸遜諸葛恪屯守邾城赤烏四年陸遜常以三萬兵戍之今齊安郡東西界臨江與江夏郡武昌相對廣陵孫亮建興三年衞尉馮朝城廣陵自三國鼎立更相侵伐互有勝負疆境之守彼此不常纔得遽失則不暇存也今略紀其久經屯鎭及要害之地焉其守將亦略紀其知名者餘不可偏舉他亦倣此　晉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分爲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今河南府兗治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是荊河治項今淮陽郡項城是冀治房子今趙郡縣幷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荊初治襄陽後治江陵今郡揚初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爲雍治京兆今府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今天水郡縣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爲梁治南鄭今漢中郡縣分雲南爲寗治雲南今郡幽治涿今范陽郡范陽縣分遼東爲平治昌黎今安南府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分合浦之北爲廣治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五十有六縣千一百有九以爲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鎭雍丘建武初逖北鎭守雍丘今陳留郡縣逖死北境漸蹙大興四年逖死於是荊河自淮北今汝南汝陰南陽等郡以北青兗四州今東萊東牟高密北海淄川齊南等郡地及徐州之半今彭城瑯琊等郡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戴若思鎭守之淮陰劉隗鎭守即今山陽郡縣壽陽祖約鎭守後又陷於石勒季龍死後復之即今壽春郡地泗口劉遐鎭守即今臨淮郡宿遷縣界角城安帝義熙中置亦在宿遷縣界爲重鎭成帝

時鄧守將退屯襄陽(成陽初魏該屯鄧為劉曜將黃秀所逼而退守襄陽後亦陷石勒尋復之庾翼朱序皆鎮於此又為苻堅將苻丕所陷尋又復之即今郡)穆帝時平蜀漢(永和三年桓溫西討擒李勢)復梁益之地(梁州則漢川益則蜀川是)又遣軍西入關至灞上(十年桓溫討苻健於今京兆府萬年縣白鹿原戰敗)再北伐一至洛陽(永和十二年溫討慕容儁破其將姚襄於伊水時襄已降)一至枋頭(廢帝太和三年溫又討慕容暐敗還今汲郡衛縣界枋音方)所得郡縣軍旋又失洎苻堅東平慕容暐(太和五年)西南陷蜀漢西北剋姑臧(孝武太和五年張天錫敗今武威郡是)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為堅有及堅敗(太和八年)再復梁(九年將郭寶平梁州)益(蜀郡太守任權斬苻堅益州刺史李丕益州平)青徐兗荊河之地其後青兗陷於慕容德(安帝國諱改為崇安三年德據之殺幽州刺史辟閭渾時鎮守廣固即今北海郡也)荊河司陷於姚興(崇安三年)以彭城為北境藩捍(朱序鎮守)後益梁又陷於譙縱(義熙初陷)每因劉石苻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今江陵郡松滋縣)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其刺史所治皆置州兵雖有不經攻圍互是重鎮他皆類此)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荊河梁益之地而政移於宋矣宋武北平廣固(晉安帝義熙六年平慕容超得青州之地廣固即今北海)西定梁益(九年朱齡石平譙縱)又克長安(十三年親征平姚泓)尋得河南之地長安尋為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滎陽王景平中武牢以西復陷於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為正凡二十有二州揚治建業南徐治京口(今丹陽郡丹徒縣)徐治彭城南兗治廣陵兗治瑕(今魯郡縣)南荊河治歷陽荊河治汝南(今汝南郡汝陽縣)江治潯陽(今郡縣)青治臨淄(初治歷城今濟南郡縣後治廣固後又移治臨淄即今縣是)冀治歷城司治義陽(今郡)荊治南郡郢治江夏(今郡)湘治臨湘(今長沙郡)雍治襄陽梁治南鄭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今蜀郡)寧治建寧(今雲南郡)廣治南海交治龍編越治臨鄣(今合浦郡自東晉成帝時中原流民多南渡遂於江漢淮之間僑立州郡以撫其民中間併省廢置離合非一不能詳誌焉今紀其所治經久者他皆類此)郡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一百七十有九初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克魏碻磝滑臺武牢洛陽四城(碻磝即今濟陽郡城滑臺今靈昌郡城武牢今汜水縣洛陽今故洛陽城碻口交反磝音敖)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軍克弘農開方二城(並今弘農郡)以東攻滑臺不克而平碻磝守之尋皆敗退(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謨於滑臺敗歸時柳元景拔弘農開方及玄謨敗亦棄而退)於是後魏主太武總師經彭城臨

江屯於瓜步（今廣陵郡六合縣東）退攻盱眙不拔而旋（臧質守之魏師攻圍三旬不拔今淮陽郡縣）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荊河州西境悉陷沒（太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引魏軍自是沈文秀東陽城崔道固歷城並為魏將慕容白曜所陷安都以彭城常珍奇以懸瓠並降魏懸瓠今汝南郡城）則長淮為北境僑徐兗於淮南（淮陰立兗州鍾離立徐州）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今東海郡東海縣贛古淡反）其後十餘年而宋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陽懸瓠（元嘉二十六年後魏主太武率兵攻圍汝南太守陳憲等拒四十餘日魏人積屍與城齊不拔而退）彭城歷城東陽（廢帝景平初竺夔鎮守後魏攻壘數旬不克即今北海郡治東城）皆為宋氏蕃捍　齊氏淮北之地所以全少青州治朐山（今東海郡朐音衢）冀治渦口（今臨淮郡連水縣）荊河治壽春（荊河州自東晉以後或治淮南或治淮北不恒其所今舉其要害之地）北兗治淮陰北徐治鍾離（今郡）又置巴東治巴（今雲安郡）其餘州郡悉因宋代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有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其後頻為後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郡相繼敗沒（今南陽郡地）又遣軍北伐敗於馬圈退屯盆城（魏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時陳顯達攻圍四十餘日不拔魏援師至敗還在今南陽郡界）又失壽春（永元二年荊河州刺史裴叔業以城叛入魏）後三年齊亡（齊氏七主凡二十四年內難繁興不遑外略及東昏暴虐北境彌蹙也）始全盛也南鄭（明帝建武二年後魏六將元英來伐梁州刺史蕭懿守拒攻圍百餘日不下）樊城（今襄陽郡安養縣建武中後魏主孝文率兵十萬數旬攻圍將曹武拒不下）襄陽義陽壽春（高帝又建鎮謂垣崇祖曰兵衝要地切備魏師俄而魏將王肅以師二十萬至敗而歸）淮陽角城（明帝初後魏南侵以李安仁戍之）漣口朐山為重鎮　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自侯景逆亂建康傾陷墳籍散逸不可得而詳焉初武帝受禪數年即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天監三年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本部叛降後魏自劍閣以北並陷沒又魏將元英破將軍馬仙琕於義陽失地）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於淮南淮北互有勝負（自天監四年以後將張惠紹克魏宿預城韋叡克合肥裴邃克霍邱城朐山城尋皆敗唯合肥獨存）雖得懸瓠彭城俄而又失（天監六年魏軍主白早生荊河州刺史胡遜以懸瓠普通六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並內屬無何悉復於魏）又克壽春（普通七年將夏侯亶元樹等克之獲魏揚州刺史李憲自齊東昏永元二年陷後魏至是凡二十七年南朝始復）中大通初大舉北伐淮北城鎮相次克平直至洛陽暫為梁有（中大通元年魏將爾朱榮害胡太后及少主魏朝大亂遣將陳慶之率軍送元顥為魏主入河陽六旬五日爾朱榮來攻慶之渡河守北中府城數日顥

敗侯景之亦棄退所得之地尋亦失之中府地即今河陽北城是其後又復漢中大同中將蘭欽克之自天監二年失漢川凡經四十三年卻復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

相尋有名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於西魏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為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舉兵反圍建康陷之及

景平後元帝承聖初齊將辛術南伐盡復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反於齊三年西魏將達奚武陷漢川尉遲迥陷蜀川其漢川經九年復失大抵雍州今襄州下溠音槎戍漢東郡棗陽縣東南夏口

白苟堆大同中東魏靜帝遣將堯雄為南境守將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請備之在今汝南郡眞陽縣硤石城今汝陰郡下蔡縣合州即合肥鍾離將康絢鎮守之淮陰朐山為

重鎮天監三年角城戍主柴慶宗以角城十年東莞太守劉晰以朐山並降入魏陳氏比於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以長江為境文帝

天嘉初湘川之地為周軍所陷二年侯瑱克平之湘川今澧陽武陵長沙衡等郡之地有州四十有二地轉狹而州益多暨後州郡又數倍多於前代故不可詳郡百有九縣四百三十

有八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將吳明徹於壽春城斬高齊將王琳更經略淮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

屬高齊國亡又總兵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自太建五年北伐七年破齊軍九年又破周將梁士彥悉得梁淮北城鎮下邳朐山旋為周軍所敗

悉虜其衆時梁士彥守彭城明徹來攻未下十年周將王軌來伐明徹退師全軍沒於清口自是江北之地盡沒於周又以長江為界十二年周大將司馬消難以淮西地

來降又遣將周羅睺攻克新野尋並失之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後主禎明三年戚欣守之今夷陵郡宜都縣界荊門將仲肅據之亦宜都界安蜀城將顧覺鎮之亦夷陵郡縣

公安將陳紀鎮之今江陵郡縣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敗信州道大總管清河公楊素自峽中舟師東下東方守將相繼而破信州即今雲安郡也隋軍自采石隋將韓擒虎襲陷之京

口賀若弼襲陷之渡江而平之　後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今博陵郡唐昌縣遂有河北之地於是

遷都平城今雲中郡慕容氏喪敗遣將南略地至於滑臺許昌今潁川郡彭城明元帝泰常中始於滑臺許昌置兵鎮守道武

天興中長孫肥等克滑臺許昌尋不能守至是始有之太武帝時又得蒲坂今河東郡長安統萬始光中遣軍伐赫連昌克蒲坂及長安又克統萬後遂滅赫連統萬即赫連所都今朔方郡是

神䴥中宋師來伐碻磝今濟陽郡城滑臺武牢今河南府汜水縣是戍將皆不守尋並復之神䴥三年宋將到彥之王仲德等陷滑臺武牢洛陽遣安頡叔孫建等擊

敗走之太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始臧三年東伐馮弘五年西伐沮渠茂虔並滅之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懸

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太平眞君十一年因宋將王玄謨來侵克碻磝城戍將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而走宋師至滑臺敗帝乘勝至江上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爲魏有時因宋晉安王子勛之亂遣將慕容白曜略地破宋將沈文秀畢衆敬薛安都崔道固常珍奇遂有其地孝文遷都洛陽太和十九年徙都頻歲親征皆渡淮泗二十年屯八公山二十一年屯新野及樊城宣武初又得壽春景明初齊將裴叔業以壽春來降後至明帝孝昌二年又陷入梁續收漢川至於劍閣兼得淮西之地正始初梁將夏侯道遷以漢中降又元英破梁將馬仙琕於義陽遂有其地莊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永安初因爾朱榮害胡太后少帝之亂梁將陳慶之送元顥爲魏主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三四年後分爲東西魏矣皆權臣擅命具周齊事中自永安末年爾朱世隆稱兵入洛圖籍散亡不可詳記今按舊史管州百十有一郡五百十有九縣千三百五十有二按魏收史所載州郡是東魏靜帝武定中其時洛陽以西及關中梁益之地悉屬西魏收猶總而編之自太武以後漸臻强盛東征西伐克定中原屬宋明以後及於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

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靜帝天平四年三道伐西魏齊神武自總大衆至蒲津竇泰自風陵濟河至潼關高敖曹入武關陷上洛以泰軍敗沒並旋師風陵在潼關北岸相對西魏乘勝攻陷陝州周文帝率李弼等東征下陝州擒刺史李祥伯即今陝郡神武西至沙苑其年冬大敗而歸今馮翊郡界西軍又乘勝襲陷洛陽西魏將獨孤如願據金墉明年西師又至於河陰今洛陽縣北時拒守河陽城潘相樂守北城即據此高永樂守南城即今城後周文帝親征不克西師敗歸元象元年周文帝親征敗還如願亦棄金墉遁走神武遂毀其城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不克興元四年西魏將王思政守之今絳郡稷山縣西師來伐至於邙山武定初周文帝親征神武禦之敗殺周將王雄後神武又圍玉壁不克武定四年西魏將韋孝寬守之文襄遣將圍潁川拔之自武定五年冬攻圍至明年六月城陷於是河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今平陽郡悉入西魏文宣之代命將略地南際於江矣天保二年屬侯景亂梁遣辛術南討遂得傳國璽又過江得梁夏口後二國通和旋師矣武成河清中築戍於軹關河清二年遣斛律光築之今河南府濟源界其年周軍至洛陽敗還晉公護統軍將楊標等至軹關敗走後主武平中陳軍來侵盡失淮南之地武平五年以後陳將吳明徹頻歲來侵淮南城鎮皆不守諸將累敗周師攻拔河陰大城周武親征有疾班師幼主崇化末西師攻

拔晉州(今平陽郡)因之國滅(齊都於鄴即今都縣)自東西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宇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有七郡百六十縣三百六十有五(文宣天寶七年已併省州三郡百五十三縣五百八十九鎮二戍二十六)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略舉齊神武周文帝統師親征諸將攻戰則不復紀)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今文城郡西城則姚襄所築西臨黃河控帶龍門之險周齊交爭之地後主武平二年大將斛律光破周兵於城遂立鎮焉)洪洞(今平陽郡縣北故城西固垂復控據要險崇化末周師既克晉州其城主張元靜以城降周)晉州武平關(三關並今絳郡正平縣界)柏崖(城侯景所築今河清縣西)軹關河陽南則武牢(陸子章增築城守)洛陽北荆州(今陸渾縣東北故城是)孔城防(今伊闕縣東南故城是)汝南郡(今臨汝郡梁縣南)魯城(今汝南郡魯山縣東北)置兵以防周寇(自洛陽之南襄城汝陰汝南以北皆齊有)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也 周文帝西魏大統中東魏師至蒲津(文帝大統二年齊神武親征至蒲津以竇泰死退軍)文帝東征克陝州兼得宜陽郡邵郡(邵郡今絳郡垣縣宜陽郡今福昌郡)東師又至沙苑(其年冬齊神武親征大敗走)後文帝東征至河陰先勝後敗(大統四年殺魏大將高敖曹)築城於玉壁(大統八年將王思政築之齊神武攻圍不克至十二年韋孝寬守之齊神武又攻圍六旬不克)文帝又至邙山先勝後敗(大統九年)得梁雍州(十六年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舉州內附)廢帝初克平漢中(自梁侯景逆亂遣將達奚武克之也)又遣軍平蜀(將尉遲迥克之)文帝西征至姑臧後又平江陵(齊王廓後元初于謹平之殺梁元帝)自是疆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南至於江矣(明帝武成二年將賀若敦克陳湘川之地三年失之今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地是)其河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於高齊至武帝建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東征破齊師於晉州城下(建德五年攻拔晉州使梁士彥守之齊後主來攻三旬餘不拔六年又破齊後主軍)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軍於呂梁(將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悉虜其衆也)其東南之境盡於長沙通計州二百十有一郡五百八縣千一十有四當全盛戰爭之際則玉壁(初王思政守後韋孝寬平東師攻不拔遂置勳州)邵郡齊子嶺(今王屋縣東二十里周齊分界處)通洛防(故函關城武帝保定中改名在今新安縣東)黃櫨三城(今永甯縣西北)宜陽郡陝州主劉(今長水郡西北二十五里)三荆(將獨孤信略定北荆州今即伊陽縣東荆州後改曰淮州今淮安郡荆州今南陽郡)三鵶鎮(今汝州魯山縣西南名平高城)置兵以備東軍 隋文帝開皇三年遷都大興城(即今城)遂廢諸郡以州治

人自三代以前爲九州兩漢加置十三州晉宋之後分析漸多洎於魏齊後周雖割據鼎立天下分裂其於州郡乃倍兩漢之地隋氏以官繁人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人名則因循識事同於郡守無復刺舉之任自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煬帝大業初移治陽城即今城又平林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三年改州爲郡乃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本史不分別所領諸郡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郡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於海西至且末隋氏西境唯得今燉煌郡以東且子余反北至五原即今九原郡按隋氏北境唯至於河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通典卷一百七十一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州郡二

序目下大唐

大唐武德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其邊鎮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戎至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貞觀初幷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東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隴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南道九曰劍南道十曰嶺南道旣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十八里高宗平高麗百濟得海東數千餘里旋為新羅靺鞨所侵失之又開四鎮卽西境拓數千里于闐疏勒龜茲焉耆諸國矣景雲二年又分置二十四都督府分統諸州時議以權重不便尋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京畿（理西京城內）都畿（理東都）關內（多以京官遙領）河南（理陳留郡）河東（理河東郡）河北（理魏郡）隴右（理西平郡）山南東（理襄陽郡）山南西（理漢中郡）劍南（理蜀郡）淮南（理廣陵郡）江南東（理吳郡）江南西（理章郡）黔中（理黔中郡）嶺南（理南海郡）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節度使十經略守捉使三）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疋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疋段軍倉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十萬（開元天寶每歲邊用不過二百萬）鎮西節度使（理安西二萬四千人馬二千七百疋）寧西域統龜茲國焉耆國（在理所東八百里）于闐國（在理所西南二千里）疏勒國（在理所西二千餘里）北庭節度使（理北庭都護府管兵二萬人馬五千疋衣賜四千八十疋段）防制突騎施堅昆斬啜（西北去突騎施三千餘里北去堅昆七千里東北去斬啜千七百里）管瀚海軍（北庭都護府城內開元中置管兵七千五百人馬二千四百疋）建康軍（張掖郡西二百里嗣聖初王孝傑置管兵五千三百人馬五百疋東去理所七百里）寧寇軍（張掖郡東北千餘里天寶二年置管兵千七百人馬百疋西去理所千餘里）玉門軍（酒泉郡西二百餘里

武德中楊恭义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馬大百疋東去理所千二百里墨離軍晉昌郡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馬四百疋東去理所千四百里豆盧軍燉煌郡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馬四百疋去理所七千里新

泉軍會寧郡西北三百里大足初郭元振置管兵千人西去理所四百里張掖郡守捉東去理所五百里管兵六千三百人馬千疋烏城守捉武威郡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交城守捉

武威郡西二百里管兵千人白亭守捉武威郡西城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朔方節度使理靈武郡管兵六萬四千七百人馬萬四千三百疋衣賜二百萬疋段捍禦北狄統經略

軍靈武郡城內管兵三萬七百人馬三千疋豐安軍靈武郡西黃河外百八十餘里萬歲通天初置管兵八千人馬千三百疋定遠城靈武郡東北二百里黃河外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三千

疋西城九原郡北黃河外八千里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西南去理所千餘里安北都護府亦曰中受降城景龍中韓公張仁愿於黃河北岸置管兵六千人馬二千疋南去理

所千三百餘里東城榆林郡東北二百里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疋西南去理所千六百餘里振武軍單于都護府城內天寶中王忠嗣置管兵九千人馬千六百疋西去理所千七百餘

里河東節度使理太原府管兵五萬五千人馬萬四千疋衣賜百二十六萬疋段軍糧五十萬石犄角朔方統天兵軍太原府城內聖歷二年置管兵二萬人馬五千五百疋雲中

郡守捉東南去單于府二百七十里調露中裴行儉破突厥置管兵七千七百人馬千二百疋東南去理所八百里大同軍鴈門郡北三百里調露中突厥南侵裴行儉開置管兵九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疋

南去理所八百餘里橫野軍安邊郡東北百四十里開元中河東公張嘉貞移置管兵七千八百人馬千八百疋西南去理所九百里定襄郡去理所百八十里管兵三千人鴈門郡去理所五百里管兵

四千人樓煩郡東南去理所二百五十里管兵三千人岢嵐軍樓煩郡北百里長安中李迥秀置管兵千人東南去理所二百五十里岢姑我反范陽節度使理范陽郡管兵九萬一千人馬

六千五百疋衣賜八十萬疋段軍糧五十萬石制臨奚契丹統經略軍范陽郡城內管兵三萬人馬五千四百疋威武軍密雲郡城內萬歲通天二年置管兵萬人馬三百疋西南去理所二百里

清夷軍嬀川郡城內垂拱中刺史鄭崇述置管兵萬人馬三百疋南去理所二百十里靜塞軍漁陽郡城內管兵萬一千人馬五百疋南去理所二百里恒陽軍常山郡城東開元中置管兵六千五百人

北平軍博陵郡西開元中置管兵六千人高陽軍上谷郡城內管兵六千人唐興軍文安郡城內管兵六千人橫海軍景城郡城西南管兵六千人平盧節度使理柳城郡管兵

三萬七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疋衣糧數失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軍柳城郡城內開元初置管兵萬六千人馬四千二百疋盧龍軍北平郡城內管兵萬人馬五百匹東去理所七百里

渝關守捉柳城郡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千人馬百疋去理所二百二十里安東都護府西去柳城郡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馬七百疋隴右節度使理西平郡管兵七萬五千

人馬萬六百疋衣賜人百萬疋段臨洮軍開元中移就節度衙管兵可原軍西平郡西四百二十里儀鳳二年李乞

白水軍西平郡西北二百三十里開元五年郭知運置管兵四千人馬五百疋安人軍西平郡星宿川西開元七年置管兵萬人馬三百五十疋振武軍西平郡西三百里開元中信安郡王禕置兵千人威戎軍西平郡西北三百十里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六年置管兵千人馬五十疋綏和守捉西平郡西二百三十里開元二年郭知運置管兵千人合川郡界守捉西平郡南百八十里貞觀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莫門軍臨洮郡城內儀鳳二年置管兵五千五百人馬二百疋寧塞軍寧塞郡城內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六年置管兵五百人馬五十疋積石軍寧塞西百八十里儀鳳二年置管兵七千人馬一百疋鎮西軍安鄉郡城內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六年置管兵萬三千人馬三百疋平夷守捉安鄉郡城西四十里開元二年郭知運置管兵三千

劍南節度使理蜀郡管兵三萬九百人馬二千疋衣賜八十萬疋段軍糧七十萬石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蜀郡城內管兵萬四千人馬千八百疋臨翼郡通化郡北百四十里管兵五百人通化郡維川郡東二百七十里管兵三百人維川郡通化郡西二百七十里管兵五百人天寶軍平戎城東八十里在維川郡東開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瓊置兵千人蓬山軍維川郡北管兵五百人交川郡臨翼郡北百里管兵二千八百人平戎城通化郡南八十里開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瓊開置管兵一千人去蜀郡八百里嶲山郡臨邛郡西二百里管兵四百人江源郡貞觀二十一年裴行方置管兵五百人洪源郡開元三年陸象先置管兵千人昆明軍越嶲郡南開元中移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馬二百疋寧遠軍越嶲郡西昆明縣南開元中置管兵五百人雲南軍管兵二千三百人澄川守捉雲南郡東六百里管兵二千人南江郡澄川郡西二百五十里管兵二千人歸誠郡靜川郡東南管兵四百人嶺南五府經略使理南海郡管兵萬五千四百人輕稅當道自給綏靜夷獠統經略軍南海郡城內管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恩平郡城內管兵二千人桂管經略使始平郡管兵千人容管經略使普寧郡管兵千一百人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管兵四千二百人邕管經略使朗寧郡管兵千一百人又有經略守捉使三以防海寇長樂郡經略使管兵千五百人東萊郡守捉管兵千人東牟郡守捉管兵千人天寶初又改州爲郡刺史爲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羈縻州郡不在其中折衝府五百九十三鎮二百四戍三百九十三關二十七驛千三百八十八寺五千一百八十五觀一千八百五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漢之東境有樂浪郡西境有燉煌郡今東極安東府則漢遼東郡也其漢之玄菟樂浪二郡並在遼東郡之東今悉爲東夷之地矣今西極安西府其伊吾交河北庭安西則漢代戎胡所據皆未得而詳

九州之區域在昔顓頊及於陶唐分而爲九其制最大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分絕使禹理水還爲九州舜分爲十二州夏殷周並爲九州則不同禹貢按周之本制起於

顓頊辨其疆界始於禹貢今分別地理故以為首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黑水出今張掖郡西河則龍門之河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汧陽新平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五原鹽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九原榆林安北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臨洮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等郡地荊河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荊山在今襄陽郡南其北境至於河今河南府陝郡之南境弘農臨汝滎陽陳留睢陽濟陰譙郡穎川淮陽汝陰汝南淮安襄陽武當漢東等郡地冀州唐虞之都以餘州所至則是其境西境雍州南境荊河州東境兗州皆以河為界河自今文城絳郡西龍門南流至華陰東過今汲郡黎陽縣東大伾山又東入於海今河內汲郡鄴郡廣平鉅鹿信都趙郡常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媯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河東絳郡陝郡之北境平陽高平上黨樂平陽城大寧文城西河太原昌化樓煩鴈門定襄安邊馬邑雲中單于等郡地兗州舊為濟河之間孔安國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為濟入於河溢為滎東出於陶邱北又東至於菏又東北會於汶又北東入於海顏師古云導沇流而為濟截河又為滎澤陶邱在濟陰定陶西南菏即菏澤過菏澤又東與汶水會北折而東入海也按沇水出今河南府王屋縣山東流濟源縣而名濟水滎澤在今滎陽郡滎澤縣也定陶今濟陰郡也菏澤在今魯郡縣汶水今魯郡萊蕪縣然濟水因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於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本濟水也諸家所說地理者皆云今清河郡禹貢冀州之域又按禹貢云洛汭自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而入海河自周定王五年徙流禹之所穿漸以湮塞至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郡決處遂大不可復補魏都則今陳留郡漢武元封三年春河又徙從頓邱東南流入渤海頓邱即今縣也渤海郡即今景城郡地其下決於瓠子東南通於淮泗瓠子在今濮陽縣西界時丞相田蚡食邑鄃鄃在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鄃即今平原郡平原縣也有以知自周及秦至漢其河已在今魏郡平原之境又王莽時司空掾王橫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自周時所徙宜令部從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西山則太行恒山也又按洚水在今清河郡經城縣界大陸澤在今鉅鹿趙郡饒陽郡界則王橫之言與禹符矣其今清河郡在洚水東則兗州舊城內已具注清河郡篇也今靈昌濮陽濟陽東郡清河魏郡博平東平平原樂安景城等郡地史記漢書皆以禹以為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乃釃二渠以引河北過洚水大陸入渤海孟康注云釃分也分其流泄其怒二渠其一出貝邱西南一則漯川也貝邱今清河郡西漯川在汲郡東一里又臣瓚注引禹貢曰夾右碣石入於河靈口當首入于海則河入海乃在碣石也武帝時河移東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按此則子長孟堅之誤矣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五曰胡蘇六曰簡七曰潔八曰鉤盤九曰鬲津其徒駭鬲津鉤盤胡蘇四河並在今景城郡界馬頰覆釜二河並在今平原郡界其太史簡

岱泰山也在今魯郡界自泰山之東至於海今北 郡其地 徐州東據海北至岱南及淮

自泰山之南淮之北海之西也今彭城臨淮魯郡東海琅琊等郡地是梁州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華山之南今華陰之西南黑水出張掖雞南流入海郎巴蜀之地皆是也今上洛漢中洋川安康房陵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溢川清化始寧成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雲安犍爲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河池武都同谷順政懷道同昌陰平江油交川合川益昌普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通化越嶲雲南洪源等郡地揚州北據淮東南距海此自淮之東南距於海國中以來地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蘄春弋陽宣城丹陽晉陵吳郡吳興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信安鄱陽潯陽之東境豫章臨川廬陵宜春南康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潮陽等郡地自晉以後歷代史皆云五嶺之南至於海並是禹貢揚州之地按禹貢物產貢賦職方山藪川浸皆不及五嶺之外又按荊州南境至衡山之陽若五嶺之南在九州封域則以隣接宜屬荊州豈有舍荊而屬揚斯不然矣此則近史之誤也則嶺南之地非九州之境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荊山在今襄陽郡界南至今衡陽郡桂嶺之北皆是也今江陵夷陵巴東竟陵富水安陸齊安漢陽江夏義陽潯陽之西境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武陽陽澧陽黔中寧夷涪川盧溪盧陽靈溪潭陽清江播川義泉夜郎龍溪溱溪等郡地其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荊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並非九州封域之內也　議曰堯使鯀理水功不成復使禹理之又舉舜歷試禹因理水遂別九州故尚書云東漸於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孔安國注云堯錫玄圭以明之又舜自登庸二十年始居攝位肇十有二州注云肇始也禹理水之後舜始置十二州分冀州爲并州幽州分青州爲營州其後八年堯崩舜咨四岳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舉禹爲司空舜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注云四岳同辭曰禹理洪水有成功言可用故舜然其所舉稱其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則禹之績本在堯代舜未居攝以前也而史記云堯崩後舜以禹爲司空命平水土以開九州又按自鯀理水績用不成後至堯崩凡二十八載洪水爲害下民昏墊豈有年踰二紀方使伯禹理之漢書亦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爲十二州禹理水更制九州則九州在十二州之後乃與舜典乖互不同馬季長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分燕置幽州分齊爲營州則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與孔注符矣若稽其證據乃子長孟堅之誤矣

凡國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周季定其十二其地可辨漢史曰秦地東井輿鬼之分野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爲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牁越巂益州皆宜屬焉今京兆馮翊上洛華陰之西境弘農之南境扶風新平安定彭原靈武五原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昌化之北境西河之西境新秦朔方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溱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雲安𨛬爲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武都河池同谷順政和政陰平江油益昌普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洪源越巂雲南涪川播川義泉夜郎溱溪等郡地魏地觜觿參之分野觿音許隨反得漢之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彊隱於勤反水名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陽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野今馮翊之南境華陰之東境弘農之北境河東平陽文城太寧昌化之南境絳郡陝郡之北境河內之西境河南府之北境滎陽之東境淮陽之北境汝南之北境陳留及靈昌之西境皆是韓地角亢氐之分野得漢之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陰長社陽翟郟城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野今鄭之河南地河南之西境南境東境滎陽臨汝潁川之西境淮安漢東義陽之西境南陽武當等是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得漢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野按周之封域其西得今河南洛陽偃師東至緱氏鞏縣南得伊闕北至於河當戰國之時其境最狹東西南北才百餘里趙地昴畢之分野得漢之信都真定常山中山涿郡之高陽鄚州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皆趙分野今鄴郡清河信都廣平鉅鹿趙郡長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博平之北境京城之北境高平上黨樂平陽城榆林九原安北太原定襄雲中單于鴈門之西境樓煩之南境西河之東境燕地尾箕之分野得漢之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野樂浪玄菟亦宜屬焉今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媯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安東馬邑安邊鴈門之東境接樓煩之北是也樂浪玄菟今爲東夷所據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得漢之東郡汲郡之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之分野今靈昌汲郡魏郡澶陽之西北境濟陽西北境濮陽之西南境河內之東境皆是宋地房心之分野得漢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郡之須昌

壽張皆宋分野今淮陽譙郡濟陰彭城東平魯郡之西境濮陽之東南境臨淮之西境皆是齊地虛危之分野得漢之淄川東萊琅琊高密膠東泰山城陽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濟南平原皆齊分野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平高密琅琊之北境魯郡之北境濟陽之東南樂安平原景城之南境博平之東境皆是魯地奎婁之分野得漢之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野今魯之東南境東海琅琊之南境臨淮之東境皆是楚地翼軫之分野得漢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郡盡楚分野今汝陰汝南之南境淮陽之南境漢中洋川安康房陵巴東夷陵襄陽竟陵富水義陵之東境安陸齊安漢陽蘄春弋陽江夏巴陵長沙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始安之北境始興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盧溪盧陽靈溪潭陽清江等郡皆是吳地斗之分野得漢之會稽九江丹陽章郡廬江廣陵六安臨淮郡盡吳分野今廣陵淮陰臨淮永陽歷陽廬江同安宣城丹陽晉陵吳郡吳興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信安鄱陽潯陽章郡宜春廬陵南康臨川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皆是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得漢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越分野今潮陽南海義寧海豐恩平南陵招義臨賀高要潯江感義臨江扶南晉康臨封開陽高涼始安之南境平樂蒙山正平開江連城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南潘懷澤寧仁定川新興普寧陵水南昌寧越寧浦橫山修德龍池安南九眞武峨龍水忻城福祿文陽安樂日南承化銅陵永定玉山合浦海康蒼梧懷德臨潭樂古溫水湯泉等郡其餘土境非諸國分野之內也

議曰按左傳周敬王魯哀公之時吳爲越所滅其後六十九年至威烈王始命韓趙魏爲諸侯後十七年安王之時三國共滅晉而分其地後五十六年顯王之時而越爲楚所滅又按所列諸國分野具於班固漢書及皇甫謐帝王世紀下分區域上配星躔固合同時不應前後當吳之未亡天下列國尚有數十其時韓趙魏三卿又未爲諸侯晉國猶在豈分其土地自吳滅至分晉凡八十六年時既不同若爲分配又按諸國地分略考所在封疆詳辨隸屬甚爲乖互不審二子依據漢書又云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越分野夏少康庶子封於會稽後二十餘代至句踐滅吳稱伯後六代而亡後十代至閩君搖漢復立爲越王都東甌則今永嘉郡也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稱王五嶺之南皆佗所有也又按越之本封在於會稽至句踐強盛有江淮之地

天子致胙號稱霸王正當戰國之時凡得百四十二歲後至秦漢方有闕搖雖處引其歷代興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涉及趙佗奄有時代全乖未知取舍何所準的凡為著述誠要審詳者也但編舊文不加考覈遞相因襲是誤後學祇恐本將諸國上配天文既多舛謬或無憑據然已載前史歷代所傳今且依其本書別其境土蓋備一家之學示無闕也其諸郡歷代所屬則各具正於本篇有覽之者當以見察

凡郡之土宇秦氏分制罷侯置守列為四十其境可知內史（雍州之域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汧陽新平及梁州之域上雒郡皆是）北地（雍州之域今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五原靈朔等郡地）隴西（雍州之域今天水隴西會寧安鄉和政及梁州之域河池郡地皆是）上郡（雍州之域今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等郡皆是）九原（雍州之域今九原安北皆是）三川（荊河州之域今河南府陝郡之河南地弘農臨汝滎陽陳留及冀州之域河內汲郡皆是）碭郡（荊河州之域今睢陽譙郡濟陰及兗州之域東平郡地是）潁川（荊河州之域今潁川淮陽汝南等郡地是）南陽（荊河州之域今南陽淮安漢東武當及荊州之域義陽郡地）邯鄲（冀州之域今廣平鄴郡信都之西南境鉅鹿之南境）上谷（冀州之域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嬀川順義歸化歸德博陵之東境饒陽之北境及兗州之域景城之北境皆是）鉅鹿（冀州之域今常山趙郡之東北境博陵之西境鉅鹿之北境饒陽之南境兼兗州之域今清河景城之南境是）漁陽（冀州之域今漁陽密雲郡地皆是）右北平（冀州之域今北平郡之西境）遼西（冀州之域今柳城及北平之東境皆是）遼東（青州之域今安東府是）河東（冀州之域今河東絳郡陝郡之北境平陽太寧文城等郡是）上黨（冀州之域今上黨高平樂平陽城等郡是）太原（冀州之域今太原西河昌化定襄鴈門之南境樓煩等郡是）代郡（冀州之域今安邊馬邑之北境是）鴈門（冀州之域今鴈門郡之北境馬邑之南境是）雲中（冀州之域今雲中單于府及雍州之域榆林郡是）東郡（兗州之域今靈昌濮陽濟陽魏郡博平及冀州之域汲郡之東南境）齊郡（兗州之域今平原樂安及青州之域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郡是）薛郡（徐州之域今魯郡東海郡是）瑯琊（青州之域今高密及徐州之域瑯琊郡地皆是）泗水（徐州之域今彭城臨淮郡地）漢中（梁州之域今漢中洋川安康房陵郡地皆是）巴郡（梁州之域今遂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盛山雲安及安岳郡之東境皆是）蜀郡（梁州之域今巴西普安梓潼遂寧益昌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郡地是）九江（揚州之域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蘄春弋陽鄱陽章郡臨川廬陵南康宜春潯陽是）鄣郡（揚州之域今宣城新安新定及丹陽郡西境兼吳興郡之西境皆是）會稽（揚州之域今晉陵吳郡餘杭會稽餘姚東陽信安縉雲臨海永嘉及丹陽郡之東境兼吳興郡之[illegible]境皆是）閩中（揚州之域今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郡地皆是）南郡（荊州之域今江陵清江巴東竟陵富水安陸[illegible]）長沙（荊州之域今[illegible]

山郡陽郡地皆是黔中夷盧溪盧陽靈溪潭陽郡地是南海高要恩義晉康臨封開陽高涼連城新興銅陵賀德及揚州之域今潮陽郡皆是桂林南越之地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蒼梧感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懷澤寧仁合浦橫山修德龍池永定郡地皆是象郡南越之地今招義南潘普寧陵水南昌定川寧越安南武峨龍水忻城九真福祿文陽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樂海康溫水湯泉郡皆是其餘郡府自漢已後歷代開拓四夷之地今隴右道武威張掖西平寧塞酒泉晉昌燉煌伊吾交河北庭安西武都臨洮懷道合川山南西道順政劍南道犍為陽安安岳之西境仁壽通義和義賓隴南溪同昌陰平江油交川通化臨翼江源歸誠靜川蓬山恭化維川雲山越巂雲南洪源黔中道溱川播川夜郎義泉溱溪嶺南道臨潭扶南正平樂古珠崖昌化延德瓊山萬安郡地皆是爰自漢代至於有隋或郡國參置或年代短促州部無恆增省而乖離合不一疆理難詳

大唐因循舊制一為郡縣又分天下為十五部京畿京兆華陰扶風馮翊新平上洛安康郡是都畿河南陝郡滎陽臨汝河內等郡地是關內安定彭原汧陽中部洛交朔方安化靈武榆林延安上郡咸寧銀川九原會寧五原新秦寧朔單于安北等郡地是河南陳留睢陽靈昌潁川譙郡濮陽濟陽北海淮陽汝南東平淄川濟南魯郡彭城臨淮汝陰濟陰琅琊高密東海東萊東牟郡是河東太原上黨河東絳郡平陽西河弘農高平大寧昌化文城陽城定襄樂平雁門樓煩安邊雲中馬邑郡河北范陽魏郡汲郡鄴郡廣平清河信都平原饒陽河間景城常山博陵趙郡鉅鹿博平文安上谷樂安北平密雲媯川漁陽柳城歸德順義歸化安東郡隴右武威天水安西北庭交河晉昌西平隴西燉煌酒泉金城安鄉同谷和政武都臨洮懷道寧塞合川張掖伊吾郡山南東江陵襄陽南陽淮安武當房陵漢東竟陵富水巴東夷陵雲安南賓武陵澧陽南浦郡是山南西漢中通川巴川清化洋川順政河池益昌咸安盛山始寧南平符陽潾山等郡地劍南蜀郡唐安濛陽德陽通義梓潼巴西普安閬中資陽臨邛通化交川越巂南溪遂寧仁壽犍為盧山瀘川陽安安岳洪源陰平同昌江油臨翼歸新江源靜川恭化維川和義雲山蓬山雲南郡淮南廣陵安陸弋陽義陽廬江蘄春同安永陽鍾離壽春齊安淮陰漢陽歷陽郡江南東丹陽晉陵吳郡餘杭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新定新安信安長樂清源建安臨汀漳浦潮陽郡是江南西宣城章郡鄱陽長沙桂陽南康零陵臨川廬陵潯陽江夏江華衡陽宜春巴陵邵陽郡黔中黔中盧溪盧陽清江江陵潭陽龍標南川義泉寧溪寧夷涪川溱溪播川夜郎郡嶺南南海始安安南武峨龍水忻城福祿文陽普寧朗寧始興義寧臨賀連山高要晉康平樂新興南潘陵水高涼延德海康臨江鬱江蒙山開江修德龍池臨封南陵招義日南定川懷德安城寧越賀水寧浦橫山象郡開陽感義平琴鬱林合浦安樂溫水連城玉山南昌寧仁懷澤龍城銅陵永定恩平融水昌化湯泉珠崖九真承化常林正平瓊山臨潭扶南海康蒼梧萬安樂古等郡今辨禹貢九州并南越之地歷代郡國析於其中其有本非州之區域則以隣接附入云爾雍州伊吾交河北庭安西梁州臨翼歸誠靜川恭化維川雲山蓬山

通典卷一百七十二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三

古雍州上今置郡府二十四縣百三十一

京兆雍　二十三縣萬年　長安　鄠　藍田　咸陽　醴泉　三原　雲陽　涇陽　櫟陽　高陵　渭陽　昭應　金城　富平　武功　宜壽　好畤　美原　同官　奉天　華原　奉先

華陰華　三縣鄭　華陰　下邽

馮翊同　七縣馮翊　朝邑　白水　澄城　韓城　郃陽　河西

扶風岐　九縣雍　扶風　郿　岐山　陳倉　麟遊　岐陽　虢　普潤

汧陽隴　五縣汧源　汧陽　吳山　華亭　南由

新平邠　四縣新平　三水　永壽　宜祿

安定涇　五縣安定　陰盤　臨涇　良原　靈臺

彭原寧　六縣定安　羅川　彭原　襄樂　定平　豐義

安化慶　十縣安化　樂蟠　合水　馬嶺　方渠　同川　洛源　延慶　華池　懷安

平涼原　五縣高平　平涼　蕭關　百泉　他樓

靈武靈　六縣迴樂　靈武　懷遠　溫池　安靜　鳴沙

五原鹽　二縣五原　白池

寧朔宥　三縣延恩　歸仁　懷德

洛交鄜　五縣洛交　洛川　三川　直羅　甘泉

中部坊　三縣中部　鄜城　宜君

延安延　九縣膚施　延安　延川　延水　延昌　敷政　臨眞　金明　豐林

咸寧丹　五縣義川　雲巖　門山　汾川　咸寧

上郡綏　五縣龍泉　城平　綏德　延福　大斌

銀川銀　四縣儒林　撫寧　眞鄉　開光

新秦麟　三縣新秦　連谷　銀城

朔方夏　四縣朔方　寧朔　長澤　德靜

九原豐　三縣九原　永豐　豐安

榆林勝　二縣榆林　河濱

安北府

古雍州

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即龍門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黑水出今張掖郡雞山南流至今敦煌郡經三危山過今南溪郡而入南海弱水既西弱水今張掖郡張掖縣界理使西流至合黎合黎亦張掖郡界中涇屬渭汭涇水出今平涼郡高平縣渭水出今隴西郡渭源縣屬連也水北曰汭一言理涇入於渭經秦川而入河也在今新平郡宜祿縣水經云汭水經宜祿一名宜祿川水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漆沮之水今京兆府華原富平界亦曰洛水灃水出今長安縣之南山言漆沮既從入渭灃水亦來同也荊岐既旅荊山在今富平縣岐山在今扶風郡岐山縣荊山在岐東言二山理畢可旅祭終南惇物至于鳥鼠終南惇物二山皆在今長安及武功二縣鳥鼠山在今隴西郡首陽山西南言自終南西出至於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高平曰原下溼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也今武威郡姑臧縣即豬野澤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山名言可居也三苗本有苗氏之族今長沙衡陽間是徙居於此分而為三故言三苗皆大得其次敘也三危山在今敦煌郡縣界厥土黃壤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龍門山在今絳郡龍門界皆河水所經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所雍閉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即吳嶽在今汧陽郡吳山縣藪曰弦蒲在汧陽郡汧陽縣川曰涇汭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之篇曰汭鞫之即浸曰渭洛洛即漆沮其利玉石人三男二女畜宜馬牛穀宜黍稷兼得禹貢梁州之地矣周自武王克殷都於酆鎬則雍州為王畿酆邑在灃水鎬京在灃水之東並在今長安縣界及平王東遷雒邑以岐酆之地賜秦襄公乃為秦地矣至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徙都之故謂之秦川亦曰關中地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今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其在天文東井輿鬼則秦之分野漢之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安定天水隴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其分地今京兆扶風馮翊華陰之西境汧陽新平安定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敦煌等郡兼得魏趙之交漢之高陵以東今馮翊之南境華陰之東境也宜屬魏漢之雲中五原之境今榆林九原安北屬趙始皇置四十郡此為內史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汧陽新平等郡是上郡今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涼九原今九原安鴻臚今天水隴西金城會及雲中之西南境今榆其餘郡

縣自漢以後歷代開置其伊吾以西並雍州之封域外羌胡地也臨洮武威張掖西平寧塞酒泉晉昌燉煌古雍州域內地而非秦所置郡之境也伊吾交河北
庭安西則雍州域外秦滅項籍分秦地為三國曰雍以章邯為王都雍邱今京兆府金城縣塞以司馬欣為王都櫟陽即今縣翟以董翳為王都高奴今延安郡金明縣謂之三
秦漢武帝置十三州以其地西偏為涼州領郡卜今上郡以北朔方九原榆林新秦銀川之地屬并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又置司隸領三
輔為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後漢時司隸涼州並如前代州理於隴今天水郡隴城縣魏分河西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三輔仍舊屬司隸改京
兆尹為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晉置雍州領郡國七理京兆涼州領郡國八理武威今郡秦州領郡六理上邽今天水郡愍帝之後劉聰石勒苻堅姚萇相繼據
之及姚泓為宋武帝所滅後屬赫連勃勃其州縣之名不可得而紀也後魏以其地置北秦雍南秦三州雍州理京兆郡
長安地秦州理天水今郡上邽縣南秦州理洛谷城今天水郡伏羌郡頗得古雍州之地迨西魏以後及於周氏分裂制置其名甚多不可悉數隋
氏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而不詳所統餘州皆然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京畿京兆府華陰馮翊扶風新平等郡關內道安定彭原汧陽中部洛交
安化靈武榆林延安上郡咸寧銀川平原九原會寧五原新秦朔方安北等郡隴右道武威天水安西北庭交河晉昌西平隴西燉煌酒泉金城安鄉寧塞臨洮和政張掖伊吾等郡

京兆府東至華陰郡百八十里南至洋川郡六百二十里西至扶風郡三百十七里北至中部郡三百十二里東南到上洛郡三百里西南到洋川郡六百里西北到新平郡三百十里東北到馮翊郡二百七十里去東
京八百三十里府東西三百二十里戶三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十口九十二萬三十一

今之雍州理長安萬年二縣周之舊都平王東遷而屬秦始皇以為內史地漢高祖初屬塞國後更為渭南郡尋罷復為
內史武帝分為右內史秦於右北分涇水置鄭渠灌田四萬餘頃漢置白渠灌四千五百餘頃後更分京兆尹領縣十二後漢因之領縣十魏改尹為守後
改為秦國後復為京兆國晉為京兆郡兼置雍州領郡國七理於此後魏亦然後周復為京兆尹隋初置雍州煬帝改為
京兆郡大唐初復為雍州開元三年改為京兆府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於我唐並為帝都周謂幽王以上漢謂西漢晉愍
帝亦暫都於此凡四年後魏孝武帝自洛陽來都之是為西魏凡四主得二十二年而禪後周其間王莽更始劉曜苻堅姚萇亦都於此前趙劉曜為石勒所滅前秦苻堅為姚萇所滅

後秦姚泓為晉將劉裕所滅 **今號西京** 漢高帝自櫟陽徙都長安至惠帝方發人徙築城今西北古城是也至隋文帝開皇三年移築新都號曰大興今城是也武德以來稱京城開元元年十二月稱西京 **領縣二十三**

萬年 漢有萬年縣屬左馮翊今在櫟陽東北二十五里櫟陽故城是至後周始於長安城中置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武德初復舊有白鹿原亦謂之上霸陵也有軹道秦子嬰降處有少陵原則漢宣帝許后陵霸水滻水則荊溪獨柳水下流也滑水御宿川漢武帝遊觀營宿此川故名之漢南陵縣城在今縣東南二十四里又有漢杜城則周之杜伯國地更始墓在今縣東北長樂本滻乃暗文帝更名

長安 漢高帝置周文王作鄷今縣西北靈臺鄉豐水上是也武王理鎬今昆明池北鎬陂是也有阿房宮終南山龍首山細柳原即周亞夫所屯處坤元錄云漢長樂宮在縣北故城中又有渭水豐水鎬水又有定昆池大唐神龍中安樂公主侍寵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發怒以家財別穿池號曰定昆池

鄠 夏有扈國亦謂之觀扈至秦改為鄠姚察訓纂伐處扈鄠三字一也殷有崇國皆在此界有甘亭啓云戶

藍田 秦舊縣出美玉後周閔帝置藍田郡武帝省郡玉之美者曰球次曰藍蓋以縣出玉故名之藍田有關秦嶢關也秦嶺在此界

咸陽 周文王葬畢周公墓在西北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為今縣東十五里有故咸陽城秦所都也漢渭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即秦之杜郵白起死於此也有長陵城漢高帝長陵因以名縣漢武帝作長安城西門曰便橋與門相對因號便門橋今名便橋在縣東南

醴泉 漢谷口縣城故城在今縣北西魏置寧夷郡後周改為秦郡有九嵕山隋改為醴泉隴有武墓蘇

三原 漢池陽縣地符堅於嶻嶭山北置三原護軍後魏罷護軍置三原縣嶻才嶭反嶭五結反

雲陽 漢舊縣亦美陽縣地有故雲陽宮即秦之林光宮漢之甘泉宮也晉書云即本匈奴鑄金人祭天所謂之休屠金人有鄭國渠大白渠

涇陽 本秦舊縣地昭王弟封涇陽君即此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也後漢及晉池陽縣北地有長平坂涇水大白渠中白渠南白渠

櫟陽 秦舊縣地秦獻公自雍徙居漢高元年封司馬欣屬左馮翊又曰萬年縣高帝置按高帝葬太上皇於萬年陵仍分置萬年縣為陵邑二縣故櫟陽城亦云萬年城後魏孝文帝分萬年置彰縣宣武帝又分為廣陽縣周明帝二年省萬年入廣陽高陵二縣更於長安城中置萬年縣仍移廣陽縣入舊萬年縣城即今縣是有沮水

高陵 漢舊縣屬左馮翊左輔都尉之理魏文帝黃初元年改為高陵縣屬京兆自此以前其縣在今縣西南一里高陵故城是也後魏移居今所有後秦姚萇墓

渭陽 本漢新豐縣地蓋苻姚時所置漢初有渭南縣蓋取以為名有西魏武帝陵

昭應 本周驪戎國春秋晉獻公伐驪戎杜注在京兆新豐縣秦滅以為邑漢高帝四年置屬京兆尹以太上皇思彭城之豐縣乃築此城徙豐人以實之名新豐武太后改曰慶山後置會昌郡於驪山下遂廢新豐併入焉改為昭應漢王與項羽會於鴻門在此縣界有溫泉其院宇後周宇文護所造隋文帝列樹松柏千餘株後漢馮衍墓在新豐縣西四里周幽王陵秦始皇陵漢成帝昌陵有戲水亭即周幽王之死處也

金城 周曰大邱秦曰廢邱項羽封章邯為王都於此漢高帝改曰槐里武帝又割置茂陵縣有武帝茂陵昭帝又割其地置平陵有昭帝平陵魏改為始平開元中改為金城有馬嵬故城孫景安征塗記云馬嵬所築不知何代人姚萇時扶風丁馳以數千人保馬嵬即此也

富平 本漢舊縣後漢移富縣於今彭原郡界富平故城是也晉又移北

[illegible]

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二里其年又置武功縣屬扶風郡即今縣是隋恭帝義寧元年爲稷州尋廢之後故武后天授二年屬稷州尋復故有斜谷水出衙領山北流而至郿入渭又有斂物山

宜壽漢盩厔縣武帝置山曲曰盩水曲曰厔因山水之曲故以名之後周武帝從鄠縣西北移於今所置周南郡又割雍州之終南郡於此置恆州領周南郡後廢恆州三年移盩厔縣於此大唐天寶中改爲宜壽漢長楊宮五柞宮並在此有駱谷關

好時本漢舊縣因古好時祠爲名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奧故立時郊上帝諸神祠皆聚焉好時縣城在縣南十三里隋太子莊陵城

美原本漢頻陽縣故城今在縣南三里在頻水之陽秦厲公置今縣是高宗分富平縣置有平陽山

同官本漢殺祤縣晉爲頻陽縣苻堅於殺祤城東北銅官川置銅官護軍後魏太武帝罷護軍置銅官縣屬北地郡後周武帝自銅官故城移於今所後魏以前作銅官隋以後作同官殺音丁活反祤音詡

奉天緣皇家陵寢武太后分醴泉縣置

華原後魏置北雍州西魏改爲宜州又置北地郡尋改爲通川郡武德初復置宜州郡罷

奉先開元初改同州蒲城縣置

華陰郡東至弘農郡二百三十五里南至武當山凋阻遠無路取西京路一千一百十九里西至京兆府百八十里北至咸寗郡三百三十里東南到上洛郡二百里隔華山西南到洋川山凋阻遠無路取京路八百十里西北到中部郡二百二十里東北到馮翊郡七十八里去西京百八十里去東京六百七十里戶一萬二千七百四十四口二十萬八千三百

華州今理鄭縣周爲畿內之國鄭桓公始封之邑其地一名咸林國語曰鄭桓公爲周司徒采地咸林春秋時爲晉地左傳曰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南及華山戰國爲秦魏二國之境今華陰郡界有古長城則秦之分境西嶽華山在焉秦爲內史地漢屬京兆尹後漢爲京兆弘農二郡魏晉因之後魏置華山郡後又於華山郡北置東雍州西魏改東雍州爲華州今馮翊郡隋初郡廢而華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屬京兆馮翊郡大唐復置華州垂拱元年改爲泰州尋復舊或爲華陰郡領縣三

鄭有少華山漢舊縣

華陰故魏之陰晉秦曰寗秦漢曰華陰武太后改曰仙掌太華山在南有潼關左傳所謂桃林塞是也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東故以爲名按秦函谷關在漢弘農郡弘農縣即今陝郡靈寶縣界武帝元鼎三年徙於新安縣界至後漢獻帝初平二年董卓脅帝西幸出函谷關自此以前其關並在新安其後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破馬超於潼關即是中間徙於今所國之巨防不爲細事史官闕載斯亦失之華嶽南北廟有柏樹二千餘株後周文帝所植有後漢太尉楊震及苻堅秦丞相王猛墓今潼關西道北行楊震碑見存周文帝破東魏軍殺大將竇泰於此其潼谷關者因水立稱故潘岳西征賦云溯黃巷以濟潼隋太業七年移於南北鎭城同坑獸檻谷置去舊關四里餘至大唐天授二年移向北近河爲路元宗開元十二年於華州嶽下郵祠南之通衢立碑御製其文及御書舊路在嶽北因是移於嶽南漢船司空故縣在今縣理東北五十里是

秦漢舊縣取邽戎之人而來爲此縣又有漢蓮勺縣故城在東北

馮翊郡東至河東郡八十一里南至華陰郡下邽縣八十九里西至京兆府二百七十里北至中部郡鄜城縣二百四十二里東南到華陰郡華陰縣東北界七十三里西南到京兆府二百七十里西北到京兆府同官縣九十五里東北到絳郡龍門縣界百六十六里去西京二百七十里去東京六百二十里戶五萬八千五百六十一口三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十

同州今理馮翊縣春秋時屬秦戰國時秦魏二國之境漢史曰自高陵以東皆魏分始皇平天下爲內史地項羽分爲塞國漢高帝初置河上郡後復爲內史景帝時爲左內史武帝改爲左馮翊後漢因之魏除左字但爲馮翊郡晉因之後魏亦然兼置華州西魏改華州爲同州以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言二水至斯同流入渭以城居其地故曰同州而馮翊郡如故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馮翊郡大唐爲同州或爲馮翊郡領縣七

馮翊古芮國漢臨晉縣地有沙苑北齊神武爲後周文帝所敗處有洛水商原商原所謂商顏

朝邑古大荔戎國漢臨晉縣故城在西南有蒲津關河橋秦后子奔晉造舟於河通秦晉之道有長春宮後周武帝置有苦泉其水鹹苦羊飲之而肥美今泉側豐羊牧

白水秦文公分清水爲白水即此漢彭衙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左傳云秦晉戰於彭衙即此也亦漢縣地後魏置今縣邑

澄城漢之徵縣有神坑在今縣西三十里漢武帝時莊熊羆上言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於是穿渠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按坑即龍首渠之尾也後魏置澄城縣徵澄音相近故名秦王官城在今縣西北是

韓城古韓國謂之少梁漢爲夏陽縣有梁山禹貢治梁及岐詩奕奕梁山是也有韓原即左傳秦晉戰於韓原是也有龍門山即禹導河至於龍門是也魚集龍門上即爲龍皆在此龍門城在縣東北極嶮峻又有龍門關後周分爲郃陽及今縣

郃陽漢舊縣在今郃水之陽即太雅大明之詩所謂在郃之陽有郄首水麤馬城郄苦姑反

河西武德三年置有劉仲城漢高帝兄封於此有長城魏惠王所築以備秦姚武壁伏陸壁並在縣西北皆嶮固

扶風郡東至京兆府三百十七里南至漢中郡六百七十里西至汧陽郡百五十九里北至安定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京兆府界百七十五里西南到河池郡四百里西北到安定郡三百里東北到新平郡百六十二里去西京三百七十里去東京千一百七十里戶五萬七千七十口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七十

岐州今理雍縣春秋以來爲秦都秦德公元年初居雍至獻公始徙櫟陽始皇平天下爲內史地漢高初屬雍國後分爲中地郡復爲內史武帝分雍爲右內史後置主爵中尉後更名都尉又改爲右扶風魏除右字但爲扶風郡亦爲重鎮曹公使張郃屯陳倉建興中諸

葛亮攻陳倉及郿皆不克晉因之後魏置平秦郡兼置岐州後魏亦有扶風郡好畤始平美陽槐里盩厔五縣非今郡地西魏改平秦為岐陽郡隋初郡廢置岐州煬帝初州廢置扶風郡大唐為岐州或為扶風郡領縣九

雍漢舊縣汧水所經有岐陽宮秦回中宮在縣理西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候騎至雍即此扶風後周置燕州郿漢舊縣秦寧公徙居平陽即此斜水自北入渭董卓郿塢在此高原七丈號曰萬歲塢有太白山終南山東積石原西鎮石原五丈原岐山漢雍縣地有岐山周文王徙於岐即此縣也五將山苻堅為姚萇將吳忠所執於此陳倉漢舊縣魏為重鎮明帝太和二年蜀將諸葛亮攻圍郝昭守之不拔周於此置顯州有汧水大散關寶雞祠舊關故城在縣南麟遊隋置鳳栖郡尋改為麟遊郡武德元年廢郡置麟州有九成宮即隋仁壽宮隋文帝崩於此岐陽漢杜虎古虢國魏之西虢有陽縣守磻磯太公釣魚於此普潤隋大業初置

汧陽郡東至扶風郡百五十九里南至河池郡四百三十里西至天水郡二百里北至安定郡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扶風郡百六十五里西南到天水郡百十里西北到平原郡界百八十里東北到安定郡百六十里去西京四百六十五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二十五里戶二萬二千八百六十八口一萬七千三百九十

隴州今理汧源縣春秋秦國之地始皇屬內史漢屬右扶風後漢魏晉屬扶風郡西魏置隴東郡兼置東秦州後改為隴州因山為名隋初郡廢而隴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入扶風郡大唐復置隴州或為汧陽郡領縣五

汧源漢汧源縣故城在今縣南有弦蒲藪汧水汧山隴山一曰隴坻漢隴關王莽命右關將王福曰汧隴之阻西當戎狄今名大震關在縣西汧陽漢隃麋縣地後魏置汧陽郡吳山漢汧縣地有吳嶽後魏孝文於此置長蛇縣華亭有汭水職方曰其川涇汭南由隋故安夷關在今縣西

新平郡東至中部郡三百二十五里南至京兆府二百八十二里西至安定郡百九十里北至彭原郡百四十二里東南到京兆府三百十里西南到扶風郡百六十里西北到安定郡百九十里東北到中部郡三百十五里去西京二百八十里去東京千一百三十里戶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口十二萬一千五百六十

邠州今理新平縣古豳國昔公劉居豳即其地也豳故栒邑是秦始皇屬內史漢為右扶風安定北地三郡地後漢末置新平郡兼舊安定為二郡地魏晉亦同西魏置豳州後周及隋皆因之煬帝初州廢以其地為安定北地二郡大唐復置豳州開元十三年改豳為邠其後或為新平郡領縣四

新平漢漆縣苻堅墓在此三水漢舊縣地西魏置恆州亦漢栒邑縣地故城在今縣東北

永壽武德三年置姚興將齊難故城在縣西其南西北三面嶮絕又有南豳故城後魏末置在縣北其東西南三面嶮絕又有後魏莫營閣在縣西南 宜祿漢鶉觚縣地後魏置有汭水水經云東經宜祿川一名宜祿川水

安定郡東至彭原郡一百七十里南至扶風郡二百六十里西至平涼郡百八十五里北至安化郡三百二十里東南到新平郡一百九十里西南到汧陽郡百六十里西北到平涼郡二百八十五里東北到彭原郡百八十里去西京四百八十七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八十里戶三萬五百五十五口十七萬五千五百六十

涇州今理安定縣春秋秦地始皇時屬北地郡武帝分置安定郡後漢徙其人以避羌寇郡寄在美陽今京兆武功縣界美陽故城是也臨帝移於此魏晉亦爲安定郡後魏太武帝置涇州蓋以涇水爲名隋爲安定郡大唐爲涇州或爲安定郡領縣五

安定漢舊縣又漢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縣南又有漢烏氏故城在東 陰盤漢舊縣後魏兼置平涼郡天寶初改爲潘原 臨涇漢舊縣有後魏故朝那城 良原漢三水縣之地隋置今縣 靈臺後魏置鶉觚縣天寶中改此

彭原郡東至中部郡一百二十五里南至新平郡百四十二里西至安定郡百七十里北至安化郡百二十七里東南到上郡三百三十里西南到安定郡百八十里西北到安定郡臨涇縣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洛交郡直羅縣三百八十里去西京四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二十里戶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口二十萬六千三百九十

寧州今理定安縣夏之季公劉之邑春秋時戎地即義渠戎國戰國時屬秦始皇初爲北地郡漢爲北地上二郡地後漢屬北地安定二郡地魏晉未詳按晉史云自懸帝時其地沒於劉聰郡縣之名不得知也他皆類此後魏獻文帝置華州孝文改爲班州後改爲邠州又改爲豳州西魏改爲寧州嘉立名也後周分置趙興郡隋煬帝初改寧州爲豳州尋廢豳州改趙興郡爲北地郡大唐復置寧州或爲彭原郡領縣六

定安漢泥陽縣地有洛水一名馬嶺川 羅川漢陽周縣今縣城是後魏爲顯州隋改爲羅州天寶初改爲眞寧有橋山黃帝葬處 彭原漢曰彭陽縣亦後漢富平縣地西魏置蔚州後置豐州隋曰彭原縣隋天固堡在縣南極嶮絕 襄樂漢襄洛縣地後魏改洛爲樂即今縣西城 定平漢泥陽縣 豐義武德二年置本漢彭陽縣也

安化郡東至洛交郡三百九十里南至彭原郡五百三十里西至平涼郡三百七十里北至五原郡五百五十里東南到洛交郡三百九十里西南到安定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靈武郡六百四十里東北到延安郡四

戶二萬四千三百九十口一十萬七千四百六十

慶州今理安化縣 周之先不窋所居春秋時義渠戎之地秦滅之始皇以屬北地郡二漢因之西魏置朔州後周廢隋文帝置慶州煬帝初置弘化郡大唐復為慶州或為安化郡領縣十 安化漢郁郅縣地今名尉李城在白馬兩川交口亦曰不窋城 樂蟠漢略畔道地在東白道故城在今縣北 合水 馬嶺漢舊牧地川形似馬嶺也漢靈州縣故城在嶺北有山在西北 方渠漢舊縣 同川武德年置 洛源漢歸德縣地後漢岑彭所封也隋置洛水所出 延慶 華池西魏置蔚州 懷安隋柳谷城武德六年置縣

平涼郡東至安定郡二百八十里南至天水郡五百里西至會寧郡四百里北至靈武郡三百六十里東南到安定郡三百八十里西南到天水郡四百七十里西北到靈武郡五百六十里東北到安化郡四百四十里去西京八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戶七千五百八十口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二

原州今理平高縣 春秋時屬秦始皇屬北地郡漢屬安定郡後漢因之晉屬新平郡後魏太武帝置高平鎮後為太平郡兼置原州後置總管府隋初郡廢而原州如故煬帝初州廢置平涼郡大唐為原州或為平涼郡領縣五 高平漢高平縣有笄頭山語訛亦曰汧屯山涇水所出一名崆峒山隗囂使將王猛塞雞頭道即此也又有遺義山有木峽關 平涼漢朝那縣地有可藍山漢涇陽縣故城今縣南 蕭關漢朝那縣地古蕭關也漢文時匈奴入蕭關即此也瓦亭關隗囂使將牛邯守處 百泉漢朝那縣地後魏置今縣有彈箏峽在郡東南 他樓漢高平縣地貞觀六年置今縣

靈武郡東至五原郡三百里南至彭原郡三百里西至　北至　里東南到安化郡六百四十里西南到豐安軍百八十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九原郡三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里戶萬二千九十口五萬三千七百

靈州今理迴樂縣 春秋時秦地始皇屬北地郡二漢皆因之晉亦同後魏太武帝平赫連昌置薄骨律鎮在河渚上舊是赫連果地至明帝置靈州初在河北後於果園所築城以為州今郡是也後周又置普樂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靈武郡大唐為靈州或為靈武郡領縣六 迴樂漢富平縣故城在今縣西南 靈武漢舊縣亦漢富平　後魏薄骨律鎮時分河流為河渠溉田人大獲其利後周

置歷城縣後魏平三齊後徙歷下人於此遂有歷城之名後周以為郡武德五年置縣 懷遠亦漢富平縣地後置六鎮三戍在此縣界北隋大業長城在此縣界河外 温池亦富平縣地舊曰弘靜分置今縣後魏薄骨律鎮倉城在此 安靜舊曰弘靜有賀蘭山樓樹山空青山 鳴沙後周置會州隋置環州

五原郡東至上郡六百八十里南至安化郡五百五十里西至會寧郡八百里北至寧朔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延安郡五百三十里西南到平涼郡七百里西北到靈武郡三百里東北到朔方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五十里去東京二千一十里戶三千五百六十口一萬八千二

鹽州今理五原縣 春秋戎狄之地秦漢屬北地郡漢有五原縣城在今榆林郡界後魏置大興郡西魏改為五原郡兼置西安州後改為鹽州以近鹽池為名隋初廢煬帝初置鹽川郡大唐為鹽州或為五原郡領縣二 五原漢馬嶺縣地貞觀二年置縣 白池

寧朔郡東至朔方郡二百一十里南至五原郡百四十里西至靈武郡三百二十里北至安北都護府八百里東南到朔方郡長澤縣二百九十里西南到朔方監一百三十里西北到定遠軍城三百一十里東北到朔方郡四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一千九百九十里戶七千五百九十口三萬四千三百二十一

宥州今理延恩縣 前代土地與五原郡同所謂六胡州也大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宥州蓋以康待賓反於此亦既克獲赦其餘黨遂置此州以寬宥為名也後為寧朔郡領縣三 延恩 歸仁 懷德

洛交郡東至威寧郡一百八十里南至中部郡一百四十里西至安化郡三百九十里北至延安郡一百五十里東南到中部郡二百十里西南到平涼郡三百八十里西北到平涼郡三百八十里東北到延安郡百二十一里去西京四百四十里去東京九百一十里戶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口十四萬八千三百九十

鄜州今理洛交縣 春秋白翟之地秦屬上郡漢屬上郡左馮翊之地後漢屬上郡魏武帝省焉暨晉賜於戎狄後魏置東秦州後為北華州後周改為敷州隋煬帝初改為鄜城郡尋改為上郡大唐為鄜州或為洛交郡領縣五 洛交漢雕陰郡地隋置今縣 洛川漢鄜縣地隋置今縣 三川漢翟道縣地苻堅於長原置長城縣後魏改為直羅漢雕陰縣地武德三年置縣 甘泉

中部郡東至威寧郡二百六十里南至馮翊郡三百十里西至彭原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洛交郡百四十里東南[illegible]

西京三百十里去東京九百三十里戶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口十萬八千四百三十

坊州今理中部縣歷代與洛交郡同後周時元皇帝放牧敷州於今州界置馬坊大唐因舊迹武德二年以鄜州南故城舊馬坊置坊州姚萇置杏城鎮在今郡西本置州因馬坊為名或為中部郡領縣三　中部漢翟道縣地隋置內部郡　鄜城漢鄜縣地古長城在縣東　宜君

延安郡東至太寧郡三百九十里南至洛交郡五百一十里西至安化郡四百五十里北至朔方郡三百八十里東南到文城郡二百九十里西南到洛交郡百三十里西北到朔方郡長驛百七十里東北到上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六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二十里戶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口九萬三千四百

延州今理膚施縣春秋白翟之地秦屬上郡項羽三分秦地以董翳為翟王都高奴即此地也漢初屬翟國尋屬上郡亦朔方郡之南境後漢亦屬上郡後魏置東夏州後又改為延州以界內延水為名隋文帝廢煬帝復置延安郡大唐為延州或為延安郡領縣九　膚施漢舊縣　延安漢膚施縣地隋置縣　延川漢臨河縣地西魏置文安縣隋改之　延水　延昌　敷政　臨眞漢高奴縣地後魏置今縣　金明漢高奴縣董翳所都有清水後魏置廣樂縣隋改今縣　豐林漢臨河縣地武德二年置今縣

咸寧郡東至文城郡一百七十里南至馮翊郡五百二十里西至洛交郡一百八十里北至延安郡三百里東南到馮翊郡韓城界百三十里西南到中部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延安郡臨眞縣界八十里東北到延安郡延水縣界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五百七十里去東京九百二十里戶一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口八萬四千六百七十

丹州今理義川縣春秋白翟之地戰國屬秦二漢屬上郡西魏分置汾州後改丹州兼置義川郡後周因之隋初郡廢而丹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入延安郡大唐分置丹州或為咸寧郡領縣五　義川後魏置　雲巖後魏置　門山後周置地有門山　汾川後魏置　咸寧後魏置

上郡東至昌化郡三百三十里南至延安郡三百五十里西至朔方郡四百里北至銀川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太寧郡石樓縣西北黃河為界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延安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銀川郡二百四十里東北到銀川郡界二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二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二十里戶一萬五百五口八萬四千六百三十

綏州（今理龍泉縣）春秋白翟之地戰國時屬秦爲上郡漢初屬翟國後改上郡後漢因之西魏置安寧郡兼置綏州隋初郡廢而綏州如故煬帝初改爲上州尋廢州置雕陰郡（後漢雕陰縣地爲名雕山在其西南）大唐復爲綏州或爲上郡（郡城貞觀初築實中西面甚嶮）領縣五　龍泉（漢膚施縣地漢上郡故城在縣東南後魏置上縣有疏屬山無定河）城平（漢膚施縣地後魏置此）綏德（後魏置）延福（隋置縣城三面因崖甚嶮）大斌

銀川郡（東至昌化孟津河中流爲界二百里南至上郡一百六十里西至朔方郡二百里北至榆林拓珍驛二百三十里東南到上郡二百四十里西南到上郡交土堆七十五里西北到朔方郡界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榆林郡界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三十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四十里戶七千二百六十四口四萬二千七十六）

銀州（今理榆林縣）春秋白翟之地戰國時屬秦後屬上郡兩漢屬西河郡苻秦有驄馬城即今郡是也後周置眞鄉開光二郡兼置銀州隋初二郡並廢而銀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併入雕陰郡大唐復分置銀州或爲銀川郡領縣四　榆林（漢圁陰縣地以其在圁水之陰隋置今縣圁音銀）撫寧（後魏置）眞鄉　開光（後周於此置開光郡貞觀二年平梁師都置縣焉）

新秦郡（東至樓煩郡三百二十里南至銀川郡三百里西至朔方郡五百里北至榆林郡三百九十里東南到里西南到里西北到里東北到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三十里去東京千八百四十里戶千七百五十四口七千四百二十）

麟州（今理新秦縣）隋以來銀勝二州地昔漢武徙貧人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蓋其地也大唐天寶元年置新秦郡或爲麟州領縣三　新秦　連谷（漢圁陰縣地貞觀八年置）銀城（漢圁陰縣地漢榆陽塞在此榆音固漢光祿卿徐自爲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山即今縣北所築光祿塞後魏置石城縣後改之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此史記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備胡韋昭云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

朔方郡（東至銀川郡二百里南至延安郡三百八十里西至五原郡三百里北至延安郡八百里東南到上郡四百里西南到安化郡五百九十里西北到九原郡八百九十里東北到榆林郡九百里去西京一千一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八十里戶七千五百十六口四萬二千四百十七）

夏州今理朔方戰國時屬秦爲上郡地後[illegible]河南也爲朔方郡後漢因之晉亦爲朔方郡晉亂後

夏赫連[illegible]城今郡城是至赫連定為後魏所滅 後魏置夏州西魏[illegible]隋初[illegible]廢煬帝初

後周朔方郡大唐為夏州或為朔方郡領縣四 朔方漢舊縣 寧朔漢朔方縣地後周置此 長澤漢三封縣後魏置今縣 德靜漢朔方縣地隋置今縣

九原郡東至安北都護府三百五十里南至靈武郡朔方縣無路所至西至黃河百三十里北至黃河四十里東南到朔方郡九十里西南到靈武郡九十里西北到受降城八十里東北到黃河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六十里去東京三千四十里戶一千七百三十九口九千一百四十

豐州今理九原縣 春秋戎狄之地戰國時屬趙秦為九原郡漢屬五原郡漢五原郡城在今榆林郡界 後漢因之後漢末及魏晉為匈奴所沒遂為荒棄隋文帝置豐州因鎮立名煬帝初州廢置五原郡大唐為豐州或為九原郡漢武帝元朔二年車騎將軍衛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地又按史記云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合在陰山之西則與漢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西乃西河之側者領縣三 九原漢舊縣隋初置今縣 永豐 豐安

榆林郡東至河四十里去馬邑四百二十里南至新秦郡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安北府一百五十里北至黃河五里去受降城八里去單于百二十里東南到合浦關去樓煩二百三十里西南到朔方郡九百里西北到黃河二十里去紇那山一百二里東北到里去西京一千九百四十里去東京一千九百里戶三千七百九十口一萬八千七百九十

勝州今理榆林縣 春秋戎狄之地戰國屬趙至秦始皇伐趙取雲中是秦屬雲中九原二郡地二漢為雲中五原郡地所謂榆溪塞今郡南界史記云秦卻匈奴樹榆為塞 隋初置勝州煬帝初州廢置榆林郡大唐為勝州或為榆林郡領縣二 榆林漢沙南縣地有故雲中城拂雲堆金河紫塞河自馬邑郡善陽縣界流入有榆林關今縣西有漢五原城 河濱漢河南縣地貞觀三年置東臨河岸為名

安北府東至榆林郡三百五十里南至朔方郡八百里西至九原郡三百五十里北至回紇界七百里東南到榆林郡連谷縣四百里西南到九原郡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到西城界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東城界一百二十里去西京二千里去東京二千二百里戶一千七百七十五口二萬一千

安北都護府戰國時屬趙後屬秦按史記蒙恬傳云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陰山逶迤而北則秦氏得今安北之地而漢史云主父偃上書曰蒙恬攻胡卻地千里終不踰河而北未詳兩史何為不同然疑史記為實逶音威迤音移大唐分豐勝二州界置瀚海郡都護府總章中改為安北大都護府有陰山呼延谷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州郡四

古雍州下 今置郡府十八縣五十一

天水 秦 五縣 上邽 成紀 隴城 清水 伏羌

隴西 渭 四縣 襄武 隴西 渭源 鄣

金城 蘭 三縣 五泉 狄道 廣武

會寧 會 二縣 會寧 烏蘭

安鄉 河 三縣 枹罕 大夏 鳳林

臨洮 洮 一縣 臨潭

和政 岷 三縣 溢樂 祐川 和政

寧塞 廓 三縣 廣威 達化 米川

西平 鄯 三縣 湟水 龍支 鄯城

武威 涼 五縣 姑臧 神烏 番禾 昌松 嘉麟

張掖 甘 二縣 張掖 刪丹

酒泉 肅 三縣 酒泉 福祿 玉門

晉昌 瓜 二縣 晉昌 常樂

燉煌 沙 二縣 燉煌 壽昌

伊吾 伊 二縣 伊吾 納職

交河 西 五縣 高昌 交河 柳中 蒲昌 天山

北庭 庭 三縣 金滿 蒲類 輪臺

安西府

天水郡 東至汧陽郡三百里南至同谷郡四百三十里西至隴西郡三百里北至平涼郡五百里東南到河池郡五百三十里西南到同谷郡三百里西北到平涼郡四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會寧郡五百一十里去西京八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里戶一萬五千六十五口十一萬三千二百九十五

秦州 今理上邽縣 古西戎之地秦國始封之邑 周孝王封為附庸 今郡有秦亭秦谷是也 周平王東遷秦襄公救周有功始賜郊酆之地列為諸侯也郊音岐 春

秋時屬秦秦平天下是為隴西郡漢武分隴西置天水郡王莽末隗囂據其地初據平襄後保冀縣後漢建武中平之更名天水為漢陽郡郡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三秦記曰其坂九迴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坻都禮反兼置涼州領郡十理於此魏亦為重鎮明帝時蜀將諸葛亮至南安漢陽皆應亮晉分為天水及武陽二郡兼置秦州領郡六理於此後魏為略陽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天水郡大唐為秦州或為天水郡領縣五

上邽有朱圉山俗名曰白巖山漢舊縣古邽戎邑又有漢西城縣城一名始昌在今縣西南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今經嘉陵曰嘉陵江經閬中曰閬中江又有葭谷白水蜀將姜維為魏將鄧艾破於此籍水一名洋水今名嶧水

成紀漢舊縣古帝庖犧生於此又有漢明親縣故城在今縣東南

隴城漢畧陽道故城在今縣西北河陽縣故城亦在縣西北瓦亭山在今縣東北二百餘里隗囂將牛邯守處其山亦在今平涼郡界有街亭泉蜀將馬謖為魏將張郃所敗處有大隴山亦曰隴首山謖所七反

清水秦仲始所封地小隴山漢置縣

伏羌本冀戎地秦漢冀縣又有漢平襄縣故城在今縣南又有落門谷水在今縣西武德三年置今縣

隴西郡東至天水郡三百里南至同谷郡四百三十六里西至和政郡三百里北至金城郡四百里東南到天水郡三百四十五里西南到和政郡二百五十四里西北到金城郡四百五里東北到天水郡三百九十六里去西京千一百五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一十三里戶六千一百三十五口三萬三千一百七

渭州今理襄武縣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即其地也鳥鼠同穴山在今渭源縣渭水所出也今謂之青雀山春秋為羌戎之居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為名二漢因之靈帝分立南安郡魏置鎮守在此鄧艾曰蜀師來而為一我分為四謂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四處齊王嘉平五年蜀將姜維圍南安襄武皆不克晉為南安隴西二郡地後魏為隴西郡兼置渭州後周為南安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隴西郡大唐為渭州或為隴西郡領縣四

襄武漢舊縣有五谿聚

隴西漢豲道地晉立南安郡於此後周置南安郡隋廢郡改為縣東南有落門水出焉豲音原

渭源漢首陽縣後魏改之有鳥鼠山渭水所出

鄣後漢置兼有武陽水

金城郡東至會寧郡四百二十里南至隴西郡四百里西至西平郡四百九十里北至武威郡五百七十里東南到隴西郡四百五里西南到安鄉郡三百里西北到武威郡五百四十里東北到會寧郡四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四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九十五里戶四千四百八十九口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六

蘭州今理五泉縣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地後漢魏晉因之魏以爲重鎮狄道不克前涼張寔置廣武郡張駿又分置武始郡西秦乞伏國仁都苑川南涼禿髮烏孤都廣武皆此地也苑川在今五泉縣至乞伏慕末爲赫連定所滅廣武即今廣武縣至禿髮傉檀爲乞伏熾盤所滅也後魏後周並屬武始郡隋初郡廢置蘭州蓋取臯蘭山爲名煬帝初州廢置金城郡大唐因之領縣三

五泉漢金城縣地漢榆中縣故城在今縣東後漢時羌亂隃麋相曹鳳上言西羌爲寇自建武以來以居大小榆谷土地肥美又近塞內北阻大河因以爲固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美强大常雄諸種又有故苑川城及故長城險音斂

狄道秦漢魏舊縣有白石山

廣武前涼置廣武郡隋罷之爲縣有琵琶山漢浩亹縣故城亦在西南浩音閤亹音門今俗呼此水爲閤門河蓋疾言耳又有漢允吾縣故城亦在西南允音沿

會寧郡東至平涼郡四百里南至金城郡四百二十里西至武威郡六百里北至靈武郡六百里東南到平涼郡四百里西南到金城郡四百二十里西北到武威郡六百五十里東北到靈武郡六百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七十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七十里戶四千四百二十八口二萬五千七百五十一

會州今理會寧縣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安定二郡地後漢屬金城武威二郡西魏置會州後周廢隋屬平涼郡大唐平李軌後置會州或爲會寧郡領縣二

會寧漢枝陽縣

烏蘭漢祖厲縣地後周置烏蘭關武德末置縣

安鄉郡東至金城郡三百里南至臨洮郡三百一十七里西至寧塞郡三百九十里北至西平郡三百里東南到金城郡狄道縣一百四十八里西南到臨洮郡三百一十七里西北到西平郡龍支縣一百八十六里東北到金城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七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七十五里戶五千七百九十二口三萬一千三百

河州今理枹罕縣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二郡後漢屬隴西郡漢末宋建據焉稱河首平漢王曹公遣夏侯妙才討平之晉惠帝時屬晉興郡前秦苻堅置河州西秦乞伏乾歸又據於此後魏亦爲河州後周置枹罕郡隋初郡廢置河州煬帝初州廢復置枹罕郡大唐爲河州或爲安鄉郡領縣三

枹罕故羌侯邑漢爲枹罕縣也枹音浮本枹鼓字

大夏漢舊縣

鳳林有鳳林關

臨洮郡東至和政郡一百七十六里南至合川郡一百七十九里西至野更無郡縣北至安鄉郡三百一十七里東南到合川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吐谷渾界西北到一千戍旭界一百六十里東北到安鄉郡三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六十里去東京二千三百九十八里戶二千七百七十六口一萬四千九百二十四

洮州今理臨潭縣秦漢以來為諸戎之地後為吐谷渾所據至後周武帝逐吐谷渾得其地置洮陽郡尋立為洮州隋初郡廢而洮州如故煬帝初廢置臨洮郡郡城本名洮陽城臨洮水甚牢險大唐為洮州或為臨洮郡領縣一

臨潭有洮水源出西傾山在郡西南吐谷渾界相水所出

和政郡東至隴西郡三百里南至懷道郡二百五十里西至臨洮郡一百七十六里北至金城郡狄道縣五百三十四里東南到懷道郡良恭縣一百一十三里西南到臨洮郡臨潭縣一百七十九里西北到安鄉郡大夏縣三百六十三里東北到隴西郡三百五十四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七十八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二十里戶四千五百一十口二萬六千六百一十四

岷州今理溢樂縣春秋及七國時並屬秦蒙恬築長城之所起也屬隴西郡長城在今郡西二十里崆峒山自山傍洮而東即秦之臨洮境在此矣秦二漢及晉並屬隴西郡西魏置岷州及同和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臨洮郡大唐復置岷州或為和政郡領縣三

溢樂有岷山崆峒山　祐川　和政後漢索西故城在今縣東亦名臨洮東城亦謂之赤城後漢明帝時金城隴西羌反於臨洮道險車騎不得去駕車騎將軍馬防設奇兵破之因築此城也

寧塞郡東至西平郡龍支縣二百九十里南至宣威守捉使二百九里西至積石軍一百八十里北至西平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安鄉郡三百九十里西南到積石軍一百六十一里西北到西平郡鄯城縣三百八十里東北到西平郡龍支縣三百九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三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七十三里戶四千一百七十口二萬九千七百二十三

廓州今理廣威縣古西羌地後漢延熹中諸羌與燒河大豪寇張掖段熲斬燒河大帥於其地遂定西羌是也漢末屬西平郡前涼以其地為湟河郡後魏屬鄯州後周武帝逐吐谷渾又得地置洮河郡兼置廓州以領之隋初廢煬帝初州廢置澆河郡大唐復為廓州或為寧塞郡領縣三

廣威後魏石城縣開元初改焉有拔延山隋煬帝征吐谷渾經此山　達化後周置賀蘭山澆河城即晉時吐谷渾王阿豺所築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又有洪濟鎮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築在縣西二百七十里是　米川貞觀初置米州十年罷州縣仍舊

西平郡東至金城郡廣武縣一百一十三里南至臨塞郡一百六十里西至綏戎城舊吐谷渾界一十里北至武威郡昌松縣南界一百四十二里東南到安西郡鳳林縣故城二百八十里西南到臨塞郡廣城縣故城吐谷渾界三百一十三里西北到木昆山舊吐谷渾界一百九十五里東北到金城郡廣武縣故長城界二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九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四十九里戸五千七百九十四口二萬八千六十九

鄯州今理湟水縣古西羌所居謂之湟中地漢時霍去病破匈奴逐諸羌及渡河湟築令居塞即其地屬金城郡令音零後漢建安中置西平郡晉因之永嘉後禿髮烏孤初稱西平王其弟利鹿孤復都西平即此地也後魏置鄯州後周置樂都郡隋初郡廢置鄯州煬帝初州廢置西平郡大唐因之領縣三

湟水後魏置西都縣隋改爲湟中月支胡所居即在此有湟水一名湟河亦名樂都水漢破羌縣故城在今縣西有浩亹河在縣西北自吐蕃界流來　龍支漢允吾縣地後漢爲龍耆縣後魏改爲積石山在今縣南即尚書禹貢云導河積石　鄯城漢西平郡故城在西

武威郡東至會寧郡六百里南至西平郡浩亹河二百六十里西至張掖郡五百里北至突厥界安蓋泉五百八十里東南到金城郡五百四十里西南到張掖郡張掖縣界陳北烽二百七十里西北到張掖郡六百里東北到會寧郡烏蘭縣界白鹿烽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二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七十里戸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三口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二

涼州今理姑臧縣周時爲狄地秦興匈奴既失甘泉甘泉在今雲陽縣又使休屠渾邪王居其地此河西五郡皆是不止於武威也休音許虬反屠音除漢武帝開之置武威郡漢武初開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金城謂之河西五郡地勢西北邪出南隔西羌通西域於時號爲斷匈奴右臂後漢魏晉皆因之魏晉並置涼州領郡八理於此前涼張軌後涼呂光並據之至張天錫爲苻堅所滅至呂崇諱爲姚興所滅北涼沮渠蒙遜亦還都於此至沮渠茂虔爲後魏所滅後魏亦爲武威郡隋煬帝初復置大唐初李軌改爲據之及克平置涼州或爲武威郡領縣五

姑臧漢舊縣河西舊事曰昔匈奴故蓋臧城也後人音訛名姑臧又有漢揟陰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因水爲名有豬野澤古休屠城　神烏漢鸞鳥縣　番禾漢舊縣後魏增置張掖郡天寶中改爲天寶　昌松漢蒼松縣呂光改爲昌松漢允衙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允音沿衙亭故城沮渠蒙遜所築地勢險隘　嘉麟

張掖郡東至武威郡五百里南至雪山以南吐谷渾分界二百三十里西至酒泉縣四百二十里北傍張掖河屈曲過同城鎮至峽口烽總三千七十八里東南到武威郡六百里西南到酒泉郡福祿縣界赤柳澗三百三十里西北到酒泉郡福祿縣咸池烽東張掖河三百五里東北到武威郡番禾縣石硤烽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一十里戸六千六百三十九口二萬三千三百四

甘州（今理張掖縣）禹貢曰導弱水至於合黎餘波入於流沙即此地也（合黎水弱水並在張掖縣界其北又有居延澤即古流沙地）又黑水之所出焉（黑水出張掖縣雞山）春秋及秦並為狄地漢初為匈奴所居武帝開之置張掖郡後漢魏晉並同沮渠蒙遜始都於此（號為北涼）西魏置西涼州尋改為甘州（因州東甘峻山為名）後周置張掖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為甘州或為張掖郡領縣二

張掖（隋舊縣漢表是縣故城在今縣西北又曰昭武縣漢張掖郡城亦在西北又有漢居延縣城今在縣東北即本匈奴中地名也亦曰居延塞祁連山居延海弱水合黎水遮虜障漢將路博德之所築也又有甘峻山臨松山後魏臨松郡在此吐蕃贊府即其郡丞）

删丹（後漢舊縣有焉支山匈奴初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又漢日勒縣故城在東南）

酒泉郡（東至張掖郡四百二十里南至吐蕃界二百里西至晉昌郡五百二十六里北至迴紇界伏洛泉三百里東南到張掖郡界赤柳澗二百里西南到晉昌郡界安樂烽三百四十里西北到晉昌郡三百四十里東北到張掖郡鹹池烽二百三十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六十八里去東京三千七百八十里戶二千一百六口七千九百一十二）

肅州（今理酒泉縣）舊月支地後匈奴居焉漢武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其味如酒）後漢魏晉皆因之西涼武昭王遷都於此（至李歆為沮渠蒙遜所滅）後魏亦為酒泉郡隋初廢置肅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入張掖郡大唐復置肅州或為酒泉郡領縣三

酒泉（漢福祿縣地古長城漢遮虜障也今縣隋置有九龍山崑崙山在縣西南體如崑崙故名之周穆王見王母於此山漢平帝時金城塞外羌獻魚鹽之地遂得西王母石室以為西海郡後為吐谷渾之國也隋破吐谷渾又於其地置西海郡即漢舊常置郡之地今郡直北一千二百里也）

福祿（崆峒山舊樂涫縣武德二年改之涫音官）

玉門（漢舊縣）

晉昌郡（東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南至新鄉鎮一百八十里西至燉煌郡二百八十里北至豹門守捉四百五十里東南到酒泉郡界三百四十里西南到燉煌郡一百六十里西北到伊吾郡界五百里東北到酒泉郡界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八十四里去東京四千三百六里戶一千一百六十七口三千八百六十四）

瓜州（今理晉昌縣）古西戎地戰國時為月支所居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以後為燉煌郡地後漢魏晉皆因之後魏屬常樂會稽二郡後周屬會稽郡（苻堅徙江漢之人萬餘戶於燉煌中州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涼武昭王遂以南人置會稽郡以中州人置廣夏郡後周因舊名置晉昌郡）隋廢之以屬燉煌郡大唐置瓜州（古瓜州說見燉煌郡）或為晉昌郡領縣二

晉昌（漢冥安縣地武德四年改為今縣北有伊吾故城白水有崑崙障漢宜禾所居故城在縣

（界。後魏明帝正光中置會稽郡於此。）常樂（漢廣至縣有故城在東。武德五年置。）

燉煌郡（東至晉昌郡二百八十里，南至故南山烽二百五十里，烽以南吐谷渾界，西至壽昌廢縣中界五十里以破若亭為界，北至故鹹泉戍三百三十六里與伊吾郡分界，東南到晉昌郡界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壽昌縣界三百九十里，西北到河苍烽二百四十二里與廢壽昌縣分界，東北到伊吾郡界三百八十六里。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九里，去東京四千六百九里。戶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四。）

沙州（今理燉煌縣）昔舜流三苗於三危，即其地也。其後子孫為羌戎，代有其地。古謂之瓜州，（其地多生美瓜，故曰瓜州。至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左傳所說允姓之戎居於瓜州是也。（戎子名駒支也。）亦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又黑水之所經焉。（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秦及漢初為月支、匈奴之境。武帝開其地，後分酒泉置燉煌郡。（燉，大；煌，盛也。）後漢、魏、晉皆因之。涼武昭王始都於此。後魏、後周並為燉煌郡。隋初廢，置瓜州；煬帝初廢州，復置燉煌郡。大唐為沙州，或為燉煌郡。領縣二：

燉煌（漢舊縣。三危山在東南，山有三峰。有鳴沙山、渥洼水。漢武帝元鼎中，南陽新野人暴利長遭刑，屯田於此，水邊見羣野馬來飲，中有奇者，先作土人持勒靽立，後馬狎習，久之，利長因代土人，牧得馬以獻。帝欲神異之，云從水中出，於是作天馬之歌也。）壽昌（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門關之南，玉門故關漢置也。二關之西三百餘里有蒲昌海，一名鹽澤，廣袤三四百里，則葱嶺、于闐兩河之所注。）

伊吾郡（東至晉昌郡界六百四十里，南至燉煌郡界七百四十里，西至交河郡七百五十里，北至伊吾郡界三百里，北隣蕃，東南到燉煌郡磧無行路，馬道到晉昌郡界不知遠近，西南到燉煌郡磧無路，馬道西北到折羅漫山一百四十六里，其山北有大川，連大磧，入金山哥羅祿住處，東北到折羅漫山二百四十里，其山川北有大川，入廻紇界，馬行三十日，無里數。去西京四千八百里，去東京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三十七，口八千七百五十六。）

伊州（今理伊吾縣）在燉煌北大磧之外，為戎狄之地，非九州之限。後漢明帝始征取伊吾盧地，即此也。爾後多為屯田兵鎮之所，未為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又為戎胡所據。至大唐貞觀初內附，乃置伊州，或為伊吾郡。領縣二：

伊吾（漢置伊吾屯田，後魏為縣。有天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納職（貞觀四年置。伊吾匈奴中地名，在此縣界。後漢破匈奴呼衍王，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今伊吾故城是。）

交河郡（東至伊吾郡七百五十里，南至三百五十里過荒山千餘里至吐蕃，西至焉耆守軍七百一十里，北至北庭都護府四百五十里，東南到燉煌郡千一百里，西南到焉耆七百十里，西北到北庭輪臺縣五百四十

里東北到伊吾郡八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六十五里去東京六千二百一十五里戶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三口五萬三百一十四

西州今理高昌縣漢時車師前王之庭漢元帝所置戊己校尉故地因興師西討軍中羸憊者留居之地形高敞遂名高昌壘有八城本中國人也前涼張[illegible]之後又屬蠕蠕而[illegible]及其後麴嘉稱王於此數代至大唐貞觀十四年討平之以其地[illegible]里墾田九百頃置都督府後改為金山都護府或為交河郡領縣五

高昌　交河貞觀中置交河水流出縣地天山一名祁連山今名折羅漫山　柳中漢舊地名與交河同置　蒲昌與交河同置東南有舊蒲類海今名婆悉海　天山與交河同置

北庭府東至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南至交河郡界四百五十里西至突騎施三千六百八十里北至堅昆七千里東南到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西南到焉耆鎮守軍八百七十里西北到突騎施三千一百八十里東北到迴紇界一千七百里去西京六千一百三十里去東京六千八百七十六里戶二千三百九十八口九千七百一十五

庭州今理金滿縣在流沙之西北前漢烏孫之舊壤後漢車師後王之地歷代為胡虜所居大唐貞觀中征高昌於時西突厥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既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後置北庭都護府領縣三

金滿　蒲類蒲類海一名婆悉海有天山自伊吾郡界入　輪臺其三縣並貞觀中平高昌後同置

安西府東至焉耆鎮守軍八百里去交河郡七百里南至吐蕃界八百里西至疏勒鎮守捉軍三千里去葱嶺七百里北至突騎施界鷹婆川一千里東南到吐蕃界屯城八百六十里西南到于闐二千里西北到疏勒一千里東北到北庭府二千里去西京七千六百里去東京八千三百三十里戶一萬二千一百六口六萬三千一百六十八

安西都護府本龜茲國也大唐顯慶中置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於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東接焉耆西連疏勒西去葱嶺七百里南隣吐蕃北拒突厥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言其高陸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四塞為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田肯賀帝曰治秦甚善秦形勝之國懸隔千里所謂天府故曰秦得百二焉其下兵諸侯猶居高屋建瓴水也）又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名家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戶立縣率以為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為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陽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節自東漢魏晉羌氐屢擾旋則苻姚迭據五涼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

議曰按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於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蔥嶺山又從蔥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蔥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云云按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贍解釋固應精當訪求久之方得又其經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又云荷水過湖陸則前漢湖陵縣章帝更名又云汾水過河東郡永安則前漢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為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帝時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疏略亦多迂怪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於禹本紀山海經所云南入蔥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於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紀山經釋法明國諱改為遊天竺紀釋氏西域紀所注南入蔥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入蔥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蔥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

體自蔥嶺于闐之東燉煌酒泉張掖之間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承注記不絕大磧距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纂集者不詳斯甚又按禹導河積石者堯時洪水下民昏墊禹所開決本救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小地勢復高不爲人患不惡疏鑿以此施功發跡自積石山而東則今西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功自蔥嶺之北其本紀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準的班固云言九州者尚書近之矣誠爲愜當其漢書西域傳云河水一源出蔥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云此禹紀山經猶校附近終是紕繆按此宜唯憑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蔥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謂古圖書卽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卽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群羌種衆雖多不相統一未爲强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西南羌中或未知自有河也盍有今吐蕃中河從西南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出也又按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又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於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與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謂河之本源乃引蔥嶺于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班生之所未詳也佑以水經僻書代人多不之覩或有好事者於諸書中見有引處謂其審正此殊未之精也不揆淺昧考諸家之說辯千古訛舛是故曲折言之又按禹本紀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詳其恢怪不經疑夫子删詩書以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若古周書吳越春秋越絕書諸緯書之流是矣而後代纂錄者務

廣異聞如范曄敘蠻夷廩君盤瓠之類是也輒以愚管所窺宜皆不足為據然去聖久遠雜說紛紜非夫宣尼復生重為刪革則何由詳正縱有精鑒達識之士抗辯古釋今之論或未能振頹波遏橫流矣而撰水經者亦同蔚宗之旨趣以冀來哲之見知也

或曰昔秦以區區關中滅六強國今萬方財力上奉京師外有犬戎憑陵城陷數百內有兵革未寧年將三紀豈制置異術而古今殊時者乎答曰按周制步百為畝畝百給一夫（即一頃也）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制二百四十步為畝百畝給一夫矣又以秦地曠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復及子孫而使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其後仕宦之途猥多道釋之教漸起浮華浸盛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為農無十人習戰其餘皆務他業以今推古損益可知又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餘頃關中沃衍實在於斯聖唐永徽中兩渠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曆初又減至六千二百餘頃比於漢代減三萬八九千頃每畝所減石餘即僅校四五百萬石矣地利損耗既如此人力散分又如彼欲求強富其可得乎昔漢文之時長安之北七百里外即匈奴之地控弦數十萬騎侵掠未嘗暫寧計其舉國人眾不過漢一大郡晁錯請備障塞北邊由是獲安今自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才十餘州地已數十萬家吐蕃雖強陷覆河隴竊料全國尚未敵焉況緜力薄才食鮮藝拙比之華人殊不侔矣徒以令峻而眾心齊一馬多而競逐莫及誠能復兩渠之饒究浮食之弊恤農夫誘其歸趣撫戰士勵其勳伐行晁錯之策擇險要之地繕完城壘用我所長漸開屯田更蓄財力將冀收復河隴豈唯自守而已哉加以幅員萬里之所資宣布皇王之大政則何嚮不濟何為不成者乎或又曰關中寓內西偏天下

勞於轉輸洛陽宮室正在土中周漢以還多爲帝宅皇輿巡幸之處則是國都何必重難遷移密邇勍寇擇才留鎮以息人勤自然無虞孰不慶幸答曰古今既異形勢亦殊當周之興也雖定鼎郟鄏而王在鎬京幽王之亂平王東徙始則晉鄭夾輔終乃齊晉主盟咸率諸侯共尊王室猶有請隧之僭中肩之師東漢再興巨寇皆殄魏晉以降理少亂多今咸秦陵廟在焉勝兵計數十萬海內財力雲奔風趨儻議遷都得非感國斯乃示弱天下何以統臨四方洛陽地埆凋弊尤甚萬乘所止千官畢臻樵牧難資稾秸難贍又無百二之固慮啟姦兇之心豈得舍安而就危棄大而從小也漢高初平項羽將宅洛師婁敬請居關中張良贊成其計用肯稱賀方策備存武德中突厥牙帳在於河曲數十萬騎將過原州時以傷夷未平財力且乏百辟卿士震恐皆請遷都山南太宗獻計固爭方止永安宗社實賴聖謨議者又曰洛陽四戰之地既將不可蒲坂虞舜舊國表裏山河江陵亦嘗設都控壓吳蜀遠道避翟寔不堪居答曰蒲坂土瘠人貧困竭甚於洛邑江陵本非要害梁主數歲國亡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爲海內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於茲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舍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搖矣非止於危亂者哉誠繫興衰何可輕議

通典卷一百七十四終

通典卷一百七十五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五

古梁州上　今置郡府二十六縣一百三十六

漢中　梁　六縣　南鄭　褒城　城固　金牛　西縣　二泉

洋川　洋　五縣　西鄉　興道　黃金　洋源　華陽

上洛　商　五縣　上洛　上津　商洛　豐陽　洛南

安康　金　六縣　西城　石泉　安康　洵陽　淯陽　平利

房陵　房　四縣　房陵　竹山　永清　上庸

通川　通　七縣　通川　三岡　石鼓　宣漢　新寧　永穆　東鄉

潾山　渠　四縣　流江　潾水　潾山　渠江

南平　渝　四縣　巴　江津　南平　萬壽

涪陵　涪　四縣　涪陵　武龍　樂溫　賓化

南川　南　二縣　南川　三溪

瀘川　瀘　六縣　瀘川　富義　江安　綿水　涇南　合江

清化　巴　十縣　化城　清化　曾口　始寧　其章　歸仁　恩陽　盤道　七盤　大牟

始寧　壁　四縣　諾水　廣納　白石　東巴

咸安　蓬　七縣　大寅　儀隴　伏虞　咸安　大竹　良山　宕渠

符陽　集　三縣　難江　符陽　地平

巴川　合　六縣　石鏡　漢初　銅梁　赤水　巴川　新明

南賓　忠　五縣　臨江　豐都　墊江　南賓　桂溪

南浦　萬　三縣　南浦　梁山　武寧

閬中　閬　九縣　閬中　蒼溪　晉安　西水　奉國　南部　新井　新政　岐坪

南充　果　六縣　南充　西充　相如　流溪　岳池　朗池

安岳　普　六縣　安岳　安居　普康　樂至　崇龕　普慈

盛山　開　三縣　盛山　萬歲　新浦

雲安　夔　四縣　奉節　雲安　巫山　太昌

犍爲　嘉　八縣　龍游　玉津　夾目　峨眉　犍爲　平羌　羅江　綏山

陽安簡 三縣陽安金水平泉

仁壽陵 六縣仁壽唐福貴平井研始建籍

古梁州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以為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也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孔安國注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鄭元云按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祠黑水出其南臨此云經三危彼云其出明其乖戾又按漢書地理志益州郡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山之所在即今中國無之矣又按酈道元注水經銳意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處顧野王撰輿地志以為至麴道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為實錄至於孔鄭通儒莫知其所或是年代久遠遂至堙涸無以詳焉滇音顛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在今通化郡汶山縣嶓山在今漢中郡金牛縣也言水已去二山之土皆可種藝沱潛二水理從故道也沱水在今濛陽郡唐昌縣潛水未詳蔡蒙旅平和夷底績蔡蒙二山名旅陳也旅平言已平理而陳祭也和夷地名亦已致功可耕稼也蒙山在盧山郡蔡山未詳厥土青黎色青而細疏也自漢川已下諸郡皆其封域舜置十二牧梁州其一也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周禮以梁州併雍州梁州當夏殷之間為蠻夷之國所謂巴賨彭濮之人也或曰蜀之先帝嚳封其支庶於蜀其後稱王長曰蠶叢次曰伯雍次曰魚鳧周末秦惠王使司馬錯伐蜀有其地於天文兼參之宿亦秦之分野漢之巴蜀廣漢犍為武都牂柯越巂等郡今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雲安犍為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武都河池同谷順政陰平油江益昌普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通化臨翼越巂雲南等郡皆是漢之弘農郡西南境今上洛郡又得楚之交漢之漢中今漢中洋川安康房陵等郡並宜屬楚秦平天下置郡為漢中今漢中洋川安康房陵等郡地也巴今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浦閬中南充盛山雲安安岳之東境皆是蜀今巴西普安梓潼遂寧益昌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等郡地並是隴西郡之南境今河池郡內史之南境今上洛郡其餘土境自漢以後歷代開拓氐羌戎夷之地今犍為陽安安岳之西境仁壽通義和義資陽皆故夜郎侯國南溪僰侯國並漢武帝開之置犍為郡今武都同谷順政懷道同昌陰平油江交川合川通化臨翼江源歸誠靜川蓬山恭化維川雲山越巂雲南洪源等郡即漢以後所開拓也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為益州領郡八益之為言隘也言其地隘險亦曰疆壤益大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恐請吏入朝遂置益州越巂等郡王莽末公孫述據有其地後漢建武中平之置益州領郡九屬國三理雒今德陽郡縣至獻帝末劉備復據其地魏末平之遂分置梁益二州晉初因之益領郡八理成都梁領郡八理南鄭後又分益州置

境置寧州（領郡四理[illegible]南郎今郡）惠帝以後李特據之至穆帝時平之其後沒於苻堅後又復其地安帝時譙縱據之後又收復宋梁益寧三州並因前代（梁領郡二十益領郡二十九寧領郡十五）更置秦州（領郡十四理南鄭）齊及梁初多因之（梁武帝天監三年刺史夏侯道遷以所部叛降後魏南至劍閣悉失之）至後魏得漢中亦曰梁州西魏亦因之復入於梁（西魏大統十二年為梁將蘭欽所陷）梁滅再復其地（將達奚武平漢川尉遲迥平蜀川）自西魏以後所置州郡割裂無常不可詳記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山南西道（漢中通川巴川清化洋川順政河池益昌咸安盛山始寧南平符陽潾山等郡）山南東道（房陵南賓南浦雲安）劍南道（蜀郡唐安濛陽德陽通義梓潼巴西普安閬中資陽臨邛通化交川越嶲南溪遂寧仁壽犍為盧山瀘川陽安安岳江源陰平同昌油江臨翼歸誠洪源靜川恭化雒川和義雲山蓬山雲安南充等郡）兼分入京畿（上洛安康）隴右道（同谷武都懷道合川）及黔中道（涪陵南川）

漢中郡（東至洋川郡二百二十里南至符陽郡三百里西至益昌郡五百里北至扶風郡六百七十里東南到洋川郡三百九十里西南到益昌郡五百里西北到順政郡二百八十里東北到洋川郡興道縣界八十六里去西京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去東京取駱谷路一千五百八十里取斜谷一千七百八十九里驛路二千七十八里戶三萬五千一百六十八口十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九）

今之梁州（理南鄭縣）春秋至戰國並楚地秦置漢中郡二漢因之（漢高帝始封之地）後漢末張魯據其地改漢中為漢寧魏武征漢中走張魯復曰漢中郡後劉備破魏將夏侯妙才遂有其地以為重鎮（先主以魏延後主以蔣琬姜維相繼屯守後聞魏將鍾會理兵關中維表請分將護陽平關口後主不從）魏末平蜀又置梁州（領郡八）晉宋齊梁皆為梁州（理於此晉初領郡八後領郡二十宋齊梁因之）宋以後更置秦州（亦理於此領郡十四）漢中常以巴蜀捍蔽故劉備初得漢中曰曹公雖來無能為也是以巴蜀有難漢中輒沒（自公孫述劉備李雄譙縱據蜀漢中皆為所陷）氐虜鄰接常為威禦之鎮（蕭齊明帝初後魏大將元英率兵十萬通斜谷圍南鄭刺史蕭懿守拒百餘日不拔而退）後魏亦置梁州（梁天監三年夏侯道遷以州郡入魏大同初復之元帝末又陷於西魏）及漢中郡西魏因之後周改曰漢川郡隋初郡廢而梁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漢川郡大唐為梁州開元十三年改為褒州或為漢中郡領縣六

南鄭（漢舊縣有梁山漢水黃牛山古白雲縣漢漢中郡故城在縣東北）褒城（漢褒中縣有褒水褒谷又有漢陽平

關在縣西北即蜀先主破魏軍殺大將夏侯妙才於此地有甘泉關隋置之 城固漢舊縣有黑水 金牛漢葭萌縣地有嶓冢山禹導漾水至此爲漢水亦曰沔水顏師古云漢上曰沔今縣南有故白水關即漢李固解印綬處 西後魏置嶓冢縣隋爲西縣故西樂城在縣西南諸葛亮所立甚險固關城俗名張晉城在縣西四十里隋置關在縣西南今名百牢關諸葛亮壘在縣東南 三泉

洋川郡東至安康郡五百里南至始寧郡六百一十五里西至漢中郡二百二十里北至京兆府六百二十一里東南到通川郡宣漢縣界三百三十一里西南到符陽郡四百里西北到漢中郡三百九十里東北到安康郡安康縣界二百五十一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五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五十里戶二萬三千八百四十九口八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洋州今理西鄉縣 春秋戰國皆楚地秦屬漢中郡二漢因之三國時蜀之重鎮後主劉禪延熙中遣將軍王平守興勢魏將曹爽攻圍不尅即今興道縣 晉宋齊梁亦屬漢中郡西魏後周並爲洋州因水爲名及洋川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漢川郡今漢中郡大唐復置洋州或爲洋川郡領縣五 西鄉漢成固縣地有洋水漢班超封定遠侯故城在今南晉置西鄉縣 興道漢成固縣地今縣城即後魏儻城郡因自然隴勢形似盆緣外限內有大谷爲盤道上數里及門漢龍亭縣東明月池在其側後魏置興勢縣貞觀初改 黃金漢安陽縣故黃金城在縣西北八十里張晉所築南接漢川北枕古道險固之極西魏置今縣 洋源漢成固縣地武德初置縣 華陽天寶中改爲眞符

上洛郡東至南陽郡六百四十里南至安康郡七百二十里西至安康郡七百二十里北至弘農郡四百里東南到武當郡豐利縣六百六十里西南到安康郡七百二十里西北到華陰郡三百里東北到弘農郡四百里去西京三百里去東京八十六里戶八千六百三十口五萬三千七百

商州今理上洛縣 古商國也春秋時其地屬晉所謂晉陰戰國屬秦即衛鞅所封商邑也秦平天下屬內史地漢屬弘農郡後漢屬京兆尹晉初爲京兆南部後置上洛郡後魏因之西魏又置洛州後周改爲商州隋煬帝復置上洛郡大唐爲商州或爲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漢舊縣有秦嶺山熊耳山洛水丹水有商山亦名地肺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其地險阻王莽命明威侯王級曰繞霤之固南當荊楚繞霤者言四面塞阸屈曲水回繞而霤即今七盤十二繞 上津漢長利縣宋置北上洛郡梁改爲南洛州西魏又改爲上州隋廢有天柱山 商洛古商邑商所封也檢地志云其於中蓋今南陽郡界所謂商於也亦漢商縣地有武關 豐陽漢商縣地衞鞅封在此 洛南漢上洛縣地西晉拒陽郡有元扈山有家嶺山洛水所出

安康郡東至武當郡七百二十里南至雲安郡九百五十四里西至洋川郡五百里北至京兆府界五百六十六里東南到房陵郡五百四十七里西南到通川郡一千一百里西北到京兆府長安縣界五百九十里東北到上洛郡七百二十里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去東京一千九百五十六里戶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六口七萬七千七百二十三

金州今理西城縣 虞舜嘗居之謂之嬀墟帝王世紀謂之姚墟本曰嬀汭戰國時屬楚秦屬漢中郡兩漢因之魏以漢中遺人在東垂者置魏興郡即其地也晉宋齊皆因之梁尋改為南梁州西魏改置東梁州後因其地出金改為金州隋初因之煬帝初改置西城郡大唐為金州或為安康郡郡臨漢江領縣六 西城漢舊縣有嬀墟晉吉挹為梁州督為苻堅所攻於縣南九里峻山築壘三年不下 石泉齊置晉昌郡於此 安康漢安陽縣晉改安康縣 洵陽漢舊縣有洵水馬跡山 淯陽西魏置淯陽郡後日黃土因山為名也淯音育 平利漢西城縣地武德中置縣

房陵郡東至襄陽郡四百九十里南至巴東郡王百里西至安康郡五百四十九里北至武當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襄陽郡界四百九十里西南到安康郡界五百七十八里西北到房陵郡界五百四十七里東北到襄陽郡界一百七十八里去西京一千三百里去東京一千一百八十五里戶一萬三千二百四十一口六萬八百七十九

房州今理房陵縣 古麇庸二國之地麇音君 春秋楚子敗麇師於防渚即此也戰國時楚地秦滅趙徙趙王遷於此其地四塞險固及平天下屬漢中郡兩漢因之魏文帝置新城郡蜀將孟達降魏為新城守後叛歸蜀司馬宣王討平之晉宋齊為新城上庸二郡地梁末置岐州西魏置光遷國後周國廢置遷州隋煬帝初置房陵郡大唐武德初於竹山縣置房州貞觀十年移於今所或為房陵郡領縣四 房陵漢初曰防陵後改曰房陵縣有房山筑水 竹山古庸國漢上庸縣有白馬塞山孟達嘗登之嘆曰此金城千里 永清漢房陵縣地後周為縣 上庸漢上庸縣地

通川郡東至盛山郡三百里南至南浦郡四百里西至潾山郡六百里北至洋川郡七百九十六里東南到盛山郡三百里西南到潾山郡六百里西北到清化郡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安康郡一千一百里去西京西取益昌郡驛路二千五百里東取洋川郡駱谷路約有一千五百七十六里去東京取盛山郡下水經三峽出江陵襄陽南陽臨汝等郡至東京水陸相承二千八百七十五里戶四千四百六十一口十一萬七千二百六十七

通州今理通川縣 春秋戰國時並屬巴國秦屬巴郡二漢因之晉屬巴西郡宋齊為巴渠郡梁於此兼置萬州以州內地萬餘

頃因為名及東關郡西魏改為通州以居四達之路故改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通川郡大唐因之領縣七 通川漢宕渠縣之地後漢分置宣漢縣隋改之 三岡 石鼓西魏置遷州後周置臨清郡 宣漢西魏置并州及永昌郡 新寧 永穆梁置永康縣隋改之 東鄉西魏置石州後周置三巴郡

潾山郡東至南浦郡四百五十里南至巴川郡新明縣界百七十里西至南充郡二百八十里北至通川郡六百里東南到涪陵郡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南充郡岳池縣界一百二十九里西北到咸安郡三百里東北到通川郡六百里去西京三千二百七十七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九十里戶五千六百七十六口一萬五千三百

渠州今理流江縣宋齊以上與通州同梁置梁州後魏置流江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宕渠郡大唐為渠州或為潾山郡城臨渠口領縣四 流江漢宕渠縣故城在今縣東北俗號車騎城是也今縣後周置 潾水梁置縣及潾州後魏改為潾山郡 潾山梁置潾水所出 渠江

南平郡東至涪陵郡四百六十里南至南川郡二百六十里西至巴川郡二百里北至潾山郡四百四十里東南到巴川郡二百九十三里西南到瀘川郡七百五十里西北到潾山郡潾水縣二百里東北到涪陵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三十七里去東京三千四百四十里戶七千三百九十五口二萬八千九十八

渝州今理巴縣古巴國左傳西巴師侵鄧注云巴國今江州縣也其爵曰子謂之三巴三巴記曰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謂三巴秦惠王滅巴王而取其地秦漢並屬巴郡晉亦屬巴郡宋齊因之梁於此置楚州隋初改為渝州因渝水為名煬帝初州廢置巴郡大唐為渝州或為南平郡領縣四 巴漢江州縣故城在今縣西有塗山又有明月峽其山上石壁有圓孔形如滿月因以為名 江津 南平貞觀中置霸州兼置此縣後州廢 萬壽武德二年置縣

涪陵郡東至南賓郡三百五十里南至黔中郡三百六十里西至南平郡四百六十里北至南賓郡三百九十六里東南到黔中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南平郡二百七十里西北到潾山郡二百七十里東北到南賓郡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五十七里去東京三千八百九十里戶九千四百五口四萬四千七百三十三

涪州今理涪陵縣音浮亦巴國之境秦二漢巴郡之鄙也蜀置涪陵郡晉因之宋齊亦同隋初屬渝州煬帝廢渝州屬巴郡大唐為涪州或為涪陵郡領縣四 涪陵漢舊縣後漢岑彭破公孫述將侯丹於黃石即此今謂之橫石灘 武龍本漢涪陵枳二縣地唐置武龍縣因山為名 樂溫唐置有溫山大江容溪 賓化唐置有汝清山

南川郡東至南平郡界一百里南至溱溪郡界五十里西至南平郡界三百六十里北至南平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溱溪郡界三百五十里西南到溱溪郡界七十里西北到南平郡二百六十里東北到南平郡五十七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五里去東京三千六百里戶二千四百七十七口一萬三百七十五

南州今理南川縣亦巴國之地秦漢巴郡之境大唐武德三年開南蠻置僰州四年又改為南州或為南川郡領縣二

南川漢枳縣唐改置南川縣　三溪

瀘川郡東至南平郡七百五十里南至都寧郡五百二十七里西至南溪郡三百五十里北至巴川郡五百九十里東南到巴川郡五百九十里西南到南溪郡南溪縣一百九十七里西北到和義郡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南平郡七百五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八十四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九十六里戶一萬四千七百四十九口五萬八千一百九十七

瀘州今理瀘川縣古巴子之國秦屬巴郡漢屬犍為郡後漢因之晉為江陽郡宋齊因之梁置瀘州隋初郡廢煬帝初置瀘川郡大唐為瀘州或為瀘川郡領縣六

瀘川本漢江陽縣　富義有富義鹽井因為名　江安漢江陽縣地晉置漢安縣隋改為今縣　綿水晉置　涇南貞觀中置　合江漢符縣後周改曰合江有安樂溪

清化郡東至始寧郡一百五十里南至咸安郡二百一十里西至閬中郡二百八十里北至符陽郡二百里東南到通川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咸安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益昌郡三百三十九里東北到符陽郡一百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一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八十二里戶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口八萬六千六

巴州今理化城縣古巴國也秦二漢屬巴郡晉宋之間為夷獠所據不置郡縣宋末於嶺之南置歸化郡即今郡是也齊因之梁置歸化木蘭二郡後魏得其地置大谷郡隋初郡廢置巴州煬帝初州廢置清化郡大唐因之領縣十

化城漢宕渠縣地後漢置漢昌縣梁曰大谷後周改之　清化漢葭萌縣地有清水梁置伏強縣隋改之　曾口漢宕渠縣地梁置今縣有木蘭山　始寧梁置　其章漢宕渠縣地梁置今縣　歸仁漢宕渠縣地梁置平州隋改為縣　恩陽漢閬中縣地隋置今縣有陽山清水　盤道有龍腹山梁置難江縣後魏改之　七盤　大牟有大牟山武德元年置縣

始寧郡東至通川郡一百六十二里南至郡內廣納縣六十里西至清化郡一百五十里北至符陽郡符陽縣界一十里東南到廣納縣東北界八十里西南到咸安郡五百六十里西北到符陽郡五百里東北到郡內

白石縣一百里去西京二千八十二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戶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口五萬三千六百六十五

壁州今理諾水縣歷代與清化郡同大唐武德八年分巴州始寧縣之東境置壁州或為始寧郡領縣四　諾水後魏置

廣納武德初置歛巖山在縣東七十里上有城極嶮峻　白石　東巴

咸安郡東至通川郡四百四十里南至潾山郡九十里西至閬中郡三百里北至清化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盛山郡六百八十里西南到南充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益昌郡五百五十二里東北到始寧郡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五里戶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二口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三

蓬州今理大寅縣古巴國之地秦二漢屬巴郡晉屬巴西郡宋末屬歸化郡梁置伏虞郡後周置蓬州因山為名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清化宕渠巴西三郡大唐復置蓬州或為咸安郡領縣七　大寅漢閬中縣地有蓬山梁置縣　儀隴漢閬中縣地梁置今縣城在崇城山上馮嶮為理即梁崇城郡城也　伏虞　咸安梁置綏安縣隋改之　大竹　良山　宕渠漢蕃縣梁置景陽郡

符陽郡東至始寧郡三百六十里南至清化郡二百里西至益昌郡三百里北至漢中郡三百里東南到始寧郡五百里西南到清化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益昌郡界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洋川郡四百里去西京取郡北巴路至漢中郡郭下過南鄭縣取斜谷路一千四百二十里去東京取郡內地平縣至益昌郡驛路二千六百里戶一萬一千四百九十口六萬八百一十二

集州今理難江縣秦屬巴郡二漢屬廣漢巴二郡地晉屬巴西郡梁置東巴州後改為集州後周兼置平桑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漢川清化二郡大唐置集州或為符陽郡領縣三　難江漢宕渠縣地後周置縣有巴嶺難江　符陽後魏置縣有符水　地平漢葭萌縣地武德初置縣取天成地平之義

巴川郡東至南平郡二百里南至瀘川郡界六百六十二里西至遂寧郡三百八十里北至南充郡四百四十里東南到南平郡二百里西南到瀘川郡五百九十里西北到安岳郡六百六十里東北到遂寧郡三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四十三里去東京三千六百四十二里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二口九萬二百八十

合州今理石鏡縣秦二漢屬巴郡宋置東宕渠郡西魏置合州涪漢二水合流處因為名後周為宕渠郡隋初郡廢改合州為涪州

煬帝初州廢置涪陵郡大唐爲合州或爲巴川郡（郡城臨江）領縣六 石鏡（秦漢墊江縣地有青石山漢時巴蜀爭界久不決一朝密霧石裂自上及下直如引繩遂分郡界至今猶以爲界焉）漢初（梁置新興郡）銅梁（因山爲名蜀都賦曰外負銅梁）赤水（隋置因山爲名）巴川 新明

南賓郡（東至南浦郡水路二百六十里南至黔中郡六百五十里西至涪陵郡三百五十里北至潾山郡五百一十三里東南到南浦郡界四百五十六里西南到黔中郡水路六百六十里西北到潾山郡四百三十三里東北到南浦郡三百九十里去西京三千八百八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七百三十七里戶六千五百五十九口四萬一百三）

忠州（今理臨江縣）秦二漢之巴郡地晉宋皆因之梁置臨江郡後周兼置臨州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巴東郡大唐置忠州或爲南賓郡（郡城臨江）領縣五 臨江（漢舊縣有彭溪）豐都（漢枳縣地）墊江（漢舊縣）南賓（漢臨江縣地武德初置今縣）桂溪

南浦郡（東至雲安郡二百九十八里南至涪江郡六百八十三里西至潾山郡四百五十里北至盛山郡二百三十二里東南到雲安郡二百九十七里西南到南賓郡界九十六里西北到通川郡四百一里東北到盛山兩郡界一百七里去西京二千七百四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三百三十里戶五千一百七十七口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

萬州（今理南浦縣）秦二漢巴郡之地晉屬巴東郡宋及齊皆因之後周置安鄉郡後改爲萬川郡兼置南州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巴東郡大唐武德初置浦州後改爲萬州或爲南浦郡領縣三 南浦（漢朐忍縣地朐音蠢忍如尹反）梁山（有高梁山後周置縣）武寧（漢臨江縣地後周初置原陽縣又改爲武寧縣）

閬中郡（東至咸安郡三百里南至南充郡三百里西至普安郡三百里北至益昌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南充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梓潼郡三百一十五里西北到普安郡二百里東北到清化郡二百八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一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六十里戶二萬八千二百二十口十一萬七百二十七）

閬州（今理閬中縣）秦二漢屬巴郡晉爲巴西郡宋齊因之居蜀漢之半又當東道衝要梁置北巴州及北巴郡西魏平蜀置崇州及盤龍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巴西郡大唐爲崇州先天中改爲閬州或爲閬中郡（今郡城即古閬中城名曰高城前臨閬水却據連岡）領縣九 閬中（漢舊縣有靈山天柱山）蒼溪 晉安 西水（梁置有掌天山）奉國（梁置白馬義陽二郡後魏爲縣）南部（漢充國縣地後周置縣）新井 新

政 岐坪

南充郡[東至濮山郡二百八十里南至巴川郡四百四十里西至梓潼郡三百五十里北至閬中郡三百里東南到濮山郡二百八十六里西南到遂寧郡一百七十五里西北到梓潼郡二百六十五里東北到咸安郡二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五十八里去東京三千四百二十里戶三萬五千四百四十一口六萬八千六百七十二]

果州[今理南充縣]亦巴子國地秦二漢並屬巴郡晉爲巴西郡宋齊因之隋併其地入巴西郡[今閬中縣]大唐初屬崇州武德四年分置果州[因山爲名]或爲南充郡領縣六 南充 西充[武德中置] 相如[梁置梓潼郡有司馬相如故宅因以爲名] 流溪 岳池 朗池

[宋高宕渠郡在此置有漢司馬相如宅]

安岳郡[東至巴川郡六百六十里南至資陽郡三百七十八里西至陽安郡一百八十里北至遂寧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巴川郡六百六十里西南到資陽郡三百四十八里西北到梓潼郡三百四十八里東北到遂寧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三里戶二萬一千五百四十九口五萬五千一百六十九]

普州[今理安岳縣]秦時巴郡之西境及夜郎國之地漢犍爲巴郡之境[巴郡秦置犍爲漢置]李雄之亂爲羌夷所據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隋煬帝初州廢以地入資陽郡大唐復置普州或爲安岳郡[郡城因山爲址四面峻固]領縣六 安岳[後周置] 安居[後周曰柔剛縣因山爲名] 普康 樂至[武德中置縣西有樂至池] 崇龕 普慈

盛山郡[東至雲安郡四百六十五里南至南浦郡二百四十二里西至通川郡三百里北至通川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南浦郡二百三十里西南到南浦郡梁山縣一百五十三里西北到通川郡石鼓縣一百二十八里東北到雲安郡界二百八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二十七里去東京從水路至江陵郡一千四百六十八里從江陵郡水陸相承至東京二千六百七十九里戶五千六百四十四口三萬一百二十五]

開州[今理盛山縣]秦二漢屬巴郡晉宋以來並屬巴東郡後周爲同安郡隋廢之以屬巴東郡大唐置開州或爲盛山郡領縣三 盛山[漢朐䏰縣地蜀先主置漢豐縣] 萬歲[宋武帝置巴渠縣後周武帝改之] 新浦[宋武帝置後周置同安郡]

雲安郡[東至巴東郡三百三十三里南至[illegible]江郡五百里西至南浦郡二百九十八里北至通川郡一百三十六里東南到巴東郡三百三十里西南到盛山郡二百八里西北到南浦郡一百九十七里東北到巴東郡

（三百三十二里去西京二千四百四十二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七十五里戶一萬四千七百二十六口六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夔州（今理奉節縣）春秋時爲魚國後屬楚秦二漢屬巴郡三國時爲蜀重鎭（先主自爲吳將陸遜敗於夷陵退屯白帝改爲永安其後吳將全琮來襲不尅）晉宋齊並屬巴東郡齊兼置巴州（領郡置於此）梁置信州隋亦爲巴東郡大唐武德三年避皇外祖諱（獨孤信也）改信州爲夔州其後或爲雲安郡（郡城臨江）領縣四

奉節（漢魚復縣地又有魚復縣故城在北赤甲城是也郎楚之江關有白帝城及諸葛亮八陣圖聚石爲）雲安（漢朐忍縣地今縣西萬戶故城是下濕各高五尺多朐腮蟲故名）巫山（楚巫郡秦昭王三十年伐楚取黔中巫郡是也漢爲巫縣故城在今縣北有巫山及高都山即楚詞所謂巫山之陽高邱之岨也晉置建平郡於此）大昌（晉武帝太康置）

犍爲郡（東至和義郡三百一十里南至陵溪郡界嶺峻嶮不知里數西至通義郡洪雅縣界九十里北至通義郡一百三十九里東南到南溪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越巂郡生蠻界五百九十里西北到通義郡洪雅縣界一百六十里東北到仁壽郡一百九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三十里去東京水陸相承四千七百七里戶三萬五千八百四十二口九萬九千四百九十）

嘉州（今理龍游縣）故夜郎國漢武開之置犍爲郡後漢晉宋齊皆因之西魏置眉州後周改爲青州尋又改爲嘉州并置平羌郡隋煬帝置眉山郡大唐爲嘉州或爲犍爲郡領縣八

龍游（漢曰青衣道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玉津（漢南安縣）夾江 峨眉（有峨眉山）犍爲 平羌 羅目 綏山（漢武陽縣故城在今縣東）

陽安郡（東至安岳郡一百八十里南至資陽郡二百里西至蜀郡一百七十里北至梓潼郡一百五十五里東南到資陽郡二百二十里西南到仁壽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五十里東北到梓潼郡一百八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九里去東京三千三百六十六里戶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九口一十萬九千六百九）

簡州（今理陽安縣）漢屬犍爲廣漢二郡地後漢及晉皆因之宋齊爲蜀廣漢二郡地西魏於此置資州後周明帝移資州於資陽縣隋置簡州（州境有簡池故名）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蜀大唐復置簡州或爲陽安郡領縣三

陽安（漢牛鞞縣地鞞音必美反後魏置縣）金水（漢新都縣地西魏置金水郡有銅官山漢文帝以賜鄧通鑄錢）平泉

仁壽郡東至資陽郡二百三十五里南至和義郡三百六十里西至通義郡八十里北至蜀郡二百里東南到和義郡三百二十里西南到犍爲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通義郡一百里東北到陽安郡一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四百八十里戶二萬九千九百二十四口八萬九千一百九十六

陵州今理仁壽縣二漢屬犍爲蜀二郡地晉因之宋齊屬犍爲蜀二郡地梁置懷仁郡西魏置陵州因陵井爲之隋置崇山郡大唐爲陵州或爲仁壽郡領縣六

仁壽西魏定蜀於此置普寧縣隋開皇中改之 唐福 貴平漢廣都縣地後周置今縣有貴平山因以爲名 井研漢武陽縣地 始建亦漢武陽縣地 籍梁庥郡地

通典卷一百七十五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州郡六

古梁州下今置郡府三十七縣一百六十

通義眉五縣通義 彭山 洪雅 青神 丹稜　和義榮六縣旭川 威遠 公井 應靈 資官 和義

資陽資八縣盤石 資陽 內江 丹山 龍水 月山 銀山 清溪　南溪戎五縣南溪 義賓 僰道 開邊 歸順

河池鳳四縣梁泉 兩當 河池 黃花　武都武三縣將利 覆津 盤隄

同谷成三縣上祿 長道 同谷　順政興三縣順政 長舉 鳴水

懷道宕二縣懷道 良恭　同昌扶四縣同昌 帖夷 尚安 鉗川

陰平文二縣曲水 長松　油江龍二縣油江 清川

交川松三縣嘉誠 交川 平康　合川疊二縣合川 常芬

益昌利六縣綿谷 嘉川 葭萌 景谷 益昌 允山　普安劍八縣普安 武連 陰平 梓潼 黃安 劍門 臨津 永歸

巴西綿九縣巴西 涪城 昌明 魏城 羅江 龍安 神泉 西昌 鹽泉　梓潼梓八縣郪 射洪 通泉 鹽亭 飛烏 元武 銅山 永泰

遂寧遂五縣方義 長江 蓬溪 青石 遂寧　蜀郡益十縣成都 蜀 郫 新都 溫江 新繁 雙流 廣都 犀浦 靈池

德陽漢五縣雒 什邡 綿竹 德陽 金堂　濛陽彭四縣九隴 導江 濛陽 唐昌

唐安蜀四縣晉原 青城 新津 唐安　臨邛邛七縣臨邛 安仁 大邑 依政 蒲江 臨溪 火井

盧山雅五縣 嚴道 百丈 盧山 榮經 漢源

通化茂四縣 汶山 石泉 汶川 通化

臨翼翼四縣 衛山 雞川 翼水 昭德

江源當三縣 通軌 和利 谷和

歸誠悉二縣 左封 歸誠

靜川靜二縣 悉唐 靜川

蓬山柘二縣 柘 喬珠

恭化恭三縣 和集 博恭 烈山

維川維三縣 薛城 定廉 小封

雲山奉一縣 定廉

越巂巂七縣 越巂 臺登 昆明 西瀘 蘇祁 邛部 會川

雲南姚三縣 姚城 長明 瀘南

洪源黎三縣 洪源 飛越 通望

通義郡〔東至仁壽郡八十里南至犍為郡一百三十里西至臨邛郡二百里北至唐安郡二百里東南到仁壽郡百里西南到盧山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臨邛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仁壽郡籍縣百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八十里戶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口一十七萬五千四百〕

眉州〔今理通義縣〕漢屬犍為郡地後漢及晉皆因之宋齊亦然梁置齊通郡及青州西魏改青州為眉州〔因峨嵋山為名〕隋煬帝以其地入眉山郡大唐復置眉州或為通義郡領縣五 通義 彭山〔漢武陽縣地有彭亡聚郡岑彭死處〕 洪雅 青神〔縣在青衣江西後周置郡〕 丹稜

和義郡〔東至巴西郡四百九十里南至犍為郡三百里西至南溪郡四百里北至仁壽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瀘川郡四百一十里西南到犍為郡六百十里西北到仁壽郡三百三十里東北到資陽郡界二百一十九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七百四十里戶五千一百九十口一萬六千四百九十〕

榮州〔今理旭川縣〕漢屬犍為郡後漢晉宋皆因之齊置南安郡隋屬資陽郡大唐置榮州〔因榮德山為名〕或為和義郡領縣六

旭川〔漢南安縣地隋置大牢縣貞觀初改之〕 威遠 公井 應靈 資官 和義〔隋置〕

資陽郡東至巴川郡五百六十五里南至和義郡一百六十里西至仁壽郡二百三十里北至岳安郡三百七十里東南到和義郡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仁壽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陽安郡界二百二十里東北到安岳郡安岳縣三百三十里去西京二千六百六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一十一里戶二萬八千五百一十四口九萬六百六十一

資州今理盤石縣漢屬犍爲郡後漢晉宋齊並同西魏置資州州城今在西北陽安縣界後周置資中郡隋陽帝初置資陽郡大唐爲資州或爲資陽郡領縣八 盤石 資陽有天合山 內江 丹山 龍水 月山 銀山 清溪並漢資中縣地

南溪郡東至瀘川郡三百五十里南至南溪郡胡門生獠界三百二十里西至犍爲郡玉津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和義郡二百八十一里東南到瀘川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羈縻協州四百一十里西北到犍爲郡龍游縣三百五十里東北到和義郡旭川縣四百里去西京三千四百四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里戶四千三十九口一萬三千七百七十

戎州今理僰道縣故僰侯國漢屬犍爲郡後漢晉宋齊皆因之梁置六同郡及戎州隋置犍爲郡大唐爲戎州或爲南溪郡領縣五 南溪有青衣水又黑水自北南流經於此 義賓 僰道秦時破滇通五尺道漢開蜀故徼使唐蒙發蜀卒理道自僰道抵牂牁即此 開邊 歸順貞觀中獠歸復因置縣並漢僰道縣地

河池郡東至扶風郡四百里南至漢中郡三百九十五里西至同谷郡四百五十里北至汧陽郡四百三十里東南到漢中郡褒城界二百七十里西南到順政郡長舉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天水郡上邽縣五百三十二里東北到扶風郡陳倉縣界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五百九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戶五千七百七十口二萬五千五百二十

鳳州今理梁泉縣春秋氐羌之所居秦屬隴西郡兩漢屬武都郡晉因之惠帝時沒於楊茂搜後魏置固道郡兼置南岐州後周廢郡置鳳州隋煬帝初廢州置河池郡大唐爲鳳州或爲河池郡領縣四 梁泉漢故道縣地後魏置今縣 兩當漢故道縣地後魏置兩當郡 河池漢舊縣一名仇池因山水爲名 黃花有黃花川爲名

武都郡東至同谷郡三百三十里南至陰平郡二百五十里西至懷道郡二百七十里至北同谷郡四百二十里東南到陰平郡曲水縣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同昌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懷道郡良恭縣二百六十里東北到同谷郡同谷縣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里戶二千九百三十口一萬四千八百三十

武州今理將利縣古白馬氏之國西戎之別種也天池大澤在其西漢武帝置武都郡後漢因之蜀後主時得之建興七年為諸葛亮所定晉為武都郡後沒於楊茂搜後魏亦為武都郡西魏置武州後周亦為武都郡隋初郡廢煬帝又置武都郡大唐為武州或為武都郡領縣三

將利 覆津滅魏置武衛郡仍置覆津縣 盤隄漢河池縣地後魏置縣

同谷郡東至河池郡四百五十里南至武都郡三百三十里西至懷道郡五百八十里北至天水郡四百三十里東南到順政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武都郡三百四十里西北到隴西郡三百八十里東北到天水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三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里戶四千七百二十二口一萬九千六百九十

成州今理上祿縣古白馬氏國二漢屬武都郡晉置仇池郡後沒於楊茂搜等後魏又曰武都郡兼置南秦州西魏改為成州隋初郡廢煬帝初置漢陽郡大唐為成州或為同谷郡領縣三

上祿漢舊縣有仇池山晉永嘉末為楊茂搜所據其土地百項四方壁立峭絕險固自然有樓櫓卻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在於上立宮室囷倉皆為板屋土牆所理處名洛谷 長道漢上祿縣地有祁山上有城極高峻因其山九州之名阻蜀後主建興六年諸葛亮攻魏軍不拔 同谷漢下辯縣舊名武街城

順政郡東至漢中郡二百四十里南至益昌郡五百四十九里西至同谷郡三百四十里北至河池郡三百五十里東南到漢中郡南鄭縣二百八十七里西南到武都郡覆津縣界二百里西北到同谷郡三百四十里東北到河池郡河池縣界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九百三十五里去東京一千七百十里戶一千九百七十九口一萬九百六十五

興州今理順政縣戰國時為白馬氏之東境二漢屬武都郡晉惠帝時亦為楊茂搜所據其後為梁所破置武興蕃王國後魏置東益州西魏改為興州兼置順政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為興州或為順政郡領縣三

順政漢沮縣地後魏置略陽縣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有小丙山有穴方員二尺餘有水潛流穴口涵丙因以為名左思蜀都賦所謂嘉魚出於丙穴 長舉西魏置槃頭郡有通溪 鳴水西魏置落叢郡

懷道郡東至武都郡二百七十里南至同昌郡西百一十里西至合川郡二百四十里北至和政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里西南到里西北到和政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同谷郡上祿縣三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七十里去東京二千二百八十里戶一千二百六十口七千四十

宕州（今理懷道縣　宕，邊浪反）秦漢以來為諸羌之地後魏始封為蕃國後周置宕昌國武帝置宕州隋置宕昌郡大唐為宕州或為懷道郡領縣二　懷道（後周置）　良恭（亦周置陽宕縣隋改之）

同昌郡（東至武都郡三百二十里南至油江郡六百里西至交川郡三百三十里北至懷道郡四百一十里東南到陰平郡一百六十里西南到交川郡三百里西北到故芳州三百二十里東北到武都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六百一十里去東京二千四百里戶二千三百二十口一萬三千七百七）

扶州（今理同昌縣）歷代西戎之地西魏逐吐谷渾於此置鄧州及鄧寧郡隋初改曰扶州又改曰同昌郡大唐因之或為同昌郡領縣四　同昌　帖夷　尚安（有黑水東南流入白水）　鉗川

陰平郡（東至益昌郡四百九十里南至油江郡五百二十里西至同昌郡一百六十里北至武都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益昌郡四百九十里西南到同昌郡同昌縣三百一十里西北到同昌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武都盤隄一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九十里戶二千六百七十口八萬四千八十五）

文州（今理曲水縣）古氐羌之境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後漢因之蜀亦得之（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之其後鍾會伐蜀姜維表請備陰平橋頭後主不從）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逕油江出緜竹以滅蜀即此是也晉置陰平郡永嘉末沒於楊茂搜西魏平定始置文州及廬北郡隋廢為縣併屬武都郡大唐復置文州或為陰平郡領縣二　曲水　長松

油江郡（東至益昌郡四百里南至巴西郡三百五十里西至交川郡二百三十里北至陰平郡三百三十里東南到普安郡二百九十里西南到通化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同昌郡六百里東北到益昌郡四百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六十里去東京三千一十五里戶九百二十口五千二百）

龍州（今理油江縣）漢及魏為無人之境晉得之屬陰平郡宋齊皆因之後魏置油江郡西魏置龍州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平武郡大唐為龍州或為油江郡領縣二　油江（有石門山與氐羌界蜀都賦曰緣以劍閣阻以石門是也鄧艾伐蜀自陰平至油江即此）　清川

交川郡（東至同昌郡三百三十里南至臨翼郡一百八十里西至　里北至吐蕃界九十里東南到通化郡三百里西南到江源郡三百里西北到吐蕃界五十里東北到同昌郡三百里去西京二千二

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五十里戶一千五十口五千六百五十

松州今理嘉誠縣歷代諸羌之域晉屬汶山郡宋齊亦得之後爲西魏後周所有隋屬汶山同昌二郡大唐武德元年置松州或爲交川郡領縣三　嘉誠有甘松嶺江水所發之源　交川　平康

合川郡東至懷道郡二百四十里南至吐蕃界三十里西至吐蕃界九十里北至臨洮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同昌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吐蕃界七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七十里東北到順政郡四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六十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六十里戶一千三百一十口七千四百一十五

疊州今理合川縣歷代羌戎之境後周逐諸戎而有其地置五香郡後置疊州隋屬同昌郡大唐爲疊州或爲合川郡領縣二　合川　常芬

益昌郡東至符陽郡三百里南至閬中郡二百八十里西至油江郡四百里北至漢中郡四百三十里東南到閬中郡三百十里西南到普安郡三百里西北到陰平郡四百九十里東北到漢中郡五百里去西京一千三百四十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九十里戶一萬三千九百一十口四萬四千六百

利州今理綿谷縣春秋戰國時爲蜀侯國自益昌之西南至蜀川悉爲蜀侯國之地此盡蜀之北境秦滅蜀其地入蜀郡二漢屬廣漢郡蜀先主分屬梓潼郡晉屬晉壽郡宋齊因之後魏立益州世號爲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尋改爲利州後周亦爲晉壽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義城郡大唐爲利州或爲益昌郡領縣六　綿谷漢葭萌縣地東京置興安縣隋改之　嘉川漢葭萌縣地宋置興安縣後魏改之　葭萌漢葭萌縣地後魏置新巴郡　景谷漢白水縣地宋曰平興縣隋改之　益昌古劍閣道秦使司馬錯伐蜀所由謂之石牛道漢葭萌縣也　允山

普安郡東至益昌郡二百里南至梓潼郡三百六十里西至巴西郡二百里北至益昌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閬中郡三百里西南到巴西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油江郡二百九十里東北到益昌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六百六十里去東京二千六十里戶二萬二千六百七十口九萬一千六百八十

劍州今理普安縣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因之晉屬梓潼郡宋齊亦然梁置南梁州後改爲安州西魏改爲始州

兼置普安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為始州後改為劍州或為普安郡領縣八 普安漢梓潼縣地 武連宋武功縣後魏改之 陰平宋置陰平郡魏置龍州隋廢 梓潼西魏置潼川郡隋為梓潼縣有五婦山拔蛇山 黃安舊曰華陽 劍門有梁山亦曰大劍山有姜維拒鍾會故壘大劍水有劍閣郎張載作銘所 臨津

永歸

巴西郡東至普安郡二百里南至梓潼郡一百三十里西至通化郡四百里北至油江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梓潼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德陽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油江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普安郡二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五十里戶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口一十六萬八千

綿州今理巴西縣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蓋涪水之所經焉晉屬梓潼郡宋齊亦屬梓潼郡西魏兼置潼州隋初郡廢改潼州為綿州煬帝初州廢置金山郡大唐為綿州或為巴西郡今郡城即漢涪城縣東也在成都東北之要蜀時大將常鎮之領縣九 巴西 涪城東晉兼置始平郡隋改之昔後漢吳漢入蜀其裨將臧宮拔涪城斬公孫恢郎此 昌明有廉水讓水 魏城 羅江 龍安松嶺關在縣西北百七十里 神泉 西昌

鹽泉

梓潼郡東至南充郡二百五十里南至安岳郡三百四十里西至德陽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普安郡三百六十里東南到遂寧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陽安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巴西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閬中郡三百一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九十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三十里戶五萬五千五百口二十萬三千一十

梓州今理郪縣秦屬蜀郡二漢屬廣漢巴西二郡地晉宋齊並屬廣漢郡梁末置新州西魏兼置昌城郡隋初郡廢改新州為梓州煬帝初州廢置新城郡大唐為梓州或為梓潼郡郡城左帶涪水右挾中江居水陸之衝要領縣八 郪漢舊縣故城在西南 射洪

通泉漢廣漢縣地 鹽亭 飛烏因山為名 元武晉五城縣 銅山 永泰漢充國縣

遂寧郡東至南充郡一百七十里南至巴川郡三百八十里西至安岳郡一百六十里北至梓潼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巴川郡三百八十里西南到安岳郡一百四十里西北到梓潼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南充郡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三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六十里戶三萬四千一百八十二口九萬六千八百六十五

遂州今理方義縣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及晉並同宋爲遂寧郡齊梁置東遂寧郡後周置遂州及興西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遂寧郡大唐爲遂州或爲遂寧郡領縣五

方義漢廣漢縣地　長江　蓬溪　青石晉曰晉興後魏曰始興隋改之

遂寧

蜀郡東至陽安郡七十里南至仁壽郡二百里西至濛陽郡導江縣界七十里北至德陽郡一百里東南到陽安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唐安郡一百二十里西北到濛陽郡九隴縣界七十里東北到德陽郡一百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七十二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一十里戶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一十二口八十五萬八千三十一

益州今理成都蜀二縣秦置蜀郡兩漢因之王莽末公孫述後漢末劉備西晉末李特東晉末譙縱並都於此公孫述爲後漢吳漢平之蜀後主劉禪爲魏將鄧艾平之李特爲晉將桓溫平之譙縱爲朱齡石平之簡文時爲符堅所沒尋復初晉武帝改爲成都國尋亦復舊宋齊並爲蜀郡自魏晉宋齊梁皆爲益州晉初領郡八東晉領郡二十九宋齊梁並同皆理於此梁置始康郡西魏廢之後周置蜀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爲益州或爲蜀郡武擔山在郡西古蜀王妃死使五丁就武都擔土於此葬遂爲名領縣十

成都漢舊縣有錦城錦江萬里橋亦曰市橋在縣西南盤古祠　蜀貞元中割成都縣置　郫漢舊縣故城在今縣北郫音皮禹貢江沱在其西　新都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　溫江　新繁有繁江　雙流漢廣都縣　廣都漢舊縣地　犀浦　靈池

德陽郡東至梓潼郡二百二十里南至蜀郡一百里西至濛陽郡七十里北至巴西郡百八十里東南到陽安郡金水縣界六十里西南到蜀郡一百里西北到濛陽郡九隴縣界六十里東北到巴西郡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一十里戶六萬一千三百七十口三十六萬四千二百

漢州今理雒縣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因之而兼置益州益州領郡國十二理於此晉置新都郡宋齊爲廣漢郡隋併入蜀郡大唐因之垂拱二年分雒縣置漢州或爲德陽郡益州有三蜀廣漢是其一領縣五

雒漢舊縣西北有白馬羌又有雒故城在今縣南又有嚴君平卜臺　什邡漢什邡縣雍齒所封　綿竹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又舊置晉熙郡紫巖山綿水所出　德陽魏將鄧艾破蜀將諸葛瞻於此因爲京觀　金堂

濛陽郡東至德陽郡七十里南至蜀郡一百五里西至通化郡三百七十里北至德陽郡什邡縣六十里東南到蜀郡新繁縣三十里西南到唐安郡青城縣七十里西北到通化郡汶川縣二百七十里東北到德陽郡

代旅縣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三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六十里戶五萬五千八百一十六口三十一萬八千五百一十八

彭州今理九隴縣秦二漢屬蜀郡晉以後爲蜀漢寧二郡地梁置東益州後周廢州置九隴郡隋初郡廢後置濛州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蜀郡大唐因之垂拱二年分九隴縣置彭州或爲濛陽郡領縣四　九隴漢新繁縣有白鹿山　導江有汶山有玉壘山灌口山西有天彭闕兩石對立如闕秦以李永爲蜀守水壅江作堋以灌田人大獲其利有竈崖闘灌口鎮堋補恆反　濛陽在濛江北　唐昌有九隴山其山連岫盤紆凡有九嶺焉亦云岷山導江東別爲沱沱水在此

唐安郡東至蜀郡一百里南至臨邛郡一百一十里西至青城山八十里吐蕃界不通北至濛陽郡導江縣界四十五里東南到通義郡二百里西南到臨邛郡一百里西北到濛陽郡一百里東北至蜀郡一百里去西京二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七十里戶五萬五千二百九十口三十四萬三千一百

蜀州今理晉原縣秦二漢屬蜀郡晉初因之後置晉原郡宋齊屬晉康郡後周廢之隋屬蜀郡大唐初因之垂拱二年分晉原縣置蜀州或爲唐安郡領縣四　晉原有鶴鳴山漢張道士隱處　青城蕭齊置齊基郡後周改之有青城山　新津後周置犍爲郡　唐安

臨邛郡東至唐安郡一百一十里南至通義郡二百里西至夷界二百三十里以山爲界以西無郡縣相接亦無道路北至唐安郡一百一十里東南到通義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盧山郡一百里東北到唐安郡百里西北到夷界一百二十里以山爲界險阻更無郡縣去西京二千五百一十五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七十里戶三萬八千八十五口一十八萬八千七百七十五

邛州今理臨邛縣秦漢並屬蜀郡南有邛來山後漢及晉皆因之宋齊並屬晉康郡西魏置邛州後周置臨邛郡隋廢爲縣併入臨邛縣大唐復置邛州或爲臨邛郡領縣七　臨邛漢舊縣有火井　安仁　大邑　依政　蒲江西魏置蒲原郡　臨溪　火井

盧山郡東至臨邛郡二百里南至郡內嚴道縣界一百五里西至羈縻羅巖州界三百八十里北至臨邛郡安仁縣二百七十里東南到通義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洪源郡二百里西北到吐蕃野城界五百七十里東北到臨邛郡二百里去西京二千七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五十里戶九千四百八十口四萬七千八百三十

雅州（今理嚴道縣）秦漢屬蜀郡晉初屬漢嘉郡永嘉後李雄之時此地無廢西魏置蒙山郡隋初郡廢置雅州煬帝初州廢置臨邛郡大唐為雅州或為盧山郡領縣五

嚴道（漢舊縣有蒙山禹貢云蔡蒙旅平謂此也）　百丈（有邛來山本名邛旅邛水所出又有九折坂漢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此而迴）　盧山（有靈山關關外郎夷獠界）　榮經　漢源

通化郡（東至巴西郡四百里南至濛陽郡三百七十里西至維川郡二百二十里北至臨翼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德陽郡綿竹當[illegible]汶山二縣界馬鞍山二十里西南到璽縻塗州三百七十里西北到臨翼郡二百里東北到巴西郡龍安石泉二縣界松嶺關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一十四里去東京三千三百六十里東北取臨翼交川兩郡去東京三千五百六十四里南取蜀路去東京三千五百五十里東北取臨翼交川兩郡去東京三千一百一十里戶三千四百八十五口一萬三千二百）

茂州（今理汶山縣）禹貢岷山導江發跡於此本冉駹國（駹音尨江反）漢武帝開其地屬蜀郡後漢因之晉屬汶川郡宋齊皆因之梁置繩州後周改為汶川郡隋初改汶州曰蜀州尋改為會州煬帝初州廢置汶山郡大唐初為南會州後改為茂州或為東化郡領縣四

汶山　石泉（漢岷山縣有岷山）　汶川（漢廣柔縣故城在西故桃關公私經過唯此路繩橋）　通化

臨翼郡（東至通化郡石泉縣八十里南至通化郡一百二十里西至蹄誠郡一百九十里北至交川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通化郡二百里西南到蹄誠郡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通化郡利溪山為界八十里東北到交川郡交川縣八十里去西京二千四百三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七十里戶一千八百三十四口九千一百九十）

翼州（今理衞山縣）二漢屬蜀郡齊梁以上與茂州同後周屬清江郡隋廢之以其地入汶山郡大唐為翼州或為臨翼郡領縣四

衞山　鷄川　翼水（漢蠶陵縣故城在今縣西有蠶陵山因以為名）　昭德

江源郡（東至臨翼郡二百七十里南至臨翼郡翼水縣八十里西　里北至里東南到歸誠郡界三十里西南到靜川歸誠二郡兩界西北到故通軌縣鎮二百里以西[illegible]是生羌東北到交川郡三百里去西京三千一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戶一千九百一十口一萬四百）

當州（今理通軌縣）歷代諸羌地後周置覃州并覃川郡隋廢其地入汶山郡大唐貞觀中置當州或為江源郡領縣三

通軌　利和　谷和

歸誠郡東至臨翼郡一百九十里南至臨翼郡二百五十里西至靜川郡六十里北至靜川郡八十里東南到酒鷂川界一百里西南到臨翼郡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江源郡東北到臨翼郡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六十四里去東京三千七百六十里戶八百七十八口三千八百六十

悉州今理左封縣大唐顯慶中割當州置悉州或為歸誠郡領縣二　左封　歸誠

靜川郡東至歸誠郡界六十里南至維川郡界一百三十里西至平戎城一百里北至江源郡界六十里東南到臨翼郡嶺戍鎮一百四十里西南到恭化郡界六十里西北到蓬山郡界三十五里東北到江源郡六十里去西京三千二十里去東京四千二十里戶一千六百一十五口七千六百一十

靜州今理悉唐縣土地與當州同大唐置靜州或為靜川郡領縣二　悉唐　靜川

蓬山郡東至靜川郡三十里南至維川郡三百里西至郡內長硐鎮九十里北至恭化郡柏嶺鎮八十里東南到靜川郡界　西南到　里西北到　東北到去西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二十

柘州今理柘縣土地與當州同大唐置柘州或為蓬山郡領縣二　柘　喬珠

恭化郡東至蓬山郡界三十五里南至維川郡二百三十里西至　里北至吐蕃白崖鎮七十里東南到通化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平戎城一百一十里西北到柏嶺鎮四十里東北到靜川郡界里去西京三千一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九百五十里戶一千三百九十二口四千一百四十五

恭州今理和集縣北接吐蕃土地與當州同大唐置恭州或為恭化郡領縣三　和集　博恭　烈山

維川郡東至羈縻塗州二百三十里南至江源郡界二百六十里西至歸誠郡二百五十里北至臨翼郡界九十里東南到吐蕃界一百六十里西南到白狗嶺六十二里西北到羅厥橋一百三十里東北到通化郡二百二十里東取蜀郡去西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六十里戶二千六百口三千九百

維州今理薛城縣古羌夷地昔姜維北討汶山叛羌即其地也隋置薛城戍大唐武德初於姜維故城置維州或為維

川郡領縣三　薛城　定廉　小封

雲山郡東至維川郡風流嶺四十里南至吐蕃野城八十里西至天寶軍一百三十里北至莫博大嶺七十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二千八百里去東京三千六百里戶三百七十二口一千六百五十二

奉州今理定廉縣蠻夷之地南接吐蕃大唐開置奉州或為雲山郡領縣一　定廉

越嶲郡東至千發生蠻二百三十里南至雲南郡界五百六十里西至磨迷生蠻六百六十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三千五百七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一十里戶四萬三千五百三十二口一十五萬七千六十

嶲州今理越嶲縣故邛都國謂之西南夷史記曰滇之君長十數邛都最大漢武開之置越嶲郡有嶲水越水焉後漢晉宋皆因之齊謂之獛郡謂之越嶲獛郡後周置嚴州隋改曰西寧州後又為嶲州煬帝改為越嶲郡大唐置嶲州或為越嶲郡領縣七

越嶲漢邛都縣　昆明漢定莋縣　蘇祁漢舊縣　邛部漢闌縣有嶲山　會川有瀘水諸葛亮五月渡瀘即此　臺登漢舊縣有繩水　西瀘

雲南郡東至　里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四千九百里去東京　里戶三千七百口

姚州今理姚城縣故滇王國漢武開之置益州郡有滇池澤焉後漢分其地置永昌郡蜀置雲南郡劉禪置晉因之兼置寧州領郡四理於此宋齊因之領郡十五亦理於此並為建寧郡大唐麟德元年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其人多姓姚武太后神功二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表請廢州隸嶲府具在邊防南蠻上篇中或為雲南郡領縣三　姚城　長明　瀘南

洪源郡東去一里即至高山萬重更無郡縣南至越嶲郡六百一十里西至郡界廓清鎮百六十里北至盧山郡二百四十里東南到栗蠻部落二百里西南去郡一里高山萬重西北去郡五里高山萬重東北去郡二里高山萬重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五里去東京三千七百五十里戶六千八百五十口二萬七千

黎州（今理洪源縣）漢沉黎郡之地，宋齊以來並為沉黎郡，後周置黎州，隋置登州，煬帝初廢，併其地入臨邛郡。大唐復置黎州，或為洪源郡，領縣三：

洪源　飛越　通望

風俗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泆，周初從武王勝殷（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是也），東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於戰國又為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公孫述、劉備、李雄、譙縱，皆因中原多事），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

通典卷一百七十六終

唐　京兆　杜　佑　君卿　纂

州郡七

古荆河州今置郡府十八縣一百三十六

河南府洛　二十六縣河南　洛陽　澠池　汜水　告成　登封　緱氏　密　溫　伊闕　伊陽　壽安　福昌　永寧　王屋　河陽　新安　鞏　偃師　陸渾　陽翟　濟源　潁陽　河陰　河清　長水

陝陝　五縣陝　硤石　平陸　芮城　靈寶　　弘農虢　六縣弘農　閿鄉　湖城　盧氏　玉城　朱陽

臨汝汝　七縣梁　郟城　葉　魯山　龍興　臨汝　襄城　　滎陽鄭　七縣管城　滎陽　中牟　新鄭　滎澤　陽武　原武

陳留汴　六縣開封　浚儀　陳留　雍邱　封邱　尉氏　　睢陽宋　十縣宋城　襄邑　楚邱　柘城　虞城　寧陵　單父　穀熟　卜邑　碭山

譙郡亳　八縣譙　臨渙　永城　酇　眞源　鹿邑　城父　蒙城　　濟陰曹　六縣濟陰　成武　冤句　考城　南華　乘氏

潁川許　六縣長社　鄢陵　長葛　臨潁　許昌　扶溝　　淮陽陳　六縣宛邱　項城　南頓　西華　太康　溵水

汝陰潁　四縣汝陰　下蔡　潁上　沈邱　　汝南荆河　十一縣汝陽　上蔡　平輿　郾城　西平　褒　吳房　朗山　眞陽　新息　信　新蔡

淮安唐　七縣比陽　慈邱　方城　湖陽　平氏　桐柏　泌陽　　南陽鄧　七縣穰　南陽　向城　內鄉　菊潭　新野　臨湍

武當均　三縣武當　鄖鄉　豐利　　襄陽襄　七縣襄陽　臨漢　穀城　宜城　義清　樂鄉　南漳　止

漢東隨　四縣隨　棗陽　唐城　光化

古荊河州

禹貢曰荊河之州（西南至荊州今襄陽郡南漳縣界北距河也）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今河南府伊闕縣陸渾山洛出今上洛郡洛南縣冢嶺山瀍出今河南縣穀城山澗出澠池縣山四水皆入河）滎波既豬（滎本沇水溢出在今滎陽郡滎澤縣也沇亦水名言其水並以過聚矣一說謂滎水之波也今沇水不過河）導菏澤被孟豬（菏澤在今曹郡方與縣孟豬亦澤名在今睢陽郡虞城縣即孟豬澤也言菏澤水衍溢則使被及孟豬不常入也道音導菏音柯）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地即壤下地即墳壚謂土之剛黑者墳扶粉反壚音盧）浮于洛入于河（因洛入河）舜爲十二牧之一周禮職方河南曰荊河州其山曰華（即今華陰郡山也連延東出故屬荊河州）藪曰圃田（在今滎陽郡中牟縣）川曰滎雒（滎即名滎澤洛即洛川今福昌縣界）浸曰波溠（出黃山在今漢東郡棗陽縣界東北又云波水出歇馬嶺即應劭所謂孤山在今臨汝郡魯山縣西北溠音主亞反）其利林漆絲枲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馬牛羊豕犬雞也謂之擾者言人所馴養也）穀宜五種（黍稷稻菽麥）荊河州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逸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其在天官柳七星張則周之分野（漢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皆其分也今河南府之河南滎陽偃師東至緱氏鞏縣南得伊闕地北至於河）房心則宋之分野（漢之沛梁濟陰皆其分也今睢陽譙郡濟陰地也）觜觿參則魏之分野（漢之高陵以東及陳留汝南之召陵隱强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舞陽郾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其分也今弘農郡之北境滎陽之東北境潁川之東境淮陽之北境汝南之北境并陳留郡地也）角亢氐則韓之分野（漢之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兼得新安宜陽皆其分也今陝郡之河南地河南府之西境南境東境滎陽臨汝潁川之西境漢東淮安南陽武當等郡也）兼得秦楚之交（漢之弘農故關以西今弘農郡之南境宜屬秦漢之汝南今汝陰汝南之南境淮陽之南境漢之南郡北境今襄陽郡地並宜屬楚也）秦分天下置郡爲三川（今河南府陝郡之河南地弘農臨汝滎陽陳留等郡地是也）碭（今睢陽譙郡濟陰等郡地是也）潁川（今潁川淮陽汝陰汝南等郡地是也）南陽郡之東境北境（今漢東淮安南陽武當等郡地是也）南郡之北境（今襄陽郡）漢武置十三州此爲荊河州（領郡國五其今河南府陝郡弘農之地則屬司隸陳留濟陰之地則屬兖州也）後漢爲司隸（理洛陽）荊河州（理於譙領郡國六譙今譙郡是也）魏亦同（理汝南安城今汝南吳房縣也）晉分置司州（領郡十一理洛陽）及荊河州（領郡國十理梁國項今淮陽郡項城縣也）永嘉之亂荊河州沒於劉石苻姚宋初有其南境置荊河州（領縣十理汝南郡即今郡宋文永嘉中全盛得之後失）後魏以後分裂不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爲都畿（河南府陝郡臨汝滎陽等郡）河南道（陳留睢陽濟陰譙郡潁川

淮陽汝陰汝南等郡兼分入山南東道淮安南陽漢東武當及河東道弘農

河南府東至滎陽郡二百一十里南至臨汝郡一百八十里西至陝郡三百三十里北至高平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潁川郡三百二十里西南到弘農郡四百六十五里西北到絳郡五百里東北到河內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八百五十里戶一十九萬三千四百八十口百一十五萬七百八十

洛州凡河北諸縣並冀州之域餘則荊河州之域今理河南洛陽二縣蓋周之舊都昔武王克殷定鼎於郟鄏至成王營成周卜澗水東瀍水西而宅洛邑是為王城郟鄏陌名漢孔安國云王城今河南城周靈王時穀雒鬬毀王宮則左傳齊莊公遣師城郟是也在今城之西按此穀水本澗水自後遂更名矣經今城之苑中入於洛又於瀍水東卜亦吉遷殷頑人居之孔安國云將定下都遷殷人故并卜之也平王因犬戎之亂自酆鎬東遷而居王城則東周之始王也至敬王與王子朝爭立出奔晉定公使魏舒率諸侯之大夫會於狄泉以其地本成周之城而居敬王之按在今洛陽城東三十餘里故城是則周之下都也有狄泉在城中然而成周是王城下都之總號故左氏傳曰萇弘云西王天棄之東王必大克時子朝居王城故曰西王敬王居狄泉在王城之東故曰東王至考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以續周公之官職至孫惠公乃封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按此時又別稱東周也王赧立赧尼板反東西周分理又徙都西州則王城也初平王時雒邑與宗周宗周鎬京也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長短相覆為千里後為諸侯所侵比周之亡七城而已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也按七邑之境西自今河南洛陽南自伊闕緱氏東得鞏縣北至於河秦平天下置三川郡漢高帝置河南郡領縣二十二後漢改為河南尹領縣二十一兼置司隸領郡七理於此魏晉郡因之兼置司州領縣十一理於此後魏孝文自代徙都之亦為河南尹至東西魏分有其地北齊為洛州石季龍已為洛州至齊又改名焉齊滅屬後周當東西魏及齊周之時二境交爭攻戰邊鎮俱在於此隋初為洛州煬帝之初移都創制復曰荊河州尋改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偽鄭王充置洛州開元元年改為河南府凡周漢魏晉後魏隋至於我唐並為帝都周謂平王以下漢謂後漢晉謂西晉也今號為東京後改號東都按故都城自周氏至隋大業以前皆為都邑今都城即隋煬帝大業元年所築

領縣二十六

河南古郟鄏地也是為王城又一云郟山名鄏邑名在縣西南也後漢為河南縣有闕塞山俗曰龍門有穀城山瀍水所出金谷梓澤並在東北其古穀城在縣西北北齊常山王演築川以

拒周師又築孝水戍在縣西北其天津橋中橋石腳並長壽中中書侍郎李昭德造

洛陽 古成周之地亦謂之周南漢為縣魚豢曰漢火德火忌水光武去洛字水而加隹為有邙山東北有盟津本孟地名都道所輳古今以為津武王會八百諸侯同於此盟故曰盟津後漢明帝陵在西北章帝陵在東南漢平陰縣城在縣北五十里白社里在故城建春門東其金墉城在故城西北角魏明帝築也

汜水 古東虢國為鄭滅之鄭為制邑左傳曰制巖邑也有故虎牢城昔周穆王獲虎命畜之故曰虎牢漢謂之成皋縣後漢置成皋關宋毛德祖戍虎牢後魏晝夜攻圍二百日方破其側有廣武城東魏武定中將陸子章又增築虎牢城後魏孝文帝置東中郎將府於此城中

告成 漢陽城縣有箕山潁水測影臺漢輪氏縣故城在西南有鬼谷即鬼谷先生所居在今縣北武太后封中岳故改曰告成

登封 漢崇高縣大唐永徽中置嵩陽縣武太后改為登封縣有中岳嵩高山其神祠後魏移於岳東南山下有少室山轘轅故關五渡水

緱氏 古滑國漢舊縣有緱氏山軒轅坂縣西南公路澗上有袁術固四周絕澗吾險俗云光祿澗栢谷塢在縣東北

密 古密國亦古鄶國左傳魯僖公六年圍新密是也漢舊縣地有洧水鄶水鄶故外反

温 蘇忿生所封春秋王畿內之邑也

伊闕 有陸渾山伊水所出漢新城縣地陸渾山在西南

伊陽 後周置兵於此備齊

壽安 有九曲城所謂九河也高齊置孔城防以備周在今縣東南又有後漢八關城在縣東北函谷關都尉所理

福昌 後漢宜陽縣故韓城在今縣東劉盆子降光武處魏尚書僕射杜君畿幽州刺史杜君恕墓並在今縣北縣城即魏之一金塢城東南北三面崤絕天險後周重兵於此以備高齊有金門山其竹可為律管

永寧 有三崤山蹇叔哭其子曰殽有二陵焉即其所也在今縣西北又有回溪即馮異敗處在今縣東北俗名回坑長四里闊二丈深二丈五尺自漢以前春秋時道皆由此縣關道元注水經云漢建安間曹公西討巴漢惡南路之險更開北道自後行旅率多從之附山側路有石銘云晉太康三年弘農太守梁栁修復舊路括地志云按文王所避風雨即東垣山也俗亦號為文王山有夏后皋墓北可十里許其山南臨河陰漢末以來移道更於嶺岑山南其山在夏后墓正南可五里公更開北道即復春秋時路後周之初更復南移隋煬帝大業三年廢武德初又通此道貞觀十四年又廢其道西入縣界又東分為二道東南入福昌縣界北道東入澠池縣界又有熊耳山劉盆子積甲之所又殽水所出後周置黃櫨同軌永昌三城以備齊也櫨音盧

澠池 有古東西俱利二城即秦昭王與趙惠文王會處蓋云秦趙俱利也又有千秋亭晉潘岳於此哭子有澗水也

王屋 古召公之邑北齊置懷州今縣東二十里齊子嶺周齊分境處後周置王屋郡有王屋山沇水所出

河陽 古孟津後亦曰富平津在其南謂之陶河渚魏尚書僕射杜君畿試船沉沒之所其地亦周蘇忿生之邑浮橋即晉當陽侯杜元凱所立後魏莊帝時梁將陳慶之來伐越洛陽渡河守北中府城即此孝文太和中築之齊神武使潘樂鎮於此又使高永樂守南城以備西魏並今城也其中渾城本東魏所築仍置河陽關今縣西南十三里古迹馬隄即後魏爾朱榮殺朝士千三百餘人於此渾徒學反

新安 漢縣東北一里有漢故函谷關其秦關在今靈寶縣武帝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數有大功恥為關外人上書乞東關以家財給其調度乃徙於新安後周改故函谷關城為通洛防以備齊郭緣生述征記云新安縣漢之函谷關也今猶謂之新關項羽坑秦卒於新安城南即斯地魏明帝景初元年河南尹盧延上言成皋

函谷二里六十步宜卻函谷關於崤下弘農太守杜恕議以東徙遠關著郡下省函谷關從徙制關盧氏縣[illegible]春秋

城在縣西北有津曰小平縣北又有五社渡一名五渡津偃師即一也至盤庚又自河北徙理於此亳商家從此

而改國號曰殷有首陽山有尸鄉周武王代紂迴師息戎遂名偃師爲漢縣晉當陽侯杜元凱墓在西北天寶七載四月河南尹韋濟奏於偃師縣東山下開驛路通孝義橋壓北坡義堂路也陸渾故國楚莊王伐陸渾之戎於此即蠻戎爲一名耳有三塗山在縣西即左傳云三塗之險也北齊立北荊州在東北故城是也陽翟禹所都也有禹山有鈞臺左傳云夏啓有鈞臺之饗是也亦春秋鄭之櫟邑有荊山亦漢潁川郡地有陽關聚

濟源周大夫蘇忿生原邑故城在今縣西北漢軹縣地故城在今縣東南高齊拒周使斛律光築關於此流水自王屋山頂崖下澄停不流至縣西二里平地湧源重發名濟水東流經溫縣入河尚書云濟水入於河溢爲滎東出於陶邱北是也按後漢郡國志云因王莽末旱此渠枯涸濟水但入河而已不復截流而南而水經是和帝以後所撰乃云南過滎陽陽武封邱寃句乘氏等縣並今縣地一依尚書禹貢舊道斯不詳之甚酈道元又從而注之其所纂序及注解並大紕謬已具雍州之域西平郡篇

潁陽漢輪氏縣地後魏改曰臨武大唐復改之河陰三皇山亦曰敖鄗山上有三城即是劉項相持處也開元二十三年分汜水滎澤武陟三縣地於輪場東置以便運漕即裴侍中耀卿立其汴渠在縣南二百五十步坤元錄元亦名莨蕩渠今名通濟渠首受黃河漢書有滎陽漕渠如淳曰今滎溪口是也水經云河水又東過滎陽北莨蕩渠出焉酈道元注云大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後漢書云初平帝時河汴決壞明帝永平中乃令王景理渠隄坤元錄又云自宋武北征之後復皆湮塞隋煬帝大業元年更令開導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煬帝巡幸每泛舟而往江都爲其交廣荊益揚越等州運漕商旅往來不絕其汴口堰在縣西二十里又名梁公堰隋文帝開皇七年使梁睿增築漢古堰遏河入汴也敖音敖鄗口交反莨音頁

河清南臨黃河左傳云晉陰即此漢爲縣栢崖故城在縣西即東魏將侯景築其倉成亭中考功郎中王本立置也

長水漢盧氏縣地後魏置南陝縣隋曰長渾國家改爲土劃在縣西北二十五里蠡古關之塞垣後周以爲鎮防劃楚板反

陝郡東至河南府三百三十里南至河南府長水縣界五十里西至弘農郡湖城縣界八十里北至絳郡二百二十里東南到河南府永寧縣界九十里西南到弘農郡一百里西北到河東郡二百里東北到絳郡二百二十里去西京五百五十里去東京三百三十里戶三萬六百八十口十六萬八千一百八十

陝州凡河北諸州縣並冀州之域餘則荊河州之域今理陝縣周公召公分陝之所公羊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春秋虢國之地所謂北虢也虢仲國今平陸縣戰國時屬韓秦屬三川郡漢屬弘農郡後漢因之後魏置陝州及恆農郡後周又置陝州及崤郡置兵於此備齊隋文帝時郡廢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屬河南郡後置弘農宮大唐復爲陝州武德元年陝東道行臺金部郎中長孫操自陝州東引水入城以代井給百姓汲之或爲陝郡領縣五

陝又故虢國城在今縣東郡郡西四十五里有曹陽澗曹公改爲好陽澗北大陽橋貞觀中邱行恭造陝石縣西有莘原左傳云神降於即此有底柱山大唐貞觀

中太宗巡幸命魏徵勒銘見存平陸漢大陽縣有傅巖穴有閑原即虞芮之人讓畔處吳山即騏驥垂耳駕鹽車之所顛軨阪軨音令芮城本芮國城在其西芮國本在今馮翊郡馮翊縣界晉桓三年芮伯萬爲毋姜氏所逐居於魏即此具左傳注亦古魏國爲晉所滅靈寶秦桃林縣漢弘農縣地故秦函谷關在縣西南十二里漢武遷於新安大唐又置桃林縣開元末其地得天寶靈符因改元兼改縣東北有桑田亭左傳虢公敗戎於桑田即此也

弘農郡東至河南府四百六十里南至南陽郡七百里西至華陰郡二百三十里北至絳郡三百四十里東南到臨汝郡五百一十里西南到上洛郡四百里西北到河東郡一百七十里東北到陝郡一百里去西京四百一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五里戶萬七千七百四十五口八萬二千九百一十五

虢州今理弘農縣春秋時虢國地北虢今陝郡平陸縣東虢在今滎陽縣西虢在今扶風郡縣也晉滅虢其地屬晉戰國時屬秦魏二國之境後屬三川郡漢武置弘農郡後漢因之魏改爲恒農避獻帝諱晉復爲弘農郡後魏置西恒農郡後周廢之隋煬帝又置弘農郡煬帝時改爲鳳林郡大唐武德元年改爲鼎州八年廢鼎州置虢州其後或爲弘農郡領縣六

弘農秦桃林縣地漢弘農縣黃卷陌在縣西北二十里餘潘岳西征賦云愬黃卷以濟潼晉公故壘與韓送相拒亦在此湖城故曰胡漢武更爲湖縣有荆山出美玉黃帝鑄鼎於荆山其下曰鼎湖即此也盧氏漢舊縣有熊耳山尚書云導洛自熊耳即此山玉城朱陽有湖閿鄉漢以湖閿鄉爲戾園

臨汝郡東至潁川郡一百八十里南至南陽郡四百九十里西至河南府伊闕縣又北至府一百八十里北至河南府登封縣一百一十里東南到淮安郡四百二十里西南到弘農郡七百里西北到河南府伊闕縣界八十里東北到河南府陽翟縣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九百八十里去東京一百五十里戶六萬四千八百九十口二十七萬六千八百七十九

汝州今理梁縣在周爲王畿春秋時戎蠻子之邑亦楚鄭二國之境七國時屬漢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潁川二郡地後漢因之魏晉屬河南舞陽二郡地後魏屬汝北郡後周屬南襄城郡隋初置伊州煬帝初改爲汝州後廢州以其地分屬襄城潁川二郡大唐爲汝州或爲臨汝郡漢廣成苑在今縣西領縣七

梁漢舊縣戰國時謂之南梁以別大梁少梁也又有霍陽山即左傳哀公四年楚爲一昔之期而襲梁及霍也有蠻中聚即戎蠻子國在今縣西南俗謂之麻城又漢光武封姬常爲周承休公故城在今縣東又有陽人聚故城在今縣西秦滅東周徙其君於陽人聚即此地也又孫堅大破董卓軍之所

又有漢靈陽縣因山爲名俗謂之張侯城亦在今郡之西南亦名王塢城亦名高齊汝北郡以備周寇也葉古胡國也漢文城縣地又本楚地楚葉公邑也有方城山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也又有昆陽城在今縣北二十五里即光武破王尋之所有古墓在東俗云王喬墓也魯山漢魯陽縣今有魯陽關古遠角城在縣東南有漢犨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後周置三鵶鎮在縣西南一十九里亦名平高城以禦齊高齊則於縣東北一十七里置魯城以禦周龍興臨汝襄城漢舊縣楚靈王所築又有古不羮城在縣西南羮音郎郟城漢郟縣舊曰龍山

滎陽郡東至陳留郡一百四十四里南至潁川郡二百八十里西至河南府二百七十里北至河內郡獲嘉縣界黃河中流九十六里東南到陳留郡尉氏縣一百三十二里西南到河南府密縣一百七里西北到河內郡一百五十六里東北到靈昌郡二百八十四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五里去東京二百六十里戶七萬四千八百九十口四十三萬四千三百六十

鄭州今理管城縣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周初封管叔於此又曰虢鄶之地鄭武公與平王東遷武公滅兩國而遷都焉後鄭爲韓所滅韓又徙都之其東境屬魏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郡後漢因之分置滎陽郡宋亦然後魏爲東恆農郡東魏置廣武郡後周置滎州後改爲鄭州隋置管州煬帝初復爲鄭州尋廢州置滎陽郡大唐因之領縣七

管城古周初管國故邲城在縣南左傳晉楚戰處僕射陂後魏孝文賜李沖因爲名也邲毗必反滎陽故虢國所謂東虢也秦置敖倉又有鴻溝在縣西即楚漢分境之所又有京水索水楚漢戰於京索間是也京故鄭邑在縣東左傳所謂京城太叔者也中牟漢舊縣有圃田澤荊河州藪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即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是爲官渡城即曹公袁紹相持之所新鄭漢舊縣春秋時鄭國至韓哀侯滅鄭自平陽徙都之有溱洧二水祝融之墟黃帝都於有熊亦在此也本鄶國之地滎澤禹貢濟水溢爲滎即此今濟水不復入滎也有敖山其地險固故王宮城在今縣西北一十五里即左傳云晉文公勝楚後至於衡雍作王宮於踐土今故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是也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四月晉侯敗楚師於城濮五月盟諸侯於踐土公朝於王所注云踐土鄭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陽武漢舊縣有博浪沙地名即張良擊秦皇之所原武漢舊縣故城在今縣西漢卷縣故城在縣東

陳留郡東至睢陽郡三百里南至汝南郡五百里西至滎陽郡一百四十里北至靈昌郡二百二十里東南到睢陽郡三百一十八里西南到潁川郡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靈昌郡胙城縣八十里東北到濟陰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四十里去東京四百里戶一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口五十二萬九千三百五十五

汴州今理開封浚儀二縣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爲魏都魏惠王自安邑徙居大梁即今浚儀縣也張儀說魏哀王曰魏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秦屬三川郡酈生說漢王曰陳留

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漢晉陳留郡後漢因之晉改為陳留國東魏置梁州及陳留開封二郡北齊廢開封郡併入陳留郡後周改梁州為汴州隋廢陳留郡煬帝初又廢州分其地入滎陽梁潁川濟陰等四郡大唐復置汴州或為陳留郡今郡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也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引河水灌城而拔之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浪宕渠也浪宕與莨蕩同

領縣六

開封有逢池亦曰逢澤故衛國之匡地夷門侯嬴所處　浚儀漢開封縣故城在南有蔡水　陳留有莘城國語謂之莘墟陳留本鄭邑後為陳所併故曰陳留漢高帝於此兵敗母時兵死後招魂葬號昭靈后其處曰小黃園漢亦曰小黃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又有漢東昏縣故城亦在東北俗曰濟者誤　雍邱古杞國漢圉縣故城在東南又有漢外黃縣故城在今縣東春秋時齊桓公會諸侯於葵邱即此東晉初祖逖鎮於此武德中置杞州也　封邱古封國漢舊縣有黃池乃吳王夫差會諸侯之所　尉氏漢舊縣

睢陽郡東至彭城郡西界二百一十里南至譙郡一百三十里西至陳留郡三百里北至濟陰郡一百六十一里東南到譙郡鄼縣一百八十里西南到淮陽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濟陰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魯郡四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四十里去東京七百八十里戶一十二萬一千一百七十口八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

宋州今理宋城縣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邱也周武王克殷以封微子啟是為宋國戰國時齊楚魏三分其地秦置碭郡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陽郡

領縣十

宋城宋國都此有孟潴澤有漢梁孝王兔園平臺雁鶩池漢睢陽縣在此春秋時隕石五見存漻堤即梁孝王開道也漻音翏　襄邑春秋時襄牛地宋襄公所葬漢為縣也　楚邱古之戎州己氏之邑蓋昆吾之後別在戎翟中周襄時入居中國己是戎君之姓漢曰己氏縣也　柘城　虞城孟潴澤即禹貢所謂明諸也明音孟又舜後所封之邑有綸城即少康邑漢虞縣也　寧陵古葛伯國亦魏信陵君邑　單父古單邑漢舊縣也又漢西防故城在今縣北　穀熟漢舊縣即殷之南亳湯所都也　下邑秦漢舊縣　碭山漢[illegible]鄉故城在縣之西北

譙郡東至彭城郡五百里南至汝陰郡二百五十里西至淮陽郡二百里北至淮陽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汝陰郡五百九十里西南到淮陽郡二百九十里西北到淮陽郡三百二十里東北到南城郡五百里去西京一千七百四十里去東京八百九十八里戶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口六十五萬五千二百

亳州今理譙縣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即其地也其後改為譙春秋時為陳國之譙邑戰國時屬宋秦屬碭郡漢屬

沛郡後漢爲沛國兼置豫州理於此魏置譙郡晉因之後魏置南兗州後周改爲亳州兼置陳留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譙郡大唐爲亳州或爲譙郡領縣八

譙有渦水魏黃初中文帝自譙循渦入淮有古焦城渦音戈　臨渙漢銍縣有嵇山晉嵇康因而改姓有渙水銍陟栗反　永城有碭山漢高帝隱於芒碭山澤間即此地漢芒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太邱縣故城在西北　鄲漢舊縣又有漢建平縣故城在今縣西北一名馬須城鄲音才何反　眞源古之苦縣老子生於此

鹿邑漢鄲縣地　城父春秋時陳國之夷邑左傳楚靈王敗於乾谿即此有肥水泡漢水　蒙城漢山桑縣後魏置渦州及渦陽縣東魏置蒙郡後曰山桑又有漢垂惠聚在縣西北

濟陰郡東至魯郡三百二十里南至睢陽郡一百六十里西至陳留郡二百里北至濮陽郡一百七十里東南到睢陽郡一百六十里西南到陳留郡二百四十里西北到靈昌郡二百五里東北到濟陽郡四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七十里去東京六百五十里戶十萬一千二百九十口六十萬六千二百五十

曹州今理濟陰縣　昔唐堯所居州界有堯塚　在周爲曹國之地周武王弟曹叔振鐸所封地昔湯伐桀桀敗走三朡三朡國名湯又伐之俘厥寶玉在此也朡音宗　戰國時屬宋秦屬碭郡漢改爲梁國景帝分梁爲濟陰國宣帝更名定陶後爲濟陰郡後漢因之晉爲濟陽郡後魏置沛郡及西兗州後周改西兗爲曹州隋爲濟陰郡大唐復爲曹州或爲濟陰郡領縣六

濟陰古三朡亭在縣東北有曹南山有汜水即漢高帝即位之地汜音泛取泛愛之義漢濟陰郡城今縣是也亦漢定陶縣地朡與蹙同菏澤在今縣城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　成武漢舊縣隋置戴州　寃句有漆園莊周爲吏之所漢濟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南後漢光武生於此有古煮棗城句俱巨反　考城有北亳成湯都也梁國有二亳南亳在穀熟此亳在蒙北即北亳也亦曰景亳亦古戴國也又有北部城左傳云取部大鼎即此　南華漢離狐縣地天寶初改爲　乘氏古曰乘邱漢句陽故城在今縣北左傳盟句瀆之邱是也

潁川郡東至淮陽郡二百八十里南至汝南郡三百二十里西至東京三百三十里北至滎陽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淮陽郡三百里西南到臨汝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東京三百二十里東北到陳留郡三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二十里去東京三百三十里戶八萬六千四十口五十二萬五千二百五十

許州今理長社縣　春秋許國七國時爲韓魏二國之境秦爲潁川郡漢高帝爲韓國尋復故後漢因之獻帝都之魏文帝受禪於此及晉並爲潁川郡後魏亦同潁川郡西魏初得之後入東魏西魏將王思政鎮守東魏將圖之二百日城陷即今長葛縣界故長社城

也改爲鄭州後周改曰許州隋復爲潁川郡大唐爲許州或爲潁川郡領縣六

長社（漢舊縣其社中樹暴長故曰長社有高陽里郡城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豪里）鄢陵（漢舊縣春秋鄭伯克段於鄢即此也）長葛　臨潁（後漢舊縣）許昌（漢許縣獻帝都於此魏文改曰許昌在今縣南三十里許昌故城是）扶溝（漢新汲縣故城在西故固城在鄢西南周迴有水勢甚固故爲名）

淮陽郡（東至譙郡二百里南至汝南郡平興縣二百五里西至潁川郡二百八十里北至陳留郡雍邱縣二百二十里東南到汝陰郡二百里西南到汝南郡界二百六十里西北到陳留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睢陽郡三百八十一里去西京一千五百一十四里去東京七百里戶六萬二千七百一十九口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五十）

陳州（今理宛邱縣）昔庖犧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周初封舜後嬀滿於此以備三恪爲陳國楚滅爲縣楚頃襄王自郢徙於此戰國時爲楚魏二國之境秦屬潁川郡漢汝南郡淮陽國之地後漢亦同晉爲汝南郡梁國二境地兼置荊河州（領郡國十理於此）後魏置陳郡又置北揚州（理於此）北齊改北揚州爲信州（以百姓守信不附侯景故曰信州）隋置陳州煬帝初州廢置淮陽郡大唐爲陳州或爲淮陽郡領縣六

宛邱（周時陳都宛邱有古固陵城項羽南走固陵即此也漢淮陽郡故城在今縣西南有百尺堰東門池）項城（古項子國漢西華縣後曰項城）南頓（舊置南頓郡地）西華（漢長平縣）太康（漢陽夏縣又有扶樂故城在北）溵水

汝陰郡（東至壽春郡二百五十里南至弋陽郡三百八十五里西至汝南郡四百里北至譙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壽春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汝南郡褒信縣二百二十里西北到淮陽郡三百里東北到彭城蘄縣四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八百里去東京九百九十里戶二萬九千三十七口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七）

潁州（今理汝陰縣）春秋時胡子國也戰國時屬楚秦爲潁川郡地兩漢爲汝南郡地魏置汝陰郡（司馬宣王使鄧艾屯田於此）後廢晉武帝復置汝陰郡後魏置潁川郡隋復爲汝陰郡大唐爲潁州或爲汝陰郡領縣四

汝陰（漢舊縣有寢邱史記曰蒙恬伐寢徐廣又曰固始寢邱也按固始今弋陽郡縣亦漢寢邱地也又有漢細陽故城在西北）下蔡（古蔡國又吳州來之邑也左傳曰蔡成公自上蔡遷於州來謂之下蔡梁大同中於硤石山築城拒東魏即今縣城也）潁上（漢置慎縣地故城在今縣西北又有故甘城梁置下蔡郡有關吳魏以來關防津濟之所）沈邱（隋置沈州神龍初分汝陰縣置此縣魏王凌欲興兵討司馬宣王宣王覺自往襲凌懼面縛邱頭因曰武邱即此）

汝南郡[illegible]里東南到弋陽郡淮[illegible]水中流為界二百里西南到淮安郡桐柏縣界一百八十里西北到臨汝郡襄城[illegible]

縣二百八十一里東北到淮陽郡一百八十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四十五里去東京六百七十里戶七萬六千三百六十口四十四萬六十九

今荊河州今理汝陽縣 春秋時沈蔡二國之地戰國時為楚魏二國之境秦屬潁川郡漢高帝置汝南郡後漢因之魏晉亦曰汝南郡宋初因之兼置荊河州理於此領郡十以為重鎮常珍奇守之元嘉二十六年後魏主太武率兵攻圍汝南太守陳憲守拒四十餘日魏人積屍與城齊不拔而退 後魏置荊河州理於此 東魏置行臺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舒州尋復曰荊河州其後改洛州為荊河州以此為豫州尋改曰蔡州後置汝南郡隋初郡廢煬帝復置汝南郡大唐為荊河州或為汝南郡郡城即懸瓠城形若垂瓠故城取名焉領縣十一

汝陽漢北宜春縣汝城在今縣西南又漢平與縣故城在今縣東汝水南北又有漢安城縣故城在東南有二龍鄉月旦里鴻郤陂在縣東 上蔡古蔡國蔡叔之始封地漢舊縣 平輿古沈子國今沈亭是也漢舊縣 郾城漢舊縣又有古召陵城在今縣東即齊桓公盟會所又有堂谿蘇秦曰韓之劍戟出堂谿又有漢定陵故城在縣西北又有漢西平縣城在今縣南古征羌城在東南 西平古柏子國也漢舊縣 吳房漢舊縣古房子國漢安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 朗山有朗陵山漢朗陵縣在今縣西南有道城即道國也春秋云江黃道栢國 真陽漢愼陽縣又漢新陽縣故城在西南梁白泃城成城在此後魏將奚雄曰梁之北面重鎮也 新息古息國漢舊縣也又有漢安陽縣故城即春秋時江國也 褒信漢鄎縣也 新蔡古呂國後蔡侯自下蔡徙都於此故曰新蔡漢鮦陽縣故城在北又有葛陂俗云後漢費長房投竹化成龍處亦後漢舊陵縣也鮦直瀧反

淮安郡東至汝南郡二百七十里南至漢東郡四百里西至南陽郡三百二十里北至臨汝郡四百二十里東南到義陽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襄陽郡三百三十里西北到臨汝郡魯山縣四百四十里東北到汝南郡吳房縣三百一十九里去西京一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六百四十里戶四萬一千七百五十口一十六萬三千四百九十

唐州今理比陽縣 春秋楚地戰國時屬韓秦漢並南陽郡地後漢亦然晉屬南陽國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為淮州為重鎮置兵以備東魏隋改為顯州煬帝改為淮安郡大唐為唐州或為淮安郡領縣七

比陽漢舊縣後魏置殷州及陽城郡方城山自比陽相比連百里號曰方城馬城陂在縣北溉田萬頃 慈丘後魏置江夏郡 方城漢堵陽縣西魏置襄邑郡有方城山一名黃成山 湖陽古之蓼國前漢湖陽縣後漢棘陽壘故城在今縣北古謝[illegible]也在棘水之陽有

唐子山又曰西唐山漢高鳳隱處　平氏漢舊縣　桐栢因山為名淮水所出梁置華州及上川郡大木山祖逖為荊河郡州刺史藏家屬於此山　泌陽漢舞陰縣故城在今縣北有泌水在縣南後漢光武初起兵破王莽將甄阜梁邱賜之處泌音祕

南陽郡東至淮安郡三百二十里南至襄陽郡一百八十里西至上洛郡六百四十八里北至臨汝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淮安郡四百一十里西南到武當郡三百四十里西北到弘農郡七百里東北到淮安郡四百五十里去西京九百二十里去東京六百七十里戶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口一十六萬六百七十

鄧州今理穰縣本夏禹之國春秋時申伯鄧侯二國之地戰國屬韓後沒於秦封魏冉為穰侯尋而屬楚始皇平天下置南陽郡兩漢因之晉為南陽國及順陽義陽二郡之境宋齊並為南陽郡後魏置荊州西魏為重鎮置兵以備齊初改為鄧州煬帝初為南陽淯陽二郡地大唐為鄧州或為南陽郡領縣七　穰漢順陽故城在今縣西亦後漢穰縣地後魏馬圈鎮在縣北齊大將陳顯達攻圍四十餘日不下敗歸亦漢涅陽縣地又有六門堰鉗盧陂並漢召信臣所築溉田三萬頃又有漢朝陽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今謂之朝城涅怒結反　南陽古申國漢置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又漢杜衍縣在今縣西又有後漢淯陽縣故城在淯水之陽　向城漢西鄂縣故城今縣南有魯陽關及魯陽山及青山漢張衡墓亦在縣南崔瑗作碑見在北重山在縣北即是三鵶之第一又北分嶺山嶺北即三鵶之二鵶也共第三鵶入臨汝郡魯山縣界　內鄉於中郎此地本楚之丹邑有丹水淅水舊置淅郡即漢淅縣楚之白羽也又有漢丹水縣故城在今縣西南檢地志云戰國張儀所言商於地按荊州圖則云今縣東七里於村習所言商於地也　菊潭有菊水傍水居人飲此水多壽也　新野漢舊縣或曰棘陽縣有樊陂在西南有光武鄧晨宅　臨湍漢冠軍縣霍去病所封有湍水

武當郡東至南陽郡二百四十里南至房陵郡二百六十八里西至康安郡七百里北至南陽郡內鄉縣二百六十里東南到襄陽郡界三百七十里西南到房陵郡三百六十里西北到上洛郡上津縣石丹山界三百里東北到南陽郡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九百二十里去東京九百一十里戶九千二百口四萬六千二百九十

均州今理武當縣戰國時屬韓秦屬南陽郡漢為南陽漢中二郡地後漢因之魏屬南鄉郡晉宋並屬順陽郡後置武當郡齊於此僑立始平郡尋改為齊興郡梁置興州後周改為豐州隋初郡廢改為均州煬帝初州廢改為淅陽郡今郡城即後[illegible]漢大唐為均州或為武當郡領縣三　武當漢舊縣有古塞城在縣北戰國時楚築以備秦[illegible]　鄖鄉

至於錫穴即此也西晉改為鄖鄉……音云豐利縣地……

襄陽郡東至漢東郡三百五十里南至江陵郡四百七十里西至房陵郡四百九十里北至南陵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富水郡三百十六里西南到夷陵郡五百七十里西北到武當郡三百七十里東北到淮安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千一百八十里去東京八百五十里戶四萬六千五十六口二十三萬一千四百

襄陽今理襄陽安養二縣禹貢荊河州之南境南漳一縣則荊州之域餘並荊河州之域春秋以來楚地秦南郡之北界二漢屬南郡南陽二郡地至獻帝時魏武始置襄陽郡亦為重鎮蜀將關羽攻沒于禁等十軍兵勢甚盛徐晃屯守不下曹公謂晃曰全襄陽子之功也後孫權帥兵向南時曹仁鎮之司馬宣王言於魏文王曰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地不可失也晉初因之兼置荊州理於此平吳後理江陵東晉僑置雍州時以雍州既沒流人聚此魏該朱序皆鎮焉宋文帝割荊州置雍州領郡十七理於此襄陽去江陵步道五百勢同脣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自東晉庾翼為荊州刺史將謀北伐遂鎮襄陽田土肥良桑梓遍野常為大鎮北接宛洛跨對楚沔為鄢郢北門部領蠻左齊梁並因之亦為重鎮後梁蕭詧附庸於西魏而都於此西魏改曰襄州隋復為襄陽郡大唐因之領縣七

襄陽漢中盧縣也蓋徙越人於此在襄水之陽又有漢水及峴山又有馬鞍山昔晉劉弘山簡九日宴處

臨漢漢樊縣也西魏置河南郡有古樊城及宛水又有鄧城鄧音憂即古鄾子國也蕭齊明帝建武中將曹武鎮守後魏主孝文帝率兵十萬攻圍樊城不下舊名安養天寶中改為

穀城春秋時穀國也有陰縣城亦在此又有漢故酇城在縣東北漢之酇縣也蕭何所封說文云酇音贊酇縣在南陽酇在河反縣在沛郡按班固泗水亭高祖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第一受封於酇又江統徂淮賦云戾酇城而倚軒實蕭公之故國謂何封沛縣之酇明矣近代戴規辯字與姚察訓纂傍將衆說俱因此論規即斷云何封沛之酇夫人封南陽之酇臣瓚及文穎等注皆據茂陵書蕭何所封在南陽按茂陵書在武帝崩日去何不遠指事為親且地理志以酇為侯國酇則不言又何本傳子祿薨無子高后封何夫人同為酇侯小子延為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為酇侯尋筑陽距酇三十餘里若唯夫人封酇則小子延獨繼其母予國不然也鮑至南雍州記云城內見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為城隍神遠近所推茂陵書亦可依矣

宜城楚之鄢都謂之鄢有蠻水漢黎邱城在縣北又漢宜城縣在今縣南其地出有美酒舊名率道天寶中改為

義清春秋廬戎國秦山都縣故城在今縣之東南

樂鄉春秋若國之地有若鄉若水中城山在縣西南山有城壘極嶮峻

南漳漢臨沮縣有荊山禹貢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即此山卞和得玉之處有地名柤中吳朱然屯處

漢東郡東至安陵郡一百五十里南至富水郡四百六十里西至襄陽郡一百五十里北至淮安郡四百里東南到安陸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富水郡四百六十里西北到淮安郡四百三十里東北到襄陽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里去東京一千八十里戶二萬二千七百五十口一十萬三千七百十

隨州光化郡在今郡東南三十餘里則荆州之城餘則荆河州之域今理隨縣春秋隨侯之國左傳曰漢東之國隨為大其後屬韓秦二漢並屬南陽郡秦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宋齊因之西魏置并州後改曰隋州隋分其地置漢東舂陵二郡大唐併為隨州或為漢東郡領縣四

隨漢舊縣後漢初平林兵起在縣東北地名也梁置曲陽郡東北有三鍾山

棗陽後漢蔡陽縣光武舊宅在今縣南二里有白零為又有漢舂陵故城在今縣東漢元帝時自水陵泠道縣徙於此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後魏置南荆州隋置舂陵郡城有漢襄鄉故城在東北梁下溠戍在縣東南百有餘里後魏宣武正光初南伐破之置鎮梁又破鎮置郡溠側駕反

唐城後魏曰厥西置義陽郡後曰肆州或曰唐州

光化自漢至宋為隨縣地齊為安化縣西魏文帝改為

風俗

荆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纖嗇韓國分野亦有險阻蘇秦謂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鞏成皐則今滎縣汜水也宜陽商阪即今福昌山及商山也宛穰今南陽界陘山今密縣山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徙居纔過三紀自西晉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執懷帝至後魏太和十九年經百八十七年遷都至永熙三年又經三十九年分為東西魏矣逮乎二魏爰及齊周河洛汝潁迭為攻守夫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輸便萬國之享獻不恃險害務修德刑則卜代之期可延久也

通典卷一百七十七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八

古冀州上今置郡府二十二縣一百二十七

河內 懷 五縣 河內 修武 獲嘉 武德 武陟　　汲郡 衛 五縣 汲 衛 新鄉 共城 黎陽

鄴郡 相 十一縣 安陽 堯城 洹水 滏陽 內黃 鄴 林慮 臨河 湯陰 成安 臨漳

廣平 洺 十縣 永年 雞澤 曲周 清漳 邯鄲 臨洺 武安 洺水 肥鄉 平恩　　鉅鹿 邢 九縣 龍崗 南和 平鄉 鉅鹿 沙河 任 內邱 青山 堯山

信都 冀 九縣 信都 南宮 堂陽 武強 下博 棗強 衡水 阜城 武邑　　趙郡 趙 九縣 平棘 元氏 昭慶 欒城 贊皇 高邑 柏鄉 臨城 寧晉

常山 鎮 九縣 眞定 鹿泉 井陘 靈壽 藁城 九門 石邑 房山 行唐

博陵 定 十一縣 安喜 北平 鼓城 恒陽 新樂 義豐 望都 無極 唐昌 陘邑 深澤

河間 瀛 六縣 河間 博野 束城 樂壽 高陽 平舒　　文安 莫 六縣 鄚 清苑 任邱 文安 長豐 唐興

饒陽 深 四縣 饒陽 安平 鹿城 陸澤　　上谷 易 八縣 易 遂城 淶水 容城 滿城 玉迴 樓亭 坂城

范陽 幽 十一縣 薊 歸義 范陽 安次 固安 昌平 潞 永清 良鄉 武清 廣寧

順義 順 一縣 賓義　　歸化 分順州置 一縣 懷柔

歸德 燕 一縣 遼西　　嬀川 嬀 二縣 懷戎 嬀川

漁陽 薊 三縣 漁陽 三河 玉田　　密雲 檀 二縣 密雲 燕樂

北平(平)三縣(盧龍石城馬城)

柳城(營)一縣(柳城)

古冀州

禹貢曰冀州既載(載始也冀州堯都故禹理水自此而始也以唐虞之都不言封略餘州所至即是其境矣)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壺口山在今文城郡吉昌縣雷首山也雷首在今河東郡河東縣此山凡有八名即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猪山獨山等名是也太岳在今平陽郡霍邑縣即霍山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太原今太原府岳陽即霍山也亦曰太岳)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今河內郡也底致也績功也衡漳謂漳水橫流而入河在今廣平郡西北肥鄉縣界也)厥土惟白壤(柔土曰壤)恒衛既從大陸既作(恒衛二水也恒水出恒山在今博陵郡恒陽縣界衛水在今常山郡靈壽縣西山所出大陸澤鄭玄云在鉅鹿北言水從故道可以耕作今趙郡象城縣界)島夷皮服(海曲曰島居島之夷而衣其皮)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海邊山名在今北平郡盧龍縣言禹夾行此山之右入河逆山也)[illegible]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並置牧周禮職方曰河內曰冀州山曰霍藪曰楊紆(爾雅云[illegible]冀州藪[illegible]陽紆而此以為[illegible]義及所在也)川曰漳浸曰汾潞(漳水出今上黨郡長子縣界汾水出今樓煩郡靜樂縣山潞水出今密雲郡密雲縣也)其利松柏人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故曰冀州

其在天官昴畢則趙之分野(漢之趙國信都真定常山中山涿郡之高陽鄚州鄉廣平鉅鹿河間勃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皆其分也今鄴郡廣平鉅鹿信都趙郡常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高平上黨樂平陽城太原定襄雲中單于鴈門之西南境樓煩之南境西河之東境皆是也)尾箕則燕之分野(漢之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勃海之安次皆其分也今[illegible]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媯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馬邑安邊鴈門之東北境樓煩之北境皆是也)兼得魏衛之交(漢之西河今昌化之北境西河之西境宜屬秦漢之高陵以東盡河內今河東平陽文城太寧昌化之南境絳郡陝郡之河北地河內之西境並宜屬魏漢之河南野王朝歌今河內之東境汲郡皆宜屬衛矣)

秦平天下置郡為鉅鹿(今常山信都趙郡之東北境博陵郡之西境鉅鹿之南境北境饒陽之南境兼兗州之域景城之南境皆是也)邯鄲(今廣平鄴郡鉅鹿之南境趙郡之西南境皆是也)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媯川歸化順義歸德饒陽之北境趙博陵之東境及兗州之域景城之北境皆是也)漁陽(今漁陽密雲郡地皆是也)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今柳城及北平郡之東境皆是也)河東(今河東絳郡陝郡之北境[illegible]上黨[illegible]太原西河昌化定襄及鴈門代郡今安邊及馬邑[illegible]

鴈門今[illegible]門之北境皆是也雲中今[illegible]于府是也及三川郡之北境今河內郡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國九幽州領郡國十并州領郡[illegible]九古冀州西境則屬司隸今河東絳郡平陽河內汲郡後漢並因前代為冀州理於鄗鄗今趙郡高邑縣袁紹曹公理鄴鄴今郡縣鄗呼各反幽州理薊今范陽郡縣并州理晉陽今太原府魏並因之晉置冀州領郡國十三理房子今趙郡縣幽州領郡國七理涿今范陽郡是也并州領郡國六惠帝之後其地淪沒於劉元海石勒慕容儁又為苻堅所陷堅敗慕容垂據之後屬後魏自此分割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北道范陽汲郡鄴郡廣平饒陽河間常山博陵信都趙郡鉅鹿文安上谷北平密雲嬀川漁陽柳城歸德順義歸化等郡河東道河東絳郡北平平陽太原上黨西河高平大寧昌化文城陽城定襄樂平鴈門樓煩安邊雲中馬邑等郡兼分入都畿河內郡關內道單于

河內郡東至汲郡二百六十里南至　西至河南府濟陰縣七十三里北至高平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滎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河南府一百四十里西北到河南府界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汲縣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九百九十里去東京一百四十里戶五萬四千一百口三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懷州今理河內縣禹貢覃懷之地禹貢曰覃懷底績太行山在焉周為畿內及衛邘雍三國邘音于春秋時又屬晉左傳襄王賜文公陽樊隰原攢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杜注云晉山之南河之北故曰南陽也又云武王克商蘇忿生以溫為司寇其田有隤懷是也隤徒回反戰國時為魏衛二國之境秦始皇滅衛其君角徙居野王阻共山保之胡亥廢角為庶人以其地屬三川郡項羽立司馬卬為殷王王河內漢高帝初為殷國尋更名河內郡後漢因之晉為河內汲二郡地後魏置懷州兼置河內郡隋初郡廢而懷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河內郡大唐因之亦為東畿內之郡領縣五

河內漢野王縣有沁水自河南府濟源界流入脩武本殷寧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寧故曰脩武有古南陽城漢山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有濁鹿城漢獻帝為山陽公居於此矣獲嘉漢武幸緱氏至汲縣之新中鄉得南越相呂嘉首因立獲嘉縣後周置修武郡隋置殷州是也武德周司寇蘇忿生之邑東魏置武德郡漢射犬故城在今城北又有漢平皋縣故城在今縣西武陟漢懷縣故城在今縣西

汲郡東至靈昌郡一百一十里南至靈昌郡酸棗縣七十五里西至河內郡二百六里北至鄴郡一百九十里東南到靈昌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河內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高平郡陵山縣四十里東北到鄴郡臨河縣

一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九十里去東京三百九十里戶四萬六千九百八十口二十萬七千九百八十

衛州今理汲縣殷之舊都周既滅殷以殷餘人封康叔為衛君居河淇之間故商墟也其後衛為翟人所滅齊桓更封衛於河南楚丘而河內殷墟復屬於晉戰國時屬衛秦并天下為東郡三川二郡之地二漢為河內魏二郡地魏置朝歌郡晉改置汲郡後魏亦為汲郡東魏置義州後周為衛州又分置修武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為汲河內二郡地大唐為汲郡領縣五

汲漢舊縣牧野之地即紂都近郊三十里即此也 衛漢朝歌縣古殷朝歌城在今縣西紂都有鹿臺謂之殷墟上宮臺詩曰要我乎上宮即此也今縣西北有黑山禁門山孫登隱處淇水出共山東至今縣界入河謂之淇水口漢建安中曹公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為枋頭晉大將軍桓溫為慕容暐將慕容垂所敗於枋頭即此也枋音方淇音其 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 共城古共伯國故城在縣東漢共縣 黎陽漢舊縣魏置黎州及黎陽有白馬津即酈生所云杜白馬之津是也後魏改為黎陽津又有枉人山古凡伯國在北有大坏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檀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皋山是大坏山誤也

鄴郡東至魏郡二百十里南至汲郡一百九十里西至上黨郡三百里北至廣平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汲郡黎陽縣一百六十里西南到高平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上黨郡黎城縣三百里東北到廣平郡肥鄉縣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二十五里去東京五百六十里戶十萬九千四百五十口五十九萬一百九十六

相州今理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後屬趙秦兼天下為邯鄲郡地漢為魏郡後漢因之魏武王建都於此魏氏都在鄴縣晉亦為魏郡後趙石季龍前燕慕容儁並都之皆都於鄴冉閔為慕容儁所滅慕容暐為苻堅所滅後魏道武置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義東魏靜帝初遷都於此改置魏尹及置司州牧北齊又都焉改為清都郡置尹後周武帝平高緯也後周置相州及魏郡自故鄴移治安陽城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魏郡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技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為訴訟也大唐為相州或為鄴郡領縣十一

安陽漢魏郡城在今縣東北有韓陵山即高歡破爾朱兆之所又有丹藍嵯山 堯城有丹朱陵又有舜陽聚故城在今縣東左傳云晉荀盈卒於戲陽注云內黃縣戲陽城戲與衛同許宜反 洹水有洹水音桓 滏陽有漳河滏水隋置慈州[illegible] 內黃漢舊縣有繁河漢繁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 鄴後漢末冀州刺史[illegible]

理於此有魏武帝文帝甄后等三陵臺東魏北齊皆都於此後周……縣西晉史曰石勒諸將佐議欲都於鄴將攻三臺張賓進曰三臺險固攻守未可卒下於是進據襄國林慮隆慮後漢避殤帝諱改爲臨慮臨河有王莽河古淇河及顓頊陵在焉湯陰古羑里城紂拘周文王之所漢蕩陰縣蕩音湯成安漢斥邱縣故城在東南地斥鹵故名焉臨漳

廣平郡東至清河郡臨清縣一百二十里南至鄴郡一百八十里西至上黨郡涉縣界二百五十里北至鉅鹿郡南和縣五十里東南到魏郡魏縣界九十里西南到鄴郡滏陽縣界七十里西北到鉅鹿郡沙河縣界六十里東北到清河郡宋城縣一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八十里去東京七百六十里戶八萬九千二百九十口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

洺州今理永年縣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衡漳在今郡南肥鄉縣界春秋時赤狄之地晉荀林父郎赤狄於曲梁敗此其後屬晉七國時趙所都秦幷天下屬邯鄲郡漢初置廣平國武帝改爲平干國宣帝復爲廣平國後漢光武省廣平入鉅鹿郡後爲魏郡之西部魏改爲廣平郡晉因之後魏爲廣平郡後周置洺州隋煬帝初置武安郡大唐初劉黑闥都之尅平置洺州或爲廣平郡領縣十

永年漢曲梁縣也又漢廣平縣故城在今縣北隋以煬帝諱改曰永平雞澤有沙河曲周漢舊縣故城在今縣西南紂鉅橋倉亦在於此清漳南近漳水邯鄲戰國時趙國所都自敬侯始都之有叢臺洪波臺亦漢舊縣邯山名鄲盡也漢趙王如意溫明殿在此爲臨洺漢易陽縣北齊置襄郡武安漢舊縣有武安城趙奢與秦軍戰鼓譟武安屋瓦皆震即此也洺水有衡漳瀆或云禹貢曰覃懷底績至於衡漳卽此也肥鄉漢列人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有漳水平恩漢舊縣

鉅鹿郡東至清河郡二百三十里南至廣平郡臨洺縣六十五里西至樂平郡縣二百四十里北至趙郡一百七十里東南到廣平郡曲周縣一百十里西南到廣平郡武安縣一百二十里西北到太原郡樂平縣五十里東北到信都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六百七十里去東京八百五十里戶六萬七千六百六十口四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

邢州今理龍岡縣古祖乙遷於邢卽此地亦邢國也春秋時衛侯滅邢齊僖公時晉伐衛取邢其地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爲鉅鹿邯鄲二郡地項羽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更名信都曰襄國卽其地也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地後漢因之晉爲鉅鹿趙二國石勒都於此張賓進說曰襄國因山憑險形勝之國可都之後魏爲鉅鹿郡隋置邢州煬帝初置襄國郡大唐爲邢州或爲鉅鹿郡領縣九

龍岡秦爲信都縣項羽改爲襄國漢至隋始改爲龍岡夷儀嶺在縣北百五十里左傳云邢遷於夷儀卽此南

和（漢舊縣後周置南和郡）　平鄉（亦漢舊縣地或云秦置鉅鹿郡於此即古大鹿之野有沙邱之臺紂所築即始皇死處）　鉅鹿（漢南䜌縣地漢鉅鹿今平鄉縣也）　沙河（漢襄國縣地隋置）　任縣（漢張縣地）　內丘（漢曰中邱隋以國諱改之）　青山（隋置）　堯山

信都郡（東至平原郡二百十里南至淸河郡一百三十里西至趙郡一百六十里北至河間郡二百三十里東南到博平郡三百里西南到鉅鹿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饒陽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景城郡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一百里戶十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口八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

今之冀州（理信都縣）古冀兗二州之域（禹導河自太邳山北過洚水至於大陸按地理志洚水南自淸河郡經城縣界入當都郡南宮縣界又東北入信都縣界水經云洚故瀆又東北經辟陽亭北又經信都城東散入澤渚按辟陽亭在今郡理東南三十五里今縣乃漢信都國城則郡理東入兗州之域郡理西入冀州之域）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爲鉅鹿郡地漢高帝置爲信都國景帝改爲廣川國宣帝復爲信都國後漢明帝更名樂成國安帝更名安平國漢末兼置冀州（領郡國九理於此）晉亦然後魏爲長樂郡兼置冀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郡廢而冀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信都郡大唐爲冀州龍朔二年改爲魏州咸亨三年復舊或爲信都郡（郡今理即漢信都國城）領縣九

信都（漢舊縣禹導河北過洚水即此亦曰枯洚渠西南自南宮縣界入漢昌城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扶柳縣故城在今縣西）　南宮（漢舊縣漢呂后封張敖子偃爲南宮侯即此洚水故瀆南自淸河郡經城縣界入）　堂陽（漢舊縣在堂水之陽）　武强（漢武隧縣）　下博（漢舊縣）　棗强（漢舊縣又有漢廣川縣故城在今縣東北）　衡水（有衡漳故瀆）　阜城（漢舊縣）　武邑（漢舊縣洚水西南自衡水縣界而東北經縣城西北）

趙郡（東至信都郡一百六十里南至鉅鹿郡一百七十九里西至太原府五百五十九里北至常山郡一百里東南到信都郡陽河相去一百六十五里西北到常山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鉅鹿郡一百九十五里東北到博陵郡三百十七里去西京一千八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十里戶六萬一千一百六十三口三十七萬四千七百十二）

趙州（今理平棘縣）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爲邯鄲鉅鹿二郡地後漢屬常山國鉅鹿郡地兼置冀州（領郡國九理鄗今高邑縣）是晉爲趙國亦置冀州（領郡國十三理房子今縣）後魏爲趙郡明帝兼置殷州北齊改殷州爲趙州郡仍舊隋改置欒州煬帝改爲趙州尋復爲趙郡大唐爲趙州或爲趙郡領縣九

平棘（漢南平棘縣故城在今縣南又有漢宋子縣故城在今縣北有槐水）　元氏（漢舊縣漢常山郡故

城在今縣西後漢光武……彭寵陰后生明帝於此 昭慶 ……郡隋為大陸縣有大陸澤舊是象城天寶中改為 欒城 ……縣地 贊皇 皇山 高邑 漢之鄗縣光武即位更名高邑鄗音呼各反 柏鄉 漢鄗縣地漢南䜌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漢光武即位壇在此 臨城 漢舊縣也有泜水舊是房子天寶中改為 甯晉 漢癭陶縣

常山郡 東至博陵郡一百二十四里南至趙郡一百里西至太原府五百一十六里北至安邊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博陵郡鼓城縣一百九十里西北到鴈門郡五百四十里西南到太原府樂平縣三百二十里東北到博陵郡一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一百三十里戶五萬三千五百十口三十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七

鎮州 今理眞定縣 春秋時鮮虞國之地 左傳曰晉荀吳以上軍伐鮮虞注云中山新市縣也 戰國時屬趙 趙之東恒邑也 秦屬鉅鹿郡漢高帝置恒山郡後避文帝諱改曰常山郡亦屬眞定國後漢屬常山國晉復為常山郡後魏因之後周置恆州領常山郡隋初廢煬帝初州廢復置常山郡大唐乾元元年復為恆州或為常山郡天寶十五載改為平山郡元和十五年改為鎮州 領縣九 眞定 漢中山國之東垣邑亦漢舊縣漢新市縣故城在東北也 鹿泉 井陘口在此今謂之土門漢韓信破趙軍殺陳餘於此 井陘 漢舊縣古井陘井州今縣城武德初置實中甚固 靈壽 本中山國之都也漢舊縣故城在今西北衛水在今西山東北入滹沱河滹音乎沱音陀 槀城 後周置鉅鹿郡隋置廉州漢槀縣故城在今縣西壘故肥子國漢以為縣亦在今縣西南 九門 漢舊縣 石邑 漢舊縣井陘山在險固故李左車說陳餘曰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請守之不從故城在今縣西北俗謂之人文城有卑山卑音[illegible]今名抱犢山西面危絕山頂有二泉後魏葛榮亂百姓抱犢上山因名焉 房山 漢蒲吾縣後漢房山縣在西北俗名曰王母山上有西王母祠 行唐 漢舊縣滋水所出

博陵郡 東至河間府二百八里南至趙郡三百一十七里西至常山郡一百二十四里北至安邊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饒陽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常山郡一百二十里西北到常山郡行唐縣七十里東北到文安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里去東京一千二百里戶七萬六千六百口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六

定州 今理安喜縣 春秋白狄鮮虞國之地戰國時中山國後為魏所滅後又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之地漢高帝置中山郡 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 景帝改為中山國後漢因之晉亦不改後燕慕容垂移都於此 中山郡至慕容寶為後魏所陷 北岳常山在焉後魏為中山郡兼置安州道武帝改為定州後周置總管府領鮮虞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博陵郡後

改爲高陽郡大唐爲定州或爲博陵郡領縣十一 安喜古中山鮮虞地漢盧奴縣有盧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名焉 北平秦曲逆縣漢爲蒲陰縣蒲水所出在今縣西北 鼓城春秋鼓子國也漢[illegible]平縣故城在東南又有漢下曲陽縣在西 常陽漢上曲陽縣也常山在縣北一百四十里常水所出 新樂春秋時鮮虞國漢新市縣地蓋堯帝始封之唐國也 義豐漢安國縣又有漢解瀆亭在今縣東北 望都漢舊縣堯始封於此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有中人亭左人亭即今縣地也倒馬故關在縣西北極險要也 無極漢舊縣 唐昌漢苦陘縣又有中山故城在縣東北有漢石白河又西北有故關邑城即漢關縣 深澤漢南深澤縣 陘邑

河間郡東至景城郡二百里南至信都郡二百三十里西至博陵郡二百八里北至文安郡一百八里東南到景城郡弓高縣一百四十七里西南到饒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北到上谷郡二百十里東北到景城郡魯城縣二百五十七里去西京二千二百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里戶九萬五千二百四十口六十四萬二千五百二十二

瀛州今理河間縣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上谷郡之地漢屬涿郡後爲河間國後漢及晉因之後魏爲河間郡孝文帝分置瀛州隋初廢河間郡置瀛州煬帝初州廢復置河間郡大唐因之領縣六 河間漢州鄉縣後漢改武垣縣漢武帝得鉤弋夫人於此 博野漢博陵郡後徙安平又有漢蠡吾縣故城在今縣西蠡音禮 東城漢舊縣後魏置東州 樂壽漢曰樂城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漢又曰中水縣居兩河之間故曰中水 高陽漢舊縣後置高陽郡有易水 平舒晉置章武郡

文安郡東至　里南至河間郡一百八里西至上谷郡露山一百七十里北至范陽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景城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博陵郡二百五十里西北到上谷郡一百八十五里東北到北平郡八百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四十四里戶五萬五百十口三十二萬六千四百五十

莫州今理鄚縣其地歷代所屬與瀛州同大唐景雲二年分瀛州置鄚州開元十年改鄚爲莫其後或爲文安郡領縣六 鄚漢舊縣 清苑漢樂鄉縣漢高帝過趙封樂毅之後樂巨叔於此 任邱有狐狸淀淀堂練反 文安漢舊縣故城在東北 長豐 唐興

饒陽郡東至景城郡三百十五里南至魏郡五百里西至常山郡一百八十里北至上谷郡三百里東南到信都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趙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博陵郡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河間郡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五十里戶四萬八[illegible]

深州（今理饒陽縣）戰國時屬趙秦爲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爲涿郡地後漢屬安平國桓帝以後爲博陵郡晉爲博陵國後魏爲博陵郡北齊亦同隋初郡廢置深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分入博陵河間二郡大唐復置深州或爲饒陽郡領縣四

饒陽（漢舊縣有蕪蔞亭在此又有古博陵城饒陽城滹沱河舊在縣南即光武所渡魏武王因饒河故瀆決令北注新溝所以在今縣北蔞力俱反）安平（漢舊縣）鹿城（漢貰縣城在西南又有漢鄡城在東衡漳水今名衡水亦名苦水西南自趙郡甯晉縣界流入貰音時夜反鄡音苦堯反）陸澤（禹貢大陸澤在此）

上谷郡（東至范陽郡二百一十四里南至文安郡一百八十里西至安邊郡飛狐縣一百四十里北至嬀川郡懷戎縣南界廢岡城鎮東南到文安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博陵郡北平縣一百四十里西北到安邊郡二百二十里東北到范陽郡良鄉縣界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九十七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六十二里戶四萬四千九百十二口一十四萬五千八百七）

易州（今理易縣）春秋至戰國屬燕秦置上谷郡（晉書曰在谷之上頭故曰上谷）漢屬涿郡後漢因之晉爲范陽國後魏亦爲上谷郡隋初置昌黎郡後兼置易州煬帝初州廢置上谷郡大唐因之領縣八

易（漢故安縣故城在今縣南有涞易二水有燕臺昭王求仙處又有漢范陽縣故城在縣東南）遂城（古遂武也秦築長城之所起）淶水（漢之遒縣遒即由反）容城（漢舊縣）滿城　五迴　樓亭　坂城

范陽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里南至文安郡二百八十里西至上谷郡一百十四里北至嬀川郡二百十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歸化郡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里去東京二千六百八十里戶七萬九百六口三十九萬五百八十五）

幽州（今理薊縣）古之幽州蓋舜分冀州爲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爲號（幽州因幽都山以爲名也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列北荒矣）昔顓頊都於帝邱其地北至幽陵即此殷復省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曰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山在遼東今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藪曰貕養（貕養澤在今東萊郡昌陽縣界）川曰河泲（河在滄州無棣縣界舊泲合在今北海郡博昌縣界今無泲即濟水）浸曰菑時（菑在今淄川郡淄川縣界時在今北海郡臨濟縣界）其利魚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馬牛羊豕也）穀宜三種（黍稷稻）初武王定殷封召公奭於燕及秦滅燕以其地爲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谷郡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此爲幽州（領郡國十）其後開東邊置元

㢡樂浪等郡亦皆屬焉元菟樂浪等郡並今遼水之東宜在禹貢青州之地後改燕國曰廣陽郡後漢置幽州並因前代理於薊縣晉亦置幽州領郡國七理於涿今范陽郡晉劉琨陷於石勒慕容儁苻堅後入於魏其後分割不可詳也今之幽州謂范陽郡古涿鹿也應劭曰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是也即燕國之都焉謂之渤碣之間亦一都會也薊縣燕之所都渤即渤海碣碣石也秦為上谷郡之地漢高帝分置燕國後又分燕置涿郡及廣陽國有獨鹿鳴澤獨鹿山名鳴澤澤名皆在於此後漢為涿廣陽二郡地魏更名范陽郡晉為燕范陽二國兼置幽州領郡國七理於此慕容儁嘗都之後魏置幽州北齊置東北道行臺後周置燕范陽二郡隋初並廢煬帝初併置涿郡大唐為幽州或為范陽郡領縣十一

薊燕國都碣石宮漢為薊縣舊置燕都有桑乾水慕容儁都於此　歸義漢易縣也公孫瓚於此築城名曰易京後漢史曰瓚修營壘樓觀臨易河通遼海以鐵為門乃曰兵法云百樓不攻今吾諸營樓櫓千重積穀三百萬斛足以待天下之變焉袁紹所破後石季龍征慕容儁廻惡其固而毀之在今縣南十八里又有四馬水　范陽漢涿縣在范水之陽漢涿郡故城亦在此又有漢廣陽國城亦在西南有古亢陂溉田膏腴荊軻獻圖於秦即此　安次漢舊縣　固安漢方城縣也　昌平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古居庸關在縣西北齊改為納疑淮南子云天下九塞居庸是其一也舊置東燕州　潞漢舊縣有潞河漢平谷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安樂縣故城在西北　永清舊會昌縣天寶中改焉　良鄉漢舊縣　武清　廣寧

順義郡置在范陽郡內去西京及四至八到並與范陽郡同戶五千七百一十八口一萬八千百五十

順州理賓義縣在范陽郡城大唐天寶初置郡又改為順義歸化二郡領縣一　賓義

歸化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五里南至范陽郡八十里西至媯川郡二百里北至密雲郡七十里東南到漁陽郡二百十里西南到范陽郡八十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密雲郡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里戶八百七十七口三千三百六十九

順州之北境理懷柔縣天寶初置歸化郡與順義郡同領縣一　懷柔

歸德郡東至密雲郡八十里南至范陽郡九十里西至范陽郡昌平縣五十里北至山五里東南到後魏易京城西十里西南到庈城五里西北到乾河山五里東北到宋城鎮二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六十三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七十六里戶二千二百四十六口一萬一千[illegible]

燕州秦上谷郡地歷代土地與范陽郡同隋文帝時粟末靺鞨有厥稽部渠長率數千人舉部落內附處之柳城燕郡之北煬帝爲置遼西郡以取秦漢遼西之名也統遼西懷遠瀘河三縣大唐爲燕州或爲歸德郡領縣一

遼西

媯川郡東至密雲郡二百十里南至范陽郡二百里西至安邊郡二百二十九里北至張說新築長城九十里東南到范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安邊郡四百四十里西北到新長城爲界三百八十里東北到長城界七十八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九百里戶二千三百九十口一萬五百四十

媯州今理懷戎縣春秋戰國並屬燕秦爲上谷郡地二漢因之晉屬廣甯郡後魏孝明帝廢北齊置北燕郡隋屬涿郡大唐武德七年討平高開道後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爲媯州其後或爲媯川郡領縣一

懷戎漢潘縣地漢上谷郡城在此有涿鹿山及蚩尤城阪泉地及涿水黃顓山涿泉鳴雞山本名磨笄山趙襄子滅代其姊磨笄自殺因爲名代人憐之立祠有羣雞鳴於祠上故名鳴雞山史記云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遼陽郎此漢武破匈奴取河南地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與胡韋昭云在上谷晉太康地志又云在五原塞之北疑太康志誤

媯川

漁陽郡東至北平郡三百里南至三會海口一百八十里西至范陽郡二百十里北至慶長城塞二百三十五里東南到北平郡石城縣一百八十五里西南到范陽郡安次縣界一百二十五里西北到密雲郡二百一十七里東北到北平郡石城縣界盧龍戍二百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二十里去東京二千二十里戶四千二百二十九口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七

薊州今理漁陽縣戰國時屬燕秦置漁陽郡二漢因之隋文帝徙玄州於此幷立總管府煬帝初廢置漁陽郡大唐屬幽州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薊州或爲漁陽郡領縣三

漁陽漢舊縣有鮑邱水又名灅水古北狄無終子國也一名山戎凡三名七國時屬燕燕後漢爲右北平郡

三河

玉田

密雲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七里南至范陽郡潞縣界五十五里西至范陽郡昌平縣界一百三十里北至長城四十五里東南到范陽郡三河縣七十五里西南到范陽郡昌平縣七十里西北到長灅水鎮四十五里東北到長城障塞一百十里去西京二千六百八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四十五里戶六千一百三十八口三萬一千六百三十七

檀州（今理密雲縣）春秋及戰國並為燕地秦漢並屬漁陽郡後魏置密雲郡兼置安州後周改安州為玄州隋徙玄州於漁陽（今漁陽郡）尋復於今郡置檀州煬帝初置安樂郡大唐為檀州或為密雲郡領縣二　密雲（有潞水自塞外流入）燕樂（後魏置廣陽郡有長城）

北平郡（東至柳城郡七百里南至海一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北至塞百八十里東南到臨榆關一百八十里西南到馬城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石城縣一百四十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去西京四千三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二十里戶三千三十一口一萬三千七百七十）

平州（今理盧龍縣）殷時孤竹國春秋山戎肥子二國地也（今盧龍縣有古孤竹城伯夷叔齊之國也）戰國時屬燕秦為右北平及遼西二郡之境二漢因之晉屬遼西郡後魏亦曰遼西郡隋初置平州煬帝初州廢復置北平郡大唐因之領縣三　盧龍（漢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晉太康地志同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漢遼西郡故城在今郡東又有漢令支縣城臨閭關今名臨榆關在縣城東一百八十里盧龍塞在城西北二百里）石城（漢舊縣）馬城

柳城郡（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二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帳四百里去西京三千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一十里戶八百七十四口三千）

營州（今理柳城縣）殷時為孤竹國地（漢徒河縣之青山在郡城東百九十里棘城即顓頊之墟在郡城東南百七十里）春秋時地屬山戎戰國時屬燕秦并天下屬遼西郡二漢及晉皆因之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為龍城遂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宮（皝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鬭於龍山皝率僚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翫解角而去皝大悅號和龍宮）後燕慕容寶北燕馮跋相繼都之（至慕容雲為馮跋所滅至馮弘為後魏所滅也）後魏置營州後周武帝平齊其地猶為高寶甯所據隋文帝時討平寶甯復以其地為營州煬帝初州廢置遼西郡大唐復為營州或為柳城郡領縣一　柳城（有龍山鮮卑山在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

習里未詳孰是青山石門山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漢扶黎縣故城在[illegible]陰其龍山即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漢故徒河縣城和龍城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餘里西北與奚接北與契丹相接

通典卷一百七十八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九

古冀州下今置郡府十九縣一百三

河東蒲八縣河東 桑泉 猗氏 安邑 解 虞鄉 寶鼎 永樂

絳郡絳十一縣正平 曲沃 翼城 絳 聞喜 垣 夏 龍門 稷山 萬泉 太平

平陽晉九縣臨汾 襄陵 霍邑 冀氏 汾西 洪洞 神山 趙城 岳陽

高平澤六縣晉城 陵川 沁水 端氏 高平 陽城

上黨潞十縣上黨 長子 潞城 壺關 銅鞮 武鄉 屯留 黎城 涉 襄垣

樂平儀四縣遼山 榆社 和順 平城

陽城沁三縣沁源 和川 綿上

太寧隰六縣隰川 太寧 石樓 永和 溫泉 蒲

文城慈五縣吉昌 仵城 文城 呂香 昌寧

西河汾五縣隰城 介休 靈石 孝義 平遙

太原幷十三縣太原 晉陽 文水 陽曲 樂平 清源 太谷 祁 榆次 盂 壽陽 廣陽 交城

樓煩嵐四縣宜芳 合河 靜樂 嵐谷

昌化石五縣離石 定胡 平夷 臨泉 方山

鴈門代五縣鴈門 五臺 繁時 崞 唐林

定襄忻二縣秀容 定襄

安邊蔚三縣靈邱 飛狐 安邊

馬邑朔二縣善陽 馬邑

雲中雲一縣雲中

單于府一縣金河

河東郡東至絳郡三百七十里南至弘農郡一百七十里西至馮翊郡八十里北至絳郡二百七十里東南到陝郡二百九十里西南到華陰郡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馮翊郡韓城縣一百四十里東北到絳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三百六十里去東京五百四十里戶七萬二百七口四十六萬一千八十

蒲州今理河東郡唐虞所都蒲坂也春秋時地屬魏及晉獻公滅魏以其地封大夫畢萬畢萬畢公高之後魏犨祖父也畢萬之後十代至文侯列爲諸侯與韓趙三分晉地屬魏至惠王以安邑近秦乃徙都大梁秦兼天下置河東郡歷兩漢不改博物志云有山澤近鹽沃土之人不才漢與少有名人大衣冠三代皆衰絕也魏晉亦然後魏亦爲河東郡兼置雍州及屬秦州後周改爲蒲州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河東郡大唐初爲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爲河中府尋罷仍舊時揚州功曹參軍麗正殿學士韓覃上疏曰臣聞禮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無起土功無聚大衆昔魯夏城中邱春秋書之垂爲後誡今建國都乃長久之大業也犯天地之大禁興春秋之所書奪人盛農之時愚臣竊以爲甚不可也至若兩都舊制分官衆多費耗用度尚以爲損豈可更建中都乎夫河東者國之股肱郡也勁銳強兵盡出於是其地隘狹今又置都使十萬之戸將安投乎且陋西都而幸東都自西都而造中都取樂一君之欲以遺萬人之患從在都國之多不恤危亡之變悅在遊幸之麗不顧兆庶之困非所以深根固蔕不拔之長策矣昔漢帝感鍾離之言息事德陽之殿趙主採徽威之諫止造鄴都之宮臣愚誠願下明詔罷中都則福履無疆天下幸甚六月三日詔停或爲蒲州或爲河東郡領縣八

河東漢蒲坂縣春秋秦晉戰於河曲即其地也有蒲津關後魏大統四年造浮橋九年築城爲防大唐開元十二年河兩岸開東西門各造鐵牛四其牛下並鐵柱連腹入地丈餘并前後鐵柱十六嬀汭水今有舜廟在焉其廟周宇文護所造又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所謂首陽山也有風陵堆與潼關相對

桑泉有三疑山漢解縣故城今縣東南

猗氏漢舊縣猗頓所居古郇國也有古令狐城左傳云晉文公從秦返國濟河圍令狐即此

安邑堯舜舊都今縣西有鳴條陌湯與桀戰於此漢舊縣

解隋曰虞鄉武德元年改之

虞鄉漢解縣也後於虞鄉城置解縣更於虞解西五十里別置虞鄉縣

寶鼎漢汾陰縣有后土祠湯廟

永樂武德二年分芮城縣置

絳郡東至高平郡四百五十里南至陝郡二百二十里西至馮翊郡四百十里北至文城郡二百七十里東南到河南府五百里西南到河東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文城郡三百里東北到平陽縣郡百四十里去西京五百二十里去東京六百三十里戸八萬二千二百口五十一萬七千三百十

絳州今理正平縣春秋時爲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後韓魏趙滅晉其地屬魏秦屬河東郡秦末其地屬魏豹漢定魏地還屬河東郡後漢因之魏晉屬河東平陽二郡地後魏置東雍州其龍門萬泉即屬秦州西魏後周以爲重鎮後周改曰絳州兼置正平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絳郡大唐爲絳州或爲絳郡領縣十一

正平漢臨汾縣地有汾治二

有高[illegible]故家雀關在縣南七里並是鎮處 曲沃 漢絳縣地春秋時晉曲沃地臺駘祠在此 翼城 古晉之翼邑漢絳縣地 絳 春秋時晉武公自曲沃徙此漢聞喜縣地 聞喜 亦故

曲沃地漢左邑縣之桐鄉也漢武行幸至此聞南越破以為聞喜縣東北有董池陂椒柳可爲箭高侯源在縣北即十六國劉曜破石勒將石季龍處 垣 漢舊縣東北有王屋山沇水所出有古皐落城西魏於此置邵郡以備東魏 夏 漢安邑縣地蓋以夏禹所都為名夏都安邑縣在今縣北十五里 龍門 古耿國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鱉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漢皮氏縣故城在今縣南今縣即後魏秦州所理 稷山 漢聞喜縣地後魏龍門郡後周勳州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二里即王思政所築玉壁城為周氏重鎮齊神武再攻圍皆不尅 萬泉 漢汾陰縣 太平 漢臨汾縣

平陽郡 東至上黨郡三百九十里南至絳郡百四十里西至文城郡三百十五里北至西河郡三百九十里東南到高平郡四百十里西南到文城郡二百十里西北到太甯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陽城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七百五十里去東京七百二十里戶六萬四千八百口四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

晉州 今理臨汾縣 古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魏秦為河東郡地二漢因之魏分置平陽郡晉因之劉元海稱漢僭位建都於此後魏為平陽郡兼置唐州後改為晉州後置總管府東魏北齊皆為重鎮隋初改平陽為平河郡尋廢煬帝初置臨汾郡大唐為晉州或為平陽郡領縣九 臨汾 漢平陽縣有姑射山又有故堯城縣 襄陵 漢舊縣有趙襄子墓又有晉襄公之陵因以為名後魏擒赫連昌又分此縣置擒昌縣 霍邑 漢彘縣隋置今縣周厲王無道周人流王於彘即此地有霍山即職方冀州之鎮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 冀氏 漢陭縣地後魏置冀氏縣陭音居義反 汾西 後魏置汾西郡 洪洞 春秋楊國晉滅之為楊邑漢為楊縣地故洪洞城在今縣北東魏北齊鎮也四顧重複控處要險 神山 武德二年置浮山縣後改為 趙城 古造父邑 岳陽 漢穀遠縣地隋改之有千畝原左傳曰晉侯千畝之戰即此

高平郡 東至汲郡四十里南至河南郡二百四十里西至絳郡二百五十里北至上黨郡一百九十里東南到河內郡武德縣二百里西南到河南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平陽郡四百十里東北到鄴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四十里去東京六百六十里戶二萬七千五十口十四萬三千七百

澤州 今理晉城縣 春秋時屬晉戰國屬韓其後屬趙至秦破趙於長平坑卒四十餘萬即此地也秦平天下為上黨郡地漢屬河東上黨二郡地後漢因之魏晉亦同後魏以其地置建州及高都長平安平三郡北齊亦為建州及置

平陽高都二郡後周併二郡為高平郡隋初郡廢置澤州因濩澤水為名煬帝初州廢置長平郡大唐為澤州或為高平郡領縣六

晉城漢曰高都縣隋曰丹川有天井關在南太行山上關前有天井泉三所　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中置泫胡畎反　沁水後魏置郡　端氏秦七國時韓魏趙分晉封晉君於端氏漢為縣故城在今縣西　高平漢泫氏縣西北有泫谷水故為名有頭顱山秦白起坑趙卒築臺於壘中因山為臺故光狼城白起築　陽城漢曰濩澤縣也有嶕嶢山濩澤水析城山禹貢所謂砥柱析城也

上黨郡東至鄴郡三百里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陽城郡沁源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廣平郡武安縣界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里戶六萬七千九百四十四口三十七萬二千三百六十

潞州今理上黨縣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地左傳曰晉伯宗數狄罪曰奪黎氏地也赤狄潞子嬰兒為晉所滅其地盡屬焉戰國初為韓之別都以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秦置上黨郡漢亦為上黨郡魏及晉不改後魏亦為上黨郡後周置潞州隋置韓州煬帝初復置上黨郡大唐為潞州或為上黨郡領縣十

上黨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為壺關縣　長子漢舊縣漳水所出周史辛甲所封地左傳曰晉人執衛石買於長子即此　潞城春秋潞子國漢舊縣　壺關古黎國地有羊腸坂王莽命左威將軍王嘉曰羊頭之阨北當燕趙後魏移壺關縣於此有壺山　銅鞮水名漢縣春秋晉國銅鞮邑羊舌赤為邑大夫有閼與故城漢韓信擒代相夏說於此　武鄉漢垣縣地　屯留漢舊縣又漢徐吾故城今縣西北有鹿濆山絳水所出　黎城漢潞縣地隋改置之因縣東故黎城為名有壺口故關　涉漢舊縣有清漳水　襄垣漢舊縣

樂平郡東至鄴郡三百六十里南至上黨郡四百七十里西至太原府三百四十里北至太原府樂平縣二百六十里東南到上黨郡九十里西南到上黨郡一百里西北到太原府三百四十里東北到鉅鹿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九十里去東京七百九十里戶九千五百六十口五萬二百九十六

儀州今理遼山縣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初屬韓後屬趙秦為上黨郡二漢因之晉為樂平郡後魏為遼陽郡隋屬太原郡大唐武德三年分并州之地置遼州八年改為箕州先天元年改為儀州或為樂平郡領縣四

遼山漢垣縣地晉為遼陽縣隋置今縣北有鬼谷　榆社漢垣縣地晉於此置武鄉縣石勒是此縣人有石勒漚麻池　和順漢沾縣地即韓之閼與邑　平城漢垣縣地

陽城郡東至上黨郡[illegible]百八十里東南到上黨郡屯留縣一百四十里西南到平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北到西河郡二百八十里東北到上黨郡界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七十里去東京六百四里戶六千一百六十六口三萬三千三百九十

沁州今理沁源縣春秋時屬晉後屬韓又屬趙秦二漢爲上黨郡地魏晉亦同後魏屬義寧郡隋初置沁州煬帝初州廢復爲沁源縣屬上黨郡大唐復置沁州或爲陽城郡領縣三

沁源漢穀遠縣後魏改爲沁源有沁水　和川　緜上

太寧郡東至平陽郡二百五十里南至文城郡二百里西至延安郡三百九十里北至昌化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平陽郡二百至十里西南到文城郡二百里西北到黃河爲界一百八十里東北到西河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九百十里去東京八百八十里戶一萬九千二百一十口十三萬四千四百四十

隰州今理隰川縣春秋時晉之蒲城也七國時屬魏秦二漢爲河東郡地魏晉屬平陽郡後魏北齊爲沁州後周置沁州及龍泉郡隋初郡廢後復置西汾州尋又改爲隰州煬帝初州廢置龍泉郡大唐爲隰州或爲太寧郡領縣六

隰川漢蒲子縣春秋時蒲城晉重耳所居　太寧漢北屈縣地　石樓有石樓山漢吐軍縣後魏吐京郡　永和漢狐讘縣後周臨河郡讘章涉反　溫泉　蒲漢蒲子縣地

文城郡東至平陽郡二百十里南至絳郡二百七十里西至咸寧郡一百七十里北至太寧郡二百里東南到絳郡三百里西南到馮翊郡韓城縣百七十里西北到延安郡二百九十里東北到西河郡五百里去西京七百二十里去東京六百九十里戶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口六萬六千三十

慈州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獻公子夷吾所居禹貢壺口之山在焉戰國時爲魏地秦二漢屬河東郡魏晉屬平陽郡東魏置定陽郡及南汾州北齊改爲汾州爲西汾州後周改爲汾州隋初郡廢置耿州居耿吉城後復爲汾州煬帝初州廢置文城郡大唐爲慈州或爲文城郡領縣五

吉昌漢北屈縣左傳曰晉有屈產之乘此有駿馬有壺口山故姚襄城在縣西即姚襄所築仵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周齊交爭之處　仵城漢北屈縣地後魏西城郡　文城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龍門之上古龍門禹所鑿漢北屈縣　呂香漢臨汾縣地　昌寧漢臨汾縣地後魏內陽郡

西河郡東至上黨郡四百四十里南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西至昌化郡一百六十里北至太原府二百里東南到隰城郡二百八十里西南到太寧郡二百六十五里西北到樓煩郡中間有界相隔山谷險隘東北到

太原郡二百里去西京一千二百六里去東京九百三十里戶五萬八千五十口三十二萬六千二百八十

汾州今理隰城縣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秦屬太原郡二漢屬太原西河二郡地魏因之晉屬太原郡西河國地後魏又爲西河郡兼置汾州北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隋置西河郡大唐爲汾州或爲西河郡領縣五

隰城漢茲氏縣今有美稷鄉即漢美稷縣地又有漢京陵縣即晉趙文子與叔向觀於九原之所　介休有綿上山介之推祠漢舊縣也昭餘祁俗名郞城泊職方并州之藪　靈石有介山漢介休縣地今縣東南有高壁嶺雀鼠谷汾水關晉險固之處　孝義漢中陽縣　平遙

太原府東至趙郡五百五十里南至上黨郡四百五十里西至昌化郡三百九十里北至定襄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樂平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西河郡二百里西北到樓煩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雁門郡五百里去西京一千三百里去東京八百八十五里戶十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口七十六萬八千四百六十四

并州今理晉陽太原二縣古之并州蓋舜分冀州爲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地在兩谷之間故爲并州亦曰在衛水常水之間常水在今博陵郡衛水在今常山郡註已具上卷周禮職方曰正北曰并州其山曰常嶽曰昭餘祁常山在今博陵常陽縣界昭餘祁在今西河郡介休縣界川曰虖池嘔夷虖池發源在今鴈門郡繁時縣界嘔夷在今安邊郡靈邱縣界虖音呼池音駝浸曰淶易淶水在今安邊郡飛狐縣界易水發源在今上谷郡易縣界其利布帛人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牛馬羊犬豕穀宜五種秦并天下爲太原郡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爲并州領郡九兼得雍州之域今上郡以北朔方九原榆林新秦銀川之地後漢並因之理於晉陽今府靈帝時羌胡大擾定襄雲中等郡並流徙分散獻帝時省入冀州魏文帝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並棄之今鴈門郡及以北之地悉棄之至晉亦置并州領郡國六理晉陽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爲劉元海所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平陽今平陽郡以東地盡入石勒及苻堅姚興赫連勃勃並於河東郡置并州姚興又分河東爲并冀二州及後魏以後分析不可詳也今之并州爲太原府古唐國也昔帝堯爲唐侯所封之國按今博陵郡界有堯城爲堯始封之國當是徙於此也後遷平陽及夏禹所都之地禹都或爲今太原或在今平陽或在今河東郡安邑或在今河南府陽翟也亦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子臺駘之所居焉左傳云帝

亢格臺駘以處太原注云大夏太原晉陽縣也居成王又封弟太叔虞於此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爲晉星是也叔虞子燮改爲

晉侯唐有晉水故改爲晉中國曰太原夷狄曰太鹵晉荀吳敗狄於太鹵即太原晉陽縣也晉太鹵太原大夏夏靈晉陽六名其實一也春秋

時爲晉國後爲趙邑智伯與韓魏圍晉陽歲餘引汾水灌城不沒者三版晉滅屬趙秦置太原郡二漢因之兼置并州領郡九理於此曹公圍袁尚於鄴時袁紹

外甥高幹爲并州刺史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迺迎尚并力觀變幹不能用之魏改爲太原國并州仍舊晉因之領郡國六理於此後魏爲太

原郡兼置并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廢郡置并州又改爲太原郡大唐爲并州高祖因隋室起義兵於長壽元

年置北都後復爲并州開元十一年改爲太原府天寶元年加號爲北京領縣十三 太原漢晉陽縣地隋文帝移晉陽縣於州城中

舊晉陽置今縣有晉水晉陽隋文帝新移有龍山蒙山文水漢大陵縣有沁水文水陽曲漢狼孟縣故城在縣東北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漢陽曲縣今定襄郡定襄縣是也後漢移置今縣有乾燭

谷即羊陽坂也樂平舊樂平郡隋置遼州清源漢榆次縣地隋於古梗陽城置今縣有清源水太谷縣西有太谷漢陽邑縣地祁漢舊縣晉大夫祁奚之邑晉滅祁氏分爲七縣以賈辛爲祁大夫後漢忠烈溫

序墓在西北榆次春秋晉魏榆地石言於此漢舊縣盂漢舊縣有虖池水自鴈門郡界來壽陽晉受縣廣陽漢上艾縣後漢改曰石艾國家又改之縣東有故關甚險固交城有羊腸山隋煬

帝改爲深谷嶺

昌化郡東至西河郡一百六十里南至太寧郡二百五十里西至上黨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樓煩郡二百三十里郡東南到太寧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太寧郡石樓縣一百五十里西北到樓煩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太

原府三百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三十里去東京一千一百十里戶一萬三千三百七十口六萬四千三百四十

石州今理離石縣戰國初趙之離石邑後爲秦魏二國之境秦本紀云秦昭王伐趙取離石是也秦爲太原郡地二漢屬西河郡南單于

庭即左國城晉屬西河國劉元海起兵於此後石勒置永石郡北齊置懷政郡後改爲離石郡兼置西汾州後周

改西汾爲石州隋初郡廢而石州如故煬帝初州廢置石郡大唐爲石州或爲昌化郡領縣五 離石漢舊縣後漢南單于

庭左國城在此有離石水一名赤洪水高歡大破爾朱兆於赤洪嶺蓋近此定胡漢離石縣地後周置定胡郡在今縣西隋置孟門關其地險固平夷 臨泉 方山有赤洪水源東流入離石縣界

樓煩郡東至定襄郡界二百四十里南至昌化郡二百三十里西至榆林郡界一百八十里北至馬邑郡三百里東南到太原府二百五十里西南到銀川郡三百里西北到榆林郡九十里東北到鴈門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二十里戶一萬五千六百八十口七萬二千二百六十

嵐州今理宜芳縣春秋晉國之分晉滅之後爲胡地有樓煩王居焉其後趙武靈王破樓煩而取其地其後北境屬燕秦二漢爲太原郡地晉末陷於劉元海後魏末於其地置嵐州隋煬帝置樓煩郡大唐爲嵐州或爲樓煩郡領縣四

宜芳有古秀容城即漢汾陽縣屬太原郡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石磴縈委若羊腸焉　合河漢汾陽縣地北齊置蔚汾縣合河關在北　靜樂漢汾陽縣地有隋煬帝汾陽宮有管涔山劉曜敗處汾水所出　嵐谷

鴈門郡東至安邊郡二百六十里南至太原郡五百里西至樓煩郡一百六十里北至馬邑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常山郡五百四十里西南到定襄郡二百五十里西北到馬邑郡二百二十里東北到安邊郡界三百十里去西京一千六百四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二十里戶二萬二千二十口十萬一千四百五十

代州今理鴈門縣古唐國之地春秋晉國之分及三卿分晉其地屬趙趙襄子殺代王而取其地趙武靈王破樓煩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後北境屬燕秦爲太原鴈門二郡之境漢因之後漢及晉亦同後魏置梁城繁時二郡後周置肆州隋文帝改爲代州煬帝初州廢置鴈門郡大唐爲代州或爲鴈門郡今郡城後魏所置郡南三十里有東陘關甚險固領縣五

鴈門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有漢故平縣後漢末平城縣也有夏屋山趙襄子會代王因殺之於此有句注山一名西陘山也　五臺漢慮虒縣隋改慮夷縣爲五臺有五臺山慮音廬虒音夷　繁時漢舊縣有虖池河源出縣東南泒阜山　崞漢舊縣又有漢樓煩郡故城在今縣東東魏置代州崞音郭　唐林

定襄郡東至鴈門郡界九十里南至太原府一百八十里西至樓煩郡二百四十里北至鴈門郡五臺縣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太原郡界一百二十里西南到太原府及樓煩郡一百二十里西北到樓煩郡一百二十里東北到鴈門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一千六十里戶一萬五千三十八口七萬七千九百三十

忻州今理秀容縣戰國時屬趙秦爲太原郡地二漢因之後魏置肆州後周徙肆州於鴈門郡隋初置新興郡及雲州

後改新興郡爲忻州（因忻口爲名）煬帝初廢雲州及忻州以其地屬樓煩定襄二郡大唐復分置忻州或爲定襄郡（漢有定襄郡在今馬邑郡地）領縣二　秀容（漢汾陽縣有嵐水）定襄（漢陽曲縣有石嶺關甚險固）

安邊郡（東至上谷郡三百二十里南至常山郡四百里西至鴈門郡二百六十里北至蕃境無郡縣東南到博陵郡四百九十里西南到鴈門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馬邑郡四百六里東北到嬀川郡四百四十里去西京九百里去東京一千五百里戶四千六百一十口一萬八千二百）

蔚州（今理靈邱縣）周禮幷州川曰嘔夷（嘔夷水在靈邱縣界）浸曰淶易（淶水在飛狐縣界）戰國初屬趙後又屬燕秦漢晉屬代郡後魏置懷荒御夷二鎮東魏置北靈邱郡後周置蔚州隋置上谷郡大唐置蔚州或爲安邊郡領縣三　靈邱（漢舊縣有趙武靈王陵）飛狐（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通嬀川郡倒戎縣又有磨笄山與嬀川郡山相連隋置今縣）安邊

馬邑郡（東至安邊郡四百六十里南至鴈門郡一百四十里西至樓煩郡三百四十里北至單于府二百五十里東南到鴈門郡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樓煩郡三百里西北至單于府三百五十里東北到故雲州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里戶六千三百口二萬五千八百）

朔州（今理善陽縣）戰國屬燕秦屬代鴈門二郡地漢爲定襄鴈門二郡地後漢屬雲中鴈門二郡漢末因亂又置新興郡（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以西盡雲中鴈門之間遂空建安中魏武王集荒郡之人立新興郡）晉懷帝時劉琨表以鮮卑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徙馬邑即其地也其後稱魏建都於今郡北兼置懷朔鎮及遷洛後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葛榮之亂又廢北齊復置朔州隋初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置代郡尋屬馬邑郡（後魏初雲中在今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齊置朔州在故郡西南新城一名平城也後移於馬邑即今郡城也）大唐初爲朔州或爲馬邑郡領縣二　善陽（有秦馬邑城武州塞即此地亦漢定襄縣地後魏桑乾郡北齊廣安郡有紫河發源於此）馬邑

雲中郡（東至桑乾郡督屯一百五十里南至鴈門郡界一百六十里西至東尖谷五十里北至長城蕃界三百里東南到榆林郡四百里西南到神堆柵九十里西北到却蕃柵一百六十里東北到陽阿谷蕃界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戶三千一百六十口七千九百三十）

雲州今理雲中縣戰國屬趙秦置雲中郡二漢因之晉屬新興郡後魏道武帝自雲中徙都平城即此雲中今馬邑郡北平城即今郡隋雲內縣常安鎮也置代尹自天興元年都平城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遷洛陽後改代尹為萬年尹隋初屬馬邑郡大唐置雲州或為雲中郡領縣一

雲中漢舊縣隋曰雲內縣白登山白登臺漢高帝初被匈奴圍於此有故高柳城參合陂後魏盛樂縣亦在今郡界單于臺在今縣西北百餘里漢孝武元封元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單于府東至南至榆林郡一百二十里西至里北至里東南到馬邑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西北到里東北到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里戶二千一百二十口一萬三千

單于大都護府戰國屬趙秦漢雲中郡地大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又移瀚海都護府於磧北瀚海都護舊曰燕然都護府二府以磧為界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領縣一

金河有長城有金河上城紫河及象水又南流入河李陵臺王昭君墓

風俗

冀州堯都所在疆域尤廣梁州境宇雖遐遠而雜以夷獠中夏唯冀州最大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太行恒山之東而鄴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伎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訴訟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魏豐樂侯杜君畿為河東守開置學官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自後河東特多儒者閭井之間習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韓信謂陳豨曰代天下精兵處也後漢末天下擾亂高幹為并州刺史牽招說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可以守也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通典卷一百七十九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十

古兗州今置郡府十縣七十一

靈昌 滑 七縣 白馬 酸棗 胙城 靈昌 韋城 衛南 匡城　濮陽 濮 五縣 鄄城 雷澤 臨濮 范 濮陽

濟陽 濟 五縣 盧 平陰 陽穀 東阿 長清　魏郡 魏 十縣 貴鄉 元城 館陶 臨黃 莘 魏 頓丘 昌樂 朝城 冠氏

博平 博 六縣 聊城 博平 高唐 清平 堂邑 武水　東平 鄆 五縣 須昌 鉅野 壽張 鄆城 宿城

平原 德 七縣 安德 安陵 平原 蓚 平昌 將陵 長河　樂安 棣 五縣 厭次 商河 陽信 渤海 蒲臺

景城 滄 十二縣 清池 長蘆 樂陵 鹽山 景城 弓高 饒安 南皮 東光 臨津 魯城 無棣

清河 貝 九縣 清河 清陽 武城 漳南 臨清 經城 夏津 宗城 歷亭

古兗州

禹貢曰濟河惟兗州 東南據濟水西北距河也濟水及河已具注序目 九河既道 河水分爲九各從其道也九河已具注序目 雷夏既澤雍沮會同 雷夏澤名在今濮陽郡雷澤縣言此澤還復其故而雍沮二水會同其中也沮音千餘反 厥土黑墳 色黑而墳起也 其草繇其木條 繇悅茂也條條暢也繇音遙 浮于濟漯達于河 浮以舟渡也濟水已具注序目漯水在漢東郡東武陽縣今魏郡莘縣有東武陽城無此水矣因水入水曰達漯音他合反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今魯郡萊蕪縣界言渡水西達於濟 舜置十二牧兗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山岱 泰山今魯郡界 藪曰大野 一名鉅野澤在今東平郡鉅野縣 川曰河泲浸曰盧濰 盧水在濟陽郡盧縣濰水在今高密郡莒縣與禹貢不同濰音維 其利蒲魚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 六擾六畜 穀宜四種 黍稷稻麥 蓋以兗水爲名又兗之爲言端也信也

端言陽精端端故其氣纖殺也其在天文營室東壁則衛之分野漢之東郡及魏郡之黎陽皆其分野今靈昌濮陽之西北境濟陽之西北境博平之西南境當是兼得魏宋齊趙之交漢之酸棗縣今靈昌之西境宜屬魏漢之東平及東郡之西昌嘉張今東平及濮陽之東南境皆宜屬宋漢之泰山渤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平原今濟陽之東南境平原樂平景城之南境博平之東境皆宜屬齊漢之信都清河渤海郡南至浮水今清河博平之北境景城之北境皆宜屬趙秦平天下置郡此爲東郡今靈昌濮陽濟陽魏郡博平皆是碭郡之東北境今東平郡齊郡之北境今平原樂安郡鉅鹿上谷二郡之東境今清河景城郡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爲兗州領郡國八後漢並因前代理昌邑今魯郡金鄉縣是魏晉亦置兗州領郡國八理廩邱今濮陽郡雷澤縣永嘉之後陷於石勒宋武平河南又得其地置兗州領郡六初理滑臺後理瑕邱滑臺今靈昌郡瑕邱今魯郡縣自二漢以後立兗州非悉是古州疆域所領郡國東境兼入青州之地西境則入荊河州之地宋末其地入後魏自後分割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爲河南道靈昌濮陽濟陽東平等郡皆是也河北道清河魏郡博平平原樂安景城等郡是也

靈昌郡東至濮陽郡二百二十里南至陳留郡二百二十里西至汲郡一百一十里北至汲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濟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滎陽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汲郡一百三十里東南到鄴郡二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三百六十里去東京五百二十六里戶六萬八千三百八十口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七十

滑州今理白馬縣其地古豕韋氏之國豕韋氏彭姓之國祝融之後陸終第三子曰籛封於彭春秋時屬衛戰國亦屬衛其西境屬魏秦二漢置東郡晉爲陳留濮陽二國宋武平河南置兗州以爲邊鎮領郡六理於此自晉末武帝作相平慕容超之後盡得河南之北境鎮守在此後屬後魏亦爲東郡其城古滑臺城甚固宋文帝遣將王元謨攻圍之二百餘日不拔隋初置杞州後爲滑州又改爲兗州尋廢兗州置東郡大唐復爲滑州或爲靈昌郡領縣七

白馬漢舊縣也春秋時衛國曹邑左傳云狄滅衛衛人立戴公以廬於曹即此至文公遷於楚邱又遷於帝邱有瓠子隄黎陽津一名白馬津酈生云守白馬之津是也酸棗秦拔魏置縣漢因以其地多酸棗因以爲名縣東北有延津袁紹渡處津南立壁以拒曹公紹將淳于瓊宿烏巢在縣東爲曹公所襲破之於此胙城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姞姓後曰東燕左傳曰蔣胙邢茅注云東燕西南有胙亭姞其乙反胙音祚靈昌漢南燕縣韋城古豕韋國衛南衛文公自曹邑遷楚邱即此城匡城漢長垣縣古匡邑故城在今縣南匡人圍孔子及春秋會於匡即此是也又有漢長羅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古蒲邑在北界子路爲之宰

濮陽郡東至東平郡一百八十里南至濟陰郡一百七十里西至靈昌郡二百二十里北至魏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魯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陳留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鄴郡三百三十里東北到濟陽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八十里去東京七百三十五里戶五萬七千五百口三十九萬二千六百二十

濮州今理鄄城縣鄄音絹顓頊及昆吾氏之墟也故謂之帝邱今濮陽縣也昆吾氏當夏后氏之代春秋及戰國初爲衞國之都春秋經曰衞遷於帝邱後爲宋所侵盡亡其邑獨有濮陽秦滅濮陽置東郡二漢屬東郡濟陰二郡地晉分置濟陽郡濮陽國兼置兗州國郡國理於此入後魏爲濮陽郡後周因之隋文帝初郡廢後置濮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分入東郡東平濟北三郡大唐復置濮州或爲濮陽郡領縣五

鄄城漢舊縣也魏陳王植初封鄄城侯於此地雷澤漢成陽縣郭緣生述征記曰堯冢在縣東南有雷夏澤又漢廩邱縣故城在今縣北亦古郕伯國也臨濮有清邱左傳宋人晉人盟於清邱是也范漢舊縣春秋時晉大夫士會之邑濮陽漢舊縣即昆吾之墟亦曰帝邱衞自楚邱遷於此城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寒泉在縣東南有古浚城漢武帝塞河瓠子口沈白馬玉璧將軍以下皆負薪在今縣西

濟陽郡東至魯郡三百八十里南至東平郡一百二十里西至博平郡五十里北至博平郡七十里東南到魯郡三百里西南到濮陽郡二百四十里西北到博平郡五十四里東北到博平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八百二十里去東京九百八十里戶三萬八千五百一十口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七十

濟州今理盧縣戰國初齊衞之境秦屬東郡漢末屬東郡泰山二郡地後漢屬東郡及濟北國晉爲濟北國宋爲濟北郡後魏因之隋初置濟州煬帝初復爲濟北郡大唐武德四年平王充改爲濟州或爲濟陽郡今郡理即古碻磝城沈約宋書作敲磝字碻磝津有城故以爲名郭緣生述征記云即漢茌平縣也水經注云宋元嘉七年到彥之北征拔之後失至二十七年以王元謨爲寧朔將軍前鋒入河平碻磝守之後魏書太常八年於此立濟州中城其外城正光中刺史刁宣所築後周武帝築第二城即碻磝故城也碻苦高反磝音敖茌音助淄反領縣五

盧漢舊縣有長城東至海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也漢臨邑縣故城在今縣東即馬防城也有盧水平陰漢肥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左傳齊晉戰鞍城亦在縣東故長城首起縣北又有巫山一名孝堂山即郭巨葬母之所陽穀漢順昌縣地東阿春秋時齊之柯邑漢舊縣也又有漢穀城縣故城在東有魚山一名吾山漢武瓠子歌曰吾山平鉅野溢謂此山有穀城山張良葬黃石之地長清漢盧縣地春秋時齊石窌邑窌音力又反

魏郡東至博平郡武水縣一百三十里南至濮陽郡一百六十里西至鄴郡二百里北至清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濮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鄴郡內黃縣界九十里西北到廣平郡平恩縣界九十里東北到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六十里去東京七百五十里戶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口六十萬八千五百

魏州今理貴鄉元城二縣夏觀扈之國春秋晉地戰國時屬魏秦屬東郡二漢屬魏東二郡地二漢魏晉之魏郡皆今鄴郡地魏分置陽平郡晉因之宋文帝置東陽平郡後魏因之後周置魏州隋改為武陽郡大唐武德四年討平竇建德改置魏州龍朔二年改為冀州改冀州為魏州仍置大都督府其魏貝博棣滄德六州並隸焉尋復舊開元二十八年九月刺史盧暉移通濟渠自石灰窠引流至州城西都注魏橋夾州製樓百餘間以貯江淮之貨或為魏郡領縣十

貴鄉漢元城縣地有屯氏河大河故瀆俗曰王莽河元城漢舊縣有沙麓山又有馬陵即孫臏殺龐涓之處麓音鹿臏毗忍反館陶漢舊臨黃漢觀縣地有新臺衛宣公作新臺於河上是也莘漢東武陽故城在今縣南又有陽平縣隋新置莘州也魏漢舊縣有白溝水煬帝引通濟渠亦名御河頓丘漢舊縣在今縣北陰安城是也鮒鰅山顓頊葬其陽九嬪葬其陰今名廣陽山有秋山帝嚳葬處鮒音附鰅音顒昌樂漢舊縣朝城冠氏

博平郡東至濟南郡二百九十里南至濟陽郡七十里西至魏郡冠氏縣八十里北至清河郡百三十里東南到濟陽郡五十里西南到魏郡冠氏縣八十六里西北到清河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平原郡界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九百三十里戶五萬一千二百口四十七萬六百五十

博州今理聊城縣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地也戰國時為衛齊趙三國之交秦屬東郡漢為東郡平原清河三郡境後漢屬東郡平原二郡地晉屬平原國宋分置魏郡後魏因之其後置南冀州隋初廢後置博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屬武陽郡大唐復置博州或為博平郡領縣六

聊城漢舊縣有臺城又有漢茌平縣故城在今縣東博平齊之博陵邑也有[illegible]城漢博平縣故城在今縣東界也高唐漢舊縣有烏犢河清平漢清陽縣隋置今縣堂邑漢舊縣武水漢陽平縣地隋改今縣

東平郡東至魯郡二百里南至濟陰郡三百五十里西至濮陽郡一百八十里北至濟陽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魯郡一百九十里西南到濟陰郡四百里西北到濟陽郡東阿縣四十里東北到濟陽郡平陰縣界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六十里去東京九百一十里戶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口一十六萬七千三百一十一

國晉宋後魏並因之後周宣帝置魯州尋廢隋文帝置鄆州煬帝初為東平郡州理古須句縣大唐為鄆州或為東平郡領縣五

須昌古須昌國有梁山漢無鹽縣故城在今縣東又有漢東平國故城並在今縣東直郈鄉亭左傳云季郈之雞鬭處此 鉅野有大野澤一名鉅野澤爾雅十藪魯有大野春秋云西狩獲麟亦在此地 壽張漢壽良縣光武叔父名良故改之有梁山漢梁王武北獵梁山有牛足出背上 鄆城左傳云晉人執季文子於苕邱還待於鄆注云鄆城也 宿城

平原郡東至樂安郡二百四十里南至博平郡二百六十里西至信都郡二百一十里北至景城郡二百三十里東南到濟南郡二百三十里西南到清河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信都郡三百三十里東北到景城郡二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八十二里去東京一千一百三十八里戶七萬八千二百七十口六十萬七千五百三十

德州今理安德縣春秋及戰國皆屬齊秦置齊郡漢高帝分置平原郡後漢因之晉為平原國宋為平原郡後魏後周並為平原郡隋初廢後置德州煬帝初復為平原郡大唐武德四年平竇建德復置德州其後或為平原郡領縣七

安德漢舊縣又有漢鬲縣故城在西北又有漢重平縣故城亦在西北古馬頰覆鬴二河在此 安陵漢脩陵縣地 平原漢舊縣又有漢鄃縣故城在今縣西南 蓨漢條縣周亞夫封為條侯又有漢觀津縣故城在今縣東北蓨音條 平昌漢舊縣 將陵漢安德縣地 長河舊云廣川縣

樂安郡東至海二百二十里南至淄川郡二百一十里西至平原郡二百四十里北至景城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北海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濟南郡二百四十里西北到景城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海百九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七十里戶三萬九千一百五十口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

棣州今理厭次縣春秋戰國屬齊秦為齊郡之地漢屬平原渤海千乘三郡地後漢為平原郡樂安國地晉為樂安樂陵二國地宋為樂陵郡後魏又為樂陵樂安二郡地隋屬渤海郡大唐武德四年又分置棣州或為樂安郡領縣五

厭次漢舊縣又漢富平縣 商河漢朸縣朸音力商音滴 陽信漢舊縣 渤海 蒲臺漢溼沃縣

景城郡東至海一百八十里南至平原郡二百三十里西至河間郡一百二十里北至范陽郡五百七十里東南到樂安郡二百三十里西南到信都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文安郡二百六十里東北到北平郡五百里

去西京二千三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八十里戶十一萬八千六百七十八口七十萬二千三百

滄州今理清池縣春秋戰國時爲齊趙二國之境秦鉅鹿上谷二郡地漢高帝置渤海郡後漢因之晉亦然宋文帝置樂陵郡孝武分置渤海郡後魏因之太武帝初改渤海郡爲滄水郡孝文帝時復舊至孝明帝分瀛冀二州置滄州及浮陽樂陵安德三郡隋初郡廢後以其地置棣州煬帝改爲滄州尋爲渤海郡大唐爲滄州或爲景城郡領縣十二

清池漢浮陽縣地在浮水之陽 長蘆漢參戶縣地 樂陵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又曰重合縣古鈎盤河在縣東南 鹽山春秋時齊無棣邑漢高城縣故城在南 景城漢舊縣 弓高漢舊縣 饒安漢安童縣故鬲津河在北 南皮漢舊縣章武有北皮亭故曰南皮 東光漢舊縣古胡蘇河在此 臨津 會城漢章武縣 無棣古齊境北至無棣在此漢陽信縣地隋文帝置縣取縣南無棣溝爲名永徽元年薛大鼎爲刺史其溝隋末塡廢鼎奏開之外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檝利直達滄海魚鹽至向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澤滂被周禮曰川曰河謂此縣界

清河郡東至博平郡一百三十里南至魏郡二百一十里西至鉅鹿郡二百四十里北至信都郡一百三十里東南到博平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廣平郡曲周縣一百三十里西北到信都郡九十里東北到平原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一十里去東京九百九十里戶十一萬六千一百三十口八十三萬二千五百

貝州今理清河縣兗冀二州之域河自大伾山北過絳水至於大陸按檢地志云枯絳渠在經城縣界北入信都郡界又按經城縣在郡理西北五十四里今郡理乃在絳水之東古兗州之域其在絳水之西諸縣是古冀州之域即此地界也春秋時屬齊其後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爲鉅鹿郡漢分置清河郡後漢爲清河國晉因之後魏北齊並爲清河郡後周因之兼置貝州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清河郡而州廢大唐爲貝州或爲清河郡領縣九

清河漢舊縣後漢桓帝改爲甘陵縣故城在今縣西北 清陽漢曰貝邱縣應劭曰齊侯田於貝邱即此梁劉昭又云在北海郡博昌縣西未知孰是亦漢清陽縣 武城漢曰東武城縣七國時趙封平原君勝於此蓋宗邑有武城同屬趙故此加東界也 漳南漢東陽縣有後魏故索盧城 臨清漢清淵縣 經城漢經縣也有枯絳渠北入信都郡南宮縣界 夏津 宋城漢廣宗縣也漢界橋在今縣東袁紹破公孫瓚在此地也 歷亭漢東陽縣

兗州舊疆界於河濟地非險固風雜數國衛魏宋齊趙五國之地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為戰爭之地三百年間傷夷偈甚自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古青州今置郡府七縣三十二

北海青七縣益都 北海 臨淄 壽光 千乘 博昌 臨朐　濟南齊八縣歷城 臨濟 章邱 豐齊 禹城 臨邑 全節 亭山

淄川淄五縣淄川 長山 高苑 鄒平 濟陽　高密密四縣諸城 莒 高密 安邱

東萊萊四縣掖 膠水 即墨 昌陽　東牟登四縣蓬萊 文登 黃 牟平

安東府

古青州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孔安國以為東北據海西南距岱此則青州之界東跨海矣其界蓋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也嵎夷既略濰淄其道嵎夷地名即暘谷所在也略言用功少也濰淄二水名濰水出今高密郡莒縣濰山淄水今淄川縣厥土白墳海濱廣潟濱水涯也潟鹵鹹之地濱音頻又音賓潟音昔萊夷作牧萊山之夷地宜畜牧今東萊郡舜分青州為營州皆置牧鄭元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其遼東之地安東府宜禹貢青州之域也周以徐州合青州其土益大周之青州兼有徐兗二州之分周禮職方曰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藪曰孟豬沂山在今瑯琊郡沂水縣即沂水所出也孟豬澤名今睢陽郡宋城縣即明豬屬禹貢荊河州與職方山藪不同也川曰淮泗浸曰沂沭沭水出東海郡沭陽縣沭音述其利蒲魚人二男二女畜宜雞狗穀宜稻麥蓋以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曰青州在天官虛危則齊之分野漢之淄川東萊瑯琊高密膠東濟南皆其分也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今北海濟南淄州東萊東牟等郡地是瑯琊之東境今高密郡地也遼東今安東府秦亂項羽宰割天下以其地為國曰膠東以田市為王理即墨今東萊郡縣齊以田都為王理臨淄今北海郡縣地也濟北以田安為王理博陽謂之三齊漢武置十三州此亦為青州領郡國有六後漢因之領郡國五理臨淄今北海郡縣是也魏晉亦因之領郡國六晉又置平

州領郡國五理昌黎今安東府也懷帝末沒於石勒慕容皝及慕容㑺滅冉閔尅青州至苻氏平燕復有其地及苻氏敗後刺史苻朗以州降晉晉以為幽州以辟閭渾為刺史鎮廣固安帝時平州又陷於慕容垂其青州又為慕容德所據復改為青州慕容超移青州於東萊後為劉裕所尅復置青州時以羊穆之為刺史鎮廣固平州自慕容垂後又沒於馮跋旋為後魏所有其青州宋分為青冀二州青領郡九理臨淄冀領郡九理歷城今濟南郡縣後入後魏其後分析不可具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河南道北海濟南淄川東萊高密河北道今安東府

北海郡東至東萊郡界二百一十六里南至高密郡三百四十五里西至淄川郡一百二十里北至樂安郡界二百四十八里東南到樂安郡三百一十二里西南到淄川郡一百里西北到樂平郡三百一十九里東北到海一百八十八里去西京二千四百六十里去東京一千六百七里戶六萬九千七百四十五口四十二萬一千二百

今之青州理在益都縣少皞之代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仕側反湯末有逢公伯陵逢音蒲江反殷末有蒲姑氏皆為諸侯國於此地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是為齊國所謂營邱後徙都臨淄亦其地今臨淄縣秦屬齊郡漢置北海郡晉為北海樂安二國之地兼置青州領郡國五理於此永嘉末陷於石勒冉閔亂段龕據之慕容㑺攻圍數月而尅其後南燕慕容德建都於此慕容德初議所都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千里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所營山川險峻足為帝王之都從之至慕容超宋武帝來伐超固守攻圍七月而拔之宋置青州領郡九理於此後入後魏又置青州宋將沈文秀為青州刺史守東陽城為後魏將慕容白曜攻圍三年無救而陷後周置齊郡隋文帝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北海郡大唐為青州或為北海郡領縣七

益都晉廣固城在縣西四里晉時曹嶷所築有大澗甚廣因曰廣固城側有五龍口宋武帝圍慕容超塞之城中人多病遂下之檢地志云東陽城即郡理東城是也晉時城宋將沈文秀守之後魏攻圍數月不拔　北海漢平壽縣也後漢北海國在此齊置北海　臨淄齊國都也臨淄一名營邱為海岱之間一都會也項羽封田都為齊王於此漢舊縣後為營陵縣有葵邱連稱所戍牛山康浪水甯戚所歌有時水也　壽光漢舊縣也有淄澠二水古紀國城在縣西南亦有斟灌國又漢劇縣故城在縣南　千乘漢舊縣有鹽官後漢置樂安郡有柏寢臺齊景公與晏子遊處　博昌漢舊縣又有漢安樂國故城在今縣南周禮川曰沛為此縣界也有貝中聚按後漢書梁劉昭注一云左傳齊侯田於貝邱杜氏注今博昌南有貝邱是也而後漢郡

劭注漢書云清河郡貝邱縣即齊侯田於此在今清河郡貝邱縣未知孰是 臨朐 有伯氏駢邑古東陽城一名凡城左傳云晏弱城東陽以逼萊齊境上邑漢郡昌縣故城在東北朐音衢

濟南郡 東至淄川郡二百里南至魯郡三百三十四里西至博平郡二百九十八里北至樂安郡三百五十三里東南到魯郡四百四十五里西南到濟陽郡三百六十六里西北到平原郡二百四十五里東北到樂安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八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五里戶六萬二千四百三十七口三十五萬八千八十

齊州 今理歷城縣 春秋戰國並屬齊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即其地也文帝分置濟南國景帝改為濟南郡後漢晉因之亦為濟南郡兼置冀州 領郡九理於此 後魏改為齊州兼置濟南郡後周亦有濟南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齊州大唐復為齊州或為臨淄郡後改為濟南郡領縣八

歷城 漢舊縣有華不注山左傳云晉師逐齊侯三周華不注其山直上如筍 臨濟 漢朝陽縣 章邱 漢陽邱縣地有東陵山盜跖死處 豐齊 漢山茌縣天寶初改 禹城 漢高唐縣故城在西漢祝阿縣天寶初改春秋時亦曰祝阿猶古東柯後為東阿 臨邑 漢濟陰縣故城在西 全節 春秋時譚國城在縣西南漢臺縣故城在今縣北則漢以來平陵縣也貞觀中都督齊王祐據州反士人李君求據縣不從因改名全節 亭山 漢平陵縣地

淄川郡 東至北海郡一百八十里南至魯郡三百七十里西至濟南郡二百里北至 里東南到瑯琊郡五百五十里西南到濟南郡二百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北海郡二百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五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四十六里戶四萬二千八百八口二十四萬一千三百

淄州 今理淄川縣 禹貢曰濰淄既道即其地也春秋戰國皆齊地秦屬齊郡漢屬濟南樂安二國之地又置淄川國晉屬樂安國後魏置東清河郡北齊廢之隋置淄州煬帝初併其地入齊郡大唐復置淄州或為淄川郡領縣五

淄川 漢般陽縣隋改淄川縣有淄水漢萊蕪縣故城在東南漢淄川國亦在此古齊長城 長山 漢於陵縣即陳仲子隱處又漢濟南郡城在今縣西北縣有長白山因以為名 高苑 漢舊縣千乘國故城在今縣北又有被陽故城在西南被音皮 鄒平 濟陽

高密郡 東至東萊郡三百七十里南至東海郡四百七十二里西至瑯琊郡三百七十里北至北海郡三百四十五里東南到海一百八十里西南到瑯琊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北海郡三百三十二里東北到東萊郡膠水縣界一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八百六十九里戶二萬六千九百八十口十三萬二千三百二十四

密州（今理諸城縣）戰國屬齊秦屬瑯琊郡漢屬瑯琊郡高密國城陽國地後漢屬瑯琊郡北海國地晉屬城陽郡後魏復置高密郡後置膠州隋初爲密州（以密水爲名）煬帝改爲高密郡大唐因之領縣四

諸城（漢東武縣樂府有東武吟又漢諸縣故城在今縣西南古齊長城東南自上大朱山起盡州南界二百五十里又有漢鄑陬縣故城在東北瑯琊山秦始皇幸齊遂登瑯琊累臺山上）莒（古莒國戰國時燕將樂毅破齊獨莒不下漢海曲縣故城在今縣東王莽末赤眉賊之始呂母起此赤眉樊崇謝祿等將兵十餘萬圍莒數月不能下又有姑幕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則古蒲姑氏之國漢向縣故城在今縣南濰水源出縣東北濰山也）高密（漢高密郡古夷安故城則今縣外城夷澤灌田萬頃）安丘（漢舊縣有渠丘亭古昌安故城即今縣外城古湻于城在今縣東北漢故平昌縣城在縣南）

東萊郡（東至東牟郡四百里南至高密郡三百六十里西至海二十九里北至海五十里東南到海二百五十里西南到北海郡界二十九里西北到海二百一十一里東北到東牟郡四百里去西京二千七百六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三里戶二萬六千九百四十六口十五萬八千三百三）

萊州（今理掖縣）春秋萊子國也（禹貢曰萊夷作牧是也）齊侯遷萊子于郳（五奚反）在齊國之東故曰東萊戰國屬齊秦屬齊郡兩漢爲東萊郡晉爲東萊國宋爲東萊郡後魏復爲東萊郡後置光州隋改爲萊州煬帝改爲東萊郡大唐爲萊州或爲東萊郡領縣四

掖（漢舊縣掖水名又有漢曲城縣故城在東北有三山史記封禪書云祠三山爲陰主有萬里沙漢武帝元封元年旱禱之）膠水（漢膠東國也）即墨（漢舊縣又有漢不其縣故城在今縣西有樂毅城又有沽水左傳云沽尤以東即此也今縣東南有大勞山小勞山燕樂毅破齊田單守不下又有漢壯武縣故城在其西也）昌陽（漢舊縣有貕養津周禮曰幽州其藪貕養又有漢挺縣故城在其西北也）

東牟郡（東至文登縣東海四百九十里南至東萊郡昌陽縣二百一十里西至海四里北至海三里東南到文登縣東海四百六十里西南到東萊郡四百里西北到海四里東北到海五里去西京三千一百二十五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七十里戶二萬一百八十五口十一萬五千六百六十二）

登州（今理蓬萊縣）春秋牟子國也戰國屬齊秦屬齊郡漢以下並屬東萊郡大唐武太后分萊州置登州或爲東牟郡領縣四

蓬萊（漢黃縣地武帝於此望海中蓬萊山因築城以爲名唐神龍初置蓬萊縣）文登（漢腄縣北有文登山又有之罘山秦始皇立碑之所有始皇石橋罘音扶）黃（有萊山漢舊縣）牟平（漢舊

安東府東至越喜部落二千五百里南至柳城郡界九十里西至契丹界八十里北至渤海一千九百五十里東南里西南到里西北到契丹衙帳一千里東北到契丹界八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二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四十里戶口

安東大都護府舜分青州為營州置牧宜遼水之東是也已具序篇注春秋及戰國並屬燕秦二漢曰遼東郡東通樂浪樂浪本朝鮮國漢武帝元封三年朝鮮人斬其王而降以其地為樂浪元菟等郡後又置帶方郡並在遼水之東晉因之兼置平州領郡國五理於此自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元菟帶方樂浪五郡為平州後還合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校尉居襄平晉咸寧二年分昌黎遼東元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以慕容廆為刺史遂屬永嘉之亂為衆所推及其孫儁移都於薊其後慕容垂子寶又遷於和龍後魏時高麗國都其地大唐總章元年李勣平高麗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為都督刺史縣令上元二年徙遼東故城儀鳳二年又徙新城聖歷元年更名安東都護府神龍元年復故名開元二年徙於平州天寶二年又徙於遼西故郡城至德後廢領羈縻州十四

風俗

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管仲謂楚師曰我齊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穆陵山在今瑯琊郡沂水縣界無棣今景城郡縣又燕王謂蘇秦曰吾聞齊地清濟濁河可以為固長城巨防可以為塞今濟陽郡盧縣界有防門山又有長城東至海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而興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為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惟以誠信漢高帝置婁敬曰齊虜以口舌得官又汲黯斥公孫弘云齊人多詐也逮於漢氏封立近戚漢初田肯說高帝曰齊東有瑯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險北有渤海之利隔懸千里齊得十二焉故號東西秦非親子弟勿王武帝臨極儒雅盛興暨惠之後淪沒僭偽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大唐初立都督府乃命親王鎮之漢氏之制信可取也

古徐州今置郡府五縣三十三

彭城 徐 七縣 彭城 沛 滕 蕭 豐 符離 蘄

臨淮 泗 六縣 臨淮 宿遷 下邳 漣水 虹 徐城

魯郡 兗 十一縣 瑕邱 金鄉 任城 鄒 曲阜 泗水 乾封 方與 中都 龔邱 萊蕪

東海 海 四縣 朐山 東海 沭陽 懷仁

瑯琊 沂 五縣 臨沂 沂水 承 費 新太

古徐州

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乂蒙羽其藝淮沂二水已理蒙羽二山皆可種藝蒙山在瑯琊郡費縣羽山在東海郡朐山縣淮水出今淮安郡桐栢山沂水出瑯琊郡沂水縣是也厥土赤埴墳草木漸苞埴黏土也漸苞言相漸及包裹而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羽畎羽山之谷也出夏翟翟雉之羽可爲旌旄者也嶧山之陽有特生之桐可中琴瑟嶧山在今魯郡鄒縣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渡二水而入於河也亦舜十二牧之一周倂徐州屬青州今分入兗州之域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邱以爲名在天文奎婁則魯之分野漢之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其分也今魯郡之東南境及瑯琊之南境東海臨淮之北境皆其地取慮音閭兼得宋齊吳之交漢之楚國山陽今彭城及魯郡之西境皆宜屬宋漢之瑯琊泰山今瑯琊之北境魯郡之北境皆宜屬齊漢臨淮之南境宜屬吳也秦平天下置郡此爲泗水今臨淮彭城郡是也瑯琊之西境今瑯琊郡薛郡今魯東海等郡漢又加置東海郡漢武帝置十三州還以其地爲徐州領郡國四後漢並因前代理於郯今臨淮郡下邳縣魏晉亦曰徐州領郡國七理彭城今郡自元帝渡江徐州所得唯半而已徐並沒於石氏宋初因之領郡十三理彭城明帝初地入於後魏其後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爲河南道彭城臨淮魯郡東海瑯琊郡

彭城郡東至臨淮郡三百七十里南至淮水中流四百四十一里與壽春郡壽春縣爲界西至譙郡五百里北至魯郡三百四十里東南到臨淮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譙郡五百里西北到魯郡三百六十里東北到瑯琊郡三百五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九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五十七里戶六萬六百七十口四十五萬六百七十七

今之徐州理彭城縣古大彭之國春秋戰國爲宋地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即本宋邑後屬楚謂之西楚項羽建都於此秦屬泗水郡漢

爲楚國沛郡地後漢及晉並爲彭城國晉立徐州以爲重鎭領郡國七理於此也宋因之領郡十二理同又爲彭城沛二郡地文帝元嘉中王元謨上表曰彭城南屆大淮左右清汴表裏京甸捍接邊境城隍峻整襟衛周固又自淮以西襄陽以北經塗三千達於濟岱六州之人三十萬戶常得全安實由此鎭後魏大將尉元上表曰彭城宋之要藩南師來侵莫不因之以陵諸夏輿地記云郡城由來非攻所能拔言其險固也後魏得之置徐州兼立東南道行臺後周立總管府大將王軌破陳軍於呂梁擒吳明徹悉降其衆也

隋改彭城郡大唐爲徐州或爲彭城郡領縣七

彭城古大彭國有侯水一名汴水自蕭縣界來有項羽戲馬臺宋武又戲馬爲　沛漢舊縣即廣成故城有沛宮漢高帝置酒之所有泗水亭又有漢留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微山微子葬處　蘄秦舊縣陳涉起蘄即此地有蘄水蘄音其　滕古小邾國漢蕃縣又邾國之濫邑故城在今縣東南即漢昌慮縣也左傳邾庶其以濫來奔即此地又有漢薛縣故城在今縣東　蕭古蕭國漢舊縣又有漢扶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　豐漢高帝所生邑亦舊縣　符離秦漢舊縣又有秦相縣故城在今縣西北項羽破漢軍於靈璧東睢水爲之不流即此縣界也

臨淮郡東至淮陰郡一百九十里南至淮一里與淮陰郡盱眙縣分界西至鍾離郡二百十里北至東海郡五百西四十里東南到淮陰郡盱眙縣淮水中流爲界西南到鍾離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琅琊郡六百七里東北到東海郡界海口四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八十八里去東京一千五百四十五里戶二萬九千四百四口二十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泗州今理臨淮縣古徐國地春秋爲魯國之地戰國魯宋楚三國之境秦屬泗水郡漢屬臨淮東海沛三郡地後漢以其地合於下邳國兼置徐州領郡國四理於此宋爲南彭城下邳二郡地後魏亦爲下邳郡兼置南徐州東魏改爲東楚州後周改爲泗州隋改爲下邳郡大唐爲泗州或爲臨淮郡領縣六

臨淮新置　宿遷春秋時鍾吾子國東晉置宿遷郡明帝太寧中兗州刺史劉遐自彭城退屯泗口即此安帝義熙中置城在今縣東南臨泗水南沂淮水自後常爲重鎭又有漢僮縣故城在西南秦下相城在縣西北項羽即下相人　下邳夏時邳國韓信爲楚王都下邳即今縣城漢臨淮郡在此又有漢武原故縣城在今縣北又有漢淮陵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又漢郯縣故城在其北　漣水漢厹猶縣魏曰海安郡蕭齊嘗置冀州寄理於此以爲邊鎭厹音仇　虹漢夏邱縣故城即今縣城也　徐城古徐子國漢以爲縣有徐君墓季札掛劍處

魯郡東至琅琊郡三百八十二里南至彭城郡三百九十六里西至東平郡二百里北至濟陽郡三百里東南到彭城郡三百六十四里西南到睢陽郡四百一十七里西北到東平郡一百九十里東北到濟南郡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五十八里去東京一千一百六十里戶八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口五十三萬三千八百一十四

兗州今理瑕丘縣始濟導兗水而爲濟載河南渡東流與荷澤汶水會又北東入於海兗州在濟河之間因濟水發源爲名今郡理乃非境也至周置兗州始兼得今郡之地而濟水自王莽末入河同流於海則河南之地無濟水矣自後所立皆集舊名兼有濟南濟北濟陽濟陰郡國蓋從置之際未之審詳古少皞之墟也之禹貢徐兗二州之域任城襲邱縣即兗州界餘並徐州域春秋及戰國並魯國亦邾國之境邾國黃帝之後陸終之子曹姓所封也今鄒縣也今黃州亦邾國之地陸終之後所封蓋陸終有六子各爲國也任國太皞之後風姓今任城是也後亦爲宋齊所侵東嶽泰山在焉秦爲薛郡漢高后更爲魯郡及泰山山陽郡地後漢爲任城國山陽泰山郡地兼置兗州領郡於八理國此晉改爲魯郡宋爲泰山高平魯三郡地及兗州領郡六理於此後魏亦爲魯郡北齊改爲任城郡隋初置兗州煬帝改爲魯郡大唐初僞魯徐圓朗都之尅平後改爲兗州後爲魯郡領縣十一

瑕邱漢舊縣東北有檀鄉又有漢樊縣故地在今縣西南金鄉漢東緡縣左傳云齊侯伐宋圍緡即此地又有漢昌邑縣故城也任城古任國漢爲縣又有漢亢父縣故城在今縣南鄒故邾國城在縣東南周迴十四里上冠危峯下臨巖邃窮險因之勝景有鄒山嶧山漢舊縣地又曰南平陽縣曲阜故魯國都也有阜委曲長七八里故曰曲阜孔子舊宅並在城中背洙面泗有孔子墓有雙栢之圖東北又有漢魯恭王殿階猶存有沂水漢魯縣也泗水漢卞縣地亦泗水國也又有漢汶陽縣故城在今縣東南有尼邱山洙泗水又有漢梁父縣故城在北有泮水也乾封有泰山方與漢舊縣中都古中都城也龔邱漢曰寧陽縣桃鄉縣故城在東北也萊蕪漢舊縣地汶水所出而流出沛

東海郡東至東海縣水路十九里南至臨淮郡五百四十里西至臨淮郡下邳縣五百五里北至高密郡四百七十二里東南到臨淮郡漣水縣二百五十七里西南到沭陽縣百六十三里西北到瑯琊郡二百三十二里東北到東海縣界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八十七里去東京一千七百六十九里戶二萬七千五百三十二口十七萬三千七百二十四

海州今理朐山縣春秋及戰國爲魯之東境後屬秦爲薛郡地後分薛郡爲郯郡漢改郯爲東海郡後漢及晉因而不改宋亦然兼僑立青冀二州梁置南北二青州後入後魏東魏改爲海州隋改爲東海郡大唐爲海州或爲東海郡領縣四

朐山有羽山極縣處東北有瑯琊山漢朐縣故城在今縣西南秦始皇立石以爲東闕門即此地蕭齊置青州於此東海田橫所保鬱洲亦曰郁洲漢贛榆縣也宋明帝太始以後青冀二州僑立於此後東魏於此置海鎮贛音古濫反沭陽漢厚邱縣地梁置潼陽郡有沭水沭音述懷仁東魏置義塘郡有夾山即夾谷齊魯會處

琅琊郡東至東海郡二百三十五里南至臨淮郡六百里西至魯郡三百八十二里北至北海郡四百五十一里東南到東海郡二百三十二里西南到彭城郡三百五十四里西北到淄川郡五百三十里東北到高密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五十一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三十五里戶三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口十八萬五千三百八十四

沂州今理臨沂縣春秋時齊魯二國之地戰國屬齊魯二國之境秦琅琊郡漢為東海琅琊二郡地後置琅琊國魏晉亦置琅琊國宋為琅琊郡齊不得其地後魏置北徐州後周改為沂州隋復為琅琊郡大唐為沂州或為琅琊郡

領縣五

臨沂漢卽丘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左傳云祝丘是也又有漢開陽縣及襄賁縣故城在今縣南賁音肥　沂水有穆陵山沂山沂水所出左傳曰南至於穆陵漢陽都縣故城在今縣南縣北界有大峴卽齊地南面險固處晉安帝時宋武帝伐慕容超超大將公孫五樓請據大峴山超不從故敗　承漢蘭陵縣故城在今縣東是也　費古魯費邑後為季氏邑有蒙山又有東蒙山在蒙山之東故名焉又有顓臾城又有漢南武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又有古武城子游為宰卽此　新太漢蒙陽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堂阜在縣東

風俗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境尤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國必爭之地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況今去聖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兗其俗略同

通典卷一百八十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州郡十一

古揚州上今置郡府十二縣五十九

廣陵揚七縣江都　江陽　海陵　高郵　六合　揚子　天長　淮陰楚五縣山陽　鹽城　盱眙　淮陰　安宜

鍾離濠三縣鍾離　定遠　招義　壽春壽五縣壽春　安豐　霍邱　盛唐　霍山

永陽滁三縣清流　全椒　永陽　歷陽和三縣歷陽　烏江　倉山

廬江廬五縣合肥　愼　巢　廬江　舒城　同安舒五縣懷寧　宿松　望江　太湖　桐城

蘄春蘄四縣蘄春　黃梅　蘄水　廣濟　弋陽光五縣定城　光山　固始　仙居　殷城

宣城宣十縣宣城　南陵　當塗　綏安　涇　寧國　溧水　太平　溧陽　青陽　秋浦池四縣分宣州置郡石埭　青陽　秋浦　至德

古揚州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北據淮東南距海舊曰南距海今改爲東南具注序目篇彭蠡既豬陽鳥攸居彭蠡澤名今在潯陽郡彭澤縣水所停曰豬陽鳥隨陽之鳥也言彭蠡之水既見豬聚則陽鳥所共居之陽鳥鴻雁之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謂北江中江南江也震澤吳南太湖名今吳興郡界底致也篠簜既敷篠箭竹簜大竹也敷爲布地而生草夭木喬夭盛貌喬高也夭於驕反厥土塗泥地卑濕島夷卉服海曲謂之島夷海中之東卉服絺葛屬卉許貴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上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舜置十二牧揚州其一周禮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今在會稽郡山陰縣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川水之通流者也五湖在吳郡吳興晉陵三郡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鳥孔雀翡翠之獸犀象之屬穀宜稻揚州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

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在於天官斗則吳之分野（漢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其分也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宣城丹陽晉陵吳郡吳興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信安鄱陽潯陽章郡臨川廬陵宜春南康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等郡也按吳國之分雖強盛之時殊不全得揚州之地今郡星次且約漢書其歷代所屬則各具於諸郡）兼得楚及南越之交（漢之江夏汝南地今蘄春弋陽宜屬楚漢之南海之地今潮陽宜屬越之地）亦古流服之國春秋時屬吳越二國越滅吳盡并其地戰國時屬楚秦并天下置郡此為九江（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永陽歷陽廬江同安蘄春弋陽鄱陽章郡臨川廬陵南康宜春等郡是）鄣（今宣城新安新定丹陽郡之西境）及吳興郡之西境皆是）會稽（今丹陽郡之東境晉陵吳郡餘杭會稽餘姚東陽信安縉雲臨海永嘉吳興郡之東境皆是）閩中（今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等郡皆是）南海郡之東境（今潮陽郡是）漢改九江曰淮南國及封皇子長為淮南王封劉濞為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武帝置十三州此為揚州（領郡六）後漢因之（理歷陽漢末移理壽春劉繇又移理曲阿歷陽壽春並今郡縣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濞疋備反）三國時淮南屬魏而江南屬吳也魏晉亦置揚州（理壽春平吳領郡十八理建業今丹陽郡江寧縣）元帝渡江揚州遂為王畿（領）江東浙江地宋孝武分浙江東為東揚州後罷揚州以其地為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尋復舊（領郡十八理建康即建業順帝改刺史曰牧）又分置南兗州（領郡九理廣陵）南徐州（領郡十七理京口今丹陽郡）南荊河州（領郡十三理歷陽）江州（領縣九理潯陽）齊並因前代唯徙置荊河州（領郡理壽春）北兗州（領郡七理淮陰今郡）北徐州（領郡五理鍾離今郡）梁陳分裂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淮南道（廣陵廬江蘄春同安永陽鍾離壽春淮陰歷陽弋陽）江南道（丹陽晉陵吳郡餘杭會稽餘姚東陽新定信安吳興縉雲臨海永嘉新安長樂清源建安臨汀漳浦潮陽）江南西道（宣城潯郡鄱陽南康臨川廬陵潯陽宜春）

廣陵郡（東至海五百六里南至丹陽六十三里西至永陽三百里北至淮陽三百里東南到海四百六里無郡縣西南到歷陽三百六十里西北到淮陰郡盱眙縣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淮陰郡鹽城縣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六十七里去東京千七百四十九里戶七萬三千三百八十一口四十六萬九千五百九十四）

今之揚州（今理江都江陽二縣）春秋時屬吳故左傳云吳城邗溝（邗音寒）以通江淮是也吳滅屬越越滅屬楚秦滅楚屬九江郡漢為廣陵國後屬荊國後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後漢為廣陵郡魏為重鎮（文帝黃初六年征吳幸廣

陵故城臨江觀兵見江濤歎曰天所以限南北也使張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是歲遼襲於江都後屬吳（孫亮建興二年使衛尉馮朝城廣陵）晉亦為廣陵郡東晉末以廣陵控接三齊故青兗二州刺史皆鎮於此宋亦置廣陵郡文帝兼置南兗州（領郡九理於此）齊並因之梁亦曰南兗州北齊改為東廣州後曰南兗州後周改為吳州隋初為揚州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又為江都郡後帝徙都而喪國焉（煬帝制江都太守秩與京尹同）大唐初為兗州後改為邗州後又改為揚州為大都督府其後或為廣陵郡領縣七

江都（漢廣陵縣）江陽（高齊日廣陵隋改之）海陵（漢舊縣）高郵（漢舊縣）六合（楚棠邑伍尚為棠邑大夫即此也漢曰棠邑縣晉安帝置秦郡北齊置秦州後周改為方州有瓜步山石梁溪）揚子　天長（梁於石梁置涇州）

淮陰郡（東至海二百一十五里南至廣陵郡三百里西至臨淮郡一百九十里北至臨淮郡漣水縣淮水七十五里東南到廣陵郡海陵縣八十五里西南到鍾離招義縣四百二十里西北到臨淮郡二百六十三里東北到淮口入海水路一百七十九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一里去東京千六百六十里戶二萬六千一百一十八口一十四萬二千九十）

楚州（今理山陽縣）春秋時屬吳吳將伐齊自廣陵掘江通淮即此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下邳國晉屬臨淮廣陵二郡地東晉為重鎮（元帝以劉隗屯守隗午最反）穆帝時中郎將荀羨北征詩云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地屯兵乃營立城池焉安帝時立山陽郡宋因之齊時扼清泗臨淮守險有平陽石鼈田稻豐饒其後僑立兗州齊郡因以兗州為重鎮梁初得之後入後魏隋初廢山陽郡後置楚州煬帝初州廢并入江都郡大唐武德四年為東楚八年改為楚州或為淮陰郡領縣五

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或云漢吳王濞反於廣陵山陽王率衆於此拒之因以山陽為名）鹽城（漢鹽瀆縣晉安帝更名為鹽城）盱眙（秦東陽縣城在縣東陳嬰為東陽令史即此項羽立楚懷王都盱眙至漢以為縣晉安帝時立盱眙郡有都梁山宋文帝時後魏太武帝南侵臧質守盱眙魏師有數十萬衆攻圍三旬不拔而退即今縣城）淮陰　安宜（漢平安縣地魏鄧艾築石鼈城在今縣西八十里以營田也）

鍾離郡（東至淮陰郡四百二十里南至廬江郡三百三十里西至彭城郡界九十五里北至臨淮郡二百二十里東南到永陽郡二百二十六里西南到壽春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彭城郡四百五十八里東北到臨淮

（郡二百一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五十里去東京千三百一十三里戶二萬五百五十三口十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一）

濠州（今理鍾離縣）春秋末鍾離子之國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卽其地也（今鍾離縣西百里有塗山是也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太康地記云塗山古當塗國應郡日禹所聚會塗山侯國卽此也舊有當塗縣晉安帝立馬頭郡北齊因之隋改爲塗山縣今廢）魯成公時叔孫僑如會吳於鍾離昭公時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楚平王時吳之邊邑卑梁女子與楚邊邑鍾離小僮爭桑兩家交怒相攻遂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恐而城郢則鍾離互爲吳楚之邊邑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因之晉初屬淮南郡後僑置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領郡理於此）亦爲重鎭（明帝時鎭爲後魏攻圍徐州刺史蕭惠休嬰坦守不下而退）梁因之北齊改鍾離郡爲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爲名也）煬帝復置鍾離郡大唐武德八年爲濠州或爲鍾離郡領縣三

鍾離（漢舊縣縣東四里有古鍾離城卽魯昭公四年楚城鍾離至二十四年爲吳所滅是也又縣東一里有廢小東城漢書云秦始皇二年築之以鎭濠口又郡東有公路城堰袁術所築有梁荊山堰城在郡城西百一十二里梁武帝天監十三年魏降人王足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荊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泡爲激溝併灌鉅野澤武帝遂發徐揚人率二十萬戶取五丁以築之令太子右衞率康絢護堰之作役人及戰士有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依峯以築土合脊於中流至十四年四月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潰決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龍能飛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故鐵器大則釜鬲小則鏵鋤數千萬斤沈於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合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死亡者十七八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尺高三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隄並樹杞柳軍人安堵列居於上其水淸潔俯視居人墳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而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移頓於八公山北南居人散就岡壟至秋八月淮水暴長堰[illegible]悉壞決奔流於海有濠水卽莊惠觀魚之處濠音同泡浦包反）

定遠（漢曲陽縣在淮曲之陽故名之其故城在今縣西又有秦漢東城縣在今縣東南逐項羽之處梁置臨淮郡有古陰陵城卽項羽奔至陰陵失道之所王莽改爲陽陵）

招義（漢淮陵縣地宋僑置濟陰郡於是）

壽春郡（東至鍾離郡二百二十里南至同安郡八百里西至汝陰郡二百五十八里北至汝陰郡下蔡縣三百九里東南到廬江郡三百里西南到弋陽郡四百六十三里西北到汝陰郡二百五十八里東北到鍾離郡

十里戶二萬九千七百十七口十五萬三千一百九十二

壽州（今理壽春縣）戰國時楚地秦兵擊楚楚考烈王東徙都壽春命曰郢即此地也（今郡羅城即考烈王所築今郡子城即宋武帝所築）秦滅楚虜王負芻其地爲九江郡（江自廬江分爲九道）後項羽封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即此也漢高帝更名淮南國武帝復爲九江郡後漢因之兼置揚州（領郡六理於此袁術爲曹公所擊敗奔九江後遂僭號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魏曰淮南郡仍舊揚州爲重鎮（毋丘儉諸葛誕爲刺史皆鎮於此）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閒數百里無復人居晉平吳其人各還本故復立爲淮南郡兼置揚州（領郡十八理於此其後中原亂胡寇屢南侵又以蘇峻祖約之亂淮南人渡江者滋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及當塗逡遒等縣逡七循反遒音秋）東晉亦爲重鎮（明帝時祖約屯守後陷石勒季龍死後復理之今郡西十五里即謝元破苻堅之處晉伏滔云彼壽春者南引汝潁之利東連三吳之富北接梁宋平塗不過七百西援陳許水陸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內有淮淝之固龍泉之陂良田萬頃舒吳之貢利盡蠻越也）宋屬淮南郡（初晉元帝永昌中荆河州刺史祖約鎮於此後或理江北或理江南無定所也至宋義熙十二年劉義慶又鎮此以撫邊荒捍禦疆場）齊因之兼置荆河州（領郡理於此）爲重鎮（齊高帝初遣垣崇祖鎮壽陽謂之曰我新有天下後魏必送劉昶爲辭壽春賊之所衝深爲之備俄而魏大將軍王肅送劉昶兵二十萬掩至而敗還）後魏曰揚州（蕭齊東昏永元初守將裴叔業以城叛降後魏）梁置南荆河州（武帝普通七年克之擒魏將李憲尋改爲南荆河州）後周曰揚州隋文帝改曰壽州煬帝初復爲郡大唐爲壽州或爲壽春郡領縣五

壽春（漢舊縣東晉以鄭皇后諱改壽春爲壽陽宜春曰宜陽富春曰富陽凡名春悉改之今縣東四十餘里宋殷琰築四壘於此此郡在齊梁閒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隋初廢有八公山）安豐（春秋時六國皆皋繇所封葬於此有漢六安郡故城在南梁置陳留安豐二郡有芍陂楚孫叔敖所起崔實月令曰叔敖作期思陂即此後漢王景爲廬江太守重修之境內豐給其陂徑百里灌田萬頃齊梁時立屯田無復輸運芍音鵲）霍邱（漢松滋縣梁置安豐郡即今縣城魏毋丘儉敗安豐津都尉部人斬之即城北津是也）盛唐（漢灊山縣天寶中改爲晉永和中謝尚鎮馬頭城即今縣北也）霍山（天寶中割盛唐縣置漢灊縣是也）

永陽郡（東至廣陵郡三百里南至歷陽郡一百九十八里西至鍾離郡二百六十里北至臨江郡一百六十二里東南到歷陽郡烏江縣一百六十一里西南到臨江郡慎縣界一百六十二里西北到鍾離郡一百二十六里東北到淮陰郡盱眙縣二百四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六十四里去東京千五百八十七里戶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口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七）

滁州（今理清流縣）戰國時屬楚秦及二漢九江郡之地晉屬淮南郡宋屬新昌郡齊置南譙郡梁屬南譙州梁末屬北

齊兼置新昌郡又徙南譙州於新昌即今郡是也隋初廢新昌郡改南譙為滁州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江都郡大唐復置滁州或為永陽郡領縣三　清流漢全椒縣地舊曰頓邱隋改名　全椒漢舊縣梁置北譙郡北齊改為臨滁郡後周復曰北譙隋為滁縣大業初為全椒有漢阜陵縣故城在今縣之南也　永陽

歷陽郡東至宣城郡二百五十六里南至宣城郡二百五十六里西至廬江郡二百九十五里北至永陽郡一百九十八里東南到宣城郡二百五十六里西南到廬江郡三百八十五里西北到廬江郡三百二十三里東北到廣陵郡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六百五十二里去東京千八百一十里戶二萬三千一百三十二口十一萬六千一十六

和州今理歷陽縣　戰國時楚地秦屬九江郡二漢因之漢末兼置揚州領郡六自壽春徙理於此吳為重鎮建安十七年築濡須塢周呂皆為守將二十一年曹公自來攻圍吳黃武二年魏軍又攻不拔晉為淮南郡地東晉為歷陽郡宋因之兼置南荊河州領郡十三理於此齊梁並因之梁末屬北齊置和州及歷陽郡隋煬帝初州廢而歷陽郡如故大唐復為和州或為歷陽郡領縣三　歷陽漢舊縣後漢揚州刺史所理西南百八十里有濡須水孫權築塢於此以拒曹公　烏江本烏江亭漢東城縣也梁置江都郡北齊改為密江郡陳改為臨江郡後周改為烏江郡隋為烏江縣　含山

廬江郡東至歷陽郡二百九十五里南至同安郡四百里西至壽春郡界二百一十五里北至鍾離郡三百三十里東南到拙日三百八十四里西南到同安郡四百七十六里西北到壽春郡三百里東北到永陽郡全椒縣一百四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八十七里去東京千五百六十九里戶三萬八千三百三十九口十七萬七千九百三十四

廬州今理合肥縣　古廬子國也春秋舒國之地昔成湯放桀周茍伯命巢左傳曰自廬以往又云徐人取舒今舒城縣即舒國也皆此地也戰國屬楚地秦屬九江郡漢為九江廬江二郡後漢亦然魏為重鎮建安二十年張遼守之吳孫權率十萬眾攻圍遼以八百人破之明帝時以滿寵都督揚州諸軍鎮於此滿寵上表言合肥縣西北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名新城吳主孫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積二十日不敢下船而退後諸葛恪圍新城亦不克晉為淮南廬江二郡地梁置汝陰郡及南荊河州尋改為合州為重鎮隋初改為廬江州煬帝初州廢置廬江郡大唐為廬州或為廬江郡領縣五　合肥漢舊縣故城在北夏水出城父東南至此與肥水合故曰合肥有濡須水梁曰汝陰縣北齊分置北陳郡古巢湖在今縣東南　慎漢舊

[?][?]故城在東南魏置平梁郡　巢漢居巢縣也古巢伯之國湯放桀於南巢即此也曹公末年使夏侯惇屯於此楚范增墓在縣東　廬江梁置相州漢龍舒縣故城在西故漢廬江郡亦在此　舒城古舒國也

同安郡東至宣城郡八百五十里南至潯陽郡五百七十二里西至蘄春郡四百里北至廬江郡四百里東南到潯陽郡五百七十二里西南到蘄春郡三百七十二里西北到壽春郡八百里東北到廬江郡四百七十六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戶三萬五千五百二十四口十六萬一千四十

舒州今理懷寧縣　古皖國也春秋時有皖國史記皖夏姓皋繇之後皖音患　亦舒國之地舒國說見廬江郡　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廬江郡獻帝時吳克皖城遂為重鎮赤烏四年諸葛恪屯之　晉安帝置晉熙郡宋齊皆因之梁置荊河州後改為晉州北齊改曰江州陳又曰晉州隋初曰熙州煬帝置同安郡大唐為舒州或為同安郡領縣五

懷寧漢皖縣有灊山一名天柱山有皖水灊音潛　宿松漢皖縣地梁置高塘有雷水江水自鄂陵分為九派會於此縣界洲上三百餘里合流謂之九江口東得武林洲即桑落洲之下尾　望江漢皖縣地晉大雷戍在此陳置大雷郡　太湖漢皖縣地隋曰晉熙　桐城

蘄春郡東至同安郡四百里南至江夏郡永興縣界四百二十里西至齊安郡二百三十里北至壽春郡霍邱縣界四百五十里東南到潯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江夏郡五百里西北到弋陽郡殷城縣界三百九十五里東北到同安郡三百七十二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六十里去東京千八百二十四里戶二萬五千六百二十口十七萬一百九十八

蘄州今理蘄春縣　春秋以來皆楚地秦屬九江郡二漢屬江夏郡吳為蘄春郡晉省屬弋陽郡北齊置羅州後周改曰蘄州隋煬帝初州廢置蘄春郡大唐復為蘄州或為蘄春郡領縣四

蘄春漢舊縣北齊置齊昌郡　黃梅漢蘄春縣地有黃梅山宋置南新蔡郡隋以為黃梅縣　蘄水有蘄水也　廣濟蔡山出大龜尚書云九江納錫大龜即此

弋陽郡東至壽春郡霍山縣界二百一十里南至齊安郡三百五十里西至義陽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汝南郡褒信縣淮水中流分界六十七里東南到壽春郡霍邱縣界三百二十八里西南到齊安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義陽郡二百四十七里東北到壽春郡四百六十三里去西京一千八百六十五里去東京九百七十五里戶三萬七百七十口一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九

光州今理定城縣　春秋時黃國也亦弦國之地晉僖五年楚人滅弦弦在弋陽軑縣軑徒計反　秦屬九江郡二漢屬汝南江夏二郡魏分置弋

陽郡晉齊皆因之梁末置光州後魏置弋揚郡北齊爲南郢州後周爲淮南郡隋煬帝初爲弋陽郡大唐爲光州或爲弋陽郡領縣五 定城春秋黃國也漢弋陽縣故城在今縣西 光山春秋弦國之地漢西陽縣也晉爲光城縣 固始春秋時寢縣寢或爲沈楚封孫叔敖之子在此南有叔敖祠北齊置北建州尋廢州置新蔡郡後周置澮州 仙居漢軑縣也今縣北四十里有古軑縣城今縣東有弦亭 殷城漢期思縣地梁以項城爲殷城鎮以統流人大蘇山在今縣東南四十里出石斛

宣城郡東至吳興郡三百八十七里南至新安郡三百八十三里西至廬江郡六百四十三里北至丹陽郡四百五十里東南到餘杭郡四百九十六里西南到潯陽郡一千八里西北到歷陽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晉陵郡五百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六里去東京二千四百二十里戶十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五口八十七萬九千四百四十四

宣州今理宣城縣 春秋時屬吳後屬越越滅屬楚秦屬鄣郡二漢爲丹陽郡吳爲重鎭孫皓時以何植爲牛渚督晉師來伐遣王渾向牛渚 晉武帝分置宣城郡丹陽郡移於建康是也 宋齊梁陳皆因之陳以爲重鎭隋平陳郡廢置宣州煬帝改爲宣城郡大唐爲宣州或爲宣城郡領縣十 宣城漢宛陵縣有敬亭山 當塗有蕪湖牛渚磯亦謂之采石險固可守處姑熟浦漢蕪湖縣故城在今縣東南隋平陳韓擒虎襲陷之遂滅陳今縣城卽晉姑熟城也又子湖故城在縣南 涇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南有涇水陵陽山 溧水水名 溧陽漢舊縣伍子胥奔吳乞食卽此有溧水也 南陵漢宣城縣故城在東又有漢當塗縣故城在東南梁置南陵郡陳置北江州有鵲洲有戰鳥圻孤在江中本名孤圻昔晉桓溫舉兵東下住此圻中宵鳥驚溫謂官軍圍之既而定羣鳥驚噪俗因曰戰鳥有鵲洲左傳云昭公五年楚敗吳於鵲岸卽此也 綏安梁末置大梁郡又改爲陳留郡有漢廣德故城 甯國 太平 青陽

秋浦郡東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東南到 西南到 西北到 東北到 去西京 去東京 戶一萬九千 口八萬九千九百七十七

池州今理秋浦縣分宣州置 歷代土地與宣州同領縣四 青陽 秋浦 至德 石埭

通典卷一百八十一終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

唐　京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州郡十二

古揚州下　今置郡府二十七縣一百三十七

丹陽 潤 六縣 丹徒 金壇 丹陽 句容 江寧 延陵　晉陵 常 五縣 晉陵 武進 江陰 義興 無錫

吳郡 蘇 七縣 吳 嘉興 長洲 海鹽 常熟 崑山 華亭　吳興 湖 五縣 烏程 武康 安吉 德清 長城

餘杭 杭 九縣 錢塘 紫溪 富陽 鹽官 臨安 新城 於潛 餘杭 唐山　新定 睦 六縣 建德 還淳 壽昌 桐廬 分水 遂安

新安 歙 四縣 歙 休寧 黟 婺源　會稽 越 六縣 會稽 諸暨 山陰 剡 蕭山 餘姚

餘姚 明 四縣 鄮 奉化 慈溪 翁山　臨海 台 六縣 臨海 象山 始豐 樂安 寧海 黃巖

縉雲 處 五縣 括蒼 松陽 縉雲 遂昌 青田　永嘉 溫 四縣 永嘉 橫陽 安固 樂城

東陽 婺 六縣 金華 蘭溪 義烏 永康 武義 東陽　信安 衢 六縣 信安 玉山 須江 龍邱 常山 盈川

鄱陽 饒 五縣 鄱陽 餘干 樂平 浮梁 弋陽　潯陽 江 三縣 潯陽 彭澤 都昌

章郡 洪 六縣 南昌 建昌 高安 豐城 新吳 武寧　臨川 撫 四縣 臨川 南城 崇仁 南豐

廬陵 吉 五縣 廬陵 泰和 安福 新淦 永新　宜春 袁 三縣 宜春 萍鄉 新喻

南康 虔 六縣 贛 南康 雩都 近置安遠 虔化 大庾 信豐　建安 建 六縣 建安 沙 浦城 建陽 邵武 將樂

長樂 福 八縣 閩 長溪 侯官 古田 福唐 尤溪 長樂 連江　清源 泉 四縣 晉江 南安 莆田 仙遊

漳浦（漳）三縣（漳浦　龍溪　龍巖）　臨汀（汀）二縣（長汀　寧化）

潮陽（潮）三縣（海陽　潮陽　程鄉）

丹陽郡（東至晉陵郡一百六十五里南至宣城郡四百五十里西至廣陵郡六合縣四百五十三里北至廣陵郡六十三里東南到晉陵郡一百九十六里西南到宣城郡界四百五十里西北到廣陵郡六十三里東北到廣陵郡界四十五里去西京二千六百四十三里去東京一千七百九十八里戶十萬三千三百六十四口六十八萬七千三百）

潤州（今理丹徒縣）春秋時屬吳戰國屬越後屬楚秦為會稽鄣二郡之境（自句容以西屬鄣郡以東屬會稽郡）漢初為荊國（荊王劉賈墓在今郡城內）吳王濞反（濞披義反）後屬江都國武帝分屬丹陽會稽二郡地後漢為丹陽吳二郡之地吳主孫權初鎮丹徒謂之京城後都於秣陵改為建業（至孫皓為晉將王濬所滅）晉平吳為毗陵丹陽二郡地兼置揚州（領郡十八理於建業即江寧縣）元帝渡江都建業改丹陽太守為丹陽尹爾雅曰絕高為京其城因山為壘緣江為境似河內郡內鎮優重宋置南東海郡及南徐州（領縣十七理於此）而揚州如舊齊梁以後並因之以至於陳京口常為重鎮（隋大將賀若弼自廣陵來襲陷之遂滅陳）隋平陳郡廢於石頭城置蔣州又廢南徐州為延陵鎮後又分置潤州於鎮城（州東有潤浦）煬帝初州廢（延陵曲阿句容等縣悉屬江都郡而江寧縣則屬丹陽郡城地）大唐初輔公祏據之尅平合舊丹陽南徐之地併為潤州或為丹陽郡領縣六

丹徒（古朱方後名谷陽春秋時齊慶封奔吳與之朱方即此也秦時有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使赭衣徒三千人鑿南坑以敗其勢故云丹徒吳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進晉太康三年復曰丹徒隋曰延陵有句驪山黃鶴山北固山京峴山亦曰京口謂山戍）

丹陽（古雲陽也秦始皇改曰曲阿漢因之漢丹陽郡所領丹陽縣非今縣也梁改為蘭陵郡大唐天寶初改為丹陽有練湖亦曰後湖）

句容（漢舊縣有茅山一名句容山言山形如句字之曲縣名取其義有下蜀戍）

江寧（本名金陵秦始皇改為秣陵漢丹陽縣在此建安十六年吳改為建業晉武平吳還為秣陵又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改臨江為江寧三年分秣陵水北立建業避愍帝諱改為建康後又分置同夏縣隋平陳併三縣置江寧縣又置蔣州後廢大唐初復為蔣州尋廢為江寧縣有鍾山蔣山石頭城元武湖石頭鎮）

延陵（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立之有季札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今晉陵縣是又非隋之延陵今丹徒縣即其地）

金壇（有長塘湖）

晉陵郡（東至吳郡二百里南至吳興郡三百三十二里西至丹陽郡一百八十里北至廣陵郡三百四十八里東南到吳郡二百里西南到宣城郡五百里西北到丹陽郡一百九十六里東北到吳郡風曲三百六十一

去西京二千八百三十三里去東京一千九百八十三里戶十萬二千三百一十九口六十五萬一千七百三十八

常州今理晉陵武進二縣春秋時吳地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漢會稽郡之地後漢順帝以後屬吳郡吳分吳郡無錫以西爲屯田置典農校尉晉武帝省校尉以屬毗陵郡其後東海王越嫡子毗封於毗陵元帝以毗諱改爲晉陵郡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郡置常州或曰常州置於常熟縣故以爲名煬帝初州廢又置毗陵郡大唐爲常州或爲晉陵郡領縣五

武進晉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即今縣是晉陵本名延陵漢改曰毗陵後與郡俱改爲晉陵季札所居也北浦在東北入於海季札墓在今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義興漢陽羨縣故城在南晉以周玘行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之北鄉爲義興郡以表玘功隋平陳廢郡爲義興縣有太湖滆湖洮湖荊溪周處斬蛟於此有君山章山國山滆音核無錫漢舊縣史記曰太伯始居吳即此地也亦楚春申君之邑有九龍山江陰晉曰既陽有芙蓉湖一名上湖

吳郡東至海三百六里南至吳興郡三百一十里西至晉陵郡義興縣界一百三十三里北至晉陵郡二百里東南到東海針山四百五里西南到吳興郡二百三十二里西北到晉陵郡一百九十五里東北到常熟縣界三百二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九十九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二十一里戶七萬六千一百四十七口六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三

蘇州今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之都也自闔閭以後並都於此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於檇李檇音醉則今嘉興縣之地檇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置會稽郡項羽初起殺會稽太守殷通即此漢亦爲會稽郡後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爲吳郡與吳興丹陽爲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因姑蘇山爲名煬帝初復曰吳州尋爲吳郡大唐爲蘇州或爲吳郡領縣七

吳漢舊縣有太湖洞庭山左傳吳師伐越敗之於夫椒即太湖中椒山有松江太伯祠後漢桓帝時太守糜豹所建後至晉內史虞潭改理爲闔閭墓即虎邱寺要離墓在今縣西梁鴻墓在要離墓之北長洲有吳之長洲苑因以爲名常熟漢吳縣司監都尉置吳平割屬既陽縣晉立南沙縣隋改爲常熟縣嘉興春秋時地名長水秦爲由拳縣漢因之吳時有嘉禾生改爲嘉禾縣後以孫皓父名和又改爲嘉興海鹽本名武原鄉秦以爲海鹽縣華亭天寶中置地有華亭谷因以爲名吳陸機陸雲宅即此崑山漢婁縣地本因吳之婁門爲名

吳興郡東至吳郡三百一十里南至餘杭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宣城郡三百八十七里北至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餘杭郡鹽官縣界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宣城郡界二百六十里西北到晉陵郡三百三十二里東北到吳郡二百二十二里去西京三千三百四十一里去東京二千二十四里戶六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口四十六萬二千四百七十九

湖州今理烏程縣 春秋時屬吳吳滅屬越越滅屬楚兼得古之防風國焉史記曰汪罔氏之君守封嵎之山汪罔氏即防風國罔音忙秦爲會稽鄣二郡之境漢亦同後漢屬吳郡吳分吳丹陽二郡置吳興郡晉宋陳因之梁末改爲震州後復爲吳興郡隋平陳郡廢後置湖州一名震州湖州皆因州東有太湖名震澤故也震澤亦名具區澤煬帝初廢湖州分其地入餘杭及吳二郡大唐復置湖州或爲吳興郡領縣五

烏程秦漢舊縣隋廢郡幷東遷縣入焉南有衡山左傳云吳伐越至於衡山是也 武康古防風國輿地志云漢烏程縣之餘不鄉地漢末童謠云天子當興東南三餘之間吳乃改會稽之餘暨爲永興分餘不爲永安以協讖言晉以平陽已有永安縣故改此永安爲武康有前溪封山禺山青山 安吉漢故鄣縣地吳興記曰漢張角之亂此郡獨守故阻固漢朝嘉之故靈帝分縣南鄣置安吉縣 德清舊名臨溪有吳光山餘不溪孔愉放龜於此 長城有卞山若溪吳王闔閭使弟夫槩居此築城狹而長晉武帝置縣因以爲名西八十里鄣郡故城即秦鄣郡縣城也今號爲府頭是也

餘杭郡東至吳郡三百九十里南至會稽郡一百三十里西至新安郡四百十六里北至吳興郡百九十里東南到樂思山至會稽郡總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新定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宣城郡四百九十六里東北到吳郡三百六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五百五十六里去東京二千七百一十七里戶八萬六千四百五十四口五十七萬八千九十五

杭州今理錢塘縣 春秋越國之西境越國西北至語兒在今吳郡嘉興縣南與吳分界後屬楚按周顯王四十六年楚威王伐越破之殺其王無疆盡取其地至於浙江之北秦漢並屬會稽郡後漢順帝以後屬吳郡晉屬吳興吳二郡地宋齊梁因之陳以爲錢塘郡隋平陳置杭州煬帝初州廢置餘杭郡大唐爲杭州或爲餘杭郡領縣九

錢塘漢舊縣錢塘記云昔郡功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一千旬日之閒來者雲集塘未成譎不復取皆棄土石而去塘以之遂成有石膏山藥用爲最 富陽漢曰富春吳置東安郡晉孝武改曰富陽西有孫洲 臨安吳置臨水縣晉武更名 於潛漢舊縣有天目山洞溪 唐山 紫溪 鹽官 新城浙江西南名曰桐溪吳立爲新城 餘杭

新定郡東至餘杭郡三百十五里南至東陽郡一百五十五里西至新安郡三百七十二里北至餘杭郡界二百七十五里東南到東陽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信安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新安郡三百七十里東北到餘杭郡三百十五里去西京三千六百五十九里去東京三千里戶五萬四千七百四十口三十六萬二千三百八十九

睦州今理建德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又屬楚秦爲鄣郡地漢爲丹陽郡地後漢以後並屬吳郡梁陳爲新安郡隋平陳廢郡後置睦州以俗阜人和內外輯睦爲義煬帝置遂安郡有仙壇山大唐置睦州或爲新定郡領縣六建德漢富春縣地有七里瀨壽昌漢富春縣地桐廬漢富春縣地有嚴子陵釣臺分水遂安漢舊置新定縣晉太康新改還淳

新安郡東至餘杭郡四百七十九里南至新定郡遂安縣二百四十六里西至宣城郡秋浦縣四百九十六里北至宣城郡涇縣界二百九十三里東南到新定郡三百七十里西南到鄱陽郡百九十五里西北至宣城郡涇縣界二百八十五里東北到宣城郡三百八十三里去西京三千六百六十七里去東京二千八百四十六里戶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七口二十六萬四千三十二

歙州今理歙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後又屬楚秦屬鄣郡二漢屬丹陽郡吳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晉平吳改曰新安宋齊並因之隋平陳置歙州煬帝初州廢置新安郡大唐爲歙州或爲新安郡領縣四歙漢舊縣休寧晉海寧縣隋改名黟漢舊縣林歷山四面險峻吳時山越所保賀齊破於此黟音伊婺源

會稽郡東至海西百九十八里南至東陽郡四百八十里西至餘杭郡一百三十里北至海四十里東南到臨海郡五百里西南到東陽郡四百八十里西北到餘杭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浙江海際三百九十八里去西京三千七百二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七十里戶八萬八千二百三十七口五十二萬九千六百七十四

越州今理會稽山陰二縣春秋時越國之都至周顯王時爲楚所破其浙江南之地越猶保之而臣服於楚秦屬會稽郡漢因之後漢順帝從置會稽郡時陽羨人周喜上書分浙江以西爲吳郡以東爲會稽郡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太守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兩縣界築塘蓄水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洩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淅以無凶年其隄塘周迴三百一十里都溉田九千餘頃會稽記云創湖之始多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臻故被刑於市及遣使按履總不見人籍皆是先死亡者晉爲會稽國宋爲會稽郡嘗置東揚州理於此尋罷州齊因之梁又加置東揚州隋平陳改東揚州爲吳州置總管府煬帝初

府廢置越州尋復爲會稽郡大唐爲越州或爲會稽郡領縣六 會稽漢舊縣禹葬會稽即此地也有會稽山禹穴鏡湖若耶溪雷門 山陰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是也蘭亭王羲之曲水序於此作 剡漢舊縣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嵊州六年廢有天姥山剡溪嵊時證反 蕭山國家初置永興縣後改爲 餘姚漢舊縣又有漢上虞縣故城在西有四明山 諸暨漢舊縣越王允常居

餘姚郡東至海中黃公山水行二百八十里南至臨海郡甯海縣水行一百八十里西至會稽郡餘姚縣水行一百八十里北至會稽郡餘姚縣界海際水行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海中鋸門山四百里與臨海郡象山縣分界西南到陸昭嶺一百七十里與會稽郡剡縣分界西北到會稽郡界一百七十里東北到大海浹口七十里江海際浹往海行七百五十里至海中檢山去西京四千一百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五十里戶四萬一千六百三十口十七萬七千五百六十

明州今理鄮縣本會稽郡之鄮縣鄮莫侯反大唐開元中分置明州或爲餘姚郡以境內四明山爲名領縣四 鄮漢句章縣西鄞縣故城在今縣東南越王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曰卽句章東浹口外洲鄞音銀亦漢鄮縣地 奉化 慈溪 翁山

臨海郡東至海際一百八十里南至永嘉郡五百里西至縉雲郡四百里北至會稽郡五百里東南到大海二百九十三里西南到括蒼山足七十里極大山西北到東陽郡六百一十二里東北到當郡象山縣東鋸門山四百六十里極大海去西京四千三百四十六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三十里戶五萬五千六百五十八口三十二萬四千七百六十一

台州今理臨海縣春秋及戰國時屬越秦漢屬會稽郡亦東甌之境武帝時閩越圍東甌徙國於江淮之間其地屬會稽郡東部都尉理於此後漢亦屬會稽郡吳置臨海郡晉宋齊梁皆因之隋平陳郡廢屬永嘉郡大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海州五年改爲台州因天台山爲名或爲臨海郡領縣六 臨海漢回浦縣地後爲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 始豐吳初置始平縣晉太康元年更名始豐有天台山 樂安晉永和三年分始平南鄉置 甯海晉置 黃巖 象山

縉雲郡東至臨海郡四百里南無處可至西至 北至東陽郡二百五十八里東南到永嘉郡三百里西南到 西北到信安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臨海郡 去西京四千三百里去東京三千五百[illegible]

處州今理括蒼縣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漢屬會稽郡亦甌越之地晉分置永嘉郡宋齊因之隋平陳改為處州後煬帝初復置永嘉郡大唐改為處州或為縉雲郡因山為名領縣五 蒼有蒼山惡溪石門山瀑布水 松陽吳舊縣 縉雲有縉雲山 遂昌 青田

永嘉郡東至大海八十六里南至長樂郡水陸相乘千五百二十里西至縉雲郡二百六十七里北至臨海郡五百里東南到橫陽縣界將軍嶺去縣二百十五里西南到建安郡界桐檐山去橫陽縣三百五十里西北到縉雲郡三百里東北到臨海郡泛海行三百里去西京四千七百三十七里去東京三千九百三十七里戶四萬二千二十八口二十萬五千三百十

溫州今理永嘉縣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二漢為會稽郡之東境晉為臨海郡地明帝分屬永嘉郡宋以後因之隋平陳廢永嘉郡煬帝初又屬永嘉郡大唐前上元二年分置溫州或為永嘉郡領縣四 永嘉漢治縣地後漢改為章安後又以章安東甌鄉為永寧縣初漢惠帝立越東海王搖於東甌即此隋改名 橫陽舊曰始陽 安固吳曰羅陽後曰安陽晉改名 樂城晉武帝置

東陽郡東至會稽郡四百八十里南至縉雲郡三百五十八里西至信安郡一百九十二里北至新定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臨海郡六百一十二里西南到縉雲郡松陽縣界一百五十五里西北到新定郡一百八十里東北到會稽郡四百八十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三十五里戶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三口七十萬七千四百二十七

婺州今理金華縣春秋戰國時並越地秦屬會稽郡二漢置會稽西部都尉理於此吳置東陽郡晉宋齊皆因之梁陳置金華郡隋平陳置婺州以當天文婺女之分為名也煬帝初州廢置東陽郡大唐為婺州或為東陽郡領縣六

金華漢烏傷縣地後漢末分為長山縣有長山金華山龍山赤松澗 義烏漢烏傷縣 永康漢烏傷縣地 武義吳赤烏八年置武義縣 東陽有東陽山 蘭溪

信安郡東至東陽郡一百九十二里南至縉雲郡三百五十六里西至鄱陽郡九百九十二里北至新定郡三百一十里東南到縉雲郡一百六十六里西南到建安郡千一百里西北到鄱陽郡界二百一十九里東北到新定郡三百一十里去西京三千八百四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九十里戶六萬七千三百二十九口四十二萬九千一百六十二

衢州今理信安縣本婺州地大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分置衢州州西有三衢山七年平輔公祏廢之垂拱二年復置衢州或為信安郡領縣六 信安漢太末縣地後漢末分置新安縣晉改名石橋山晉王質爛柯處有泉嶺山在縣南二百里漢朱買臣云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即今建安郡北界也 須

江江郡山發地如笄有三峰　龍邱秦漢太末縣也　常山　盈川　玉山有玉山嶺

鄱陽郡東至信安郡九百九十二里南至臨川郡四百二十里西至章郡擔石湖中流為界一百七十里北至潯陽郡三百七十四里東南到信安郡須江縣青草洲七百八十五里西南到章郡章縣城子橋中百六十里西北到潯陽郡三百七十四里東北到新安郡七百九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二百六十三里去東京二千四百一十三里戶四萬三千一百四十九口二十三萬九千三百八十八

饒州今理鄱陽縣　春秋時楚之東境後屬吳楚昭王時吳伐楚取番是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　郡二漢屬章郡吳主孫權分置鄱陽郡初理鄱陽縣後徙理吳芮故城　晉宋齊因之梁置吳州陳廢隋置饒州以其產物豐饒　煬帝初置鄱陽郡大唐復為饒州或為鄱陽郡領縣五

鄱陽晉郡縣有番江又有漢郡陽縣故城在東　餘干漢餘汗縣汗音干越王句踐之西界所謂干越也　樂平吳舊樂安縣　浮梁　弋陽吳舊葛陽縣隋改為弋陽有弋水

潯陽郡東至宣城郡一千八里南至章郡三百二十五里西至江夏郡五百九十三里北至蘄春郡五百九十三里東南到鄱陽郡三百七十四里西南到江夏郡六百里西北到蘄春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同安郡五百七十二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九十七里戶二萬六千五十八口一十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七

江州今理潯陽縣　禹貢荊揚二州之境禹貢揚州曰彭蠡既豬荊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五十二里　九江在郡之西北今九江郡在郡鎮之北彭蠡在其東也江水西自江夏郡永興縣流入尚書禹貢曰九江孔殷孔安國注云江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按張須九江圖云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於江口一云白烏江二云白蜯江三云烏土江四云嘉靡江五云甽江六云三里江七云菌洲江八云沙隄江九云廩江尋陽記云九江在潯陽郡北五里名曰烏江遠則百餘里是大禹所疏桑落洲上下三百餘里合流　則彭蠡以東為揚州九江以西為荊州春秋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廬江武昌二郡後割荊揚二州而置江州初理章郡後理於此　後又置潯陽郡宋齊亦為潯陽郡皆置江州領郡九理於此　中流襟帶常為重鎮隋置九江郡大唐改為江州或為潯陽郡領縣三

潯陽潯水名也漢舊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此隋改為彭蠡縣又改為湓城縣有湓水浪井彭蠡湖匡廬山今縣南楚城驛即舊柴桑縣也又有蒲塘驛即漢歷陵縣也王莽改為蒲亭今驛前有數湲原在西數十里有傅陽山宋武帝大破盧循於左里即彭蠡湖口也　彭澤漢舊縣梁置太原郡領晉陽等

[illegible]改為彭澤有馬當山楊葉洲 都昌漢彭澤縣地有石壁有桑落洲晉將劉毅為盧循所敗之處

章郡東至信安郡界一千四里南至廬陵郡五百三十里西至長沙郡一千二百里北至宣城郡七百里東南到臨川郡二百里西南到宜春郡五百二十五里西北到潯陽郡三百三十五里東北到鄱陽郡四百四十里去西京三千九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二百十一里戶五萬五千七百一十七口三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

洪州今理南昌縣 春秋戰國時並屬楚秦屬九江郡漢改九江郡為淮南國 漢高祖分淮南國置章郡今南康廬陵宜春鄱陽潯陽臨川章郡地盡屬漢章郡 吳芮為長沙王兼得其地後漢亦為章郡晉因之東晉嘗置江州理於此 宋齊以後並為章郡隋平陳廢郡置洪州煬帝初廢州置章郡大唐為洪州或為章郡領縣六

南昌漢舊縣隋改為章縣有鍾陵龍沙 高安漢建成縣 豐城漢南昌縣吳分置富城縣晉太康元年改為豐城晉張華於此得古劍 新吳漢靈帝置 武甯吳置新安縣晉更名甯縣今曰武甯 建昌漢曰海昏昌邑王廢後遷於此故城見在有楊柳津止遼津後漢艾縣也

臨川郡東至鄱陽郡餘干縣三百二十里南至南康郡一千二十里西至廬陵郡五百二十五里北至章郡二百四十里東南到建安郡八百三十七里西南到廬陵郡五百二十五里西北到章郡二百四十里東北到鄱陽郡四百二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一十二里去東京二千五百三十里戶二萬八千五百七口一十七萬一千九百二十

撫州今理臨川縣 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分置臨川郡晉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平陳置撫州煬帝時州廢置臨川郡大唐為撫州或為臨川郡領縣四

臨川後漢臨汝縣隋改為臨川 南城漢舊縣有五章山 崇仁梁置巴山郡 南豐

廬陵郡東至臨川郡五百二十五里南至南昌郡四百二十四里西至桂陽郡一千二百五十里北至章郡五百三十里東南無路可到西南到衡陽郡九百里西北到宜春郡三百一十里東北到臨川郡五百二十五里去西京三千六百三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四十三里戶二萬九千六百五十口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九十五

吉州今理廬陵縣 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孫策分置廬陵郡晉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平陳置吉州煬帝初州廢置廬陵郡大唐為吉州或為廬陵郡領縣五

廬陵漢舊縣有吉陽水 泰和舊東昌西昌二縣地 安福吳置安城郡在此隋廢郡改為安福 新淦漢舊縣淦沽遷反 永新

宜春郡東至章郡水路七百四十里南至廬陵郡三百一十里西至長沙郡五至二十六里北至章郡五百二十五里東南到廬陵郡二百一十一里西南到長少郡界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長沙郡五百二十六里東北到章郡五百二十五里去西京三千五百八十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六十八里戶二萬九千三百九十一口十五萬三千八百二

袁州今理宜春縣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分置安成郡晉宋齊以下皆因之隋平陳置袁州煬帝初州廢置宜春郡大唐為袁州或為宜春郡領縣三 宜春漢舊縣晉改曰宜陽隋復舊 萍鄉漢宜春縣地萍蒲丁反 新喻漢宜春縣地

南康郡東至建安郡隔絕黃土嶺一千八百二十里南至南海郡隔越參溪嶺一千五百里西至桂陽郡一千一十三里北至廬陵郡四百二十里東南到潮陽郡界一千五百六十五里西南到始興郡隔大庾嶺七百里西北到桂陽郡一千四十四里東北到臨川郡一千一十里去西京四千二百十六里去東京三千四百里戶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二口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二

虔州今理贛縣贛沽遙反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屬廬陵郡及晉平吳置南康郡宋為南康國齊梁陳皆為南康郡隋平陳置虔州煬帝初州廢置南康郡大唐為虔州或為南康郡領縣六 贛漢舊縣有章水貢水合流故曰贛 雩都漢舊縣地 虔化漢贛縣地昔漢國越反漢使諸將屯梅嶺即今縣界 大庾有大庾嶺一名塞上嶺即五嶺之一漢時呂嘉叉漢軍伐之監軍姓庾城於此故謂之大庾嶺劉嗣之南康記云昔漢楊僕討呂嘉出章郡下橫浦即今縣西南故橫浦[illegible]關見在此 信豐 南康漢舊南野縣

建安郡東至縉雲郡九百七十六里南至長樂郡七百二十里西至臨川郡八百三十七里北至信安郡千一百里東南到長樂郡七百二十里西南到臨川郡二千四百里西北到鄱陽郡二千三百三十里東北到信安郡一千一百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二十五里戶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九口十四萬二千一百六十四

建州今理建安縣本閩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後漢因之吳分置建安郡晉宋齊梁並因之陳屬閩州後又屬豐州隋平陳屬泉州煬帝初屬閩州尋置建安郡而屬焉大唐武德四年置建州以建溪為名或為建安郡領縣六 建安漢冶縣地吳置建安縣有武夷山 浦城 建陽 邵武 將樂 沙

長樂郡東至山六十六里外至海南至海二百里西至山八十里山外虔州雩都縣界北至山四十里山外至永嘉郡界東南水路到海一百[illegible]

嘉郡水路千四百七十八里去西京五千七百三十三里去東京四千九百三十三里戶三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口二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七

福州今理閩縣亦閩越地秦爲閩中郡漢高帝立無諸爲閩越王都於此及武帝時閩越反滅之徙其人於江淮閒盡虛其地後有遯逃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地蓋以越王冶鑄爲名屬會稽郡又名其地爲東冶縣後漢改爲侯官都尉屬會稽郡後分治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此爲南部都尉東部今臨海郡是也晉置晉安郡宋齊因之陳置閩州後又改爲豐州隋平陳改爲泉州煬帝初州廢復改爲建安郡大唐初爲建州後此置泉州移建州於建安縣置後此復爲閩州移泉州於晉江縣開元十三年改爲福州或爲長樂郡領縣八 閩閩越王無諸都東冶郎此漢東冶縣後改曰東侯官侯官 福唐 長樂 連江 長溪 古田 尤溪

清源郡東至海一百二十里南至海一百八十里西至綿田村二百八十五里北至仙遊縣一百五十里東南到海四十里西南到漳浦郡六百里西北到阜洋村一百里東北到長樂郡五百里去西京六千三百一十六里去東京五千四百十三里戶二萬四千五百八十六口一十五萬四千九

泉州今理晉江縣秦漢土地與長樂郡同晉爲晉安郡宋齊以後因之自隋以來屬泉州大唐神龍以後始移置泉州於此或爲清源郡領縣四 晉江 南安吳置晉安縣晉置晉安郡在此莆田莆音蒲仙遊

漳浦郡東至天海一百五十里南至大海一百六十里西至潮陽郡五百六十里北至建安郡二千四百里東南到黃如江一百里西南到懷恩郡界一百里西北到石埭溪一百五十里東北到清源郡六百里去西京七千三百一十三里去東京六千五百一十里戶二千六百三十三口六千五百三十六

漳州今理漳浦縣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分其地置漳州或爲漳浦郡領縣三 漳浦 龍溪 龍巖

臨汀郡東至清源郡龍溪縣一千四百五十里南至潮陽郡程鄉縣界一千里西至南康郡雩都縣九百里北至臨川郡南豐縣一千六百里東南到漳浦郡懷恩縣界一千五百里西南到潮陽郡程鄉縣界八百里西北到臨川郡南豐縣一千六百里東北到長樂郡一千三百六十里去西京六千四百七十三里去東京五千三百七十里戶五千三百三十口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五

汀州（今理長汀縣）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開元二十六年分置汀州為臨汀郡領縣二　長汀　寧化

潮陽郡（東至大海一百二十七里南至大海八十五里西至海豐郡海豐縣五百七十里北至南康郡一千五百六十七里東南到大海六十九里西南到潮陽縣二百七十里西北到郡內程鄉縣五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漳浦郡五百六十里去西京七千六百六十七里去東京六千七百七十五里戶一萬三百二十四口五萬一千六百七十四）

潮州（今理海陽縣）亦古閩越地秦屬南海郡秦末屬尉佗漢初屬南越後亦屬南海郡後漢因之晉屬東官郡又分置義安郡宋齊因之梁置東揚州後改為瀛州及陳而廢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初置義安郡大唐復為潮州或為潮陽郡（漢揭陽縣地）領縣三　海陽　潮陽　程鄉

風俗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吳晉宋齊梁陳皆緣江淮要害之地置兵）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漢武帝時東越王數反朱買臣上言曰故東越王居泉山之上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避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通典卷一百八十二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州郡十三

古荊州今置郡府三十三縣一百三十一

江陵荊 七縣 江陵 枝江 松滋 當陽 公安 長林 石首

夷陵峽 五縣 夷陵 宜都 遠安 長陽 巴山

巴東歸 三縣 秭歸 巴東 興山

竟陵復 三縣 監利 沔陽 竟陵

富水郢 三縣 長壽 京山 富水

安陸安 六縣 安陸 吉陽 應山 應城 雲夢 孝昌

齊安黃 三縣 黃岡 黃陂 麻城

漢陽沔 二縣 漢陽 汶川

江夏鄂 五縣 江夏 永興 武昌 蒲圻 唐年

義陽申 三縣 義陽 羅山 鍾山

長沙潭 六縣 長沙 衡山 湘鄉 益陽 瀏陽 醴陵

巴陵岳 五縣 巴陵 沅江 湘陰 華容 昌江

衡陽衡 六縣 衡陽 湘潭 耒陽 攸 常寧 茶陵

零陵永 三縣 零陵 湘源 祁陽

江華道 四縣 營道 延唐 江華 永明

桂陽郴 八縣 郴 高亭 臣山 義昌 資興 義章 高平 臨武

連山連 三縣 桂陽 陽山 連山

邵陽邵 二縣 邵陽 武岡

武陵朗 二縣 武陵 龍陽

澧陽澧 四縣 澧陽 慈利 石門 安鄉

黔中黔 六縣 彭水 黔江 洪杜 洋水 信寧 都濡

寧夷思 四縣 務川 寧夷 思印 思王

盧溪辰 五縣 沅陵 漵浦 辰溪 盧溪 麻陽

盧陽錦 五縣 盧陽 洛浦 招喻 常豐 渭陽

靈溪溪二縣 大鄉 三亭 潭陽巫三縣 龍標 朗溪 潭陽

清江施二縣 清江 建始 涪川費四縣 涪川 多田 扶陽 城樂

夜郎珍四縣 麗德 夜郎 麗皐 樂源 播川播四縣 播川 遵義 芙蓉 瑯川

義泉夷五縣 綏陽 義泉 都上 洋川 宜林 龍標業二縣 峨山 渭溪

溱溪溱二縣 營懿 扶歡

古荆州

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也荆山在今襄陽郡南漳縣衡山在今衡陽郡湘潭縣江漢朝宗於海江漢二水歸入於海九江孔殷孔甚也殷中也言江於此州界分爲九道甚得地勢之中今潯陽郡西北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沱潛二水名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雲夢澤名也在今安陸郡言二水既從其道則雲夢之土可爲耕作畎畝之治浮於江沱潛漢逾於洛至於南河逾越也言渡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也南河即在冀州南舜置十二牧荆州其一周禮職方曰正南曰荆州爾雅曰漢南曰荆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川曰江漢浸曰潁湛衡山在湘南雲夢在華容潁水出陽城乾山宜屬荆河州在此非也湛未詳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揚州同荆强也言其氣躁强亦言荆蠻也或取名於荆山爲蠻夷之國盤瓠之種昔高辛氏有畜犬曰盤瓠帝妻以少女其子孫滋蔓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詩人所謂蠻荆也夏商以來最爲邊患周宣王中興乃命方叔南伐蠻方故詩曰蠻方來威又曰蠢爾蠻荆大邦爲讎春秋至戰國時悉爲楚地其在天文翼軫則楚之分野漢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皆其分也今夷陵巴東江陵竟陵富水義陽之東境安陸齊安漢陽江夏巴陵長沙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盧溪盧陽靈溪潭陽清江等郡地是也兼得韓秦之交漢之南陽之地今宜陽之西境宜屬韓漢牂牁之地今播川義泉涪川夜郎溱溪宜屬秦秦平天下置郡此爲南郡今江陵夷陵巴東竟陵富水安陸齊安漢陽江夏清江等郡地皆是黔中今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盧溪盧陽靈溪潭陽等郡地皆是也漢改秦黔中郡爲武陵郡即今武陵郡是長沙今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等郡是南陽之東境今義陽漢東等郡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爲荆州領郡國八其五溪中地歸漢以後歷代開拓

今播川涪川夜郎義泉龍溪溱溪等郡地後漢並因之荊州初理武陵郡漢壽縣今武陵郡武陵縣地後理南郡今江陵郡是漢末曹公赤壁敗後遂與吳蜀三分其地北境屬魏西境屬蜀東境南境屬吳及劉備歿後所分之地悉復屬吳而荊州南北雙立魏荊州理宛今南陽郡吳荊州理江陵今郡也晉亦置荊州領郡十九初理襄陽平吳理南郡今江陵郡王敦為刺史理武昌今江夏郡縣也其後遷徙無常處自王抗以後復理江陵不復移改宋分置荊州領郡十二理南郡司州領郡四理義陽今郡郢州領郡六理南郡雍州領郡十理襄陽今郡地刺史所理則在古荊河州境其統領郡縣則古荊州之境湘州領郡十一理長沙今郡齊並因之州境之內含帶蠻蜑音但土地遼落稱為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荊揚故謂荊州為陝西也以比周邵分陝之義其後割裂不可詳也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山南東道江陵竟陵富水夷陵巴東武陵澧陽等郡地是也江南西道長沙零陵桂陽江夏江華衡陽巴陵邵陽是也黔中道黔中盧溪盧陽寧夷清江潭陽龍溪義泉靈溪涪川溱溪播川夜郎兼分入淮南道安陸義陽及嶺南道連山

江陵郡東至竟陵郡四百八十里南至澧陽郡三百里西至夷陵郡三百四十里北至襄陽郡四百五十里東南到巴陵郡五百七十五里西南到夷陵郡遠安縣界二百六十五里西北到澧陽郡三百五里東北到富水郡二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三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一十二里戶二萬八千九百三十二口一十三萬七千五十四

今之荊州理於江陵縣春秋以來楚國之都謂之郢都西通巫巴東接雲夢亦一都會也秦置南郡漢高帝改為臨江郡景帝改為臨江國後復故後漢因之其地居洛陽正南章帝徙鉅鹿王恭為江陵王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為安陸王蜀先主得之以糜芳為南郡太守後歸吳糜芳以郡降吳關羽因此遂敗常為重鎮吳師來伐當陽侯杜元凱向江陵斬其督伍延晉平吳置南郡及荊州領郡十九理於此東晉以為重鎮桓沖屯上明使劉波守江陵宋齊並因之宋領郡十二齊領郡十梁元帝都之為西魏所陷大將于謹平之還後梁居之為藩國又置江陵總管府隋并梁置江陵總管府[illegible]故後改為荊州煬帝初復為南郡大唐為荊州或為江陵郡領縣七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今縣界有故郢城有枝回洲有夏水口左傳所云沈尹戌奔命於夏汭也有荒谷郎莫敖所縊荒谷西北有野父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枝江古之羅國漢舊縣楚文王自丹陽徙都亦曰丹陽其舊丹陽在今巴東郡松滋東晉孝武時荊州刺史桓沖以苻堅強盛自襄陽退屯之上疏曰昬陵縣界地名上明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地北枕大江西接三峽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

遂爲重鎭今縣西有廢土明城即沖所築亦漢高城縣地有巴山其樂鄉城即吳陸抗所築

當陽漢舊縣又漢臨沮侯國故城在今縣北有綠林山王莽末賊所起有漳沮二水左傳曰楚文王師於漳澨即此也澨音筮

公安[illegible]油口即此馬頭故城在今縣西北陸抗所屯以樂羊祜陳亦爲重鎭及隋軍來伐遣將陳紀守之

長林有章山及雲夢澤郭璞曰雲夢澤湖邱是

石首武德四年置有石首山因以爲名即漢華容縣

夷陵郡東至江陵郡三百四十里南至江陵郡水路二百三十七里西至巴陵郡一百九十里北至襄陽郡五百七十里東南到江陵郡界四百四十一里西南到淸江郡九百里西北到巴東郡界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江陵郡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戶七千三百一十七口十萬二千六百六十八

峽州今理夷陵縣春秋戰國時並楚地秦將白起攻楚燒夷陵即其地也秦二漢並爲南郡地魏武平荊州置臨江郡後劉備改爲宜都郡吳改夷陵爲西陵常爲重鎭陸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若失之非損一郡則荊州可憂也晉宋齊並爲宜都郡梁改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爲峽州陳嘗得之爲重鎭隋開皇中伐陳陳人守荊門狼尾灘並宜都縣界安蜀城夷陵縣界也大唐爲峽州或爲夷陵郡郡城即陸抗攻步闡拒晉師之壘以扼三峽之口故爲峽州西通蜀江領縣五

夷陵漢舊縣也吳之西陵有黃牛山高崖間有石色如人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之湍險紆迴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三朝三暮[illegible]此石跡又遣將任滿拒吳漢師作浮處在今縣[illegible]不荊門山後漢岑彭破田戎[illegible]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若門虎牙山[illegible]白文類牙故以爲名也荊門虎牙二山即楚之西塞狼尾灘

遠安漢臨沮縣

長陽漢佷山縣孟康云佷音恆出藥草古直城在今縣西北五十四里四面險絕有林木池水

巴山古捍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折似巴字因以爲名武德中山有石穴即廩君拂劍處又有夷水即廩君乘土船所也

巴東郡東至夷陵郡一百九十里南至淸江郡五百五十里西至雲安郡三百三十二里北至房陵郡五百里東南到夷陵郡界一百二十二里西南到雲安郡三百三十二里西北到雲安郡界一百三十六里東北到夷陵郡界三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二千二百六十八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三十二里戶四千三百六十四口二萬一千五百三十四

歸州今理秭歸縣歷代土地與雲安郡同唯秦時屬南郡二漢爲南郡吳置建平郡以爲重鎭其地險固孫皓末晉將王濬自蜀沿流伐吳吳之守將吾彥表請皓曰請建平增兵若建平不下晉師終不敢過皓不從即秭歸縣界秭音姊晉亦爲建平郡宋齊皆因之隋屬巴東郡大唐武德二年分夔州

秭歸曰東二縣皆以國爲名

歸空舲峽山昔周成王封楚熊繹初都丹陽今東南故城是也後移枝江亦曰丹陽後又移都郢在江陵後又移郡壽春亦曰郢吳置建平郡在此太清鎮在縣東南八十五里吳置以備蜀居三峽要衝塞山蠻之路寇掠之道

巴東漢巫縣地有石門山陸遜追劉備處興山初吳主孫休置後變武德中又分秭歸置漢王嬙即此所人

竟陵郡東至漢陽郡五百里南至巴陵郡五百五十里西至江陵郡四百八十里北至富水郡四百里東南到大江水中流爲界七百四十里西南到赤崖落界三百五十七里西北到乞火山界三百五十四里東北到安陸郡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九十里去東京二千五百一十八里戶七千六百九十口三萬六千九百九十九

復州今理沔陽縣自春秋以來爲楚地秦屬南郡二漢屬南郡江夏二郡地晉分置竟陵郡宋齊因之後周以其地置郢復二州隋煬帝初州廢於舊郢州置竟陵郡今富水郡地於舊復州置沔陽郡大唐改爲復州或爲竟陵郡領縣三

監利漢華容縣乾溪水涌出春秋時楚章華臺在城內陶朱公冢在華容縣所碑見在又有荆臺是也沔陽漢雲杜縣故城在縣西北又有石城在縣東南三百里有夏水沔水晉鎮南將軍杜元凱爲荆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避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竟陵漢舊縣又有漢郡故城在今縣東

富水郡東至安陸郡三百二十九里南至竟陵郡四百里西至江陵郡二百八十里北至襄陽郡三百一十六里東南到竟陵郡界百五十六里西南到江陵郡界八十里西北到襄陽郡界三百一十六里東北到漢東郡四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三十五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九十里戶一萬三千七百二十口五萬五百九十

郢州今理長壽縣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爲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大唐併二郡爲溫州後爲郢州或爲富水郡領縣三

長壽漢竟陵縣故城在今縣附晉宋以來爲長壽縣京山晉宋以來曰新陽梁置新州西魏置溫州富水後漢新市縣故城在今縣東北

安陸郡東至齊安郡三百一十二里南至漢陽郡三百一十里西至富水郡三百二十九里北至義陽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漢陽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竟陵郡三百四十里西北到漢東郡一百五十五里東北到弋陽郡四百五十三里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九十九里戶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五口一十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九

安州今理安陸縣 春秋鄖子之國鄖或作䢵鄖䢵皆音云 雲夢之澤在焉後楚滅鄖封鬬辛爲鄖公即其地也秦屬南郡二漢屬江夏郡晉初亦屬江夏郡後分置安陸郡宋齊因之梁置南司州西魏置安州總管府後周置溳州及安陸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安陸郡大唐爲安州或爲安陸郡郡城臨溳水 領縣六 安陸漢舊縣有溳水亦謂之溳口有橫山即古陪尾山也雲夢澤在焉 吉陽梁置汝南郡 應山梁置應州及縣北有石龍山 應城宋置古蒲騷城在此騷音蕭 雲夢漢江夏郡故城在今縣東南 孝昌西魏置岳州及岳山郡

齊安郡 東至蘄春郡二百三十里南至江夏郡二百八十五里西至安陸郡三百十二里北至弋陽郡三百五十里東南到潯陽郡五百五十七里西南到漢陽郡二百三十五里西北到義陽郡五百六十里東北到蘄春郡五百八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五十五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七十里戶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七口八萬四千一百八十二

黃州今理黃岡縣 春秋時邾國之地今郡東南百二十里臨江與武昌相對有邾城史記曰黃帝之末孫有陸終者產六子第五別爲曹姓歷代不絕至武王伐紂之後封其裔子挾於邾爲諸侯即此也一說 爲黃國之境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二漢爲江夏郡魏亦爲重鎮魏文帝黃初中吳揚聲欲還江北荊河州刺史滿寵度必襲西陽而爲之備孫權聞之而退 吳後得邾城孫權赤烏中使陸遜攻邾常以三萬兵守之 晉爲西陽國宋爲西陽郡齊又分置齊安郡北齊置衡州領齊安一郡陳廢衡州後周又置衡州及黃州隋初改衡州爲黃州煬帝初州廢置永安郡大唐爲黃州或爲齊安郡領縣三

黃岡漢西陽縣地齊曰南安北齊置巴州後周置弋州 黃陂北齊置南司州後置黃州武湖在縣東宋謝晦爲檀道濟所攻敗走被武湖戍主執之即此 麻城

漢陽郡 東至江夏大江中界三里南至竟陵郡八百里西至竟陵郡五百里北至齊安郡二百三十五里東南到江夏郡七十里西南到竟陵水路七百里西北到安陸郡三百一十里東北到江夏郡界七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八十四里去東京一千五百二十九里戶六千二百五十二口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沔州今理漢陽縣 春秋鄖國之地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二漢屬江夏郡魏初有之爲重鎮曹公定荊州後以文聘爲江夏太守守沔口上石梵吳軍來攻不能 後屬吳亦爲重鎮孫權嘉禾中陸遜屯江夏沔口 晉宋以來並屬江夏郡後周置復州隋煬帝初改爲沔州尋改爲沔陽郡則通有今竟陵之地大唐武德中討平朱粲析爲沔州或爲漢陽郡領縣二 漢陽漢安陸縣地隋初置漢津縣後改爲漢陽有漢水一

名沔水又有沌水漏水魯山沌音屯漏音搖 汊川漢安陸縣地後魏爲汊川郡後廢郡爲縣也汊音义

江夏郡東至潯陽郡六百里南至巴陵郡七百里西至漢陽郡渡江二里北至齊安郡二百三十五里東南到章郡一千九百三十八里西南到漢陽界七里西北到漢陽北界渡江四里東北到蘄春郡五百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四十六里去東京一千五百三十里戶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七口十一萬三千

鄂州今理江夏縣 自春秋以來皆屬楚有江漢二水在州西合 秦屬南郡漢高祖置江夏郡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爲夏水入江故曰江夏 後漢因之荊州牧劉表將黃祖守在此按吳志孫策表曰臣到沙羨縣祖屯處破之 吳分江夏孫權初城江夏 更置武昌郡孫權嘗都之孫皓又徙都之常爲重鎮孫權甘露初城武昌陸遜諸葛恪滕牧皆屯焉及晉伐吳使王戎襲武昌胡奮襲江夏 歷代亦爲兵衝其地亦曰夏口東晉孝武時桓石仁屯守 亦曰魯口以對魯山岸爲名也 晉宋並爲江夏武昌二郡宋兼置郢州領郡六理於此 齊因之亦爲重鎮到懷珍言於高帝曰夏口兵衝要地宜得其人遂令柳崇鎮兵 其後梁武帝自襄陽起兵東下攻圍二百餘日方降梁末北齊得之遣慕容儼守陳霸先將侯瑱攻圍六月餘不下後三國和通乃歸梁瑱他典反 梁分置北新州尋分北新置土富徊泉濠五州隋平陳改爲鄂州煬帝初州廢置江夏郡大唐武德中平蕭銑改爲鄂州或爲江夏郡領縣五

江夏漢以東沙羨縣也晉武改爲沙陽東晉僑置汝南郡此爲汝南縣有黃鵠山 永興漢鄂縣 武昌故東鄂也孫權改爲武昌遂建都於此東晉時謝尙庾翼並屯守於此有樊山謝朓詩曰樊山開廣宴即此有崢嶸洲晉將劉毅破桓元處 蒲圻漢沙羨縣地後置沙州後漢建安中吳主孫權破曹公軍於赤壁即今縣界並具巴陵郡篇目 唐年

義陽郡東至弋陽郡二百二十里南至安陸郡二百五十七里西至淮安郡三百五十七里北至汝南郡二百六十八里東南到弋陽郡二百四十七里西南到漢東郡二百四十四里西北到淮安郡二百一十六里東北到弋陽郡二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九十六里去東京九百四十二里戶二萬五千六百三十口一十三萬九千六百二十九

申州今理義陽縣 春秋時中國之地或曰申國在今南陽郡南陽縣 其後屬楚秦屬南陽郡二漢爲南陽江夏二郡魏分南陽置義陽郡晉宋並因之宋又置司州領郡四理於此 齊並因之有三關之隘今義陽縣界有故平靖關其武陽黃峴二關在安陸郡應山縣界也 北接陳汝控帶許洛宋齊以來常爲邊鎮梁曰北司州後復置司州梁天監二年爲魏將元英所陷 後魏改爲郢州後周改爲申州隋煬帝改爲義

州尋為義陽郡大唐為申州或為義陽郡領縣三 義陽漢平氏縣有溮水溮音師 羅山漢鄳縣 鍾山漢鄳縣地齊置齊安郡又有漢鍾武故城在今縣西
南不城山在今縣東南春秋之九塞此即一也晉於山上置義陽郡城

長沙郡東至章郡一千一百二里南至衡陽郡四百五十里西至盧溪郡二千一百二十五里北至巴陵水路五百五十里東南到宜春屈曲五百二十六里西南到邵陽郡五百三十四里西北到武陵郡四百里東北到巴陵郡七百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十九里去東京二千四百里戶三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口一十四萬六千六百

潭州今理長沙縣 古三苗國之地自春秋以來為黔中地楚國之南境秦為長沙郡有萬里沙祠故曰長沙 漢為長沙國初封番君吳芮為長沙王都於此 及景帝封子發又為長沙王諸王朝宴帝令起舞長沙王但張袖而已帝怪問之對日臣國小地狹不足以迴旋帝悅增以桂陽武陵二郡 後漢復為長沙郡晉因之宋長沙國兼置湘州領郡十理於此 齊因之又為長沙郡夫湘川之奧人豐土闢南通嶺嶠唇齒荊雍亦為重鎮梁陳以來皆因而不改隋平陳置潭州取昭潭為名 煬帝初州廢置長沙郡大唐為潭州或為長沙郡領縣六 長沙古青陽地秦始皇時荊王獻青陽以西即此也漢改為臨湘縣有湘水賈誼宅井仍存 衡山漢湘南縣後置衡陽郡 湘鄉漢湘南縣之湘鄉也長沙王子昌封湘鄉侯 益陽漢舊縣在益水之陽故城在今縣東 瀏陽漢舊縣瀏音劉 醴陵後漢舊縣有醴水又名淥水出縣東淥山

巴陵郡東至江夏郡七百里南至長沙郡五百五十里西至澧陽郡四百八里北至竟陵郡五百五十里東南到章郡一千八百五十六里西南到武陵郡六百里西北到江陵郡五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江夏郡七百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四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一十六里戶一萬一千六百七十六口四萬七千三十二

岳州今理巴陵縣 古蒼梧之野蒼梧野不止於此郡界側近之地皆是 亦三苗國之地亦古麋子國春秋文公十年楚子伐麋即此地也凡今長沙衡陽諸郡皆古三苗之地 青草洞庭湖在焉二湖相連青草在南洞庭在北 春秋戰國時並屬楚亦古羅國之地楚辭之言汨羅是也羅縣北有汨水汨音覓 秦屬長沙郡二漢皆因之吳因之為重鎮建安中孫權使魯肅孫皓時滕牧萬彧皆屯於此 晉因之東晉亦為重鎮使陶侃鎮守此 宋分置巴陵郡齊因之梁置巴州湘東王遣陸法和等據赤亭擒侯景將任約於此今郡西華容界有赤亭城是也城近赤亭湖因以為名 隋平陳改為岳州煬帝初

隋爲羅州尋爲巴陵郡郡人董景珍等以羅縣令蕭銑爲主起兵於此大唐武德四年平蕭銑復爲岳州或爲巴陵郡領縣五

巴陵（漢下雋縣地雋音詞兖反古巴邱也有君山洞庭湖巴邱湖青草湖檢地志云巴邱湖中有曹田洲即曹公爲孫權所敗燒舡處在今縣南四十里又云今鄂州之蒲圻縣有赤壁山即曹公敗處按三國志云劉表卒其子琮代屯襄陽劉備屯樊琮降曹公備遂南走曹公恐備先據江陵將精騎急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與數十騎走斜趣漢津濟沔到夏口曹公進軍江陵得劉琮水軍舡步數十萬自江陵征備至巴邱遂至赤壁孫權遣周瑜水軍數萬與備併力逆之曹公泊江北岸瑜部將黃蓋詐降戰艦數千艘因風放火曹公大敗從華容道步歸退保南郡被瑜等復敗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徑北歸而漢陽郡國經云赤壁一名烏林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汉川縣西八十里跨汉南北此大誤也曹公既從江陵水軍沿流已至巴邱則今巴陵郡赤壁只在巴陵郡之下軍敗方還南郡劉備周瑜水軍追躡亞是大江之中與汉川西殊爲乖角今據檢地志爲是當在巴陵江夏二郡界其漢陽郡國經及流俗悉皆訛謬所以備錄國志以爲證據爾） 沅江（漢益陽縣地因以沅水爲名梁置重華縣隋廢之又有重華城亦謂之虞舜古城） 湘陰（大羅子國秦爲羅縣梁置岳陽郡隋置玉州有玉笥山湘水又有地名黃陵即舜二妃所葬之地縣北有汨水即屈原懷沙自沈之處俗謂之羅江又有屈原塚今有石碑文曰楚故臣屈大夫之碑其餘字滅矣漢羅縣故城在今縣東北） 華容（漢孱陵縣也隋置此縣古華容在竟陵郡） 昌江

衡陽郡（東至廬陵郡九百里南至零陵郡五百八十里西至邵陽郡三百里北至長沙郡四百五十里東南到桂陽郡三百里西南到零陵郡三百七十里西北到長沙郡湘潭縣五百八十里東北到廬陵郡九百里去西京三千一百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六十八里戶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口一十九萬七千五百三十）

衡州（今理衡陽縣）春秋以來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桂陽郡地後漢屬長沙桂陽二郡地吳以其地置衡陽湘東二郡晉因之宋爲衡陽國及湘東郡齊以下皆因之（齊常改衡陽國爲郡）隋平陳省湘東衡陽二郡置衡州煬帝初州廢置衡山郡大唐爲衡州或爲衡陽郡領縣六

衡陽（漢酃縣地有酃水湖釀酒醇美其所謂酃醽晉武帝平吳始薦酃酒於太廟謂此有淥水酃音靈） 湘潭（有南岳衡山漢陽山縣） 耒陽（漢舊縣有耒水） 攸 常寧 茶陵（漢舊縣茶弋奢反）

零陵郡（東至江華郡三百里南至平樂郡六百三十九里西至邵陽郡武岡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衡陽郡五百八十里東南到江華郡三百里西南到始安郡五百五十里西北到邵陽郡三百一十里東北到衡陽郡五百七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七十四里去東京三千五十五里戶二萬九千一十三口一十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七）

永州（今理零陵縣）春秋楚國之南境秦屬長沙郡漢武帝置零陵郡後漢及晉皆因之宋爲零陵國齊爲零陵郡梁陳皆然隋平陳郡廢置永州煬帝初州廢置零陵郡大唐爲永州或爲零陵郡領縣三　零陵（漢泉陵縣故城在今縣北）　湘源（漢洮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　祁陽（漢泉陵縣地吳置今縣）

江華郡（東至桂陽郡六百里南至臨賀郡四百里西至平樂郡四百里北至零陵郡三百里東南到桂陽郡六百里西南到永山險峻無路西北到零陵郡三百里東北到始安郡五百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三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八十里戶二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口一十六萬三千二百）

道州（今理營道縣）舜封象有鼻國即此也春秋時楚地秦屬長沙郡漢初屬長沙國後屬零陵郡後漢魏及晉皆因之宋齊爲營陽郡梁改營陽爲永陽郡隋平陳郡廢悉併其地置永州煬帝初州廢併屬零陵郡大唐既平蕭銑復割其地置營州武德五年改爲南營州貞觀八年改爲道州或爲江華郡（漢都龐嶺今謂之永明有萌渚嶺今謂之白芒即五嶺之二也）領縣四　營道（漢舊縣有營山因以爲名）　延唐（漢泠道縣屬零陵郡有舂陵鄉元帝徙於南陽郡蔡陽縣國初置唐興縣有九疑山其山九谿皆相似故名之舜所葬）　江華　永明（有永明嶺）

桂陽郡（東至廬陵郡一千二百五十里南至始興郡五百里西至江華郡六百里北至衡陽郡三百里東南到南康郡千一十里西南到連山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衡陽郡二百里東北到廬陵郡界五百一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里去東京三千五十七里戶二萬七千九百九十口一十七萬四千一百三十）

郴州（今理郴縣）春秋戰國時皆楚地秦屬長沙郡項羽徙義帝於長沙都郴即此地也漢初以其地爲桂陽郡（即長沙之南境）後漢晉宋齊皆因之陳以其地爲桂陽盧陽二郡隋平陳廢二郡置郴州煬帝初州廢復置桂陽郡大唐爲郴州或爲桂陽郡（有騎田嶺今謂之臘嶺即五嶺之一）領縣八　郴（漢舊縣）　高亭　藍山　義昌　資興　義章（縣北臨漳水亦漢郴縣地）　高平　臨武（有武溪漢舊縣）

連山郡（東至桂陽郡臨平縣二百一十里南至南海郡九百里西至臨賀郡二百六十九里北至桂陽郡藍山縣二百七十里東南到始興郡五百一十里西南到臨封郡六百三十里西北到江華郡五百七十里東北到

桂陽郡三百九十二里去西京三千八百五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八十九里戶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口五萬六百二十九

連州（今理桂陽縣）春秋時楚地秦屬長沙郡之南境二漢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晉因之宋明帝置宋安郡後省宋安屬廣興郡（宋改始興為廣興今始興郡也）齊復屬始興郡梁又分為陽山郡陳郡廢煬帝初置熙平郡大唐改為連州或為連山郡領縣三

桂陽（漢舊縣在桂水之陽前有洭水有乳穴三十二桂嶺貞女硤石湟水漢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即此也洭音匡湟音皇）陽山（有乳穴十九）連山

邵陽郡（東至衡陽郡三百里南至零陵郡三百里西至盧溪郡八百里北至長沙郡二百四十里東南到零陵郡三百十七里西南到潭陽郡屈曲一千八百六十里西北到盧溪郡八百里東北到長沙郡五百三十四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八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六十七里戶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三口八萬九千一百五十四）

邵州（今理邵陽縣）春秋戰國時皆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零陵郡地後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地吳置邵陵郡（分零陵北部都尉置）晉因之宋齊邵陵郡梁陳亦然隋平陳廢邵陵郡併入長沙郡大唐復分置邵州或為邵陽郡領縣二

邵陽（漢昭陵縣）武岡（漢都梁縣之地夫夷縣故城在東北）

武陵郡（東至巴陵郡六百里南至長沙郡界一百一十里西至盧溪郡四百六十五里北至澧陽郡百八十里東南到長沙郡四百里西南到盧溪郡沅陵縣三百九十六里西北到澧陽郡石門縣界一百里東北至安鄉縣界一百二十八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一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八里戶七千七百二十二口三萬九千一十七）

朗州（今理武陵縣）春秋戰國時皆屬楚地秦昭王置黔中郡漢高更名武陵郡後漢魏至晉皆因之（晉趙欽問潘京云貴州何以名武陵京曰鄙郡本名義陵郡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光武移東出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武陵記桃花源即此地也）宋齊亦曰武陵郡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隋平陳改為朗州煬帝初州廢置武陵郡大唐為朗州或為武陵郡領縣二

武陵（漢臨沅漢壽二縣地有沅水至長沙入洞庭湖有純紀陂今名白馬陂隋開皇中刺史喬雖陀修其利不滅鄭白二渠）龍陽（吳時置沅水入龍陽界歷九洲洲長二十餘里即李衡種甘橘所）

澧陽郡（東至巴陵郡二百里南至武陵郡一百八十里西至黔中郡二千里北至江陵郡三百里東南到武陵郡龍陽縣界四百五十五里西南到盧溪郡一千三十八里西北到夷陵郡二百五十九里東北到江陵郡

公安縣五百七十五里去西京二千四里去東京一千五百一十八里戶一萬六千一百九十口八萬二千二百四十六

澧州今理澧陽縣 春秋時楚地秦屬黔中郡二漢屬武陵郡兼治荊州領郡八理於此 吳分置天門郡晉宋齊皆因之隋平陳置松州尋改爲澧州煬帝初爲澧陽郡大唐爲澧州或爲澧陽郡領縣四 澧陽漢零陽縣地有澧水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 慈利漢零陽縣地 石門漢零陽縣地吳時置石門郡有澧水 安鄉漢孱陵縣地亦後漢漢壽縣地南朝置義陽郡

黔中郡東至澧陽郡二千里南至義泉郡六百里西至涪陵郡三百六十里北至南賓郡六百五十里東南到寧夷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義泉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涪陵郡三百六十里東北到清江郡五百五十里去西京三千五百六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七十七里戶四萬一百八十五口二十萬三千三百五十七

黔州今理彭水縣 古蠻夷之國春秋戰國皆楚地秦惠王欲楚黔中地以武關外地易之即此是也通謂之五溪五溪謂酉辰巫武陵等五溪也古老相傳云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各爲一溪之長一說云五溪蠻皆槃瓠子孫自爲統長非巴子也 秦屬黔中郡漢屬武陵郡後漢因之晉宋齊亦然後周武帝時蠻帥以其地歸附遂置奉州復改爲黔州隋初亦置黔州煬帝初爲黔安郡大唐復爲黔州或爲黔中郡領縣六 彭水漢酉陽縣 黔江 洪杜 洋水 信寧 都濡

寧夷郡東至靈溪郡三百里南至涪川郡五百里西至義泉郡六百里北至黔中郡二百八十七里東南到盧溪郡一千六百里西南到義泉郡五百四十里西北到黔中郡三百里東北到黔中郡黔江縣一百九十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九十三里戶一千五百二十八口八千一百

思州今理務川縣 歷代土地與黔中郡同隋屬清江郡大唐武德元年以地當牂牁之衝要遂置務州貞觀八年改爲思州或爲寧夷郡領縣四 務川漢酉陽縣地 寧夷 思印思印水名 思王

盧溪郡東至武陵郡四百六十五里南至潭陽郡五百四十八里西至盧陽郡六百七十里北至靈溪郡三百六十八里東南到邵陽郡八百里西南到盧陽郡水路三百六十八里西北到靈溪郡大鄉縣界一百九十里東北到武陵郡界沅水路三百一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五百二十八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九十里戶四千一百五十口二萬七千二百七十

辰州今理沅陵縣古蠻夷之國春秋楚國之境秦屬黔中郡漢屬長沙武陵二郡地後漢發南郡人入武谿擊諸蠻不尅後馬援至臨沅擊破諸蠻此其地也後亦屬武陵郡晉宋齊並爲武陵郡地隋分置辰州煬帝初爲沅陵郡大唐爲辰州或爲盧溪郡領縣五

沅陵漢下雋縣也有壺頭山在東武陵記云神仙多遊集焉後漢馬援軍渡處雋音字兗反 漵浦漢義陵縣 辰溪漢日辰陽縣即武溪之一 盧溪有武溪水縣西有武山武陵記云高可萬仞上有石窟有一石如狗形云是槃瓠漢沅陵縣地也 麻陽

盧陽郡東至盧溪郡六百七十里南至龍溪郡滑陽縣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滑陽縣界百五十里北至當郡招喻縣界五十里東南到潭陽郡三百里西南到當郡滑陽水路一百五十里西北到當郡常豐縣水路二百里東南到盧溪郡麻陽縣界水路三百里去西京三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三百里戶三千一百三十口一萬四千六百九十

錦州今理盧陽縣歷代土地與辰州同大唐爲錦州或爲盧陽郡領縣五

盧陽 洛浦 招喻 常豐 滑陽

靈溪郡東至盧溪郡三百六十八里南至盧陽郡五百六十里西至寧夷郡三百里北至澧陽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盧溪郡沅陵縣界一百七十里西南到當郡三亭縣界二百里西北到盧溪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澧陽郡慈利縣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九十三里去東京二千六百九十六里戶二千六十七口一萬三千五百九十四

溪州今理大鄉縣歷代土地與辰州同大唐爲溪州或爲靈溪郡領縣二

大鄉漢沅陵縣地梁置今縣 三亭漢零陽縣地貞觀初置今縣

潭陽郡東至盧溪郡五百三十八里南至郡陽郡一千一百四十四里西至樂古郡二千一百一十七里北至盧溪郡九百里東南到辰溪縣一百七十三里西南到㵲沅口入武陵郡八百里西北到㵲巫溪入盧溪郡九百里東北到郡陽郡一千八百六十里去西京三千一百五十八里去東京三千八百三十三里戶五千三百六十一口二萬一千八百二十六

巫州今理龍標縣古蠻夷之境楚國黔中之地秦屬黔中郡二漢屬武陵郡在巫水之陽隋屬沅陵郡大唐爲巫州天授中以巫山不在州界遂改爲沅州開元十二年復爲巫州或爲潭陽郡領縣三

龍標漢巫陽縣 朗溪漢鐔城縣地有朗溪水 潭陽

清江郡東至夷陵郡九百里南至黔中郡七百里西至寧浦郡六百八十里北至雲安郡五百里東南到夷陵郡界三百里西南到黔中郡界五百八十里西北到雲安郡三百五十里東北到巴東郡五百里去西京二

千七百九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一十里戶三千八百二十五口二萬五千三百八十

施州（今理清江縣）春秋巴國之境七國時楚國巫郡之地秦屬南郡二漢因之後周置亭州及業州隋煬帝初併置庸州尋廢置清江郡大唐爲施州或爲清江郡領縣二　清江（漢巫縣地今縣西有都亭夷水所出一名清江廩君乘土船於此）　建始（漢巫縣地）

涪川郡（東至安南獠界二百三十五里南至盜夷郡思王縣界二十七里西至當郡城樂縣界二百四十里北至盜夷郡五百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四千三百里去東京三千五百里戶二千口一萬一千）

費州（今理涪川縣）古蠻夷之國漢屬牂牁郡山川險阻爲俚獠所居多不賓附至後周始置爲費州（因水爲名）大唐初屬務州貞觀初復置費州或爲涪川郡領縣四　涪川　多田　扶陽（在扶水北）　城樂

夜郎郡（東無路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四千四百五十里去東京四千九百六十里戶二千六百口一萬二千）

珍州（今理營德縣）古蠻夷之地大唐貞觀七年置珍州或爲夜郎郡領縣四　營德　夜郎　麗皋　樂源

播川郡（東至義泉郡三百里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溱州（今理營懿縣）古蠻夷之地大唐置溱州或爲溱溪郡領縣二　營懿　扶歡

風俗

荊楚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獠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爲重鎮然兵强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晉王敦陶侃桓溫桓玄宋謝晦南郡王義宣袁顗沈攸之桂陽王休範齊陳顯達梁武帝陳王琳華皎皆自上流擁兵東下）是以上游之寄必詳擇其人焉

通典卷一百八十三終

唐　京兆　杜　佑　君　卿　纂

州郡十四

古南越今置郡府七十一計縣二百九十四

南海廣 十二縣 南海 番禺 增城 浛洭 東莞 清遠 懷集 湞陽 永固 化蒙 寶安 四會

始興韶 六縣 始興 曲江 仁化 湞昌 翁源 樂昌　　義寧岡 二縣 新會 義寧

海豐循 六縣 歸善 海豐 新寧 博羅 河源 雷鄉　　恩平恩 三縣 恩平 陽江 杜陵

南陵春 二縣 陽春 羅水　　臨賀賀 六縣 臨賀 桂嶺 馮乘 蕩山 富川 封陽

高要端 二縣 高要 平興　　感義藤 三縣 鐔津 感義 安昌

晉康康 四縣 端溪 晉康 悅城 都城　　臨封封 二縣 封川 開建

開陽瀧 五縣 瀧水 開陽 建水 永寧 正義　　高涼高 三縣 良德 電白 保定

連城義 三縣 岑溪 永業 連城　　新興新 三縣 新興 永順 索盧

銅陵勤 二縣 富林 銅陵　　懷德竇 四縣 信義 懷德 潭峨 特亮

始安桂 十縣 臨桂 靈川 陽朔 荔浦 建陵 永豐 永福 理定 全義 純化　　平樂昭 三縣 平樂 永平 恭城

蒙山蒙 三縣 立山 純義 東區　　開江富 三縣 龍平 開江 思勤

蒼梧梧 三縣 蒼梧 戎城 孟陵　　潯江潯 三縣 桂平 宣化 大賓

臨江龔　六縣平南　寧風　武林　隋建　大同　陽川

鬱林鬱林　五縣石南　鬱林　興業　興德　潭栗

平琴平琴　四縣容山　懷義　福陽　古符

安城賓　三縣嶺方　琅琊　保城

賀水澄　四縣上林　止戈　無虞　賀水

常林繡　三縣常林　林　羅繡

象郡象　三縣武化　陽壽　武仙

龍城柳　五縣馬平　龍城　洛封　洛容　象

融水融　三縣融水　黃水　武陵

朗寧邕　七縣宣化　封陵　朗寧　晉興　思龍　如和　武緣

懷澤貴　四縣鬱平　懷澤　義山　潮水

寧仁黨　四縣善勞　撫安　善文　寧仁

寧浦橫　三縣寧浦　涫風　樂山

橫山田　五縣都救　惠佳　武龍　橫山　如賴

修德嚴　三縣來賓　修德　歸化

龍池山　二縣龍池　盆山

永定淳　三縣永定　武羅　靈竹

招義羅　五縣石城　吳川　南河　招義　零綠

南潘潘　三縣茂名　南巴　潘水

普寧容　六縣北流　欣道　普寧　陵城　渭龍　羅竇

陵水辯　三縣石龍　陵羅　龍化

南昌白　五縣博白　建寧　周羅　龍豪　南昌

定川牢　三縣南流　定川　宕川

寧越欽　五縣欽江　靈山　遵化　內亭　保京

安南安南　七縣宋平　武平　朱鳶　平道　龍編　太平　交趾

武峨武峨　五縣如馬　武勞　武緣　梁山　武峨

龍水粵　四縣龍水　崖山　東璽　天河

忻城芝　一縣忻城

九真愛　六縣九真　軍寧　安順　崇平　日南　無編

福祿福祿　二縣柔遠　唐林

文陽長　四縣銅蔡　長山　其常　文陽

日南驩　四縣九德　越裳　懷驩　浦陽

承化峰 五縣 嘉寧 承化 新昌 嵩山 珠綠

玉山陸 三縣 烏雷 寧海 華清

合浦廉 四縣 合浦 封山 蔡龍 大廉

安樂嚴 四縣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巖

海康雷 三縣 海康 遂溪 徐聞

溫水禺 四縣 峨石 溫水 陸川 扶桑

湯泉湯 三縣 湯泉 綠水 羅韶

臨潭瀼 四縣 臨江 波零 鵠山 弘遠

扶南籠 七縣 武勒 武禮 羅籠 扶南 龍賴 武觀 武江

正平環 八縣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名 歌良 蒙都

樂古古 三縣 樂古 古書 樂興

珠崖崖 四縣 舍城 澄邁 文昌 臨高

昌化儋 縣五 義倫 昌化 感恩 洛陽 富羅

延德振 五縣 寧遠 延德 吉陽 臨川 落屯

瓊山瓊 五縣 瓊山 曾口 容瓊 樂會 顏羅

萬安萬安 四縣 萬安 陵水 富雲 博遼

古南越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為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或云南越之君亦夏禹之後按甌越閩越禹後少康之庶子所封之地即南越非其種也故輿地志云東南有二越其義詳矣或曰自交阯至於會稽七八千里百越雜處各有種姓故不得盡云少康之後古謂之雕題謂雕題刻其額也禮記王制曰南方曰雕題非禹貢九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晉書隋書並謂交廣之地為禹貢揚州之域今稽其封略考其鎮戍則禹貢職方皆不及此故列於九州之外在天文牽牛婺女則越之分野謂漢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皆其分也今南海義寧海豐恩平南陵招義臨賀高要潯江感義臨江扶南晉康臨封開陽高涼始安之南境平樂蒙山正平開江連城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南潘懷澤寧仁新興普寧陵水南昌寧越定川寧浦橫山修德龍池安南武峨龍水忻城九眞福祿文陽日南承化銅陵永定玉山合浦安樂海康蒼梧懷德臨潭樂古溫水湯泉等郡是也兼得楚之交漢零陵桂陽今始安之北境及始興皆宜屬楚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時有五處塞上嶺一也今南康郡大庾嶺是騎田嶺二也今桂陽郡臘嶺是都龐嶺三也今江華郡永明嶺是甿渚嶺四也今江華界白芒嶺是越城嶺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臨源嶺是五自衡山之南東窮於海一山之限也後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此

為南海（今南海始興義寧海豐恩平南陵臨賀高要感義晉康臨封開陽高涼連城新興銅陵懷德等郡是）桂林（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潯江蒼梧臨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龔郡龍城融水朗寧懷澤寧浦横山修德龍池永定等郡是也）象（今招義南潯普寧陵水南昌定川寧越安南武峨龍水忻城九眞福祿文陽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樂海康溫水湯泉等郡是）置南海尉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者也（任囂病且死召趙佗謂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以為國遂以趙佗為南海尉）秦末趙佗遂王其地漢因封之佗後數代其相呂嘉反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平之（分秦南海桂林象郡置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眞交趾并舊九郡是）元封初又遣軍自合浦徐聞入南海至大洲方千里略得之（置儋耳珠崖二郡至元帝時以其數反罷棄之）後兼置交趾刺史（領七郡）其餘土宇自漢以後歷代開拓（今臨潭扶南正平樂古珠崖昌化延德瓊山萬安等郡是）後漢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妹徵貳反於是九眞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自立為交趾帝使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至獻帝乃立為交州（領郡七時張津為交趾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上表請立為州置牧初理龍編縣即今安南府是也乃置交州牧徙理蒼梧廣信縣即今郡蒼梧縣也建安十六年又徙理南海番禺縣即今郡縣也尋又移理龍編）其邊州詔使持節給鼓吹以重威鎮加九錫六佾之舞漢末其地並屬吳乃分為廣州（領郡三理番禺）後蜀以建寧太守遙領交州晉平蜀亦然及平吳仍舊交廣二州（並因前代交領郡七廣領郡六）宋分為廣州（領郡十七理番禺）交州（領郡五理龍編）越州（領郡三理臨漳今合浦郡）齊並因之（廣州領郡二十三交州領郡九越州領郡十二）梁陳以來廢置混雜不能悉舉大唐分為十五部此為嶺南道（所領郡並得古南越之地並如其目不復重出也）

南海郡（東至海豐郡四百里南至恩平郡五百里西至高要郡二百四十里北至始興郡八百里東南到恩平郡四百里西南到高要郡界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連山郡九百里東北到海豐郡界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五千四百四十七里去東京四千九百里戶五萬八千八百四十口二十萬一千五百）

廣州（今理南海番禺二縣）秦置南海郡二漢因之兼置交州（領郡七後漢末理於此）吳因之分置廣州（領郡三理於此）孫休以交州土壤太遠乃徙交州治龍編分交州置廣州（領郡十理於此）晉宋齊皆因之（晉領郡六宋領郡十七齊領郡二十三皆理於此也）梁陳並置都督府隋平陳置總管府後又置番州煬帝初復置南海郡大唐改為廣州或為南海郡領縣十二

南海（有玉山葛洪云天井門舊云越王井也石門[illegible]）

一名貪泉即吳隱之所酌賦詩處 番禺秦漢舊縣有禺山尉佗葬於此 增城漢番禺縣地吳置東莞郡於此有增江 浛洭漢舊縣也浛音含洭音匡 東莞 清遠漢中宿縣地縣北隕有山尉佗於此山上立萬人城湞陽峽在縣南 懷集漢四會縣地 湞陽漢舊縣湞音貞 永固 化蒙 寶安 四會漢舊縣宋置綏遠郡於此

始興郡東至南康郡界七百里南至南海郡八百里西至桂陽郡五百里北至仁化縣三百二十里隘山無路東南到南海郡界七百里西南到桂陽郡獅子岡界四百二十里西北到南陵郡界二百二十里東北到仁化縣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二里去東京四千二百四十二里戶二萬四千二百口一十六萬八千七十

韶州今理曲江縣 春秋戰國時皆屬楚地秦屬南海郡二漢屬桂陽郡吳分置始興郡晉因之宋改為廣興郡齊又為始興郡隋平陳廢始興郡併其地屬南海郡大唐置韶州或為始興郡領縣六 始興梁置安遠縣 曲江有玉山漢舊縣 仁化 湞昌 翁源陳清遠縣 樂昌

義寧郡東無路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 里東南 里西南 里西北 里東北 里去西京六千三百五里去東京 里戶五千六百五十口數無

岡州今理新會縣 秦二漢並屬南海郡地東晉末分置新會郡宋齊梁陳並因之隋平陳郡廢置封州後又改為允州後又改為岡州煬帝初州廢并入南海郡大唐復為岡州或為義寧郡領縣二 新會有桂山山出翡翠孔雀元猿 義寧漢番禺縣地宋置

海豐郡東至潮陽郡五百一十七里南至南海郡四百里西至南海郡增城縣界 里北至南康郡隔山嶺一千六百五十里東南到潮陽郡界八百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南海郡增城縣界百五十七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東京四千八百里戶九千五百二十口數無

循州今理歸善縣 秦二漢南海郡地晉亦然宋屬南海東莞永平三郡地齊因之隋平陳置循州煬帝初州廢并龍川郡大唐復為循州或為海豐郡領縣六 歸善秦漢龍川縣地有羅浮二山 海豐漢舊縣 興寧漢龍川縣地 博羅漢舊縣 河源 雷鄉

恩平郡（東至里南至西至里北至里東南到里西南到里西北到里東北到里去西京六千五百里去東京五千六百里戶九千口數無）

恩州（今理恩平縣）秦屬南海郡二漢爲合浦郡地大唐貞觀中置恩州或爲恩平郡領縣三　恩平　陽江　杜陵

南陵郡（東至南海郡六百四十二里南至恩平郡九十三里西至高涼郡三百三十里北至銅陵郡百二十三里東南到恩平郡百三十里西南到高涼郡三百三十里西北到開陽郡界里東北到新興郡二百六里去西京五千六百四十里去東京五千四百五十里戶七百四十口二千八百）

春州（今理陽春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地隋屬高涼郡大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春州或爲南陵郡領縣二

陽春（漢高涼縣地）　羅水（天寶後置）

臨賀郡（東至連山郡二百六十里南至臨封郡三百六十六里西至蒼梧郡山嶺重疊不知里數北至江華郡四百里東南到南海郡八百七十六里西南到蒼梧郡四百二十二里西北到開江郡三百二十里東北至零陵郡山嶺無里數去西京里去東京里戶口數無）

賀州（今理臨賀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吳分置臨賀郡晉因之宋文帝改爲臨慶郡齊復爲臨賀郡陳因之隋平陳置賀州（因賀水爲名）煬帝初廢爲縣屬始安熙平二郡大唐復置賀州或爲臨賀郡領縣六　臨賀（漢舊縣有賀水）　桂嶺（漢臨賀縣地）　馮乘（漢舊縣）　蕩山　富川（漢舊縣）　封陽（漢舊縣）

高要郡（東至南海郡二百四十里南至新興郡一百四十里西至晉康郡一百六十里北至南海郡清遠縣一百二十四里東南到南海郡二百里西南到晉康郡一百三十里西北到新興郡一百二十四里東北到南海郡一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去東京四千六百一十三里戶九千五百五十三口一萬一百二十）

端州（今理高要縣）秦屬南海郡兩漢並屬蒼梧郡晉亦然宋齊並屬南海郡陳置高要郡隋平陳郡廢置端州煬帝初州廢置信安郡大唐爲端州或爲高要郡領縣二　高要（漢舊縣）　平興（漢高要縣地）

感義郡東至連城郡二百五十里南至連城郡二百里西至臨江郡百四十九里北至蒼梧郡九十七里東南到蒼梧郡一百九十八里西南到臨江郡百四十九里西北到普寧郡二百五十一里東北到蒼梧郡一百九十八里去西京五千五百九十六里去東京五千二百里戶三千九百八十口一萬二千四百

藤州今理鐔津縣秦屬南海郡二漢並屬蒼梧郡晉屬永平郡隋平陳置藤州煬帝初州廢後置永平郡大唐復爲藤州或爲感義郡領縣三　鐔津有漳江漢猛陵縣地　感義　安昌

晉康郡東至高要郡百六十里南至開陽郡二百三十里西至臨封郡百三十里北至臨封郡百三十里東南到新興郡二百七十里西南到蒼梧郡二百八十四里西北到臨封郡百三十里東北到南海郡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七百五十里去東京五千一百五十里戶五千一百口一萬七千二百一十

康州今理端溪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晉分置晉康郡宋齊以下因之隋平陳廢晉康幷入信安郡今高要郡也大唐復爲康州或爲晉康郡領縣四　端溪漢舊縣　晉康　悅城　都城漢端溪縣地

臨封郡東至晉康郡百三十里南至晉康郡百三十里西至蒼梧郡八十里北至臨賀郡三百六十六里東南到晉康郡百三十里西南到晉康郡界百三十里西北到蒼梧郡五十五里東北到南海郡九十五里去西京四千八百八十里去東京四千五百一十里戶三千九百十口八千九百二十

封州今理封川縣晉以前土地與晉康郡同梁置梁信郡兼置成州隋平陳廢梁信郡改成州爲封州煬帝初州廢爲封川縣屬蒼梧郡大唐復置封州或爲臨封郡領縣二　封川　開建漢封陽縣地

開陽郡東至晉康郡三百三十里南至南陵郡三百八十六里西至高涼郡百八十里北至連城郡二百七十七里東南到銅陵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懷德郡百八十里西北到思廉嶺四十七里東北到晉康郡二百川十里去西京六千一百二里去東京五千四百里戶七百六十口一千八百三十

瀧州今理瀧水縣瀧數江反秦二漢土地與晉康郡同梁置瀧州隋煬帝初廢瀧州置永熙郡大唐復置瀧州或爲開陽郡領縣五　瀧水漢端溪縣地　開陽　建水　永寧　正義

高涼郡東至南陵郡三百三十里南至南潘郡九十里西至 里北至開陽郡三百五十里東南到南潘郡九十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懷德郡九十二里東北到開陽郡界三百五十里去西京六千六百六十二里去東京五千五百二十里戶五千八百五十口一萬八千一百四十

高州今理良德縣秦以前土地與晉康郡同二漢屬合浦郡吳置高涼郡晉因之初吳又立高興郡晉亦有之其後悉併於高涼郡齊亦爲高涼郡梁兼置高州隋平陳郡廢而高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屬高涼永熙二郡地大唐復爲高州或爲高涼郡領縣三　良德　電白梁置電白郡　保定舊保安縣後改爲保定

連城郡東至蒼梧郡嶂嶺一百七十里南至懷德郡三百三十里西至普寧郡九十里北至感義郡三百里東南到懷德郡一百七十六里西南到普寧郡二百里西北到感義郡二百里東北到開陽郡二百九十里去西京 里去東京 里戶 口

義州今理岑溪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大唐武德四年置南義州貞觀元年廢以其地屬南建州二年復置義州其後或爲連城郡領縣三　岑溪　永業　連城漢端溪縣地

新興郡東至南海郡義寧縣界四十二里南至恩平郡界八十二里西至晉康郡二百七十二里北至高要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南海郡三十四里西南到銅陵郡一百七十里西北到晉康郡二百七十二里東北到高要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五十三里去東京五千一里戶四千五十口九萬一百五十

新州今理新興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晉分置新寧郡宋齊因之梁置新州隋屬信安郡大唐亦爲新州或爲新興郡領縣三　新興　永順　索盧

銅陵郡東至新興郡百七十五里南至銅陵郡八十五里西至開陽郡二百六十里北至晉康郡界五十里東南到新興郡三十五里西南到南海郡六百三十五里西北到晉康郡二百七十三里東北到新興郡百七十五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九十里去東京五千三百六十里戶六百八十二口一千九百三十三

勤州今理富林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隋屬信安郡大唐置勤州或爲銅陵郡領縣二　富林　銅陵

銅陵郡（東至新興郡百七十五里南至銅陵郡八十五里西至開陽郡二百六十里北至晉康郡界五十里東南到新興郡三十五里西南到南海郡六百三十五里西北到晉康郡二百七十三里東北到新興郡百七十五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九十里去東京五千三百六十里戶六百八十二口一千九百三十三）

勤州（今理富林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隋屬信安郡大唐置勤州或爲銅陵郡領縣二 富林 銅陵

懷德郡（東至開陽郡百八十里南至南潘郡百五十里西至普寧郡二百里北至連城郡二百三十里東南到高涼郡九十二里西南到溫水郡百九十里西北到連城郡百七十六里東北到開陽郡一百八十里去西京六千一百二十里去東京五千四百里戶一千三百九十口七千三百三十）

竇州（今理信義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隋屬永熙郡大唐武德五年置南扶州貞觀八年改爲竇州或爲懷德郡領縣四 信義 懷德 潭峨 特亮（並漢端溪縣地）

始安郡（東至江華郡五百里南至平樂郡二百一十里西至融水郡四百九十三里北至邵陽郡六百八十五里東南到臨賀郡五百三十里西南到龍城郡八百里西北到潭溪郡界百五十里東北到零陵郡五百五十里去西京四千七百六十里去東京四千四十里戶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口七萬一千一十八）

桂州（今理臨桂縣）戰國時楚國及越之交秦爲桂林郡地二漢屬零陵蒼梧二郡吳分置始安郡晉因之宋改始安爲始建國齊復爲始安郡梁置桂州隋平陳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復置始安郡大唐爲桂州或爲始安郡（有越城嶺今謂之臨源嶺即五嶺之一）領縣十 臨桂（漢始安縣有灕水一名桂江又有荔水亦曰荔江其源多桂不生雜樹） 靈川 陽朔 荔浦（漢舊縣） 建陵 永豐 永福（漢始安縣地） 理定（漢始安縣地隋曰興安近改） 全義 純化

平樂郡（東至臨賀郡界百五十四里南至開江郡百六十六里西至始安郡二百二十里北至零陵郡六百三十九里東南到開江郡界六十二里西南到始安郡界一百里西到始安郡二百里東北到江華郡四百里去西京四千四百三十里去東京四千二百一十里戶二千三百三十四口二萬一千四百一十九）

昭州（今理平樂縣）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晉因之宋屬始建國齊屬始安郡隋亦然大唐武德四年置樂州貞觀

八年改爲昭州取昭潭爲名長沙郡本潭州亦取昭潭爲名則彼此皆有昭潭郡地有昭岡潭只在江中蓋因岡爲名或爲平樂郡領縣三 平樂 永平 恭城有目巖山其巖如人目瞳子黑白分明有榮山山多乳穴

蒙山郡東至開江郡九十七里南至始安郡二百四十九里西至始安郡建陵縣九十里北至始安郡荔浦縣四十里東南到廢博勞縣界九十二里西南到象郡百七十六里西北到始安郡五十里東北到開江郡界三十六里去西京水陸五千一百里去東京四千七百里戶一千一百一十六口五千九百三十三

蒙州今理立山縣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隋爲蒙縣屬始安郡大唐置蒙州或爲蒙山郡郡東有蒙山下有水名蒙水山下有居人亦皆姓蒙領縣三 立山 純義 東區音歐並漢荔浦縣地

開江郡東至臨賀郡三百二十里南至蒼梧郡二百二十八里西至蒙山郡九十七里北至平樂郡百六十六里東南到蒼梧郡頓嶺九十里西南到臨江郡古桂山百五十里西北到始安郡大陣山八十里東北到臨賀郡北洞二百里去西京五千一百三十里去東京四千八百五十里戶一千四百六十口八千五百八十

富州今理龍平縣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地梁爲開江武成二郡地陳置靜州改開江武成二郡爲逍遙郡隋平陳並廢爲縣屬始安郡大唐又置靜州貞觀八年改爲富州因富水爲名或爲開江郡領縣三 龍平 開江 思勤並漢臨賀縣地

蒼梧郡東至臨封郡八十里南至 里西至感義郡百九十里北至開江郡界 里東南到臨封郡五十五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開江郡六十里東北到臨賀郡四百十里去西京五千五百里去東京五千百里戶一千一百口六千三百七十

梧州今理蒼梧縣秦屬桂林郡二漢爲蒼梧郡兼置交州領郡七理於此晉以後並因之梁屬成州隋平陳改爲封州煬帝初州廢屬蒼梧永平二郡地大唐爲梧州或爲蒼梧郡領縣三 蒼梧漢廣信縣城郎此也 戎城 孟陵漢猛陵縣

潯江郡東至臨江郡百三十里南至常林郡二百五十里西至懷澤郡百五十里北至蒙山郡三百六十里東南到常林郡界百二十里西南到鬱林郡界二百三十里西北到象郡二百六十里東北到臨江郡界百二

十里去西京三千九百六十里去東京五千七百里戶一千九百三十口六千八百三十

潯州今理桂平縣秦屬桂林郡二漢以後并屬鬱林郡隋屬永平鬱林二郡地大唐置潯州或爲潯江郡領縣三　桂平漢布山縣地　宣化漢阿林縣地　大賓漢布山縣地

臨江郡東至感義郡百四十九里南至常林郡九十五里西至潯江郡百三十里北至蒙山郡二百四十九里東南到感義郡界八十三里西南到潯江郡　里西北到蒙山郡八十四里東北到開江郡　里去西京五千七百三十一里去東京五千三百六十一里戶五千口二萬一千

龔州今理平南縣秦屬桂林郡二漢屬蒼梧鬱林二郡地晉因之大唐置龔州或爲臨江郡領縣六　平南　武林漢猛陵縣地　隋建漢猛陵縣地　大同漢布山縣地　陽川　寧風

鬱林郡東至平琴郡九十里南至定川郡一百一十里西至安城郡百一十六里北至懷澤郡百五十里東南到定川郡百一十里西南到安城郡百一十里西北到懷澤郡百五十里東北到寧仁郡七十五里去西京五千五百七里去東京五千一百大十八里戶九千一百二十口九萬六百九十

鬱林州今理石南縣秦屬桂林郡漢改爲鬱林郡後漢亦同梁置定州後改爲南定州隋平陳改爲尹州煬帝初爲鬱州尋改爲鬱林郡大唐改爲鬱林州或爲鬱林郡領縣五　石南陳置石南郡於此　鬱林　興業　興德　潭栗

平琴郡東至寧仁郡二十二里南至定川郡一百里西至鬱林郡九十里北至常林郡九十二里東南到定川郡百一十里西南到　西北到懷澤郡百五十里東北到寧仁郡　去西京六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五千八百三十里戶七百四十口三千九百九十

平琴州今理容山縣舊鬱林郡地大唐置平琴州或爲平琴郡領縣四　容山　懷義　福陽　古符

安城郡東至懷澤郡界九十七里南至定川郡二百五十里西至賀水郡百六十五里北至象郡界百二十里東南到懷澤郡百七十里西南到朗寧郡二百五十七里西北到賀水郡百二十里東北到象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五百里去東京四千一百里戶一千三百六十口八千五百八十

賓州今理嶺方縣秦屬桂林郡二漢為鬱林郡晉宋齊因之隋屬鬱林郡大唐置賓州或為安城郡領縣三　嶺方漢舊縣

瑯琊　保城梁置安城縣於此後改為保城

賀水郡東至安城郡百六十五里南至朗寧郡三百里西至樂古郡五百七十九里北至修德郡四百三十五里東南到安城郡百二十里西南到　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四千六百里去東京四千三百里戶一千八百口二千三百二十

澄州今理上林縣土地與賓州同大唐置澄州或為賀水郡領縣四　上林漢嶺方縣地　止戈漢嶺方縣地　無虞漢嶺方縣地　賀水漢潭中縣地

常林郡東至　里南至靈仁郡五十里西至懷澤郡百里北至懷澤郡百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常林縣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六千

二百里去東京五千四百里戶一千七百二十口一萬二百三十

繡州今理常林縣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晉以後因之隋屬鬱林郡大唐平蕭銑置繡州或為常林郡領縣三

常林　阿林漢舊縣　羅繡

象郡東至蒙山郡百七十六里南至懷澤郡二百里西至龍城郡二百里北至始安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潯江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修德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龍城郡二百里東北到龍城郡界二百二十里去西京

四千九百八十九里去東京四千六百八十里戶二千九百七十口一萬八千九十

象州今理武化縣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地吳又分置桂林郡晉宋齊因之隋平陳置象州因象山為名煬帝廢

入始安郡大唐復置象州或為象郡秦之象郡今合浦郡是也非今象郡領縣三　武化　陽壽　武仙並漢中溜縣地

龍城郡東至始安郡四百七里南至歸化郡百二十里西至龍水郡二百九里北至融水郡三十里東南到象郡二百里西南到龍水郡百八十里西北到修德郡二百四十里東北到始安郡八百里去西京五千四百

七十里去東京五千六百里戶一千四百四十口五萬三百五十

柳州今理馬平縣秦土地與象郡同晉以後屬桂林郡隋屬始安郡大唐平蕭銑置昆州貞觀八年改爲柳州或爲龍城郡領縣五 馬平 龍城 洛封 洛容 象並漢潭中縣地

融水郡東至始安郡四百九十三里南至龍城郡三十里西至武陵山二百里北至潭陽郡三百八十五里東南到寧越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羈縻左州五百里西北到里東北到安城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五千二百七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七十里戶一千二百三十口七千五百

融州今理融水縣土地與龍城郡同大唐置融州或爲融水郡領縣三 融水 黃水 武陵

朗寧郡東至永定郡三百里南至臨潭郡二百八十二里西至横山郡六百四十二里北至賀水郡三百里東南到寧越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羈縻左州五百里西北到思恩州四百九十里東北到安城郡二百五十七里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東京五千三百二十七里戶二千八百九十口七千三百

邕州今理宣化縣秦屬桂林郡二漢以後屬鬱林郡大唐武德四年置南晉州貞觀五年改爲邕州或爲朗寧郡領縣七 宣化漢嶺方縣地 朗寧 思龍 如和 武緣漢嶺方縣地 封陵 晉興

懷澤郡東至常林郡一百里南至鬱林郡百五十里西至寧浦郡二百里北至象郡三百里東南到鬱林郡百五十里西南到安城郡九十四里西北到安城郡百七十里東北到潯江郡百五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八十里去東京五千一百二十里戶三千二十六口九千三百

貴州今理鬱平縣古西甌駱越之地秦屬桂林郡徙謫人居之自漢以下與鬱林郡同大唐置貴州或爲懷澤郡領縣四 鬱平 懷澤 義山 潮水漢廣鬱縣地

寧仁郡東至常林郡八十里南至定川郡百里西至平琴郡二十二里北至常林郡五十里東南到普寧郡百五十里西南到平琴郡五十五里西北到常林郡百里東北到常林郡三十五里去西京六千四百三十八里去東京五千七百里戶一千三百口六千二百二十

黨州今理善勞縣秦桂林郡地大唐置黨州或爲寧仁郡領縣四 善勞 撫安 善文 寧仁

寧浦郡 東至懷澤郡二百里南至寧越郡三百五十里西至永定郡百五十里北至安城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樂山郡百七十里西南到寧越郡百四十五里西北到永定郡百五十七里東北到當郡寧浦縣百五十五里去西京五千五百三十五里去東京四千七百里戶一千九百二十口八千三百四十

橫州（今理寧浦縣）秦桂林郡二漢鬱林合浦二郡地吳置寧浦郡晉因之宋齊不改梁又置簡陽郡隋平陳二郡並廢置簡州後又為緣州煬帝廢州屬鬱林郡大唐割為橫州或為寧浦郡領縣三 寧浦（漢廣鬱縣地） 淳風（漢高梁縣地） 樂山（漢高梁縣地）

橫山郡 東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東南到 西南到 西北到 東北到 以上疆境與朗寧郡同去西京五千二百里去東京四千八百六十里戶四千一百六十口北萬七百二十

田州（今理都救縣）土地與朗寧郡同大唐為田州或為橫山郡領縣五 都救 惠佳 武龍 橫山 如賴

修德郡 東至象郡陽壽縣百三十里南至象郡武化縣百一十里西至懷澤郡九十三里北至歸化郡百五十里東南至象郡界百八十里西南到懷澤郡百三十里西北到賀水郡八十五里東北到龍城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二十七里去東京四千八百九十三里戶一千八百一十口七千五十

嚴州（今理來賓縣）秦桂林郡地大唐乾封三年置嚴州或為修德郡領縣三 來賓 修德 歸化

龍池郡 東至 里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五千八百里去東京四千三百里戶一千三百口五千二百

山州（今理龍池縣）土地與白州同大唐為山州或為龍池郡領縣二 龍池 盆山

永定郡 東至寧浦郡百五十里南至寧浦郡百四十里西至朗寧郡三百里北至安城郡二百五十五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五千三百里去東京四千九百里戶七百七十口三千八百

蠻州(今理永定縣)秦屬象郡大唐置濬州天寶元年改爲永定郡乾元元年復爲濬州永貞元年改爲蠻州領縣三

永定　武羅　靈竹

招義郡(東至常樂郡吳川縣大海一百六十里南至海康郡二百五十里西至合浦郡二百五十里北至陵水郡百五十里東南到海康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零綠縣百二十里至大海西北到南昌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陵水郡百五十里去西京七千四百十五里去東京五千七百五里戶一千二百六十八口九千四百一十)

羅州(今理石城縣)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地宋屬高涼郡齊因之梁陳置羅州(因宋羅縣爲名)及高興郡隋平陳郡廢羅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幷其地入高涼郡大唐爲羅州或爲招義郡領縣五　石城　吳川　南河　招義　零綠

南潘郡(東至高涼郡九十里南至大海百五十六里西至陵水郡百二十二里北至懷德郡百五十里東南到大海百六十里西南到陵水郡百里西北到高涼郡九十里東北到溫水郡百十五里去西京七千百八十七里去東京六千三百八十九里戶二千九百五十口八千九百六十)

潘州(今理茂名縣)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大唐武德四年置南宕州(宕徒浪反)八年改爲潘州或爲南潘郡領縣三　茂名　南巴　潘水

普寧郡(東至感義郡二百五十九里南至懷德郡二百里西至溫水郡九十五里北至臨江郡百九十里東南到感義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寧仁郡百五十里西北到隋建縣三百六十里東北到連城郡百里去西京五千九百十里去東京五千四百八十里戶四千九十口一萬七千八十)

容州(今理北流縣)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隋爲合浦永平二郡地大唐平蕭銑後置銅州貞觀八年改銅州爲容州(州有容山)或爲普寧郡(州南去三十餘里有兩石相對狀如關門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逕路由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往交阯皆由於此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云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領縣六　北流　普寧　陵城　渭龍　羅竇　欣道

陵水郡(東至南海郡千一百四十四里南至招義郡界五十五里西至南昌郡二百三十里北至溫水郡三百八十二里東南到高潘郡四十里西南到招義郡百五十里西北到南昌郡三百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五千七百十八里去東京五千三百七十里戶一千六百二十口五千三百二十

辯州今理石龍縣 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大唐置辯州或為陵水郡領縣三 石龍 陵羅 龍化並漢高梁縣地

南昌郡東至陵水郡三百里南至招義郡三百二十里西至朗平山八十里北至定川郡百里東南到招義郡七百二十里西南到合浦郡二百里西北到定川郡七十五里東北到溫水郡二百里去西京六千二百二十五里去東京五千九百一十九里戶二千五百二十口九千四百九十

白州今理博白縣 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隋屬合浦郡大唐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為白州或為南昌郡領縣五

博白 建寧 周羅 龍豪 南昌並漢南浦縣地

定川郡東至普寧郡百二十五里南至南昌郡百里西至鬱林郡百一十里北至寧仁郡　里東南到南昌郡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鬱林郡一百里東北到　去西京六千一百五里去東京五千八百三十六里戶一千六百四十口一萬一千七百五十

牢州今理南流縣 秦屬象郡地二漢屬日南郡吳省晉平吳復置宋分置南流郡齊梁曰定川郡隋屬合浦郡大唐置義州後改為智州又改為牢州或為定川郡領縣三 南流 定川 宕川

寧越郡東至樂安郡四百里南至大海二百五十里西至臨潭郡六百三十里北至寧浦郡三百五十里東南到合浦郡七百里西南到玉山郡六百里西北到朗寧郡三百五十里東北到懷澤郡四百六十里去西京五千二百五十里去東京四千二百里戶二千三百四十口一萬四千四十

欽州今理欽江縣 晉以前與白州同宋齊以來置宋壽郡梁又置安州隋平陳郡廢而安州如故後改安州為欽州煬帝初州廢置寧越郡大唐為欽州或為寧越郡領縣五 欽江 靈山 遵化 內亭 保京並漢合浦縣地

安南都護府東至朱鳶縣界水路五百里至朱鳶縣界阿勞江口水路百四十九里西至九眞郡界水路四百一十六里北至武平縣界江源二百五十里東南到朱鳶縣界五百里西南到文陽郡水路一百五十一里西北到承化郡嘉寧縣江鎮一百五十里東北到交趾縣十里去西京七千二百五十三里去東京七千二百二十五里戶二萬四千七百三十口九萬九千六百六十

安南府（今理宋平縣）秦屬象郡漢交阯日南二郡界（今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阯則交故名交阯）後漢因之兼置交州（領縣七理於此）晉宋齊並因之（晉領郡七宋領郡五齊領郡九皆理於此）宋又置宋平郡齊因之亦為交阯郡地梁陳因之隋平陳郡廢置交州煬帝初州廢置交阯郡大唐為交州後改曰安南都護府領縣七 宋平（宋置宋平郡在此） 朱鳶（吳軍晉縣地舊置武平郡鳶以專反） 龍編（漢舊縣） 太平 交阯（漢龍編縣地） 武平（吳舊縣） 平道（齊置昌國縣）

武義郡 東至 東南到 里南至 西南到 里西至 里西北到 里北至 東北到 里

武峨州（今理武峨縣）土地與安南府同大唐置武峨州或為武峨郡領縣五 如馬 武勞 武緣 梁山 武峨

里去西京七千三百里去東京六千八百里戶一千八百五十口五千三百二十

龍水郡 東至 東南到 里南至 里西南到 里西至 里西北到 里北至 里東北到 里

去西京 里去東京 里戶一千二百二十口三千二百三十

粵州（今理龍水縣）土地與安南府同大唐為粵州或為龍水郡領縣四 龍水 崖山 東璺 天河

忻城郡 東至 東南到 里南至 里西南到 里西至 里西北到 里北至 里東北到 里

里去西京 去東京 里戶一千二百口五千三百

芝州（今理忻城縣）土地與安南府同大唐為芝州或為忻城郡領縣一 忻城

九眞郡 東至安南府 東南到 里南至日南郡界 里西南到 里西至 里西北到 里北至 里東北到 里

里去西京八千八百里去東京八千一百里戶四萬七百口一十三萬五千三十

愛州（今理九眞縣）秦象郡地漢武置九眞郡後漢同晉亦屬九眞郡宋齊因之梁置愛州隋為九眞郡大唐為愛州或

爲九眞郡領縣六　九眞　安順　崇平　日南並漢居風縣地　無編漢舊縣又有漢西縣故城在今縣東　軍寧

福祿郡東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東南到　西
南到　西北到　東北到　去西京

去東京　口　戶

福祿州今理安遠縣土地與九眞郡同大唐爲福祿州或爲福祿郡領縣二　柔遠　唐林

文陽郡東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東南到　西
南到　西北到　東北到　去西京

去東京　戶六百三十口三千四十

長州今理文陽縣土地與九眞郡同大唐爲長州或爲文陽郡領縣四　銅蔡　長山　其常　文陽

日南郡東至福祿郡界一百里南至羅伏郡界一百五十里西至環王國界八百里北至九眞郡界六百里東南
到海百五十里西南到當郡界四百里西北到靈跋江四百七十里東北到陵水郡五百里去西京陸路
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里水路一萬七千里去東京陸路一萬五百九十五里
水路一萬七千二百二十里戶九千六百二十九口五萬三千八百一十八

驩州今理九德縣古越裳氏國重九譯者也秦屬象郡二漢屬九眞郡吳分置九德郡晉宋齊因之隋置驩州後爲日南郡大唐爲驩州或爲日南郡領縣四　九德晉舊縣　越裳吳舊縣　懷驩音歡　浦陽晉舊縣

承化郡東至　里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　里
東南到安南府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

里去四京七千七百十里去東京
里戶一千九百二十口五千一百一十

峯州今理嘉寧縣古文朗國有文朗水亦陸梁地秦屬象郡二漢屬交趾郡吳分置新興郡晉武改爲新昌郡宋齊因之陳兼置興州隋平陳郡廢改爲峯州煬帝初州廢併入交趾郡大唐復置峯州或爲承化郡領縣五　嘉寧　承化　新昌並漢麊冷縣地麊音縻　嵩山　珠綠

玉山郡東至合浦郡界三百里南至大海不知里數西至文陽郡三百七十里北至恩平郡七百五十里東南到海不知里數西南到當郡寧海縣二百四十里西北到蘇茂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寧越郡六百里去西京七千二十里去東京六千二百四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七百一十

陸州今理烏雷縣秦象郡地漢以來屬交阯郡梁分置黃州及寧海郡隋平陳郡廢改黃州為玉州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寧越郡大唐復置玉州上元二年改為陸州州界有陸水或為玉山郡領縣三 烏雷 寧海 華清

合浦郡東至南昌郡二百里南至招義郡三百五十里西至寧越郡五百里北至慎澤郡一百里東南到南昌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招義郡五百七十里西北到安南都護府一千里東北到寧越郡七百里去西京六千五百四十里去東京五千八百三十里戶三千一十口一萬三千二十

廉州今理合浦縣秦象郡地漢置合浦郡後漢同吳改為珠官晉又為合浦郡宋因之兼置臨漳郡及越州領郡三理於此時西江郡護陳伯紹請置遂以為刺史始立州鎮穿山為城門威服俚獠齊又因之煬帝改為祿州尋改為合州又廢州置合浦郡大唐置廉州州界有瘴江或為合浦郡領縣四 合浦 封山 蔡龍 大廉並漢合浦縣

安樂郡東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東南到 西南到 西北到 東
去西京 去東京 戶一千一百十口五千一百十三

巖州今理安樂縣土地與合浦郡同大唐為巖州或為安樂郡領縣四 常樂 思封 高城 石巖

海康郡東至大海二千里南至珠崖郡四百三十里西至大海二百里北至招義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大海一十五里西南到大海一百里西北到招義郡界二百五十去西京六千五百一十里去東京五千九百三十里戶四千三百三十口二萬五百七十

雷州今理海康縣秦象郡地二漢以後並屬合浦郡地梁分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為合州以此為南合州隋平陳又為合州煬帝初州廢以屬合浦郡大唐置雷州或為海康郡領縣三 海康 遂溪 徐聞

温水郡東至連城郡一百九十里南至陵水郡三百里西至南昌郡　百里北至普寍郡一百十里東南到　西南到　西北到　東北到　去西京五千三百五里去東京五千里戶三千一百八十口一萬二百二十

禺州今理峨石縣秦屬象郡大唐置宕州後改爲東峨州又改爲禺州或爲温水郡領縣四　峨石　温水　陸川

扶桑

湯泉郡東至　南至　西至　北至　東南到　西南到　西北到　東北到　去西京六千八百三十里去東京六千四百四十里戶一千三百口五千二百二十

湯州今理湯泉縣秦屬象郡大唐置湯州或爲湯泉郡領縣三　湯泉　淥水　羅韶

臨潭郡東至寍越郡六百三十里南至　西至　北至　東南到　西南到　西北到　東北到　去西京　去東京　戶一千六百六十口五千三百三十

瀼州今理臨江縣瀼而章反隋大將軍劉方始開此路置鎮守尋廢不通大唐貞觀中清平公李弘節尋劉方故道開置瀼州以達交趾今州在鬱林之西南交趾之東北州界有瀼水其後或爲臨潭郡領縣四　臨江　波零　鵠山　弘遠

扶南郡東至　里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　里去東京　里戶三千六百六十口一萬二百

龍州今理武勒縣大唐使清平公李弘節招降置龍州或爲扶南郡領縣七　武勒　武禮　羅龍　扶南　龍賴

武觀　武江

正平郡東至　里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 里戶

里去東京

環州今理正平縣 大唐李弘節招降置環州或爲正平郡領縣八 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名 歌

良 蒙都

樂古郡東至 東南到 里南至 里西南到 里西至 里西北到 里北里 里東北到 里

里去西京六千七百里去東京
六千三百里戶二百六十口一千三百

古州今理樂古縣 土地與臨潭郡同大唐置古州或爲樂古郡領縣三 古樂 古書 樂興

珠崖郡東至 東南到 里南至 里西南到 里西至 里西北到 里北至 步里東北到 里

里去西京七千四百里去東京
六千七百里戶二千五百口一萬二千

崖州今理舍城縣 海中之洲 其洲方千里 漢武置珠崖儋耳二郡昭帝省儋耳幷珠崖元帝又罷珠崖郡以其阻絕數反故

罷棄之與今海康郡徐聞縣對自徐聞徑度便風揚帆一日一夕卽至梁置崖州隋置珠崖郡大唐爲崖州或爲

珠崖郡領縣四 舍城 澄邁 文昌 臨高

昌化郡東至延德郡四百里南至 到 里西南到 里西至 里西北到 里北至 里東北到 里東南

里去西京七千四百四十二里去東京
里戶一千三百九十口七千三百

儋州今理義倫縣 土地與珠崖郡同漢置儋耳郡大唐置儋州或爲昌化郡領縣五 義倫漢儋耳縣城卽此 昌化 感恩

洛陽 富羅隋昆善縣武德五年改置

延德郡東至萬安郡百六十里南至大海七里西至昌化郡四百二十里北至瓊山郡四百五十里東南到大海
二十七里西南到大海十里西北到延德縣九十里東北到瓊山郡四百五十里去西京八千六百六里

去東京七千七百九十七里戶八百一十五口二千八百二十

振州今理寧遠縣土地與珠崖郡同隋爲臨振郡大唐置振州或爲延德郡領縣五 寧遠 延德 吉陽 臨川 落屯

瓊山郡 東至 東南到 南至延德郡四百五十里 西南到 西至 西北到 北至 東北到

瓊州今理瓊山縣土地與珠崖郡同大唐割崖州置瓊州或爲瓊山郡領縣五 瓊山 曾口 容瓊 樂會 顏羅

去西京六千八百里去東京七千五百里戶六百四十口一千六百八十

萬安郡 東至 東南到 南至 西南到 西至延德郡界 西北到 北至 東北到

萬安州今理萬安縣土地與珠崖郡同大唐置萬州或爲萬安郡領縣四 萬安 陵水 富雲 博遼

去西京八千六百里去東京七千七百九十里戶七百二十口一千六百

風俗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爲雄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者其富豪並鑄銅爲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又多攜讎怨欲相攻伐則鳴此鼓至者如雲有鼓者號爲都老羣情推服本之舊事尉佗於漢則稱蠻夷大長老夫臣佗故里人呼其所尊爲長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珠崖環海尤難賓服是以漢室嘗罷棄之漢元帝時珠崖數反賈捐之上書言不可煩中國師徒請罷棄之帝從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懦豪富兼幷役屬平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興迷節自尉巖徼側之後無代不有擾亂故蕭齊志云遐恃遠險隱伏巖障恣行寇盜略無編戶爰自前代及於國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通典卷一百八十四終




杜氏通典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邊防

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李淳風云談天者八家其三家甘氏石氏渾天之類以度數推之則華夏居天地之中也又歷代史倭國一名日本在中國直東扶桑國復在倭國之東約去中國三萬里蓋近於日出處貞觀中骨利幹國獻馬使云其國在京師西北二萬餘里夜短晝長從天色暝時煮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於日入處今匡州直南水行便風十餘日到赤土國其國到五月亭午物影卻在南一日三食飯者旋炊不然逡巡過時即便臭敗熱氣特甚蓋去日較近其地漸遠轉寒蓋去日稍遠則洛陽洛城縣土圭居覆載之中明矣唯釋氏一家論天地日月怪誕不可知也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貴實在於斯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更相征伐未嘗暫寧陪臣制諸侯諸侯陵天子人殘鋒鏑月耗歲殲自秦氏罷侯置守兩漢及有隋大唐戶口皆多於周室之前矣夫天生烝民而樹君司牧語治道者固當以既庶而安為本也昔賢有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誠謂割厚為薄散醇為醨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不爭自求自足蓋疾時澆巧美往昔敦淳務以激勵勉其慕向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質少事信固可美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上古中華亦穴居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今室韋國及黔中羈縻東諸夷及附國皆巢居穴處諸夷狄處巢穴者非少略舉一二有葬無封樹焉上古中華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代聖王易之以棺槨今靺鞨國父母死棄之中野以哺貂琉球國死無棺槨草裹尸以親土而葬上不起墳諸夷狄之殯葬或以火焚或棄水中還衛洲人登取死者骨小函子盛置山巖石間大抵習俗既殊其法各異不可偏舉矣有手團食焉殷周之時中華人尚以手團食故禮記云共飯不澤手蓋弊俗漸改仍未盡耳今五嶺以南人庶皆手團食有祭立尸焉三代以前中華人祭必立尸自秦漢則廢按後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獻書曰祭尸久廢今風俗父母亡歿取其狀貌類者以為尸而祭為宴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黷亂情禮又周隋蠻夷傳巴梁間風俗每春秋祭祀鄉里有美鬚面人迭迎為尸以祭之今郡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聊陳一二不能徧舉夏商以前

臣不諱君名子不諱父名自有周方諱耳今夷狄則皆無諱如此之類甚衆不可殫論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誥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前代達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歷代觀兵黷武討伐戎夷爰自嬴秦禍患代有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事胡爲弊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略天下危若綴旒王莽獲元始之全實志滅匈奴海內遂至潰叛隋煬帝承開皇之殷盛三駕遼左萬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宮馬武請殄匈奴帝報曰捨近而圖遠勞而無功捨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於戲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國之要道歟宋文元嘉中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蹙身弒陳宣令主吳明徹侵呂梁二十萬卒悉爲周師所虜由是力殫財竭旋爲隋氏削平是皆昧持盈不能知足故也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天寶中哥舒翰尅吐蕃青海青海中有島置二萬人戍之旋爲吐蕃所攻翰不能救而全沒安祿山討奚契丹於天門嶺十萬衆盡沒高仙芝伐石國於怛邏斯川七萬衆盡沒楊國忠討蠻閤羅鳳十餘萬衆全沒向無幽寇內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耶前事之元龜足爲殷監者矣

第十四北狄五 突厥中

第十五北狄六 突厥下 鐵勒 薛延陁 僕骨 同羅 都波 拔野古 多濫葛 斛薛 阿跋 契苾羽 鞠國 俞折 入漢 白霫 先立反

第十六北狄七 庫莫奚 契丹 室韋 地豆于 烏落侯 驅度寐 霫 拔悉彌 流鬼 迴紇 骨利幹 結骨 駮馬 鬼國 鹽漠念

邊防一

東夷上

序略

東夷白虎通云夷者蹲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九種曰畎夷方夷于夷黃夷白夷赤夷元夷風夷陽夷皆土著通略反喜飲酒喜許利反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蠻夷戎狄總名四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至后發即位賓於王門獻其樂舞桀為暴虐諸夷內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於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國於朝鮮太師為周陳洪範其地今安東府之東悉為東夷所據時管蔡畔周乃招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滅之徐偃王也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琅琊遂陵暴諸夏侵滅小國秦并天下其淮泗夷皆散為人戶其朝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等郡至後漢末為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也百濟新羅魏晉以後分三韓地新羅又

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倭烏和反隔越大海夫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漢百濟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不絕而百濟大唐顯慶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城也後魏周齊漸强盛隋文帝時寇盜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元感反奔退又往將達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貞觀中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宜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楛矢石砮楛音戶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季龍時始皆獻之後魏以後曰勿吉國今則曰靺鞨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其閩越之地秦平天下以為郡及秦亂其帥又自稱王於故地武帝元封初楊僕滅其國遷其人於江淮虛其地自後雖人庶復集遂為郡縣矣

朝鮮

朝鮮晉張華曰朝鮮有泉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為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仙所晏反周封殷之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無門戶之閉而人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朝鮮侯準亦僭稱王始全燕時嘗略屬焉為置吏築障塞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秦遼東郡今安東府之東地及秦亂中國人往避地者數萬口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塞至浿水為界浿音滂拜反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魋杜回反蠻夷服而東走出塞度浿水擊破朝鮮王準居秦故空地上下障後稍役屬真蕃朝鮮諸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在浿水之東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滿為外臣保塞外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邑真蕃臨屯皆來服屬地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三年遣樓船將軍楊僕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之朝鮮人

相與殺王右渠來降遂以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音郎)玄菟四郡(今悉爲東夷之地)昭帝時罷臨屯眞番以幷樂浪玄菟自內屬以後風俗稍薄法禁亦寖多至於六十餘條

濊

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廬溪反)沃沮接東窮大海西至樂浪後漢光武建武六年悉封其渠帥爲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高麗同種言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謹愿少嗜慾有廉恥男女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爲飾其俗重山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輒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諱疾病死亡卽棄舊宅更作新居知種麻養蠶綿布曉候星宿先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也其海出斑魚皮漢時常獻之魏齊王正始六年不耐濊侯等舉邑降四時詣樂浪帶方二郡朝謁(今並東夷之地)有軍征賦調如中華人焉

馬韓

馬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五十有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或云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閒地合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綿布出大栗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草屋土室形如塚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少綱紀國邑

雖有王師不能相制御其葬有棺無槨不知騎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不貴金寶錦罽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懸頸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挽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爲健(嚾音喚)善用弓楯矛櫓雖有鬬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晝夜酒會羣聚歌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爲節十月農工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地號爲天君又立蘇塗(蘇塗有似浮屠)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立爲辰王後漢光武建武中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諟音是)帝封蘇馬諟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獻帝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有鹽縣(屯有有鹽並漢遼東屬縣今並爲東夷地)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魏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爲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晉武帝咸寧中馬韓王來朝自是無聞三韓蓋爲百濟新羅所吞并又有州胡在馬韓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衣有上無下略如裸勢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辰韓

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爲秦韓其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爲王明其爲流移之人故也其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

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諸小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其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鼓琴瑟其瑟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匾故辰韓人皆匾頭（匾音扁）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杖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風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

百濟

百濟卽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後魏時百濟王上表云臣與高麗先出夫餘）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晉時句麗既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今柳城安平之間）自晉以後吞并諸國據有馬韓故地其國東西四百里南北九百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千餘里西限大海處小海之南國西南海中有三島出黃漆樹似小棕樹而大六月取汁漆器物若黃金其光奪目自晉代受蕃爵自置百濟郡義熙中以百濟王夫餘腆（他典反）爲使持節百濟諸軍事宋齊並遣使朝貢授官封其人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其都理建居拔城王號於羅瑕百姓呼爲鞬吉支（鞬音乾）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率一品達率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柰率六品以上冠飾銀花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皂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統兵以達率德率扞率爲之人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衣服男

女略同於高麗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爲敬婦人衣似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爲飾出嫁者乃分爲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　以建寅月爲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蒲等雜戲然尤尚弈棊僧尼寺塔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麻米等婚娶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持服餘親則葬訖除之氣候溫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餚饌樂器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云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又每祭歲四祠其先祖仇台之廟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劦音夾)解氏眞氏國氏木氏苩(音白)氏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後魏孝文遣衆征破之後其王牟大爲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隋文開皇初其王夫餘昌遣使貢方物拜帶方郡公百濟王

貢　大唐武德貞觀中頻遣使朝貢顯慶五年遣蘇定方討平之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仍以其酋渠爲都督府刺史其舊地沒於新羅城傍餘衆後漸寡弱散投突厥及靺鞨其王夫餘崇竟不敢還舊國土地盡沒於新羅靺鞨夫餘氏君長遂絕

新羅

新羅國魏時新盧國焉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初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句麗東南兼有漢時樂浪郡之地)東濱大海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苻堅時其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梁武帝普通二年王姓慕名秦始使人隨百濟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

內曰喙評(喙呼穢反)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喙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至隋文帝時遣使來貢其王姓金名真平(隋東蕃風俗記云金姓相承三十餘葉)文帝拜為樂浪郡公新羅王(其至今亦姓金按梁史云姓募未詳中閒易姓之由)其先附屬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加羅任那諸國滅之(並三韓之地)其西北界犬牙出高麗百濟之閒官有十六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彌干次大河尺干次河尺干次乙吉次沙咄干(咄都骨反)次及伏干次大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郎佐反)俱有屯營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 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其王金春秋來朝拜為特進請改章服以從華制

倭

倭自後漢通焉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百餘國光武中元二年倭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桓靈閒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宣王之平公孫氏也倭女王始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齊王正始中卑彌呼死立其宗女臺與為王(魏略云倭人自謂太伯之後)其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晉武帝太始初遣使重譯入貢宋武帝永初二年倭王讚修貢職至曾孫武順帝昇明二年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於外自昔祖禰躬擐甲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臣雖下愚忝胤先緒驅率所統歸宗天極道逕百濟裝船理舫而句麗無道圖欲見

吞虜劉不已每致稽遲巨欲練甲理兵摧此強敵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司其餘咸各假授詔除武使持節安東大將軍倭王其王理邪馬臺國（或云邪摩堆）去遼東萬二千里在百濟新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海大較在會稽閩川之東亦與朱崖儋耳相近其國土俗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其山出銅有丹土氣溫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羊有薑桂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出黑雉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虵吞此獸虵皮堅不可斫其上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之虵則死其兵有矛楯木弓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衣皆橫幅結束相連無縫女人披髮屈紒作衣如單被穿其中央貫頭著之並以丹朱塗其身如中國之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性嗜酒多壽考國多女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或三女人不淫不妒又俗不盜竊少爭訟其婚嫁不娶同姓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其死停喪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肉親賓就屍歌舞為樂有棺無槨封土作塚舉大事灼骨以卜用決吉凶其行來渡海詣中國常使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衰若在塗吉利則共顧其財物若有疾病遭暴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王以天為兄以日為弟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略與華同樂有五絃琴笛好棊博握槊樗蒱之戲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名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渡百濟東至

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宴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其國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後椎髻無冠帶隋煬帝時始賜衣冠並以綵錦為冠飾裳皆施襈（音饌）綴以金玉衣服之制頗同新羅　大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又千餘里至侏儒國人長三四尺自侏儒東南行船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故以為稱武太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眞人貢方物眞人者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首冠進德冠其頂有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為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為司膳員外郎（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夫餘

夫餘國後漢通焉初北夷索離國王（按後漢魏二史皆云夫餘國在高句麗北又案後魏及隋史高句麗在夫餘國南而隋史云百濟出於夫餘夫餘出於高句麗國王子東明之後也又以索離國即高麗國乃夫餘國當在句麗之南矣若詳考諸家所出雖索離在夫餘之北別置一國然未詳孰是）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淲水因至夫餘而王之順帝永和初其王始來朝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夫餘本屬元菟至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其王始死子尉仇台立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至孫位居嗣立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將兵討句麗遣元菟太守王頎（音其）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自後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先以付元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及公孫淵伏誅元菟庫猶得玉匣一具晉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以為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

其國在長城之北去京茲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可方二千里有戶八萬土宜五穀不生五果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澤其人性強勇謹厚不寇抄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猪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下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數千家小者數百家會同拜爵揖讓升降有似中國以臘月祭天譯人傳辭皆跪手據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一責十二男女淫婦人妒皆殺之兄死妻嫂與北狄同俗出名馬赤玉貂豽美珠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作城柵皆圓有似牢獄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但擔糧食（音嗣）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殉葬多者百數厚葬有棺無槨（其居喪日男女不婚娶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彷彿）至大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廆呼罪反）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為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龕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爾後每為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無聞

蝦夷

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瓠而立四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大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人入朝

通典卷一百八十五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邊防二

東夷下

高句麗

高句麗後漢朝貢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朱蒙母河伯女爲夫餘王妻爲日所照遂有孕而生及長名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之朱蒙棄夫餘東南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曰句麗以高爲氏及漢武滅朝鮮以高句麗爲縣屬元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元菟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爲幘溝漊幘溝漊者句麗名城也王莽時發句麗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皆亡出塞爲寇盜莽更名高句麗王爲下句麗侯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光武建武八年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其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而爲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以夫餘別種而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脚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婁部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大加主簿優台使者皁衣先人其俗人皆淨潔自憙邑落男女每夜羣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隧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著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著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婚娶之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

賣婢俗甚恥之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服以三月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矟矛鋋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賦稅則絹布及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其馬皆小便登山（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畜有牛豕豕多白色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鬭好寇抄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水而居（漢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之別種依小水作居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至其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懷之及長勇壯和帝時頻掠遼東元菟等郡宮死元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先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弔問因責讓前罪安帝從之明年宮子遂成還漢生口詣元菟降詔曰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鬭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匹小口半之自爾率服東陲少事其後王伯固死有二子長曰拔奇小曰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獻帝建安中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消奴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公孫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古鄒加駮位居是也伊夷模死子位宮立以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及長大果凶虐（凶音凶）今王生亦能視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位宮有勇力便鞍馬魏齊王正始三年位宮寇西安平（在遼東）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元菟討之戰於沸流位宮敗走儉追至赬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六年毋丘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王頎追之絕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至位宮玄孫釗晉康帝建元初慕容皝（音晃）率兵伐之大敗單馬奔走皝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女五萬餘口以歸釗後爲百濟所殺其後慕容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略有遼東郡至孫高璉東晉安帝義熙中遣長史高翼獻赭白馬以

連爲營州諸軍事高麗王樂浪郡公宋元嘉中又獻馬八百匹自東晉宋至於齊梁後魏後周其主皆受南北兩朝封爵分遣貢使初後魏時晉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南齊武帝永明中高麗使至服窮袴折風中書郎王融戲之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卽古弁之遺像也自東晉以後其王所居平壤城（卽漢樂浪郡王險城自爲慕容皝來伐後徙國內城移都此城）亦曰長安城隨山屈曲南臨浿水在遼東南千餘里城內唯積倉儲器械寇賊至方入同守王別爲宅於其側其外有國內城及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元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以相統攝焉（其地後漢時方二千里至魏南北漸狹纔千餘里至隋漸大東西六千里）其國中書籍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玉篇字統字林自連七葉至元隋文帝時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隋遣漢王諒總兵討之次遼水大遭疾疫又乏糧元復惶懼遣使請罪遂班師至煬帝徵元入朝不至大業七年帝親征元師度遼水東城分道出師頓兵於其城下高麗嬰城固守帝命諸將攻之又敕諸將高麗若降者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食盡師老輸糧不繼諸軍敗績還者千人而已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列邏而已還九年帝復親征乃敕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元感作亂反書至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元感之黨亡入高麗具知事實悉銳兵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少至遼水又屬饑饉六軍遞相掠奪復多疾疫自黃龍以東骸骨相屬止泊之處軍人皆積屍以禦風雨死者十有八九高麗亦困弊於守禦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欵旋師仍徵元入朝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不克行

大唐武德四年遣使朝貢其國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捽（昨沒反）舊名大對盧總知國事次曰太大兄次鬱折（之悅反）華言主簿次太大夫使者次皁衣頭大兄東夷相傳所謂皁

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機密謀政事徵發兵馬選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次收位使者次上位使者次小兄次諸兄次過節次不過節次先人又有狀古鄒加掌賓客比鴻臚卿以大夫使者爲之又有國子博士大學博士舍人通事典書客皆以小兄以上爲之又其諸大城置傉薩(內屋反)比都督諸城置處閭近支比刺史亦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達比衛將軍以皁衣頭大兄以上爲之次末客比中郎將以大兄以上爲之其次領千人以下各有差等又其國有五部皆貴人之族也一曰內部卽後漢時桂婁部也二曰北部卽絕奴部也三曰東部卽順奴部也四曰南部卽灌奴部也五曰西部卽消奴部也碣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按尚書云夾右碣石入於河右碣石卽河赴海處在今北平郡南二十餘里則高麗中爲左碣石)又平壤城東北有魯陽山魯城在其上西南二十里有葦山南臨浿水其大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南流至安市小遼水源出遼山西南流與大梁水會大梁水在國西出塞外西南流注小遼水馬訾水(則移反)一名鴨綠水水源出東北靺鞨白山水色似鴨頭故俗名之去遼東五百里經國內城南又西與一水合卽鹽難水也二水合流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高麗之中此水最大波瀾淸澈所經津濟皆貯大船其國恃此爲天塹水闊三百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四百八十里(漢樂浪元菟郡之地自後漢及魏爲公孫氏所據淵滅西晉永嘉以後復陷入高麗其不耐屯有帶方安市平郭安平居龍文城皆漢二郡諸縣則朝鮮濊貊沃沮之地)又遣使請道教詔沈叔安將天尊像幷道士至其國講五千文開釋元宗自是始崇重之化行於國有踰釋典其後東部大人蓋蘇文弑其王高武(其王元在位十八年高武卽元異母弟)立其姪藏爲主自爲莫離支此官總選兵猶吏部兵部尙書也於是號令遠近遂專國命蘇文鬚面甚偉形體魁傑衣服冠履皆飾以金綵身佩五刀常挑臂高步意氣豪逸左右莫敢仰視常令武官貴人俯伏於地登背上下馬七年二月遣使內附受正朔請頒麻許之八年三月高祖謂羣臣曰名實之

間理須相副高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自尊大可卽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之地周爲太師之國漢家之元菟郡耳魏晉以前近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以高麗抗禮四夷必當輕漢且中國之於夷狄猶太陽之於列星理無降尊俯同藩服乃止貞觀十八年二月太宗謂侍臣曰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夫出師弔伐須有其名因其殺君虐下取之爲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曰兵若度遼事須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柔遠方必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兵部尚書李勣曰近者薛延陀犯邊必欲追擊但爲魏徵苦諫遂止向若討伐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邊境無事至十一月以刑部尚書張亮爲平壤道行軍大總管自萊州泛海趣平壤又以特進李勣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趣遼東兩軍合勢三十日征遼東之兵集於幽州十九年太宗親征渡遼四月李勣攻拔蓋牟城獲口二萬以其城置蓋州勣又攻遼東城拔之以其城爲遼州六月攻拔白巖城以其城爲巖州遂引軍次安市城進兵以攻之會高麗北部傉薩高延壽南部高惠眞率靺鞨之衆十五萬來援於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爲陣上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夜召文武躬自指揮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明日及戰大破之延壽惠眞率三萬六千八百人來降上以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三萬人悉放還平壤城靺鞨三千人幷坑之獲馬五萬匹牛五萬頭甲一萬領因名所幸山爲駐蹕山命許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迹遂移軍於安市城南久不剋九月遂班師先遣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召兵馬歷於城下而旋城主升城拜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縑百疋以勵事君者二十一年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嵒二水皆由膝以下勣怪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合而南流卽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旋師之後更議再行

二十二年司空房玄齡病亟乃謂諸子曰當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不庭方為國害主上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若不言可謂銜恨入地遂封表切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所覃無遠不服自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為中國患害無過突厥遂能坐運神册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陁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請置州縣沙漠之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沙吐渾首竄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逋誅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遼碣未經旬日卽拔遼東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兼衆美而有之靡不畢具微臣深為陛下惜之重之愛之寶之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又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退之義存有亡之機得有喪之理老臣所以為陛下惜之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魚鼈畜之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命三覆進素食停音樂蓋以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驅之於遼城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婦慈母觀轊(音衛)車而掩泣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冤痛也伏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萬代巍巍之名許高麗自新罷應募之限自然華夷慶賴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謹罄殘魂餘息結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卽臣死且不朽蓋蘇文死其子男生嗣立為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獻誠詣闕高宗總章元年遣司空李勣伐高麗破其都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并男建等平其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年移高麗戶二萬八千三百配江淮嶺南山南京西咸亨元年四月其

餘類有酋長鉗牟岑者率衆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爲王令左衛大將軍高偘討平之其後餘衆不能自保散投新
羅靺鞨舊國土盡入於靺鞨高氏君長遂絕武太后聖歷二年鸞臺侍郎平章事狄仁傑上表請捐安東復其君
長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奪
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至漢孝武籍四帝之資儲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皆空賊
盜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萬計於是權酤市利算及舟車籠天下貨財而財用益屈末年覺悟息兵罷
役封丞相爲富民侯然而漢室中分蓋由此起豈不戒哉人有四支者所以捍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
也然以蝮蛇在手既以斷節全身狼戾一隅亦宜棄之存國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
少也知難而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爲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準兵計糧猶苦不足且中國之與蕃夷天文
自隔遼東所守已是石田靺鞨遐方更爲雞肋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恐非通典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
不足以賦稅臣請罷薛訥廢安東鎭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願陛下興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
堯舜遠矣

東沃沮

東沃沮後漢通焉初武帝滅朝鮮時以其地爲元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麗西北至光武以其渠帥爲
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後漢末猶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其諸邑落渠帥皆自稱三老則故
縣國之制也其國在高句麗蓋馬大山之東（蓋音合）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狹南北長可
折方千里戶五千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無大君主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强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

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麗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椁刻木如生形隨死者爲數又有瓦鑑（鎗也音歷）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椁戶邊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之（大加句麗官號所謂有馬牛羊狗加其所部有大小）責其租稅貂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發其美女以爲婢妾焉魏齊王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毌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沃沮邑落皆破之宮又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俗南北皆同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夏月常在山巖深穴中爲守備冬月冰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毌丘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討宮盡其東界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到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沈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衣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隨波出在海中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城皆在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

挹婁魏時通焉云卽古肅慎之國也周武王及成王時皆貢楛矢石砮（楛音戶）爾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能致也常道鄉公景元末來貢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其國在不咸山北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袤莫候反）土地多山險車馬不通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牛馬麻布出赤玉好貂（所謂挹婁貂是也）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爲穴居以深爲貴大家接至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蔽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厠於中圍之而

居無文墨以言語為約坐則箕踞以足挾肉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溫暖土無鹽鐵燒木作灰灌之取汁而食俗皆編髮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女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郊野交木作小椁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女不哭泣有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神其人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弓長四尺刀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鄰國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便乘船好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至晉元帝初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臥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焉

勿吉 又曰靺鞨

勿吉後魏通焉在高句麗北亦古肅慎國地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凡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二曰汨咄都勿反部在粟末之北三曰安車骨部在汨咄東北四曰拂涅音呈部在汨咄東五曰號室部在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各數千而黑水部尤為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長二寸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拂瞞莫干反咄東夷中為強國諸國皆患之其國有大水闊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卑下濕築城隄鑿穴以居室形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則步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亦有鹽池多豬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致醉婦人則布裙男子衣豬皮裘頭插虎豹尾善射其父母春夏死立埋之塚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屍餌貂貂食其肉則多得之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

為不潔孝文延興中其王遣乙力支朝獻乙力支稱初發其國乘船泝泝音素難河西上至太瀰瀰音麗河沈船於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乙力支還從其來道取得本乘船達其國焉隋文帝初靺鞨國有使來獻謂即勿吉也勿吉與靺鞨音相近西北與契丹接每相劫掠與中華懸隔唯粟末白山為近煬帝初其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居之柳城遼東之役突地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從帝幸江都尋放歸柳城今郡地大唐聖化遠被靺鞨國頻使貢獻詳考傳記挹婁勿吉靺鞨俱肅慎之後裔

扶桑

扶桑南齊時聞焉廢帝永元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至荊州說云扶桑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之東其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衣亦為錦作板屋無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為紙無兵甲不攻戰名國王為乙祁貴人第一者為大對盧第二者為小對盧第三者為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鹿車國人養鹿如牛以乳為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蒲萄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法大抵與中國同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弟伯叔姑姊妹三日不食設坐為神像朝夕拜奠不制縗絰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有宋孝武帝大明二年罽賓國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始通佛法像教

女國

女國慧深云在扶桑東千餘里其人容貌端正色甚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六七月產子女人胷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丈夫食鹹草如

鳥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梁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爲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女則如中國人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犬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爲牆其形圓其戶如竇

文身

文身梁時聞焉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爲壍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於水銀之上市用珍寶

大漢

大漢梁時聞焉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琉球

琉球自隋聞焉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閩川之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十六間彫禽刻獸多鬭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頭後盤繞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織鬭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織籐爲笠飾以毛羽兵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編紵爲甲或以熊豹之皮王乘木獸令人舉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瘡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鬭死者共聚而食之食皆用手

無賦斂有事則均稅俗無文字視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人縱年老髮多不白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婦人產乳必食子衣以木槽暴海水為鹽木汁為酢釀米麴為酒遇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衆人皆和音頗哀怨其死者氣將絕舉於庭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有熊羆豺狼尤多豬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播種樹木有同於江表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祀以酒殽鬬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煬帝大業初海師何蠻等云每春秋二時天清氣靜東望依稀似有烟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得何蠻遂與俱往因到琉球國言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今潮陽郡）浮海擊之至琉球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琉球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毀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

閩越

閩越王無諸（按說文云閩東越蛇種故字從門虫）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今閩州盡是也）及諸侯叛秦無諸及搖率越人佐漢擊項籍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今長樂郡中）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少閩君搖功多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永嘉郡）時俗號為東甌王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反吳破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吳王之子子駒子華亡走閩越怨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武帝

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乃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遂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仍率其衆四萬餘人處江淮之間至六年閩越擊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章郡今章郡臨川南康廬陵等郡地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今吳郡餘杭會稽餘姚東陽臨海永嘉信安縉雲等郡地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其弟餘善殺王郢使人謝罪天子詔罷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子孫君號繇邑丑不同謀焉乃立丑爲越繇王奉閩越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天子聞之爲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爲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陽今潮陽郡以海風波爲辭不行持兩端是時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帝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章郡梅嶺今南康郡虔化縣界待命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遣兵入梅嶺殺漢校尉帝遣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今餘姚郡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嶺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繇王居股殺餘善降於是天子曰東越陿多阻閩越悍數反覆詔徙其人處江淮閒東越地遂虛即今閩川地也謂封餘善爲東越王遂謂之東越

通典卷一百八十六終

通典卷一百八十七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邊防三

南蠻上

序略

南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爲邊患暨於周代黨衆彌盛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莫敖不設備故敗縊於荒谷羣帥囚於冶父)楚師後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幷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今長沙衡陽等郡地)秦昭王使將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今武陵澧陽及黔中五溪諸郡地)漢興以後時有寇盜其西南諸夷夜郎之屬悉平定置郡縣(今夜郎播川龍標爲古夜郎地)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爲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建武中武陵蠻帥單程(今武陵澧陽黔中寧夷溪等郡即漢武陵郡)大寇郡縣漢將劉尚戰敗數歲方平順帝時武陵太守增其租賦蠻又舉種反殺鄉吏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於陸渾以南徧滿山谷宋齊以後荊雍二州(荊州今江陵郡雍州今襄陽郡)各置校尉以撫寧之郡蠻酋帥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暴患滋甚僭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其獠初因蜀李勢亂後自蜀漢山谷出侵擾郡縣至梁時州郡每歲伐獠以自利及後周平梁益(梁漢川益蜀川)自爾遂同華人矣以其黔中東謝西趙自古不臣中國大唐貞觀以後置羈縻州領之

盤瓠種

盤瓠種昔帝嚳時患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盤瓠遂銜其

將軍首而至乃以女配之（按范曄後漢史蠻夷傳皆怪誕不經大抵諸家所序四夷亦多此類未詳其本出且因而爲略之曄云高辛氏募能得犬戎之將軍頭者購黃金千鎰邑萬家妻以少女按黃金周以前爲斤秦以二十兩爲鎰三代以前分土自秦漢分人又周末始有將軍之官其吳姓宜自周命氏曄皆以爲高辛之代何不詳之甚又按宋史曄被收後於獄中與諸甥姪書自序云六夷諸序論筆勢放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按班賈序事豈復語怪而曄紕繆若此又何不減不愧之有乎）盤瓠得女負走入南山（在國之南即五溪之中山）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姎徒（說文曰姎女人自稱姎我也烏郎反）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跡罕至長沙黔中五溪蠻皆是也（一辰溪二酉溪三巫溪四武溪五沅溪）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今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瀘溪瀘陽靈溪潭陽郡地皆是也）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賨布（說文曰賨南蠻賦才冬反）雖時爲寇盜而郡國討平之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今江陵巴東夷陵）長沙（今長沙衡陽巴陵郡）武陵（今澧陽武陵黔中郡地）兵萬餘人乘船泝沅水入武溪擊之（沅水出牂牁故且蘭東北經靈溪長沙巴陵郡入洞庭過江也武溪在今瀘溪郡靈溪縣）尚輕敵深入悉爲所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至臨沅（今武陵郡武陵縣即漢臨沅縣也）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爲置吏以司之羣蠻遂平歷章和安順四朝累反叛攻劫州郡討平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澧水出今澧陽郡縣漊音婁）果爭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自後至桓靈二帝又累反叛攻劫州郡討破之蜀先主章武初吳將李異屯巫秭歸（今巴東郡縣秭音子）先主遣將軍吳班攻破之於是武陵五溪蠻夷相率響應（今黔中道辰之五谿）

廩君種

廩君種不知何代初巴氏樊氏瞫（音審）氏相氏鄭氏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在今夷陵郡巴山縣）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共立巴氏子務相是爲廩君從夷水下至鹽陽（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鹽水其源出清江郡清江縣西都亭山）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巴梁閒諸巴皆是也（郎巴漢之地按范曄後漢史云四姓之子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務相乃獨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沈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宿詰朝即化爲蟲與諸蟲羣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是于居於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故以人祠焉是皆怪誕以此不取）戰國時秦惠王幷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長其人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人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鍭（說文曰幏南郡蠻夷布也幏音公亞反毛詩四鍭既均儀禮鍭矢一乘鄭元曰鍭猶候也候物而射之三十鍭百二十也鍭音侯）漢興南郡太守靳强奏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潳音居）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漢之江夏郡今竟陵富水安陸漢陽江夏蘄春郡地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等（漢之巫縣今雲安郡巫山縣也）以郡收稅不均反叛發荊州諸郡兵（今江陵夷陵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郡地也）討破之復悉徙置江夏靈帝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漢廬江郎今郡地）

板楯蠻

板楯蠻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於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今閬中郡縣）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租稅雖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傷人者論殺人得以賧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賧蠻夷贖罪貨也賧徙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

人安之至漢高帝爲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今關中秦川地)秦地旣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口錢四十巴人呼賦爲賨謂之賨人焉代號爲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喜虛記反)高帝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代代服從至後漢以後郡守常率以征伐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叛(今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清化雲安始寧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等郡地則巴川之地是也)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卽漢川諸郡今漢中安康洋川房陵郡地是也)靈帝乃問益州計吏方略漢中計吏程苞對曰板楯七姓以射殺白虎立功先代復爲羌人其人勇猛善戰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爲神兵至桓帝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南征武陵(緄本古反)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縣亂(今漢川蜀川郡縣地)太守李顒之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但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闕庭悠遠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卽皆降服及漢末天下亂自巴西之宕渠(今符陽郡)遷於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爲楊車巴魏武克漢中李特祖將五百家歸之魏武又遷於略陽北復號之爲巴氐(略陽今天水郡隴城縣)後蜀主劉禪建興十一年涪陵屬國人夷反(今涪陵郡地)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其洒中蠻至晉時劉石亂後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宋時荊州置南蠻校尉(今江陵郡巴東夷陵雲安等郡地)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今襄陽南陽郡地)如蠻人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事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羣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爲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文帝元嘉中天門(今澧陽郡地)漊中令宋嬌之徭賦過重蠻不堪命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漊中虜掠百姓及劉道產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

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道產亡後蠻又反叛孝武帝出爲雍州時巴東（今巴東）建平（今巴郡）宜都（今夷陵郡）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戶流散百不存一孝武帝即位後大明中西陽蠻（今弋陽郡）皆反叛沈慶之率江雍荊河州諸軍討破之（江今潯陽郡陽平郡臨川廬陵等郡地雍已具上荊河今廬江同安郡地）明帝順帝時尤甚雖遣攻討終不能禁荊州爲之虛弊齊高帝武陵西溪蠻田思飄武帝永明初黔陽蠻田豆渠（武陵黔陽皆今五溪中地）湘川蠻陳雙李答並寇掠州郡討平之（湘川今長沙衡陽地）其後雍司州蠻（司州今義陽弋陽郡）與後魏通助荒人桓天生侵擾齊境六年除田驪路爲試守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驢王爲試守宜人左郡太守田何代爲試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蠻帥（並漢沔間蠻也其左郡亦茲地爲郢州今江夏漢陽郡地）後魏孝文太和中襄陽蠻酋雷婆思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太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全有沔北之地（今武當南陽漢東等郡）蠻人安堵不爲寇賊宣武帝景明初大陽蠻酋田育邱等共二萬八千戶叛齊附魏詔置四郡十八縣魯陽蠻（今臨汝郡魯山縣地）魯北鸞等聚衆萬餘攻逼潁陽詔遣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斬級數千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六鎮今單于府馬邑郡界）所在追討比及於河殺之皆盡梁武帝遣兵沿沔破掠諸蠻又遣蔡令孫等三將步騎五千侵南荊之西沿漢上下（今襄陽郡之上武當郡以東地）破掠諸蠻後魏遣蠻帥桓叔率蠻夏二萬餘人擊之斬令孫等俘虜二千餘人其後因六鎮秦（今天水郡地）隴（今汧陽郡地）所在反叛荊（今南陽淮安郡地）郢（今汝南義陽郡）蠻大擾動斷三鵶路（今南陽郡向城縣北至臨汝郡）至於襄城（今臨汝郡縣）汝水處處抄劫百姓多被其害自後魏與宋齊梁之時淮汝江漢間諸蠻渠帥互有所屬皆授封爵焉及魏末爲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部落尤盛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唐州蠻田魯嘉亦叛（唐州今淮安郡）自號荊河州伯遣王雄討平之後周明帝時蠻帥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反攻陷白帝（今雲安郡）武帝天和初詔開府陸騰討斬之蠻衆大潰斬

首萬餘級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蜑見者輒大號哭自此狠戾之心輟矣信州舊理白帝騰更於蜀先主故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今雲安巴東二郡界）並是硤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按後漢史其在黔中五溪長沙間則爲盤瓠之後其在硤中巴梁間則爲廩君之後其後種落繁盛侵擾州郡或移徙交雜亦不可得詳別焉）

南平蠻

南平蠻北與涪州接部落四千餘戶山有毒草及沙蝨蝮蛇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爲干欄其人美髮爲椎髻士多女少男爲婚之法女氏必先貨求男族貧人無以嫁女多賣與富人爲婢俗皆婦人執役其王姓朱氏號爲劍荔王　大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以其地隸渝州

東謝

東謝蠻帥姓謝氏南蠻別種在黔中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字刻木爲約巢居刀劍不離其身冠熊皮披猛獸革酋長名元深代襲其一族不育女云高姓不可下嫁　大唐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旄頭以金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縢而著履貞觀中開其地爲應州隸黔州都督府（今黔中郡所管羈縻州）

西趙

西趙蠻在東謝之南並南蠻別種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西洱河山洞深阻莫知里數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風俗與東謝同趙氏代爲酋長有萬餘戶自古不臣中國　大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明州以首領趙磨爲刺史

牂牁

牂牱渠帥姓謝氏舊臣中國代爲本土牧守隋末大亂遂絶　大唐貞觀中酋遣使修職貢勝兵戰士數萬於是列其地爲牂州（今黔中郡羈縻州）

充州

充州牂牱別部與牂牱鄰境勝兵二萬（今黔中郡羈縻州）亦貞觀中朝貢列其地爲充州

獠

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於邛笮川谷之間所在皆有（此自漢中西南及越嶲以東皆有之笮才各反）俗多不辨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改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之口數往往推一酋帥爲主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黨族也獠王各有鼓角一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仇怨不敢遠行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如豬狗而已亡失兒女一哭便止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羣聚鼓之以爲音節爲絈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及燥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至有賣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爲器大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蜀本無獠李勢時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爲梓潼（今蜀川之內）布在山谷十餘萬落攻破郡縣爲益州大患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地多空獠遂夾山傍谷與人參居參

居者頗輸租賦在深山者仍為匪人至梁武帝梁益二州(今漢川蜀川郡縣地)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為利後魏宣武帝正始初將夏侯道遷舉漢中附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險遠乃立巴州(今在清化郡)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帥嚴始欣為刺史又立隆城鎮隆城所管獠二十萬戶所謂北獠也歲輸租布魏明帝孝昌初據城叛入梁益二州並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斬之後梁州為梁氏所陷(今漢中郡)自此又屬梁矣後周武帝平梁(達奚武平之)益(尉遲迥平之)令所在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口以充賤隸謂之壓獠焉復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為貨公卿達於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其種類滋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也

夜郎

夜郎國(今夜郎播川犍為郡即其國)漢時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郎最大在蜀郡徼外東接交阯西鄰滇國(今雲南郡滇國)其國鄰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戰國時楚頃襄王遣將莊蹻從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牁處乃改其名為牂牁牂牁繫船杙也番禺郎今南海郡城南江杙音弋)其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忌寡畜產又無桑蠶故最貧蒟町有桄榔木可以為麪百姓資之(蒟町漢以為縣屬牂牁郡蒟音斤於反町音大鼎反)武帝時唐蒙上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出不意此制南越奇兵也乃拜蒙為郎中遂見夜郎侯蒙厚賜諭以威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今犍為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皆其地)發巴(巴郡今通川等十五郡地已具上注)蜀卒(蜀郡今蜀郡濛陽唐安臨邛盧山等郡亦曰蜀川)理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今越嶲郡地)帝使相如往諭皆如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郡當是時巴蜀四郡(漢中

（漢巴郡今渝川巴川蜀川地也）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古餉字）數歲道不通士罷餓離溼（罷音疲離遭也）死者甚眾夷又數反發兵興擊耗費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言其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為害（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南夷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身毒即天竺也）可數千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於是乃令王然于間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為昆明所閉（昆明在今越嶲郡西南）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發南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眾反漢發巴蜀校尉擊破之遂平南夷為牂牁郡（今涪川夜郎義泉郡地）夜郎侯始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昭帝始元中牂牁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並音伴談指同並皆為縣屬漢牂牁郡）後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兵擊牂牁大破之後姑繒葉榆人復反鉤町侯亡波率其人擊之有功漢立亡波為鉤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漏臥侯邑名後為縣屬漢牂牁）更舉兵相攻牂牁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和解蠻夷王侯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者選耎復守和解（選耎怯懦不前之意選息兗反耎人兗反）太守察動靜有變迺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曠空也一時三月言空廢一時不早發兵）王侯得收獵其眾申固其謀黨助眾多各不勝忿必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言起狂悖之心而殺守尉）遠藏溫暑毒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賁育之士若入水火往必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備守之費不可勝量宜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敕旁郡守尉練士馬大司農先調穀積要害處（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於敵為害）選任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木）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立累代之功不可隳壞亦宜因其萌牙早斷絕之及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為牂牁太守立至牂牁迺

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興將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兵降興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邑反立又擊平之公孫述時大姓龍傅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爲漢乃遣使從番禺江奉貢番禺江今南海郡光武嘉之並加褒賞桓帝時郡人尹珍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學成還鄉里教授自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後漢史云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剖之得一男兒養之及長自立爲夜郎侯以竹爲姓武帝元鼎中置牂牁郡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爲立後牂牁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爲侯死配食其父按范曄所撰乃引華陽國志又按漢書其夜郎侯降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曄爲得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爲侯與班史全乖反用華陽國志爲怪誕也大抵范曄著述多稱詭異若無他書何以辯正則因習纂錄不復刊革云

滇

滇者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靡莫西南徼外蠻也滇音顛始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蹻即莊王之苗裔居略反將兵循江上略巴黔以西巴國今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是其地也黔即黔中蹻至滇池方三百里在今雲南郡其澤在西北水源深廣末更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旁平地肥饒數千里池旁之地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西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爲其長帥也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時使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歲秦滅之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王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地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即蹻也若莊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陷巫黔中郡道塞不還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謬誤班生因習便書范曄所記詳考爲正又按莊蹻王滇後十五年頃襄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幽王立十年王負芻立五年而楚滅後十五年而秦亡凡七十年何故莊蹻之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斯又未之詳也至武帝時滇王有衆數萬人元封二年發巴蜀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今雲南郡賜滇王王印長復其人武帝割牂牁越嶲各數縣配之後數年復并昆明地皆以屬之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爲侯蠻夷盡反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取足於人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更遣寧始將軍廉丹

羌乃爲徼外後漢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爲汶山郡蜀後主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附國

附國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自相率領不能統一土俗與附國言語少殊其人並無姓氏其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四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石爲礫而居以避其患其礫（字與巢同）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有二萬餘家乃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羣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於高牀上沐浴衣服以弁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其俗以皮爲帽形圓如鉢或戴冪䍦衣多毛毼裘（毼胡割反）全剝牛脚皮爲鞾項繫鐵釧王與酋帥金飾首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煬帝大業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亙數千里接党項及諸羌（按其地接汶山故爲附焉）

哀牢

哀牢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於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男子後沈木化爲龍出水因舐其男之背其母鳥語謂背爲九謂坐爲隆因名曰九隆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代代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光武建武中其王賢栗等遂率種人戶二千七百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帝封賢栗等爲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明帝永

平中哀牢王柳貊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四南去洛陽七千里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今雲南越巂之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後漢六縣謂不韋巂唐比蘇葉榆邪龍雲南並今雲南越巂之西）合為永昌郡（即今雲南郡）始通博南山渡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渡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儋丁甘反）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人庶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染綵文繡闌千細布（華陽國志曰闌千獠言紵也）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取毳淹績緝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博物志曰光珠則江珠）琥珀水精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山海經云猩猩知人名據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罽荀卿子曰猩猩能言笑淮南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注云並神獸也後魏酈元注水經云武平郡封溪縣有獸名猩猩狀形人面身毛黃姿顏端正善學人語聞者無不酸楚太原王綱著傳云阮研曾使封溪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屐里人置之山谷常行路數百為羣見酒物等知人設張取之此獸甚靈先知其人祖父姓名而詈曰奴欲殺我捨爾去也既去復還因相呼曰試共嘗酒及飲乃甘其味遂半醉皆擒之無遺逸遂置檻中隨其所欲飼之將烹索其肥者乃自推擇泣而遣之又禮記曰猩猩能言廣志云猩猩唯聞其啼不聞其言出交阯郡封溪縣按前代永昌郡即今之雲南郡武平郡即今之安南府並封略之內古謂其靈而智不因人教而解人語殊為珍異秦漢以降天下一家即嶲南郡獻能言鳥及騶象西域獻汗血馬皆載之史傳以為奇物復廣異聞聲教遠覃如越裳白雉之類故彰示後代則猩猩不劣於鳥象何為獨無獻乎獲之以充口實則致之固難也王莽置漢孺子於四壁中禁人與語及長不能名六畜猩猩若非靈異自解人語即須因教方成又不可容易而為庖膳也是知諸家所說不加考覈遞相祖述耳佑以為廣志尤足徵矣血染朱罽徧問胡商元無此事故詳而疏之）永昌太守鄭純為政清潔化行夷人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為常賦夷俗安之　大唐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鎮守武太后神功二年閏十月蜀州刺史張柬之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筰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稅其鹽布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阯奇珍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

木綿濮有木綿樹多葉又生房甚繁房中綿如蠶所作其大如捲（音拳）

文面濮

文面濮其俗劖面而以青畫之（劖音讒）

折腰濮

折腰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腰

赤口濮

赤口濮在永昌南其俗折其齒劖其脣使赤又露身無衣服

黑僰濮

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布爲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穀皮爲衣其境出白蹄牛犀象琥珀金桐華布又諸濮之域皆出楛矢爾雅曰南至於濮鉛周書王會卜人丹砂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砂所出今按卜人蓋濮人也（按諸濮與哀牢地相接故附之）

松外諸蠻

松外諸蠻大唐貞觀末爲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洱音貳）其西洱河從巂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李趙董爲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鋋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歷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云莊蹻之餘種也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穫亦與中夏同而以十二月爲歲首菜則葱韭蒜菁果則桃梅李柰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

出絁絹綵布幅廣七寸以下早蠶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牛馬豬羊雞犬飯用竹筲摶之而啖甕用象杯形若雞彝有船無車男子以氈皮為帔女子絁布為裙衫仍披氈皮之帔頭髻有髮一盤而成形如髽(側瓜反) 男女皆跣其於死喪哭泣棺槨襲斂無不畢備三年之內穿地為坎殯於舍側上作小屋三年而後出而葬之蠡蚌封棺令其耐濕父母死皆斬衰布衣遠者至四五年近者二三年然後即吉其被人殺者喪主以麻結髮而黑其面衣裳不緝唯服內不廢婚嫁娶妻不避同姓其俗有盜竊殺人淫穢之事酋長即立一長木為(聲) 鼓警眾共會其下強盜者眾共殺之若賊家富強但燒其屋宅奪其田業而已

通典卷一百八十七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邊防四

南蠻下

嶺南序略 蠻獠附

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爲荒服秦平天下開置南海等三郡秦亂趙佗據有其地傳五代九十三歲至漢武建元中伏波將軍路博德滅之分爲儋耳等九郡其珠崖郡在海洲上大率數歲一反元帝初元中納賈捐之議罷之後漢光武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反略有六十餘城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桓靈以後蠻獠又據象郡象林縣遂爲林邑國矣其餘郡縣歷代雖有反亂州郡兵旋平定之極南之人雕題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題額也雕謂刻其肌肉用青涅之也交趾謂足大趾開闊並立相交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憙而賞其父娶妻妾美者讓其兄烏滸人是也烏滸地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之北朗寧郡管交趾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天下和平越裳以重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百越秦始皇平天下開嶺外置南海今南海始興義寧海豐恩平南陵臨賀高要感義晉康臨封開陽高梁連城新興銅陵懷德潮陽等郡地皆是桂林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蒼梧潯江臨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懷澤寧仁寧浦橫山修德龍池永定等郡地皆是象郡今招義南潘普寧陵水南昌定川寧越安南武峨龍池忻城九真福祿文陽日南承化玉山合浦安樂海康溫水湯泉等郡皆是至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南海龍川令眞定人趙佗語曰漢眞定今常山郡漢龍川今海豐郡中國擾亂未知所安番禺今南海郡負山嶮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以爲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故召公告之卽被佗書行南海尉事被加也囂死佗卽絕秦所開新道聚兵自守秦已滅佗卽

擊并桂林象郡自立爲南越武王漢已定天下爲中國勞苦故釋佗不誅遣陸賈立佗爲南越王高后時佗乃自稱爲南越武帝發兵攻長沙邊邑敗數縣而去今長沙衡陽等郡以兵威財物賂遺閩越即今閩川西甌駱越役屬焉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耳今南海郡西南懷澤等郡東西萬餘里南北數千里及孝文帝初立鎮撫天下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歲時奉祠召其從昆季尊官厚賜寵之詔陸賈使往諭之賈至南越王上書謝願爲藩臣奉職貢至武帝建元四年佗孫胡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人上書曰兩越俱爲藩臣無得擅興兵相攻擊今東越擅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越義守職約爲遣兩將往討閩越淮南王上書諫曰夫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人也越人劗髮古翦字也劗與翦同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不能服威不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人不足以煩中國也地不可居而人不可牧養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甸服主理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封外千里之外侯侯也爲王者斥侯侯衛賓服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見於王侯衛二服同爲賓也蠻夷要服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者要言以文德要束之耳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遠近之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竹之中竹叢也竹小曰篁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昧暗也言多草木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之間而數百里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不可盡載於圖著張許反視之若易行之甚難今自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戇陟降反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今發兵行數千里負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嶺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拕舟而入水拕曳也音佗夏月暑時嘔洩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接刃死傷者必衆矣且越人寡力薄材不能陸

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能讀曰耐）南方暑濕近夏癉熱（癉黃病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蠚蟲（蠚螫也音壑）疾疫皆作兵未血刃而病死十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舉謂總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王而殺之（甲者閩王之弟名）甲以誅死其人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謂省問）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此必委質為藩臣代供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不勞一卒不頓一戟（頓音鈍）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倦（罷音疲）糧食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紝女今反）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生人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眾足以奉千官之供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育之使元元之甿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代傳之子孫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閒（閒讀曰閑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閑暇之虞）而煩汗馬之勞乎帝不從兵未逾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後至孫興立其母太后本中國人勸王及幸臣上書請比內諸侯三歲一朝其相呂嘉不欲遂反攻殺太后盡殺漢使者立胡長男建德為王發兵守要害處於是令越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自桂陽下匯水（今連山郡有匯水通四會或作湟匯音會）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章郡下橫浦（今南康郡南康縣西南）大故歸義越侯二人（故越人降為侯）為戈船下瀨將軍（瀨水流沙上也伍子胥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出零陵（今零陵郡）或下灕水（今桂江）或抵蒼梧（今蒼梧郡）使馳義侯（越人名遺）因巴蜀罪人發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今南海郡北）得越船粟因推而前挫越鋒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越人縱火燒

城越素聞伏波暮不知其兵多少伏波乃遣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來降者即賜以侯印而放令還更相招諭）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遲明（遲二反）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以故其校司馬蘇弘得建德越郎都稽（越中所置郎）得呂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發夜郎兵未下南越以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九郡（並今郡地惟交趾則今安南也）置交趾刺史領之自佗王後凡五代九十三歲而亡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洲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里（今珠崖等郡地）其渠帥貴長耳皆穿珠而縋之垂肩三寸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萬人還復破之自領郡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制詔即拜豹為珠崖太守（即就也）威政大行獻命歲至中國貪其珍賂漸相親侮故率數歲一反至元帝時珠崖數反賈誼孫捐之上書請勿擊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於海朔南暨聲教迄於四海欲與聲教即理之不欲與者不彊理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以至於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畔賴聖漢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人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不受其令四方無來獻至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攘却匈奴西連諸國至於安息東過碣石以元菟樂浪為郡更移營塞制南海以為九郡則天下斷獄萬數人賦數百造鹽鐵榷酒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毆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萬里之

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人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不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理皆可且無以爲至初元三年遂罷之凡二郡六十五部凡交阯所統雖置郡縣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跣（爲髻於項上）以布貫頭而著之後頗徙中國罪人使雜居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錫光爲交阯任延守交阯九眞（交阯九眞並今之地）於是教其耕稼制爲冠履初設媒娉始知姻娶建立學校導之禮儀建武十六年交阯女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徵側者麊泠縣雒將之女也（麊音彌今承化郡地）嫁爲朱鳶人妻素負其雄勇（漢朱鳶今安南府縣）交阯太守蘇定以法糾之側忿故反於是九眞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爲王交阯刺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樓船將軍段志發長沙（今長沙郡衡陽郡地）桂陽（今桂陽連山郡地）零陵（今零陵江華郡地）蒼梧（今蒼梧開江潯江郡地）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眞賊都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嶺表悉平章帝元和初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蠻夷別號）邑豪獻生犀白雉永光中日南象林（在日南郡界今林邑國）蠻夷二千餘人寇掠百姓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順帝永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州郡并力討之不利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太尉司馬司空大將軍府）問其方略皆議遣荊（今南陽江陵江夏安陸義陽長沙衡陽等郡地）揚（今淮南廣陵等郡江南丹陽等郡江西章郡等地）兗（今陳留許昌東平濟陽濟陰等郡地）荊河（今潁川汝南淮陽汝陰等郡）四萬兵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駁曰若荊揚無事發之可也今二州盜

賊盤結不散而復擾動必更生患又兗州荊河之人遠赴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軍行三十里爲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人稟五升古升小故日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九眞日南相去千里發其吏人猶尚不堪何況以四州之卒赴萬里之艱哉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州諺曰虜來尙可尹來殺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悉使住止交阯府下時刺史理廣信今蒼梧郡蒼梧地今日南兵單無穀守則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人北依交阯事靜之後乃令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有能反間致投首者許以封侯裂土之賞故幷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文帝就加魏尙爲雲中守哀帝卽拜龔舍爲太山今宜卽拜良等便道之官於是拜祝良爲九眞太守張喬爲交阯刺史喬良至單車入賊地設方略招以威信嶺外復平其後屢爲反叛州郡兵討降之至靈帝建寧三年鬱林今郡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然自漢以後列置州縣獠俗難理率數歲一亂終不足爲大患大歷中循州刺史哥舒晃據廣州反詔戶部尚書路冀公嗣恭討之晃率其徒拒守凡三歲而滅

海南序略

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三五百里三五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illegible]雖言里數又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

隋煬諸國使至踰於前代大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於梁隋焉其無異聞亦不復更記

黃支

黃支國漢時通焉在南海日南之南三萬里俗略與珠崖相類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明珠玉壁琉璃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至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哥羅

哥羅國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國云其王姓矢利婆羅名米失鉢羅其理城累石爲之城有樓闕門有禁衛宮室覆之以草國有二十四州而無縣庭列儀仗有纛以孔雀羽飾焉兵器有弓箭刀矟皮甲征伐皆乘象一隊有象百頭每象有百人衛之象鞍有鉤欄其中有四人一人執矟一人執弓矢一人執殳一人執刀賦稅人出銀一銖國無蠶絲麻紵唯出古貝布畜有牛少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髮裹頭又嫁娶初問婚惟以檳榔爲禮多者至二百盤成婚之時唯以黃金爲財多者至二百兩婦人嫁訖則從夫姓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簧吹蠡擊鼓死亡則焚屍盛以金罌沈之大海

林邑

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趾南海行三千里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其南水步道二千餘里有西屠夷亦稱王焉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柱處馬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處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流人銅柱尋沒馬流人常識其處林邑國記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境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東臨大海屈璆道里記又云林邑大浦口

有五銅柱為後漢末大亂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代立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古貝沈木香古貝者樹名也其華成時如鵝毳抽以紡績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斑布也沈木香土人破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沈故名曰沈香次不沈者曰棧香也又出猩猩獸爾雅云肉之美者猩猩之脣多琥珀松脂淪入地千歲為茯苓又千歲為琥珀又云楓脂為之琥珀在地其上及旁不生草木深者或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焉初如桃膠凝成乃堅其金寶物產大抵與交趾同以塼為城蜃灰塗之居處為閣名曰干闌皆開北戶以向日或東西無定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郡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阿倫如牧宰之差也書樹葉為紙施椰葉為席男女皆以橫幅古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亦曰都漫穿耳貫小鐶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邑扶南諸國皆然也其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加瓔珞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為幡旗國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林邑浦外有不勞山罪人亦送此山令其自死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用八月女先求男由貴男而賤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人性凶悍果於戰鬬有弓箭刀槊以竹為弩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眾吹蠡以飾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婦人椎髻四時暄暖無霜雪王死七日而葬有官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舞導從轝至水次積薪焚之收餘骨王則入金甖中沈之於海有官者以銅沈之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其寡婦孤居散髮至老人皆奉釋法文字同於天竺王事尼乾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至晉武帝太康中又來貢獻成帝咸康二年范逸死奴文篡位奴文昔嘗北至洛陽商貨因教王作宮室兵車器械王愛信

之使爲將乃譖王諸子或從或奔及王死無嗣遂自立爲王乃攻旁國幷之有衆四五萬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衆攻陷日南（今郡地）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蕃（交州今安南府）以求日南北鄙（今郡地）橫山爲界初徼外諸國常齎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賄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是諸國怨憤且林邑少田故貪日南之地文又襲九眞（今郡地）害士庶十八九文死子佛立猶屯日南九眞太守灌邃率兵討佛走之邃追至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自北影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佛乃請降其後頻寇日南九德之郡（今安南日南郡界）殺傷甚多交州遂至虛弱至佛曾孫文敵後爲扶南王子當根純所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爲王死子陽邁立死其子咄復名曰陽邁（初其父陽邁母始產夢人以金藉之夷人謂金比陽邁故爲名至咄纂父業又名爲）宋文帝元嘉中侵暴日南九德諸郡（宋九德郡今安南日南郡界）宋使振武將軍宗元幹討之克林邑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銷其金人得黃金數十萬斤其後累代自宋齊梁陳皆遣使朝貢隋文帝既平陳後遣大將軍劉方率步騎萬餘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象而戰方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率衆而陣方僞北走梵志逐之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破之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爲之蓋有其國十八葉矣方旣平其國班師故地遂空梵志收拾遺人別建國邑至大唐貞觀中其王范頭利死率國人共立頭利女爲王諸葛地者頭利之姑子女王獨在國中不當大臣可倫翁定乃立地爲王妻之以女主其國乃定諸葛地自立後遣使可倫因地盤獻火珠形如水精日正午時以珠承影取艾衣之火見云得之於羅刹國（今之環王國主郎梵志之後在日南郡西）

（[illegible]行二十[illegible]日方至）

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島中去日南可七千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國俗本躶文身被髮（躶郎果反）不製衣裳其先有女為王號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為妻惡其躶露形體乃穿疊布貫其首理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混盤況死國人乃立其大將范蔓為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將范尋自立為王是吳晉時也土地坳下而平博氣候風俗物產大較與林邑同有城邑宮室國王居重閣以木柵為城海邊生大若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覆屋國人亦為閣居為船八九丈廣纔六七尺頭尾似魚國王行乘象人皆醜黑拳髮躶身跣行耕種為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為之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鎚之而不傷鐵乃自損以羚羊角扣之灌然冰泮貢賦以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吳時遣康泰朱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躶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今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為之貧者以布又有老鵰入海為瑊可以裁作馬勒謂之珂西晉太始太康中皆遣使貢獻東晉時有竺旃檀稱王亦遣使其後王姓憍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法今其國人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天神以銅為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手各有所持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居喪則剃除鬚髮人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宋齊梁並獻方物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崑崙無姓氏乃崑崙之訛隋代遣使貢獻大唐武德後亦頻來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二人於洛陽其國在扶南之西在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巖嶮故

人莫至與參半國相接

頓遜

頓遜國梁時聞焉一曰典遜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王並羈屬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市焉所以然者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船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物寶貨無種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酒甕中數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爲粉以傅身爲其俗又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如鵝口鸚鵡而紅色飛來萬許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去燒其骨沈海以爲上行人也必生天鳥若迴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復以爲己有穢更就火葬以爲次行人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爲下行人也

毗騫

毗騫國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其王神聖知將來事南方號曰長頭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神鬼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又傳扶南東界即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爲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汙則投火復更精潔

干陀利

干陁利國梁時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斑布古貝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武帝天監中遣使貢方物

狼牙脩

狼牙脩國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其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棧沈婆律等香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古貝布為汗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髀以金繩為絡帶金鐶貫耳女子則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旛旄旗鼓罩白蓋兵衛盛設武帝天監中遣使獻方物其使云立國以來四百餘年

婆利

婆利國梁時通焉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自交阯浮海南過赤土丹丹國乃至其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國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百三十六聚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火談反）貝羅初採之柔軟刻削為物暴乾之遂堅硬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其國人皆黑色穿耳附璫披古貝如帊及為都漫王乃用斑絲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寶飾之帶金裝劍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王出以象駕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國人善投輪刃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眞蠟物產同於林邑王姓嬌陳如自古未通中國武帝天監中來貢隋大業中又遣使貢獻其王姓剎利耶伽大唐貞觀中又遣使朝貢

槃槃國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粟翨（翨音翅）粟翨父曰楊德武以上無得而紀百姓多緣水而居國無城皆豎木為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手交抱肩而跽（跽暨几反）又其國多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濫次曰崑崙帝也次曰崑崙敦和（和胡臥反）次曰崑崙敦帝索甘且其言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為古龍者其在外城者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多以石為鏃稍則以鐵為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食肉而不飲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讀阿修羅王經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為比丘呼道士為貪隋大業中亦遣使朝貢

赤土

赤土國隋時通焉扶南之別種也直崖州之南渡海水行便風十餘日經雞籠島至其國所都土色多赤以為號東波羅剎國西羅婆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近遠居僧祇城亦曰師子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面而坐三重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達視如項後其官薩陀伽羅一人陀拏（拏女除反）達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耶迦一人鉢帝一人其俗皆穿耳翦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鏁非王賜不得服用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穄（穄音祭）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戲有雙六雞卜冬至之日影直在下夏至日影在南戶皆北向煬帝時募能通絕域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應召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

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見狼牙修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月餘至其國都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至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入宴王前設兩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瑇瑁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及還遣那耶迦隨駿貢方物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並音蒲浪反）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十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於交趾六年却還到中國焉

真臘

真臘國隋時通焉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至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王姓刹利自其祖漸以强盛至其王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大業中遣使朝貢居於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大堂是其王聽政之所大城三十所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坐五香七寶牀施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焰有同於赤土有五大臣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於階下三稽首王喚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其國與參半朱江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洹二國戰爭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別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手爲穢飲食多酥酪沙糖秔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飯相和手揣而食之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李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尺有浮

湖魚其形似組嘗如鸍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觀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猪白羊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疫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別殺人以夜祠禱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神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立像於館大唐武德六年遣使獻方物

羅刹

羅刹國在婆利之東其人極陋朱髮黑身獸牙鷹爪時與林邑人作市輒以夜晝日則掩其面隋煬帝大業三年遣使常駿等使赤土國至羅刹

投和

投和國隋時聞焉在海南大洲中眞臘之南自廣州西南水行百日至其國王姓投和羅名脯邪乞遥理數城覆屋以瓦並爲閣而居屋壁皆以彩畫之城內皆王宮室城外人居可萬餘家王宿衛之士百餘人每臨朝則衣朝霞冠金冠耳掛金環頸掛金涎衣（涎辝連反）足履寶裝皮履官屬有朝請將軍總知國政又有參軍功曹主簿城局金威將軍贊理贊府等官分理文武又有州及郡縣州有參軍郡有金威將軍縣有城局其爲長官初至各選官僚助理政事刑法盜賊重者死輕者穿耳及鼻并鑽鬢私鑄銀錢者截腕國無賦稅俱隨意供奉無多少之限多以農商爲業國人乘象及馬一國之中馬不過千匹又無鞍轡唯以繩穿頰爲之節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甖盛之沈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爲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圓似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東向大唐貞觀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苦盍反）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丹丹

丹丹國隋時聞焉在多羅磨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今延德郡珠崖同島山上）王姓剎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並以婆羅門爲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掛雜寶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履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猪雞鵝鴨麞鹿鳥有越鳥孔雀果蓏（力果反）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葱蒜蔓菁

邊斗

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云都軍）拘利國（一云九離）比嵩國並隋時聞焉扶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鄰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流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朽敗唯中節堅固芬香獨存取以爲香

杜薄

杜薄國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海渡數十日而至其國人貌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爲錢出雞舌香可含以香不入衣服雞舌其爲木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有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薄剌

薄剌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睛赤男女並無衣服

敎焚

敎焚洲抱朴子云敎焚洲在南海中薰綠水膠所出膠如楓脂所以不可多得者止患狤𤞞(上音吉下音屈)獸啖人此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他處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毛長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韋鞴人張捕得之斬刺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乃死耳

火山

火山國隋時聞焉去諸薄東五千里國中皆有火雖雨不息中山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燃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爲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復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燃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爲火浣布

無論

無論國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華果行其下常有重陰十里一亭亭皆有井食麥飯飲蒲桃酒如膠若飲即以水和之味甚甘美

婆登

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鄰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沈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大唐貞觀二十一

年遣使朝貢

烏篤

烏篤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伏那地方五千餘里百姓殷實人性懦弱頗詭詐尤工禁術篤信佛法文字禮儀略同天竺自古不通中國大唐貞觀中其王達摩因陀訶斯遣使獻龍腦香

陁洹

陁洹國在墮和羅西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色數十莖與翅齊

訶陵

訶陵國在眞臘之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金花等物王之所居豎木爲城造大屋重閣覆以椶櫚所座牀悉以象牙爲之食以手擐之擐古患反又以椰樹花爲酒飲之亦醉有山穴每涌而出鹽國人取之以食其國別有毒人與常人同止宿則令身上生瘡與之交合便卽致死若涎液霑著草木卽枯其人身死不爛不臭

多蔑

多蔑國大唐貞觀中通焉在南海邊界周迴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游國北波刺國東陁洹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城郭宮殿樓櫓並用瓦木以十二月爲歲首其物產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百姓二十而稅一五穀蔬菜與中國不殊

多摩萇

多摩萇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羊支跋華言五山也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南

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之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為妻其王尸羅劬備伊說即其後也大唐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王居以柵為城以板為屋坐獅子座東向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二萬餘人無馬有弓刀甲矟婚姻無同姓之別其食器有銅鐵金銀所食尚酥乳酪沙糖石蜜其家畜有羖羊水牛野獸有麞鹿等死亡無喪服之制以火焚其屍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娑宅護遮菴磨石榴等果多甘蔗從其國經薩盧都思訶盧君那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哥羅舍分

哥羅舍分在南海之南其國地接墮和羅國勝兵二萬人其王滿越伽摩大唐顯慶五年遣使朝貢

通典卷一百八十八

通典卷一百八十九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邊防五

西戎一

序略

西羌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今長沙衡陽零陵江華等郡地及舜徙之三危三危山今在燉煌郡燉煌縣界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郡之西南地濱於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按漢河關縣屬金城郡則今安鄉郡也其賜支在其西又按風俗通云羌者其先本戎賤主牧羊故羌字從羊至於河首緜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妻後母納嫠嫂嫠音離如北狄之俗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廣志云羌與北狄同其人魯鈍饒妻妾多子姓一人生子數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賣者聘至百犢女披大華氈以為盛服一狗皮直數十匹自古不立君臣無相統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甚耐寒苦同之禽獸昔夏啟之子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立乃征畎夷即犬戎也夷者西蕃之總號七年然後來賓至於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泄啟八代孫帝芒之子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邠今新平郡岐今扶風郡成湯既興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於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武丁高宗易曰高宗伐鬼方也後漢史西羌傳云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言因高宗討伐然後氐羌朝享按商頌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言殷道衰荊楚背叛高宗能出兵伐之美其功也又曰惟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言成湯之時遠夷西方氐羌之國皆來朝見汝居中國之南方乃背叛乎此責之之辭非謂高宗時氐羌也時高宗亦伐荊楚蔚宗不詳諛引此詩以附合也又按竹書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後漢章帝紀有司述明帝功德又云克伐鬼方開通西域則鬼

方疑是西羌也或云鬼陰類鬼方即北方斯乃臆斷諸家因謂之北狄誤矣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在今好時縣西北而避於岐下在今扶風郡界及王季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曰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髳音矛會於牧野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於太原夷王衰弱及宣王立召秦莊公興兵伐破之其後侵盜不已至幽王昏虐西戎寇周殺幽王於酈山酈山今京兆府界周乃東遷洛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至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貆邽冀之戎狄貆並今隴西郡邽冀並今天水郡貆音桓邽音珪涇北有義渠之戎今安化郡地洛川有大荔之戎今洛交中部郡地渭南有驪戎今昭應縣伊洛閒有楊拒泉皋之戎潁洛以西有蠻氏之戎今潁川郡地閒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晉滅驪戎今昭應縣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襄王時秦晉自瓜州今燉煌晉昌郡地遷陸渾之戎於伊川允姓之戎遷於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即瓜州也至襄王時晉僖公之二十一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本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爲水口曰汭今京兆府北新平彭原之閒一云汭在新平宜祿縣亦有宜祿水東至轘轅今河南府陽翟縣界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河南山北自今上洛郡以東至陸渾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其後陰戎之種遂以滋廣與晉伐周左傳魯昭公九年晉大夫梁丙率陰戎以伐潁周邑陰戎即陸渾戎也景王使詹桓伯責晉平公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晉之咎也後陸渾戎叛晉晉荀吳滅之後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北戎韓魏後稍并伊洛諸戎滅之其遺脫者皆走西踰汧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最爲強盛屢爲秦患及昭王起兵滅之始置隴西今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河池和政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源靈武鹽朔及五原等郡地上郡焉今上郡洛交銀川新秦朔方中部延安咸寧等郡地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爲蕃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時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爲酋豪始皇兵務東向故得繁息秦平天下蒙恬西逐諸羌出塞漢初尚微弱景帝時研種求徙於狄道安故今金城郡地武帝又西

逐渡河湟初開河西置四郡(今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等郡地)其後先零種圍枹罕(今安鄉郡縣罕音怜枹音孚)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至宣帝代又寇金城(今金城會寧西平安鄉等郡地)趙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後漢光武建武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於三輔(今京兆馮翊扶風汧陽等郡地)和帝以後又反叛豪滇零稱天子南入益州(今漢川漢中等郡地)東犯魏趙(今趙魏鄴等地郡)寇及雍城(今河內郡北故城也)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中又叛漢將馬賢戰歿後段熲從討及靈帝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唯西羌屢梗爲魏晉二代時亂關隴不至大傷害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焉本遼東鮮卑晉時數百戶西附於陰山屬晉亂遂吞并諸羌而有其地至其孫葉延遂爲强國後魏末其主夸呂自號可汗建官多效中國洎隋煬帝遣觀王雄大破之其主伏允遠遯收其地列置郡縣鎮戍後轉衰弱大唐初吐蕃始興焉其帥後魏末自臨松郡丞故其主有贊府之號(後魏臨松郡今張掖郡張掖縣)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軍薛仁貴等大敗於大非川儀鳳中工部尚書劉審禮又率兵十八萬敗歿於青海調露中中書令李敬元又大敗於大非川武太后如意初王孝傑方大破之始復龜茲等鎮萬歲通天初又寇梁州都督許欽明戰歿因贊府殺其名將諸欽陵之後累破敗遂劣於曩時矣

羌無弋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種也後得亡歸而秦人追之藏於巖穴中得免與劓女遇合於野女恥其狀披髮覆面羌人因以爲俗遂俱亡入三河閒(三河閒即黃河析支河湟中河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爲豪以射獵爲事爰劍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爲無弋以爰劍嘗爲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爲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復)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衆種

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氂牛種越巂羌是也（今越巂郡地）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今梓潼遂寧以西德陽郡地）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今武都郡）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秦始皇時兵務東向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眾狄築長城以界之至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今天水隴西等郡地）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並今隴西金城安鄉臨洮等郡）及武帝征伐四夷又西逐諸羌乃渡河湟築令居塞（在今西平郡西北）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燉煌並今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於是鄣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種解仇結盟（姐音紫）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今金城郡地）遂圍枹罕漢遣將軍李息將兵討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今酒泉郡之北千餘里鹽池）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諸羌又相解仇寇攻金城帝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討之充國欲以屯田於臨羌東至浩亹（浩亹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浩音閤亹音門臨羌縣在西平郡界）務威信招降罕幵及劫掠者解散虜謀乃擊之（幵音牽）時已發諸郡兵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請即擊之天子下書令充國博議往返者三四遂兩從其志武賢出擊羌降破數千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湟飢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並是羌種）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自元帝以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末豪滇良內侵（燒當元孫）及後漢初遂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郡（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之西天水隴西諸郡悉屬焉）皆有降羌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

數爲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爲此也請依舊制益州部今漢川蜀川即當時益州是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今范陽上谷安邊及漁陽北平即當時幽州置領烏桓校尉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爲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爲護羌校尉及邯卒而職省建武十一年先零種寇臨洮今和政郡地隴西今隴西及金城郡南境地是太守馬援破降之後徙置天水今郡地隴西扶風三郡今扶風汧陽新平等郡地皆是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後徙大小榆中榆中在今金城西平等郡之間由是始強至其子滇吾永平初漢遣中郎將竇固等擊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而滇吾諸弟迷吾等數爲寇盜章帝時馬防等討破之於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乃築索西城今和政郡界是自後或降或叛少有寧歲和帝時迷吾子迷唐復將兵向塞金城守侯霸及諸郡率師破之羌衆折傷種人瓦解迷唐遂孤弱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即析支河依發羌居明年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種數百人反叛安定郡今安定平源會寧郡東境是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在今汧陽郡界隃音俞西戎爲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爲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種存別種羌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爲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者衰困黨援壞沮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爲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漢武帝逐諸羌置西海郡在今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立之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爲金城西部都尉將徙徒出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今西平郡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也分流左右在今寧塞郡增逐留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

四十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郡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十滇吾曾孫麻奴初隨父東號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愁怨及安帝永初九年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歸滴滾滇零與種羌大爲寇掠（滴奴感反）征西校尉任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地在今天水郡）尚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今西河銀川昌化郡）諸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諸郡屯兵救之三輔（三輔即今京兆扶風馮翊也今京兆扶風汧陽馮翊等郡地）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今西平郡湟水縣界）鍾羌又沒臨洮（今和政郡和政縣界）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置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今扶風郡縣）如西京三輔都尉故事至四年大將軍鄧騭議欲棄涼州虞詡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爲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摧鋒無反顧之心者爲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衆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卷而東雖虎賁爲卒白起太公爲將亦恐不足禦當今之計者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爲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則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詡議時漢中太守鄭勤戰死羌勢轉盛遂徙金城郡居襄武（漢金城郡理元居縣地今郡廣武縣漢襄武縣屬隴西縣地即今隴西郡縣是也）羌衆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今魏鄴等郡地）趙國（今趙郡地）常山（今郡地）中山（今博陵郡地）繕作塢堠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漢隴西郡理狄道縣地即今金城郡縣）安定徙美陽（漢安定郡理臨涇縣地在今郡縣也漢美陽縣屬右扶風地在今京兆府三原縣）上郡徙衙（漢上郡理膚施縣地在今上郡龍泉縣漢衙縣屬左馮翊地今是白水縣）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撤屋室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

亡咸棄老弱或爲人僕妾喪其大半流零死子零昌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今郡地）通谷衝要三十五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進兵寇雍城（今河內郡地）遣任尙爲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屯三輔尙臨行懷令虞詡說尙曰（懷縣今河內郡武陟縣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從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剋誠爲使君危之尙曰憂惶久矣詡曰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走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若罷諸郡兵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冑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人之虜首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尙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抄擊斬首數百級明年秋漢又築馮翊北界（今馮翊之北洛交以南）候塢五百所自後頻破之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益州今洋州漢中等郡之地）無復寇警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帑地朗反）延及內郡邊人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并州部領上郡朔方五原西河太原雲中定襄雁門代郡上黨等郡今上郡中部延安咸寧洛交銀川新秦朔方九原榆林西河昌化太原樓煩鴈門定襄安邊馬邑雲中上黨樂平等郡地也按秦地除三輔屬司隸外並屬涼州）自後隴西上郡武威張掖仍寇盜不息（上郡今上郡中部延安咸寧等郡地武威張掖並今郡地）順帝永建四年尙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人利（漢上郡龜茲縣有鹽池在今上郡銀川之間）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河乘阸據險因渠以溉水舂河漕（水舂即水碓也河漕通船運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朔方即今郡）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元元被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之人今言復三郡者當爲隴西理襄武捍蔽京師尙遠不要更移餘三郡須復本處是）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園陵也單外謂無守固）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

縣繕城郭置候驛旣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鹽朔寧郡地）常儲穀粟令周數年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並前爲十部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漢南部都尉在隴西郡臨洮縣今和政郡）永和中以來機爲幷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二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五年夏且凍傅難種羌等遂反叛金城與西塞及湟中（今西平郡西地）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討之又於扶風漢陽隴道（扶風今汧陽扶風新平等郡地漢陽隴道並今天水郡地）作塢壁三百所置屯田以保聚百姓賢軍大敗賢及二子皆戰歿於是東西羌遂大會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北地又燒園陵掠關中殺長吏武威太守趙沖追擊沖雖戰歿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自永和羌叛十餘年閒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廩私自潤入（牢價直也）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寇隴右以段熲爲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鬬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山在今西平安鄉郡界）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並受降各萬餘人會段熲坐事徵還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累破之而寇害不已復遣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於是弭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旣降又叛帝以問熲對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久亂幷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今榆林郡即漢雲中

五原郡也漢陽今天水郡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為癰疽伏疹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萬人車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為錢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羣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於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帝許之靈帝建寧初熲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千餘級熲復追之且破且追士皆重跡既到涇陽今彭原郡彭原縣地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閒時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果慮輕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曰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思為永寧之算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云臣用兵連年累見折衄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為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今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地非為深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無應折衄按奐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居內地當煎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終叛至今為梗故遠識之士以為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為羌所瘡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植本計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二年熲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於瓦亭山今在平涼郡蕭關縣是也羌衆潰遂東奔復聚射虎谷仍分守諸谷上下門又先令千餘人於西縣今天水郡上邽縣結木為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兵擊之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畜產諸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八百十戰斬二萬八千六百餘級牛馬羊驢駱

馳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將士死者四百餘人自爰劒後子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賜支即析支)河首以西及在蜀漢徼北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絶滅無後或引而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强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大凡順帝時勝兵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絶遠未常往來氂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皆不可知也

湟中月氏胡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氏音支)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冒音墨)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漢將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今西平郡地)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首施猶首尾也)其從漢兵戰鬬隨勢强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靈帝中平初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冷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焉(今天水郡之西北地)范曄論曰羌戎之患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故永初中羣種蠭起遂解仇嫌結盟詛陸梁三輔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係羽書日聞幷涼之士特衝殘斃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茍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疽食浸淫莫知所限謀夫迴遑猛士疑慮遂從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騁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

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克酋健擢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蒙沒氷雪經履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藉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雖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疴於心腹也根謂盡其根本惜哉寇敵略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禦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還於金城郡置屬國以處降羌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略豈夫識微者之爲乎

氐

氐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駹東北今通化郡地之東北廣漢之西今梓潼遂寧德陽郡地之北也君長數十而白馬最大漢武帝元鼎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爲武都郡今武都同谷郡地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今同谷郡或在汧隴左右在今天水汧陽郡地其種非一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稱蚺氐蚺而占反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阻有麻田出漆蜜銅鐵椒蠟氐人勇戇抵冒貪貨死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祿縣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衣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羊豕牛馬驢騾婚姻備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元封三年氐人反遣兵討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初氐人復叛遣大鴻臚田廣明將三輔大常徒討破之至後漢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攻殺武都太守氐人豪齊鍾留爲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

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其後亦時寇盜郡縣不足爲大患魏武之初諸氐戎或叛或伏乃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禦蜀晉時關隴屢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因擒氐帥齊萬年華陰令江統深唯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險阻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聖賢之代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武丁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漢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宣帝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閒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閒鄋瞞之屬瞞莫干反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開榆中之地秦滅義渠之種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切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漢興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調發羌氐以爲行衛於是羣羌

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城破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今濟源縣）侵及河內（今郡地）乃建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卒於孟津（今河陽縣）拒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尚馬賢僅乃尅之此所以爲害尤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疹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狃忲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代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令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代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漑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彼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生其姦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未能定徙馮翊（今郡地）北地（今彭原郡）新平（今新平郡）安定（今安定郡）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今扶風郡）始平（今金城武功縣地）京兆（今京兆府地）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今郡地）武都（今武都郡地）之界廪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叙之義下爲盛代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遠絕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羣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廣大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固得其成功者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

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冀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誠宜鎮之以安悅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瘁之眾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猾夏擅相署號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業者不易事安居者無遷意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明而成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萬餘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遷之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賊盜之源除朝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而遺累代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本拓跡謀及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代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代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觀戎車屢征中平中（靈帝時）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南單于也）由是以扶羅（羌渠子也）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代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厥泉（於扶羅之弟）聽其部

落散居六郡（太原西河平陽上黨樂平今郡地新興今雲中定襄郡地）咸熙之際以一部太極分爲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猛卽元海之叔父右賢王）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反攻城邑殺長吏於穀遠卽今金城郡太康縣）今五郡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虞則并州之城可爲寒心也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邱儉伐其叛者徙其餘種部落百數子孫孳息今已千計數代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爲變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患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也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於是戎狄迭據中原其爲戰國者百三十六載而劉元海爲之禍首初後漢建安中氐酋楊勝爲部落大帥勝子駒勇健多計略始據仇池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其地東接秦嶺西接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至岐州三百里戶本有十萬漸漸分滅焉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氏王千萬孫飛龍漸强盛晉武帝時平西將軍還居略陽（楊氏與胡氏同出略陽略陽地今天水郡隴城縣）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爲子晉惠帝元康初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還保百頃自號右賢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自茂搜至姪曾孫纂皆降附於晉受官爵苻堅遣將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其人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初茂搜孫宋奴二子佛奴佛狗奔苻堅以女妻佛奴子定以爲尚書領軍將軍及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將家奔隴右徙理歷城（歷城今在同谷郡西十里去仇池九十里也）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人得千餘家進平天水略陽郡（天水略陽並今天水郡地）遂有秦州之地（今天水隴西同谷武都陰平郡地）後與乞伏乾歸戰定軍敗見殺佛狗子盛先襲位分諸四山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至子難當時宋梁州刺史（理漢中）甄法護刑政不理難當舉兵襲

梁州法護委鎮奔洋州(今洋川郡)難當遂有漢中之地(宋文帝元嘉十年)難當自為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置百官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不克乃還宋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難當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進直到武興攻下辦(今同谷郡同谷縣)取白水克仇池難當於是將妻子奔後魏難當從弟文度自立為武都王後魏遣將皮歡憙破殺之弟文弘自為武都王至孫紹先為後魏將邢巒傅豎眼所破滅以其國為武興鎮(今順政郡)後改鎮為東益州後唐永為刺史氐人反攻圍州城永叛氐遂削平城柵因此復為氐地西魏文帝大統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大皇遣侯莫陳順等討破之周文帝於武興又置東益州以紹先子辟邪為刺史辟邪據州反吐羅協與趙昶討平之

蔥茈羌

燉煌西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婼而遮反)西至蔥嶺數千里有月氏餘種蔥茈(茈音紫)羌白馬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鄰並魏時聞焉

通典卷一百八十九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六

西戎二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何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胡罪反）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廆怒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鬬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鬬鬬在於馬而怒於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今朔方之北）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西至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甘松山在今合川郡境內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其地四時常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禮云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先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自吐谷渾至葉延曾孫視羆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阿豺兼幷羌氐號爲強國遣使詣宋朝獻阿豺死弟慕璝立（璝音瓌）遣軍擊乞伏茂蔓敗之（茂音戎）東奔隴右慕璝據有其地其時赫連定據長安爲後魏主所攻敗擁秦雍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幵慕璝拒擊大破之生擒定送於魏後弟慕延立魏太武帝遣軍

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依罽賓七年乃還舊土慕延死阿豺兄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至元孫夸呂立自號爲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地方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貲虜貲卽移反其南界隴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城有四一在清水川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眞川皆子弟所理其主理慕賀川西有黃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郭不居而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之號其主椎直追反髻以皁爲帽其妻衣織成裙披錦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羃䍦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稅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亡妻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忍於殺害後周明帝武成初夸呂寇涼州詔賀蘭祥率兵討破之又攻拔其洮陽泥和二城置洮州今臨洮郡地而還武帝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爲扶州今同昌郡地二年復遣皇太子征之軍度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隋開皇中夸呂侵弘州在今安化郡馬嶺縣界遣上柱國元諧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夸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夸呂在位且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爲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今西平郡帝復令觀王雄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十萬餘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鎭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等郡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大業末天下大亂伏允復其故地大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爲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爲西平郡王仍加趉巨屈反胡呂烏甘豆可汗之

號旂又爲其下所殺十年立順子諾曷鉢爲河源郡王主其國自爾衰弱而吐蕃强盛高宗時爲其破滅諾曷鉢以餘衆復來降（中閒叛去）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爲刺史其故地並沒於吐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爲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曰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衆議商量其吐谷渾部落或擬移就秦（今天水郡）隴（今汧陽郡）或欲移近豐（今九原郡）靈（今靈武郡）責令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爲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爲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爲長久之深册若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居如在豐靈復與默啜甫邇必以慮其翻覆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變其本性至如躭爾乙句貴往年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居靈州用爲愜便及其逃叛之日穿監牧掠馬羣所在傷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是失少許吐渾耳豈與句貴之爲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棄吐蕃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爲制勿驚擾之使其情地稍安則其係戀心亦日厚當涼州降者（今武威郡）則宜於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今張掖郡）肅州降者（今酒泉郡）則宜於甘肅左側安置之當瓜州（今晉昌郡）沙州降者（今燉煌郡）則宜於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渾所降之處皆是其舊居之地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之地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磔裂之則其勢自分順其情分其勢而不擾於人可謂善奪戎狄之權矣何要纂聚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有異志則一時盡去傷害州縣爲患滋深何如分置諸州使每州皆得吐渾使役欲有他懷必不能遠相連結總去臣愚輒以爲勝册如允臣此見其所置之處仍請簡取當處强明官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爲非亦可杜絕兼每使達蕃情識利害者共宣超兄弟一人歲往巡按以撫護之無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爲羈縻戎狄之良册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少許吐渾終無

傷於中國今此輩心悠揚而無主未知所安在早定安置之計無令驚擾速生邊患

乙弗敵

乙弗敵後魏聞焉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其海周迴千餘里衆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土特多狼

宕昌

宕昌羌後魏時興焉亦三苗之允與先零燒當罕开諸部姓別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卽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來往皆衣裘褐牧養犛牛羊豕以供其食俗有蒸報無文字但取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俗重虎皮以之送死有梁勤者代爲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祿縣席水在今天水上邽縣）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至其孫彌忩始遣使於後魏太武帝拜爲宕昌王七葉孫彌泰皆受南北兩朝封爵（宋齊梁及魏並各羇縻之）後見兩魏分隔永熙末種人企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今郡地）後企定弟彌定寇石門戍周武帝天和初詔大將軍田弘討平之以其地爲宕州（今懷道郡）

鄧至

鄧至羌之別種也後魏時興焉有像舒理者代爲白水酋帥因地名爲種號鄧至王其地自千亭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今懷道郡之南通北郡之北交川臨翼同昌郡之地也）風土習俗與宕昌同自舒理至十代孫舒彭附於後魏孝文帝封甘松縣子鄧至王後數代西魏恭帝初其主擔衎因亂來奔周文帝遣兵送還自後無聞

党項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强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律氏房當氏米禽氏拓拔氏而拓拔最為强族俗皆土著有棟宇織氂牛及羊毛覆之俗尙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至百五六十歲不事生産好為竊盜常相陵刧尤重復讎讎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讎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褐仍被大氈不知耕稼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以氂牛馬驢羊豕為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醖以為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婬穢蒸報諸夷中最為甚然不婚同姓少死者則仰天云枉而悲哭焚之名為火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　大唐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府鄭元璹遣使招諭其酋長細封步賴舉部內附亦自入朝列其地為軌州拜步賴為刺史其後諸部相次內附列其地為崌奉巖遠四州各拜首領為刺史

白蘭

白蘭羌之別種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摸徒南界那鄂風俗物産與宕昌同周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吐蕃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傉檀為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為臨松郡丞（今張掖郡張掖縣界）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强大遂

改姓爲窣(蘇骨反)勃野故其人至今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提悉補野因以爲姓(勃野與悉補野言訛其實一也或云本姓弃蘇農也) 其國出鄯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其國風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節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爲害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爲首飾其君長或在跋布川或居邏婆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氊帳張大拂廬其下可容數百人兵衛極嚴而衙府甚狹俗養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爲褐而衣焉不食驢馬肉以麥爲𪎊人死殺牛馬以殉取牛馬積累於墓上其墓正方累石爲之狀若平頭屋其臣與君自爲友號曰共命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縱酒葬日於脚下針血盡乃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大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設官父死子代絕嗣則近親襲焉非其種類輒不相服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二謂金三謂金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法令嚴肅兵器有弓刀楯矟甲冑每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人馬俱披鏁子甲其制甚精周體皆遍唯開兩眼非勁弓利刃之所能傷也其戰必下馬列行而陣死則遞收之終不肯退槍細而長於中國者弓矢弱而甲堅人皆用劍不戰亦負劍而行其驛以鐵箭爲契其箭長七寸若急驛膊前加著一銀鶻有草名速古芒葉長二寸狀若斜蒿有鼠尾長於常鼠其國禁殺者加其罪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南流入鸞與鸞西二河合流而東號爲濛鼻水又東南出會川爲瀘水焉自赤嶺至邏婆川絕無大樹木唯有楊柳人以爲資置大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木結繩爲約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燧與其臣下一年一小盟(用羊馬獼猴)三年一大盟(用人馬牛驢)以麥熟爲歲首其國都號爲邏婆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拜於子重兵

死惡病終以累代戰沒者為甲門臨陣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雄霸西域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率弄贊都牂牁西疋播城已五十年矣國界西南與婆羅門接自大唐初已有勝兵數十萬號為强國男女皆辮髮氈裘以赬塗面無器物以手捧酒而飲之屈木令圓以皮作底就中而食俗多金及小馬党項白蘭諸部及吐谷渾西域諸國咸畏懼之至其主弃蘇農贊貞觀十五年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於吐蕃贊普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贊普親迎於河源見王人執子壻禮甚謹觀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沮之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學以習詩書當高宗初封賓王蘇農死其子早卒以孫代立號乞黎拔布幼小大相祿東贊攝知國事總章中以兵臨吐谷渾吐谷渾告急咸亨中高宗令將軍薛仁貴郭待封等率衆十餘萬伐之至大非川為大論欽陵所敗因遂滅吐谷渾欽陵姓薛氏其父祿東贊頗曉兵術吐蕃贊府以國事委之講兵訓師雅有節制吐蕃之并兼諸羌雄霸西土東贊有力焉有子五人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上元中寇鄯廓等州儀鳳三年遣工部尚書劉審禮為洮河軍總管率兵十八萬以討之戰於青海軍敗沒於陣調露二年中書令李敬元戰於大非川又敗續續遣黑齒常之襲擊破之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疎勒碎葉四鎮至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略欽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蕃憚之二年吐蕃大論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遣蕃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抄斯實陵罪今欲和好能無懼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大略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代垂於無窮論不慕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絕日尋干戈屢犯我河湟頻擾我邊鄙且

父適之子絕之豈爲孝乎父寧之子叛之豈爲忠乎然論之英聲籍甚遐外各自爲主奚爲懼乎陵曰如所來言陵無憂矣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咸請罷置以便萬姓各守本境靡有交爭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鎭諸國或時附蕃或時歸漢斯皆類多翻覆伏乞聖恩含弘拔去鎭守分離屬國各建侯王使其國君人自爲守既不欵漢又不屬蕃豈不人免憂虞荒陬幸甚振曰十姓四鎭本將鎭靜戎落以撫寧西土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疑而有憂慮乎論曰使人此詞誠爲實論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罕守誠信此蕃國之所爲深憂也振曰十姓諸部與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爲我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冒無厭謬陳利害窺竊諸部以爲漢邊患耶陵雖識不遠請爲使人明之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漢邊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爲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然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爲漢并雖大海之外窮塞之表靡不磨滅矣今吐蕃塊然獨在者非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密得保守之耳而十姓中五咄六部諸落僻近安西是與吐蕃頗爲遼遠俟斤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唯界一磧騎士騰突旬日即可以蹂踐蕃庭爲吐蕃之巨蠹者唯斯一隅且烏海黃河關源阻深風土疫癘縱有謀夫猛將亦不能爲蕃患矣故陵無敢謬求西邊沙路坦達夷漫故縱羸兵庸將亦易以爲蕃患故陵有此請實非欲侵漁諸部以生心於漢邊陵若實有謀漢之懷有伺隙之意則甘涼右地暨於積石此道綿細幾二千里其廣者不過二三百里狹者纔百里陵若遣兵或出張掖或出玉門使大國春不遑種秋無所穫五六歲中或可斷漢右界矣又何以爲棄所易而窺所難乎此足明陵心矣往者高宗以劉審禮有

青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陵之上下將士咸無猜忌故邊守不戒嚴和事曾未畢以為好功名人崔知辨從五俟斤路乘我閒隙瘡痍我眾驅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慄和事矣今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為翰屏以虞之實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明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陵乃命郎宗乞思若為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 蕃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躊躕曰是紿徒改反我也以為偵諜不以為使人遂還延無報今若踵前陵塞是故留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俛首踧踖久之曰陵與國人咸恨崔知辨之前事故嘗有此舉以虞好功者之來侵此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便妥可相違即罷兵散卒遂指天為信斯具之表矣振與思若至時朝廷以四鎮十姓事欲罷則有所顧欲拒則有所難沉吟久之莫之能決振為役夏奉戎竭內事外非計之得乃獻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奄有天下圜囿八荒而萬機百揆之中最難消息唯吐蕃與默啜受命是將不利於中國若圖之不審則害亦隨之如防害有方則利亦隨之今欽陵所論唯分裂十姓地界抽去四鎮兵防此是欽陵切論者若以為可允則當分明斷決之若以為不可允則當設冊以羈縻之終不可直拒絕以阻其意使興邊患也臣竊料此事關隴動靜之機豈可輕舉措哉使彼既和未絕則其惡亦不得頓生請借人事為此設如人家遭盜一則攻其內室一則寇其外落主人必不先於外寇而憂在內室矣何則以內患近而外患遠也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鎮是內患者甘涼瓜肅是復關隴之人事屯田向三十年臣料其力用久竭弊矣脫一朝甘涼有不虞此中豈堪廣調發耶臣實病之不知朝廷以為何如夫善為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今議事者捨近患而靡恤務遠患而是貪臣愚竊罔識厥策必以四鎮殷重事不可依何不言事以答之

如欽陵云四鎮諸部與蕃界接懼漢窓近蘭（金城郡）鄯（今西平郡）北爲漢患實在茲輩斯亦國家之所要者今宜報陵云國家非悋四鎮本置此以扼蕃國之尾分蕃國之力使不得幷兵東侵今若頓委之於蕃恐蕃力強易爲東擾必實無東意則宜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卽俟斤部落當以與蕃如此足塞陵口而和事未全絕如後小有乖則曲在彼兼西邊諸國欵附歲久論其情義豈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遥有分裂亦恐傷諸國之意非制馭之算待籌損益知其利便續以有報如此則亦和未爲絕更使彼蕃懸情上國是亦誘人之方伏願省擇使無遺算以惠百姓也其後贊府年長忌欽陵乃與首領論巖等密圖之言將獵召兵執欽陵親黨二千餘人殺之自帥衆討欽陵欽陵自殺其親信左右同日自殺者百餘人其弟贊婆先在東境率千餘人來降授右衛大將軍乞梨拔布神龍初死其子立乞梨弩悉籠時年七歲祖母祿沒氏攝位至中宗神龍三年四月以所養嗣雍王守禮女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景龍四年正月幸始平縣送金城公主以左驍衛大將軍楊矩爲使二月改始平縣爲金城縣又改其地爲鳳臺鄉愴別里天寶十四年死其子立號乞梨悉籠納贊

大羊同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里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辮髮氊裘畜牧爲業地多風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於穴反）去其腦實以珠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爲殉卜以吉辰藏諸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牸牛羊馬以充祭祀葬畢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自古未通　大唐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悉立

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有城邑村落依溪澗丈夫以繒綵纏頭衣氈褐婦人辮髮著短裙以蒸報為俗畜多水牛羖羊雞豕穀宜秔稻麥豆饒甘蔗諸果死葬於中野不為封樹喪制以黑為衣一年就吉刑有刖劓黥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國　大唐貞觀二十年遣使貢方物

章求拔

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四山之內近代移出山西接東天竺遂改衣服變西羌之俗其地延袤八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好為寇掠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翦髮與眉齊穿耳璫楦竹筩緩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其器皆用銅多商賈少田作以銅為錢面文為人背文為馬其牛鼻不穿孔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數日盥漱以板為屋壁皆雕畫俗重博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歷術事五天神鐫石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真珠諸寶耳垂金鉤玉鐺佩寶裝伎突坐獅子座常散花燃香大臣及左右並坐於地有阿耆婆瀰池周迴二千餘步以物投之即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　唐永徽二年遣使朝貢

通典卷一百九十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七

西戎三

西戎總序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二關並在今燉煌郡〕西則限以葱嶺諸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烏孫異故皆役屬匈奴西邊日逐王領西域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郡即漢金城郡地〕與漢南山屬焉〔屬聯也〕自玉門陽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循河曰波彼義反史記曰波山通道〕至莎車為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月氏安息〔氏音支〕自車師前王庭〔今交河郡〕隨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為北道西踰葱嶺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自張騫開西域之迹其後霍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令音鈴縣名今西平郡之西北〕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燉煌酒泉四郡〔地並今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澤〔即蒲昌海在今交河北庭界中〕往往起亭障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李廣利以軍降匈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輪臺渠犁地名今在交河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積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累重謂妻子家屬〕就畜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

有司奏欲益人賦三十助邊用(每日取三十錢)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也)危須尉犁樓蘭六國皆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糧食至多壯士自載不足以竟師(雖各自載糧而行道已盡至歸塗而尚苦乏食不終師旅之事)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廝留言前後雜廁不相及逮廝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乞若馬(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乞若猶言乞汝乞音氣)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雜問蓍龜)乃者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為文學者皆言祥善而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久)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理星占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得也(今便利之時後不可再得)卜諸將貳師最吉(卜遣諸將內於卦中貳師最得吉)故朕親發貳師令計謀卦兆皆反繆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言死及被虜掠並自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隧依深險之處開行道)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人也朕不忍聞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鄣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為邊塞有闌出逃亡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鄣候之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又其人勞苦因致奔亡凡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既不上文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及捕生口或虜得匈奴人言之乃知此事)當[illegible]止擅賦力本務農脩馬復令(因養馬以免徭賦也復方目反)以補缺無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略補邊狀與計偕(與上計者同來赴對)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相田千秋為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也昭帝時乃用桑弘羊前議以給使外國者至宣帝遣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車師未盡殄分以為車師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

道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吉迎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起自吉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鞬居言反 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去陽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犂田官相近土地肥饒於西域為中故理焉至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師前王庭（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為厭勝故稱戊己焉）哀平間自相分割為五十五國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伯長千長都尉且（子餘反）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錄總領也至王莽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屬匈奴前往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門關出西經婼羌（婼而遮反）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氏為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迴三隴沙北頭經居盧倉從沙西北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至葱嶺為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及龍堆出五船皆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轉西與中道合龜茲新道至後漢永平中匈奴脅服諸國共寇河西郡縣（今武威張掖等郡之地）城門晝閉明帝乃命將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今伊吾縣）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始復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章帝不欲疲弊中國以事夷狄乃追還戊己校尉不復遣都護復罷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軍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使尉閩盤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為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己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濱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怪焉及超被徵以任尚為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

皆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誡類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卽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敦煌太守曹宗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敦煌羈縻而已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海絕漠窮破虜庭遂開西河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向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效也今北虜以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爲敦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强盛開通西域諸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位徵求無猒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强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河西郡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憤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敦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强鄯善于闐心膽北捍匈奴東

近燉煌如此誠便長樂衛尉譚顯等難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以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朝反覆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爲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爲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必弱則爲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右臂哉爲置校尉以捍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恐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大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朝爲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爲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爲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布威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必北屬夷虜幷力以寇幷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於是從忠勇議乃以勇爲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柳中今交河郡縣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於延光西域三絶復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絶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爲抄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爰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四國焉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且言其地爲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爲一域始墨以南月氏以北爲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爲一域三域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更爲四道自玉門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爲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爲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西千三百里至伽部爲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

鎭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爲一道焉於是貢獻者十有六國孝文延興中尙書奏以燉煌一鎭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羣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蹙境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强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姦竊不能爲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關路若徙就姑臧慮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從脫引寇內侵深爲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闕一朝廢置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來往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邊役繁興艱難方甚乃從秀議焉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啗以厚利令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壁千二百里自高昌壁北通車師後部金蒲城（今北庭府縣）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內地故漢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及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帝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至隋有商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人甚驕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屬天下亂又臣突厥　大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來降因列其地爲西伊州同於編戶至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番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鎭自是諸國朝貢侔於前代矣神龍以後黑衣大食强盛漸并諸國至於西海分兵鎭守焉（族子環隨鎭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今之所纂其小國無異聞者則不暇錄焉（諸家纂西域事皆多引諸僧遊歷傳記如法明遊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盛歷諸國傳道安西域志惟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支曇諦烏山銘翻經法師外國傳之類皆盛論釋氏詭異奇迹參以他書則紕謬故多略焉）

樓蘭

樓蘭在婼羌西北漢時通焉王理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北去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此國山居故名山國）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寄田仰穀傍國國多出葭葦檉柳胡桐白草（白草牛馬所嗜也胡桐似桐蟲食其樹而沫下流出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流也可以汗金銀）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婼羌同初漢武帝因張騫之言甘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一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每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漢將趙破奴率屬國騎（謂諸外國屬漢者）及郡兵擊之虜樓蘭王遂破姑師於是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便道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從國入於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樓蘭王死後王立樓蘭國最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道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徵艾不便與漢通（艾讀曰乂）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漢使昭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懸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拒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且此余反）七百二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自後無聞至後魏太武時其國為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而且末役屬之西魏大統八年其王兄鄯米率眾內附

且末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治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戶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北接尉犁丁零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絕南至小宛可三日行地有蒲萄諸果人皆翦髮著氈帽小袖衣為衫則開頸而縫前多

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染盤梁武帝普通五年遣使貢獻謂之末國（梁史云即且末）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卽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卽將氊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以致危斃

扜彌

扜彌漢時通焉王理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五百里南與疏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四百里後漢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順帝永建中爲于闐王放前破殺其王興陽嘉初燉煌太守徐由遣疏勒發兵擊破于闐遂更立拘彌王靈帝熹平中又爲于闐所破殺掠殆盡衆纔千口

車師　高昌附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理交河城（今交河郡）水分流繞城下故爲號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理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後王國理務塗谷（即今蒲城今北庭府蒲類縣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六百西南至都護理所一千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地接初漢武帝征和四年中遣重合侯馬通將諸國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乃降服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及其王烏貴與匈奴結親遂教之遮漢道通烏孫者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音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北石城中未得會吉食盡歸渠犂田秋收後更往攻石城王乃輕騎奔烏孫焉吉還田渠犂及車師益積穀

以安西國侵匈奴匈奴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我國不可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士卒保車師城匈奴圍城數日乃解吉上書車師去渠犂千餘里間以山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犂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於是召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師國人令居渠犂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戊己校尉屯田車師故地（即今交河郡漢取之以置校尉）平帝元始中車師後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句（音鉤）以道通當為拄置心不便也（拄支拄也言有所置立而支拄於己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禹反）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其後舉國降匈奴（盡舉一國之眾）是時王莽易匈奴單于璽單于怒大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但欽莽不能討西域因絕至後漢和帝元光二年大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懾（之涉反）前後王各遣子入侍其後屢叛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其後王軍大破斬之桓帝永興初後部王阿羅多攻圍漢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叛阿羅多詣漢降阿羅多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漢立後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阿羅多復從匈奴中來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燉煌以後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戶之數）涇魏帝時賜其王一多離守魏侍中號大都尉及晉以交河城為高昌郡（蓋因其地高敞人庶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敝者因住為有漢時高昌壘故也）張軌呂光沮渠蒙遜在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焉後魏太武時其前部王為沮渠無諱所攻遣使上表云不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在焉耆東界幸垂賑救魏使撫慰開焉耆倉給之文成帝末其地又為蠕蠕所并立闞伯周為王（高昌稱王自此始闞始濫反）孝文太和五年高車主阿伏至羅殺闞王以燉煌人張孟明為高昌王太和二年孟明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顧禮麴嘉為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還相與殺儒

立嘉爲王高昌麴嘉字靈鳳金城郡榆中人（今郡地）既立爲王會焉耆爲嚈噠所破衆不能自立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其都城周迴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置四十六鎭官有令尹有交河公田北公皆其王子也餘官多同中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太子及二公隨狀斷平章錄紀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朝集於衙門評議衆事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校名爲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女人略同華夏兵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讀之而皆爲詩賦稅則計田輸銀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其人面貌類高麗辮髮施之於背女子頭髮辮而垂其地高燥多石磧氣候溫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交市用焉其國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一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及駝糞爲驗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孝明帝正光中嘉遣使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及隋文帝開皇中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嘉孫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大業五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尙宗女華容公主八年歸蕃　至大唐武德中遣使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牽馬銜燭云本生拂菻國其後不供職貢貞觀四年其王文泰來朝（伯雅子）後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

貢者皆路出高昌文泰稍擁絶之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略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於天雉竄於蒿猫遊於堂鼠安於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當發兵以擊汝國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三十二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四馬千三百四太宗以其地為西州以交河城為交河縣始昌城為天山縣田北城為柳中縣東鎮城為蒲昌縣高昌城為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為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內地更發千人鎮遏焉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臣聞古者哲后必先華夏而後戎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司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采蒲萄於安息而海內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租至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年凶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請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乂康向使不然生靈盡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今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為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敗肆終於惰業犯禁違公必能擾於邊城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起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已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書曰不作無益害有益此之謂也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眾尋為可汗吐渾隨崩更樹君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誅之既服而立之四海百蠻誰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

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而立之徵給首領兼還本國負戴漢恩長爲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盜傳之子孫以貽永代矣不從

龜茲

龜茲一曰邱茲又曰屈茨漢時通焉王理延城今名伊邏盧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隋西域圖云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及煙卽是出硇砂之處東去長安七千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杅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東至都護理所烏壘城四百里烏壘戶百十與都護同理其南三百里至渠犂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接昭帝田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東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據漢書則黃河也其眞黃河也見雍州平西都篇大唐貞觀二十三年將軍阿史那社爾伐龜茲虜其王如歸立嗣子素稽爲王今安西都府所理則龜茲城也今王則震之後也今并有漢時姑墨溫宿尉頭三國之地

通典卷一百九十一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纂

邊防八

西戎四

焉耆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員于君反）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南去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今郡）九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鹽蒲葦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戶萬五千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至和帝永光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女（獪古邁反）姙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龜茲王白山所辱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俗丈夫翦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兵有弓刀甲矟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為絲唯取綿纊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眾經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軍次其國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眾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谷名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犂熙降於宣呂光僭位

熙遣子入侍至魏時遣成周公萬度歸討之其王戶鳩卑那衆大潰單騎走入山中度歸進屠其城四部諸戎皆降服焉耆爲國斗絶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譎詭難名之物槖駝馬牛雜畜巨萬焉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又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使貢方物　大唐貞觀六年正月又遣使貢方物今其王龍姓即突騎之後盡并有漢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于闐

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戶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九百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至鄯善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四百里去京朱俱波國千里西北至疏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即蒲昌海）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名首拔河亦名樹拔河或云即黃河也北海七百里入計戍水一名計首水即葱嶺南河同入鹽澤或云阿耨達即崑崙山耨內屋反）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强盛攻并于闐徙其主俞林爲驪歸王以莎車將軍居德爲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居德死後于闐將休莫霸自立爲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强盛從精絶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强盛由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爲大魏後魏梁後周隋大唐貞觀中並遣使通焉今王姓尉遲（其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羣胡辭訣言我暫遊天上尋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爲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寺焉）其王錦帽金裝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髮年必儉其地多水潦砂石氣候温土良沃宜稻麥多蒲萄有水出玉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居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蓏蔬與中國多同（蓏力果反）王所居加以朱畫其人恭敬相見則跪其跪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爲筆札以玉爲印國人得書先戴於首而後開封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惟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

夏自漢孝武帝至今中國詔令書册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存焉今并有漢戎盧杅彌渠勒皮山精絕五國之地

疏勒

疏勒漢時通焉王理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尉理所二千二百里南有河西帶葱嶺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撥汗一名判汗）一千里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南去莎車五六百里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隋史云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在于闐國北千五百里土多稻粟麻麥銅鐵綿錦雌黃後漢明帝永平中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漢遣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叛反超擊斬之耿恭為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滿城為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疏勒城中之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冠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湧出賊遂退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死舅臣盤立為王漸以强盛戶至二萬一千順帝永建二年遣使奉獻至靈帝建寧初為季父和得所殺自立為王其後連相殺害漢不能復禁至後魏孝文末貢獻隋煬帝大業中又通焉其王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則不育王戴金獅子冠　唐貞觀中朝貢今其國王姓裴并有漢時莎車損毒休循三國之地侍子常在京師（杜環經行記云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本國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主於此國主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於山谷土宜蒲萄馣羅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鞾婦人不飾金粉以青黛塗眼而已龐音誥）

烏孫

烏孫者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

十三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平多雨寒山多松樠其心似松音武元反不田作種樹樹殖也
隨畜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匹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本塞地
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
莫居之昆莫昆彌皆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種大月氏種焉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敦煌間今烏孫強
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昆莫於是始獻馬願尚公主元封
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宮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
公主悲愁自作歌以述意天子聞而憐之昆莫死孫岑陬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
孫解憂為公主妻之岑陬死季父子翁歸靡立號曰肥王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公主及昆彌翁歸靡上書言匈
奴連歲侵擊欲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二年漢發十五萬騎五將軍
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昆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庭谷音鹿蠡音黎獲四萬級馬牛羊
驢橐駝七十餘萬宣帝時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為大昆彌後段會宗為都尉時烏孫兵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
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決上乃召陳湯問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
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
人衆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郭敦煌歷時而至所謂報讐之兵
非救急之用也烏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會宗招還亡畔安定歸靡死烏孫
貴人共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復尚解憂生一男鴟靡王不與主和又暴惡失衆漢使衛司馬魏和意

副侯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城中困急都護鄭吉發諸國兵救之乃解去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翖音翕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王自為昆彌宣帝詔立肥王之子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元貴靡後孫雌栗靡立國亂段會宗立其季父伊秩靡為大昆彌哀帝元壽二年伊秩靡與匈奴單于烏珠留名囊如牙斯呼韓邪之子並入朝漢以為榮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言或鎮撫或威制之故多事其後無聞至後魏時亦朝貢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

姑墨

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三千五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界接烏孫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里王莽時其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至後魏時役屬龜茲

溫宿

溫宿漢時通焉王理溫宿城今京兆府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因漢時溫宿國人令居此守牧因名也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二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通姑墨東二百餘里至後魏時亦役屬龜茲

烏秅

烏秅上一加反下直加反漢時通焉王理烏秅城去長安萬里戶五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蒲犂西與難兜接山居石田閒有白草累石為室人接手自高山下谿澗中飲水故接連其手如猨飲出小步馬小細也細步言其能躡足所謂百步千跡有驢無牛西

有懸度（山石溪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渡）去陽關五千九百里去都護理所五千里其國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

難兜

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罽賓三百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屠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萄果有銀鐵銅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大宛

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六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里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嗜苜蓿多善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為天馬子）始張騫為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擊宛期至貳師取善馬率數萬人至其境攻郁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敦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剋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敦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今武威張掖郡界）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毋寡首獻焉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匹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約歲獻馬二匹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因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鬚髯善賈其俗貴女子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器及漢使亡卒降教鑄作兵器（漢使治其國及亡人降其國者皆教之）至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太和三年並遣使獻馬及隋時蘇對沙

那國即漢大宛也（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槃陁積代承襲不絕按今王即底失槃陁之後也）

莎車

莎車漢時通焉王理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戶二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至疏勒五百里西南至蒲犂七百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侯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帝甚說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効不可以爲後法即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爲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爲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不宜授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爲光祿大夫元帝時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音質）支單于封爲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册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專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多於邊境居安慮危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不復錄（後漢荀悅論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愼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有罰可也矯小而功大有賞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制宜也）至王莽時亂匈奴略有西域唯莎車不附屬後漢光武建武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其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都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康死弟

賢代立賢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諸國號賢爲單于賢後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嬀塞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塞王鞬檢言反塞蘇得反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其烏壘大宛于闐姑墨子合等國悉被賢改易其王莎車相且運等且子餘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闐闐音田反于闐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乃輕騎出廣德遂執賢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兵將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章帝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由是遂降漢班固論曰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自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元默養人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象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音矩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安息自是之後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搉酒酤筦鹽鐵鑄白金造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貨竭屈其物反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至於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仁聖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懸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云西戎即序禹貢之辭序次也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盛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願請都護聖上遠覽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罽賓在懸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里東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君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顏師古曰即釋種也 罽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櫰音懷槐之種葉大而黑 種五穀蒲萄諸果糞理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文刻鏤理宮室織罽刺文繡好理食有金銀銅錫以爲器市列市有肆如中國 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錢面作騎馬形後面作人面目也今所呼幕皮謂其平而無文也 出封牛象大狗沐猴孔雀封牛項上高起大狗如驢赤色 珠璣珊瑚琥珀璧琉璃琉璃青色如玉魏略大秦國出赤白赤黃青縹綠紺紅紫十種琉璃孟康言青色不博通也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衆玉其色不常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成之尤虛脆不眞實非其物也 他畜與諸國同自漢武帝時始通其王自以絕遠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殺漢使至成帝時又遣使者奉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國所以爲通厚蠻夷愜快其求者爲壤比而爲寇也比近也爲其土壤接近能爲寇也愜音苦頰反 今懸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城郭謂西域諸國也 今遣使皆行賈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爲名故煩使者送至懸度恐失實見欺凡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言經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 斥候士百餘人五分夜擊刁斗自守尚時爲所侵盜驢畜負糧須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給擁强漢之節餒山谷之間離一二旬則人畜棄捐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行者騎步相持繩索相引二千餘里乃到懸度險阻危阨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

外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衆涉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之計也於是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自後無聞焉至後魏始通之都善見城至隋帝時謂之漕國在葱嶺之西南隋史曰即漢時罽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宗族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爲屋以銀爲地祠前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鑌音賓鐵氍毹始盧反硃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黑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隋帝大業中遣使來貢物　大唐貞觀十一年其國遣使又號罽賓獻俱物頭花丹紫相間其香遠聞

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十日行東與罽賓北與樸桃西與犂靬條支接犂靬即大秦也犂讀與驪同靬巨連反行可百餘日乃到條支魏時其國名排持

條支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之上周迴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熱下濕田宜稻出犎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安息以條支爲外國如言蕃國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市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獅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毛一角者或爲天鹿兩角者或爲辟拔獅子似大蟲正黃有頰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亦謂之狻猊拔音步葛反耏亦頰旁毛也髯音而占反耏音而其鏤獨文爲人幕爲騎馬絕遠漢使稀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烏弋山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

餘日至安息後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渡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渡若遇惡風雨亦有三歲者英聞而止

安息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大爵頸長鷹身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地方數千里最大諸國地臨嬀水（今謂烏滸河）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今西方胡書皆橫行不直下革謂皮不柔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木鹿城號為小安息去王都數千里行北過數十城人戶相屬（屬連也）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卵及犁靬眩人獻至後漢章帝時理和犢城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罽賓國從罽賓南行渡河又西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犀珍奇異物焉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其王理蔚搜城遣使貢獻至隋帝大業五年安息國遣使朝貢（隋史云部漢時安息國）王姓昭武與康國王同族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尺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

大夏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漢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共稟漢使者（同受節度）大夏人多可萬

餘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接身毒國皆屬大月氏

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理藍氏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封駝(脊上高起)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强輕匈奴本居敦煌祁連間(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爲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於大夏分其國五部翖侯後百餘歲貴霜翖(古翕字)侯兵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爲王因號貴霜王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復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爲富盛云至後魏代北與蠕蠕接數爲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藍氏城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太武時其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爲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爲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者驚以爲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元中記瑪瑙出大月氏又有牛名爲日及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宋膺異物志云大月氏國有牛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

小月氏

小月氏理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爲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後魏史云去漢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並今郡)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錢銀爲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北狄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邊防九

西戎五

康居

康居國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闐城亦居蘇薤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駒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依其險阻以自保固）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今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為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不遣使於其國）敦煌酒泉二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為其新通重致遠人（以此聲名為重）終羈縻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變易或遷徙吞并非所詳也至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至後魏太武太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後魏史云即漢康居國也）至隋時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貢其王姓溫月氏人也（隋史云即漢康居之後自漢以來相承不絕）舊居祁連山昭武城自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此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為姓示不忘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為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商賈諸夷多湊其國

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犎牛黃金硇砂甘松香阿薩那香枇杷鹽皮氎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致千石者連年不敗 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爲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翦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爲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其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 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爲金桃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拔詣國事者本出於此

曹國附

曹國隋時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四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何國附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力甚反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及大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史國附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枝庶也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三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強盛乃創建乞史城為數十里郭邑二萬家　大唐貞觀中遣使來貢（自曹國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便附之焉）

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接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温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那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温那沙（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代矣）周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粟陁始遣使獻貢黃師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渴槃陁罽賓龜茲疏勒姑墨于闐等國焉其獸有師子兩腳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身袍用金玉為帶女人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寸以金銀飾之（少女子兄弟共妻）無城氈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與妻並坐接客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滑匿

嚈噠

嚈噠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至後魏文成帝時已八九十年矣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一千里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翦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部衆可十萬依隨水草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爲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西域康居于闐疏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所皆役屬之號爲大國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平中遣伏子統宋雲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略云

挹怛同

挹怛同至隋時又謂挹怛國焉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萬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曹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嚈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其本源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考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而編之

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卽前漢時身毒國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卽天竺也或云摩伽陁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爲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爲壁南面一谷通爲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鄰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間國並有王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卽身毒身毒則天竺也塞種卽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起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

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扶南傳云舍衛國隸屬天竺迦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名皮波羅奈斯國竺法維佛國記云波羅奈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稍割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天竺屬國）都臨恆河一名迦毗黎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在摩竭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桓帝延熹二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時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至轉盛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弱於月氏魏晉代絕不復通梁武帝天監初其王長史竺羅貢獻後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師子貂豹𤞑（胡昆反）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瑇瑁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毾㲪（毾音塔㲪音登）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阯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為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音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王為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短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鬬戰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歷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為恨　大唐武德中其東西南北四天竺悉為中天竺所幷貞觀十五年其王姓乞利咥（丑栗反）名尸羅逸多或云姓刹利氏遣使奉表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元策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元策遁抵於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鄰國之兵吐蕃發精銳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元策與其副蔣師仁率二國之兵進至茶鎛（音博）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三千人牛馬三萬餘匹於

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停阿羅那順以還晉宋時浮圖經云臨倪國其王生浮圖太子也父曰屑頭耶母曰莫耶浮圖身服色黃髮青如青絲始莫耶夢白象始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髻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天竺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秦景憲受大月氏使王伊存口授浮圖經國曰復豆者其人也伊蒲塞桑門伯聞疏間白間比邱桑門皆弟子號也浮圖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昔爲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爲浮圖徒屬弟子號各有二十九不能計載故略之諸家紀天竺國事多錄諸僧法明道安之流傳記疑皆怪誕不經不復悉纂也已具序略註中

車離

車離後漢時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東西南北方數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鄰國有寇乘象以戰

師子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有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不見其形但珍寶明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神師子遂以爲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尤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官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制佛像五軀及顧長康畫維摩詰並玉像時人謂爲三絕至齊東昏遂毁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爲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伽葉伽羅訶梨耶亦使使貢獻杜環記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躶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纏腰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强則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爲五翕侯數誤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翕許及反）

大秦

大秦一名犂靬（靬居言反一云前漢時犂靬國也）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爲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王城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髦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一如中州地多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爲所食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中國人也土有駭雞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欲啄米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爲駭雞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爲蘇合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髦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廣雅云車渠石似玉）瑪瑙（廣雅云瑪瑙石似玉）寶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賛藏宗反獷古猛反）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院之恐爲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絕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記云珊瑚間木難）有幻人能額上爲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毦亂出（前漢武帝時遣使至安息安息獻犂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鬚長四尺五寸旛音煩毦人志反）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氍毹毾㲪罽帳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爲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苗坼甲

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後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船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王常欲通使於漢塗經大海使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一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外國圖云從隅巨北有國名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杜環經行記云拂菻國有苦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十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去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飡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特甚諸國陸行之所經山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猪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大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者能爲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蕉越犀象作金幣率

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變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以上三國與大秦都接故附之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地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谷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度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二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水草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二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爲此丁令卽匈奴北丁令也而此丁令在烏孫西似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犂國自北之南又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腦國其人聲音似雁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腦馬蹄不

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意商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三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按此亦在西北即魏略云短人國是也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藺城記錄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為患其王坐金羊座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翦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肩近下開之并布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王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才割反妃曰陟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重罪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準地輸銀錢事火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之中最為醜穢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理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氣候

暑熱家自藏冰其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巨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人有大鳥卵眞珠頗梨珊瑚琉璃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鋼火齊銅錫鑌鐵朱砂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諸布金縷織成赤麞皮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又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孝明帝時及西魏末並貢方物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貢 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又獻活褥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環記云自被大食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

悅般

悅般後魏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爲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衆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而其人清潔於胡俗翦髮齊眉以餬餬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爲藥即石硫黃也太武眞君九年遣使朝獻幷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漓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太武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詐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疏勒九百里東至葱嶺二百里其王本疏勒國人（魏略西戎傳曰西夜幷屬疏勒）宣武永平中朱居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類疏勒　大唐武德以後亦頻遣使朝貢

渴槃陁

渴槃陁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陁國亦名渴羅陁國理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西至護密國其南至懸度山無定界北至疏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疏勒人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爲名今按懸度葱嶺迤邐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國西南向罽賓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宋膺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尚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爲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其葱嶺俗號極嶷山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矟弓刀（矟音朔）國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徵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疏勒王坐金牀死者埋殯七日爲孝太武帝太延三年來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也出大

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小國四百餘城至太武帝時遣使來朝獻

阿鉤羌

阿鉤羌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相持而度土有五穀諸果市用錢爲貨居止立宮室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百里宜五穀蒲萄唯有駝騾國王有黃金殿下有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時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獻方物

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斯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鏁而度下不見底後魏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餘里本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界西南至康居界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

金甕盛之置於床上巡遶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鏺（音撥）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隋大業五年大唐貞觀八年並遣使朝貢（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據支一名太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眞珠河一名質河迺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敦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厥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所在敦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羅斯石國人鎭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糜酒醋乳）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國王王姓蘇毗女王之夫號爲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理國政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內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辮髮而縈之其王死若無女嗣位國人乃調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爲吏職男子爲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里之反）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開皇中遣使來貢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豁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嬀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載五角十夫載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爲昆季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城北有頗黎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大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噉鐵夷俗謂爲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幷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刧國

刧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與南俱與賒彌國界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　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鏁頗黎水精盃各一頗黎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陁羅伊羅

陁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坡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

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矟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音同婆羅門王及庶人翦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爲髻衣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梨勒石蜜欝皮細疊

大食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爲王此後衆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向無敵兵衆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鬚鬢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惟食駝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麵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爲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爲衆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爲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郛郭之內里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綉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爲廬舍有似中國寶轝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鉢蓋不可數算粳米白麪不異中華其果有褊桃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匝女甲反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蓽蒲孔反一名䕑蘆茇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𨮶呂禮又以橐駝駕車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腳腕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峰良者日馳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腳似駝蹄頸項勝得人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䕷樹實如夏棗堪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爲所役屬多分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

又云朱祿國在亞梅國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朱者茲上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鐵為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瀨灌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牆宇高厚市鄽平正木既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㮈遇白黃李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飡一顆瓠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蘿蔔長葱顆葱芸薹胡荽葛藍單蓬茴香英薤瓠蘆尤多蒲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為歲每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苦國在大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為壁米穀殊賤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羅此羅彼往來相繼人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苦國有五節度有兵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

魏徵論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也煬帝規模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郡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也

通典卷一百九十三終




杜氏通典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邊防十

北狄一

序略

北狄（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別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從犬）以畜牧爲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爲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爲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駞驢驘駃騠騊駼驒騱（橐駞言能負橐囊而馱物也驘驢種而馬生之也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騊駼野馬類也生北海驒騱駏驉類也駞徒河反駃音決騠音提騊音陶駼音圖驒音顛又云驒騱野馬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懿王時德衰侵暴及涇陽地（今安定平涼郡地並涇水之陽玁音險狁音允）人被其苦至曾孫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大原稱爲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卻居於西河圁洛之間（今上郡銀川之地圁音銀）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今郡則樓煩故地）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爲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彊晉侯賞魏子金石之樂至宣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陘山在今鴈門郡）洎於戰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傍陰山下至高闕爲塞（按漢武帝元朔二年遣衞青渡西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便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西北也）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嬀川郡之北襄平即遼東所理今安東府）置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嬀川等郡）漁陽（今漁陽密雲郡）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遼東郡以

距胡(今安東府地)匈奴之先夏氏之後殷代奔北夷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卻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陰山今安北府北山海經已有匈奴周書又曰正北匈奴以橐駝白玉為獻當時猶微也)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邊備單于頭曼稍稍渡河南復其故地(今洛交安化郡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盛盡服從北夷南與諸夏為敵國圍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郡東南)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今平涼郡蕭關縣)燒回中宮(今扶風郡界)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爾便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於陰山開河西置酒泉等郡(今郡)以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後宮王嬙單于喜甚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嬀川郡)以西至燉煌(今郡)請罷備邊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恭奴單于復大寇盜莽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裂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雲中(今榆林郡單于府地)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等上書請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今太原西河昌化郡之間)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册又置校尉獻帝以後寇掠轉甚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先卑又盛盡有漢北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之比能自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宇文更盛並

稱大號跨有中州爲蠕蠕自拓跋初徙雲中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䴥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社崙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爲敵國明帝熙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懸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主土門號可汗猶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略分爲二國大邏便之後爲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朝隋幷徙種落於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今馬邑郡夏今朔方郡勝今榆林郡）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勢淩中夏大唐武德中寇原州（今平涼郡）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年李靖滅其國靈州（今靈武郡）總管張寶相擒頡利獻爲太宗納温彦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滋蕃分爲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皇中國亂各自爲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定今博陵郡趙今趙郡）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略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爲大患者則不暇錄焉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營州（今柳城郡）自稱爲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於西峽石黃麞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王孝傑率兵十八萬又敗沒於東峽石又命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

匈奴上

匈奴先祖夏氏之苗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鄰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

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為怯雖趙兵亦以為吾將軍怯邊士皆曰不用賞賜願得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彀者十萬（彀張也音工豆反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眾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眾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胡也襜處廉反襤魯甘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眾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有罪謫合徙者今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今九原郡）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補）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比史）（臨洮在和政郡和政縣即長城之所起）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徙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平涼郡之地）後為其太子冒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為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眾畜產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并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疑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延安郡膚施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尚久遠也）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按後漢書單于之姓虛連題雖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攣力全反鞮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犁孤塗單于（撐大庚反）匈奴謂天為撐犁謂子為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谷音鹿蠡盧兮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為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

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其下並同今嬀川郡之東）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洛交延安咸寧郡之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安邊郡之北）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為大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裨音頻移反）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子餘反今沮渠姓蓋本因此官也）歲正月諸長少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蘢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八月中會祭處也蹛者繞也言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蹛音帶）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軋者謂輾轢其骨節者今之厭踝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坐者以左為尊）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灼曰匈奴名冢曰豆落）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趨利（趨讀曰趣趣嚮也）善為誘兵以包敵（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轝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徙韓王信於代都馬邑（今馬邑郡地）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府）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縱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間厚遺閼氏冒頓遂引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諷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

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興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强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趙燕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來往侵盜代地(今安邊及馬邑郡之北境是)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翁主為單于閼氏(諸王女曰翁主者言其父自主婚也閼於爲反氏音支)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寖漸也)迺爲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閒布曰噲可斬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絶傷痍者甫起(甫始也)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橫行是面謾也(謾欺誑也音曼又音莫干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修和親之事而寇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女翁主妻老上單于爲閼氏(冒頓子名稽粥也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也)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中姓行名說行音胡朗反說讀爲悅)說不欲行漢强使之說曰必我也爲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愛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衆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去棄也)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竹用反)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衆畜牧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

者中夸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候利處害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彭原郡彭原縣)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郡縣)甘泉(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於是文帝發車千乘十萬騎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等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眾雲中遼東最甚帝又遣單于書復約和親事帝苦匈奴為患數聞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為郎署中最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闑以內寡人制之闑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都甘反)西抑強秦南支漢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車騎之士)時賈誼論邊事曰天下之勢方倒懸願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懸之勢也天下倒懸莫之能解猶謂國有人乎非但倒懸而已也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跡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

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辟如伏虎見便必動特何時已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餘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乃敖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能爲此立一官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令中國日理匈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爲漢臣人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使邊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窳音庾）其置郡然後罷戍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而內行外信四荒說服矣不然不大興不足以旁午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西臨重困則難爲功矣帝不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復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雲中今單于府榆林郡之地）所殺掠甚衆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於甘泉長安數月是時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毆掠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浸也漸音子廉反）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鋋鐵[illegible]短兵[illegible]）

帝進皮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阻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側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之官騶發騶謂矢之善者也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笥以木皮為鎧木薦以木板為楯弗能支也下馬地闘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為相連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强為弱在俛仰之間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當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衡橫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所以衛邊塞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禽

屯則卒積死夫胡貊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曰耐下同）楊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稀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僨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贅之說反賈音古）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不順行者深怨有背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眾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等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猛火曰烈取以喻耳）故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等郡之地）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荅（藺石雷石可投人也渠荅鐵蒺藜也雷力內反）復為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調謂算度之也總計城邑之中令有度千家以上也調音徒弔反）為中周虎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藩也）先為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人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乃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

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爵級同於列卿)其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為寇掠漢人及畜產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令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為贖(胡得漢人官為備價贖之耳)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為立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翁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議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舉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為廣有其人不足為彊自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以為不如和親於是上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雁門馬邑豪聶翁壹(馬邑今朔州也姓聶名壹翁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不受禁固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佯為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之時北有彊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庫皆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為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為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自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彊不能服也以為遠方絕域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也亟急也)至如猋風

必遙反去如收電屆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今扶風郡縣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幷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今榆林郡南即秦榆林塞地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未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墮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將卷甲輕舉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音縱行則迫力橫行則中絕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遺敵人令虜獲也意者有他言巧可以上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絕其後單于可禽百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乘間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懸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今在馬邑郡界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逗遛也軍法逗遛畏懦者腰斬逗音豆撓女巧反自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爲塞因河而爲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言縣斗辟西近胡斗絕也縣之斗曲入匈奴界者其中有造陽地辟讀曰僻在今嬀川郡懷戎縣北其後伊稺斜單于時軍臣之弟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

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也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今張掖郡界）攻祁連山（今交河郡界一名天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音渾）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元狩二年）漢時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並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今武威之西諸郡）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今新秦郡）西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今北平郡）定襄（今馬邑郡）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非公家之限）糧重不與焉（負載糧食者重直用反）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度徒各反）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窴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因以名城窴徒千反）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音零下同在今西平郡）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將大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餘萬匹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見示）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伊穉耶之子）曰南越王頭已縣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音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貊朝鮮以為郡（濊與穢同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並今安東府之東）而西置

酒泉郡（今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翁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靁為塞（眩靁地名在烏孫北眩音縣靁音雷）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讇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紿詐也徒改反）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於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但特也）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浞士角反）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人主父偃（臨菑今北海郡縣）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弊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闢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按史記蒙恬傳云據河陰山而僵云不能踰河而北未詳何為不同）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蜚芻輓粟起於東萊黃腄（古東萊腄音瑞今文登郡文登縣）瑯琊（今郡）負海之郡（今金城郡）轉輸北河（朔方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日鍾計一百九十二石而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闢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亦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廬朐（廬朐山名光祿塞今新秦郡銀城縣之北）至且鞮侯單于（且子餘反鞮丁兮反烏維之弟兒單于之叔）漢既誅大宛威振外

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漢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今張掖郡境）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狐鹿姑單于（且鞮侯之子）立六年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逐北至范夫人城（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衆完保之因以爲名）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坐江充誣陷衛太子相連）聞之憂懼軍大亂敗貳師降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孕重懷妊者也墮落也殰敗也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也殰音讀）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親計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去戰鬬尙德義崇禮讓以懷遠無示奢侈安人而已議曰夫匈奴之地廣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奮病則鳥折辟鋒銳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所以失人之心隳社稷也（隳音頹）夫地廣而不德者國危兵强而陵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近方今爲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修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修好結和親所以聘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爲重質之厚賂之故改節而爲暴害滋甚先帝觀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厚將卒奮擊誅滅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十獲一乎夫君子所慮衆人疑焉故常人可與觀成不可與圖始此固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强行爲寇則句注之內驚動（在今鴈門郡一名西

陘山而上郡以南咸城守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掖以西今郡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畜積布野未睹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不奪非以阻險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阸殽塞而亡於諸侯晉有太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太山巨海而脅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鄗薄秦王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乘其疲擊其虛使吳任用子胥修德無極其衆則句踐不免為藩臣何謀之敢虜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黃絲染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褘曲襟之制覩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功女無綺繡淫巧之制織纖羅紈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難弊雖無短戟長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日之食因山谷為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辨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自從嫚於禮而篤於信略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易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為弱以存為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對壺衍鞮單于既立狐鹿姑之子諷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為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為邊寇者少利復希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為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中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

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道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產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當當者報其直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終

唐　京兆　杜佑　君卿　纂

邊防十一

北狄二

匈奴下

握衍朐鞮單于烏羅單于耳孫也名屠耆堂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本烏孫康居閒小國數見侵暴率衆降匈奴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𤞤山諫反爲呼韓邪單于虛閭權渠壺衍鞮之弟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爲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其後呼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尋罷唯呼韓邪郅支二單于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遂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呼韓邪單于自款五原塞款叩也願朝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朔之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所過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導單于先行宿長平長平涇水上坂上自甘泉宿池陽宮在今三原縣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不令拜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爲所築者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又轉邊穀米糒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

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叛臣（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也）信讓行乎蠻貊福祚流於無窮萬代之長策也天子采之郅支聞漢出穀各助呼韓邪卽遂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堅昆北降丁令（音陵）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恐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強盛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強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欲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師康居誅郅支（卽就）湯為人沈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覽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閒城郭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衆兵（驅帥之令隨從）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卽日引軍分行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遂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為湯等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

使者爭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漸不可開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慴伏莫不震懼呼韓邪見郅支之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立千里之功建萬代之安功臣之勳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人速得為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為之諱其行（諱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復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懸通籍除過勿理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為義成侯湯為關內侯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衣服錦帛倍於前時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言欲取漢女而身為漢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嬙音牆）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保守也自請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深開小道而行避狄抄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

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經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如天之覆）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眾不犯約哉三也（必，極也。極保之也）自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戍屯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子女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之而守也。嫚易，相欺侮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復僵墮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壹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御必深德漢（於漢自稱恩德）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蠻夷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眾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纍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雕陶莫皋。纍，力追反）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坂（今河東郡河東縣）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

奴數爲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屈體稱臣列爲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享當也質誠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謀（諼詐詞許遠反）對奏天子從之遣使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絫之弟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游猶流也河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亦謂地形耳不必係於河水也厭一涉反）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謂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爲虛費府帑可且勿許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已亂而後治之戰鬭而後捷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妙）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與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始皇之強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言其堅固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卒終也莫得而言謂自免之計其事醜惡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臣權書遺之（以權道爲書順辭以答）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歿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暨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邀擊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名）至本始之

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攜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專制(專制謂以為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其兩反)何者外國天性忿鷙(鷙很)形容魁健(魁大)負力怙氣(怙恃)難化以善易隸以惡(隸謂附屬惡謂威也)其強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在蜀徼外)籍蕩姐之場(羌屬也籍猶蹈也姐音紫)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絕)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離歷也三月為一時)固以犂其庭掃其閭(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緣往者和好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錦繡繒帛各有差他如河平時至平帝幼弱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奏令中國不得有二名莽以太后臨朝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因使使者以諷單于宜上書慕化為一名漢必加厚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

白太后遣使者答諭厚加賜焉及王莽篡位建國元年遣五威將王駿陳饒等六人多齎金帛遺單于諭曉以受命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單于以多得賂遺乃從之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因寇掠其人民重以印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舉其一國之人皆亡降也單于受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於是大怒分匈奴爲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雲中塞下詔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帥發郡國勇士武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衆齎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蟁蝱之螫敺之而已螫式亦反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調發也徒弔反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糧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

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物故謂死）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薪炭重不可勝（鍑釜之大口者音富）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銜馬銜也尾馬尾也言前後單行不得並驅）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謂卒見到之兵且以擊虜）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搆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天鳳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咸）又請和親遣人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歙（歙昭君兄子）莽遣歙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歙與五威將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見漢諡帝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至呼都而尸單于（烏累之弟名輿）侵入北邊尤甚由是壞敗　班固論曰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於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單于冀以救安邊境至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衰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

之士（六郡謂漢之隴西今隴西及金城安鄉郡之南境漢之天水今天水郡漢之安定今保定平涼郡地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靈朔等郡地漢之上郡今咸寧上郡延安等郡地漢之西河今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馳射上林講習戰陣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爲義動君子利動貪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謂勸諭）獨可說以厚利（說音悅）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沒溺）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柰失重利何柰欺上天何柰殺愛子何（展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迺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今郡）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音傲）尙如斯安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襲重也重疊其事）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鉅依反）亡之阸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子邊境之禍搆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妹食）侵掠所獲歲鉅萬

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媮音偷）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外內（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也制外內謂五服之差遠近異制也）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南匈奴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子名比）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時以為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兵（薁於六反鞬音九言反）後漢光武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今榆林九原郡即漢之五原郡地）光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鈔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漢常山關在代郡今安邊屬邑郡即漢代郡漢居庸關在今嬀川郡懷戎縣）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脩烽火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今上黨高平長平縣城郡地）扶風（今扶風汧陽新平）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今博陵郡）殺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

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河西太守(今銀川新秦昌化 / 西河之西境地)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爲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今九原部)願永爲藩蔽扞禦北虜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十二月癸丑 / 匈奴始分爲南北單于)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返命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輒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爲常北單于使騎擊南單于敗之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漢屬國都尉所理今西河郡 / 隰城縣有美稷鄉蓋其地也)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爲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爲扞戍屯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今郡地)代郡皆領部眾爲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莫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明帝也)言曰南單于親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時北虜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疫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將臨塞厚懸購賞諭告高句麗烏桓鮮卑攻其左發西河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故多忠臣勞故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

廣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强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常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范曄曰光武審黃石存苞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辭幣以禮匈奴之使其意防已弘深豈其顧沛平城之圍忍傷黥王之陣乎）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司徒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示曉告以前代呼韓邪郅支行事（呼韓單于稱臣受賜郅支單于背德被誅）帝從之明帝永平中胡邪尸逐侯鞮單于立（醢落之子名長）時北匈奴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和親帝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使報命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叛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知之乃更置大將以防二虜交通其秋北虜果遣二千騎覘候朔方作馬革船欲渡迎南部叛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鈔邊郡焚燒城邑殺掠甚眾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虜聞漢兵來悉渡漠去時北虜衰耗黨眾離叛南部攻其前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引而去章帝元和中鮮卑入左地擊北匈奴大破之斬優留單于取其胸皮而還北庭大亂屋蘭儲卑胡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降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匈奴休蘭尸逐鞮單于（胡邪之子名屯屠河）將討并北庭會帝崩竇太后臨朝單于上言今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臣與子侯新降渠帥議方略皆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討罰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請漢兵併力

以屯要害從之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爲征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走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單于將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一百七十人三年北單于復爲右校尉耿夔所破逃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爲單于將數千人止蒲類海今北庭府界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以塞北地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請立於除鞬爲北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袁安司空任隗以爲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地正以權時之算可得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鞬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爲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即和帝也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且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餘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羽蓋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叛還北帝遣任尚追斬之破滅其衆至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北之國衆自立單于願和親修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不許後微至滅無聞

安帝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立（胡邪之子名拔）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屯兵（黎陽即今汲郡黎陽縣）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去持若尸逐就單于（烏稽侯之子名休利）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圍美稷單于本不同謀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殫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爲期約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戎狄之所短也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以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爲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寇掠幽（今范陽上谷漁陽郡）并（今太原西河榆林朔方郡）涼（今靈武安化平原金城郡地）冀（今常山博陵鉅鹿趙郡地）等州呼蘭若尸逐就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遣中郎將護送南庭建康初中郎將馬寔進擊餘黨匈奴烏桓十七餘萬口皆詣寔降桓帝延熹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名居車兒）諸部並叛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爲北中郎將討之悉降靈帝光和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初單于呼徵爲中郎將張修所殺遂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爲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爲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郡汲郡）時人保聚鈔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爲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興平

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廚泉立爲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爲鮮卑所鈔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賊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以其既在內地人衆猥多懼必爲寇始分其衆爲五部立其中貴者爲帥選漢人爲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爲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茲氏縣（今西河郡隰城縣）右部居祁縣（今縣）中部居大陵縣（今文水）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晉武帝初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今平陽郡）西河（今西河昌化郡）太原（今府地）新興（今定襄雲中郡）上黨（今郡）樂平諸郡（今樂平郡太原府之間）靡不有焉太始七年單于劉猛背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爲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爲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爲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並今郡）盡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大阿厚率其部落二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大傳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萬餘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落爲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爲譚種赤勒種捍蛭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香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跂大樓種雍屈種眞樹種力羯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居各最豪貴故得爲單于統領諸種其官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右朔方王左朔方王左獨鹿王右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王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爲太子得居之其三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又有左口遂出爲輔相則有左沮渠右沮渠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氏勃氏皆勇健好反叛蛭呼丁反）惠帝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宮女妻冒頓約爲兄弟故子

孫遂冒姓劉氏爲首叛亂竊大號據神器自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海父豹即單于扶羅子左賢王也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强盛爲患竭力殫財寇雖衂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爲邊衛單于保塞稱藩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民兵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狄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幷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修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爲捍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讐釁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者靡歲或寧而漢之塞地晏然矣後亦頗爲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掩其窟穴躡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攝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漢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很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憤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爲疢毒胡可殫言降及後世翫爲常俗終於吞噬神鄉邱墟帝宅謂劉元海等及托跋氏並都中國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通典卷一百九十五終

唐 京兆 杜佑君卿 纂

邊防十二

北狄三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爲號俗與匈奴多同其異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讎報故也（以己爲種無復報者故也）其有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爲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爲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爲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送馬牛羊以爲聘幣壻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爲辦計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髡頭爲輕便婦人至家時乃養髮分爲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也（簂字或爲幗婦人首飾釋名云皇后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簂古陌反）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氀毼罽也氀力於反毼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馬銜也）鍛金鐵爲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灸或燒石自熨燒地臥上或隨病痛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幷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之欲反累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

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為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今嬀川范陽以東至安東是漢五郡也）為漢伺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强盛至後漢建武中抄擊匈奴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遺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為宜復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在今嬀川郡懷戎縣西北俗名西土城）至桓帝末或降或叛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今柳城郡）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七笑反）王右北平（今北平郡）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熹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中山今博陵郡）叛入丘力居衆中自稱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幽冀青（今北海濟南平原樂安郡地）徐四州（今彭城琅邪郡地）五年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獲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為齊人（西晉王浚為幽州牧有烏桓單于審登前燕慕容儁時有烏桓單于薛雲後燕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敎並其別種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城郡界)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髡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今在柳城郡界)然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似牛以角為弓代謂角端弓者也(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角端似牛角可為弓)又豽鼲子皮毛柔軟(豽音女滑反鼲音胡昆反豽鼲並鼠屬豽雌屬)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嘗通中國至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肜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等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賁為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陽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尉所居甯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以受降質也)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歲苦其害漢雖時有尅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歠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郡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折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右北平以西至燉煌接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北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擒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陲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胷背之瘭疽也(蚧音介搔新到反瘭音必燒反杜氏注左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忍

平城之恥呂后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夫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感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狄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爲之旰食乎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爲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秦水廣從(子容反)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至晉猶有數百戶)和平中魁頭與從父弟騫曼(俱檀石槐之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爲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弱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雁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爲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爲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爲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旌麾以鼓節爲進退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爲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爲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東部大人（晉史謂之鮮卑後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子孫逃漠北鮮卑奉以為主今考諸家所說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翦髮而留其頂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後姪孫莫廆立（廆胡罪反）部衆強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為天所相俗謂天曰宇故自號宇文至孫乞得龜為慕容廆所敗滅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敗殺皝徙其部衆五萬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　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務勿塵附）

徒河段日陸眷出於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移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饑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勿塵之子）與弟匹磾（都泥反）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為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不復報歸於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為主後為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所略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段龕（鬱蘭之子龕音堪）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恪帥衆伐龕於廣固（今北海郡城）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苗裔因山爲號）魏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人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郡之地）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搖其後音訛遂爲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爲氏至孫涉歸魏封爲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曰吐谷渾西遷河湟之間（今安鄉郡西平縣地）次曰廆有命世才略晉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今柳城郡界）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夷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衆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爲冀陽郡荆河州人爲成周郡青州人爲營邱郡并州人爲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爲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皝嗣（廆之子）雄毅多權略日以強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儁暐即其子孫也（其後國號燕出晉史載記）

拓跋氏

拓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亦因鮮卑山以爲號宋齊二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或云黃帝之苗允以黃帝土德謂土爲託后爲跋故以爲氏其裔始均仕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命爲田祖歷三代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其後至詰汾嘗田於山澤欻見輜軿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明日請還期明年復會於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爲三部一居上谷北之濡源西東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在今馬邑郡）兄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今馬邑郡）使猗㐌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爲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胡北從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

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部郡之西)迄長城原夾道碣石與晉分界(長城原在今洛交郡三川縣)姪孫什翼犍始建年號分置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帝也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爲後魏侵境勑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合肥今廬江郡新城在縣西三十里)吳城江陵移入南岸濡須之戍家停羨溪(濡須在今歷陽郡西南百八十里羨溪在其東三十里)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宣王謂宜徙沔南以實水北曹爽不用果亡沮中(沮中即今襄陽南沮水左右地)此皆前代之殷監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牧畜之所轉戰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雖時有通否而勢有彊弱保人全境不出此塗約而言之大略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曰纂耦車牛四曰計丁課仗狡虜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爲容儀以獵獵爲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爲勞露宿草寢實惟其性淼騎蟻聚輕兵鳥集踐踩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略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奔馳起役赴機必遲散金開賞費損必大換土宜戍怨曠必繁孰若因人所居竝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捍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人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寇之資也悉可內徙青州人(宋青州今北海郡)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兗州冀州(宋兗州今魯郡瑕邱縣冀州今濟南郡歷陽縣)移泰山以南至下邳(今臨淮郡縣是)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今瑯邪郡承縣界)北阨大峴(今瑯邪郡沂水縣北)四塞之內其險足固人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虞之時意生咨怨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頹毀猶可修理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爲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爲帥丁夫四歸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

足抗羣虜二萬矣三曰籌耦車牛以飭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趣險賊所不能干既以族居易可檢御號令先明人知夙戒有急徵召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銛利由己還保輸之武庫銛音廉反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人不得辦者官以給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農並備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任其勇怯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溫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刺怨起瓜時今若以荊吳銳師遠屯淸濟功費既重嗟苦亦深以臣料之未若顓用彼衆之易也管子理齊寄令於人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能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由有數梁用武卒其邦日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漸弛蒐田雖復先王之禮理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人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冀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人實內浚理城隍族居聚處村里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捷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還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宦途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義因事著晝戰見貌足以相識夜戰聞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以古城荒毀難可復修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則增之其有毀缺權時柵斷足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旬時漸就完立車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人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民兼捍城之用千室之宰總倍旅之兵萬戶之都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未久邊令弛縱弓幹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所任理應消壞謂宜明申舊科嚴加禁塞

諸商賈往來敢挾藏者以軍法理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溪成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彫鐫別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檢於事爲常此亦禦敵之要也文帝不能用

蠕蠕

蠕蠕（而兗反）姓郁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其後子孫因以爲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代王猗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隋史亦曰芮芮）又六代孫社崙兇狡甚有權略度漠北侵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落水始立軍法千人爲一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爲幢幢置帥一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强盡爲社崙所并號爲强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燉煌張掖之北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可汗之號始於此）丘豆伐猶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臣因其行能卽爲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追稱後又頻擾北邊後魏神䴥二年夏四月太武率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社崙從父之弟）震怖將其族黨焚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布無人收視太武帝緣栗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六月次於兔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度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南北三千里高車都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十餘萬俘獲首虜及戎馬百有餘萬至孫吐賀眞太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矣獻文帝皇興中其主子成（吐賀眞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獸所短者攻城若以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

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由倏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邱陵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御敵多留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寇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隨近作米供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並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帝正始中尚書源思禮撫巡北蕃以跋野置鎮居南與六鎮不齊更立三戍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强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遞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邊境獲其利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醜奴子成弟之子[illegible]善用兵西

征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幷叛者國遂强盛醜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侯力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帝給騎二千援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討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爲主會婆羅門爲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漢時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卽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强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縷而今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鬭此兩敵卽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若存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旣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實繁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保全生耳高車亦未能一時幷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愞弱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强敵唯涼州敦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陲則西顧之憂匪朝伊夕愚謂蠕蠕高車二主宜並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漢家行軍

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卽可永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良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尅勵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卽是我之外藩高車就敵西北之虜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卽是大磧野戰所聚千百爲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卿元洪超詣燉煌安置婆羅門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爲州軍討擒之五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瓌部落旣和士馬稍盛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尙魏公主出帝又自納阿那瓌女爲后阿那瓌請以其孫女妻齊獻王武子長廣公湛阿那瓌有愛女又請配齊獻王自此塞外無塵矣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喪亂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爲強盛不復稱臣魏汝陽王暹之爲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又嘗因到洛陽心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黃門郎掌其文墨覃教阿那瓌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鄰敵亢禮及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瓌爲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辰（菴烏含反）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爲主置之馬邑川後背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阿那瓌叔父鄧叔子爲主是時又累爲突厥所破以西魏恭帝二年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旣恃兵強又藉西魏和好忌其連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殺以甘心周文帝遂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死配王公家爲奴隷

卷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三

北狄四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爲狄歷北方以爲敕勒諸夏以爲高車丁零焉其語略與匈奴同而時有少異或云其先匈奴之人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枇氏異氏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爲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處我乃下爲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嘷本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爲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寇難翕然相依鬬無行陳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媟嬻（媟音泄　嬻音瀆）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爲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旣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群捒取良馬俗不潔淨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秋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羖羊燃火拔刀女巫祝說似如中國祓除而群隊馳馬旋繞百币乃止持一束柳枝回曲豎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所交反）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劍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币男女無大小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

牛羊畜產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為敵亦每侵盜於魏魏道武渡弱水西至鹿渾海襲破之復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駮髯水西北徇略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獲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已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于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斤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外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為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崙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眾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嚈噠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國(今交河郡)犄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路絕姦勢亦沮於卿彼蕃便有所益行途經由宜相供俟不得令羣小擁塞王人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靜帝時為兒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為高車王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即後魏之高車國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昌化郡)安定以東(今安定郡是)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服皮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多貫蜃貝以為耳頸飾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為寇亂至

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縣界）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後爲齊神武所滅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延州今延安郡）率其種入附於齊氏幷與其部劉素德共爲影響周柱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郡）乘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憲爲行軍元帥討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沮渠牧犍都姑臧謂之北涼爲魏所滅）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焉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於兒處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負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卽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旣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奉爲主號爲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蠕蠕主社崘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爲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

謂之特勤別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為英賀弗肥麤者謂三大羅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麤短體貌似之故以為號此官特貴惟其子弟為之又謂老為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為賀蘭故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之官也謂黑色者為珂羅便故有珂羅啜官甚高者年者為之謂髮為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為匐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為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時置附鄰可汗鄰狼名也取其貪殺為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或有居家大姓相呼為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為遺言屋可汗也木杆可汗（土門之子名俟斤一名燕尹）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琉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嚈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餘里南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異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者舁之以氈隨日轉九迴每一迴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脩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發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劍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為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為信契候月將滿輒為寇抄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損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剺面且哭（剺理之反）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茂然後始坎而葬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見日

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卽遣人聘問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以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迥出上無草樹謂爲教登疑黎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歷唯以草青爲記男子好樗蒱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斤既盛使於西魏請誅蠕蠕主（事見蠕蠕篇）後周武帝納其女爲后至他鉢可汗（木杆之弟）以攝圖爲爾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乙息記將攝國而立俟斤俟斤卽木杆可汗也）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方（爾伏與步離並小可汗褥內沃反）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仍歲給繒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患貧也後攝圖立爲大可汗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理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木杆之子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各承父後你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婿於木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且以萬數至隋初並遣之突厥大怨俟斤賀敦周越王之女千金公主閔周滅故悉衆爲寇控弦三十萬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並今郡）六畜咸盡隋文帝以河間王弘高熲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走時虜饑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災死者極衆而沙鉢略襲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面可汗（達頭卽西突厥步迦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爲東西部（自此分爲二國焉）迭相侵掠沙鉢略因擊阿波爲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妻子隋遣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霑德

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永爲藩附謹遣男臣窟含眞奉表以聞後卒帝爲廢朝三日後葉護可汗（沙鉢略之弟）西征阿波生擒之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曰善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沙鉢略之子名雍虞閭）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既爲處羅侯可汗所執其國乃立鞅素特勒之子）時突利可汗居北方（沙鉢略之弟處羅侯之子名染干）遣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朝貢遂絕數爲邊患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今安邊郡）染干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爲意利珍豆啟人可汗華言智意健也於朔州（今馬邑郡）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之甚衆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塞遂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今朔方榆林郡）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距河盡爲啟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閭頻破之雍虞閭旋爲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並奚霫五部內徙（霫先立反）啟人遂有其衆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啟人來朝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二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巡雲中泝金河（在今榆林郡界）而東北幸啟人所部（在今馬邑郡）啟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及始畢可汗（染干之子名咄吉也）立因事怨恨不朝十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今雁門郡）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及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甚衆又更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今定襄郡）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　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

以爲援始畢遣特勤康利獻馬千匹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涼城及高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咄祿特勒來朝賜宴於太極殿奏九部樂錫賚甚厚二年春始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百餘騎遣入句注又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毗賀反）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爲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爲處羅可汗（始畢之弟）又以隋義成公主爲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遣內史舍人鄭德挺往弔處羅賻物三萬段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政道陷於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於牙所立政道爲隋主其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百官居於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奉詔討劉武周師至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美婦人多爲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苾是爲頡利可汗（啓人第三子）又納隋義成公主爲妻以始畢之子什鉢苾爲突利可汗（按始畢父啓人可汗染干本突利可汗今更稱突利蓋襲其先號）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爲之罷朝一日遣百官就館弔其使咄苾初爲莫賀設牙直五原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强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雁門定襄王胡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胡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

厥內少監獨孤晟帥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於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圍之大恩敗績沒於陣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鈔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於并州太宗帥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其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豳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為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惟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命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宗因縱反間於突利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朔州又襲將張瑾於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靖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并州太宗率師討之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於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亥頡利遣其腹心執失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謂之曰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金帛前後極多何故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汝矣思力懼而請命太宗縶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元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徑至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留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卻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諫於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

拒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强弱之勢在今一舉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曜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乘其不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尅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自玆始矣是日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於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之未和也謀臣猛將各欲戰而陛下不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卽位日淺為國之道安靜為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恐虜一敗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為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金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玆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者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陁迴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陁自稱可汗於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疎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滋章兵革歲動國人患之諸部攜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軍邱行恭出通漢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孝節出恆安道薛萬徹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率所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楊政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於鐵山兵尚數萬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修仁等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恆安地斥土界至於大漠頡利乘千里

馬獨騎奔於從姪沙鉢羅部落三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利送於京師太宗赦之令
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廩食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
麞鹿縱其畋獵庶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
灞水之東贈歸義王謚曰荒其舊臣故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
誕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渾邪之
碑以紀之突利可汗什鉢苾者始畢之嫡子頡利之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號為泥步設
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立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徵稅無度諸部多怨
之貞觀初奚等並來歸附頡利怒其失衆遣北征薛延陁又喪師旅遂囚而撻焉突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
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為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突利拒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
太宗因令將軍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
北平郡王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為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亡
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豎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為隋家之患自爾之後無歲不侵擾
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略盡旣事窮後乃投我我今所以不立爾為可汗者正為啓人前事故
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齊整所部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
并州道病卒年二十九太宗為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為碑文其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
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

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邏鶻流於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惟柘羯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於事無用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人猶之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其費未悟其益也然河西人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失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若更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誠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隋室早得伊吾(今伊吾郡)兼統鄯善且末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無所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曰臣附遠在蕃磧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馬五匹袍一領酋帥悉受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兇虜其衆益多非國之利也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弊日久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兗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惟中書令溫彥博議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禦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貳之心若遣向徐兗則乖物性非含育之道祕書監魏徵奏言北狄自古至今未得如斯之破敗也且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讎若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本土此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本情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

取河南以為郡縣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間孳息日倍居我肘腋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彥博又曰天子於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若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背叛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必遣居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援之護之收居內地我指麾之教之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人選其酋首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有叛逆太宗竟用其計於朔方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眾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候大將軍化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為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也始畢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歷處羅頡利代常為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為設武德初數來朝貢封為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中國惟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使統頡利舊部落居於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萬匹錫其土南至於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陁為種落初集憚薛延陁不肯出太宗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陁璽書曰前破突厥止為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廢而黜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今戶口羊馬日向孳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卽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爾延陁日月在前今突厥理是居後後者為小前者為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南各守土境若其踰

越故相抄掠即將兵各問其罪此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册書就思摩部落築壇於河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陁聞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先舊輕騎伺至而擊之太宗遣使敕止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輕騎入朝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於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詔立碑於化州

通典卷一百九十七終

唐　京兆杜佑君卿纂

邊防十四

北狄五

突厥中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爲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爲大可汗遇薛延陁爲可汗車鼻不能當率所部歸於延陁延陁人勇烈有謀略頗爲衆所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竄歸於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使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郎將高偘濳引回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熟闕俟利發及拔塞匐處本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偘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偘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於京師乃獻於祖廟又獻於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於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孫羯漫陁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敗之後突厥盡爲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雲山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十四州瀚海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崿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酋爲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三十餘人並從至嶽下勒名於封禪之碑自永徽以來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

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温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為温敗兵士死者萬餘人又令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務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温大破之泥熟匐為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隆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遂虜伏念詣京師斬於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疎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啜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林山聚為羣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强盛乃自立為可汗以其弟默啜為設咄悉匐為葉護其所因温彥博議處河南諸部落分為六州後漸滋繁至阿史那元珍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縶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便投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為阿波大達干令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為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為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爨英等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又寇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寇朔州復以常之為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千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又率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為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遁歸初寶璧見常之破賊遽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為聲援寶璧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為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怒因改骨咄祿

爲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時其子尚幼默啜遂篡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三年率衆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朔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旣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册授左衛大將軍封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卽率部落兵馬爲國討擊契丹許之默啜遂攻契丹部衆大潰盡俘其家口默啜自此兵衆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册立默啜爲特進頡跌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歷元年默啜表請與武太后爲子幷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兵勢納言姚璹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幷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之默啜浸强由此也其年武太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爲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齎金帛送赴虜廷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家聞李家天子種末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别所僞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玉鈐衛將軍慕元山則以兵五千人降虜進寇嬀檀等州武太后令司農卿武重規爲天兵中道大總管武威衛將軍沙吒忠義爲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爲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爲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爲後援默啜又出恆州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長少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

改默啜號為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紀沙吒忠義及後軍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長壽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讌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會焉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郡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遠荒之地凶悖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降自三代無聞上策昔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勳列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乎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成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舊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可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軍死綏師敗棄軍古有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成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傍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留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選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狃習戎事究識夷險其所虜獲因而賞之近戰

則守家遠戰則利貨趨赴鋒鏑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思言對賊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百八十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初築議不同睿宗竟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皆股慄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壅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為朔方總管始築壅門默啜西擊娑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衆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壻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於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攜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五咄祿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壻高麗莫離支高文簡䞦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其河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公䞦跌思太為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䞦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壻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思布等戰於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思布率衆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於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負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

之便與入蕃使郝靈佺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勤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其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爲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卽位本蕃號爲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勤之功固讓之闕特勤不受遂以爲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爲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乃召默啜時衙官暾欲谷爲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爲闕特勤所殺暾欲谷以女爲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蕃人甚敬服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跌思太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爲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不設備與降戶戰於青剛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訥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將軍郭知運所擊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知運喪師斬之以徇小殺既得降戶謀欲南入爲寇暾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得間隙不可動也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厥人戶寡少不及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强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强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爲朔方大總管奏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之大恐暾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去極遠勢必不合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來候其臨到卽移衙帳向北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是先來王晙與張嘉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晙兵馬不來拔悉密獨至卽

擊取之勢易爲也拔悉密果臨突厥衙帳而王晙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欲擊之暾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先掩北庭因縱兵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爲突厥所擒幷虜其男女而還暾欲谷回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兵邀擊之暾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卽與連和若出兵相當卽領軍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揎臂持滿仍急結其袖會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元宗爲子許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用闕特勤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沈有謀老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臣扈從卽突厥不敢不從又不難爲舉動說然其言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殺與其妻及闕特勤暾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爲婚奚及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尙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爲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尙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眞假頻請不得亦實羞見諸蕃振許爲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得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發都至嶽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兎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兎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自是嘗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曰臣聞鵰梟不鳴未爲瑞鳥猛虎雖伏

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夫突厥者正同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以武義臨之文德來之旣懾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從官赴封禪之禮參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因復許其從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覩神藝之一發恩義俱極誠無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鏃於前同獲獸之樂是屑略太過未敢取也雖聖胸豁達與物無猜而愚心徘徊與時加慄倘此等各懷犬吠交肆盜憎荆卿詭動何羅竊至暫逼嚴蹕稍冒淸塵卽殪元方邱墟幽土豈于爲醢鸞廬爲洿何塞過責特願勿復親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迴兩曜之鑒祛九宇之憂孰不幸甚

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迴駕設讌厚賜而遣竟不許其和親自後滅絕無聞

通典卷一百九十八終

通典卷一百九十九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五

北狄六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爲二（大邏便即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葛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勒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爲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闔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爲處羅便可汗所擒其國立鞅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撅處羅可汗（即大邏便之種落與北突厥處羅可汗號同非一人也）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而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勒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每五月八月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匱使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强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舊爲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略有隙遂分爲別部因東可汗雍虞閭死後自立爲步迦可汗達頭死後其孫射匱微弱不得爲可汗）代爲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

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爲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爲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爲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反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之大喜興兵襲之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詔留其纍弱萬餘口令其弟闕達設牧畜會寧郡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勒大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大唐已革命歸京師封歸義郡王獻貢大珠於高祖上勞之曰珠信爲寶王但赤心珠無所用不受自處羅朝隋後射匱遂有其地處羅既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許羣臣諫曰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必爲患遲迴久之不得已乃引曷薩那可汗於內殿與縱酒既而送至中書門下省縱北突厥使殺之太宗卽位令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厚加撫慰尋爲李軌所滅特勒大奈隋大業中與曷薩那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奈率其衆以從隋將桑明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大奈將數百騎出明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三人雜綵萬餘段貞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之朝隋也爲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薩那之叔父射匱爲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爲敵乃建庭於龜茲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而有謀

善攻戰北幷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庭於石國北千里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幷遣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結之與幷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狄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爲婚貞觀元年遣眞珠統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護自負其強無恩於國部落咸怨葛邏祿種多叛之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爲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爲莫賀咄俟屈利毗可汗初統葉護令伯父分統突厥種類爲小可汗及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共推泥孰莫賀設爲可汗泥孰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利特勒避莫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孰遂迎而立之是爲乙毗沙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護既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咄莫賀咄大敗遁於金山尋爲咄陸可汗所害國人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鐵勒薛延陁逆擊之反爲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無統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授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羣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護素憚泥孰而陰欲圖之泥孰遂適焉耆其後設卑達官與突厥弩失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輕騎遁於康居尋

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為咄陸可汗咄陸可汗者亦稱大度可汗其父莫賀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懷輯與之結盟為兄弟既被推為可汗遣使詣闕請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寺少卿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為吞阿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明年泥孰卒其弟同俄設立是為沙鉢羅咥利失可汗（咥徒結反）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唯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為十部每部令一人統之號為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十箭為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為五咄陸部落置五大啜管一箭右廂號為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為一部落大箭頭為大首領五咄陸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以西自是都號為十姓部落咥利失既不為眾所歸部眾攜貳為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咥利失以左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咥利失奔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為大可汗以咥利失為小可汗統吐屯為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為其俟斤所破咥利失復得其故地弩失畢處月處密等並歸咥利失十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為乙毗咄陸可汗乙毗咄陸可汗與咥利失中分自伊列河以西屬咄陸以東屬咥利失咄陸可汗又建庭於烏鏃曷山西謂之北庭自厥越失拔悉彌駮馬結骨火燒觸木昆諸國皆臣之十三年咥利失為吐屯俟利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咥利失窮蹙奔於鏺汗而死弩失畢部落酋帥迎咥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勤而立之是為乙毗沙鉢羅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為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勞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張大師冊授焉賜以鼓纛於時咄陸可汗與葉護頻相攻擊會咄陸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陸兵眾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

幾咄陸遣石國吐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陸尋爲所殺咄陸可汗旣并其國弩失畢諸姓不服咄陸皆叛之咄陸復率兵擊吐火羅破之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孝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陸又遣處月處密等圍天山縣孝恪又擊走之孝恪乘勝進據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陸初以泥熟啜自擅取而斬之以徇尋爲泥熟啜部將胡祿屋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啜等謀欲廢咄陸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立乃發弩失畢兵就白水擊咄陸大敗之咄陸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爲咄陸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爲其所併

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勤之子也阿史那步眞旣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以繼步眞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葛邏祿弩失五姓之衆其後咄陸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迫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三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尋授左騎衛將軍瑤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咥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於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失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啜弩失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羈屬賀魯（其咄陸有五啜一曰處月木昆律啜二曰胡祿居闕啜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暾啜四曰突騎日羅陀啜五曰鼠泥陀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悉結闕俟斤最爲强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賀泥塞幹暾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拔熟俟斤五曰哥舒處半俟斤）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咥運爲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右騎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回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十餘人四年咄陸可汗死其子眞珠葉護與五弩失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

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回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眞持節爲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屋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搭（吐答反）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建牙之處彌射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落率衆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眞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咥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饑乏城主伊沮達官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尋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獻於昭陵及太社高宗特免死分其種落置崑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胡國皆分置州府西盡於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於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　阿史那彌射者室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點密爲十大首領有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立爲可汗號彌射在本蕃爲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眞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等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眞遂自立爲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委之遁去步眞復攜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册立彌射爲興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軍崑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眞授繼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失畢部落因令與盧承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又令彌射步眞俱率所部從𩗗（於畢反）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眞常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僞

稱有敕令大總管賫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咸
言彌射非反爲步眞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乃擢授
彌射子右豹韜衛翊府中郎元慶爲左玉鈐衛將軍兼崑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眞子斛瑟
羅爲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爲來俊臣誣搆謀反被
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爲
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於長安　阿史那步眞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
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尋卒其子斛
瑟羅本蕃爲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左衛
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池都護尋卒子懷道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太僕兼濛池十
姓可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盡乃隨斛瑟羅統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
那氏於是遂絕　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在斛瑟羅下號爲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
擁衆背之尤能撫䘏其部落由是爲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常屯聚碎葉西北
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爲鄰西與諸胡國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
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爲烏質勒所幷及卒其長子娑葛代統其衆詔便立娑葛爲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
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賫金七百兩以賂楚
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幷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爲娑葛遊

兵所獲遂斬闕啜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表欲索娑葛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爲鄉導以討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與娑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爲可汗　蘇祿者突騎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爲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册立爲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爲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爲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使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爲相趙頤貞代爲安西都護城中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爲蘇祿所掠而去安西僅全俄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爲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僚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爲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爲可敦又分立數子爲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爲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最爲強盛百姓又分爲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爲可汗以輯其餘衆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之衆臨陣擒吐火仙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爲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許

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衆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蕚樓以宴之仍命將吐火仙獻於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野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骨紇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陁咥勒兒十盤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阿咥曷截撥忽嗹干貝海曷比悉阿嵯蘇拔也未渴達等三萬餘兵傍嶷海東西蘇路羯三索咽蔑促薛忽等諸姓（咽因結反）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振九離伏嗢昏（嗢烏沒反）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有君長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兇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掠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塞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斂又猜忌薛延陁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陁內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處羅既敗莫何始大焉甚得衆心為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便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此其異也

薛延陁

薛延陁鐵勒之別部也（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剌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陁蓋其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陁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强族

初蠕蠕之滅也並屬於突厥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於始畢在貪汗山者西屬於葉護其主夷男於大唐貞觀中遣使朝聘爲毗伽可汗居大漠北俱倫水南去長安萬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陁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爾爲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陁眞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禮會延陁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萬里旣涉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旣而聘羊馬損耗將半於是反其使者羣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陁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在速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强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强而北狄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陁所以扶服稽顙恣我所爲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爲君長雜居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衆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可數萬足制延陁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陁爲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子壻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夷狄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許其女使命旣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陁必矣旣而李思摩數侵掠之延陁復使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答而止焉

僕骨

僕骨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略同在多濫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宿敦鄰好最居北偏先臣於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陁　大唐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陁之滅也其大酋婆匐俟利發歌藍伏延詣闕內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陁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略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俟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閒無闕洎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繒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廩爲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北尋爲回紇所破黨衆離散阿布思後奔葛羅祿北庭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爲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爲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爲糧兼捕魚射獵爲食而衣貂鼠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爲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爲聘禮死亡以木櫃盛尸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贓　大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者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餘其地豐草盛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有餘里曰康干河有松木入水二年乃化爲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石其松爲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著木脚冰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爲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陁東界居近同羅水勝兵萬人古自未通中國其大酋俟斤多濫葛共率所部朝見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

阿跋

阿跋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隋代號訶咥部是也遷徙無常所

契苾羽

契苾羽在多濫葛南兩姓合居勝兵三千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至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其國俗聚木爲屋尊卑共居其中

俞折

俞折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漢

大漢國在鞠國北饒牛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漢相接

白霫

白霫在拔野古東勝兵三千人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列地爲州即其酋長爲刺史自鞠國以下諸國並貞觀二十一年通

通典卷一百九十九終

唐　京　兆　杜　佑　君　卿　纂

邊防十六

北狄七

庫莫奚

庫莫奚國於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爲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地在今柳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於射獵好爲寇抄後魏之初頻爲寇盜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强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個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卽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瓌水蓋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爲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款附至隋代號曰奚突厥稱蕃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落並在今柳城郡東北二千餘里）大唐開元五年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封從外甥女辛氏爲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大酺戮死共立其弟魯蘇爲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爲妻時魯蘇牙官塞默羯謀害魯蘇翻歸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設宴誘執而殺之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嫡母妬主榮寵乃上書主是庶女此實欺罔稱嫡請更以所生女嫁與魯蘇上怒令與魯蘇離婚又封成安公主女嬀氏爲東光公主以妻魯蘇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幷爲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爲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

射獵時使我多得猪鹿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和龍今柳城郡）多爲寇盜魏太武帝眞君以來歲貢名馬於是東北羣狄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絜部比六千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密雲今密雲郡）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落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情悉令給糧還本部敕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迥紇臨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亦鮮卑故地分爲十部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隨水草畜牧　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爲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爲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於營州兼置東夷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護東夷校尉官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曾孫松漠都督（羈縻松漠都護府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翽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遇賊於西硤石黃麞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於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於東硤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沒於陣宏暉棄甲而遁又命河內王武懿宗爲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爲副沙吒忠義爲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之萬榮爲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開元五年十一月封宗室女爲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李失活十年閏五月敕餘姚公主女慕容氏封爲燕郡公主出降松漠郡王李漠鬱干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并在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略可汗常以吐屯潘垤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在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云自契丹路經啜水蓋檀子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爲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絶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籧篨爲室如突厥氈車之狀度水則束薪爲栰或有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韉結繩爲轡寢則屈木爲室以籧篨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爲席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噉言語與靺鞨同婚姻之家二家相許壻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爲聘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爲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麞鹿射獵爲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爲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爲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魏武帝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　大唐所聞有九部焉屢有朝貢所謂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納婆萵室韋達末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八百里

地豆于

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爲衣服無五穀唯食肉酪後魏孝文帝延興二年遣使朝貢

烏落侯

烏落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干之北其土下溼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爲室夏則隨原阜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代爲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爲飾人尚勇不爲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空侯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貂水東流合於難水東入於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眞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　大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南與契丹北與烏丸爲鄰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裹頭居土窟中唯有猪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臥浮履冰沒腰與陸走不別數乘大船至北室韋抄掠無甲冑以石爲矢鏃

霫

霫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與靺鞨爲鄰理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略同亦臣於頡利其渠帥號爲俟斤　大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弊利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二千餘

其人雄健能射獵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屧屐縛之足下（屧先叶反 屐巨戟反）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丈夫翦髮樺皮為帽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麻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冰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繫其上以踐層冰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蜂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嘗通聘

迴紇

迴紇在薛延陁北境居延婆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有時健俟斤死子菩薩立大唐貞觀初與薛延陁俱叛突厥頡利可汗侵其北邊頡利遣騎討之戰於天山大破之俘其部眾迴紇由是率其眾附於薛延陁號為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其地沙鹵有大羊而足長五寸及薛延陁之敗其大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率其部詣闕請同編戶自突厥衰滅其國漸盛國主亦號可汗開元十五年使大臣梅祿啜來朝獻名

馬焉（按諸家敘突厥事以梅錄爲突厥官號尙謂突厥見存乃未之詳耳）

骨利幹

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二俟斤同居勝兵四千五百人草多百合地出名馬頭類橐駝筋骨麤壯好者日行數百里其北又距大海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煮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入出之所　大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獻駿馬十四

結骨

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勝兵八萬其國南阻貪漫山多林木夏沮洳（沮咨據反洳人庶反）冬積雪往來險阻有水從迴紇北流踰山逕其人並依山而居身悉長大赤色朱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爲不祥人皆勁勇鄰國憚之丈夫健者悉黥手以爲異婦人嫁訖自耳以下至項亦黥之其人服飾以貂豽（女滑反）食用手其俗大率與突厥同婚姻無財聘性多淫佚與外人通者不忌男女雜處每一姓或千口五百口共一屋一牀一被若死唯哭三聲不剺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爲墳墓以木爲室覆以木皮土宜粟麥稌豆之屬無果菜有馬出貂天每雨鐵收而用之號曰迦沙以爲刀劍甚銛利其國獵獸皆乘木升降山隥追赴若飛自古未通中國　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君長遂身入朝

駮馬

駮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所乃至焉有兵三萬人馬三十萬匹其國以俟斤統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矟傍排無宿衛隊仗不行賞罰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每冬積雪樹木

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浦波反）以馬及人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獺貂鼠等肉充食以其皮為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為盤盌隨水草居止累木如井欄樺皮蓋以為屋土牀草蓐如氈而寢處之草盡卽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駮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酪充飡而已與結骨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相通　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突厥謂駮馬為曷剌亦名曷剌國）

鬼國

鬼國在駮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夜遊晝隱身著渾剝鹿皮衣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土無米粟噉鹿豕及蛇駮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施三十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咄陸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落其駮馬鹽漠念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稅貂獺青白二鼠皮以奉酋長　大唐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為州縣者男女百二十餘萬口時諸蕃君長詣闕稽顙請太宗為天可汗制曰後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諸蕃咸稱萬歲是後以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此始也　傅奕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覆西都執天子自是戎虜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拓拔氏宇文氏高氏苻氏呂氏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騎戰驅夏人為肉籬詫（丑亞反）曰當剉漢狗飼馬刀刈漢狗頭不可刈草也羌胡異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中國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衆而弱也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

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氐羌分散各還本部部至數萬故苻姚代興鮮卑旣入中國而蠕蠕據其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魏魏帝使元孚賑恤之旣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聘蠕蠕女爲妻宇文氏以突厥女爲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周氏傾國事之錦衣玉食在長安者恆數千人可汗驕曰但使我在南二兒無患貧何憂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喪剺面如其國臣其爲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冊萬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喻其解辮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之不忘則後代之龜鑑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冊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覩衣冠之儀申覩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邱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橫之智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於吳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按漢桓

帝還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鮮卑不還則慕容無中原之僭也

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尙不可以使胡人得法況得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尙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幷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而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爲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繒綵麴糵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爲其用邪當今皇風遐暨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磾盡節以臣愚見國家方傳無窮之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爲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劉起居貺武指曰自昔廷議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時獫狁內侵命將征之盡境而還譬蚊虻螫人驅之而已是爲中策漢武輕齎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是爲下策秦築長城勤於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爲無策自古無得其上策者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要歸於兩科縉紳則守

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漢興以來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承事之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天下新定故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無益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愛子邊境不選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恃吾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人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冀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時單于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夷狄之人貪而好利人面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外而不內疏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禮讓使曲在彼蓋聖王禦蠻夷之常道也既以嚴尤之議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權而爲言周得上策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其叛也不爲之勞師其降也不爲之釋備嚴其守禦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殪戎之勳俾其欲爲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禦戎之上策禁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既故曰周得上策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築長城修障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業或修或築無代無之後魏時築長城議曰虜騎輕捷風來電往塢壁未遑閉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郊雲飛出於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十里之地役三十萬人不有旬朔之勞安獲久長之逸始皇斥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既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嗣王則漢之外孫豈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

帝欲遣會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奈何棄之匈奴乎由是遣宗女行又按會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趙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會元公主不能止趙王之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且冒頓手刃頭曼躬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强豈不惑哉然則高祖知和親之不能久安而爲之者天下初定苟紓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豁達不矜智能沈謀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寧胡寇益鮮疎而絕之此其時也方事糜耗華夏連兵積年嚴尤以爲下策可矣漢之失策非止用兵至於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入則覆亡居又畏逼收迹遠徙窮竄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奉春之過舉敵寵絕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慮歲一億七十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尙不計焉皇室淑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者來王此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奈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爲戎妻（媼烏老反）烝母報子從其汚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讋昧之性使漸習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爲垢辱可勝道哉漢之君臣常莫之恥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酋千口之長金印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齎毳毼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耒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驕華夏日蹙當其强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强則內攻嗚呼中國爲羌胡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移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送之勞此

之不爲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嚚以夷亂華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汩中和之正氣既故曰漢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伐胡而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策也既故曰嚴尤之議辨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頗究其情而曰其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交君子不以接小人況於禽獸夷狄乎夫奇貨內來則華夏之情蕩纖麗外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不貴奇貨不寶遠物禽獸非其土性不育器服非其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共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禽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獲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爲贄幣不爲財貨利既小矣酬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名倡雜貿甘大官之八珍六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長欲而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兵候不明士卒不習是猶飽豺狼以食肉而縱其獄噬疲人求其禍源接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繢而得毛革討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人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爲鼓吹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則羌炙貊炙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競逐來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弩非求勝之也制之而已措彼頑兇寘之度外譬諸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接何曲直之爭哉既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也四夷之猾夏尚矣明達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爲冤酷薛補闕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師

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悅華夏服飾聲色或窺圖籍兼達古今如有劉元海之徒終成大憝劉起居武指云秦逐

戎狄出塞限隔華夷是爲中策三豎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越前古斯仰歎不暇豈敢繁述耳

卷一

上地家七人注止以七人六人五人爲率者有夫有婦然後爲家刊本止訛正據別本改　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注九夫爲牧二牧當一井刊本二訛而據別本改　司徒石苞奏州郡農桑未有殿最之制宜會掾屬令史有所巡幸晉志作循行　孝文太和元年詔曰今東作既興人須肆業刊本肆訛肄今改　寡婦守志者雖免課亦授婦田刊本授訛受據別本改　諸宰人之官各隨匠給公田案匠一本作廨

卷二食貨二

京城四面諸坊之外三十里內爲公田刊本坊訛方據隋志改　內職事官一品以下逮於羽林虎賁刊本內訛戶據隋志改虎沿唐諱作武今改後同　一品以下至庶人六十人刊本下訛上據隋志改　亦既無田即便逃走刊本便訛使據別本改　隋文帝令自諸生以下皆給永業田多者至百頃少者三十頃案三十頃隋志四十頃　京官又給職分田一品者給田五頃案別本五頃下有每品以五十畝爲差八字　黃小中丁男子及老男篤疾廢疾寡婦妾當戶者各給永業田二十畝案男子一本作男女　史起爲令民僕歌之曰終古舄鹵兮生稻粱注謂鹹鹵之地刊本脫鹵字據別本增　杜元凱上疏曰今者水災東南特劇非但五穀不收居積并損案積晉志作業又既以水爲田當恃魚菜螺蜯案田晉志作困　遵縣領應佃二千六百口可謂至少而猶患地狹不足肆力此皆水之爲害也刊本猶訛無　又都督度支方復執異非所見之難直以不同害理也刊本脫同字並據晉志改增　又長吏二千石躬先勸戒案晉志戒作功　後魏刁雍上表曰臣請於河西高渠之北平地鑿渠

刊本脫地字　又卽循高渠而北刊本循訛修並據魏志增改

卷三食貨三

序以明教庠則行禮而視化焉刊本明訛名據別本改　人各有桑土之懷下役之慮斯誠并兼之所執而非通理之篤論也刊本誠訛成據晉書改　樂毅官燕見褒良史案官晉書作宦　屬役無漏流亡不歸漏據南齊書作滿

卷四食貨四

元鳳四年出口賦注民年七歲至十四出口賦錢人二十三二十錢以食天子其三錢者武帝加口錢以補車騎馬刊本三俱訛二據漢注改

卷五食貨五

第九品及轝輦跡禽前驅刊本脫及字據隋書食貨志增　殿中虎賁持鈒斧刊本鈒誤雄據隋志改　租米五石案隋志此下有祿米二石四字　又丁女並半之案隋志此下有男女年十六以上至六十爲丁十二字　大縣六班小縣兩轉方至一班品第旣殊不可妄載刊本上縣訛郡妄訛委據隋書食貨志改　多者及下戶刊本複衍戶字據隋書食貨志刪　豐年則全賦中年半之下年一之案隋志一作三

卷六食貨六

天寶元年赦文其侍丁孝者假免差科刊本孝訛老據新舊唐書改　西平郡貢牸犛角十隻刊本犛牸誤據唐書改　隴西郡貢秦艽刊本艽訛膠據別本改　永陽郡今滁州刊本滁訛沏據唐書改　吳郡貢魚子五升刊

本魚訛春據唐書改　會稽郡貢交梭綾十四刊本梭訛樱又脫綾字據唐書改增　新定郡貢文綾二十四刊本文綾訛交樱據唐書改　桂陽郡今郴州刊本訛柳據唐書改　潯陽郡刊本潯訛帰據唐書改　洪源郡貢蜀椒一石今黎州刊本黎訛當案唐書洪源郡作黎州江源郡作當州黎州洪源郡則貢升麻椒爵江源郡則以地產當歸地名當州今據改　江油郡刊本江油二字互倒據唐書改　歸誠郡刊本誠訛城據唐書改

卷七食貨七

漢桓帝永壽三年戶千六十七萬七千案六十册府元龜作六百　唐高宗永徽元年高履行奏隋大業中戶八百九十萬今戶三百八十萬案册府元龜九十作七十八十萬作八十五萬　裴寬等二十九人並攝御史分往天下注韋洽刊本洽訛治據唐書改　融又上言天下所檢責客戶案此奏一作裴耀卿

卷八食貨八

太公九府圜法注圜謂均而通也刊本均訛內據唐書注改　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刊本千訛千千訛十據管子改　周郭其下令不可磨取鋊焉案下漢書作質　致富之道實假於錢刊本富訛之據別本改

卷九食貨九

宋文帝元嘉七年立錢署法刊本署訛置據宋紀及册府元龜改　刑雖重禁姦犇方密案宋書作刑禁雖重姦逐方密　大唐武德四年鑄開通元寶錢刊本通元二字互倒據册府元龜改

卷十食貨十

賈誼上疏曰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出五百里刊本出訛在據册府元龜改　若以門兵造船便爲闕彼防禦刊本

傑訛城據魏書改　令州郡綱典各受租調於所在然後付之十車之中刊本中訛牛據魏書改　若船數有缺且賃假充事刊本數訛所據魏書改　裴耀卿奏曰臣請於河口置一倉納江南租米案南册府元龜作東　管子曰禹筴之商日二百萬十日二千萬一月六千萬乘之國正九百萬也刊本脫國字據管子增

卷十一食貨十一

漢孝武天漢三年初榷酒酤注如道路設木爲榷者刊本脫設字據別本增　自東晉至陳淮水北有大市百餘小市十餘刊本百訛自據册府元龜改　司馬遷曰夫山西饒材刊本材訛林據史記改　二千一百萬之家卽二十萬而更繇租賦出其中案史記二千下有戶字　牛千足羊彘千雙刊本雙訛隻據史記及漢書改　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出諸田刊本富訛宿據史記及漢書改　盡推理去就與時俯仰案推理史記及各本皆作椎埋　田農拙業也而秦陽以蓋一州刊本農訛畝據史記改　掘塚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刊本曲訛田據史記改　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傳記各有斡爲刊本賒訛餘爲訛馬據周禮及漢書改　五穀布帛絲綿之物周於人用刊本之訛衣據漢書改　洛陽薛子仲張長叔刊本叔訛督據漢書改　布帛爲租則吏多姦盜刊本吏多訛利吏據後漢書改

卷十二食貨十二

管子曰智有十倍人之功愚有不賡本之事注賡猶償也刊本償訛賞據管子注改　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無稅於天下刊本脫財字據管子增　昔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刊本糴訛糶據管子改　桓公曰齊西水潦人饑齊東豐庸而糶賤刊本糶訛糴據管子改　北郊有掘闕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主以北國

爲用者其數可比百里之地刊本此訛比可訛百據管子注改　請以瑤爲質以假子之邑粟刊本質訛貲據管子改　使其牆三重而門九襲注牛託築城刊本託訛記衍其字據管子注改　曾梁之民俗爲綈注綈徒奚反刊本徒訛陵據管子注改　故見予之形而不見奪之理故民愛可洽于上也刊本愛訛憂據管子改　王霸之君去其所以强求刊本王訛五據管子改　穀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刊本脫錢字據管子增　是人君作發號令收穡而戶籍也刊本穡訛檣據管子改注並改　市緜絲綾絹布米大麥江州五百萬刊本綾訛紋據册府元龜改

卷十三選舉一

待詔或郡國貢選公車徵起悉在焉刊本選訛送據漢書改　光祿勳復於三署中銓第郎吏刊本銓訛詮據漢書改　其令州縣察吏人有茂材異等案縣漢書作郡　令二千石謹察可者當與計偕刊本令訛者據册府元龜改　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刊本二人訛一人據後漢書百官志改

卷十四選舉二

中正蕢攥比隨次率而用之刊本正下衍所字據魏志删　周朗上疏曰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七至二十皆令習武案下十七宋書作十八　每在三年之內各舉一人案三北齊書作二　後周宣帝大成元年詔州郡舉經明行脩者上州上郡歲一人案册府元龜作上州上郡歲三人下州下郡歲一人與此異

卷十五選舉三

李元瓘上言生徒教業必事資經遠則斯道不墜刊本徒訛人據册府元龜改　每經帖十取通六以上免試經

策十條刊本脫通字據册府元龜增　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惟開一行刊本惟開二字互倒據册府元龜改

試說文字林凡十帖口試無常限案册府元龜無口字　自武德以來明經惟有丙丁第進士惟乙科而已刊本脫丙字據册府元龜增　置十銓試人注魏明帝嘗卒至尚書省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刊本跪訛詭據唐書改

卷十七選舉五

唐劉祥道奏稽古之業雖則難成斗筲之材傷於易進刊本則訛信據唐書改　其行署等私犯下第公坐下下雖經赦降情狀可責者亦量配三司案唐書作其行署私犯公坐情狀可責者雖經赦降亦量配三司與此異

乾封八年上列侍臣責以不進賢良案別本八作二　張九齡上書其餘縣令以下固不可勝言刊本脫可字據監本改　天下雖廣朝廷雖衆士之明賢誠可知也刊本明訛名據監本改　彼身言及書豈可同爲銓序哉刊本彼訛比據監本改

卷十八選舉六

評曰昔者唐虞皆訪於衆刊本者訛有據監本改

卷十九職官一

棄作后稷刊本脫作字據漢書增　五監注少府將作國子軍器都水刊本子訛予今改　官數唐六十員一本下有虞十六員四字

卷二十職官二

三老五更昔三代所增也案昔監本作者　漢制三公不與盜賊若領兵入見皆交戟叉頸而前注魏武破張繡入覲天子亦行此制汗流浹背刊本浹訛洽據別本改　晉初置三上公注惠帝天安元年以齊王冏爲太師刊本天訛大據晉書改

卷二十一職官三

北齊乾明中置丞相清河中分爲左右刊本復衍中字據監本删　散騎常侍後魏北齊位在中書之右其資敘爲第三清注明亮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武勇其號至濁刊本勇訛通據監本改　大唐武德初爲內史令注常有敕而中書門下不時宣行高祖責其遲晚刊本晚訛由據監本改　中書侍郎晉置四員及江左初又改爲通事郎刊本又訛右據監本改

卷二十二職官四

都堂居中左右分司注舊尚書令有大廳當省之中今謂之都堂刊本今訛令今改　尚書左丞兼糾彈之事注崔洪曰我舉都丞而還奏我此挽弓自射之謂也刊本謂也訛所謂據別本改　元嘉以後有二十曹郎注元嘉十八年增删定曹郎郎魏世之定科郎也刊本復衍郎字據監本删

卷二十三職官五

魏改選部爲吏部晉與魏同注江虨爲選官虨音彬刊本彬訛林據韻會改　大唐龍朔二年改吏部尚書爲司列太常伯案二唐書作元　考功郎中一人注宋元嘉三十年又置功論郎刊本脫上字功訛公據宋書百官志增改　郎中一人注武德初改爲禮部郎中刊本德訛帝據監本改　屯田郎中一人注柳彧爲屯田侍郎刊本

柳彧訛補彧　又時制三品以上門皆列戟刊本制訛以　又頗鬪而歎服刊本歎訛戰並據隋書改

卷二十四職官六

後漢以來謂之御史臺注蔡邕以侍御史轉侍書御史刊本侍訛持據後漢書改　北齊瑯琊王爲御史中丞注高道穆爲御史中丞壽陽公主行犯清路以赤棒呵之刊本以上衍執字棒下衍卒字據監本删　後周有司憲中大夫二人注上嘗謂崔隱甫曰卿爲大夫深副朕意刊本意訛委據監本改　內供奉二員注庶僕臺例占闕者得職出刊本得訛傳據監本改　監察御史初秦以御史監理諸郡謂之監察御史漢初罷其名刊本脫下御字初字據監本增　裏行五員幷監諸軍出使等注比來御史監軍乃有控制軍中大小之事非所以委專征也刊本征訛往據監本改

卷二十七職官九

寺人注掌王之內人及女宮刊本宮訛官據周禮改　內常侍注寳應元年敕諸道州所承上命不得輒便信中使宣敕須遵行刊本輒訛懸據監本改　後漢大長秋屬官有中宮謁者三人刊本三訛二據漢書百官志改凡中書謁者尚書令僕射中常侍刊本射訛侍據後漢書改　丞漢有六人注其後損益刊本後訛有據監本改置五經百名刊本名訛石據監本改　書學博士注鳳閣侍郎王方慶曰臣七代祖僧綽刊本僧訛曾今改

卷二十八職官十

魏獻子衛文子並居將軍之號注文子爲衛之將軍名彌牟刊本彌訛稱據禮記改

卷二十九職官十一

魏以司馬景王為大將軍置掾十人別無屬官刊本別訛則據監本改　征東將軍注以張遼為之刊本脫之字據別本增

卷三十職官十二

咸亨元年贊善大夫別自為官皆掌侍從翊贊刊本贊訛養據監本改

卷三十一職官十三

十九關內侯注如淳曰列侯出關就國也刊本也訛侯據監本改

卷三十三職官十五

天寶元年改州為郡注義寧二年罷竹使符頒銀兔符刊本兔訛菟據監本改

卷三十四職官十六

通議郎注散官直刊本直訛置據監本改　將仕郎注許練通時務者始得參選刊本練訛揀今改

卷三十六職官十八

五命賜則注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也刊本脫地字據監本增　第七品太中中散諫議三大夫刊本太中訛太史今改

卷三十七職官十九

第五品給事中黃門刊本脫中字據宋書增　十五班領護軍將軍刊本脫上軍字據隋書增　十一班祕書監刊本監訛郎據隋志改　大中大夫刊本中訛子據隋志改　十班大匠卿刊本脫卿字據隋志增　八班皇弟

皇子之庶子府長史案隋志此下有司馬二字　五班皇弟皇子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別駕案隋志荆河作豫　四班嗣王國郎中案隋志此下有令字　三班嗣王庶姓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刊本南梁訛南兗據隋志改　二班皇弟皇子國常侍刊本弟訛帝據隋志改　武騎常侍案隋志此下有材官將軍四字　七班太子家丞案隋志家下有令字　一衛中員外將軍案隋志一衛下有殿字　六班嗣王庶姓湘荆河司益廣青衡七州西曹祭酒刊本庶姓下脫湘字據隋志增　五班皇弟皇子公府東督護案隋志東下有曹字　太常五宮功曹案隋志此下有石頭戍軍功曹六字　四班庶姓節府板行參軍案隋志節上有持字　三品蘊位細作令案隋志此下有導官令三字　正廚丞刊本正訛平據隋志改　三品勳位門下集書主事通正令史刊本事通二字互倒據隋志改　十四班注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刊本凡訛九據隋志改　十班和武案武隋志作戎

卷三十八 職官二十

第五品越桂霍寍等十五州刺史刊本脫寍字據隋志增　第八品武衛常侍案衛隋志作騎　第九品梁奏司南徐等州別駕中從事史刊本等訛梁據隋志改　正四品三等鎮將軍案隋志無軍字　從四品左右備身正都督刊本都督訛督軍據隋志改　從五品三公府掾屬刊本三訛二據隋志改　從五品開國鄉男爵刊本鄉訛卿據隋志改　從七品三等鎮諸曹參軍事刊本諸訛將據隋志改　正八品三等下郡丞三等下縣令刊本脫三等下郡丞五字據隋志增　從八品三公府長兼左右戶行參軍刊本長下衍史字據隋志刪　正九品太子食官中省典倉等令刊本省訛盾倉訛食又脫等字據隋志改增　從九品諸縣丞刊本丞訛令據隋志改

卷三十九職官二十一

隋官品令正三品內史令刊本史令二字互倒據隋志改　從四品上鎮將軍刊本脫軍字據隋志增　正五品太子內舍人刊本內訛府據隋志改　從六品直後三寺丞刊本直後二字互倒據隋志改　從八品司儀刊本儀訛犧　又掌醢刊本醢訛醞俱據隋志及唐志改　正九品內寺伯刊本寺訛侍據隋志改　上關丞刊本丞訛令案上關令已見從八品內今據隋志改　從九品內署局丞案隋志作內謁者丞　視正五品同州總監刊本監訛管據隋志改　視從八品皮毛副監案隋志皮上有諸字監下有行臺諸副監諸屯副監九字　視正九品雍州部郡從字刊本郡訛都據隋志改

卷四十職官二十二

大唐官品正三品左右驍騎案騎唐書職官志作衛　正六品中府果毅都尉刊本府訛武案從五品有上府果毅都尉從六品有下府果毅都尉此正六品自當作中府爲是今據唐志改　從六品牙市監案牙唐志作互　正七品詹事司馬案馬唐書作直　內寺伯刊本寺訛侍據唐志改　正八品車府令刊本車訛率案唐志作車本書他書亦作車今據改　諸衛羽林龍武諸曹參軍刊本脫龍武二字據唐志增　正九品典廐署主乘刊本乘訛丞據唐志改　從九品太子典廐牧署典乘刊本脫上典字乘訛丞據唐志增改

卷四十一禮一

隋文帝命牛宏辛彥之等刊本脫命字據別本增　第五十五庶子爲人後其妻爲本舅姑服議刊本子訛人據別本改　第八十一諸州祭社稷刊本祭訛禜據別本改

卷四十二禮二

祀昊天上帝幣用繒長丈八尺注鄭玄注曾子問云制幣長丈八鄭約逸巡狩禮文也刊本注訛云脫逸字並據別本改增　禮神之圭用四珪注一玉俱成圭末四出案別本俱成下有圭本著於璧五字　青幣注孤執皮帛案別本此下有鄭玄云字　王親牽牲而殺之注既殺以授烹人刊本脫既字據別本增　又君親牽牲刊本君訛若據禮記改　帝以十月上宿郊見案帝別本作常　通權火注舉今光明遠照刊本光訛先據漢書郊祀志改　於是貴平至上大夫案貴別本作賈　又奏舊神稱皇天上帝案舊神一本作天神　建武二年制郊兆于雒陽城南刊本兆訛北今改　景初元年刊本景下衍帝字案景初係魏明帝年號今刪　大明三年移郊兆於秣陵在宮之午地刊本午訛未據注及別本改　從祀注風伯雨師刊本脫伯字據別本增　禮祭月於坎注今巳形既廣請五帝座悉於壇上刊本巳訛立據監本改　文帝天嘉中刊本天訛大據陳書改　宣帝即位以郊壇卑下更增廣之注五帝三王不相沿襲刊本襲訛習今改　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刊本犧訛牲據魏書禮志改　執酒七人西向刊本脫人字據魏書禮志增　祭黃帝常以立秋前十八日刊本脫前字據別本增

卷四十三禮三

燔柴在祭初禮無所慼刊本慼訛感據別本改　以韋巨源為終獻注欽明又奏請以安樂公主為終獻刊本奏獻二字互倒據別本改　開元十一年張說為禮部使韋縚為副行刊本縚訛滔據舊唐書禮儀志改　配以五人帝注炎帝配赤帝刊本上帝字訛命今改　漢承秦滅學注董仲舒春秋春旱禁巫聚蛇刊本蛇訛地　又以甲乙日為大青龍一刊本脫一字　又暴釜于壇刊本壇訛檀並據春秋繁露改　閉諸陽注為應龍之狀乃得

大雨刊本應龍二字互倒據山海經改　隋制五官從祀於下牲用犢十刊本用訛周據別本改

卷四十四禮四

夏后氏世室四旁兩夾窗注每室四戶八窗刊本室訛堂據周禮注改　其制度九尺之筵注釋名曰刊本名訛文據別本改　武太后又於明堂後造佛舍注因篤爲九龍盤糾之狀刊本脫爲字據別本增　大䄍野夫黃冠注大羅氏掌鳥獸刊本掌訛業據禮記改

卷四十五禮五

夏至日禮地大宗伯以魏齊酌醍齊以亞之刊本脫酌字據別本增　別爲主以象其神注卷用石爲之以石爲土類故也刊本故訛是今改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刊本上祭字訛食據周禮改　剡其上以象物生方其下以象地體刊本脫生字據唐書增

卷四十六禮六

周制祭五岳王及尸皆服毳冕注史記云周公祀泰山以召公爲尸案此出白虎通非史記注誤引　岐山吳山注岐山在今之岐山縣見山兩岐故俗呼爲箭括嶺吳山在今汧陽郡之吳山縣刊本脫上在字見訛岐括訛闊下在今二字互倒並據漢書改　湫泉祠朝那注湫泉在安定郡刊本脫泉字據漢書增　籍田晉武帝詔曰今循千畝之制當與羣公卿士躬稼穡之艱難刊本脫與字據晉書增

卷四十七禮七

后妃廟宋孝武大明二年刊本大訛太據宋書改

卷四十八禮八

諸侯大夫士宗廟祭曰來日丁亥用薦歲事刊本日訛月今改　又注直舉一日則己亥辛亥亦用之刊本直訛宜據儀禮注疏改　雍人掄膚注膚脅革肉也刊本脅訛負據儀禮注疏改　嘏於主人注眉壽萬年案儀禮此下有勿替引之四字刊本脫今增　祝先尸從注君與夫人灌各一獻然後迎牲刊本脫後字　又設饌於堂然後迎尸于奧刊本脫然字今並增　凡宗廟之器注宗廟名器尊彝之屬刊本名訛盟據注疏改　稻曰嘉蔬注稻菰蔬之屬刊本脫菰字據禮記注疏增　卿大夫士神主及題板晉劉氏問蔡謨云注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刊本埋訛理據別本改　諸藏神主及題板制公羊說主藏太廟室西壁中注宗廟有祏室刊本有訛在據別本改

卷四十九禮九

時享王乃以玉爵酌獻醴齊以獻此三獻也案禮疏作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　於是王以玉爵酌象尊盎齊以獻尸此五獻也案象禮疏作壺　醴齊以酳尸案醴禮疏作泛　諸侯爲賓者以玉爵酌盎齊案禮疏作以瑤爵酌壺尊醍齊　季冬之月天子乃嘗魚先薦之寢廟刊本季冬訛仲夏先訛咸據月令改　禘祫上將祫祭前期十日之前夕肆告具刊本具訛其據別本改　白黑形鹽膴注牒生魚爲大臠刊本牒訛膴據周禮注疏改　茆菹麇臡刊本茆訛茅又嬴醢刊本嬴訛羸並據周禮改　箈菹鴈醢注箈箭萌刊本箭訛筍據周禮注改

卷五十禮十

禘祫下文帝元嘉六年注晉以春烝曲沃齊十月嘗太公刊本十下衍一字據宋志删　孝武孝建元年十二月刊本孝建訛建元十二訛十　又注宗廟大禮宜依古典刊本依下衍舊字　又用來年十月殷祀爲允刊本來下衍二字並據宋志改删　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真昭穆也刊本昭穆下衍百官二字據魏志删　春祭特礿刊本祭訛廢據魏志改　禘其所自出之祖刊本禘訛祖據魏志及禮記改　天子先祫後時諸侯先時後祫此於古爲當在今則煩刊本於訛施據魏志改　四時行事而猶未禘刊本時訛月據魏志改　宜待三年終然後祫禘刊本然訛乃據魏志改　冬公如晉刊本晉訛齊據春秋及唐書改　二周有半實整三年刊本整訛枕據別本改　太廟爲始封之祖刊本脫太字據別本增　伏請據魏晉舊事爲比刊本爲比二字互倒據別本改

卷五十一禮十一

七祀袁準著正論以爲五行之官祭於門戶行竈中霤中霤土神也刊本脫下中霤二字據別本增

卷五十二禮十二

上陵外國朝者注薛綜曰刊本綜訛琮今改

卷五十三禮十三

大學之禮雖詔於天子無北面注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刊本曰上衍師尚父三字據禮記注疏删　又王行西折而南刊本行下衍而字　又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刊本脫則字恩字矣訛也　又則聖智在位而功不匱矣刊本脫則字匱訛遺　又退習而端于太傅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刊本訛作退習兩端則德智理矣並據大戴禮及禮記注疏增改　獻帝建安中注晉摯虞決疑刊本摯虞二字互倒據晉書改　宋明帝太始中

置玄儒文史四科科置學士十人刊本脫一科字據別本增　釋奠北齊將講於天子講畢以一太牢釋奠孔宣父刊本齊訛齋今改　景龍二年皇太子釋奠令從臣皆乘馬劉子元議曰方履高冠自是車中衣服且長裙廣袖不宜馳驟於風塵之內刊本且訛宜據監本改　孔子祠黃初二年以孔子二十一代孫羨為宗聖侯令魯郡修廟置百石吏卒刊本石訛戶據魏孔子廟碑改

卷五十四禮十四

巡狩望秩于山川注乃以秩望祭刊本訛乃望秩遙祭　又言秩者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也刊本脫者字並據史記正義改增　歸格于藝祖用特注特一牛也刊本牛訛牢　又每歸用特者明每一岳即歸也刊本下每字訛祭並據尚書注疏改　誦訓氏亦夾王車以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刊本所識訛上古據周禮注改　天子乃令太師採人歌謠之事刊本師訛保據別本改　晉初新禮注摯虞刊本摯訛贄今改　封禪建武三十年注仰視天門窔遼如從穴中視天刊本窔訛突據馬第伯封禪記改　四月己卯大赦注梁松被誅蓋亦誣神之咎也刊本咎訛咨據別本改　麟德二年儀注為金繩以纏玉匱為金泥以泥之刊本為金泥以下衍金字據別本刪　以五色土封之刊本脫土字據別本增　巖巖岱宗衍我神主刊本衍訛衎　又中宗紹運舊邦惟新刊本此下脫睿宗繼明天下歸仁二句　又匪功伐高匪德矜盛刊本伐訛成矜訛務　又方士虛誕書儒齷齪刊本齷齪訛不足並據明皇紀泰山銘增改

卷五十五禮十五

告禮明帝太和六年注今則西岳之精申明天意刊本申明二字訛神據別本改　享司寒其藏冰也深山窮谷

固陰沍寒刊本也訛地據左傳改　先以黑牡秬黍祭司寒於淩室之北刊本北訛地據別本改　禜晉武帝咸寧及太康中時雨多則禜朱絲禜社刊本禜訛榮據別本改　高禖周禮月令注玄鳥遺卵娀簡吞之刊本簡訛狄據禮記注改　晉惠帝元康六年博士議禮無高禖置石之文未知設造所由刊本未訛求據別本改　祓禊晉公卿以下至於庶人皆禊洛水之側刊本洛訛浴今改　馬融梁冀西第頌刊本脫頌字今增

卷五十六禮十六

天子加元服將冠筮日筮賓注古者聖王重冠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刊本脫筮日二字今增　周公冠成王命祝雍頌曰刊本祝訛史據大戴禮改　昭帝冠辭蘊積文武之寵德刊本寵訛就據大戴禮改　陛下永永與天無極刊本作承天無極四字據大戴禮增改　皇太子冠隋制太子以下皆拜刊本脫皆字據別本增　諸侯大夫士冠已冠而字之注字所以相尊也刊本字訛因據禮記注改　主人酬賓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刊本脫飲賓客而從之以七字據禮記注增　歸賓俎注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刊本禮上衍爲字據儀禮注删　遂以贄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注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刊本卿訛鄉據儀禮注改

卷五十七禮十七

君臣冠冕巾幘等制度殷制章甫或以冔注冔音況甫反刊本訛沈據經典釋文改　建華冠漢制以鐵爲冠注薛綜曰刊本綜訛宗今改　皇殷因之曰冔注所以自飾覆刊本所訛覆據別本改

卷五十八禮十八

天子納妃注魯桓公八年祭公來注祭音債刊本債訛績據別本改　北齊納后之禮擇日羣臣上禮又擇日謁

廟刊本脫又擇日三字　又先以太牢告而後徧見羣廟刊本脫先字而字並據別本增　公侯大夫士婚禮女父對曰某之子惷愚弗能教刊本惷訛蠢據儀禮及別本改　納徵用玄纁注象陽陰備也刊本脫備字據儀禮注增　勗師以敬注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刊本脫帥婦二字道訛導據儀禮注增改　乘墨車注士而乘墨車攝盛也刊本而訛人據儀禮注改　女次純衣纁袡注凡婦人不常施袡之衣刊本常訛裳據別本改　見舅姑注待見於舅姑寢門之外刊本脫待字據儀禮注增

卷五十九禮十九

公主出降天子之女爲公主旣加長字刊本字訛主據別本改　若更有以貴加於所尊者令所司隨事糾聞刊本所訛有隨訛有據別本改　婚禮不賀議會吳於鄫刊本鄫訛繒據左傳改　男女婚嫁年紀議越王句踐使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刊本十七訛二十據春秋外傳改　嫁娶時月議王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也注肅據詩云刊本詩訛書今改

卷六十禮二十

周喪不可嫁娶議給事中王琛有兄喪刊本脫中字據別本增　推尋舊事元康二年虞濬陳湛各有喪刊本脫推字各字並據別本增　鄭玄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與不及時同降刊本脫與字不及時四字據別本改　祖無服父有服可嫁娶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刊本脫辭王父命四字據公羊傳增　降服及大功未可嫁姊及女議傳都官駮孔議曰刊本議訛讓據別本改　外屬無服尊卑不通婚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姨一本無下之姨二字

卷六十一禮二十一

君臣服章制度玄冕服祭羣小祀注其衣無文裳刺黻而已刊本黻訛繡據周禮注改　若加餘冠則服其加冠之服案冠別本皆作官　龍朔二年注朝參行列一切不得著黃刊本列訛例據別本改　神龍二十六年肅宗爲皇太子儀注有服絳紗袍之文太子上表辭不敢當請有以易之刊本脫以字據別本增　貞元七年令常參官復衣大綾袍刊本脫大字據別本增

卷六十二禮二十二

后妃命婦首飾制度南山豐大特注有牛從木中出刊本木訛水據史記注改　后妃命婦服章制度後周髾衣刊本髾訛絹案隋志作髾注云似髮今據改

卷六十三禮二十三

天子諸侯玉佩劍綬璽印後漢中二千石以至四百石皆以黑犀刊本脫下字據漢志增　貞觀十六年注長壽三年改玉璽爲符寶刊本脫符字據別本增

卷六十四禮二十四

五輅隋輅旗首金龍頭銜鈴及綏垂以結綬刊本綏訛緌據別本改　指南車齊因宋制四角皆施龍子竿刊本竿訛於據別本改

卷六十五禮二十五

皇太后皇后車輅安車雕面鷖總皆有容蓋注鷖總者青黑色刊本脫總字據周禮注疏增　公卿大夫等車輅

隋制唯有參謁及弔喪者則不張幰刊本參訛慘又脫謁字據別本改增

卷六十六禮二十六

旌旗黃帝振兵教熊羆貔貅刊本貅訛豺今改　師都建旗注都人所聚刊本所訛之據別本改　後周三曰旞以供旅師刊本旅訛旇據別本改　鹵簿後漢執法以督整車騎謂之護駕案法一本作伎

卷六十七禮二十七

養老漢設三老五更尊老之席位爲注天子以父兄養之刊本脫以字據禮記注疏增　天子拜敬保傅晉成帝詔拜敬加舊以明崇德刊本脫舊字明下衍傳字據別本增刪

卷六十八禮二十八

天子諸侯大夫士之子事親儀櫛　笄總注總束髮也垂後爲飾刊本飾訛編據禮記注疏改　總角注總角收髮結之刊本收訛雙據禮記注疏改　道路男子由右注地道尊右刊本地道訛道路據禮記注疏改　夫人不答妾拜議禮妾事女君如婦之事姑刊本之訛人據別本改　僧尼不受父母拜議整容端坐受其禮拜刊本整訛磬據別本改

卷六十九禮二十九

養兄弟子爲後後自生子議賀嶠妻上表陶氏時取孩抱尋恆訶止刊本訶訛辭據別本改

卷七十禮三十

讀時令魯文公六年閏十月不告朔刊本十下衍一字據春秋刪　魯文公始不視朔刊本視朔訛祀告據舊唐

書禮儀志改　元正冬至受朝賀後漢受賀注謁者引公卿以次拜徹行出刊本徹訛微據別本改　永徽元年
敕京官文武五品依舊五日一參刊本脫官字據別本增

卷七十一禮三十一

皇太子監國有司儀注請臺告報知所稱尙書某甲參議刊本脫議字據別本增　錫命周制五命賜則注王之
下大夫刊本脫下字據周禮注疏改　八命作牧注謂侯伯有功德者刊本侯伯訛諸侯據周禮注疏改　諸王
公城國宮室車服車旗議侯伯七命刊本脫侯字據周禮增

卷七十三禮三十三

五宗周制別子爲祖注第二子以下悉不得禰君刊本禰訛稱據別本改　所以必有宗者長和睦也刊本睦訛
穆據別本改　其兄是嫡長家有代封刊本代封二字互倒據別本改　公子二宗孔穎達曰案公子唯一無他
公子無可爲已宗是有無宗也刊本上公字訛也　又言公子有族人來與之爲宗之道刊本脫族字　又公子
之宗道也者言此嫡公子爲庶公子宗刊本庶下脫公字又衍爲字並據禮記注疏改增刪　鄉飲酒主人與賓
三揖至於階注將進揖當塗揖當碑揖也刊本碑訛階據儀禮注疏改　遂徹俎乃羞注鄉設骨體所以致敬也
今進羞所以盡愛也刊本鄉訛享據儀禮注疏改　獻於王庭注州長春秋習射於序先行鄉飲酒之禮刊本脫
行字據周禮注疏增

卷七十四禮三十四

天子受諸侯朝宗覲遇邦畿方千里注其朝貢之歲四方各四分趨四時而來刊本朝訛服據別本改　司几筵

設黼扆注以絳帛爲質刊本絳帛訛朱白據儀禮改　改祖還鎭遂入門左刊本左訛右據儀禮改　夏則禮日於南門之外注變拜言禮者容祀也刊本容訛祭據儀禮注改　秋則禮月與山川丘陵於西門之外案儀禮禮字下無月與二字　天子受諸侯遣使來聘將行之朝朝服釋幣於禰告爲君使刊本脫下使字據儀禮注增　天子遣使來迎勞諸侯已聘而還珪璋此輕財重禮之義也刊本義訛儀據禮記改　三恪二王後武德元年詔曰修廢繼絕德澤崇於二代刊本繼訛紀今改

卷七十五禮三十五

天子朝位二日中朝注王西南向揖之刊本南向訛面而據周禮注改　爲壇見諸侯之法天子壇上南面刊本上訛土據別本改　信節道路用旌節注如漢之郵行者有程矣刊本程訛旌據禮記注改

卷七十六禮三十六

天子諸侯將出征周制類於上帝注帝謂五德之帝刊本謂訛位　又不敢留尊者命也刊本命訛久並據禮記注疏改　禡於所征之地注禡師祭也刊本也訛地據禮記注改　天子諸侯四時田獵乃鼓退鳴鐃注鼓鐸則同異者廢鐲而鳴鐃刊本廢訛發據周禮注改　遂以狩田注冬田爲狩言守取之刊本守訛狩據周禮注改　艾蘭以爲防注蘭香草也刊本香訛者據穀梁傳注改　隋大業三年陳冬狩之禮諸將各帥其軍集於旗下刊本將訛侯據隋書禮志改　出師儀制後漢初立秋之日其儀乘輿御戎路刊本其訛兵據後漢禮儀志改　靈帝中平五年帝躬環甲介馬稱無上將軍刊本無訛爲據後漢書改

卷七十七禮三十七

天子諸侯大射鄉射以貍步張三侯注三侯者司裘所供刊本裘訛射據周禮注改

卷七十八禮三十八

天子合朔伐鼓北齊制日蝕鳴鼓如嚴鼓法刊本如訛加今改　時儺仲秋天子乃儺注此儺儺陽氣也刊本也訛除據周禮注改

卷八十禮四十

天子為繼兄弟統制服議夫帝位次自以君道相承刊本夫帝訛太常據別本改　天子不降服及降服議天子為諸侯絕期注天子之子封為諸侯刊本復衍子字今刪

卷八十一禮四十一

天子弔大臣服議魏蔣濟奏注吳射慈喪服圖刊本射訛謝據隋書經籍志改

卷八十二禮四十二

皇太子為太后服議宋文帝元嘉十七年有司奏禫服變除禮畢餘情一同不應復有再禫刊本復訛服據監本改　皇太子為所生母服議庶子為後服所生母緦刊本後訛后據儀禮改　諸王持重為所生母服議濟南王統昔為庶母居廬刊本濟訛齊據監本改　為太子妃服議王者體絕大禮刊本禮訛理據監本改　為諸王喪服議諸侯體國備物典策不異成人刊本策訛事今改　若升仕朝列則為大成刊本大訛文據宋史禮志改

卷八十三禮四十三

復夏采注求之王平生常有事之處也刊本脫生字據周禮注疏增　中屋履危刊本履訛覆據禮記改　天子

諸侯大夫士弔哭議周人去玄冠代以素弁刊本去訛云據監本改　皇子之儀揖而不拜然猶應以練冠功縗迎立於戶側刊本脫戶字據宋書增

卷八十四禮四十四

沐浴以鬯築鬻刊本鬻訛鬻據周禮改　濡濯棄於坎刊本濯訛濯據禮記改　含舍人供飯米刊本含訛含據監本改　商祝掩瑱汪象齒堅也刊本齒訛齒據儀禮注改　鬠決用正王棘注以沓指放弦刊本放訛於　又生者以朱韋為之刊本生訛主並據禮記注改　婦人則設中帶注中帶若今之褌襂刊本襂訛衫據禮記注改　有前後裳不辟注不辟積也刊本積訛責據禮記注改　設冰君設大盤注秋涼而止刊本止訛上據禮記注改　始死變服為曾祖父母注父兄子姓婦人皆坐刊本姓訛姪　又大夫以上素弁刊本弁訛笄并據監本改　始死後諸侯相襚以後輅注後輅貳車也刊本貳訛二據禮記注疏改　小斂袍必有表注為其褻也刊本褻訛褻據禮記注疏改　設百官位次刊本複衍位字今刪

卷八十五禮四十五

啟殯朝廟遷於祖用軸注狀如長牀穿桯前後著金而關軸焉刊本桯訛程關訛閼並據儀禮注改

卷八十六禮四十六

薦車馬明器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注凡入門者參分庭一在南刊本一訛二據儀禮注改　陳器之道省陳而盡納之可也刊本可上衍不字據禮記刪　挽歌詩稱君子作歌刊本詩訛傳今改　葬儀大唐元陵儀注龍輴至羨道停於帷下南首以俟刊本首訛省據監本改　大旐道於戶內刊本旐訛幡據監本改

卷八十七禮四十七

虞祭主人倚杖入祝從注主人比旋刊本主訛室據儀禮注改　三虞注士則庚日三虞刊本士訛是據儀禮注改　大唐元陵儀注司徒捧俎刊本脫徒字據監本改　祔祭用尊膚爲折俎注尊猶厚也刊本厚訛羣據儀禮注改　大唐元陵儀注太樂令設登歌於太廟殿上刊本令訛一據別本改　前一日尙舍與西內使計會刊本與訛於據監本改　侍臣等夾於階間刊本脫階字據監本增　引自東階升刊本脫階字據監本增　詣廟殿北簾下兩階之間刊本兩訛西據監本改　大祥變大祥有醯醬居復寢刊本醯訛醢復訛服並據禮記改　五服成服及變除附疏之有贅也注明孝子有忠實之心刊本忠訛終據監本改　齊者緝也注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也刊本虞訛庶據監本改

卷八十八禮四十八

斬衰三年晉惠帝元康中傅咸表云率土臣妾豈無攀慕遂服之心刊本脫豈字　又復以秦王無後刊本脫以字並據晉書增

卷八十九禮四十九

後妻子爲前母服議迎父喪歸於舊室以其母祔葬刊本祔葬訛葬矣據監本改　爲高曾祖母及祖母持重服議後魏陳終德欲服祖母齊縗三年以無代爵之重不可上陵諸父刊本父訛叔據魏書禮志改　祖爲嫡孫周豈祖以嫡服己己與庶孫同爲祖周於義可乎刊本於訛其又脫乎字據魏書改增　齊縗杖周絕族無施服注施音以豉反刊本施訛絕今改　父卒母嫁謂無大功之親己稚子幼刊本脫無字據監本增　杖周解官文有

妻服之舛刊本文訛交據舊唐書改

卷九十禮五十

齊縗三月婦人義無二尊故出嫁則降父而服夫刊本脫父而二字據監本增

卷九十一禮五十一

大功成人九月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刊本脫其字據儀禮增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注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也刊本侯訛國據禮記注改　周制同母異父昆弟相爲服注嫁則外祖父母無服刊本外祖父母訛父母外據禮記注改

卷九十二禮五十二

緦麻成人服三月庶子爲父後者注不敢申私親故服緦也刊本服訛無據儀禮改　有死于宮中者注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刊本脫爲字據儀禮增

卷九十三禮五十三

王侯兄弟繼統服議禮君之子孫所以臣諸兄弟者以臨國故也刊本脫弟字今增　三公諸侯大夫降服議五服內外通如周之士禮而三降之典不復同矣刊本復訛行據監本改　諸侯大夫及大夫妻降服議刊本夫人訛大夫據監本改　貴不降服議大夫之妻爲長子注其所不降亦不降也刊本上不字訛當據監本改

卷九十四禮五十四

父卒繼母還前親子家繼子爲服議晉摯虞決疑云刊本決訛理今改　父卒繼母還前繼子家後繼子爲服議

日月違近理不有異刊本脫不字據監本改　受之者應有過禮之貶刊本者訛日據監本改

卷九十五禮五十五

從母被出爲從母兄弟服議便成違禮刊本違訛爲據監本改　妻已亡爲妻父母服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君母猶然妻可知矣刊本下君字訛若據監本改　爲內外妹爲兄弟妻服議晉徐衆論云吾自服姨妹奚爲强謂之服嫂也刊本姨訛嫂據監本改　兄弟之妻無服乃異於姨妹之有服也刊本異訛親據別本改

卷九十六禮五十六

總論爲人後議魏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刊本德訛得據監本改　若令捨重適輕違親就疏刊本違訛爲據監本改　出後者卻還爲本父服議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刊本文訛闘據禮記改

卷九十七禮五十七

居親喪除旁親服議周制注唯君之喪不除私服刊本除訛服據禮記注改

卷九十九禮五十九

爲姑姊妹女子子無主後者服議舉近親之有服則疏者知無服刊本之訛知今改

卷一百禮六十

喪遇閏月議今者用閏益合遠日之情也刊本脫合字據別本改

卷一百二禮六十二

父母墓毀服議蕭子晉傳重咨禮官何佟之議刊本脫咨字議訛謹據隋書禮儀志增改

卷一百五禮六十五

公子爲其妻之父母刊本脫其字據禮記增

卷一百七禮六十七

大駕鹵簿次羊車注駕果下馬刊本果訛車據監本改　皇太子鹵簿次中舍人二人刊本脫下人字今增　皇太子妃鹵簿次六柱扇二刊本扇二二字互倒據監本改

卷一百八禮六十八

齋戒凡大祀注臨時闕者通攝行事刊本行事二字互倒據監本改

卷一百九禮六十九

陳設設望燎位於柴壇之北南向刊本脫設字據五禮通考增　日星辰座刊本座訛席據五禮通考改　奠玉帛實鐏罍玉幣注著鐏爲上實以汎齊刊本汎訛沈據五禮通考改

卷一百十禮七十

皇帝立春祀青帝奠玉帛諸方客使先至者各就門外位刊本至訛罰據監本改

卷一百十二禮七十二

皇帝夏至日祭方丘奠玉帛實鐏罍玉幣注著鐏爲上實以泛齊案泛五禮通考作沈　作文武之舞刊本武訛舞據五禮通考改　執鐏者舉冪酌泛齊案泛五禮通考作沈

卷一百十三禮七十三

皇帝仲春仲秋上戊祭太社太稷刊本脫太稷二字據五禮通考增

卷一百十七禮七十七

皇太子釋奠於孔宣父陳設奉禮設皇太子位注執事則道南西向刊本道訛近據監本改

卷一百十八禮七十八

皇帝巡狩燔柴告至鑾駕至大次門外刊本次門外訛門外據監本改　皇帝祀封泰山陳設前祀一日注奉禮設御位於壇東南刊本脫於字據監本增

卷一百二十禮八十

諸州祈社稷祝進跪奠版於神座注奠祝文與上同刊本脫上字據監本增

卷一百二十一禮八十一

三品以上時享其廟孝曾孫某刊本某訛其今改

卷一百二十二禮八十二

皇帝加元服告圜丘實罇罍及玉帛注一實明水一實醴齊刊本闕下一字今補

卷一百二十三禮八十三

皇后正至受羣官朝賀設文武羣官諸親蕃客使等位於宮城門外如朝堂之式刊本位訛衛據下文改

卷一百二十四禮八十四

皇帝於明堂讀五時令鑾駕出宮五品以上俱集朝堂刊本脫集字據監本增　奏啟樂止注凡樂皆協律郎舉

麾工鼓柷而後作刊本後訛復今改　贊者在供奉官人內侍臣上刊本供奉二字互倒據監本改　皇帝於太極殿讀五時令典謁各引還本位刊本引訛司據監本改　皇帝養老於太學設尊於東楹之西刊本楹訛檻據監本改　養老惇史執筆錄善言善行二舞作於懸中刊本行上脫善字作訛坐並據監本增改

卷一百二十五禮八十五

皇后受册伏惟殿下坤象配天德昭厚載刊本德訛地據監本改　謁太廟皇太子乘輿出次升輅刊本次訛自據監本改　臨軒册命諸王大臣少退俱西向刊本脫向字據監本增

卷一百二十七禮八十七

皇太子納妃親迎若衣若笄刊本笄訛花據監本改

卷一百二十八禮八十八

親王冠前三日注筵賓如來日之儀刊本來訛求據監本改　凡牲體節折刊本體訛醴據監本改　主人西面請賓注一品以下及冠者西南拜賓之贊刊本及訛又據監本改

卷一百三十二禮九十二

皇帝講武左右廂各爲三軍位刊本位訛皆據五禮通考改

卷一百三十八禮九十八

三品以上喪陳衣小斂各陳其斂衣一十九稱刊本衣訛以今改　成服就祖母前哭亦如之刊本脫母字今增

卷一百三十九禮九十九

郭門親賓歸出郭若親賓送者權停柩車刊本送訛還今改　小祥祭始食菜果刊本菜訛采據禮記改　大祥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于座前刊本設訛室據監本改　祔廟掌廟者開神主注若祔妣則出曾祖妣神主而已刊本祔妣訛異姓據監本改

卷一百四十一樂一

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注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蓋以歌詠絃節本有因循刊本脫因字據監本改

卷一百四十二樂二

陳武帝初周宏讓奏曰齊氏承宋咸用元徽舊式刊本咸訛武據隋志改　牲出入奏引犧引牲案隋志無引牲二字

卷一百四十三樂三

五聲八音名義商亂則陂其臣壞刊本臣訛官據禮記改　歷代製造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三調之聲其來久矣刊本脫三調二字據隋志增　唐祭天神奏豫和之樂刊本豫訛元據新唐書音樂志及郭茂倩樂府改

卷一百四十四樂四

金一銑間謂之于注鄭衆云于鐘脣之上袪也刊本脣訛臀據周禮注疏改　篆間謂之枚注枚鐘乳也刊本鐘下衍穴字據周禮注疏删　大鐘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注鼓外二鉦外一刊本鼓字訛在一字下據周禮注疏改

卷一百四十五 樂五

雜歌曲碧玉歌者宋汝南王妾名刊本宋訛晉據樂苑改　丁都護歌是宋武帝所製案武帝宋書樂志作高祖督護初征時刊本初訛上時訛去據樂府詩集改　讀曲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刊本第四訛四弟據宋志及樂府詩集改

卷一百四十八 兵一

第十一先取根本附刊本附訛同據李元陽本改　立軍中軍之鼓注中軍則公之里卒也刊本卒訛率據管子注改

卷一百五十一 兵四

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于敵間者也刊本傳訛待據孫子改　行師先在量力漢元帝時賈捐之上書朔南暨聲教迄于四海刊本脫迄于四海四字據賈捐之傳及禹貢增　又蠢爾蠻荆刊本蠻荆二字互倒據詩經及賈捐之傳改　又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刊本脫萬字據賈捐之傳增

卷一百五十二 兵五

撫士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仍敕州縣厚加供給刊本敕訛勒據唐書改　示惠招降呂蒙周游城中家家致問刊本游訛旋據吳志改　軍師志堅必勝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余折以御刊本折訛所　又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刊本其以二字互倒並據左傳改　軍行自表異致敗宋殷孝祖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若善射者十士相射欲不斃得乎刊本士訛主據宋志改

卷一百五十三兵六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曹公遣將徐晃遂前至偃城刊本偃訛堰　又晃得偃城刊本脫得字並據魏志改增　示强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刊本實訛寶今改

卷一百五十四兵七

掩襲王鎮惡襲劉毅舸留一二十刊本二訛一據宋書改

卷一百五十五兵八

出其不意魏遣鍾會鄧艾伐蜀去成都三百餘里刊本成訛城今改

卷一百五十八兵十一

攻其必救王郎少傅李立爲反閒開門內漢兵刊本脫開字據後漢書增

卷一百五十九兵十二

塞險則勝眭邃曰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刊本日訛月據十六國春秋改

卷一百六十一兵十四

因機設權春秋時楚師伐吳箴尹固與王同舟刊本箴訛鍼據左傳改　多方以誤之句踐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刊本而訛面據左傳改

卷一百六十二兵十五

敵無固志可取之吳伐楚夫概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刊本王上衍謂字據左傳刪　趙充國討先零羌羌見大

軍棄車重欲渡湟水刊本棄訛乘據漢書改

卷一百六十三刑一

惟明克允注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刊本之下衍刑字據左傳刪　漢安帝永初中陳忠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注比必寐反刊本寐訛寤據漢書音釋改

卷一百六十四刑二

宋文帝時劉秀之請改定制令擬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徙刊本擬訛疑據李元陽本改　陳武帝制律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刊本脫下日字據隋書刑法志增

卷一百六十五刑三

老氏云其政悶悶其人淳淳注政教寬大刊本教訛效據道德經注改

卷一百六十六刑四

公族有死罪則罄於甸人刊本罄訛磬據禮記改

卷一百六十七刑五

後魏宣武帝時詔崔纂可免郎都官尚書悉奪祿一秩刊本官訛坐據册府元龜改　唐永徽二年蕭齡之受智遠等金銀奴婢上怒令於朝堂中處置刊本置訛盡據册府元龜改

卷一百六十八刑六

系蹄在足則猛獸絕其蹯刊本蹯訛蟠今改

卷一百七十一州郡一

自東西魏之後注文宣天保七年刊本保訛寶據北齊書改　隋文帝開皇三年注以州治人名則因循職事同於郡守刊本職訛識據文獻通考改

卷一百七十三州郡三

京兆府武功注周后稷封于斄即此斄音台刊本斄訛漦今改　華州垂拱元年改爲泰州刊本泰訛秦據唐書改　寧州羅川注黃帝葬處刊本處訛虞今改　原州百泉注今縣有彈箏峽刊本箏訛笋據北史改　綏州煬帝置雕陰郡刊本郡訛都據隋書改

卷一百七十五州郡五

商州上洛注即今七盤十二繞刊本繞訛繂據監本改

卷一百七十七州郡七

均州鄖鄉注古麇國地刊本麇訛麋據左傳改

卷一百七十八州郡八

古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注言禹夾行此山之右入河逆上也刊本上訛山據左傳尚書傳改　衛州黎陽注有太伾山刊本伾訛坯據禹貢改　幽州注山海經有幽都山刊本有訛百山訛去據監本改

卷一百八十州郡十

齊州豐齊注漢茌縣刊本茌訛山茌據漢書刪改　兗州成陽國地刊本成訛城據漢書改　兗州注今郡理乃

北境也刊本北訛非今改

卷一百八十一州郡十一

豫州注禹所娶會塗山侯國刊本娶訛聚據漢書改

卷一百八十三州郡十三

沔州注曹公以文聘爲江夏太守刊本聘訛娉據魏志改　潭州長沙注古青陽地秦始皇時荊王獻青陽以西郎此地也刊本青訛清據漢書及水經注改

卷一百八十五邊防一

總序覆載之內注骨利幹國從天色暝時煑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刊本胛訛髀據唐書改　第九西戎總曰揭恒國刊本國訛同據隋書改　馬韓出細尾雞案細後漢作長

卷一百八十六邊防二

閩越漢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刊本曰訛少據史記及漢書改

卷一百八十七邊防三

獠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刊本段訛叚據北史改　附國即漢之西南夷也案隋書作即漢西南夷也　又土宜小麥青稞刊本稞訛斜據隋書改　哀牢猩猩注好酒好屐刊本屐訛履據後漢書改

卷一百八十八邊防四

嶺南序略烏滸人刊本滸訛滸據漢書改　林邑其一曰西那婆帝刊本那訛郡據北史改　毗騫南方號曰長

頸王刊本頸訛頭據梁書及南史改　干陀利出吉貝刊本吉訛古據梁書改　敦焚州薫綠水膠所出刊本綠
訛緣據文獻通考改

卷一百九十三　邊防九

康居其妻有髻幪以皂布刊本皂訛帛據隋書改　奄蔡至後漢改名阿蘭聊國刊本聊訛那據後漢書改　波
斯丈夫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刊本廂訛扇據魏書改　渴槃陁有甲矟弓刀注矟音朔刊本朔訛愬
據廣韻集韻改

卷一百九十四　邊防十

匈奴賈誼論邊事曰辟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刊本將訛特據賈誼新書改

卷一百九十五　邊防十一

南匈奴屈蘭儲卑胡都須等刊本屈訛屋據後漢書改

卷一百九十六　邊防十二

烏桓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刊本嫁訛家據後漢書改

卷一百九十七　邊防十三

高車其先匈奴之甥也刊本甥訛人據監本及北史改　突厥上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刊本阿訛可據北史改

卷一百九十八　邊防十四

定襄王李大恩刊本李訛胡據新舊唐書改　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刊本胡訛故據新舊唐書改

突厥中單鼻長子鷂漫隨刊本子訛孫據新舊唐書改　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刊本山雲二字互倒據新舊唐書改　靜難軍使王鈴衛將軍慕容元崱以兵五千人降刊本元崱訛元山則據舊唐書改　盧俌上疏曰晉臣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刊本吳訛成據本及舊唐書改　使知分限行不失常婦於得所刊本行訛符據舊唐書改

卷一百九十九邊防十五

突厥下至隋末自稱闕汗案舊唐書作闕達可汗

卷二百邊防十六

庫莫奚又封成安公主女嬀氏為東光公主以妻會蘇案新舊唐書嬀作韋　烏落侯其國西北有貌水案魏書貌作完

欽定通典考證終